辯正論序

潁川陳子良　撰

旣

盖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无拾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内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无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絶三相累盡七生无心即心非色為色无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邈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會遊播遷江左近因宦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邃荊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談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遒華郁郁間縟錦之文飄飄聳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

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
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
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真隱訣之秘靈
寶度命之儀吞若會中說猶指掌加
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
專書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
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
是四方雜遝如歸長者之園七貴
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
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
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
竝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
邪信法師愍其盲聾恐入泥犁爰
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
振彼詞峯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駿
爭騖莫不蓁隧柯摧雲銷霧卷狀
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
勝之傳於斯可見甄歸懿定已破魔
軍聊奮慧刃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
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
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
等二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
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

極品藻之名理脩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諭弟子潁川陳子良近申頂礼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辟寶珠之瞩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辯正論卷第一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右學道人曰盍聞氣象變通莫過乎陰陽誕造功覆莫過乎天地尊莫尊乎五運秀莫秀乎元人物易鈎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為五運也氣象未形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稱變五氣故稱五運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太易之名猶五種也今時空虛未有人物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乾鑿度云太極太素未一名別其理一也易緯通卦云大極是生兩儀者氣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以人參之謂之三才易序卦云有天地有萬物然後立君臣有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也自然之化已與元為之風廣被河圖握紀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自然與極同道身假九翼以參德王元所統為自然而化開山闢地興房龍首龍門之山以火德王命曆序云人皇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長天下凡弟九人依山川地勢分為九域各居一州爾亦謂之天皇治各一萬八千歲地皇一百五十世治天下合四萬五千歲次五龍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凡一百八十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即蓋盛仰等五神是也次有神農氏鬱六龍致度四海冀壽時州序人民適闢雨民七世各治九百歲次有四姓次有不勝一世次帝七十二姓次有三姓次或乘飛黃飛龍總帶宗完慶食鳥獸肉衣皮毛衣次有巢氏駕龍驛樂鳳虎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次燧人氏教民鑽燧出火變生為熟以避腥臊之屬鑄作金刃而聚大悅此凡六紀有九十三代一千二百八十九世合一千一十万一千八百四千年自天化下總謂三皇也次則撫軀半道之聖六藝論云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宓犧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以火德王有十世合五百年也臻衡日闡之皇六藝論云

軒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帝號衛曰帝之轄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為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姓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受帝號遂乘天老遊河洛受之得河圖書師於牧馬小童將廣成丈人於崆峒山帝王世紀云三皇之世合二万二百九十七年也始畫八卦而畫八純河圖括地象曰宓犧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神農氏重八卦為六十四焉設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云軒皇有景雲之瑞因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紀官焉教畋漁以濟俗作耒耜以贍民六藝論云宓羲氏為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天下種穀故号為神農氏立市肆農所賴也鑄器服牛乘馬營宮室舉家業為耕臼置嘉[illegible]擬鳥跡以造文字因化通而裁禮樂並黃帝時也六藝論云黃帝在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曆岐伯造醫方鬼臾區占候異符造律作樂營驛壇禮也暨乎翼善傳聖之君仁盛聖明之后舉八元八凱之職舜攝政舉高陽氏高辛氏才子各八人以掌司牧之任也命羲和羲仲之官羲氏和氏為堯掌日月四時之官也種百穀以勸農后稷播禮百穀敷五教以軌物允恭克讓庶績咸熙協和万邦平章百姓辯四岳於四裔竄三苗於三危釋決詩抗罪等驩兜為四凶也堯流之於圖四外者苗民鯀舜放之於三危之山也調律呂以暢八風察璇璣以齊七政夏禹導九河代文若水平九州名山大川受洪範九疇於河神獲地釋於洞府九州貢銅鑄作九鼎以八宗為隣宗陵為明三前為王也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往泥行乘橇山行乘樏

辯正論卷第一

土作貢踰山蹈川殺王伐罪弔民有黄魚黑烏集于鐔化為黑王乃伐紂邑尚黑白鑊九鼎於臺以百戶為盟也平暴靜亂解綱剪髮極溺救焚愛至赫赫隆周濟濟多士關雎麟趾之德季歷妣大任夢長人感之而生文王文王妣大姒生武王發受子之月為歲首色尚赤以王家為齊畿內周有比閭族黨州鄉酋公居禍罪人斯得秋有雷風之變偃禾拔木居金縢之書遂迎周公卜宅於洛度土定鼎制禮作樂死於鄭葬於畢開雎麟周南邵王居之德麟趾興仁人之族名也南之風言周本周化自北而南也列五行六正之儀木盈今夫土為五行預見來事鴻善舉賢恭勤求鑒明察法律序祿諫婦君失則諫是為六政也布九疇四井之法三等為九田三星為四井陳服錫之禮叙五等之服制九錫之禮也賡草車之節選十為城誠出草車一乘為世指氣作物典慕遐邈闊迥奔移三古曠遠緜邈時經百王聖德聯神化所洽龍庭鳳穴候氣輸琛日域麟淵占風欵塞泉露呈其珍味草木變其嘉飛鵠頷魚身昭彰於羽族猿蹄牛尾輝燦於毛羣惟德動天休徵允集元首延明哉之美股肱肆良哉之歌周卜永年殷稱卒業其為道也大倫兼以剏建廢物資以有生邦國賴以無他君日藉以致治德教天下化被華夷道貫五天恩加百姓立功立事可大可久時義備矣世用足矣至

如李老仙方意存羽化釋迦梵本期自涅槃縱體於太清之中遊神於常樂之境貴練形以不死求寂照於無生播鵬鷃之寓言張過末之虛說何異鄒衍談天終歸眇莽虞丘辯夢徒騁華詞今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賢尚齒貴德貴仁反正之化已弘還淳之風廣扇理須揩繁就簡去偽歸真愚謂佛道二流在政非急久欲聞奏請試論之不揆所疑敢陳末簡夫子多識前古深究學源獻替可否幸詳其要於是右學通人殷容峻坐良久而謂曰異乎吾所聞也論云觀天之象則見日月五星於度之分觀地之象則知百川四瀆所歸之處觀古今之跡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卻觀將來未萌之事秋毫不疑乃曰智也子既知而故問余亦逆而略說考周孔六書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為其本事跡乃異理數不殊皆盡美盡善可崇可慕也是以談眾妙以虛心開善權以汲引吾往嘗見遠遊先生頗

亦聞之說通方論具敘三教蕭陳尤
深先生道邈嚴阿莫知氏諱容儀閑
雅進退可觀言笑溫引動止有則雖
語有品藻而志無褒貶餅餌松朮蘿
測其年捿寢煙霞孰詳其世至於三
古今事蹟若鏡中百氏枝條明如掌
內窮周孔之令典究佛道之祕規察
其所懷在乎逍遙齊物觀其所尚歸
乎平等性空先生燕默之餘顧謂僕
曰世不達者多相是非以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不是不非其所非而非其
所不非此則是其所非而非彼所是
矣夫論儒之教也意在居家理治長
幼順序在上不驕為下不亂臣子盡
其忠孝僕妾竭其歡心大則郊天祀帝
尊親享祖欲使天地昭察鬼神効靈
災害不興禍亂不作小則就利乘時
謹身節用施政閨門之內流恩僕隸
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道之教
也言万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
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然而无形无
名者万物之宗也敘道則為始為母
談教則有徼有妙是以元始拱默於

金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遣二真以導俗命五老以披圖展幽而明抱一而貞寂覩乎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无爲之化行不言之教布黃庭紫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籙玄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雲明鏡之華八練神丹之采足以還年却老足以羽駕長生遊閬苑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閶闔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射之阿思微崆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齊明佛之教也大矣哉寄寶龍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灼雲臺若八維方寘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磅礴而造陰陽鑪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眇眇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孰詳其化不曒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羣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愛河而揖八禪現希有事豈獨菴羅樹園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陁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

睇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燃納百川潛東溟之在地綱維万象逾北極之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儒墨交競誠固推之於真際反之於玄源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真際也者則權實斯泯大宣究竟之旨普運神通之力尋其善巧謳和之致陶鈞負荷之功造化无以方日用莫能擬足以括囊四大超忽三景子當書紳以自鏡也　公子曰美則美矣疑且疑焉夫能匡社稷者莫過懷忠養至親者莫過奉孝經天地者莫過修文定禍乱者莫過講武安上下者莫過弘禮移風俗者莫過習樂此固皇王之要訓亦治道之大方維摩詰慈悲之談厲鄉垂道德之論未為濟世之急猶涉未厲之詞非唯僕之奉賓抑亦賢之同去通人曰訥言敏行君子所稱无以己之棄聞取況於典論子不聞督侯之誡乎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害多事多患若事親殉主則以忠孝為初遠害全身則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則以慈悲統源奉孝懷忠可以全家國行道立

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羣品濟羣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止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九合故忠孝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鼎有三足各稱其德並著其功遵而奉之可以致嘉祐也　公子曰前漢藝文志云全身保國凡有九流一曰儒流謂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明南面為政之術奉易之謙謙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曆象敬授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勅法以助禮制也五曰名流謂正名列位言順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祀養老施惠也七曰縱橫流謂受命使乎專對權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儒墨之銓合名法之訓知國大體事無不貫也九曰農流謂勸勵耕桑備豫食貨也遵其道可以安庶品行其事可以利國家為政備矣於民足矣然先生通方之說右學盡善之詞恐類風牛不相及也通人曰觀一可以知百覩此

足以明彼但佛教沖賾名義印多揔
而言之具有玄録今為吾子略擧大
猷自祥雨散空瑞蓮現海半満之門
洞啓空有之筌兼揚眠城有迴情入
法之謩靈山有攝末歸本之訓在用
如水分千月為體若鏡鑒万形斬籌
舎識共蔭慈雲塵沙佛土咸霑甘露
及放光白氎韜影提河於是乎五百
應供摂為扇而聞持八万條多拂龍
牀而器瀉珠函寶印既溢王宮貝葉
梵文還盈海蔵异堂万計覚沐身田
負牆百億爭開心樹曁至摩騰入洛
僧會遊吴遠流法鼓之音俱傳慧風
之葉以類相聚亦有九流顯其嘉名
稱為九録一曰真詮二曰攉旨三曰戒
品四曰禪門五曰呪術六曰論部七
曰注解八曰章疏九曰傳記言真筌
者蓋方等之中心諸佛之要觀也事
无不統理无不窮其言巧妙其義深
遠包十仙之奥行擬八蔵之玄文縁
覺涉求迷同流海聲聞在聴悦若閫
天此華嚴之引致也裂見網之宏宗
破邪軍之要術珠清濁水藥現深藂

迷乳之色既分迴天之醉俄醒樂民剋滿常果仍圓斯涅槃之極旨也三獸濕迹一乘總譬衣珠已現髻寶仍傳十无上之沖規四安樂之妙行鑒多寶之所為悟長者之本心逌法華之會歸也布此十如實茲四絶即色非色離名無名拈招乎流六度之舟瀰瀰焉登三空之岸謂般若之玄鋒也理之包畢在此四焉

權旨者世雄方便之教也誘五濁之衆逗三乘之機接疲侶而置化城引窮子而持糞器如來殁後迦葉集經所謂四種阿含八部辟喻本生本事之旨貫華散華之談王宗之所分判安嶬之所編録為緣散說部袠彌多

言戒品者代佛之為師訓僧之令軌也亦出必由户濟剋待舟盖万善之梯基五乘之脚足也或約時約處隨事隨根致有七聚別名五篇殊旨開遮之說既異輕重之相靡同天竺流行乃分五部中華傳習今有四焉迦葉創其綱維崛多分其條貫教訓正俗既非礼不成滅惡生善亦非戒不

訖佛在住持愛因憍梵滅後傳授實
啓波離寔三業之司辰乃六根之御
史也言禪門者三學修心之紀也能
爲得聖之因寂稱盡漏之要是以聲
聞繫想則水淨心池菩薩熏修則華
開意樹禪能發慧佛有誠言四等六
通憩禪林而始就八除十入依定窟
而方成智度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
藥得神通已還化衆生況復置世界
於一毛凝海水爲五味故曰緣法察境
唯寂乃照其斯之謂歟言呪術者衆
生滅罪之訓毒害消伏之方挫慢摧
兇救危起死如檀提逐鬼若先尼勑神
六字之除灾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
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
部者摧邪立正釋滯開矇之義府也
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澆淳直路難登
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取毒草
深水求珠競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
傳燈菩薩折彼邪論申此正經鋒鋭
既剪五翳所以去亡雰霧廓清三光
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繩墨曰經
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

也呵梨日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旃延
以深了實諦創乾度之文諸聖以富
洽名理繼婆沙之說次則成實毗曇鋒
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
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
法炬龍樹統其基源百論破外以簡
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
詣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
也言注解者就六現義述而不作之
儔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
生肇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
灑落挽意標奇昔仲尼既殁寄微言
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
山仰止實開曚滯者也言章疏者舉
綱提綖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
所以備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
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竟攜
談柄至於憑歎大品愛亮涅槃集鏡
毗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
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
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尊俎矣言
傳記者釋門記事之書也如斑馬述
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袁宏之

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碩學之奇才忠孝片善摽史臣之芳翰況三達易隱八戒難思卓朗摽其嘉聲法開播其清譽帛祖既方諸嵇阮支遁亦疋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遯世遊方之錄十科導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王垂範爲息苦輪既病有万殊故藥非一准發使牒盈天府偈積龍宮香爲八億貝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靡遍況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覲而未詳八恒覩而不測豈儒道名法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

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寡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詮言禪戒之談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勸已之善未爲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圖網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愍傷不殺曰仁防害不婬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

身用無暫替故云常也太子向序佛
教言緩而義廣非不愕然太為漫落
矣五常也者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
嶽在處為五方在人為五藏在物為
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
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听爾而笑沉
吟久之徐而喻曰世云千金易得
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
失言強復論其大較案沈氏均聖
論云炎昊之初純庬之始人未粒食非
肉非皮死亡並至雖復聖德懇惻思
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
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
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君
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
子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昊本應
聲大士神農即儒童菩薩先遊遊土
權行漸化懲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
未訪所聞令粗為陳其本何者佛初
成道近接下凡受開小教因尸利而
說三歸因赤伽而說五戒為遊王而說
十善為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
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

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
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
救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
肅敬容儀則冥祇欣其徵慶允洽者
矣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婬四不
妄語五不飲酒爲五戒也戒者禁也
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
帶鏁智度論云大恐病中戒爲良藥
大恐怖中戒爲守護死闇冥中戒爲
明燈三惡道中戒爲橋梁生死海中
戒爲大船也夫不殺者如負天踏地
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卵
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生中
皆有八万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
乃殊貴賤玄別至於顛顚怖死汲汲
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
此情一種斯理万均何有枉害忠貞
濫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髮越
同冤大厲搏膺並阜積恐塊之悲秦
姬肆无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
之詠徒哀次則列圍彌川從禽夢澤
張羅亘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低
煙隨草而疎密奔電之鷹爭舉追風

之馬竟前獲覩箭以虐驚鴈看弓而迫墜洞胷達腋之痛解脰陷腦之酸奚獨喪犇池空遂使士狙林盡加以垂絲曲渚下釣深潭獲朱鯉於河湍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含四氣同霑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肉山樹茲炮烙捡鱗羽之命盡苦豢之群膗淼掯之鼃炁如朱之鼈供何曾之臧饌脩妻護之珍肴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歡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長者睹感天花見金光明經救獼沙彌冥延促筭見賢愚經也爰致金剛之體終爲長壽之因護法因緣得金剛體不殺果報為長命因見涅槃金光明等經此則永斷宿嬾其德一也言不盜者盜跖之行擧世不容梁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孑遺之貨胠篋有絶本之貧遂使布被莫充葛袍奚擬長者輙寄口之累精民著屠販之勞豈上犯菜偷魚竊菓私橐兼以盜僧鬻物用常住財惡求多求以利生利曾無媿色都不介懷何獨帶累見前信亦殃咎後世智度論云一切

諸衆生衣食以自活者衆若劫取是名劫奪命大聖慈愍制戒遏之其德二也言不邪婬者敗德滅身婬辜為甚所以妹妲亡夏妲后喪殷褒姒之仆隆周孋姬之傾皇晉神仙遭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罪之根是日搆殃之本近乖梵世遠障菩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言不飲者酒為亂本亦稱狂藥逾與三毒之僭倍造六根之豐裸露形體皂勃言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擣既抗或哭或歌殺王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以敗德成醜禁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體須預其如泥心昏昏其從夜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等八万四千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愚癡之報此罪寂深故佛不許誠能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言不妄者口是禍媒舌稱鬪本能為伐身之斧厥号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索居脣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令槁木舒華褒貶由其一言生死出其三寸友于因之以水火室家為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

小僁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阜之誡周廟書銅人之銘福无以加其德五也

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无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然是眼目之異号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

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現非五戒之警防其來過五教事章爲罪（言殺盜事露獲贓狀者官婚結正而成罪也）五戒口動成章書但息其一刑經乃遮其三報（謂現報生報後報）息一刑免一時之現罪遮三報斷三世之來殃亦如六宗七禹之儀三饗四郊之禮時月朔望之尊吉凶慶弔之番禮王制云庶人薦韮以卯薦麥以魚薦黍以豚薦稻以鴈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蠒栗饗宗廟角握皆謂有故而私殺也是以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斷之談

未為極慈之訓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三者為政閑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煞不斷煞業以不斷故而民兼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貧窮短命矣

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謂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書防日下 經遂來來）立懸日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日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万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群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日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妬危身之害內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婬婬者無義不飲酒日禮禮主心火之位

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大熱万物發狂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為妄語乱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盗曰智智主北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万物収蔵盗者不順天以得物蔵之故禁以盗盗者無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御四城悪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遠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譬喩經云安持淨戒馬銜捉堅轡勒身被精進鎧乃馳魔王賊百句譬喩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猒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仗守護其根如禮逸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五日之食因制盗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婬戒以婬欲故共相擲棄因制煞戒以求欲故妄語諂曲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與其來已久萌於天地

之始形於万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弥
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
宰龍三世含育羣有統御陰陽者也四
天王経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
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
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户臨其命終往
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
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
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
魔代比丘経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
云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
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
三種合為十也智度論云無故口之
四害无瑕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経云
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断
一切殺盗婬行不断物命不侵他財
不犯外色又亦不為殺等因縁及其
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属
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
亦未曾攀睬細色於四威儀恭謹
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断除一切
妄言兩舌悪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
毀呰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亂於人

言必至誠柔軟忠信言常饒益教化
脩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
瞋恚邪見常脩軟心不作過罪信是
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
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
思悔知恩報恩心无慳悋樂作福德
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
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
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
質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
歩香園而容與坐閒一刧瞬須千年
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旃檀之氣
育王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
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猪
一切皆齋云云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
謂歳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
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
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
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
起六行成六德譬喩經云天主帝釋
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
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
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

輪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廁填光明洞
達絶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
中自下八斛明珠光燄如日能除熱
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空而降純
肉无骨具滿女姿腹圓不現耳軟而垂
容態閑美六十四變瞼毛青纖鬖澤
不乱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
水中涌出寶馬八万白爲六牙四大
天王挺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
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道前四兵
從後云云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瓔二
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云
所謂珠光列後王女羅前風生霧縠
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
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
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瞋恚怒害
惡衆生中見者歡喜辟喩經云一日
持齋有六十万歲粮得五種福少病
身安少婬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者
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
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日四
八出故稱八王此日最急言歲終事
鎮司命司録閻羅所司神明聽察臣云

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六齋日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蹤善女神蹤惡先前一日夜半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疑不差如來大悲爲拔彼若勸修齋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當囙也無違勿爲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尚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郄超王謐等或号絶倫或稱獨步略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之於時竊謂釋氏之化无所不可何者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凡人一日受八戒則

一日不煞生而一日无煞罪一日不偷盜則一日无盜罪一日敬三寶則一日為善人一日事二親則一日為孝子一日不妄語則一日不失信一日不綺語則一日不失禮一日不兩舌則一日兄弟睦一日不惡罵則一日室家和一身一日尚獲此功況一日一月至十月一年至十年自作教他展轉相續從一人以至百人從一郡以至百郡小善則閭閻士女大善則卿相王公捉而言之足以立身輔化安國保家若以此立身无身不立以此安國无國不安乃得垂之遠圖豈輔治之洪範也 公

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民猶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若依佛語護戒捨刑則日長奸盜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

通人曰趙書云石虎嘗問國師佛圖澄曰佛法既不許煞罰今為天下之主非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答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不能敗惡且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无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帝祚方遠石雖不能盡行而為益不少宋典去文帝之世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導化之聲播於遐迩以

宋元嘉八年至于建鄴文帝勞問懃
懃又因言曰弟子常欲持戒不煞以
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不遠万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對曰夫道
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
與疋夫所修各異疋夫身賤名劣言
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
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
則士女以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
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桒麻鬱茂如此
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煞德以眾矣
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
為弘濟耶帝大喜焉嘗試論之可為
永鑒必能存至治之本者嘗坐朝聞
道奉法無親寬猛相資威恵兼舉弘
通三寶憐愍四生則百姓畏而愛之
九有不嚴斯治聞官無以陳其薄効
洪範不足以其玄功　公子聞曰奉
佛能有益者何故三方雲擾四海鼎
沸行道轉經而無福耶
通人對曰趙書云晉軍出臨淮泗人
情危懼莫知所之石虎瞋曰吾之奉

佛供僧而更致分寝佛無神也澄明
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對曰王過去
世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常供大衆會
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軀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
受鷄身後晉地今得爲王豈非福
耶壃場軍寝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
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悟而媿焉仁王
經云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國土安立万
姓快樂皆由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
諸國王不付囑四部衆何以故无王
力故此閻浮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
國十千小國其國土中有七種難一
切國王爲是難故講讀般若七難即
滅七福即生万姓安樂帝王歡喜云
何爲七難一者日月失度時節反逆
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
日蝕无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
輪現當變恠時讀誦此經二者二十
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
水星刀星風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
一切國王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星
等各各變現亦讀此經三者大火燒

國万姓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火
人火木火賊火變恠亦讀此經四者
大水漂沒百姓時節反逆冬雨夏雪
冬時雷電霹靂六月雨氷霜雹雨赤
水黑水青水雨土山石雨沙礫石江
河逆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五者大風吹煞万姓國土山河樹
木一時滅沒非時大風黒風赤風青
風天風地風火風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六者天地國土亢陽炎火洞然万
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赫然万姓滅
盡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七者四方賊
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
賊百姓荒乱刀兵刼起如是恠時亦
讀此經是名七難穰七難法當作九
色幡長九丈九色華高二丈千枝燈
高五丈九玉巾作七寶案七寶高座
置經案上於七寶帳中其國王等燒
香散華日日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
釋云云若未来世國王護持三寶者我
使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 一名金剛
吼菩薩手持千寶相輪二名龍王吼
菩薩手持金輪燈三名无畏十力吼

菩薩手持金剛杵四名雷電吼菩薩手持千寶羅網五名無量力吼菩薩手持五千劒輪并五千大神王等往護彼國作大利益當立其形像而供養之云云夫水積浮船風積運鳥護國土者須憑五力天龍鬼神人為五力也匪唯世榮獨恃六軍五力必幽顯同心故獲安隱六軍或表裏殊詐便致危亡所以降伏修羅遠因般若招延豊樂近寄寶賓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字民出金光明仁王等經奉日藏月藏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氣則有五千大將各援劒輪四大夜叉俱領神衆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集經月藏分云佛以震旦國土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毗羅夜叉大將須摩郁龍王雙目大天女等各將眷屬主領神兵共護震旦所有鬪諍怨讎忿競言訟兩障交戰飢饉疾病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絕故三種精氣得增長故云云若者用心則无不果也星辰添景而正行日月重光以合度陰陽和而无變雨水泱以應時有感斯通无盡不契至如業稱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攘也終不徒然枉為功德

辯正論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二　阮

唐沙門釋　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二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籙七品三籙者一曰金籙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大平天下二曰玉籙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籙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求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與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並悉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

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
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指則衣冠容
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肅肅旋
行唱讚真氣自然燒香散花神儀潛
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詣自
符景福明真儀玄要一長燈上安九
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
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
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
一燈上然九燈火火照九玄其佛家
婆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
本无法象世人並見倆所來明
道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脩
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
魏不聞王者奉道為國家建三籙之
齋禳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
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旱威
鑠石六合洞然當尒之時豈所不以
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
而得者其文昌輝著或發揆療復應
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
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

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籍籙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籙兵符社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籙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檢天中元檢地下元檢神常清朝向本命迴心礼三十三天者搯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迴手摩額案兩肩後拭兩目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籙用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斗薪五束或用金人金鐶金龍金魚銀人鐶鐶銀筒銀檀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貴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製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啟運遵佛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數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令曰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近承脩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脩靜投衆所由叙入齊披襍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厲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冊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法明時修無為而崇上德進則動飈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淨華語非實錄猶兆雞靡司晨之用陶犬无守夜之功何者撿諸古史遂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其根起皆是張陵偽經之所傳也其未學道士嘗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道士之号從何而來若能聞已懲行

當爲子説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懮而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妻之傳者迷之若不妻而傳竊爲夫子不取也三閭有言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叙大宗衆道教衆經並云初應一氣号曰大羅在三清之表置玄都玉京玉城金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經云自然應化有十種号一号自然二号无極三号大道四号至真五号太上六号老君七号高皇八号天尊九号玉帝十号陛下統領一切立君目之道正一經云上化三清以置仙真聖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宫府天曹普領星辰日月分文畢象令下界天子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先代聖君皆法此爲治又從一炁化生三氣以應三君（言三君者從三氣生道者氣也）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有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洞玄神寶君是洞真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氣氣丈人是混洞太元高上玉皇

之氣九万九千九十九億万氣後至
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号高
上太有玉清宫靈寶丈人即靈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上玉靈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
明元年出書度人時号上清玄都玉
京七寶紫微宫神寶丈人即神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通元上玉靈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
皇元年出書時号三皇洞神太清太
極宫又言此三号雖年殊号異本同
一也仍分為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即
三氣之尊神自然體儀去自等歸命東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身今卯謝東方九炁清天太清玄元无上三天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帝君大帝君上皇老君二十九真人七十二聖高玄真君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始清天真東華玉寶高晨大司上相青童君九老九玄圭仙真人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真人諸天至極上聖太神下謝東鄉无極世界五岳四瀆神仙正真九叩頭九博頰
也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曰九皇是初
三皇虛无空同之變化次三皇是
玄元始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
以為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代代習真莫不法道又去三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天從四民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從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上大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說為道中之道又是天尊之位處七映之宮居九華之殿坐金林而悅性覩玉机以怡神玉女軿羅仙童侍衛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不崇仰為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惟神可信可尚是以古之賢哲率共依行或隱迹於市朝或藏形於林藪或門人隨從或弟子諮詢玉台之侶三千庚桒之衆非一無不二觀調心重玄滌想談空極妙翕大道以匡時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天子咸所遵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夏后鍾山之感漢文河上之徽妙應禪聯无時暫替義非虛說出自由來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道人折曰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乎鄉之類誠難與言夫凝冰慘慄不能彫

熒之花未颺鑠石不能靡蕉丘之木舉爝溺入反燿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觚甌於瀉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三皇時也天尊之号出自佛經陛下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元士曹局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尾以僞為真所叙三皇並引帝系譜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著易黍見叙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享周秦已後漸出說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沛見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云三界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所嗤怪笑道論中備詳其僞矣莊子云王台癡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授先王之典弟為道士靡戴黃巾蘇

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藏不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絕无蹤迹案潘岳關中記執康皇甫謐高士傳班固漢史文帝傳及訪父老等无河上公結草爲庵現神變處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无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揔判凡有九流一儒流二道流道雖別教揔在九流之內攝此而言无別立教何以故无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爲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爲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爲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爲道家主並是三張以下僞經妄說天尊上爲道主既其无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爲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去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爲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爲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詩去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无風去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流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之教化河上公去大道之世無爲養神无事安民謂无所施爲无所造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爲大道无別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之氣亦无形相也又葛仙公去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去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爲宗虛无爲本

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无為者道之極也虛无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无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為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為身生在何許名之為道通言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无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无極大道无上至真玄居虛无無形自然極虛无之上上无復天下無復地故曰无上至真大道雖靈无而能生一為万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无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去小道若道塈
自然即道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
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
常令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
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為本道
不得為本自然為常道不得為常若
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
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
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
有无常若自然為本道為迹本迹俱
稱常亦可道為本天為迹天道俱无
常令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无常亦
可自然對道迹道无常而自然常若
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
體即一常一無常令亦可道體即自
然體同體亦同常令道法自然去何
得同體既道法然不法還是然常道
無常若有常異无常可得無常非有
常无无常異常何得令常異无常由
無常有常有常故无常常法尚无有
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
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无常常法
既無有去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爲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成仙耳故袁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姤善疾惡爲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内畜妻子開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事以攝内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曾司寢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同張禹湯行章句苟求闍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岳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魂神所營醮法備列珍奇廣班綾綵多用棗魚鹿脯黄白蜜粋清酒雜果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是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揔

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卽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鈎陳之內為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丞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礼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圓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礼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礼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盛行於世蠱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僞濫莫過於此依周礼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盡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為國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請道神徵嗖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殀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

敢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病篤周公立三壇與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毅恐墜天寶命公歸乃內冊於金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鬼神必尊人命特為周公豈敢不先求請子細推勘靈錄可知也）若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去獲罪於天不去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云令喜辟穀斷米為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啑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煞馬為誓道稱无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泥洹府解道可道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徼无欲妙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淵兮似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緜緜若存等道者謂泥洹君名者謂脾母者謂丹田泥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藤主常飲甘露食駏驉之脯其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跱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脂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泥洹其妙

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玄者謂左右目來妙門者謂人死无氣氣絶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淵兮者謂口也口有華池味唾而咽之言津約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万物之宗者謂口飲食万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緜緜為天㵒用之不懃也凡八十一章惣以三九甲子為第所明指趣大都與黄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縮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罪本黄庭云上有黄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入丹田審能行之可以長生黄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閉兩扉幽闕夾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士服赤衣横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玄膺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

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无恙呼吸廬間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妙房中急常存至房視明時念太倉不飢渴閑子精路可長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閑命門常能行之可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无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
陷虫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
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
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遊震雷冬發時
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
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虫无乃
大惟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
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
辟穀悉号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
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
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恠言若遭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
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
人者當獼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
仙人乎夫雉入海為鴿鷰入海為蜃
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為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頗為近夫所因納虛妄之辭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虚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節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无一驗或殞於沙丘或肖
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
焉儒生悦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
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
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
云五千文著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
之万徧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
无爲之風而民自化孰孔丘愛敬之
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
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
彦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号忿持開
士現生五濁受踵四依縱有鍱腹奇
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緘脣儒
綜五車釋談八歲綽綽有裕彬彬可
觀綺藻蘭言稟乎天骨神情機警
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
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王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徧所詳究請為吾子函丈論之於是夫造秖園頂礼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開士運不請之心縱无㝵之辯顧而說曰尋太古无為其民朴素未崇仁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草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因賖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使隱頻覩聲色兼好敗斁遂感隱者容成爲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糺序无為之洽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讁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處中和行无為則天下自化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

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絶生死
根尋黄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高臺
尚色以敗以敷人主驕奢下民勞役
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
道詣曾脫躡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
於燕履起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昊天五
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
和貴虛靜以守真執至言以崇奈真
文慨廉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弃
怨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
在於己而究万物之幽情存聖人之
風是以班固楊雄尚不毀子長或
以先於六經稱於儒首叔皮君山或
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
知道之微可為百王不刊之誠矣而
開士抑為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尋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
蓬飛而蕭渟吾聞為可為於可為之
世則天下同為是為可為也今亦子
以為明可為者可以不為矣夫五色
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
淨名去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
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

之樂也豈非淨名去所聞聲與響等
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歇
生也豈非淨名去所食味不分別乎
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愛无
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
觀身不淨乎去煩乱令心虛愛精血
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彊氣散
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彊也
挫其銳黜恩也解其紛不鬪也但是
抑其聡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
物嫌蓋為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
也和其光不乱人也同其塵不自別
也直是揚波混泥以避患未能利益
同事以化生乃為有為事有事非无
為无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
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跚形體之
閙倥傯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頻光禄去道者流出於仙法
佛者本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
友飛靈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
老延華駐彩也佛也者必辭親偶閑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及一毛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扶恒劫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異未
知所以為異請示其門異同歸也開
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无
名无為天地之始乾坤有為萬物
之毋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
今有便是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拘限
有无之間生成始母之內矣請吾言之
真諦故無無為天地之始世諦故有
有為万物之毋毋能生也故為世諦
始為本也故為真諦世諦說有非无
而有真諦說无非有而无非无而有
不有有也非有而无不无無也非无
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无斷見便息
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无无者
非无非不无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
既非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
為者敗之者也子知異之為異未知
異之所以異未知異之所異焉知同異之所
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
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
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
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
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非異之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異焉知異同異同異无異不異之所以異哉是以知來說法常依二諦起慈悲以救物行善捨以濟人无念而成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實無所為予其詳焉無自誤也儒生問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儒流奔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子不黨何若是歟　開士諭曰小人黨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愧於耆耆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浮偽諭如驢乳出世真實諭如牛乳然而驢乳為酪不能出酥縱強攢之還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絕也牛乳出酥酪乃至醍醐轉攢轉淨唯香唯美五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為喻者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漢書先六經後黃老若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志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去三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令以勸子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辯正論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辯正論卷第三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儒生曰信心漸發邪執稍迴又問曰漢地君王奉佛至信者而弥篤為福有徵者可得聞乎開士喻曰自項日降靈摩騰入洛歸心奉法不可殫言今當為子略陳十代君王三公宰輔通儒博識敬信佛者以告子也

晉世祖武皇帝　龍顏奇偉感明革運大弘佛事廣樹伽藍

晉惠帝　崇心妙道契意玄宗仍於洛下造興聖寺供養百僧

晉愍帝　篤意冥威遠降神識仍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餘人

晉中宗元皇帝　文軌大同中興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

晉肅宗明皇帝　取聖玄覽設齋興福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

晉顯宗成皇帝　至意冥通靈聖遐感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翻經義學千僧

晉孝哀皇帝　延問侍臣迴心妙理嘉賓切對大啓龍光

晉太宗簡文皇帝　仁恕溫含作聖欽明造像建齋度僧立寺於長干啟塔起本淨畫壁賢殊律

晉烈宗孝武皇帝　精心奉法志念冥符師子國王款其懷道故遣沙門曇摩最遠送玉像以表拜情旨

義解僧遠皇泰寺捨舊第為本起寺於青王巷立大石寺 何 晉安皇帝 篤信興崇福興皇業

右東晉一百四載合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万四千人

宋高祖武皇帝 啓聖建元還淳反朴口誦梵本手寫眞經造靈根法王二寺供招賢聖僧學十僧也

宋太宗明皇帝 至法克昌口誦設菩造丈八金像四軀鑄不成改為丈四立即圓滿乘嚴成就還高丈八足食無麟宴感舍利造卯音中寺以呂名僧

宋太祖文皇帝 奉齋茶瑕精心恭道尚之雅對佛戒為宗坐致太平外顯聖音欽仰表鄉務興大法造禪雲寺常供養千僧

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十三人二百一十部名僧智士鬱若稻麻寶刹金輪森如竹緇釋教隆盛篤信僧多僧尼三万六千人

齊太祖高皇帝 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養三百名僧立陟屺正觀二寺

齊世祖武皇帝 造招賢遊衣二寺集義學講經三百僧五教格量四年孝教

齊高宗明皇帝 寫一切經造千金像口誦般若常轉法華經造歸依寺召習禪禮身持六齋務修十善

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一十六人七十二部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皇帝 性度弘偉風鑒明拔遊心七覺閑思八禪制五

時論轉四方等造光宅同泰等五寺集靈殿講般若千僧國內普請六齋兆民皆受八戒

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天姿高朗風神超邁委心妙法綸覽玄章造資敬報恩二寺制如自書般若十部太府講日不食而齋撰法寶記二百餘卷法寶連璧四百許篇

梁

中宗孝元皇帝 聰聖多能入微靈悟造天居天宮二寺皆高名滿行千僧自講法花每解成實

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四十二人二百三十八部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餘人

梁孝宣皇帝　梁孝明皇帝 文明在政中興

大寶後梁社稷光救生民於荊州造天皇陟屺大明寶光四望等寺

右後梁二帝治在江陵三十五年寺有一百八所山寺有青溪鹿溪覆船龍山韭山等並佛事嚴麗堂宇雕奇觀即發心見便忘返

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皇帝

膺寶曆以君臨起會昌爲司牧身長八尺鬚長三尺旋毛覆耳垂手過膝以大願力康濟群生以大莊嚴戡翦多難永言命邑思報地恩願使讓都同斯嘉慶永定二年於揚州造東安寺復爲家國愛逮羣生於揚都治下造興皇天居等四寺皆繡拱雕欂文

摛粉辟三階肅而宛轉千桯赫以玲
瓏長表列於康衢高門臨於馳道美音
精舍未或可儔善德仁祠詎能爲比
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等身像
一百万軀度僧尼七千人修治故寺
三十二所陳世祖文皇帝紹隆三寶
弘化五乘感澤比於慈雲大明方於
慧日美譽形于四海仁心貫於三靈
刀斗無虞干戈戢戢修治故寺六十
所寫一切經五十藏度僧尼三千人
陳高宗孝宣皇帝執玉版而道寺塵
秉金輪而指上國地居旦奭任摠機
衡歲有豐年民惟大蓄域中无事天
下咸康於揚州禁中里造太皇寺然
以愼終追遠情切章陵爲始興昭烈
王孝太妃於太皇寺造七級木浮圖
金盤將曜靈比色珠輪與合璧爭暉
又以漢光禪位代邪承家式樹福田
造崇皇寺太建二年重爲始興昭烈
王孝太妃爰逮蒼生奉建靈剎高一
十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飾瑩
琢龕藏諸寶莚或光飛五色談起一
尋神變不窮觀者攺旦造金銅像等

二万軀修理故像一百三十万軀寫一
切經十二藏修補故寺五千所度僧
尼万人
右陳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
二百三十二所國家新寺一十七所
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内大寺三百
餘所輿地圖云都下舊有七百餘寺
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大統國
及細民備皆修造連甍接棟櫛比皇
居表塔相望星羅治下書經造像不
可紀言無遺大會供僧布施放生宥
罪弘宣十善汲引四民難得稱矣僧
尼三万二千人譯經三人十有一部
此五代君焉美玄宗廣弘佛事立寺
造像括集名僧晉世祖求蘇家給晉
中宗富有江表皇明丕丕寶運孝武
光啓德風孝高祖彫憂稍移天步猶
阻二年塗釁四戰兵勞百慮暢於胷
中万機惣於襟内不倦檀那之業常
持護法之心崇重大乘瞻仰禪悅諷
誦龍宮弘聖不疲清音無斁宋太祖運
兹日用布此天下太平每與解網之
仁思反結繩之政齊高祖洞真假之玄

妙盡儒墨之菁華聿脩上善光隆下
武梁高祖遵有德之前蹤蹋淨名之
聖軌紐地維之既裂振天綱之云頹
未明求衣坐以待旦自強不息敦緝
彝倫至於鷲峰奥典雞園密義二諦
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赤縣之所
未詳青目由來不釋並得文無重覽
義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謨譏老莊之
名理能令先儒解體足使時彥伏膺
罕入戶庭孰窺牆隩獨開聖覽迴發
天情大智開關外齋八則小心翼翼
內綏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扈
以孚弘誓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
嘉祥兆符先見寬仁德孝史備後書
顯護之所不傳聶支之所未錄並編
之金簡藏諸寶印覆以琭帳攀以玉
牀蓮花之臺妙於四柱師子之座起
于九級非直執草之賓書皮代紙亦
見衆香之客灑血淹塵梁記云武帝
在位四十九年每以慶蔭早傾常懷
感恩恒加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以
得中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
十方諸佛之母能除罪障善滌煩勞

故採衆經躬述注解注輪相繼爲講不絕精兹勝福追展孝心類代二皇捨身以祈冥祐每捨身時地爲震動於鍾山起愛敬寺青溪起智度寺捨舊茅居爲光宅寺至普通八年更造同泰寺殿臺華綺房廊衆飾陵雲九級麗魏永寧又於宮內立至敬殿景陽臺起七廟室月中再設淨饌每及宗廟甞未曾不流咽傍泗預從左右潛欷交懷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以夜達晨著通史書苑及經律異相三教義類五典文言數千餘卷至於流恩獄市多行慈恕其有罪不可原者必容之然後下筆察鞫聽謌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无羅綺內殿寢處衣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天監年來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蜀獻芋蒻詩其香美似肉因復出勅禁之自古帝王莫能爾者信不可思議之君父也

晉齊王大猷雅度清簡　晉泰王弘度器局凝和　晉安平王孚志節峻舉　晉義陽王理思入神　晉下邳王器志經術　晉高密王節儉孫撫　晉南平王

信而有徵晉建平王（正身雄勇）此等諸王莫不翼
佐勲業廣宗佛教左右部落咸使六
齋合第尊卑皆受五戒
宋臨川王義慶　宋彭城王義康
宋南譙王義宣　宋臨川嗣王道規
宋建安王休仁右宋世諸王並懷文藻
大習佛經每月六齋自持八戒篤尚文
雅義慶最優及辭不窮霞明日朗懸河
玄談雨散煙飛閣內夫娘並令修戒麾
下將士咸使誦經著宣驗記讚述三寶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博覽六經遊
心七籍世稱筆海時號儒宗迴向桑
門遵崇釋典講成實論誦法華經著
淨住子二十餘卷國偉之賓恭管切
德冥感雍梵有類陳王躬說芸若還
同帝釋金言暫啓已達前心玉軸繡
披先旅後餘囊帳東夏變逸之風
擁瑞西河敗隆中之俗
梁昭明太子　梁晉安殿下
昭明道契生知晉安德光天縱遊遊
禮樂之園馳騁仁義之場洛濱之響
振古莫傳河曲之文茲焉靡遺夏開
方而且號姚誦擬以多勳畢季八王

連枝十傑並學窮百氏文統九流綱
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尊重妙
法欽敬福門至如孝華且啓肅成曉
闡名僧結侶通儒總萃吐納辯理品
藻內外能令碩德折謀先賢稱疾無
勞擁經入巷不假羊車詣門
陳鄱陽王　陳豫章王　陳衡陽王
陳桂陽王　陳義陽王　陳新蔡王
右六王並敦猶墳典遊戲篇章崇奉
釋門研精妙理書經造像受戒持齋
每事悲田相仍檀捨　晉彭城侯劉
遺民【撰五時敎　著九想詩】晉預章太守雷次宗【精心】
【隸法造　栖靈寺】晉臨淮令周續之【服道　日新】晉新蔡
侯畢穎之【心期　淨域】晉南陽長宗炳之【加事　懇苦】
右五賢識鑒遺榮棄名神府從遠
師遊慧意志隱論籌希一心俱履幽
極籍契於中流蔭璜柯以詠言飄
雲氣於八極汎香風於百尋體志變
以張稜心超樂以自然
晉尚書令何充【崇素　蘭域】晉尚書左僕射
褚翜【志操　冰霜】晉尚書右僕射諸葛恢【發道　身固】
晉尚書謝懷【不譽　舒色】晉尚書謝廣【抱誠　直諫】右
自相玄度承輔政之日共扇邪風嫌僧

抗礼充等五賢與議官博士等建議云
尋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宜悳章无或
暫替令沙門守戒之爲者每燒香呪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善出於自然礼儀之簡蓋由守
法是以先皇御世因而弗革所謂因
其所利而惠之賢愚莫敢不用情上
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
宜遵先帝故事僉議爲長衆莫不允

晉司徒公王謐 謐見東掖寺門輙有
金光燭地因往掘之得一金像合光
七尺别起精舍終身供養又感瑞呈
爰造東安寺

晉護軍將軍王默 晉後將軍劉抑
晉江州刺史庚悅 晉尋陽太守阮偘
右四賢皆立寺造像歸命釋門

晉輔國大將軍何無忌 崇信光顯造報恩寺
忌以安帝西還皇運凱泰道俗同慶
江表會昌勸帝興啟釋門修營功德

晉雍州刺史郗恢 弥隆出遊造金像寺 晉武昌太
守陶偘偘 臨廣州日有漁人於海中
見神光継旬弥盛恢以白偘偘就看乃

是阿育王像接歸武昌送寒溪寺感
動功德遠近發心俗之力也晉丹陽
尹高悝奉福感靈造靈應寺
咸和中悝行至張侯橋望浦內有五
色光出水上高數尺悝往看之乃得
金像無有光趺靈顏希世工製殊常
悝大發心勸民功德晉清信士張繼
世繼世以捕魚為業見水上有光乃
是金像花趺上簡成帝送安悝像晉
同如一世遂發心棄其本業終日策
勤成帝迴向信佛威靈
晉清信士董宗之　宗之本合浦濵
人每見水底光耀就取乃得佛光文
帝送安像背宛然符合因尔懃誠捨
惡歸善終身行道自寫大品月轉一
徧三十許年專意為業
晉太常卿朱膺　膺在松江滬瀆口
感二石像水上浮來慜帝奉迎於通
玄寺供養膺遂委命法橋以為自任
晉常侍戴安道學藝優達造招隱寺寺自刻五夾紵像並相好無比
恒故身先晉荷璽郎李通守志一心　晉彭城侯
黃攸至信純厚晉太僕卿王珣起意今終造石澗寺晉
豫章太守范寧檀捨不懈結志慧持於韓嶺山造棲禪寺晉

太常殷仲堪 孟京 文孝 為克 感終 晉東海何承

天 師傳 表覽 殿內 公外 晉吳郡張恭 奉總 成誠 晉兗

州刺史王恭 延欽 勤勝 持重 公德 晉丞相王導

妙緝 理諧 晉瑯琊王珉 無直 傳雨 晉太尉庾元

規 不淒 渝性 晉廷尉桓茂 有德 情又 晉太常謝

幼輿 裁顏 用仁 晉陳郡謝混 肤風 俗彩 晉光祿

周伯仁 清特 風達 自生 扇崖 晉中丞郗超 虛欽 法賢

遠託 林意 晉右衛將軍褚叔度 通風 踐雅 晉長

廣太守李凝 懷碩 道信 晉尚書大原公王

濛 濟仁 世學 晉陳郡殷歔 字英 耳彼 晉尚書衛

玠 絕幾 倫雅 晉尋陽刺史桓伊 逍忘 東已 林齊 亨物 晉

侍中袁彥伯 遙清 飄風 晉東陽太守謝安

石 韶神 遠采 晉尚書殷仲文 流風 志流 雲儒 霄雅 晉會

稽內史王羲之 驚光 絕翰 晉益州刺史毛

璩 託頌 志慕 持頂 公礼 晉文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

孫綽等並一代名流千里駿驥學無

棄日洛市知其博文手不釋卷傍人

懼其為疾英聲踐俗逸氣超群至若

彥伯著後漢書嘉讚佛理玄關義府

崇慕道林 宋尚書宗敬 感龢 人至 宋中

書令沈慶 勤頌 物誠 宋光祿鄉戴顒 神巧 顒思 手通

好制 解治 比丈 後六 教金 光像 明相 宋新亭侯劉紹 冥至 符顒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 感精 徹誠 宋中書范

泰(傳物玄通)宋御史王弘(清遠遺俗)宋侍中司空昭公劉動(謀佐王室)宋始興公王恢(敬重沵至要愛敬師)宋儀同蕭思話(子弟合門剋己設戒)宋尚書謝莊(聰悟特達)齊御史袁敏孫(奉戒無怠)齊吏部謝朓(歸情冠世欽信絕倫)齊太尉文忠公徐孝嗣

齊大尉文憲公王儉

右二公文忠有柱石之材文憲懷伊霍之量雖綸備舉朝野具瞻篤信甚於嘉賓識悟方之靈運佛法光顯寔寄其人

齊特進張緒(啓心至理)齊中書令周顒(辭玄蓋世)

齊侍中左民尚書中書令太子中庶子國子祭酒徵君何胤右素履忠密風力開驄抱玉燭之禎氣膺大賢之期學窮經史心苞玄奧和天變序之樂后成由臺之礼淹淳稷下之論歐陽蕭子之書易剖京施詩分韓楚皆為訓釋靡不必該請業質疑虛至實返聚徒教授學治成群於般若寺立明珠柱深向釋氏雅敬內教珠柱放光七日七夜

梁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祿簡蕭子徐勉溫雅夙聞韙璋早

著明堂曲臺之典左夏韓益之書風
飛猋豎之文淹中稷下之學龍宮半
珠之道鷲山華水之卷莫不窮源盡
奧遊為留心　梁侍中護軍將軍簡
子周舍右戚疑厥成璉璋勿發茲茎色
難無勞孟武之問蹇蹇敬勸不待季
康所疑事顯閨庭名傳邦邑九流百
氏之記六詩五禮之文皆博窮前古
為准當世兼以受持佛戒迴向釋門
絕彼膻腥甘茲蔬素究龍宮之金牒
殫鷲林之玉言每以眠城勝集摩竭
微言析能解頤獨高時彥
梁尚書令沈約（文苑翰林獨擅江表 學為世範寺盡時英）梁尚
書僕射參昇（弼讚帝道 建立法幢）梁始興令陸咸
（穎銳出群 傾心正覺）梁侍中蔡撙（操履明直 每樹法筵）梁國
子祭酒張充（頗學釋宗 篤志貴道）梁太子侍讀王
璉（總世 艱偶）梁東宮太子舍子柳澄（談玄 不窮）梁
中書令王僧孺（學綜 玄儒）梁著作蕭子顯
（品藻 內外）梁度支尚書蕭子恪（束心 玄道）梁秘書
監何敬容（不學 辯論）梁吏部尚書謝舉（面折 廷諍）
梁行軍主簿劉孝威（有安國之詩 臨靈運之玄風）
梁黃門陳伯之（信而 好古）梁中庶子孔休源
（立身忠正 存己清格）梁中庶子平西安北戎昭將

軍襄陽令劉遵儀表溫潤風姿韶朗趨步生光久而可敬芝蕙銀鈎之巧堪懸帳中龜文鳥足之奇信安臺上梁天官尚書劉孝綽聲名蓋世梁襄州太守柳津簪裾簪纓崇玄履道梁文學王元長雋勇氣無前梁領軍將軍劉孝儀素履忠密遠崇出世梁左丞張稷識真通理梁寧蠻長史徐摛風雅閑瞻清辯入神梁中書顏之推恭倫篤信梁侍中中庶子溫子王訓神用韶朗風儀閑儁出忠入孝勇義尚廉瓚素必誠派略斯揔梁散騎常侍章侯王規朝廷羽儀廊廟杞梓昂昂後進飛翾石渠驍婉來儀樞衣金馬梁東陽郡烏陽縣雙林寺傅大士常轉法輪然隆尊位分身世界濟度群生或曾膽之間乍表金色拳握之內時吐異香或現身長丈餘辟過子膝腳長二尺指長五寸兩目分明雙瞳照耀顏貌端嚴有大人之相遣使賚書贈梁武日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忘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

梁武延之仍居鍾山之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石四徹之中恒注甘露六句之内常雨天花梁武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與天盲對揚及玉輦升殿晏然箕坐寃司譏問但云法地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終救愍兵灾乃燃臂為燈冀攘來禍至太建元年夏右脇而卧奄然涅槃于時隆暑赫曦温暖無異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歎未曾有

陳尚書右僕射章侯徐陵 文章冠絕歆信罕儔造像万軀寫經一藏

陳少保尚書左僕射袁憲 忠節罕輩 篤信異選於上定林寺造夾紵像十軀

陳尚書僕射江揔 緣情 顯撰張寺前代於匡山造彌勒像高八千尺寫一切經一藏二千七百五十二卷

陳吏部尚書廷尉卿毛喜 忠節高峻仁厚兼鑒書運二王學停三覺躬自選筆寫維摩經梁世子藥不能加之也

陳東宮舍人傳縡 學淨王鄭于方謝陸倫開三教妙解一乘拔萃超羣海内推揖

此等所引並有錄者具在史籍不復委言至如謝(胡)謝覽捨生存義柳棱柳惔推功弗有江淹任昉終始宜哉劉杳顧協著述盡美張弘策之慎密呂僧珍之匪懈鄭紹叔忠誠王茂蕭穎胄

首膺義舉咸爲世寶抑又通家皆一代之大儒寔四海之名冑並蘊經國之略俱稱君子之門社稷由其乃安上下頼其方穆有文有武匡世匡家人標九合之功並樹千秋之業莫不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怨已推物視玄黄其若夢聽鍾鼓其如聾賤尺璧而重片言捐髮膚而祈半偈蒙筆屢盡不能記其所行蔡紙徒窮未易陳其爲益茲例甚衆罕以究言屬陳隋世貴時英閭閻士女高門連閣崇基接太階戚里之皇親帝京之富室顒顒慕道各各攢經口誦金言手披玉軸其衆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遇也猶鱗介之況長川至於白屋農夫無名野老薄知希向少發信心者不可稱計詎得紀言所以福祐於四生慶資於三世允仁光恕及子及孫其能行之德無不至也

元魏太祖道武皇帝諱珪運鍾喪亂宇内分崩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時覩戎馬之迹禮樂文章掃地將盡太祖以雄傑之深姿包大君之雅量克平

朝野奄有中州大啓龍光滔被日用
天興元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尚
矣於京邑建飾容範修勑等舍又於
虞虢之地造十五級浮圖起同泰定
國二寺寫一切經鑄千金像召三百
名僧每月法集
魏太宗明元皇帝諱嗣明叡寬雅非禮不
言慇念四生敬重三寶仍於鄴下大
度僧尼　魏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氣蓋
當時威振天下臣積四海牢籠万邦
廻向一乘歸依三寶復伽藍之勝地
創招提之淨宮仍於鄴城造宗正寺
後因崔皓始論正法
魏高祖文武皇帝諱濬聰達穎悟風格
異倫重興佛教修復寺宇釋門廣被
始自文成凡度僧尼三万許人
魏顯祖獻文皇帝諱弘德配彼天道隣
極聖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神光照室和氣
充庭仁孝緯然岐嶷顯著聽覽政事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濟益以太
后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二日哭不輟
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碩德高僧

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
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
小務於明給帝謂史官無諱國惡手
不釋卷覽之便讎愛奇好士情如飢
渴善談莊老尤敦釋義才藻富贍文
章百篇條然遠邁不以世務妨道而
幼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
攝事優遊拱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
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
政一日万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
明稽古叶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
度斟酌用捨煥乎文章然而盡聖窮
神繼天総曆奉為先皇於大覺寺脩
營堂宇觀施隆厚倂給豊華影踏經
臺祭然備舉上標金刹下列銀楹鴈
翼臨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法侶排
肩朝步蓮池暮栖香閣風流慧苑梵
響禪林公三百許僧六時不墜所度
僧尼一万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皇帝諱恪於式乾殿為諸
僧朝臣講維摩經喜怒不形雅愛經
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容貞德裕陰
陽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樂

以旋從達於三河六郡之地涇渭瀰漫之區造普通大定等四寺供養三學千僧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得一居貞體二膺極總三乘以馳騁臨四衢而閑步仍於鄴下造大覺寺六幼窕曲房參差複殿風飇出其戶簷雲霞起於簷楹見珍木之相繚視芳草其如積須達金地差得相方迦蘭竹園猶難比擬

魏敬宗孝莊皇帝（諱懿一本諱假）風神秀遺姿貞瓌偉素履忠貞風彝民望造五精舍刻万石像

西魏武皇帝（諱脩）善窮數術兼閑武藝纂登真之要言欽出世之玄猷永熙元年於長安造陟屺寺供養二百名僧四時講誦略無弃日

魏文皇帝（諱炬）寶立德立仁允文允武常行信捨每運慈悲大統元年造般若寺拯濟孤老供給病僧口誦法花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室供養无穀糧忍不窮

魏孝靜皇帝（諱善見）在魏摩膺壬瑞遠叶寶符慶集壽丘神照若水九圍仁被四海威加継三

皇之茂緒纂五帝之徽蹤高祖以蔵
聖御天徙京定鼎世宗以叡明承業
廓寧區夏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業
式攬乹象俯恊人謀遠遵古式深知
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再興寶曆
剋樹洪基聖徳重光既於九葉而受
終文祖運鍾靖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
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安
治西旁名上下三十餘里鐫石置龕
徧羅佛像計非可盡莊嚴弘觀今見
存焉雖屢遭法滅斯龕不壞其王公
貴室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
姓造寺三万餘所惣度僧尼二百万
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諱洋降就日之靈
垂望雲之慶河圖負字驗帝錄之禎
符海外占風知中國之有聖九牧來
貢百神咸秩貴道尚徳蔵用顯仁或
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下智下愚故
大人之所鑒至如弘通象法莊嚴金
地機來深淺拒逝涅洹之門土隨淨
穢皆等琉璃之色至於折伏憍慢殊

舟水之戰歌雜經縛異昭華之禮所
以尅酌能仁砕波旬之衆寤章覺者
輕輪王之尊固是大權應物弘誓利
生者也天保之始請稠禪師受菩薩
戒於是又斷內禁酒放捨鷹鷂去官
漁網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勸民
齋戒諸官園及六坊公私葷菜皆悉
除之外有者不許入大起寺塔度僧尼
滿於諸州又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
常布髮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
曰朕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
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
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
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所度僧尼八千
餘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齊肅宗孝昭皇帝諱演襲樞宸之徽緒
呈虹之慶光被四表叶順三辰體道居
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情寄玄門奈
國法輪居國廣說四諦八揵之音五
乘十行之詮香山巨力且曰難勝表
裏皮書猶云未備隨世間之行業應
群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一
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青首

紫縚銀繩金縷霞複以蓮花之帳擧以
師子之臺文與日月俱懸功將造化
同廣乃度僧足三千許人
齊世祖武成皇帝（諱湛）廣齊群生應遊
佛刹芳林園內更興花蓋之詞洛邑
城旁還紆靈書之頌層臺別觀並樹
伽藍壁玉珠璣咸充供具躬自頂礼
每事經行大寧元年創營寶塔晼琢
御服並入櫃財轉大品經月盈數遍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
十三所譯經六人一十四部
周孝愍皇帝（諱覺）明裕研機蹤通卯達
天縱神武民歸獄訟握金鏡以居尊
齊玉衡以建極時逢剝喪世歷雲雷
地絡絕維曦輪捲曜邇遐九服震駭
百靈既而象緯重章宸樞垂紹雅奇
作聖知機日神開保元年大弘像化
海內名德慕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
洞啓菩提之路欲使天窮有頂等被
慈雲地極無邊俱蒙慧日周孝明皇
帝（諱毓）君臨萬國平章百姓內親九族
外穆四門封介丘之獲珎觀塗山之玉
帛乃至本枝維翰列辟庶官五句十

行復識歸依之道外觀內覺同登解脫之門世界有邊引誓無盡二年奉為先皇敬造盧舍那織成像一軀并二菩薩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麗極天成妙同神製

周太祖文皇帝諱泰聰明叡智岐嶷挺體四門光聲百揆時序上降佳寶下叶禎祥於長安立追遠陟屺大乘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養璋法師及弟子七十餘人於安州造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福田寺供養國師寶禪師又於寶師墓所造福田寺又為大可汗大伊尼造突厥寺

周高祖武皇帝諱邕膺期御辯握鏡乘乾登上格下之訓天經地義之則五禮殊方則御以天挈四維夬紐則援之地軸移風易俗安上治民道被震門昭華陳賜舜之玉珂開伊闕疏河降錫禹之珪山瀆効靈中外禔福武成二年為文皇帝造錦釋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周迴寶塔二百二十軀莫

不雲圖龍氣俄成組織之工水濯江
波非假操刀之製照淨土於神光開
化佛於圓影仍於京下造寧國會昌
永寧等三寺飛閣踰中天之臺重門
承列仙之觀雲甍藻梲繡柱文榱夏
户秋牕蓮池柰苑處處精潔一妍
華見者忘歸覩之眩目凡度僧尼一
千八百人所寫經論一千七百餘部
後還張賓始為不善

周孝宣皇帝 諱贇 重隆佛日光後超前
造素像四龕一万餘軀寫般若經三
千許部六齋不替八戒靡渝永夜清
辰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三菩提

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
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四人一十
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 諱堅 膺千齡之運當百
王之末玄德通於神明至功包於造化
揖讓之始本動戎衣樂推之辰咸凞
庶績於是握璿璣而運乾象履文昌
而齊斗極經天緯地之業重光紕徽
仁感聖明之姿聯華日月至德被於
人鬼神化合於陰陽感振九圍澤霑

四海紹三皇之懋緒纂五帝之微蹤
文景成湯莫能及也故有玄龍赤雀
瑞鹿祥龍懇萃於江灘俱遊於蘭圃
致騶虞於平樂降騏驎於富昌東銖
西鶼紛綸上苑丹鳥翠鳳瓔爛華林
殿閣產於靈芝柱礎成於美玉石開
奇字山出嘉聲甘露垂醴泉涌景星
曜浪井浮朱草蓂生嘉苗合秀聾者
能步瘖者能言慈洽九垓澤潤八表
明壽以合變往幽詐以知年来乃聖
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建
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間思息訟比屋
可封弘護居心沒引興念棟梁三寶
荷負四生開皇三年詔曰朕欽崇聖
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廢之寺咸可
修復京兆太守蘇威奉勅於京城之
內選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於是合京
城內無問寬狹有僧行處皆許立寺
並得公名昔者高祖以後魏大統七
年六月癸丑生於同州般若尼寺神
尼之房于時正氣宣符赤光滿室浮
輝溢戶紫焰煬天其內觀者莫不驚
異手相禁約不許外聞比至三日紫

氣充庭其人物在内皆成紫色四隣望之氣如迴蓋或似高樓復有景風甘露合類連枝池發異花林生奇果嘉蟲隱伏吉鳥翔鳴仍為神尼護持保養及登大位爰憶舊居開皇四年奉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般若寺往遭建德内外荒涼寸梠尺椽掃地皆盡乃開拓規摹備加輪奐七重周亘百拱相持龕室高竦欄宇連袤金盤捧雲表之露寶鐸摇天上之風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興國寺京師造大興善寺大啓靈塔廣置天宮象設憑虛梅梁架逈璧璫曜彩玉題含暉畫拱承雲丹櫨捧日風和寶鐸雨潤珠旛林開七覺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許人四事供養開皇五年爰請大德經法師受菩薩戒因放獄囚仍下詔曰朕夙膺多祉嗣恭寶命方欲歸依種覺敦崇勝果以今月二十三日請經法師於大興善殿受菩薩戒然菩薩之教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

今囹圄幽閉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可原放計天下輕因預得放者二万四千九百餘人其死罪蒙降者三千七百餘人合齒戴髮相趍舞蹈門門受福人人稱慶意欲草此蒙心明茲慧日有生之類同知遷善也其年勑去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囑自今以後訖朕一世每月常請二七僧隨番上下經師四人大德三人於大興善殿讀一切經雖目覽万機而耳飡法味每夜行道皇后及宮人親聽讀經若有疑處問三大德又於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寺前後各一十二院四周閣舍一千餘間供養三百許僧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五州皆造大興國寺於仁壽宮造三善寺為獻皇后造禪定寺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咸可擇并勸詣訓壽範山谷閑遠含靈韞異幽隱所好仙聖依居學道之人趣向者廣石泉栖息巖藪去來形骸所待有須資給其五岳及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莊仁壽元

年文帝獻后及宫人等咸感舍利普
放光明砧搥試之宛然無損於四十
州各造寳塔光曜顯發神變殊常具
如王劭所紀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
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諸
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四
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
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
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
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
万八千九百四十許軀宫内常造刺
繡織成像及畫像五色珠幡五彩畫
旛等不可稱計二十四年營造功德
弘羊莫能紀竊首無以知

隋煬帝 諱廣 嗣曆下武丕承大業至德
光被於億兆神化覃洽於黎元占風
候雨之鄉梯山請朝蟠木流沙之地
海輸賝外洞九流内窮三藏究真如
之妙理殫造化之幽源體物超前縁
情冠古每以鼎湖之駕邈矣寧追長
陵之蒐悠然茲永乃辜 興淨業標樹
福田大業元年為文皇帝造西禪定
寺並式規大壯備準宏摸起如意之

臺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漢靈刹干霄
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龍花三層之格
懸自響之鍾布護千葉之蓮捧飛來
之座花吞瑯琊之殿陵跨曾恭之宮
盡世孫奇異諸文物又於高陽造隆
聖寺碑文祕書郎虞世南撰令乃儼
香閣以遠臨瞪花臺之相踞金波夜
綱之間潛處白於房帷生風雲於軒
上排徊璧璫之榭五纓曉映的歷珠
牖靈龕禪室象設化城踊塔寶臺極
圖神變又於道場設無遮大會度清
信士女百二十人奉為文皇帝敬造
金銅釋迦坐像一軀通光趺七尺二
寸來及莊嚴而頂凝紺翠體耀紫金
放大光明照映堂宇既感通於嘉瑞
爲諸州郡各圖寫焉又於并州造弘善
寺傍龍山作彌陁坐像高一百三十
尺又揚州造慧日道場京師造清禪寺
日嚴寺香臺寺又捨九宮為九寺於
泰陵莊陵二所並各造寺五陳之後
於揚州莊補故經并寫新本合六百
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
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

一十万一千軀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

右隋普六茹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譯経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國佛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禎瑞重沓煬帝嗣曆寶曆興建弥多自昔在蕃即立四道場釋老雙標內外資給爰至登極受廣捜揚一藝恵於有生三徵居於別館四事供養二千餘人年別諸諱普建大齋各度僧尼永充常式大業末歲娀寇勃生雖郊壘多虞干戈競接而隆敬盡一終始無虧畋贊佛理勒諸銘碣

辯正論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四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䟽

十代奉佛篇下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大唐今上皇帝

魏大丞相勃海王

魏侍中太保司徒公廣陽懿

烈王

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汝南王

魏宜都王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鷙

魏淮陽王尉

河東王苟

魏東陽王丕

淮南王他

魏秦王翰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
魏彭城王勰
魏濟南王文若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凞
魏瑯琊王誦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魏陳留王虔
魏齊獻武王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鉅鹿王闡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勰
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彝
臨洮王榮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凞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
國珍
魏司徒祖瑩字元珍
魏司空李元為
魏太傅昌寧公李寔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魏司空高徽書

魏司徒高隆之
魏侍中尚書令元乂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魏吏部尚書邢邵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陸政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魏雍州刺史韓仲 詳
魏黃門崔陵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濟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魏衛尉卿許伯桃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齊司徒瑯琊王儼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齊大都督尚書廣平王
齊大司馬清河王亶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珩

齊侍中使持節尚書令錄事都
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
史帶六州都督并大中正長安
公晉昌王唐邕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齊侍中秦王高彥歸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齊尚書令高叡
齊太尉彭樂
齊司徒潘相
齊司空司馬子如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收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纖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献
齊僕射趙彥深
齊侍中斛律孝卿

齊侍中斛斯文若
齊侍中徐之才
齊侍中高正德
齊七兵尚書王元景
齊太常卿崔昂
齊散騎常侍劉逖
齊衛尉卿杜弼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齊秘書監祖孝徵
齊尚書右丞封孝琰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
金紫光祿大夫安康侯樊儒
周柱國襄州摠管衛王
周柱國益州摠管趙王
周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周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
國公宇文護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
國公竇熾
周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段踦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

兖州揔管鄴國公竇恭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
寧莊公瑯琊郡王拓拔勝
周使持節陜州都督行臺郎中通
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
侍楊操
周司空貞侯鄭穆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
中大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
遲安
周大將軍南鑾都監常山公郝
慶之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帝穎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潼州刺史徐國公若干鳳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
河公侯莫陳体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
化公丘洪賓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習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周大將軍和雞雄
周大將軍尒綿永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勤仲慶
隋秦王雋
隋蜀王秀
隋漢王諒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摠管壽
州刺史觀王楊雄
隋太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
虞慶則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
高熲
隋上柱國右衛大將軍陳國公
竇抗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
莫陳芮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
洛州刺史詢陽公元孝矩
隋上柱國荆州捴管上明公楊紀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
楊素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
國公蘇威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
東太守竇慶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
史崔鳳
隋上柱國何明王楊辟邪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
段文振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劭
隋上柱國亳靈四州捴管海陵
公賀若誼
隋使持節大將軍凉州諸軍事
凉州刺史趙國公獨孤羅
隋上柱國凉益六州捴管將國襄

公梁睿
隋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
節涼州刺史宇文慶
隋上大將軍營州惣管魏興公
韋世文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
世康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
命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
自參墟克定京室孚俗之規已布約
法之教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
納還正天維重張自東自西遠安迩
肅而義旗初指經彼華陰望祀靈壇
以求多祉其地乃万國朝宗之路六
合交會之區可以瞻仰儀形栖遲禪
誦乃於神祠之右式建伽藍造靈仙
寺一所碑文李廣子百藥製藻黼交
映金碧相暉引曜朝夕之光凌爛虹
蜺之彩花臺窈窕近對蓮峯畫礩崛
嶢斜臨貝闕又造像書經脩飾褆福

京師造會昌寺勝業寺慈悲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又捨舊第為興聖尼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象設嚴華複栱圖星重楣畫月高隱蕩霧洞户延風慧苑禪林莫不同脩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設無遮大會繽紛羽客執板來儀容與福田楊烟揔華步歷纔引殆遍行雲清梵徐迴堪留度鳥芬芳妙供飛五淨而攀來照灼名花麗三山而捧至於是車馬偪側士女駢闐若湊蜆山如爭禊飲假令日光通夢唯傳白馬之徵善權應生徒聞赤烏之歲比之今日良有愧哉又為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太后造栴檀等身像三軀相好奇特莊嚴希有於慈悲寺供養武德元年仲春之月于時韶景揚暉青祇獻祉兩儀交泰万物咸亨應多福之宜布惟新之澤命沙門道士各六十九人於太極殿七日行道散席之日設千僧齋法琳以釋老二教同處弘宣冀神功將三景連衡寶命與二儀齊久乃課鄙詞上頌云

緬尋曠古逖聽允皇因時作訓用智
垂芳祈恩望祐報德崇營唯嘗小祀
馬聞大方未弘三教但諷九章膺期
撥亂粵我聖唐明達因果端拱文昌
化倅十号仁深百王律中仲月時登
少陽下憐蠢蠢上荅蒼蒼式陳金闕
爰開道場日宮照曜星臺焜煌空懸
珠影焰動輪光雲披玉字烟散名香
供疑飛下聲含鳳鏘麒麟表瑞甘露呈
祥功隨刧遠德共天長恩霑有際澤
被無疆命同元始體類金剛鴻基永
承降福穰穰

大唐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
皇天帝之靈幽房啓萬陽之基姚娓
搆重華之業赤光流户紫氣衝天龍
顏鳳臆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
口之異豐上銳下之奇聰聖玄覽知
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承天
授其體自然龍潛之初德綸天下
屬隋氏世季寓内分崩火燎崐峯
水飛滄海王世充拔扈於鞏洛竇
建德趑趄於冀定唐弼薛舉既蟻聚
於三秦黑闥武周亦鴟張於六郡皆

為逐鹿之意各開僭号之儀擁兵據之子弟率烏合之徒衆縱牛羊之力發水草之山河右以來龍虵等競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喪競有来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與舒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棻之命用若勵之重救蹈冰之危以夕惕之深赴倒懸之急備行九伐揔統六軍上臨之以日旗月旗下布之以天陣地陣鼓聲振野氣動天門角響鳴山威驚地户於是帶流星而迴入靈奔電而前驅莫不冗解冰銷風行草偃凱歌獻捷無寅論功自天皇九紀已來五十二戰之後凡經一百二十五代一千三百五十九世一千一十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年已來仗鉞臨戎塵旄警衆驅除氣祲夷剪攙搶拯撗流之溺救燒原之禍罕一區宇廓清天步未有我皇之用兵也高祖凝神緬聖馳想烟霞之表出窅入冥高蹈天人之外徃以万方晷埶百神控祀蚤頡陽之高風整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廣類荷栽成之恩不以黃

屋為心俯以蒼生為念脫躧之懷無
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求於明發喜
禘郊之可託悵宗祐之有主考時練
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臨撫作
貳春宮德覃內外仁被幽顯既而重光
拱彩照燭宇宙之間副武弘仁衍溢
風雲之際聿遵三善爰貞万國及天
門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
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
遍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寶
舟沉而更涌慈雲卷以還舒仙臺將
法苑共華玉鏡與金輪齊轉澤周有
頂道被無垠靈應依微兆符先見
寬仁德孝吏備後書每以解網為心
結繩在念意欲永空囹圄長息烽
燧蠢蠢群生同歸仁壽泩泩率土共
奉真如貞觀元年獻肇夾鍾之月爲
賢勝幢少陽沽洗之辰洞開慧殿京
城僧呂並於當寺七日行道齋供所
須有司准給散齋之日惣就大興善
寺貞觀二年下詔日神道設教慈惠
為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大
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彌類而長是

用傍求冥顯幽贊明靈所冀九功惟
序五福斯應比嚴霜早降秋實不登
靜言懷慚無忘惻惕今百穀滋茂万
實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字養无寄敢
藉聰明介茲多祉宜為溥天億兆仰
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州寺觀
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每
年正月七月例皆准此玄恩咫尺聖
力冥扶景風膏雨應時戒節嘉苗穜
稑被野亘原國富九年之資家豊万
箱之錄皇帝宿樹五恒曠資十善啓
興王之霸業赴億兆之歡心但以建
義之初時逢世季親當矢石屢摠元
戎或東剪七雄西清八水縱神兵而
戡封豕乘天策以斬脩虵既動赫斯
之威恐結寃寃之痛其年季春躬發
詔旨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
伐所向平殄黃鉞之下金鏃之端凡
所傷殪難用勝紀手所誅翦將近一
千竊以如來聖教深尚慈仁禁戒之
科殺害為重永言此理弥增悔懼爰
命有司京城諸寺皆為建齋行道七
日七夜竭誠礼懺所有衣服並用檀

捨莫三塗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
藉此弘濟滅惡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三年孟春降勅京城僧尼於當寺
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大雲等經
以為恒式登又奉勅波頗三藏等於
大興善寺翻寶星經璘為序曰寶星
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
目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
此經也自像化東漸綿歷歲時三輪
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顯神光於石
室流梵響於清臺雖覩譯相尋尚多疑
闕我大唐皇帝廼聖廼神允文允武
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及上皇之風行
不言之信去泰去甚既掩頓於八紘無
事無為乃朝宗於万國辯海天山之地
盡入提封龍庭鳳穴之鄉咸霑聲教仁
踰解網治蹤結繩大德閑閑外齊八則
小心翼翼內整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
寄玄邑而敷弘誓每以諸法非有物我
俱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有中天竺國
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光智誓傳法化
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遊震旦經塗
所亘四万餘里以貞觀元年庚戌洎

于京輦既登上席爰懋錦衣有詔所
司搜揚碩德兼閑三教僧擧十科者
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三藏法
師相對翻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謩等譯語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
承旨慇懃詳覆審名定義具意成文
起貞觀三年三月訖四年四月凡十
卷十三品用紙一百三十幅揔六万
三千八百八十二言其年仲冬勝光
寺主僧珎奉勅就宮迎像於勝光寺
供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
迄二七日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
王公並來行香潔又上皇帝繡像頌
曰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覺王戀仰
鑄蟻而寫全身迦帝翹誠鎔金而圖
具相洎乎青精南度白馬東翻像
教鬱興靈儀遍跡於是儼神姿以登
秘井凝聖體而施明豫光烈張矯色
流遣漬示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
君或顧步而躡方山乍徘徊而遊夢
渚禎祥嘉瑞地自由來未有剋縷圖
真捘空範狀我大唐皇帝纂積四弘
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

成康仁動上玄力侔大道慶雲垂彩
金鏡含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
四時之氣素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
王庭穿胸儋耳之酋共獻琛於魏闕
加以留心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
聿修淨業求言善逝寘漠何退爰勑
上宫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
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擒仙藻彈
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滿月
於雙針託脩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
越燕緹紛綸含七映之光布護列九
華之綵日輪吐焰鵲周客之絲蓮目
凝輝發秦姬之綫揚候百里之珠懒
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
蓋陸離看疑踊出雲衣搖曳望似飛
來何但思極迴腸抑亦巧窮玄妙以
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元啓候之
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
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
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飡周穆金膏陳
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
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砥而寶曆長存
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輕迺

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
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禎符輝煥
美氣氛氳光宅天下攸序彝倫體道
廻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
文含綺爛彩奪霞然花疑迴發蓋似
空懸方諸踊地邁彼騰天歲在提格
時旅青陽奉遵徽命爰崇道場十科
星聚八座霞張風廻雅梵聲讚名香
鴻基盛業永永永無疆
主上每以聽覽餘暇遊息藝林討孔
壁之墳披石經之訓規百王之往事
孝三教之指歸而謂語未涉於空空
事終淪於有有詳夫性靈真要可以
持心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矣眷
言法樂有意流通爰有中天竺國三
藏法師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名波
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達
聞唐國弘闡大乘故涉葱河來遊聖
世以貞觀元年大呂之月躬賷梵本
達乎上京昔高宗治興傳巖入夢今
我皇道感德星現野法師識度通敏
器宇冲邃五百應供結集之文八万

脩多所詮之理自法蘭赴漢僧會遊吳傳譯相尋而有所未喻者法師皆委其由末究其異同假令內部諸計外人別執莫不吞若胸中說猶指掌至於承華論席肅成解義特蒙悅可簡在帝心其年孟春有詔波頗三藏等時就勝光伽藍翻譯般若燈大莊嚴二論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邢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左庶子詹事杜正倫等奉勅銓定碩德一十九人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為勅使撿校百司供給四事豐厚琳又預充執筆廼為序曰般若燈論梵本有六千餘偈摩伽陁國種姓大士婆毗薛迦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夫万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无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在不離無住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

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
實相得無生忍爲報佛恩開演中論
付法藏云其人於像法中然正法炬折
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頽斯人
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令覺中
論凡五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即一人
也此菩薩多聞揔持智深志固以本
願力不捨群生往修羅宮待見弥勒
屬以去聖時遠衆論紛然致令靈山
採藥多狐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
識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
翻起異端乃纘述龍樹得文爲茲般
若燈論其爲論也詞序內外贊揚真
俗窮无生理究實相源照无不寂寄
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蓋方廣
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學者後之學
者便息百城之遊永无五失之謬論
凡二十七品爲十五卷若內人立義
皆標人名无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
立義亦標人名无名者例稱外人縛
解品已前慧賾執筆觀業品已後法
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
定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然乃奏

聞勑令所司各寫十部散付諸寺任
共流通既蹕輪王十善化世國內諸
州卷斷屠行普禁民間不許宰煞江
南之地立塞取魚三十餘州觸處皆
尒必須破壞然乃取之所取者比鄧
林之一枝枉死者過恒沙之億數又
降慈造悉廢除之又屬歲阜時和海
內豐稔又度僧尼三千人諸州散配
既而德動上玄感通至聖七難俱殄
七福備臻恩洽九垓之表威加八極
之外其年孟冬突厥王頡利等並率
其昌子携其部落襁負爭趨前後
繼踵延望闕庭傾國而至謁天門而
請命就夷邛以飡和不煩衛霍之師
自窮巢穴詎假軒轅之衆席卷連逃
漢南無雜覆之憂塞北罷强胡之寇
馬岸龍堆之城既沐唐風交河清海
之濵咸為聖土康哉康哉共歡於茲
日無為无事同慶於今辰統天立極
賢主上曾經戰場白刃相排至于登極
之功獨高前古奉佛崇善之業超諸往
情深厥衷乃下勑凡所陣場並建寺
有司供給務令周備守內凡置十所

嚴整可觀又昔因避暑躬幸南山下
此神居㕫茲大壯其地也帶秦川之
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
西臨懸月之浦鳳企窮奇之石彎律
鑽天龍蟠譎詭之崖穹隆刹漢豈獨
巖崧撥日抑亦澗竹梢雲實四皓養
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爲太武皇
帝捨而爲寺既增刹見因曰龍田又
送太武及主上等身夾紵像六軀永
鎮供養大衆所資有司供給无勞買
地不待布金逆風和氣之香氛氳滿
院吉祥柔滑之草瀾漫垂階又爲穆
太后於慶善宮造慈德寺甄叔迦寶
閻浮檀金種種莊嚴一華麗雖知
所作希有猶言罔極未申六年仲夏
於臺城西眞安坊内爲穆太后又
造弘福寺孝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
梟人開基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國
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則高墉負
挪羅百雉而紆徐層城結隅峻九重
而延袤於是廣闢寶坊脩諸輪煥晻
呈測景置臬衡繩玉寫垂暉金鋪耀
彩長廊中宿反宇干霄浮桂繡栭上

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搭儼
其相㙜經臺欝其並架磬丹青之矩
獲殫藻績之瑧奇妙極天仙思窮神
皃金盤承露比玉樹於甘泉寶鐸和
風狀瓊林於安養疎鍾夜徹清梵朝
揚韻合魚山響符龍木靈異之所栖
宅定慧之所依憑了義息心於是
乎在

魏大丞相勃海王
神氣精靈天姿秀異德脩文武藝兼
禮樂珪璋社稷之氣廊廟柱石之才
實有王佐之風咸稱靜乱之託至於
歸心服道獨超名輩不悕象馬无愛
珠璣於定國寺興建寶塔

魏侍中大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
魏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魏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魏汝南王　魏宜都王
右七王並敬信居懷敦崇為業或文
或武匡國匡家叶柱石之風有廊廟
之德知空靈之遷變識蜃氣之非常
同悟巳身等歸磨滅乃迴心佛理共
遵聖化咸受八戒俱持六齋造寺度

僧設會崇善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勰

右二王稟性和厚美形皃鸞容皃魁傑胄帶十圍立性方雅少言清慎常息省闈雖當炎暑不解衣冠官至侍中大司馬

魏淮陽王尉　　魏河東王苟

魏東陽王丕　　魏淮南王他

尉苟丕他並容皃壯偉大耳秀眉四十年中三長月六齋持戒无替於時誦維摩經造法王寺年耆望重負杖來朝談至又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閑无不知及享宴之際恒居端坐每與王公學士大德名僧研味佛理抗音大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者所知

魏秦王翰

閑當世之務盡成敗之理近事遠謀造次備舉重仁行義朝野具瞻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

或親自本枝或地居外戚揔政本之要當神州之重並咸圍珠慕勵已心式光朝政敷宣治道而虔襟佛理崇

信法橋造像書經興立塔寺寫一切
經一十二藏
魏彭城王勰
罄盡心力保護世宗内外搚攜至于
登立法門大啓佛事廣興修造伽藍
創建靈塔
魏濟南王文若
風流寛雅姿制閑裕吐發深美辞色
淹和時人為之頌曰三公楚楚盡琳
瑯未若濟南備員方至於口誦金
言心期淨土持齋菜食護法敬僧无
以加也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熙
並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
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
素書金字華嚴經一部皆五香函四
寶函盛静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
色神光照曜臺宇衆皆共覩倍更發心
魏瑯瑘王誦
義綜六經史該百氏衣冠儀貌朝野
所推高論清風獨超時輩翊冠朝朶
武帝竒之與語終日梁武謂曰昔王
陵在漢姜維相蜀所在成名何必本

士其見禮如此常與梁武啓必云魏
臨淮王誦梁武亦不責之頗以敬重
為意六齋之日恒設淨供獻佛飯僧
俸祿所資多入經像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喜愠不形況敏好學仁厚至孝造次
不渝讀一切經凡得三遍造愛敬寺
以荅二皇為衆經抄一十五卷歸心
委命志在法城
魏陳留王虔
姿氣兜嶷膂力絕倫自小出家虛心
慕道其後歸俗不廢習真雖干政
事頗敦勝業
魏齊獻武王
恩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
同夏日控至心於万物被大道於八
方修心尅已迴向正法造大悲寺
普濟羣生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魏鉅鹿王闡
魏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彝
魏臨洮王榮

並昇(發)拔擢風格超倫而信敬法
言廻向釋氏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文明皇太后之兄也奉佛至信於諸
州建浮圖精舍七十二所寫一十六
部一切經常與名僧講論佛義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
靈太后父也唯事齋潔自强札拜書
經造像起正化寺供養百僧
魏司徒祖瑩字元珍
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虛閑志
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辯手握彫龍之
文義府玄宗於是乎在
魏司空李撫爲
率性不群自然行己鈞深致遠懷文
抱質鴻鵠將飛便懐四海之志驥騄
方騁已有千里之心雖政事殷廣常
以金剛般若爲業每月六齋終身
靡廢
魏大傅昌寧王李寔
立身雅正爲人清儉愼終令始奉法
尊師無廢六齋恒持五戒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素抱伊霍之量夙懷柱石之材尊征
援律知甲乙之孤虗當敵制權識風
雲之向背富而不驕貴而无傲敬信
崇重委命世雄造靈山法雲二寺供
養二百許僧

魏司徒高徽書
勇氣絶群武略超世

魏司徒高隆之
逸氣超倫德風可挹

魏侍中尚書令元乂
氣幹宏拔英華清照羽儀朝野匡贊
有聞於我州起法音寺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聡鑒可稱禮賢斯篤

魏吏部尚書邢𬤇 造普濟寺
有清規美談笑閑莊老味詩騷敬重
大乘造像立寺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陸政
平直無私守道索欲有長仁之操善
文雅之容口誦維摩以為論本時人
高尚莫敢抗談即陸載之第二子也

魏太常卿恭侯鄭瓚

登蘭表德琬琰為心朝貴羽儀人倫龜組起淨域寺建法華堂月別營齋年常寫像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造韓史君寺)

簡略清通標舉雅俗深懷非我

魏黃門崔陵(造報恩寺)

精心道藝託志詩書爵篆為文斧藻成德承風虛想望美傾心獨步當朝為物稱首而迴向三寶委質四弘於鄴城中起報恩寺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造通玄寺)

珪璋內潤風飈外肅器度淹美神用高明於幽州造通玄寺供養百僧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一稟精辰象資靈河岳幼譽擅美弱冠馳名信敬之志不移檀忍之心无竭寫經造像心未為勞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撰(造弥勒寺)

羽儀文物冠蓋相望守一抱貞志存安養三長之月必自清齋二親諱日達曙悲慘造弥勒寺供養百僧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載本吴人為宋咸陽王義眞行軍大

都督長史後浔赫連因即仕魏有
才調善談詭為魏朝貴公所見稱
童而性愛虛靜常以佛法為意每讀
衆經贊揚玄旨末年精到經字放光
口誦法花時感舍利

魏衛尉卿許伯桃

有長仁之風弘莫逆之道崇奉正法
無替於時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雲百奏之才
錦繡悟其文章金玉鄭其腪映崇重
妙法愛樂大乘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造祇園寺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涉漢已來肇有
豈國因侯而氏遂稱陳焉造祇園等
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髦彥欽仰
佛教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勲業崇美特達超倫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聰敏絶群朝野欽憚

齊司徒瑯瑘王儼

翼賛皇家光隆朝政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股肱王室文武憲章
齊大都督錄尚書事廣平王
智思超倫操履温直
齊大司馬清河王亶
業行優深風格遒遠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珩
識悟優遠貞幹令終
齊侍中尚書令錄事尚書使持節都
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
都督并州太中正長安公晉昌王唐
邕造衆義湛嚴大寧國寺鑄孫勤金
像一軀星氣程符岳神効社屬典昌
年捷茲上德光事五君寵加八命出
陪黃屋入履青蒲拾遺補闕獻可替
不軍制之經兵符之秘國之利寶不
可示人心膂攸歸尸掌切密董以刺
舉括服督察金趙杖節中威下專
布惠豪右肅并望風霜而殺手章弱
摘蹤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耳
指掌衣食盈而知榮辱禮樂興而識

忠孝旗亭絶奇衰之貨圜土有豪
矜之識剋比食魚清倖酌水參墟長
吏畏之若神明農墅黎民仰之如日
月加以良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
法調伏諸根聞必修行見便隨喜爲
國及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莊嚴
寺擬大壯模乾象測圭表慶几筵皆
陰西陽啓宴舍煥月宮日殿晝夜齋
光奈苑蓮臺春秋異態名僧鍾武淨
信連衡令月嘉辰爭播礼拜又於陽
平造大寧國寺寶刹上淨精廬遠秀
梁栽文杏桂用楠櫨藻藻相暉朱緑
交映又鑄彌勒金像一軀合光七尺
白石丈八像二軀并一切經三千餘
卷修治故像一万許軀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勇氣无前抱節彌勁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恪勤敬尊光副朝委

齊録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爲鎮勤恪奉法自強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勇幹清美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干秋

猛毅恭順

齊侍中泰王高彦歸　沉愛優美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等咸為賓客然為性侔素恂恂接物崇敬三寶欽尚四弘於法喜寺興建七層浮啚塼塔至於盡心以匡聖主脩己以啚求安則上寧於君下保於已蓋人倫之水鏡天下之楷模

齊尚書令高肇　造閑居尼寺

齊太尉彭樂　仁厚著美

齊司徒潘相　尚仁貴義

齊司空司馬子如

學業清美介節岐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揚遵彦

識懷温敏風儀遒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内之懽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惡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揚公有焉而博涉内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刹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尒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收
脩閑禮樂摠緝彝倫深達苦空尊
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纖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
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
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物望清高羽儀當世
齊左僕射楊子敬
奉上接下守法自強
齊僕射趙彥深　仁厚清恪
齊侍中斛律孝卿　義勇蓋世
齊侍中斛斯文若　清儉峻恪
齊侍中徐之才　德風遵舉
齊侍中高正德　儉約不渝
齊七兵尚書王元景　清通夙著
齊太常卿崔昂
篤義尚仁朝望名族
齊散騎常侍劉逖
學該七略才顯四門
齊衛尉卿杜弼
志節可稱言行惟允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絢彩流光奇文蓋世
齊秘書監祖孝徵
學業優贍才藻映俗
齊尚書左丞封孝琰
清飈峻遠時望所先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金紫
光禄大夫安康侯樊儒（造竹林拔苦等二寺）
體調凝邃理識清明精誠壯志莫與
為儔於盧州造竹林寺在仁州造拔
苦寺造像書經年別不替
右齊世英賢北朝俊逸並學通今
古解貫玄儒而深信釋門洞明
因果手披玉軸口誦金言其衆
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覆也猶
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屋農夫
无名老叟薄知希向少發信心
者不可稱紀胡得措言所以福
祐於四生慶流於三世允仁允恕
及子及孫其能行之德无不至也
周柱國襄州揔管衛王（造鳳林寺）
殖衆德本於襄州修造上鳳林寺為
危跨谷接棟連雲香閣禪龕依巖架

爲佛事嚴整殿宇光華月入秋牕風生夏戶慈憂滿院長樂盈階竹借茅簷松攢石砌奇峯亘日迴樹參天寓目闚心自然忘返

周柱國益州摠管趙王造慧眼寺

歸命仁祠在益州造慧眼寺重門踦迥飛閣連雲鳥跂龍盤鳳翔鱗接牕開神女之電梁映美人之虹簷四注而傍臨階三休而直上金繩界道仍圖忉利之園露幔垂階即寫曲乹之地三春令月八節嘉辰士女信心都鄙豪俠委質迴向頂禮歸依

周柱國羅州刺史齊王造安居寺

周大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國公宇文護造會同等寺

晉公地屬文昭名高孟陝納四履之苞茅專五侯之征伐周文作輔歷績咸凞皐繇爲薹天下無事社稷由其建立朝廷頼其銓衡而篤信不群迴向無比興隆像教創製仁祠凡造法王彌勒陟屺會同等五寺湯沐徹俸不費水衡之財郡國減租無勞沇舟之役潰陰寶鼎之地安邑紫殿之基

園開長者之金泉涌沙門之錫盡大秦之末難傾日南之火齊製窮罽亞不因工王之圖巧極神功方待由余之對中天寶塔遥臨望氣之臺涌地靈龕還對鹽車之坂持戒四部安居一時恒轉法輪常凝禪定又供養崇華寺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造羅漢寺及會宗寺

燕文明皇帝慕容晃之後祖什文成皇帝直寢司隸大夫父萇柱國大將軍涪陵公寧年始弱冠爰初筮仕月角稱奇星精表德在軍三十七年身經四十二戰胡兵不敢南牧趙人詐背東瀛人倫水鏡當世杞梓而況愛居心迴向為業造羅漢會宗二寺鑄像寫經相續不斷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鄭國公寶熾造白馬梵雲二寺

五陵冠族三輔良家孟津稱同德之門咸陽乃先登之佐功參八柄位入六符熾即安豐曽也昔尊黄老令信大乘建白馬梵雲二寺積當來出

世之業
周侍中柱國大臣卿武衛將軍冠軍
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陸于時千木
後魏撫軍幼子風流重世嘉聲踵武
山澤通氣儀表純和時以茹如檀彊
跨有燕衛奉命專對示其逆從即請
附降還敦好穆所獲口馬及金貝等
並用爲經并施孤老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兗
州總管鄭國公竇恭
龜鏡蟬聯表瓔爲奕合門奉法咸皆
嘉慶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太祖文皇之孫柱國齊王之子東滕
西序敬業離經德重儒林名高太學
事親盡孝奉佛惟恭檀忍在心老
而益至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寧莊
公鄭鄉郡王拓拔滕
侍中太保司州牧廣陽王嘉之孫父
通捨其國嗣脫躧王家陟碣石爲香
城變睢陽爲奈苑棄冠冕而服田衣
罷絃歌而遵雅梵莊公爲父亦慕歸

依仍於私第常修淨業

周使持節陜州都督行臺郎中通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公宇文善字仲良成童就學傳衣百氏弱冠登朝逸響千里大統初於沙苑獻捷舉河東之地仗劒歸誠其宗從鄉人並得開國而大信正法畏懼將来造像書經一生興福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昇

魏大丞相京兆康王之孫太保錄尚書恒芝之子溫恭為節仁孝居心遊學儒林早習經史深敬釋氏捨宅為酬德寺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河南近且華山貴胄祖丘以羽林三軍治兵於六鎮父安仁北道大都督朔州鎮將祖考已来並崇佛教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

西漢十人東京四世朱輪花蓋弈葉相承尚書忠公之孫汾州刺史之胤

二楊同世皆崇佛法

周司空貞侯鄭穆

出忠入孝肇自彼天敬佛重僧久而

無惓

周侍中少傅京北郡守行臺郎中大
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太僕卿靖之少子雅好博古家傳析
薪之業夙夜強學世纘良弓之教三
兄景裕學冠玄儒四兄景辯博聞強
記俱能聲跂憲章制度礼樂閑中号
於夫子河上疑於仲尼並稱佛教窮深
莊老虛薄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安（遂襄義寺及宣化尼寺）

軒轅誕聖新鄭肇其洪源昌意降居
若水承其遺烈始祖魏氏之政封尉
遲國君官族表於世功命氏因子胙
邑繹聯華緒彝鼎鏤其深功爲霖
崇基廣器紀其行業父柱國大將軍
長樂公夫人尚書昌樂大長穆公主
造襄義寺及宣化尼寺

周大將軍南鄭都監常山公柳慶之（造香山寺）

嵩高峻極大夏雲構器宇沖邈風度
凝整追王戎之簡要邁裴楷之清通
有德有才可師可尚於襄州造香山
寺刹飛雲表幡颺天垂日殿蓮臺珠

蕤金地遠方祇樹若寫鷄園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席願（造德王寺）

器宇淹凝才畧通濟銀章青綬明經俯拾顯爵疇庸元功克舉令德彰於國史策勳載于家諜基玆閥閱累葉光華於鄧州造德王寺旁宇精嚴綴堂爽塏住居形勝見者發心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潼州刺史徐國公若干鳳（造至聖寺）

司空之孫武公之子建社嗣齊執珪續衛高峯掩日長翅垂雲造至聖寺廣憑冥福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侯莫陳休

文武兼施忠孝備舉生而念善常行慈恕於大乘寺受戒發心寫一切經造丈六夾紵無量壽像俸禄所致咸舉檀那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造妙像寺）

魏室喪乱經綸義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勳高効重所在難方崇善慕福久而弥著造妙像寺四事无闕法輪恒轉三學倍增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造安政寺）
昔桂史留滯周南消聲函谷因官命
氏遂稱史焉祖遵涼州刺史父寧柱
國安政烈公並深謀宏略匡時濟世
而門崇三寶人奉八齋造安政寺冥
薰祖考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
丘洪賓（造本起寺）
世挺忠烈門承顯貴巷通長戟擬王
濬之居門方駟馬同魏舒之宅弟廣
化公並器均瑚璉質表珪璋難兄難
弟同元季之德或將或侯齊烈丹之
貴敬重釋氏硏味法音捨其舊居為
本起寺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綦哥
待詔金馬之門論儒石渠之學梁園
作賦遇等枚鄒從梁浸周礼過申白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供養爲丸寺）
周大將軍和雞雄（造和雞寺）
周大將軍尒綿永（造尒綿寺）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造破多羅寺）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懃仲慶（造意力懃寺）
右周代

隋皇太子勇造像書經 相繼不斷轉
誦行道無替於時
隋秦王俊 京師造延興寺濟度尼
寺并州造開化寺
隋蜀王秀 益州造 空慧寺 法聚寺 大建昌寺 供養崇敬寺
隋蜀王秀妃長孫氏 造福成寺
隋益州長史昌平公元嚴 造福勝寺
隋漢王諒 京師造禪定寺并州造
內華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右三王並敬信居懷流通在意篤愛
仁孝秦王寂優嘗持六齋每行十善
書經造像所在用心爲襄州總管之
日綏撫化導大得物情俗詠來蘇時
稱至曉其延興堂宇濟度神宮悉是
王所卧居捨而爲寺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 公李穆 造修善寺
器度英舉風宇清曠奇功茂績巍巍
濟生民周道既衰三邊鼎沸肅寧方
面摧遏兇醜精識昇款貫徹幽明志
慮沉深聲猷遐遠勳庸夙著名器早
隆戚德至道坐鎮雅俗時宗人傑朝
庭羽儀爰用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建
興佛殿起立僧坊禪室鐘臺靡不精

麗講堂門屋咸悉高華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造寶際寺）
降靈川岳稟和純粹山庭反宇寘
符佐旗之德龜文河目天挺命世之
姿孝表率由忠為令則溫恭寬裕之
性簡文遠大之才治國隆家之道往
世濟時之略蹇蹇有周捨之氣肅肅
懷管仲之風千乱無以加三傑莫能
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而廻向法
本崇奉釋門捨其第居傾竭堂宇仍
充金地即構寶坊月殿金人蓮臺華
蓋種種嚴麗事事光新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揔管壽州刺
史觀王楊雄（造歸依寺）
平暴靜難之才僄傑運籌之策爪牙
之用既顯鷹揚之力遂宣光國光家
可大可久股肱攸屬文獻是瞻至信
洪言被引無倦與福遺寺恒建檀那
棄葉公侯傳家台鼎識空鑒有服道
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下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造靈覺寺）
翊彝令譽長号通人家有賜書門標
衛戟供奉四帝終始一心義重龍文

財輕鞞翼折獄動京矜之念臨下盡
寛和之仁而護持三寶體達五家造
寺建齋以為常業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曾國公虞慶
則 造冲寺

弃菉衣纓朝廷杞梓志識詳幹器宇
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揔
彛倫之要備知帷策之機而篤信居
懷片善必記興福建寺所在行檀大
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廬舍那
夫符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異靈
應殊常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熲
造真寂寺及積善寺

器局和允識慮優長礼綜夏殷樂窮
韶武百官氏族之諱九州土地之宜
憲章経緯之圖訓世字民之術朝政
之事知无不為其位弥高其心弥下
皇隋建極實有殊功而善達世間早
知幻化存心出要篤志香城至於七
覺花臺三明寶殿琉璃梵字馬碯禪
龕奈苑秖園竹林檀閣遊者忘返一
一留人凡是名僧海内大德慧崇禪

師道意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起加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禪院五衆雲聚三學星羅道俗歸依莫斯盛也又造積善尼寺頗亦嚴華

隋上柱國右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抗(造靜法寺)三輔良家五陵貴胄洪源後於姬水層巘聳于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羔鴈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播其盤根雖在俗塵志存出要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茵(造舍衛寺)卓犖不群骨梗无革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闈閫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頗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贍聲猷選布一門昆季三人駙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脩修善事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造空觀寺)志識優遠風骨凌霜參務治甚早知禁衛用心匪懈奉法无親捨其第居充斯淨域靡愫資産常建福田玉質金相英聲遠振

隋上柱國荊州捴管上明公揚紀造定水寺
荊門勝地楚塞神鄉艫舳之所混并
水陸之所衝要唯仁是寄雖親弗居
布政宣條咸稱綮頼清風遠沐咸績
有聞人唱来晩之歌咸陳去思之詠
啓兹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流輝珠臺
曜彩花開粉壁荷發圓池至於鄭氏
維摩孫公安養皆為絶世妙盡丹青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揚素造光明寺
胙土開家俾侯建國少懷伊霍之志
長叶蕭蘭之風唐舉知其相秦郭賀
稱其輔漢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
吞流照同懸鏡英雋天挺頴拔自然
至於推斥九流咀嚼三古挹灪礴而不
竭運蒼海而無窮方朔虞廷耻諸魁
岸曾匡朝錯懃斯智囊都都美其為
文桓桓壯其用武弼諧之力燮理之
功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開奬法門
俸祿所資並營淨業撰赤霄而興象
殿陵倒景而起鐘臺七寶之堂九層
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端布濩名花
編壟吉鳥善能留目甚暢遊情播美
明中傳名字內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

威（造濟法寺）

貞幹足以濟事和義足以利生確乎

不拔體乎其性隱弗違親貞無絶俗

類八公之赴漢同四皓之入朝國政

天網從斯大備頗閑百氏兼達三玄

放心於四德之場詫質於五門之觀

書經造像礼佛燃燈備彼莊嚴具

諸功德隋朝良宰蓋此吾人而心下

志高識幽見遠惠章文武敦緝彝倫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

守竇慶

文足字民武堪靜難況愛仁厚恭晚

去思汲引為心檀忍不倦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造律藏寺）

武毅剛甚奉法無私獣離居家欽尚

解脱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

鳳（造延行寺）

操履貞肅奉法憂對篤愛大乘迴向

正道

隋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造大慈居寺）

儀貌温雅志操貞確常欽出世早獣

有為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嵓公跋文

振（造靈化寺）

世襲通侯家傳寵命器局和允識慮優長武冠孫吳文高班馬侍詔之策屢顯應對之美日隆蓋朝庭之羽儀皇家之棟幹崇敬三寶體達四衢造寺供僧寫經鑄像慈恵仁厚檀捨不渝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劭

學窮經史才邁羣英著齊志一部釋老志一卷又撰仁壽舍利見瑞記一部摠叙佛法由來去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尒妄言之昔春秋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而意說者以為四月八日佛生時也案周四月夏之二月且晉卯非八日年紀去言曾知不及他國字雖去漢明帝夢金人其名曰佛於是遣使往求經書又案漢武帝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劉向列仙傳云七十四人在佛經矣然則明帝已前已有佛之經像魚豢云老子入西戎教為浮圖者此言出自化胡經不足取也漢世曰

浮屠即佛陁也猶沙門與桑門語之
轉耳典略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者即天竺國也在佛神遊之所
隋柱國亳靈四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
寔卿相之門稱冠蓋之里山庭儀表
月窟風猷篤信大乘崇奉正覺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趙國公獨孤羅景公之世子獻
后之長兄敬法重人尊師尚義
隋上柱國凉益六州總管將國襄公
翠睿導靈源於少昊分休蔕於伯益
東漢良宰西晉鼎臣敬信有聞丕崇
克著
隋上柱國廣平公李崇
捷生拔萃秀出常儔唯昆與季師王
友帝誦習般若興建法輪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
州刺史守文慶
包文武之幹略蹈仁義之規矩宣條
万里圖讚百城鑄像寫經為福无已
隋上大將軍營州揔管魏興公韋世文
聞詩聞礼之風三義三君之德鍾慶
流澤弈葉不窮慕正法於當年習微

言於積歲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世康
容狀魁岸風韻韶舉同玉樹之爭滋
類璧山之朗潤善綜略美銓衡歸心
慧門遊情法苑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鳳毛麟角標文武家崇正法門奉
玄風歷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門連
於閭閻崇基接于太階咸里之皇親
帝京之冨室顒顒冀道各各撰經口
誦金言手披玉軸至于隋代王公咸
名帝宇並欽崇釋教俱敬福田或造
寺模經或行禮悲敬或誦味疑典或
研覆玄義如是比屋可封甚難具列
至如大唐朝伍賢官成林藹濟以法
華為福基寶宗用塔寺為命代戴
尚書之普敬秦將軍之濟生或府省
同欽或寺臺共奉愛逮要蕃華處令
長沙諸僕隸等布一心各以佛理為
指南並修勝業為已任既形于耳目
故不即事而叙之豈以妄老捏名故
由深鑒有記矣

辯正論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辯正論卷第五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注

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爲議曰尋佛教東來六百餘年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功無與等世不能名況老教中華年代綿遠經史具載略可而聞案道經元皇曆云吾從清濁元年正月甲子下師伏羲治國太平自昇天又云未分元年八月甲子下師神農太元元年下師祝融一本作松容凡經一十二代變爲一十七身始自玄老終乎方朔隱眞論云處天地之先不以爲長在万古之下不以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勢其遊世輔國時節可知至於誘引黎元匠成品物妙能紀乎略討已經二百七十餘万年矣譯曰太素之時氣形始具清濁未判名之渾沌二儀既而不分三才眇而未見六紀序命之外伏羲方生四姓燧人之末神農始誕伺得庖犧二皇出清濁之世祝容大甲生未分之前奕巷之言不足承信也故云常道非可道之道無名非可名之名既曰寂寥是稱恍惚詎聞朝而爲柱史居漢世而作大臣戲水

乘魚遊空駕鵠玉井會潤羨地下之
飛泉金竈生烟烈人間之焰火三宮
曰珠之帳或飼甜芝九花青璞之階
恒飧練髓玫瑰琥珀之樹不日舒光
瑠璃馬瑙之枝無風自響髑髏能語
曾假問於莊周白骨還生豈虛談於
徐甲西王玉女之衆聖女擊來東海
金色之梨仙人捧至飛无定所見種
種之容情有異端啓紛紛之迹趣江
踏海詎藉舟航入市登山隨心自在
綿綿亘測眇眇難尋莫不剎益天人
楷模今古釋氏之化日月未淪焉得
與道而爲比彼開士讓曰吾子學无
稽古國在師心不能擇善返迷而守
株信變吾開智无不周曰聖化不可
測曰神遠近難尋始終莫究若其在
越乎焉發揩意於其間也子疑尚擁
當復言之何者

夫世界初成未有日月二大菩薩下
救蒼生受列三光是與八卦伏羲皇
者應聲大士春教內事曰伏羲擁列三光建立八節以文應氣有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也是以羲氏和氏世掌日月之官皆伏羲之後也故曰名羲和蓋羲皇之本号也女媧后者吉祥菩薩何以明

之尋此劫中千佛出世第四佛者即
釋迦文自餘續與終乎劫盡尒乃劫
劫相次則佛佛无窮者也立世毗曇云跋陀劫中凡
有千佛相續出世以法化眾絕故号賢劫一賢劫
中有成住壞空四大中劫也如從十歲至八万歲
復從八万還至十歲如梯橙上下經二十反為一
小劫二十小劫為一成劫凡經八千万万億百千
八百万八万歲為一小劫倶舍又云七火一水灾七水
一風灾七火灾已度然後風灾起經八八六十四灾
劫過四不可數始是一賢劫也住劫之中方有佛出
相次一千釋迦如來位當第四餘有九百九十六在
世界是佛依報眾生是佛緣因但有眾生即有
佛出化須弥像圖山經及十一諸經並云成劫
已過入住劫來經七小劫也光音天等下食地肥諸天
頂後自背光明遠近相照因食地肥欲心漸熾遂失
光明人民呼嗟尒時西方阿弥陁佛告寶應聲寶
吉祥等二大菩薩汝可往彼與造日月開其眼目
造作法度寶應聲者亦為伏羲寶吉
祥者化為女媧後現命盡還歸西方
山海經
玄身妻之國軒轅氏居之郭朴注云則天竺國
也
信知三皇根起在彼奉佛使者故
不疑焉取例尋文可以意得帝系云
開闢之初人情昏鯁唯眠與食莫曉
逆從起乎太昊上皇因時作範比象
畫卦尊卑位焉始知敬以奉上慈
以育下微用心識漸開慧路自非无
涯大悲深妙解脫孰能俯質同愚
發紫蒙化世二聖來應信而有徵其孔
道也塵劫所不窮其利物也巧曆所
不計過去倍於恒沙未來逾於上數
汝允皇之歲猶大地之始一塵開闢

之年比滄海之論一滴耳非所聯類也非所頡頏也夫食木之蟲尚不知皮外之味豈知宇宙之廣哉案三史正文與五經典誥並云老子周末時人次則既氏七録王家四部華林遍略脩文御覽陶隱居之文劉先生之記王隱魏叔之録楊玠費節之書並編年紀咸為代曆莫不共遵正史曾無異談隋世有姚長謙者（名恭齊為凌遼將軍在隋為參曆博士）學談內外善窮筭術（今太史丞傅仁均受業附）以春秋所紀不過七十餘國丘明為傳但叙二百餘年至如世系世本尤失根緒帝王世紀又甚荒蕪後生學者弥以多惑開皇五年乙巳之歲與國子祭酒開國公何妥等被吕脩曆其所推勘三十餘人並是當世杞梓脩譜經籍者據三統曆編其年号上拒運開下終魏靜首統甲子傍陳諸國爰引九紀三元（九頭五龍括提合雄連通序命脩飛因提善遵等之九紀）謂天皇人帝五經十緯六藝五行開山圖括地象古史考九命苞援神契帝系譜鉤命决始學篇太史公律曆志典略之與世紀志林之

與長曆百王誥誥六代官儀地理書攉衡記三五曆十二章方叙機陶弘景等數十部書以次編之合四十卷名為年曆帝紀頗有備悉文義可依從太極上元庚戌之歲至開皇五年乙巳積有一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年矣梁紀云從開闢至梁太宗大寶二年凡二百八十三代七十六万一千四十五年案諸部年紀莫見老氏為伏羲師考此一虛則百事无實長讖紀云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六載矣）與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及法王本記與吳尚書令闞澤魏曇謨寂法師等所記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往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五月壬午乃西渡關（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三十七載）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為周師者即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者即是敬王癸丑之歲捻三皇以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武世始有元

騁彼穪上皇元極等並爲妄說全无
依據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
可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爲文
具報于時引周穆傳蓋穆王別傳也以對使
人與姚長謙所引无異劉向列仙傳
曰辯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
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佛
後隋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
震岐山崩伯陽父云周將亡矣別有
老人非老子也案梁元帝解莊老云
老子以景王初終莊生以景王末卒
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時亦在
景王十年景寅之歲爲尹說經亦於
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昭可明矣
子去清濁之年爲國師者甚大河漢
不近人情原夫清濁始兆而陰陽未
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尚渾兩儀尚渾
則三才莫形是以窈窈冥冥不可名
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
唯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靡開驗知天
地構精男女化生羲之與老其是人
耶必在二儀之內不越三才之中焉
得道聽途說以自欺乎又言方朔示

軀之身弥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歲之
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
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去
亡大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抱朴
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
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
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雖
一老軀爲師亦經多朝皆一羲皇爲
主既有多政必頼多君信可一師但
迮一治耳如其歷代並是軀身新國之言出何承籙爲㭊川玄垂是无識道士假生神異豈其謬乎佛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
天竺國教胡王爲浮啚此則老之與
佛一時人也何爲浪談前後以矯俗學
開士荅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
應變無方事同山響不疾而速豈隔
華夷并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
空生喜怒是以履己應物者必有千
變之容狭情適事者豈知萬殊之妙
案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啚
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
我生何以晩新本改去佛生何以晩佛出一何早新本
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言不觀觀
改去涅洹一何早
佛所以戀慕交淚懇略西域傳云臨猊國王元子日孔涕啚其妃莫耶夢白象而孕及太子生亦從

右勝而出自稱有歸墮地能行七步其形相似佛以祀浮圖得兒故名太子為浮圖也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似老子常教民為浮圖近世黃中見其頭白啟彼沙律題此老雜由能安隱誑惑天下前漢哀帝時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圖經還漢浮圖所載略與道經相出入也皇甫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罽賓國王疑老子妖魅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知神人舉國悔過老子去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奉教皆為沙門也佛若先老雜尹喜豈知變身為佛良以罽賓舊來信佛老氏因排佛以化之非起尹髆始有佛也陰儀射揚素樣鶴至竹林寺經過檢覩見老廟壇上畫作老子化罽賓國變人剃髮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為道士何故乃為沙門將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力小不能化胡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子時道士无言以對也

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雜化胡作佛佛起於此

裴子野高僧傳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諍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謗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殃有所歸患累纏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為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鏁械求相懺悔祖不肯赴救負聖人死方思悔

魏世姜斌道士安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子定王時生破邪論中僧引斯證莊子云老雜死秦失弔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里令故扶風始平之南有槐里鄉然漆園吏親學雜道雖可家曾邪異出世時同所說之文足堪依信靡往天竺灼然不疑皇甫士安斥其詭說明彼謬談叙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傳豈可謂乎佛先

道後尒无惑也

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聃之聖胤也開無為之化弘道德之篇考冑子以葉六経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九區懲惡勸善威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迩肅光宅寓內于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夾鍾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預禮筵奉口勑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无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无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虫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論道者局於教也今當為子略明斯致夫妙色无形理融真際大音无說

體寂虛宗不可測之於言象不可尋之於視聽三際推而靡得二諦格而莫知沖性弗遷孰能令有至功罔墜孰能令無然則內外湛於百非稱謂淪於四句暨乎無形之形應周法界無說之說化洽情源故能運大悲以鼓之開大慈以攝之於是著弊垢衣現生五濁隱真實智權駕三車孝夫一米支身奉為摧伏外道六年樹下但欲斥破邪師如本行經苦行品云諸外道等或一日食或七日食一日一食或七日一食或食牛羊糞或食稿根草枝或常翹一腳或常舉兩臂或四枝拄地或五熱炙身自餓自墜塚間棘上臥灰土中事諸天神以求解脫菩薩觀其邪求乃行可畏難苦之行住寂靜心一坐不動如是六年日別正食一粒烏麻或食穢米小豆大豆菉豆赤豆大小麥等日唯一粒羸將支持以活於命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全無氣力手足不隨如八九十衰朽老公佛時說偈菩薩至連尼河以清淨心岸邊坐為諸求道不真故欲行大苦化彼邪也既苦行之徒勞傷自餓之無益悲愍外道無益苦行虛為自餓然後食尤轉乳經更云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天所告即集千牛搆取好乳發轉相飲至十五牛乳譽于一分淨好粳米為於菩薩煮上乳糜當煮糜時瑞瑞相或現万字之相或現帝釋梵王之形其乳沸涌上至半多羅樹一多羅樹已還下無有一滴離於夜器落餘處者於二月二十三日晨朝之時受二女一鉢乳糜食已身體平復如本受吉祥草坐菩提樹證三菩提是時也六師眷屬莫不頂歸周羅頂上髻鬆也千子魔王並共歸心降伏爾時欲界魔王將其千子及三邪女鬼神兵衆八億或現齋中千頭頂後八聲口中雷震手出電光變虵蟯左膝或龍繞

（右脇種種神變來惱菩薩菩薩放大光明現希有相魔王眷屬並發善心一時稽首）邪鋒靡焉落刃慧日赫以舒光其汲引也如此其威神也如彼子所言道（九十五種之道）為彼道耶（問是九十五種道以不）為異彼乎（為非九十五也）若同彼者即二天三仙之徒（佛未出前有摩醯首羅韋紐等二天迦毗羅優樓迦勒沙婆等二仙行邪三寶以化世間如來出世並為弟子哉亦餘者提婆菩薩復破見智度論及百論）九十五種之裏冨蘭那等是汝之師彼師所墮若亦隨墮若異彼者即佛弟子何得謗去求我道故方得成佛潘誕之言罪莫大矣妄奏軒陛輕觸天威理合推繩其罪一也眯目朝廷疑誤信心變正為邪其罪二也以无上大師求域中小道違彼經教其罪三也長未來之謗黷黨見在之邪朋自誤誤人其罪四也既負誷聖之諐必入無間之獄塵劫受苦其罪五也且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illegible]乃同赤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三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年紀云老子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度函谷關西入秦地魏書云佛與尹喜敬王之世周出散關至開皇五年乙巳之歲得一千三十七載矣）儒生請曰

靈寶等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爵劾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能生於佛不言周時之老聃也爲定是耶願聞其說開士喻曰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帝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昇陽余玫興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聡道云夫至明者非對暗之明也故不可言至静者非對動之静也故不可道覆仰尋求道經之首唱道言者雖以爲諱復道向諱言也道若有口附具五陰所成居在三才之内不免無常卒拘分段還爲仙道所攝案六書七籍三傳九流雖爲經國典謩莫不師宗於周易也易云五運相生漸分清濁兩儀既闢爰判陰陽禮運云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所以乾元資始坤道資生三光著象于天乾之道也万物稟形于地坤之道也乾鑿度云乾以象天坤以法地離象云日月麗於天百穀麗乎地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三畫而成卦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也者理也通也和也同也言陰陽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物生焉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和地同則羣萌而類動也禮月令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万物萌動也鼓之雷霆陽動也潤之風雨陰隨也故知不有天地道何從生不

有陰陽道何由靈豈得造化之前道已先出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與陰陽（搜神幣云聖不過天地神不過陰陽）夫天地者於事可明陰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昔東觀解道德云在人為德及物為道殺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故謂之道是以孝為德本成曰道功德彰自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就外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也成之熟之德之至也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實子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鬚垂素鬢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耳（案山海經云天下名山有五千三百七十所經五万四千五百里崐崘京高大其上有玄圃蓋神仙所居有金城石瑯璫枝玉樹寶葉金花日月三光列于其下雲章羽旆鳳駕龍軒玉女仙童不可勝數次則海中三山蓬萊方丈勝興玄名山嶽云涉海則有方壺蓬萊登峯則有四明天台爾雅釋山止論五岳玉京既是上上名山又云天尊所治之府何為山經不載廣雅無文也）子稱太上

為佛師者案往代先儒及梁承聖解五千文久有明釋言太上有四其一曰下知有之謂三皇至五龍是也其二曰次親譽之謂伏羲與神農是也三曰其次畏之謂軒轅及帝嚳是也四曰其次侮之謂堯舜已下是也礼記有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天皇人帝為太上也無別道神統論其教止是訓導君民汲引淳俗初未曾聞修万行而趣涅槃運四流以超生死案道經元皇曆云吾開大道太上正真出於自然是謂為佛无為之君撿道經中與佛為大道為太上為自然為正真為太極為无上者皆是佛也又云天竺國有古皇先生（言佛是大古无象之先生）善入涅槃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遊化天竺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不死不終綿綿常存吾今遊矣（老君知佛泥洹所以陳云化緣事了於是告還門人未知令須自述云吾師者本在西方為此西界中其戀慕在天指的取證分明者也）三洞經云佛是道父西界又云天下大術佛最第一（言神通變化无窮也）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迴在世號曰迦葉於娑羅林為衆說

問轉神入定經去思念一切開令傳云老子曰吾師号佛覺一切民也菜食誦經稱無上正真之道承佛威神号佛為世尊飛與神遊受高上大聖十方至真已得佛道撿道經處處皆稱佛為師也吾今為子釋茲在茲子當念茲在茲頂受而奉行也佛也者盖絕稱之大宗至妙之幽宅不可以无取不可以有求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何者若本之有境則大患永滅推之無鄉則大悲不竭常理不可原自然之體也无心以成化大道之宗也三五莫能始吾皇之先也不嚴以正俗無為之君也混沌不可測無名之主也綿綿其若存衆妙之本也其降靈也則為大道之師其開化也則為太上之父焉得閉目以觀天地塞耳而聽雷霆所以佛号法王世之調御下凡上聖靡不歸依豈有稱五老之神佩三皇之籙而能為釋氏之師乎案出官儀云无上三天玄元始炁太上老君太上丈人無上玄老朝夕礼儀大太上玄元五靈老君當召功曹使者左右龍虎君辟龍騎吏

侍香五童侍香玉女王帝直符然老君長也尊也
言五老君居衆仙之尊乃神之長五靈五帝也即
靈藏仰神三皇者天地人也須㬰斷學篇云天地
初立有天皇十三頭在治一万八千歲括地象云
天皇九翼飛以往來老子所事三皇五岳六甲
符圖皆是靈所制老子佩之以防身也然三皇
符籙五老真文皆弗錄玉璽天文火宇言佩之長
生不死已至神仙所叙官屬將軍吏兵與俗無異
有光翊王域等六道者緣飛法在仙化佛者
持心教在濟物論道所宗三皇及與五龍也　故涅
槃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
諸佛亦常吾更為子重明斯義案佛
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
迦葉在彼為老子號无上道儒童在
彼号曰孔丘漸漸教化令其孝順須彌
經云吾後千歲法當東流王及人民
奉戒修善古録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餘年之後老子方說五千文也至
向序云吾搜藏書每見佛經當知佛化流此久矣也　竊以三代將末
六國兢興遊説之徒心存苟得未患
誇誕靡弊肉穿鼓舌而騁奇謀擺脣
而談唐剌書劇以之請戰屈完於是
如師感被髮之哭伊川痛窮車之壞
濟水三河震竭四夷交侵天關飛壑
鎬遊彝免彭生為豕帝之性杜伯見
折脊之徵假令任處阿衡身居台輔
莫不扇飄風凍雨之暴烈迴天轉日
之威是以襄女獻王延烽火之禄楚
人問鼎漸滔天之逆日者天地叛蕩

禮樂崩壞名辱身殘曾無顧耻顛家
覆國安忍忘歸詎知世界之何章罔
念蒼生之塗炭所以佛遣三聖權化
一方布治國之儀叙修身之術庶令
其代刑用礼變薄還淳並是抑物本
情非出要之大道也若放心於三達
之境寂慮於四德之場功被生靈澤
均彼此者則他方大士動喻恒沙此
土發心亦如塵竿諒非文字之所稱
傳略舉六人以開慕仰文殊屈迹於
當世弥勒補處於未来觀音普現色
身惠覃還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无
窮馬鳴兼三方於東夏猶朝陽之启
晨暉而使六合俱照龍樹跨万里於
神州若明月之燭幽夜能令八表同
光自斯已外或耆年而弘道或童耗
而宣法男女異形胡漢殊類莫不就
緣施化隨處誘凡玄功利於百王至
教流於九有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無以子夏竊仲尼之名蝸角擬岷
崘之大也儒生肉袒叩頭矯手而話
足曰余請罪矣余請罪矣

辯正論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

唐沙門釋法琳 撰

十喻篇第五 荅傅道士十異

內九箴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駿蒿華負爝火之光爭暉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君子詳茲致焉

外一異曰 注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孝義類疏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君上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撿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机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按仙人玉録云仙人无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尤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耳礼云退官无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礼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注老君垂訓開不生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生之永滅

内二喻曰　注李耼禀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注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注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
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
中也婁炭經云葱河已東名為震旦
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稱震旦一本
云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其中州
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為之傾案法
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
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
域之地立夏之日一本云夏至之日
正中時豎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
一本云至期去表猶餘陰在依笇經
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
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
震旦自可為東一本云本自居中心
方別距海五万餘里若准此土東約
海濵便可迦羅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注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罽賓
之教主

内四喻曰

注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

年君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歲年爲闇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關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耆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繇也自繇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繇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譏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五異曰

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注老君降迹周王之代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

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注李氏三隱三顯既無
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
勲龜鵠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亦見微塵之容八十
年閒關誘恒沙之衆
關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臧兢諸糅等老義例云爲
孔說仁義礼樂之本爲一時赦王之
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授百八十
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閒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禀學親承沓
然河漢爲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尚
駕小車驥毳絲縶來漢即蕭鼓雲輦
羽從空淨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
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注老君降世始自周文
之日訖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

内六喻曰　我荘王之世　注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歳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生姫昌之世調御誕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歳是為浄飯之胤本出荘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礼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无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礼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　注老君初生周代晩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胸群胡大叫

内七喻曰　注老子生於頼郷葬於槐里詳乎秦矢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隠茲鵠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荘子内篇云老聃死秦佚弔焉三號而出弟子怪問　非夫子之徒

與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注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叅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睛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陁之相

内八喻曰　注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形蹈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婆伽聚曰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軀黄色廣顙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準頭尖口高齒踈眼眯耳擿鬚蒼梨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是豈比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
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
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
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
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
雷震八種音聲胷上萬字足輪千縈
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
十種頩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
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注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注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
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數威
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與撰明真論一
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辯彼論
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
服也在昔五帝處巾許由皮冠並俗
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
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
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

陰陽兩判帀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如周泰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孝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皇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闢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柱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録不傚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内十喻曰　注老訓在勃然二親為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躬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哉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　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答十異序

夫拼蘭鮑肆習久玩其先入陽文斅洽窮愛緣其曲情故咸池盈英墨翟有非聲之論淳皇睿后由巳有賢聖之談蓋其撥也況乃麟麏異質魯俗均其容麋馬殊形秦人一其貌聊戢之變横至於此況悠悠者乎仲卿所以陳釋老優劣余懸而傷之偷於後論矣答一一條件上文如是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開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内從生有勝劣李氏之母則瀆鄉平玄老子來而託質摩耶夫人即淨飯王之王后釋迦因而降神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
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
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
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
秦而左魏犀首右韓而左魏蓋云不
使也礼云左道乱羣煞之豈非右優
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
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
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
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撿太史公等衆書
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
謬辞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
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
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
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
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
劫降神而乘五象權曜而誕金姿三
十二祥休徵閈於地府一十八梵禎
瑞驗於天宫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
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
能筭其壽早登寂照塵空無以量其

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檄白首而効
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蚌珠
並耀求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
引凡不无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欲滅
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
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
景自可積刼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
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訓抱一守虛遺形戒智始詣於无爲 釋教通圓圓修衆德備舉後言於妙覺）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
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終繩繩无名老氏則復歸無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
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譬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夫大
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
窮乎絕隱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
氣氳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

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
異深尒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
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
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煞二炁
為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為言則仁深
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為陽為父莅在西北坤為
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
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
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
准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為甲妻金剋木
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
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席若南
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
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逐陽感
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諭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
离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
巳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
午巳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

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
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男子男女在
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
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
處立准無惑大方苟扃判於所生而
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
仁沆之德頻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
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
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 次顯正）夫
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
六道卓尒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
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
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衆面屈矯
凡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礼何止
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
故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摐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
柔而存常子曰盡矣取名於藏史之
聞乎尒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礼隔尊卑著自典信
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儔彌鄰之小匠疋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老為九派清虛作主說五千教章　釋為三界遍知法王開八万妙藏）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籍无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史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為有（前析邪　後歎正）釋迦降神羅衛誕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散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與龍居烏負之文盖盈溢於茲矣雖孔季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消遞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根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余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无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

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歲不能再生
注彈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
縣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
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老史記云周太史儋二百三十餘年釋法華云受五百万億阿僧祇微塵數劫也
內諭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訞恠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失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
託為神仙傳云贊華子錄回子傳豫
子太成子赤精子式成子尹壽子真
行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子
身者皆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正
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
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
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
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說說
耳誠哉斯言可為永鑒矣夫妙樂資

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教得形起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凝合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殲無大椿之久彌辨窄龜鵠之年今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覺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令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從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鳥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丈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翁毀聖賜也譏其失言玷難磨駟不及舌

誠不虛也（前折邪 後嘆聖）夫併迹應凡託質於
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
因修信相由茲起感齡促化廣慈氏
以茲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蔚壽久
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辯方劫遠而
未窮豈如扡穴求仙翻其天世覩纓
待藥未且延齡盖騰鷄共鵬翼偶高
駝駑與驥足爭遠介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睒
迹之時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遠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亦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 即莊生所云
老聃死秦失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前折邪 後歎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工於絶代是知
莫求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
聲寂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
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壟空樹
注皇覽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扶
風也介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
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
耋如叁睫綠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
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反我聖人用為
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
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内相好有少多
内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
以虵軀龍首之聖道禪於上皇雙瞳
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
騏驥之一毛禹耳參肩乃崐山之片
玉非所類也前釋疑 叙嘆正 夫法身等於如
如無方理絶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
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
唇花目之麗万字千輻之相日輪月

彩之珠非色妙色之容雜相具相之
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注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
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辟如三千大
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
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
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
復加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功德復
加百倍始成梵音聲功德也仙人覩而
自悲嗟褰裳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
數靈花之罕逢何止踏五把十而標
奇蒙倛斷蕾以顯異
注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
形如斷蕾也
豈陽文與嚴䕻比麗孟娵與儱䆲覺
姸尒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
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
夏之古制也
注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
至周武世始有損撥剃二十四髮以

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袈裟左鉉偏袒右肩全幅横纏之裙半片竒支之服禿髮露頂猶踞狐蹲非類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乏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藜藿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乗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時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柰之有也故使衣衣象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藏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竟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鷸冠雀弁反拘白縛礚齒屧氣而稱道哉鑿木求魚去之弥遠契舩待劍何其鄙夫亦道之劣九也

外說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

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煞父翻得无愆調達射兄無間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瑕仁議於死歸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慈敬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万國乃明辟之至仁刑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親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親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尒重恩愛法貴平等尒簡怨親豈非惑也勢覺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莊

𥙷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
會道之勞十也

內九箴篇第六　　答外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无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王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册所書固无遺漏未聞天王詣彼慈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法日淡光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自咎也

求心責實事殊言跡妄詭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曉麗天朦叟莫覩其色

震霆駭地聾夫耳聆其響者蓋機感
之絶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
結積野人賜辯莫能觸其忿亦情性
之殊也注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
逐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
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
孔子使子貢悦解焉野人逾忿乃遣
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悦之也
故道合則万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況元始結積煩惱愛與滄海拔深有
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
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
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
自然
注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也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
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
故三皇統化
注須弥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羲
吉祥菩薩為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
為孔子光淨為顏回

興已淺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咸
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
讓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
人天之由漸蓋宜符於佛理非正辯
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
迹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
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
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
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
池涌泛昭王歡於誕神雲霓四變穆
后欣於立聖

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
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豈
能越慈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
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
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余
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
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宗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竟造

塔廟不恡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
刻檀寫貌胡之狀鎔金織素代異狄
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礼
異壁咸通自胡法南漸以来六百餘
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
即咸如来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
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感
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匂
踐思賢鑄金而模范蠡丁蘭孝慕剞
劂以代親顏在資仁乘壁瑞而圖聖故
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
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優填以茲鏤
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
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鎣或覩真遊座
寫貌迴軀注咸應傳云揚州長干寺
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
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
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璨閉高閣明
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
應不窮由来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
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

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注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
去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趺出湘州
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
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
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千寶搜神臨
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
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
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
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
迹嵩山浮暉渥瀆清臺之下覩滿月
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
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
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
衆不可具陳豈以今之無目而斥彼
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
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无不
周者稱之爲佛陁以此漢語譯彼梵
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
之夫佛陁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
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
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

提之異号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夢也郭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道斷而心行處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名言所感簫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忘息也夫子雖聖還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將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源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志勁顯攢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彰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

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
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
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
遍乎八國光螺舞貝散體周於十方
乍五色凝輝旋空薪於漢世八彩分耀神
應顯於吳宮介其百鏡靈龕千花妙
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凝遥
浮空界翔鵾致鳳遠接虚方盡壯麗
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
忘景行譽表峻闕標樹瀛獻而已哉
無以擬螢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揄揚
之智測嵯闕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
旨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
身之行本末見呂民失礼其國可存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
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
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无賴之徒因
斯勃逆冀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門撽慢
君王之前乃辯釋種不仁不孝已著
于家無樂无恭復形于國
注曰礼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
所爲處高可亦無礼无孝斯則門門

出梟鏡之子人人養犲狼之兒撫臆
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
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
偏无勝福秃頂行權獨能感果仁恵
豈在髡頭守真无勞毀頺世不能知
其迷三也

内威儀器服指三

内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
亦忠孝冝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
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
不行故污染乃丐賤同歸緇衣為衆
綵壊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
田偏服末有執勞（礼去執者袒也）袪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
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稍親
仰衆聖也擁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
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賤不忘敬也
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
倿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祥
慎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漢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
正顏下色慇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
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
亦忠孝之咸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
而心不涤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
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
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
飾道足禍朿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
生常之業莫廢庸錄之役无耻抑世
則忠孝之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
猶蒼蝿粘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
譏蓋妖惑之儔矣尒不自見其盲三也
注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
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
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
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
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剖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續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君一女不織天下爲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

迦葉法不織不耕經无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關轉練之方蠶廢機緯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内棄耕分衛指四

内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務耕孔子辟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无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為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談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乎指掌貧富貴賤睹於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殘年壽也設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紝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勤織何為莫

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
墮貧賤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麻皮而稱
地玄都冠率捨横披而偶耕既无絕
粒之人頗虧容作之倦自舂自磨饉
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
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
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
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
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
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真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
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
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
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
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
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
亂生民若斯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
不恭世出豺狼之種无禮无義家生
梟鏡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
不忌九泂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无憚
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户
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辱於
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
貧客不恡其財盡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終偽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飡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猿猨蜃蛤之論

注書植辨道論云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鷰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鼈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趍著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墾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撿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畢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焉得

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覺慕家安豈覺宗裡之滅可謂畏死而服鈎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五

內箴曰大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玄道高者尚德歹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无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无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弥

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脩羅威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

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燼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髓愛精仙家之與言今反謂猨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責其識恩嫉梟鏡者惡其反噬介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豐澡於梟鏡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嬴癹廢道而齡長嬴亂政濫刑而祚短

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煞幽厲王不終周祚

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
諳往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
吾子自貽伊慼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尒
音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国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
酬故生盡温清之恭終脩墳陵之礼今
佛吾訓必令棄尒骸骨捐兹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乱廢
兹典礼孝妣棺柩曽无封樹之心
注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礼
始於暨周宅穸之事故有藤緘構櫝
瓦擭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
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収而葬之始
行葬礼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
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
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
封不樹唯隷唯穰俯同末世行於葬
礼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厥
裘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
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
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
鄉邦本異捨已殉他用為求福豈知

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迹
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六
內蔵曰導嗄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无法非孝者
无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
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
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祀之
礼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曁於輪王八
万釋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然八万四千宮人夜
聞宮外哭聲王悔為造八万四千塔
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
上造三千偷婆也竭溟海而求珠淨
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愍群生為已

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壞質荷無類之儔蓋勞心也廻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涅洹而長歸乘法身而誕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腳至闍維處亦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也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陁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瘗周非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夲鏤穢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送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嬿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緝蕙爲曳熊經金竈穽成玉華難覩凝髓化骨空致斯誤戴覡憑鎷末覩其實或捐骸地髆喪骨天台生闕孝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廢物邪網罣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嬰危據朽諒足寒心慨然不懼何愚之甚悠悠未覺今冒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釋迦稱牟尼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没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也耨多羅言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无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无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翻其鄙稱亦又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世俗惑亂物心欺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惑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鄙郢有匍匐之賓溺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内三寶無翻譯七

内箴曰夫名无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之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吕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卯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遠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絶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号耳又云言道家舊有正過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聚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道義通玄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道士畏鬼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逆貴神越章煞鬼又造赤章法亦煞人也守雌義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守雌 又云道性近木}鉗口瞑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轉哢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虫蠹木或近於字虫闇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鷁類皆有虫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螺髻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淨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斅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為介陳其楮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桂之譏陽父陰母之誚

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毋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也号馬琴為靈薪呼口舐為玉液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玉璞出上清經事鄙而怯褻辞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觀鼬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蚩妍異笑冥焉不知令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兊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茍令去兹冠冕毛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兊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法着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譬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賤室之醉禮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歲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眞聖制不從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塗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文周人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鷄鳳混質文心古楚人以山鷄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乾二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爽叔羅也求伽闍夜之道若提子尚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斅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无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靈談妄說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御之庸心漱雨嘘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壍高築疑城各抱一隅遂淪於

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流識體輪廻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淨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覩隨機設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遥授偏裨以翦梟鏡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吴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縁膚絳頼集須弥而共色冲和子曰琁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令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令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名理定慧之法彝然可修何勞勤苦又不專盖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彪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段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經及三皇之典並毀掇法華及无量
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
望感言毀坐禪之名爲精思之号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大清仙
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内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琁璣抄文冲和
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
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
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
故致眞應來儀正尒整拂膝蕭採波
花木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
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
異說今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
罪招極法今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癡之與麒麟而
子不能悟其首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今已來漸

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指議于戈俗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辞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注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鬚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灾禮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取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度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誑詞之甚極也但蜀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番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況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夫案漢後紀云老子

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撿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
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
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
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
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
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陁乞食以制
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
割毀形貌示為剠劓之身禁約妻房
絕其勃逆之種
注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
會聖仍為燕尒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洪恒對婦親
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
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
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
已來舘中生子陳梁之日靜內養兒
娶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滛欲
猥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穢繼
可耻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樂宜令割腹洗腸
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

士君子夙禀道真
捡漢官儀云景帝已来於國學内始
立道舘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舘
舍孝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成経
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
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
陶隱居内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
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
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
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
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
食梁陸修静之為此形也
無勞秃頂夲遵至訓詐假髡頭可
謂身無懲痾而樂著杻械家无喪禍
而憂居縗経昬懸之甚良可悲痛昔
漢明感夢此法始来還令胡人立廟
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
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佛澄道人矯
世且凡下避役之流覔為翦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内老子身非佛指九
内箴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羣主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入方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雖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旦周孔世訓尚無敗於
百王鄒孟劉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无踐聖之理羣
朋絶登道之望又先識十異後諧一同
首軸之間毀譽矛楯卷舒之際自皆
參商捲目盗求妄信有斯誑夫真僞相
形猶未夢之相類善黏者存未而去
夢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僞沙門之勝
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礼於摩騰如法本傳

吴王屈節於康會

吴録云吴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
荅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
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
漸訓也

曇始延魏君之席

魏録云拓拔燾用崔浩之說遂滅法
悉毀像燒經駈僧還俗始正旦杖錫
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
三刃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

刀又如前斬之不傷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晝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号澄師為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勑諸王公以下扶輿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貴才以稱勝殞躬

崔浩以邪謟喪質

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拔燾毀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僞誅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鄙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摽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僞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虵牀與蘼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鈎刎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

漢明擁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僞歸眞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謟号闡人善咀善罵古名鬼平其救苦也則探鬚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録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堀出道士孫氏出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隷之法罪譴渝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攝亦効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顔之推去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頻為虐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

歸心篇以誡子弟尒不能知其首
九也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卅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謀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任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无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已久衆邪覺叙乎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已來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於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與諸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事無為何因户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乎誰爲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耻其

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入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氣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去別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

通入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内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黄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諸糅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道相之體三氣為别相之體捻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内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覺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府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據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道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
自然无稱窮極之辞道是智慧靈知
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
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
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
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
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
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
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
三合九陰陽相通以成萬物不聞別
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
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
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惑乱
陷墜人間邪挍功則業殊比墜則事
異沙門植徳而靡違道士言行而有
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測之玄猷洋洋
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
小水疋鴻炅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辯正論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兢

辯正論卷第七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信毀交報篇第八

偏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為念地藏而無徵嘆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推步莫從馮士幹有誥聖之文揚衒之致咎靈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為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釋門反成烏有開士喻曰夫幽揵難闚唯信能入玄波浩蕩唯智能度智為趍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為功智以反源為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會理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去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為佘論斯旨也夫感在精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不至感无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羽没石將軍拜井踈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委

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與外既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去幹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如建安感夢而疾瘳感應傳文齊建安王患瘻念觀音不息夜見觀音手為摩藥明旦瘡愈文宣降靈而病愈齊竟陵王內侍去王得熱病夜中弄死夢見金像手摩神湯因遂平復也高王行刑而刀折齊世有因罪當極法夢見聖僧口授其經至心誦念數盈千遍臨刑刀折因遂免死今高王觀世音經是也金尊代戮而項傷感應傳文張逸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雍以禮像為業其像項上有二刀痕瘢赤如血因而得免耳謝氏通魂見子而祈福晉錄曰瑯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韞元奕女也清心玄旨姿才秀遠發二男痛甚六年不開惟慕忽見二兒還銘錄文械勸忍自寬去罪無得戚為福德可免耳吳叙諸吉毋為祈孫君幽達觀殯息而營福異獲福祐也齋宣驗記云孫祚齊國沮陽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稚字法暉少聰慕奉法年十八晉咸康元年桂陽郡患亡祚以信武昌郡三年四月八日慶盟法猶請佛延僧建齋行道見稚在衆中謝從像後往笑問之稚跪拜具說興居便隨父母歸家人先有疾稚云元禍祟到五月當差言訖長衰盛去作福可以救魂竟昔其事不虛舒一唱而風迴少年四投而火滅晉錄實行記云晉世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爲業後居吳中于時邑內遭火屋宇連棟競落相結火至皆焚無能為救長舒家正在下風分意燒毀一心發觀世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神時有兇惡年少怙其老胡有何靈應火燒不然到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遂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觀

世音為業無有事恒得免脫也

僧洪在禁鑄像摩頭

冥祥記去晉世沙門僧洪住京師瓦官寺當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既發心鑄丈六金像圓滿我死無恨便即偷鑄鑄竟像猶在模所司收洪禁在相府鐵械甚嚴一念觀音日誦百遍便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去憂其像胸前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勑至彭城洪因故免像即破樸自見

阿練託生胡音逸口

冥祥記去瑯琊王琰其妻兄子常祈觀音乞兒孫後路行逢一胡僧容甚悅之僧曰我兒當為君子少時道人果亡三月間琰妻有娠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淵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生時事事有驗也

德祖一心雲迷虜騎

宣驗記去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道逢虜騎所追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嘿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遂得免難也

李儒嘿念賊馬群驚

宣驗記去像主李儒後鎮虎牢為索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拒臥儒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趣一燒賊卿陵來儒便入草未及藏伏群馬向草儒大驚恐一心專念觀音馬忽然自驚因此得脫也

郭宣許鐵桎梏自解處茂違誓流矢便中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與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以害人被繫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更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无憂亦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數過此二人相慶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万與上明西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盧循起兵茂在戎衣查浦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何瑚感聖母疾乃除

何氏傳曰瑚字重寶梁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初有令名治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孝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騎忽感聖僧體貌殊異手執香鑪來求齋食而至无早晚執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十七賢聖不退相人感禮起至心故來看病

令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然不見而
爐烟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嗟歎因
捨別宅為
月愛寺也

張應捨邪妻病遂損 靈鬼志曰歷陽

郡縣張應先是魔家取佛家女為婦咸和
八年移居元湖妻病因為魔事家財略盡
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為我作佛事應
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鏡曰佛普濟眾生但
問君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
應暮夢見一人長丈五六正向於南西趣
步入門曰此家寂尒不淨夢中見鏡隨
此人從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一二責
之應先手巧眠覺便把大作高座及鬼子
母座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具足已成
聞遽說夢遂夫妻
受五戒病亦尋差

康阿得造塔放還 幽明

歸曰康阿得死三日還蘇說初死時兩人扶
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里見北向黑門
南入見東向黑門西入見南向黑門北入見
有十餘梁間瓦屋有人皂服籠冠邊有二十
錄吏皆言府君西南復有四五十吏將得便
前拜府君府君問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圖
塔寺供養道人府君曰卿大福德問都錄使
者此人命盡耶見將一卷書伏地案之其字
甚細曰餘算三十五年府君大怒曰小吏何
取頰奏人命便縛白馬吏著獄痛罰一百血
出流涕問得欲歸不得曰尒府君曰今當遣
卿歸欲便遣卿案行地獄即給馬一疋及一
從人東北出不知幾里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
城上屋因見奉事佛時亡伯伯母亡叔叔母皆
著杻械衣裳破壞身體膿血復前行見一城其
中有臥鐵牀上者燒牀正赤凡見十獄各有楚
毒獄名赤沙黃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劍樹
抱赤銅柱者見便還復見七八十梁間瓦屋棟
道頭視云是福舍諸佛弟子住中福多者上
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還見大殿二十餘梁有
一男子二婦人從殿上來下是得事佛後亡
伯伯母亡叔叔母須臾有一道人來問得識
我不得曰不識曰出何以不識我我共汝作
佛留去於是笑而憶之還至府君所即遣前
二入送歸
忽便蘇活

石賢者飯僧蒙活 幽明錄曰石長和死四日蘇說初死東南行見

二人治道恒去和五十步長和疾行亦念遂而
邊棘刺皆如鷹爪見人大小群走棘中如被驅

逵身體破壞地有凝血粽中人見長和獨行平道嘆息曰佛弟子獨得行大道中前行見七八十栗瓦屋中有閣十餘梁上有窓內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縫掖憑向坐唯衣衿以上見長和即向拜又曰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和曰今意中便若憶此時也有還取孟承夫妻先死閣上人曰賢者識承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承生時不精進令恒為我掃地承妻精進晏然爽官家事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今在中妻即開隱向見長和問石賢者何時來遍問其家中兒其大小悉字平安不還時過此當因一封書攜須臾承閣西頭來一手捉掃箒箕一手捉把亦問家消息閣上一人曰聞龕龍起作精進為信今不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閣上人問都錄主者石賢者命盡也枉奪其命也主者錄簿四十筭閣上人勅主者獨車一乘兩辟車騎兩吏送石賢者須臾東向便有車騎人從如所差之數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邊兩在有亭傳吏民非坐飲食之具儼然歸家前見父母坐其尸邊見尸大如牛聞尸臭不欲入其中繞尸三匝長和嘆息當尸頭前見其亡婦於後推之便落尸面上因即蘇矣

又鬼多慧能現怪而飽

貪新鬼亢知入佛家而轉磨

適嘚去有新鬼不得飲食形瘦疲頓忽遇故友死來積年形體肥健從相問訊請示而方友鬼答曰為人作怪人必大怖因致飲食爾乃肥健也新鬼徑入事佛之家其家精進常修善業屋西有磨鬼就推之家主大喜勅子弟曰吾家至貧善神助磨意輦麥與之至暮磨數十斛麥既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家上碓而舂其家正信相與喜曰昨日某甲家磨今復來助我舂益更輦穀使婢簸之至暮得五十斛米御是疲勞又不得食中心忿怒不自堪任疲見久鬼至申怨責久鬼曰君自不應耳此二家奉佛正信其心難動用心一至亦能感徹宜空我輩正當共使令去可竟門前有竹竿懸斷索灌口者往彼為作新鬼因語至一家門有竹竿見一群女子隱前共食中庭有一白狗鬼便令狗在空中行其家惶怖竟唱云生來未見此怪卜占去客鬼索食可殺狗蒸餅果於庭中祠之可得無他便如師言鬼遂得食後恒飽請也

趙泰精思唯善是求

幽明錄云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

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晉太始五年七月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故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聲眼開索飲食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正崔嵬從西城門入官府舍有三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千人住立吏著皂單衣將五六人注疏姓字男女有別言莫動當入呈府君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向坐料出案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者各不同主者言許沒等辭恒遣六部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細撿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法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隱無為樂善一無所事亦不犯惡料問都竟使為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此處曾歸索代後轉來曾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兵東到地獄崇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女五六千人有大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上人著構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咒咀罵詈奪人財物毀傷良善見泰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齎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家事佛為其於寺中懸幡燒香呪願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珠寶輝目堂有二師子從伏顧負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座見一人身可長丈六姿顏金色項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足侍甚衆四坐並真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莫人吏曰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佛云言今欲度處戒惡道中及請說獄中人皆令嶽病時云有百方九子人一時得出地獄卯空從著百舉城中其極此中者皆奉法筆子當過福舍七日隨行所作初德有少有無者又見呼十入當上生天有車馬侍從迎之昇處空而去出復見一戒云縱賓二百從里名為吏受變形城云

生時未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入此門見當有數千万土屋有坊巷中央有大瓦屋當廣五十餘步屋下有五百餘吏對取人名作善惡者行狀受所變身形之路各從其所趣而去煞生者云當作蜉蝣垂朝生夕死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猪羊身屠肉償人婬逸者作鴿鶩鼬身兩舌者作鷄鵂鴻鷄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拉債者為驢騾馬牛驚驚之屬大屋下有地戶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戶入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中瓦屋安居快樂无生時不作惡行不見天道亦不受罪名為鬼城千歲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為地獄中罪讁者不堪苦痛還歸索一代家為解謫皆在此城中男女五六十万皆裸形无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閉吏天道地獄道門相去幾里曰天道地獄道門相對業行迸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界無罪故禍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无異泰問人死何者為繫主者言難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變耳又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令奉法其過得除不曰皆除主者呂都錄使者問趨文和何故死來使聞讒視年紀之籍有餘等三十年擯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父母及二弟懸憣蓋作福會也

王坦懷疑葬死為驗

續搜神記云沙門竺法度者先與北中中郎將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之事並昧難明未審有無便共為要若先無常其神有知及罪福決定者當相報語至坦後在都忽見師來王便驚云上人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日月命過罪福皆不虛事若影響攝越但當懃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而不見耳

五綴末就臨刑刃斷

榮陽高苟年已五十為爇人校奴鏁須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誦觀世音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死何由可免同禁勸之因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簡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佛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月用心鉗鏁自解監司驚怪語高苟云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擧刀未下刀折刃斷奏得尋免出宣驗記也及續搜神記

一魏將

栽得夢形全
宋吳興太守瑯瑘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為先初為尚書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翫之以為得性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萬信過人後更富貴也

郭銓現身令興法
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於女壻劉凝之曰僕讁事未了努力為作四十僧會去集齋乃可得免忽然不見出宣驗記

俞文汎海不畏洪波
俞文載塩於常滑值風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出宣驗記也

文和得蘇傾誠奉佛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舊不信佛法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後因病死見閻羅王始知佛肯可崇遂即奉佛出宣驗記

張達被放至意修齋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鏁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別傳也

吳興盡燒經堂如故
元嘉中吳興郡內常失火燒數百家蕩盡唯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為神也出宣驗記也

蒲城失火精舍不然
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唯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信共發心出宣驗記

建康天廟鵝死還鳴
建康郡大巷有四天王廟常朔望日殺白牲祠祀人為胡修後殺白鵝三頭治畢鵝忽驚起家鳴入神座下廟祝夢神告曰我佛大戒弟子李不殺生行清淨戒何以殺鵝見祭向死鵝驚走欲悟發心復遂改殺不復殺祠出建康別記

吳郡市中刑囚免戮
吳郡人沈免被繫處死聽刑市中日誦觀世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見因奏獲免出宣驗記

廟神奉絹即離贅身
梁外兵尚書劉

辯正論卷第七　第八張

瑯晉塔寺記云沙門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陰持入經是其所出也往辭臺至宮亭湖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出家作道人好行布施不持戒今日在此為宮亭湖神周園千里並吾所統百姓貢獻珎玩無數是我先身稍已之報若能持求福應生天以毀禁故墮以神中師是周學今得相見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不欲於此捨命穢汙湖水當度山西空澤之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一千疋石雨中并諸雜物可為我立塔營建三寶使我過世得生善處深以相託世高開此弟泣流違便語神曰何不現形兩共言對神曰毀戒之罪形甚醜語見必驚怖世高曰但聲現身吾不儼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蛇至世高膝邊淚如雨下不知其尾長短所在俄而入於牀後世高於是收取絹物悉內船中辭別而退崇侶一時醜挽進路神復出蟒身登于山頂通望發去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間便達豫章即於被境以起東寺神即移度山西過命頭尾相去四千餘里今尋陽郡鮑村是也世高還都以廟中餘物於瓦官寺起塔三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蒙師作福已離醜身又見宣驗記也

車母燃燈不期兒至

車毋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為佛佛虜所得存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哭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得叛還七日七夜行獨自剃走往天陰不知西東還見有七段大光望火而走以村欲投繁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歷母子共說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禮懺出宣驗記

吏部孔璞由放生而脫苦

吏部尚書孔璞字彥寶孝不信佛因與范泰四月八日至瓦官寺共放生懺悔死後數旬託夢與兒子云吾本不信佛因與范泰放生豪一善力今得脫苦罪福報應決定不差汝當驗心為福滅善與善可以脫苦也出璞別傳也

道士史儁因灌像而能行

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耳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

病時寧稽禮祈福都無効驗其友人謝文
謂曰經道福中灌像福第一可試造觀音像
雋以病急如言灌像像成夢見
觀音遂差出宣驗冥祥等記

陳範之妻連光曜座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
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
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
光五尺高座上出宣驗冥祥等記

張導之母吐焰暉盤

張導母王氏素為信四
月八日齋食感得舍利
流光出口瑠映金
盤出宣驗記也

僕射鄭鮮感幽齡續

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死以
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也可六
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
福也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也

尚書劉式至念像歸

彭城劉式之
常供養一像
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誓自責
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見本座
神光照室合家驚喜
倍復傾心出宣驗記

遺民精思懃篤殊顏耀彩於眉間

劉遺民彭城人少
為儒生喪親至孝
以閨家貧卜室廬山西林中多病不以
妻子為心絕迹往來精思禪業半年之
中見眉間相漸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
又見全身謂是畫晝見一道人奉明珠
因遂病差出
宣驗記也

吳王園寺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

孫皓時有王正辯上幸言佛
法寬誠中國不剎胡神皓便
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圍寺欲行誅廢之
帝謂僧會孫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
甘元靈聚參一日同命僧或鹽死或逐
于外會乃請齋朔七日現神變以銅鉢盛
水習庭中中食舉而曦光暉耀忍騖施
鉢鑑然有聲忽見舍利明照炭守學於
鮮尸將及大衆前看處愕失指難停改
寄而進會日壁下使孟貴之力擊以可
剛之提金對之質終不毀破皓如言請
先經唄礼拜散花燒香高聲丹誠運璋
慈氏來洋未總則法輪將轉徹於靈臺
成神不少宜現今日不然則三寶永絕
言單北土渾拒坐風觀看戰慄而氣竭
掘碑舍利不損光明挺出輝彩充溢皓

伏投鐵懲營齋講以塔在建康大市北後猶光瑞元嘉十九年秋寺剎夜放光明鮮紅彩發如火光俠四曾上從西繞南又見一物如煙尾翻隨其進止不許其名觀若或值或不值二十許日都市中咸了見剎上有大紫光也出冥錄及宣驗記

零猖持射月面而伏誅 宣驗記云掴則靠城中有

大六夏金立像一軀逶下零單于至性兇勃无有信心乃齊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塋飾為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令仆地消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霆力士投地驚怖聰人皆作地迷悶宛轉不能起由此賊但心懇惶懼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彼誅而死

赫連兒禎被像表而震死

宣驗記云佛佛廣破冀州境內道俗咸被殲戮兒虐暴亂殘殺無厭來及關中死者過半婦女嬰稚積骸成山縱其害心以為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禮乃便畫作佛像背上佩之當殿而坐令國內沙門向背禮像即為拜我後因出遊風雨暴至四面晦塞不知所歸雷電震擊霹靈而死既葬之復就塚霹靂其棺烈尸出外題背為兒虐無道等守國人慶快燃其死隴少勝為索頭主沙主所吞妻子被刑戮見籠子顛貌書

拓跋毀寺遍體膿流 魏太武帝

大毀三寶破壞寺塔後數年間遍身發瘡膿流遍體稱目衆議佛神所為出崔雕傳

宇文廢僧遍身瘡潰 周武帝以毀廢三尊

後於壁兗宮殿大惡疾經旬不差儀然致道會

謝晦破塔瘡病連年

晉錄云尚書謝晦未發心之前為荊州刺史謂寺塔不宜入閣當移之郊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隊士八十人各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晴天風塵勃起瞬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去所瞻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嗔目君所行違道尋常自見其後隊人吏皆身著癩病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瘡病後因誅數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巫也

孫晧溺像陰瘡累月 宣驗記云吳主孫晧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

為婦女丟治園地土下忽得一軀金像形相明顯晧令置像廁傍使持穢箒到四月八日晧乃溺像頭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爲你灌頂對諸婦女以為戲樂在後經時陰囊忽腫疼痛壯熱不可堪任自夜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為勅令祈禱靈廟一禱一劇上下無計宮有一婇女先奉佛法內有所知凡所記事往往甚中奏云陛下求佛畐來瞻問佛大神耶女曰天上天下尊貴過佛陛下前所得像猶在廁傍請取供養必差晧以痛急即具香湯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頭謝過一心求哀當夜痛止腫即消隨即於康僧會請受五戒起大佛寺供養眾僧也

朱恭煞呂而墮廁

宋有逕人朱恭每以煞盜為業夜至蓮花寺煞君諸物一夜遠院而走不知出處遂墮露廁而死背猶負物出搜神錄

董禮劫僧而殯牛

董禮常以盜僧為業得財於家盛命賓客忽有狂牛自外而入於坐觸禮戴角而死出梁後記

平業融像而眼盲

梁人崔平業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像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至年五十妻子兄弟並亡來葉一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致餓而死出梁後記也

鎮惡盜鍾而舌縮

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遡輕慢佛法見僧必罵後以教學為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鍾一口於其寮內未取之間鎮惡遂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攣縮口不得言既知是誓乃捨資財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語出王氏家誌迹

祖深獻書而著白癩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帝一十八條事請廢擲內小寺及無案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壐之遂著白癩雖按不差出冤魂記也

元嵩上法而患熱風

衛元嵩毀法之後身著熱風委頓而死也

上客死而羊鳴

顏氏云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還作羊鳴而死

縣令醒而瘡發

梁時有人為縣

令寄在寺住民將中酒祚令令使以牛繫制柱尋除佛像布設牀座於佛堂上擡寅來繫之須臾解捶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眠飽醉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牠拴隱軫因尓成癩十年方死出顏氏家訓也**部曲生男自然無手**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截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煞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死出顏氏家語也**朝請戮豕如劍入身****梁人沐鬉頂上雞聲**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去使鬉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雞手臨然鬉中但聞啾啾數千雞兒聲出顏氏家語**劉氏賣羹兒頭似鱓**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已下方為人身出顏氏家語**觀夫信毀之迹寔**由影之附形谷之傳響也耳聞之與目驗可略而言焉吾子幸能自免儒生曰察師誠言則善惡昭然信毀交報竊見顏回德行反值殀年盜跖凶狂翻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家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禍作惡無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開士喻曰顏生知十子夏起予示隅不反實恥也然一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窮源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見樂有樂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愆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有歸

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可以為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来即謂丘說必虛且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吴不信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万石船無得以蓬芰之小心測扶揺之遠運也顔氏誡其子曰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為来世資粮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為其勸若遺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己之神爽而不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為詳之願聞厥趣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号膏腴門枕危峯簷臨碧澗忘憂長樂既霏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八霞錦繞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争

列翠於中園葳蕤覆井之桐競垂陰
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柑懸蘿臥石似
牀久横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牕前松風
將鶴唳俱哀春鳥共鷰歌並韻賓栖
心之福地隱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
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
月攜筇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
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雲
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
位卑長卿官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
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
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
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
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
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
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
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
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
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
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使引余
臨風亭遊月館閑文苑肆書厨閲乱
壁之遺經覩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
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窮日久之

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恒抱沉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号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已何者最益野老聞之愉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都歷弥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言近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去無言不誑豈應結舌今粗揚確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來鳥爲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捸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覺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夲資識識事義未曆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午首蚫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則及雞連紀号栗陸肇興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頊遞興封建縣各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賀道躓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泊云泰

坑焚篇藉 泯棄鴻漢聿脩尊儒重業
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
汲冢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祚鴆
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
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
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
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
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
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為
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
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
劣至後漢徵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
儀故桓榮拜封匪日武力所以闕里
聚徒華陰成市屬其將李史籍轉殺
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
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
時簡參緗素人又取為縢幞比歸洛
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秦孝
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
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
于尊卑三傳詳乎七地戰國敘於權
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
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

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弥盛或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雍劉向孫盛王充逮防氏七録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脩内法多條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遍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撿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録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諸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万卷乃當蕭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沈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遍談但絃韋莫偶闌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閑倣儻春秋之言弥在斫射儒風云於攻戰老莊過於違蕩國語尚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

百氏莫非翰林體骨尒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民胥是賴貫通神明聳導風俗縱五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辟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嘆孝經一卷耶野老荅云三德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蓼莪

而纏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適
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愚者矣
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鉤命決云孝者
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尒雅云
善父母曰孝孝之為義繼於奉親雜
記云畜者為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
於時是名為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
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
非食畀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
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宰一國守其
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
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
為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
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
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
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
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
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
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
敏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
也仲尼敘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云
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燾㝡宰割後
陳好於父母夫子生乎季周長於末

俗覩孝悌之去絶慨禮樂之已崩曾參萬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為明孝道弟子存録名曰孝經鉤命决云百王聿脩万古不易者孝之謂歟泰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挂揚言千金更招深惟孝經徳也川早無貲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乱其波濤虚空未足捿其令譽言約指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内將外反真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歸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絶慮既杜口於毗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窮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列百貫花散花之別談滔滔焉涌辯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辟八河

之歸海猶万象之趍空雜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号至人權化之典自雖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未土行之高流飲耨池之八味郄嘉賓之世族佩伽陁之一丸莫不同悟巳身等有佛性體兹煩惱即是菩提假令蹤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智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悦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八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出道偽謬篇第十

靈文分散謬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改佛經為道經謬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未出言出謬

道士合氣謬

叙天尊及化跡謬

諸子為道書謬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蘭庭馥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靈焉殊形秦人一其貌麟癖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儔類至於此余今聿其浮詐重示後昆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籙簡文威儀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

令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為要用
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
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
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
保之文衆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秘
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元
始極於無終何為涉龍漢而分散至
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為不實分散
即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
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
之内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
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遊上下十八
天中在色界之内至大劫交周天地
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
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
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
周時並還天上大羅天中玉京之山
七寶玄臺安所不及大羅天是五
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
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
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

不絕靈寶真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无始開光以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狀力盖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大上之号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玉京山中灾所不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灾也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之日大上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為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上灾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法悉皆无常形色之類无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即為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号詎可信乎

僞設佛經為道經謬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虚項負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

太上靈寶五練生尸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前進左礼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乾闥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為四衆圍遶一百數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衆生隨音類解天合山有神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捉鍾鳴角作樂而去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髻項背圓光耳高於鬢額有三乾手過於膝膞髆廣蹠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縱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又說十行十迴向十住為十仙十勝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具足示之金剛其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弥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紀以琉璃為地也三十二天

輔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尋聞緣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改法華維摩般若）

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弥弥多子經是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偷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弥弥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弥多羅足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問以何為一乘二乘何名純一何名無雜答法華經有一乘二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為七善云何數之

阿吒單國阿綠國反真國阿盤吒國赤眉國阿對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擬佛家三十五佛名）歸命師子吼真人（取師子吼菩薩名）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佛名）各各互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為一（改三三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與佛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頓

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
中无無手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
巾伏地亦無叉手恳患令迴向一切供
養（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歸命无上尊也）
歸命方等真經（歸命權般若也）歸命四維上
下虛空法界得道聖衆（歸命應真體）教
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
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
十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　自然成真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无始真
聖尊在大衆　敷演化邊疆
妙法蓮花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　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為過去尊改佛道為真道
改真金像為无始真改深法義為化
邊疆王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
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

定志經言法師為度十戒五戒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世為帝王師古来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為喻僞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人是法解妻者君玄真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壑放光天人雲集何為書秦不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為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通四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

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為其偽典一一尋撿部部括窮偽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為竊盜取驗目前傳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号元始或号老君或号太上或号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旋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改云道法）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普代无偏（改云道法）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道悉无纖瘢（改藥師經）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者勇猛精進（改法花經）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具足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獄攝意奉戒（改花嚴百四十願）

无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来在道爲道本在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東方香林刹土其佛名入精進善薩号敬首无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无陽宅中變化事其中脩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葦遍滿十方刹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採攝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荅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爲之乃是羅什姧妄與弟子僧肇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准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来遊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尒曰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

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要置巳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盖由感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継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翰香林栴檀圍遶住持國界冥淵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巳慎行之美无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甚若偷改道經為法華者既習學詭言亭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撥正經以為邪與其義可曝衆共詳焉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陁王曰諸得道大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數衆亦有一與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住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畢則十昇十昇者十住處階級而往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現身金對於是大王小王聞天尊說法即得四果

又案度身品云昆乾子於天尊所聞
說法解定便獲須陁洹果道又云玄
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
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大
度王民号曰沙門業文始傳云老子
在罽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
通飛天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為師
又云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又靈寶
智慧罪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
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為謗亦甚
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
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
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
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
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
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
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
或有吸氣以沖天或餌水而證道或
閉炁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
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万
六千或云八十一天或云六十大梵
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
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

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件其目未識此天為同為別為重為橫為高為下為虛為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性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

此以来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為繼師衡傳子魯魯為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聚合醜徒頻為非擾三人之妻号為三夫人陵為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餧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襲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号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家能為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

禀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
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
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
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
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礼法男女至
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
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
功說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又案真
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
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擲之教不得
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礼不得好在前
失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
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
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
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
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住七九呼
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
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
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
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礼詣
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

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礼律云玄子曰不萬庚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户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先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秘為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灾厄皆除号為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為先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稱中氣真術令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若言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令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号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无父母不禀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令成无極自相矛楯偽妄可知若實民族所生何

為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
遊西河之邊坐溺水之上口吐五色
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
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
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
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
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為
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為是神力所不
周為當夏民劣不堪化縱其劣也不
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
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
此即是無靈但擯虛談還成詭論
此來商人行往蕃使經過共所未詳
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
慢法傲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
取佛經安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離真際蕭蕭遊容
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
界外慈心出世羅

佛為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
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群品汎愛本
來均

諸子為道書謬

撿玄都觀經目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揔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十卷見有本計須紙四万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撿道士陸脩靜荅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 彭祖修撰

神仙傳一部十卷 抱朴子葛洪修撰

列仙傳一部十卷 劉向修撰

夷夏論一部五卷 道士顧歡修撰

莊子一部十七卷 莊周所出葛洪修撰

抱朴子一部二十卷 葛洪撰

廣成子一部四卷 商洛公修撰

尹文子一部二卷 劉歆修撰

淮南子一部二十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

文子一部十一卷 文陽所撰

列子一部八卷 列冦所撰

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 葛洪撰錄

崔文子經一部七卷 崔文子撰

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 鬼谷先生撰

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

黄帝龍首經一部五卷 玄女聖人等說
冶鍊五石一部八卷
恠異志一部十二卷
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治病經一卷
說陰陽經一卷
日月明鏡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陶朱公撰
彭祖記經一卷
養性經一卷 彭祖等雜出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為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著龜序經一卷
導引圖一部一卷
河圖文一部九卷 何承天等修撰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鄱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孟智周修撰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右八論陸修靜撰
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撿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惟何者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為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為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

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為道書者民中諸子悉須追入巳不案陶朱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囚於吳堂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為柱史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尒者知幽王為犬戎所煞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兇獻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玄都館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啚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无

正本何謀之甚也然修靜爲目已是
大偽今玄都錄復是偽中之偽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對竊迹師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日
鐘幡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城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玄都東華非觀
梁武捨道詔文

道家無金對竊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
一曰序致二曰列名三曰釋名四曰
辯色五曰氣數六曰疊數七曰重數
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曰多少十一
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麁細
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
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岳二十一問
答総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訖
無上大羅倫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

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瑞
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
上本無金剛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
案道家玄妙内篇大真科九天生神
章渾成焉無上真人傳五岳神仙焉
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
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衆經讚誦
諸天内音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並
無金剛力士之神　案三天正法經
外國放品經玉緯經三道順行經
洞玄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
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
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
金真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
之里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
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
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鶴鶂鷄靈鵠赤
烏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
之内亦無金剛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
今道士改金剛名天王者案曹氏太
一式經云黄帝遭蚩尤喪乱之世有
神女明陰陽開闔之節以達璇璣迴
行之度通六甲局中之微探鬼神盈
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曰

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号下以日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以為辰名天罡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万物強固柯葉以定穟實堅剛故曰天罡諸書並云天罡是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経有金剛力士神呪経有密迹力士三万億者悉是浪語

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虫三百六十鳳為其上毛虫三百六十麟為其上甲虫三百六十龍為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无所不述自漢已還雖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若言道家先来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経有五色師子本相経有七色師子本相経云天尊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瓠甗成経本无天尊形像及金剛神今曰作者悉是修

靜張賓等偽經所說然金對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即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乘師子不坐蓮花

釋老形眼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脣花目万字千輞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

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脣踈齒脚蹈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頻老色衰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无形但是无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為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道家節日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及洞

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元之節
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
鄉居户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為上
元節七月五日為中元節十月五日
為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
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筭七月十
五日非道家節

道家鍾幡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鐘何者
案道士所尚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
黃錄等齋儀種種備設本不論鍾亦不
鳴鼓但言安施既訖尊卑相次從外
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中壇三
上香竟然後上啓玉京仙經步虛詞
云長齋會玄都鳴玉扣璝鍾法鼓會
群神靈唱靡不周此言眾仙集會於
是設樂乃鳴鼓擊磬璝鍾只是玉磬
歌唱以樂道君故諸天內音又云鳴
樓都之鼓長手擊鍾言偹九成之樂
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鍾集衆
行道請撿齋儀取分明白又依道法
不合豎刹懸幡案金錄黃錄大齋儀
及玄都律諸天內音等種種羅列並

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玉京但云煌煌耀景逍遥寶臺金剎金姿龍駕猋来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烟成宮天樂相娛絶無幡事請依彼儀洞房内經有十絶靈幡連書九尺素書命魔置五方也隨方為色以白土書青繒上作東方神名以白粉作古字書東方神名當方安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繒上作符丈九天風氣玄丘真書但有兩脚都不雜色更无大幡其金録等齋更不列鍾幡亦无制罰之儀

明真科云拔贖死魂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八日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子庚申為明真齋春九日九夜夏三日三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然一長燈高九尺啓請天仙地仙真人飛仙日月九宮五帝五岳三河四瀆鬼神晝燃香夜燃燈道士於中庭燈下遶燈行道禮十方靈寶天尊皆脫巾叩頭慱頰或八或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

過若尼難用丹書真文五篇於中庭置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真文又用上金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繒為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紋為信受真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万四千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庭行事並不懸幡打鍾科中不說其事

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論云有石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藍出自西域今日獻者還從彼來以今證昔寧得目驗仁王經云幡長五丈藥師經云四十九尺備皆五色雜繒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災挂在龍鉤懸於鳳刹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殊幡製亦異不應色彩無別量數共同盂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獻盆供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以此見諸州道士亦行斯法豈不濫哉

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灌咽細腹麁護淨便易生善長道最為要用是以為

佛所欺制諸弟子並令畜之比見道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家之缾亦須受持僧用之鉢鉢既不肯用之其缾理亦宜廢案内法齋上坐受食先呪願及唱等供茲法並出十誦等律比見道士亦皆呪願及唱等供道先无文何所遷據檀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名之為施越者度也若能行檀當得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夷者清信女也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為檀越優婆夷據何典籍以為此嘆請各依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愛斯佛法不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為菩提若以為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婆夷之名亦不得嘆

不合行城

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有行城之法為追太子馬跡表戀聖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花供養道唯改佛字為別但道家既无此法明知虗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誥

即以此爲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礼僧僧不敬俗若依道家老子是師稱曰拜帝比見道士不拜君王雖順道士之情交違老氏之誥苟貪進已弗悟乖宗但欲違身寧期失旨若依本師之法即合道士稱臣女官云妾元正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澆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并注疑僞別部恐惑乱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內見着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事發者既尒不發者有之請

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
詳揄内外經史刊定是非立目為記
以息邪偽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指學
永絶迷妄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四見論云三界之外次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眞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信者生北眞宮言三界之内大劫交時有四行者埋為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為下民

釋名云都者覩也言華夏之地帝王
所居万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
有所觀覩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
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
釋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
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
觀如今鴻臚及和文也是以張衡兩
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
為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
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
介雅釋宮了無觀字若以都為觀便
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
小且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
為道觀理不可也名既不正法亦是
邪何得以卑觀之名廢仙宮之号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必須詮去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標空寂理洞玄微妙就義立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含識而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論絶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此土根情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无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弃迷知反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入諸

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蹔得生天涉大
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
攝受蕭衍和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
菩提心于時黑白二万人亦同發心
受持
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
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
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
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
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為化
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
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捨
邪入正經教成實論說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
是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
少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
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
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善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
陳顯

尚書都功德主顧
尚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啓

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臣綸啓臣聞如来端嚴相好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的的顯乎无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砙波若之利鐮取涅槃之實果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五時四諦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域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俠曚底出世成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乎迦維德音感於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安漢感宵夢五法用傳万德方北華洛潛故覺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

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導辯以
稱梨庶以本願力攝受羣生故能隨方
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
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
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
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
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
影破邪外道堅持政國伽藍精舍寶
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昔未
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而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
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
慈曲垂矜許謹啓

天監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
將軍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啓

勑能敗迷入正可謂是宿殖勝因宜
加勇猛也

天監四年三月十八日中書舍
人臣任孝恭宣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内充譽慙外滿匪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舩巖下承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假離楚塞漸流八水忝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愈切居生坎壈稟命迍邅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万卷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重條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究雖罄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靈虵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調諧庶績燮理文昌

德鏡搢紳譽飛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无前以傳予調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懃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无人見賞破邪不逢君子誰肯為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讃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為弘護檀越

辯正論卷第八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破邪論卷上　　既

大唐濟法寺沙門釋　法琳　撰

襄陽法琳法師集序　虞秘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邈豈纓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崖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寞者乎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閫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琳法師者俗姓陳穎川人晉司空群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談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擿微隱北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罔能智周測海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介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

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
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
願力是融晦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
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爲迴搆巖崖
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
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神而寢息
餌松术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
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
所棲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
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
行於世太史令傅弈學業庸淺識慮
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
竝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
惑法師愍彼昆虫又撰破邪論一卷
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竝
馳見奇者千里寔須朱紫各色清濁
分流詞以凡測聖之釁責以俗校真
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
指的周察莫不轍乱旗靡瓦解冰銷
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
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
見日同遂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

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
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
十卷法師與余情敦淡水義等金蘭
雖服制異宜風期是篤輒以騰綆聯
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尒

上殿下破邪論啓

法琳啓絪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
帝之興龜圖鳥篆之文金版丹筒之
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
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
教競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陳其理
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
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
非生非滅而能道資万有慈被百靈
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爲之府
拔群生於見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
之中但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漢
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
以道安發秦帝之韡僧會上吳主之
東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浮圖和上巧
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爲利
物此之謂歟有隋穢運戎馬生郊宂

起四覓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
収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類補
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
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
茲五帝四彼三皇反淳朴之風行无
為之化竊見傳奕所上誹毀之事在
司既不施行奕乃公然遠近流布人
間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
俗長揚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
殿下社稷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
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洊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啓明離之
暉則幽燭並鑽赫矣先矣難得名矣
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
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壍為心
伏願析邪見憧然正法炬傳化攸寄
深幸茲乎不住憤懣懇焉之志謹上
破邪論二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濟法寺沙
門釋法琳啓大史令朝散大夫臣傅
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
風彈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老子周為守書藏吏如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

令羲宸上帝與之合宮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彈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卻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彈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父母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来羽翊彈曰三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无實羽翊之奏太盡事太過也乃有守道合德無欲無求彈曰州呼叔數不能守道夏桀殺紂雍專貪求也寵辱若驚職參朝位彈曰濟崇羿浞朱胥若費季氏陽貨亦居朝列也荊山鼎上攀附昇龍䌛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札来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尊李孔之教彈曰費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无有之日不應反違老教卻習孔書而無胡佛故也彈曰汝既稱无佛不得有道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諂辯曰胡神彈曰若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无五逆畫狹自貽來劫後漢中原未之有信彈曰霊祠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彈曰礼樂衣冠晉朝始偏汝既誇太虜夷中夏是誰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

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彈曰時人
疾誹謗去結聚呂光征還於主國破遂居河右覇在涼州亦不由僧叛居西土降斯
已後妖胡滋感太半雜華蔵曰慈悲所藁出于求劫
悪世有縁得度証在於斯揩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
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蔵曰揩紳逢忍辱之服儒
士貴金口之談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
過者失香彈日發汝生聲播汝鮑臭聚之也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西嚮天
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蔵曰
造生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蔵曰爭遑身手儀像
聖尊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衆蔵曰
鳴百鍊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
之貨賄蔵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
婬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舍刹之塚
蔵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幡巧匠金銀起碑身之塔粳梁麵米摸誤
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
蔵曰粳梁麵米爭候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剎削民財割截
國財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彈曰
朝廷稽古捨俗皈真崇教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
開闢更新寶位通万物之屯否再育
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人民自化執
孔丘愛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
經教妄說罪福蔵曰原教所由亦人斷悪之門開人行善之路也嘩
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

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歳月不除姧僞踰甚臣閲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彈曰負丘南郊不免殺牲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挍量是非見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箴曰緣感則興事應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是沙門放歸桒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禿小長揖國家（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史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為犧皇之民（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犧皇之民鼓腹而卧聖明在上豈惜嵳聘萋斌之詞者乎）臣弈誠惶誠恐（彈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歸誑詞國家終須伏飼豈惶恐能了）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太史令臣傅奕上奏

上秦王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磔䵎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絶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閲塞多虞刀斗不

息道消德乱運盡數窮轉輪寔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万國困其無主豈啚法輪絶響正教陵夷聖上興予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頼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虫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弈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内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弈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漏事理不祥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弈所上之

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
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弈此意本欲
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
人竟是惑亂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
握圖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人之慶
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乱之功固以
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
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
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
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遣罪致令傅弈
陳此惡言蹤蹋痛心投骸無地然僧
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弈輕辱聖人言
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
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
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
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
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
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
年夢見金人已来像教東流靈瑞非
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立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
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㞒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絶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也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苞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説便有虚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弈一

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
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巳
為前監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
欲放馬休牛戢鬧封墓興皇王之風
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説尤可焚之若
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
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
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内起逆乱相
尋尒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
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釁國
遶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悪言之者欲
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弈出言
不遜聞者悲驚有穢國風特擯華俗
謹録丹歎冐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
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頴越器寓含
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温易是歡更
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
既褰羅仁兼裂綱開康莊之第坐蜀
鄉之賓起脩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
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
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内顧闕
如方圓寔用念傳弈下愚之甚媿几

僧秃丁之可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弈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弈害事輒述鄙詞件狀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

弈去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鬚髮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建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何期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

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
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
書漢魏已來内外史籍略引孔老師
敬佛處文證如左以荅邪人冀其伏罪
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无量
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畫
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
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
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
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
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
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
礼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
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智慧觀
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
宮礼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
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
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居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礼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舊本皆言我生何以晚佛滅一何早）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等二人各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
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
至燒香右遶七匝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品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
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挍量功德品云
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
倍報　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
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
勸善了無從意　智慧本願大戒上
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
上皆二万四千倍報功多報多世世
賢明叡好不絕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下云復有人行是功德願
為沙門道士大傅至後生便為沙門
大學佛經為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
道士齋靜讀經乃笑之曰枉向空吟
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
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
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
高上老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純朴各
懷道德虛心玄寂無為為事此風既
散百竟烟起万流分非奸巧不攻愚

智相陵鬼神執威衆聖並出制作教
化唯令民修善自守是以有五經儒
俗之業道佛各嘆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洞玄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
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来見諸道士
百姓子男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
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
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
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
明達者從无數劫學已成真人高仙
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制
身定志坐禪思微

右録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
寅歳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
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
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
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
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大
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
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
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人鐫石
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

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攘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商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對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嘆佛文如前

正信對曰書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然太上貴德其次立言德欲使人歸言欲使人信汝無德庇身出言損化輕侮大聖豈為人乎但孔老聖人尚自稱揚三寶令道士等敬讓僧

且汝既禀承孔老為師何以違背師教誹毀聖尊　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子書弁子二卷咸論佛法內典天地經曰佛遣三聖化彼東土迦葉菩薩彼稱老子　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云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案前漢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過居延山獲昆耶休屠王等將其衆五万来降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武帝以為大神燒香礼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魏書云漢武得金人不祭祀但燒香礼拜而已此則佛經流通之漸也　漢哀帝元壽元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

至章帝時楚王英好為浮圖齋戒奏黃縑白紈三十疋以贖愆詔報楚王尚浮圖之仁祀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信也

桓帝時襄楷言佛陁黃老以諫主上

欲令好生惡煞少嗜欲尚無為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竺而畫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煞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鍊其精神鍊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

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
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
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緘於蘭臺
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來漢因
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經旨大
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
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脩道階次心
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
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也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受
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
戒斷煞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
礼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
雜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
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之十
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
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
莊王之世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
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
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燋每
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
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

万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
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
漢法本内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
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至
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
優填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
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
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
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從彼
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
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外
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永平
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
正之次互相命云至尊弃我道法遠
求胡教我等今因朝次各將太上天
尊所制經書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
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
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
臣聞太上無形无名无極无上虛无
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德從生
無上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

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
舜光宅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
下弃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
事者既是胡神所説者不系華夏
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誥同似漢臣等
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
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
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
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志
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
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
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
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
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挍一則
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
有歸四則不乱華俗臣等若比對不
如任上重决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
虛偽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
宮詔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
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
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
靈寶真文太上玉决崆峒靈章昇玄
步虛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稱諸

天內音等經合一百三卷華岳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上品戒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說極太虛自然滅度五鍊生尸度自然券儀合八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誡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成朝夕朝礼儀九十五卷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及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尸解品上天符錄勑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六十九卷置之西壇茅成子許成子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惠子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揔有二百三十五卷置之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之東壇明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外道西置

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即以柴荻和栴檀沉水香積遶西壇經教上啼泣啓告曰臣等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謹依三五步剛之法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眞僞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悲成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无一可驗諸道士等大生慙愧尒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所試无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眞法褚信不荅南嶽道士費叔才在衆自憾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力涌身高飛行臥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歡悦嘆未曾有法蘭法師於大衆中即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无巨海納
丘非嵩岳嶸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法師數百餘重法師
復出梵音嘆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讚述法僧或說人天地獄因緣
或說小乘阿毗曇或說大乘摩訶衍
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
空陽城侯劉善峻官人民庶及婦女
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恵通
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
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
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下民
張子尚等二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
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
家京都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
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
與出家者剃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
種種伎樂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得夢求法品

第二卷 請法師立寺功德品 第三卷 與諸道士比挍度脫品
第四卷 明帝大臣稱揚品 第五卷 廣通流布品
業玄通記云後漢桓帝建和二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
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
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云
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
吳書曰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荅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有舍利應現无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嘆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吳主問尚書令都鄉侯闞澤曰漢明帝已來凡有幾年闞澤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五年吳主曰佛教入漢既久

何緣始至江東闞澤對曰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岳不預出家无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戈不息經令多載始得興行吳主又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闞澤對曰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大其志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治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喜用澤為太子太傅魏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啚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舍利投水乃有五色光起帝加歎異乃於道東作

周閭百間以爲精舍元魏太祖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有勑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飾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坐處莫不具焉撿史籍通儒並稱佛法盡善也盡美也邪見何緣自招逆罪魏世祖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舉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礼敬沙門慧始甚有神異赫連昌破長安曰慧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色逾鮮白世号之白脚阿練若時崇敬重大興佛法死十餘年儼然不變魏太武時崔皓爲司徒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恒加非毀因蓋吳作乱關中皓便進說因廢佛法道士天師寇謙之若與皓諍皓不肯從謙之謂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於後太武通身發癘痛苦難忍群臣議云崔皓邪佞毀

除佛像陛下所患必由此來睹後果伏誅脩加五刹豈非積惡受殃可愍之甚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光顯不可具陳與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及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万斤太和元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女官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尒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寂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當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為守藏史當周簡

王即位十三年景戌之歳還為大史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歳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関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法師報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経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経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此則年月懸殊所説不同无乃謬乎姜斌曰若佛生當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内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无文記法師對曰仁者識同管闚覧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経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師對曰唯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上首達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明帝遣侍中尚書令元乂宣勑語道士云姜斌論无

宗古問斌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
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収尚書郎祖瑩等
就觀取經帝令官人議之太尉丹陽
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桃吏
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温子昇等
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更無餘說目等所議姜斌罪
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
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自興光之
後京内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
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
八人以鷹師曹為報徳寺孝魏有天
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
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
巻略計僧尼二百万人寺有三万餘
所時世隆平人民豊樂僧尼甚衆曾
無選人洎永嘉南遷迄于陳世三百
許年像教東興未之感也出好名徳
利益倍多光賛時君罔有凶黨
強人衆　　弃去寺多僧衆損費為甚
弃去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
但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无宅義士
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

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弈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
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
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
弈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弈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
八年　弈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
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
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弈云未有佛法已前人民淳和世无篡逆
弈云佛來漢地有損无益　弈云趙
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
反況今僧尼二十万衆早須廢省一
荅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
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
昔遠法師荅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
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
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
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

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
不犯大非者以此較量取捨難辨案
出家功徳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
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
他潔己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
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繩治无過者
為國行道　一荅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
積世來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没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現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造書
云成功不毀故鄭子產不毀伯子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為三世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
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
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荅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
記歷帝王俆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
云庖犧氏虵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
頭女媧氏亦虵身人頭秦仲衍鳥身

人面夏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簡狄吞鷰卵而生偰伯禹剖母胷背而生伊尹託自空桒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出震乘時或南面稱孤或君臨万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麁而各御天威俱懐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可得以所出庸賤而无聖者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祖祢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蕃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而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一卷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對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

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堯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云十日代出流金礫石繳大風於青丘斬脩虵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煞九嬰於泅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烈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栖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脩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甫煞龍逄囚成湯縱㳙嬉脩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一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殺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斬懸頭大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乱成王之日三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採薇遣戍役去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去宣王南征信士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介時无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石慕容承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破邪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破邪論卷下　既

唐濟法寺沙門釋　法琳　撰

吾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第次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云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閒不承天命未有正朔譬猶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爲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玆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等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侯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

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玠史目云秦
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
者蓋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霸
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
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答帝王无
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巳下爰
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對曰
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
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
感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代民治道
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
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
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介時
无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隱居
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
篡十二年羿十一年夏癸五十二年文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
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
能卑宮菲食阜帳緣衣而盡力於溝
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
何為天祚不永止治九年勘年紀云夏
后相及少康之世其目有窮羿寒浞
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

作乱凡二十六年簒夏自立當時無佛墓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王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汯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王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武乙治四年祖庚治七年祖乙治十年又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其有仁徳介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王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丑征伊尹立湯次子勝又立勝弟仲王又放太甲于桐宫汲冢書云尹自簒立後太甲潛出親煞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介時无佛何為疊起簫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絶嗣僖王治五年絶嗣傾王治六年佳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治七年静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百一日哀王治三月思王治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乱曰武民賴來蘇軾闇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无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絶嗣　一吞佛未出前世无墓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簒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

百一日為废弟子朝所宮敬王弟哀王治三月弟思王外煞之思王治五月小弟孝王隗復煞之三王共治一年此出楊玠史目陶公年紀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又對日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穆問政竹書去自仲之前本无年世並紀陶公並去秦是墓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然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脩胡備煞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乱関東　漢時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

漢高祖在位十二年　恵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　孝景時吴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尒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年靈帝二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
凡三百八十歲
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
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對曰後漢書
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外平民
无百里之憂吏无出門之役麒麟入
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
嘉瑞脩臻兆民胥悅垂沕滑磅礴之
恩布通天漏泉之澤八方欽化万
國欽風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
不勲周夏沒言有佛祚短何故年長
弃云西域故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
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
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
人都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桓
國兵三十五人孤湖國兵四十五人
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
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
伐屠戮人國咒令大唐僧尼二十万
衆兵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豫預
之哉　對曰撿漢書西域傳云且末小
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

計去長安不過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足在中謀反縱被造惡何關此僧但棄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乱朝野深可痛哉　一吞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出俗高士遊涅槃之妙兆往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擬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曇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纖毫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降基依漢東都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等接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素栴檀樓閣現白象飛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歲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

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時太子生本
行經又云虚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
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並時無雲然
與佛經符合通儒以為佛生時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
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群品至周匡
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
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巳來至
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
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
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収佛舍利
役使鬼兵散起八万四千寶塔遍閻浮
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建
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
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
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隱
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
行等經録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房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
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房等夜有金
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
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
何為證請陳其丈也荅曰前漢成帝時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

觀史籍備覧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
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
吾搜撿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
自黄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
七百餘人向撿虚實定得一百四十
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
也或云夫子宅内所藏之書據此而
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
旦也尋道安所載七十二賢者亦在
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洹經云佛滅度後
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
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故本土入
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撿地理
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
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
号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
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為驗矣雖遭秦
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荊楊吳蜀扶風
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梁書非
徒臆說撿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
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

生育人去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去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五千年巳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巳去猶披袈裟勗周書異記去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騂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禳之據此而推同齊時上統法師答高麗使去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今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巳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矣又漢武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无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迸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摠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為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

日再睲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
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
安等並為紀録捴其華戎道俗合有
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戒論大小乘
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
捴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
露於八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
汲引將来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
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
破家破誰家破國破何國耶見豎子
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蠆毒无絲
毅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
弥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
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
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
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
李老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殯屍
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
不然砧搥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
矣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
旦諸聖孰與為儔乃欲毀而滅之事
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
民黜汙朝廷實可嘆也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六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唱撰衆經目錄四卷譯一千四百三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　晉人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四部　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涅槃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三十五部
元魏期城郡守楊衒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衆經目錄四百七十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譯十七部
齊常侍庾頡譯一部　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　梁人袁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帝撰法集記一部二百卷　梁記室虞孝敬內典一部
隋人洋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
宋臨川康王義慶撰宣驗記一部又撰幽明錄一部
瑯瑘王巾撰僧史　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記傳一部
太原王琰撰冥祥記一部
齊著作裴子野撰高僧傳　淮南劉悛撰益部寺記
晉中書令郗景興撰東山僧傳
中書令陸明霞撰沙門傳　治中張孝秀撰廬山僧傳
太原王延秀撰感應傳　吳興朱君台撰徵應傳

晉中書侍郎干寶搜神錄

彭澤令陶元亮搜神錄

道士陶隱居作發菩提心礼佛文

道士陸修靜作對沙門記　宋光祿顏延之作庭誥文

齊隱士周顒撰三宗一諦論

周儀同甄鸞撰笑道論一部

隋成都費長房撰三寶錄

右古來博通君子識量王公尊敬三寶撰沙門記傳者又對日此等先賢並皆翻譯佛經為目錄記傳悉學窮稽古精諳內外信道俗之白眉為群英之稱首咸遵敬三寶研味一乘弃世辭榮欽承勝軌邪見朋黨一口不論一人不說太剠苦兒誹毀酷毒穢言自保瑩耀欲張致翼何殊朝菌之危晦朔蟪蛄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信乎請付朝官博通君子撿內外典籍明邪見人謀妄之罪若言佛法来漢無益者對曰案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造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相衛削迹陳蔡絕粮避桓魋之煞歎喪狗之呼雖應聘諸侯莫之能

用嘗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姧礼崩樂壊介時無佛何日逆乱滋甚簒弑由生孔子乃娩娩順時遑遑避患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无取矣或發匏瓜之言或興逝川之嘆然復遜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礼亦疾没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盗跖之辱被大人之譏按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石而不陳彈也　一巻寺多僧衆姤嫉妄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恵仰等並皆反乱者

對曰撿崔鴻十六國春秋並无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緑林黒山白馬黄巾赤眉寧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曾毋有姿色兼挾鬼道往来劉焉之家焉後為益州刺史任曽為督義司馬曽共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

守蘄固断絶斜谷煞漢使者魯既得
漢中又煞張脩而并其衆于時假託
神言黄衣當王曽因與張角等相應
合集部衆並戴黄巾披道士之服數
十万人賊害天下自振漢中垂三十
載後為曹公所破黄衣始滅介時元
一沙門獨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
名僧徳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説
但能揚悪専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
道在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
従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
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
衡為嗣師魯為係師自号三師也素
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煞
魯母及室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
民符書章禁為本其来學者初名
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号為祭酒各
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
過大都與張角相似　後漢皇甫嵩傳
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黄老
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説以治病遣
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
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

冀荊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黃褐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事在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事在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事在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事在吳書）公旗學仙而誅家（事在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魏華散夫（事在靈寶經序）張陵弃婦（事在陵傳）子登背父　衛叔去兄（出神仙傳）右上古來道士為逆亂者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斐妄談吉凶奸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儒理由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　弈去自開闢

巳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歲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万二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初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頓有二百七十六万餘歲耶勘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鷄子槃古在其中經九万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万二百九十七年案齊秘書楊玠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万一千六百八年總而言之一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年挍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脩短也撿正史所載伏羲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年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

弈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飯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藪但欲敘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

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曾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啚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遺屬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古七略崇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内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邇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衆塊五常之俗蓍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絕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万德俱融不喧不寂要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而無内廣大則大也無垠故能量法界而與悲援塵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織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疢銷霑

慧風於鷄峯則幽塗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蓋承軀出則帝釋居前
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
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
若侍臣八部万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説波若則天雨四花百
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
猶聚日之暎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
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
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
爭衡末世儒童鄒相連類者也是以
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
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
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就其教
也八万四千之藏稽其道也二諦十地
之基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
玉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
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万古如
語實語不可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
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
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敬處
於時敬信之侶猶七羅之環北辰受
化之徒如万川之投巨海若其神變

功業利益天人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胡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廼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或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詞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殷歷金行而轉盛渭水脩逍遙之苑廬岳摠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隋文之初三乘並駕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徹饔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難拔躬以七辯能持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恵臺之業大啓表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相継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万人討論内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康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獻冠冕而投誠四海名家弃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礼迴向五體皈依利

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無化安能與京授十六國三十國春秋高僧名僧傳子等記傳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其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倫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足明珠亦饒羅剎喻崑山歟於片石比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為怪而使廢之

譯經沙門第一五十二人　義解沙門第二九十九人

神異沙門第三二十人　習禪沙門第四二十三人

明律沙門第五十三人　遺身沙門第六十一人

誦經沙門第七二十二人　興福沙門第八十四人

經師沙門第九十一人　唱導沙門第十十人

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或泝漾洪波皆

能委命弘經亡形殉道或以神力救
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襟或通
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禁行
清高則冰霜弥潔樹興福善則冥衛
可祈諷誦法言則幽顯沾度於是三
藏四含功用遂廣方等般若取信尤
多但神化所設無遠必屆慈河猶踰
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也
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号為西域
大神或稱為浮圖之主所以摩騰挾
葉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
學鈎深神監與遠及遊中土備悉方
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景
徽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蔘蘭
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
名當世資學圖澄傳業惠遠門人曰
盛世不之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
雋襄陽習郁歷我弥天自晉惠蒙塵
懷敏遷播羯胡縱毒寢蕩中州劉曜
篡逆於前石勒僭凫於後華夏分崩
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愍傷煞之方
始痛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
示懸記於襄鄴藉秘呪以濟將盡擬

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澄傳云澄在漢地二十五年所歷郡縣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年一百十七歲亡當石氏凶殘虐害無道若不與澄同日語可言乎百姓危亡得存性命者不可稱紀）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志上分身圓户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莫不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者紹隆聖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也應我大唐之有天下也當四七之辰安九五之運拯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兇撥亂之功邁漢魏而孤顯蕩蕩乎巍巍乎難以揄揚者矣加以留情佛法降意玄門造像書經度僧立寺種種功德處處檀那刹益華戎汲引黎獻方欲與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兹五帝踰彼三王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上來邪見所述讖言蓋是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慈鞠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眞虚涅槃經云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正當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

行悖雅君子正見道人聞之乃共撫腕抵掌盱衡而作論云尒　孟子有言曰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虛妄顯於真實鍮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雜廁瓦玉參𢇁以情言之豈余心所能忍也孔子又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是及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乎孝王者之降靈也或流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素靈夜哭帶雲龍之氣含奇異之象皆有天命非由人也或問曰何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答曰夫冥理難知人情易惑按其指歸略詳之矣何者昔宋景脩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母舒顏但使專精嘉祥可致必能潔己突禍自亡信哉斯言也觀夫文武成康之世治道隆平蓋積善所資福鍾來葉所以過曆也始皇在位焚書坑儒酷毒天下逮于二世誅戮更甚生民寒心手足無措上天降禍故不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

咸禀先因頗由行業信爲明證也近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旋踵之間後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生即有神尼撫養後爲寶禪師觀見當爲霸王及其即位普興佛法大度僧尼四部詵詵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登即漸息干戈日就豊樂嘉祥靈應史不絶書四海无波六合同慶後封禪岱嶽世致太平比至煬帝昇除寺塔沉擯僧尼繕造奢華万事過度夭厲海外親自征行禍及无辜殃鍾身世目前可驗何待將來 論曰論衡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不非古之虛美而責今之實論信久遠之僞詞忽近今之實事不知指馬之要而覺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大矣哉釋氏之爲教也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万象之列太空辟八河之赴滄海至于傳尋子史覔覽經誥六宗七曆之典五岳四壁之儀丹筩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玉撿芝泥之冊雲臺麟閣之書清分濁判已來烏篆蟲跡之後赫胥栗陸

之曠天皇人帝之前斗杓之所指撝
輪烏之所臨照地輿迥闢天角遼長
補鼇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功
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樂石
之所基衣裳宫室之所肇祭玄祀黄
之典制礼作樂之訓勛揖華讓之則
湯征武伐之威金縢零雨之翁泣麟
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寰中而理窮域
内者也豈知上界營二死之患下方
抱三塗之憂若海濤淪愛河綿遠是
以大悲出世導彼生盲闢八正之関
闢五乘之路宣忍服戒珠之旨啓優
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飛禽軀投野
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嬪娥賜驗弃
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求
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
形長辭毒器況于花寶殿近号天宫
六合琢樓遠稱淨國八行玉樹四柱
金樓百味香飡三銖軟服弈弈輕舉
無煩列子之風雍雍笑歌詎因簫史
之吹故知緑轝瓊輪憩暉於紫府玄
霜絳雪恣采於玉京矣
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堪

濟万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曰真實二謂權應真身謂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億生求果和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為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也　世說云曽人尚不貴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惑者問曰豈其然耶請喻斯言論者對曰子不聞乎夫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万善枝條難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渇愛所燒妄想攀縁身心放逸瀲五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黒闇崖下无明波底長夜睡眠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詎知迷乱之色昏昏永劫役役偷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悪友咆哮狂象放逸心猨起六十二之見山沉九十八之使海躭湎行廁戀著畫瓶扇八魔風吹三毒火縱六入賊盗五陰城不憂二鼠之危恒興四虵之怒信其七羊之眼發

其梟鏡之兇芺是立我慢憧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誇企儒墨之談反表為裏顛裳為衣敗俗傷真鬪朋乱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袛呵罵風雨與鬼神為讎隙與骨肉為怨憎自矜自高不仁不孝恃其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蝍蛆之甘臭螮鵶鳥之嗜腐鼠以毒為美深可畏哉靡慮將來之辜不愁地獄之報望乎肆一言之禍招万劫之殃致使沉滞幽塗淪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磨磨爐燒鑊煮湌灰食炎噉雪吞氷處處燋然心心苦楚百骸九竅撩乱刀鋒五藏四肢紛披劍鍔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况復捨身受身常嬰三界從獄至獄不離三塗大聖觀已興悲至仁為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帶影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詃去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

荅法琳

聞至道絶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深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皆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亦以安隱之路於是剎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厭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袞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業佛本行經剃鬚出家品偈云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離見是無常須臾間是故我今求解脫於後纂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絜己而脩善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

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即大唐帝業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恵流千祀不敢輙以愚意輕測天心謹課庸詞略申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破邪論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上

集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聾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昏於通理每遅迴於聞見踐岐路以躊躇竟滯迷於言說仰夷塗而顚躓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爲指南坐袪知北先生延隱杌而對曰余少聞詩禮長好墳籍耽翫有年搜覽無倦簡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謬久蓄靈臺之鑒恨無起余者商子今質疑不失言矣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寔先王之蘧廬此迺奉俗之談焉足言議至如釋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万刼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閫域愚智莫窺其朕兆跂跂焉若十景之耀青天滔滔焉若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世之聖旨不俟僕之一二談也夫道之爲教其来尚矣爰自黄帝之書逮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

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淡之
徳慈儉介剛之用挫鋭解紛之能誠
有益於凡情固無辭於時政自家刑
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
統別立天尊以為教主據其經論所
說天尊者迺道法之宗匠玄門之極
位天人所奉故号天尊源乎造化之
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
坤万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
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
先生學富蓬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
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来斯鑑洪鐘
佇和敢邀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迺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
子焉進坐吾為子論之夫道之為教
起自黄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
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
諦聽之吾為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
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
地之内耳目所洎者咸可究而詳焉
余披覧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
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為子據史籍憑
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鉤命决云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為天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万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廼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合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廼為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能生天地哉請究斯

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公子懼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慒以愚不了尚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案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部袟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寒太之下處三清之上揔九仙之長朝會百靈階級万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繁高聽希暫釋疑　先生莞尔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重為夫子揚攉而論之子察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為虛謬之說纖緗可驗軸素難誣教異外方跡殊中寓考之史策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炎皇以来書紀方漸逮乎皇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

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耀洞紀楊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紀顯著大無不錄細無不載禪讓戰爭之帝紀澆步驟之皇神祇變現之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麟之通感魚鼈贙兕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恠鬼妖魑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詳其事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逮自人皇年代緜遠五姓為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六代一百八万二千七百六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万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文字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史官立焉歷然可觀備諸方策天尊之義闕亦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辭藻雪心靈請滌耳目自可豁聾屛

息察理通幽而遂滯過深不無小惑再覽高聽有媿廼心請更詳之冀申積晦案道家教跡義音甚多法門名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廼包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瑶格紫筆朱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予迷其本又惑其末為子備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烏有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是僞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書僞中生僞銀函瑶格虛内攝虛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據實足為虛妄且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說經無主自曉為端袄本塞源詐勞繁述子令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為勝以佛經有一十二部廼加二十四部揔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深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

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摽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含三十六部爲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爲造咸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術道陵逝自爲造道經數百卷經中敘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去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爲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爲經以增其數三洞爲

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詔天真人編玉為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鏤金為字令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甚詞皆以玉字為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為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易以隸書即彰玉字是文明所作改篆書體為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為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悲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是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秘之玉藏銀玉貴故用以緘經准此虛詞全為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為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為天宮所重聲色為經說妄銀玉何廼是真財色對境是同彼此有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

云紫筆朱韜此更虛爲但筆之起稱
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
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槧或謂之
札或謂之觚元無筆号豈有天尊以
稱爲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
執繫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
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籤題
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
書之号迺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
不離塵勞之境纔論生死之流語事
似是美名覈理全成僞迹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
措迺謂先生曰伏聞衆口爍金積毀
銷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
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
烟輝霧液聚氣爲文𦍒垂八角字方
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
悟夫子況論弱喪往而不返靡恩已惑
難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
意久已曉之蓋叙真文僞濫之源顯靈
寶虛妄之跡既去天尊合一氣之端包
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

不託空閑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
偽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延云
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
丈真異凡俗之書並無八角用殊篆
錄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
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若在上
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
呈詭恠之跡徒陳海棗之論寧思蝸
角之虛此又偽也公子曰玉字之文
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
之天玄都之境玉京仙宇金闕天宮
空青寶林寒本靈樹三清上界九仙
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為子說
之子累見問令為子具陳其妄案靈
寶偽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
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
二太明玉完天第三清明何童天
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
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
八太極濛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
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曜明宗飄天十
二竺落皇笳天十三虛明堂曜天十

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孝芒天二十一太黃翁重天二十二无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揲元樂天二十四无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七太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太虛無上天三十太釋騰勝天三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天謹案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号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此三十二天惣是偽立何以知者今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天霜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玉篇說文字林字統竟无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與無見之流翻譯人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録梵字訓以為淨陸法言因而撰入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東流之前此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佛經道始偽

造進退無據爲跡自彰大羅之名定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仙宮玉京靈岫案經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名金闕廷玄都宮之闕稱尋討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此方之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居止合於此地自從文字已來帝王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尚阻鴈門此中闊狭可知遠近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理誌與地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天之上天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懸隔但天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藥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延以人間妄計金玉珍貴用標仙都山闕之名黍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万里之內音旨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

此地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録門人降自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閒實為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虚也又空青之林寨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虚搆異名冀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虚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弥增為跡轉益虚宗案靈寶三清天号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虚為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秖有三十二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内三清大羅是其別

号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号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攝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无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爲也老子駈車西域竟無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稱三虛妄爲跡適彰所言九仙者案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刼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凡其爲狀即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辯囿宏闊耀詞鋒於舌杪言泉迴注瀉文瀾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類秋颷之拂危葉辯即辯矣疑尚疑焉案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无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捴排爲僞

先生迺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恠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号將上清豈殊前以昌言今復致惑褰三十三天天无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叅差終始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壃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虗爲之狀叅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悞

甄正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中　　集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識亦有之天尊神力不撫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斂霧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斡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簿蝕差特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為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況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諸天

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為晝夜不必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寶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聪二遍盲者目明三遍瘖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亦無冢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為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胷臆造此

偽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偽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偽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偽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禦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彝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醨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强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醨之代乃說

無為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信復豈妄哉請少詳之無為孟浪棻道經云樂靜信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代因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本今迷其末詎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為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為佛經說釋迦弃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偽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等事趍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偽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偽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群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年歲近遠撿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尚書周書何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鞫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

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葬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帶芙蕖於高木殊為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穽之覺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景咸云假偽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懐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機不疲傍瞻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穩懐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為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為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秪如靈寶之經黄記具載豈亦偽乎案吴楚春秋及越絶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

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
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識禹曰事
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
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
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
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
識之聞曾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談
覽令使賫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閑
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
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
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
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
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
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
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
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
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
之虛出言何殊歟先生於是哈然而
笑謂公子曰向子爲河漢之詞發雷
建之嚮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滐素之
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
寶經僞本曾説靈寶符非若得引符

證經亦可指火為水況吴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為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籙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令勑為老子之符冀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説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絶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僞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僞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僞又云吴王得符儀喪其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詐能權其實矯飾詞崇僞若得驪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僞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僞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

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説备載元始内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先生曰此又僞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演黄帝書重廣其文爲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識剛守雌挫鋭解紛行慈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録老子与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与道經微同多説人身心情性禀生之事修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爲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拯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

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故易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案西蕃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耇懷妬忌偽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令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偽業史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衆月支踈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為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向有万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自來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

此經文每言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僞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誑惑黷俗欲令敬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僞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号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僞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僞何得云老子為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令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来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枉踈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媲文拘羑明彖之義載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

非無表明修靜之輩江左扁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稿豈悟跡虚蕪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阜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万来降獲金人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虚史傳自然合録直以元無此事豈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偽何為唐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盧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関日自云笠乾有古先生方將撤軔金河果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

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遥尊曰師令化
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
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
談此說終始参差良為搆虛詞多舛
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其釋迦感徳
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
慕義欽風駐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
之後身方入胎僞在目前詐煩言辯
作僞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
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
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
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為佛何關
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
是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令老子
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
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
衣宜從緇侶變梟聲於栽響革狼顧
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
之鄙教踐迷塗而蹺足泛慾海以沉
艎不復本以歸宗良為此經先僞
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
之興基於遠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
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

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沖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綱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寧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荅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偽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用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道之為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万彙子云遂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追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灾横順生而壽為違斯理必罹殃咎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已身不陵人慠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已身陵人慠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

生益其生爲物所患身受折辱嬰
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
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
屛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徭役勸農
桑君上垂拱而逸日下鼓腹而樂上
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
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
奢侈倚泰崇飾宮室躭愛聲色徭賦
繁重頭會箕斂勞苦生人法令滋章
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昏
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傾滅
此爲有身桀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
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
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經云道可道
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
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爲
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爲則全生
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
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
三壽不爲夭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即
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徼妙兩觀同

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憐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礼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此行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号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所目之在於理中何

甄正論卷中　　弟子孟謨　亭

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在
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
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
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
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遭迴
世諦之間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
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
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
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
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僞安道經修行
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
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
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
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關於
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秖如漢淮
南王安坐犯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
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
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
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
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
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
之情斥神仙之術雖去列子御風无

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
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
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布求
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綱者靈寶
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綱
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脩靜等偽造
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
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讃詠而
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
得引偽還證為耶

公子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援實經證

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
寶天尊之偽為佛經事跡頗亦相叅
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
云動則經歷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
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
加增佛事雜糅其文案老子道德二
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
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事
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

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敎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乱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万物着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万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則与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以被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爾至於靈寶偽經亦具論劫事並是脩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數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因果罪福脩善攘灾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儀懃肅則有三籙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為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説在僞經靈寳之部事非道典跡是僞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前以具辯無事重陳秖如三籙明眞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寳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僞修狀跡先彰不煩再釋但予仍恐須破積疑案僞靈寳齋儀云三籙者一者玉籙二者金籙三者黄籙玉籙者爲天子修之金籙者爲王公修之黄籙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宮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料紋繒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響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等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虚

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眞道
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
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技笇人間行
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
罪此葢虛也撿尋老莊之文本元此
事並出靈寶爲經且眞司之理嚴於
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
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
若未三官校笇之日以前預建三元
礼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
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款希免其坐
定不得原人間處分尚不免罪冥道
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
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
嚴急之科謗無重懲之益

甄正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集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息吻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氷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曦景之曆曜自可銷聲豈足喻氣鍛眉況疑未袪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僞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為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徳之經勑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賫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公荅曰道尊德貴不可遥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愼常恐廢墜忝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逐眞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説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爲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値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録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吴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從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柞甘泉河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乗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鄭杞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為盛烈并而不録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草車万乗天子万乗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乗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為秦昭襄王所滅揔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為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經云如何万乗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但經為注夲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濵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偽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真之言何鴐

公子曰史冊不載識亦難憑以愚管窺致兹迷惑老莊之教其來以久道士之号非秖于今觀守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捴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遂而各驚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駈老教旨在於雖兼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奥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塲八万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遍顯至如達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繞登壽考佛之為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麗文浮闊似若相參妙理(況)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号非秖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李元無戴珽穀之冠被黄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則廣成務光巢由消棘之輩脫落時代輕慠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鍊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纂服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嗜娶禁葷辛又偽造靈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号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為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是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于茅山之宋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
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
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号
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
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汙弘景重制冠
服改館為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
寶法爲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
景深爲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
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
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革
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
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
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
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
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
比轍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
莫不偽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
膏肓永祛沉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
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
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眾道法
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威

儀僞具准佛律僧受一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令道士女官所受法籙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惣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揔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籙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性多染愛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籙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官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婬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爲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禁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暫要經文又說子孫令日縱學佛宗識者詐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識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為其部袟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搆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盂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袟偽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御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者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稱之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懟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覩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搏搖九万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攢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黄冠碩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壹咸躋於善理無有三慈悲仁恕殊塗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黄馬之辯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釋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迴殊非唯廣狹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乎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譽洎乎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友于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藴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中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乱修禋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藏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胄達腋申馳騁之娛夭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姧詐起符璽著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害

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貿壽無還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身造受嗣同於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撫杜回以荅其恩中生命胡寃以馭車劉約從允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盪觴老聃嗣其跡紉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鼂光藏暉全生遠害無為寂泊恬

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
淳就澆分鑣各騖偏一無之理立三
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
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
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獨代遺榮巖
捿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
跡事涉懸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
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
一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
臣攀戀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
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
墳塋安措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
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
之患皇帝馭青龍以沖天躡紫雲而
遐上高謝万機脫屣四海元来不死
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
人尚蔽芾甘棠思德留樹況黃帝登
九五之位處万乘之尊馭龍駕以上
僊故勝寢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即
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
申誠戀之志仲子未甍来賵左傳以
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
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慾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塲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脩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万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曉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為絕嬌性之聖智弃越分之聞知同徼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强粱損聲色之躭淫體禍福倚伏
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
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
違於此則夭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
勤絕其後不嗣故古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
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枉健
羡之路墮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
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
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
夭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
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
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
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
之心利己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
之內有此顛倒夭齡害命辜累致身
無未來寘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
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
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
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
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
以忘身非是為他祈福宣尼潔齋以
變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予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嘗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郊社所管又符書鬼籙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恠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鮑忘臭沈淪弱喪

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獎朝聞夕死有慰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誡傳諸將來使夫倒躓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上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荅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叅園綺搢紳嘉其令望緇素挹其芳猷而須菩十疑干我二諦公孫生之殿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踐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誡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惟秘密述之敢忌乎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苦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

尊於理非順寔亦佛与菩薩豈無等等差
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
佛也若維摩是如来助佛揚化未知何
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
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疋夫雖賤而
難奪順理而求万乘雖尊而可降山
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
必均其小大况惟諸佛有平等誓願
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
遠遞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
者盖是法身大士德起羣聖啓權智以
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惣持之力
来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
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
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
菩薩莫能造命弥勒居一生之地服
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
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
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来遥瞻於此
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
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
者孰知天之高下剩乎慧眼遐觀見

手足於寶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花變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羅縠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吉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三昧經自古未見其本今撿諸經目錄無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應形術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者佛道甚易何云懃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實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為若斯哉且文殊乃然燈之師釋迦又然燈弟子文殊既為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然燈之前況弥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道文殊之力令龍女成佛於前弥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也如文殊未成為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以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為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已為物有形高卑不可以跡定隱顯不可以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

菩薩而實是如来何以明之按法花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無㝵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無㝵者善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畢十度因滿獻寶珠而轉女形坐蓮花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龍女即謂是三途而嬰五障聞發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由其致詰蓮之心也何其幽哉又按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来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来作佛名曰普見稱以文殊智包權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劫已為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子或寄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来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㝵周行三際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来

而見身豈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燃燈而函丈逢釋迦而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成方便實為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異以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既信彼之非長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為釋迦生也正法五百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為食頃則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猥燼令既不成猥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万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沙門復礼曰法花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踊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然燈

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弥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諭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為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為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惑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穢國之靈鎮法花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為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
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
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
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婆
娑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
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
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娑婆矣
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
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
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花數
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小道
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
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
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
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
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
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
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
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
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
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為
焉有嚴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為

猶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氷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涅槃之日實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為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然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其出家也闍王害父因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万里為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為獨隔不言林放及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甕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貧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為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為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實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万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覩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

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實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瑞於夘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寂寞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已昭彰而感通中土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麁淺之伍懷愚混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脊而背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對之以詰於生仁義稍撿其性盡道德粗明於微妙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万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禪矜小功而背誕身行三逆知非非而迴向迴向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

福亡永劫而沉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踏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惜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又曰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弃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瞻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與為是問乎為非問乎必以為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達多行衛碩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與懺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為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幾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為獨隅請尋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闍王害佛尚為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為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為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　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攝記乎無攝記乎如有攝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攝記安得為化哉若以善星為真者何不同之昆季昇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獄豈慈悲也但拯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闍王之醉象何為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為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為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謗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不成於逆

成進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斯斷善根迺受闡提之号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

又問善星為真為化者凡化之為理必當以混真為妙真之為事自然以似化為恒真化相涉焉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羨餗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為最後之說迦葉載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纖涸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為化豈無為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詐得魚偏習諸禪為山而已止簣同石鼠之為枝若飛鳥之能言雖蓬門人還如伯繚空搆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淚表大人之相逢餔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巳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

尚拈螢火之識智慧無雙未免金師
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性照令俾
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
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
夫玉毫巳翳金口莫宣但可禀教而
為解膚詮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巳哉
夫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上智也
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者下愚也與善
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
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
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
能變周處之節令難陁之等者中人
也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因
而學之乃成羅漢謗因謗果人斯下矣
能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
可殺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燋種
生芽有渰凄凄不能遣枯條布葉豈可
闇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洎乎
力士之傷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
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
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
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尚復引
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

先乘同荊棘之田穿忘後種知現在
之無益冀將来之有因果下趣而向
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
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
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之大誹謗
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
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
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愼歟

十門辯惑論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中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為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為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為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己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己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毀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褊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匠物順而匠物

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

釋曰起予者商也聊為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中敬謂達多為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為愛化之人耳安知為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善為師惡理久著仲尼既摽善誘矣調達何用不藏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或人

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為化既足矣何用反而為化乎

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

夏氣長矗龍麦以之焦悴秋風凄緊
嚴桂以之芳菲春日遅遅未可使菊
華榮曜冬、霜凛凛詎能遣松貞搖落
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
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
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㳂
淺及深乎又曰為惡可以化人者惡
人為惡亦化乎惡人若巳能化者何
用善人為化乎釋曰惡人為逆果或
睽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令而必驗
令則斯須可覩物恐怖而能悛睽則
實冥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
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為化焉然調達
始終行事權實雙辯經云惡友猶是
權名論曰大賓方為實稱故鷲山會
上天王記十號之尊奈國經中地獄
比三禪之樂至仁不遺應同類將小
愆無犯豈作潘崇固以父王定業不
移必過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
殃實也未始勸人權也令人見勸
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
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怖殃怖殃而
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

令不勸故勸則勸為不勸乎權有勸尚為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延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為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剎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觀業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提希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閻王瘡痛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閻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顧而不扶焉用彼相在子害父佛何為哉

辯惑曰夫業之為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消息夷兮無形希兮无聲無形无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遠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

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
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為動
植殊途而布濩人咸見其然也而莫
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
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无氣或去稍
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與衆物
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為
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
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
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
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為
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
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
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
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无終譬之
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
易其滋漫三界難以歸根然而業之以
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
慶為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
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
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
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
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

嚮著詐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
職乘稷盈疇晨夫失時茨棘徧野借
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
望不稂不莠如坻如京採薜荔於水
中搴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為福始
惡是罪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
有報敬聞命矣何迺頻婆為善翻以
禍終阿闍積釁仍蒙福李釋曰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
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
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
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
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奈受後後
生方受也初猶禾薪之類也經時即
熟焉次猶秫麰之等也易歲乃登焉
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
勤今惰者野无秋實之望家有歲積
之盈昔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
有餘糧之蓄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
不足非始於惰乎見惰者有餘謂有
餘非始於勤乎莫以象而中意更借
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
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

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役役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搆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搆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令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現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遷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

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還宮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无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令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

葉北棘適越相去不亦漸遥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悔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為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无辜横加逆害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

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則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溺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為益任之則為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盜跖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顧不扶手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手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在旃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群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為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為優則涅槃為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為優則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

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
微夲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
道雖無性相而為性相之津辟夫明鏡
無為形来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
響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能以致
響羣物絡繹无鏡何若而生像故知
形聲為之感鏡谷為之應感應一虧
視聽兼失矣竊以如来有無緣大慈
不思利顯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
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
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
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
也自波羅苑内朋苦集滅道堅固林
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
覺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无別
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
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
所以多門夲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
夲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
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
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
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

談四絶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為義也明大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花之為旨也知三點之與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為致也此並大乘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断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讃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迯草木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稱藥拙偆任物而施巧豈寒温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繹成文有異來音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蔵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

分流設險海君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
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
醐藥中之㝡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
非玄十事以成何切業而不備其比
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挍
諒己非輕翊如涅槃梵本偶適三万
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
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
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
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
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
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
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
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
復振也釋曰夫以刺涉大川舟檝爲
之㝡載馳廣陸車騎爲之先燕處超
然宮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
宜而万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
地也故畫鷁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
繡轂馳騁而未已跱鳳華居寢處而
寧廢斯則舟檝未嘗不爲㝡車騎未
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
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

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擇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盡亦從此而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下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為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則此滅非虛何為犢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礼曰涅槃云犢子梵志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於娑羅林修行二法不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異乎吾所聞也）

辯惑曰原夫佛陁以圓覺為義涅槃以至寂為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遣功無不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恍兮惚兮若存若沒杳兮冥

乎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
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
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
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
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
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
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
於淨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
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
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
取子何遽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
相歟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
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
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
時日不可以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
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
日本乎始終終無形質則無尺丈無始
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
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
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
身金剛之身則是法身又云非身是
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
一如來亦尒壽命之中最為第一冨

哉聖教盡欸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
奚更疑之以生滅惑曰聞真常之義
故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
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
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
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真如妙性為
之體大悲般若為之助般若故不住
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
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
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即與在而
不著故無緣所以即謝斯則寂然不
動形遍十方湛介無思智周万物應
現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
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猒身長
辞有患形同槁木邊已燒然心類死
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
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
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
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
也豈乖真常之義哉惑人又曰涅槃
之道若常者何有雙林之事耶釋曰
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
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為之體出纏

被了為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為之性寘真照俗為之業化身以内依勝智為之本外應羣情為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則翳霧鎫則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髙杲朗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沚清則現泒濁迺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葉攀而開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雜經辯志晦明於幼學或納釆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顯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冈邪草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顙一一國土處處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叅是則真為寂靜化是權遷鶴林之日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遂情而興事不無積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為理智以善權為業所以因時降跡隨

物現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述定化體之攉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為未得矣斯為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謐執實者為妄知妄者了實曰何謂也曰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可云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无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則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

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来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變現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劒者忘其質器俟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覩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劒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閻誕於右脅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花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扛於高門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為想若言有為則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来無常又云不可等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觜而不開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

矣非所敢言哉人率尒而興喟然而嘆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鋒捿𧸘莫辯括地之深澤鷃搶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以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常妙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令而後奉之無斁故知同凡偃臥示跡弥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甘志遣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荅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繼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爲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覲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其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曜千乘万騎

雜沓清漢之間振鼓鳴簫嘈囋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惇耀恆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万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璽之仙樽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蚩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絶地八年九潦伊耆致昏墊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方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遥覩東方無巡撫之意為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聞嘉音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未常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温甫尒也昏旦須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覩況乎今昔之遼哉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

而刹往千馬伏軛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踊出寶田氣色詎別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畏神用教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感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諸經論三千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時而壞壞已空成住壞空各二十劫如是循環終而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壽无量歲乃至八万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論輪王八万上雜心論云劫增輪三出矣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乱常蚩尤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狩大盜非有莫遇神兵之戡剪唐虞已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万物覩諸佛興十方革是知四兵奄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万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來論又云兩儀闢闔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鳳籍之興

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以為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羲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傳誅圖牒傍存子記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昆陵為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希得其地容成太上髣髴臻其道而丈物並闕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指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畧夫膠柱者矣或曰若輪王但生於八万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字之辰百年已減釋曰有化而為瑞者有假以為名者化而為瑞不君於万國假以為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韍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

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或曰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者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一輪王乎但言作鐵輪王則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行十惡終無七寶者乎蔵人又曰皇王者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之初八万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覺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恙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不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界三灾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爲上苦蘊猶其遒迫使法尚以馳騁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寂歟蓋醉於至感耳安知真諦之妙歟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跡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跡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岐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則善矣櫝越曩構淳因福履還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鵠君子之松栢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

雖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邃鍵而探賾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為睽載一車而可怯然敬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詞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負道不涯賤質濫迹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慙濡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闡斯行譜是仲尼之所擢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蠏涉光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千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鉤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師利況以下愚之敝披上聖之文子

門方戶闢塗多感府以罄肝膽露咨
矇謁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
八正之塗續晨凫之足鑿混光之竅
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
長悟迷源契煩惱之薪餐湼槃之飯
請事斯語以卒餘年謹遣尺書敢謝
不敏弟子攉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弥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矯忿六師懐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拒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鶡旦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釐而有塵聦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閒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牟子理惑

正誣論

牟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

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煞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

哉問也請以不敢略說其要蓋聞佛化
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
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
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
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
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
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
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
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
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
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
手把千輻輪項光照万里此略說其
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
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
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珎偉
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
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
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揵陟跨之鬼
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
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
曰未有尒時禱請神祇今既有尒如
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无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礼无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

不厚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牽之无前引之無後舉之无上抑之無下視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顛深不絕消流孺子浴其淵騏驎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鶵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弥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窮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辟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實道德仁義亦一
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
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
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
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躭
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
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
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
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
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
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
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
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
鷰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
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
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
不見記何足恠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
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
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恠
覩馲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皐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

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
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
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
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
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
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
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
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
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穌夫
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
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
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
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
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
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呑炭漆身聶政剝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爲勇而死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弃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黄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
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
礼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
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
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庬允信而無
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
儔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
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
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
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
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
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
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憺怕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待扣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複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煞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礼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

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
困憂空費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
不甘其國虞卿捐万户之封救窮人
之急各其志也傳負羈以壺飧之惠
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
其不訾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
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
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懐善者應
之以祚狀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
而得麥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
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
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
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
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
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
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
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
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
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文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説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黄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曰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黄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閒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棄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脩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豊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之賊也

牟子曰来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黄鍾應寒蕤賓重裘備豫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悦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憺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務苴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既吾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辟對盲者說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貉雖煴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覩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躭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乎如天淵乎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

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判頗得疥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誡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淡泊無
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
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
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
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
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
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
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
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
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
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
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
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
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
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
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
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
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
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
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卻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歧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
貴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恠不信有不
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
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
見其所從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
者不能知實覩影者不能審形殆其
不識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
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
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
敗子貢觀邾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
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
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
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
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
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溪得
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
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
之難搖矣于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
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
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惱怕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鵄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曾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當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待成王太公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窊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蹴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煞
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
於此云云
正曰詎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
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
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匈心之語也夫
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
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
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
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
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
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
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
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
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
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
戈拯濟群生行小煞以息大煞者也故
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獻國
有釁必鳴皷以彰其過揔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
而撫之不苟濫刑極武勝則以喪礼
居之煞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
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識彤累見故會宗之盟柳楚而先晉者疾辛鉀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李末之特佳兵之徒惪道薄德棄始任詐力竟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云舉世棄其就戮兵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万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方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晦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寢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孑遺哉此何異氣竊既流不獨良澍縱火中原蘭猶俱焚桀紂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道之旨也引此為辭適是之

肆謗言晈愚堅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万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乱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蔵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欺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悕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輙充六畜佘則關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殄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遂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摇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爐脩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義行之累刧倦而不已曉了本

陰陽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蜫蟲之數不可稱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苦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恠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諳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投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讁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収伐之命預辦之尸羅枉濫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彊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

餝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夸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還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庆隨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珎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奉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詆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徒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裎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爭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无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灾涿
鹿有漂櫓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飡經
鳥曳導引吐納翳黍稷而御英藥吸
風露以代糇粮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
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為
欲騁餝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嘵夫耿里之亂雅惡緑
之奪黃也其餘喙喙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吝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
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夫起佛寺云
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煞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率以慈仁不煞忠信不衛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迹者

凶麤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酗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横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荅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驕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内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蹠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步蹇上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長

敗理耳繼如難者云精進而遺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餓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語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慼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恒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愼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憐人之喪猶加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慼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弘明集卷第二　　　　集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晉宗炳

明佛論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
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万里之
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復湏彌
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
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
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
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
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
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
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
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
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
之不藏猶興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
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
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
形算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
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牢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冝脩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證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淒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弈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万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未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為狼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辞盡於王業礼樂之良敬詩易之温潔令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万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麁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逮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麁之闕文以書礼為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丗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懅有腐敗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己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
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
所寬宥當復不稍滅其惡漸脩其善
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尭之識必當
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
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尭者也夫
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
分至啓閉而燕鷹龍蛇颷焉出没者
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
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
獨然而万化之不盡哉今所以熟
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
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
一也疊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
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恠乎
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尭之識幽顯於
万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
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
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
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
少而泥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
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也今男女構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爲昔緣所會亦必倚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禀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及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尒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媧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睒𥉌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寘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遺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眇漫孰覩其際哉粲變蟲世羣象滿目皆万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然滅除心患亦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爓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挍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趍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謀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晦然弥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弥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麁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将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涅洹之謂也是以至言云富從而鑿以空焉夫叢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必樂盡哉是以古之乗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荅曰令神妙形麁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麁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備於前論援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来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舟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舟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思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數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惑耶聖人何以不爲明之

荅曰所謂感者抱朴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感暢遊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迷自昔故未會乞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
是妄疑而不歸純叙種者方將長淪
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
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殺身以成仁仁之至
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
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揜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斷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
也純風弥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
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盖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尒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目兀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荅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尒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爲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智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訓搢紳難言唯採救伏治跡猶万不記一豈至道之感不見于殘鈌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浩然之世携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撥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礼老為言之關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没其言獨存於礼記後世何得不謂桂下翁直是知礼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絶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刧燒之説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対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覇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説於三傳者亦猶干寳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咸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感
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儀於
當今使精麁同其信悟顯神功於窮
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
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
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頭藉坑六十
万夫古今彜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
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
大悪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
慭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爲
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邀世則不能濟
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曹陽
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違江而驥
避境猶皆心擴徹餘使非道玄通况
佛神力歘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
万之命殊易夫納須弥於芥子甚仁
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令想焉而
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窮寨
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
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
苦力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預奪其
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應在將来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
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
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
將来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
来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
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
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
之有心冝見苦痛冝寧與彼一矣而
經則怏多是語實則竟無楚應安私
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攝此空法以
胥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
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
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荅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識瞰
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
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
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
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
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
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
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蓋衆生無量神
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
耳辟之洪水四凶暨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先若堯諮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鐙王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尚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札
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慮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万神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雞豕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克身暴同殊總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餘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寘應哉今六十万人雖當羨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羨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郝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煞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煞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煞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禁悴於已神乎延年所煞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寧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則朓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乹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蔦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麀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究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鶵胎孕燔葅羔鶵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令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敢漁非可頓絶是以聖王庖厨其化盖順民之煞以減其害賤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釁鍾知王德之去煞矣先王撫麑救急拔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来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煞為衆戒之首游沙見報於白兎釋氏受滅於黄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

先垂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
見換來身矣所謂靈神功於窮迫以
拔究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
今雖有世羨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
報兢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
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横濟豈佛無
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
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
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虫虎避
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
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
夫陷者皆巳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
冶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
堂故須弥可見於芥子之内耳又雖
今則鷹鴿昔或為人當有緣會故值
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
可動以命償然融冶之寄安得妄作
吹万之死咸其自巳而疑佛哉夫志
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
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攸隔
傳嚴邈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
潔想恩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
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
神絶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
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
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絶則日損所清
實漸于道若力禁觀傾資負居末幾
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取不出盜跨
攝舘插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
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
道孰為優乎須棄其當年所以超升
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冥於後身豈能
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
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
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
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
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攝數
同在昇之數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
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
令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
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
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
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蹔應皆
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攝嗚呼神

鑒孔昭侮聖人之狹亦可畏也敢問
空攝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
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
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
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歎以成佛使撓
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遇皆齋數不可
量且夫彥聖無常所或湣有塞矣
空攝何利而其毒大昔知非聖賢之
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罔
孔畏懼異端敢忌作哉若自茲以降
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
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
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
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
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
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揵陀勒等八
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
道邃闞公則皆神勝中華中朝竺法
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
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
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
向謂不肖者之詭乎然則黃面夫子
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捉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騰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巳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弗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闡漸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惕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同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
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
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
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
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
沒若幻籠以百年令之孩老無不盡
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
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
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闔以
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
而又鮮超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
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
於漏刻以抂長在之神而不自疎於
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
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躡于
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
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覿天宇
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咸
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群忽忽
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
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
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
之巔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
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
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令之
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
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
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烏降而生商
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
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
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
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
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
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
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
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
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為万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秩望之義
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
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
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
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從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
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
若鑒以佛法則厭身非我蓋一憩逆

䟽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巳
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
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
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
自古精麁之中絜巳悚遠極行於今
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
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蹙佛之所
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
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
用得衰而存所詫令不信佛法非分之
必然蓋處處意則然試避心世物務映
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
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超王
神道百世光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
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疑神獨妙
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矣發軫
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
終必適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
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
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
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
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令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衰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覺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識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遐想所及失得所閱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中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乱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令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普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云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荅誠以荅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絶資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崐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万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嫣嫣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怳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隟宜競賒謗冥化繼欲俊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複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豸万等皆數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逐將作佛佛固言介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無巳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觀近弊將攢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礼天下歸仁之感乎其在容輿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

之指云尒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禁一言而爾業用遂寂刑永除事固有俄尒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無區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殽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堯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殃放酒者罹刑溷為大罰盗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氂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歴覩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騑驪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礼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万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万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之勢辟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正刑二叔伏誅耶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礼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礼禽來則韜弓闇聲覩生肉至不食鈎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青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

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敎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

荅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獨黙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踈剃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異斬刈根本循枝幹而言文頗碩茂末之間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荅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為大謬諮嗟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毋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絶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頴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摽孝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讓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固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舉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感心去於累胷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遊没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殺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壹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輙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怯潤海之量以證因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

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大豈以万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荅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竟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隔患禍及博弈麁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
辯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
之可也今人形至麁人神實妙以形
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
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
火冷熱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
寶之宮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
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空無損輪
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
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
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
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
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
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
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
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
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豫明於未
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
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偽而位戀
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
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喻下縱不能
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竟之惑亦何常
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大增塞
而更令變耆好之欲乎乃去明無常
增渴瘡之情陳苦偽篤覽辰之慮其
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巳盈耳
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為教本謂
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
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矣誠能明之
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耶蓋悟之
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
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
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撫無量之壽
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
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
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
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
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
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
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
矣今內懷虔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
常故情無所悋委妻子而為施豈有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慾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航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飡仰則航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問利覺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麁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煞而脩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凌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覲朝而搆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礼

教哉又云冝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殺彌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循利還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還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絶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義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還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揵陁勒夷陁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眞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遂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閒吾故罄其愚思制明

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晩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
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並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又以爲發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豈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靡損尚微其所引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礼拜廢飧贍寶稱之蓋猶弥燈之坐導于生所以大謔也
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答曰明有礼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

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

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燸輙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主何為不可哉

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鎔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妥自古千變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

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識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
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聚形而無
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貫生亦云化為
異物又何足患與達乎死生之變者
也而遷遷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
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
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
幽奇故朕其明令沒於邪見理固天
隔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
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
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
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
十百万之誠而恡儀須神光徒為化
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
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
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恡
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荅曰
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
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
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
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
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食仰則

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貪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勸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煞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麤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者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處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音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

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禀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對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也懲暴之戒莫善乎地獄誘善之歡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漸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乎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飛魚嘉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収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觀供濯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牢之問為勸化之本演煮葛之呑明來生之驗袪服旴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悮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令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靈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幻說吾以是敘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渊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脩仁寺笮融

之賙行鍾寧復有清眞風操乎昔在
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
辭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
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
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
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
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
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
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
再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
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
不倦於此未嘿耳前已遣取明佛論
遲尋至鼻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
撿著才筆辯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
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
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令相與斷見事
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
表其故亂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
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

務使欲以廢頹神化相助寒心也夫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
其所者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
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
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徒佛
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來暨中
華絶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
可聖賢及由余日磾得來之類將生
而不得坐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
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
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對
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
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耶
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
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
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
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
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道
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
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
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獨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

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土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遠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者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復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負天靈深識真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者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黙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鉞逆横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盡述山海所記中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方五星隣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虚者雜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禀法性於伊洛飡真際於洙泗者更俟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背儒述而不

編維復或存於複辟之外與復爲秦
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
虛之道靈仙之事世與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
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
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君即物常
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
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空者
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
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
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
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者
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
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序之
識雖朗然由與觀物我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
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
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
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
則如來雖一生向廢爲有識而万劫不

没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况在神明蔭實積之盖非鎰王之座何
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權救物豈獨
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恡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
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
神遊者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慯者可
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
覩經而不悛其慯先灑夫復何益者
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
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
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
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没安於
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
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者王祥郭
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感
惟方佛為弘然與國治世君王之藏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
之中八苦備有雖耽儒業以斃俄頃
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頭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飢弘道諸國乱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牽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礼樂內循無生登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麁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崐崘之山廣都之埜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琅玕琪之樹欽朱泉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麁以信彼之精者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歛者必不曾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戒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弥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介耶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

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脩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

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荅所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

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容悉宗炳白

何重荅宗

重告并省大論罝陣如瓌籍既足以賊漢祖況弱主爭證辟堅明文肆樹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界今中外宜同余則隨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恠識盛衰之運者不係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敝哉未緣言對聊

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四　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王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庀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巛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蠉蠕並為衆生哉若

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畢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殺后敗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轄救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蕲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遺人之目然總庶類同号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指之論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乱倫若能兩籍方教俱

舉違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使倍言自和揩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残㾠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彝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俟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剤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識亦宜然然神理存没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来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内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患者無要存功者

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嘗事盡憚擢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駈之下淪雖深誚狡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頹延之白

荅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閒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衆覩斗極復迷反途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耒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𨥟斧恬漠之想洞慮於利害議直滋其萌孽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

取於眼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
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
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望不倦
以桂未了必令兩藉俱舉言和符合
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
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
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
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
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來告
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
大判如此便是頑同鄙議至於情嗜
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
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劌
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繇耶
令受教咸同耶若自已不繇取是亦
鄙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
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
木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
夫神魄忽怳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
于何否之抑由屬於知死賜也失於
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
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
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

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開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脈義惠而不有識哉斯言微暢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刼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捈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慙猨子來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收談年計稱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慙固給今復忘書往懐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慮來旨存同猶以恐蕪容冈弃廣載不遺萬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

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枯直之正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
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
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
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鑒
斧鑄刃利害寢端黈百代之民出信
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證
以不筭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
偏才之器衆生爲号不可濫無生之
人故與去瑕隸彼覩聖智兩藉俱舉
盲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
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
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
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
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對衆實得無
似蜀梁逃畏乎不能避所謂役物爲
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筭
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矜
萌起終莫辞滅豈與足下蓋秦百品
共其稍歸凡動而善流下民之性化

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罔不俗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熟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大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麛卵事法豺獺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廛乎庖廚且而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義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令聞其人何必以刲割為稟和之性爛瀹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塗不咸慮周德先王儻能中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竟有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雖予者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發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

而將譯胥學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
請復其具申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
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
人心為大心術之動緣歷所不能得
及其積致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
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
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
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
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
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
慶周地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
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
報疑罪勸施似由近驗玄情遠積德
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
公私殊意已儕前白老不重云想處
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
非罔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
蠹惟予之恥丘亦恥之

重荅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弥篤既言之難云
將煙腐方寸故頗憑流飇以託鱗翮
厚意垂懷慧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

瞻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
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
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来告
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
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
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
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
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
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
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
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
人其猶不及雖蹟之指高下無准故
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
圓首方足肖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
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
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
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
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
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

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将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将在例耶又云謹為垣防猶恚踰溢况乃同不設倫以充修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像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将以反漸息泰令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将難鄙議将識聖人也又云帀巵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割為烹和燗瀹為翼善夫禋㡯壐栗宗社三牲膮薌豆俎以供賔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爔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碩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言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説鬼別為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吴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援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擢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采譎詭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獲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隨昌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圂腴良庖提刀情怵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擎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掛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昌云忘報若

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忌
郭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
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
地慶周泚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
本論所及無乃泰晒將通行人言肆
予豈其相追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
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
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又初結纏
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絶親譽之名
犯違造化無傷慱愛之量以畋以漁
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
發華王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万年
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
誠者明君澤被万物龍章表觀鳴玉
節趍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
考槃阿澗以善其身熬鷄爲黍聊寄
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
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
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
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眞懽徒疲役
而靡歸係風補景非中庸之美慕夷
眩嫉建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
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

二者世人驛旨之辭非本義所繼故
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
自謁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探抽
徒以魏文火布見列異世勝循緞顯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
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
鑒堅精難復疑聞聊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縛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
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
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
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
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系畫兼卦
終於六爻系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
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
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偕行聖
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
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
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輒師訓何獨得
之複卦象之單彖如義文之外更有
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遜
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
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
本之義又知以更在中和宜應君德
若徒有中和之更竟無中和之人則
更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
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
三才尋又云儁札未獲上附伊顏宜
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躍蹟
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
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
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慥復是問四
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
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棠東曾階
羌儒禮理不免循何由上附至位像
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
生品來論扶姚議釋故兩解此意眞
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 君師賢爲白
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嘿

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資黃棠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詭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

荅曰夫陰陽陶氣對柔賊性圓首方足胥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叅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之實胥貌匪殊皆可叅體二儀蹐跼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眞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息人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絜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莫生一之而已無乃證湯

荅曰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

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蹔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蹔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竪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荅曰謹爲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儀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

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懐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将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循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因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璽栗宗社三牲曉薦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刳瀹之滞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蓍蔘之功希至百齡芝术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

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羨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爔有鬼當宜有實得無惑天竺之書説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吴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實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説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獲三論每来益衆万鬼畢至竟未肯荅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渇無形之有既不正立從謂支離以為通説若以嚴正為支離者將以淳湯為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説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

稍之聖言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誹子将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説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愿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决足下列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豈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令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稍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曰彈不生華壞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識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恠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獀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邑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符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筋有甚於順時之繁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忠夫之誚美布之間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刃情怵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攢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謝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

之誥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
失違記禍福之源令帝典王策猶不
書性命之事而徵聞文以為古必無
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
列經孔之籍謂之理開如小進乎但
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
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
嫌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
安網罟之設將翻害以取安乎且畋
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
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
弃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恵下
愈為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
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
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
耳聖靈雖茂無以敎懞悟之心弱喪
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
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
駭故常甚蔡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
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
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
之者多言施恵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言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濟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捃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幷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纂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言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挾媿釋吾亦荅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申彼釋此去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卑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巳外輙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歸道言肆或不在此

荅曰豈其相逼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鋒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薩弃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識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弃此又所不得安荅曰

夫辯章幽明研精麁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説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荅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尊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説藻衣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㭆世人驛胥之辟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楪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恠然二㭆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孫說每獲竊議此之不倅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歎忘其煩貪復悉心

弘明集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摠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兆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

復不成不知遐哉遼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己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
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
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
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孫

獲書文略旨辞理亦兼情辞欣清酬
來喻乃據區區不巳請尋前本本亦
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
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
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
豈徒一更而巳哉將與无窮而長更
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
能知更盡積悲妄言詒求所通豈云
唯慰聊以寄散而巳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
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
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
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巳還佛唱至言
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
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
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
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麁妙分源則有无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互缺无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麁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麁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麁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生為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

得不滅乎

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殊貫群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絶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捴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甞一時相違相違則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

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貽其理常一難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荅曰子之問日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令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来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可既以為生生生之内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感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窮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熟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弘明集卷第五　[illegible]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无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騁辭其宗相與爲悟而自家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廣階其峯若肆辯覺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无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靈聚知體極淳粹者生丹朱頑凶无韋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尊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自證以爲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故有取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毳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灺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无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爲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剝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
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
筋骨血氣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
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
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
美其國嘉其樂去使古而无死何若
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爲善仁者息
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曰學自
通以趍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
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
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
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
也彼蒸燭鋏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
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
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
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
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湊達
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
爇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
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
或爲灰或爲燼耳曷爲不可以喻哉
余後與伯師夜難脂火坐語燈中脂
索而炷燋秃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為言前
爇麻燭事伯師曰鐙燭盡當益其脂
易其燭人老衰彼自蹷纘余應曰人
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鐙一燭及其
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
之蹷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
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
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
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斂傍
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
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
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
更黑肌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
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
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
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
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
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雄
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
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
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

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

論名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

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輙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悳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
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
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万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
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万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
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无靈則無
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
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
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
則其化弥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
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
稱涅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
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
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
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
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日
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
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
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
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
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
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
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
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
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
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
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
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
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
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
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
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
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
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
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爲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
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
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
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
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
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
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
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
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
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
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
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
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
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
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
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
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
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
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
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
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
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
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
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
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
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
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
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合而後乖則
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
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
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眾塗而駭
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
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
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
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摧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禀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麁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総名万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肆自亂其為誕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

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敎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无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没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
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
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
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
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
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
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
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
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
无現法之効来報玄而未應乃令王
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飡之
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
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
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
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
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
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
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

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措之心
況吝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
過乎其前者耳濡沐之惠復焉足語哉
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
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
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
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
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
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
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
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
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
論者之所執方内之格言耳何以知
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
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
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
謂去飾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
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
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乗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徵難辯祖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祖服薦其誠而附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文遂令淹世之賢不自絶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屢正思順異跡同軌緇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来勸誘之外因斂麁之妙跡而衆談未諭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
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
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
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
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
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
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
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
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
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
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
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荅

敬尋問旨蓋是闡其遊塗照所未盡
令精麁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
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
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忝綱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筭之仁內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閒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祖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説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爲由進退遺盡於此趣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絶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戢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弊方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遠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荅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麁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答日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妙微言難辯苟未綜夫音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劔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鉞而

成化雖殊彼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恡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言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去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乱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逝相乘共生讎隙禍心未寘則播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傳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
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
大業中傾天殃頻集或有捷逕衡門
无悶於世以安步爲輿優遊卒歲而
時來无妄運非所遇遵世交淪于其
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
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
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
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
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
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
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
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
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
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
而悲所遇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
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
成以正言爲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
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
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
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
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令合
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之必同不熟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荅仲由顔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兆或躍而未離于渕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六　墖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以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横之論而沙門无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悒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詣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豫聞佛法沖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闚妙絶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深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滌塵垢於胷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

挾邈世務而高蹈淪眞素則夷齊无
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无以過其
志味玄音則顏冉无以叅其風去紛
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
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
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
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
鮮根深則條類必茂考其言行而始
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校僕之所
以致惟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志智據
衆之失力皆在鑪鍾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為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
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
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
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
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
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无一可
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
於營求孜汲无蹔寧息或墾殖田圃
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
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
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
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

頤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勸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强逼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肴膳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珎翫崇无用之虛費靡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蔓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答主人憮然有間慨介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授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録善心於毫端志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未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獲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絶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瞰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婉變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執棘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内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仕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若共剥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雞梟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无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婁婁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云蔬食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達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之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絶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人恥與流輩動有万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賓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芟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守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暾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絶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擔情到懇至雖生死弥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粃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録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姫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何異人嵒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刖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玄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釋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于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猥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足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麁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旻

然民知其義乎農委積物无疵癘非
益謂何去世有五横沙門處其一焉
凡言横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
或博易放蕩而頓踞家財或名挂編
户而浮游卒歲或尸禄素餐而莫肯
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
騖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奸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
由是苟悦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
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横理故
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
與唐虞竟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
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
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
風崇肅方外之士觀于處懷經略時
政乃欲蹤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君剋
薄之弊法焼焚儒典治无綱紀制太
半之稅家无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
如賊天下熬熬人無聊生使嬴氏之
族不說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
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
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
不容己事既往矣何嗟之及去一則

誘喻一則道胥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進之謂也

去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去會盡有勝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搆室將擇良材以求堂宇之餝精簡種子以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已之功德耳去割生民之珎翫崇无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餝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恵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

渡之津要何虛貴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悕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脩巳為國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何酷如之可謂主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痖之對幽履弥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雋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擯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恢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乱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實下和所以慟哭然妙音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頹溺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覃潤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覲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苞无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聵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艷文章之觀真其過之甚者昔丈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所悲寔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敎奉嘉誨矣

正二教 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 僧紹

及開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與非孝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詭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微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適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无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无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覺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若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取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乘聖則雖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華顓孫膺訓褱志學毅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辟得无翩乎而刻舟守株固以爾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拏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絶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中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无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无必貴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蠱溺於凡覯豈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涅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濫辞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證詭悖慢欲以奇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暎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之而竟无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乘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无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乱已甚矣容既恚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令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還斯秉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絶棄貴尚事正其分虛无為本柔弱為用内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氣養和失得无變窮不謀通致命而俟達不謀已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緒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羌及物類大若麟鳳帷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覲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上欲徒未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彊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屛而横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末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僞歸眞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上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曠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反流而邇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玆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
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
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
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
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
其義安可輙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
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見越人
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
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
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須既病盛
生衰此亦魂噐幾氣况鶩舟失施於
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
雖寸每遽不縫其徙也欲使魄後餘
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
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荅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憖
製来班承復峻其門則黍子無跖誠

不待獎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无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覓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寫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駈馳佛道无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廢中罙枝悠然目擊儒墨闇闍從来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无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无侮道本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荅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晋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擴[illegible]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遷魄中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荅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衆神精明駐動識用沉鶩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

靜靜唯通也則照无所没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不洎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胥字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无二皃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被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之與釋家道極之所以无二親情故
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
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
相攖著之既巳深却之必方淺所以
告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滔
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致南
積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
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奚吾所期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
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
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道極
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是
則乙
答彼周曰非是則乙迹固然矣迹固
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
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本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巳昧前蹟吾與

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
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
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
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虛中環杖悠然目擊
儒墨闇闇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
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
乎況夜戰一鴻妄軍覓乙斯自虛中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
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
二跡之用亘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
勤務唯佛導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
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

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
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
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
末殊為本末俱異耶
荅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
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
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
思潛師夜以遂畜捲天城恐難升之
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
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
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荅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
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
然去留无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
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
輙復往研遲承來指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識
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
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清其順
周之問曰若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
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
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羼鄉耳
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无人
識其无老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
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驗驗未有能
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
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
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
沸皆由著有遣道淪俗茲焉是患既
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
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釋
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
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
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
大上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
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
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
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
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
矣爝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權自寢足

墨子袁 撰

下猶欲撓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通源之旨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發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令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末之前闢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識乃有外張義寄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曰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發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末之前闢吾則前闢之矣茍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

自排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
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
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
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聞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
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无而不盡有
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无非極莫備知無
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
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
儻餘瞻處唯足下其盻之念不使得
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
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
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
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
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
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
也巨擘之本即在教跡謂之亀乙則
其鴻妄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音目
擊高情无存老跡音跡兩亡素宗无所
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
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
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
道章而得之乎為沿於德篇而還之
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得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
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
知也斯自麻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
自證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蔵即色
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
畐空則法性為偽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麻巾之士執虛无而
來請曰佘不同我吾與佘鬪足下從
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
其麻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證於掌
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
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界御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界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弃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際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緣言宜及想擇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直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搉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闕幽宗若思探賾无階毫釐但鏡復逾三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閒後擇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辞例蓋以均也未幾翦

華廢犯亦猶重譯鳥聒非所宜勸請
識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
辯教明筌此皆開漸道方未備洪拓
也且重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
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
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
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
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
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
化所陶而不洽三千識若據經而言
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
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
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
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
釐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脩三
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
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
二令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
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溺或充出此
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
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
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
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謬擊瓦釜濫諧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抗報万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辯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无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夫佛經繁顯道經簡幽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万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慰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蘧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舟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諳彼皆自我之迹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垂迹爲蒼文餌蟄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万相森陳若干時立其指无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弈數佛弥過精音愈昧夫飾積賀弥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重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撿玄矜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諠懥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搆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上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无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刦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主教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飡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

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无爲用無爲用未能遠有遣有爲懐霊芝何養佛家三乗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静斯得禅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禅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令玄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髙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𢾗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乱曰運徃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晳晳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桶兮殊材歸數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渊側豈偏尤兮楚厲良𥳑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弘明集卷第七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寘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万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浸輝論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苟志其淺陋邇相牽拯令先布其懷末陳所懷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无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撿心本無名於万會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之爲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由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爲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爲逆旅衮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我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不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飡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强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羲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弥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絶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无章正教淩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弥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衆生驟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攺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内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横厝非貶妄想分别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繼復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折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聳踞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態端委磬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眞何理鄙誚旣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絶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絶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寞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不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騃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頗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睦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撿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殊惑所言乖當爲恨

四也又云抑則明明者獨進引則昧者覺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方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覺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辞放發為根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无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大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道兼和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悲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權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含足之巨勳不乖於惠音但道力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恩无不被梟鴟革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者不悟挾劣傷道耶救尋第目則先誠聽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根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麁妙兩施繁約共有由法細誡科禮等碎精麁損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温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笠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剎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撿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温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弈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申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就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跽之恭厚以孤蹲之肅撿束華人杜絶外法舟車之諭

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
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宜望
茲士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
悵快良深謝生既沒仙道寖明佛教
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
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為指不知彼
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
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无偏
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
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負来多務
研覈況瞽緘卷巾櫝奄逾十載幼習
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闕瞻靡階
每獨慷慨遥夜輟啓且忘寐而清心
遠信經昔弥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
泛无主轉詭之賓因斯而起是以釁
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敷導
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聳跽磬折侯甸之恭也孤蹲狗
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儁文
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侯
甸之容所言當矣孤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

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
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
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
罔承並騁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
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
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弃妻孥
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
絕弃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
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
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
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
若悖德犯順无施而可慈敬惠和觸
地而通是以損饍行道非徵西之宅
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中之望可
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
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
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
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晉而尊
俗无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无
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兹之際耶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疑曰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强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麁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强識必緣照遠廣敷脩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麁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覺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為鑽貫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對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狂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會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難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徵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徵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別故

羅雲慈惠非假東光發跡函虐豈鍾
函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
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
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讙鳥
聒何足述効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
感和雖敬由禮申而禮非敬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頹權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无係
形容苟造其文不嫌殊同令狐蹲狗
踞孰曰非敬敬以中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合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蟲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伏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撿其言也彼我
俱遣尋其言也老釋无際俱遣則濡
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
彼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蹶比類蟲鳥

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邪齊魯不同權輿徹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録故傳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重譯之尤爲脛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差極可齊兩參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議欲審方妄匠聊申一往耳傾心遥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照如發矇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萓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辟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别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

劉寔為真與庾更三思償核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姣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爲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孤遵之敬外況之俗儻謂華色之不足矜貨財之不可寄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无德孔文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孤蹲厥理奚微
故夫𠕅鬼助惡强魔毀正子之謂矣
辟猶持螢欲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緝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无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莞尒而笑儀謂天道
不言聖人无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
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周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辟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寓異風豈有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蚉蝱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蚉蝱之音也衷夏之別斯旨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烝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礼拜懺悔祈請无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恭何允歸夫外道淫奔跡齡積紀況職不遷論惑寧反遵涉墟鄉泛越壇落公國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弄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

詠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茶松栢歲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歸無死真會无生無生之教賒无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戇以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去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留故謂之切其賒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粮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誡而无絕穀

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
蟒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
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
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
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
乎豈謀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
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
如麟何耶答云麟麏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
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
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以外非復眞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
惟多是虛誕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
懷鼠以賀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
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尅允又云戎惡
剛復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爲易矣故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學父故人所以數行誡籍
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
之施矣逆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
强梁剛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懸方便為之將非虛學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令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與佩紫籙以為妙術主要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嬰荻以為療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違寄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去在己奉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憂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虫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就馥蘭猶吾子論好媟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善之離弦非悔根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虫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謂君顯行無道妖遑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愚夫輕偽迴心歸嚮盈室惡侶損門禮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

呰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
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
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乾巛倒覆促延任意若
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
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
之谷未塡慧陽之日未曜无明之雲
未晴永寞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稽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貪道
遙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
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
論意亦具照來心貪道賤學夫壇希瞩
致況而此所論者多无玩文之麗識
無鑒幽之致照无寸光澤無露潤方
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莊思獲
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邦優
劣或毀清正虛實夫呰李繁子而枝
折孽大謀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覺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措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滿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滿盡有无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絶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琁璣並應跡臨王城寘跡曉闕掄委重軒故放彼万國揩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熈連故乃巨光還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覇道心未與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輙唱老佛一乎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奔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並有乱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溟表南則極乎空闇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亘易真法莫移正禮亘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適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適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孰无定應
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
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
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
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
老以太虛為奥佛以即事而渕老以
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
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奥故有
中无無矣即事而渕故觸物斯奥矣
自然而化故冐堂莫登矣緣合而生
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
禮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
無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奥故聖
路遐曠也冐堂莫登故玄玄徒勞也
尊位可昇故智士土身也道无靈神故
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
尒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
而深道經則尠而纖佛經則弘而清
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
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深眼攸
素實叅高風也首冠黄巾者卑鄙之
相也皮草苫頂者莫非華風也敗符
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類扣齒者徑

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對獲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疋侶迴涉清衢貪道雅德内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八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无際塵遊夢境淪惑聲華緣想增靄奚識明政由滓風澆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學必行五逆威强導矇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民之穢漢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攉地涉草寧數其罪淆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辟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濊緣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寔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
月所以波崘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彌塵賊於險澤沉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
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惟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貪者造之至死不覩貪
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
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
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无陳
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
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纏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
智者必藹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虵所
噏子衡奔尋无處畏負清議之報讖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麇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來民山橑巇集閬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辞蔭接尸塵方亨九幽方夜衛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介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衛使
密柚遊胃鵠直衝虛空民獠愚惷僉
言登仙敗死利生嶽同天地
合烝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
妄造黃書呪癩无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或日月明出窈窈入冥冥烝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對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亡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爲醮乃錄男女媾合尊卑不別吳陸修靜復勑行此
關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爲道魁魋乱俗
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俠蕩滋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无忠貞
之節死有青庭之咎誠願明天檢鎖
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

德輕風露如黄巾等意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恙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畜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實發妄想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冤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浹辰會識懷懽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譴靈魄務依明德道元真體妄逐妖空輙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隨僻又還遠亡祖文意淺薄乞免穢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須祭酒攢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詩捕閻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莫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辞致娭慢鬼蔽去左佩大極
章右佩娯吴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黄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展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跣
拜清廁（如郭景純亦玄仙流登清廁尼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
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黄符
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孫盧並矯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
魔蟒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驢輾泥中黄鹵泥面擿
頭懸搨埏埴使熱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
憚苦竊省打拍吴陸修靜甚知源僻猶
埿撲頷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關閫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廚矜身與食懷咒斑之態昔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氐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民此是合巫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林陵縣民王賈期作也又道士議賊制酒祭職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目姜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鬼道鬼神師君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滕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驟帝茅主而無日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酣進過常遂致醟逸醜聲

遐布遠邇峨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慣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剗除豐目先生道民並其賬鍚雜有五利之費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蔕命薄春氷葉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縁命孫子記為行尸達徒淑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禳禱妄甚妖祟之原測鬼驅以為度渡危厄於遐川爚釣星於懸瘖雩丹章於華山乃蹴驢眉貌謠詬寘鬼去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祭酒顉巾精之利螢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聖歸歌勸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渦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去變㨿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輟食之恩永河靜灾念之聲

輕作寒暑咒傻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嫗咒邪傻符章覺作懸門帖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黄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悦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纏有舊准死入鑊鉗大獄生出殞鴟瘖瘂精散惛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差鬼民畢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剕雖苦智者甘聞敢略致言幸詳三思飲拂迷改簋即與天代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脩照聲曲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辞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辞體鄙俚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通無生可冀詺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㝵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闇鳶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弃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白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
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内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權故弃迹求心准以兩賢无䩄於
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説為
興造无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減損見入不蚕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絶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纖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弘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户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絶寧此之由玄嬰之時石穀十万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絶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緩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棄道果同弘孝於
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驷
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瞑息盡
養則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果之可必所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儀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直斬无紀豈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爱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救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无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撿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絶種之罪五有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覺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絶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禀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備德故屈尊礼卑也介胄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无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同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胄冠胄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依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諂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禕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番為屠字之誤也羅什
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家因其
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
說音字乎改是以於穆不記詳師資
於周頌允塞安安稱聖德於堯典至教
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
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
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
本止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剛強
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
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麁獷
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
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
理積无始而道被无窮者也接李叟
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
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就
見其蹤於是姧猾祭酒造化胡之經
理拙辭鄙鄙俚所傳尋西胡怯弱北
狄兇獷若老子滅惡奔德用形何愛
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獯狁橫行毒
流万世豺狼當路而狐貍是誅淪滑

為酷覆載充閻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拏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麁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敦洽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晝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眞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
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
照幽數潜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
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
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
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
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捴龍鬼而
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无方不以
道俗乖應妙化无外豈以華戎阻情
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
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
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
但感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内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
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
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
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
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
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
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
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
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筭況効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婬術厭勝奸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乱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户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靡費產業蠱惑士女運屯則蝎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
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
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比
蔵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
鳴天鼓於脣齒按以形迹精麁已懸
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
偽謗真是瞽對离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 十九條 釋僧順

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
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
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
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癰其一
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亘以生為患夫
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
五道何由闚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
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
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

一旨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賢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最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孀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孀凡夫之種若孀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孺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帶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辞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辟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
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頻中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鬚上
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
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
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
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
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儵來
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
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慙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遣子今日必
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桒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桒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負衆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纘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末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无誠非篤論君子自强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函胡令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辟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䟦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去得所子脱不自思厝言去去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毁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勒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去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去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遺榮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去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攢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去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詿誣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鬚髮之解具於前巻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黙其胷懷澹介无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投陁林野委身餧獸或靜節蔬飡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无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畫非吾子所得闚閲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縁者

釋曰無縁即是縁无縁生有縁即是縁有縁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縁有縁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縁无縁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縁之所牽闔門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縁者自就无縁中求反諸巳而巳矣子方永墜無間豈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介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云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冝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乱我經文度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爲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觽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如仲尼傳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九　　墳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吳興沈績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絶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説聖非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論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乎趣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没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兹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微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内教每飡法音用忘寢食而

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觀方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徹竊惟事與理享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辯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僻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續曰夫愚心闇必發大明明然欵起疑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伏理无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万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臣續曰夫邪正不辯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續曰一心正則万邪滅矣是知內憚正見則外邪莫動

信立則內識无疑臣續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續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彼行自從有本之言顯乎下句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續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无常

臣續曰然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湛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也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續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迻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續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諦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也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續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續曰淵沃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之謂也

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臣續曰神明本闇即故以無明為因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无明之謂臣續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辯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无明則義在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无明臣續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深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无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哉而无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无明心義不政臣續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

用非體論幹非用用有異廢幹無生滅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臣續曰或者迷其幹用故不斷猜何者夫幹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无用故云不離用義非幹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也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續曰無明緣以住地蓋是斥其迷識而抱惑之徒未曾喻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續曰不有一本則用无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爲一故舉大善斥其相續之迷也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闇心莫毀臣續曰未嘗以善惡生滅爲其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續曰若善惡孚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也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續曰生滅因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余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臣續曰變復用由不同其幹莫異也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續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无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无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序

蕭琛

內兄范子貞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子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同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儁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尒兼陳本意條之論左焉

神滅論 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也難者今之所問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

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去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无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勦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是入郢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廁是也]或理所不容[呂錡夢射月中之吳后夢腸出繞閭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曹人夢衆君子謀欲士曹之類是]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失為秩王濬夢三刀爲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或乍驗乍否契宗夢得傳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也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尒潛靈外絕覬覦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　荅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无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无刀名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无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荅曰人无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

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
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
體也
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
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
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
何咎焉
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
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
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
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
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
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
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
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
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无
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
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

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万有皆以神知无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虫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无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尔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

有是非之慮
荅曰如手足雖異揔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揔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荅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荅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无本苟无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

即神趺矣神者何識慮也令人或斷
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
趾兵略愈明盧浮解腕儒道方謐此
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
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
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
有宅東閤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
牖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
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
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
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
然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
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
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
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
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異也
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
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尒心
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
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
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
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

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皐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去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鶋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尒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无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心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驥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鶢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鶢号鶢鶋鳳曰神鳳名旣殊稱皃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

琅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虵軀臯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乎垂畜之體此形神殊别明闇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絶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瞍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无凡聖之别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旨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

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无
還衷之報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
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
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弃
縫掖襲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
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
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
於土木所以姧究佛勝頌聲尚權惟
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根若知
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
自有怳尒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
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
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
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无寄於神理存滅既有
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
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予玄釋氏
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
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
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

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急為美若絶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况我慈氏寧樂尒乎今守株栞門迷昏俗士見寡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以糠豆而竟聚无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弃而不眄祭祀廢而不修良繒碑於刹上丹金㢠于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号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混溺令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来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檝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虛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

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
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
裁犯重愆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
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
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
而皆同趍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
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弥子矯
駕猶以義弭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
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監彼流宕疊不
在佛觀此禍福悟敷開誘思息末以
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
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
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　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 并啓詔荅

范荅第一

重難神滅第二 重啓詔荅

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
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

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
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
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
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
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
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
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
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
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
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
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季子
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
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
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
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
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
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

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而為有臣宣尼去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无稷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媮薄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菰祭祀其祖祢也禮云樂以迎来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送迎来而樂斯假欣於孔貞送往而哀又虛涙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祀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賔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巳庶欲以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晝懼不能徼析詭經仰黷

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荅

荅曹録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荅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蛩巨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史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荅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甞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

荅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

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无事耶曹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病癈同也死則形皆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

難曰其寐也䰟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荅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胡蝶是真作飛虫耶若然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轅輈或夢為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来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乱南園趙簡真登閶闔鄒外弟蕭琛亦以夢為文句甚悉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于上而䰟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上而神不止也

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无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辝耳

豈必其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无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因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强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

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荅耶研求其義死而无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目而為有目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欺妄以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茍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

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无以折其鋒銳仰塵

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語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右　詔荅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蛩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中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无之也又云以禋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禋之妄耶

難曰蛩蛩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

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
虛也虛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
斬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
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
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
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
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
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
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
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
引蛩巨相資也是今刃之於利是一
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
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
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徵二物之
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
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
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
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去
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无不之乎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
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
非殺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悪乎然唐

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大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褸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黄而郊嚳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廢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来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无用禮記有言多矣又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貞送往而哀又虛涙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者曽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涙也又許褸之配天是指无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文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弃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

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徃
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勑荅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王朝貴荅

大梁皇帝勑荅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无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疣空致譏呵篤時之虫驚疑於往来滞甃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誠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

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　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荅臣下旨訓周審孝享之禮既彰禁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崘之情豫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荅

得所送勑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辞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遅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建安王荅

辱告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照遠聖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膚眛猥能存示深承篤顧偉和南

長沙王荅

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荅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

駮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荅臣下一本檀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万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徵歷疑數比屢具以呈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荅

岫和南伏見詔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鑒機切敷引外典弘益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荅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指事造言其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抱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荅

辱告伏覽勅荅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綀服舊聞有自來矣非唯雷同遠大贊激天

旨而已且垂荅二解厭伏心靈藻獨
闢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
述且得罔象不溷於其真内外无紛如
之滞寔懷嘉抃猥承末示佩眷唯深
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荅

辱告并伏見勑荅臣下審神滅論奉
讀循環頻醒昏縛夫識神冥寞其理
難窮與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
内尚日用不知况乎幽昧理歸惑解
仰尋聖典既顯言不无但應宗教歸依
其有就有談有循未能盡性遂於不
無論無斯何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
絶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
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
之三世不滅之理弥著可謂鑽之弥
堅仰之弥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群
迷反路伏誦无斁僻躍不勝弟子袁
昂和南

衛尉卿蕭昺荅

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三世雖明一乘玄遠或有偏蔽猶執
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

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析辞旨典奧
豈直群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方宣
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
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
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
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仰詳三
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
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杲答

杲和南伏覽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
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宵絕
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惠遠廣
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躋淪曠稔宸聰
天縱聖照生知了根授藥隨方運便
遂乃辯禮矯狂指孝示隅良由迷發
俗學便澆俗以況道感資外文即就
外以明內任言出奇因所據理固
以城塹三世負荷群生現在破闇
當來襢綱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
之益豈可覼縷生因曇慶至德同時
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

蕭念陸杲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荅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 勅旨所荅
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
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斂業物悟緣
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
經亂俗不撝自壞誦讀藻抃頂戴不
勝家弟闇短招詟今在比理公私煎
懼情慮震越无以仰贊洪暮對揚精
義奉化闡道伏用竦怍眷辨覃示銘
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二王常侍挹緘荅

辱告伏見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
思淵凝天理孫絶辯三世則釋義明
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
途之口足使魔㙞永淪正峯長峻弟
子伏膺至道遵奉天則喜躍之心寧
復恒准王挹緘和南

太子中舍陸煦荅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
俯仰膜拜俳佪空首竊聞聖惟一揆
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令日獨奉
梁謟道載則万有擠其淪迷德壽則

九服揚其照並方可振民育德百年
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
法師智深决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
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緄荅

緄和南辱告并逮示勅荅神滅論伏覽
淵旨跳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
妙寂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
宗非夫至睿焉能道其極皇上窮神
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
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
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
長昏儵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廉兆
之滑功濟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
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
向早深信兼抃悅輙奉以周旋不敢
去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
和南

侍中王暕荅

枉告并奉覽勅荅臣下審神滅論聖
旨玄照啓寤群蒙義顯幽微理宣寂
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魂之談
愚淺所辯已爲非滅況復睿思弘遠

盡理窮微引文證典煥然氷釋肉眼
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後改淨心
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渕教欣蹈
罔已王滕和南

侍中柳惲荅

辱告惠示勑所荅臣下神滅論夫指
歸无二宗致夲一續故不斷釋訓之
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
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
半伏奉渕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
神知寂惻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
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
而共開極誦環佪永用懸解存及之
願良以悲戢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憕荅

辱告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渕旨
冲邈理窮幾奥竊以修因趣果神无
兩識由道得滅佛唯一性般人示民
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
義闡生知而揚罿紛綸徒然穿鑿凝
滯遂往特掩名教聖情玄覽證无間
然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二代汲
引同歸實假雙法朗然无导伏奉循

環疑悉俱盡來告存及悲挹唯深抑
燈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答神滅論頂
戴欣躍不及抃儛神理愍瞋雖非建
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
抃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
誣前詰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
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昔空一到有
悔無追主上合明體聖妙窮真假發
義聯辞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
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摟心本還淨
土數延休幸豫逢昌世方當積累來
因永陶盛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
獲極敘常深翹眷比故修詣此白無
由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勅答臣下神滅論伏
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
木無識神滅譬論欲以有知同此无
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
之可悲自非徳合天地均大域中屬
反流之日值欽化之幾則二諦之言

無以得彼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論六道研技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群疑與春冰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沖襟而豫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无斁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煥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昞然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藏往積籥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孫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旨蒙啓悟煥介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下凡淺生自不辯其玄測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故書詭惟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思為臣下剖釋群情豈不欣讚銘抱明旨抱用始終法師與誨弥增懃戢

弟子度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荅

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辯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言該擇典大慈之心弥篤護置之坐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荅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荅群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寤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幾前豈能燭此微言若聞金石洞兹妙境曾靡榛蹊諭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滔於遥[illegible]尊謀者无永沉於惑海積奉渊謩孰不權肅裁此酬白不申繫儛王僧孺呈和南

黄門侍郎王揖荅

辱告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絶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

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沿事降設矜局鞋於井谷哀危聽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寂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因茲而隆信足以警誡童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謩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懃辨理弥懵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頂覩妙藻式抃下陳永垂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吏部郎王泰荅

一日曲蒙講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達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辱告垂示聖旨微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袪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樽荅

辱告奉宣勑旨荅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談辯辭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天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万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袪迷滯蔡樽

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荅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荅臣下神滅論伏讀渕麗抃不勝躍皇帝叡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内暎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璜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来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万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儛蹈之誠獨深鳧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叅軍沈績荅

弟子績和南垂示勑荅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絶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揚至尊之位蓋曾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鷄花乱其鳴不可閑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

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矣然而鷟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搆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形一言作訓内外俱悦夫以䳡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為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䫖題擢其類舌焉足道哉神蹟天貴本非窺覩遂能存示用懃寘德弟子沈績和南

祠部郎司馬筠荅

辱告并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弌歌且儛夫識慮沉隱精靈幽妙道步无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惛經媪公莫末睹而碌碌之徒妄環信目錐畫管窺冥見鋒起苟徇離賢之名遂迷靈霜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盡終始之奧忌禧紫之妨朱氣瑕雜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兹雅義信足以光揚妙覺撥厥沉迷逝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

學翦其邪心向方萬其羨慕謬以多
幸豫奉陶鈞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
通曲被佩荷弥深司馬鍮和南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
與為濟至於續蒙不告則空致衝衝
倏忽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絶諮受
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
脩局誠莫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
法師弘心山藪幸能嚴疾雖未昇堂
遂招以法流桂莫去尚渴馬於漱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壽示上答臣下神滅
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搆斯法棟導
彼迷流天局既申三世又辯鬼神情
狀若焉可求然謂遊實廣廣孰能知
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鈞深旨起
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未示終
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者
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
空摽其語求之方策良歎交深謬覯
今論天恩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

孝機羔極信足蹈超万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豫覩聖藻既永湊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竊伊蒙蔽激抃良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叡荅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似无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辞炳金書文光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无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析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給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去雲消特蒙恒抃法師累深昔緣曰會今法離五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豫聞徳音弥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寔深韋叡和南

廷尉卿謝綽荅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群疑竊惟人生稟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隣庶入幾以此觀之理无可滅是以儒中其祀佛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袪滯況

復天誨諄諄引諭弥博弘資始於黔
黎道識業於精爽囙令開矇出障坐
測重玄異端既絶正路斯反論者懃
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豫在有識孰
不繫贊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慚管窺
頂奉戴躍永懽蔭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逮示勑旨答臣下審
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各現齊公元
伯纓弁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義在
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
内外俱失所謂管闚穹極寧辯西東
蚤虔滄溟安知鶚鷃天旨和深慇懃
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
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
曲垂領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
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
謦肅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
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
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
澤復得傾耳天作拭目神藻見抃之

誠良無紀極猥惠須逮銘躍唯重弟
子王琳荅
庫部郎何炟荅
炟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荅臣下審
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
測往常往其不移徒伏膺而方曉鑽
仰測秘奥尒氷開故知紛綸聖跡不
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
已息无明將啓物有其機教惟斯發
萬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
誰不知慶豈奕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
能覺奕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
道於斯為極何炟炟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荅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荅臣下審神
滅論竊聞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
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
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
宗不有知機者无由冥應其會聖王
迹洞万機心遊七淨哀愍群生嫗煦
庶物濟彼蓋纏罶以解慧祛其蒙惑
躋之仁壽信大哉為君善於智度者
也弟子世奉大法家傳道訓而學淺

行疏封累猶軟既得飡稟聖教豫聞
弘誘一音得解万善可偕抃躍之情
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孫挹荅

辱告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
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渊曠非并毫
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可能以一毛不
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超
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
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号施令則
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
五帝以比蹤超万劫其方永積復振
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御
而方深趣弥鑽而踰遠均寶珠於无
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群黎訓
範光於先聖皷行喘息同識斯懽翾
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本臨用深榮
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蔽弟子孫挹
和南

丹陽丞蕭眎素荅

辱告并伏見勑荅臣下審神滅論性
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
訓接足頂受懽敬載懷竊謂神道寂

寘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
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未所能激仰
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
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
於躬稟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
是以兩諦八解獨闡皇言九部三明空
藴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
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備世雖義
屈提婆而餘俗未預故使群疑異學
習以成見若不稟先覺之教實終累
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无方虎
觀與龍宮並閱至德與實相齊尊
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
覺性照與因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君
之柔軟巧說孔丘之惇約善誘昌以
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
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
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
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葩於聖
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
也弟子無記釋蔵不逮孔門雖願朝聞
終慚夌薄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
耳疾塞甬余心應惛悸謹力裁白不

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
蕭眎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𣈆荅

猥垂班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奉淵旨頓袪群疑天情獨照妙鑒
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
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
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啟
理弘贊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
致豫得飡沐誨誘陶染至化抃舞下
風實兼𢥞踊遲此諮覯乃盡衿誠臨
白欣佩不知裁述伏𣈆呈

五經博士賀瑒荅

辱告垂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鑽仰
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
凡淺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叡覽
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
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
偏惑故滌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弥
暢崛山辨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
茲再朗辟諸日月無德踰焉弟子雖
寡傾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
蹈儛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

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荅

辱告垂覩勑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文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尒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毛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琛玲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脩詣共申論復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荅

辱告伏見勑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麁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賾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異竟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乘神滅之論斯彰寶重仰覿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寘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弥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翫流或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

津濟伏讀惟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
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荅
辱送勑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
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為可慨聖上深
懼黔黎致惑故垂析衷之詔此旨一
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
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相簡願
惠為一覽之析其詭經不尋故東展
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荅
辱告惠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
語曰万物紛紏則懸諸天象眾言殽舛
則折乎聖理照自古事蔚在茲辰伏尋
觳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
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悠斯式蔽
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乱道拯徑行於
夷路音肆而隱義婉而章愽約載弘
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
正水盪此塵迷俾宗輿有歸教思攸
在異端自杜謹善知息疑繫表於繩
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
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

格謗沐流歡擊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領示勑旨垂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摽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俳個理詣於惇善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絶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導歸一万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摘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无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攉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實不同降情神滅之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无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之懵於至道濫蒙須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曆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荅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遊心万古居元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群下恢弘孝義睿藻淵玄妙理深極自非克明徇齊之君孰曰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理洞宸衷亦以義切臣子含和飲德之郛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无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叙義而談无為顯援若論无神亦可无聖詳其有聖便應有神神理炳然豈容寂絶弟子所見庸淺无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輙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倕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乱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吞舌擧口張六師之徒轍乱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悖而堅南路未燕

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遥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鈎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氷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滄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加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

陸任悑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勑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恰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遵當今聲標万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適見何能仰贊洪輝宣揚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爲儔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亢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

金口丘屋所說弥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聡幽寂識洞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霈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閻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搢紳之士為益因其弘哉弟子飡道無紀法師許其一貫遂能班逮神藻使得豫沐清風載懽載儛无以自譬戢銘兼深弥其多矣弟子王僧虔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荅

辱告惠示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庸冥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儛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无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渊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䰟既亡神竟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

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変謝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无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往世尚有斷常之說況象法已流而无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値
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童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豫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明山賓和南

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
尚書云若尒三王有丕子之責
左傳云鯀神化為黃能伯有為妖彭
生敢見
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
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
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
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
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
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
感惟濟物而叅差業報取捨之途遂
分徃還緣集論悟之情相殊猥其小
識晦茲大道滯覩聞見莫辯幽微此
揄枋所以笑九万赤縣所以駭大千
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構穿鑿駕危
辯鼓偽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
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万機紹
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鐷道還淳粹

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偹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雀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訣冠真俗三才載明九服移心鼓行蠢蠕猶知儛蹈況在生靈誰不抃節弟子少趍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躍至於百家恢恠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徒所排輙无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辟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汗弟子虔黙妻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恵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偶闡片言析妙非字含靈辞存五禮之中言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聽夫大道甚夷而梨无好

經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照若發蒙
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
挽還輙頻卧未即白荅銜眷彌深殺
鈞和南

秘書郎張緬荅

尋三世昞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
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爲形謝神
滅嚴云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
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
之鋒輙馳駑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
刼有盡領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
身精神无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
應髙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辟
雨祭而知不滅喻妻作於背親義隨
八引而外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
少遊弱水受戒獎鄧師白馬寺期法
師屢爲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
妙旨尒來師心絶此疑想復觀斯判
益破魔塗非但閑覩於今方結緣於
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擬惠沾示深
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捷荅

璉白逮告垂示勑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識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来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霄燭頻足開建愚惛惺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撿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扵

儀弟子陸璉呈

楊州別駕張翻荅

辱告伏見勑荅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微徹言合道塗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氷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藥路務志反澆風於遂古振導波乎方冊英聲茂實與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

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
師說悟太儒之音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晳恙蒙紆洗塵盖足蹈
手儛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孫國荅

辱告伏見勑荅臣下審神滅論神之
不滅經與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
論神有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
周愽析彼異端弘茲雅範信可以朗
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懽戴竊深
罔極比故諮展遲獲諮中王孫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荅

枉告所宣荅神滅勑理周万古旨包
三世六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
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十号
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
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无生裕揚
之善幾如東里被甿周環用志所疾
曹景宗白荅

光祿勲顏繕荅

猥枉明詔須述勑旨審神不滅以荅
臣下理振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惠見
獨宣舟翠合舉夫目所不覩帷屛為

隔耳所不聞遐迩致擁不得以不門不見便謂无聲無物今欲詰内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内教並現書云瑰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内外符同神在之事无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无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在三之首有諡孝饗之理斯光蒼生嘗見已晦而復曉曉俗諭真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豫從飡道授心慈氏歸敬誠深唯冥来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荅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勑荅旨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賾斯朗豈能拯重霧於有惑豈能運獨見於无明竊惟大聖御寓上德表物踐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滇海近譬井幹奥令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瓶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

回凡此群例不可悉紀又五道遊往
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盲
但鄰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蘆敖
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令仰墜天環
俯逮闇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闢
出幽夜而覩燭龍短綆汲㴋望瀾覘海
實歡喜頂戴若无價寶珠沈宏稽首
和南

建康平司馬聚荅

辱告惠示勑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
被道冠衆靈智照測凝理絕群古七
禪八惠之辯三空四諦之微故以幾
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陁云脩
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方
今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
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
近可以知遠尋迹可以探遐辟如日
月懸天無假離婁之目鳴鍾在耳不
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
茍徇所懷坐顛坑穽伏覽
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
寂而更闡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
齊鑣群經聯輿靈山金口禪水玉舌

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違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之彼塵滓以滌導德齊礼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比言屢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褧呈

左承丘仲孚荅

伏覽勑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包括真俗理超繫表義冠群識鑽奉神猷伏深忭蹈恵示存眷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張　墳

弘明集卷第十一　　增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淼難佛
不見形事 并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
釋疑惑 并牋書
恒標二公荅姚主勸罷道書 并書
僧䂮僧遷鳩摩荅姚主奏 并書
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并書
釋僧巖荅劉青州勸還俗書 并劉往反六首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搆以相跨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林竹銅綵靡損无極違中越制冝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

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万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拉躓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明佛汪汪无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令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无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

徒多不信法以吕庸蔽猶秉愚惷懼以闇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号絶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閒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以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黄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尔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无徵之化哉　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鈎深致遠无容近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虚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无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奬其

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須作形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人百万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措雅頌之興理宜位速即　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驗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万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乱華以来生民塗炭寃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設獲穌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而苻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无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

萬万夫幾乱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
既此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
雨恒事及屋廟遇震而書為隱歷桀
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
景獨以淫刑受祟撿報應之數既有
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
載之以彰勸誡万一影像猶去深功
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
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
士所降迹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
求之家其事相継所以為勸誡所以
為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
闇之徒苟遂毀讟忽重殉輕滯小迷
大惠僧尼之絶牂育疾像塔之豊朱
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
論吏司若歷瘞之勞有時而誣慢惠
璘承天蓋亦然耳蕭嘗啓制臣亦不
謂全非但傷盡道俗寔在無行僧尼
而情自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
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頓絶臣
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
音實用寔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

進曰此談盖天人之際豈臣所冝豫竊恐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吴盡呑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吴為志苟在呑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悦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并李書）

夫道處清虚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无量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直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釋道高白李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蹈洗散覽反覆弥高徳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冈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

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鑲佉之宮屛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覇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鄹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息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莫奉見之日當中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内徵文以驗實歎靳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覿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異代齊解万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

乖儒墨覺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
誤增疊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
固乎大聖以無㝵之惠垂不請之慈
何爲怯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群
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
蒭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
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未生
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
莫辯今如來軌業弥貫三世慈悲普
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群迷未解不可
以感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
佛事僧列於累方問今之所謂佛事者
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
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
談因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
靡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遅覩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
九思方服渕致故知至理非膚近能
測微言奧辯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
淺慮陳所懷夫万善爲敎其途不一
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
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
亦无量斯則受悟之津由聞寄之稱

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
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
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競與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
息非日月之不輝何急急於示現而
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因季俗无證驗
以徵誠亦不謬大聖恡昭昭之光明
而世之疑者据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
夢横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徃拈粗有舊
說途無異轍輙述而不作夫三身救
誠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
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
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常不見哉聞法
音而稱善蒭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
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姬孔救頹俗
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来若丘旦
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
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
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
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
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成准耳
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
若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

達頗脫之恩流浪義詭涉驟書園吐納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麁淺弘懃簡札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霡霂謹白

李和南雖論明受悟之津要自疑得闇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弥覩淵賾然所謂像法爭正求悟理麁借筌會可无假示晃此固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示表則取之世典緯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无證自悔悋明无咎於三五潛景道德經於十号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婬孔務極類季无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无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

滯使夷路坦然積导大通也深願大
和上垂納毫款弟子李淼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教覽移日馥若
幽蘭清若蕙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
危生動乖理開獨蹞疑族良由辞訥
旨滯劇難星陳愚謂哉闇寄奇壓觀
示見鞠躬歌讃感動靈變並趣道之
津滐清升之嘉會故冝寄襯雙寨疑
驗兩行豈得羅絶示見頻漏神柔齊
軌姬孔同軌世訓放光動地徒為空
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
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乗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徑十号哉餘
暉𣷹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熒燭增
疑正向且白黒比有塔像經書殊滿世
界學者豈以无證自悔又引七經義
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羅新新
生滅交膵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
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微翰檢實
則聞命矣前論去帝王姬孔訓止當
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
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
仁不讓伏聽淵蹟前蹤粗述至聖沉

浮而義据未照辞況未泯謹更詳究
共卯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識
永惛於六塵潛移為吞噬之主相續
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舘神當過
態之賓往来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
而酸辛欣樂蹔娛憂畏永劫一身死
壊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聡群書滿腹
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不能豫未
免諠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
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
真遅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
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
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捷
志玄宅下操測達逾明一生若朝露
辯三世之不虛縱繼於清真之術殺
控於濁偽之衢植徳耘邪而薈蔚樹
福灌正而扶疏菩節覺辰於寸陰索
已爭逝於来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
豈不覩映光榮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
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
以感聖大法於是而来遊帝主傾誠以
歸徳英豪毀紝以服化沙門齊肩於

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
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
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衛
佛一鉢之飰居得斯位遣問嚴公徵
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
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
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
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
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
章鼓儛一不能動黑衣五六僧張數
四薄尓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
郡北寺淨誠至到者莫不有感僧張遠
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
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
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
高行逸群清神邁俗皆有異迹世咸
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
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試直
言朴辞未必可採不允當伏愳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
海中毒之國很人而愛人郭朴傳古
毒即天竺浮屠所興（浮屠者佛圖也）劉向列仙
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闚於斯

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阿育王也）姚略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覲於灞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无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牒答）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淳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无好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因脩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擂念履行欲單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攅起異同君云積葉栖信便是言行相殊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

大孝未之前闡夫仁人之行非殘害
加其美廉素之操不著貪竊成其
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一念而可捨
十善八正寧蹔想之可貴未見輕其
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復
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離異何得相順
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
覩經律所辯何為偏志一方埋沒通
路夫士未常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
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
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
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无其
多維諸訓誥經史箴誡患可弊之不
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
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礼敬標其
心兢仰祗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
之慇懃尅己者正為君輩之徒耳欲
令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欲制貪
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以英賢
拔之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致致
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
志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劒已起

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
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
若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
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詭妄諂佞望
門而自新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
息心之館齊此无慾之臺不亦善乎一
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
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
願善故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
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授以禮讓假
徃以方直乃至一日尅己天下歸仁
况餘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
所納正若此猶不多如其此煩未廣
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
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悒
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
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
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故勉須四函
草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
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析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
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

之貴恥汲顯之正容媟祝陋之媚色
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
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
爭而行不越者請无造於異端且殊
塗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
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
有唐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
其懷無見賜歸翰迹易傾終不盡意
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皃豈其容
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
情靈之乖殊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
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
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
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
羌無須攜是非横起謗議耳栖心入
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為
樂故挫橋凌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
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道護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懷无
求自足而退做前良恐未能懸絕空
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

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悚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嘗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為可一歷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黜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衿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静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路万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絶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禀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礼合掌顧持民齋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黄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

不敢惜心迴向實故言稱先業門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懃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礼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箋注子序方門朗與德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末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愽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羅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和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尔民復何尋始乃遲遲執迹今輙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黄老一則歸師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奉自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麁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與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万物用其所見

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
子之槖籥維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
家有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
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測予於天表老
子亦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
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
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驗自知有
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
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
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
歸輙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
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
道之所異輙婉輙入公大乘請於今
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
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
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
史中丞孔稚珪啓

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无二
取捨多途諍論去去常所慨也但在
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
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
別一二蕭公荅日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摽二法師荅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摽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拔肥遁於山林搜沉滯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贊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黒望體此懷不可以守節為辭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道摽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无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无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

未見幾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
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
魏文全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懷遂
疋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
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
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
迩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
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
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摸爲後生之津
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申
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
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
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
以聞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
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懃
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
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善
薩之蹤耳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
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
无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
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措以微命
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
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過慷
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
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
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
當開意以從時命无復煩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
薄不能感悟聖心累承還詔未蒙慈
恕俯仰憂怖无復心情
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
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无恨屢千
聖聽退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
以聞

僧䂮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荅姚主
書停恒標奏 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別以數旬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
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万
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
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
耳道无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

尋道之心亦何必須尓也致意遷上人
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
能一二為書恒等亦何煩諸上人勸
其令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為獨善之
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
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
岸於蜀肆周當辭祿於漢朝杜微稱
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
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
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
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
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
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辝世之許由
進高散騷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
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
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
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
闇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
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恐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僧䂮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

止恒標罷道奏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次
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達
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干木於魏國高祖縱
四皓於終南叔度辞蒲輪於漢世
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
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
有明君下有韋滯遁民之風垂訓於
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
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
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
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虚言標等
有扣眦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
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
曜芙蕖於重泉之下斯誠
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
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
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
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万世之
後宇宙之外咸純德以化寬九域之
内肆玄津以逍遥疋夫无溝瑩之

怨曠婦无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埀化
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
介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綱之內
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
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義爵於
時有補袞裳之中亦有和益何足復奪
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
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
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
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
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
不過恵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
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䂮等庸
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
䂮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并桓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
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
其形骸口絶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
石永乗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
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
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國普形神方求真實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遠法師荅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衘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餝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在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隟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則无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

者雖復沐浴踞于云去奈疑結何一
世之榮﨟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
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
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
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
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
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
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
慰感慶交至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
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
嬈之言辭拙寡聞力訓高命蓋是不
遜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
秀才書 并劉善明答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
志乘孔教雖復道場未歸故亦洙訓
緬矣方將委質餧獸庶超九劫之功分
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
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
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
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
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无令青公重
歎王舟再慙輔秀之呂非所抱堪擇

僧巖呈

荅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談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疑靈揚名後史御顯既重術弘為大遠尋聖言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悞幽冥相敬還迹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況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尔豈不悲哉僕忝莅梓蕃㞐在明亥觀貢帝庭必盡才𢤱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期耶昔王祥蘿棘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万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

僧巖重荅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微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辯情未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

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
昧進良所未安昔咸宜應命終獲裁
名之勲遵祖躬能率哲揚鵠之恥若
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騄驄龍津
點額冢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
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去非指玉
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无譏於前
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
存者大夫何恠哉願貸愚執賜遂陋矜
釋僧巖呈　重荅
重獲来簡始見玄解較然之悟可謂
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
每撿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説何常
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
乖其側席仍譴覆車无悔敗轍非知之
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令捨
重擔而安坐棄羈絆如還家對孔懷
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為樂已
甚況復文明御運姬邵協政思賢讃
道日昃忘飡以君之才弼君之德帶
玉聲翱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
後與夫髡剪之辱纍絶之苦豈可同

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居龠之賢恐招戚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荅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辱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己倦前款且巖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旣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旨人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西園之将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駑足以均騑驥繫澤雉以雙鸞鵠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頓報知深士尋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邁崎嶇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因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重荅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紹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

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沒鸞鷟之美故牵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徵牘三枉陋札再訓為自謙冲固辞年耄度君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猗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冐既來裁還懃惘劉君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二　續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況遠上弗論則僧事頹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弃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辞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予作三撤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无為降而万物賴其澤此本无心行

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㤼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秉不疾之輿以涉无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氷結於一谷望闔風而不迴儀禎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无生大塊既唱万竅怒呺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弥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无上之蔵差幻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誓之燈雨甘露於

豐草植榦檀於江湄則如来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諶王書論孔釋

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曾无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搉而陳僾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迹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識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鍾啓發俟於悱憤夫妙覺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覲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會均万刼者豈非嘉緣未攝故華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軏斯

文莫載靡得明微理歸指序宗致祇以微顯娩成潛從實遠好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敵綱宿昭仁蒐咨弘信既以漸漬習成考滞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雜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盲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寔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礼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隊而以踞食為心用遺儀為斂麁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跡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无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矣

其恭肅之情而啓騃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其制三服行礼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礼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癈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以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无虚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魚兎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加趺坐一不偏踞
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
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
通制亦由寒鄉无絺綌之禮日南絕
氈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
謂无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
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
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
同今外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
雙八輩義无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
覈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
而不變嘗有其旨是以投錫奏章義
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
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
纂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
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
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
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顧恵咲嗤之餘
以弊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
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
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則大法之深患纖道之首也如來制
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无疑閉則莫
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
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
視其死亡无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
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
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
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
意專輙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
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
絕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
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
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
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
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
偏二衆既无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
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
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
偏食法凡八議若元无偏食之制則
無二百五十矣夫食不得置於牀上
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
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
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

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貪道不得不權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昔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无恨

荅義公

荅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致聖人之譏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恠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爲了何得頑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倨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固泯焉莫遵弟子之和了然單獨何敢當五千大陣是用畏敵而默靡爭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盖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无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輙變辟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无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椽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无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啟至於偏坐永為不懃同自為矛盾其讒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皆守偏法

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猥辭訥不能有所運過此之為恨畢世无巳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

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飡下風已
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
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
不變其言何獨昔敗其用言以宣意
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
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
無律思夫其防弥繁用捨有時通塞
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令之沙門
近之善請道無長一各信所見勘能
虛受乃至竟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
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
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
令之令望信道未篤意无前定以爾
順為美不斷為大僕此而制河可清
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
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
孫發但令聖旨粗達寧相則下觀而
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
就太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
伐將尋斧柯故宜自迹及遠令无思
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
不言此制釋公信道家萬不替其節
恩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學不羈

不正可測落疑而不偏據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理不可關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界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讃如憶昜歸有許法駕既旋臣輙仰刊碑上曰皇帝讃正此三字而已專輙之罪恩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郊奬風尚有益而無損万機

朕有未暇聖言自可援之左史侍備之臣寧無自効之心裨讃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冤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无報於聖世巳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弟賁臣言

詔知與慧義論據食近亦粗聞辛意不異來言但不看佛經无緣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讃及不

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
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
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嘿
令勑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狷狂復申
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
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孽
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譬舟
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
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
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
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
聖旨既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
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无
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于非推
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辞臣弘
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絶
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
道辞知窮臣近難慧觀輙復上呈如
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
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
望既不能務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違此皆臣自招之白老而已伏願
陛下錄其一往之至不以智拙為罪
復敢冒昧千瀆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氷輔政謂
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
門下承氷旨為駮尚書令何充及僕
射褚翜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
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
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
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
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
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
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
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庾
氷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
夫万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
觀傍通誠當无怪況阿跪拜之禮何
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
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遣槃辟哉固不

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旣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无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亟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俙未分弃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摸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翜諸葛恢馮懷謝廣等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安昌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輙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神道經久未有比也夫詛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海區區之況上卑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令不為之制无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无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乱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倫其事脩之家可矣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无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識闇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乱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為其礼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恡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

祜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臣等懍懍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
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
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答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
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
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
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
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
絶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
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絶之
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
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弥歷三代置
其絶羈當以神明无方示不以崖撿
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
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
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
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
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
下官等不識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
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令答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剛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並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无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已不

悢悢於鈌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孝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旷未遺猥見逮問輙率陳愚管不致孅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礼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

異服之然後順軌與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音豈得被其法服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萬以極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禮迎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絕
其敬哉

公重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
礼拜亦篤於事哉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
塗既殊義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
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
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
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
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
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
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恩於所稟
曆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
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粗迹之能
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亦其稍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寂影響
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
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
將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
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
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
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
慈之心見又屬抑仲由之問亦似有
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
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
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
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
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
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
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无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檢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政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傀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无弥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弥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

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刼而非謝恵之謂也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来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敎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内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来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恵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来論玄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巳本德深居極豈得玄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玄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關万刼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

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珎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充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公重荅

奉告并垂難具承高旨此理徵緬至難層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持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

增莊慼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輙復
率其短見妄酬來旨无以啓發容致
赦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韜其
不逮公玄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
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
然之性耳若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
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
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
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
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
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
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
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
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
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
內聖永殊既玄其殊理則无並今論
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
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玄仁
善之行不然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
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經所
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
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
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

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
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
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
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
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
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
國悟之者尠

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
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
以殊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
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
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
勸於事能勞殊仰宗極便是行功之
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
擬心宗輙其理難尚非謂礼拜之事
便爲无取也但既在末盡之域不得
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
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
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戢高
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
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
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

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令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耕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

馬之變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殊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答重虧嘉誨去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介為師无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

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敎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 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

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飡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无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

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貪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吝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貪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横流

桓太尉答 并詔傳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内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者如來言理本无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絶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

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敎此復所未之論又云佛敎雨弘亦有處俗之敎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讃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敎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起白淨津梁雖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敎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諭也想不惑齧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旣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寅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

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
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尔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
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
明詔崇中揖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
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
尊親尊親法教不乖孝子稱四大者
其尊一也沙門所秉雖異跡不超世
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
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
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
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
陛下至德圓虛使吹万自已九流各
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无
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
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
自斯已還蓋是餘麁之用耳神理緬
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无
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
齊敬於率土道惡兼隆內外咸得矣

臣前受外任聽承疏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令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御歎非愚淺所逮尊主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輙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并桓玄教

桓玄輔政欲沙汰眾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精微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慇懃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京師竟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

以之傾竭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汙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為阿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无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

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輙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无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為弘想檀

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
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
本非佚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
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
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
味者无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
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
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
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
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
首白夫標極有宗則御之者至理契
神冥則沐浴弥深故尼父素室顏氏
流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
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
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
增慨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
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曠
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
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
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乱則振錫
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

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須頻被州符采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音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絶氣遠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昊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撿試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内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諸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爲无宗但自今已來人根轉鈍去道玄遠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尒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

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文賢尚不能救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救失若不救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勑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乱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三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郗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誥二章
王該日月燭

奉法要　郗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无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誡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

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
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
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
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
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
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
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
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
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
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
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
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
咎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
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
觀講頌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
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
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
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
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
矜慈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
害彼凡衆生厄難皆當盡心營救隨

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已煞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

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无爲有虚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

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罪亦爲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撿形十善防心事有踈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揔謂三界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

則入地獄拷突强梁不受忠諫及毒
心內盛殉私欺紿則或墮畜生或生
鬼道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
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
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
塗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
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
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
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
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為
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
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
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

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
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
為貪耽著為婬外發為瞋內結為恚
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
緣癡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
苦酷多由於恚

經云卒鬬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
則累劫弥結无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
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

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
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
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
具載衆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
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
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
對冥構夫情念負速倏忽無間機動
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
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
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
池常領本以禦末不以事形未著而
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
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
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
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
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
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
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弥重既跡著於
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
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
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善情倏沮勸

而譽集於外蔵慍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天苟非備德必有不周且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叔集俗譽夫詮天理自然之覺得不愈章乎是以狂生去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僭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道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章則終莫悛革加以天覺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万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顯集蓋由不防龍諜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習積是以一善生巨億万善一惡生巨億万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誡足以有郅獄齋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冊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

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鮌殛禹興盻
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括王御
世猶無淫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
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无章其誣理
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孥之刑猶以
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
若豐不嘗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
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
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
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
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
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
止乎已所及祢廣則誠懼愈深是以
韜理實於韞櫝每申近以斂廣進无
勸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檁之流
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
而不通其變殉教而不達教情以之
處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无差者
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无準
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
僭遠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
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

響之難證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
宏踈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无間混
万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
必至豈以顯昧殊心淹遠革慮哉此
寔始信之根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
當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腸胃肺
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
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
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
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无常主宜
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
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
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
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默而不報
若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
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
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閫地及門閫盖
取其藏垢納汚終日受踐也成具經
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
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
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
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无

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悋消於見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已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虫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傳愛兼拯雨涕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无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天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无安唯无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无以動其志埋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

畢之數增道習期諸志心形報既廢
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
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
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
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
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援以早漬要以
情求此乃曆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
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
已而已固无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
蓋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
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
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儛
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
所不能廢宜繼己深體教旨忘懷欣
想將以己引物自同乎衆所以固新
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
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
對蕉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
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
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誠以數塗
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
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

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
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
安之則無往不夷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定意生形然則
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
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
导則無往不滞因此而言通滞之所
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
則釁乘於外外釁既乘内懼愈結苟
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
畏時非人得其便識能住心以理天
閑内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万有
無以嬰衆邪不能襲
四非常一曰无常二曰苦三曰空四
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无
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
切万有終歸於无謂之為空神无常
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或樂
之地覺必苦之對盖推代謝於往復
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
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
則有滞有滞則苦存雖貴極人天位
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弥深情之所

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經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无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夫无常顯證日陳於前而万代同歸終莫之悟无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情莫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惜寸陰而惜逝恒自强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誠也犯而不挍常善下已忍辱也懃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尊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無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

樂安生孰知其惑夫欣得悪失樂存
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
冥力潛謝非務戀所留對至而應豈
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
覩玄宗玩之珎之則衆念自廢廢則
有忘有忘則緣絶緣報既絶然後入
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
耀經云无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
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
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
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
不可遏也種十悪戒善則受生之報
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
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
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
種非常禪皆諦背有著无則得羅漢泥
洹不忌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无執
無寄為无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
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
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
説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
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
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

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報我桿化雖復
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
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
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定於善必在
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
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
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
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
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忮
心歸於佛則无解於佛歸於戒則无功
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
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
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
有所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
非府宅之謂也无誠無矣存无則滯
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无
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
於事用感絶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
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
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
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万像之常
冥乗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
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无朕順本際

而皆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
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常謂
見在為有則空中行空言斯見矣

庭誥二章　　顏光祿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
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
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
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
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
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戎方故見猜世
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
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
此思可無臆哉

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
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
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支飛靈糇丹
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
欲使體合纁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
及偽者為之則忌災崇課祖願湣士
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
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
反一无生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
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為之則藉髭

落神蓍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也
物有不然事无終弊衡石日陳猶患差
忒況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
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
以積理知洪變欻怳可以大順待照
若鏡天蕭若窺測然以理順爲入者
可與言有神矣若乃冈其真而責其
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與暢生死之源標善惡
之報啓淩化之津訓戒明白纏羅備
矣然信言不美文繫辭容累真絶昧
重淵傳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春
之晉意鄉䅺感逃之遠音適爲里巷
之近由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
光号曰日燭
陶冗覺之宏語啓玄管於靈門闡大
虛以遊眺究滂蕩而無垠履地勢於
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
遣二氣之烟熅尋太造之冥奈測化
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万
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
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无方蠢尒之類其
質无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纏
綫迸枯迭芳徃来出没冥冥泩泩洪
海環流大變輪迴乘波遠漂濟来曷
階究轉三塗之中沉滞八難之園懸
企竅之無期悼容作之有歸瞻崇德
之可逹鑒豪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
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
極搆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
兮詐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
矜豐因豊積祉緣謙升僮穗正而鬼
退丈夫邪而魅淩覽形聲之兩偶孝
休咎之變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
而相應若圜轉之抱規猶直犕之附
繩蒼犬出於帝父黃能咨於壂子事
徵化而不救奚夭屬之去恃諒求福
之在躬信為人之在己咨吹吸其靡常
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无
氣之所始悲娩變之矣徂還託生於
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令屠割以為礼
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
旬而相志可長歎而流涕夫鬧愚其
皆然匪伊人之獨介察寡孕於嘉類

悟繫 產於玄象翳零霧森其猶希若翻
囊之倒米為顒顒以日日詭識伏而
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
夫倒置之挨朦朦徒生兵風既至忽
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无明非個中
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无曜靈身
遭笮苦之楹足蹈炎炭之庭刀齒霜
鋋以積刃劍林翹鋒而嘯精陶銅莛
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
閱卒傍執叙三扐一奮百千累羅鶏
鴉刹觜煌煌火車銳釘擬搶枝狗疑
牙淫徒燋於幻桎飢囚梏於塵沙資
輕妙之靈質蓋痛哉之易加永煩寃
以弥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岡不
可列縷千條殊劇万端異豈靡喘息
而不經俄聿來而志字子略 一朝以
言之將終年而震焚爰有五德无玷
十淑道全夕陽造遊慶升九天寶殿
晃昱高構虛懸瓊房萬百瑤户摩千
金門煥木精之朗玉卷耀琉璃之鮮
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
神秀而粲藻香風靈飄而飛烟想衣
斐亹以被軀念食茲芳以盈前彼義

和之長遠永一日而萬年无事為以
干性常從容於自然联光葉之爍爍
䏚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
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濟伴超倫之
高遷然矣饗茲舊徳日用玉食厭土
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
齡祚雖脩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
散七證至而天禄絶會大秋以孝落
湨椿菌之无別是以如来大聖三達
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擢淪落
或廣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
垂曜上士虚懐忘其言中才貞志執
其教教无定方適物所由豆陸以車
應水以舟敷設去去廣衢悠悠駟末
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摇累玄之
綱領遣毛目於浩衆宏籠大訓展我
智分治无不均質有剎鈍虚徃實歸
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万塗
蔡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
驅万動於道場畢无為而息駕本夫
三乘之始同歸一无才照各異致用
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航空而恬
愉縁覺亮果於知微要遷玄而不居

雖妙迹其靡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
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
於鑒先體之寘乎意初理重深而絶
韻疇尅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
過堂堂蔭眹躬受聖喻喁喁群黎耳
目仰注或發矇於一咳或革面於一
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度善
逝迨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
犇穜與慕穫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
于民超世綜體玄指嘉遁山澤仁感
虎兕護公證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
枯泉漱水關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
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令則支子特
秀領握玄標大葉冲粹神風清肅一
言發則蘊滯披三番著則重冥昭見
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遜
濯流以逸契謀遂初於東峯何深味
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
蕩深遠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
遐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
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
无神理有精麁物有真大居細君
小為碩臣羽族繇乎金翅甲屬屬乎

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
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遺重根
躁靡靜王俱曰與聖各擅一方或務
山而往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
采毉嚅靈厨之芬芳曜振猿之覔
暴化礫石之琳琅瑰變幻之摇奇惜
有待之无長斯乃數内之甘醇不如
至道之精𨽻者也遠乎列仙之流練形
之不能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飡渝陰
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
於服丹消子鼯飛於領本安期久視
於松毫豐人輕舉於栢實彼和液之
所深足支年而往積中不衷而外猗
徒登雲而殞率俱括囊以堅祭固同
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壁乎
孔室貴乎能飛則蛾錄高舉奇乎難
老則龜蛇脩考伊逆猿之遊氣唯心
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御俗
者未可與言道道乎要言無間无對
諮者叩窮應者負内默之斯通語焉
則置當於玄珠與講道吾成因象與
无謂无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饕
莫悟冥音希之弥錯搜之愈沉鄙人

其逝為誰匠摠設筌蹄乎洲眷俟魚兎乎川林儻得意於表共目擊而發心无運睽絛徃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違瞀若昫目靈鑾雖迂緣樞靡窮役无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灼電之末託息石飈之中知畏塗而驚寢迷塵欲之致我替遠勝而婪近謂睐儉而交豈不防枯於春飈既零落於勁風恩及蔕而更秀結万悔其胡寃是以大權之徒燒指舝石寘期無待志與心積凌智凛崇慧辟拔神劍揮戒戟想將萌而寔新情向扯而翦刺掃六賊於胷中体五道之長促拱己内治捴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谿盡寄耳无明窩目莫滓塵隨空落織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懟託遽廬以和光常遊居乎寘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无軒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舉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弥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刧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

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陁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乃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志知恳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撓瑩燭之烱烱欲增暉以眡曰者敷瑩乎方外靈嶽奢遐誕若衆妙淵玄群與无量小成不藉大言横衰坤德可厚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目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户牖周旣遶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鷃而標大而覩鳥王與魚母呼呼噫嘻奇傑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進嫌於剖玉又碩證乎火織況下斯而束教趣尭孔之權領常專專而守撿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攈更益精而致忌悟飾智之愣物故收翰而輟惡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竺道爽檄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岳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琁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岳陰陽布化於八方万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嶽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潰此皆稟氣運實无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覆幬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復五教之精內韞通徹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无下育蒼生含德潛通无迴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巛推步八荒夫東岳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生王父之位南
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元極先
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
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
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
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
情附正神與僞立神形本无所託未
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内則百鬼
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
處其庭此皆狼虵之群鬼梟鏻之虚
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祟
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日夫神正者
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戯玄關道
遇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
電行廚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素澤
潤蒼生恩過二養恵若朝陽應天而
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虚
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万物因
時託響傳惑俗聽成祆散朴激動人
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俎
其骨肉精神離逆痛傷元氣東岳之
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誡日含氣蠢
蠕百虫勿嬰无食鳥卵中有神靈天

元受命地庭有形祖禀二儀焉可害
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群民含慈順
天不殺況害牲羊而飲其血以此推
之其非神也
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琁璣下
承乾巛禀道清虚无音無響歆之不
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譽万毀神无增
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虚動氣殺
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譴
遐詣偽杀无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
故黄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
神者必是蟒虵自稱江海神者必是
黿鼉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
猫貍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
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猨猴猳玃
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豬犢門户
井竈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稱為神
驚恐万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
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
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
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
先之使去筭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
若使重患難濟則汝无恩中容之疾

非汝所救二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群民投心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發之能降經句歷月曾无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大元桓王及封錫式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讚皇家黎元慈悅天禍謀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珎異若汝聖道通乾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无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膺万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而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盤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幻非爲真正况无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群惡无細不捨纖善小而无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横恣人間欺殆万端

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
祠與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曡
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夫霙
霧蔽天群邪嚣正自汝妖異多所傷
害吾雖未流倫階三服每覽經傳而
觀斯尋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
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鈎魅黨還遊塲
墓飡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絶
傾財之困爲獸无羅網之率若復頑
戀望飡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
恕羅子等授以金剛杵眞師勇武秋
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罹戈明劔擬
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
鬼敢觸三光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
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
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
汝本形長歸万里滄浪海邊勿復稽
留明順奉行

撤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麾下相與
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
大同每覿良會中展靈積而標榜未
寔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

靈綱方申紘綱弥紐大通有期高會
在近不任翹想並書諭意耳
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群
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
符龍飛初域仗權形以附万邦奮悪
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
當撓宏綱於八區紐靈綱於宇宙夷
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宜宗不予眞容
凝靜重明寢暉虛舟覆浪故令蟻邪
蕃興梟見暴起曀涂眞塗塵惑清泉
虐鍾蒼生毒流万劫懷道有情異心
同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乱上承高
胄下託群心隶天旗以籠三千握聖
畐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
神迦維爲時城壍綏撫黎元善安鄉
土獎導群情慰喩有疾嚴慧柯於罔
中被神甲於身外懸十八之无辜哀
三空之路絶志臣大荒必平多難百
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
覆深攝愚懷故守僞見狼據欲天鷄
鳴神關叛湲壇塲撓跓靈暫謂大位
可登弘規可陵覽兹二三逑　爲歎息
昔大適統世群方影附有僞擬天魔

不遵正節干忤聖聽陵擾神慮領卒塞虛權形万變精甲賊熾霜戈拂域霊鼓覺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盛王師一奮群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景伏况君罩將驍然介士无方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霊權騰邀寂勝以為忝真可不謬乎令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華盖世武夫龍跳控弦万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浮都督歸義侯薩陁獨稟天奇蒙塵玄鏡神高須弥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關領衆四十万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摽群文起絃謀妙思絶塵心插夢表憂時忘身志必主世領衆百万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脱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略竝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若縱害撥鋼慷慨龍迴思奮領衆四百万億雲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

暎曄金顔遐燭恩過九錫力傾山海
右盻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
德无不照威无不伏領衆七百万億
虎盻須弥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
都督八住王大維摩詰奇等不思法
柯遠振體含神姿權踰万變呼吸則
九服雲從叱咤則十方風靡哀彼下
民無辜酸楚領衆九百万億飲馬虚
津使持節覽後大將軍千三天都督
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大文殊承冑遐
元形聘三界亂自紫宫神高體大應
適千塗玄筭万計群動感於一身衆
慮静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
衆若塵翱翔斯土使持節匡教大將
軍録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
世音智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
朗鑒三国或託迹群邪曜奇鋒起或
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
巖噓氣則浮雲頹崿然為万方不請
之友領衆不思伐戈虎嘯使持節布化
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
質縱網天姿標傑體踰金剛心籠塵
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冑

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无往不
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万四
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
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
合棄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
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四禪
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鞞桓桓輕
步矯矯奉命聖曆曾无有關貴郎導
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来授王化聖
上開衿感氣歸順皆授名爵封賞列
土功侔舊臣聲蓋万域而君何心横
生異計偃蹇荒邊規固常位毒害勃
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
不謀哉君昔因時為物所惑狂迷君
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
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揞簪
同遊群雋以道自懽榮名終始如何
攝愚守謀倫安邪位託凝山以自高
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
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无明之
兇陣闊步荒塗輕恃神器盜篡天宮
挑衡日月恐不畏哉舉手而睞三光
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摽事之難

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弥遠華貌肆
然群情屬目望貴之基易登由来之
功可惜君可反往修来翻然歸順謝過
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
身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
美哉今王師剋舉十方翹響手提法
羅齊儛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
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
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弥籠於一
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衿妙
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
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
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
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遥
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
非君而誰夫惠尚識機明貴免禍窮
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
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
商紂首乱周武建師此即古今之著範
將軍之明識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
宜同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
奮然隨書致命所以竊猜其辞委曲往
文者不欲令蘭芳夏凋脩柯摧類深致

思言善自量筭无使君身傾筐三趣
莫令六天鞠生穢稗造類眄目助懷
愓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作

賢刧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羽現壽
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
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
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万波羅蜜諸
軍事破結將軍領魔壐校尉大司馬
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
和南上
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
群流歸百谷之王万化均于空玄衆
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
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超重昏而孤
興蔚勤功於曠刧曜三塗之高明拔
洪凝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无生
之虛致覽物化之極機握玄德之統
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弈雖復千
曜並照固已絕矣身殊万狀而非衆
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
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无名無
像莫測其深廓知其廣應群感而不

勞周万動而常靜歷恒沙以俟忽撫
八荒於俄頃兩儀賴陶而不爽力負
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懷洪流
而不溺軌以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
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
大妙入元間不可以名其小尒乃亭
毒蒼生化兼始毋无欲無為而无不
為翱翔于應變之塗逍遥于有無之
表挺遠群聖之端恬澹涅槃之域二
乘韜思於童志之致十住息慮於勤
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
而歎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
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昌録出五道
而龍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
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
之閑宴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
池遊總持之廣苑尒乃居慈悲之殿
處空同之堂蔘蘢眾好天冠頂相左
輔弥勒之流右弼文殊之疋前歌大
方之雅頌後儛四攝之疊拂衛以八
住體虛定去待以四果卓落通仙三
臺唯聖六府唯賢尒乃宣教姬孔宰
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

坦八正之平衢闢三乘之通津列無
爲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拯三惡之
蓺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任之位
祿以甘露之飡功巨者賞以淨土之
封勳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
王之洪業太平之至始也五趣官身
之淸朝四生士位之宗極而群迷遇
嶮背眞弥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
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慝根於曠始
積迷心于妄境泛三漆之洪波入邪
見之稠林至乃竊持神器假僞冒眞
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
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
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
皇憲自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須者
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
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
靜室波崘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暴
虧于聖節作乱中夏爲日久矣聖皇
悼昏俗之齵舊悲弱喪以增懷將捴
群邪以睿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
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茹金爵
鐵之夫衝氷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

雄億万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万
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枉
敢執蠻荆之蠢尒抗宗擒之連傲建
魔於自憍之地結固於雲迷之嶮傍唐
重複侠疊鱗次且其形勢也則寱山
嵴嵸固其前愛水浩汗張於後耶林
蔚蓊蒙其左癡澗㴱玄帶其右塵勞
之卒犲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
長逵望若雲趍蔽天霧塞六合其為
盛也閑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
遐威出超畨之奇略蓋以高竿之籠
弥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万帀
遊師翳野乇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
望慳魔以直進後軍毗耶蹙懈卒於
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寇
對於其右外軍滙和浪騎隊於平原
之上走短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
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
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
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
万塗覺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
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
音乱於雷震勤馬趁趕以騰擲迮衆

飛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與慧箭
兩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蹵入無
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剋以嵒空之
音揮干將而乱斬動戈矛而覺捷攅
塵尸以被野流勞血於長川崩嶷山
之磋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偖於諸見
之窟挫高於七慢之標於是魔賊進
無撓鏻之用退元怖脫之隱慮盡路
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群將
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
風馳於初驛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
撲晨霜注洪流以滅火故使万世之
遺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
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
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
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
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勳臣輙奉宣皇猷
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
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
者年耆悟其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
聞歸與之音太應天順罰春秋之道
興功定乱先王所美元悪以賓極從
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字內玄風遐扇

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郊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粗條皇威奇筭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抃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遁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无不生至智無照而无不照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强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羣臣非桓文之貴且之教於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无有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荒唐之說也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説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壍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

迷塗之人不遠而復援釋衆疑故曰

弘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曚曚不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絶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万歲而不信積万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

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无極之外復無極无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无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知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曉隔牆壁而不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聰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无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敎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眞佛无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弃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

塊妄識后稷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
为人造墉暇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
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
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
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
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
六天咸喜廢道則万神斯怒今人莫
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
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
三也若疑古无佛教近出漢世者夫
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皇緬邈
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
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揵
陁勒見盤鵄山中有古寺基塼衆人
試掘並如其言此万代之遺徵晉世
之顯驗誰判上古必无佛乎列子稱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乗虛不墜觸實
不礙千變万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覩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
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
世而封執一時為歎息者四也若疑

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孰
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
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權勢
地常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
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
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
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
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
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
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
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
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
道有運流而地无恒化矣且夫厚載
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
居中今以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法
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凉者
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
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
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
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
代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
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
迩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

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於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去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畫像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譯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万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一揆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賢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弥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

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号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胷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辜顯誹以賈幽罰言无錙銖之功慮无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海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纖難領故略而不陳前指所辯聞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匪璉璋而事足鑒戒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蕩此衆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尒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攜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揔周張之門律辯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俻乎祕閣廣露塵心然智者

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百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啓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摸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俯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乎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冐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令且擴其

行事決滯胥徒喻達蒙泉跡通性海至如殺諫之擒崔浩禍福皎然鄭鵠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湮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宗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迥張物表嘗以餘景試為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顧惟直筆即而述之命旌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孫文片記掠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緒為大聖凡俗攸歸二儀三五不足師敬

辯惑篇第二 明正邪宇舉往哲相陵較而斟定不勞龜鏡

佛德篇第三 皇覺騰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法義篇第四 寶象獨運獨度迷津得其趣者必賢邪舉

僧行篇第五 紹曜聖種入斯知道名云三寶實副一歸

慈濟篇第六 在生所重卑身賓命恐已則儕等為覺本

誡功篇第七（情寄嚚約縱則憍陵　欲附聖檢匪拯不拯）

啓福篇第八（福号樂門日用斯貴　惟酌乘時行而不著）

悔罪篇第九（罪為權於起必誘心　覆水難收悔往相習）

統歸篇第十（奉正闢邪據道成德　神解既暢陳詞詠歎）

序曰夫邪正紛亂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為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乎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号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曾邦孔氏導礼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自叓於機務斯並儱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老之化及蔥河以西異部之所從也）辯御乖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倒情從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

曾未覺知靈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
剋念作聖狂悟乎稱即斯爲論未契
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
億編户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千予夏籛而致疑顏回獨言莫
測以斯論道又可知焉夫以會正名
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冶
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擬金姿
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彝不共之二九
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
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
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僣若夫
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爲大聖光
有万億天下故今門學日盛無國不
仰其風教義聿脩有識皆希其庸彼
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
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
撥陰陽八索之略山川望祑之祠七
衆委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
途高尚自足擬議況有聖種賢蹤則
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
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
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大而

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既履非常固可
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尒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子書中以佛爲師　出老子符子
漢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後漢郊祀志　出范曄後漢書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出吳書
宋文集朝宰叙佛教前集略　出高僧傳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　出魏書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列禦寇一云吳太宰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爲老師二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涅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宗闡

東遊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劭云即天竺也又陟崐崘之墟即香山也老子迹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皆西北崐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中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者曰申毒即天毒也浮圖所興今聞之說曰地稱土中物壤瑰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三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為立佛寺畫壁千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維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佛法出世何以化

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國者[高麗……與]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无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无極无上虛无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

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爲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令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辯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

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刼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並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

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
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憾死故
傳爲實録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煞生
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
剔髮去家絶情洗慾而歸於無爲
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
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
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
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
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
通万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
卷以虚无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
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
内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
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
之際無不懼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
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脩道階
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
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虚靜

而廢道照也云云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五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對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垂餘千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花照耀宮殿目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

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遣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令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目閒曾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閏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黄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酒脯棊碁行之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　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出高僧等傳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聦睿英博雅𢖻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御輩時秀李所發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洋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秀猶獲擕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遵崇遂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

所冝預竊謂秦楚論强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礼隱遂則戰士怠慕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帛御地莚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還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佛道門人論前後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綱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

侍者明是同時㝡曰何以知之斌曰
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㝡曰老子
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
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
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
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
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
年還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
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與散關令
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㝡曰佛以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
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
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
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
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
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
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㝡曰
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
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逈
無文記何耶㝡曰仁者識同管窺覽
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
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
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

而知何假卜乎衆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乂宣勑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　　與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紀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國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礼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維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

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麁鄙經无數劫藻練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葉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為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倫哉濟万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謁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録綜覈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万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搆精神悟妙賾以前出經多有舛駮乃正其乖謬尔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稼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罽鉢錫為礼今猶号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来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勑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繢飾別搆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太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玄玄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轝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㔶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㔶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礼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絜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尸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留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靜无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為世費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觀焉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万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継代禍乱天罰極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
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强
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
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
不行蓋大姧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
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
之僞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
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
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
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
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
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
土木寺塔聲敎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絶文義
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殄惟斯為政
餘无涉言故纂史官恥述過也屬崔
浩猜狡莫識倿辯遂行誅除時以為
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痛及追悔无由
覩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為天下同
笑也
初浩與寇謙同從苦與浩爭浩不從
謙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至真君
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悔復崇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讀誦者勢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疾而崩子晃諡死而孫立焉

撿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侫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家酷也豈非假其飾詐邪侫濫毒仁祠致禍及身无由自免顯戮讒構審悔前愆[illegible]已復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无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叢刑酒池以悅目妄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沿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數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鑠幽都礼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西濵平東歸太武信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譖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无事枉見幽辱帝又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　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令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
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
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
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
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惣統百
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
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 上 去
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
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
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
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尒夜
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
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
請告遺訣高歷然起坐曰大法應化
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
當復興善自修心无令後悔言已便
臥而絕崔浩讒辞既深能令父猜其
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
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承

平十月一日吴王叉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方國無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弥盛稱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且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姧婬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戳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脩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劉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勑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門曇曜帝礼為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万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礼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来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玄即孝文也年五歲聡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綂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尒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爲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搭寺顧諸
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
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
人深情故至此寺焉登雅有義業
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
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
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
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
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奉諸門外緇素
榮之西域沙門跋陁者有深道業
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
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
猶有遺蹤欽悅脩迹情深遐遂可於
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
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
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
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
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剎並以
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
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
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
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
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
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
其僧犯煞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
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
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
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
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
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
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内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刹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尒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淨諠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眞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不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宫為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

餘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劾學非一盡帝置華盖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礼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輙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脩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發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刾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延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尔便決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止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尸所興歘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礼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来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桒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爲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謙之作誥 云云

録圖六十卷眞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眞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礼拜 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爲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絶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耻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俘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日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廚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万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万仞之崖爲功差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真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礼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静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歷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

潁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辞對可録帝授官固辞

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崐崘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名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

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麦通經章符録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无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袪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户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齋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礼接焉

余撿天師服讓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倶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燼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部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尒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歸歸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

神佐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
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
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
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
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僻
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切
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
巳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三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鍊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鬬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為民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露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崐崘之墟海北間兮去彼宗周万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

兮耶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對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烟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為常存兮帝之一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尚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尤兮山鬼國殤為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粖陋多聖言兮六合之內理常渾兮幽明詭佐命智惛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孔甲癸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鍾虡生花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東北邊兮長

臂兩面亦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隣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若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濱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馬腦來雜陳兮車渠木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墳兮青白蓮花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目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胷及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兮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為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氣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侍以客礼初年十三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

余撿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禮智信）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讌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

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万百里之物數万相連闊狹縱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偕違其間遲疾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墮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

挪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封建以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无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影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万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万化人力所為尚能

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萬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无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无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

巳随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
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
耳若能識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
水不必別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
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
无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
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
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
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
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
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
如妙樂之世禳佉之國則有自然稅
米无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
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歿後則
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
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
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德以此
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趾况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雨跡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弥光矣

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着其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礼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儻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悲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脩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粮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礼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喪帝

異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
字自斯以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
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礼壞先聖之
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
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礼樂列
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
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
乎戰國俗殊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
作嬴正疾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
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
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
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
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
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
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
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
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
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
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
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

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
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
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
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
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
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乱其書略盡
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乱
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
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
書沒略眾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
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
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
有新進更撰目錄為七志其中朝遺
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
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
甚眾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
於文德殿內別藏眾書使學士劉孝
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
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
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
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
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
弗倦臥病閑居傍无塵雜晨光纔啟

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緑袠方擁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録内省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来王公搢紳之舘苟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捴集衆家更為新録其方内經記至于術技合為五録謂之内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録謂之外篇凡為録有七故名七録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懸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拾遺之責況捴括群書四万餘卷皆討論研覈摽判宗旨才愧疏通學慙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黄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内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録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輙為一録論其指歸辯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録謂之別録即令之別録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捴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

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
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為軍書
次數術為陰陽次方技為術藝以向
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立圖譜一
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
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
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
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
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改為經
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
劉王並以眾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
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
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
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
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
例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
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
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
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
之言斯則武事之捴名也所以還改
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
捴以子兵為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
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

為文翰藉以傾世文詞捴謂之集變
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
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
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无典據又改
為藝術藉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
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
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
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
不足別創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
為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
无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
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
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
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以上皆內篇也
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
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
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為外
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
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
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為外篇第二
王既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
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内外二篇合為七録天下之遺書秘
記庶幾窮於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歲惟單閼仲春十有
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
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
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難欣
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
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
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万
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
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
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
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録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録一千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經也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録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録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録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秘書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録其數也

新集七録内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内篇五録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万

七千九百八十二巻（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九千二百六帙三万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帙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録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巻（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二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巻經書七十八帙一百四卷符）

七録目録

經典録　内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巻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巻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巻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巻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巻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巻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巻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巻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巻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
帙四千七百一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
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
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
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
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
八十六卷
僞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
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
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
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帙
一千六十四卷

簿録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四十八巻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巻

子兵録　内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三十巻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巻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巻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巻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巻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巻

縱横部二種二帙五巻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巻

農部一種一帙三巻

小説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巻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巻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巻

文集録　内篇四

楚辞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
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総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
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
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
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録　内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
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
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
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
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
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
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
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　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
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
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
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
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
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
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
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録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　序録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録一帙七卷

七録一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録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須生人參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

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傳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麏麚盡可驂馭何以異夫騄驥哉王作二闇及性情義並以示之請為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及諸子歲時致饋一无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睨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吊祭賵贈甚渥子

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
貞處士
孝緒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强記
學者所宗著七録削繁等諸書一百
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為方
外之篇起於此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四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

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乘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閻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道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砭波若之利刀拔涅槃之妙果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燋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家庭出世寘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

見同鑒娘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方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賓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悪茲七覺拔長夜之苦爲値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曰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實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之反噉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說

比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縻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与門人及邊境亡命投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裁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与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盋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右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昌言曰神通攉設抑挫彊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与靜角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矣命令推豈得無言可令家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僮乃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歛毀同俗時

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為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呰之以事啓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轝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盂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輦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自驗徵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祗崇麴糵

是味清虛焉在瞿曇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須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尒日斬首者非一　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膺籙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剎察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剎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齎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弥遥曰高洋駝駝来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尒来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与之使者及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尒後来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彦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水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裹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喻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絶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深淨之門擁霧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鈎致竊聞陰

陽合而万物成鹹淡和而八珎美何
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
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哉有寡聞
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徹庸薄管便將
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
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沮
越踐蔑沙門愚襲萬儒戚招真禍哉
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
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許為
極聖豈知十經猶障三學靡聞不隨
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
殊途一何躊駮高懷達士孰可然哉
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
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綺錯
近須弥而會同万像森羅依虛空而
惣集歸根自紜紜之物吞谷實莊莊
之海斯誠光賛於佛道述獎於玄門
庶令無我無邪允讓允欽式貽後進論之
云尒有梵行先生者高昇塵俗獨栖
丘壑英明邈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
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蓋冀衣珠羊
續之袍䌹林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
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潛然无為每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践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泝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含氣玉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菓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軒城闕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遺逢先生怯而問曰先生貞若燕趙之士賤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閑楚魯徐行佞視細語頓眉瓦鉢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堦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據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揔法界而為智竟虛空

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巳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絶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宫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万有踰於鷲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豎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歩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萃覩諸百代曽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黒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万字於胷前蹋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顔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辟私隨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寳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又王宿衛甚嚴踰視弥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宮殿姬麗則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顧冲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徑閤永夜方深觀妓直之從橫尸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請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尅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明

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
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
心飡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
十地者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
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
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智前則吐納江
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
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
師万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
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
判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
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馳
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
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
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
之疑覺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
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
好於香檀託瑩蹄於貝葉三藏受持
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
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曁乎
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
夢劉莊之寢摩騰竹蔡愔之勸遺教
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縉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関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流涅本号雜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傳黨其謂此乎公子感頻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懋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万里餘俱在須弥之南並是閻浮之内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被蓮於火内至若束帶簪纓無妨脩德留鬚長鬢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棄於冠簪尊在於

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辯揩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蠡量海而我法門出質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蘭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况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畣之而莽載寧辯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或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棠豈達命也无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禎民可悲之甚吾

已无保於形骸誰有嗇於姣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肅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跡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恡頂踵熬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群書況吾養性捿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万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翁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雖勞諾走羽高無暇位極常懼危溢不安于仍棄珠一何賤實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尒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牆突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群於鷰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膚猥或形陋㳺微或類卑神闇无三端可以參多士充十畝可以為疋夫慚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弊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内繞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不解正音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

二親非所以自榮其獎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餝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懸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无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惟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各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欲推人然彼群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楯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獎三也僕聞情存兩貫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蕭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无猒之求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嚫施則便无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廣其獎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為藥石惟 先生高見覧

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把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万機斯惣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聯於細民海則無遺於小水況吾師大道瞻无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裁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廝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无聞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貞取人失之遠矣遂使紂向伏羲之語長者悟沙弥之説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輪可略言也至如立錐无地非慕堯舜之德餘高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并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惟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雖族五陵貴氏一冠冕陵雲風流蓋世豈若朝

陽晞露羨臭鵕之難留宿草負霜湨蝼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瓢忽輕以乘軒羲茲甕乞牖雖復寸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来吾則猒来苦而知昨非子便躭往欲而惑令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牛豎子之烹鴈吾今素貧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北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導於仁義豈乱想於繁華固亦驕遺義之薄技　脩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惟聚落輕徵矜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飡馬麦讃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柬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覓獻名實利叔多福所以玉槃高剎掩日聳於半天繡桷飛甍連

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寘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无價之奇寶冀其欲拯貧讃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為功知我者希无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最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号无等庶知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遂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殺四民之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自下況吾師福物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為道興供養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日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

則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各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飯餘一缽與人則群類充滿佛猶无恡於飢犬寧有惜於人焉是知輒用固以招愆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之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无也竊聞功旦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王責躬蓍旻不言而劝德子不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恵特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産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權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闢闢混元分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夭身世而嬰禍狂勃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遣隨

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万事寥廓百年已矣何憂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惑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我見何膚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誰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匆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誰正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无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歲之任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項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絫卷果方環乎支分三報星羅万品或今身而遠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无殊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鑒識豈伊吾之攝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幽宗便謂无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

被之茂典余所未悉至如跡勒涌泉之應大江撗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驗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受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无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寞何求存以仁行无宜弃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為之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礼罪應不關於子楷道亦无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賣花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万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伉儷擁此情性乖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諦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

豕羌攢羔腐俗礼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班聽内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與情於斗石之量勍華兩聖盛德於鍾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閑諸往哲未嘗不醼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為生類因不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發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之於勤偷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介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无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懃先達然其男則繞離纓縲羨變飛以求娶女則僅辞乳哺怨空房而感情為貪小樂公行世礼積習生常混然雖恡此而无耻尤類鶉鵲勿將

群小之制皆敢非高尚之敦雅且皆者昬也事寄昬成明非呂顯之義範諒是膺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嬌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弥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婴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无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无女業咸昇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来本同步蠖顯晦上下无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為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煞豈禽獸惟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无始誰非所親恕己為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

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
所以黃不食黿孔猶覆醢況吾仁慈
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
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
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
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
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眠難悟
蓋惟躭酒之狂客焉可以論至道哉
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僁薄欲言
飲而無災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誡
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
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
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
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
大覺驅蝗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
亡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緩自忻道
勝而肥何羨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
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
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寧
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
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

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蹈虎復似見龍怳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耶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剃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五　　　　貞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彼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俗叙至於李叟稱道幾闡二篇名位周之史日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介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關於寰海世家俗信度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上亦章猷祝斯言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絶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肖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輙引類翻累奉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讓之常言惡居下從令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曽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逍然居異抱樸論道邈尒開權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近出亦是命家豈若上皇之丸蚕取漢徹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或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

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託信為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旃正之域餘則初深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擾晢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係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眷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特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濮王變為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禰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

撗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呂顯固須雠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慱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乗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升沉之果報玆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乗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遂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亂惟獯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尒

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李淼難不現佛形論　釋高明荅

蕭子良釋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并荅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啓

唐沙門釋明槩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内德論

晉戴安釋疑論并姚主釋疑論及外問荅往反十首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　卷五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

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玃之屬与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雀入海為蛤雉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与黿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

娛乎而顧爲疋夫所惘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目傾産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淸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殁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劳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讃乃摹而傳于後則僧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録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 太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安國

須獲閑居復中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歸夫大聖乘時故

迹混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為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遥於匡陳之間唐虞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賛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豫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寡而不能寡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寡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詭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棄老子之作与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斵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与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蔽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戒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鞠張避險如此之避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為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與忽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因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

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恚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感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与阿相去幾何善之与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感以為民

尚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貧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責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聞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知其光同其塵感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昭任眾師錫疋夫則馭然授禪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遵西域行此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与忽忽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輙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教而誅不假高唱矣

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無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因禎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鄢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弃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我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為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与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敦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憾之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至於虛誕譎怪儌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眠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懐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稔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出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咸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大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介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蔥嶺以西經塗密迩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横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會歸尋其言要寧與四奕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宍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宍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宍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弥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宍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宍食蚕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乎酣醟于酒婬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闢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煞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遣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襄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肉腸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條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判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日無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去明星出時隨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其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荅曰弘敎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彌貴文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適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荅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非謂其塗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碍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粳粮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日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宗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淺頤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宍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救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

教末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与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煞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乎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六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為高識傳一袠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曾擾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蔫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悉未見廟徒阜餘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關諭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為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直識才用寄人集敘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号非政所須沙汰括撿之條斯蹇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

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
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
可悲之甚矣弈學周子史意在誅除
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蹤
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媱濫故須沙汰務得住持二則
憎嫉昌顯苞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
胷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弈高
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則異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愿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弈高識
傳列為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　周高祖　蔡謨　劉晝　陽衒之
荀濟　章仇子陁　劉慧琳　范縝　李緒
傅弈（減省除滅半之）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
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
群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偽起毗離大
聖因立條章元學由而正犯遂有七
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綱目

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万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同号無壓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隟滋章舉綂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覩隨機以時勸勉揑涅之諭自隣人誰無過乗珠之誡有津醒迹易欣掩耳之夫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濟存高尚之道德進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為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乗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致容慝瑕納衆君舉小以之還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衆清衆是知攘道抑揚神機利用或取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

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權於死王力拔青山莫有云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讖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客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乃煞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讖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讖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賓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至聖黒者大有老烏亦黒大豆亦黒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乞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歳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讒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歳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无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掛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吕且律令條章未若疑胎之禍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咸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才賢苟濟一夫老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傳弈後來謂自脫頴言无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竇賢愚所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懐蓄憤致嫌圖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道

左之堅都邑所知見其飢寒迸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弈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弈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耶僧曰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智為果毅當以為言弈既竊妻而傳嫉不可弄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泥人國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碓之利勑令巡問軍實乃搞諂集僧三木加身考令去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蕭僧徒於河間郡然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藩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實慶為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齋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宿怨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之快泄在帝目非関上事非位不謀已如

前咎後為舉斧終隔磨曾故集者隨與

傳叙之廉後業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衒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

壇廢佛宗

帝姓託跋氏諱佽燾後名燾鮮卑胡

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

有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孫捨翼鞬

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万北連雲中

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

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

平城為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

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

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

沖信任司徒崔浩浩乞不信佛情重

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

便重之登位二年呂天下方士有道

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

嵩高值天尊飛下呂謙賜以天師之

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静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開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並備厚礼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号太平真君以遂寂謙之道命也因蓋呉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説勸呉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惟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為得志也為讒所黷幽煞太子惡疾殃身方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為閹人宗慶所煞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為元改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偽而弃叙為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弃撥撿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辯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殺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觸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礼

五粗雖感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
達之由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
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
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
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發
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稊稗涅
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
尸不納僧條財法絶之斯禁顯然安
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統目有
國常有行負繫者重之爲貪覺者罪
之不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
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
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並祖見一寺過
惡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
謂虜官長也判事留同罪引以爲明
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尊礼頻
繁自不能拔始而增狀僧爲福田奉
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威其
功令王賜目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
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
受俸之士充牣九州豈以一士受賕
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
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

通有憑臺繩糺於失法詳刑科處於
重輕斷俗政也戒律以撿於七非覆
罰以正於三捨僧制以遮其外犯法
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
律令具足光明照彰於四俗顯昌於
五衆有何不盡須介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躬監四海列辟羅
監於王事職司其憂介非其司妄行
于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
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爲
避人譏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
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
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
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
之令以五常撿人何人能具五孝撿
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
存倨傲闇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
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
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
述繞詳則釋門藻鏡者躬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
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

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孝太祖扶魏平陽王西頻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為帝四年崩諡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為帝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精思為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煞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擁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盡懷日下布袍菲食勞謙自持躬擐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猒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為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煞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

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奄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弃迷去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强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弃去無佛則国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四崩忽臨則弃為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曾不遅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并毀佛欺罔巳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況復禍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為妖邪指偽道為師奉闇君荒主豈待見毀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為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為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并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摽下詔曰佛法訛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鴆教而專成
遒藪加以姧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
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
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
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
同及桓玄纂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
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
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斮之虐鞭顏
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
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
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弃叙為
高識之帝盪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
絕嗣身名俱滅可為鄙鑒矣業子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于正
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絕嫡三号中興
閨閤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
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
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
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存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

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弃叙為滅法則
誣君罪惘值容養實政綱漏吞舟故
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弃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
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
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
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
除其僻險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爭
五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
下書問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閭里
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
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
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姧宄避役
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
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礼有恒饗佛
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
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
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
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
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
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

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齊為潤飾
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
合氣士女媟行赤章獸禱幽明亂起
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
何者齊去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
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百文
飾邪教斯言誣謗天地不容何者佛
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
燈炬之照瞻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
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晉
東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媿
現諫虎以刑濫法深享壽不遙斯言
甚切而弈乃云令虎煞婬取其帝位
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
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
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
又云翻三玄妙百文飾邪教此亦虛
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
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
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
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覽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
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

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言斯並業行之所流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敘集圖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勑著作感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傳議謨曰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即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昃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對愎之鄙夫非玦之固量也而弃敘為絕目末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劣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

敘斯國東據海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隈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惟佛所統非謨能虓且庸度全常保局永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響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玁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鏗固自守未曰通人非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

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為政也焚黃圖誅龍逢恭正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摶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未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襃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猶隘何足可稱

唐特進鄭公魏徵箓有百條其一條曰問經佛興行早晚得失

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弥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華之下法雲惠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驽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翹志歸依宜信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儀斯國之重

日也可謂高識有歸　故太宗敬而
制碑手書其石祔葬于昭陵為万代
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
自搦無能图辞於公政可也而叙華
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顏延之瑯瑘人有文章好飲酒放
逸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
慧琳以才學迴拔為太祖所賞每升
獨榻之礼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
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齊叔之
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
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
預朝廷退居里閈子峻為楊州刺史
乗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
産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共以其
不參朝賢亦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
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
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贊
拯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
佛衣鉢杖通佛二疊不然皆置言高
拔羣英之所摸楷者刑餘之言一時
之賍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
法論

八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為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違中越制宜加撿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非日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內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廣矣而假糅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横天地之間莫之糺察今宜申嚴佛律稗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會稽人仕宋明帝為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弈頻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

陛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
帝以　所居故第起湘宮寺製置宏
壯惠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博死蟲
豕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賀子呼
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
知作之何益侍中出守晉安此寔大
慈之本懷得佛之遺旨而弃謂為除
彈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
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
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
寺像略無休息乃上疏略云伏願淵
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朔望之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礼積故彼岸可登
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弃弄筆妄加
荒穢之婬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
是妃主莫不通婬百姓苦之而上不
覺斯言肆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
衛有則擅言婬僻縱筆妄陳據太史
之任擬清慎之機專擁私憤顯行輕
毀梟能食毋君子恥聞亭曰栢人漢

后夜遁非狂非辟斯言難玷但棄自行婬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恩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効僧遠財絶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怯也故弃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强梁者毀形絶好斷其妻髮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絶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怯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遼宋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圖其然哉

十二李瑒道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絶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然則絶祀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

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眞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号為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為癡謗矣

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仕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詆訶淫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煞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覩專言墮胎煞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在拓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万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

之妄張嬉煞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棄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陽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故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淨險者乞立嚴勅知其真為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衒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棄羨之徵於府俞致使淨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流辭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七　　　　與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陁
周衞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梁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灾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摸及漢武祀金人黄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

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乱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縣絕俗國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墓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啚戰國無主何關僧偽乃云綱紀之乱何能乱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憫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詈於上帝也後之醜詞逆擬斯矣濟表云昔者之詔未聞崇邪之令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薮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婬之賊禿耽信邪胡謟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綴祖尊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溫清派滌動於日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廟启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麵牲用蓍櫰栗蘋藻礿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橋哉自非行捻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絶慾於盛年長齋謁誠於終事哉

又曰日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杌於三危左傳允音鈆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戾也或名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蠻也西戎即叙蠻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臣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士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幾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由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案釋迦出我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逢節弥甚達多投石難陁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坐親尚不存既殁踈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脇而誕義出前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皆剖此亦有之不同梟鏡如何盤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遜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道變俗以靜負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世害誅國而不護國示
蕭辮云羣與齋之理路無役濟巧於
合會補貼成文斯日有寺不妨無狀濟
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百尊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慾用則超
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自
廢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
法不婬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
譏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
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另為漢地今
撿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
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
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絕
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
濟云好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從
黨行婬殺子僧尼恣欲害螻蟻而趣
浮圖費財力而搆堂宇若尼能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從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乎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佐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
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
嫉熱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
四國擯棄則流於三塗而謂僧尼忿然
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
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
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有拒輪之
勇井蛙滯坎穽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貪惟財是与直是行三
毒而啓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
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没
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
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
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
絶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
其志没齒惱之但增貪競以各人未
顯猒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虚言
濟寔鄙夫輕馳于筆獨不聞顧雍釋
万户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諦遺如涕唾斯實録也況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誡八微之毒虵衣盋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偰與唐虞稊莠荊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金桐以昏冕都擒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羈黜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繞之去瑕擒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惟孔一人藍吹竊服時惟傾國僧之眞僞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違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厥面陳豈不知返

濟去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令則不然數十万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施豈要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據義當上踊教有開合隨根剃宜不可固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脩行如来白毫相中无量功德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與供為道而受為道功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發使供施隨心積散非非分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為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辯真偽況中華避役姧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姧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尒何不論

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齊又引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懇謝獲無根信齊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讖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徒惟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齊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臣萬衆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擬厚矣終獲窮亂屠滅宋齊巳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祐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勑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遵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鳴鍾於高臺期閑庭之蕭漏掛旛蓋於長剎傚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去去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隆矣侮亦劇矣且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摘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談言雖若月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幸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偽道釋充足能除禍昇絕干戈令乃重開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煞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

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且為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令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感伐木攝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辞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書以潔齋為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奸詐為心墮胎煞子昏婬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　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蛙蠱也隨墮胎煞子反養於蚑宜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發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爲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隨胎煞子令存好仇尒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竊逃於魏欲匿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貪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曰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諛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偽排真以邪陵正以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由餘決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干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姧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煞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陁表奏惟述僧之妓嬙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寺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繞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肆如不可陷溺子陁家素貧煎投無莫從形骸所資惟衣与食困此終宴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潛藩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撿傳弈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何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亦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階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而大周啟運繼歷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而厚地覆万姓同皇天賓三皇之中興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邁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撥光寄乎擇親)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勤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刼於是衣寒露養孫生足鰥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貪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介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令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况復和土作泥摶瓦成日

為草虫而作火劫助鑊鑊而起水灾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誠也故比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王宗事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富僧輸課免丁富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貪人免丁則衆人必望免丁競脩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愍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　勸滅法勸兵衆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獠為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无軍人
勸廢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立僧訓僧
勸敬大乘誡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无言毀佛有叶眞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
善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
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与五教並行
信順与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
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
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屩
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
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
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
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
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
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
分未合億善遍脩脩遍成聖雖十号千稱終
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
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
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

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目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邪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邪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邪子才爲後身張冏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奨其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恡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繭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稾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急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紀目矣弃又何為哉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棄帝王捐六親捨礼義補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炫惑惟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紛綵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戒有識不許弟槩字季節扇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恐以沉報冥宜隨業叉奈何期来際莫知現在焉識与夫羣畜愚冥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為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拆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昇重肉躬大帝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逆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糺其糜費羅之則謂强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殺辛亦同之而早識自古咸介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

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挍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威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乱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開便解甲齊后斯闇主也擁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觧身用銜紲而詣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為万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尅以為滅法之廟略也固天宥之統叔齊餘衆貨鳩拾素是貪國繼續金帛一旦獲之填匎滿日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乃以為興師之感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權彎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介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而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嚴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烋邑勵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　歎心又顯賭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國前後齒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
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
兒時在經禄王位斯及自号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見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
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
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
寺搭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
穀帛遍於國中倉庫豫實不能散施
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
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
位也哥帝德而曰万年後陵遲也咸
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群盜縻爛
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
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
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
不高稱萬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
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
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
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
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
堅之可脩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
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奔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刧燒終訖乾坤洞燃須弥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閒之章不行下奔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奔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　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變之尼失礼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謂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弃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攝精佛則絕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曰多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慾無為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輙異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尒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袪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弃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自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責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盜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軌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

覆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曩不繩之
以法懲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乱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
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奕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万衆共
結胡心可不備豫之哉請一配之則
年產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
隣之如前巳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
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
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
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
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
瞻慈徒罪虛覩來福浪說天堂地獄
誑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
古迹宫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
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
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
化也依樹為家飛巖有累權開小室
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

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聚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非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嫉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盪用消胡氣決句之間宇宙廓清弈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為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兇黨猶在者僧之從道為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惘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弃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國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靜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此是荀濟語）餘則鄙罵惡類厮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匠市鄽廣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觧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癈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擺

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妖偽勅示蕭瑀瑀曰傳
弈非聖人者無法弈駁曰瑀 先祖已
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
遠有駁議其減截者為高識傳云弈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惘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誑万途可悲弈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鍾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滌泗滂沲是何言也令京師東西兩
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盡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滌類尒沉滯又奉何期上聞
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撿唐臨冥報記云云 太史令傅弈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弈与道士傅仁

鈞薛蹟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鈞先亡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問誰耶曰即傳弈也是夜少府馮長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寶亭留定賣也又問如傳弈生平不信佛死受何罪荅曰傳弈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蹟即送錢付弈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弈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四

毀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惟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

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令罷其道粗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精耶帝初不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

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
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
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
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
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隙大冢宰
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
嫌之恐有陵奪呂護入內親自誅之
并大目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
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為
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
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
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
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黑
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
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亦有此
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
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倫如別
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
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
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

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与寶眉齒相扇惑動帝情去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旨百僧入內七霄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儀處覘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唄礼悔僧皆懍厲莫不評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　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辯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

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
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
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
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
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
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
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
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
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
並誅

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敎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二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敎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亹亹玆良然三敎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釋典之猒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鷇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純風塞洞一之玄指析之弥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闢

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替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

其要夫万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无生三才兆於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号為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盖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此其所長也

縱横家者流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盖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盖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泒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捴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蠧潙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會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无餘了義号之為實通名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

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
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
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
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
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
魚蹄不為兎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
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
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譚
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
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
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以盡察之未極
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无量
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爲
菩薩猶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
巨壑微塵之比須弥況凡夫識想何
得齊乎故淨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螢
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
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
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堯
舜實搁然後方平續鳬截鶴於焉始
等此蓋猾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
故嗟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詹其

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强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倫章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与奪儒道取捨尤灘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鄙是何宜去取荅曰塗軌乖順不可无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令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横官典俱漏故蓋壓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異褒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
跡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
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
其甚弊傷道所過極刑之咎也又晉
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竒而不
周竒謂博古遠達而譏弊於儒道儒
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
儒為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為
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
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
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
論大道則為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為
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辟槖籥
之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
荅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
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惟藝文之盛易最優矣
吾子謂老与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
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万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

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易說曰夫有形生於无形故曰有太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
本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
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
之神此而遐瞻足覽於老也
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存飾敬之
年責報之歲求然老氏之旨本救澆
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賢能於
治衕續既狀易之一議便是儒之一
派幸勿毀兼棄五德

君為教主第三（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謗之與讚則君為教主）

問敬尋懋製剖判離合去派而別之
應有九數繞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

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柰悝商墨出由胡農與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雖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

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万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无位為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无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脩述非為教源是老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關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訣道屬儒宗足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褒諒為侮聖

答曰余既膚昧奚敢穿鑿發智任誠

唯依謨典埶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依前漢書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孔子之流皆賢於孔子乎聖人之迹於斯可見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荅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

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開典君子所尠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開學是何言歟

荅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夲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辯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擬形之教教稱為外教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辯濟神義將安在荅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因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倫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辯練神練神者閑情閑照期神

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踞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仙明延期之術不无其終　涅槃常住之果昏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无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无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繕續前放生甄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勤縱使延期不能无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狀風莖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无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劫與无擇對户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辯昇降哉

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為羲和爭暉至於猶也何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道以恬虛寡慾優在於謙德仙明餌服紛紜劣在徒勤无効）

問先生高談壽考繕續前生業果雖詳並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无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无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欒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佛生西域孔氏高推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言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方泥洹此言无為西稱般若

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

荅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中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眞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辯菩提大道以智慶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旣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老子西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經云吾師化西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道書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

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對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奬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无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万一尋漢書之録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絶天表惟四藏瞻博二諦竝陳揔論九道則无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絶聖棄智老氏之心 黄巾兼服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顔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无方无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

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極

應實塵砂大略有二

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无而傲帝或說有而垂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弥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令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閑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後為大虵所噏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輙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

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号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之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万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

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時皆斷之至殺讓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自服色寧異古有尊經之學而无服彖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與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為咬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末聞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和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奉出尋无所畏負清識之譏乃假設擢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不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其傳販死利生逆莫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爰造黃書見瀕无端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龍迴虎戲侮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晉國寧民怒亂天下

或章書伐德遷達七祖九苑構沙攝費紙筆素章太上天形之日

上必不違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无教戒之義

或苦妄度厄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擲延拉使熟至義熙初有王公朝晉去打拍吳陸脩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夢見先亡輒云變怪乞食鬼神罪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凶佞造黃神越章用持煞鬼又造赤章用持煞人輒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眾僧以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事蘭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无有人髓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禀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錄誑託老言招採諂詞以相扶助復引賈誼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竊尋道家厥品有三老子无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厭就其

章式大有精廒廒者獸人煞鬼精者練尸延壽更有青録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惟賤鄙者

荅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軒淥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貝葉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暇名言超絕有無逈踰彼此芻狗万機不可謂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无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蓋四表慶靈總萃厚祚无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鄉田

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豫經綸之始曾无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令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　兩經實談為真三洞誕課為偽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禁經天文五字超九流越百氏偃綖道家豈及此乎

荅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擬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

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其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雜符禁化俗佐誕違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虫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張會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令道士上章及奏符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徹事皎然可見

荅曰釋典洸洸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數萬義其齊並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尒通言博在其鈍何謌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量八音部袠其數无邊十二談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无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

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二共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近此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問姬孔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替抽鬚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彊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浮流舡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怗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去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煞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筭減夭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煞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疢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煞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毋子爭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善報无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尒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

廣弘明集卷第八 辯惑篇第二之四

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无驗之中苔
日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
纏窟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
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
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
未可頓者也至於鈎爻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駈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
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云家寓
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
黑水談遺過去辯略未來事盡一生
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
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奐之
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蜫蠓等行不煞
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
靈移仁壽於菩提從教義於權實使
宗虛者悟玄妙之言存有者進戒定
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睹夜明
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王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而以夜明非中夏之實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出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

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笇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李忠用晉曆笇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笇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付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爲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甲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放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歲度匡令一十二百五年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万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滕東遊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无爝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循導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談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業辭親草愛趣聖之方祛嗜慾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戎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辭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去國去惟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无外

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无倚伏得失相襲輕重真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蓋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强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後乃受受之无主必由於心心无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强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强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寧得其

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詶於往善今之肆惡襄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煞父之愆謚之為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二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煞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成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假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聡鈍短長

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格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恩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也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爲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兩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贏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語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法有常楷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

該故深漬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
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与夷皓
齊蹤絜巳与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
慾然繹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母
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
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
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
受茲重恵未能報徳或墾植田園与
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与商民爭利
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筭吉凶
殉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
僕所以致惟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
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
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
皐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
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
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辯有也
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万像斯寂故
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
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
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
矣我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
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

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

而冥乎法性則境智兩俱寂般若曰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
乎故能拯溺俗於流流拔幽根於重
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
大士建行以檀度為先標勝宗極以
塔寺為首雖而有報匪啟虛費惠而
有德豈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
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
非堯舜之心翠居蔬食豈釋迦之意
合布德綱於八荒川無和浪之夫谷
今大周馭寓淳風遐被振道綱於六
無含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
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成
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
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
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
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
回也天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求也
聚斂由也凶愎而舉世推載為人倫
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慕
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

相駁節蓋錄廣微闢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捧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崐山多玉尚有礫沙淨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觀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而賾寧無揔別佛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為揔子何惑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覺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茅茨之㡌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

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
形儀罔覩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
蹤曠遠理事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
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
若春氷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
宗硌硌捻括九流信驗常談無得而
稱者矣僕誠不敢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九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五

笑道論 其文廣抄取可笑者

臣鸞啓奉　勑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目不揆踈短謹具録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以自然為義自然者无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悖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无所不為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已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怯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无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姣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擾攘於東越此之巨蠹自

古稱誣以之臣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无取昔行父之為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无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　勑降問敢不實吞其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謹啓

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

司隷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号差舛二

元為天人三　結土為人四

笑道論卷中

笑道論卷下

造立天地一

一 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肆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青

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鬚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始鑊煮而不熱老君大瞋考煞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香火礼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狩腸為虵腹為海指為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母

呂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尒名之周幽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万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　若尒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　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　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

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
万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万万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
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万里
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宮脾
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
罪倒竪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
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關之年幽
王為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二年号差殊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
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无極元年
癸丑去周度關　笑曰古先帝王立
年无号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
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為
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
郭叔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
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
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
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
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討姬王一代
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号檢諸史傳
皆云老子當景王時度關曾哀十六年

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卒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說号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万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將來近世用年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極豈是元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号加目真有信者從之

又云代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已怯尋聖人既出匡救為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尊崇翻成辱道

三歸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三元為天人者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炁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

炁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玉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億万重青陽之炁其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万乃至如上万重皆結自然青元之炁而為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目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炁存焉一炁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青炁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生於九炁之中炁結而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炁凝成九宇之位三元夫人從炁而生在洞房宮炁靈蓋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炁為母生於三元之君又案靈寶罪根品云太上道君礼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　又元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昇天惡者入地若以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

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炁而化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无量劫度人无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縁之勳賜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有无生成品云空為万物母道為万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為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脩善而作乎　又道生万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来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四結土為人者三天正法經云九炁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来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老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為人也目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

又元始傳云若婬盜不孝死入地獄
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
此而言弃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
經于三年上真来入乃能言語此上
清之來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
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蠻夷乎
此土為像先亦无因去何造作之後
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來為癡
為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
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
而貪為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
深也

五明五佛玆興者文始傳云老子以
上皇元年下為周師无極元年乘青
牛薄板車度關為尹喜說五千文曰
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
當誦五千文万遍耳當洞聽目當洞
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
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
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沉老子乃坐蓮
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
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号佛佛事无
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妻

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為罽賓國佛号明光儒童　目笑曰廣說品云始老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陁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日昇天王為梵悉首号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為妙梵天王後生罽賓号憤陁力王煞害无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化生李氏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陁力王獵見便燒流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号沙門成果為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為師而化胡消氷經云尹喜推老子為師也　文始傳云吾師号佛佛事无上道　又云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為佛推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　又化胡消氷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為佛廣說品憤陁力王老之妻也得道号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関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劉賔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羽賔者三老子之妻犢陁王号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号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号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為老化則多經惟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隨陁佛經无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為佛虛妄可驗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乖誠有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文為道士豈以道人子為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六五練生尸者丑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疋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

而更生矣呂笑曰三元品中天地大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无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詐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也耳目所知何為羲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尸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布帔或似服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　呂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重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龍漢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虵

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
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以祖嫉法惑
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為督義司
馬遂煞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
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
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尓至
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
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
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
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
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
不孝何足蹤焉

八佛生西陰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
化成万物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
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
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
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
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
乃是陰烝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
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
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
守令拜者以干政為臣僚也道會飲

酒者无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坐以女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无所制也

日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　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祖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祖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祖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責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紜紜全无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絶粒服炁以求長生之術乎辛不見之終為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卧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可妄乎

九日月周徑者文始傳云天去地四

十万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万万里卯酉四隅亦亦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万五千里

日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　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㨿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山高一万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万一千而言万五千者何太乖各太可笑也

十崑崙飛浮者文始傳云万万億万万歲一大水崑崙飛浮尒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万万億歲大火起尒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

日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炁爲天濁炁爲地乃使巨靈胡

交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

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刧生死然大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所不及猶云隨刧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万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齎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支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

府所為蘭臺府臣笑曰撿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令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爭誣惘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十二稱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号男為憂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為夷所困乃因号憂婆夷臣笑曰胡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胡言憂婆塞此言善信男也憂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婆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也

十三鳥跡前文者洞神三皇經稱西

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炁天皇主炁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

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尓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為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十四張騫取經者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授于室介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一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群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号佛明帝即遣張

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
已涅槃寫經六十万五千言至永平
十八年乃還
吕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
人客學於蜀入鶴鳴山爲蚍所吞計
順帝乃是明帝七世之孫理不在明帝
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
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漢書張騫爲前
漢武帝尋河源去何後漢明帝復遣
尋耶不知騫是何長仙乎代代要使
一何苦哉又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内音第三宗
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
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
龍所處落覺者道君之内名菩臺者
真人之隱号玉臺豪澤山之陽三万
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
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
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吕笑曰
濟苦經云乾巛洞然之後乃使巨靈
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
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
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其善集則百億俱來何為但三千而至若餘不集者為是灾所不及為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无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不来者理其然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尚天帝相礼老子曰太上尊貴乾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尹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

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爲剋命之鑿者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堅中古來天生五炁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玉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剋命之鑿臭五穀命促縮此粮入腹无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无屎五府經云黄精者三陽之炁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剋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

左脇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於是乃有佛法日笑曰化胡經云老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尔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号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号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号迦葉在雙樹間為諸大衆請啓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万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法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炁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為國師耶是則老為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无據蜀記張陵麹敗而注句

日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詐可恠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馮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勑瞿曇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勑瞿曇身汝共摩訶薩賫經来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正真法教授諸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遍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无令天帝怒太上蹋地瞋目笑曰案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李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号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号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无容

得受迦葉之約勑充千年之後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勑佛為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无丙戌本初之号何謬如斯足令掎耳亦使太上躡地而瞋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辞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飛昇大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誡符錄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

臣笑曰觀身大誡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

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交兵都无戒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礼祭求出三界良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亂政者化胡經佛興胡域西方金炁剛而无礼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背本趣末辞言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

誑王曰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
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
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
庶人不享其先而以神祇道悉不可復
理　曰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
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万
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
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无
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万神歡喜
悉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无
定年又漢明以前佛法未行道悉隆
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
崩飢荒薦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
哭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
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嫉
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竊爲乃庸跡
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爲以顯佛眞
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
通道則可笑殺人
二十二樹木聞誡枯死者老子百八
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
枯向畜說之則死　又靈寶經云玄
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令人修

之消年損命

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獸之法有怨憎者癩狂殞命　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幘有玄文身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五十五合衣吞

臣笑曰三元大誡云十誡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誡云不得懷惡心聞誡生謗得罪令樹木无情不應獲罪趣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令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撿而不撿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録之耶

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赤章煞鬼來章煞人或為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淫同婁又案漢婕好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无理之詛如其无知詛

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
指尚識達之況鬼有靈聡明正直而
受愚獸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
无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
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躭嗜糟汁湎
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尓耶
二十三起礼北方為始者依十誡十
四持身經云北方礼一拜北方為始
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
日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
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
玉京山極幽遠可遥礼闕遂不見而
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
在上方何不以上為首而浪礼北方
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東方為始彿
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巳鄙之今復
尊重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
君同陽舘中稽首礼元始天尊問十
善等法此誡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礼
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
咎也
二十四害親求道者老子消氷經云老
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識子心不可為事所煞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寶七尸為七禽喜疑及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煞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臣笑曰三元誡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訐喜所煞父毋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誡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煞其七子亦以甚矣又煞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煞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怯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三元品云紫微宮青延生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入隨烟化為炁其文四万劫一出

臣笑曰文始傳云万億万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万至前前万万歲天地混沌

如雞子黄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曰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

又濟苦經亂以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万劫乃出豈可四万劫中絶无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　又万万止是一億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去万億万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與劫齊者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　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无草乃至万万億歲天地如雞子黄揔名一劫然椿是世本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絶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无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内至大劫交其文乃没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无始在二十八天无色界上大羅

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絶
吕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无始
開光以来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尒後至上皇元年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絶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歳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災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没又云我隨
劫生死討靈寶運滅太上随之而盡玉臺
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
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賓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
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令燒水

銀還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

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号佛金剛身也日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二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惟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大神調陰陽矣

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万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金液後調陰陽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

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炷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夫

二十九偷改佛經為道經者如妙真
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臣笑曰此乃改法花佛智為道智耳
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
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
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
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
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
偷改為實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
卷百部无重文者不同老經自无別
討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
全无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
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
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
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
總括誦道詎是是技知非可為準的
三十偷佛經因果者度王品云天尊告
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
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无數
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功而
登由功高則一舉功畢則十昇有階

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
王聞說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足乹子於天尊所聞法獲
須陁洹果
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
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為師得
道菩薩為老子作頌
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
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
者无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
小乘列四果之差大乘有十等之位
從凡入真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列
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
其說然道家所修吸炁冲天飲水證
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
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
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
天君四方炁君三九三天九宮天曹
或五億五万餘天或九真天王九炁
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
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
請說此天為重為横為虛為實服何
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為虛指

更來可笑矣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

笑曰修靜宋明時人太始七年因勑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尒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宗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号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

吕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胤置九天之号上中下真真為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万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帝卧不起愕然大怪

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為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

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況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佐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灌鉢釪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炁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花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礼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誡云道學當念遊大流景宮礼佛　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俠天

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殺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也化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万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炁法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炁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

越次又玄子曰不萬歲得度世不嫉始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惟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三十六諸子為道書者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万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

臣鸞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

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煞鬼之法及藥方呪猒得為道書者可須引来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脩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剩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己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為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尓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賢類斯實錄矣

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囚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令尊崇其術不亦脉乎

又蠡子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四十張　典

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去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煞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

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稱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猒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无心取救將非欺誑誣罔乎

又甄叙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无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　周帝宇文邕

武帝精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量情曰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无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説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

之隆嵩守磧礰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釋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彭亨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蓄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介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 云云

周祖平齊召僧敘廢立抗拒事 沙門釋慧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

國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
何能恩惠愚人謬信傾竭珎財徒為
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
從閑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勑催荅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
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
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
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
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
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
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
知虛空真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
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
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
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与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毋如來攢棺臨塟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令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
前所圖意盛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録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
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
准毀之尒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
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户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録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
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
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尒傾崩
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
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
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
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

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祖聞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勑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奴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爽去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達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俻納之又曰林忝擔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拔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目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甞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憙推過去无福則指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甞為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非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跡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

恩隆天地授道廣利无邊見奇則神
通自在布化則万國同歸救度則怨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无傷戒除外惡
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
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修之則兵
戈无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
曰旦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
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
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
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
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違
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己心智執
固自觧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
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
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
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輙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関於法豈信一時之慮
指万世之譏愚目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
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悽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曰玄 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徵招感无効自救无聊何能益國自廢已来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无更興

奏曰自國 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

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詐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介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讒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讒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搆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違有難斯通帝曰御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頭陁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

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无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掐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　卿懷異見妄生偏執　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无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徵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与无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令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金牙內外亦可道應自道无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於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令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咎

奏曰卿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无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竿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踈隋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乱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僁短曰懷憎薄是則以僞移真眾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駮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媒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唇必合於禮明指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御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御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煞命酒能乱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无損詎罪无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尒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擾心肉躰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奬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奬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不能招各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末破飲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弟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貴其不執融心与法性齊競肆意共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麟才為能猨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閑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姧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目賤貧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目卑下是則君目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牧逆語論慈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无能言通万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鷦雀籬翔詎羡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達若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詎測其廣又同
測海寧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大則秋毫非小
小无不小則太山非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同非同无異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於是君臣肅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肅寘乃欲散有歸无劝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鸎鵡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軌未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者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日既久其聞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録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中三教眞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覧

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詔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徃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歧公奏詭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曾奏決上下含和定无異趣一日須行天下穰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銓一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无畏爭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无乏其民間禪誦一无有导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兒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寢呂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封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既峯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

壞僧法此乃偏辟惑上光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虔悵望
誠我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
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
不扶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
如左
伏惟 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
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且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訓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篤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
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隔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
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葉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
豐國寶殿為起非勞礼廢窮年土階
處之為遂故傳殺去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蓋裏代言非先王之
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因豈貞交
報之枯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惡无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自廣又對詩去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関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
其廢止涅槃經云不奪他財物常施
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諸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
訶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与奪乖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矣雷門掛天庭而謗鑠穴勸以夫妻為聖衆苟恣婚姻言國主是如来與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别魏陵之竟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為吳主解蒼蒼著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彼信邪言由斯滅國乞嵩必為過罪僧官驗損忿者恥辱謗言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中扇動帝必尊為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没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来永久无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墮論

目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騰授四天驅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開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亘有衛嵩擯加非難入堂不死豈睹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灾周置宗廟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交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若以理推宜運靈天啇之恩亦可數
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曾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
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
論必須慈祐至如適吉像前病癩歸
之得愈祇逼精舍平眼殘患之人濟
苦櫰來事多非一更詶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无不在千逵一
致何止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
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啚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脩
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謂貧擲作民或
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
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卆富
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
鬼非如前謂之為謟拜求社樹何惑
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咎
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
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
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
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
塔撤作橋屛之墻繡像幡經用充褱

血之脈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亘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旻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日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愛華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煞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暑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惣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況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藺孔父夢周故重古人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旨賛又對今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日來可廢宗恙戮卜商鄙儒詐可孔徒銷毀牧馬童兒先去亂群之馬放牛竪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性馬本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爲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珎謬量和寶醜辞出自僞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閑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祐天下佐望事出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格

臣廣又對竊以山苞蘭艾海蘊龍虵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虵俱寵則无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國二則不惑群品三則天无遺善之

議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民之兵聖衆歸住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聡辯内明開發大乘舟航梨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因守淨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道服苟異常人婬縱无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静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剋已服礼觸事多違礼云飾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未見厄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庶民不麑卵廣既少涂玄門不開擁圍之事舉目盡見麑卵之民復去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礼成禁厚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頼野芸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桒切樹豈當盡杌臣 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

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稱為不願若洒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蒿向背辭楯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婬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尅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至蒿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妻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蒿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

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孽女乱且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文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闡金玉異珎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迹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邪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輙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辞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彫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圜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万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滄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及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玆景福或尊或貴莫此獲安

忽使七層九架發龕墜搆四戶八窓可无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傳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无大公要得羅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国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由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焚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説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夭喪无祐只然一羅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拒南言聽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令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欹儒士以顯尊重賤擇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士以貞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中仁不輕絶三寶之

田頻立天元不覆地載寛勝山苞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元賢僧伏惟天元皇帝壓德納賢招英簡雋去煩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道志弃之侶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无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魂浮以主冒死乞降雷霆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轉長鸞受書内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澤内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元嵩所上幽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豈士歸周立國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澤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推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實廣又荅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澤又問御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

廣荅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御引不類何者昔人蹟頓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荅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　勑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与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內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
日月雖明猶眾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
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攬別有
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
史上大夫宇文澤宣　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此理令形
服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廢省佛僧表　太史令傅奕

唐廢省佛僧箴附前表彈　沙門釋法琳

唐破邪論并啓　沙門釋法琳

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彈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為守書藏吏如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彈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哥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彈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因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翼彈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巳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翼之奏本盡事太過矣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彈曰州吁紂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

寵辱若驚纖介朝位彈曰潘崇弄泥未肯若驚季氏陽貨
亦居朝列荊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
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謂帝所以然者
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彈曰皇帝昇龍蓋是三皇
老子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曰不應反遵老教却習孔書
而無胡佛故也彈曰汝既釋无佛亦不得有道自漢明
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辯曰胡神
彈曰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良以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无五逆重殃
自貽永劫後漢中原之有信彈曰歷詞太過魏晉
夷虜信者一分彈曰禮樂衣冠晉朝始備汝既謗言夷虜中夏是誰
符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
假征胡而叛君跨立西土彈曰時人疾融謗云結聚呂光
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右彊在涼州亦不由僧叛居西土降斯已後妖
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凶于末劫惡世有緣
得慶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
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
金口之談曲類哇哥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
者失香彈曰殺伏宣聲揚波鼠肆聽之必知臭本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唾天自受
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
天之業復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儀像
聖尊擁華夏之鴻鐘集蓄僧之偽衆
箴曰鴻百錄之神鍾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

私之化貨賄箴曰惑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女工羅綺翦
作淫祀之播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
塚箴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播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秔粱麵米横
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箴曰秔粱米麵卑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眾照慈悲之堂剝削民財
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
痛哉彈曰朝廷誓古替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
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方
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
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
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箴曰原教
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
事二親專行十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不違
以成大順歲月不除姧偽逾甚臣閱覽書
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
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彈曰貞丘南郊不免殺生之咎
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
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是沙門放
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
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秃小長揖國家
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還揖處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則大唐康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羲皇之民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鼓腹而卧聖明在上豈信讒諂萋斐之詞者爭臣弈誠惶誠恐彈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歸誣詞國家終須伏鉞豈惶恐能了耶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哥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乱二儀慘黷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董有平壘之哥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乱邏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万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與吊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革戎胄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人倫功盖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

霑行革化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義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讀傷人倫之風執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冐闕庭處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

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衰亢靜難之功固以咸蓋前王聲高往帝愛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无識之徒非違

造罪致令傳弈陳此惡言躃踊痛心
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根
弈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
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
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
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
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
議法号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
涅槃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以來像教
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
等書至如道安道[illegible]鑿齒澄羅什之流
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晝被君王
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
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
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
絶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
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
衆生出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
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
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
非二儀可方昔吳太宰嚭問孔丘曰
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强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僁以此挍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弃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為前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載闡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无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内起逆乱相尋介時无佛何因

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
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无識
夫子曰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
无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誡傅弈出言不遜聞者悲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欵冒以啓
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歧嶷風神
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温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式序六條德既褰羅仁兼裂網開康
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醼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
物信可譽彤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
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傅弈下
愚之甚媿凡僧秃丁之呵惡之極也
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来天地開
闢之後未有如弈之狂悖也不任斷
骨痛心之至謹錄弈害事輒述鄙詞
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弈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剔鬚髯迴換衣
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擾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枏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荅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又云若見佛圖思念无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貴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坐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皆首禮定光又云佛生

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

止仙公請問上經云爲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

道士陶隱居礼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倍功少報多世世賢明説好不絶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虚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愍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覲諸天從无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

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无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与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

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
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
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
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
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
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
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
史録曰吴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
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録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弈去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
强人衆
弈去寺多僧衆損費為甚絓是寺舍
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万户州
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
僧二人傳示胡法
弈去西域胡者悪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
騾四色貪逆之悪種佛生西方非中
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
弈去庖犧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奔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

奔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奔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奔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

奔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發省

一荅發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荅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辯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

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津
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
為國行道
一吝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
積世来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殁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将来勝報種見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
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為三界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来
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
文帝開皇之時
一吝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録及陶隱
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虵身人首大庭
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虵身人頭秦
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
亦生西羌簡狄吞鷰卵而生偰伯禹

剖母脅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万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麁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祢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計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巳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巳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乱天下與黃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

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因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風於青丘斬脩虵於洞庭殺封豕於大澤煞九嬰於凶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栢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脩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煞龍逄囚成湯縱妹嬉脩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劖孕婦之腹因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乱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

惠承芝又云宣王南征

對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余時无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荅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

對曰史記云自從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无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漸覇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牧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歷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无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号稱王諸吏相承秦惟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一㕘帝王无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貧實録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无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介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遐早磨滅

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　浞篡十二年

夏臯十一年　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讃云禹能卑宮菲食皁帳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无佛篡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　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大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　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　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介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代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塚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煞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介時無佛何為疊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　懿王三年 絕嗣

僖王五年 統嗣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
應天嘉命謚法曰尅定禍乱曰武民
賴来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洽致太
平汝言无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
年懿王傳王更復絕嗣周武王時無佛壽
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從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 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對曰周顯王五年秦損公始覇三十
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
卒无年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蒙君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
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栺虛為實
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煞
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乱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十子非嫡

漢初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宫南越不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吴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无佛何爲乃介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靈帝二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外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梧赤雀文龜著烏白兎嘉瑞備臻兆民胥慶垂汸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乾周夏　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

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

託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

合時佛來何故年久

一荅佛未出前世無慕道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慕在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為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煞之孝王復煞思王三王共立一年出楊玠史日陶公年紀

棄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都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桓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万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不備擬之哉

對曰撿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經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弈狂愚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遠者知其濫言愚人

必生異見惑乱朝野深可痛哉
一呑佛来漢地有損无益入家破家
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来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
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
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
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
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
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
无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晋
魏等書及王儉史録費長房三寶録
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
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歲四
月八日乗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
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剎利王
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
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
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
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
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
空无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
杜氏注解云蓋時无雲然為佛經符
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

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
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
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
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
有阿育王取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
八万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
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
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
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
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
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　道安朱士
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防等一十八人賢者賫持佛
經來化始皇始皇不從乃囚防等夜
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
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
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
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
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
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
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
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

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撿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說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矣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号雪山焉文殊徒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檢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遭秦世爇除漢興復出所以荊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撿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

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上法師答高麗使佛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墨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本案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遠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為紀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

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或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揔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竪子無角畜生夙結恨心久懷蠆毒无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弥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鼃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耳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攢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燃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旦擾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堪為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汙黷朝野實可歎矣

弈云佛法來漢无益世者

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卬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

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達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絶粮避桓魋之煞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侯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奸禮崩樂壞介時无佛何因逆乱滋甚篡煞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速否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删詩定禮亦疾没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遺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一者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乱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

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

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脩而并其眾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為張角等相應合集部眾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擅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公所破黃衣始滅尒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眾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論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鵠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為嗣師魯為係師自号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煞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

符書章禁為李来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為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与張角類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黄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号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黄天當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黄服黄巾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亡蜀　出魏書

孫恩習仙而敗晋　出晋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　出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呉　出呉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　事在晋陽

魏華叛夫 出靈寶經序

張陵棄婦 見陵傳

子登背父衛赫去兄 出神仙傳

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為逆乱

者略引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姧由茲起然吴魏已下晉宋已来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

弃去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但欲攸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詳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

未宣究竟之指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叢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逈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暮詎免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万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褒非眛朗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也而无內處大則大也而无垠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

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右
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若
侍臣八部万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
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
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
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
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
為法王也豈得尚喪周迦葉比德爭
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
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
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
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
其教也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
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
諜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
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万古如語實
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
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
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
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
如万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
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
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

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覩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逝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辯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彰歷金行而轉盛渭水備逍遥之苑廬岳揔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騖雖居紫極情昇汾陽屏酒正而撤饔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難拔躬以七辯能將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表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万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无倦各欣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咸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礼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楽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辛子等紀傳

青

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汎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倫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 那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靈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剎喻昆岳鉄於片石鄧林擯於一枝耳復何可恠之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傅奕廢佛法僧事 并表　綿州振響寺沙門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合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弟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踰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号道流晉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覺崇寺塔騰惠雲於落刃涌法泉於窮源驗有識於福林登菩薯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曚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輯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含穎之秀紫芝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

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荊吳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不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達護故莊嚴捴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懔勵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弈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鴟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剖斷衣粮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弈曾為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

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説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失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目陽精為之不明而傅弈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竊忝在緇徒預叅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剄心未以為痛抽刀揃髓詎以為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経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膓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傅弈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竊聞至理絶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説寔超語嘿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麁故有内

外道殊邪正説異凡聖位别大小教今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辟千川之赴滄溟万流之歸巨海内外明證豈虚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経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盡寶洞玄真一経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寳太上秘要経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経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詐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夲行廻為夲相佛言題作道言横託佛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詐識是非飜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五張　亦

略舉一三不可覼縷但傅弈曾為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為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詛禁忌湯沐櫛梳與俗既同躭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

弈言眾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乱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乱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眾僧仇正內通衣形外隔矣胎縠子遺礼遶天者今道士既合氣脩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礼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

真是大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万六千巳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菜蒻之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螻蟻習忍脩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万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豚祭醮要求酒脯齋膾醑醁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煞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次強兵勢若按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遠夫俗不可以一礼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朝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埜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

財成天地之亘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 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至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鎮避境隴麦雙岐成禾九穂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寔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慕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玄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誡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炭拔溺濟沉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

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令俻在家之礼令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礼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令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乱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鉡虜張角遠為外應造黃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乱群者煞之令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乱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覦寧不備豫計數有五万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聚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芟稗一除

田苗欝茂斮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决破寺作草堂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

槩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金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既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翹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弥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之間發彩傍通欝映嚴廊之下會時欽躍廣讚威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太上骨朽於關中判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虵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冢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冢之陰佛圖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令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珎造塔撤寶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尋窮其壯麗致使貪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絣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闡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

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歿之後藏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万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挍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晧奢淫昔虐不忌罪福言无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尒頂須臾之間即患陰腫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无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誡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内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誠信

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
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
舉手晦遂嚴鼓駈逼軍人撞擊龕門
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張天
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
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
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
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槃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
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令之造者請而
存之李老棄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
全無館舍今之奢覺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
安國治
縶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
勞於求士逸於駈使之士但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撿
務分司沿方授職八凱並列十亂當
朝用能保乂國家越寧社稷於是弘
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迩安定
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穪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為徵禍福須慎而弈光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塼石以穪君累土成壇東茅纂而為飾至於急戹求請徵有感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凝尒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穪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為乱階時被勉吞逆疊弗作至孫張魯禍乱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自尒迄今群蘖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方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豈官軍収捕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遶遂便姧匿如此経月討所姧女出數

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悪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撿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令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玄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頷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閬州官人初撿並皆信受後剌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槃倍料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闇

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貧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貨時呵之望即欵伏取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服藥而終既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鑒誡希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既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决破僧尼衣布省齋則無損死貧人不飢

既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

衣唯糞掃下制寛者食許兩時味通蘇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沉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養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尒證真下輩要藉資縁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甿者計僧尼一齋止資一鉢一著唯衣數纔而言損田夫十口煞蚕十万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綫千疋應損千軍之食煞万億之蚕而弃知道士損多佯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偏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斯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綫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摩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核

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婬而無恥多飲鹹水志失思徵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祭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非可修以此出家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豈智慧觀音戲伎寶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魅蠱詐有神通夫免禁釋因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脇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救獄即是諸因天師行禁煞怨應爲斬之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无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煞鬼也如槃愚見令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居貯則百姓豊滿將士皆富

槃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為寂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蓄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周礼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言符聖旨尋老子行无為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令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啜饕餮難滿縱恣无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為命縑廣科桑麦持作道租傍此典坐積聚盈庫因斯畜轉居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

滿極至若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来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曽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曽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居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處姸醜弗可換身故經云累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爲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高駒麗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煞之婢曰氣從天来故我有娠及

子之産王謂不祥捐圈則猪噓弃欄
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
知業縁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處弗
可與奪尊也論言業經所明業果不謬
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
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弥益其深迷且
依書拍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
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
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
善桑穀枯死殺道中興豈非為善而
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
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
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殺國遂亡豈非
為惡之有殃也如弈所言將生時之
實貨買死後之虚名意謂生時有施
死後无報愚闇之甚奚可寄言眼見
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収冬藏充牣
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疊之與掌錢
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
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礼佛不得尊
豪設齋不得富貴者昔國家太廟先
皇之靈百神陪侍万民恃頼至尊拜
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

苟寵祿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
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礼拜祈誠理
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
瓢以濟餧夫尚得扶輪相報令一齋
以供大聖寧无福祿相酬科類而言
理无致惑如槃所見賠貯有二一則
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来久制
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
此戒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
云齊桓公問礼於左師與子産左師
曰夫礼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
同此也

第六决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
佛則虐政祚短

槃聞中國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
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
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
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
之風勝殘而去煞故得不威不怒物
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
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襄正氣斯弥
於是五濁鼎沸三灾競起十六大國

各擅尊名八千聚落咸擾封域競尋
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
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
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
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
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
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
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礼作樂導俗
訓民致治興風迮時救弊皆欲令止
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
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
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
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
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
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无佛無法
人不知遠惡以脩善无礼无教世不識
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礼教不可一
日而廢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
尋弈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无佛法
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
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弟嗣父臣多
篡君驗弈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

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為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乱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其間或為臣而慕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為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于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煞二世臣弒君也至前漢呂后乱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弃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弃太史之官妄任處重須慎機密无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

弃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
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
事偏辭音无正語聖朝明鑒專不察
哉如桀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
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氓
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
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
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脩長故淮南
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
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
則壽矣

第七决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
胡必不肯行用

桀闇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
義乖自尔詩書紛然淆乱至秦皇焚
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
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
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早弱
為心尊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
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
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
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
令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礼樂緝脩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為最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孝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民礼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曰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孝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弃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

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
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
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
迄今周孔小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
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无緣生信
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為此孔教不
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
尋辛卯夜明曽史傳其化迹丙子星
殺漢册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
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笈多
入隋藏飜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
之文玉牒金版近飜震旦之語尒來
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
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
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
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
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函十分而未盡
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飜蓋
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
據莫可致疑細尋道家所注經籍昔
无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
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
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

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雒陽傾國欽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憾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尒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脩靜荅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袠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說為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

年何月如必有援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桀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磬窘盜他寶為家財飢者困窮嗽蓋芥為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鼠璞不濫雞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

槩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所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悟馳五辭而長惛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

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无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弥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記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叙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虛妄而棄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専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尅將涅木以毀聖持鏤畫以難真然鏤畫代真寧是真佛涅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谿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弃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壃埸不須造像脩功以

祈福力者武周壯馬㝡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壃埸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種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粮貯充牣耕稼弟懲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埤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泛潤應課收納保據封壃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凶授首倉庫充牣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響豈能尅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脩道尊談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来之大徳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

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亭責晨昏之
養校其在出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
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
絕慮守真亡懷猒俗捐親弗顧棄主
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猒身弃世
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
以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
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
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
也尋傳弈負恃兇頑輕呰脣吻辭繁
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
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
鴟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
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
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
尒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
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弈覩佛法
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
帝王咸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
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
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

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徵沾識解弗受欺誑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寡寔恒有嫉心致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摳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疵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獸其快書云人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乎昔崔晧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煞害僧尼白於家內礼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尸都市勅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无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詳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弃之罪業方墜泥犁永劫沉淪深可怜愍既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惡咸識此心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宗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九

辯正論十喻九箴篇　釋法琳

十喻篇上　荅李道士十異論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慚臆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爝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辛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七曰棻蘆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万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

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輙稱太上耶撿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鞱玉扎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産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

釋迦設教亦不滅不生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聃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

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諭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為之傾接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木无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排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之宗師　釋迦荘王之時為罽賓

之教主

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為閻浮之教主

內四喻曰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无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无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无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

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滅一生壽唯八十
李氏三隱三顯既无的
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
猶慙龜鶴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亦現微
塵之容八十年閒開誘
恒沙之衆

内五喻曰

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没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去為孔
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赧王之世
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
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大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閒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禀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犢垂絲綫來漢即能簫鼓雲華
爾從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
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无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无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史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提胷群胡大叫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吊責在遁天之形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

李老美眉方口差是長者之微蹈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

婆伽聚曰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万字千輻

之奇誠摽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躶黃色廣顙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睐耳擿髮蒼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胷上万字足輪千縈色雜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俗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高俗乖服

貌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以駮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泰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擾焉紫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内十喻曰　老訓狂勃煞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哉其妻子豈謂慈乎

内十喻荅外十異

内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陜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腸腋而出世雖復无関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内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煞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摐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无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筭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瑩光與龍燭競輝魚目

共鮑珠並耀介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遊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存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无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丈虛心實腹之論蓄浮生之有量蒙智永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无窮之緣提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為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為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介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煞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釋曰乾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咸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咸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无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上故以巳為甲妻金尅木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廟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遂陽盛懷劣自見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二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 仁汎之德頻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

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析邪次歎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尒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辟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樅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取名於藏史之間乎尒道之劣三也

外道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穢鬻之小臣乏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内化緣有廣陜

内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脩道自隱以无名為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誥无老氏所制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為有前析邪次歎正釋迦降

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適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辟之與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曰月故多念其不知耳尒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釋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玹恠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佚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醬華子録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蹔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從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依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凝介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鐘遍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介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

刼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嘆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爲因循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辯方刼遠而無窮豈（知）鼓穴求仙飜其天世蜺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鷃共鵬翼碣高馳驚烏驥足爭遠今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遂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前折耶後嘆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
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
聲華之風感矣豈同鼎湖亡返橋山
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皇覽云黃帝塚在橋山老子塚扶風）
介道之劣七也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
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
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
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改我聖人用

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多少

內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以虵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馳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无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万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一曰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眾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一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螺髻功德）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耄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供斷蓄以顯異（書檀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供周公形如斷蓄也）豈陽文與毃褰比麗孟娵與閭廬競妍余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

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彈曰道士元來本著偏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被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釋訓袈裟左衽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裂半片倚支之服禿鬚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乎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擾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鬚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越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无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鶡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嘘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刻舩待釼何其鄙夫余道之劣九也

外設親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弃親不仁不孝闍王煞父翻說无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璞仁譏於廷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哥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哥）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万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皆親之意）且道尚清虛尒重恩愛法貴平等尒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覺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譬聖豈不謬哉今道之劣十也

九箴篇下　　答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弃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无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眾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无入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釋曰汝无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求心責實事殊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遂影吠聲而並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羲麗天矇瞍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聵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釋其忿亦情性之殊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焉野人適忿乃遣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偹脩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氷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興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音黃老盛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塵方而莫窮遠迩問津於兎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

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尚忠切）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貽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介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寂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憚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擬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礼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无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剞

剛以代親顔在資仁緣璧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塡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鋈或覩眞避坐寫貌迴軀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京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撲開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感應傳云廬陵發冢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昭潭並放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薦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千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于齊梁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万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覩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今之无曰而存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

之為涅槃道无不通者名之為菩提
智无不周者稱之為佛陁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
何以明之夫佛陁者漢言大覺也菩
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
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
道即菩提之異号也禀形大覺之境
未閑大覺即佛陁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
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懐者皆未悟
丘与尒皆夢也注云夫子与子游未
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
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
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
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
蕭然无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所惠
息也夫子雖聖遥以推功於佛何者
案劉向古舊二録云佛經流於中夏
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
而周之与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
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為也
无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

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益遠夫旦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照於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暘燭於无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吴會尔其百鐐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桂紅梁遥浮空界翔鵾跂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摽樹鴻猷而已哉无以欄褻之辯識滄海之廣歷揄枋之智測崑閬之高畢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

斯悖逆踑踞父兄之上自号兼門徽慠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礼無恭復形于國彈曰礼孝冠父親雖之毋親拜之所為處高可亦无礼无孝也斯則門門出梟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戎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冀巾偷善偏无勝福充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恵豈可俟髡頭守真无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内威儀器服指三

内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冝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涉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鞠質同歸緇衣為衆采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礼云執勞者袒右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弃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竟

也俯容肅貧不忘哉也分衛禱亥交身命也言无隱由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无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滌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之鑒履方履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叐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粉飾道显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蒙生常之業莫廢肅隸之役无恥押世則忠孝之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拈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尒不自見其音三也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入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祭酒亦然畜妻子請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齋王役課謂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桒梧充八蠶之纊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葉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絍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内弃耕分衛指四

内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辟諸禽獸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禄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談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旨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弃功夫浪夭年壽也没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絍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

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為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隋貪窶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耩地玄都鬼卒捨攢帔而偶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懃容作之倦自春自磨饑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乱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犲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梟鏡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退藍琰无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

靡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恡其財蓋布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紿偽於漢國敘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玃蜃蛤之論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猱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鷰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鱉豈復識翱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躭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撿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尒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齊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窮不令絶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既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无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

福不知形命以殘覺墓家安豈覺宗極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墬芫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退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貴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无後非六棄欲為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脩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灾害弥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脩羅盛善龍无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脩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稼豐登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續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

仙家之與旨令反謂婬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毀仙而弃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鏡者惡其反噬尒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於梟鏡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脩政重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煞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无佛僧也著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佛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尒旨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壙陵之礼令佛垂訓必令弃尒骸骨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乱發茲典礼考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彈曰褻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礼始於軒周窀穸之事故有榛纖襟積瓦棺覆椁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叙而藏之始行葬礼故去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

篤門人欲學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遷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棄言俯同末世行於葬礼蓋未能免俗我狄屍靈翻盡闢莊之妙且神不尊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倘他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忠孝无違指六

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去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途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无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令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礼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万釋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煞八万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為造八万四千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六張　亦

嫌今此處且亦有在者釋根祖白天上遊三千徧娑竝踰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從右盖勞力也慾群生為巳任等合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盖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栢涅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還覺斯不匱之道也旣乃毋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床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床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弃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陁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去螻蟻何親鳥獸何疎生旣以身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縎蕙鳥申熊經金竈穿成玉華難覩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覿遇蝎未覩其實或指骸地腓喪骨天台生關菍養之恩死無墳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罣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今旨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没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肯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曚覆世俗惑乱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内三寶蕪翻箱七

内箴曰夫名无得　物蓋謂實實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名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來卯夫子首揔於耳苟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号義含多種適能貫於万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

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号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尚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詛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道士吳思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符曰即傳輝擬思千里血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浩市煞人守雌美下非名為上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鉗口滕目安得稱道莊子云攦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轉哢或似於哥鳥无能哥之實秋虫蠹木或近於字虫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虫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鍜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瘢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斅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為尒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謡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号馬屎為靈薪呼口唾為玉液呼叩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

老鼠為玉璞
事鄙而怯彰彝襪而難顯
猶靈鳳以容德希覯鼯鼠以醜懼潛
出上清經
形雖隱質事同嗤姸異矣冥焉不知
尒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秃鬚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典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
去兹冠冕皂服披緇弃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
大聖豈有秃鬚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鬚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鬚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脩善可謂貴
隣室之弊襦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

内異方同制八

内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兎之
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

纓以會道弃鬚髮以脩真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子云楚人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乱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涅槃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大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莫犍羅末伽闍夜之道若提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愚曰月而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与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笈靈談安哥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膚心潄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懸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剌眼深持惑壍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況晦於九流識體輪迴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疫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

剪鼻鑄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无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賴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　駐采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屛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无量壽等經而作）脩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思神之号）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弃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為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崇琁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故致真應來儀莊尒勢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无異說令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辛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為麒麟而子不能悟其旨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尒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籀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桒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瑕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无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猊王令无太子其妃莫耶曰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援

於景帝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
帝方感瑞夢也孝秦景傳經不出老說案晉世道
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
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誑詞之極
也但罽賓去此方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
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
表之闘也縱使老為浮圖若是報
恩洪養舍剌方顯聖德何名誑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撿京安漢記本无老子作佛之文
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信
詮指鹿為馬
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陀乞食以制凶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剠劓之身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

彈曰汝以禁
約妻房而為
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尒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罔穿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視慕李氏皆
須養兒但李耳之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
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
魏晉已來館中先子陳梁之日靜内養兒喚婦
女為朱門呼丈夫為巫槿攝欲猥濁出自道家
外假清虛内專濁
淫可恥之甚矣

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風稟道真

據漢帝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内立道館以教
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青梁陳齊魏之前唯
以鈴盧成經本无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
氏幽求士道无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内
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
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无
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
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脩靜亦

為此形無勞禿頂本違至訓詐假髮頭
可謂身无德而樂著相掠家無喪
禍而念居纏經昏(韜)之甚良可悲痛
昔漢明感夢此法始来還令胡人立
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
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爲僧澄道人
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竟為剪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内老身非佛指九

内箴曰大厦為衆林所成群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万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无毁
於百王雖 孟劉談猶異於千載豈容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践聖之理群
萌絶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譖一
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
背參商掩目盜褒信有斯唉夫真偽
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狂)音存禾而
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

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主問僧會佛法何以異俗會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明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拔燾用崔皓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曇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園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之道林登晉主之床泰世道安參共輦趙邦登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帝異遇為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勅王公等扶昇之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竟者貴才以擒騰損躬崔皓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皓寇謙之勸拓拔燾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瘧讒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遙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虵床與蘼蕪類質遷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捕試邪

見析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偽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誦泉而无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黄老風流容服亦變非道非俗喭号闍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乎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揚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厭獄背負水逼出道士孫氏法儀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讀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巳来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黄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栽聖蹤耳故顔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

誡子弟余不能知其盲九也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寂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死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已久衆邪覺叙乎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與語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爾事无為何因户屬鄉居与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无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閻置立州縣亦言天上与世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耻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道人曰莊

周云察其始而无生也非徒無生而本

无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雖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而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来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摶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謂无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

於太無太無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衆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是主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業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循之以得壽考挍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

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无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畫八卦黄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与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与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与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万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大玄都坐高盖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 万物豈非惑乱陷墜入闇耶技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殖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疋焉表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弥堅邁去安之淫書甚宣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𢹂氣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兆民五教爰敷九功惟序揔万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綱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穢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禎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僞是末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曽之无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訕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瑳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令則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膚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發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辭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懃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飡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叉僧　六惑比僧土梟
七惑讖毀驕綫　八惑淫種事淫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号无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
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
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屠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耀
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絕鎔鑄貨泉可以无貴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税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謟闇而効愚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
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親遠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疋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遠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況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獻冤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句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塲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閡之智百墉小蝃尚祭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匹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朗日之流輝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无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尔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冥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斯懍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豈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卹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要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菀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曉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予若博孝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尒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禍淺而未深至邇躡而不周廣其恕已接物孰與佛之卯乎其親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

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産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詳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无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橧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踰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飫粱肉少為布衣老還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起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譖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无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无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内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閒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茍訕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傚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獨魅亦懼猶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撲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而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迮而沓杳四流無際而浩浩憑法舟而利濟藉信檝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同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
僧尼二十万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
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
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
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乱民而不養今
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與非
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
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
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
提旣無縁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
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濫訐僧尼之
數雷同梟鏡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
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
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爲非
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
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踰倨但以
人禀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乱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
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
人而棄法夫口談堯恵而身行桀蹠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蹠而尤夷惠族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賊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秖稀稗以植嘉苗芟薪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士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與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疋聚麀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无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婉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類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戮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頑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頓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使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跡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毀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涅而生是以便

事遲反此又末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遲反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纁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傅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末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寔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逆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充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窮遏危亡於未兆傅謂有之為損无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傅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乱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繇玁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傅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達道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亦篇
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背正
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
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
而理攄足以蕩迷而袪疾雖從邪於
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
口實矣

内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
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
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
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
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殀矣
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
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
不壽富而不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
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
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
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
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
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殀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乱而无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焉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覩流而輙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覩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殁而業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因悔或善韓而當崇或為功而薰咎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夭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遞酬而纏患辟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鑄像應憊妍蚩之質命招六印達李子之遊談業引万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㡾當誅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餧非初訥而

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危及若云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禽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云業縻好爵不念同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為德為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貳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滑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鑚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推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鄒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魯不憾臧倉君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

寮之譊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鄙乾乾之志樂天知命竊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內勸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絶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姧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旣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辟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殃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黄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无辟以通之矣亦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与刑罸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憂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祢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祢之因乎可惑者四也若

去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
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
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
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去禍福非人
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
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
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弘教
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
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
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
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
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
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
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
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崐崘
淺深之不類也在潢汙之與江漢何
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
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
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
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
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
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
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内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叔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説无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珎恠有其語焉无其實矣至如冉疾顏殀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躰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擬千雲之峯羅生絶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蓧之奮鋤值般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殀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栢蒽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蕕蓺生而

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正姧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循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騃者合真謹慎者弃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弃背此是佛闘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尔正空則不然矣茍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慱言僞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尔揔万象而俱苞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遥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俻勤備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遥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兎角定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无異榮駟馬而泝流棹方舟以登坂望廷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与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辟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森而在目可見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遇寒而氷壯氷涉温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地与我皆虛我与万物為一善提得謂為有何況群生与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賔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絕世而无美瓌寶溢目而無珎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闚户之閴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見无別非雷同之談無真非
魚目之寶无實非膺足之書財比夢
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猶頻等
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
空而絶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与業
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
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楊
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鵠見神居何
乃取空言而背首楞寺木而比諸夫
夜光結緑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見
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
眦蔕介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
其相而興憤敵能比於空而不憾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
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
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
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讚万物之本
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
南金于礫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
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
而過亰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須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酥並非真有而醉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嚮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矣无始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豈乎尚蕃番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謗是而惡取若博孝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觀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盡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存蠲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履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者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万德雲集以弥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毫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裘褻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履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慼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祈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恙或服重蒳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之內也腑臟奚殊皆含血而苞宍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挨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殀命胞胎受疾嬰孩恚怒未覺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殀疾何從而来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祟鶣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鶣鵲華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申瘂千品万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介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虵爪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鶩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尔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剥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聞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闇室之无燭如夜遊而未曉故桓剥奪而諠諠竟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末尋吴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水无以和羮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桎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去熱則寒藥宜豈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閡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剥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脩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躭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胷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被善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猷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歸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討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撿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外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虐而

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讚感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總目 卷十五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 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晉沙門支道林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号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積乃祖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禀白淨之浩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須為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軒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勵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詠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

感飾賀窮巖之祓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尒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走居摧心立盟叅羞安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倂運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迴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睽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鄣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把玄搜寘魚於六絶齒既立而廢筌豁万刧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徽傳俾准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儵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末兆則卓絶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卯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劭負著者象其神寂兮封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光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球之以中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道肅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素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

絡繹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于暘谷民望景而興行猶由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采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涅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殊悴豁若川傾類如乳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遺六度與崩岑俱頹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悖夫道高者應卑因迴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雖靈几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遺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棄榆而末光神馳在昔願言研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遨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遙塵

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叡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堂洪摸揭秀負靈峻誕崐岳量裒太清大象罕窺乃負其明玄音希扣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温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巻即煙滅騰亦龍伸鼓儛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克以瓌奇恬以易簡藏諸韞匵寔之令善令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往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暖来巳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芳赤䟽象囙不存誰與悟機鏡心垂翰庶覲冥暉

阿弥陁佛像讚　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輙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并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大

方心倦無根因以靜暇復中諸奇覆
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迥
邈路踰恒沙非非無待者不能遊其壇
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
陁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斑爵之序
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
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
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於淵
藪逝寓群獸而率真閶闔無扇於瓊
林玉響自諧於簫管冥霄霣華以闔
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
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霈清覺又翕予而貴
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
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
誦阿弥陁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
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
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

徵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惣宗師泰定軌躍貞中秀姿恬智變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闢詠哥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誂誂藏往摹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峩峩紫館辰峙華宇是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堤迴帀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霄散靈飈掃英瓊林喈響八音文成珉瑤沉粲芙蕖晞陽流澄其潔蘂播其香潛爽冥華載揚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萬軌一變同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則夢遊方忽怳乘神浪高步維

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弥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弥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振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曜芳蓮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徼妙繆眇詠重玄磐紆七七紀應運莅中播挺此四八姿映蔚花林園亹亹玄輪奏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亹亹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振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花請無著陵

虛散萎蕤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
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
悟豁尒自盡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
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
所情亹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麁二
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首閈菩薩讚

首閈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
妙同象反入麁何以絕塵迹忘一歸
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受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
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
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
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
空響朗生應輸託蔭遊重冥冥亡影
迹隕三果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絶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姿諮諮高懷泰

首立菩薩讃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讃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弭䙱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為兩儀藴迹為流溺梁英姿秀乾立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綱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插高嵎凌風振奇芳

佛影銘　晋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夫滞於近習不達希世之闓撫常永日罕懐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過以之希心則開徹靡期於是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

其心亦乃思沾九澤之恵三復无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其所感慕以其所緣宴懐自得辟日月麗天光影弥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因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万化之表數絶乎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来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令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輙飡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

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位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而冥 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中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 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万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拯之以力惠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 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放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采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告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俙若真 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尒

所循廣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撿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来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悲現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

因釋和上立丈六像作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万流澄源圓映无主覺已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躡神步以感時而群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遐響遠流密

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後欣
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妙門發
明瀾極罔兩神影飡服至言雖欣味
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
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
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
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
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麁誠異悟亦有
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摸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
於來葉存近者遘重劫之厚緣乃道
福兼弘真迹可踐三原反流九神同
瀾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高趣迹響和
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
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弥劫之勤操
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
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
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
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
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邁群挺萃超然

先悟惠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依依神步浩浩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尚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郗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瑛瑰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幽藹千祀弥靈思媚哲宗寤言裡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像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号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闡於童真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象之所極難竿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冑尊号法王無上之心

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壹遇正覺而靈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冲壤條翼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耀具體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爲舘宇圓應寂會以不疾爲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轍暢發深言道暎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捷作吸冲氣而爲靈舒晝宵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關玄基於一蕢廓恒沙而爲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涅日幾將千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

思自盡塵雲露以增潤令之所遇蓋是數滅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号曰阿育仰覩遶軌擬而像焉雖眞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接頹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極誠攸寄思紐將絶之緒引豪心以標位乃遠模元匠像夫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眞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躰以冲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掩映爰暨茲邦思對淵匠靖壹惟恭虛襟絶代塵落塵封

佛影銘　并序　　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弥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嵁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

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
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采豈唯象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制銘以充
刊刻古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
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
以諾心許徽猷秘奧万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群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
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
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
言情百其慨

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
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輪轉
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輪轉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拯是理
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
沉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
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
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
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

傅翠激光發囬金好寘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髣敬畫遺蹤疏鑿峻峯周流步櫚窈窕房櫳激波聯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采淡浮色詳視況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暢弱喪之推闡提之伇反路令覩發蒙茲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振錫

佛讚　范光祿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袪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拯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遥遥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范特進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閑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插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

也杖策之鄢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荅范特進書送像讚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此春更甚憂慮古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間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歡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罙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題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嘗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希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旨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荅

和范特進祇洹像讚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慨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冥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尒生老肇允三車翻乘一道

無量壽頌　和從弟惠連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

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

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明前好惡迭万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覩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遙遙明月陰蓄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攝使神理悉廢已道易亭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沈約奉梁高祖勑撰并勑啓序合三首

勑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以不故指勑闡等結序来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令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悉謹啓

勑云記序始得看今勑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万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禀生豈伊積塵能討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幾初鑽叩事絶非惟四界不議国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貿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来覆賛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来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刼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會
變而已哉昊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珎蓋由万惑
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
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
為已法吼振[illegible]於無外甘露炳煥於
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
鹿園辯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所踐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
无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而不
覩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万方通翦棄
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
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
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
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
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不
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

苯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
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
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適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
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
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
大權弘曠立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
心非為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逵
詭乎難以臆辯靈性倜儻言語斯絕
晉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
捷陁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
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聆響
偏富延澤以西光景蔵蕤多見天山
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剪分五
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方
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聖塗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
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
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
尺掾緣動必應文況進於此者乎是
以至聖慇懃每存級引善文見意貽

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号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隱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細曠事難揔一志殘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闡彼四禪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到溉後軍記室周捨慱尋經藏捜採注說條别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辯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邇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滕目闇践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草草含識望塗知往窯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園内近對小識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洲咸蒙聲教神跡遺蹤開在姬初前漢已來相從

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闊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踴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去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歷　并佛像經法神瑞迹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日翬迴州里令見神瑞光聲聖僧僧如別傳

鄧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墟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十寸深五寸石下並涅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僅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昆侖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舊魏州者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往還有違觸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勑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拍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絫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堅玉今見存益州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閏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千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塼塔三層并剎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蟣汙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上以舍覆四廊牆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王名為阿育此日無憂統臨此洲万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晧時後園所獲晧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晧謝之有間因尒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斲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在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荊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千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廣弘明集卷十五 北藏卷二十六 亦）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長千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千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累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万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遥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万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凶麁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加五百人方倒根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斷鉊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河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而礼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具國乱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像出長三丈許惟無其首登即命遣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為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莫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還乱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七年勅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卧石狀如像便斵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拗舉忽然下流逕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象勅其處為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為顯濟寺

太宗在宮時往礼謁莊嚴脩飾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汙手懐金薄剝起雖後脩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汙胷懐方可不許

太宗升遐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漢水汎溢入城耶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是珎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

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

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
空中布焰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
一切上騰煙火相映歘然東逝傾國
上望絶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
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
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
寧寺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
臣陶侃建旟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
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淩波趣船
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
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即沒
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
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
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
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
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
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

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
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来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跡長三尺相去五百餘里初不知其来有人尋山見恠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以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凌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見鹿群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 涼州山現亦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像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

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資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間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二烏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王閭有瑞迹遣工冶鑄傚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巳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凌覺而且怖超方有日不尒沉淪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途衆矣略於感通記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又牙像詔） 梁高祖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㝵法喜食詔

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万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慼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語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㝵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體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胤之銜僣縲紲東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亘承佛力弘兹寬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
昧爽以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上菩提樹頌啓　梁晉安王綱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
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對葵細菜猶
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
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
道跨軒嬀正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
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
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
海外安弘龍龕之威紹鷲山之法無
為不住實慰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
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
因頂礼者增福會途巳一古今誰二
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
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
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沉鬱
不足以光揚感德髣髴一隅顧恧言
言伏紙懃震謹啓
手勅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招採致
佳辞味清淨仰讃法王稱歎道樹意

恐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

越勑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啓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燄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騖託白淨之宮闕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筐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跡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慈雲法水之潤等世界於无邊智燈慧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閑白日樹映青枝悲哉六識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寧濟體乾元之叡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囊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翕二儀而育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

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蕃臣變味於
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
王事運策攢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
封疆一同文軌万方共貫穿胷鏤臆
之酋短身長髀之師南越鑠石北極
天涉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
挂迴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
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
鳥貢比肩之獸尒乃嘉祥競發寶瑞
咸委靈芝濡露月華郊園義鳳仁虎
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
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黔黎
垠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豐
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
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
銷鋒紅粒盈箱青鳧委貫上照天下
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
一子慈四生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
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湼槃寶棹接
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
曉法輪遍宇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
天人儛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
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

十千瓔珞懸空下墜金龕室莊嚴國界殊特制表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駐驆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珎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蓋物名高滿月恩踰普覆並艷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花辟日垂釆玉帶生烟徽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湧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兕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箴美曩代未聞方應照㝠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万万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籍眇鏡寶冊葳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惠五弦作詠蒸哉至矣大梁啓聖功覆衆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意斯感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虫得性舜廚靈扇

堯庭神英豈如道樹霞潤弘涘靡寄
蛩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花乍開千葉
現彼法身圖茲瑞瞭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吋休明智境
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
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
穆穆明后万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夫十悪緣巨易惑心塗万善力微難
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
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
悟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渴愛爲生死
共門無明爲結綱同路各趣百非纏
茲四苦人思勠力貽彼三明是以如
来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
令皇化之基格天綱地扇仁風於万
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義飡風抱嗉吹脣舍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
各克已丹誠澄心憮到奉　爲至尊敬
礼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楫
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来寶明世
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爲天地比隆

慈明与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詞遍聞天下歸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遍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皇太子敬礼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擅温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飡仁燮和內化事炳周經讃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恵闈六服於温慈各宜攝心奉為貴嬪歸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来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与万善同休金聲与四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蘭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崐瓊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盤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

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
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
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
礼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
迦碎身奉願鏡凝深情嶽峙洪福克隆
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
界異術五道分遷天人植業各歸一
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
乖正力五濁煩心弥多惱累雖復聰
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
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為天
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辟摩
醯三目盡為敬礼尊經正典清淨波
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
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
正本卧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
之波若之舟淨居深沉駕牛車之美
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
前經弘慈与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
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
無邊劇惱翳八苦於脩途有縛纏情
繞六趣於危道金璅玉牀猶念解脫
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颻熱風

滄浪氷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
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横抽劒鍔
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万
刧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爲
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
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
併臧二鼠攢危毒箭惡虵尤為可畏
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
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
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到一心遍礼
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礼救世觀音獻
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
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弥勒文殊金
剛藏解脫月棄蔭蓋常舉手十大弟
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
域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縶一同
竟蕩人協覆虵俗化匡蟻類服鵶之
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生不纏轉死
自溫渭槁日飽翳来無餓打塞三途
壞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
發十善之心斗傍啓五戒之業如魚
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
今運五體歸命三尊

礼佛發願文 十餘首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夲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脫群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感極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游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虵蹊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況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睟不言而化行無為而

敎肅
夫道侔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
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
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
持衆等齋誠奉遠儲君殿下歸命
敬礼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
載侔於礴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
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
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冏德廣秉珪襲袞之
貴坐禔慈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暾俱
玄西崦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術信秉電之不留驗晝水之隨合唯
亘照之智炬濯以寶瀾增此眷根成
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遠太尉等諸王
殿下礼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
問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
周親作鎔則爲二曜相終臨岳則爲
四維等固若鼓涓之遐永辟松筠之
貞悅
觀夫天枝峻峯帝蘂英芬莫不玉振

蘭摇金鏘桂縟觀寸文而驗錦觀一
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殿舜富雲臺
彬彬臺臺　赳赳灼灼　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
敬礼云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爲清風並翕英
英將白雲共朗永鐘清祉長享元吉
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先物右
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
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感掖闈必以前籍勝
因宿稟嘉數況重霑法雨更披慧日
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荊后而遵恭儉去嗜
欲棄彫璣徹靡菲麗了心不滯正見無
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
礼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嫣辰振
彖雙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
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閑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脩
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
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莂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

齋玄極人各增到仰為諸公主歸命敬礼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弥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路七善七定靡退靡輟感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欽苦飡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癡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以来至于今日所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贊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礼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礼佛文

王氏　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无无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興倏成万累無著之念起一起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胥豕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稍綿蒙其莫辯導此愚根尚窮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艳此經盖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祖詐而克昌仁義而盡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外我隧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駮徹曇緣令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淨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扶栽吐西崦已灰辟閱川之駛流若栖菜之輕露偽城易毺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脩習不退不没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靈象

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
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
地若眞金之愈鎣美玉之載琢是用
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令式招靈指
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閑捷感來
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花覆地
高梵冤冤轉寧止震木遏雲淸梓遥弈
非直騰魚仰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
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
福莊嚴万祉同集愕夢無干其慮甘
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聞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
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去覩有羅縠
之疑三乘藩見懷兇羊之惑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眞虛窮理盡性體元含
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
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
不蕆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
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
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長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
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

濯臣民粦導緇白天覆地養永產陸
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
下儲君太子敬礼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齊皇
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礼洽
玉燭道正氣氲無爽條風祥雨膏潤
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
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恵雲唯繩可結
在冠已晝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
皇太子殿下春業清暉与貞明而並
燭粹範温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
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
妙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八枝潛光
匿曜寶城不闢慧扉方掩而聖后鶩
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遥壑道浹人
祇福隆桃墠　肅事園寢虔奉宗祏籍
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礼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勝神淨國
捴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識心内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
則法身尼步衆等相与增到為諸王
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礼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壞感於諸姬磐石過

於釜漢德高嵩衛義重開平論道則
百辟依風作翰則群黎仰化取闡至
教紹隆季象弟內少長並膺此多福
若百華之春麗辟万實之秋成信解
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
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
鏡質同琁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
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欲
礼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與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
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
氣氛氳四序熙穆至治光万寓玄
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
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
刀林斆刃劒樹摧鋒迷城開道直指
四衢闇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
同登種覺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鶩塵
轢莫之比明暗遆來薪火不能辟逝
水非駃千月難保慕虫習苦桂蠹喜

昔大睢劉於擾梧長昏甚於杭麹義非他旨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嬌華於一旦車徒自感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漂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濛泉若本出没曾不關人蹲烏頓兔外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藩尉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長途孟門非險轘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蹇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作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窮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説理制之曰夜稱為八關以八正篇為法閑捷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与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礼云云

願大王殿下眷業清暉与南岳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万累烟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強魔莫能撓逶滌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繕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恬譬月珠星合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鍾浮響光聲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容義抑揚適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甞衛之尊高略棣萼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塲相与五體歸命敬礼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譽与八風

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飡
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衮服桓
珪爲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
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啓 十四首 梁簡文

寺剎像等銘 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藴理備於涌泉故牙勝白㲲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往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赤書賤前史之爲瑞瑱芝景玉嗤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昭景寶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巨万金穗豐十歲寶陳河府泉出衣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万雖誠等散花心符不盡而

微均渧瀝陋甚隣空輕以塵瀆伏啓
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顧建奉宣勅旨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万善故能闡見悟解逢遇袪塵天聽恩隆曲垂殷被謹脩飾欄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眙降千呂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　勅旨曲賚恩參臣即尒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奐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礼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　勅旨曲垂遠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礼拜謹奉秋色昭澄預表光瑞臣此身心得無障惱明陪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无假神通身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昇躡

寶梯比斯夲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
顧兹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 勅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 勅旨垂
賚銅一万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
盤是稱桂陽之珎寶亦昆吾之瑤爍
濕无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
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銜
帶飾兹高表函谷恥其詠哥臨淄慙
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
盤足擬天酒聲林夲闕心辯又慙徒
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
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礼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 勅旨曲
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礼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遣聞恭到遂以勞
屢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徽心
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 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
明材官將軍沈徽御冥景等監看善

覺寺起剎亭爰奉聖意曲降神力命斯
執事循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
水精特建非差龍海大龜將涌未足
為感鶖鷺引繩方斯取労仰睠慈
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
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書善覺寺看剎啓并答

臣諱言即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
被金表建立懸泰清而特起接庫樓
而上極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為佛
事永刹天人頂荷之誠臣言恆品不
任下情謹奉啓壽謝聞謹啓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感神不營
多功載欲運力即便豎立幽顯欣仰
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
為恨耳敕

謝勅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　詔奉宣　勅旨以臣明
法會吾賚錢二十万白檀薰陸棧香
各十斤黄紙詔書充開泉府青雲好
氣先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
金藏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繞斑親
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度長出四流假辭敬祖尚懃難述借
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
以聞謹啓

謝勅賚栢刹柱并銅万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　勅旨賚
臣栢刹柱一口銅一万斤供起天中
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
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晉惡相風使福
被域中功擬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
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備之誠无
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謹啓

千佛願文　梁簡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滌
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
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
導捨薄笑牽悲由鬭口宣斜光頂入
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
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
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淪苦沫不生意
樹未啓心燈而善生一念敬造千佛
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辯非空非有
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睟月面麻
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䟽　梁簡文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遂惱飄愛隨情織徒懸衣珠抱名稱而弗悟眇歎葉金感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悵於遺驗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為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盡水還無之報颷尒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奉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万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疊之功非唯昔世散花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惡謹白

與僧正教　梁簡文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脩供具觀其外迹必俻華俗在乎意地實有未知何者凡鑄金刻玉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表

龍瓶之始晨退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甃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筐笥乃至菜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㲲非謂金身夫以畫像退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況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匣況復敢大圓慈无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檯緘匱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窓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辭長掩似郤卿之避讎且廣廈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霧輪姿翳點月面瑠璃窓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鸞不過兼得度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勑承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梁簡文

經白闕絶音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辯珎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弥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令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麹方為秋賓經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无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煎下車以來議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飡既慙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染墨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景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瞼願加敬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花異色結絲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翫清虛

旣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紏勞勸特深睠然北嶺欽賢巳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尋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来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无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衿經和南

旦来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巳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春佇之深无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顏爲津及不耳前昨巳来微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謔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㓜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鄉事同花水今假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巳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覩止辯論青豆之房遣哉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經白和南

荅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莫州爲政暫止褰帷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薾子孫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壁念絕脩都之香豈望文殊之来獨思吴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遐邇畢集聽衆自累日可兩三万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濮有閡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聽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詠祖前讚哉欲勝衣每自念此戀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爾遣疾尋别有信此無所申

寺刹佛塔諸銘頌　梁沈約

南齊僕射王奐枳園寺刹下石記一首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咸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琅耶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承祖文獻公清廟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寶剎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守王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二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園目者作翰湘州樹塵斧服位與年并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彼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令塗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舉傳衡皐辭簪派渚捨於舊寺光樹五層瓶剖蓄儔寸遺其一凡厥所汲三十有六万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盖本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桃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藝臺万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弥靈等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派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登餘粮栖畝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十二張 亦

裔荒由附邊城解柝家脩十善人懍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銳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采焰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於慧水凝神淨域獸世搖陛遷靈寶施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不臨慟嵩山之方遠慕餅王意憤聲變樹永惟司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裁金寫好資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月日子夢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梅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万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弥陁佛銘

法身无像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緣人榮寶飾事儉慾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

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迹髣髴尊儀畐金寫石隨楄玉沙乍来乍往玲瓏寶樹因風發響願遊彼國晨翹慕想七珎非羨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徽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祑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湮祥十住髣髴於林御應真肹蠁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樹殿至於事荷緗諜旣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筞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弗現曷露淳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瓌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滂被崖巘鴻靈

之所未刊雖復素琛之絕貺燭銀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貝剽非游泳之質自非淳德潛符感極迴靈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漾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啓資玄應之无方雖析事冥寞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栴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是鑴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玉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

其詞曰

邈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實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沉精浮質遠自河苾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軌鶩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

寫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晃旒

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冥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時來靈性曠追玄軌道雖有門迹无可勝殖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曚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蔑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穌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迹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无像一刹靡停三念齊徃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儵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同隆替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華華群群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德

含識

弥勒贊

皇太子造石弥勒太官令作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
迹眇眇長津遥遥遐路道有常尊神
無恒器脫辰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
香雨霄墜靈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
聖儲儀天作貳尚相龍柯瞻言思媚
鑿乃石圖微雕金寫秘壁極齊工擎光
等遠超矣巖臻難然理脩善勤玄蹤
式傳遐懿

繡像題贊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
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
人含徽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住騰
心淨覺游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
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贊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鎸玉晶光雕金
寫質亦有淵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
幽摛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
金沙樹羅瓊䕃現符淨果來應妙祑
毓藻宸闈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万
茲曰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地
楊州丹陽郡 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
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步
武城闈聖心留愛閣橐遷負南郭義
等去鄽事均從鎬及赳濟横流齊斯
寶運命帝閣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宇
兢等漢高流運於豐沛亦同光武眷
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
朽令事與須弥等固理與天地无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千後乃以天梁
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黄鍾閏
十月二十三日戊寅神冬之節也乃
樹刹去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廸
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極未來於
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由地德皇帝乃啓閶闔造舟
淮涘接神飆而動驂越浮梁而遥度
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
誠敬廣集四部授景同流邦與贊固
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
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
厥祥壽丘讓讓電繞樞光周原膴膴

五緯入房自茲遐貿名在處亡安知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大張 亦
若水寧辯窮棄自天假縱於惟我皇
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㨾累構迫剎
高驤玄為淨國地即金床因斯大極
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
万古投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壽無疆
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昔廁蕃庵預班經
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為此
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
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尒巖靈旅遠地
遠栖禪蘭房舊蕙嶠蔓架烟南瞻巫
野北望淮天選哉林澤曠矣江田空
心觀寂慧相淳鑒眷惟斯賤愴屬遐
年游仁廁遠宅賞遇旃頌創神菀陪
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鷲踊山製石調
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
組東國化景西蓮戀隟夷攻蓬擇徂
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聲妙幄今
承覺莚八翻海鶴九棲巖鐸珮華長
掩懋迹空傳式篇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三

隋國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邵

慶舍利感應表 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隋國立佛舍利塔詔　隋文帝 自注十六州等

岐州鳳泉寺　雍州仙遊寺

嵩州嵩岳寺　泰州岱岳寺

華州思覺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廓州連雲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同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蘇州虎丘山寺　涇州大興國寺

并州无量壽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揚州　鄭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番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興國寺　蔣州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

内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薫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无寺者於當州内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揔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息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撿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隋著作王邵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焱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脩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迎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

十處各起舍利塔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
燒香礼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
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各
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
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
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
士女傾城遠迎捴管刺史諸官人夾
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
蓋幡幢花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
鉢種種音樂盡来供養各執香花或
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
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
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
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
以菩薩大慈无邊无際哀愍衆生切
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
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
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

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脩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礼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衆生發露无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无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

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礼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責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遶塡噎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之眞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日益而无窮矣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珽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幡蓋香花讃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礼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万寓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昇階凡數三遍常贖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昌槃覆膊以語左右曰驚動他置尔去已重數之昌槃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
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
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
南壁異色分爲爲雙樹之形高三尺
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碼碯北壁東壁
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花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
門道璨圖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
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
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
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
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
半旬之內天花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
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
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
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橛釘記之及
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

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花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内又有讚嘆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遥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花着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頂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元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内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日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内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

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與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繞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為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遶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花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花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无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

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插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无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雲霧晝昏至於巳後日乃朗照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花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岳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礼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无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昱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金花其二華形如大蜂色似青瑠璃翱翔不下乃騰

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花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无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万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旛无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万餘有兎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无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擺塔基至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盖岳神也

舍利自州之寺来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為三段乍来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岳神之来迎也於是瓶内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瑠璃内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著烟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来礼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音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又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内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数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檎旁之楊樹有黒蜂无筭来繞之八日旦大霧

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叅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劭審撿龜便長引頭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万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輙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悲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盖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輕函銀合于有一舍利淨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為井乳三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來行二千餘里四過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趾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奉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揚鄉崇揚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

坑內有神仙靈氣之象昔宋主劉義
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
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閒尋
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
逢菩薩聖主方大脩弘其年冬果有
群鵲共銜繡像安之堂內及齊主蕭
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
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
如此聖主脩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
宿於臨皐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
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
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遥望者疑燒
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
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衡州於崇教寺起塔
豫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
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
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
之牀人人讚嘆摩撫又舉之以行道

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因千里期集无一違者隋州人於滇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硯勑令審覩之各於硯內得舍利一末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椎而无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荅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竊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體散吹塵猶興寶剎自釋提請灭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合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

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
内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
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
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
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
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
内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
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
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
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
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
徘徊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
圖寶瓶蒲州城内仁壽寺僧等遙望
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
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巖
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
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
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
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
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
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
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
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

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慜頻示光相宮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来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覧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冝更加尅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纒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万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巳下皆步從至寺設无遮大會而礼懺焉有

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蘇而下都无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摠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泉州　循州　營州　洪州
杭州　涼州　德州　滄州　觀州
瀛州　冀州　幽州　徐州　莒州
齊州　萊州　楚州　江州　潭州
毛州　貝州　宋州　趙州　濟州
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梁州
蘭州　利州　潞州　黎州　慈州
魏州　汴州　杞州　許州　豫州
顯州　曹州　安州　晉州　懷州
陝州　洛州　鄧州　秦州重得舍利
衛州　洺州　鄭州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

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无比亦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積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霏霏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万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麁如烽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収得成有一斗即遣行参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箇甚大歡欣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即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

一瓦銘云千秋万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
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
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内發願礼
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
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
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
銀花遍滿城治其花大者如榆莢小
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月
復有一黒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
舒左脏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
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
粥始喫其寺内先有數箇㺚狗但見
一浪狗无不競来吠嚙若見此狗入
寺悉皆低頭掉尾當尒之時看人男
夫婦女三十餘万盡皆不識此狗未
知從何而来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
至八日大動

兖州表云勅書今送起塔以瑕丘縣

普樂寺寂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為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碼瑙五色相雜文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錯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現出六日卯時漆龕放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放上化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龕板後婆羅雙蓮花窠佛像眾僧師子飛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婆羅雙樹林變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婆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坐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

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杷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須㬰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賓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无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二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騏驎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中時忽有香氣氳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

道俗咸皆驚愕臨至處所香氣遍滿
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
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
俗一万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
以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
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
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
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迊繞訖還
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
當時鏁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
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
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
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
像自外都无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
申時有法師淨範投隨僧淨滔於舍
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
戒衆人見群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
似欲歸依多少一万餘請二禪師乘
船入水為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
向船隨逐迴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去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
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打
剎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

中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覩見驚憘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侠侍長一尺餘從夘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万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无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竪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明

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

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户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瘵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善提心競趣歸依瘂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落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堰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溼恠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雰雰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

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来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无驚畏河内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勑使沙門靈璨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去此雉是野鳥内法道理无容籠縶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十步而来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无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虵之跡宮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舘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綵等又復聞香氣去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焰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内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

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
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
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腎已來
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
寺強來礼拜於大衆裏見舍利光腎
即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
於漢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
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
盡東風忽起燈花絶焰在佛堂東南
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
等共聞見於是跳躍赴念至八日臨
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垂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
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
明如氷鏡内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
斑駮又類瑪瑙潤澤滋燿光似瑠璃
至四月二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
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
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舉之上至八日
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爲像
有菩薩光彩紛藻又似衆仙其間鳥
獸林木諸狀不常者衆實難詳審其

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狀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役靑壬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万餘人同歎

齊所錄瑞應表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聞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聞異香氣雲開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焰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瘂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

然析解用為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龕容

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躄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

銅像

蘭州舍利撥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

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

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

香爐煙氣又類蓮花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

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

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

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

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而來香氣氛

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

夜雨銀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櫚莖幹

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
善寺新佛堂内靈光與現形如鉢許
從前柱遶梁栿衆僧覩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
樹杷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
門使還宮所見百相問慰勞訖令九
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讃
誦遊遶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
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
内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
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巳後在寺日日放光
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
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礼拜闐門塞路
往還如市遇斯光者悩動群心悲悟
發意其城内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
摸將去去者或上轝放光或在道睞
照或至前所闕明現朗光光色別隨
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内延興
寺灌寫釋迦金銅像文六其夜雨寶屑

銀花香氣甚異无比

陜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中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揔有三十二事四度放光

光内見花樹　二度五色雲　揺地得鳥

石函變異　八娑羅樹　樹下見水

一卧佛　三菩薩　一神尼　函内見鳥

三枝金花　興雲成輪相　自然幡蓋

函内流出香雲　卌放光

舍利在陜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闍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内有兩箇花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内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菓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揺地得鳥舍利来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閿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钁下忽出一鳥青黄色大如鶉馴行塔内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令營福事

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為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欝起俄尔揔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觀矚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崤縣令鄭乾意閿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撿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乱起其張備等恠異更向北面處意以衣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

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畫範初見一鳥仰卧司馬張倫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花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擿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花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為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无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揔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花八株樹令別畫圖狀謹附聞奏

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
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
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烟如霧
漸次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
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
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
匝次第叢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
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
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
幡蓋亦有見幡蓋圍遶舍利者當時
謂有人捉幡供養至下舍利訖其幡
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
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
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
文林郎韋範大興寺沙門曇暢入裏就
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
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之一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脩行清神洗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起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衆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脩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當自得其涯也但

以幽關難啓近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疏論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梁代集弘明法義揔録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揔録

何承天報應問　劉少府荅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辯宗論　并書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

通三世等論并羅什法師荅

與姚嵩表問諸義并興荅等

唐沙門釋惠淨折疑論　并釋法琳述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虯書　三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沈約為竟陵王解講疏　一首

梁太子經請帝講　并荅往返六首

梁陸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敘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啓　并荅

梁太子經上大法頌　并表荅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荅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成實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林序

梁昭明太子荅請講書　并啓荅三首

昭明謝勅賚木栖如意啓

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述佛法諸深義　秦主姚興并著

折疑論　唐沙門慧淨并述

釋疑論　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万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脩行何益哉又有束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纓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必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宄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

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麁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尅昌夷跡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冗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

議鑚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礼學以開其大曚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礼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議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巳憂心豈可須叟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茍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袪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来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轗軻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巳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纒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悪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荅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想患人物来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並有同異觀周郎作荅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邪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糅逆順莫檢苟非宜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徵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歆和之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顕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冥齊自得於安忍頹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裔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浸其身或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浸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翦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八極永鏡万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麤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懃

来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関冥應然則天網恢恢踈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蔵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縁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聞作釋疑論以寄其懐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令重申鄙意荅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辯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荅周居士難　戴安公

聞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来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戚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擲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于懷仁不没其身咸會以僭有後魯
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
更為疑府矣荅曰斯乃所以明善惡
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
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
理之邪事咸會為之而獲後負由分
應没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
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
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祜哉
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
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圮之來其過非
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
獲没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
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荅曰夫通圮
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儻所謂
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没釁深
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
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
桓以愆微易唱郄文應用行善延年
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宋而獨昧於楚郄乎君所謂不祈驗
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

慶罰以章於斯蹟矣　亦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蔽於日用交睞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北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蔽於日用交睞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叙

周居士書

見重仲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戊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覽志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荅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覧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弥至而少遊人林迹不涉經學往以鄙毒交纒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辝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覿展冀親承音旨蓋袪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辟迂而無徵乘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璿璣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鷰翻翔求食唯飛虫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

蠶也羣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蠶非至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蒭豢奚獨嬰辜若謂含蠢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荅何承天　劉少府

瞥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為之設六蔽待袪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寘耶但

應有麁精終然自務耳凡覧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莪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悋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爼鼎鶩之獲免無取塩梅故鵝鶩殺於人猶虫死於鶩鵝虫見世受人鶩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无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沉淵刼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遅跡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凈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無謀奉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王發伯邑

孝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礼是踈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豫之經去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爲厚肴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經詩翼五豝礼弗身踐擾兹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 祕籍嘉評倬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辟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勤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勗再問荅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幷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
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見理
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
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
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
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
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
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
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
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爾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
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
美矣然渕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
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
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
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
晝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
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
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
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頓
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
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若得非漸悟乎

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乘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蹔合無耶若許其蹔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對是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令豈可以假知之對是而侵常知之真哉今對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己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己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己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自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　與真知異

驎再問　以何為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對是為用用對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窮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求為真知

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

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顡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還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辟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令謂言析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令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

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乗粗則粗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顔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令不藉顔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顔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尭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又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亡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析中允然新論可謂撥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復答最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

學而非悟尒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胸
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瞞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
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昌由而登幾
峰所從而超哉若懃懇務於有而坐體
於無者辟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侔羿
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闕尚
不可以戢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
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
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權轄玄路莫尚於
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
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
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尒為累之
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
無故無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
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
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
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億二家斟酌
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
遺孔殆厭蒙竊惑焉釋者有漸故是自

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昺道人難去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答維驎假知中殊為藻鑑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遣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懃般若以日忌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辟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覿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

仲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

和南

荅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閑尚不可以覩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尊覩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覩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昔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瞻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惷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荅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廢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脩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撿故三乘咸歸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逗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遇空聖其理既當頓獲於心矣若懃者日志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懃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蹤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覽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覽為用用覽在理不恒其知

問曰覽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覽知未是見理豈得去轉理覽為用又不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又對無兆兼當造

滕執筆增懷眞不可言

王弘敬謂答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蹔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向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蹔知未是見理豈得去理蹔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蹔知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尊心闇信當其尊心唯信
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
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
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
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
復弥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
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
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識耳辟
如藥驗者涘易痊理妙者丞可洗洗
丞豈復循環疲痊發能起滅則事不
倖居然已辯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
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
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
云遠不必攜乃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
無阻隔靈運自一悟理質以經誥可
謂俗文之談然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
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
衷猥辱高難辭微理析莫不精究尋
覽弥日欣若暫對輙復更伸前論雖
不辯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
迥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
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當今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唇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來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今喪我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

日並可以當言笑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義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衿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嘿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捴名為色五陰

皆介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與目對不得言有雖諭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遣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麁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毎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来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礼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

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礼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来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辭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停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猒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刧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玄衆生
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
誠無不盡然至乎摽位六度而以無
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
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
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
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
言以據懸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
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
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
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
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
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
言所未達夫万有不同精麁亦異應
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
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麁馬而未始
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
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
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乎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二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等敢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諮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喻

姚興荅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膚淺所能具荅今為當都拾以粗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宗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為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無以扶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遥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曰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啟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詠亦困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赧比仰味徽言研詠弥至甚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困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惛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折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滌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言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横摛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聽彼上人固難為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陁之為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為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彰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脩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来旨亦湏分别竊以逍遥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乱其横竪施厲混其研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絶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别攻子分别子亡分别即余亡分别矣君子劇談幸無盡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誡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脩慧定成於繕尅荅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来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脩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切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去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谷曰夫自然者報分也重循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實難曉幽求之士論惑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蒭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新軌前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已有成釋但未見者請辛尋剖）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闢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衆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𣍝於是假謂佛陁分別旣影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緒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脩而始見彼旣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眞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来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爲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闞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

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

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寄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亦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沈約奉齊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達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囬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焰飈還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万緒千名如來發源愷蓋亦合生之一至於益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短籌之未塗遥業遠妙轍遐長累明積慧靈

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
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
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
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
既玄盡方等義滿神宮逮于大權協
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
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
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无待學
成孤榮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
隨理悟又有捐情棄慮身心靡欲猒
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轍遥谿自
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
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致
或草礫身體捉骸林澤內亡形相外
馴兇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
定門造次无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
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翁季至春鮪時
登而耿介長蔬忡恒在念妙迹匪遐
神塗寄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
籍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
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

卷舒万劫開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
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闕自曉淹迴
聖迹寢息神光既貢稟以從師亦栖
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然吼
退徹響音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
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殊俗
遊化所苞事出弘奬皆足以遷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
鼓柤元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
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
權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栽德內
弘瞻毗耶而脊懸望波斯而迴軫駕
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
号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
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
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
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
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
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齒髮
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彰炳日煥於閻
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

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照被象譯輝映纖圖夫隶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彰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衰理卷分或詞義雜斷或文字乖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綱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歲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插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其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焉同鑣万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
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
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葉菀
皆充供具珎臺綺榭施佛及僧振玄
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亶其
妙果十住贊其祥緣踐二氣而業昇
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薪捨
寶軀爰及輿冕自纓以降凡九十九
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
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朝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擅或褰无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无相非色空
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
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
篇寶籍遠採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
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文河之外又
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

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磨理塗雲奧雖字流附響方軌同趣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末或槩其方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遂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必集皆繕以寶縹文以蘇篆凝光瓊笥炫采瑤縢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以降曁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号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葢蓋緒法昭晢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徇柔正水興漣秉茲上景永導芳緣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言駐釆宸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衆妙成空坦照路於道揚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濂慮煩襟攝情正業肅華僧英彰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令覩首丹遠日弦上朔七夜凝想空明属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選藻殿張帷盛珎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露雲迴秘理探微玄覬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巻坐義鼓停音乗此芳緣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花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片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劾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錙累爝為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欽集名僧貪數輿籍振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殷含呂覩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席衣屐祖趣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吁
景軒慶道載華岳化洽汾陰早棄蘭
宮夙違枌稼千乘不追万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
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
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
四天之表記十号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
此敢捨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為晉陽令後為南郡丞須之
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
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
衣草屩茅室土帳礼誦長齋六時不
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
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
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花等經
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
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
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玉
燭登年金蔚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
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
誠幸甚百姓一心眾生不疾比屋可
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无掛

願言之子實海我心所以不遠千里足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醨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手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清以忤俗或穢巳以闇通或謀歌以明道屠羊騁馬未足礴其堅陽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宦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擢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貴實或符之僕夙養閑衿長慕幽賢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軾門之礼無階固巳佇軸深衷傾筐遲路者矣君稿然獨遠礭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奕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範昭辨空有達河塵而復淊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蹈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真遊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庠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礼讓樵穫以時郊林金響量絢有節辯羽偕

翔至於曾山絶澗環帶巖畎膏田沃野亘望元隰信可以招徃隱倫揺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磐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輙深九原之歎若髙歩可迂復何懐乎四子昔宜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末叔之闇為道自愛一二令陵据之口具王元長之辭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扎元瑜之書記申復咨嗟弥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濲養志南荆可與卞寳爭價齒光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顔瑗之揺遷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惔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諡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㸔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翕靈崿之留風鏟貞林之絶影僕揺尚

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華閒以江山假復神通遠迹寔交曉曙講得寫非深衿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錢邑君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儔侶玄宗復多朋徃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蕭為分直閒捉誠素廢必餘玄了脫倏尔來儀想時加資遺也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旨曰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閒捉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寔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鄴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閒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延山阿虛鉢川渙實望貴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閤括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飃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凌
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
觸地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
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内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
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
州自雲俳佪似入櫩戶有異香氣空
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
而无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
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籍於
諡法高人庾詵曰道德博聞曰文可
進之諡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
則迺諡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
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荊吳
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
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
敘黔婁韓卓之纂巨仲未必接光塵
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
其人自高假使横經擁帚日夜歸門
會不覿千刃之一咫万頃之清澮終
於對面万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

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 并勑　梁皇太子綱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纂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遊聽良書是以道弥隆而礼愈縟德弥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𢓊神垂則沖天闢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雲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花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来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礼高邁釋宮理亮康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来亦闡法音伏希躬降時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覆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銅山之上傳巖之下西都鳳凰岐陽鸑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慴謹啓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
二日万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
氣力衰耗將此轆轤屢有踰重真日中
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
爲勞楚君𦣊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
事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
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
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敕

重啓請御講 并敕答

臣經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敢上聞願
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樂
未識同器水徒羡春花還憐秋草
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
下除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
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
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
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万機大權所
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默現十方一
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台均
能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
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
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

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具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隣於當今　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討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欵附相繼貫與末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壃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无虞揚阜猶云可悲况今尒乎腹心不二之臣又論道惟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尒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

越勅

又啓請御講 并勅荅

臣經臣綸臣紀言敢籍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稾街有歸命之虜眷

弋巳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黄孔明華春第大）（夢大張）（聚）
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
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勲
惶群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
官不効嗜飽逢宰相之詣學儉得參
軍之識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重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説
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鑄稟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
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
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
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説不憂國事則
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
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
之一二具如前勑越勑

謝上降為開講啓

呂經啓舍人徐儼奉宣
勑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

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喻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履流大衷礼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蹟藥木而增長懽同万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令勑馳報綸綍貝尔相趣无辝上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 并答勑

臣經言竊以真如无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義之影藥含長性得隊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為倚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万國於仁壽豈止治斤四衆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剤成天下智髙九舜明出十堯顓從鑾蹕降甘露雨天人儛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趍聞渇仰無猒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畀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悽悽寸志宜敢披祈伏願特降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實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㠯
之請即是普被无邊如蒙允許衆望
亦足雨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
吾内外衆緣憂勞紛揔食息无暇廢
事論道是所未遑汝所為未體國也
越勑

啓謝上降為開講

㠯經啓㠯冄願懇誠屢冒宸扆實希
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
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呤暍鳥思林
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
祈降逮勑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
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
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
手足蹈儛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
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
迷途識正六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
還礼提桓所聽而令得聞波崘所求
希世復冀為剎益深廣无邊九圍獲
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
念方當共稍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

蕩難得為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

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辟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超道自羅閱闍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万法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巳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絶名言更殷勤於寄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騰馳五部乖諍訶黎狹劣徒御黑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賓目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攻散群詳遂擢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以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寅為奧遠逈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逈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貽悟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盖法門之上首亦揔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逈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鍾肆等陶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花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届節万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花寶樹照曜七重玉宬金池

淪濟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趍法席以沸諠聽鳴鍾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搶二殿之俗娛延二座以間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善服滌衣而就列麾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群既而警蹕北起棨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烟被淨居之服舁須弥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弥新至如宿學耆僧丞論綿量仰大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偏執專扶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花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踰九驛途遙万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華而踊躍頭面伸其盡礼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寺夜霞復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辟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波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楚爾多之思惟亦同波崘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刻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怯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斑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万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無以博取拖利同入弥於撓海盈息泉府辟无盡於龍

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無
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
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恚放光明二則
大地震動徭諸踊没三則夜必澍雨
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
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絓轂填溢
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
施法席止坐万人而恒沙大衆更无
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
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
宿飄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氳
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
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
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
邁雨花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
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
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
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
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
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万劫以光
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
播也小臣預在講筵輒紊史載謹錄
時事以立令序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羲遐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匈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豈若之觀井甕雲夢之在胷中也

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重聰明而作元后千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无際眇塵刼之初寂照所通該字含之外屈此無為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變擧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显跡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爲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此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无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與義雲霏深文

海冨前世學人鮮能堪受
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
眷懷捴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導朋
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
縹刻為金篆絮具寶飾品窮无價芝
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畐
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万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
覽璧披薫風頤閒弘說懇懃奏請然
後獲從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
月巳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
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无遮大
會万騎龍趍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
音四合雲衣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
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
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
莫之擬新學不能昇天容有穆降詔
音言弘捷疾之辯騁无畏之辞炙輠
無窮連環自解悠所請問渙然冰釋
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
藏鐘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
群充堂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
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无

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鎭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万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擅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主安拘越荒服遠夷延燊近座朕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保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

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捩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淸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儀礼栽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方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熒燿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趣右捺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度礼大衆咸所觀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因不倫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闡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中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万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

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
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
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
諸僧點如撤燭強氣結舌無人不慕
万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
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
必關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
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
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
諮責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
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
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
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上以國務
久擁不充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
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
直一千九十六万
皇太子奉覩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
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
万六宮所捨二百七十万上親臨億
兆弱自菲薄司服所職囊人所掌若
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
一日將十万主衣歲出千金上並不
取別自營給服兼浣衣器同土簋日

一蔬膳過中不飡寒暑被襲其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帳座今為下床傍無侍衛顧无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剎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寶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万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剎為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无外取一役之勞討限傭賃故能搆制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万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為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依欣請受享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万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无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

生布施二科此藏剎益已為無限而
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
勑至到張文休曰往屠肆命切鼎俎
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
者先為運吏輙散運米與貧民應入
大辟上愍其一介惻然不許非唯赦
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煖
之市義又无殺顯之請罪人微有重
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賞未嘗暫息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
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
禽野獸彈四生之品无不放捨焉是
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
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區其心迹列有
十條或捨財同令法事者或捨財以
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
誦經者或捨財入齋供者或捨財入
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
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
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道獲悟不同
故法眼元生根性非一上並為其人
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
謹立令序凡立義六科及荅問

一帙合錄十三　廣弘明集卷第廿　第三十張　家　照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發般若經題六人論義

中寺僧懐
治城寺法意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伽陁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積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
制曰夐猶云駭何容易在乎至理彌
不可說雖聲兩端緒慧四答夫實智
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尒獨遠
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
其功無住住以之住无得得以之得
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異流俱會
乎等故能導群盲而並驗方六舟而
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
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
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
衆生於无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
識塗令問律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
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

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撿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准苟唯有挍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說相及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光无殊正以詳略為異光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无二品道行初起三假盡後偈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无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章義無異為是出經者辭有文質為是在天竺時已分為二部前

注大品亦開為五別隨文指理非為
異處僧叡小品序去斯經正文凡有
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
多者十万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
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
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
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虔无祗
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
以知然以三事撿故知其然一道行
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七卷有
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
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
序止讃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
十延之者道言雖十万倍之者行行
凝然後无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
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
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
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尒
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
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
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
有入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
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

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陁耶還淨飯王問令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陁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空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无又矣悉達與人為讎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无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无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

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
成道身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
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
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今莊
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撿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人法雙舉辯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无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為通一切无导即是通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為由万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為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无德而稱是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

是智義能照諸法无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无得（丙本圖寂是智）慧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度无去無來是名度義又去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去到是體性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此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尒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

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无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志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眞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乘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辟坳堂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爝燎之目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訓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盡闕

主上善爲開講曰衆承 并勑答

臣經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花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贊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華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尅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

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无去來身雖不到心
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辛勞尚有兩
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勑越勑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表 皇太子綱

臣綱言臣聞至治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感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儛足蹈傳式方來況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闕筆輶辭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隣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万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楨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惡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詣鍾超竇奉表獻頌以聞

臣綱云云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辭義兼美覽以欣然

大法頌 并序

皇太子臣綱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為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引事殷之體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昴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獸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睠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涿庭託河冰於王霸于時鳳凰詭裂表序著蓍殊變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數而正之陰兔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

暉之樞提乘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辯之維冠冕於巳頹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叅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礼澤敬行五祀切被百神川岳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巽聽瑜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簹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殊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慾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內暉煥騏驎置台命秩法河像岳建職樹司圖雲祥火高山容與赤獄遠邇邑麗文羣章妍織鳥諫鼓高懸善言不棄肺石通怨書謗橋板草名指佞便僻去朝獸獬觸罷奸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瀟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羃詎牽

而銀甕斯滿河光似冪樹采成車氛氳四照彌麗五色神明磥硌徵祥布濩金鱗鐵面貢碧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截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袜邵虎之臣均聾應鼓之將隸龍虎之秘韜握米玄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閫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蕩薙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脈西出天淵昆夷羅患夙沙自服獯犬戎之虜懸瓮須之鼓槀街有受纓之虜渚水觀受降之酋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決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攺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宸居吁而言曰若夫彤夢華胥怡然姑射脈齋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軽九鼎於囊裳視万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形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龕穿泉掩嵩起涖章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滿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鉼山漳水敎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其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已篤而爲論弥有未卭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階三清之樂不袪八倒之境豈若然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駈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舉乎若朝日之開衆花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冥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不底籠万善乎無相地九垓而無邊辟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糅到須弥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

茲佛母羣典弗逮是号経王乃欲振一音兩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玄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兹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巖嶭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欀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鎜而蔽景虹拖鋺垂承甍繞櫺蓮抽井倒冒宇臨窓飛飛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峩峩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壍傍暉金薄之塼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滿之地下層臺累架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温室含暖離樓之內搆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鵠歸而氣激幢号摩尼幡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花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甕未央之闕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遥

耶神仙辟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切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王癸甲綿甕黮霴呼乎其不可狀鏘鏘盱盱瓌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辟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徵垂後距七威前茅警迴武睃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乱齊軌七斗垂暉雲罕乘空鉤陳翼駕起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罼皷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佽飛桉節不勞斬較之劒虎賁(發)羽豈假鳴烏之射 漢漢齊齊 轢犇弃弃 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賁行接足之礼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闇万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来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摠慇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苞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不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偱姤之妙典研

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弥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辟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花至膝三千化識五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涅槃普息莘莘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顯咸符瀉擁之恩並沾染氎之施如金復治似玉更雖聞所未聞得未曾得薱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畢列簪履相趍豊貂焜煌花發蕭葯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五咸違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距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来放大光明現希有事熊熊吐色珠火非儔曈曈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泠陰隨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臨般若肇宣通身盡

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懍焉之至誠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為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勌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西巡東狩賛頌以興業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五牒悠邈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𤣥媯水開潢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辟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部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脩壁水洞啓睬庠輕軺徵躬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韻簡綠字摘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𦖭鏤舌紫支黄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異節招荒文同海截化音龍鄉西踰月窟東漸扶桑畢宮類禹解網如湯𧗽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鏜万符集祉百神啓祥異丹吐潤

孝章舒芳珠懐鏡像星含意光滄池
下鵠高梧集鳳亦能旦擾素雉朝翔
觀王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
咸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导
共向圓常玉臺徐動金輪曉正紫虬
翼獻緑驥騰驤虎文騏趨龍騄啓行
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旗映日翠鳳
暐陽前飛梧澤後擁陸粲風移蓮掃
叅差熀煌巇巇寶座郁郁名香法徒
學侶塵沙堵墻慈雲吐澤法雨垂涼
三寶不限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
山王慧流揔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
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花
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豪光
非烟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
八方巍巍堂堂為舟為航伊臣稽首
万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平西將軍晉安王綱

經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儛陳律
裁暄風心競尊輕禽短葉尚識音光
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
玄蹟養道春莊宇籠文圓演猶羲河
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

並命應王之疋採徹析理怡然不倦
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蔵晩節
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
雅論實會神衷經輕生多幸屬此休
世緣跗奉遲得偹聲蕃而黏蠅未拔
迷象不羈實浸醉衣珠沉勇領得闇
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
首文慙綺發思闕雕英徒懐儛蹈之
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
汗謹啓

皇太子令荅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
作辭典文豔既温且雅豈直斐然有
意可謂卓尒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
疾至於雙因八辯弥有法席之致銀
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
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荅

玄圃園講頌 并序　西中郎將晉安王上

竊以寶山峻極騖足未窺慧海遥波
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乱妙類析迷形
百代同昏千年誰啓
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位矜苦習
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求

躍祥丹陵靈電功韜火化意霞雲名
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
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
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
氣於二辰汎祥烟於五節鱗羽被解
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
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
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像體睿春瓊
視膳閑晨遊心法犍搦管摛章既㛹
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老玉照夏啓
惡德周頌懿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
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
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
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
將涌天花下落于時歲秋仲節麗景
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琯茲園邃密
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
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淥水穿流
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經叨
藉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跡
簡兒興藻抒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畢
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

万代一君一其重離照景玉潤銅華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張　聚
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
芽總猗義木照曜文花二其芳園發鬱
天宮類寶析論寘空玄機入道奧字
淨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摇銀草
三其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袖四照並
揆九衢頓惟多跡徒奉瑛瑜終如燕
石更沙齊等四其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日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
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
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
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宋析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漆海故
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疑嘖吐真實之誠言
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
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

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湘東王繹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雞鳴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砂武實止戈秉宣生之劍樂彰治定感鹿庭蕤之瑟相蕭二八知微知章將韜(四)七如纏如虎寧侯容成琴臺之遊譖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聞寶蓋之[illegible]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圖頌幼冲用資繼士

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玠異侯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壟田而求驗以令方昔事則不然　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筌之作聲超嫗發寧假下蘭之頌辟衡華之峻極如渟瀣之波瀾顯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爻今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派董師虎據操鉞彈冕津鄉濟沆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后來之政陳蒼留文袞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惟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纂道為輿榮賢成駟降意享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衆臨雜賦任良弈棊姜門或法箴興琴劒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辯渭垂以鳳豔風飛鸞文大炊豎纖者入無倫大旨含元氣韻調律呂藻振玄賾豈俟取贄疑先詢閭稚圭至於

覺園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指式往復王孫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雨似懸鍾之應響猶彌鐏之待酌率介者違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實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熏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累迴斡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傳兎一體同歸棄羣崇為瀾葉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花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万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擷其指要採彼珉綵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璟山毎至鵲閱且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規躬承眷旨要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擬辟與日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

刊獨高斯與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
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蕭陵金臺
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
南國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
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慙安國
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云
使持節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
年二十七 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
十八 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
十八 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瑘
王循年四十二 字彦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瑘王規年
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
五十 字孝穉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
三 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
十五 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 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穉年四十五　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　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　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　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　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籍年五十五　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　字士續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　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　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　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　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　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罩年四十八　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滂年四十　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　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　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

十九　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　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縕年三十二　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揔年四十二　字孝揔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　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與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　字子慎

安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　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　字希傅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　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　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鈞年三十　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元　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　字元才

瑳嚴寺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皇太子綱

夫韋兼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踳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

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臘唇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審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渭混清魔塵紛亂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柔詐發無常之樓不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貪塗雜糟俱珠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圓空正流蕩垢手筆四鋒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之說合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群品金棺已掩栴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疊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揖讓八軋起執尋源競升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為苦本之質習續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分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殊義起豪釐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趍郢木末搴蘋譬乎服子論兵刺舌不識膠柱鳴瑟瑟濕無變自佛滅之

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陁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師事達摩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絶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為先發意吐談必涇渭由已於是標撮領會商攉異端删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攜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壊稱實汞虚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来論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笙大教旃延法勝禁縛小乘兼而揔之無踰此説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辯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揔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鷄鳴真諦表精揵色多歷年所復憲莫孝尊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揞顯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露幸宣四部無猒有莊嚴旻法師羽儀鸞鳳質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来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揔

持抑向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趣予正法宣弘此論大哉乎京師負笈乎楚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衛超邁洙泗西関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蒨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報女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析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臥施饑之手焉公之學方由鄭氏而東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鶴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鍜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靈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循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

無愧德祖能誦尤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淵玄真如妙密離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喆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興之斯焉尚矣夫世代遷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前後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余幼好斯蟲長而弥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弥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

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叙佛縁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万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縁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盖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号故今成佛亦号釋迦三無數刧脩菩薩行一一刧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錠光如来以髮布泥金花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刧脩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弥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来七日翹仰新新偈讃遂超九刧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号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懐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静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振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号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為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倫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猒離忽於夜半天神扶擎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將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數丈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万辦諸苦具來怖菩薩復令急起要五欲樂又遺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尒時入勝意慈定坐護慈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為癩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

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
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
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
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
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為
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
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
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
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為佛事佛像
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歎息
佛便告眾卻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
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
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汲引現
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
遷所以示滅又眾生根熟所以現生
眾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天人
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
結集法藏阿難從鑰隟入誦出佛經
一無遺漏如缾瀉水置之異器一百
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
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
万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捶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泛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竊聞象分庖卦克贊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穆彝倫之叙自茲降迹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闉而從貫貫翔亭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祕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燭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環踐位四輪飛德豈能探賾至真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其教孔脩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　皇帝陛下徇齊纂極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寰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玄範而攄詞藻常源而衍鑒霈露審汗綍留恩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迂眷指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襟伏以

聖旨難聆玄津罕涉空思側管嘗混

光之末開寔賴叫閣時象冈其如得
蘭臺太史蕭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
其弊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搴恕
林之英擥纖者吉山之迅羽搜八藏之
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為
十卷較其精詣事絶稱言然以教海
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巳具前
修而博瞻之文終貧別錄竊以登荆
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
貢於苞匭況龍宮遺寶照爛於情田
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者懷貞蘊執
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
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
菊自分有導斯来辟東瀛之沃澮各
歸所應類南箭之亯微以義相屬凡
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
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
建十章輙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
次雙明淳淨之由中四坦脩證之塗
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為叙各錄多
目俾大義粲然至言冈墜暖千門之
列敞傍百隧之蕭儲同夫曉宿編珠
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　諒非工而

林布寔白玄覽深契故使與首冥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隻飛不足罄覔洲故餘美難極既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擿削豪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粤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造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可以振釋網之宏綱懸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俻多聞之靈圃伏願醍醐上味永沃衰吏般若明珠長焞昏楃斯文不墜真宗與日月俱懸茲福無疆實祚將穹壤齊固云尒

禪林妙記後集總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一章管多法聚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法苑珠林序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

貽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万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談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緒性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螢燈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雨徵周徧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賣臺之音盈緗積籍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難詳覽暨我 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合傳輝寫液照濯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

凝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毅撥纔資
敬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
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
乘洞明實相要以英博召西明遂
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為古今綿
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
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
蔔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
篇勒成十袠義豊文約紐虞氏之博
要蹤宣道鏡羅若上之弘明其言以
美其道斯著舉至賾而無遺包妙門
而必盡粤以 大唐麟德三年歲在
攝提律惟沽洗三月十日纂集斯畢
庶使緝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執正
道者披文而歆甘露繹之以知微觀
之而覩噢顆環景而齊照將擬奇而
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荅雲法師請講書三首 并啓

昭明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

晉安王綱諮二諦義旨 徃反五番

南澗寺釋慧超諮二諦義 徃反六番

招提寺釋慧琰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中郎王規諮二諦義旨 徃反四番

靈根寺釋僧遷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羅平侯蕭正立諮二諦義旨 徃反四番

衡山侯蕭恭諮二諦義旨 徃反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暎諮二諦義旨 徃反四番

吴平王世子蕭勵諮二諦義旨 徃反七番並大同與第三第四番意

宋熙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二諦義旨 徃反五番

興皇寺釋法宣諮二諦義 徃反三番

程鄉侯蕭祗諮二諦義旨 徃反四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二諦義 徃反四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反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諮二諦義　往反三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二諦義　往反四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二諦義　往反四番

建業寺釋僧愍諮二諦義　往反二番

光宅寺釋敬脫諮二諦義　往反三番

昭明太子令旨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琰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謝勅遣主書看講啓

謝勅問解講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統

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

之門齊焉无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辯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鈎深致遠多所未悉為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弥不俟說云欲見飡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遣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猥蒙荅音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飡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令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袪鄙悋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翹勤謹啓

重覽来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為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弥慙来說若止是略摽義宗無為不尔但愧以爲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佰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乏此未珎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賛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弄鉢之嗟王或碩儒折驪駒之辯態飾實乃子桓惡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令旨解二諦義 并答問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万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

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諦生
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
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
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
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寂
勝寂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
生滅流動无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
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
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
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苐一
義亦苐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
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
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
无俗諦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
名離有離无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
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偽起作名之為
俗離於有无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
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
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
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

又諮眞俗既云一體未審眞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眞諦　令旨又答眞理寂然无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无起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見

又諮若法无起動則唯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爲不得言一

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　令旨又答緣人爲語有此橫見

又諮若緣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若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眞不異俗俗不異眞豈得俗人所見空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

體　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為談自成无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　令旨答真實之體自无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為有无傷真實體自虛玄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懸謂不得為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　令旨答曰凡夫人於無構有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何所名　令旨答正以有不異無无不異有故

名為一更无異名　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為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无兩見既分以茲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
令旨答聖人見无在聖為諦凡夫審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棲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為見世諦為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人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令旨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為有故曲赴其情為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　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為當義離於體為當即義即體　令旨答更不相出名為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為但見俗亦得見真　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　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為義此是讚歎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　令旨答曰即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何故非歎　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我體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偽何得非讚　令旨答不偽真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歎　又諮此法无能出者焉得即是讚歎　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

法以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　令旨答橫見為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為生　令旨答即此生法名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名何橫見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无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无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无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无相俗是有

相相无相殊何得同體　令言答

曰相爲无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　令言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言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言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暎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言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　令言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　令言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攝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言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　令旨答曰談其无相无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諮若真諦无體今寄言辯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辯相　令旨答寄言辯體猶恐貽惑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辯相　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令旨答雖無名而說名不全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　令旨答雖不當理為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　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覩其无約見成異就

體恒即　又諮體既无兩何事須即　令旨答若體无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　令旨答約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无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　令旨答曰得是實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不　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　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為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无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令旨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

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為生生義既一則有無无異　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

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　令旨答曰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令旨答既去第一豈得非待　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為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　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　令旨答第一褒真既去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　又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荅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　令旨荅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諮此人既冥无生亦應不得稱人　令旨荅冥於无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為於真諦中見有為俗諦中見有　令旨荅曰於真諦中横見有俗　又諮俗諦之有為實為虛　令旨荅是虛妄之有　又諮為當見妄為當見有　令旨荅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令旨荅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為有辟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令旨荅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為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　令旨荅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

若不解真豈得解俗　令旨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旣解俗於俗應非惑　令旨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三十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俗解　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爲真爲俗　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　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　令旨答所照之境旣即無生无生是真豈有三諦　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　令旨答未見无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　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

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　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无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无　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令旨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无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令旨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　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　令旨答曰漸見　又諮无相虛懷一見此理万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令旨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

無相並忘乃有為不悉忘　令旨答
一得無相乃有悉忘　又諮一得
無相忘乃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
真境不應漸見　令旨答如來會
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
忘乃有不可頓忘　令旨答解有
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乃有並
忘

令旨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
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
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
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
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
立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
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
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然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
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
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
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法數

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无量無邊无有足迹無知无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垢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无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旨荅無名無相乃无體可論寄以名相不无妙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无妙體别寄以名相不成无相　令旨荅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旨荅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无相　令旨荅軌物義邊理非无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真實本來无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　令旨荅真實无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万行得不　令旨荅曰名相道中万行所得　又諮既為万行所得豈言无相若必無相豈為万行所得

令旨答無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
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万行實
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得
令旨答閑者住心謂實有万行今謂
万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諮
現有衆生循習万行未審何故全謂
為無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
有理而撿之實無万行　又諮經
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
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
理絶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本審法身絶相智
不能知絶相絶知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
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
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慧
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
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无見
令旨答慧眼无見亦无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
答理絶聞見實无法身　又諮若
无法身則无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

無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
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
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旨答曰通而為論本迹皆是別而
為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
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
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
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
身　又諮若常住无累方稱法身
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旨答衆
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
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
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
通相為辯故兼本迹要求實義不在
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
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　令
旨答曰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圓極
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諮無名
無相則无身不身　既有法身何謂
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无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旨答於无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云何直指无相而謂法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無應以不　令旨答曰法身无應　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為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益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

窮美若必令實應爲菩薩豈殊

謝勅賚看講啓　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万安奉宣勅旨以臣令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揔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万國臣不涯庸淺輙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惠棟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令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无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冑之恩允宜尚學離背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乎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披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悉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辨既蓋神氣法開受屈東峯中使曲臨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閣應勑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秩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遂窮於幾象四書所捴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辯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蕤識種兩邊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褒槃盂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謝聞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袟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還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大遐三乘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豈應天機無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香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恆蒙誘被張書谷筆豈足陳心荒袖長言未申歌儛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荅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花夜落甞而忘反有會昔言王齊物從務无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辟踈鹿苑理歷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蕋晨飛覌思弘明杏長內教令階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為秋實王無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增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倚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是稱法樂令卷惟之部兼傳一隅闕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絕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習不塋情靈緣癡育愛自嗟難拔燕下事以柔義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春飡既慙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染疊況
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
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瞼願加拗
納言不逮意謹白
廣信縣開國侯蕭暎惶恐死罪信至
奉誨清言兼紙文釆巨麗慰喻綢繆
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
重般无過抑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
人凡遂得擁卷旋階親奉教義耳飡
甘露心承制説天思淵深叡情廣奧
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
闡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
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
夕趍瑣延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标
勝集玄圖法座殿下曳曷實雲或從
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
于時深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
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
分陜課領天弊猶及下官誰不欽仁
寧无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為先
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邑心
難啓方欲馳驁枌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壽覓波餘尋讀戰違循仰慙惡
庶為恩諾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
鑒以仰屬謝兢慙疊實歸膺菲下
嘗感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
遂中途感疾不得瞻承究竟闕聞豢
品從自慙貴務關緣運不審比日何
以怡神被閱儒史尤乃損念下官每
訪西鄙瞻欲令德仰承觀囑於章華
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
寢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
賓應壺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
萃雖此蘇樂實慕深衷下官昔遊
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隣清顏久睽
棲仰傾心已結興言滯緒惟冀音問
時賜光及伏願珍重尋與下承勸奉
恩護雨深慈禧陳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聚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聖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得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為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耶荅曰非也　問此以何為體荅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来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来應以至於綿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来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来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来為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　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

差不一一弁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因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凝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無巳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捴无不盡之万念故能爲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爲夫无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是無本實有無末轉瞬有巳隨之念爲形乘則暫忘念爲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爲異人同則爲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illegible]

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善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脩此力致獲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禺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辯菽麦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睽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殊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乎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乎起乎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斯兼忘得此兼照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不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或斯哉

難范縝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雖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无處非神矣　刃則惟刃是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刃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為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致異往識之神猶傳為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為兩則歆歔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辟形之為神耶

果論謂刀之為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所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鷹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在一邊毫毛處耳神之為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衛以攻子

之滅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始亡末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來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袪彼執雖復辞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李世卿

萬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質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識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國我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謗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撿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觀覆敗之擢七葉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郎昌蹤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貧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纆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觕方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姸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擬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蔽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姸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揔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籍以成教借事似以勸戒見

強勇之果恭寡恬也懼刑殺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敎善之不勸也知性
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
言也以若勿爽徵其事也乃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蓋道之所致甚
嘗莫主齒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
善士之明報體事窮昔是惡人之顯
戮孫叔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鄙
吾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
天道以重華文命著瞽叟之極愚以
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
光龍兵之發而殷闕於許虞溟絕七
葉不聞篤善之行逢遘配天之業冀
稱尊彌五福身抱夷戚之痛孔丘慶
鍾積善昭尊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
上有不秀之言舜在四科之初致斯
人之嘆而商日累生荊南蜀顓世居
塞北首出無辟顏之寵泪不有抱怨
之魄康戚以鞋鮫鄉不濟小聖之禍
王褒哀慶龍本適要非妄之災生居
衛乘丹之痛誰罪三仁在寔剖心之酷
何辜善乃側近邪戮害不世代非贊
籍所載在前冒之前者至有腹藏盃

門之險心庳豺狼之毒侵虐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鋒刃雖其尖銳谿壑詎其難滿而則百兩外榮于鍾內寶優遊綺羅坐列甘脆鼎金館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為矜鑿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發藝之藝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財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盼偏隸於冗雜之中見蔵於鄉閭之未穢飢寒而遠死為豪麗而共理享當齊莫孀發無寄畜字不聞燻沉霧藏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榮名之函覆無擇求禍之持及聞當之篤行勸擬後變之當據哉鷄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謂矣

大夫曰若子列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貪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貪賤者主名之也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

賤自有廣讓貪賤非廣讓所欲邀自
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
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
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
關武辟如溫風轉華寒飆颺雪有委
溲糞之下有衆玉階之上風飄無心
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
衛子闡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
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
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鍛
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迷而昧通
達守挾近而失遐曠今承音渙然蒙
啓譬猶蹝蜀狀尸歷万古而忽悟中
山沉醉卒于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誣愚虛之談
暢方寸之衷論情猶事深有趣焉但
詩之光與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
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
是爭奪之事斯與才識均者不能
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
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撿其迹孟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巫覡出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由智恩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户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翾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辟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荒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滇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函中俯仰心慮所為雕鏤翦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存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日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壍未若救杞梁之殯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彖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子孚駢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並所說則咸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去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懸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章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散吏悅忽怪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負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矣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孜勤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出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穎行善曾不相關堯舜尉總於往生鼓稟茲靈智骸受與惡乎前世故致此禍罰而復共結業緣還相影發乃發因見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救勤之聖誰化傷逆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為斛飯之孫羅雖善惡同是如來之親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興害逆羅際劉議然其犯善星則殺爰難殺法破而觀讓可知矣若去各有自性不可變賢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鳩鷙心頓盡爵變成積前喙永消豈資含貪殘性之理難奈堯兗異殘殺命之言何者言藝食學之壽享太歸伊尹負鼎之人卒登承相戴樹四降齊惡發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播令德聞王器閭之罪翻然改晝育若莫大之僭忍能尊善若係自性之理豈容總有斯義善人豈慕脩善不

可肯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遥脩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彰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塹且龍潛元亂鳳德豈容亟遏於天壤擯擯於世間自可獨窮纘殯稷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乎祀禘屈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特是命夭不長樂致斯疾當由病困未斷二子伏誅跡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僭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怨之咎且夫决宗之業非稱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啚剖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肯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爲子涅犂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累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侯煞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睽離難準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辯在言為得而前言復云三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懃懃屢請余亦僶俛相荅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撰興諍論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情袪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理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氷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禀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扶羣品於有待駈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万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揔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襃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　蓋聞九河疏迹策緘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翠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撿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辟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巴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淩陽餌藥止觀仙字開尹望氣栽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從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日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徵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極深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更受廟略重清海濱侵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場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脩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万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来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諜須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燋牙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恕已深思即是自為令陳此意
乃似執著若不開譬則不深固自行
化他備在經律顧循非識設媿通方
目果禍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暴勝光為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衆
僧何事逼遣損相負荷但愛慈宿植
生長王宮調暢起居爵存達大出受
蕃寄爭用超競非是禮樂政刑一遵
成旨而舟航運出孫泰帝隆無吝棄
稷為而同圍歸變善發而作聲關趣
用殊方既共不可為信受行竊敢當
仁慈並檢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説脩行還勝果道秩守經律不假備
藏口使說空心滯於有為上醫王藥
病還藥關乳咎蘊為方既異甜冷苦
熱厥療亦殊辯前後教門別趣機性
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涯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
治國宗意無殊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混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求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
鍾及貽毀於贏貝為是至底誰取謂
於嶺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方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渡羣生令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中順弘揚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達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勑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令以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序惟帝　勑旨方帝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二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逢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勑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隆四空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大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

矚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賚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序列代之區域納恒
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隄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
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天威如咫尺
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
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
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
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
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
理括眾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
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勅荅謝啟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
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
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
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
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菀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

武技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齠齓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
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
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
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幷
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殊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蹈駮而起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類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拯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遠或有未悟爰述方之帝遠騰延逮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慶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兼此舊顏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懸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藪暢微言宣揚至理晷曰舊疑渙焉冰釋令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偽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奧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齊爲稱首歲惟閼茂始創標油月躔伻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願冀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遵秉真奉望懸金而栗刊指南所寄藏舉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照法剖秋毫於寸地總沙界而詮道釋眷求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偽教東流香城從䇿於綿歷寶臺移擁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仰其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揣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眞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陁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擅多林雖分軌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挍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正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識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躭味茲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賾盛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詰多門尋覽勞止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為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為集註般若兼出義蹤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于天之(崄)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無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絶豈止聲芬鷲嶺字(龕)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因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知合是依　玄雜取有　理絶過違
惕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無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苻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浮訶澄逝現道魏祖言義甯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荼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妄以忘妄或是玄義雖宜會幽塗盡絕言務然稱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賢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銷諍外道固非辯才無畏答難有若剛物華宣張教等理摩是故尊心遵道一意務持是藏擢旌法鼓旗鼓踐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者徒望風旗靡對辯含聲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室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得於強猶其辯典其義明其德真其行善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爲餅皆望盪滌掉悔之源銷屛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驅無爲是調御法體然晈曰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涇渭混流耳蓋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樹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觀七處八會雖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目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經持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撥疑義悉皆質之彼師雖屆之藏既奉持而不捨雖曇明義亦洞觀而爲黨隸始路既得之於聲明辯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蘊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悉至於陁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导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壼奧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茲菩志曇亦優婆能盡輙附微志
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
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
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傳士柳宣　譯經釋明濬　還述頌

焚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長道可御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嗜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喆　蔚蔚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取中排排
用簡莫英
還述曰偈於瑩表預屬歸敬之詞其
文變乎何偉歷也詳其致誠豈不
繇與悲夫愛海滔天邪山聚日封人
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
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蒼而自處
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旋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
山驅肯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
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炳懸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
安禪肅物緝頹經者接武維絕紹者
肩隨莫不義叶欽風幽明翼化聯華
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溫靈
秀出含章而體一味凝寫以贍五乘
悲去聖之逾遠遡閱來數之多闕緬思

圓義詩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
振衣摯錫尋波討源並玉關而遠遊
捐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宰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揚真弥謬遺蓬閣與大備
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絶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繞無求
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相累遣未
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六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辭旨沖宗豈造次
所能覼縷法師凝神後智詳正始末
緝熈玄籍大啓幽關秘賾贊應如響
之大小鄺義溥納朝宗之巨細芥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
請益國巳歆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發聽既知其遠近至於國明小道
現代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識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
備著奧册非此所云也曰奉御以風
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鑒博
物弋覧開墳之典鈎深索隱窮之書觸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囿摛
光華於翰林騰首雲中光灼日下孟
行資其華潤代作其訓談一覽兒太
玄應問便釋辯哥聲盛甚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
而翱翔臺略綽有餘矣而能謙恭
乘風歎誠信比因支生歲尔忽復偶
想回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指斥求非詮議於朝形於造次孝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為可
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關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云一是
自既無是而蘇言是蹤奈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所是以茲致惑諸且據
主因了因難一體而云二義能了所
了封一名而識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
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
一心帶文詞旨於下誤字音之乎素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貴援七轉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汝離辞訛何從而差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雖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滅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迭子終已體逾大乎究其所窮數極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猶擭言其義同今案太極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詮設引大例全義似同若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宪豈得苟要時譽濫正同邪非身之弊要荃於此凡所紕繆胡可勝言特由遂乎已致斯猥濫殽既不正校讐自顧遂誤生疑隨疑設難齒於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莫詳大意深底繫緒麥卷如別尋大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我示顯莫答雲渠難易楚越圖負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譬洪爐非翻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圖與曆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臨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遂贊斯在既屬吾公餘論復發聞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舞蕭且殺民天歸權遐持爲其貽伊參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瀰漫蓋已自濫金鍮可難公逸字寡鄰學殫墳素庇身以仁義藩籬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翹翮以干雲談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纖豪儒林韶撥允疇之宗研詳一載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躋組藏推其準的法度姿待其崢黃發令相鼂之詩絕聞於楚奠歷之謠盈耳於朝惟名為實盡善盡美矣而誠敬之重稟自風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途疚懷故能投刻舍䏶先覺大義非夫

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負笈擁以庸陋叨厠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謹以造跡三德並是貴達五乘墻仞學窺韓峯難仰既屬商羊鼓儛而霈澤必霑詞雷迸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黃涔是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懷再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己庸踈淺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

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俗儀則化兼空有並由戒勸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選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汙隆岠百六之陽九屢臻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間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眾雜邪正希道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補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聚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遙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者見左行謗辭濫悯彌甚莫思己之煩惑尊悍彼之乖儀於即雷同徇冒坑殘莫覆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兕悖之妄忍

自古君人之帝翦鑒興亡之經開卷舟之宏綱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並致太平弘此慶之成規饕餮大費餘則察察紀舉皆鮮之檢言或羅各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殄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 并荅

梁簡文帝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與汝南周顒書

梁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梁王曼穎與皎法師書 并荅

梁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弔震兄李敬朏書

梁劉之遴弔京正亡書 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

陳釋真觀為徐僕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詶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弔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荅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令上令議沙門敬三大詔 并百官駁議表啓狀

等及詔所覩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卷二十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哲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冑遐方而誕秀暢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言發於弱齡研微躭玄明道聪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賾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方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崐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恙荃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推方將灑拂玄路經維頹風起外妙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迩所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亡之痛悠悠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戚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愴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荃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攄清暉乎元窮乃作詠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殊乎相驅百世奪葉弥壽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秉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并蛙元小大明離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闡即曒道洽无方仁被禽鳥獸者靡
遺識者弥了趣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心絶俗柸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
閒塵之所者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
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淵遼遼清
雅簫蕭貞韻汪汪其冲亹亹其進
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
千刃虛以應物无來不順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開道玄肆摩闢靈扉從制
冥極剖指幽微忘懷善杷穆然靡違
會通尋方揔之所歸還抗頹綱闡固
法關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
人肆諠引開遼易一華紛難濮公乃
慨然中駕潜軒卜居川巖構室林巘
積域外緣潛精內敏靡蹔不服无微
不盡蔚矣峴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廻壑迂餘疎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
其邃蕭尔其處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
道閑室寂焉栖居心隨道親情尚俗
踈道固无孤德必有鄰淵清引睽業
勝懷人睎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矜
期時來問津湛湛无窮日日玄神林
壞有謝道心常新聖遊言絶賢表義

乘翳翳未運玄化將頹滄矣夫子道
俗歸懷庚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惟昔綢
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
濯素瀨爰憩尋竹釁與名辰汎觴掇
菊翲袖爲甘藕荀爲薪賦詩詠言怡
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
遇千載無復踐舊霑矜瞻擗悲哭嗚
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擯爲凶吉邈
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
疾痳遘寘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
寔深喪質情在未寘悵爲自失嘗懷
毫素徽風載述嗚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
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
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
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
靈規潛遊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
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禪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蹐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統承洪緒為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和則時無乎鄉再擊則[illegible]螺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悕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咸弘法之術道契神交虛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扶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與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

蕩乎无邊之高韻然謐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義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音子可哀同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濟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音子神根沉溺時无指南誰識宜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繼祿雋遠駭亂邃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援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捷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與斯尋有妙斯錄弘无自替宗无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嶽外蹤弥高內朗弥足極恢高韻可模可因惜惜冲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實默爲時珎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邈響高騰鄣茲大方然斯惠燈道音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紐茲頹經頤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来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梵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權網遐籠長羅遠羈紖恩下鈞客旅上檎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去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頹景瓊嶽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日衰衰若生誰撫誰胥普天悲感我增摧酌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簉承虛玄用之無窮鑚之弥堅曜日絶塵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早隨圓比又舒於對絜山居悁枯槁之弊邑止来躅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来濟懸人流就閑於木石欝舛丘壑求觀於物類人以為元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霽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皆訖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示之道理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絶抗趾神軆丹墀之閑夙判況乃棄門矯拂之跡徙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避近傾蓋著交同以剪劣落莫擬羣萃布懐咨懐以寄嘗等遂携乃手遊羿比翼栖鄧滄風虛岫揖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称傾烏巖奄忽盈紀子薄高柯子淪涯滓常冀留卜索居之還遂成累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取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徽源流昭指少遺閑函宗元緦總慈姑経

營託是養衛要逮三五聰韻特挺雙
奇比秀偶羅齊韻志陋中區思擢神
境脫落塵並軌慕緣永既遵玄轍洞
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儒借室欲靡
遂坐以會適帶條朱膺孝卜巖辟來
不濡足去不絕蹋韻顏芥莘進退積
益予惡浮波尒能即 心 俱期道澤
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
徂國在目在衿往化綿邈遺思沉吟
亦既離逖天道明誓尒出舊山予反
遐裔燕秦和運同蔭共懸寒厥帶烟
落葉離綴緊頻莫從子遂下世人之
去云風懷擒翰鳴呼哀哉玄冬淒烈
江澍蕭條寒風飄暮飛霰入艘命有
遊止歸塗尚遐惆悵即盡舜舜哀號
孫蔡如薛拘化无驗嗚呼哀哉悽遊
居之虛位悼真滅之靈嶺惟椽錄於
中亶念提撐於蕃境情飄飆於雙巒
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府
存兮腦臆闊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晉以長匿
寄來緣之匪工春生平 以增惻嗚呼
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歎者无淺含理之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携就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懋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収迷獨運存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珠性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為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

同服好析羣遊遂舉翼斂趾銷影巖
穴遵晦至道投跡恩公登舟之跡有
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案緩嗚呼哀
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
育此明儁乃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
薰蕕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
不祈善以約言弗尚辭儘有識欽承
歎是鈞績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
遊方求諧測隱難遇　殊聞弥覺同近
塗窮无歸迴轅改轍芟夷名跡闡揚
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
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
升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
淹留茲悟告子誨言道誠在斯羣聽
咸播不獨拯峙誚毀多聞予謂无害
勸匙宣傳讖惕貞識見誨淬韞默藩
去大頊此騰口增栖成英夐遂蔓藪
適思泉源无尋川阜　庶秉閑託日仁
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頽
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
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别南浦
交手今路泩泩去止悽悽情傾孰在

隱淪各從沿泝愍是長乖異成永乎

嗚呼哀哉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熅烟念庠庠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靚惻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守矣可略情念可退短章无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悕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惠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咸蔡髗淪得拔竟知于誰莫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歌然意非身之所挂期出命之所限者自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於髫辯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句涉翔弥歷年稔而已諒越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獸送來終歸憂苦不柱其根於何超

絶且三界迴沉諸天倏瞬況隮景牛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頹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絶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感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遥羡豈望人期頗以山栖法師至止鄙人勞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閒反山戚訖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姑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濾近滯蕩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徽集何緣暁節羅置遠見条尋至止阻闕音塵殆絶值著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頽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蓋欲志節逌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俯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
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翁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畹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覩操
来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縉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弦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衆来情捨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覩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
羣流軼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蕪志固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别榮異永息
幽嶺捨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
衆情對理斯涅宏既拂袪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尒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悉累徒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深鴻
携乃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日高於道殊鄰始見法師獨絕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秉心即化
棄身靡歎懷道彌篤景命巳晏矜物
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
延陵巳了鳶蠖同施漆園所曉委骸
空野豈異豈嶠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
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
遠眺重疊近屬嶇嶮事寡地閑尋微
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褰舒軸卷
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
耦耕羨齊共微跡同心擬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闡幽滿悲乾去不痛零淚
靈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儕謝常人仰愧无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
方齊致釋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
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尒

乃標仁山林隱居孝志於是衆僧雲
集勤修淨行同法飡風棲遲道門可
謂五百之季仰紉舍衛之風廬山之
嵎俯傳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
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
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偽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
粳粮雖御獨爲長蔬朗朗高堂蕭蕭
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
其器亹亹其資總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指撤辯疑感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
讚揚弥虛沖十六王子謁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事来脊宇靈寺奚立舊望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沉輝三光寢晰衆慧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單蟄土槨示同毀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无停響除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禪蹄筌今予門徒實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巖峯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闇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闇淨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從外道来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蕪車以出魏齎遊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吾每宣書風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少歲已高
絶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
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壺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冑翔華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莫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
東肆業華右遂扣塗万里屢遊函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徽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豁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秉感来
遊積席談晏清擲音言不別而別故
巳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貞矣徽士戴
顯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
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巳隤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无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誄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嵩軒

嗚鸛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緯玉
則温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穎万代風標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哲人
獨肆玄寶捴駕七覺飛棠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遼遼清慧結宇承烟前驅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即轍沙漠纖褰長風負靈投袂氷霜
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衿
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胷抱既滿頤惟糟魄移此無生棲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邃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往
无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般憂進適昔還
余心東巖解迹削景若邪早悵風首
眷席雲阿流庭結草澓渚合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捴路生滅在法諸行難常捨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紈髮早讌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撤追歎身素孤夭旣隣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榭東山明月遂靜白雲路開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凉峻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隣成幽顯五弦喪弄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凉秋朝霜露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旣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揜暉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悄悄雖淩至之有端國憂來其無兆隱（於新文）長思以歎悲諒縱橫於言表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序）　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識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稟端

（[illegible]明真贊第三十三　萬字五張　聚　宗文）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閑之德真
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
塵弇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絶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蓄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睎猷結敬而宏量遼
奧不以貴賤殊其顧眄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頹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悟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憂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緇素哽識內諮
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淨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慾蓋脩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霾光朽宅燔仆
焚火淨揚二儀攜毀萬有嵗三轉
廓遼空劫誰討從冥誰曉淪川莫濟
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邇徵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淵瘱
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前翳情遣
韶年植節卝歲從師承規撿敬肅範
儀威秉躬淳絜淑慎心行學辯秘源
問窮理覓前隱用照往疑斯錯匪佚
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緯奧宏廣
輪演法空雲滌日朗秉衡若夷權開
似散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
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
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轂飡赴嚫捨纊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寠賤傲色匪貴倫顏湛茲懿慶
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誘務以心成接憍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稟留
西光遷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痾苦處違四疾緘石醫罕
分劑貽失瑞情法旅王想慈律不捨
勇勤揩拯羣隊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訣人
勗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徽言於永沒毀舟航於

遐[illegible]挨崇塵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芳眷徒空血淚芳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闕撰人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抱汾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業成慧性於閻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迹蓋由徑寸之華韜光瀋瑩盈尺之寶未剖聯城監觀者因識其巨麗遊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厭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必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來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鋭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簉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爵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礼印公言歸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辯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迹窮則心撿弘道者行行窮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礼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馳車火宅龍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万劫而不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弃枝葉積思根本擷釁洗心以為己任於是曳錫踽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荊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飡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感経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頡律師洽聞温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為周㑅及還京雒以頡公為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青華捨稊稗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
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无間八
方咸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
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
問於斯藉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
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
貝區磬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攏
肅靜役不加迮棟宇駢羅自方等来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
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
遠獨悟胸懷故能反戶之南彎弓之
北尋聲赴響万里而至門人歲益經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頋軫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答曰我則末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煥時法筵廣置疑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圍辯者士崩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士卒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盧
巳博約咸竭厥才依止肆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子惟友脫屣四攝愛
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
感抑而不臨常日道俗異故優昵親
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喣
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
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
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
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
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
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
若夫居敬行簡喜慍不形於色知人
善誘甄藻因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
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嶽碣河華不能亢其量蓋淨行之儀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
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

徽猷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令生之遠悟黄中通理紉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曰三宮辟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尒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
漸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判史
閭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
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
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迍見災且以
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礼
徒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
之法師不荅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嶺所見宛
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構迮坐
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
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
憂且山氣氛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
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
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晦
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意
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
既見神用確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
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
面礼足昔神人吴猛得入此遊觀自
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以来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弥勒如來常去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復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令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烏來巢及法師即化烏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珎強骨之資九韓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阜于道名德交暉蟬冕疊暎漢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適祖也闡孫撝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魚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九孩穉同數齔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弥篤絶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尗超獨為先覺開闢內外故雅操檴遂上天性聡叡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輙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来深舍便就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礼拜讀誦為業更无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鄣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綵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閑并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居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撿聲所在旋至构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軒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勿驚其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耀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鸚鵡鸜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曰清淨甖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語

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有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
喟然歎曰嗚呼澆微未遠靈緒稍隤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
行摩那捶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
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
尒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懃
愧者哉遂相率普懺无有孑遺又於
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甖
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
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
寺敷卬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
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
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
制勒无不祗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
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
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
師已遷背更无覲待於是思別立住
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
大明七年八月故黃脩儀及南昌公
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
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盖性好閑靜宴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无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莊黃漆成悉自然有娑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来並親聽覩棺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春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礼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言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葚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傚斆改服間色故得絶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来又問来此幾時荅云来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威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礼拜内外赤嘿即闇器檥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便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為綿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无㝵伏尓獨笑傍人性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礼拜讀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是疾差患豁然除都無復患又後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去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尓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花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差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遶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荅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踈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尒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来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軍隊捴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絶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弥勒及諸菩薩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瓔可高三尺許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難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難去荅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擲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迎法師来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縁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去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弔延法師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須新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符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縈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韶澄風澡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温聦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摸崇賾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
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與六
度攜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
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
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
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
立雒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
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忩
忩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殿
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深志
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
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
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
内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
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
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
見進可飡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
勑殿中聽一月三入數法諱別當
牒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飡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撿攝道之恒規九夏温詮法之嘉猷可　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俻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貼支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歡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懋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辰宇仁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今路次兖濮青泗豈遥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綜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别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備善之本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宣上拱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奬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胄燕華衆研論宋壤宗德遠近要於往辰唱諦鹿菀作匠京縚延賞賢蔑儻奄死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无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去去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去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止之旨事難卒從
辟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
之欲无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遣
故往古諸佛過中不飡此蓋是遣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感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眾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蹙頞固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尒何者出家之人本貪行乞誠律易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悉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竪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之乞丐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召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廢此法既寘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寳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勤自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蹺玄州之境若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

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貴於輕舉如来證理環於窮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夾揺豈得為鯨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虚湮洛宵夜光之詭是非之契厥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數過於正戸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来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涉泱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虚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没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未若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蓋理本虛无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俟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豊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寶報禹功雨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札尚有時而沿革左道佐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貞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本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襚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閤許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礼謁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懽欣頂戴難為辭說仰承秉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雖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眞已過項齒對曾不先落延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厭此樊籠追茲纓瓚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頤赤松未駿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務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聞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
傳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
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
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況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邪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
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賫以還西使
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

叙溪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遂聽風聲心飛魂竦无異蔪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倉星昏與嶺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澗之樊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鵠神飄飄不盡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鄉傍若无人孝然堅卧水雪沉沉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身荷謝其辯物若乃習是童子曆志雖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溢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皆旅游河背觀經續不覺紙勢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硅辭意勝騰於菁華膓迴迴於九折夫日御傳照不蹄隙穴海若濆涌莫限隈隅以玉扶鵲幸傳餘寶莫閱清徽用瘵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墜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并答

梁王曼穎

弟子孫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傳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蕭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尒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裒始
所謂不刋之鴻筆綿亙古今包括內
外竊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約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大蓮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途多
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光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休弃之書徒深謝安慕坐
曠風流般若惲支遁才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孫子王曼頡頓首和南

皎法師荅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深以來昭明遺法殊功異
續列代而與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塗青搦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暦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毋省但靡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攉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蹤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洽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慚懼今以所著贊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　釋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靡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哀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僃嗟迷猥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融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絶惋怛抽擢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尒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躬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矜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欵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弥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歎惓何
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
殿下自為作銘又敎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恚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白誌石　為厲并呼師修之鎸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遽劉
之遴頓首頓首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十八張 周上作 累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虚山
木類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
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内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
綿斷絶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
冠一時道隆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
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
迩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説疋
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頻悟雖出自生公弘
宣後代微言不絶實頼夫子重以受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
六度之談明白黒歸依含識知庇舟
航罳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潜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没映乎
大海永墜須弥照彼高山長叔朗日
徃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来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悅愴倍不自勝未由暫執申世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
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亂顯晦蹐駮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
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絶高蓋
青組且霑濡霧露弥頹閑逸無思濯清
瀨息樹丘窟寐永懷其來尚矣蚡專
嗟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
則春青冬緑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阜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
雲之号近代江治中奮迅逕滓王徵

土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
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爲稱靡迤坡陁下屬深渚巑
屼隱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迫隘險貫而昇路側有絕澗闊
間哮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
脤予之胥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徹霆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
音漕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緶汲盥漱
息瓶匜楓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朵實包綠
菓杭白蒂抽紫荳欗檴朱萼捎風鳴籟
番條櫚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花叢
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椽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贇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

溺軒永眺獨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蕠地髓抗莖山勸抽節金壇重於
素璧五䟦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痾
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翾翾翔鳥風胎雨鷇鵞綠翼紅毛
素羽翠鷯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逝鴻日伺辰響類
鍾鼓鳴鼓候曙聲爲琴瑟玄發薄霧
清囀飛梧乘煙永吟嘈嘖颸嘵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鞨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
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誣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澂
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跕
屣摳衣躬行頂禮諮道拈人飲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辭熙熙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蕙樓蘭樹隱暖林荁飛觀列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次祈仙之
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聳時中澗鑿磢刻削頗

類人工躍流潨瀉渀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磈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蕭颸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欝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鷩旨檀碧鷄冬葷味珎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榻出自中園莞蒋逼側池湖萱蒯駢塡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蓄雜充牣崖獻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醞清觴新熟則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儛讙呶晟論箱庾高談槃稼唱噱謳歌舉杯相提生樂耳此歡豈嵓若夫蚕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晩食當宍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閒心无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劒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眞觀

泉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絶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間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華鄣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鎮年詑替乃曰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仰高殷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豈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陁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辟菴羅之菓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岸之中龍虵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雨散便遠死溝渠遂有赴淚墜而投身緣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疋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陁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巻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中鉤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遥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鄀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益侵損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莽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紡屨則兩踵并穿緞衿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壞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無從懷璧之譬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粮粮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衆椽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繞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瑳塔斯成類无憂國主明揚六陋信巢父之清虛徹躬滋畋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維預今者免首僧尼若已離法衣无遵道業或常居邳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户无所堪用並許傳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瑳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无餔酒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脩必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祈權宜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肇軍旗卷旆邊岩入附无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濱貴討伐聽徵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採蹟典墳内則鈎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𦿊蕘留心正法徵恵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情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康得仙人苑囊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撝此忏煩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瞽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踈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求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邉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執為可惜𢿘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惟悜之策欲集留侯形類卧龍遠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茅廬先畱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閤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闐儛女歌姬空勞反覩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竊願諸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跱世間无為自在其利一也身无執作之勞口飡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蒭摩之衣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往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頻足其利三也　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欽戢手无斷命之僁窓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出其利六也　聽鍾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實軸剎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渧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較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豕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伍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閡有者得如此貪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賫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聰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　開織成之快見過去之因稿琉璃之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業不以為僁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无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梨和上書輙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令必退轉立成可驗繞脫袈裟逢人輙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稽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関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纏綿則共氣共心一過經綿則連胥獸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郍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没弟子今日撗諮必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豈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黄金万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脩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金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无勞後恨如弟子等遠即十數年中决知惻愴近即三五歲内空唱如何万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遠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堅波若之幢天魔自欵若此言旨當即使寄弃蒭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恠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擬乾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咸臨阜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　詔責其試藝頌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互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慇勤合掌恆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无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一字令量所告意須文誦聦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正意偏望取其明決且實而不聦

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
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輙
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
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
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
同令聖說經乎差不一內外相通亦
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
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
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
及顏淵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淵廢
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
及顏淵者猶勝於野人无德頑僧者
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
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飡正
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无心理觀除
煩遂閑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
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
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
故棄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噉人有
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
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

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捶撻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徹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令无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頑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爲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戒於十二中與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閒動梵鳴鍾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滌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滅三寶若麁細等者魔難得便何者能善退還成麁衆麁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麁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丑也貪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悮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爲仙城禪師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葥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礼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邊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无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教筆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括故能內貫九部揔雪山之秘藏外談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笠真羅淨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揩莊生瓌公著論衆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覃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无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秩似華陰法侶朋衡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殷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篭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崇峯景行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涿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悁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智矜朗閑三達既念鼠藤弥傷烏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礼優柔三玄饜飫頗絶韋編搆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掞會稽賦鸚鵡而咏鷫鷞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辟常欲蟬蛻俗觧貪味真如一日郞城訖循隗舘屈膝情

放條襳遇同進履末盡開襟遙唼飄
忽尋壁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行淦九轉用遣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廢從
師深潤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
氣乍 訓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
瑕如春願琢清軌室迹人遐弥斬禁
帶餘辭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 訓書濬北冀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達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斲工有无異斬令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遊軌損之為道棄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專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愻其高趣故雖 秦楚分

墟周梁毀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瑩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隔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懸清波之遽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扉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崇一真辯十纏而遣三惡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鐘難清心塵易壅定慧花水戒非草繫寸佯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无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錫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邇夜闇山鳥仍代九成畫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户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猨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曽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而事同埿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遥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勗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恒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尓緇林聲爲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无常奈何痛纏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遣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隋東都洛賓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誡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俗宗武時

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晩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亦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縟詞隱密援列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輙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遥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

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摽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二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万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宦榮无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雖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

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虵尚嚮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兇其編户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早恭頽廢辟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御以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盃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脩定智无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詐應恃宜讀之勞而抗禮万乘誇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淤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遷明皇諱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尋垂詳覽　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

要捴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无导三也霜滅无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畜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恩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棄業於巳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恵還恩厚荅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荅攝報乃深徵以身敬収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巳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縈之欲求其福罪之復責其礼即令從礼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竊見郊禋捴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無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
有其聖誠如所言雖屢凡流仍持忍
鎧縱戲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
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
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
覺迴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遥
懾染衣之日帝釋遥懽妓女聊披无
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
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
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佛言小不
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
尼陁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
可師者法无賤无豪所存者道然後
賢愚之際默語之閒生熟相似去取
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
或有值真繞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
弘納佛亦通在食着沸水之異方遣
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
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爲良福田之
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
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臥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
新學頂礼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

常准謂時輩爰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来无責沙弥大顏和上推先一往直覩崇可驚怯幷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禹跡磬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徧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恵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刹能齊何書幼有序先後无雜季以一出别葉而令七衆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哥而鼓盆身葬嬴而襯土此亦達夫之節豈緊明三之制乎況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无异者也　且復周之柱史久辜王役曾之司殺已居國宰宗陽道德始曰无名訓在詩書終去不作祖述尭舜憲章文武躬射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猷斯有為之苦欣彼无伴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异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

滅无禁者也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川岳國容感典書契美談神華為
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礼僧衆為神所
礼至尊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
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令
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音無拜
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秦皇王
之舊趣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
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末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
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尊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
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
法已別體無濫雜制從於此是謂第
六服不可亂者也　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
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
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
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
弘八正之道亦宜還觀宿命追憶往

因茲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謙祀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无資感業曷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曰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願亦承覽文總幽明辯苞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月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即信冥道全涉幽神季業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開遂相學別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獨其俗役繞彌王綱即隸民貫既同與祀誰合稱賓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若執强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惟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

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悪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詮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号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乹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乹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弥亘虛空意帶熏種湯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焔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溷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冥身本无遷謝生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識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為内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

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目須承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尋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答　唐高祖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弥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无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崇弥用疾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
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
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
但四趣浩浩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
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
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
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
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
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
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
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
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
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
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
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
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
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

教撿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滓著衣
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
流行末代陵遲漸以懈澁乃有猥賤
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傜役
妄爲剃落託号出家嗜慾无猒營求
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
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
編户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无
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
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
重刑黷乱真如傾毀妙法辟兹稂莠
有穢嘉苗頽彼淡泊混夫清水　又伽藍
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
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
唯趣喧雜　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
招來隱匿誘納姧邪或有接近鄽邸
鄰迩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
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
垂化本貴冲虚養志無爲遺情物外
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
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
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

宜從沙汰諸僧居道士女官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乃下詔去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

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无為之
功宜有觧張闡玆玄化自今已後齋
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官可在僧尼
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表諫
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
兼明携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
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桒榆始
逢太平之世身同蒲柳方值聖明之
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
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无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
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
无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尼之上奉以
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
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異不立館宇
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
之愚非嘗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
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漫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寶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日子之情謹録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令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絶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蹔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禀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奨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隷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蕕莠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彰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開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欝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限封無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絶令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晩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日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勃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禍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惶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万國通行必使衰棄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悠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首用勸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術仰惟谷懃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惘君
之罪謹列眾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遂於昔日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去勑令詳議拜不拜眾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啟狀聞諸宰眾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啟一首

僧道宣等啟自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塵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万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頒以法藥宏贖類聚難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疏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兼[illegible]〔被且自法教東漸迄於今〕二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弃常致良吏之誚事理難返瓌襲舊律伏惟　大王繞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令法門擁閉釁教莫傳擄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叩閽難及徒翹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備被鴻私載垂提拾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兼不任窮蹙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榮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筆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知僧等詣門致書云尔〕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故得寮寀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犯逐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涅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則貽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棄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圖德固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卯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涂人涉澆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濫愆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虧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兹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令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卯護斯在輕以聞謁退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哉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録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来化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陁也此初知佛名相去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撿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逐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　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來儀是僧實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晧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无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氷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令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在尊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載千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収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凉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也）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有夏州凶暴无猷以殺爲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呑妻子刑剹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教論以抗之論去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撝帝閻之存廢理乎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寰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陟莅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剋斮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係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眾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窊隆擾道曾元興廢所以千餘大聖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擇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擾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弃俗從道而使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令僧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恭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寘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覲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任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无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惡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杭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宗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厝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芻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令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輙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駮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尚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
超俗表別賤同於毀傷(難)錫異乎簪
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乖三研聚謂乖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全賤膚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黜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於用
斡神袁道法難虧還翛睿想既奉詢
蒭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
深戰惕
司元議曹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
尊資用五材元后摽則天之貴至於
孳蹄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
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
理絶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處無一言離有會空釋見照耶闡慈悲之偈氣
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鳥之間養

生在慮羅色聲之相對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淤草甦再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懸管斟量遵故為允

司戎議一首

臣聞三災夔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軔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秩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循來悔徃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御於魏闕儒為外撿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翾鵬逆鷃促捲遣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旨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詭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贊灋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侍出俗而浮逆以矜傲為誇誕慶足夫之賤直形骸於万乘忌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國君父所宜草乃目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汰俗輿人而稽古愛道叅酌羣情懷響者谷之頌以貢蒭蕘之説何則桂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氷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礼充物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曾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網推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然五刹之設開三本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弃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卯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昏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負道而趍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殃深恐一跪之益不

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覔其數則畢其道數而可畢道則去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叅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賊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衞之境步昇高門之地理絶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无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莫雍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豈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於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還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興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隔可草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隧法之處與其墜之局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象)接天潢枝連寶擁藉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携令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從定求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竊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聽所遲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花永轉法輪一心徹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元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能佃兩端交戰道豈存跡理未慰心管豈天窺蛙焉彔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和寡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竽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方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醜頗搽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赧恧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令悉反之抗礼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跡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元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望准前章无違權留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識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㕘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釋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槃之蘊東流繼羽驂霞影王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滯塵蒙薰滌因累神道禆教茲焉有徵坦蹈葉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法高尚稱為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因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與玄波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王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遐類編入此乃法水垂而不承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諡去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礼寂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物成序津途有隔則義无降屈識哉是言可為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泯親踈齊寵辱恵我不為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覿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末乖真彈曰沙門落采披緇遺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寧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礼妙叶謙尊之德逺符鄰照之規伯陽誕自姫周身老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儒宗之一派拜状君親固其宜矣垂若不輕之礼四衆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辜也以為模楷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為本末而言何益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轂巾殊於鷩弁服既戒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奕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聆響戒行精勤藻拔桐鸞梵清霄鶤錦旌徽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斯寡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綸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輩宜翻先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无宜令拜違進矛盾妄取自爭請即綸之恒憲何所見之超乎如此則進德脩業出塵之軌弥隆苦節捿遑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彈曰以俗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翁斯以驗餘何可觀自我作故寔舊之拘夫鑄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覽駁常聽抑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寂至於照仁濟物崇義為心乃勝儒風理言不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家域釋宗所歸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冲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避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薰脩靡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家賢發蒙啓化儀表搢紳之歸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敬所以首服孰可分其德業矯俗設由蓋抗禮學客儕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望請

勅拜君親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料簡巒居者率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嗟其彼不逞之流事寄辦丈偎冐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歟同是一人緇素便關異禮法服始終无二矯事遂制務經此乃首尾兩端要時妥五庶其以卑屈爲恥稍昇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引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懇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執議狀奏一首　司禮　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黻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紆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援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妙金蘊虛無家類俗其歸一揆加以遂標天攄大略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卯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擅上皇業光下闢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莊嚴還宜睿想旣奉詢蒭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退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聞對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若形甘
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
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褒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
有作万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擁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退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
弘礼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遺國同賦形於姒鎔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傲長在人為悖吕君誘父於道
无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令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宵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眞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絶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遂遺溫凊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權群議沉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沉眞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来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導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授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綱懸殊敬相全别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尼　請依舊僧尼在前（此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令呈）

一　僧尼　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回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絶其近爲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超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令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拜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跪之儀所生既曰人目何得由申情礼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感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曰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護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薫脩啓无疆之福早標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勑被僧
徒許隨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慨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悃
惶輙此投許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
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録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　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依
經跡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
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官書
棄佛教方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咸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衆門剖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殊物況挺形戒律
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敬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僭居親有損福之累自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聿振遠猷
提撕幽賾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扆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祭係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形章假革介士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受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臣服冕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曾三年是知過齋八音期於三載緣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沉淪迴未已
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令創改
方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殄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區章形心異
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勑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闕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閑高尚之迹不停佛言日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儀輕

黷袞旒弥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蚩眛為業不悟亡脣之禍內經彌沙門拜俗損　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豕詞輕發樞機我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求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求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章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許庭闕但天門遼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羖羊觸蕃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癡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詐曰忠謀質議遒華敷陳

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命式抃且哥顏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紓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御怖神爽踈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塵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盡虔誠令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令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令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
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礼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
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
戡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
胄之流也著代笄賓尊先冠阼毋兄
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己
任拯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
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闕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徵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禀命宜尊
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氣功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就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聲燭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擾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雖身屈周陳允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育奕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淵堅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慈濟篇序 卷第二十六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啃類莫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即事可覩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者恕己為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剎已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背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饗勢以剎慾為功德是知埗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畢方丈為常窮形戮於都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无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慾為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超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為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為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鞋衣

肉食閒沈佚之極誠醞釀屠宰見眾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懇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无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无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慼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嗟於煩惱撫膺吊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拯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輙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

得無遺夭而俗迷日久論或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為甚嗜染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申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蚕衣為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爚　黿爛鉞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桒妻登絲蚕衣共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㬉於身事既難違甘滋於口又非易亡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桑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无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无偏濡極處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

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蘣草盖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塗禁淨通蘣則舍生無有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闡之後說蘣草宜禁曾無繫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弥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惟无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无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事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蚕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極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棄野漢川事雖非己炮肉裂繒咸

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內羅緣服膺至訓操驟弥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𮕩衣纊服曾不惟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吝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埿肉之因固蔬彔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書　　梁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蒭蕘之不若無馨旡臭與瓦礫其何筭　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於不全菜耶對折之外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著乃復為之品節盖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各靜封壃因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无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命脆薄易矜歎彼弱麑顧步宜懸覩其飲啄飛況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痛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閑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貿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胤祺書納之遂絶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殺絶宗廟犧牲詔 并表請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超度

等上啓去京畿旣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瑯瑯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勑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為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懃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煞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无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為是左丞謝幾卿曰不煞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為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亶僕射臣昂令瑩以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礼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

此皆即自興（唐初明禦樊恭言式黄人張群）仁非關及遂三驅之礼
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
遂斷
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
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
衣裁翦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
廟以去煞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
麵為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
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
神實愛民不責无識所貴誠信非尚
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
同牲宰止告知而已而万姓祈求諂
黷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
乖容市民怨愚夫滞習難用理移自
今祈請報荅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
咎事自依前　前旨曰夫神道洋睞求
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
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
不通若祭享理无則四代之風為爽
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知語其无不
待牲牷之潔擄其有宜存去煞之仁
周文論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
吐諸而以麵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

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誡煞訓

儒家君子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煞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鬒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鶵聲

江陵劉氏以賣䱇為業後生一兒頭具是䱇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羊繫剎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上接賓来殺之項羊解徑来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癢爬搔癮胗因尔成病十餘年死

揚思達爲西陽郡値侯景乱時復旱儉飢民盗田中麦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盗者輙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无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煞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来擧體如被刀刾訆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宍文　梁高祖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黒衣人事廼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内懐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悪者受於悪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言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无因無果无施無報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无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无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　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无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親所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

我道真於諸異人无所忌憚令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鄙辨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令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无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己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

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无煞分何得云我不煞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則七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皆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徒令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尒寺官亦尒心懷内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尒止作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令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皆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皆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

此非正真道法（[illegible]）亦非甘露上味（[illegible]）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躭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尓且關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呵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叚肉无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業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无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

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罪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就昬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論欲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

令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令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為當曾聞此說為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廼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

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擧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无导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无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无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无菩薩法故無四无量心无四無量心故无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

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无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鵄鴞嗜鼠蝍蛆甘螮以此而推何可嗜着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宗有知勝諸眾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眾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足當知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噉食眾生是地獄種噉食眾生是恐怖因噉食眾生是斷命因噉食眾生是自燒因噉食眾生是自煑因噉食眾生是自炮因噉食眾生是自炙因噉食眾生是自割因噉食眾生是自剥因噉食眾生是斷頭因噉食眾生是斷手因噉食眾生是斷足因噉食眾生是破腹

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腹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劓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illegible]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癧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蝨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虻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胷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

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
噉食衆生是膓痛因噉食衆生是筋
絡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
是脉絶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
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
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
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
食衆生是五藏不調適因噉食衆生
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顛因
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
四百四病一切衆因噉食衆生是熱
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
墜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
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
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
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
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
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
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
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
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
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
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

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万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无量苦當知畜生有无量苦畜生蹔生蹔死為物所害生時有无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煞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煞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煞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无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无始以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覺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

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无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乱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心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縁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祀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

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

集僧衆鳴揵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取老舊耆宿多門徒者此二種人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違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

龍夜叉揵闥婆王阿修羅王迦婁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充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无瑕者可以譏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擗地以示僧尼數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知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

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説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麤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制

宣意 是義諭責宣意如此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關罕闚其人遷變零落亦无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无常謝不移時覽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介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强有決

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令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甚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於人虛無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尒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濁凡魚為性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

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栽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居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眾魔共相撓作所以行者忌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廉惡畏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節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居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悋弟

子蕭衍向来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牒衆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
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
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
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
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
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
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
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
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
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
所傳之語唱竟又礼拜懺悔普設
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
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
十九日又勅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

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尔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无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巳故今集會於大衆前求律中意闡諸僧道律中无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来作若為開　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言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説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為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来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為開導寶度奉荅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荅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為判奉荅常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　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起法師不奉荅同法起所解　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為不噉肉法超奉荅不知餘人並若為法超從來自不食肉　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荅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蹔開　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荅本住定林來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為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荅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　問不敢有兩義為不敢食為不敢不食　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為當許徒衆食肉為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

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為說奉荅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常開許　問今正問約教時為許為不許荅約教不遮　問不遮是許為是不許荅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　問見殺亦可不見聞殺亦可不聞疑作若為得免荅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　問以錢買魚肉是疑非疑荅若理中理自是疑　問不得以理中見荅若理中為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荅若約教非疑　問市中人為誰殺荅乃為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惛乱豈得不知是為買者殺而不作此想荅于時作現死肉心　問為自死詺作死為殺詺作死荅此首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　問法師既為人講說為人明導為入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為意荅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

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　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為當作肉味為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　問為是慈心故食肉无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　問若非慈心豈得非煞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　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　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　問若令云何令食肉答為淺行者說引其令深　問為具足戒者說為不具足者說答為具足者說　問既為具足者說不為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　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　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　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

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
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
解正齊此 問法師既是大律師
為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
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
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
問佛般涅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坐云
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
教 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
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
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
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
辯不復奉答 制問寶度法師說
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
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
阿難所出 問若尔律中事便當
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
牽經 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
便集以為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
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
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 問若論
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
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

羅與毗曇（舊翻[illegible]云[illegible]張辯）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尼不言无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　問律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无文法師此解殊為進退只可為寺中沙弥式叉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正自極此　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

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

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

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　問若尔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咸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　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稱不素　問若尒衆僧云何閑穢門答實自不應得閑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卽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勤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懺悔　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啓然不食但其中有无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種初直尒而食後巳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慚愧

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尓但先道慚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
荅如大邪見人无慚愧其既知慚愧故知差不慚者　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為罪所以殊大荅經有誠文耆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為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為白法荅經又道慚愧為上服若尓便有非上服義　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去慚愧終无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荅　法寵奉荅事畢二律師並下又勒始興寺景猷昇高座讀楞伽央掘魔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 此品今月二十三日會已

唱此文法雲法師解說令二十九日不復重唱爾時迦葉菩薩
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
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
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
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
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
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
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
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
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
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
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
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
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
来稱讚魚肉為美食耶善男子我亦
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
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
蘇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
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
味迦葉復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
五種味乳酪酪漿生蘇熟蘇胡麻油
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

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揵所見如来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无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

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卧糞穢外現賢善内懷貪嫉如受瘂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説解脱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説經律而作是言如来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説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尒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肉魚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懃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硨磲碼碯 頗梨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菓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華治身樗蒱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説是人真我弟子尒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

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汙但
使无味聽用无罪若見食中多有肉
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
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
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
則名為緣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卷第四

尒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為云何　惟願無上尊　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　臭穢无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　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
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
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
悕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
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
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聲聞緣覺
自地止息已亦得逮成無上菩提惡
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
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
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

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
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
慧有无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
為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
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
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
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
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
如栴陁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
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
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
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
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煞生者見形
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
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
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
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
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猒
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
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
聽食肉者无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
有王名師子蘇陁娑食種種肉遂至
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

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鈎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无所食况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虫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衆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无教想求　則无三淨肉　彼非无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悉遠離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猒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 獵師譚婆種 或生陀夷尼
及諸肉食性 羅刹猫狸等 遍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 央掘利魔羅 及此楞伽經
我悉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 故生食肉處
如彼貪欲過 障閡聖解脫 酒肉葱韮蒜
悉為聖道障 未來世衆生 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 佛聽我等食 食如服藥想
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猒離 修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 我說常猒離 虎狼諸惡獸
恒可同遊止 若食諸血肉 衆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食肉无慈慧
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 是故不應食
得生梵志種 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
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羅經第一卷
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諸肉味食
受持修行不食肉法
央掘魔羅經第二卷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
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
無始生死生生輪轉无非父母兄弟
姉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
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
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
界所宅之宍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
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
臈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
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
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无
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
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
習近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
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
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
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
旃陁羅取皮持付皮師師作革屣施
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
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
屣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
丘法若　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
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

未適乎言无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
所道所以唱此草繫丈者本意乃不
在此正為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諦
師難去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
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
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揵斷皮革
不得著草繫若開皮革得著草繫者
亦應開食肉法要法師乃已有通釋
而二法師難意未已于時自仍通云
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
亦不著此著此皆下行人所以不同
尼揵者語有所舍若无麻紵之鄉亦
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
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
著一草繫經文不壞若食噉衆生就
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況日日食咀
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草繫以並斷
肉于時諸僧乃无復往復恐諸小僧
執以為疑方成巨蔽所以唱此不受
草繫丈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関前制
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
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
忍食敢衆生已不 能捉身餓虎割肉貿

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礼拜懺悔設會事畢出　其晚又勅負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日法寵所言慙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鴞鵂鶹鸜鵒處不死邪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嘗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万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万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万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煑若炙此斷附蟲皆无復命利舌端

少味害无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覩其中大者炳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勑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違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獷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勑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得律儀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煞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煞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爽齒齧動身口

業則失身口戒尒時律儀無作即断不續既失不煞戒亦損汙餘戒所以尒者旃陁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煞正為食者若食肉即有煞分於不煞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煞生分於不煞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煞分是不煞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尒無論受諸煞分有少煞分不煞律儀即時亦斷善薩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眾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誡功篇序 第二十七卷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艥者也若秉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攢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為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善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為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无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煞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唯佛知際不煞既尒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為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

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介
近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機厥
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
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
制開對境无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
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
攝道異於俗流脩足時緣無關階級
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
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
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
視聽故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梁代弘明集誡功篇　錄
唐廣弘明集誡功篇錄　二十七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晉廬山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曰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專念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

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斂手氣絶年五十有七先作篤終誡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卽土為墓勿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等築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菜奪蘼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外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為首六度之檀以檀為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倐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精覺十字之基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辞龜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豈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適中不

貪螺蚌登俎豈及春蔬為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銑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筍紫薑園栗霜柰適口充腸無索不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為友豈不盛歟蕭繹疏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緣緣之氣不異恒日悉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飢慈吾蒙受菩薩禁戒遵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齋十七日旦早入寶雲殿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合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群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非且平等寺法會中後無尋受持天儀臨席齊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遺甌之談不辭應氏赤壺之諷

僧璡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璡殊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國理皇情卯可令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庚吾善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偶償殊異盤桓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尒弥申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言小稀其間信使差得不簡曄兼營事睫為洗馬時申話言數語論辨向之侯東撫復成離闊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歧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者爻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遭紅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迷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衔異葛仙形均有序第復資其粮飡特為經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鄉郵同撫胜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細跡

與梁朝士書　　　　援律師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万誡復指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姧宄釋教羯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須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網更輕凡情僶俛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弃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為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檝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誡國有憲章結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疑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撲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并答　釋慧津

慧津和南竊聞尋師万日以礼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

德不孤立儔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擧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擢其利齒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纓絡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鉛握錐之好聚螢流麦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慙散粉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蒹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豪滴之珠華岳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辟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忝觸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衛替謙延請益成廢及言悲鯁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敎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祗

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荅

信来枉告良用憮然余學慙枝癢人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内闚天豈足作範後旵踵武前哲盖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羸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夲出名家洛下竒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賾論部任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絶塵復有海表竒僧聚中聞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諮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蔚令其訓導久廢无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黄謬於舌杪矣煎水求氷未足為喻傍能道顧方陳寸款瑗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趍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

止於化城擠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
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
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
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
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
闍梨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
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
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
信佛語尋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
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
無另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
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遥注命
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
止忠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
月日於楊州金城設千僧會敬受菩
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
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
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去云既受戒
已便舉法名諮帝為懲持菩薩也帝
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
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
法師之徽号矣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文多不載（廣弘明集[illegible]　[illegible]碑）脩所撰續高僧傳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夫淨住之来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闡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復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没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籍情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闡於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悲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遵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鎮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撥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而揚七眾世稱筆海時号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諡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輙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来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關行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

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為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句兩奏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坐談叙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紅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闡靈府陳平隨統被及関河傳度不虧脩于蔵部後進學寡識昧前脩曾不披尋任情抑斷号曰偽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為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撿之文寔精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者並号阿毗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說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或昧未能瞻及輙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狀跡之茂美足以

啓初心之跬步摽後鋭之前蹤又圖而賛之廣于寺辟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强万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欽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　南齊文宣公

皇覺辨徳門第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无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徳非徳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徳有徳名非虚唱是知名有真假徳有虚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殊教異軌分衢殊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徳不无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无徳者外道也有徳有名者佛道也辟若濟海託舟践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虚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辨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籍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徳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无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

神通方便无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号如來十号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无不苞具其美德无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挫照水發溢群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无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无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

舋經問佛名德佛答云

寂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无師保　至獨无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還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頓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无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御風飡化割愛辭榮豈得不懍然增到形命相覺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慾有形等

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秘書丞王融

紫實昧朱狂斯濫拈殊運揚鑣分源競柚蘂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徒捴理向空蔽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關物歸信門第二

如来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常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無形丈六表現盡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慴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諮御卧則關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盡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惟恐不見前佛後佛来聖近賢深憂惡道无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

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
流宴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
乎當須慷慨懍厲抴情祈意生增上
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
不堅强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衛
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
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
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
鐵鎖擔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
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昌
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
踐王庭亦无由而果假令慇念欲覲
為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
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
㝵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
見如来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
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
重障淨盡无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
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利
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覲法身
無㝵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
除煩惱亦必覲諸佛若不如是雖復
慇勤倍切直恐障㝵難通豈可不五

體捉地如太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為　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歸礼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雜心无貪㤭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歸信門頌

生浮命舛識網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无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泝衆珉見璧辯礫知璣迷其未達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无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慙愧鄙恥外發書云礼无不敬傲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无過經云於一切衆

生爺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
悔衆等從无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
由於身意造諸惡業並緣愚癡多違
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
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
殿礼拜旋遶形不畢恭或於父母師
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
動止乖法非礼而觀用違體制或盜
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强奪
欺誑增減非分相凌或婬泆恣縱非時
非處冈隅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
水火焚澆攻略焼陷加毒无罪或刻
劓刖刵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剥
裂屠割炮燒煮炙爛瀹諸如此罪或
為婬慾或為財利或為慳貪或為癡
我無慙賢愚不愧聖違今思此過若
影隨形怖懼慙愧悲惻懺悔痛苦懺
悔已有相 加害者從令已去為真善
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
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　次懺
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

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搆扇校乱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　又如經去失命因緣當不妄語何況戲笑搆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　次懺意業意為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撿七情務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万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釁緣心起故口發惡言意顯便行重罪令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麁易可抑絶意造細微難可豁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金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衰毀倚榮辱茲纏惑驥匪躡

周鍇徒鎸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
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无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令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悪則三業俱明 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因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摠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懍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劾御物不及於云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攝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慙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曽无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汆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摠明六根罪業我從无始已来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无慙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

之色雖有雙目與音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推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导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躭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　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悕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

可恥六也

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醪晦黑滋生昏囂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蔡攝根情葵衛是蟲草或虞人何不勗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沉没迄今生老病死實為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猒高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迮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飢悶絶食冷如氷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迮立久如懸廁屋下糞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裂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日或

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无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无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狀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无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為之攺容形骸不攝傍人為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无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无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

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来五道勞役精神搆斷貪源絶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来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蕤不實星駭飴肌嶙光惕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徃矣高松藹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譏嗟然何洄

尅責身心門第六

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尅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　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攝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為言也　經云佛

為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无常猒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乘此為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脩善奉行礼義是則為內乘此為外令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尅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褁糧備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粮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廣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寶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咎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尅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尅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剋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顧咨小智徒以
太康豈无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
亦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屠羅
一舉空念高翔

撿覆三業門第七

剋責之情猶眛審的之盲未彰故以
事撿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弥增悚
惡何謂撿校撿我此身從旦至中從
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
時一剋一念一頃
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三寶四諦
幾心念苦空无常　幾心念報父母恩慈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發念菩薩道業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忍辱精進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慈濟五道
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
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撿心次復撿口如上時刻

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撿身如上時刻

已得幾過屈身礼佛幾拜

已得幾過屈身礼法礼僧

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

已得幾過燒香散花然燈

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

已得幾過懸幡表剎合掌供養

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十百匝

如是撿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昇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撿察自救无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撿校行業門頌

渾風緬沒澆俗睽加競文內疚誰覷

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
貪攝豪奢邅迴六蔽紛綸七邪不畜
厥始逸馬難宜

訶詰四大門第八 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巳撿按所行多諸癈情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一所樂怜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平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須綿纊衣裘臥褥溫室若季夏欝蒸
歊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
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輕爽服御
乃至食則甘肥珍肴充滿飲則瓜果
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身求樂此皆
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
四大求索無慙不知有无有則充給

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關脫致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无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雅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侵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无恩令既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為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礼拜即生懈怠云何无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令為汝種種供須反復擯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煞盜婬我既愚癡不能制草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為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无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從令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无礙

呵語四大門頌

延炙百齡綿茲六入出没昬疑興居

愛習矻矻孑求營營介給匪德日歸
惟殃斯集貪人敗類无愍自及貽回
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撿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
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捴論混知
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
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
觀亦粗見其迹令出家者未登聖境
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
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
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
體當覩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
德之風當尋有礼有義之行何常見
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
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為論端
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
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
魔盛今乍聞詰誚之言乃是驚怪就
理而尋非无義而發試為撿其所修
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
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違而能辭
親妻子是恩深難棄而能割愛

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
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
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澀
翹勤是人所猒怠而能精苦
七珎是人所恡惜而能捨離
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
奴僮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
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
八音是人所饒聞而絕之不聽
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无异
安身養躰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
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為業
恣口關遊人所恒習而霧靜自撿
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无所不甘而己限以晷刻
虛腹
白衣則華屋嬿偶而已冢閒離著
又行住坐臥如是法　礼拜圍遶如是法
讀誦講說如是法　食飲便利如是法
受供行施如是法　修道習行如是法
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
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逕閑清風飄拂響震轍徒鷲嘯微焉扈脫落何營長揖有結永寘无生

在家從惡門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无不荅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著言其乘名所以介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為諛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老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積濔連沙喻可不深思令諸士女試自撿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无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慳悋不知礼節
媱欲不擇禽獸　黜退不避親族
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无有

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无見未嘗省退以礼自制一何苦哉惟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為惡雖少後苦无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无常如佛為愚癡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　非我何所有　愚人多豫慮
莫知當来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審諦觀　為此發狂乱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猒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恒噉人想貪色難飽无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脣口惑人之具人為所惑破家滅國煞親害子衆禍之

本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惡門頌

在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從豈曰能賢氷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互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 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沉冥地獄門第十一

万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惟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覩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雖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无厝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鼻四万由旬鐵城四周表裏火徹銅狗黑虵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

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
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无一慈忍
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
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
常懷毒害獄卒荅曰諸受苦者由是
不孝父母誹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
一切破壞和合瞋恚煞害貪婬欺詐
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
迷沒聲色躭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
慙愧具足惡業来此受苦受苦既畢
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
重来然此衆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
俄須復来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令觀
此輩既不修善徃趣泥洹則是无知
不識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出
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煞生偷盜䏻
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
數乃得為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
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旱少味不如意
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
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
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
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

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牆雖兩寄幽夜有四知炎山亂烈火氷澗亘寒澌羅城振雲幕鋒樹聳霜枝茹荼非苦集本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為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令居在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黜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識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无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獘之出家本意為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无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无善故通述之

宜各誓榮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信則剪落納衣瓶鉢等於身无用略引數條不得自息

已去憒閙得空閑　已離俗愛无繫緣已出馳動入寂定
已離染著得无㝵　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　已棄飾好猒華侈
已絶聲色滅貪求　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　已披弘誓忍辱鎧
已服解脫涅槃衣　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喜捨堂　已見迴向之大刹
已聽多聞自覺音　佛見出家之大刹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慾斷絶六情守戒無為為其清淨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主自在塊然獨立捨五婬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兩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闇空怖畏三謂不為涅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

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皇門上濫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驪文終好野實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已矣歌鄭聲无然乱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羈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眾惡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筐篚篚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无窮惟念多蓄不顧无常擁積府庫靡知分散是為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為惡者眾雖曰止惡要由　瞋起是為欲不瞋恚亦不能得為此資生校計馳求万

方以利繁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夭身命殘煞无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尒飲啖之後暢快莫思是為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

居處如牢獄 妻子如枷鎖 財物如重檐 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剽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撿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肴果窮其所有爭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為疾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親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无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

切佛剎隨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儀入如来室著如来衣坐如来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无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蕳四氏不為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覩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万物竟何足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為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无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无常是苦何其沉迷頻此顛倒繞驗刻身即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

若謂飲食為樂者則應多所飡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疢患

若謂衣服為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猒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夲　若謂室宇為樂者何意

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謂妻子眷屬為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尒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為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皃變改髮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艶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為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无猒何意小時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為樂者則應適意遣憂長无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憏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夭命破家亡國受苦无量
若謂朋遊為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猒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携乃無復行意　若謂婬妷為樂者則應血氣對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輙有疲困抽腦撤髓頭眩眼乱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脣焦四支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當知婬妷實是苦本
若謂榮位為樂者則應始終不變无恥无辱何意黜陟之間懽悴立至以

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无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三界內苦門頌

心怨動紛紜情怡輒遷徙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夭伐寔修嫮欲網必虧生繁罝或全兔眇眇夜何期悠悠終冐悟

出三界外樂門第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揔是苦聚非惟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為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寃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厲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群小無知謂之為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為苦故引諸行相用勸有心

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

明洞徹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
若札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
若不誑衆生讃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
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
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
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
眴相
若絶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
密相
若說慈善志意堅强得佛四牙白淨相
若絶口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
若行施平等得佛衆時七處合滿相
若忍苦行決定无乱得佛師子臆相
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
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脩臂指長相
若視地行不蹊虫命得佛行不蹈地相
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
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
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
輻理相
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馬陰藏相
若說除患死法得佛鹿膞腸相
若善莊嚴不解衆生支節得佛鉤

鎖骨相

若柔和順塔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

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

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耎相

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

若修万行常願具足得佛胷万字相

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

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

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摠持口香氣相

若説法引接衆生得佛面无飢渴滿口光辯才相

若持戒无缺得佛法身圓滿相

若在山間頭陁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

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為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為顛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三界外樂門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絶

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磬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碁集靈山群燈祇閑遠照香寓慶嘉薰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為君

斷絕疑惑門第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殊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純故報有精麁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見身命夭促門族衰殄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年壽考宗强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去由持經故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无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令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誡庶有識者識以除疑　智人以生為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為樂是一惑也　智人以不生則

不死故去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　智人以居家為苦辟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為榮樂是三惑也　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為懽欣是四惑也　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繼戀以為勝適是五惑也　智人榮利是自滅之詮書云割情在於遠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　智人以色聲香味為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為之沉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　是以智人當勤自勉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過令更出之以顯疑相　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悋見持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撿心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臥閑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

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懶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有志

斷疑惑門頌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駿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巳戾顏氏信為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无慚愧與諸禽獸无相異也涅槃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慚愧順清白法事乃无量略舉十條以為綱要

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令成法身常以正法為我解說

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常懷憂惕既為人子不順誨約又學兇强淩蔑貴賤既乖諍子上失令名深為可愧　第三慚愧諸子然被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虧而終貧煎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為可愧　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令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為可愧　第五慚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困適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无功一生空過无法制奉碩斯負累亦可深愧　第六慚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令懈惰深是可恥　第七慚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為本形骸資待衣食為先所以諸俗為道興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或不全失於影重亦可深愧　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

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呂示而我
開諫反以為讎背逆三歸礼向神俗
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為愧
第九慙愧所化諸人由我无德久不
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
徒枉功夫縱聞雜善不獲純淨內心
自疚深可慙愧　第十慙愧天龍
神鬼護法宜祇我本發心搢度一切
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誓缺情志
不恒惟知負恩但增慙愧

慙愧門頌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
上潤玉藍田中禀天性所極資敬道
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為通報德
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怍顏
省能无忡

極大慙愧門第十八

慙愧之義以不及為本若於正行悲
能遵奉則无假慙愧書云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又曰心苟无瑕何恤无家
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
造過无量過无量故慙愧亦應無量
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支派不可縷悉

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无不攝
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
引惡在已而於万善不能修習見人
勝行意欲凌之无慙之甚何得不見
今列位顯之庶可斂迹
若見直心行慙愧人我不能行願彼
不作
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
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
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
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讃勉欲其不行
見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
見行伏心人應慙愧法乃勸不行乖
八正道
見學問誦經人自无此行不使彼作
見圍遶礼拜者自嬾惰故嫉令不行
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
為之
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
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為高
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无
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慕之美
高言興色誹謫徃還儀容傲佷初无

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諸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第五十張　群
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為利養名譽我
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法說若利於
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
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
世有普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
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卧伏
卧左右脅卧各九百万億歲尒後更
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
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
知法師實亦為難其善則致福无量
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
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
衣食由此衣食勞乱極深所須繒纊
皮革无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
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
无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
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
進納麁滑貪嗜美味无羞无恥須臾
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
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
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慚愧門竟

冬狐狸豊毳春蘜緒輕絲形骸翻為阻心識還自欺手容羈非日平生少年時驅車追侠客酌酒弄妖媚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勸奬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慙愧勸奬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万行非善知識无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皆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外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奬便勇猛之心疾經有奬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

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恒情令若徒有
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
猶若絶粮思味其於飢渴終无濟益
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令
有財富室温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
然而至復有貧苦卽弊形骸勞悴終
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
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　若有
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
垢膩臭雜是以勸奬令施衣服及以
室宇若見甘味珎羞連几重案又有
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奬令施
飲食　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
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録塗
炭瀟渠坐臥糞穢此苦可猒勸令修
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
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皃端正吐
言廣利又有面狀醜陋所言險暴此
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强
幹少病登勞行道无㝵有人多患不
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
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
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

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万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捬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礫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彫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從中道隆漢乃王臣大楚信无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令自加課勸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為其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乘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万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无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經人天勝果堪為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為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為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尒憲章行業明

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若歸邪神反增惡趣故經說云歸佛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識違順經云信為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无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立信為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可重故名為寶何謂為佛自覺覺彼无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為法能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无相也何謂為僧能和和衆无學功德自他滅處也何謂為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為寶能拔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理推一統照无不周照周等覺謂之佛寶軌无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拔與利樂是故一切无不歸憑

第一翻邪三歸　第二五戒三歸

第三八戒三歸　第四十戒

第五具戒　第六十善戒

第七大菩薩戒　此之七戒所防

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

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戒門頌

金山嚴寶仞瓊晥烈瑤英牆孤議不

扈鶯鸞豈能栖淨花莊思序慧沿盃

身倪六群儻末一七衆固恒齊端儀

有直影正道无傾蹊維宮超以悟襄

野音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

從前發心以来知至德可歸檢校乹

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慙愧續修勸

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

飡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

嗟抃自慶者乎　經云八難難度一

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

難五長壽天難六難得人身盲聾瘖

瘂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

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見不信三寶

肆意輕侮此身死巳便在三途隨業

沉浸久乃得出時在　道還不正信家

生第八前後佛閒不覩正法徒生一

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尒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入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　佛言餓鬼難脫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　佛言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　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今在中國修習禮智四自慶也　佛言生長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廻以供養五自慶也　佛言人身難得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　佛言六根難具今尤缺損七自慶也　佛言丈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　佛言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　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　佛言佛前佛後是為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也　佛言見佛為難我今頂禮佛所說像功用等倫也

佛言聞法為難我今備得聞也
佛言出家為難我今且隨衆也
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為難我今一心
無敢二見欲法愛法以法為師經中
偈言
惟念過去世　供養為輕微　業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　淨慧斷生死　癡愛銷无遺
佛恩流无窮　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　一經長夜每悠悠
陶形練氣任元造　啓蒙夷阻出重幽
棠公三樂非為曠　箕生五福豈能求
靈姿妙境徃難集　微言至道此云修
年遂生寿曾以慶　盈愆貳過儻知憂
畢故斷新別苦海　希賢齊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㝵故以其在苦則多㝵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无㝵者良由在凝而修无㝵故㝵不為㝵既於㝵而無所㝵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

世界五濁之剎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万劫所以尒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為希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福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乱意也淨國智慧明備不假辯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穢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氷霜嬰苦切甘楚毒於万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

無此惱忍何從生籍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渴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无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貢高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

大忍門頌

崑山之下玉抵禽　漢水之陽璧千金
清業神居德非重　潔已愚俗道已深
愛憎喜怒生而習　奢華芳百世所欽
鴻才巨力万夫敵　誰肯制此方寸心
逸驥狂兕曠不御　縶羈窰匣儻能禁
遣情遺事復何想　寂然无待恣幽尋

緣境無导門第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為縛在道則謂之為解解即無导所致縛即貪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須无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無导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覩縛纏更熏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

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為甚何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舉人馬不動一累礙也

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

今欲養身非衣裳屋宅則无所憑託三累礙也

今欲養命非粳粮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待四累礙也　今欲修集一慧髣像无向五累礙也　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　今欲徹視十方障导滿目七累礙也　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　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　今欲誦習經典受巳忘漏十累礙也

凡此累礙其事无量聖人所以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為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為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

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巳而得无导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无量然津濟要趣惟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无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　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无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强梁之時一旦卧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厲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导門頌

恍象忽物終不名龍舉鸞集音誰辨絶智亡身孰為导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壁石無間恣出没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鷲泉流現迹依方廷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轅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辯德極於无导善惡二途凡聖苦樂明了審諦斯言備矣惟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為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法智已以无疲猒心為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綱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淺多迷每一修善怯退皇㤭念念之間百變乖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對斡則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无明忍賊鬪戰亦不異世間勍敵相御世間則須金鉦壯其氣鼓鍾擊其怒鬱怫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无漏之智命无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楯精進督怠惰翹勤課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雲種智

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无明老死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万衆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欲以闇惑之裱退金對之師由乎善權忍調无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辯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便自室内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无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為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漆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塗切已力无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後者位心極行惟此而已顧幽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努力門頌

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州亦可為
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
有子剋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
自来勤心少壽墜何不努力出憂危
勝幡法鼓崇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

有常无我儼既列无明有縛孰能寬

礼舍利寶塔門第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辟若一音說法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　應以出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菩提樹　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三轉法輪十二部經　應以滅度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礼拜像塔皆宜感發悲心潸然思慕慘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飡仰泣想如来不親音旨如入祖祢之廟覩靈若在歆歆无顏如来殷懃令我等具諸苦行而我違背目隨惡道在於像末未蒙解脫以苦報故憶如来恩是以今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慙顏哽慟至心奉為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切劇苦衆生敬礼十方三世一切諸

剎土中所有如来形像靈廟
敬礼釋迦如来一切現在靈骨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頂骨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髏蓋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眼精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一切指骨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一切牙齒舍利
敬礼如来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
敬礼過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遺迹
敬礼如来得道樹寶塔
敬礼如来轉法輪處寶塔
敬礼如来般涅槃處寶塔
敬礼如来滅後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
敬礼阿育王所造无量諸佛像
敬礼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
敬礼此國諸州諸瑞聖像
敬礼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
敬礼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
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
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
涅槃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来際
佛事不絕

礼舍利像塔門頌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莊木亦玄悲
中賢小節猶可戀去聖弥遠情弥滋
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漠斯遺基
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曖如之
連鄉共日獨先後道悠命殊將无時
傾懷結想惻以慕垂靈寫照拂塵凝

歎重正法門第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為先惑既八万四千故使教門亦有八万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隨亡如栰喻者可以情恚然群生沉網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以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指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无方故如来一代四十九年隨緣示教種種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討隨言說必致淪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无昧言雖得喪全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沉法雲遐布非夫簡冊无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雋擊鍾聲告召集無

學于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
藏文攝多羅菜典其量莫思蘊積西
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迄
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録正經七千餘
卷詞義明敏談味无遺近則安國利
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
之至心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
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礼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礼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礼賢劫初佛拘樓孫如来天龍宮
法藏
敬礼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礼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礼釋迦如来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礼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敬礼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礼北印度石辟八字捨身法藏
敬礼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礼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
敬礼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礼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

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揔持廣說教化通達无㝵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
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
仁言為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斟流
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
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无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極沉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綱而弘護於万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善種号曰福田德響揵椎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剃落之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與施主為讎隙興骨肉為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无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貧盛德可觀六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

為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紐封付昏迷處處生善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為俗良田令興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累表作範區中為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无學猶嬰苦報身謝无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為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礼十方一切僧寶

敬礼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弥勒菩薩僧

敬礼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敬礼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敬礼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敬礼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敬礼賓頭盧闍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敬礼佛子羅侯羅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敬礼剡州山海九億万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敬礼三千界内現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為善知識伏除煩惱得出諸有

僧門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操
妙理至言惟聖實不自伊人孰弘道
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瞻凡獸生老
絶滅情嗜斷權怡縱落豪榮棄彫藻
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
測以龍雲豈日高翟足江漢更甄皓

勸請僧進門第二十八

勸請者懇懃之至意也由發懇懃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懇懃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 我今悉勸請 修持諸戒行
獲得於人身 十方一切人 我今悉勸請
今修十善業 得生於天上 十方諸天人
我今悉勸請 登立正定聚 得離於惡道
十方諸學人 我今悉勸請 覺察諸煩惱
速證无學地 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
知非究竟位 惟有一佛乘 十方辟支佛
我今悉勸請 成就大悲智 教化諸衆生
人天二乘衆 我今悉勸請 體覺如來藏
修習菩薩行 一切諸菩薩 我今悉勸請
修行十度行 速登於十地 兜率天菩薩
我今悉勸請 常轉不退輪 速下度群生
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 金剛滅塵累
顯發真實相 十方一切佛 初成正覺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歸命請 願久住於世
如是佛菩薩 我今皆勸請 發此慇懃心
是故稽首礼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遐
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
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聲八遼
德光業遂外 生覺寂寞常住獨能起

煎灼欲火思雲露　沉汩使水望舟橋
引慈廣度普有燈　法輪道御且徐鑣

隨喜万善門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
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
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
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
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
勸諸衆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衆　所有微細善　仁義及禮智
孝養謙恭德　慈和及愛敬　廉貞清潔行
若有如是善　我今悉隨喜　離欲在家人
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　十善菩薩戒
清淨諸律儀　離惡名聞者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飯僧施法衣　浴除煩惱垢
救攝諸貧窮　飢寒窮塞者　疾病艱危苦
施藥悲憐業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曠路作好井　橋舡度人物　園林池花果
施佛并供僧　渴乏除熱惱　其福實无量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　造經流法教
燃燈發慧明　習誦及轉讀　决了諸義趣
若復爲人說　倍增歡喜心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建立諸塔廟　堂殿及寶剎

彩畫及木像　金銀銅石等　傳寫諸相好
顯示於法身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若有造僧坊　床帳及卧具　令彼息心者
安意於禪林　出入若空門　次第寂滅觀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如來大慈悲
善說諸法門　發生隨喜行　令我等修學
隨喜諸聲聞　忍苦度生死　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　隨喜十方佛　無畏天人尊
能於三界獄　引出諸衆生　願令衆生類
悉得於佛道　是故我隨喜　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誥
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為操
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颺勇靜奸暴
明白入素志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奧
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
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罄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為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躭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

生善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為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得无時不猒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　所行微善業　仁孝及謙敬
慈愛柔和等　忠正修禮智　矜逮賑孤窮
如是世俗善　悉迴向佛道　一切諸外道
種種勤苦行　五熱灸其身　投巖赴水火
反縛塗灰等　无量諸邪見　令皆為迴向
同歸正覺道　一切清信士　歸戒行十善
乃至諸女人　亦能修福德　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　迴以施群生　共成无上道
一切弟子衆　聞聲即解悟　善來成比丘
乃至四道果　方便及初觀　苦空非常想
亦迴施群生　共向无上道　十方諸辟支
自然成緣覺　深悟在別世　曉了因緣法
隱顯化衆生　獨處樂善寂　如是兼一切
盡迴向佛道　十方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入禪出禪者　勸物行衆善　如是等三善

一切衆德本　亦迴施群生　歸向无上道
一切諸善等　乃至賢聖果　解空未能窮
有无不雙盡　悉令與一切　同入真妙境
若迴有相心　皆向解脫道　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　發此无著心　是故稽首礼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　擾擾四俗非一情
驅車秣馬徇世業　市交鬻義衒虛名
三墨紛紜殊不會　七儒委藝曾未并
吉凶拘忌逦數術　取與離合實縱橫
朝日夕月竟何取　報巖起火空損生
咄嗟失道今迴駕　沔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趣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号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塵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婬邪艷惑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惡

癡闇鈍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万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万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　願一切衆生鼻常不聞煞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功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万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　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解脫涅槃寂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婬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氷之觸餓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釜

棄蚤虱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

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万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猒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无礙空有不染

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遲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飄兮響昏旦清露摶甘永以挹喜園流柔常爲玩無待殿鼎方丈著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款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　卷第二十八　群　潘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同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撿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无滯據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敬為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為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乘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住持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為有造業未曰起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為有造罪一向須捨為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

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與倒結業故

啓福本擬歷賢明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該日燭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書

北代魏天子拓拔珪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
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
籌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者送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二
枚到願納受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歆德光時
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
起世善翼匡時輾申經略懸稟妙筭
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
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
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
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克復
伊洛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
驅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
五枚到願納受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无隱德生為
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夫日出家栖
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怖玄寂靈迹難
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
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无
邊願開大乘伸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大聖膺期靈
權超逸蔭盖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養存生
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
隅万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
請庚冥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
數斤供鍍形像綃綾三十疋奴子三
人可備洒掃至人无違幸望納受想
必玄鑒見朕意焉
僧朗頓首頓首如来永世道風潛淪
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
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
實感恩盲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
開法輪顯保天祚僧朗頓首頓首蒙
重惠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无不蒙
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澄神靈緒慈
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
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
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
征掃暴乱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妾心歸誠久敬何
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
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僧朗頓首頓首能人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彭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迩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闕昇嘗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乱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達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習定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

有歸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勲神履道飛聲映世休問遠振常无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尅寧伊洛冀因期會東封巡省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冲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絶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令本无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遑疑莫知所擬令道行指歸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

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辟不遠豈无一言貽然易喻古人有去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礼佛願䟽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遑百司戰竦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且啓欣問竪之安寢城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籃精舍纔足頂礼百神徼衛万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関行道又度二十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

農軒德高堯舜上昇八万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届天毋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疋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悪水陸蠢動山藪翔飛濕生化生有想无想皆藉今日慈悲咸蒙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前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弥陁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縁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楚膽未足為辟靜念求我无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拍空呼名之為有豈己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

直溫肌歎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蓮
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
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
首　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
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
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
孰過於斯幽顯推求无一或可君仰
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
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
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
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重而櫝有羸
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　其
陋已甚方諸宴室所邁寔多悟此非
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
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
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月髓
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措
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
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歲次玄
枵日躔鳥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
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
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

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厭蕪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捐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恚苦刀俎非切剃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緣業并乎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開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卧取逸閑堂呼為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无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欲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采玉組鳳紆蕃麾旱建蘭池紫燕之乘擯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飾

光於中寢徒以心源承滯情路未昭識謝蕭忘理翹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褰風露時殄是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凤理府給時順万祉雲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儷日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支廣惟祺之祚欽飾崇覺嚴置寶惺仰延息心旁撩清信副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拈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无奕（篇首排列）

（有梁高僧諸經行懺願文第六無其文於下悔罪篇中有梁陳帝依經懺願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万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岸迷塗遂遠溺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无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辟者也至聖凝寂无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極物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遑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邁羅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慰靈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慈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衽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為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闔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消毫應證來業无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尒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剎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

情守戒无為其清淨得一心者則万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苦故知出恩愛獄溝俗為難善来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憂欲永拔无明根削遣闇惑心修習波若慧足践輕輪之光口説懸殊之辯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来座結經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擔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虚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現前幽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擔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礼一拜

八關齋制序　梁簡文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焰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无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靖高宇閑邃香吐六銖烟浮五色目睹金容耳飡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類倚於鴛鴦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地法斯辭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罰礼二十拜　犇香鑪聽經三契一出不請剌罰礼十拜二　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礼十拜三　隣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礼十拜四　隣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礼十拜五　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即糺舉為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礼二十拜六　犇香鑪聽經三契白黒維那更相糺察若有阿隱罰礼二十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賛者罰礼十拜八　請剌无次第罰礼十拜九　請剌白黒剌有誤者罰礼十拜十

為人作造寺疏　梁簡文

郢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

舍於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
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真外但四纏感
惱去善源而无滌五濁重罿非慧刃
而安揮故以愍彼濕薪傷茲滯器今
於郢州某山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
縈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
煙雲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櫩
中宿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
飛鉢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
薄捨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
人修檀捨手雨七寶前賢薄施掌擅
雙金福有真移言无多遜謹白

謝勅賚納袈裟啓

日綱啓殿師吳苗奉宣勅旨垂賚欝
泥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姒業界寫長
縢拂石懸華裁金非重是日新染厥
惟田服方便幽貞芳杜恥緝芙蓉仙
客排雲看裳飛羽織食凡軀无明暗
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
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謝賚袈裟啓

臣綱啓蒙賚欝泥納袈裟一緣菊鍼
秦縷因製綃而成文魯縞齊紈藉罄

衆而受乘初開篋笥更覩舍衛田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塍陌竊以三銖輕衣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恩特被兼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朱襍四色事非離世鈎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賚袈裟啓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勑旨垂賚鬱泥直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毳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兩無以足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臥疾累旬未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愧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請為諸寺檀越疏　梁簡文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霧灰沫劫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恐虛襟染惑永結駛河愛籐懸綱長寄苦岸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弘擅願今願為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望楚白塔同安習善延明援陁上鳳林下鳳林廣敞等寺寺皆

盡形壽永為禮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赴煙之客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无㝵福會教　梁蕭綸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巳道導引群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巳樂靜表之內經彌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隔真乃為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号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為時伸上下无常一相无相遂能捨彼嶿閣来遊垢濁與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闡賁賢搃至昔綺季之出漢年㨗許之興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傍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尅今月十日於西賢寺設无㝵會并致敬開士躬諮勝福下逮道凡厥民鎌夏及庶士同不率從咸皆請業上荅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暮春美景風雲韶豔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為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豫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絶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吴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迩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万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濮有閑外之傷周南趣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慇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疴遺疾尋別有信此无所伸

與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一日花異色結緣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亂勞勸特深睠然

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屏有緣之傳車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衿綱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植有語對眷佇之深无時不積久固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徵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關心甘露入頂闡之善詎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叚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无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覩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綱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遁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

心弥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
月懷賢有勞寤寐无忘興寢方今玄
冥在節歲聿云道日似青緹雲浮紅
蘗清臺炭重北宮并溢想禪悅為娛
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掾三密山間
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无
蔣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
梅雨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大原或有百鎰可捐千
金非貴松子為飡蒲根是服未有萬
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
而相鳴帝釋千馬經立園而蹈步有
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揔之何其盛
也故知南臨之水巳類呂梁之川北
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潄
浦尚想瓊臺暎彼漢池載懷茺谷以
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猒塵邦本懷
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弥用
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
偃蓋之松挹琁玉之源解蓮花之劒
藩維有限脫屣无由每坐向翮之牀
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
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

抵掌我勞如何想无金玉數存郵亦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泝川時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卑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氷桂齊質自接采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道遥寡務何嘗不北茨遊覧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為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揪攢捋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苞蘆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輙斯而後與用為歡詎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餅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與印闍梨書　梁劉之遴

大憙稽首和南大憙精誠無感奄丁

禗罰攀號永往五內屠[illegible]自咎自悼万殘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乱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善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言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无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必使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絕大意和南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疊結幽明倫畢荼蓼攀擗崩踴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號天叩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无補益思欲仰福廣為法事以申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數說大乘誘度群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苞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硋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

為善友知識祈藉微緣敢陳丈願来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皆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畱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衂言无次

弟子孫子王筠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約承入東札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縱金飛旆泛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為盛德未有遷日簡辰歸識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心贊歎元以辭說僕風疾增療蹇廢蓬門不獲執離弥深傾戀願祈最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荅劉太僕思動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閱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宸富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兹善覺降

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万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闡權事均祇鷲本无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膺引梁丘隨劒之說曰碑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鬼徑注江海於牛跡聖音磬愍曲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群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幻覩真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併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飡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善受潤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遼陽山寺願文　盧思道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又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礼諧樂暢劒戟云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脩溺患化潛通紫鏡六幽昭蘇八表唐虞已來羽翮與不遠而至髣絪既闢肖翹咸遂其所摶凝体氣渚暮

紫光玄扈迸符翠嬀啓籙阿閣朝謁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薰迎神衣魚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傾服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尉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為負扆垂旒人世徽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倚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扆究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層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鏻鏸銛綱於仁壽之域黍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避長原陸奕秀高嶽鬱起作鎮東倫峯羅群玉鷲頭之狀非美岫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循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干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礼旋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凝鑾衍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蔽且康音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指王馭歷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為期以此勝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顧西

遐弥陁上征兆牵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術輕群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官鳥紀未可疋其光大像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寀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愽利被於万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揞或差无取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万國當陽負扆深存底旺濟下利物無忘懷抱貽仁訓儉不遺造次令臨饗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乏温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舘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万柱周架上迫

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蘂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搆甫興仍創棟宇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巧萌庶勞止糜費難量既非啟發正所便為虛衞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願茲修發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寶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絡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糺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寘果理燭幽明朕嗣膺寶祚永惟家社仰祇先志尚崇玄門思展聿脩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悋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恠備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願使靈心貽饗神物奔會真覺惟寂有感必通化為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詔

制詔孝感通神贍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洹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菀可期鶴林无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晉國公揔監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籙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閼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詧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率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放命継其絶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

巨防艱危乃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於是鳴鑾戟鉞假道北降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万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衂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寔亦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尊崇真寂降生下土撥亂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花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實剎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日巡遊有闡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隨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群兇鼎沸鄴城之地寔為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內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

嗟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
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
燎毛殆无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
朝宰德慙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
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
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
又聞徂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
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
之業物我同遇親智俱愍思建福田
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目菩提增長
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
生死鯨鯢之觀化為微妙之臺龍虵
之野永作頻蘩之鎮無邊有性盡入
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
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
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
子皇帝揔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
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竊
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
資機應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發振
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

地雖則聚沙蓋鮮寶覆匱於耆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万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慶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捴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為一切上及有頂下至无間蝖飛蠕動預禀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趣惡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己忘彼我於胷襟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无隔万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捴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臨曾無寧歲其有桀犬遏咸嬰此湯羅銜須義憤終于握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

然寂懷用志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

破薛舉於豳州立昭仁寺

破宋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泰於洺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无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乱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雖

復逆命乱常自貽殞絶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懐无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懼今宜為自征討以来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将近一千皆為建齋行道竭誠礼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群生翦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无遠不思大聖之規无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乱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无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彫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尼揔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

務取精誠德業无問年之幼長其性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
業可稱通在取限必无人可取亦任
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録附殿
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為多有僧徒
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
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
致贓賄或鑽膚焚指駭俗驚愚並自
貽伊戚動掛刑綱有一於此大虧聖
教朕情深護持必无寬捨已令依附
內律參以金科具為條制務使法門
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
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録狀聞奏庶
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
法味菩提覺路絶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勑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
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
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
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
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
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
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

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撿校勅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還律師等書　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悒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為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敷導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鷺之群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達人屈己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中教理必弘濟无隔遐迩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蹤可擬王詢精舍清塵不沬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渚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恩園之礼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

訓欲報无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歆增靈祐宜捨為尼寺仍以興聖為名庶神道無方微申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䟽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

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而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羅難疚興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歆以絹二百疋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大周二教鍾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鍾一口治艮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茲神器雖時屬甤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寘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遥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式傳万古迺勒銘云

實際遐曠　通玄洞微　化緣待業
造理因機　靈圖降釆　慧日垂暉
金河霧集　銀澗雲飛　其一

九霄仙籙　五岳真文　智炬遐照
禪林普薰　金鼓入夢　瓊鍾徹雲
音調冬立　響呂秋分　其二

二教並興　雙鑾同振　遠赴天霄
遥虧地鎮　陝河浮影　漢溪傳韻
聽響弘法　聞聲起信　其三

波若无底　重玄有門　長闇久暗
永拔沉昏　不求正覺　莫會天尊
唯令智衆　先度黎元　其四

大唐興善寺鍾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黄屋覆盡万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乃命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虎負簨虡而將飛宛轉蟠龍

繞乘風而如動希聲旦發揵提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圓海有竭福祚无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京師西明寺鍾銘　令製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為　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鍾一口可一万斤發漢水之奇珎採蜀山之祕寶虞倕練火晉曠飛鑪帶龍虡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旻之徳寤群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銘曰

青祇薦祉　黃離降精　渦川毓徳
瑤嶺飛英　吹銅表性　問寢登情
興言淨業　載啓香城　七珎交鑄
九乳圖形　翔龍若動　偃獸疑驚
製陵周室　規踰漢庭　風飄旦響
霜傳夜鳴　仰延皇祚　俯導蒼生
聲騰億劫　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悔罪篇序　終南山釋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函趣
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
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
良由沉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
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
討論綸網正行事該小學致使須斯
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遣於
碎髀是知无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
有為積障望變易而迴適自古正聖
闡喻滋彰時張四載三三九品欲使
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
增繁難為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
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
善權方便啓蹤往答導引精靈因立
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
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救補浼之方
須列遂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
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
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
无虧誡約昔齊司徒竟陵王制布薩
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
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闡明悔過之宗
轄焉

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

謝勑為建涅槃懺啓　梁簡文

六根懺文　梁簡文

悔高慢文　同上

懺悔文　沈約

陳群臣請隋武帝懺文　江揔一為沈炯

梁陳皇帝依經悔過文　十首

謝勑為建涅槃懺啓　梁簡文

臣經啓伏聞勑旨垂為臣於同泰寺瑞應殿建涅槃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針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曲慈降斯大福莫惠雨微垂即滅身火梵風纔起私得清涼无事非恩伏枕何荅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此无所謝也越勑

六根懺文　梁簡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須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於肉眼俱瞬佛眼如決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寶踊塔之瑞乍屆鷲山之光弥勒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哥聞勝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贊身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聞開塔管籥之聲彈指謦欬之唱諸佛所說悉皆捴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怳然入悟

鼻根過患彌復頑嚚躭染六蘭流連百和欝金易著瞻蔔難排雖復一薰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雕爐在彼翠霧飛煙識染相牽彌生纖累所以蝍蛆甘帶自謂馨香烏鴟嗜鼠不疑穢惡令願捨此中根得彼天受振裳躡步蹲栴檀之迥林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虵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龜臛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入陣之昔雖復鵖鵙麋胃猶不稱甘鳳肺龍胎更云不美雖羅鼎俎未必皆當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闇朋

乱文破俗傷真變紫奪朱反白為黑
所以讒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
越霸吴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
駟馬既失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
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
寂默之致飡禪悅之六味欽善法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麤㝵不重
戈矛莫不愛我輕他淩人傲物縱此
祿虫不覊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
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簟清閑
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温煦於冬房
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鷁首翠樓去来
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關四大
假成豈有真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
色淨寶琛之法飾照琉璃之慧體長
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
猴猨懸鏡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
百慮競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
九十八使驚騖无已所以灰心滅智
行拔於三乘風禪靈飲道高於六度
今願斷此意根袪累斯盡心當恬怕

洞照无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異途歸之真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礼

悔高慢文　同上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記稱弗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踰闍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乎餘習上賓天帝准南猶有誤辞亦有才日隱淪調惟高俗猶足坐薙晋君立前齊主况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如過前嚴以出北門而不窺室致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寘頭下步度无厭各耆達棄車方思景慕幽顯大衆咸為證明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以前至于无始罪業参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擧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辯罪報以為毛群鮒品事允庖厨无對之緣非恻隱所及晨刌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填虚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

靡違遨戲之閒恣行夭暴蠢動飛沉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剿撲劫數追念種彙寔蕃遠憶相聞難或詳盡又暑月寢臥蚊蚋噆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殞略盈万計季因念運命因手傾爲煞之道事无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事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猶賓遊僊舊交手或盜人園實或攘人豢養弱性蒙心隨喜贊悅受分吞贓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壑淇水上宮誠无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濯志有懍舒性所同禀遷怒過直有時或然厲色嚴聲无日可免又言語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无記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又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措心罔知攸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念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无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興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无所託布髮頂礼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无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弥遘當今斷絶永息來緣道无不在有來斯應庶藉今誠要之咸達

群臣請隋陳武帝懺文　江揔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諱菩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波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

邑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
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
心既而深悟皆空極信无我寶臺花
柱本非實録賊城樓櫓皆具茲多遂
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
那石壁山河珎車象馬頭目髓腦妻
子國城鑾輅龍章翬帳玉机福德所
感咸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
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
而宴坐與釋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
屋曠位上靈贊動厚土怔惶弟子等
身纏愛惑業攀煩惱天生蒸民樹以
司牧悸悸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
居万乘而中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
為布衣之事且臺輿猶夏寇賊姦宄
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
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窅然
汾水之上八駿波委方在瑤池之濱
則天下何依群邑莫奉宗社靡堂有
廢彝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
干錢如千物仰覩三寶大衆奉贖皇
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
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㝵

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懺悳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登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禎玉幹之感窮積善之慶盡万歲之懽玉鑾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搢紳並列願塵勞與雲霧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懔懔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及顛倒我人之所弥見愚癡取捨有无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无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真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无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音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无上法門弟子頗學空无深知虛假主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

民弥覺万機成累每時至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數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令謹於其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礼惠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廻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无相見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真法身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无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就无求也弥見深乖義異去来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迹俱寘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无言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无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万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其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礼釋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礼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怜万品護念群生引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除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无復塵勞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鷲嶺凝神瓶寫揔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徵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闃其无取山海為隣傳授蓋微華

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絶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慈悲廣闢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脱異世界而承風殊刹土而響應真人間出法寶傳通粤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遊達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實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優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縢實印始茲辰而一啓智慧實法洎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於聖運弟子纂承共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令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崙不愛身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

若而相應攝諸方有住安隱地含靈
有識悲獲歸依稽首歸礼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
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
非真語悉為妙法理无二極趣必同
歸但因業因心稟万類之識隨見隨
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
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
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
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
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
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
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
源說大乘經名无量義滅化城於中
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
現髻中真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
空踊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
法寂勝寂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
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
黎庶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
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

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无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其處如于僧如于日法花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礼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礼妙法花大乘經典礼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无復聲聞无邊衆生皆為菩薩捴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无變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来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日法王微妙第一

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飢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卻惡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爲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竊以諸佛剎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无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万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難

用思議釋迦如来以无㝵力遊娑羅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自踊説大通方廣出三寶名号辟如六天捴歸一乗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万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夜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説欲使普天率土无復怖畏之塵穢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懴悔讀誦百遍右繞七匝塗香末香盡莊嚴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衆至心敬礼本師釋迦如来礼方廣經中所説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凉水滅煩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捴方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虚空藏菩薩懴文　　陳文帝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来行願如一而虚空藏菩薩

寂為勝（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作最大勝）上為衆中之幢王為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来之秘密至智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号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産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拎懸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来闇弥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説陁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来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剎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虚空藏菩薩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礼本師釋迦文佛礼勝花敷藏如来礼陁羅尼神呪礼虚空藏菩薩願虚空藏菩薩尋聲應計見神通力闡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慶脫衆生不乘搘願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方等陁羅尼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三世諸佛以檐願因緣十方如
来以智慧方便縱无㝵之辯開无盡
之門法流派別宗源无限法本分散
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万
四千至於陁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
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无量威神
不測至如娑數之拔地獄波旬之發
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擁蔽
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
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
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无非真妙
弟子側身脩行所學者菩提時食夙
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
一念之須遍諸法相如来種智皆願
捻持諸佛功德志欲流布令謹於法
典夲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歸礼釋
迦牟尼佛礼陁羅尼章句礼雷音比
丘礼花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
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
自然清淨八万四千塵勞一時解脫
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陁羅尼
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无餘稽首
歸礼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諸行无常悉為累法万有顛倒皆成苦本熱炎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飄矛見生滅之奔迁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来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无暫息之期藥師如来有大誓願接引万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无怖畏至如 八難九横五濁三灾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万端虔煞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為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禄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絶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乂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藥師齋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礼本師釋迦如来礼藥師如来慈悲廣覆不弃本願不棄世間與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

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訃障遂香然災
无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
之法性入无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
藥師如来

娑羅齋懺文　陳文帝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
令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
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
一應訃所以不窮衆生无邊方便所
以无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
心各各示現或入十小劫端坐之相
未移方八千年无餘之幾已及熙連
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
之聲便寂寂後功德是日兹辰弟子
有緣閻浮屬當重任愍群生之顛倒
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
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傳馹之於中道
令謹於太極殿設无㝵大會百僧一
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
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
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
无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
種智而為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

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
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塲與二
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
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
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
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
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㝵會捨身懺文　陳文帝爲皇太后捨寶位

竊觀雅誥奧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
經令典聖人揚罪巳之說故士身濟
物仁者之恒心克巳利人君子之常
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訃三
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
之六度國城妻子僶俛哀荒承祖宗
之大業扶㚖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
民弗乂庶績未熙御朽懷氷無忌兢
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
逸欲海飛騰稟識同梵舍靈共溺吾
瑱憑玉還覽萬椉非尊當宁負扆躡
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
且不顯奉為七廟聖靈奉為皇大后
聖御奉為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
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冤若親

若非慼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
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
捨弟子自身及乘與法服五服鑾輅
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
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
之所玩好並而檀郁咸施三寶今謹
於前殿設無导大會奉行所願并諸
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幽顯
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
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
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
法雨引愚癡於火宅拔煩惱於棘林
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卷二十九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綱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編之昭鑒遐迹且法王御寓哥頌厥初梵王天主聲聞菩薩咸資偈賛用暢幽誠无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无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攝乱在于斯矣然晉宋巳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捃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用塵博覩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

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鹿苑賦　魏李顒大乘賦

梁仙城釋慧命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為論　伐魔詔并書檄文并魔答

奏平心露布　唐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

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尒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无寧歲上政昏虐下竪姧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力應勳梅虫兒茹法珎俞靈韻豊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乱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閤公亦怒而言曰乱戴頭乱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无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駈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乱衆心出入盤遊无忘昏曉屛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纏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懍懍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无

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羅其禍遂復遣桓神興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興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鋭君親无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横暴出自群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奸豎乎若默然就死為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荆州爲蕭穎冑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号建牙竪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舸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

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有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辟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珎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群臣肴膳按常菜食未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

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荅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尒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无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復服因尒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无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来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尒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以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諦七寶之陸離耆華嚴之窈窕航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禰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蔽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繫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乱情而惑處亦恬耳而埋心至如香氣辞起觸鼻發識晼晚追隨氤氳无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元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曰不足長夜飲酒悖乱明行罔慮幽各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豊肌附身芳絜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乱念无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无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屯否相

隨灾異乎起内懷邪信外縱淫祀排
虛枉命蹤實横死妄生神祐以招福
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
身絶祀初不内訟責躬反己皇天无
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内淨心塵不
染不取不愛不瞋如玉有潤如竹有
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菸
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
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
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
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
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故无障
於精神患累已除障㝵亦淨如久澄
水如新磨鏡外照多象内見衆病既
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
滅上善既修行善无缺清淨一道無
有異轍唯有指人乃能披襟如石投
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氷志皎潔
其如雪在纏累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
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覺當
今之遶少想後来之英童懷荆玉而
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聖行其不已
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万代

流於清風豈伏强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梁高祖　太常卿劉之遴注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亂內失所恃餘喘跉蹐妳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敻家无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乱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陜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同仲達為鷁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憂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无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慼未許獨行續有北門校虜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皇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

臨辭不獲免剋史崔慧景志懷翻覆
遠招逋逃多聚姧俠大猾凶醜莫不
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
倍道電邁奄至淮泗凶徒疑駭相引
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
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
明作相疑論未決審馳表疏勸徵慧
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稟還以
安其心斯渠既出沿邊无虞旬朔之
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尒駈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
雷撥乱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
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万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又
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
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
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
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
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遣蓼莪

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娼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珎羞而无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尓

感四氣之變易見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雞螟於蚊眉觀鯤鵬於北溟俱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万類之衆多獨在人而冣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无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居以永念獨撫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

滢滢曉百碎於魏闕夜万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坐而縈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泉芳對樂時而无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同極而纏心蕭蔭蒼蒼白露為霜凉氣入衣淒風動裳心无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榛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无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及時瞬睒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驚青春而差池鳩素秋而翱翔去来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緑亦見白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鵠而心死

慟終天而无枯瘁畢世而靡恃覩休

屠之日彈亶敎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歔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撿之以投瑟起王臣之稽首羽誠勇而無疋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摧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晉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頤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歿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兩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搖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幔隗通橫石特起感彥之關母目邪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虵銜球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尒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寔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覆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雖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
曠而清華地幽插而特挺窮浙左之
標絕極寓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
聊盤桓而騰駛盡登臨之雅致慨諠
躡之蹔是屛因茲連鑣結駟竝憶方舟
万騎齊列千幟爭浮皆東南之俊異
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携儔
巷无服馬路寡遺轍窮周章而歷覽
盡娛翫而遨遊尒乃傍林横出輕舸
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池之昔路
望塗山而斜繞適南湖而迴渡連天
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泛濫而
瞻望或淩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
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礚礚之奔瀾
復疊疊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
戒而无涇途嶮峭而嶢絕路登陟而
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
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徑霧昏
昏而漫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
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計稽想疏河之茂業憶大
骨之昏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
珉黎既迺闡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

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蓁荊之許蒙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縹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无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帶巘而成宮神靈更其肸蠁仙聖乎其交通巖雰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弈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岊而脩墻夕雲生於窓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隟曲而成蘿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婉轉響抑磬之鏘鏘攄造精寄華發无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邐迤閑閣峻絕堦隍水雖偉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作遊作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通隱閑燕而修正或燒體而為功或灰身而入定薰名香之氛氳咸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開

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
懸鏡既繹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
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
盖雲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
劒之遺溪遊鹿杌之餘術謝鳳来而
容與鄭風反而蕭瑟既清瀾之漣漪
亦飛流之湧溢奇樹蓊而成林珎果
簇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檑種丹盧之
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黄甘腦其如日
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
寶玩地出瓌珎金玉生其陽玞石出
其陰神𪩘嵒嵒而獨立仙的皎皎而
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覩玄白而皆諶
刻石記於龜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
百刃擢幹千尋岧嵬兮闘達嵲峗兮
嶔崟樹俏㺎而巖峻泉流潄而水深
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覩其況況眇然
兮無際邈尒兮无邊遠山崔嵬而閒
出近樹巃嵸而相牽巖將頹而未墮
峯入漢而猶懸望嶂聯而蔽日視巖
悅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
飛泉賓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
既嵯峩而蔭暎亦嶤岏而仟綿既遠

控於江海蕭近接於村田又闡城邑傍眺市闤標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王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周篇曾何比藴詳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万載澄渟沒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溫燠經歊暑而冷泠異成都之飛火寧踈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飡霞永日靜坐千春備无行跡路産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諷詠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巖衛而相親其林藪弥密羽族爭歸猨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映白鷗鵁而生彈拂霜毛之奔奔鼓素翮之霏霏類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万雄虵十圍麈麃易附狎兎俱依同鼓鑿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

考似南山之溪谷 四井中之埋寶送
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鷄腸雀
頭鶴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菀赤
箭黃精白蒿天門地骨肉芝石腦神
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麻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
桃楊梅朱橘冬茂黃橘秋開楂梨並
杜柿柰爭榛栗榠列植而為藪懸鉤
觸草而作個林檎伴於萍實甘棠擬
於帝臺紅莓蘡薁車李胡頹綠探冬
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圍春就群栽枇
杷梨豆榷 粟薁該或炫炫之丹實或
靡靡之青荽衡疾風而彌艷中嚴霜
而不摧既翁鬱之梧桐亦檀欒之脩
竹篠箭乱其形類簕桂異其品族映
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藹抽菜陰
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蓋本之所自
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
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
零氣凄凄而恒動風颯颯而常生愁
蟬唱於南朧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
嘶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寒鴈邕邕
而夜響鵾雞啁哳而悲鳴增遷民之

放曠動遊士之滯情感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申其遊矚故孝先往而成眞慶緒經而離俗憑憐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於浪桂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曾軒之逆遊屬廣廡之踟躕差纚栖而亙宇列緹柱而承隅介乃陟飛階於峻岐登步擱於絕頂旣中天而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恬曠階蕭蕭而虛靜朗華鐘之妙音曜光燈之淸影其房則開窓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迥兮望通平原兮无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烟於岫裏盼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烟出遠而浮空情超遥於原野心放曠

於簾籠夜悠悠而何其露穰穰而漸落翫一菜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籍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蹤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息豈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寢逝高枕而星闌

康莌賦

高乞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流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菀苞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鬫四民之常秩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康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巳永曠千載而有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法誠端思仰摸神影廣真容之髣髴燿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上絙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万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迫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述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華樹以

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言以降雨
倖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践守應真之
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
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
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弥彰名欲毀而
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
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
塏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
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
絶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縦生
生以延福惠愛内隆金聲外發功濟
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蒭
蕘以補闕盡欽恭於靈寺遵晦望而
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
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咨聖
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
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
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大
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觀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語
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炤下寧
濟於兆民上尅光於七廟一万國以

從風揔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无爲

（寶河明體英藏三九 藏三五張）（毗）

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遣遇逢狀栞之初開蕩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悉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善

大乘賦 并序

李顒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適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豪末九層作於壘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廢由乎不無舉有以希无則無无以暢志无以統有則有有以通无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揔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恩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滅無崖終始无際寄於宇宙之中而心迢乎二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飡微妙以悅心滿覺

意之如海兮演波若之渊深平八道之坦塲兮遊捴持之苑林定禪思於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拯羅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将裂兮刻貪垢而絶涅如泡沫之暫結兮焉巧風之足欽成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勲以迄今取薩云之空義兮運千力而魔禽閑止觀之光焰兮消邪見之沉吟閑必固之垣牆兮固影響之難尋

詳玄賦　仙城山釋慧命

惟一實之渕曠嗟万相之繁雜真俗異而體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籍經論之垂芳聲塵庸之小識請興言於大方何群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弥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秘密於慈氏歎窅冥於伯陽湛一虚而致極捴万有以為綱雖即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詞喪心将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遍告之餘三轉窮微之力莫不停八梵於寂泊之門

韜四辯於恬惔之域尋其涯也豁乎无際眇乎無窮源乎无始極乎无終解惑以之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空有而闃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乱挺万類之殊形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曖以聯綿二智五眼曄而暉渙渾升沉而共貫派違順以分岐體无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為若純金不隔於環釧等積水不憚於漣漪故令名用誼雜集起紛駈事若万轍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无导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无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乎而容持隣虛含大千之界刹那捴三世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而能矚豈惑識以知之覩九會之玄覽万聖之貽則睠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

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生之似虐嗟五熱之非皆握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理音之常韻觀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欲而方滯何理遣而志隣既法是而情非忽伶跰而獨往久逃逝而亡歸理積寶於窮舍痗明珠於弊衣抱一真而不識縈萬惱以歔欷嗟余生於季俗惑已纏而命局籍五部之流輝蒙四依之勝錄隙講肆以關懸託禪林而遺欲猴著鎖而停躁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創毀緣於有覺終寂慮於无生顯真宗之實相遠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行暗弗推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

千軍之可平辭曰昏雲聚還散心河濁更清性海无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兎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為山託於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日天監之十七届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烟日月之景揚負乃聖武之龍飛載為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繢靡青綾於翬翅鑿納鄒而垂藻箛和鳴以承蕭載錫其光令問令望察情幄帳讓齒虞庠性與天道言為珪璋詩史遷集礼易翱翔義華洛水文麗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為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前於文昌寄寶舩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闡墳墳之法雷晃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既接發揮之功已躡闢金溷剖玉篠削

蘂果之簡擇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
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規重矩
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閑
曠彼奈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摸
清遊之浩瀁擬樂賢之隆壯睿情
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菀張樂
宣猷之上觀夫靈圖要妙擬禁林之
叫寱亶韡道之三星躔離宮之六曜
寫濵浚沿方華作峭其山則岃巍貎
豸硱磳謚詭坂墀巇嶭夏含霜雪下
則谿壑泖澄虹螮降外上則青霄丹
氣雲霞欝蓋金華琳碧燭銀碝石藻
玉摛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
桂香楓質薔含人挑支育虫妙草的
蝶靈景垂蔓長御冥翠簡子秋紅崖
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
渚華池渌流灂濘激水推移弥望杳
濵倒飛閣之嵯峨凑釣臺而浮迥張
翠帷於鷁舩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杜
鷄鷫質木客錦章戴勝吐綬獨鶩春鷃
香辟鼉紫鸞鵯鷊風鳴日思戲
廣淨長洲則錢荇蓤華欹欹散葩碑
砬巨石礩陁碧砂磊碟比目累綺紅

蝦潭青綸之葉析蕩碧組之璆紗銅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以籍園籞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爚火樹散芸綴閃六尺龍蘩九光類若流金之出沙嶼聚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曦朗而戎旦雲依霏而卷族輕輦西園齋宮北囿仗衛濟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振音衆香馝而流馥亦有百獸眹眹穆穆雲車九層芝駕四康吴娼楚艷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巡少陽渡叢稷繞崇賢瞰承祿揚散花之飉飉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儀軒有睟肆筵授凡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覲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為心情研機而盡諦言超超而出象理盡盡而踰繫類異兩媟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理豈能遠史自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詞玉式世既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瑶宮之軑陪雲樓之軾

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无極

夢賦　　釋真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覩胡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偽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見一奇賔傲岸驚人無名无姓如鬼如神姿容閑雅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詞㢘誇陳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不亂善清濁異流昇沉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典六賊稍降四虵方遣大乘已駕小魔冝剪君是何人欲来何辨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脩謁常深注仰每欽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申諮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倏紅電之驚天迋白駒之過隟豈不及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驟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縱金入闉中而撫石或復合罇促坐傳觴舉白重之以筴歌申之以燔炙至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无雙心為義窟身是智囊彫金徃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桂戸蘭房烈

煎姬而滿側奏秦女而盈堂聞弦管
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
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插插獨處
傍无笑語剃髮除鬚違親背主形容
憔悴衣裳藍縷既闕田蠶復無商估
等碎繒之屢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
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苦舟舟而行至
歲忽忽而將闌床空帳冷覆薄眠單
絶子孫於後胤嚴賓徒而來欺欲以
斯而為道亦何得道之量難余乃忻
然而笑略陳心要徐而荅曰省來說
之嬌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
海鼈而論大嶠犬與日月而爭光無異
鷦鷯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崐崘尔既
昏眠於生死亦躭染於玄黃唯知酣
酒嗜欲峻宇彫墻豈識多財之夜害
寧信懷璧而為殃佳味爽口美食爛
腸貪婬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
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忻歡蹔
有憂畏延長且世間紛壞貴无閑賞
万苦競來百憂爭往妻子翻為桎梏
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巑屼王事
徒勞歎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寶如

山響然自況淪倒惑恒懷殘毒不孝不慈无道無德貪矜愷戾心府蠹賊自大嬌奢志能苛剋不行仁義誰論典則無趣慾傷非理貪求見利爭往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國命繩遽斷身城倒冒業掣其頭鬼穿其肋誰惻尔乃刀林擁聳劍嶺嵯峨爐飛氷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猛焰鑊湯鼇波楞層鐵網叢簇灰河凡諸苦難次第經過頭逢鋸解骨被磨磨舉身星散合體滂沲一朝鍾此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隨機徃赴逐應便臨内宣万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居捷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則蕭散優遊无欲无求不臣天子不敬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无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變集禪慧熏修天人師範豪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

而懸衣所服唯是布衣所飡未曾再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懃濯慮於八解之池娛神於七淨之菀至如道安道立慧遠慧持赤髭法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神悅耳析滯去疑並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輦乍將晉帝而同幃遂使桓玄屏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無辞亦乃行因已正方響餘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敞國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馥名花交映近感樂神遠歸常湛種覺斯盈寂遼虛壑皎潔澄清質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非質尋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衡天而不懼雷霆振地而不驚窮天下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行於是前來君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斂眉彈指魂飛氣韻神茹情否蹶踖無顏逡巡彩起自陳孤陋未知叡鄙進用感傷實懷慙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江淹

傷愛子賦

江光字敞鄉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 [illegible]卷第二十九 [illegible]二十二歲 陸[illegible]
俊必為美器惜哉遘閔涉歲而卒悲
至鄭躅迺為此文惟秋色之顥顥心
結縎兮悲起曾閔憐之憯悽痛掌[illegible]
之愛子形惸惸而外弛心切切而內
把日月可銷兮悼不滅金石可鑠兮念
何已緬吾祖之赫羲帝高陽之玄胄
惜襃宗之淪沒恐余人之弗構覩三
靈之降福訏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
敞鄉鄭逢天兮不祐尒誕質於青春
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古烈望齊
英於前備遵高行之美迹啓盛業之
清歔白露奄被此百草尒同凋於梧
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覩
鑪帳而多怡瞻戶牖而有慰奚在今
之寂漠失音容之髣髴姊日中而下
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
左右而殞欷奪懷袖之深愛尒母氏
之蘊人肩丹泣於下壤傃殼憂於上
旻視徃端而擗標踐遺緒而嵜莘就
深悼而誰弭歸來命兮何陳我過幸
於時秋晏守官於江潯悲薄暮而增
甚思纏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為光霞

合雲而成陰霧蘢籠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柰何兮弱子我百齡兮是尋驗纖帶之夜緩察蓀鬢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迮朱光之映夜甚白露之凝朝栢茲辞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秘余無愆於蒼祇亦何怨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弃

無為論 并序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任吾志不改故誌无為論焉

有弃蓁公子者聯蟬七代冠組相望服多素紈黼衣繡裳賫長劒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闉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轂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生之門曰先生智德光融嵩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无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一藏之典

李君道德之書宜居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摭冲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内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園吏東方待戟而不倦居父執鞭而不恥實万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巻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實縉紳之所鄙先生攸爾而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揚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夫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憘不移其情故可為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開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无變無遷長往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故

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適逸无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悉然而有慙德逡巡而退

伐魔詔 并序　元魏懿法師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露布文

伐魔詔 并序　元魏懿法師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嬈況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又聞經法辟見優曇喻值㝵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无悕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夫志恭徒然无補略因愚管遷剿四魔昔在年幼甞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遇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波若寺講勝鬘經輙以呈示得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檄符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覽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檄重廣法師更無嫌也

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淨情所測煩惱陰死為患寔深輙更起伐魔詔慰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文頗繁重冀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輙并編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伐魔詔

門下偽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跱四山狼顧五道心傾縱毒常懐逐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継踵千聖相尋威懐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乎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懐今原燎方逆浸潤有漸元宜自寛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招撲勿使蒼生懐予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日信相等言奉被　詔書如右

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菌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静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淨囊棄所保之貨賄設棹

悦之名饍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徃不摧心之所向則无思不服因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令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輙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羲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痼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殫此緣无竭故我高祖愍此攅流心存極溺體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搆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擘競馳乖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无生於胷衿揖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籍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陵波極接出浸任情權盲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咸攝万國八十等中刑措不用但特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

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
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官保一
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
因惰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
令後亂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
此欲海而使天魔承疊作患於上方
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蔭於
來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
勤徃沒幕府因機發起英略超群緯
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
万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
門方當馳光上下後騁八維總括群
邪羅絡万有籠三界於一身撓百綱
於无外擢拔須弥灑波巨海顛倒宇
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燋沸
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
翕清風於荼炭布同愛於无閒平蕩
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
攝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
悞沉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
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
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
捷爭及故寶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

孫嬰㦲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指撝白天柳亦人謀今三車玅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梧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劒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攻逆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此有輪下諸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无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夭壽俱翦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遣書忿忿无盡

檄魔文

弥天釋道安頫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申其囊積緒摽搒未宜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

思順靈網方申紘綱弥布大通有期
髙會在近不任翹想並申預意釋道
安頓首
夫時有通塞否終則泰千聖相尋萬
師迭襲昔我髙祖本元天王體化應
符龍飛初域杖權形以劑萬邦奮慧
柯以伏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
當杭宏綱於八區絚靈網於宇宙袁
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弔真容
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虵蟻
煩興鳥鏡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
虔被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
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籍髙
貴下託群心稟玄機以籠三千握聖
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
神迦夷為法城塹撫育黎元善安禍
士匠導群賢慰諭有疾嚴慧柯於冑
中被神鉀於身外慇十八之無臺支
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
域千邪髙伏風化承君久抱或心重
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為見狼踞欲
天鳥鳴神閫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譎
天位可登哄覬可攺覽茲二三遠為

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群方影從而
僞癡天魔不遵正節忏忏聖聽塵撓
神心領率塞虛奇形万變精鉀曜曦
霜戈拂日靈鼓競聲響衝方外高步
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弥
喪魔衆革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
衆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掾而欲背
理違常陵墟華邑蕞奪靈權勝常取
信以僞忝真可不謬矣于今釋迦統
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
士邑邑玄筭蓋世武夫龍超捉鞬千
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
前鋒大將軍閣淨都督歸義侯薩陁
波崘獨稟天姿義陳玄覺神高須弥
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
四十萬億揚鑣首路子故命使持節
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曇
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
心栖夢表每憂時志身忘必匡世領
衆百億虎盼須弥故命使持節征魔
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
思虛玄高步塵表略竝童真功倖九
地悼愍三塗忿君縱害援劒慷慨龍

迴恩奮領衆五百万億鸞鳥天衢故命使持節通徹將軍七天都督四禅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瀁氾飛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領衆七百万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權像万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咤則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衆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鑒復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王文殊師利承胄遐元形暉三耀身自金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筭万計群動感於一身衆處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翱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督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略淵深慧剛遐網明達六通朗鑒三國或託跡群邪耀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嘘氣則浮雲頽崿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

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摽朗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無生轉於會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說領衆八百万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脣卷六合秉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鳴驥桓桓輕步矯矯撫劒飛戈長吟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奉聖庭曾无有闕貴即道師身子五百幽鑒天命稟受王化聖上開衿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万域而君何心擯生異見偃蹇邊荒頑頑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刼可不哀哉可不謀哉君昔因時荒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偽外寬百行一愆賢達尚失久謂君攬智返愚歸罪象魏束身袖贄同遊群雋以道自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託疑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思躭六

欲之穢塵邪迷以娛性逮憍慢之
高幢列無明之函陣閫步長塗輕拃
神器盜碁天官抗拒日月恐不異舉
手欲障三光搭土擬填於四海打鼓與
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蹤擬心虛標
事難就矣然將軍殖德玄津原承弥
遠曜華暐然群下矚目望貴之基易登
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情來翻然歸
順謝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
臣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歟大師冠舉方方矯電手
提法蠡齊撫慧劍道柯耀耀於前驅
靈鼓振音於後隊神鐘一扣則十方
傾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尔之
時須弥籠為微塵天地迴為一粟无
動安於左衿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
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
欲便襲攘傳諸軍整頓靈鑾臨路還
書廣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
闕委命王庭逍遙閑境上方宰任非
君而誰夫聖人上智識機明責勉禍
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福之高
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无道殷王致

伐商紂首乱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常軌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復形乗於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蹄嶇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緋委曲往久者不欲令芳蘭夏彫翌柯摧類深恩至言善從良討勿使君身傾迷三際匆使六天鞠生禾穢逕目仰眺助情暢然臨紙多懷文不表意釋道安頓首

魔主報撽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寱語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報撽於髙座大將軍南閻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甦接尋覽句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髙矣承將軍虛心豁達竊行測玄襟帶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千尋真心万仞諒疾風之勁草也乱世之忠臣也莫道遇則隣彼我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同室既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及良善應期鵲起違時豹變有之自

古豈止令日惟蒼生豈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纏臣妾悲浹率土皇太子弥勒養德心宮滿月停止深叢隱藥數鍾百六之世代屬九五之君諸侯無猾猜忌相虜一十八部教軌參差九十六道縛組迴平狼噬海濱梟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國憲朝典與霜露而彫零天璽帝辟同氷消而霧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逃逝无歸伶跰長往竊謂數屬太平沐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乃通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登山拉虎臨河斬龍緯武經文輕身重義社稷是所不吝也天位非所傾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戲塵勞沓起欲流將心源而共遠忽悅大夢與永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吊民伐罪先遣聚沫大將軍黃玄侯率空華之卒榮陽炎之馬即身城之隅結浮雲之陣戈甲呈縈弓戟參差鋒刃未交服兵先敗次命覊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剪次命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

風捍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領肥美之卒為面門都督守滄溟之口吞嗟无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滑之眾戰鼓繞聲身城凡解五軍前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鼙無不宜朕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自空虛發淵泉之智動山岳之威率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挍徵兵士率華刀結陣排空塞迥烟飛霧集莫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駭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捍犨一心既沒還源弥遠六愛已然宅火逾盛縱橫剪掠腹背羅討六奇三略先藴胷襟百步千榮本无橫陣遂雲消霧卷吾道與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

勑無厭驃騎虎器貪山性遊將軍龍蟠慳海膽恤之士水陸無寄

勑繫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俒儽之兵愛水雙流身城被漬欲火繞發六廟遭燒繕性將軍已從焚溺勑咆勃校尉弓劍隨身鴆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

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劃跡
勑正勤御史且停監察　隨眠武侯
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
進一馬羅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
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烟歌滅
勑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
尉列陣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
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乱
境勑我見行高鎮陑邪之嶺惑山万
刃疑戎百重討逐還迷問津天路使
覿身實相申如羊角緣家妻業盈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
藏隱肥膩草傳遒將軍无然如醉斯
則率土之賓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
五將英雄乘機發立成國宗廟朕俛
仰即位臨軒御宇纂承王業握圖受
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
馱有餘聊充紲馬衣冠元二車書已
一方扇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
解釋甲冑與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
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螗螂
舉臂良可愍也良可恥也盜跖率卒
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反府即將

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弥勒代鄧龍飛
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
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
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
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
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
散于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
繕性將軍尅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
司馬臣戒　平忿將軍蕩恚侯都
督洪務諸軍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
行臺臣進　安靜將軍忘念都尉
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
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調達諸軍
事監照王臣智行言謹案臣聞治靜
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符於九圍遐死
泰平兕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
魔於翕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僞貪賊於
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闇越淪蕩他
鄉退失尊位良由内挾姧邪外樹塵
軌賞差信功罰乖　旨惡故也自世宗

釋迦文皇帝學駕園林條餘千載太
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逞紹
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
刪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
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
波旬稟質魯精體襲邪氣我慢在心
愛結盈慮矯奪惠命竊弄神器放
縱欲界關闢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內
外相違姊妹同姧千子貳志三女邪
蕩邊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釁又
波旬謀習小道頗有才辯愎諫飾非
好是釁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
之計伺國間隙肆豐來侵僞結使大
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
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
築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
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棲遇惡
則逞惡中區負險重關觀時而設或
志求榮利假竊權門或含忿戚衆
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等憍慢
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
三障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
濯纓智人棄之而潤飲竊牟俟前儲烽

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號躬身假署六府偷榮瞬息躭樂時顏元首求幾徒役無笇飢兵姤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緝結一方異類羣聚峒兵三界僞署行臺於生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三塗在生逆命起老作殺五衰告期四生應世擁塞泉原杜絕飄焰業力咆勃卒危脆以先馳三毒㦄趯掖群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爭行殺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枉正陷穽梨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黄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剪撲不𠇍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遑撕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珎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焰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

械欲來侵逼卽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使
門頓解脫劇馳信郵以深入徼群迷
以出海慕集三昧以致一塹蕩除
五陰式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
皇威其水弥湯廣深難除又值旋嵐
傾勃雹霰瀉澍擊浪揚波海神竟
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沉夜又守塗羅
剎據津流警流聾覆没善財其欲溯
泳鮮不沉溺又臨圻阻涘大築城壘
壁立隍濬險闇唯有一門四埀幽谷
一人執戈万夫攝思四果怯憚辟支
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
能僉曰或可卽勒軍士爲渡水故備
取諸草木編以爲栰附令抱蹋橫波直
進臣等手寨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
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
心戮力驅馳往撲卽遣安靜將軍領
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
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賑
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吏
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
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
月而三行臺恐衆避逅不得覽進乃

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偷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兕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檣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覬覦符受命啓土塵刼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慇懃專令文德以來不許戰爭而致慎府受詔之初依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豎猶張猶敢逆節雖違貝多曉喻都無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万嘗未浹辰大弘淨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号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蹔設則二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万域神戈蹔指則魔徒失膽恵劒一揮則群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盛巢守穴到不到䖏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䖏膏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

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域元兇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欵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例授以遠号私之樂土爲拔五箭幷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惠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保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閑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讃慇懃諫諍辭不獲免嘿許所奏尒乃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輻雲迴来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萬薦餚於祕請故緣行錄勳則陳如先封真諦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邑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條準古禮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万國於鷲岳華荒飛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槃溪據林盻水宣揚皇澤依恒説逸召集未賓仁風帀宇道光遐照四面文

通化流無別聽說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
山之所無量之感遶震城岳無等之智
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冑書一軌日月重
光天地清明六万之衆解長圍以從正
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袂不動之賢不
遠千里意樂之楷應感而至工人率尊
飡於尸城揀獸奉盡漿於長源內外剋
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東訓
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殄兹兇
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勳
漸望更進方事前討凱旋未日並露
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結崆隆代躍信
背千途故智勝摽宗歷塵劫而玉三登
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徒僞見
駕判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
於顛倒之境以兹偏師抗衡中道蓄言
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昇遐實歷無
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充
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驅役四
生周遷六趣畔援慾天狠戾愛地毒被
邊荒虐流華夏雖儉狁之侵宗周匈奴

之陵炎漢末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過之年駈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入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惟多闕有慚熙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沉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龕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万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羅組繫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寰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号為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悉皆原放若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僁若亡命慾山挾藏奸器百刧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蒸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人不在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

處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百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政教斯加福歸於靈鷲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振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質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軀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撤龍深宮滅鐯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弥服群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沉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綱志尚有懲十八來蘇方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陁波崘

黄門臣師子吼　黄門臣舍利弗

黄門臣須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住大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蠹五住遊魂含識因其致患是

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
師頻行薄伐伏惟
陛下秉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
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
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謨會群
生於淨國三千剎土共稟威靈百億
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梨耶
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乹城綿
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
極乱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爲蕃
屏之任引戲論爲帷幄之臣陷溺黎
元于擾鋒鏑
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
懸斯塗炭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
庭臣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
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
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
戈舩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
轍屯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
旬擊鳴鍾而作氣阿梨耶識固重昏
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肆螳蜋之非
輪等蜂蠆之含毒乃遣僞恒行大將
軍阿陁那識率无明之子弟恃无賴

之胃衿攝守乱城與臣抗敵又遣偽自性大都督迦眦羅仙偽執此大將軍迦栴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筞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氷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贏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无緣隨便安養偽諫議大夫致諦懷逸群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千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蕩寇大將軍婆娑道招慰大使上柱國翅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闢淨大

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
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數賬豆並以
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
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
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
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
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貞
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
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
齊高鋒鍔與霜天比淨披弭擔駕圖
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千門而並入雖
生死無際一念觀其濱涯塵勞有儔
須臾見其崩潰偽丞相陳顯偽僕射
慮思无計求生闔門自縊偽司空師
子鎧偽司隸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
嬰深壘猶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
而不見扶遂淪亡而莫能濟阿陁那
與其偽主外无强援內寡深謀師摧
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无依
銜璧叩頭轝櫬待罪臣即梟陁那之
首釋邪諦之四發彼昏王立其賢嗣
方使宗種不絕永為茅土之君世德
相承恒修職貢之礼於是氛祲開蕩

若和氣之泮春氷醧獄殲夷似涼風之卷秋籜六根超絶不開亭障之虞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德府别將白隰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 卷三十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宋謝靈運臨終詩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陳何處士遊山寺并雜詩 四首
陳姚察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陳尚書令江總遊攝山寺詩 并序和 十首
陳江令遊武窟山寺詩 并和
北齊盧思道從駕大慈照寺詩 并序
陳張君祖雜詩 三首并 贊和
周沙門釋亡名五苦詩 六首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 并和
隋煬帝於樓望春燈詩 并和
隋著作王曹述淨名詩
隋薛道衡入鳳林寺詩 唐文帝暮冬過寺 一首
唐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詩 二首
今上遊京師大慈恩寺 并和詩
唐常州宣法師詠高僧
唐宣法師遊東山尋殊曇二法師

四月八日讚佛詩　東晉沃洲山沙門支道林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
泰朗朗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
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飛飛天
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頹龍首漂
蘂翳流冷芙蕖育紳葩傾柯獻朝榮

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氣珎祥盈四
八玄黄曜紫庭感隆非情想恬怕无
所營玄根艮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
朗東旦金姿豔春精含和捴八音吐
納流芳馨跡隨因賾浪心與太虛寘
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囏無
外空同妄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暎万品誕遊
華澄清凝玄聖釋迦乗靈會圓神秀
機正文養衛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為
務下尸寂為無中鏡

真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兜術
邑漂景閻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
明旬八維披重霄九霄落芳津玄祇
獻萬儛般遮奏伶倫凖白凝神宇蘭
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泯
不為故為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
器像也像彼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
緋青神為恭者恵跡為動者行虛堂
陳樂餌蔚然起奇榮擬似藝戲微我
詩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蕭心凝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莫潛源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无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虛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賾綵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洹道行深婉婉化理長疊疊維摩㓂德音暢遊方罩牢妙傾玄絕致由近滅略略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撥煩練陳句臨危析婉章浩若驚飈散因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需濡妙習𣯶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頹寮朗神斬張誰謂莫津遐一悟可以抗願為海遊師櫂柂入滄浪騰波滄漂客玄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

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採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八關齋詩三首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明疇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揵自綢繆寂默五習真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室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三悔啓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飄隨風適踟躕歧路嵎揮手謝中析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守真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閑自釋

靖壹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飇灑隙牖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万畝望山

樂榮松瞻澤哀素抑解帶長陵岐婆

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温手

寂寥神氣暢欽若磐春藪逵度寡三

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

化肘

詠懷詩五首

傲乞乘乃素日往復用旋弱喪因風

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溢窈窕欽

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

為我養逍遥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

虛映自然蹔蹔沉情去綵綵冲懷鮮

踟蹰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

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景眇罔玄思劬優蹇較神

巒領略綜名書涉老咍雙玄披莊玩

太初詠發清風集謂思皆恬愉俯欣

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

寂漾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无

無矣復何傷万殊歸一塗道會貴冥

想罔象搜玄珠悵快獨水澄幾忘映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

理理忞形與物物跡蕭索人事去獨

與神明居

睎陽照春圃悠緬數時往感物思所
託蕭條逸韻上尚想天台峻跡歸巖
碏仰冷風灑蘭林管籟奏清響霄崖
育靈鷃神蹤舍潤長丹沙映翠瀨芳
芝曜五爽茗茗重岫深寮寥石室朗
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
心揮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頽囧囧神
宇敞宛轉無造化縹瞥鄰人象顒投
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
阿矇矓望幽人慨矣玄風濘皎皎離
滌沘時元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
無蘙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
駕凝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
脩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
照損無歸昔神暖暖煩情故零零仲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憺怕
為無為孫哉自有鄰坤基葩簡秀乹
光流易頽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遲
超超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
散分不諮天挺沉無冥到韻變不揚
蔚炳冊冊年往遂悠悠化期永翹首
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塗雖十三日

已造死境願得無身理道高冲默請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恍逈靈
翰息肩棲南嵎濯足戲流瀾採練銜
神蔬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梧蕭蕭
猗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
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揔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逸巡釋長
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差忘懷浪
濠川逵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
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
遊樂靜閑豪腴无奕味婉孌非雅語
怏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緝榮
熙生塗連惚怳既喪大澄真物誘則
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任神往省斂
嗣冲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
此默照朗遺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
交樂盈胥衿神會流脩仰大同羅万
殊蔚若充甸網寄旅海軀鄉委化同
天壤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
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
杙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
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
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巒布迴壑佇蘭
泉秀嶺攢嘉樹蔚薈微游禽崢嶸絕
蹊路中有沖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強
敏天行弱志欲无去玉質陵風霜凄
凄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
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
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亦
凝注懸心元氣地妙研革麤慮冥懷
夷震驚怡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
同泯七住逝慮乘有來永為有待馭

詠山居

五岳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
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
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
其巖下金聲瀨沂濱捲華藏紛霧振
褐拂埃塵跡從道蠖屈道與騰龍伸
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
嶺蕭條任陶均

念佛三昧詩集序

晉廬山釋慧遠 譔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无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乎相圍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号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覿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

以定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與九緣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詩四言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淚彼三觀亡此豪餘其一

空漠河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其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其三

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淵人衰籍冥方恩轉豪功在深在測王哉之念法心西極

薩陀波倫讚　因畫波若臺隨變立贊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業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神疎其軌感夢魂交啓茲聖誥

薩陀波倫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懷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慮同寘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倫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関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志形歡不期適非伊括人孰探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亹亹淵匠道玄數盡辭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軒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行念佛為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以无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群象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元長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遠駕愛海乱輕舟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三靈晨旦越恒曜棒芳霄薰風動蘭月丹榮藻玉墀翠羽文

朱闕晧羲非虛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
曆万國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璸佩
晨光表塵維淨覺泯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柝警層殿昊響感心
神修容展雕宴生老終以縈病死行
當蕩方爲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夭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
滅親愛豐時生長風吹北壟迷景急
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辞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
思中閨空怨慕風獜乘往塗駿足獨
歸路攀抆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弥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
軌文驪鏡重川鷲巖標遠勝鹿野究
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蒙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俳

徊條閒亟渝減靈智湛常然俯應有

盈缺感運復來儀且欣人間紲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捿引火歸炎

燧把水自清隄蕃園无異轍祇館有

同躋比肩非今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鉛

黛闕下挂纓簪禪悅兼芳言法憙志

清琴一異非能辯寵辱誰為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疎遠風騰芳清漢

裏響梵高雲中金華紛舛若瓊樹藹

青葱貞心延淨境邃業嗣天宫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覩弘慈迫已

遠睿后扇高塵區中禔福寓外沐

深仁万祀流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齊王融

插玄寺聽講畢遊邸園共七韻應司

徒教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隟桂燎藹初

裁蘭墀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

廣夜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濟風轉還　邐清煙從喬石日泊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將夕

述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无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等至理歸无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

栖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乎入羊腸稍看原譪譪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雁寒風催夜霜玆地信閑寂清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烟生樓

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
照不極斂鏡凝无方法輪明暗室慧
海度慈航塵根收未洗希霑垂露光

簡文望同泰寺浮圖　芳和

遥看官佛圖帶辟復垂珠燭銀踰漢
女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宫
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引鷄飛幡
雜晚紅音絳畫鳥神晨晃梵世陵空下
應真飛景趍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
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盤能令苦
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
出九居

王訓奉和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
達露塔復千尋壺櫨出漢表曾拱冒
雲心崑山雕潤玉麗水瑩明金懸盤
同露掌插鳳似飛禽月落簷西暗日
去桂東侵反流開眷屬搨翰動神衿
願託牢舟支長免愛河深

王臺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摽千丈儀鳳異靈
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桷高簷桂
珠綱寶地若池沙風鈴如積響刻削

生千變丹（[illegible]）青畵万象烟（[illegible]）霞時出没神
仙下来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遊鋧不敢息翔鵄詎能䢛讃善讃哲
人流詠歸明兩願假舟航未彼岸誰

玄廣

庚信奉和

遊遊淩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
闕高層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
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
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泉注
圖雲色半輕露曉盤猶滴珠朝火更
明雖連傅望菀還接銀泓城天香下
桂殿仙梵入伊笙㢋闡入解樂方遣

六塵情

簡文夜望浮圖上相輪
光中辯吞鳳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
水持添承露盤

簡文賦詠五陰識支
澆漓混神囙囙形復依色欲浪逐情
飃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改狀斬籌方
未極鵨觀既无辞猿攀此焉息
劉緽賦詠百論捨罪福
尋囙迹乃異及捨趣猶并咨極降歸

樂樂極苦還生豈非輪轉愛皆緣封
著情一知心相渴 樂法流清
簡文蒙華林戒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
了八風恒易傾伊余久齊物本自一
枯榮弱齡愛箕潁由來重伯成非為
樂肥遁特是猒逢迎執珪守蕃國主
器作元貞昔日書銀字久自悳宗英
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居高常慮
斁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
朗暗室宰舟出愛瀛是節高秋晚流
寥天氣清交門光景麗祈年雲霧生
紅葉闇青璅紫露濕丹楹菜疎行逕
出泉洄遠山鳴綠衿依浦戍絳蘋拂
林征鹿蒙八解蓋方使六塵輕脫闇
時可去非差捨重城
簡文蒙頹懺直疏并和五首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法侶盛
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惡三修
桂愛焉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豔地
寂鳥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

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烟藏石隥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籠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　云云

王筠應詔并序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　聖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捃摭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屬慶脫實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欺紿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遂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鈴混吹音勝幡縈雪彩早蒲欲抽蓁新篁向舒蔥翹懃諒懇到歸誠信蕙倍睿盤似烟霞闌干若珠琲善誘雖欲繼含毫愧文彩

昭明太子講席將訖賦三十韻依次用

法苑稱嘉柰慈園羙脩竹靈覺相招影神仙共栖宿慧義比瑤瓊薰染猶蘭菊理玄方十等功深似九築華水警銀舟方儼列金軸微言絕巳久煩勞多累並因茲開慧雲欲使心塵伏

八水潤燋牙三明啓群目寶鐸且叅
差名香晩芬都暫捨六龍茇微袪二
鼠藏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
滄海變辟彼薝羅熟妙智方縟錦深
辭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錮腹
透迤合蓋城蕆莚布金都珠花蔭八
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
翻覆高談屬勝時豪闇終自悉日蘇駕
鶩及風度蜘蛛屋落鷰散遠香霏雲
卷遷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行獨後
焰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雞花水
無令乘漆木棖巖不足貴棘林安可
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廣方樸視愛同
榛鋒遊善如原薮八邑仙人山四寶
神龍澳藥樹永繫稠樺枝詐彫械以
茲恍闇道蕨此優馳逐欲追露寶車
脫屣親推轂

簡文旦出興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於去
影鐃吹雜還風旻戈夏服箭驥馬緣
沉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由來
六塵縛宿昔五纏縈見鶴徒知謀察
象理難同方知惑四辯冥用語三空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慙寶子姒恧嘉聲治定陳五礼功成奏六英汲引甶宸鑒舟航動睿情諸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鴻名歸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粛休夜更宮槐晋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和

陸倕和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搆山楹南望窮淮溆北眺盡滄溟步檐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戸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道筵終後說鑾轡出郊坰雲峯響流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頌後乘榮

蕭子顯奉和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㪍心重禪室遊駕陟曾城金輅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逈前笳清邐迤因臺榭參差態羽旌高隨閶風極勢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雲昇秋野平俳佪臨井邑表裏見淮瀛折果尊常住渴慧在無生暫西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闡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烟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況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高柯變夏葉幽瀾潔涼泉停鑾對寶坐辯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燃法朋一已散笳劔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摛鋅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奉和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國雖窮礼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鑾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障嫌郊原山風乱彩旄初景麗文轅林開俞騎騁逕曲羽旌屯烟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

迴情下重閣降道放真源談空疋泉
涌綴藻邁絲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華
龍鶴顧己同倫爵何用杞罇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梁皇太子同作
庚集 五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憂危光疴經生易折無因塵岸
草廬反邛山穴 徐防
消渴膝腸腑疼寒嬰枝節如何促齡
內憂吾無暫歡 孔燾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嚙一隨訶已
微當年信長訣 諸葛𤩽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姸容一旦
羈孤燈行自設 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已殊戚景寧優劣一隨業風
盡終歸虛妄設 王𦐍
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載零落竟同
歸憂思空相結 李鏡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嗟於茲排四
纏去矣求三湼 殿下
下學皆流心方從窮冥別已悲境相

空復作泡雲滅　中庶府君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病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
色終當悲九泉　王臺卿

已無雪山草況療膏肓誰憐復悲淪昔
海何由果淨天　諸葛璧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淥池邊今如白花
樹還悲明鏡前　殿下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鐏不復
樂蓬驢豈還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臺信遊旅懷業理常牽玉匣方委
櫬金臺不復延　中庶府君

撓脊隨遷遠蘿影帶松懸誰能留十
念唯應逐四緣　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
力振錫遠乘烟　李鏡遠

一登四和攝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
壽無論延促年　孔燾

第三東城門病

纏病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畫篋

紬不值仙人廢 駐下

習染迷盡瓶卧起求插宿羅襦豈弄

歡臨岐方土木 中府府君

南城門老

少年愛紈綺衰暮懃羅縠徒傷歲弄

弄陳詩非郁郁 王臺卿

鷄聽辭軒冕鮐背烹葵菽松栢稍相

依權愛幾時睦 李鏡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囿一浸松栢

下春光徒朧昱 孔燾

結根素因假枝葉緣骨肉自塵壤蟻

駈值此風刀逐 諸葛愷

北城門沙門

俗憂厭纏縛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

鎧去此纖羅服 徐防

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殊月猶沉

首金錍未挑目 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紈未可得漳濱徒弄離一逢大馬

病貴有羸駈馳 李鏡遠

已無九轉術復闕万金奇不看授搵

掌唯蔓蓮花池 君

南城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孔燾

已傷万事盡復念九門枝乘軒意何在濁鏡坐如斯　中庶肩吾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誰復知　殿下

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万祀藏珠應千年罷玉羈　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歆方除五欲累長辭三雅卮　王少卿

傢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弥沒身音靡託單孟詎待賞　諸葛璩

正月八日燃燈　應令

藕樹交無極花雲衣數重織竹能為象縛荻巧成龍落灰燃蘂盛垂油濕畫峯天宮儻若見燈王願可逢

簡文遊光宅　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清柳輕槐拂惠風入泉光綺樹四柱暖臨空翠網隨烟碧丹花共日紅方欣

大雲薄慈波流淨宮

梁簡文於幽縶中援筆自序云

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
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
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又為連珠三首

一曰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補多而
驟寡是以虔素棲下獨有豪神松栢
橋南空餘白社

二曰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
欲輕其死有德必昌兵踐於義无思
不服

三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
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
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又為詩曰

怳忽烟霞散颼飀松栢陰幽山白楊
古野路黃塵深終無千月命安用九
丹金闕里長蕪浸蒼天空照心

十月弑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肯時
太清五年也

宋謝靈運臨終詩

龔勝無貴生李業有窮盡嵇叟理既

追霍子命亦殞淒淒後霜栢紛紛衝風菌邂逅竟既時倩短非所戀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沈隱侯臨終表

臣約言臣抱疾弥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无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比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鳴哀謹啓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千月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无恒焰電光寧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惟有夜松聲

陳江總入攝山栖霞寺一首并序

五言壬寅年十一月十八日入攝山栖霞寺登崖極峭傾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

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 [illegible]
礼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球
聽但交辭不停薪指儀謝李製此篇
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此志焉
靜心抱氷雪慕齒迫桑榆太息波川
逝悲哉人世拘歲聿皆採獲冬晚具
嚴枯濯流濟八水關襟入四衢茲山
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
烟迹有无鐵碑橫古燧盤木卧荒途
行行備履歷步步轉巖紆高僧迹共
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
不渝（寺猶有明詮二師居上頭僧船治中蕭齋素圖像）遺風佇芳
桂比德喻生蕭寄言長往客悽然傷
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畢德施山
齋三宿凌定罪福懺悔
四知無矯志三施啓幽心通簡避人
物偃息還山林幽澗停驅響交枝落
憓陰泡葦聚凍雪欄躡嚓歸翁石采
無新故峯形詐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
遂駸駸何以修六念度誠在一音未
泛慈舟遠徒令顧海深

五言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

酒周尚書并同遊群彥江令公

滌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攢
枕雲崖宿解鞍梵宇調心易禪庭數
息難石磵水流靜山窓葉去寒君思
北闕駕我惜東都衍翻愁夜鍾盡同
志不盤桓

徐孝克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
夜坐六韻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歸依
鴿食迎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鏺
蹲鍾雞蘭靜舍握仁智獨從容五禪
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顧言於此處携
手屢相逢

陳主同江僕射遊攝山棲霞寺 御製

時宰磻溪心非關狎竹林鷲岳青松
曉雞峯白日沉天迥浮雲細山空明
月深櫂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村
夜烏去風路寒猿吟自可尋出俗詎
是欲抽簪

遊攝山棲霞寺 并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
亥入攝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
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體 謹

江令公

霢霂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栖宿緑野中登頓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麦氣涼昏曉乘風面泠泠(零音)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沉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淨自此涉七塵庶无擾

靜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江令公

絶俗俗无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霾卧藤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為吾儕

徐祭酒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麦氣巖光對月宮香来詎經火花散不隨風瀾松無異聽禪桂雨分蘂虛薄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乘山北猶可向牆東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

其尒時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為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可不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斯滅盡者豈是俗中要人道離群愴寘期出世遥留連入澗曲宿昔步巖椒石溜水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靉靆出谷霧飄颻勿言无大隱歸来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縱棹憐迴曲尋山静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俗人分貝塔涵流動花臺編嶺芬蒙蘢出櫓桂散縵繞隱雲情幽豈徇物志遠易驚群何由狎魚鳥不願屈玄纁

江令集玄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窠射得鶴鵜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詳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絶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宋初有法瓊足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食棗栗不著錦帛 戒德甚尊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從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出西自剋亡日捨命後勿開棺但以

乞烏至破岡 如期而終使君依旨
送林野間停舟七日七夕烏獸不敢
侵乃收殯焉亡祖親使君之第 四女
也就躬受戒勅余記錄之

陳江令往虎窟山寺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
塏墟壟曖阡眠藹藹車徒邁飄飄旌
旄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古樹
無枝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黄鳥挂
石下新泉翁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
藥何由齊大年

治中王固奉和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
奇人功兼製置房廊相映屬階閣並
殊異高明疊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
窮嶺歷籍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
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石相暉媚
像法無塵染真僧絶名利陪遊既伏
心聞道方刻意

記室參軍陸罩奉和

雞鳴動睟駕橑苑睠晨遊朱鑣陵九
逵青蓋出層樓嶽華滿芳岫 虹采被

春州禄吹臨風遠（集卷六十三）旌羽映光浮高枝（第三十四張）
隱修逕曲澗聚輕流俳佪花草合瀏
流鳥著道金盤響清梵涌塔應鳴桴
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
教信解愧難詶
前臣刑獄參軍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閶鳳
管後乘躍龍驂愛遊非逸豫幽谷有
靈龕兼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
常須稼雲衣不待蠶蘋荇緣澗壑蘿
葛蔓松楠鶯林響初囀春畦翠欲含
感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
力永滅六塵貪
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基臺卿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
轂驪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
行旗賓徒紛雜沓景物共依遲飛梁
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花臨迥砌分
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
塵情良易遣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
義方當知受持
西曹書佐鮑至　從駕虎窟山寺
神心勝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

出風去管聲遥息徒依勝境税駕止（廣韻舉要本作千 [illegible]）
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緑氣方韶短葉
生高樹疎花發早條遠峯帶雲浸流
烟雜雨飄復茲承之者須名劑末僚
願籍連河潤廣影慧燈照一知衣内
寶方悲慈地饒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廠俗賞奈苑矚年華始入香山
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
林花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虵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三首

乘盃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
狭西浮郢路遥離亭花已散別戍鳥
新嬌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㪺訓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節髙
世乘盃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
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襌龕入想
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
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通士人篇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床摘菊山无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咸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大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睍鱗羽効異山澤薦祉華夏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且捿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慾界於危城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儼天道冠邵陵業踰（莘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衆墟實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嚴迴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暖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呂商飈振

野白露戒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軒翠華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駐輦朝万靈以案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届下都遵茲淨域並悅鷲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洒心俱展誠欸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所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皐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纔辟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尒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亘福地下金繩繡栭高可映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臺疑停燧陰軒類鑿氷迴題飛星没長楣宿露凝雉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虛薄叨恩紀微驗竊自淩優遊徒可恃周賚永韡勝

五苦詩　周沙門釋亡名

生苦

可患身為患生時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

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覓千年名

慶詞表卷第三十 蘇孝大[illegible]附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艷白髮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勝簪甘肥與妖靡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劒平四海橫戈却万夫一朝床枕上迴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陵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壠向應空惟當松柏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噎不能辭雖言万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塚相次似魚鱗茂陵誰辯漢驪山誰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

萬夫張牂

陳郡宗選見蕭紫霄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憶此寺仍用蕭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花讃繞峯蓮霞暉關幡影雲氣合爐煙迥松高優蓋瀑水細分泉合風万籟響哀露百花鮮宿昔尋真趣結支亟留連山庭步靃靡澗沚濯潺湲因斯事薰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雨懐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詠懐詩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澂懐恬无欲坐可捶玉侯門可迴金轂風来詠逾清鱗華淵不觸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清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羲騰望舒映景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恬神罔蒙穢要在夷心曲

靈飇起情浪飛雲騰逆鱗苟濯南陽秀固集三造賓緬懐結寂夜咏藻詠終晨近佇時無遘誰與拂流塵眇情寄極眄肅肅條獨遨神相忘東濵裏何

晞西潮滓我崇道无廢長謡想義人
遐遯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遺動委浪
迹遇靖恬夷性栩卷從老誥揮綸與
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飇塵正時无
喜惠偶絶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
欣微音令穎敷凌霜蒨葩熙三春盛
拂翮期霄翔豈與来揄競我混不材
委遺情志彫朕雖非嶧陽椅聊以敲
泗磬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

沙門竺法頵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
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為之讃

鬱鬱華陽岳絶雲抱飛峯峭辟溜靈
泉秀嶺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
寥籠丹崖插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
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无無還
淨滯空空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
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刹應方恢擢
化地類蒙慈悅冥冥積塵霖永在巖
庭閑發聰无通炤遺形不洞滅明哉
如来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壞孰
若阿維察遐謝晞玄疇何為自矜潔

邈邈慶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

嶽獨秀閒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
峭頂淵溢甘泉液崖蔚芳芝頴翹翹
美化倫眇眇凌巖正肅拱望妙覺呼
吸睎齡永奇能夷冲心所態靡不靜
万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勉尋大乘
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讃

峨峨王舍國欝欝靈竹園中有神化
長空觀體善權私呵睎光景豈識真
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歡飄忽
凌虛起无玄受慧難

三昧經讃

迹起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
往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
同冥渕哉不起滅始自无從生借問
導氣倫安測泯洹靈

詩序

省贈法頵詩經通妙遠
亹亹清綺雖玄言不盡意殆亦幾矣
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
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
之形容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

咨之未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庾僧淵荅

真朴運既判万象森已形精靈感冥
會變化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弥綸始
無名捨本而逐末悔悋生有情胡不
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觀均有无鑒
蜺豁朗明逍遥眾妙津栖凝於玄冥
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
所成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洼洼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
弥百億同一像靈和陶煙熅會之有
妙長大慈濟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
沙弥眾粲粲万心仰誰不欣大乘兆
定於玄曩三法雖成林居上亦有黨
不見虬與龍灝軼凌霄上冲心超遠
寄浪懷邈獨往眾妙常所晞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歸驂悠悠
誠滿域所遺在廢想

庾僧淵荅

遥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璧
室玉潤灑靈津丹谷挺樑樹季穎奮

暉薪融飈衝天籟逸響乎相因鸞鳳翔迴儀虬龍瀠飛鱗中有冲漠士躭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忽自賓栖峙遊方外超世絶風塵翹想晞眇蹤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藥何足𢘅濯志八解淵遼朗豁冥神研機通微妙遺覺忽忘身居士成有黨顛眄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反真

煬帝謁方山靈巖寺　隋后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沉沉平郊送曉日高峯落遠陰迴幡飛曙嶺踈鍾響畫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梵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穎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拱臨松蓋豐牖對峯蓮雷出階基下雲歸梁棟前靈光辯晝夜輕衣數劫年一陪香作食長用福為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一首　隋煬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夜梅幡動黃金地鍾發琉璃臺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潁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徙燄批花生落枝飛煙繞定室浮光映瑶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一首　隋煬帝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颸灑林花落逶迤風柳散孤鶴逝追群啼鶯遠相喚蓮舟水處盡畫輪途始半江濵各自遥東西並興歎已薰禪慧力復籍金丹抒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胄臥疾閩越述淨名意

余臥疾閩海弥畱旬朔善友顯法師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陳其意歆簡法師　玄尓

客行万餘里渺然蒼海上五嶺常炎鬱百越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疲恙桐雷邈已遠砭石良難訪抱影私自怜霑衿獨惆悵眺城有長者生平夙所尚復籍大因縁勉以深迴向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摩乾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

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

大醫王慈力誠无量

薛道衡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栖丹穴
鳳地迹白沙龍濁巖樓迥出複道閣
相重洞開朝霧斂石濕曉雲濃高篠
低雲蓋風枝響和鍾蘿陰翻細柳澗
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蓮座吐芙蓉
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

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叢藥
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
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
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
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
言千里善芬為窮世跡坦空非即有
三明似未臻近識封歧路分鑣疑異塵
安知悟去漸究極本同倫我皇躰斯
會妙鑒出機神眷言揔歸轍廻照
引生民顧惟慙宿殖邂逅逢嘉辰願
陪入朋解歲暮有攸因

太宗文皇帝謁并州興國寺二首

迴鑾遊福地　極目翫芳晨　梵鐘交二響　法日轉雙輪　寶刹遙承露　天花近足春　未瑜蘭猶小　無絲柳尚新　圓光低月殿　碎影亂風筠　對此留餘想　超然離俗塵

文帝詠佛殿前幡　唐居

拂霞疑轉電　騰虛狀寫虹　屈申煙霧裏　低舉白雲中　紛披乍依逈　掣曳或從風　念茲輕薄質　無翅強搖空

常州弘善寺宣法師三首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竺佛圖澄

大權慣塗炭　乘機入生死　中州法既弘　萬戲暴亦止　乳孔光一室　掌鏡徹千里　道感呪蓮花　究生吟棘子　埋石緣雖謝　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惟絕靈　涅槃固无名　先賢未始覺　之子唱希聲　泰王嗟理詣　童壽揖詞清　徵音閭廬岳　精難動中京　適驗方袍裏　奇才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木落樹橚澡水清流潔寂屬此悲哉

氣復茲羈捺感奚用寫繁憂山泉恣
遊歷方丈窺深澗千尋仰絕壁傍嶺
竹參差緣崖藤蘽歷行極幽邃去
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侶喬枝方挂錫
園繞悲旃檀紺良豈砂礫妙法誠无
比深經解怨敵心惟即頂礼道存仍
目擊慧力幸已逢疑網若焉析豈直
袪煩惱方期拯沉溺

帝謁大慈恩寺一首 并和　唐今上

日宮開百仞月殿聳千尋花蓋飛圓
影幡虹曳曲陰霞綺遙瓏帳蘂珠細
網林寥廓烟雲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花曜日
綵神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
雲心細草希慈澤恩光重更深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犨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巳成尚无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實閑寂於條舒則陰陽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貪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高色而淨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去二儀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辟之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京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含靈蔓延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乃從一而万物始生薜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膊拔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椎髻執作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冥冥莫識莫精眇眇忽忽因知所出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或談不知隸為我巳不知我為隸形

既群迷於螺蠡復聚惑於鎮鈴比渾沌於難子方晦昧於孩嬰斯皆未了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若海往復迷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起獲三六獨法号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於火宅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者粵我大師釋迦世尊矣創成正覺龍河九有興出塵之望後移馳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躅則千生伏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无窮酬恩惠於父城發心者莫筭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濟九居教无幽而不陳機无微而不納若泛為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篇以為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過律顯則過亡且如志損輕枝現生龍戶慈濟微命交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是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紐唯斯三藏乎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理亡他議及乎薛舍初辟

魔王感歡喜之志然連後唱无滅顯立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龍鬼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身邊血如花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迦攝法應人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殊隨所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裙有偏正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无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亡愆各有師承事无和雜有部則正餘三並偏有部則要須別室正量以繩圍牀有部手請僧祇畫地也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唐云聖大眾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万頌唐譯可成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聖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聖根本說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万頌然而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耳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陁則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兼三

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羅國次東南有郎迦戍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並悉極遵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常倫）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衆片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串者准知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驩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纔五六朝即到匕景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惡王今並除

滅迴无僧泉外道雜居斯耶贍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爲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介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頻眠娑羅王夢見一疊裂爲十八片一金杖斬爲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贍部時諸苾蒭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以此即先兆王勿見憂耳

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礼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爲大不行斯事号之爲小所云大乘无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眞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无内有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眞何僞意在斷除煩惑拔濟衆生

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覺既无慧目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无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録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爲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爲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

又見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爲密語而更作解嘲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无由准驗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无煩半日此則西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

皇上則恩育兆庶納隍軫慮於明發

群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宵

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頓顙丹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為无為事無事斯固无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俱吒醫說羅俱俱吒是雞醫說羅是貴西方傳之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為最五天並悉同然）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衆儼然欽誠極旨自有屏居幽谷脫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焉禁由傳受訛謬執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十章分為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一卷并雜經論等並錄附歸願諸大德興弘法心无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禁古今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瀲之微此難懸矚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呈脩學條章考師宗於實錄

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簣之功；談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閱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徙寸陰，實鏡千齡之迷躅。幸願撿尋三藏，鼓法海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泛慧舟而提六象。雖復親承匠旨，備撿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嗤於慧目去尓。

一破夏非小　二對尊之儀
三食坐小牀　四飡分淨觸
五食罷去穢　六水有二瓶
七晨旦觀蟲　八朝嚼齒木
九受齋赴請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尼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眾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筯合不
十七知時而礼　十八便利之事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襯身　二十二臥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礼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乖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三十五長髮有无　三十六亡財僧現
三十七受用僧衣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爲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糅於斯此與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龜茲于闐雜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禮卑習以成俗本无憑據依夏受請盜過容生故應詳審理無疎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下行尋撿聖教无文誰昔遣行斯事

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无容輙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髆首無巾帊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開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

訛諸餘履屣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須之自久然有故違之類即是强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壹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枯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眾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牀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來由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

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来儀漢徳乃
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
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
足明非牀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垂
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
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
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餟餘殘
食深是非儀収去反觸僧脲家人還
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
熟察之須觀得失也

四飡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既
飡一口即皆成觸所受之器无宜重
將置在傍邊待了同棄所有殘食與
應食者食之若更重収斯定不可无
問貴賤法皆同尒此乃天儀非獨人
事故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
無淨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
將益送所有殘食却収入厨餘餅即
覆瀉瓮中長臛乃反歸鐺內羹菜明
朝更食餅果後日仍飡持律者頗識
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方即成觸要將

淨水漱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淨食若未澡漱觸他並成不淨其被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狗犬亦須澡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手漱口并洗嘗器方觸鐺釜若不爾者所作祈請及為禁術並无効驗縱陳饗祭神祇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獻三寶并奉靈祇及尋常飲食皆須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大小便利不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去清齋方釋莫剪爪宜侵肌捨塵惑孔顏如斯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歆饗也凡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撿校若待齋了恐時過者無論道俗雖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教許无罪各比見僧尼助撿校者食多過午因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諸國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昔有北方胡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見笑良以便利不洗餘食內盆食時叢坐平相振觸不避猪犬不嚼齒木遂招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為輕然東夏食无淨觸其來久矣雖

聞此說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渠竇或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授水手必淨洗口嚼齒木疏牙刮舌務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成齋然後以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撚成泥拭其脣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盃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須三屑淨揩(豆屑土乾牛糞)洗令去膩或於屏隱淨瓶注口若居顯處律有遮文略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之前口津無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咽得罪乃至未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日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知護亦非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難免過良爲牙中食在舌上膩存智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食已了談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含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淨瓶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也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

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方持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之唯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水非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飲即是无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麤如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擁口令上竪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盡方始納新豈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銅瓶著蓋插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合隨事皆闕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二尺寬一尺許角攝兩頭對處縫合於兩角頭連施一襻纔長一磔內瓶在中掛髆而去乞食鉢袋樣亦同此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動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

述所有瓶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傘而去此等並是佛教出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革屣袋錫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其況至如王城覺樹鷲嶺鹿園娑羅鶴變之所薰條鵠封之處禮制底時四方俱湊日觀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陁寺大德多聞並皆乘輿无騎乘者及大王寺僉亦同尔所有資具咸令人擔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之別觀察事非一准亦既天明先觀瓶水可於白淨銅盞銅楪或蠡杯漆器之中傾取掬許安置甎上或可別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之或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存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再三滌器无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就彼瀉去蟲水瀘取新淨如但有井准法瀘之若觀井水汲出水時以銅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若无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瀘漉池

河觀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
上白疊東夏宜將密絹或以米揉或
可微煮若是生絹小蟲直過可取熟
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襵取兩頭刺
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
㡟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
以盆承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
其不尒蟲隨水落墮地墮盆還不免
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觀察有蟲即
須換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已即
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
生器內上以水澆三遍外邊更以水
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无蟲者隨
意去羅此水經宵還須重察凡是經
宿之水旦不看者有蟲無蟲律云用
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井處
施行此羅寂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
用陰陽瓶攉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
蟲更細不同餘時生絹卜重蟲亦直
過樂護生者理應存念方便令免或
作凡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寺家多
用銅作咸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
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闊於其底傍更

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冊三入水然後抽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存生乃是性戒可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飡食渴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虫還死內假欲存救罕識其儀井口之上翻羅未曉放生之器設令到水虫死何疑時有作小圓羅纔受一升兩合生踈薄絹元不觀虫懸著鉢邊令他知見无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為傳法誠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禮若其不然受禮禮他悉皆得罪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詑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詑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

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罷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刮舌之箄或取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而刮舌勿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俱洗棄之屏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涕唾皆須彈指經三或時謦欬過兩如不尓者棄便有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條截為近山莊者則柞條葛蔓為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隨意預収備擬无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頭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辢者為佳嚼頭成絮者為㝡麁胡葈根極為精也（即倉耳根并截取入地二寸）堅齒口香消食去㾊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齒憹三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揩令涎㾊流出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飲水一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鼻中不串口飲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然而牙齒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令盡苦湯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

牙疼西國迥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不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譯者輒傳斯号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陁寺目自親觀既不取信於他聞者亦無勞致惑撿涅槃經梵本云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或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為殄病求清潔而返穢莫去疾而招痾或有斯亦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法俗嚼齒木自是恒事三歲童子咸即教為聖教俗流俱通利益既申咸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顯其儀西方乃施主預前礼拜請僧齋日來白時至僧徒器座量准時宜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淨物器乃唯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別小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章已言若其瓦器曾未用者一度用之此成無過既被用訖棄之坑塹為其受觸不可重收故西國路傍設義食處殘器若山曾无再用即如襄陽

瓦器食了更収向若棄之便同淨法
又復五天元無瓷瓦　漆瓷若油合是淨
無疑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
乎南海皆不用食良為受膩故也必
若是新以淨灰洗令无膩氣用亦應
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用固亦
无愆重觸有過專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
牀座復須清淨坑瓮預多貯水僧徒既
至解開衣紐安置淨瓶即宜看水若
無蟲者用之濯足然後各就小牀停
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施主白
言時至法衆乃反攝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胷條右邊或屑或土
澡手令淨或施主授水或自用君持
隨時濟事重来蹲坐受其器葉以水
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無呪願之法
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前初置
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
食末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
身因事發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
其邪願捨身遂生藥叉之內生五百
兒日日每食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

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令受五戒為鄔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今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祭食令汝等充飡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或在食廚邊素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豊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諸大寺處咸於食廚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狀坐抱金囊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為形号曰莫訶哥羅即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部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无損耗求者稱情但至食時廚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處般彈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餘春秋二時礼拜之際不期而至僧徒五

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无宜更煑其知事人告廚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何于時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乃常事无勞見憂遂乃多燃香火盛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涅槃爾徒尚在四方僧至為禮聖蹤飲食供承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惣命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衆咸足其餐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善讚天神之力親行禮覲故覩神容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何意報此所由淮北雖復先无江南多有置處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鱗陁龍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鹽薑乃一片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匕半匕藉之以葉其行鹽者合掌長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哆譯為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其字義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他毒食佛教令唱三鉢羅佉哆然後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美味以此言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至東

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者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磔即須懸放自餘器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受隨受隨食无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食羅隨意亦非聖說次授乾粇米飯并稠豆臛澆以熱酥手攪令和投諸助味食用右手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渴飲冷水無間冬夏此乃眾僧常食并設齋供大略皆尒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飯盈溢盤盂酥酪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王親供佛眾行其餘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流漫律有成文即其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耽摩立底國欲依廣素設供齋僧時人止曰若纔足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所豐贍若无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矣斯乃施心弘廣得報還復豐多无乖理也必其貧窶及食罷行䞋隨力所能既其食了以

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
淨右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
手滿掬取食持將出外不簡僧私之
物聖遣普施衆生未食前呈律无成
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及餘神
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
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
灑而呪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霑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所受用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叢之下或在
河池之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
之次外置一盤即斯法也然後施主
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法如第五章
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修福業
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
伽他更无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
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
之或可時屬飢年或恐施主性悋者
問而方取齋主全无重收食法與是
西方一途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
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

就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礼敬既訖食乃同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豎兩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尔何獨道胡）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花一心虔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普馥元不別行鼓樂絃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飡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瀝眾前上座方為施主略誦陁那伽陁斯乃復是兩途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粗陳梗槩云尔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含噉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餅二麦豆餅三麨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其无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飡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収律文更無別号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麺食竪匙不倒皆是餅餅所収乾麨和水指畫見

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綿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數嚼奇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麨摩揭陁國麵少米多南裔東垂與摩揭陁一類蘇油乳酪在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腥膻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无有甘瓜豐蔗芋之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蔓菁無別其根堅鞕復與蔓菁不同結實粒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陁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辯又五天之人不食諸虀及生菜之屬由此人无腹痛之患腸胃和耎无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裹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安大盤中白氎蓋之金瓶盛水當前瀝地以請眾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巳後則擊鼓樂設香花延請尊儀棚車

華輿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
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
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
拭以香氎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
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陀那伽
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
沙糖水多噉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
日過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
向齋家重設尊儀略為澡沐香花鼓
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
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
量時有無或擎香鑪執金澡鑵或捧
香燈鮮花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
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答是
福因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
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
德次復別請兩僧各昇佛邊一座略誦
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
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褶袈裟
（袈裟乃是梵言即是乾陀之色元來不干東語何當下衣置衣若依律文典語三衣並名支伐羅也）兩角前繫澡手就餐威儀
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餐噉
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同然其別者
煩煎三淨耳並多縫蒸為膳寬如半

席貯粳米飯一㪷二㪷亦用為器受
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
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
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楪銅椀
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餚饌飲食數盈
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
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著皆受更無遮
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使見
其盈溢方成意滿粳米餅則四㪷五
㪷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隣伍
之家咸賚助供或餅或餅羹菜非一
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
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眾僧令
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
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
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
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擬
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眾僧
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
地清淨布以花燈燒香散馥持所施
物列在眾前次行香泥如梧子許僧
各指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豆蔻糅
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可消

食去膩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鮮葉裹授與衆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餘者以著瓶水如銅著連注不絕下以滕承師乃手中執花承其注水口誦隨那伽他初須佛說之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次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住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親為呪願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欹拏伽他是持施物供奉之儀特欹拏師即是應合受供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陁那伽他報施主恩梵云陁那鉢底譯為施主陁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陁音轉名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窮妙釋雖然終乖正本舊云達嚫者訛也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所食乞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嚫物或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花以上佛鮮花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蕭唱阿奴謨拖娑度即事目善奉阿奴謨拖譯為隨喜凡見施他或見施已

咸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慶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途受供法式或初日檳榔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礼拜言申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

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花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呪願然後方食其花蓋法式如西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疎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飡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拙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奉金寶棄如涕唾屛跡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遣疏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慇懃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膩即不成齋雖復餓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之亘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思嘗試論之曰然无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歷三

大而趣勸其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
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
嚴施戒撿制在聖意理可遵行一乏以
輕心道其無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
婬戒一條即去我是无罪之人何勞
更須學律咽噉著脫无不關情直指
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
一貫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
制不窺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
理包三藏不思咽咽當有流漿之苦
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殃浮囊不洩
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最後
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
防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
或恐自迷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
信是非虛律典何因見慢宜應半月
說戒洗懺恒為勸誡門徒日三礼白
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己童年所觀
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
夫飲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
倫无輕聖教耳童日聖教八万要唯
一二外順俗途內凝真智何謂俗途
奉禁亡㦯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
多修證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三藏
教理俱迷罪若河沙之巨量妄道已
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惑累皆亡不生
不滅号曰真常寧得同居苦海漫說
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譏囊
穿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
衣食多吝奉佛教則解脫非遙慢尊
言乃沉淪自久聊題行法略述先模
咸依聖檢豈曰情畨幸無嫌於直說
庶有益於遐途若不確言其進不誰
復輒鑒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　撰

十衣食所須

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无生妙智託滅理而方興若其受用乖儀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執遂致念念之迷為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而受用在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澄心即須俯視生涯是迷生之牢獄仰睎寂岸為悟寂之虛関方可艤法舟於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著衣服之製飲食之儀若持犯矇然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得失為在別人固乃无煩商攉自有現違律撿而將為指南或可習俗生常謂其无過或道佛生西國彼出家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住東川離俗者

晉東川之軌則詎能移神州之雅服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為此徒粗銓衡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須具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衆三衣五天並皆刺葉獨唯東夏開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俱同刺葉全无開者西方若得神州法服縫合乃披諸部律文皆云刺合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資具廣如律說言六物者

一僧伽胝(譯為複衣也) 二嗢呾羅僧伽(譯為上衣也) 三安呾婆娑(譯為內衣也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羅北方諸國多名法衣為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文典語) 四波呾囉(鉢也) 五尼師但那(坐卧具也) 六鉢里薩囉伐拏(濾水羅也受戒之時要須具斯六物也)

十三資具者

一僧伽胝 二嗢呾羅僧伽 三安呾婆娑 四尼師但那 五裙 六副裙 七僧脚崎(掩腋衣也) 八副僧脚崎 九拭身巾 十拭面巾 十一剃髮衣 十二覆瘡疥衣 十三藥資具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二帔有兩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直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即須順教用之不比自餘所有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牒其事點淨守持隨得隨持无勞揔足餘外長衣量事分別若氈褥毯席之流但須作其委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十物者蓋是譯者之意離為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析開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虛訓什為雜未符先旨其藥直衣佛制畜者許當用絹可二丈許或可一疋既而病起无恒卒求難濟為此制畜可豫備之病時所須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門義在存乎通濟既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為一途四依四作十二社多制唯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益兼中下遂使少欲者无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事之咎大哉慈父巧應根機善誘人天稱調御者而云供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有其言故是別時之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翻乃過其百數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絁絹乃是聖開何事强遮徒為節目斷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並皆著用詎可棄易求之絹絁覓難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在斯乎非制强制即其類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增己慢而輕餘无求省欲之實内起慸而外惡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去去而彼意者將為害命處来傷慈之極悲隱含識理可絶之若尓者著衣噉食縁多損生鏤蚓曾不寄心蛹蛩一何見念若其擁護者遂使存身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而有不噉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同斯類矣

凡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業道必匪故思佛言无犯三處清淨制在亡愆設乘斯旨但招輕過無繇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喻便彰著因喻既其明白無過依宗自顯三支道理且已皎然況復金口自言何勞更為穿鑿遂使五日之疑出於作者之筆三豕之謬傳乎信受之言若其自乞生蠶目驗損虫斯則俗士尚不

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為證深成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即須唱導隨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无過也五天法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為日无過三五計絹一疋作得七條五條內葉三指外緣一寸外緣有刺三道內葉悉皆縫合充事表儀亦何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存省事或拾遺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用袪寒暑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即是三衣見制野蠶便生異意剩謂法衣非絹遂即覓布懸憩寧委本文元來是褥高世耶乃是氈名作絹還受斯号體是貴物制不聽用作褥之法有其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可用絲織成即是氍毹之類其褥樣闊二肘長四肘厚薄隨時自乞乃遮他施无罪全不許用者大事嚴科此諸數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口腹為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无違教網應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能長其福依如律教僧家作田須共淨人為其分數或可共餘人戶咸並

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皆悉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多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為分數自使奴婢躬檢營農護戒苾芻不噉其食意者以其僧自經理邪命養身駈使傭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虫蟻多傷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以耿介之士疾其事繁携瓶挾鉢棄之長騖獨坐靜林之野懽與鳥鹿為儔絕名利之諠囂修涅槃之寂滅若為衆家經求取利是律所聽墾土害命教門不許損虫妨業寧復過此有罪邪生之十須著作則不見為疎條无過正行之三衣還復幾勞於文墨嗚呼可為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法之家尚懷固執耳初至躭摩立底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忽見家人取菜分為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歸未解其故問大乘燈法師曰斯何意焉答曰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為種植大聖所遮是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為正命省緣自活无其耕墾溉灌煞生之罪矣又見知事苾芻晨旦井邊

觀水無蟲得用一日有命即須羅濾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之菜並須問衆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綱維但有事來合衆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情損益僧徒不遵衆望者此名俱羅鉢底衆共驅之又見尼入僧寺白乃方前僧向尼坊問而後進若出寺外兩人方去必有緣事須至俗舍者白衆許已四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日合寺大衆晡後咸集俱聽寺制遵而奉行深生敬仰又見有一小師遣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情涉曲私有人告衆喚来對勘三皆承引雖无惡事而自負慚心即出寺門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衆法共遵来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寺內有一苾蒭名曷羅戶羅蜜呾羅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群名稱高遠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閑內典之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為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設来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

何為然乎答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
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邪亦復何爽
又見多聞大德或可一藏精研眾給
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
僧事出多乘輿鞍畜不騎又見客僧
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眾與其好食
冀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
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如无學識則
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掛
僧籍同舊住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
問因由如求出家和僧剃髮名字不
干王籍眾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
非鳴揵稚而驅遣為此眾僧自相撿
察起過難為萌漸于時數日昔在神
州自言明律寧知到此反作迷人向
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斯正則此乃
或是寺家眾制或是別行要心餘並
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躭
摩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
陁寺法乃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
封邑則村餘二百並是積代君王之
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論者哉亦
未見有俗官乃當衙正坐僧徒則為行

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幾倦途路若點撿不到則走赴公門求命曹司無問寒暑夫出家之人本為情希離俗捨五畏之危道遵八正之平衢豈有反更馳驅重嬰羅網欲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乖解脫不順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具隨緣濟命盪除舊習報師僧父母之鴻澤酬天龍　帝主之深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愜策修之路因論護命之事且復言其現行願諸大德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向外雙攝大眾部則右裾蹙在左邊向內插之不令其墮西方婦女著裙與大眾部无別上坐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插為異耳腰條之製亦復不同尼則準部如僧全无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裙禪袴袍襦咸乖本製何但同袖及以連脊至於披著不稱律儀服用並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慚內恥裂充雜用此即皆是非法衣

服也若默而不說知者无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㲲一雙貧賤之流只有一布出家法衆但畜三衣六物樂盈長者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即如贍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菩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驩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齊羯濕弥羅并南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敢曼矣既无腰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邊隅有波剌斯及多底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迥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弥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吐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敢曼氈裘是務少有劫貝時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即此諸國之中唯波剌斯及裸國吐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地自恃清高

也然其風流儒雅礼節逢迎食噉淳濃仁義豊贍其唯東夏餘莫能加但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嚼楊枝事殊西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將為無過引彼略教文云此方不淨餘方清淨得行无罪者斯乃譯者之謬意不然矣具如別處若尔神州兹藉除三衣外並非聖儀既其有犯理難服用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年雪嶺寒鄉欲遣若為存濟身安業進聖有誠言苦體勞勤乃外道教去取之理其欲如何然聖開立播之服通被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梵云立播者譯為裹腹衣其所製儀略陳形樣即是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纔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无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右邊刾合貫頭紐腋斯其本製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攜著那爛陁處不覩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用准斯開意直為寒鄉老者其偏袒正背元是踵斯而作剩加右畔失本

威儀非製自為定衫越法至如立播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披足遮隆凍形像之處礼佛對尊露髆是恒權便獲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隨時詐勞多服必有病緣要須著者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嚴劈裂身體若不煴服交見羸亡既為難緣理須弘濟方裙偏袒形簡俗流唯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製為命權開如車置油內生慚厚必其不著極是佳事自餘袍袴褌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擐身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得要仰順聖情自墮乍可一身傳授恐為誤衆如能改斯故轍務軌新蹤者即可謂蟬聯少室架鷲峯而並峻擲批王舍逼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泚於文池細柳乃同暉於覺樹變來田而騰茂盡刻石而揚輝誠可嗟矣誠可務哉但佛日既沉教留後季行之則大師對面背教則衆過現前故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無異或云舊來上德並悉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

固不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无罪者方可取也非知之艱行之為難聞若不行導者寧過

重曰

含生之類衣食是先斯為枷鏁控制生田奉聖言則蕭然出離任自意乃罪累相牽智者須鑒事在目前如王處涅若水居蓮八風既離五怖寧纏衣纔蔽體食但支懸專求解脫不顧人天杜多畢命拯物窮年棄九門之虛偽希十地之圓堅合受施於五百為福利於三千

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三衣及施袧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肘之衣疊作三襵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周刺四邊當中以錐穿為小孔用安衣鉤其鉤或絛或帛麤細如衫鉤相似長可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鉤穿孔向外牽出十字反繫便成兩鉤內紐此中其胷前疊處緣邊安紐亦如衫紐即其法也先呈本製略准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

授衣之下畔怕紐亦施隨意到披是聖開許兩頭去角可八指許各施一怕一紐此為食時所須反攝胷前紐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衆必无帶紐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紐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容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紐即須通肩披已將紐內怕迴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即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簟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葦為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為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霑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既依律而益身孳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事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為絹滑墮肩遂令正則

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古德
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
衣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
現免著横裙而去膏緣乃針線之勞
交息所有瓶鉢各挂兩肩纔至脉下
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穿髆而已
若交絡胷前令人氣急元非本製即
不可行鉢袋之儀如下當辯北方速
利諸人多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
制設有餘衣長搭肩上然後通披覆
其衣鉢若其向寺及詣俗家要至房
舍安置傘盖方始解紐掛其衣鉢房
前壁上多置象牙勿使臨時安物无
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
然其薄絹為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
礼拜之時遂便落地任取不墮物為
之絁紬白氎即其要也其僧脚崎衣
即是覆髆更加一肘始合本儀其披
著法應出右肩交搭左髆房中恒著
唯此與裙出外礼尊任加餘服其著
裙法式聊陳大況即如有部裙製横
五肘竪兩肘絁絹及布隨有作之西
國並悉單為神州任情複作横竪隨

意繞身既訖擡使過臍右手牽其左
邊上角在內牽向胷之右邊左邊上
裙取外邊而掩左畔（並右手邊為右裙近左手邊為左裙）兩
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直（直勑六反）直即
成三襵後以兩手各感至胷俱將三
疊向後掩之兩角各擡三指俱插向
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斯則縱末
肘許鉤取正中舉向臍下抹裙上緣
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胷條長五
向後雙排交度前抽傍牽左右各以
一手牢攣兩邊經彼兩條可令三度
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帶之頭不合
絹綵斯謂圓整著裙成薩婆多之部
別餘履曼荼羅著泥婆娑即其真也
譯為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指面則
靴條韈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无損
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
拈之時牽裙上裙下角急抹裙緣攣
於䏶下但掩雙膝露脛无傷高須上
蓋臍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
儀若在寺中半踹亦得此之齊限佛
自親製非是人意輙為高下寧合故
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申拂

地一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慢大師之
格言設告懇懃詎能見用万人之內
頗有一二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
彼方白氎幅寬二肘若其半故貧者
難求即須縫兩頭令相合割內開以
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有其制但且
略陳大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陁或
為地黃黃屑或復荊檗黃等此皆宜
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淺深要
而省事或復單用棘心或赤土赤石
或棠梨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求餘
而乘皴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
方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
鞋全為非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
斷如皮革事中具說

十二尼衣喪制

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
乖儀准如律說尼有五衣一僧伽知
二嗢呾羅僧伽三安呾婆娑四僧脚
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僧不殊唯裙
片有別處梵云俱蘇洛迦譯為篅衣
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篅也長四肘

竟二肘上可蓋臍下至踝上四指著
時入內攏使過臍各處兩邊雙排摩
於脇反脅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胷腋之間
迫無繫抹假令少壯或復衰年乳高
肉起誠在無過豈得羞人不窺教撿
漫為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
濛雨万中有一時復能改弊其出外
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
繞頭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胷臆
下出手飡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
親遮无宜服用南海諸國尼衆別著
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腳崎服
長二肘寛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
角頭刺著一寸舉上穿髆貫頭拔出
右肩更無署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
若欲此服著亦无傷線則唯貴兩條
殊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須
同大衆著僧腳崎服其寺內房中
俱蘇洛迦及僧腳崎兩事便足准撿梵本无覆肩衣名即是僧腳崎衣此乃祇支之本号既不道祇多是傳譯參差
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僧腳崎
取一幅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
如披五條反搭肩上即其儀也若向

餘處須好覆形如在房房袒膊非事
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
燸著薛鉢乞食足得養身雖曰女人
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雜業
廣為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
驅驅鎮惱情志同俗粧飾不顧戒經
宜可門徒共相撿察西國尼衆斯事
全無並皆乞食資身居貧守素而已
若尒出家尼衆利養全稀所在居寺
多无衆食若不隨分經求活命无路
輙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
折中身安道盛可不詳聞荅本契出
家情希解脫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
之洪流宜應畢志杜多除苦樂之邪
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奉戒臣
旦斯即道隆豈念身安將為稱理若
能守律决鍊貞蹤則龍鬼天人自然
遵敬何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衣
瓶鉢足得全軀一口小房弥堪養命
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泥如蓮在水
雖云下衆實智等上人矣
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礼儀或復
與俗同哀將為孝子或房設靈机用

作供養或披黲布而乖恒式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苫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為其亡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幔讀經念佛具設香花冀使亡䰟託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為賽德不飡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鏁從闇入闇不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成之十地歟

然依佛教苾蒭亡者觀知決死當日舁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座或聚土作臺或置甎石以充坐物令能者誦无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其經別錄附上）然後各念无常還歸住處寺外池內連衣並浴其无池處就井洗身皆用故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房地以牛糞淨塗餘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曾无片別或有取其設利羅為亡人作塔名為俱攞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凡聖之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

之俗禮跡唯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裕法師不為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為修福業京洛諸師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為非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臥四故廢處五秉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基石已若一苾芻為撿校人者應起如是心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當作淨廚也共印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苾芻言諸具壽皆可用心印定此處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作淨廚第二第三應如是說言如牛臥者其寺屋舍猶如牛臥房門无有定所縱使无不作法此處即成其淨言故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來者至舊觸處便為淨也然此不得經宿即須作法也

言秉法作者謂秉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羯磨中說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安樂一在內煑在外貯二在外煑在內貯並

無過也撿驗四部衆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詳覩律言大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共飲食同界宿者咸有煑宿之過既其如法雖共界宿无煑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摠唱住處以為淨廚房房之內生熟皆貯如其不聽內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護宿二乃貯畜无愆西國相承皆摠結一寺為淨廚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衣界離宿招愆僧若結已離便无失淨廚亦尒既其聖許勿滯凡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同但護界分意非防女淨人來入廚內豈得即是村収假令身入村坊持衣无不護女維那持衣撿挍斯亦漫為傷急矣

十四五衆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夏了此時法俗盛興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哥栗

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時八月十六日即是張羯絺那衣日斯其古法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緣須受日者隨有多少緣來即須准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一日如是至七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請而去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中開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在外而宿為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病緣及諸難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不破安居出家五眾既作安居下眾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豫分房舍上坐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陀寺現行斯法大眾年年每分房舍世尊親教深為利益一則除其我執二乃普護僧房出家之眾理宜須作然江左諸寺時有分者斯乃古德相傳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為己有不觀合不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有深益矣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

是隨他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去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師昇高座誦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燃燈續明香花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並虔心礼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幡蓋縈羅飄揚蔽日名為三摩近離譯為和集凡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始還入寺日午方為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蹈作隨意事先乃苾蒭後方尼眾次下三眾若其眾大恐延時者應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眾僧自為所有施物將至眾前其五德應問上坐去此物得與眾僧為隨意物不上坐荅去得所有衣服刀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東西即是坐夏已周无勞更經一宿廣如餘處此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愆攺往修來至誠懇責半月半月為

褒灑陁朝朝暮暮憶所犯罪（褒灑是長養義陁是淨義意明長善淨除破戒之過昔云布薩者訛略也）
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須
二十若作輕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
梵云痆鉢底鉢喇底提舍那痆鉢底
者罪過也鉢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
也說己之非冀令清淨自須各依局
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談愆非律所
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
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
悔為目悔之與忍逈不相干若的依
梵本諸除罪時應云至心說罪以斯
詳察翻懺摩為追悔似罕由来西國
之人但有觸誤及身錯相觸著无問
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掌虔恭
或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
請恕願勿瞋責律中云提舍那矣恐
懷後滯就他致謝即說懺摩之言必
若自己陳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
滯用啓先迷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
依本梵云鉢刺婆刺拏譯為隨意亦
是飽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其所犯
十六匙筯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
畜匙其筯則五天所不聞四部亦未
見而獨東夏共有斯事俗徒自是舊
法僧侶隨情用否筯既不聽不遮即
是當乎略教用時衆无譏議東夏即
可行焉若執俗有嗤嫌西土元不合
捉略教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礼

夫礼敬之法須合其儀若不順教則
平地顛蹶故佛言有二種汙觸不應
受礼亦不礼他若違教者拜拜皆招
惡作之罪何謂二汙一是飲食汙謂
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嚼一片之
藥若不漱口洗手已来並不合受礼
礼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
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礼同前犯
二是不淨汙謂大小行来身未洗淨
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被便利不
淨洟唾等汙未淨已来若旦起未嚼
齒木礼同前犯又於大衆聚集齋會
之次合掌即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礼
礼便違教或迮閙處或不淨地或途
路中礼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

但為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求順教
事亦難為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詎肯
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事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裙
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
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
其廁外於甎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
之其塼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
之為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
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
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
手先以水洗後兼土淨餘有一丸麤
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
如其用羅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
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
瓶安一邊右手撥關傍戶還將右手
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
可用右手閉戶而去就彼土處蹲坐
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髀
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
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
一一兩手俱洗其塼木上必須淨洗

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䏶踹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合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為幸有供人使澆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士可用洗手洗身此即清淨之先為敬基本或人將為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禮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揔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令啓示遂起嫌心即道大乘虛通何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詎知輕欺教撿誣罔聖心受礼礼他俱招罪過著衣噉食天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見譏引紹之賓特宜傳教既而猒離塵俗捨家趣非家即須懇懃用釋父之言何得睚眦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六日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湯自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

槽帛拂非本律文或有含水將去亦
乖淨法凡是僧坊先須淨治廁處若自
無力教化為之供十方僧理通凡聖
無多所費斯其要焉是淨方業固非
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令
滿置在圊邊大衆必无私房可畜若
率无水瓶許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
安在一邊右手澆洗亦无傷也江淮
地下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即為洗淨
宜應別作洗處水流通出為善且如
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荊府玉泉楊州
白塔圊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
水土片有闕如向使早有人教行法
亦不殊王舍斯乃先賢之落漠豈是
後進之蒙籠者哉然其廁內貯土置
瓶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添瓶之鑵著
紫為佳如畜君持准前為矣銅瓶插
蓋而口寬元來不中洗淨若其腹邊
斲為一孔頂上以錫固之高出尖臺
中安小孔此亦權用當時須也

重曰

載勞紙筆幾致慇懃順流從諫冀有
其人大聖既雙林而寂體羅漢亦五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弟子[illegible]英

印而灰身遺餘法教影響斯晨行寄
捐生之侶興由棄俗之賔捨渾渾之
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始與內惑而
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
奕亮其神四儀无累三尊是親既不
被生人之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
利九居而軌念成三代之芳因幸希
万一而能攺亦寧辭二紀之艱辛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英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　撰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所樂到一師邊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衆

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辨縵條僧脚崎及下裙等并鉢濾羅方為白僧陳出家事僧衆許已為請阿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鬚髮方適寒温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裙方便撿察非黄門等次與上衣令頂戴受著法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利耶授十學處或時闇誦或可讀文既受戒已名室羅末尼羅（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无據也）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无二准但於律藏十一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輙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取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以懐片利

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十戒墮僧數
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時又
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
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
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
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
教臨時詐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
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
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
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
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
十戒法式既閑年歲又滿欲受具戒
師乃觀其志意能奉持者即可為辦
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
大界或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
內或用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
物略辦香花不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
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
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
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為受
衣鉢其鉢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
合㨾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
者招越法罪然後依法為受其羯磨

師執文而讀或時暗誦俱是聖教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是近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也今受大戒即是親近涅槃舊云具足者言其汎意〕然羯磨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一頭四指令竪如曲尺形勿使相離竪著日中餘杖布地令其竪影與臥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臥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或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為人也所以四指之影名一人者即是四指竪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五在日中影量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邊與身量兩影相似斯標中然人未必皆爾自餘長短義可准之〕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或可竪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

夜五是長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去大德幾夏荅云介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必須閑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陁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夏之中多為寂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若其神州舊行即當五月十七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同夏之中寂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待䞋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䕶條或濾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為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大律藏日日誦過且且試之不恒受持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

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
此法未虧為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
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已戒不
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
受受已不重參師不誦戒經不披律
典虛霑法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
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
鐸曷攞譯為小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攞譯為
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波馱耶
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
芻某乙住位苾芻某乙若學通內外
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
可云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衆寧
容一已輒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
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十夏秉
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无定
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
非鄔波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
遮利耶喚為阿遮利耶或翻此二及
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得惡作之罪
若有人問云尒親教師其名何也或
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
名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

名鄔波馱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設令道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无倨傲之心不並神州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乃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无分皂白云尒

凡諸白衣詣苾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畢願緇衣号為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曰學生斯之二流並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學生來就苾芻習學外典一得驅馳給侍二乃教發好心既有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旨有供承亦成是要違給齒本令其投食足應時須不傷慈道也若飡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功亦合飡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故成无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光収傳法羅漢能餘幾在故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增時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委隨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律云有秉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時我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敬歟

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耶山峻峙慧巘隤綱重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惟通哲勉力宣揚冀紹隆之无替傳永劫而弥芳弥芳伊何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无虧於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花果恒有不識氷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拂子寒乃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寛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於餘者那爛陁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健稚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為澡浴其浴裙法以疊布長

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匝抽出舊裙迴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腰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摩入腰內此謂著浴裙法臥時著裙其法亦尒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垂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辯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爲障蔽世尊教爲浴室或作露地甎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爲利益皆有聖教不違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无諸垢穢二則痰癊消散能餐飲食飽方洗浴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恙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无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襯身

礼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

起為三礼四部同窺其事凡為礼者拜數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為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莘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汗涴虧損信施非為礼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巾長三五尺疊若食巾礼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尒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攝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尊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衆僧卧具必須安儭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尒還招罪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

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塡毛或盛麻縕或蒲黃柳絮或木綿荻苕或𦶜葉乾苔或决明麻豆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无堅强之患然爲木枕踈鞕項下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旣而燸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用成無爽又為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月鼻流斯其過也適時溫頂便无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窻上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花午午虔恭隨飡奉獻經籍格在一邊臥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秘房尊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寧容輒設踈飡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儼真理當無妨西國相傳其來

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閙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偶中日昳即行時也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下徐行若不爲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髀疼髆疼但有痰癊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鷲山覺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耳闊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甎作之上乃石灰塑作蓮花開勢高可二肘闊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容爲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爲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揔包无分涇渭遂使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眞迹未覩圓基耳

二十四礼不相扶

礼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礼拜一謂如來二大已苾蒭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謙下小者見大緩須申敬唱畔睇而礼之大受小礼自可端拱而去痾蹈抵（道也反是呪願彼令无病義耳）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餘其合受无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豈有小欲礼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恨為此則忩忩迫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苦辛苦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去乖禮數嗚呼戲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期事須慇懃无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處令安穩已然後礼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師處攝衣一礼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停夜反既无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讀字長喚中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

請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汎喚傳士皆名烏社斯非典語若依梵本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諸國皆喚和社致令傳譯習彼訛音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譯為軌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阿闍梨訛也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且朝之飡可能進不斯則廣略隨時也時師乃量身安不具荅其事次於隣近比房任能礼其大者次讀少許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竟粥忩忩不及自本師无由嚼齒木不暇觀虫水豈容能洗淨寧知為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訛替之本皆從此来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矣以其賢聖繼軌人皆共稱或云末睇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共事也此号人咸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為四音許伊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別義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國為聖方斯誠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譯之為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北方速例總号胡疆不得雷同咸為一喚耳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一嚼齒木二

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
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
師邊依礼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
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為食事
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
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
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
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
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
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无大者
依小而住唯除礼拜餘並為之豈得
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
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
權中訓誨律文意不如是何則白者
不的其事荅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
故不然也但為因循日久遂省誰肯
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
若將此以為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
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
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
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
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
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

即令治儀弟子方乃為師按摩身體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虫進水片有所作咸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為首如輪王長子稱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為質底是積聚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甎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窣覩波義亦同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无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礼也凡欲出外礼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

礼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義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牽衣左腋令使着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右手隨所掩之衣裾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竪脊項平直十指布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无衣物復還合掌復還叩頭慇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礼便罷中間更无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恠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或可暫時許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亦无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礼三拜在一邊立斯其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曽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嗢屈竹迦譯為蹲踞雙足履地兩膝皆竪攝斂衣服勿令垂地

即是持衣說淨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衆而申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礼僧皆同斯也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礼拜諸國所无或敷氈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礼尊師大師此事若為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来不置大牀多設木枯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為教主客苾芻至自唱善来又復西方寺衆多為制法凡見新来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来客乃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来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小悉皆如此即為収取瓶鉢挂在壁牙隨處安坐令其憩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上而熟搦其腨後

及適身尊乃撫下而頻按其背不至腰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既解疲勞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申其禮敬但為一礼跪而按足尊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別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事見荅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无立法

然西方軌則多坐小枯復皆露足東夏既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礼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幞急事和南情狀忩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閑問餘事誠哉大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礼但為採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

礼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乃至小低頭即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飡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飡啖凡是平旦名痰癊時宿食餘津積在胷膈尚未疎散食便成各辟乎火錟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餅量身乃食必也困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飯而無損凡有食啖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不療醫人為處須非時食佛言審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曰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

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陁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目在頭齊咽已下名為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陁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為八部近日有人略為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无不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為無殺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乎有乎无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欝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唯斯色類是唐所須自餘藥物不足収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食未消平旦便餐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

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腎氣覔貴價之秦膠冨者此事可爲貧人命隨朝露病既成矣斯何救焉縱使盧威旦至進丸散而无因鶣鵲昏來遺湯膏而罔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振足搖頭混僵仆而何别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上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波條弥蔓求絶无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永嘆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之輩則絶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大歟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爲叙之勿嫌繁重莫令未損多藥宿痾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痾遂弥四大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爲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无恒凡是痾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説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窶嚕

二變致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則火大盛頭胷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𤸤熱黃氣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𤸤重則與𤸤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候乖舛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朝以差為期義无膠柱若疑腹有宿食又刺齊胷宜須恣飲熟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飲更決以盡為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飡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塗以膏油可用布團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亦為善熟油塗之目驗交益若覺痰𤸤填胷口中唾數鼻流清水氣積咽關戶滿槍喉語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便差不勞灸頂无

假挾咽斯乃不御湯藥而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癊便瘳內靜氣消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万無一失既不勞其診脈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人悉成祇域至如鷺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思禪師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洛則貧匱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惸獨亡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乎又如癰痤暴起熱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乱之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有病起咸須断食又三等丸能療衆病復非難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令碎以水片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為丸旦服十丸許以為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兩服即差能破胘氣除風消食為益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飴蜜亦得又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无病此等醫明傳乎帝釋五

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為
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
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
為別是齋或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
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
腹塊之類或可依斯恐有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皆无服石則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狂死者无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鉈鐵等毒全非此
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
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
其差已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煮餅飯
熟菉豆湯投以香和任飲多少若覺
有冷投椒薑蓽茇若知是風著胡
荾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
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
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啾粥
恐痰癊還增必是風勞食亦无損若
患熱者即熟煎苦參湯飲之為善茗
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
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
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
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
灸之醫診脉之術贍部洲中无以加也

長年之藥唯東夏焉良以連崗雪巘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此故體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呾攞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呾攞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為奇妙將息病由頗有疏闊故粗陳大況以脩時須若絕食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若蔘湯偏除熱病酥油蜜漿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荼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為一槩未委神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无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恠絕食日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還將熱粥令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乃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

食此乃西國咸悉不飡凡是葷茹皆須爛煮加阿魏蘇油及諸香和然後方敢葅齏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噉之遂使齊中結痛損腹膓闇眼目長疾病益虛踈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鬧而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糞猫糞或堈盛甕貯号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邊房七日淨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中不合遶塔不應礼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意在省事儉可資身上價自在開中噉服實成非損梵云晡提是木底鞞殺杜晡提是陳木底是棄鞞殺杜譯之為藥即是陳棄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是犢糞牛尿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便擊杖自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

大師既緣時御物譏醜先防豈遣服
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具如律內
用與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以
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
香藥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
然而除蛇蝎毒自有磂黃雄黃雌黃
之石片子隨身誠非難得若遭熱瘴
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畜少多
理便易獲薑椒蓽茇旦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飧而飢渴俱息不畜
湯藥之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
罪愆寧免錢財漫用急處便闕若不
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肯施佳藥遂
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大虧
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是部別
不可同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
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
緣乃有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
崎拏即是其右惣明尊便之目故時
人名右手為特崎拏手意是從其右
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

敢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方亦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匝若云佛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匝者正順其儀或云繞百千匝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手邊為左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為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胸臆非閑正理遂令迷俗莫辯司方大德鴻英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邊為右遶向左邊為左繞斯為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其邪正的辯隅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影

過晝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為薜攞斫鵮攞(彈舌道之)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

然贍部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无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无影春中亦尒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尒神州則南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户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

夫出家之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无日不須揆影而飡理應存念此其落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英无怪繁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逮隨故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又復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并給漏子為衆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椀浮內其椀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涌

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既盡沉即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東隅矣更過四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即便駈擯過午後兩時法亦同今夜有四時與晝相似惣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是那爛陁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全无鳴健稚法凡打健稚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健稚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椀沉十六若南海骨崙國則銅盆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斯八惣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暗晝長無惑午之辰寄雨連宵終罕疑更之

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停時且至午時八椀沉沒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停節數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即可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復減其半酌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旁設小盃准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三分也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時繫心而睡無病乘此便招違教之愆斅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无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緣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花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无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甚利冀希福者宜存意焉

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

時授事便鳴健稚（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是授羯磨是事意道以衆雜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者非也維是唐語意道綱維那是梵音略去羯磨陀字）寺庭張施寶蓋殿側羅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像置以銅金木石槃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塗以磨香灌以香水（取栴檀沉水香木之輩於礎石上以水磨使成泥用塗像身方持水灌）以淨白疊而揩拭之然後安置殿中布諸花綵此乃寺衆之儀令羯磨陀那作矣然於房房之內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心無闕但是草木之花咸將奉獻无論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衆且如東夏蓮花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榮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素柰遂節揚葩園觀蜀葵之流山莊香草之類必須持来布列無宜遥指樹園冬景於時或容闕乏翦諸繒綵登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銅像无問小大須細灰塼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盡合衆共為小者隨己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即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謂吉

祥之水豈求勝利奉獻殘花不合持齅棄水棄花不應履踐可於淨處而傾置之豈容白首終年尊像曾不揩沐紅花遍野夲自无心奉薦而遂省嬾作選揩池園即休畏苦情為開堂普敬便羅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无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積為聚以塼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銷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為業又復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銀銅鐵泥漆甎石或聚沙雪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身骨二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為譬喻歎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如穬麥制底如小棗上置輪相竿若細針殊因類七海而无窮勝報遍四生而莫盡其閒委細具在別經幸諸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生值佛之業花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作教人得福无量曾見有處四月八

日或道或俗持像路邊灌濯隨宜不知揩拭風飄日暴未稱其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礼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故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礼敬每於晡後或曛黃時大衆出門繞塔三匝香花具設並悉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坐定令一經師昇師子座讀誦少經其師子座在上座頭量處度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啟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讀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啟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礼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礼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礼二

屢已次礼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礼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至如那爛陁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三千造次難爲詳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爲礼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礼讃淨人童子持雜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礼每礼拜時高聲讃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而心讃或詳臨梵宇則衆跪而高闡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礼斯乃西方承籍礼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讃佛者而舊已有但爲行之稍別不與梵同且如礼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即合直聲長讃或十頌二十頌斯其法也又如來等唄元是讃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夜大衆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讃及四百讃并餘別讃斯成佳也然

而西國礼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摩咥(丁結)里制吒者乃西方宏才碩德秀冠群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鸎鳥見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内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沒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咥里制吒廣為稱歎讚我實德也(摩咥里是母制吒是兒也)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申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来自悲不遇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惣陳六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天葩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岳而爭峻西方造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无著世親菩薩悉皆仰趾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无問大乘小乘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

深遠二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胸藏開通五則處衆不惶六乃長命无病誦得此已方學餘經然而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亦多矣為和之者誠非一等陳那菩薩親自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頌有三百又康苑名僧号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各加一頌名糅雜讚揔有四百五十頌但有制作之流皆以為龜鏡矣

又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名為蘇頡里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檀越南方大國王号娑多婆漢那名市寅得迦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親逾骨肉就中首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孝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淨觀撿挍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傍生盛道人天地獄火燃頭上無暇拂除緣起運心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令學四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怨親同阿弥陁恒居淨土斯即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天創學之流

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靡不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師範其社得迦摩羅亦同此類（社得迦者本生也摩羅者即貫焉集取菩薩昔生難行之事貫之一處也）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為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群生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曰諸君但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无問法俗咸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曾譯出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歌詠奏諧絃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輸安呾囉太子歌詞人皆舞詠遍五天矣

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

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礼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念四體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爲業順頭陀之行修知足之道但著三衣不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全袪豈得輙異僧儀別行軌式披出家服不同常類而在鄽肆之中礼諸俗流撿尋律教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礼所謂三寶及大己苾芻又有賫持尊像在大道中塵坌聖容以求財利或有鉤身剡臉斷節穿肌詐託好心本希活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勸導諸人勿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揔攝或隨機五道乃彰七九而弘濟（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轉九例也如下略明耳）時有意言法藏天帝領元說之經或復順語詮支那悟本聲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虛心准義除

煩並凝圓寂至於勝義諦理逈絕名言覆俗道中非无文句(覆俗諦者舊云世俗諦義不盡也意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礙妄為礙解聲无歌曲浸作歌心又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无明所蔽妄起眾形不了自心謂境居外執羅並謬正智斯淪由此蓋真名為覆俗矣此據覆即是俗名為覆俗或可但云真諦覆諦)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談近日傳經但去初七非不知也無蓋不論今望揔習梵文无勞翻譯之重為此聊題節段粗述初基者歟(然而骨籥達利尚緣惣讀梵經豈況天府神州而不誦其本說故西方讚云負朿室利現在并州人皆有悟理應欽讀其文既靡此不繁錄)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馱(傳夜反)攝拖是聲苾馱是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揔名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舊云毗伽羅論音訛也)一則創學悉談章亦名悉地羅窣覩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俱以成就吉祥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揔有一万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句八字揔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在天之所說也

二謂蘇呾囉即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為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人方信八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馱覩章有一千頌專明字元功如上經矣四謂三棄攞章是荒梗之義意比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頞瑟吒馱覩（頌一千）二名文荼（頌一千）三名鄔拏地（頌一千）馱覩者則意明七例曉十羅聲述二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有之一一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惣成二十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嚕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噞重輕之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召聲使成八例初句既三餘皆准此恐繁不錄名蘇盤多聲（揔有三八二十四聲）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世之異一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別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荼則合成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力又便引二十餘句經文共相雜糅

方成一事之號也鄔拏地則大同斯例而以廣略不等爲異此三荒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苾栗底蘇呾羅即是前蘇呾囉釋也上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經本詳談衆義盡寰中之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爲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趣勤晝夜不遑寧寢同孔父之三絶等歲精之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比功與神州上明經相似此是學士闍耶昳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一聞便領詎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聞斯釋已方學緝綴書表制造詩篇致想因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成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丈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那爛陁寺中天也或居跋臘毗國西天也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彦雲聚商搉是非若

賢明歎善退迹稱僞方始自忖鋒鍔挺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談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他乃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然後受封邑策榮班賞素高門更修餘業矣

復有苾粟底蘇呾羅議釋名朱你有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顛社攞所造斯乃重顯前經擘肌分理詳明後釋剖析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秋周易相似

次有伐撤呵利論是前朱你議釋即大學士伐撤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頌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敘諸家興廢之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學士乃響振五天德流八極徹信三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家戀纏染而便俗斯之往復數有七焉自非深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染便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弄我若嬰兒即是護法師之同時人也每於寺內有心歸俗被煩惱逼確尒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時人問

其故荅曰凡是福地本擬成行所居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僧地无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方入寺中宣揚正法於此已來經四十年矣

次有薄迦反机也論頌有七百頌釋有七千亦是伐援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比量義

次有蕈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援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出家人則遍學毗奈耶具討經及論挫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鼎之銷凌遂使響流贍部之中受敬人天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群有此則弈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表況譬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中則世親无著僧賢清辯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子月安慧德慧慧護德光勝光之輩

斯等大師无不具前內外衆德各並少欲知足誠无與比俗流外道之內實此類而難得廣如西方十德傳中具述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慧乃定門澄想慧護則廣辯正邪方驗鯨海巨深名珎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是知佛法含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成篇章頌十四之足無勞百遍兩卷一聞便領有外道造六百頌來難護法師法師對衆一聞文義俱領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同行自外雜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薜陁書可十万頌薜陁是明解義先云圍陁者訛也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誦斯十万即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覆審生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覩其人固非虛耳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曰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為害誰重應聲荅曰毒藥與毒境相去實成遥毒藥食方害毒境念便燒又

復騰蘭乃振芳聲於東洛真諦則駕遊響於南溟大德羅什致德匠於他土法師玄奘潛師功於自邦然今古諸師並光傳佛日有空齊致習三藏以為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匠其西方現在則羝羅荼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中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羯羅蜜呾囉南裒有呾他揭多揭婆南海佛逝國則有釋迦雞栗底（今現在佛誓國歷五天而廣學矣）斯並比秀前賢追蹤往哲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咊瑜伽宗實鑿懷無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妙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筵几飡受微言慶新知於未聞溫舊解於曾得想傳燈之一望實寄朝聞冥滿麈於百疑分隨昏滅尚乃拾遺珠於鷲嶺時得真擇散寶於龍河頗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皇澤之搜霑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海從耽摩立底國已達室利佛誓停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矣

三十五長髮有無

長髮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

徇古元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罪既不能持受亦何益必有淨心須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為懷五戒十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藏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一二十唯識論二三十唯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親所造然而功歸无著也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八論一觀三世論二觀總相論三觀境論四因門論五似因門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論也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學阿笈摩經乃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外攘揚正理廣化群物引誘忘疲運想二空澄懷八道敬脩四定善護七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尔雖處居家不染私室端然一體以希出離隨乞匃以供公上著麤服而遮着恥守持八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戾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作樂冠花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不非時食盡形壽以要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延想斯其次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敬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日白月八日十五日要須受其八戒方稱堅修若无前七而唯第八獲福因其少焉意在防録七過不但錢陵而已忠恕在人克勤於已作无罪事以奉言輸

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興易由其不損衆生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為貴不重農夫由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蚕翟屠煞深是苦因每一年中損害巨億行之自久不以為非未來生中受若无極不為此業名為无罪也至如俗徒蠢蠢不識三歸盡壽遑遑寧持一戒不解涅槃是寂滅豈悟生死是輪迴鎮為罪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財僧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脩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准事應知

嗢拕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　飲貪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氈褥諸銅鐵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及小銅椀戶鑰針錐剃刀刀子鐵杓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

豆及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眾庫令四方僧共用若田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有所餘一切衣被无問法衣俗衣若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履之屬並現前應分先去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為贍部光像處懸幡之竿言贍部光像者即如律中所出緣起元為世尊不憂眾時眾无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日願作贍部光像眾首置之大師許作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言錫杖者梵云喫棄羅即是鳴聲之義古人譯為錫者意取錫錫作聲鳴杖錫杖任情稱說目驗西方所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捲可容三二寸安其鐓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麁細隨時高與肩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環或圓或扁屈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任情元斯制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擎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安四股重滯將持非常冷澀非本製也四足之內若是象馬駝騾驢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甲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錐刀子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縱不普遍從大者行罟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已僧

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酤賣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得將酒與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尖滴酒瀝置口中若將酒及糟麹并糟㲉之類食者咸招越法之罪律有成制不須致疑（靈巖道場常以麩漿麩麹避其酒過先人誠有意焉）

諸有雜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隨意通用諸有珎寶珠玉分為二分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物可書佛經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分若實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應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

所有經典章䟽皆不應分當納經藏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現前應分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可分之如不能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充四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貝齒諸錢並分為三分一佛陁二達摩三僧伽佛物應修理佛堂及髮爪窣覩波所有破壞法物寫佛經料理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具如

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芻衣服多出常住僧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利年年分與以充衣直問曰亡人所有穀食尚遣入僧況復衆家豆粟別人何合分用荅施主本捨村莊元為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住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尚自與衣書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供食之餘充衣非損斯乃西國衆僧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含出沒耳又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場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施主無心設令飡噉理亦非過凡是布施僧家田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衣食者此則誠无疑慮之患若无心作無盡无障之意者雖施僧家情乃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无過也並由施主先心所期耳 但神州之地別人不得僧衣為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應供存命非是不勞心力若其常住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拱不出寺門

亦是深成省事況乎糞掃三衣巡家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極想未叉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之津以此送終斯為上矣然則常住之物用作衣被牀褥之流并雜資具平分受用不属別人掌愛護持事過已物有大者至轂小而與斯乃聖教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无罪咎足得資軀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麦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用相共抱貧可否之宜智者時鑒或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私飡遮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行非法豈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頗有一途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閑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用然肌為大福隨情即作斷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存通俗己身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无犯方得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

草茂豈損一莖曠野獨飢寧貪半粒
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辟供養誠
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苾
芻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捐目捐身即
令乞士將身自而行施仙預斷命豈
律者所爲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
聞少年之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
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何則十
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万生雖人罕
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
場授心妙法纔持一頌棄沙肌而尚
輕輕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
修戒品酬惠四恩國想定門冀拔三
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囊行
惠堅防等履薄氷而策奔駿然後憑
善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
來願見慈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
如學大因則三祇斯始忽忽自斷軀
命實亦未聞其理自煞之罪事亞初
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遣爲滅愛親說
要方斷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
不聽池內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
隨自意金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

非聖教必有行菩薩行不受律儀亡
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
同心結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
亡者自獲偷蘭末後命殄定招夷罪
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戒求死固守
專心曾不窺教儻有傍人勸作即犯
針穴之言若道何不授火便招排石
之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
不如報德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
餓虎是菩薩之濟苦割身代鴿非沙
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其況聊准
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察
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伽耶山邊自
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
等迷途世尊判為外道復有自刑斷
勢深爭律典設有將為非者恐罪不
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
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
不肯為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為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

軌範師則慧智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俗緣在乎德貝二州矣二德以為山居獨善尞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枕清瀾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營无盡藏食供養無㝵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共乾川而罔極四攝廣濟等塵沙而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敘法師之七德焉

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粲粲文固鎮敷榮而弗萎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斤斧等匠石之去飛涅指人不器斯之謂也

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

探玄旨教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无
按劒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
有捧珠之益昔因隨季道銷法師乃
梗遷揚府諸僧見說咸云曾漢體多
貢卦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
將箸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
音旨互至日角三栿已終時人莫不
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
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
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
有討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為雅
量超群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
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曰
施三文是所常願又曾於隆冬之月
客僧道安冒雪遠行腨足皆破停村
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
法師新造一帔纔始㩲體出門忽見
不覺以帔掎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宜
覓故物莫汙新者法師曰交濟嚴苦
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
事非過大而能者固亦尠矣六法師
之策勵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并轉
一切經屢訖終始修淨方業日夜翹

勤瑩佛僧地希生不動大分塗跣恐損
衆生運想標心曾无懈替掃灑香臺
類安養之蓮開九品莊嚴經室若鷲
嶺之天雨四花其有見者無不讃歎
功德躬自忘倦畢命為期又轉讀之
餘念阿弥陀佛四儀無闕寸影非空
計小豆粒可盈兩載弥濟之端固非
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
一年内所有文章雜書史等積為大
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躯以充其
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
紙換之師曰躭著斯文久来誤我豈
於今日而誤他哉譬乎餘食鴆毒損
徑嶮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
開上品躭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
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
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
文字薄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
將欲終時先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
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箒而亡我
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
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徨緑篠之側子
然獨坐執箒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

明就謁帷贊寂尒乃將手親附但見
熱氣衝頭足手俱冷遂便大哭四遠
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
瀰地俗徒躃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
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迺於
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
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兩并
隨宜卧具而已法師亡日淨年十二
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
情內典十四得霑緇侶十八擬向西天
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
礼于時巳霜林半拱宿草墳塋神道
雖疎儼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涉
之心莫異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
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瀫晝夜勤
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
謂處亂非諠閑而逾靜道俗咸委非
曲覩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
周計二万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遂命
波遷然此契心曾无有癈現得六根
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了無他疾
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轉
讀則感鳴鷄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

精草捺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
天縱其然所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
土窟寺燈臺矣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
極銓名手畫其上施舍香吐氣清淨
洗浴忽於經上要感舍利經成乃怙
以金字共銀鉤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暎
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供養
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
後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
五衆之表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
隨事導機事極機情之顧但為化超
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神德難思
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首
僚庶虔心刱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吼
北川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
而不減天倉去米而隨平雖神跡久
湮而餘風未殄及親教二師并餘住
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善閑律
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无此教門
徒訓匠制不許為並是親承固非
傳說
又復詳觀往拓側聽前規自白馬停

繒之初青象挂斁之後騰蘭啓曜作
神洲之日月會顯垂則為天府之津
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休勵乃
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凝猶
清俗士讃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遺行
燒指亦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
者詳悉又禪師每於閑夜見悲谿丱
曲中進誘或調言於黃葉令踊憶母
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之德
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於
百氏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
領其言而未閑深旨每至五更就室
參請禪師必將慈手賜撫弱肩實如
慈母之育赤子或塗甘饍多輟味見
貽但有取求无違所請法師乃恩勵
父嚴禪師則慈中母愛天性之重誠
無以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為
和上既受戒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
燒香垂涕而申誨曰大聖久已涅槃
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汝但
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
不應為也進奉旨日幸蒙慈悲賜以

聖戒隨力竭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礪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飡長坐不卧雖山寺村遙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慈訓不覺流淚何從方驗菩薩之恩濟苦類投炎熾之大火長者之悲念窮子寬迮隘之小門固非是謀每親承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日下且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乃杖錫東魏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來日從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情希遠遊追覽未聞冀有弘益未敢自決師乃流誨曰爾為大緣時不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即可行勿事再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爾无閑然既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振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海口也

停至五月逐伴西征至耶爛陁及金剛座遂乃周礼聖蹤旋之佛誓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誠教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爲代模範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查之遇將一目即生津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於絃歌况大智大恩而不傳於文讚云尒

令哉父母　膭劬相持　㝹我齠齓
携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儔明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慧鍔　長我法肌
提携翔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伏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欝欝禪枝　文藻粲粲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還表異
雖聽彰奇　年在弱歲　一畱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熏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
代代奉訓以成栰　積義利乎同舟
委淨定也如池　冀龍花之初會
聽慈氏之玄漪　遍四生而運想

滿三大之長衹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蹐法師之所製

大師曾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山朗公聖迹之所觀天倉天井之異礼靈龕龍靈廟之奇不遠千里盛興供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俱懷筆海並擅文峯各覓囊錐咸矜價玉欲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為先作師乃不讓當仁江池先濫援翰寫壁曾不停毫走筆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上聖光茂烈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棲遲榮命虛相待万古山川曠千年人代改真識了无生徒見丹青在諸文士既觀法師之製俱懷内恧之心或閣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施顯貌蓑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和耳所餘文章具如別集

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蹤或諮諭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中年咸悉大者和南小者千万所列四十條論要略事凡此所録並是西方師資現行著在聖言非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致此

先陳有暇時尋幸貽遠意斯依僅婆
多非餘部矣
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
情求恐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擊轅
不棄芻蕘見汲追蹤百代播美千秋
實望齊鷲峯於少室並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准依聖教及西方現今衆僧所用之水有其三別

一時水　二非時水　三觸用水

言時水者謂是沙弥俗人自手漉濾觀知無虫午前任受而飲若大僧手觸盆羅及杓水即不堪入口而況食用有惡觸故即如僧家常用之水大僧豈可得觸雖大僧不觸於午後時不合飲用然水體無觸已是俗人等觸帶於滌膩非全極淨是故須受

二非時淨水者謂大苾蒭及沙弥等用意之人並須澡豆及土屑等連腕四指咸須淨洗無有垢膩瓦盆及羅並須新淨无不與垢膩相滌者方得羅濾此水皆用銅鋺銅杓灰揩去膩始得取水若无此等可求必有滌木之器不曾與觸膩相滌每日淨洗塵垢不停者通用亦得若常用水可貯在淨坩淨瓶須是凡非銅澡鑵由其瓶內有銅青不淨不得灰揩故拔出

銅鈒指拭即知淨穢然銅以灰揩為淨聖教親說若澡豆洗但去食膩銅垢不除可取銅匙灰揩足為目驗其凡瓶水盡每須洗濯中間方盛新水然五天之地無將銅瓶為淨瓶者一為垢生帶觸二為銅腥損人此之淨水時與非時任情取飲是佛別開以其淨故更不勞受若苾蒭在非時中煎藥煮茶作蜜漿等皆用此水不得用前時水以有過故然用鐺杓椀器皆須離食淨並悉灰揩方合煮物其淨水盆瓶宜於淨處安置兗須淨物覆蓋瓶即置在竹籠不得輙令觸欲用水時先淨洗手或用乾牛糞淨揩手巳無膩方觸或以淨絹布及菉用替瓶咽然後方提律云除水及楊枝者謂此清淨之水非是餘二楊枝若是新條濕者應須火淨受而嚼故知不可直執戒文凡欲以水入口若飲若漱時與非時皆須澡豆淨洗手淨洗兩脣漱口再三方合飲水喫食亦然又中食了時若恐淨瓶水少須令俗人授前時水嚼齒木澡漱巳然口

淨未得輙咽要須以此淨水三漱口巳方是清淨得咽口津目見西方南海僧衆共行此法又此方古德律師有知斯事然行之者希若不如是餘膩不除咽咽得罪亦不成齋

三觸用水者但使無虫不論淨觸即得受用謂添觸瓶向大小便處及洗手足更餘用不得輙將入口況食用耶此等三水觀知無虫乃至明相未出巳来皆隨事得用明相既出即便不合无問多少乃至瓶内一抄盃中一合悉須銅盞明目觀察若无虫者雖經多日任用无犯西方僧徒及俗人五戒以為急若外方客僧不解此水淨觸法者无容入寺

又復西方寺法若見有僧將淨瓶上廁飲觸瓶水者以為滅法即擯出寺以此言之異諸行人共為存護令佛法久住若能依教行者即是與佛在世無有異也

又舊律十誦五十九云有淨澡鑵廁澡鑵四十一云有淨水瓶常水瓶又新譯有部律文淨瓶觸器極分明此

並金口親言非是人造寧容唯一銅瓶不分淨觸雖同告語不齒在心豈可以習俗生常故違聖教准如此理諸寺房中及行房等處所有用水非常狼籍或大盆貯或瓮子盛安瓶內皆不合用以是大僧手觸不好羅濾經宿不觀停貯多時定有生命設使無虫嘗第三水飲用得罪謂由盆羅及杓是不淨手觸有不淨塵故又如尋常用水銅瓶若自取飲者以其不淨不受而飲有不受罪若中前觸至過午飲曾觸罪若今日觸明日飲有宿觸罪不受而捉有惡觸罪不淨洗手復有汙手捉飲食器罪不淨洗脣口飲水有不淨罪此之六罪各有方便成十二罪皆有不敬聖教罪此有因本復二十四添前成三十六罪經宿覆藏復有因本成七十二添前有一百八罪此等若其不學皆有不學无知二罪復有因本成四百三十二罪添前總成五百四十罪

又復從覆藏已下及不學无知皆有不敬教方便根本更有一千八罪添

前五百四十惣有一千五百四十罪此等略據一咽一宿生罪多少若論十咽經宿罪有一万五千四百八十若多時覆藏展轉生罪乃至未懺已來莫知其數重者咸須對清淨人說悔若先知者无無知罪若非時飲薑湯及蜜漿等鎗杓撓器用水羅濾不能如法或帶膩觸與時食相霑手口不淨不仰手受咸悉有罪然杏子茶湯西方不飲若寺內皆須親自撿看必在俗家細問知其淨不若不如法即不可飲豈以口腹蹔時所須而當來長受辛苦共知醫羅鉢龍故損一葉現今未脫不記了時況此常為能無業道身吞一咽罪乃无邊負諐終身誠可悲矣故經云勿輕小過以為無殃

又曰善護淨囊防其微隙大乘小乘意皆同此略陳要行餘如大律願諸行者准聖教行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說罪要行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每於半月月盡憶所犯罪准法而說

或故妄語　或飲酒　或非時食等

或請香不淨洗手而食

每於旦朝或復餘時不觀水而飲用

不如法放生　故斷衆生命

自壞生地或教他壞不作知淨語於

五生種不以火等作淨而便食用

鉢撓不淨洗而食銅撓匙筯不以灰

揩而食凡是銅器皆以灰揩方淨若

以澡豆水洗不得成淨

或飲用殘宿惡觸瓶水及殘宿惡觸

刀子割餅等而食非時飲不淨茶湯

酥蜜等水食五正食已捨威儀竟吞

咽餘津

自受捉金銀錢寶及使人受捉不作

知淨語

凡觸火不持心　燒香等觸火不持心

非時入聚落不白苾芻與未受具人

同室宿過二夜共未受具人同誦及

同聲禮佛此等波逸底迦罪纏數犯

者言之餘皆准此罪應 三說
又每旦及大食後不嚼木或向塔嚼
齒木等用訖不洗而弃　在僧淨
地中涕唾或弃蚤虱等不依處所或
食時飲啜作聲
或食時含食語話　或齧半食
與未受大戒人同牀席坐臥　或立小便
或大小便不洗淨大小便時漱口吐水
及涕唾弃齒木皆不彈指謦欬汗手
捉飲食器不淨洗手漱口飲水等非
時食蜜不以水滌作淨
或觀男子及以女人不善持心而生
欲想或自觸身起愛染心或不繫想
光明縱心眠睡在燈燭光下眠臥雖
有開緣若觸火等不持心或於三寶
師僧父母所起不尊重心及生瞋忿
而不忍受滅燈火不持心此等皆是
惡作罪且隨要言之若更有餘者隨
所憶罪此等皆須對人一說而悔或
有責心者云何責心凡出家者於不
謹慎心中違律教時即須自責心云
此事是我所不應作我從今已去更
不如是若常能如此自剋責時自然

不虧諸戒須知佛教意在於此

又凡出家受十戒及大戒已去一一事皆白親教師或軌範師唯除五事不須言白云何為五謂大小便利飲淨水嚼齒木同一界内齊四十九尋内禮佛遶塔餘皆須白若不白師者一一皆得惡作罪

凡至褒灑陀日應對不同犯清淨苾芻隨其大小而為敬儀蹲踞合掌憶其罪名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故妄語等（隨其犯者稱之）犯眾多根本波逸底迦罪及眾多方便惡作罪或不嚼齒木等（隨有稱之）犯眾多根本惡作罪及眾多方便惡作罪此等諸罪各有不敬聖教波逸底迦罪及此方便惡作罪并不向人發露各有覆藏罪此所犯罪我今於具壽前從清淨來並皆發露不作覆藏由發露已便得安樂（三說已）彼應問言汝見罪不答言我見又問將來諸戒能善護不答言能護所對苾芻應云奧箄迦（梵語此義翻為方便由作此事是解脫之方便也）其說罪者答言娑度（此云善哉）若犯僧伽

伐尸沙罪者但且對人發露後別行法若犯窣吐羅罪及捨墮罪准法除之

每食罷發願法

准如律教若苾芻食了之時皆須誦持歌拏伽他謂施頌也隨於靜處或坐或立或可經行先誦小經一紙半紙次誦伽他云

飯食已訖　當願衆生　德行充盈成十種力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諸以寺舍房宇布施衆僧造寺之主及護寺天神國主百寮師僧父母因緣眷屬及一切衆生若先去者願生西方見阿弥陁佛或生覩史多天見慈氏尊者脫徙塵勞悟无生忍其現存者願無病長壽福智莊嚴願我自身無諸障惱常持淨戒不犯尸羅於小罪中心生大懼於所犯罪悉皆發露盡未來際不失信心逢善知識願生中國離於八難常存正見至求解脫恒與衆生作不請之友即以此福普施一切同出有流證无上果若於

每日不作如是念誦發願者是懈怠
人不銷信施

洗淨法

其大小便室必須別處各安門扇并
置攢串凡入小行室及上廁時法合
持瓶勿口含水用為洗淨謦欬彈指
或再或三方始前進亦既入已却串
門扇持土兩塊或灰一抄半用洗身
半洗左手筒槽帛拂皆非本儀既出廁
外其瓶可置三叉木上注水向身或
安於牆令水斜出若无瓶時盆子盛
水權充亦得以土十五塊安在右邊
地上或塼版上七塊偏洗左手七塊
兩手俱洗餘有一在將洗瓶器其塼
版上即須淨洗然後安置觸瓶取淨
瓶水漱口三度方合淨儀始得受礼
礼他處敬三寶坐諸牀席讀誦尊經
若不如是依律行者凡有所為咸招
惡作之罪或在行路及乘船時任量
事斟酌希諸行者知是聖教勿輕灰
覆終墮泥犁
奉持獲福　輕法罪生　此既常事
告示分明

說罪要行法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夫以懷生者皆愛其生上通賢智有死者咸畏其死下洎蝖虫由是善逝隨事而悕慈不損含識量內身而准物刀杖不加唯以大悲宣揚法化於護生處極致慇懃是佛弟子理應隨作觀虫濾水是出家之要儀見危存護乃悲中之極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未識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无由曉悟其器但用銅鐵凡木瓦即安鼻鐵未准成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唯受二升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銅鈕可受小拇指頭若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衣掩蓋右手攜鉢乞食得已隨至一家安置鉢鉢自將淨繩一條如麤著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濾以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繩一頭穿鈕急繫攏系等繫小鐵鈎鈎系趣時務令平穩此並須先作

了不得臨時求覓即以小羅覆盂罐
內徐徐放下至水縱鉤撥繩令覆再
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
或用銅椀漆椀穿孔著系攉用亦得
若在寺者即以常用鐵罐覆之如前
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鐶可容三
指以鑵鉤內中攉起系等同前著鉤
覆盂在中放使至水假令深井亦得
為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
或可別為盆貯或可送往河池瀉水
竟時還須濾器斯其法也濾羅樣式
如別處言之豈容井口之上翻羅元
无放生之器欲似護戒寧顧盂亡但
以如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
有性遮遮則准事合輕性乃理應從
重性罪之內殺生最初是故智人特
宜存護若將此為輕者更復何有重
哉若能依教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
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
城出家之人動有万計於濾水事存
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
一門到口傳冀諸行人遞相教習設
使學通三藏坐證四禪鎮想无為澄

心空經若不護命依教奉持終亦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屠兒牽羊入寺不過數日放作長生衆共聚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万生既知理教不輕亘應細羅細察自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種植規求小利不見大尤水陸俱傷救生无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束手泉門任他處分故經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設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皆誰當受之脫有能為善哉甚善可謂釋迦末法共結慈念之因弥勒初成俱證無生之果廣如別傳此不煩云

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英

比丘尼傳卷第一并序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惟體率由於天真抑亦勵景行於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之乘斯則風烈徽猷流芳不絕者也是以握筆懷鉛之客將以貽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誡後世故雖欲志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乎羅衛

佛日顯於閻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源於愛道登地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迹歲曆蟬聯陵夷訛紊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亡微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撿為首綿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珪窮苦行之節法辯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出並淵深岳跱金聲玉振實惟菉葉之貞幹季緒之四依也而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業未集乎方冊每懷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博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踈或有遺漏博雅君子箴其闕焉

晉竹林寺淨撿尼傳一

淨撿本姓仲名令儀彭城人也父誕武威太守撿少好學早寡家貧常為貴

遊子女教授琴書聞法信樂莫由諮稟後遇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於宮城西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為說法檢因大悟念及强壯以求法利從始借經遂達旨趣他日謂始曰經中有男女二衆此土其法未具檢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當為問和上和尚云尼戒大同細異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无和上尼無所依止耳檢即剃落從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於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共諮淨檢過於成德和上者西域沙門智山也住罽賓國寬和有智思雅習禪誦晉永嘉末來達中夏分衛自資語必弘道時信淺薄莫知祈稟建武元年還反罽賓後竺佛圖澄還述其德業皆追恨焉檢蓄徒養衆清雅有則說法教化如風靡草晉咸康中沙門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洛陽請外國

沙門曇摩羯多爲立戒壇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爲難去其法不成因淨舟于泗撿等四人同壇上從大僧以受具戒晉土有比丘尼亦撿爲始也當其羯磨之日殊香芬馥闔衆同聞莫不欣歎加其敬仰善修戒行志學不休信施雖多隨得隨散常自後已每先於人到升平末忽復聞前香幷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撿見欣然因語衆曰好持後事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蜺直屬于天時年七十矣

僞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二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也父忡仕僞趙爲外兵郎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娉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首曰端心業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礼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忡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忡從之澄以茵支子磨

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徃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海向得其邊仲還許之首便剪落從澄及淨撿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博覽群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學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大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父仲為黄門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賢尼傳三

智賢本姓趙常山人也父珎扶柳縣令賢幼有雅操志槩貞立及在緇衣戒行修備神情凝遠曠然不雜太守杜霸篤信黄老憎嫉釋種符下諸寺尅日簡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年少怖懼皆望風奔駭唯賢獨无懼容興居自若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簡試之日尼衆盛壯唯賢而已霸先試賢以格格皆有餘賢儀觀清雅辭吐辯麗霸密挾邪心逼賢獨住賢識其意誓

不毀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覇怒以刀斫賢二十餘瘡悶絶躃地覇去乃甦倍加精進菜齋苦節門徒百餘人常如水乳及符堅偽立聞風敬重爲製織繡袈裟三歲方成價直百万後住司州西寺弘顯正法闡長信行晉太和中年七十餘誦正法華經猶日夜一遍其所住處衆鳥依栖經行之時鳴呼隨逐去

弘農北岳妙相尼傳四

妙相本姓張名珮華弘農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礼相惡之告求離絶因請出家父並從之精勤蔬食遊心慧藏明達法相住弘農北岳蔭林面野徒屬甚多悦志閑曠遁影其中 二十餘載勵精苦行久而弥篤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是故其所啓訓皆能弘益晉永和中弘農太守請七日齋座上白衣諮請佛法言撲不遜相正色曰君非直見慢亦大輕邦宰何用无礼苟出人聞耶於是稱疾而退

當時道俗咸歎服焉後枕蔟累日臨
終怡悅顧語弟子曰不問窮達生必
有死今日別矣言絕而終

建福寺康明感尼傳五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經
為虜賊所獲欲以為妻備加苦楚誓
不受辱謫使牧羊經歷十載懷歸轉
篤反途莫由常念三寶兼願出家忽
遇一比丘就請五戒仍以觀世音經
授之因得習誦晝夜不休願得還家
立五層塔不勝憂念逃走東行初不
識路晝夜兼涉經入一山見有斑虎
去之數步初甚恐懼小却意定心願
逾至遂隨虎而行積日弥旬得達青
州將入村落虎便不見至州復為明
伯連所虜音問至家夫兒迎贖家人
拘制其志未諧苦身懃精三年乃遂
專篤禪行戒品無毀脫有小犯輙累
晨懺悔要見瑞相然後乃休或見雨
花或聞空聲或覩佛像或夜善夢年
及桑榆操行弥峻江北子女師奉如
歸晉永和四年春與慧湛等十人濟
江詣司空公何充充一見甚敬重于時

京師未有尼寺充以別宅爲之立寺問
咸曰當何名之荅曰大晉四部今日始
備檀越所建皆造福業可名曰建福
寺公從之矣後遇疾少時便卒

北永安寺曇備尼傳六

曇備本姓陶丹陽建康人也少有清
信願修正法而无有昆弟獨與母居
事毋恭孝宗黨稱之年及笄嫁徵幣
弗許毋不能違聽其離俗精懃戒行
日夜無怠晉穆皇帝礼接敬厚常稱
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
丘尼少有曇備之儔也到永和十年后
爲立寺于定陰里名永安（今之何后寺是）謙
虛導物未嘗有矜慢之容名譽日廣
遠近投集衆三百人年七十三泰元
二十一年卒弟子曇羅慱覽經律機
才贍密勑續師任更立四層塔講堂
房宇又造卧像及七佛龕堂云

建福寺慧湛尼傳七

慧湛本姓彭任城人也神貌超遠精
操殊特淵情曠達濟物爲務惡衣蔬
食樂在其中嘗荷衣山行逢群劫欲
舉刃向湛手不能勝因求湛所負衣

湛歡笑而與曰君意望甚重所獲殊輕復解其衣內新裂與之刼即辭謝并以還湛湛捨之而去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請居建福寺住云

延興寺僧基尼傳八

僧基本姓明濟南人也綰髮志道秉願出家母氏不聽密以許嫁秘其娉礼迎接日近女乃覺知即便絕粮水漿不下親屬共請意不可移至於七日母呼女聟聟敬信見婦殆盡謂婦母曰人各有志不可奪也母即從之因遂出家時年二十一內外親戚皆来慶慰競施珎華爭設名供州牧給使郡守親臨道俗咨嗟歎未曾有基淨持戒範精進習經數與曇備尼名輩略齊樞機寂密善言事議康皇帝雅相崇礼建元二年皇后褚氏為立寺於都亭里通恭巷內名曰延興基居寺住徒衆百餘人當事清明道俗加敬年六十八隆安元年卒矣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傳九

竺道馨本姓羊太山人也志性專謹與

物無忤沙弥時常為衆使口恒誦經及手二十誦法華維摩等經具戒後研求理味蔬食苦節弥老弥至住洛陽東寺雅能清談尤善小品貴在理通不事辞辯一州道學所共師宗比丘尼講經馨其始也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篤信黄老専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術寢亡令辯假結同姓數相去来内懐姤嫉伺行毒害後竊以毒藥内馨食中諸治不愈弟子問往誰家得病答曰我其知主皆籍業縁汝无問也設道有益我尚不説況無益耶不言而終

新林寺道容尼傳十

道容本歴陽人住烏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禍福世傳為聖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布席下驗其凡聖果不萎焉及簡文帝先事清水道師道師京都所謂王濮陽也第内為立道舎容亟開導未之從也後宮人每入道屋輙見神人為沙門形滿於室内帝疑容所為也而莫能決踐祚之後烏巢太極殿帝使曲安遠筮之云西

南有女人師能滅此怖帝遣使往爲
江迎道容以事訪之容曰唯有淸齋
七日受持八戒自當消弭帝即從之
整肅一心七日未滿群烏競集運巢
而去帝深信重即爲立寺資給所須
因林爲名名曰新林即以師礼事之
遂奉正法後晉顯尚佛道容之力也
逮孝武時弥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絶
迹不知所在帝勑藏其衣鉢故寺邊
有塚云

司州令宗尼傳十一

令宗本姓滿高平金鄉人也幼有清信
鄉黨稱之家遭喪乱爲虜所驅歸誠
懇至稱佛法僧誦普門品拔除其眉
詭云惡疾求訴得放隨路南歸行出
冀州復爲賊所逐登上林樹專誠至
念捕者前望終不仰視尋索不得儵
尒而散宗下復去不敢乞食初不覺
飢晚逮孟津無船可濟悼惶憂懼更
稱三寶忽見一白鹿不知所從來下涉
河流沙塵隨起無有波瀾宗隨鹿而
濟曾不沾濡平行如陸因得達家仍
即入道誠心冥詣學行精懇開覽經

法深義入神晉孝武聞之遣書通問
後百姓遭疾貧困者衆宗傾資賑給
告乞人間不避阻遠隨宜贍䘏蒙賴
甚多忍飢懃苦形容枯悴年七十五
忽早召弟子說其夜夢見一大山云
是須彌高峯秀絕上與天連寶飾莊
嚴輝曜爛日法鼓鏗鏘香煙芳靡語
吾令前愕然驚覺即體中忽忽有異於
常雖无痛惱狀如昏醉同學道津曰
正當是極樂耳交言未竟奄忽遷神

簡靜寺支妙音尼傳十二

妙音未詳何許人也幼而志道居處
京華博學內外善為文章晉孝武皇
帝太傅會稽王道孟顗等並相敬信每
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談論屬文雅有
才致藉甚有聲太傅以太元十年為立
簡靜寺以音為寺主徒衆百餘人內外
才義者因之以自達供嚫無窮富傾
都邑貴賤宗事門有車馬日百餘兩
荊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
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
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恭門生
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

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爲堪圖州既而
烈宗問妙音荆州缺外問云誰應作者
答曰貧道道士豈容及俗中論議如
聞外内談者並云无過殷仲堪以其
意慮深遠荆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
忱權傾一朝威行内外云

何后寺道儀尼傳十二

道儀本姓賈鴈門婁煩人慧遠之姑
出嫡同郡解直直爲尋陽令亡儀年
二十二棄捨俗累披著法衣聰明敏
哲博聞强記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精
義妙理因心獨悟戒行高峻神氣清
邈聞中畿經律漸備講集相續晉泰
元末乃至京師住何后寺端心律藏
妙究精微身執卑恭在幽不惰衣裳
麤弊自執杖鉢清散無矯道俗高之
年七十八遇疾已篤執心弥勵誦念
無殆弟子請曰願加消息冀蒙勝損
答曰非所宜言言絶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比丘尼傳卷第二 宋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英

普賢寺寶賢尼傳第二十一

普賢寺法淨尼傳第二十二

蜀郡永康寺慧耀尼傳第二十三

景福寺慧果尼傳第一

慧果本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節不衣綿纊篤好毗尼戒行清白道俗欽羨風譽遠聞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歎貴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曇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寺寺借券書見示是永初三年）割宅東面為立精舍名曰景福寺以果為綱紀遺之物悉以入僧衆業興隆大小悅服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測厥後得無異耶荅云無異又問就如律文戒師得罪何無異耶荅曰有尼衆處不二歲學故言得罪耳又問乃可此國先未有尼非閻浮无也荅曰律制十僧得授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為有處不可不如法耳又問幾許里為邊地荅曰千里之外山海艱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鎧等五人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愛

頂腦春秋七十餘元嘉十年而卒弟子慧鎧並以節行聞于時也

建福寺法盛尼傳二

法盛本姓聶清河人也遭趙氏乱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於建福寺出家才識慧解率由敏悟自以来榆之齒流寓皇邑雖復帝道隆寧而猶懷舊土唯有探賾玄宗乃可以遣忘老耳遂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晝則披陳玄素夕則清言味理漸染積年神情朗贍雖日暮齒有逾壯年常願生安養謂同業曇敬曇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礼佛晚因遇疾稍就綿篤其月晦夕初宵假寐如来乘虛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俄與大衆騰芳蹈藹臨省盛疾光明顯燭一寺咸見僉来問盛此何光色盛具說之言竟尋終年七十二豫章太守吳郡張辯素所尊敬為之傳述去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傳三

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常遊行教化歷履邦邑每屬機緣不避

寒暑南至荆楚仍住江陵牛牧精舍誦法華首楞嚴等經旬日通利郊西道俗皆歸敬之觀覽經論未曾廢息元嘉十四年十月為苦行齋七日乃立誓言若誠齋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者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五日中宵寺東林樹靈光赫然即以告衆衆皆欣敬加悅服焉寺主法弘後於光處起立禪室初玉在長安於薛尚書寺見紅白色光燭曜左右十日小歇後六重寺沙門四月八日於光處得金彌勒像高一尺去

建福寺道瓊尼傳四

道瓊本姓江丹陽人也年十餘博涉經史成戒已後明達三藏精勤苦行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凡有所修福多憑斯寺富貴婦女爭與之遊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軀帳座完具瓦官寺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軀雜事幡蓋於建福寺造卧像并堂又製普賢行像供養之具靡不精麗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壽像以其

年四月十日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皆如金色道俗相傳咸來修敬瞻覩神輝莫不懽悅復以元皇后遺物開拓寺南更造禪房云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五

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見稱幼受五戒未曾起犯元嘉中遭父憂因毀遘疾自無痛癢唯黃瘦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瘵因尒發願願疾愈得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中寶蓋垂覆其上云

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尼傳六

玄藻本姓路吳郡人安苟女也宣驗記云即是安苟藻年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晴玄臺寺釋法濟語安苟曰恐此疾由業非藥所消貧道按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能與女並捐弃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苟然之即於宅上設觀世音齋澡心潔意傾誠戴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

曰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摩其身從首至足即覺沉痾豁然消愈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

南安寺釋慧瓊尼傳七

慧瓊者本姓鍾廣州人也履道高潔不味魚肉年垂八十志業弥勤常衣葛麻不服綿纊綱紀寺舍兼行講說本經住廣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瓊瓊修立為寺号曰南外永安寺至二十二年蘭陵蕭承之為起外國塔瓊以元嘉十五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悉嚴麗因移住之以南安施沙門慧智瓊以元嘉二十年隨孟顗之會稽至破綱亭勑弟子云吾死後不須埋藏可借人剥裂身體以飲衆生至於終盡不忍屠割乃造句容縣舉著山中欲使鳥獸自就噉之經十餘日儼然如故顏色不異令使村人以米散尸邊鳥食遠處米盡近尸之粒皆存

弟子慧朗在都聞之奔馳奉迎還楚

髙座寺前堈壙上起塔去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傳八

普照本姓董名悲勃海安陵人也少

秉節槩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

從師遊學廣陵建熙精舍率心奉法

闔衆嘉之及師慧孜士杜於慶吊而

普行絶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

感勞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

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

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

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絶兩食頃

甦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

閉眼思惟驚問何來荅以其事即問

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荅曰五千

万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无所識時風

雲髙靡匪區墟嚴淨西面尤明意欲前

進僧乃不許因尓迴還豁然醒悟後七

日而卒 時年二十五也

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尼傳九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

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築戈村寺始

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母老

病口中无齒不嚼餔飴毋為口不淨
不受大戒白衣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戒
壇與天皆黃金色舉頭仰視南見一人
著禩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語木
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
人多諸感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
乃詐之曰汝為道積年竟无所益便
可養髮當為訪智木聞心愁因述所
見即受具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
及受戒竟再覽便誦宋元嘉中造十
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施四衆去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十

法勝少出家住吳縣南寺或云東寺
恭信恪勤衆所知識宋元嘉中河內
司馬隆為毗陵丞遇抄戰亡妻山氏
二親早歿復无兒女年又老大入吳
投勝勝接待如親後百日山氏遇疾
疾涉三年甚經危篤勝本無蓄積賸待
醫藥皆資乞告不憚雨暑不避風寒
山氏遂愈衆並稱貴之後遊京師進
修禪律諮通定慧探索幽隱訓誘徒
屬不肅而成動不詢利靜不求名殷
勤周至莫非濟物年造六十疾病經

時自言不差親屬恠問荅云昨見二沙門道知如此須之復言見二比丘非前所見者偏袒右肩手各執花立其疾床後遥見一佛坐蓮華上光照我身從此已後夕不復眠令人為轉法華至于後夜氣息稍微命令止經為我稱佛亦自稱佛將欲平明容貌不改奄忽而終焉

永安寺僧端尼傳十一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姉妹篤信誓願出家不當嫁娶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并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雨淚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礼拜中見佛像語云汝婿命盡汝但精勤勿懷憂念明日其婿為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心空閑似不能言及辯析名實其辭亹亹誦大涅槃經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綱紀眾務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彌敬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而卒弟子普敬普要皆以苦行顯名並

誦法花經

廣陵中寺光靜尼傳十二

光靜本姓胡名道婢吳興東遷人也幼出家隨師住廣陵中寺靜少而勵行長而習禪思不食甘肥將受大戒絕穀餌松具足之後積十五年雖心識鮮明而體力羸惙祈誠懇到每輙感勞動經晦朔沙門釋法成謂曰服食非佛盛事靜聞之還食粳粮倍加勇猛精學不勌從學觀行者常百許人元嘉十八年五月患疾曰我猒苦此身其來久矣於是牽病懺悔不離心口情理恬明神氣怡悅至十九年歲旦飲粒皆絕屬念兜率心心相續如是不斷至四月十八日夜殊香異相滿虛空中其夜命過焉

蜀郡善妙尼傳十三

善妙本姓歐陽繁縣人也少出家性用柔和少瞋喜不營好衣不食美食有妹寡亡婿居无所依託攜一稚子寄其房內常聞妙自慨生不值佛每一言此流涕歔欷悲不能已同住四年五年未曾見其食妹作食熟呼妙

共食妙玄適於某處食竟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如此積年妹甚恨愧白言無福智亡更無親屬携兒依姊多所穢乱姊當見猒故不與共食耳流淚而言已欲去妙執其手喻之曰汝不解我意我幸於外得他供養何須自損家中食汝但安住我不久應遠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妹聞此而止自績作布買數斛油瓦㼜盛之著庭中語妹去擬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纒而燒其身火已親頂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我今捨壽可遍告諸尼遠來共别比諸尼驚至命未絕語諸尼云各懃精進生死可畏當求出離慎勿流轉我捨此身供養已二十七反止此一身當得初果 問益士人或云元嘉十七年燒身或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備記之

廣陵僧果尼傳十四

僧果本姓趙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宿殖誠信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中食父母嘉異及其成人心唯專到緣导參差年二十七方獲出家師事廣陵慧聰尼果戒行堅明禪觀清白

每至入定頹移昏曉綿神淨境形若
枯木淺識之徒或生疑及元嘉六年
有外國船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
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後少時問
果曰此國先來已曾有外國尼未答
曰未有又問先諸尼受戒那得二僧
答但從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發起
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
大愛道八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為
和上此其高例果雖答然心有疑具
諮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諮曰重受得
不答曰戒定慧品從微至著更受益
佳到十年船主難提復將師子國鐵
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
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次第重
受三百餘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時
宴坐經日維那故觸謂言已死驚告
寺官寺官共視見果身冷肉強唯氣
息微轉始欲舁從便自開眼語笑尋
常於是愚者駭服不知所終也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十五

靜稱本姓劉名勝譙郡人也戒業精
苦誦經四十五万言寺傍山林無

諸弭雜遊心禪默永絶塵勞曾有人失牛推尋不已夜至山中望寺林火光熾盛及至都無常有一虎隨稱去來稱若坐禪蹲踞左右寺內諸尼若犯罪失不時懺悔虎即大怒悔罪便悦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次問訪欣然若舊女姓仇名文姜本愽平人也性好佛法聞南國富道閑開託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既同誓節二人不資粮米餌麻术而已聲達虜都虜謂聖人遠遣迎接二人不樂邊境故韜聲迹危行言遜虜主為設餚饌皆悉進啖因此輕之不復拘留稱與文姜復還本寺稱年九十三無疾而卒也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十六

法相本姓侯燉煌人也履操清貞孝識英拔篤志好學不以屢空廢業清安貧窶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家道多故苻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弥深常割衣食好著施慧宿尼寺僧諫曰慧宿貧野言不出口佛法經律曾未曆心欲學禪定又无師

執事頑拙訥是下愚人可何不種以上田而修此下福答曰之勝負唯聖乃知我既凡人寧立取捨遇有如施何關作意耶慧宿後建禪齋七日至第三夜與衆共坐衆起不起衆共觀之堅如木石牽持不動或謂已死後三日起起後如常衆方異之始悟法相深相領照矣其如此類前後非一相年逮來踰操行弥篤年九十餘元嘉末卒也

東青園寺業首尼傳十七

業首本姓張彭城人也風儀峻整戒行清白深解大乘善搆妙理弥好禪誦造次無怠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元嘉二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曰青園齋肅徒衆甚有風規潘貴妃歎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為首更廣寺西創立佛殿復拓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興立衆二百人法事不絕春秋稍高御衆弥盛累以耆艾自陳衆咸不許年九

十大明六年而卒時又有淨衣寶英法林並以立身清潔有聲京縣哀久禪誦任事清光泰始五年卒英建塔五層閑理有勤蔬食精進泰始六年卒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懈元徽元年卒又有弟子曇寅兼通禪律簡絶榮華不闚朝市元徽六年卒

景福寺法辯尼傳十八

法辯丹陽人也少出家為景福寺慧果弟子忠謹清慎雅有素檢弊衣蔬飯不食薰辛高簡之譽早盛京邑楊州刺史瑯琊王郁甚相敬礼後從道林寺外國沙門畺良耶舍諮禀禪觀如法修行通極精解每預衆席恒如睡寐甞在齋堂衆散不起維那驚觸如木石焉馳以相告皆来就視須史出定言語尋常衆咸欽服倍加崇重大明七年而卒年六十餘先是二日上定林寺超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麗服翫光赫非世所有男女裝餝充滿其中唯不見有主即問其故荅曰景福法辯當来生此明日應到辯其日唯覺肉戰即遣告衆大小皆集自云有

異人來我左右乍顯乍晦如影如雲
言說坐絕其後復有道照僧辯亦以
精進知名道照本姓楊北地徐人也
飯蔬誦經為臨賀王之所供養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傳十九

道綜未詳何許人也住江陵三層寺
少不以出衆居心長不以同物為汙
賢愚之際從遁而已跡雖混成所慶
潛廣以宋大明七年三月十五日夜
自練油火閑額既然耳目就毀誦詠
不輟道俗咨嗟魔正同駭率土聞風
皆發菩提心宋徵士劉虬雅相宗敬
為製偈贊云

竹園寺慧濬尼傳二十

慧濬本姓陳山陰人也幼而穎悟精
進邁群旦輒燒香運想礼敬移時中
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家有
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
許之從道內外墳典經眼必誦深禪
祕觀無不必入靜而無覺和而有節
朋遊舊狎未嘗戲言宋宰江夏王義
恭雅相推敬常給衣藥四時无爽不
蓄私財悉營寺舍竹園成立濬之功

也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
大明八年而卒葬于傳山同寺有化
尼聰穎卓秀多誦經律蔬食苦節與
濟齊名

普賢寺寶賢尼傳二十一

寶賢本姓陳陳郡人也十六丁母憂
三年不食穀以葛芋自資不衣繒纊
不坐床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
精修博通禪律宋文皇帝深加禮遇
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
一万明帝即位賞接弥崇以泰始元
年勅為普賢寺主二年又勅為都邑
僧正甚有威風明斷如神善論物理
屈枉必釋秉性剛直无所傾撓初晉
興平中淨撿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
受具戒指從大僧影福寺惠果淨音
等以諮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國土
無二衆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
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
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
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
耳後諸好異者盛相傳習與制稍虧
元徽二年法穎律師於晉興寺開十

誦律題其日有十餘尼因下講欲重受戒賢乃遣僧局責命到講座鳴木宣令諸尼不得輒復重受戒若年歲審未滿者其師先應集衆懺悔竟然後到僧局僧局許可請人監撿方得受耳若有違拒即加擯斥因茲已後矯競暫息在任清簡才兼事義安衆惠下蕭然寡欲世益高之年七十七昇明元年卒也

普賢寺法淨尼傳二十二

法淨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淨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潔明於事理況思精研深究義旨與寶賢尼名輩略齊宋明皇帝異之泰始元年勅住普賢寺宮內接遇礼兼師友二年勅爲京邑都維那在事公正確然殊絕隨方引汲歸德如流荊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脩書䞋求結知識其陶治德風皆類此也諮其戒範者七百人年六十五元徽元年卒也

蜀郡永康寺慧耀尼傳二十三

慧耀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誓

燒身供養三寶泰始末言於刺史劉亮亮初許之有趙處思妾王氏覺塔耀請塔上燒身王氏許諾正月十五日夜將諸弟子賫持油布往至塔所裝束未訖劉亮遣信語諸尼云若耀尼果燒身者永康一寺並與重罪耀不得已於此便停王氏大瞋云尼要名利詐現奇特密貨內人作如此事不爾夜半城內那知耀曰新婦勿橫生煩惱捨身關我傍人豈知於是還寺斷穀服香油至昇明元年於寺燒身火來至面誦經不輟語諸尼云収我遺骨正得二升及至火滅果如其言未燒之前一月日許有胡僧年可二十形容端正竟胛生毛長六七寸極細軟人問之譯語荅云從來不覆是故生毛耳謂耀曰我住波羅奈國至來數日聞姊欲捨身故送銀甖相與耀即頂受未及委悉忽忽辭去遣人追尋出門便失以此甖盛其舍利不滿二合云

比丘尼傳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比丘尼傳卷第三　齊　　英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東官曾成法緣尼傳第一

法緣本姓侖東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歲妹法綵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佛為

開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便能作外國書語及誦經見西域人言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日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颺上天父母憂之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語云汝前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落為立法名大名法緣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緣等還家即毀神座繕立精廬晝夜講誦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有若燈燭自此以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諷誦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並屈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因是土人皆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也

南永安寺曇徹尼傳二

曇徹尼未詳何許人也少為普要尼弟子隨要住南永安寺要道潔學優有聞當世徹秉操无矯習業不休佛法奧義必欲揔採未及成戒已究經論具足已後遍習毗尼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賾幽隱諸尼大

小皆請我面隨方應會有帙成群王侯七貴婦女以下莫不修敬年六十三齊永明二年卒矣

崇聖寺僧敬尼傳三

僧敬本姓李會稽人也寓居秣陵僧敬在孕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為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為師約不問男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可建八關即命經始僧像未集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尼作弟子母即從之及年五六歲聞人經唄輙能誦憶讀經數百卷妙解日深菜蔬刻己清風漸著遠元嘉中魯郡孔默出鎮廣州攜與同行遇見外國鐵薩羅尼等來向宋都並風節峻異更從受戒深悟无常乃欲乘船泛海尋求聖跡道俗禁閉留滯嶺南三十餘載風流所漸獷俗移心捨園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為立寺於潮亭名曰衆造宋明帝聞之遠遣徵迎番禺道俗大相悲戀還都勅住崇聖寺道俗服其進止丹陽樂遵為敬捨

宅立寺後遷居之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並欽風德覵施无闕年八十四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葬于鍾山之陽弟子造碑中書侍郎吳興沈約製其文焉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傳四

僧猛本姓岑南陽人也遷居鹽官縣至猛五世矣曾祖率晉正員郎餘杭令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號哭吐血絕而復蘇三年告終示不滅性辭母出家行已清潔奉師恭肅蔬糲之食止存支命行道礼懺未嘗疲怠說悔先罪精懇流淚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史吳郡張岱聞風貴敬請為門師宋元徽元年淨度尼入吳携出京城仍住建福寺歷覩衆經以日係夜隨逐講說心无猒勸多聞强記經耳必憶由是經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泊然不測齊建元四年母病乃捨東宅為寺名曰齊明締搆殿宇列植竹樹內外清靖狀若仙居飢者撤饍以施之寒者解衣而與之嘗有獵者近於

寺南飛禽走獸覺來投猛而鷹犬馳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遏雖體被啄嚙而投者獲免同止數十人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慍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時又有僧瓊尼猛之從弟女也亦以孝聞業行高邈慧悟凝深也

華嚴寺妙智尼傳五

妙智本姓曹河內人也禀性柔明陶心大化執持禁範如護明珠心勤忍辱與物无忤雖有毀惱必以和顏下帷窮年終日無悶精達法相物共宗之禪堂初建齊武皇帝勅請妙智講勝鬘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達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衆雅服齊竟陵文宣王壇界鍾山集葘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于定林寺南齊侍中瑯琊王倫妻江氏為著石讚文序立于墓左耳

建福寺智勝尼傳六

智勝本姓徐長安人也寓居會稽于其三世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見招提整峻寶飾嚴華潸然泣涕仍祈剪落王母問之具述此意謂其

幼稚而未許之也宋季多難四民失
業時事紛紜奄弃積載年將二十方
得出家住建福寺獨行无倫絕塵離
範聽受大涅槃經一聞能持後研律
藏功不再受攝持之譽翕然改目自
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
理妙逢涅不淄遇磨不磷大明中有
一男子詭期抱桀欲規不遜勝剋意
淵深雅操壁立正色告衆衆録付官
寺戒清淨如護明珠特莊嚴寺曇斌
法師弟子僧宗玄趣共直佛殿慢藏
致盜乃失菩薩瓔珞及七寶澡罐斌
衣鉢之外室如懸磬无以為償憂慨
輟講閉房三日勝宣告四部旬月償
辦德感化行皆類此也齊文惠帝聞
風雅相接旨每延入宮講說衆經司
徒竟陵文宣王倍崇敬焉勝志貞南
金心皎比雪栽嚫屋衆實充物望令
旨仍使為寺主闔衆愛敬如奉嚴尊
從定林寺僧遠法師受菩薩戒座側
常置香鑪勝乃捻香遠止之曰不取
火已信宿矣所置之香遂氤氳流烟
咸歎其肅恭表應若斯也永明中作

聖僧齋攝心祈想忽聞空中彈指合
掌側聽勝居寺三十年未嘗赴齋會
遊踐貴勝每重閑靜處係念思惟故流
芳不遠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
締搆房宇園寺崇華勝捨衣鉢為宋
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永明十年寢疾
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到四月五
日告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
乃披衣出胷胷有草書佛字字體鮮白
色相明潤八日正中而卒也年六十六
葬于鍾山文帝給其湯藥因事所須
並冝官備也

禪基寺僧盖尼傳七

僧盖本姓田趙國均仁人也父宏梁
天水太守盖幼出家為僧志尼弟子住
彭城華林寺忘利養恢毀譽永徽元
年索虜侵州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
住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首歸專
修禪定惟日不足寒暑不變衣裳四
時無新飲食但資一菜中飯而已受
業於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
齊永明中移止禪基寺欲廣弘觀道
道俗諮訪更戍紛動乃別立禪房於

寺之左寞默其中出則善誘誨諄不勸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四時資給雖已耆艾而志向不衰終日清虛通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也時寺又有法延者本姓許高陽人也精進有行業亦以禪定顯聞也

青園東寺法全尼傳八

法全本姓戴丹陽人也端莊好靜雅勤定慧初隨宗瑗博綜衆經後師審隱遍遊禪觀晝則披文遠思夕則歷觀妙境大乘奧典皆能宣講三昧秘門並爲師匠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訓誘未聞獎成後學聽者修行功益甚衆寺既廣大閱理爲難泰始三年衆議欲分爲二寺時寶嬰尼求於東面起立禪房更搆靈塔於是始分爲東青園寺昇明二年嬰卒衆既新分人望未緝乃以全爲寺主於是大小愛悅情無纖介年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時寺復有淨練僧律慧形並以學顯名也

普賢寺淨暉尼傳九

淨暉本姓楊建康人也志道專誠樂法翹懇具戒之初從濟瑗稟學精思

研求究大乘之奧十臘之後便為宗匠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竟陵王請於第講維摩經後為寺主二十餘年長幼崇奉如事父母從為弟子者四百餘人年七十二永明十年卒也時寺又有僧要光淨並學行有聞也

法音寺曇簡尼傳十

曇簡本姓張清河人也為法淨尼弟子住寺遊學淮海弘宣正法先人後已志在廣濟以齊建元四年立法音精舍禪思靜默通達三昧德聲遐布功化自遠道俗敬仰盛修供施時有慧明法師深愛寂靜本住道林寺永明時為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飾僧多義學累講經論去來諠動明欲去之簡以寺為施因移白山更立草菴以蔽風雨應時行乞取給所資常聚樵木去營功德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積薪引火自焚捨生死身供養三寶近村見火競來赴救及至簡已遷滅道俗哀慟聲振山谷即聚所餘為立墳剎也

法音寺淨珪尼傳十一

淨珪本姓周晉陵人也寓居建康縣三世矣珪幼而聰穎一聞多悟性不狎俗早願出家父母怜之不違其志為法淨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邃經律博通三業禪祕無不善達神量淵遠物莫能窺遺身志味常自枯槁其精進揔持為世法則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與曇簡尼同態法音寺後移白山栖託樹下功化轉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與曇簡同夜燒身道俗哀赴莫不哽咽收其舍利樹墳封刹焉

集善寺慧緒尼傳十二

慧緒本姓閭丘高平人也為人高率疎遠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發言吐論甚自方直略無所迴避七歲便蔬食持齋志節勇猛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戒業具足道俗所羨時江陵有隱尼西土德望見緒而異之遂志年契意相攜行道嘗同居一夏共習般舟心形勤苦晝夜不息沈攸之為刺史普沙簡僧尼緒乃避難下都及

沈破敗後復還西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嶷以宋昇明末出鎮荊陝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脩盡四事時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荊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暢每稱其宿習不淺緒既善解禪行兼菜蔬勤節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敬信甚深從受禪法每有嚫施受已隨散不嘗儲畜意志高遠都不以生業關懷蕭王要共還都為起精舍在第東田之東名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无正惡唯不復肯食顏貌憔顇苦求還寺還寺即平愈旬日中輒復請入入轉如前咸不知所以俄而王薨禍故相續武皇帝以東田郊迥更起集善寺悉移諸尼還集善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梨第中還復供養善讀誦呪緒自移集善寺以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時內外既敬重此尼每勸其暫至後第內竺夫人欲建禪齋遣信先諮請尼去甚善貧道年惡此段實願一入第與諸夫娘別既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尼周忽請

作七日禪齋不得休後復有七字道別今忘之作詩覓言笑接人了不異常日高傲也因具敘離去此段出寺方為永別年老無復能入第理時體中甚康健出寺月餘便去病乃元有異於恒少日而卒也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時年六十九周捨為立序讚又有德盛尼德合志同為法眷屬行道習觀親承音旨也

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十三

超明本姓范錢塘人父先少為國子生世奉大法明幼聰穎雅有志尚讀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礼內外敬之年二十一夫亡寡居鄉隣求娉誓而弗許因遂出家住崇隱寺神理明徹道識清悟聞吳縣北張寺有曇整法師道行精苦從受具足後往塗山聽慧基法師講說衆經便究義旨一經於耳退無不記三吳士庶內外崇敬尋還錢塘移憩齊明寺年六十餘建武五年而卒也時又有法藏尼亦以學行馳名也

法音寺曇勇尼傳第十四

曇勇者曇簡尼之姊也爲性剛直不隨物以傾動常以攝律爲務不以衣食經懷戀法音精舍深悟無常高崇我樂以建武元年隨簡同移白山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當時聞見咸發道心共聚遺燼以立墳剎云

剡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

德樂本姓孫毗陵人也高祖毓晉豫州刺史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闇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遮至年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爲晉陵光尼弟子具足以後並遊學京師住南永安寺篤志精勤以晝繼夜窮研經律言談典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宋大將軍立王園寺在枳園寺路北也請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年同寺尼法淨曇覽深孔熙先謀人身窮法毀壞寺舍諸尼離散德樂移憩東青園樂諮請深禪窮究妙境及文帝崩東

遊會稽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學衆雲集從容教授道盛東南矣齊永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捨所居宅立齊興精舍樂綱紀大小悅服遠近欽風皆願依止徒衆二百餘人不聚䞋施歲建大講僧尼不限平等資供年八十一永元三年卒剡有僧茂尼本姓王彭城人也節食單蔬勤苦為業用其䞋遺起竹園精舍焉

比丘尼傳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比丘尼傳卷第四　　梁　　英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禪林寺淨秀尼傳一

淨秀本姓梁安定烏氏人也祖疇征虜司馬父粲之龍川縣都鄉侯淨秀幼而聰叡好行慈仁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轉涅槃經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親知若得鮭膳密自

弃之從外國沙門普練諮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違犯礼拜讀誦晝夜不休年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及季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資財唯充功德不營俗好不衣錦繡不著粉黛如此推遷至十九方得聽許為青園寺首尼弟子事師竭誠猶懼弗及三業勤修夙夜匪懈僧使衆使每居其首跋涉勤劬觸事関涉善神敬護常在左右時有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尼當生兜率嘗三人同於佛殿内坐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唯秀淡然還房取燭始登堦復聞空中語曰諸尼避路秀禪師歸他日又與數人於禪房中坐一尼鼾眠睡中見一人頭柱殿語曰勿驚秀尼後時與諸尼同坐一尼暫起還見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秀尼進止俯仰必遵律範欲請曜法師講十誦律但有錢一千憂事不辦夜夢見鵶鵲鸜鵒子各乘軒車大小稱形同聲唱言我當助秀尼講及至經營有七十檀越爭設妙供後又請法穎律師重講十誦開題之日

澡鑵中水自然香馥其日就坐更无餘伴趣禪犯獨以諮律師律師答言不犯秀觀諸尼未盡如法乃歎曰洪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正已焉能導物即行摩那埵以自悔首合衆見之恚共相率退思補過慙愧懺謝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至都律範清高秀更從受戒而青園徒衆悟解不同恩立別住外嚴法禁內安禪默廣徽稱已心宋南昌公主及黃修儀以大明七年八月共施宜知地以立精舍秀麻衣藿食躬執泥瓦夙夜盡勤製龕造像无所不備同住十餘人皆以禪定為業泰始三年明帝勑以寺從其所集宜名禪林秀手寫衆經別立經臺置在于堂內婆伽羅龍王二兄弟現迹弥日示其擁護知識徙来无不見者每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嘗七日供養礼懺訖攝心澍想即見二胡僧舉手共語一稱弥迦羅一稱毗佉羅所著袈裟色如熟桑椹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見他日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復請罽賓國五百羅漢又請京

邑大德二旬大會第二日又見一胡僧合衆疑之因即借問云從蜀賓來至已一年使守門者密加覘視多人共見從宋林門出始行十餘步奄忽不見又曾浴聖僧内外寂静唯有檨杓之聲其諸瑞異皆類此也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供施無廢年耆力弱不復能行梁天監三年勑見聽乘輦至内殿五年六月十七日嘗心悶不復飲食彭城寺慧令法師六月十九日夢見一柱殿嚴麗非常謂是兜率天宮見淨秀在其中令即囑之得生好處勿忘將接秀曰法師兄是大丈夫那通經教自應居勝地令聞秀病往看之述夢中事至七月十三日小悶自夢見幡蓋樂器在佛殿西二十二日請相識僧會別二十七日告諸弟子我昇兜率天言絶而卒年八十九

禪林寺僧念尼傳二

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也父弥州從事吏念即招提寺曇叡法師之姑也珪璋早秀才監明達立德幼年十

歲出家為法護尼弟子從師住太后寺貞節苦心禪思精密博涉多通文義兼美蔬食禮懺老而彌篤誦法華經日夜七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資給齊永明中移住禪林寺禪範大隆諸學者衆司徒竟陵王四事供養年九十梁天監三年卒葬秣陵縣中興里內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傳三

曇暉本姓青陽名白玉成都人也幼樂修道父母不許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暉年十一啓母求請禪師欲諮禪法母從之耶舍一見歎此人有分令其修習囑法育尼使相左右母已許嫁於暉之姑子出門有日不展餘計育尼密迎還寺暉深立誓願若我道心不遂遂致逼迫者當以火自焚耳刺史甄法崇聞之遣使迎暉集諸綱佐及有望之民請諸僧尼窮相難盡法崇問曰汝審能出家不答曰微願久發特乞救濟法崇曰善遣使語姑姑即奉教從法育尼出家年始十三矣從昱學修

觀行裁得稟受即於座未便得入定見東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一如月而青即於定中立念去白者必是菩薩道青者聲聞法若審然者當令青者銷而白光熾即應此念青光遂滅白光熾滿及至起定爲曇尼說曇尼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時同坐四十餘人莫不見歎其希有也後智心疑以爲姧詐相率抄取將歸其家曇曄時年十六矣以婢使營衞不受侵逼壻無如之何復以訴州刺史賞異問曇良耶舍曰此人根利愼勿違之若智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貧道有一蒼頭即爲隨喜於是解釋後於禪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時諳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於是聲馳遠近莫不歸服宋元嘉十九年臨川王臨南兖延之至鎭時年二十一驃騎牧陜復携往南楚男女道俗北面擁篲者千二百人歲月稍淹思母轉至固請還鄉德行既高門徒日衆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殿堂廊廡倏忽而成復營三寺皆悉神速莫不

歎服稱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監三
年而卒初張峻隨父母益州嘗忽然
直往不令預知同行賓客三十許人
坐始定便下菓糭並悉時珎刾史劉
悛後嘗率往亦復如之梁宣武王嘗
送物使暉設百人會本言不出臨中
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
四百人將欲行道遣婢来倩人下食
即遣人唯見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
無雜手力王弥復歎之不可量也或有
問暉者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而
造作云為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荅
云貧道常自无居貯若須費用役五
三金而已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
故談者以為有無盡藏焉時又有花
光尼本姓鮮于深禪妙覲洞其幽微
遍覽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屬文述暉
賛頌詞旨有則不乖風雅焉

偽高昌都郎中寺馮尼傳四

馮尼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
因以姓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
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燒六指供養
皆悉至掌誦大般涅槃經三日一過時

有法慧法師精進邁群為高昌一國
尼依止師焉後忽謂法惠言阿闍梨未
好焉是闍梨善知識闍梨可往龜茲
國金花帳下直月間當得勝法法惠
聞而從之往至彼寺見直月直月歡
喜以蒲萄酒一升與之令飲法惠驚
愕我來覓勝法翻然飲我非法之物
不肯飲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
思我既遠來未達此意恐不宜違即頓
飲之醉吐迷悶无所復識直月便自
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慙愧
自搥其身悔責所行欲自害命因此
思惟得第三果直月還問曰已得耶
荅曰然因還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
音信焉呼尼衆遠出迎候先知之迹
皆類此也高昌諸尼莫不師奉年九
十六梁天監三年卒

梁閑居寺慧勝尼傳五

慧勝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建
康勝幼願出家以方正自立希於語
言言必能行身无輕躁旬日不出户
牖見之者莫不敬異以宋元嘉二十
一年出家時年十八為淨秀尼弟子住

禪林寺具戒以後講法華經隨集善寺緒尼學五行禪後從草堂寺思隱靈根寺法顥偹修觀行奇相妙證獨得懷抱人見而問之皆荅云罪无輕重一時發露懺悔懇惻以晝係夜貴賤崇敬供施不斷年八十一梁天監四年卒葬于白板山也

東青園寺淨賢尼傳六

淨賢本姓弘永世人也住青園東寺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傳窮經律言必典正雖不講說精究音要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齠齔之年眠好驚魘勅從淨賢尼受三自歸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賞及明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弥重建齋設講相繼不絕當時名士莫不宗敬後揔寺任十有餘載年七十五梁天監四年而卒復有惠高寶顒皆知名惠高坐禪誦經勤營衆務寶顒講法華經明於觀行

竹園寺淨淵尼傳七

淨淵本姓時鉅鹿人也幼有成人之智五六歲時常聚沙為塔刻木作像

燒香拜敬彌日不足每聞人言輒難盡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懸慕膝下不食不寢飲水持齋諫曉不從終竟七日自尒之後蔬食長齋戒忍精苦不由課勵師友嗟敬遠近稱譽齊文帝大相欽禮四事供養信驛重沓年七十一天監五年卒也

竹園寺淨行尼傳八

淨行卽淨淵尼第五妹也幼而神理清秀遠識通贍爽烈有志分風調舉止每輒不群少經與太林令郭洽妻臧氏相識洽欲害其妻言泄于路行請兄諫洽洽不從之行密語臧氏臧氏不信行執手慟泣於是而反後一二日洽果害之及年十七從法施尼出家住竹園寺學成實毗曇涅槃華嚴每見事端已達旨趣探究淵賾博辯無窮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給僧宗寶亮二法師雅相賞異及請講說聽衆數百人官第尼寺法事連續當時先達無能屈者竟陵王後遜品學衆欲撰僧錄莫可與行為輩後有尼聰朗特達博辯若神行特親押

之衆亦以為後來之秀可學為傳也
行曉節好禪觀菜食精苦皇帝聞之
雅相歎賞年六十六天監八年而卒
葬于鍾山

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傳九

令玉本姓蔡建康人也少出家住何
后寺禪房為淨曜尼弟子淨曜律行純
白思業過人玉少事師長恭勤匪懈
始受十戒威儀可觀及受具足禁行
清白有若氷霜博尋五部妙究幽宗
雅能傳述宋邵陵王大相欽敬請為
南晉陵寺主固讓不當王不能屈以
啓元徽元徽再勅事不獲免在任積
年不矜而莊不厲而威年七十六梁
天監八年卒寺復有令惠戒忍慧力
並顯名令惠誦妙法蓮華維摩勝鬘
等經勤身蔬飯卓然衆表戒忍聰朗
好學經目不忘惠力雅識虛通无所
矯競

閑居寺僧述尼傳十

僧述本姓懷彭城人也父僧珎僑居
建康述幼而志道八歲蔬食及年十
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寺淨

秀尼出家節行清苦法檢不虧遊心經律靡不遍覽後偏功十誦文義優洽後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秘觀遍三昧門移住禪林寺為禪學所宗去來投集更成鬧動遂因有隱居之志宋臨川王母張貴嬪聞之捨所居宅欲為立寺時制不許輒造到元徽二年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吳充華啓勅即就締構堂殿房宇五十餘間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禪寂為樂名曰閑居述動靜守貞不斁淨餝宋齊之季世道紛喧且禪且寂風塵不擾齊文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礼遇修餝一寺事事光奇四時供養未曾休息及大梁闢泰天下有道白黑敬仰四遠雲萃而述不蓄私財隨得隨散或賑濟四眾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軀並皆壯麗寫經及律一千餘卷縹袠帶軸寶餝新嚴年八十四梁天監十四年而卒葬于鍾山之陽也

西青園寺妙禕尼傳十一

妙禕本姓劉建康人也齠綺之年而神機秀發幼出家住西青園寺戒行

無點神情超悟敦信布惠莫不懷之雅好談說尤善言笑講大涅槃經法華十地並三十餘遍十誦毗尼每經數說隨方導物利益弘多年七十天監十二年卒也

樂安寺釋惠暉尼傳十二

慧暉本姓駱青州人也六歲樂道父母不聽至年十一斷葷辛滋味清虛淡朗姿貞詳雅讀大涅槃經誦法華經及年十七隨父出都精進勇猛行人所不能行父母愛焉聽遂其志十八出家住樂安寺從斌濟柔次四法師聽成實論及涅槃諸經於十餘年中藝為義林京邑諸尼无不諮受於是法蓮頻建四遠雲集講說不休禪誦無輟標心正念日夕忘寢王公貴賤无不敬重十方嚫遺四時殷競所獲之財追造經像隨宜遠施時有不泄者致緡樂安寺負不新整年七十三天監十三年而卒葬于石頭崗時復有慧音以礼誦為業也

邛山寺釋道貴尼傳十三

道貴本姓壽長安人也幼清夷冲素

善研機理志幹懃整精苦過人誓弘大化葷鮮不食齊物為懷弊衣自足誦勝鬘無量壽經不捨晝夜父母愛念使其為道十七出家博覽經律究委文理不羨名聞唯以習道為業觀境入定行坐不休悔過發願言辭哀懇聽者震肅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善相推敬為造頂山寺以聚禪衆請貴為知事固執不從請為禪範然後許之於是結桂林下栖寄畢世縱復屯雲晦景委雪埋山端然寂坐曾无閒焉得人信施廣興福業不以纖毫自潤已身年八十天監十五年而卒葬于鐘山之陽也

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尼傳十四

法宣本姓王剡人也父道寄世奉正法宣幼而有離俗之志年始七歲而蔬食苦節及至十八誦法華經首尾通利解其指歸坐卧輒見幢蓋覆之聘有媒娉者誓而弗許至年二十四父母携就剡齊明寺德樂尼改服從禁即於是日幢蓋自消博覽經書深入理味戒以後鄉邑時人望昭義道

莫不服其精致遠宋氏之季有僧柔
法師周遊東夏講宣經論自嶓崍而
之禹穴或登靈隱或往姑蘇僧柔數
論之趣惠其經書之要咸暢其精微
究其測奧及齊永明中又從惠熙法
師諮受十誦所食日優所見月躋於
是移住山陰招明寺經律遍講聲高
于越不立私財以嚫施之物修飾寺
宇造搆精華狀若神工寫經鑄像靡
不必備吳郡張援穎川庾詠汝南周
顒皆時之名秀莫不躬往禮敬齊巴陵
王蕭昭胄出守會稽厚加供待梁衡
陽王元簡到郡請為母師春秋八十
有三梁天監十五年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四　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諸經礼懺儀卷上　英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一切恭敬　敬礼常住三寶

是諸衆等人各䠒跪嚴持香花如法
供養願此香花雲遍滿十方界供養
一切佛化佛并菩薩无數聲聞衆受
此香花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邊无量佛土中受用作佛事供養
一切恭敬嚴持香花如法行道一切

普誦

如来妙色身　世間无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无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敬礼常住三寶

歎佛呪願

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无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佛有如是無量功德歎不能盡以此
善根已集當集現集一切善根以此
善根滋益法界衆生悉得離苦解脫
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永除三障常見
一切諸佛菩薩及善知識恒聞正法

福智具足一時作佛
南無東方須弥燈光明如來十方佛
等一切諸佛
南無毗婆尸如来過去七佛等一切
諸佛
南無普光如來五十三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東方善徳如来十方佛等一切
諸佛
南無拘那提如来賢刧千佛等一切
諸佛
南無釋迦牟尼如来三十五佛等一
切諸佛
南無東方阿閦如来十方無量佛等
一切諸佛
南無寶集佛　南無寶勝佛
南无成就盧舍那佛
南無盧舍那鏡像佛
南无盧舍那光明佛
南無不動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無量聲如来 三稱
南無无量聲如来
南无無量聲如来
南無阿弥陁劬沙佛

南无大稱佛　南无寶光明佛
南无得大无畏佛
南無燃燈火佛　南无寶聲佛
南无無邊無垢佛
南無月聲佛　南無无邊稱佛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三稱
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
南無无垢光明佛
南无清淨光明佛
南無日光明佛　南无無邊寶佛
南无華勝佛　南無妙身佛
南無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
南无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
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琉璃光寶體
香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无
量無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嚴
法界出生无障导王如来
南无毫相日月光明華寶蓮華堅如
金剛身毗盧遮那无障导眼圓滿十
方放光照一切佛剎相王如来
普為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斷除三障
歸命懺悔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世

尊常住在世是諸世尊當慈念我憶
念我證知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
无始生死已來所作衆罪若自作若
教他作見作隨喜若塔若僧若取四
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人取見取隨喜
或作五逆無間重罪若自作若教他
作見作隨喜十不善道自作教他見
作隨喜所作衆罪或有覆藏或不覆
藏應墮地獄餓鬼畜生諸餘惡趣邊
地下賤及弥戾車於如是等處所作
罪障今皆懺悔
今諸佛世尊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
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
生若於餘生曾行布施或守淨戒乃
至施與畜生一揣之食或修淨行所
有善根成就衆生所有善根修行菩
提所有善根求无上智所有善根一
切合集計挍籌量悉皆迴向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所作迴向我亦如是迴向

衆罪皆懺悔　諸福盡隨喜　及請佛功德
願成无上智　去來現在佛　於衆生最勝
无量功德海　歸依合掌礼　一切普請

南无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呪是
大明呪是无上呪是無等等呪
處世界　如虚空　如蓮華　不着水
心清淨　超於彼　稽首礼　无上尊
願以此功徳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礼佛已恭敬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无㝵
願衆等聽說曰暮无常偈　今日已過
暮夜難保　但觀此身　念念衰老　百年
常期　如何可保　是故衆等　勤心行道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
為樂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
至心聽　常得无量樂
十方佛名經一卷
一切恭敬　敬礼常住三寶
一切普誦
如來妙色身　世間无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敬礼常住三寶
歎佛呪願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无有如佛者
敬礼釋迦牟尼佛
敬礼當来弥勒尊佛
敬礼東方善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東南方無憂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南方栴檀功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南方寶施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方無量明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北方花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北方相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東北方三乘行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上方廣衆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下方明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賢劫千佛　千五百佛
敬礼五百花首百億金剛藏佛
敬礼三十五佛五十三佛
敬礼過現未来三世諸佛
敬礼舍利形像浮圖廟塔

敬礼十二部尊經甚深法藏
敬礼諸大菩薩一切賢聖
為二十八天釋梵王等敬礼常住三寶
為諸龍神等風雨順時敬礼常住三寶
為過現諸師恒為導首敬礼常住三寶
為天皇天后聖化無窮敬礼常住三寶
為諸王公主文武百官敬礼常住三寶
為現存父母諸善知識敬礼常住三寶
為十方施主六度圓滿敬礼常住三寶
為此國過往諸人神生淨土敬礼常
住三寶
為僧伽藍神并諸眷属敬礼常住三寶
為四方寧靜兵甲休息敬礼常住三寶
為三塗八難受苦衆生敬礼常住三寶
為法界衆生永除三障歸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
前發露諸黑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
惱起今身若前身有罪盡懺悔於三
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
入惡道受懺悔已歸命礼三寶
至心勸請
十方一切佛現在成道者我請轉法

翰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
壽命我今頭面礼勸請令久住勸請
已歸命礼三寶
至心隨喜
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
生去來今所有習行三乘人具足三
乘者一切凡夫福衆等皆隨喜隨喜
已歸命礼三寶
至心迴向
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為諸衆生
故正迴向佛道迴向已歸命礼三寶
至心發願
願諸衆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
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
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
歸命礼三寶
諸大德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衣
食計身命精麁隨衆等今朝某日僧
各六念六念已礼佛恭敬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无㝵
願諸衆生　三業清淨　奉持尊教
和南聖衆
大集經呪
南無佛陁耶　胡嚧嚧　恙度嚧
遮賊婆　訖剃波　恙檀尼　步嚧尼
娑婆訶
此呪出大集經誦一遍當誦十二部
經一遍又當礼万五千佛名四十万八
千五百遍又持呪人身上如大地微
塵如是等罪普皆消滅
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无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向來稱揚十念功德廣大善根資益
亡者花臺花閣空裏相迎寶坐寶來
乘虛接引摩尼殿上聽說普空般若
池中蕩除心垢觀音化佛為作證明
弥勒坐前分明受記六親眷屬七族
因緣百福莊嚴天龍衛護三塗息苦
地獄停酸大及亡靈俱時離苦和南
聖衆檀為万行首捨著離慳貪是故

今施主持財奉布施以此勝善根果
報无窮盡逮及苦衆生當来成佛道

施粥偈天帝釋說

持戒清淨如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辞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良藥佛所說
欲得生天長受樂　應當以粥施衆僧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等空不動真如智清淨皎識菴摩羅
清淨法身毗盧遮圓滿報應盧舍那
應化色身千百億釋迦牟尼現娑婆
三佛體同一切尒故我頂礼諸佛陁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諸佛身如新明鏡我心淨若摩尼珠
諸佛悉来入我身我還遍入諸佛軀
彼此相入如鏡像无来無去體空虚
無障无㝵無生滅故我頂礼心真如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諸佛真身並如鏡善現聖凡真身相
一一身現一切身一切身中身无量
法性清淨體空融身相涉入而无障
法身圓滿遍法界故我頂礼如来藏
南无十方无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真如来具足一切功德財
智慧光明恒普照自性清淨心本開
常樂我淨真識智清淨不變始終明
久秉如道成正覺故我頂礼心如来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法身實相真如智湛然圓滿遍世界
一切諸法藏摠持摠持是心能善攝
不信見聞及覺知无知見覺覺真正
自覺覺他佛無二故我頂礼身佛性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正真正道大悲心自性清淨極懸深
非修非作无見得離名絶想叵思尋
非作有無微難見諸魔外道莫能侵
常住圓滿無增減故我頂礼菩提心
南无十方无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佛與衆生性本淨始終自如久坦然
清淨寂躯極微密體无生滅性恒安
已无分別無增減万德圓滿寂无端
具八自在真常樂故我頂礼大涅槃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久如如无有是非一切離
三界六道體寂滅唯有性空第一義
朗然普照常寂靜欲顯真如與言寄

了達諸法无能所故我頂礼波若智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空无因普照十方無邊際
真如寂體滿虚空寶相湛然遍法界
一切諸佛諸法藏摠持是心能善攝
無有一法不淨心故我頂礼大明慧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本来真自性清淨與言隙
非空非有无能所亦復能為諸法因
建立生長一切法無能无所無能人
寂而常用无增減故我頂礼法性身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體空寂久離無明癡暗明
常燃性戒定慧炬解脫知見知見燈
五衆和合無違諍寂光普照无愛憎
五分法身常清淨故我頂礼無為僧
南無十方无邊際去来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離名色而見名色相莊嚴
淨心法身是一等能見諸色等法性
智身法身報應同色身不二體空寂
隨感應化一切身故我頂礼衆賢聖
於此平等礼不礼無不礼一礼遍含
識同會實相體

一心敬礼常住三寶

普請歸依佛　諸魔種子除　真如平等顯
見性會无餘
普請歸依法　恒沙經藏開　揔持心境内
無去亦无來
普請歸依僧　啓道入如流　無諍神光顯
同歸波若舟

至心懺悔

揔懺六根諸見罪　昔日迷真誤執真
今知真妄元来一　生死寂靜涅槃因
通達法燈光内照　菩提妙相絶疎親
無礙慧王師子吼　碎諸煩惱作微塵
一一塵中无量佛　一一佛現無邊身
恒沙功德於中現　一切三寶揔持心
平等真如真淨土　金剛性海慧光深
悉願衆生同證此　普請歸心見法身

文殊師利礼法身佛文

至心歸命礼　真如法身佛　願共諸衆生
同歸真如海　無色无形相　无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　敬礼無所觀　不去亦不住
不取亦不捨　遠離六入故　敬礼无所觀
出過於三界　等同於虚空　諸欲不染故
敬礼无所觀　於諸威儀中　去来及睡寤

常在寂靜故　敬礼无所觀　去来悉平等
已住於平等　不壞平等故　敬礼无所觀
入諸无相定　見諸法寂靜　常入寂靜故
敬礼無所觀　諸佛虛空相　虛空亦无相
離諸因果故　敬礼无所觀　虛空无中邊
諸佛身亦然　心同虛空故　敬礼无所觀
佛常在世間　而不染世法　不分別世故
敬礼无所觀　諸法猶如幻　如幻不可得
離諸幻法故　敬礼无所觀　以此平等礼
無礼无不礼　一礼遍含識　同會實相體
普為四恩三有及六趣衆生斷除三
障發菩提心歸命懺悔
至心懺悔弟子等自從無始已来迷
本逐癡情妄謂身心故自他分別生
由斯起惡業虛受六道形觀察尋其
主了不見真源三毒貪瞋海真實是
涅洹令日自懺悔不復縱情端千万
劫衆罪消融一念間懺悔已至心歸
命礼三寶
至心勸請十方三世大慈尊唯願常
住莫涅槃三界衆生迷未悟如何早
得見真源將心逐心不自覺妄執顛
倒永沉淪唯願慈尊哀受請種種方

便引群生勸請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至心隨喜過去已成佛其數如恒沙
未来修學者遠長菩提芽三界无根
本猶如虛空花唯願諦思入正受共
遊法界諸佛家隨喜已至心歸命礼三
寶至心迴向无始已来心流浪未曾一
念正迴向今日始悟心無生昔来迷
昏自生障唯願學人如諸佛離念分
別正迴向迴向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至心發願願一切衆生見心源速離
煩惱越苦海早證身中大涅槃唯願
慈尊加護念莫滯有无諸見生發願
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此即依華嚴經發十大願

第一願者願弟子等一切劫中一切
生處常恭敬供養一切諸佛盡未来
際無有休息

第二願者願弟子等常受持一切諸
佛如来甚深法藏即自開解不由他
悟盡未来際无有休息

第三願者願弟子等一切諸佛坐道
場處常於是中攝法為首請轉法輪
盡未来際无有休息

第四願者願弟子等常行一切菩薩大願六行盡未来際無有休息

第五願者願弟子等常能教化一切衆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无餘涅槃如是滅度无量無邊衆生實无衆生得滅度者盡未来際无有休息

第六願者願弟子等常知一切諸佛國土如對目前盡未来際無有休息

第七願者願弟子等常能嚴淨一切諸佛國土盡未来際無有休息

第八願者願弟子等常不離一切諸佛菩薩及善知識同心修行集諸善根盡未来際无有休息

第九願者願弟子等所有三業若有衆生見聞者無有空過如大藥王樹如如意珠身盡未来際无有休息

第十願者願弟子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脫一切衆生盡未来際無有休息

願以此礼佛行道懺悔發願燒香燃燈所修一切善根以迴施一切衆生願令一切衆生永離一切地獄餓

鬼畜生閻羅王受苦處常生人天中
見佛聞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
又願以此善根廻向無上菩提不求
世間生死果報又願以此善根廻向
真如法界海

此即讃西方礼阿弥陀佛文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觀彼弥陀極樂界廣大寬平衆寶成
四十八願莊嚴起超諸佛刹冣為精
本國他方大海衆窮劫筭數不知名
普勸歸西同彼會恒沙三昧自然成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地下莊嚴七寶幢无量無邊无億數
八方八面百寶成見彼无生自然悟
無生寶國永為常一一寶流无數光
行者傾心常對目騰神踊躍入西方
願共諸衆生徃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地上莊嚴轉無極金繩界道非工匠
弥陀願智巧莊嚴菩薩人天散花上
寶池寶色寶光飛一一光成无數臺
臺中寶樓千万億臺側百億寶幢圍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一一臺上虛空中莊嚴寶樂亦无窮
八種清風尋光出隨時鼓樂應機音
機音正受稍為難行住坐卧攝心觀
唯除食時常憶念三昧无為即涅槃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寶國寶林諸寶樹寶華寶葉寶根莖
或以千寶分林異或有百寶共成行
行行相當葉相次色各不同光亦然
等量齊高三十万枝條相觸說无因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七重羅網七重宮綺互迴光相映發
化天童子皆充遍瓔珞輝光超日月
行行寶葉色千般華敷猶若施金輪
廣變光成衆寶蓋塵沙佛剎現无邊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寶池寶岸寶金沙寶渠寶葉寶蓮華
十二由旬皆正等寶羅寶網寶欄遶
德水分流尋寶樹聞波觀樂證恬怕

寄語有緣同行者努力翻迷還本家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一一金繩界道上寶樂寶樹千万億
諸天童子散華香他方菩薩如雲集
無量无邊無能計稽首弥陀恭敬立
風鈴樹響遍虛空歎說三尊无有極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本願華王座一切衆寶以為成
臺上四重張寶幔弥陀獨坐顯真形
真形光明遍法界蒙光觸者心不退
晝夜六時專想念終時快樂如三昧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身心遍法界影現衆生心想中
是故勸汝常觀察依心起想觀真容
真容寶像臨華座心開見彼國莊嚴
寶樹三身華遍滿風鈴樂響與聞同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十方如来舒舌證尊稱名号至西方
到彼華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觀音菩薩大慈悲已滿菩提捨不證
一切五道内身中六時觀察三輪應
應現身光紫金色相好威儀轉无極
恒舒百億光王手普接有緣歸本國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勢至菩薩難思議威光普照无邊際
有緣衆生蒙光觸增長智慧超三界
法界傾搖如轉蓬化佛菩薩滿虚空
普勸有緣常念佛永絶胞胎證六通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正坐結加入三昧想心乘念至西方
覲見弥陁極樂界地上虚空七寶莊
弥陁身量極无邊重勸衆生觀小身
丈六八尺隨機現圓光化侍等前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上輩上行上根人求生淨土斷貪瞋

就行差別分三品五門相續助三因
一日七日專精進畢命乘臺出六塵
慶哉難逢今得遇永證无為法相身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中輩中行中根人一日齋戒處金蓮
孝養父母教迴向為說西方快樂因
佛與聲聞衆来取直到弥陁華座前
百寶花籠經七日三品蓮開證小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下輩下行下根人十惡五逆等貪瞋
四重偷僧謗正法未曾慚愧悔前愆
終時苦相皆雲集地獄猛火罪人前
忽遇往生善知識急勸專稱彼佛名
化佛菩薩尋聲到一念傾心入寶蓮
三業障重開經劫于時始發菩提因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樂何樂事難思議无邊菩薩為同學
性海如来盡是師渇聞波若絶思漿
念食无生即斷飢一切莊嚴皆說法
無心領納自然知七寶華池隨意入

八輩凝神會一枝弥陁心水沐身頂
觀音大勢與衣披歘介騰空遊法界
須臾授記号無為如此逍遥極樂處
吾今不去待何時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
生願佛常攝受願共諸衆生往生安
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
菩薩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
菩薩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南無歸懺十方佛願滅一切諸罪根
今將久近所修善迴作自他安樂因
唯願一切臨終時勝縁勝境悉現前
願覩弥陁大悲主觀音勢至十方尊

仰惟神光蒙接手乘佛願力生彼國
懺悔迴向發願已至心歸命礼阿弥
陁佛
說得言說此得已更當心口發願願弟
子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心不錯乱心不
失念身心无諸苦痛身心快樂如入
禪定聖衆現前乘佛本願上品上生
阿弥陁佛國到彼國已得六神通迴
入十方界救攝苦衆生虛空法界盡
我願亦如是發願已至心歸命礼阿
弥陁佛
大衆欲作西方業初夜獨坐自思量
莫言久住閻浮地會有一日即无常
命如當風一條燭亦如石中一電光
鬧身康强不苦行臨渴掘井水難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今觀此身實可猒種種不淨假名身
三百碎骨相支柱遍體何曾有片真
香粉塗身无猒足畢竟地下成灰塵
煩惱熾盛何曾歇終是流浪三塗因
普勸道場諸衆等真心念佛入真門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貪瞋六賊无虛假妄想悠悠循臭身

夢裏種種縱横去忽覺寂滅並虚然
四大无常歸糞土魂魄零落若个邊
生時財物他人用自身唯得紙涅錢
為此佛在西方國努力相勸用心鎸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發願生佛國聖衆普應知令生蒙佛
教不敢更生疑一日七日專精進定
得西方花上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淨土快樂無人去地獄苦報覓攅頭
聞惡一聲不惜死善法未肯至心求
死墮阿鼻十八獄輪迴受苦何時休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歸去来魔鄉不可停曠刧来流轉六
道盡皆經到處无餘事唯聞生死聲
為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觀彼弥陁極樂界廣大寬平衆寶城
雲花作行无有數擬待此地善衆生
五濁欲修十善業第一專誦弥陁經
心口稱佛無猒足命終菩薩自来迎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諦觀西方有一國其國有佛号弥陀
一坐說法恒沙劫普為世界斷諸魔
極樂城中登聖座諸天圍遶悉来過
八方四千菩薩衆奉持花果散娑婆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普為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帝主人王
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斷除
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陀佛國歸命懺悔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如来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至心聽
常得无量樂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等一切三寶
我今稽首礼迴願往生无量壽國
南无十方三世盡虛空遍法界微塵
刹土中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礼迴願
往生无量壽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弥陀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邊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导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無對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光焰王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清淨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歡喜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智慧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不斷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難思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稱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超日月光佛願
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弥陁佛哀愍
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生願

佛常攝受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
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
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摩
訶薩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
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諸尊菩薩摩訶
薩清淨大海衆願共衆生咸歸命故
我頂礼生彼國
普為上界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帝王
人王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悉願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
國歸命懺悔
南無普光佛　南无普明佛
南无普淨佛
南無多摩羅跋栴檀香佛
南无栴檀光佛　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歡喜藏摩尼寶積佛
南无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
南無摩尼幢燈光佛
南无慧炬照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金剛牢强普散金光佛
南无大强精進勇猛佛
南无大悲光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慈藏佛　南无栴檀窟莊嚴勝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无善意佛
南无廣莊嚴王佛　南無金剛華佛
南無寶蓋照空自在王佛
南无虚空寶華光佛
南無琉璃莊嚴王佛
南无普現色身光佛
南無不動光佛　南无降伏諸魔王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无智慧勝佛
南无弥勒仙光佛　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善寂月音妙尊智王佛
南无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无日月珠光佛
南无慧幡勝王佛
南無師子吼自在力王佛
南无妙音勝佛　南無常光幢佛
南無觀世燈佛　南无慧威燈王佛
南无法勝王佛　南無須弥光佛
南無須曼那華光佛
南无優鉢羅華殊勝王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南无阿閦毗歡喜光佛
南無无量音聲王佛
南无才光佛　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南无大通光佛
南無一切法常滿王佛
此五十三佛名者乃是過去久遠舊住娑婆世界成熟衆生而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万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若復有人能誦是五十三佛名者除滅四重五逆及謗方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
此花嚴偈九句
一切衆生類　皆悉三世攝　三世諸衆生
皆為五陰攝　五陰諸衆生　皆悉從業起
諸業因心起　心法猶如幻　衆生亦如是
凡衆生皆不得漫瞋瞋時忍即誦此四偈
瞋是忍辱花　忍是瞋家果　花生便摘却
果生何處坐

但人受菩薩戒八勝法偈
第一趣道勝　第二發心勝　第三功德勝
第四福田勝　第五受罪輕微勝
第六處胎勝　第七神通勝　第八果報勝
此四偈亦是受菩薩戒法偈
金剛無等解脱道　十力雄猛震三千
破壞外道尼乱衆　不與魔邪作因縁
此四偈亦是菩薩戒香湯法
西方温池水雪山童子補香湯澡浴
凡夫表裏浄唯願速生弥勒家
此四偈亦是戒法
戒如明日月　亦如瓔珞珠　微塵菩薩衆
由戒成正覺
此四偈是破戒偈
破戒如弦斷　持戒若施弦　臨陣空牽挽
如何若向前
此八偈是大智度論偈
世間人心動　愛好福果報　而不好福田
求有不求滅　先聞邪見法　心著而深入
我是甚深法　無信云何解
此四偈亦須修善業
汝得人身不修道　如向寶山空手歸
汝今自造還自受　號咷啼哭知向誰

阿弥陁佛呪

那謨善陁夜　那謨馱囉摩夜那

謨僧伽夜　那摩阿弭多婆夜

哆姪他　阿弭唎𤚥　阿弭唎都

婆鞞　阿弭唎哆　三婆鞞

阿弭唎哆鼻　迦嘯𤚥　伽弭你伽

伽那稽唎夜　迦嚓婆囉𡂮　波迦嚓

焰迦嚓　沙婆呵

合香之法

沉香一兩　煎香一兩　薰陸香一兩

甘松香一兩　零陵香一兩　甲香一兩十文

下已

丁香一兩　白膠香真五文　鷄舌香十二文

青木香一兩　香附子十文　白檀香一兩

擣羅取末以蜜和之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戒香　定香　慧香　解脫香　解脫

知見香

光明雲臺遍法界供養十方无量佛

見聞普薫證寂滅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南無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等一切

諸佛
南无拘那提如來賢劫千佛等一切
諸佛
南無釋迦牟尼如來三十五佛等一
切諸佛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无金剛不壞佛
南无寶光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軍佛　南无精進喜佛
南无寶積佛　南無寶藏佛
南無現无愚佛　南无寶月佛
南无無垢王佛　南無離垢佛
南無勇施佛　南无清淨佛
南无清淨施佛　南無婆留那佛
南無水天佛　南无堅德佛
南无栴檀功德佛　南無无量掬光佛
南無光德佛　南无無憂德佛
南无那羅延佛　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蓮華光遊戲神通佛
南无財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
南無善名稱功德佛
南无紅炎幢王佛
南無善遊步功德佛
南无鬪戰勝佛　南無善遊步佛

南無周匝莊嚴功德佛
南无寶蓮華遊步佛
南無寶蓮華善住娑羅樹王佛
藥王藥上經空有其目而无名号此
三十五佛名出决定毗尼經
南无東方阿閦如来十方无量佛等
一切諸佛已上七階依藥王藥上經
文次第已下别明依餘部經等疏出
南无寶集如来二十五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寶集佛　南无寶勝佛
南无成就盧舍那佛
南無盧舍那鏡像佛
南无盧舍那光明佛
南無不動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無量聲如来　三稱
南無无量聲如来
南无無量聲如来
南無阿弥陀劬沙佛
南无大稱佛　南無寶光明佛
南無得大無畏佛　南无燃燈火佛
南无寶聲佛
南無无邊无垢佛　南无月聲佛
南无無邊稱佛　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
南無无垢光明佛　南无清淨光明佛
南无日月光明佛　南無无邊寶佛
南無華勝佛　南无妙身佛
南无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
此二十五佛出佛名經第八卷
南无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
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琉璃光寶體
香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无
量无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
嚴法界出生无障㝵王如来
礼佛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犯四
重五逆誹謗三寶及犯四波羅夷是
人罪重假使如閻浮提覆地變為微
塵一一微塵成於一劫是人有若干
劫罪稱是一佛名号礼拜者如上等
罪皆悉消滅是人功德不可思議
南无毫相日月光明華寶蓮華堅如
金剛身毗盧遮那无障㝵眼圓滿十
方放光照一切佛剎相王如来此佛
名号出十二佛名神呪校量功德除
障滅罪經

南無過現未來十方三世一切佛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世尊常住在
世是諸世尊當慈念我當憶念我當
證知我若我前生從无始生死已來所
作衆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
若塔若僧若取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
人取見取隨喜或作五逆无間重罪
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十不善
道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所作罪障或
有覆藏或无覆藏應墮地獄餓鬼畜
生及諸惡趣邊地下賤及彌戾車如
是等處所有罪障今皆懺悔
今諸佛世尊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
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
若於餘生曾行布施或守淨戒乃至
施與畜生一摶之食或修淨行所有
善根成就衆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
所有善根及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
合集計挍籌量皆悉迴向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所作迴向我亦如是迴向迴向已歸

命礼三寶
衆罪皆懺悔　諸福盡隨喜　及請佛功德
願成无上智　去来現在佛　於衆生最勝
無量功德海　歸依合掌礼
一切普誦
如来妙色身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无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降伏心過悪　及以身四種　已到難伏地
是故礼法王　知一切尒炎　智慧身自
在攝持一切法　是故今敬礼　敬礼過
稱量　敬礼无辟類　敬礼無邊德　敬礼
難思議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
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摩訶盧訶鉢阿羅遮羅多羅莎訶
梵唄
處世界　如虛空　如蓮花　不著水
心清淨　超於彼　稽首礼　无上尊
說偈呪願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無礙

願諸衆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和南聖衆諸衆等各

説无常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至志聽　常得无量樂

晝夜六時發願文

十方三世諸佛當證知弟子某甲等為一切衆生觀一切三寶為一切衆生礼一切三寶為一切衆生供養一切三寶為一切衆生於一切三寶前行道為一切衆生於一切三寶懺悔為一切作佛像轉經供養衆僧供養一切衆行六波羅蜜四攝四無量一切行等已集一切善根以此善根願令一切三塗衆生一切貧窮衆生一切生老病死衆生一切獄囚繫閉衆生一切破亡流從衆生一切不自在衆生一切邪見顛倒衆生等悉得離

普解脫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永除三障常見一切諸佛菩薩及善知識恒聞正法福智具足一時作佛

又以此善根願令一切衆生皆悉上品往生一切淨土先證无生法忍然後度一切衆生

又以此善根願令一切三寶一切國土常得安樂恒不破壞四方寧靜兵甲休息龍王歡喜風調雨順五穀熟成万人安樂礼佛功德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供養一切三寶終無有休息隨意靜默量時任唱

初夜半夜後夜午時平明日沒唱靜六時礼拜佛法大綱晝三夜三各嚴持香華入塔觀像默供養行道礼佛平明及與午時並別唱五十三佛餘皆揔唱日暮初夜並別唱三十五佛餘皆揔唱半夜並別唱二十五佛餘皆揔唱觀此七階佛如在目前思惟如來所有功德廣作如是清淨懺悔上來布置礼佛綱軌次第多少悉是故信行禪師依經自行此法於今徒衆亦常相續依行不絕但以現无正

文流傳恐後學者无所依據是以故
集此文流通於世願後學者依文讀
誦不增不減

佛說三廚經

一氣和太和　得一道皆太和　和乃一無和
玄理同玄濟　莫捐心緣心　還莫住絶緣
心存莫緣心　真則守真淵　修剎至離心
積修不扶離　志如修有心　已業无已智
諸食氣結氣　非諸久定結　氣隨諸本氣
隨取當隨泄　亦不求无思　意思如有思
是法如是持

集諸經礼懺儀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諸經礼懺儀卷下　英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比丘善導集記

往生礼讃偈一卷

勸一切衆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弥陁佛國　六時礼讃偈謹依大乘經及龍樹天親此土沙門等所造往生礼讃集在一處分作六時唯欲相續係心助成往益亦願曉悟未聞遠霑遐代耳何者

第一依釋迦及十方諸佛讃歎弥陁十二光名勸稱礼念定生彼國十九拜當日没時礼

第二謹依大乘經採集要文以為礼讃偈二十三拜當初夜時礼

第三依龍樹菩薩願往生礼讃偈十六拜當中夜時礼

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礼讃偈二十拜當後夜時礼

第五依彥琮法師願往生礼讃偈二十二拜當晨朝時礼

第六僧善導願往生礼讃偈依十六觀作二十拜當午時礼

問曰今欲勸人往生者未知若為安心起行作業定得往生彼國土也答曰必欲生彼國土者如觀經說先具三心必得往生何者為三一者至誠心所謂身業礼拜彼佛口業讚歎稱揚彼佛意業専念觀察彼佛凡起三業必須真實故名至誠心二者深心即是真實信心信知自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弥陀本弘誓願及稱名号下至十聲等定得往生乃至一念无有疑心故名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所作一切善根悉皆迴願往生故名迴向發願心具此三心必得往生也若少一心即不得生如觀經具說應知又如天親淨土論云若有願生彼國者勸修五念門五門若具定得往生何者為五一者身業礼拜門所謂一心専至恭敬合掌香華供養礼拜彼阿弥陀佛礼即専礼彼佛畢命為期不雜餘礼故名礼拜門

二者口業讚歎門所謂専憶讚歎彼佛身相光明一切聖衆身相光明及

彼國中一切寶莊嚴光明等故名讚歎門

三者意業憶念觀察門所謂專意念觀彼佛及一切聖衆身相光明國土莊嚴等如觀經說唯除睡時恒憶恒念恒想恒觀此事等故名觀察門

四者作願門所謂專心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三業四威儀所作功德不問初中後皆須真實心中發願願生彼國故名作願門

五者迴向門所謂專心若自作善根及一切三乘五道一一聖凡等所作善根深生隨喜如諸佛菩薩所作隨喜我亦如是隨喜以此隨喜善根及已所作善根皆悉與衆生共之迴向彼國故名迴向門

又到彼國已得六神通迴入生死敎化衆生徹窮後際心无猒足乃至成佛亦名迴向門五門既具定得往生一一門與上三心合隨起業行不問多少皆名眞實業也應知

又觀行四修法用策三心五念之行速得往生何者爲四

一者恭敬修所謂恭敬礼拜彼佛及彼一切聖衆等故名恭敬修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二者無餘修所謂專稱彼佛名專念專想專礼專讃彼佛及一切聖衆等不雜餘業故名无餘修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三者無間修所謂相續恭敬礼拜稱名讃歎憶念觀察迴向發願心心相續不以餘業來間故名无間修又不以貪瞋煩惱來間隨犯隨懺不令隔念隔時隔日常使清淨亦名无間修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又菩薩已免生死所作善法迴求佛果即是自利教化衆生盡未來際即是利他然今時衆生悉為煩惱繫縛未免惡道生死等苦隨緣起行一切善根且速迴願往生彌陀佛國到彼國已更無所畏如上四修自然任運自利利他無不具足應知　又如文殊波若云欲明一行三昧唯勸獨處空閑捨諸亂意係心一佛不觀相貌專稱名字即於念中得見彼阿弥陀

佛及一切佛等問曰何故不令作觀
直遣專稱名字者有何意也
荅曰乃由衆生障重境細心麁識颺
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
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
問曰既遣專稱一佛何故境現即多
此豈非耶正相交一多雜現也
荅曰佛佛齊證形无二別縱使念一
見多乖何大道理也　又如觀經云
行觀坐觀礼念等皆須面向西方者
㝡勝如樹先傾倒必隨曲故必有事
㝵不及向西方者但作向西想亦得
問曰一切諸佛三身同證悲智果圓
亦應无二隨方礼念課稱一佛亦應
得生何故偏歎西方勸專礼念等有
何義也　荅曰諸佛所證平等是
一若以願行來取非無因緣然弥陁
世尊本發深重誓願願以光明名号
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
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
生是故釋迦及以諸佛勸向西方爲
別異尒亦非是稱念餘佛不能除障滅
罪也應知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爲

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若欲捨專修雜業者百時希得一二千時希得五三何以故乃由雜緣乱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係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迴願不殷重真實故貪瞋諸見煩惱来間斷故无有慚愧懺悔心故懺悔有三品一要二略三廣如下具說隨意用皆得 又不相續念報彼佛恩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何以故余比自見聞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无一此二行得失如前已辯仰願一切往生人等善自思量已能今身願生彼國者行住坐卧必須勵心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上在一形似如少苦前念命終後念即生彼國長時永劫常受無為法樂乃至成佛不經生死豈非

快哉應知
第一佛勸礼讚阿弥陁佛十二光名
求願往生一十九拜當日没時礼取
中下懺悔亦得南無釋迦牟尼佛等
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礼迴願往生无
量壽國
此之一佛現是今時道俗等師言三
寶者即是福田無量若能礼之一拜
即是念報師恩以成巳行以斯一行
迴願往生
南無十方三世盡虚空遍法界微塵
剎土中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礼迴願
往生無量壽國然十方虚空無邊三
寶无盡若礼一拜即是福田无量功
德無窮能至心礼之一拜一一佛上
一一法上一一菩薩上聖僧上一一舎
利上皆得身口意業解脫分善根来
資益行者以成已業以斯一行迴願
往生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弥陁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問曰何故号為阿弥陁　荅曰弥陁
經及觀經云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

國无所障㝵唯覓念佛衆生攝取不捨故名阿弥陁佛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无邊阿僧祇刧故名阿弥陁又釋迦佛及十方佛讃歎弥陁光明有十二種名普勸衆生稱名礼拜相續不斷者現世得无量功德命終之後定得往生如无量壽經說去其有衆生遇斯光者三垢消滅身意柔耎歡喜踊躍善心生焉若在三塗勤苦之處見此光明无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无量壽佛光明顯赫照曜十方諸佛國土莫不聞焉不但我今稱其光明一切諸佛聲聞緣覺諸菩薩衆咸共歎譽亦復如是若有衆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說至心不斷者隨其所願得生其國常為諸菩薩聲聞之衆所共歎譽稱其功德佛言我說无量壽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晝夜一刧尚不能盡

白諸行者當知弥陁身相光明釋迦如来一刧說不能盡者如觀經云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今既觀經有如此不思議增上

勝緣攝護行者何不相續稱觀礼念
願往生也應知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無量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无邊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無礙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无對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光焰王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清淨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歡喜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智慧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不斷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難思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无稱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超日月光佛
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
生願佛常攝受願共衆生咸歸命故
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願
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願
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此二菩薩一切衆生臨命終時共持
華臺授與行者阿弥陁佛放大光明
照行者身復與无數化佛菩薩聲聞
大衆等一時授手如彈指頃即得往
生為報恩故至心礼之一拜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願共衆生咸歸命故我
頂礼生彼國
此等諸菩薩亦隨佛来迎接行者為
報恩故至心礼之一拜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南無歸懺十方佛　願滅一切諸罪根
令將久近所修善　迴作自他安樂因
恒願一切臨終時　勝縁勝境悉現前
願覩弥陁大悲主　觀音勢至十方尊
仰惟神光蒙授手　乘佛願力生彼國
懺悔迴向發願已　至心歸命阿弥陁佛

次作梵　說偈發願　出實性論

礼懺諸功德　布施諸有情　願臨命終時
見无量壽佛　无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往生安樂國
成无上菩提

懺已一切恭敬

歸佛得菩提　道心恒不退　歸法薩婆若
得大惣持門　歸僧息諍論　同入和合海
迴願往生　无量壽國　願諸衆生
三業清淨　奉持佛教　和南一切賢聖
迴願往生無量壽國　諸衆等聽說

黃昏偈

人間忩忩營衆務　不覺年命日夜去
如燈風中滅難期　忙忙六道无定趣
未得解脫出苦海　云何安然不驚懼
各聞强健有力時　自策自勵求常住
說此偈已更當心口發願願弟子臨

命終時心不顛倒心不錯乱心不失
念身心无諸苦痛身心安隱快樂如
入禪定聖衆現前乗佛本願上品往
生阿弥陁佛國到彼國巳得六神通迴
入十方界救攝苦衆生虚空法界盡
我願亦如是發願巳至心歸命礼阿
弥陁佛　初夜偈云

煩惱深无底　生死海無邊　度苦船未立
云何樂睡眠　勇猛勤精進　攝心常在禅
勤修六度行　菩提道自然

中夜偈云

汝起勿抱臭身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　衆苦痛集安可眠

後夜偈云

時光遷流轉　忽至五更初　無常念念至
恒與死王居　勸諸行道者　勤修至无餘

平旦偈云

欲求寂滅樂　當學沙門法　衣食支身命
精麁隨衆等

諸衆等今日晨朝各記六念

日中偈云

人生不精進　喻若樹無根　採華置日裏
能得幾時鮮　人命亦如是　无常須臾間

勸諸行道衆　勤修乃至眞
第二比丘善導謹依大乘經採集要
文以爲讃偈二十三拜當初夜時礼
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智願海
深廣无涯底　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於此世界中
六十有七億　不退諸菩薩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小行諸菩薩
及修少福者　其數不可計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十方佛刹中
菩薩比丘衆　窮劫不可計　皆當得往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一切諸菩薩
各賫天妙華　寶香无價衣　供養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咸然奏天樂
暢發和雅音　歌歎最勝尊　供養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慧日照世間

消除生死雲　恭敬遶三匝　稽首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見彼嚴淨土
微妙難思議　因發无上心　願我國亦然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應時无量尊
動容發欣笑　口出無數光　遍照十方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迴光圍遶身
三匝從頂入　一切天人衆　踊躍皆歡喜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梵聲如雷震
八音暢妙響　十方來正士　吾悉知彼願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至彼嚴淨土
便速得神通　必於无量尊　受記成等覺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奉事億如來
飛化遍諸刹　恭敬歡喜去　還到安養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若人无善本
不得聞佛名　憍慢弊懈怠　難以信此法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宿世見諸佛
則能信此事 謙敬聞奉行 踊躍大歡喜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其有得聞彼
弥陁佛名号 歡喜至一心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設滿大千火
直過聞佛名 聞名歡喜讃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万年三寶滅
此經住百年 尓時聞一念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佛世甚難值
人有信慧難 遇聞希有法 此復最為難
自信教人信 難中轉更難 大悲弘普化
真成報佛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往生
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
命懺悔
第三依龍樹菩薩願生礼讃偈一十
六拜當中夜時礼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稽首天人所恭敬　阿弥陁佛兩足尊
在彼微妙安樂國　无量佛子衆圍遶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
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金色身淨如山王　奢摩他行如象歩
兩目淨若青蓮花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面善圓淨如滿月　威光猶如百千日
聲若天鼓俱翅羅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觀音頂戴冠中住　種種妙相寳莊嚴

能伏外道魔憍慢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無比无垢廣清淨　衆德皎潔如虛空

所作利益得自在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十方名聞菩薩衆　无量諸魔常讃歎

為諸衆生願力住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金底寶澗池生華　善根所成妙臺座

於彼座上如山王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十方所来諸佛子　顯現神通至安樂

瞻仰尊顏常恭敬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諸有無常无我等　亦如水月電影露

為衆說法無名字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彼尊佛刹无惡名　亦无女人惡道怖
衆人至心敬彼尊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彼尊无量方便境　無有諸趣惡知識
往生不退至菩提　故我頂礼弥陁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我說彼尊功德事　衆善无邊如海水
所作善根清淨者　迴施衆生生彼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命懺悔至心懺悔自從無始受身来恒以十悪加衆生不孝父母謗三寳造作五逆不善業以是衆罪因緣故妄想顛倒生纏縛應受无量生死苦頂礼懺悔願滅除懺悔已至心歸命礼阿弥陁佛

至心勸請諸佛大慈无上尊恒以空慧照三界衆生盲冥不覺知永沉生死大苦海為拔群生離諸苦勸請常住轉法輪勸請已至心歸命礼阿弥陁佛

至心隨喜歷劫已来懐嫉妬我慢放逸由癡生恒以瞋恚毒害火焚燒智慧慈善根今日思惟始惺悟發大精進隨喜心隨喜已至心歸命礼阿弥陁佛

至心迴向流浪三界内癡愛入胎獄生已歸老死沉没於苦海我今修此福迴生安樂土迴向已至心歸命禮阿弥陁佛

至心發願願捨胎藏形往生安樂國
速見彌陁佛无邊功德身奉覲諸如
来賢聖亦復然獲六神通力救攝苦
衆生虛空法界盡我願亦如是發願
已至心歸命礼阿彌陁佛 餘悉同上法

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礼讃偈二
十拜當後夜時礼 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世尊我一心
歸命盡十方 無㝵光如来 願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觀彼世界相
勝過三界道 究竟如虛空 廣大无邊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 淨光明滿足 如鏡日月輪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備諸珎寶性
具足妙莊嚴 無垢光焔熾 明淨曜世間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寶華千万種
彌覆池流泉 微風動花葉 交錯光乱轉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陁佛 宮殿諸樓閣
觀十方無㝵 雜樹異光色 寶欄遍圍繞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無量寶交絡
羅網遍虚空　種種鈴發響　宣吐妙法音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梵音悟深遠
微妙聞十方　正覺阿弥陁　法王善住持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如來淨華衆
正覺花化生　愛樂佛法味　禅三昧為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永離身心惱
受樂常无間　大乘善根界　等无譏嫌名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女人及根缺
二乘種不生　衆生所願樂　一切能滿足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無量大寶王
微妙淨花臺　相好光一尋　色像超群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天人不動衆
清淨智海生　如須弥山王　勝妙无過者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天人丈夫衆

恭敬遶贍仰　雨天樂花衣　妙香等供養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安樂國清淨
常轉無垢輪　一念及一時　利益諸群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讃佛諸功德
無有分別心　能令速滿足　功德大寶海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
命懺悔

第五依彦琮法師願往生礼讃偈二
十二拜當旦起時礼　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法藏因弥遠

極樂界還深　異珎參作地　衆寶間為林
花開希有色　波揚實相音　何當蒙授手
一遂往生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濁世難還入
淨土願逾深　金繩直界道　珠網縵垂林
見色皆真色　聞音悉法音　莫謂西方遠
唯須十念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已成窮理聖
真有遍空威　在西時現小　倶是暫隨機
葉珠相暎飾　沙水共澄輝　欲得无生果
彼土必須依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五山毫獨朗
寶手印恒分　地水倶為鏡　香華同作雲
業深成易往　因淺實難聞　必望除疑惑
超然獨不群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觀世音菩薩
千輪明足下　五道現光中　悲引恒无絶
人歸亦未窮　口宣猶在定　心靜更飛通
聞名皆願往　日發幾花藥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大勢至菩薩
慧力標無上　身光備有縁　動搖諸寶國
持坐一金蓮　鳥群非實鳥　天類豈真天

須知求妙樂　會是戒香全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心帶真慈滿
光含法界圓　无緣能攝物　有想定非難
華隨本心變　宮移身自安　怖聞出世境
須共入禪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迴向漸爲功
西方路稍通　寶幢承厚地　天香入遠風
開華重布水　覆網細分空　願生何意切
正爲樂无窮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欲選當生處
西方最可歸　間樹開重閣　滿道布鮮衣
香飯隨心至　寶殿逐身飛　有緣皆得入
只是往人希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十劫道先成
嚴界引群萌　金沙徹水照　玉葉滿枝明
鳥本珠中出　人唯華上生　敢請西方聖
早晚定相迎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十方諸佛國
盡是法王家　偏求有緣地　冀得早无邪
八功如意水　七寶自然華　於彼心能係
當必往非賒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淨國無衰變

一立古今然　光臺千寶合　音樂八風宣
池多說法鳥　空滿散花天　得生不畏退
隨意曉開蓮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坐華非一像
聖衆亦難量　蓮開人獨處　波生法自揚
無灾由處靜　不退爲朋良　問彼前生葦
来斯幾刧强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光舒救毗舍
宮立引韋提　天来香盖捧　人去寶衣賫
六時聞鳥合　四寸践華低　相看无不正
豈復有長迷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普爲弘三福
咸令滅五燒　發心功已至　條念罪便消
鳥化珠光轉　風好樂聲調　俱忻行道易
寧慙聖果遥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珠色仍爲水
金光即是臺　到時華自散　隨願葉還開
遊池更出没　飛空亦往来　真心能向彼
有善併須迴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洗心甘露水
悅目妙花雲　同生機易識　等壽量難分
樂多无廢道　聲遠不妨聞　如何貪五濁
安然火自焚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臺裏天人現
光中侍者看 懸空四寶閣 臨迴七重欄
疑多邊地久 徳少上生難 且莫論餘願
西望巳心安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六根常合道
三塗永絶名 念須遊方遍 還時得忍成
地平无極廣 風長是處清 寄言有心輩
共出一危城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諸 菩 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善知識法界衆生斷
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命
懺悔
第六比丘善導願往生礼讃偈依
十六觀作二十拜 當日中時礼 懺悔
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觀彼弥陁極樂界　廣大寬平衆寶成
四十八願莊嚴起　超諸佛刹最為精
本國他方大海衆　窮劫筭數不知名
普勸歸西同彼會　恒沙三昧自然成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地下莊嚴七寶幢　无量無邊无億數
八方八面百寶成　見彼无生自然悟
無生寶國永為常　一一寶流无數光
行者傾心常對目　騰神踊躍入西方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地上莊嚴轉无極　金繩界道非工匠
弥陁願智巧莊嚴　菩薩人天散華上
寶地寶色寶光嚴　一一光成无數臺
臺中寶樓千万億　臺側百億寶幢圍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一一臺上虛空中　莊嚴寶樂亦无窮
八種清風尋光出　隨時鼓樂應機音
機音正受稍為難　行住坐卧攝心觀
唯除睡時常憶念　三昧无為即涅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寶國寶林諸寶樹　寶華寶葉寶根莖
或以千寶分林異　或有百寶共成行
行行相當葉相次　色各不同光亦然
等量齊高三十万　枝條相觸說因緣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七重羅網七重宮　綺互迴光相映發
化天童子皆充遍　瓔珞輝光超日月
行行寶葉色千般　華敷等若旋金輪
果變光成衆寶蓋　塵沙佛刹現無邊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寶池寶岸寶金沙　寶渠寶葉寶蓮華
十二由旬皆正等　寶羅寶網寶欄巡
德水分流尋寶樹　聞波覩樂證恬怕
寄語有緣同行者　努力翻迷還本家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一一金繩界道上　寶樂寶樹千万億
諸天童子散香花　他方菩薩如雲集
無量无邊無能計　稽首弥陀恭敬立

風鈴樹響遍虛空　歎說三尊无有極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本願華王座　一切衆寶以爲成
臺上四幢張寶幔　弥陀獨坐顯真形
真形光明遍法界　蒙光觸者心不退
晝夜六時專想念　終時快樂如三昧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佛身遍法界　影現衆生心想中
是故勸汝常觀察　依心起相表真容
真容寶像臨華座　心開見彼國莊嚴
寶樹三身華遍滿　風鈴樂響與文同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身色如金山　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　當知本願最爲強
十方如來舒舌證　專稱名號至西方
到彼華臺聞妙法　十地願行自然彰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觀音菩薩大慈悲　已得菩提捨不證
一切五道內身中　六時觀察三輪應

應現身光紫金色　相好威儀轉無極
恒舒百億光王手　普接有緣歸本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勢至菩薩難思議　威光普照无邊際
有緣衆生蒙光觸　增長智慧超三界
法界傾搖如轉蓬　化佛雲集滿虚空
普勸有緣常憶念　永絶胞胎證六通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正坐加趺入三昧　想心乘念至西方
覩見弥陁極樂界　地上虚空七寶莊
弥陁身量極无邊　重勸衆生觀小身
丈六八尺隨機現　圓光化佛等前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上輩上行上根人　求生淨土斷貪瞋
就行差別分三品　五門相續助三因
一日七日專精進　畢命乘臺出六塵
慶哉難逢今得遇　永證无為法性身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中輩中行中根人　一日齋戒處金蓮

孝養父母教迴向　為說西方快樂因
佛與聲聞衆來取　直到弥陀華座邊
百寶華籠經七日　三品蓮開證小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下輩下行下根人　十惡五逆等貪瞋
四重偷僧謗正法　未曾慚愧悔前愆
終時苦相皆雲集　地獄猛火罪人前
忽遇往生善知識　急勸專稱彼佛名
化佛菩薩尋聲到　一念傾心入寶蓮
三業障重開多劫　于時始發菩提因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樂何會樂事難思議
無邊菩薩為同學　性海如來盡是師
渴聞波若絕思漿　念食無生即斷飢
一切莊嚴皆說法　無心領納自然知
七覺花池隨意入　八輩凝神會一枝
弥陀心水沐身頂　觀音大勢與衣被
欻尒騰空遊法界　須臾授記号无為
如此逍遙无極處　吾今不去待何時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觀音勢至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陁佛國歸
命懺悔
上二品懺悔發願等同前須要中要
取初須略中略取中須廣中廣取下其
廣者就實有心願生者而勸或對四
衆或對十方佛或對舍利尊像大衆
或對一人若獨自等又向十方盡虛
空三寶及盡衆生界等具向發露懺
悔懺悔有三品上中下上品懺悔者
身毛孔中血流眼中血出者名上品
懺悔中品懺悔者遍身熱汗從毛孔
出眼中血流者名中品懺悔下品懺
悔者遍身徹熱眼中淚出者名下品
懺悔此等三品雖有差別即是久種
解脫分善根人致使今生敬法重人
不惜身命乃至小罪若懺即能徹心

徹髓能知此懺者不問久近所有重障
類皆滅盡若不如此縱使日夜十二
時急走終是無益若不作者應知雖不
能流淚流血等但能真心徹到者即
與上同敬白十方諸佛十二部經一
切賢聖及一切天龍八部法界衆生
現前大衆等證知我某甲發露懺悔
從无始已来乃至今身煞害一切三
寶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
衆生不可知數偷盜一切三寶師僧
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物
不可知數於一切三寶師僧父母六
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上起耶心
不可知數妄語欺誑一切三寶師僧
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不
可知數綺語調弄一切三寶師僧父
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不可
知數惡口罵辱誹謗毀呰一切三寶
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
生不可知數兩舌鬪乱破壞一切三
寶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
界衆生不可知數或破五戒八戒十
戒十善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菩薩

三聚戒十无盡戒乃至一切戒及一切威儀戒等自作教他見作隨喜不可知數如是等衆罪亦如十方大地无邊微塵無數我等作罪亦無邊无數虛空无邊我等作罪亦復无邊法界無邊亦如上法性無邊亦如上佛无邊亦如上如是等罪上至諸菩薩下至聲聞緣覺所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知我罪之多少今於三寶前法界衆生前發露懺悔不敢覆藏唯願十方三寶法界衆生受我懺悔憶我清淨始從今日願共法界衆生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慈心相向佛眼相看作菩提眷屬真善知識同生阿弥陁佛國乃至成佛如是等罪永斷相續更不敢作懺悔已至心歸命礼阿弥陁佛礼懺竟若入觀及睡時應發此願若坐若立一心合掌正面向西十聲稱阿弥陁佛觀音勢至諸菩薩清淨大海衆竟弟子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遇善知識得聞弥陁本願名号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弘誓願攝受

弟子不識弥陁佛身相光明願佛慈悲示現弟子身相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道此語已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及睡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之或有睡時得見此願比来亦大有現驗問曰稱念礼觀阿弥陁佛現世有何功德利益荅曰若稱阿弥陁佛一聲即能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礼念已下亦是十徃生經云若有衆生念阿弥陁佛願徃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悪鬼悪神得其便也又如觀經云若稱礼念阿弥陁佛願徃生彼國者彼佛即遣无數化佛无數化觀音勢至菩薩護念行者復與前二十五菩薩等百重千重圍遶行者不問行住坐卧一切時處若晝若夜常不離行者今既有斯勝益可憑願諸行者各須至心求徃又如無量壽經云若我成佛十方衆生稱我名号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

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又如弥陁經云若有衆生聞說阿弥陁佛即應執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稱佛不乱命欲終時阿弥陁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此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彼國佛告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是言若有衆生聞說是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次下說云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南西北方及上下一一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各於本國出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皆應信是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云何名護念若有衆生稱念阿弥陁佛若七日及一日下至一聲乃至十聲一念等必得往生證成此事故名護念經次下又云若稱佛往生者常為六方恒沙等諸佛之所護念故名護念經今既有此增上誓願可憑諸佛子等何不勵意去也

集諸經礼懺儀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苞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廹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乖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求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昬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欽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懇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一

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　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諸菩薩摩訶薩衆其名曰金剛手菩薩摩訶薩智見菩薩摩訶薩金剛軍菩薩摩訶薩祕密藏菩薩摩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日藏菩薩摩訶薩無動菩薩摩訶薩寶手菩薩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證真常菩薩摩訶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大勤勇菩薩摩訶薩藥王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執金剛菩薩摩訶薩海慧菩薩摩訶薩持法菩薩摩訶薩等八十俱胝菩薩皆來集會

是時復有三十二諸天子衆皆來集會大自在天及那羅延天而為上首帝釋天王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日天月天風天水天如是諸天衆等皆來集會復有百千龍王所謂阿鉢邏羅龍王嚧攞鉢怛哩(二合)龍王底銘嚩嚇龍王主地龍王一百頭龍王虎虜絏拏龍王得叉計龍王牛頭龍王鹿頭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魚子龍王無熱惱龍王娑蘖哩拏龍王如是諸龍王等皆來集會

復有百千彥達縛王所謂鼓音彥達縛王妙聲彥達縛王千臂彥達縛王天主彥達縛王身歡喜彥達縛王種種樂音彥達縛王莊嚴彥達縛王現童子身彥達縛王妙臂彥達縛王法樂彥達縛王如是等諸彥達縛王皆來集會

復有百千緊那羅王所謂妙口緊那羅王寶冠緊那羅王熙怡緊那羅王歡喜緊那羅王輪莊嚴緊那羅王珠寶緊那羅王大腹緊那羅王堅固精進緊那羅王妙勇緊那羅王百口緊那羅王大樹緊那羅王如是等諸緊那羅王皆來集會

復有百千天女所謂最上天女妙嚴天女金帶天女莊嚴天女聞持天女甘露月天女清淨身天女寶光天女花身天女天面天女口演五樂音天女快樂天女金鬘天女青蓮華天女宣法音天女妙樂天女樂生天女妙嚴相天女嚴持天女布施天女潔巳天女如是諸天女等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諸龍王女所謂妙嚴持龍

女母皆隣那龍女三髻龍女和容龍
女勝吉祥龍女電眼龍女電光龍女
妙山龍女百眷屬龍女大藥龍女月
光龍女一首龍女百臂龍女受持龍
女無煩惱龍女善莊嚴龍女白雲龍
女乘車龍女末來龍女多眷屬龍女
海腹龍女蓋面龍女法座龍女妙手
龍女海深龍女妙高吉祥龍女如是
諸龍女等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彥達嚩女所謂愛面彥達
嚩女愛施彥達嚩女無見彥達嚩女
妙吉祥彥達嚩女金剛鬘彥達嚩女
妙鬘彥達嚩女樹林彥達嚩女 百花
彥達嚩女花敷彥達嚩女寶鬘彥達
嚩女妙腹彥達嚩女吉祥王彥達嚩
女鼓音彥達嚩女妙莊嚴彥達嚩女
豐禮彥達嚩女法愛彥達嚩女法施
彥達嚩女青蓮華彥達嚩女百手彥
達嚩女蓮華吉祥彥達嚩女大蓮華
彥達嚩女體清淨彥達嚩女自在行
彥達嚩女施地彥達嚩女施果彥達
嚩女師子步彥達嚩女箭母那花彥
達嚩女妙意彥達嚩女惠施彥達嚩

女天語言彥達縛女愛忍辱彥達縛
女樂真寂彥達縛女寶牙彥達縛女
帝釋樂彥達縛女世主眷屬彥達縛
女鹿王彥達縛女變化吉祥彥達縛
女焰峯彥達縛女貪解脫彥達縛女
瞋解脫彥達縛女癡解脫彥達縛女
善知識眷屬彥達縛女寶座彥達縛
女往來彥達縛女火光彥達縛女月
光彥達縛女徧照眼彥達縛女金耀
彥達縛女樂善知識彥達縛女如是
等諸彥達縛女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緊那羅女所謂一意緊那
羅女深意緊那羅女風行緊那羅女
水行緊那羅女乘空緊那羅女迅疾
緊那羅女財施緊那羅女妙牙緊那
羅女無動吉祥緊那羅女深界緊那
羅女熾盛光徧緊那羅女妙吉祥緊
那羅女寶篋緊那羅女觀財緊那羅
女端嚴緊那羅女金剛面緊那羅女
金色緊那羅女殊妙莊嚴緊那羅　女
廣額緊那羅女園遶善知識緊那羅
女主世緊那羅女虛空護緊那羅女
莊嚴王緊那羅女珠髻緊那羅女揔

持珠緊那囉女明人圓遶緊那囉女百名緊那囉女施壽緊那囉女護持佛法緊那囉女法界護緊那囉女上莊嚴緊那囉女刹那上緊那囉女求法常持緊那囉女時常見緊那囉女無畏緊那囉女趣解脫緊那囉女常祕密緊那囉女駛戀持緊那囉女劍光焰緊那囉女地行緊那囉女護天主緊那囉女妙天主緊那囉女寶王緊那囉女忍辱部緊那囉女行施緊那囉女多住處緊那囉女持戰器緊那囉女妙嚴緊那囉女妙意緊那囉女如是等諸緊那囉女亦來集會復有百千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來集會及餘無數在家出家之衆百千異見外道尼乾他等亦皆來於大集會中

是時大阿鼻地獄出大光明其光遍照祇陁林園其園悉皆變成清淨現天摩尼寶莊嚴柱微妙圓滿現大樓閣金寶校飾復現諸房現黄金房白銀爲門現白銀房黄金爲門現金銀間錯房金銀間錯以爲其門現金銀

間錯寶莊嚴殿金銀間錯妙寶莊嚴
以爲其柱現黃金殿白銀爲柱現白
銀殿黃金爲柱或白銀殿天諸妙寶
以嚴其柱祇陁林樹上現種種天妙
衆寶而爲莊嚴復現黃金劫樹白銀
爲葉其樹上有種種莊嚴懸挂百種
上妙衣服嬌奢耶等復有百千眞珠
瓔珞寶網羅上復有百千上妙寶冠
珥璫繒帶玲瓏雜寶而嚴飾之復有
上妙雜華上妙臥具微妙寶莚以爲
嚴飾如是種種莊嚴劫樹出現其數
而有百千其祇陁林衆園門樓金剛
妙寶以爲堦陛其樓上有無數殊妙
繒綵眞珠瓔珞如是莊嚴復有百千
上妙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而有
上妙圓滿雜華所謂優鉢羅華矩母
那華奔拏哩引迦華曼那囉華摩訶
曼那囉華優曇鉢羅華等盈滿池中
復有種種上妙華樹所謂瞻波迦華
樹迦囉尾囉華樹波吒攞華樹妙解
脫華樹香雨華樹妙意華樹有如是
等悅意華樹其祇樹園現如是等希
有淨妙莊嚴之相是時會中有除蓋

障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瞻仰尊顏而白
佛言希有世尊我今心中而有疑事
欲問如來唯願世尊聽我所問世尊
今於此處有大光明為從何來以何
因緣而現如是希奇之相
尒時世尊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
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大
光明是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大
阿鼻地獄之中為欲救度一切受大
苦惱諸有情故救彼苦已復入大城
救度一切餓鬼之苦是時除蓋障菩
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其大阿鼻
地獄周圍鐵城地復是鐵其城四周
無有間斷猛火煙焰恒時熾然如是
惡趣地獄之中有大鑊湯其水湧沸
而有百千俱胝那庾多有情悉皆擲
入鑊湯之中譬如水鍋煎煮諸豆盛
沸之時或上或下而無間斷煮之糜
爛阿鼻地獄其中有情受如是苦世
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以何方便
入於其中世尊復告除蓋障菩薩摩
訶薩言善男子由如轉輪聖王入天

摩尼寶園如是善男子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大阿鼻地獄之時其身不能有所障礙時阿鼻地獄一切苦具無能逼切菩薩之身其大地獄猛火悉滅成清涼地是時獄中閻魔獄卒心生驚疑恠未曾有何故此中忽然變成如是非常之相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其獄中破彼鑊湯猛火悉滅其大火坑變成寶池池中蓮華大如車輪是時閻魔獄卒見是事已將諸治罰器杖刀劍鎚棒弓箭鐵輪三股叉等往詣閻魔天子到已白言大王決定能知我此業報之地以何事故悉皆滅盡時閻魔天子言云何汝所業報之地悉皆滅盡復白閻魔天子言彼大阿鼻地獄變成清涼如是事時有一色相端嚴之人鬘髻頂戴天妙寶冠莊嚴其身入地獄中鑊湯破壞火坑成池池中蓮華大如車輪是時閻魔天子諦心思惟是何天人威力如是為大自在天為那羅延等到彼地獄變現如是不可思議為是大力十頭羅剎威神變化耶尒

時閻魔天子以天眼通觀此天上觀諸天已是時復觀阿鼻地獄見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如是見已速疾往詣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到已頭面禮足發誠實言以偈讚曰

歸命蓮華王　大悲觀自在　大自在吉祥
能施有情願　具大威神力　降伏極暴惡
暗趣爲明燈　覩者皆無畏　示現百千臂
其眼亦復然　具足十一面　智如四大海
愛樂微妙法　爲救諸有情　龜魚水族等
最上智如山　施寶濟群生　最上大吉祥
具福智莊嚴　入於阿鼻獄　變成清涼地
諸天皆供養　頂禮施無畏　說六波羅蜜
恒燃法燈炬　法眼逾日明　端嚴妙色相
身相如金山　妙腹深法海　真如意相應
妙德口中現　積集三摩地　無數百千万
有無量快樂　端嚴最上儔　恐怖惡道中
枷鎖得解脫　施一切無畏　眷屬衆圍遶
所願皆如意　如獲摩尼寶　破壞餓鬼城
開爲寂靜道　救度世間病　如蓋覆於幢
難陁跋難陁　二龍爲絡腋　手執不空索
現無數威德　能破三界怖　金剛手藥叉
羅刹及步多　尾多拏枳你　及與枳畔拏

阿蘇囉 悉皆懷恐怖 傴蘇羅華眼
明去施無畏 一切煩惱等 種種皆解脫
入於微塵數 百千三摩地 開示諸境界
一切惡道中 皆令得解脫 成就菩提道
是時閻魔天子種種讚歎供養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已旋遶三匝却還本
處
尒時除蓋障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救是苦已還來
於此會中耶
佛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彼觀自
在菩薩從大阿鼻地獄出已復入餓
鬼大城其中有無數百千餓鬼口出
火焰燒燃面目形體枯瘦頭髮蓬亂
身毛皆豎腹大如山其咽如針是時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往詣餓鬼大城
其城熾燃業火悉滅變成清涼時有
守門鬼將執熱鐵棒醜形巨質兩眼
深赤發起慈心我今不能守護如是
惡業之地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起大悲心於十指端各各出河又於
足指亦各出河一一毛孔皆出大河
是諸餓鬼飲其中水飲是水時咽喉

竟大身相圓滿復得種種上味飲食
悉皆飽滿此諸餓鬼既獲如是利益
安樂各各心中審諦思惟南贍部洲
人何故常受清涼安隱快樂其中或
有善能常行恭敬孝養父母者或有
善能惠施遵奉善知識者或有聰慧
明達常好大乘者或有善能行八聖
道者或有善能擊法揵稚者或有善
能修破壞僧伽藍者或有善能修故
佛塔者或有善能修破損塔相輪者
或有善能供養尊重法師者或有善
能見如來經行處者或有善能見菩
薩經行處者或有善能見辟支佛經
行處者或有善能見阿羅漢經行處
者作是思惟南贍部洲有如是等修
行之事是時此大乘莊嚴寶王經中
自然出微妙聲是諸餓鬼得聞其聲
所執身見雖如山峯及諸煩惱金剛
智杵破壞無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
皆為菩薩名隨意口是時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救斯苦已又往他方諸世
界中救度有情是時除蓋障復白佛
言世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來於此

處救度有情耶世尊告言善男子是
觀自在菩薩救度無數百千俱胝那
庾多有情恒無間息具大威力過於
如來除蓋障白言世尊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云何有如是大威神力
佛告善男子於過去劫有佛出世名
尾鉢尸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我於是時於一長者家為子
名妙香口於彼佛所聞是觀自在菩
薩威神功德時除蓋障白言世尊所
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其
事云何世尊告言觀自在菩薩於其
眼中而出日月額中出大自在天肩
出梵王天心出那羅延天牙出大辯
才天口出風天臍出地天腹出水天
觀自在身出生如是諸天時觀自在
菩薩告大自在天子言汝於未來末
法世時有情界中而有衆生執著邪
見皆謂汝於無始已來為大主宰而
能出生一切有情是時衆生失菩提
道愚癡迷惑作如是言
此虛空大身　大地以爲座　境界及有情

皆從是身出
如是善男子我於尾鉢尸如來所聞
是已後復有佛出号式棄如來應供
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除蓋障我
於是時為勇施菩薩摩訶薩於彼佛
所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
除蓋障言世尊所聞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威神功德其事云何佛言是時
式棄如來會中有一切天龍藥叉阿
蘇囉蘖嚕拏緊那羅摩護囉誐人及非人悉
來集會時彼世尊於是眾中欲說法
時口放種種雜色光明所謂青色青
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紅
色紅光玻胝迦色玻胝迦光金色金
光其光徧照十方一切世界其光還
來遶佛三匝却入於口時彼會中有
寶手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何
因何緣出現斯瑞佛告善男子極樂
世界有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來於
此故現斯瑞彼觀自在來此之時出
現種種劫樹華樹難母那華樹瞻波

迦華樹復現雜華寶池樹雨種種妙華又雨諸寶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等寶又雨天衣如雲而下彼時祇樹給孤獨園七寶出現所謂金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如是七寶出現之時其地悉皆變成金色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出彼極樂世界之時地六震動尒時寶手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以何因緣出現斯瑞

佛言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來到此故現斯瑞是時又雨適意妙華及妙蓮華時觀自在菩薩手執金色光明千葉蓮華來詣佛所頂禮佛足持是蓮華奉上世尊此華是無量壽佛令我持來世尊受是蓮華致在左邊

佛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汝今現是神力功德莊嚴於意云何觀自在言我爲救度一切惡趣諸有情故所謂一切餓鬼阿鼻地獄黑繩地獄等活地獄燒燃地獄煻煨地獄鑊湯地獄寒氷地獄如是等大地獄中所有衆

生我皆救拔離諸惡趣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觀自在菩薩如是說已頂禮佛足禮畢而去忽然不現由如火焰入於虛空

尒時寶手菩薩白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願為宣說觀自在菩薩有何福德而能現是神力佛言如殑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以天妙衣及以袈裟飲食湯藥坐卧具等供養如是諸佛所獲福德與觀自在菩薩一毛端福其量無異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於其一年十二月中於晝夜分恒降大雨我能數其一一滴數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深廣八萬四千踰繕那如是四大海水我能數其一一滴數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情師子象馬虎狼熊鹿牛羊如是一切四足之類我悉能數一一身中所有毛數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

有人以天金寶造作如微塵數如來形像而於一日皆得成就種種供養所獲福德而我悉能數其數量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一切樹林我能數其一一葉數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男子女人童男童女如是之人皆成預流果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緣覺菩提如是所有福德與觀自在菩薩一毛端福其量無異是時寶手菩薩白世尊言我從昔已來所未曾見亦未曾聞諸佛如來有於如是福德之者世尊觀自在位居菩薩云何而有如是福德耶佛告善男子非獨此界唯我一身乃至他方無數如來應正等覺俱集一處亦不能說盡觀自在菩薩福德數量善男子於此世界若有人能憶念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者是人當來遠離生老病死輪迴之苦猶如鵝王隨風而去遠得往生極樂世界面見無量壽如來聽聞妙法如是之人而永不受輪

迴之苦無貪瞋癡無老病死無飢饉苦不受胎胞生身之苦承法威力蓮華化生常居彼土候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救度一切有情皆得解脫堅固願滿是時寶手菩薩白世尊言此觀自在而於何時救度一切有情皆得解脫堅固願滿世尊告言有情無數常受生死輪迴無有休息是觀自在為欲救度如是有情證菩提道隨有情類現身說法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應以緣覺身得度者即現緣覺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那羅延身得度者即現那羅延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日天子身得度者即現日天子身而為說法應以月天子身得度者即現月天子身而為說法應以火天身得度者即現

火天身而爲說法應以水天身得度
者即現水天身而爲說法應以風天
身得度者即現風天身而爲說法應
以龍身得度者即現龍身而爲說法
應以頻那夜迦身得度者即現頻那
夜迦身而爲說法應以藥叉身得度
者即現藥叉身而爲說法應以多聞
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多聞天王身而
爲說法應以人王身得度者即現人
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
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父母身
得度者即現父母身而爲說法善男
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隨彼有情應
可度者如是現身而爲說法救諸有
情皆令當證如來涅盤之地是時寶
手菩薩白世尊言我未曾見聞如是
不可思議希有世尊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有如是不可思議實未曾有佛
告善男子此南贍部洲有金剛窟彼
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阿蘇囉
止住其中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
薩現阿蘇囉身爲是阿蘇羅說此大
乘莊嚴寶王經阿蘇囉衆得聞是經

皆發慈善之心而以手掌捧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足聽斯正法皆得安樂若人得聞如是經王而能讀誦是人若有五無間業皆得消除臨命終時有十二如來而來迎之告是人言善男子勿應恐怖汝旣聞是大乘莊嚴寶王經示種種道往生極樂世界有微妙蓋天冠珥璫上妙衣服現如是相命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寶手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最勝無比現阿蘇羅身令彼阿蘇羅當得涅盤之地是時寶手菩薩頭面著地禮世尊足禮已而退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二　　杜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於是式棄佛後有佛出世号毘舍浮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除蓋障我於是時爲忍辱仙人住處深山其間磽确嶔崟無人能到久住其中是時我於彼如來處聞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是觀自在入於金地現身爲彼覆面有情而說妙法示八聖道皆令當得涅槃之地出此金地又入銀地是處有情而皆四足止住其中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救彼有情而爲說法汝應諦聽如是正法當須發心審諦思惟我令示汝涅槃資糧是諸有情於觀自在前立白菩薩言無眼有情救爲開明令見其道無恃怙者爲作父母令得恃怙黑闇道中爲燃明炬開示解脫正道有情若念菩薩名号而得安樂我等常受如是苦難是時此等一切有情聞大乘莊嚴寶王經得聞是已皆得

安樂獲不退地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出於是中又入鐵地而於是處禁大力阿蘇囉王菩薩往是處時現身如佛是時大力阿蘇囉王遠來迎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阿蘇囉王宮中有無數眷屬其中多是背傴矬陋如是眷屬皆來親覲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足而說偈曰

我今生得果　所願悉圓滿　如意之所希
斯是我正見

既得見於菩薩我及諸眷屬皆得安樂於是以寶座獻觀自在菩薩恭敬合掌白言我等眷屬從昔已來好樂邪婬常懷瞋怒愛煞生命造是罪業我心憂愁恐怖老死輪迴受諸苦惱無主無依垂慜救度爲說開解禁縛之道觀自在言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常行乞食若能施食所獲福德說無有盡善男子非惟我身在阿蘇囉窟說不能盡乃至如十二殑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俱在一處而亦不能說盡如是福德數量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數其如是數量善男子施

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我能數其一一滴數善男子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男子女人童子童女悉皆田種滿四大洲不植餘物唯種芥子龍傾時序降澍雨澤芥子成熟於一洲內以爲其場治踐俱畢都成大聚善男子如是我能數盡一一粒數善男子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妙高山王入水八万四千踰繕那出水八万四千踰繕那善男子如是山王以爲積以大海水充滿其中皆爲墨汁以四大洲所有一切男子女人童子童女悉皆書寫妙高山量所積善聚書盡無餘如是我能數其一一字數善男子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如是一切書寫之人皆得十地菩薩之位如是菩薩所有福德與施如來一食福德其量無異善男子又如殑伽河沙數大海之中所有沙數我能數其一一沙數善男子

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是時大力阿蘇囉王聞說是事涕淚悲泣盈流面目心懷懊惱哽噎吁嗟白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我於往昔而行布施所施之境垢黑非法由斯施故我今并諸眷屬受禁縛在於惡趣受斯業報於今何故持少分食奉施如來變成甘露我從昔來愚癡無智習行外道婆羅門法時有一人身形矬陋來於我所求匃所須我當具辦種種寶冠金銀耳鐶上妙衣服寶莊嚴具閼伽器等復有百千象馬寶車真珠瓔珞寶網莊嚴懸衆妙繒而紛飾之種種寶蓋寶網繞羅張施其上繫諸寶鈴震響丁丁復有一千黃牛毛色姝好白銀嚴蹄黃金飾角又以真珠雜寶而爲莊挍復有一千童女形體姝妙容貌端嚴狀如天女首飾天冠金寶珥璫種種妙衣華鬘如是種種嚴飾其身復有無數百千雜寶之座復有金銀雜寶積聚無數又有群牛數百千万及牧放人

又有無數如天上味香美飲食又有
無數寶鈴無數金銀師子之座無數
金柄妙拂無數七寶莊嚴繖盖辦具
如是種種作大施時而有百千小王
皆來集會百千婆羅門亦皆來集無
數百千万刹帝利衆亦來集會時我
具大勢力統領大地我依婆羅門法
見巳心懷疑恠當於是時唯我最尊
專為懺悔宿世惡業而欲煞諸刹帝
利等及諸妻子眷屬取其心肝劄剖
祀天覬其罪滅是時百千万刹帝利
小王我以枷鎖禁在銅窟及無數百
千邊地之人悉皆禁是窟中而以鐵
撅上安鐵索繫縛諸刹帝利手足時
我於窟造立其門以之常木為第一
重門以佉你囉木為第二重門復用
其鐵為第三重門又以熟銅為第四
重門又以生銅為第五重門又以白
銀為第六重門又以黃金為第七重
門如是七重門上各以五百關鎖而
牢固之又於一一門上各置一山是
時有那羅延天忽於一日現身為
蝿而來探覘又於一日而現蜂形又

於一日而現猪身又於一日現非人相如是日日身相變異而相採覷我時心中思惟作是婆羅門法那羅延天見作斯法來於銅窟而相破壞去除門上七山一一弄擲異處高聲喚彼所禁人言無勝天子等汝身受大苦惱汝等身命為存活耶為當已死此諸人等聞其喚問隨聲應言我命今在那羅延天尊大力精進救我苦難其天便乃破壞銅窟七重之門時諸小王在於窟內得脫繫縛之難而見那羅延天是時各各心中思惟其大力阿蘇羅王為已死耶為復而今死時方至剎帝利等又作是言我寧與彼鬪戰相煞死而有地不應受此禁縛而令我死我今當依剎帝利法與彼戰鬪相煞設死其地而得生天時諸小王各於自舍排駕車乘鞍勒鞍馬執持器仗欲大戰鬪時那羅延天現婆羅門其身矬陋著以鹿皮而為絡腋手中執持三歧拄杖所坐之物隨身持行來至我門時守門者告於彼言不應入此門內汝矬陋人止

匆入中婆羅門言我今自遠而來到
此守門者問婆羅門言汝從何來婆
羅門曰我是月氏國王處大仙人
也從彼而來時守門者往大力阿蘇
囉王所白言今有婆羅門其身矬陋
而來到此大力阿蘇囉王言是人今
來何所須耶守門人言我今不知所
須云何大力阿蘇囉王告言汝去喚
是婆羅門來守門之人既奉教勑遂
喚婆羅門入於其中大力阿蘇囉王
見已與寶座令坐大力阿蘇囉王師
奉所事金星先已在中告大力阿蘇
囉王言今此婆羅門是其惡人而來
到此決定破壞於汝師今何故而能
知耶告言我今知此所現之身知是
云何此是那羅延天既聞此已心即
思惟我行惠施而無有覆令來障難
破壞於我大力阿蘇囉言我口辯才
當須問是婆羅門言今來我所於意
云何婆羅門曰我從於王乞地兩步
阿蘇羅告婆羅門言卿所須地而言
兩步我當與卿其地三步先以金瓶
授與淨水告言須地卿當受取婆羅

門受已而呪願曰安樂長壽時婆羅門㘒陋之身隱而不現尒時金星告阿蘇囉王言汝今當受惡業果報時那羅延天忽然現身於兩肩上荷負日月手執刹劍輪棒弓箭如是器仗時大力阿蘇囉王忽然見已憧惶戰慄其身躓仆迷悶躃地良久而起令當去何我寧服其毒藥而死耶是時那羅延天步量其地只及兩步更無有餘不迨三步違先所許我今去何那羅延言王今應當隨我所教時大力阿蘇囉王白言我如所教那羅延曰汝實尒耶大力阿蘇囉王言我實如是此言誠諦心無悔恡是時我依婆羅門教作法之處悉皆破壞所有金銀珍寶莊嚴童女衣服寶鈴繖蓋妙拂師子寶座寶嚴黃牛及諸寶莊嚴具時諸小王衆等悉皆受之便乃出是大力阿蘇囉王作法之地大力阿蘇囉王白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我今身心思惟爲於往昔依婆羅門法而設廣大布施之會所施之境垢黑不淨我今并諸眷屬是以禁縛在

斯鐵窟受大苦惱觀自在我今歸依
願垂哀愍救脫我等如是苦難而讚
歎曰

歸命大悲蓮華手　大蓮華王大吉祥
種種莊嚴妙色身　首髻天冠嚴衆寶
頂戴弥陁一切智　救度有情而無數
病苦之人求安樂　菩薩現身作醫王
大地為眼明驗日　最上清淨微妙眼
照曜有情得解脫　得解脫已妙相應
猶如如意摩尼寶　能護真實妙法藏
而恒說六波羅蜜　稱揚斯法具大智
我今虔懇至歸依　讚歎大悲觀自在
有情憶念菩薩名　離苦解脫獲安隱
作惡業故墮黑繩　及大阿鼻地獄道
諸有餓鬼苦趣者　稱名恐怖皆解脫
如是惡道諸有情　悉皆離苦得安樂
若人恒念大士名　當得往生極樂界
面見如來無量壽　聽聞妙法證無生

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大力阿
蘇囉王授其記別汝於當來得成為
佛号曰吉祥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汝於是時當證六字大

明揔持之門令此一切阿蘇囉王汝於當來悉皆救度如是佛刹一切有情而不聞有貪瞋癡聲時大力阿蘇囉王聞斯授記即以價直百千真珠瓔珞復以種種妙寶莊嚴百千万數天冠珥璫持以奉上願垂納受尒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大力阿蘇囉王言我今為汝說法應當諦聽汝應思惟乃至於人無常幻化命難久保汝等而常心中思惟貪愛莫大福德心常愛樂奴婢人民乃至穀麦倉庫眷屬如是等物雖恒愛樂如夢所見及大伏藏心常愛樂父母妻子及諸臨命終時無能相救得不命終此南贍部洲由是顛倒命終之後見大奈河膿血盈流又見大樹猛火熾燃見斯事巳心生驚怖是時閻魔獄卒以繩繫縛急急牽挽走履鋒刃大路舉足下足剋割傷截而有無數烏鷲羅囉囉烏及犲狗等而啖食之於大地獄受其極苦所履鋒刃大路之中復有大剃長十六指隨一一步有五百剃刺入脚中悲啼號哭而言我等有

情皆為愛造罪業今受大苦我今云何時閻魔獄卒告言汝從昔來未曾以食施諸沙門亦未曾聞法揵稚聲未曾旋遶塔像時諸罪人告閻魔獄卒言我為罪障於佛法僧不解信敬而恒遠離獄卒告言汝以自造種種惡業今受苦報獄卒於是將諸罪人往閻魔王所到已立在面前時閻魔王言汝去往於業報之處是時閻魔獄卒驅領罪人往黑繩大地獄所到已是諸罪人一一拋擲入地獄中既擲入已一一罪人各有百鎗攢刺其身命皆不死次有二百大鎗俱攢刺身其命亦活後有三百大鎗一時攢刺其身命亦不死命既生活是時而又擲之入大火坑命亦不死而於是時以熱鐵丸入在口中令吞咽之脣齒斷嚼及其咽喉悉燒爛壞心藏腸肚煎煮沸然徧身燋壞告大力阿蘇囉王言受斯苦時而無一人能相救者汝當知之我今為汝說如是法汝等應當躬自作福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大力阿蘇囉王言我今欲往

祇樹林園彼於今日大衆集會是時
觀自在菩薩放無數雜色光明所謂
青色光明黃色光明紅色光明白色
光明玻胝迦色光明金色光明等如
是光明往尾舍浮如來前時有天龍
藥叉囉刹娑緊那囉摩護囉誐并諸
人等悉皆集會復有無數菩薩摩訶
薩亦皆集會於是衆中有一菩薩名
虛空藏從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恭敬合掌向佛而白佛言
世尊今此光明爲從何來佛告善男
子今此光明是觀自在菩薩在大力
阿蘇囉王宮中放斯光明而來至此
時虛空藏菩薩白世尊言我今以何
方便而能見彼觀自在菩薩佛告善
男子彼菩薩亦當來此觀自在菩薩
出大力阿蘇囉王宮時祇陁林園忽
然而有天妙華樹天劫波樹而有無
數諸天鮮妙雜色莊嚴上懸百種真
珠瓔珞又懸憍尸迦衣及餘種種衣
服樹身枝條其色深紅金銀爲葉復
有無數微妙香樹殊妙華樹無數寶
池有百千万雜色妙花充滿其中出

現如是時虛空藏菩薩白世尊言彼觀自在菩薩於今何故而未來耶

佛告善男子彼觀自在菩薩從大力阿蘇囉王宮出已而有一處名曰黑暗無人能到善男子彼黑暗處日月光明之所不照有如意寶名曰隨願而於恒時發光明照彼有無數百千万藥叉止住其中於時見觀自在菩薩入於其中心懷歡喜踴躍奔馳而來迎逆觀自在菩薩頭面禮足而問許言菩薩于今無疲勞耶久不來此黑暗之地觀自在菩薩言我為救度諸有情故時彼藥叉羅刹以天金寶師子之座而請就坐於是菩薩為彼藥叉羅刹說法汝當諦聽有大乘經名莊嚴寶王若有得聞一四句偈而能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心常思惟所獲福德無有限量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數其如是數量善男子若有於此大乘莊嚴寶王經而能受持一四句偈所獲福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若以大海所有之水我能數其一一滴數若於此經有能受持一四句偈

所獲福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假使
十二殑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經
十二劫俱在一處恒以衣服飲食卧
具湯藥及餘資具奉施供養如是諸
佛而亦不能說盡如是福德數量非
唯於我在黑暗處說不能盡善男子
又如四大洲人各各以自所居舍宅
造立精舍而於其中以天金寶造千
窣堵波而於一日悉皆成就種種供
養所獲福德不如於此經中而能受
持一四句偈所獲福德善男子如五
大河入於大海如是流行無有窮盡
若有能持此大乘經四句偈者所獲
福德流行亦復無盡時彼藥叉羅刹
白觀自在菩薩言若有有情而能書
寫此大乘經所獲福德其量云何善
男子所獲福德無有邊際若人有能
書寫此經則同書寫八万四千法藏
而無有異是人當得轉輪聖王統四
大洲威德自在面貌端嚴千子圍遶
一切他敵自然臣伏若有人能常時
但念此經名号是人速得解脫輪迴
之苦遠離老死憂悲苦惱是人於後

所生之處能憶宿命其身常有牛頭旃檀之香口中常出青蓮花香身相圓滿具大勢力說是法時彼諸藥叉羅剎有得預流果者其中或有得一來果者作如是言唯願菩薩且住於此勿往餘處我今於此黑暗之地以天金寶造窣堵波又以金寶造經行處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言我爲救度無數有情皆令當得菩提道故欲往餘處時諸藥叉羅剎各各位頭以手搘頤俳佪意緒而思惟之作如是言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捨此而去於後誰能爲於我等說微妙法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於是而去彼諸藥叉羅剎悉皆隨侍而送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言汝等而來已遠應還所住時諸藥叉羅剎頭面著地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足已還歸本處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猶如火焰上昇虛空而生天宮到彼天上現婆羅門身彼天衆中有一天子名妙嚴耳而常貧窮受斯苦報時觀自在菩薩所現婆羅門身詣彼天子所到已告言

我患飢餓而復困渴時彼天子垂泣而告婆羅門言我今貧匱無物所奉婆羅門言我切所須必應拍饋乃至少分時彼天子俛仰入宮搜求所有忽然見其諸大寶器復盛異寶盈滿其中復有寶器滿中而盛上味飲食又有嚴身上妙衣服盈滿宮中時彼天子心懷思惟令此門外婆羅門決定是其不可思議之人令我得是殊常之福於是請彼大婆羅門入其宮中持天妙寶及天上味飲食以奉供養愛斯供已而呪願言安樂長壽時彼天子白婆羅門言賢者爲從何方而來到此婆羅門言我從祇陁樹林大精舍中於彼而來天子問言彼地云何婆羅門告言彼祇陁林精舍之中其地清淨出現天摩尼寶莊嚴劫樹又現種種適意摩尼之寶又現種種寶池又有戒德威嚴具大智慧無數大衆出現其中彼有佛号尾舍浮如來於是聖天所住之地有如是變化出現之事時彼天子白言賢者云何大婆羅門宜誠諦說爲是天耶爲

是人耶賢者于今云何出現斯瑞時婆羅門言我非是天亦非是人我是菩薩為欲救度一切有情皆令得見大菩提道於是天子既聞斯已即以天妙寶冠莊嚴瑱璫持奉供養而說偈言

我遇功德地　遠離諸罪垢　如今種勝田
現獲於果報

於是天子說斯偈時彼婆羅門化度事訖而出天宮即時而往師子國內到已於諸羅刹女前當面而立其所現身相貌端嚴殊色希奇諸羅刹女見斯容質而起慾心既懷欣慕於是移步親近而告彼言可為我夫我是童女未經適娉願為我夫今既來此勿復餘去如人無主而能為主又如闇室為燃明炬我今此有飲食衣服庫藏豐盈及有適意菓園悅意水池告羅刹女言汝今應當聽我所說羅剎女言唯然願聞首諭云何我今為汝說八正道法又為說四聖諦法時羅剎女得聞是法各獲果證有得須流果者或得一來果者無貪瞋癡苦

不起惡心無煞命意其心樂法樂住於戒作如是言我從今已去而不煞生如南贍部洲奉戒之人清淨飲食如是活命我自于今活命亦尔 於是羅刹女不造惡業受持學處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出師子國而往波羅奈大城穢惡之處彼有無數百千万類蟲蛆之屬依止而住觀自在菩薩為欲救度彼有情故遂現蜂形而往於彼口中出聲作如是云曩謨沒䭾野彼諸蟲類隨其所聞而皆稱念亦復如是由斯力故彼類有情所執身見雖如山峯及諸隨惑金剛智杵一切破壞便得往生極樂世界皆為菩薩同名妙香口於是救度彼有情已出波羅奈大城而往摩伽陁國時彼國中值天亢旱滿二十歲見彼衆人及諸有情飢饉苦惱之所逼切悉皆互相食噉身肉是時觀自在菩薩心懷思惟以何方便救此有情時觀自在菩薩種種降雨先降雨澤穌息枯涸然後復雨種種之器各各滿中而盛味中上味飲食時彼衆人皆得如是

飲食飽滿是時又雨資糧粟豆等物於是彼諸人等所須之物隨意滿足時摩伽陁國一切人民心懷驚愕在未曾有時衆於是集在一處既俱集已各作是言今云何天之威力致如是耶於彼衆中而有一人耆年老大其身傴僂而策其杖此人壽命無數百千告衆人言此非是天之威力今此所現定是觀自在菩薩威德神力之所變現衆人問言彼觀自在菩薩何故而能出現斯瑞耆舊於是即說彼聖觀自在功德神力為盲冥者而為明燈陽焰熾盛為作蔭覆渴之之者為現河流於恐畏處施令無畏病苦所惱而為醫藥受苦有情為作父母阿鼻地獄其中有情令見涅槃之道能令世間一切有情得是功德利益安樂若復有人念是觀自在菩薩名者是人當來遠離一切輪迴之苦衆人聞已咸稱善哉若有人能於觀自在像前建立四方曼拏羅常以香華供養觀自在菩薩者是人當來而得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所謂金輪

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得如是七寶若復有人能以一華供養觀自在菩薩者是人當得身出妙香隨所生處而得身相圓滿於是耆舊説觀自在菩薩功德神力已時諸人衆各各還歸所住耆舊之人既説法已迴還亦尒是時觀自在菩薩上昇虛空於是思惟我久不見尾舍浮如來而今應當往到祇陁樹林精舍之中見彼世尊是時觀自在菩薩即往到彼精舍見有無數百千万天龍藥叉彦達縛阿蘇囉蘗嚕拏緊那囉摩護囉誐人及非人復有無數百千万菩薩悉皆集會是時虛空藏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來者是何菩薩佛告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時虛空藏菩薩默然而住於是觀自在菩薩遶佛三匝却坐左邊世尊於是而慰問言汝無疲勞耶善男子汝於餘處所爲化事而云何耶觀自在於是即説昔所化事我已救度如是如是有情時虛空藏菩薩聞已心中怪未曾有今我見此觀自在而爲善

薩乃能救度如是國土有情得見如來如是國土有情而爲菩薩是時虛空藏菩薩於觀自在前立而問訊於觀自在菩薩言如是化度得無疲勞耶觀自在言我無疲勞而問訊已默然而住

尒時世尊告善男子言汝等諦聽我今爲汝說六波羅蜜多法善男子若爲菩薩應先修行布施波羅蜜多然後修行如是持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而得圓滿具足說斯法已默然而住時彼衆會各各而退還歸本處彼菩薩衆而亦退還本佛刹土

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二　第十五張　拾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三　祉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爾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往昔之事已聞佛說彼菩薩有何三摩地門唯願世尊為我宣說

佛告善男子其三摩地門所謂有相三摩地無相三摩地金剛生三摩地日光明三摩地廣博三摩地莊嚴三摩地旌旗三摩地作莊嚴三摩地莊嚴王三摩地照十方三摩地妙眼如意三摩地持法三摩地妙最勝三摩地施愛三摩地金剛幢三摩地觀察一切世界三摩地樂善逝三摩地神通業三摩地佛頂輪三摩地妙眼月三摩地了多眷屬三摩地天眼三摩地明照劫三摩地變現見三摩地蓮華上三摩地上王三摩地清淨阿鼻三摩地信相三摩地天輪三摩地灑甘露三摩地輪光明三摩地海深三摩地多宮三摩地迦陵頻伽聲三摩地青蓮華香三摩地運載三摩地金

剛鎧三摩地除煩惱三摩地師子步
三摩地無上三摩地降伏三摩地妙
月三摩地光曜三摩地百光明三摩
地光熾盛三摩地光明業三摩地妙
相三摩地勸阿蘇羅三摩地宮殿三
摩地現圓寂三摩地大燈明三摩地
燈明王三摩地救輪迴三摩地文字
用三摩地天現前三摩地相應業三
摩地見真如三摩地電光三摩地龍
嚴三摩地師子頻伸三摩地莎底面
三摩地往復三摩地覺悟變三摩地
念根增長三摩地無相解脫三摩地
最勝三摩地開道三摩地善男子觀
自在菩薩摩訶薩非唯有是三摩地
而於一一毛孔具百千万三摩地善
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位居菩薩
功德如是乃至諸佛如來歎未曾有
如是功德善男子我於往昔為菩薩
時與五百商人欲往師子國中將諸
車乘駝驢牛等求其財寶即發往彼
道路經歷村營城邑聚落之處相次
至於海濱欲求大舶於是俱昇舶內
我當問於舶主言汝應看其風信從

何而起往何國土為往寶洲為閻婆
國羅刹國耶於是船主瞻其風信作
如是言而今此風宜往師子國去是
時承風駕放往師子國於彼國中有
五百羅刹女忽然變發劇暴大風鼓
浪漂激其船破壞時諸賈人颰墮水
中漂濤其身浮及海濱至於岸上彼
五百羅刹女見諸賈人各各搖動其
身出於惡聲現童女相來賈人所各
以衣服與諸賈人於是著彼衣服挨
自濕衣曝之令乾而離彼處即往瞻
波迦樹下憩歇歇已乎相謂言我今
云何作何方便無復方計說已默然
是時彼羅刹女又來於賈人前作如
是言我無夫主可與於我而為夫耶
於此我有飲食衣服庫藏園林浴池
時彼羅刹女各各將一賈人歸自所
居於是羅刹女中而有一女為大主
宰名囉底迦覽彼女與我相將歸彼
所居彼女而以上味飲食供給於我
豐足飽滿我當快樂無異人間於彼
止宿經停二三七日忽然見彼囉底
迦覽欣然而笑我時心生疑恠未曾

見聞彼羅剎女作如是笑時我問言汝今何故作是笑耶羅剎女言此師子國羅剎女所住之地恐傷汝命於是我問汝何故知耶羅剎女言勿履南路而去何以故彼有鐵城上下周圍而無門戶其中而有無數賣人其中多已被彼食噉唯餘骸骨彼令見有活者死者恐不相信但依此路而去到彼自當信我是時我伺彼女惛沉睡眠於是菩薩向夜分時持月光劒往於南路而行到彼鐵城周匝而看一無門戶亦無窓牖彼鐵城邊有一瞻波迦樹攀昇樹上我時高聲喚問時鐵城內賣人告於我言賢大賣主而還知不我等被羅剎女致在鐵城而於日日食噉百人彼等具說昔時事已於是我下瞻波迦樹却依南路急速還彼羅剎女處是時彼女而問我言賢大賣主所說鐵城還當見不今應實說我言已見於是又問彼女以何方便令我得出於此彼羅剎女而告我言而今有大方便可令於汝安隱善出此師子國却還於彼南

贍部洲我見是說復問彼女令我於何道路出此國耶時囉底迦嚂告於我言有聖馬王而能救度一切有情我當尋時往彼聖馬王所食白藥草食已於金砂地驟已而起振擺身毛作如是已而作是言何人而欲達於彼岸三復告言若欲去者當自言說於是我告聖馬王言我於今者欲往彼去如是說已而復到彼羅刹女處同共止宿彼羅刹女睡眠覺已心生追悔而問我言賈主汝身何故冷耶於是我知彼意不令我去遂以方便告於彼女我於向者暫出城外便利而迴故我身冷彼女告於我言應却睡眠至於日出我時方起遂乃喚諸賈人告言而今宜應出於此城時諸賈人皆出城已俱在一處而歌共相謂言今此衆中何人之妻最相戀慕有何所見其事去何時衆人中有言彼以上味飲食供給於我或有說言彼以種種衣服與我或有說言彼以天冠瓔珞衣服與我或有說言我無所得唯不稱心或有說言彼以種種

龍麝栴檀之香與我時諸賈人作是
說已我當告言汝難解脫何故貪愛
此羅刹女耶衆賈人聞心懷怖畏而
問言大賈主實如是耶我乃告言此
師子國羅刹女所住非是人耳此實
是羅刹女作是誓言佛法僧等可知
此羅刹女也時諸賈主聞已告於我
言以何方便得免此難於是我告彼
言此師子國有聖馬王能救一切有
情彼食大白藥草於金砂驟而起振
擺身已三復言去誰人欲往彼岸我
已告彼馬王言我今欲往彼岸時諸
賈人復告我言何日去耶我告衆言
卻後三日決定而去衆人宜應備辦
資糧作是語已衆還入城各各往本
羅刹女舍其女見來相問訊言今夜
勞耶我當問彼羅刹女我未曾見汝
悅意園林浴池爲實有耶時彼羅刹
女告我言大賈主此師子國有種種
適意園林浴池告彼女言與我如法
辦具資糧我候三日欲往遊觀種種
園林池沼看彼名花我當將種種華
而來歸家時羅刹女告我言大賈主

我為辦具資糧是時恐彼羅刹女知我方計必當煞我如是思惟默然而住彼羅刹女以好飲食與我令喫食已吁歎彼女問言大賈主何故如是而吁歎耶是時我告彼女我本南贍部洲人思自本地彼女告我言大賈主勿思本地此師子國有種種飲食衣服庫藏種種適意園林浴池受種種快樂云何思彼南贍部洲我時默然而住過是日已至第二日彼女與我辦具飲食資糧彼諸賈人悉皆辦具資糧候第三日日初出時皆出彼城出已共相議言我等今者當宜速去不應迴顧師子國矣作是語已我與彼衆即時速疾而往於聖馬王所到已見彼馬王喫草驟已振擺身毛是時師子國地皆震動馬王三復言云今者何人欲往彼岸時諸賈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欲往彼岸時聖馬王奮迅其身而作是言汝等宜應前進勿應迴顧師子國也彼聖馬王如是說已是時我乃先乘馬王然後五百賈人俱昇馬上時彼師子國中諸

羅刹女忽聞諸商人去口出苦切之聲即駛奔馳趁逐悲啼號哭叫呼隨後時諸商人聞是聲已迴首顧眄不覺閃隊其身入於水中於是諸羅刹女取彼身肉而噉食之是時唯我一人往於南贍部洲彼聖馬王屆海岸所我當下已而乃旋遶彼聖馬王三匝畢已即離彼處尋路而行往於本地歸自所居到其家已是時父母見我來歸抱挺其子欣喜復悲涕泣流淚父母先為我故涕泣恒時其眼昏瞖因茲除愈明淨如故是時父母與子共在一處我乃具述前所經歷艱苦之事父母聞已告於我言汝於今日得全其命安隱而歸甚適我懷無復憂慮我不須汝所盈財寶今緣自知年耄衰朽須汝佐輔出入扶侍我當死至汝為主者送葬我身昔時父母而作如是善言慰諭於我除蓋障我於是時身為商主受如是危難苦惱之事

佛告除蓋障菩薩時聖馬王者即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是於是危難死怖

畏中救濟於我除蓋障我令不能廣
說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功德數量
我今爲汝略說是觀自在身毛孔中
所有功德除蓋障觀自在菩薩身有
金毛孔而於其中有無數百千万俱
胝那庾多彥達縛彼等無輪迴苦而
常受於最勝快樂天物受用無有窮
盡無有惡心無憎嫉心無貪瞋癡常
行八聖道恒受法樂除蓋障於是金
毛孔中復有放光如意寶珠隨彼彥
達縛衆思念所須隨意滿足於是金
毛孔中有斯出現復有黑毛孔而於
其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具
通神仙之人其中有具一神通者或
有具二三四五神通之者亦有具足
六神通者於是毛孔之中復現銀地
黃金爲山白銀爲峯三十七愛染蓮
華寶莊嚴其山於其山中而有八万
四千神仙之衆如是仙衆出現劫樹
深紅爲身黃金白銀以爲枝葉放寶
光明又於一一毛孔現四寶池八功
德水充滿其中而有妙華盈滿池中
於池岸側有天妙香樹栴檀香樹又

有莊嚴劫樹上懸莊嚴天冠珥璫復有殊妙瓔珞而嚴飾之又於其上懸衆寶鈴又挂妙衣憍尸迦服於斯一一劫樹之下各有一百彥達縛王而於恒時奏諸音樂復有群鹿羽族靈禽聞斯樂音悉皆思惟諸有情類多受輪迴之苦何故南贍部洲人見受生老病死愛別離等如是諸苦此諸禽鳥鹿等於是思惟此大乘莊嚴寶王經如是之名於是而有天妙上味飲食天諸妙香天妙衣服等物隨彼所思如意滿足是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我今聞是甚爲希有世尊佛告善男子於意云何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如是有情心唯思念此經名号尚獲如是利益安樂若復有人得聞此經而能書寫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如是之人常得安樂或復有人於此經中書寫一字斯人當來不受輪迴之苦而永不於屠兒魁膾下賤之類如是家生所生之身而永不受背傴攣躄醜脣缺漏疥癩等病不可喜相獲得身相圓滿諸根具足有大力

勢何況具足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
敬之人所獲功德
尒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除蓋障汝
今善說如是之法今此會中無數百
千万天龍藥叉彥達縛阿蘇囉蘖嚕
拏緊那囉摩護囉誐人及非人鄔波
索迦鄔波斯計如是等衆皆悉聞汝
說如是法得聞斯之廣博法門由汝
所問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世尊
於今說斯妙法天人衆等生信堅固
是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
能如是重復問是觀自在身毛孔中
所現功德除蓋障彼復有寶莊嚴毛
孔是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
彥達縛女面貌端嚴形體姝妙種種
莊嚴如是色相狀如天女彼衆貪瞋
癡苦皆不能侵於彼身分而亦不受
人間少分苦惱之事彼彥達縛女而
於三時念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
号而於是時彼等獲得一切所須之
物是時除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我
欲入彼毛孔之中看其所有
佛告善男子彼之毛孔無有邊際如

虛空界亦無障礙善男子如是毛孔無障無礙亦無觸惱彼毛孔中普賢菩薩摩訶薩入於其中行十二年不得邊際見諸毛孔一一之中各有佛部於彼而住是故普賢不能見其邊際近遠餘諸菩薩云何而得見彼邊際耶時除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彼毛孔行十二年不能見其邊際而諸毛孔各有百佛在於其中普賢菩薩摩訶薩尚不能得見於邊際我今云何而得入於是中耶佛告善男子我亦不見如是微妙寂靜彼無相故而現大身具十一面而百千眼圓滿廣大得相應地湛然寂靜大智無得無有輪迴不見救度亦無種族無有智慧亦無有說如是諸法如影響故善男子觀自在菩薩無見無聞彼無自性乃至如來亦所不見於意云何善男子普賢等諸菩薩皆具不可思議不能了知彼觀自在之所變化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變現種種救度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有情令得往生極樂世

界見無量壽如來得聞法要皆令當
得成菩提道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
言不知以何方便令我得見是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男子彼菩薩必當來此索訶
世界而來見我禮拜供養時除蓋障
菩薩白佛言世尊可知是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而來於此爲於何時
佛告善男子候此有情根熟之時彼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先來到此時除
蓋障菩薩摩訶薩以手搘顋作是思
惟我今云何有是罪障壽命雖長而
無所益不得見彼觀自在菩薩恭敬
禮拜猶如盲人在道而行時除蓋障
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爲實何時而來於此耶
尒時世尊微笑告言善男子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彼於無時而是來時善
男子彼菩薩身而有毛孔名灑甘露
於是毛孔之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
那庾多天人止住其中有證初地二
地乃至有證十地菩薩摩訶薩位者
除蓋障彼灑甘露毛孔之中而有六

十金銀寶山其一一山高六万踰繕
那有九万九千峯以天妙金寶周徧
莊嚴一生補處菩薩於彼而住復有
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彥達縛衆
於彼毛孔而於恒時奏諸音樂除蓋
障彼灑甘露毛孔之中又有無數百
千万俱胝那庾多宮殿以天摩尼妙
寶周徧莊嚴見者其意適然復有種
種真珠瓔珞而校飾之於彼宮殿各
有菩薩說微妙法出是宮殿各各經
行於經行處而有七十七池八功德
水盈滿其中有種種華所謂嗢鉢羅
華鉢訥摩華矩母那華奔拏利迦華
衆彥馱迦華 曼那囉華摩賀曼那囉
華充滿其中彼經行地復有適意劫
樹以天金銀而爲其蘂莊嚴於上懸
諸天冠珥璫珎寶瓔珞種種莊嚴彼
諸菩薩而經行已於夜分時憶念種
種大乘之法思惟寂滅之地思惟地
獄鬼趣傍生作如是思惟已而入慈
心三摩地除蓋障於彼毛孔如是菩
薩出現其中復有毛孔名金剛面而
於其中有無數百千万緊那囉衆種

種華鬘瓔珞徧身莊嚴以妙塗香用塗其體見者歡喜而彼恒時念佛法僧得不壞信住法忍慈思惟寂滅遠離輪迴如是如是善男子彼緊那羅衆心生愛樂彼之毛孔有無數山而於其中有金剛寶窟金寶窟銀寶窟玻胝迦寶窟蓮華色寶窟青色寶窟復有具足七寶窟如是善男子於彼毛孔有斯變現而於是中又有無數劫樹無數栴檀大樹微妙香樹無數浴池百千万天宮寶殿玻胝迦莊嚴巧妙清淨適意寶殿於彼出現如是宮殿緊那羅衆止息其中既止息已說微妙法所謂布施波羅蜜多法及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波羅蜜多法說是六波羅蜜多已各各經行而於是處有黃金經行道白銀經行道於是周匝而有劫樹金銀爲葉上有種種天衣寶冠珥璫寶鈴瓔珞如是莊嚴彼經行處又有樓閣緊那羅於是經行思惟沉淪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貧窮困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不得苦或墮針刺地獄黑繩地獄喝

臨大地獄極熱大地獄火坑地獄或墮餓鬼趣如是有情受大苦惱彼緊那羅作是思惟如是善男子彼緊那羅樂甚深法思惟圓寂真界復於恒時念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号由是稱念而於是時得諸資具悉皆豊足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乃至名号亦難得值何以故彼與一切有情如大父母一切恐怖有情施之無畏開導一切有情為大善友如是善男子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有六字大明陁羅尼難得值遇若有人能稱念其名當得生彼毛孔之中不受沉淪出一毛孔而復往詣入一毛孔於彼而住乃至當證圓寂之地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世尊今此六字大明陁羅尼為從何處而得耶

佛告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陁羅尼難得值遇至於如來而亦不知所得之處因位菩薩云何而能知得處耶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如是陁羅尼令佛如來應正等覺云何而不知耶

佛告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陁羅尼是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微妙本心若有
知是微妙本心即知解脫時除蓋障
菩薩白世尊言世尊諸有情中有能
知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者不佛言無
有知者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
無量相應如來而尚難知菩薩去何
而得知此觀自在菩薩微妙本心處
耶我往他方國土無有知是六字大
明陀羅尼處者若有人能而常受持
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於是持誦之
時有九十九殑伽河沙數如來集會復
有如微塵數菩薩集會復有三十二
天天子衆亦皆集會復有四大天王
而於四方爲其衛護復有娑誐羅龍
王無熱惱龍王得叉迦龍王嚩蘇枳
龍王如是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
龍王而來衛護是人復有地中藥叉
虛空神等而亦衛護是人善男子觀
自在菩薩身毛孔中俱胝數如來止
息已讚歎是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能得是如意摩尼之寶汝七代種
族皆當得其解脫善男子彼持明人
於其腹中所有諸蟲當得不退轉菩

薩之位若復有人以此六字大明陁羅尼身中項上戴持者善男子若有得見是戴持之人則同見於金剛之身又如見於舍利窣堵波又如見於如來又如見於具一俱胝智慧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而能依法念此六字大明陁羅尼是人而得無盡辯才得清淨智聚得大慈悲如是之人日日得具六波羅蜜多圓滿功德是人得天轉輪灌頂是人於其口中所出之氣觸他人身所觸之人發起慈心離諸瞋毒當得不退轉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戴持之人以手觸於餘人之身蒙所觸者是人速得菩薩之位若是戴持之人見其男子女人童男童女乃至異類諸有情身如是得所見者悉皆速得菩薩之位如是之人而永不受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而得不可思議相應念誦令此六字大明陁羅尼作如是說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四　杜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尒時除蓋障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云何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若得彼者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相應即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解脫門見涅槃地貪瞋永滅法藏圓滿破壞五趣輪迴淨諸地獄斷除煩惱救度傍生圓滿法味一切智智演說無盡世尊我須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我為此故以四大洲滿中七寶布施以為書寫世尊若乏帋筆我刺身血以為墨剝皮為帋析骨為筆如是世尊我無悔恡尊重如我父母

尒時佛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我念過去世時為此六字大明陀羅尼徧歷如微塵數世界我供養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如來我當於彼諸如來處不得而亦不聞時世有佛名寶上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當於彼佛前涕淚悲泣時彼

如來應正等覺言善男子汝去勿應
悲泣善男子汝往到彼見蓮華上如
來應正等覺在於彼處彼佛知是六
字大明陀羅尼善男子我當辭離寶
上如來所往詣蓮華上如來佛刹到
已頂禮佛足合掌在前唯願世尊與
我六字大明陀羅尼彼真言王一切
本母憶念其名罪垢消除疾證菩提
爲於此故我今疲困我往無數世界
而不能得令迴來於此處

是時蓮華上如來即說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功德言善男子所有微塵我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
大明陀羅尼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所有
沙數我能數其一一數量善男子若
念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天人造立
倉廩周一千踰繕那高一百踰繕那
貯積脂麻盈滿其中而無容針彼守
護者不老不死過於百劫擲其一粒
脂麻在外如是倉內擲盡無餘我能
數其數量善男子若念六字大明一

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種植種種穀麥等物龍王降澍雨澤以時所植之物悉皆成熟收刈俱畢以南贍部洲而為其場以車乘等般運場所治踐俱畢部成大聚善男子如是我能數其一一粒數善男子若念此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我則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此南贍部洲所有大河晝夜流注所謂枲多河殑誐河焰母那河縛蒭河設多嚕捺囉(二合)河贊捺囉(引二合)婆蘗河愛囉嚩底河蘇摩誐馱河呬摩河迦擺式那哩河此一一河各有五千眷屬小河於其晝夜流入大海如是善男子彼等大河我能數其一一滴數善男子若念此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情師子象馬野牛水牛虎狼猴鹿羖羊犲兔如是等四足之類我能數其一一毛數善男子若念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金剛鉤山王高九万九千踰繕那

下八万四千踰繕那彼金剛鈎山王
方面各八万四千踰繕那彼山有人
不老不死經於一刼旋遶彼山而得
一匝如是山王我以憍尸迦衣我能
拂盡無餘若有念此六字大明一徧
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
子又如大海深八万四千踰繕那穴
口廣闊無量我能以一毛端滴盡無
餘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大明一徧
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
子又如大尸利沙樹林我能數盡一
一葉數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大明
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
善男子又如滿四大洲所住男子女
人童子童女如是一切皆得七地菩
薩之位彼菩薩衆所有功德與念六
字大明一徧功德而無有異善男子
又如除十二月年遇閏一十三月以
餘閏月并數為年足滿天上一刼於
其晝夜常降大雨善男子如是我能
數其一一滴數若有念此六字大明
陁羅尼一徧功德數量甚多於彼於
意云何善男子又如一俱胝數如來

在於一處經天一劫以衣服飲食座卧敷具及以湯藥受用資具種種供養彼諸如來而亦不能數盡六字大明功德數量非唯我今在此世界我起定中不可思議善男子此法微妙加行觀智一切相應汝於未來當得是微妙心法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善住如是六字大明陀羅尼善男子我以加行徧歷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世界到彼無量壽如來所在前合掌爲於法故涕泣流淚時無量壽如來知我見在及以未來而告我言善男子汝須此六字大明王觀行瑜伽耶我時白言我須是法世尊我須是法善逝如渴之者而須其水世尊我爲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故行無數世界求事供養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如來未曾得是六字大明王陀羅尼唯願世尊救我愚鈍如不具足者令得具足迷失路者引示道路陽熖炎熱爲作蔭覆於四衢道植娑羅樹我心渇仰是法唯願示導令得善住究竟之道擐金剛甲冑是時無量

壽如來應正等覺以迦陵頻伽音聲
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
見是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為此六
字大明陀羅尼故徧歷無數百千万
俱胝那庾多世界善男子汝應與是
六字大明此如來為是故來於此觀
自在菩薩白世尊言不見曼拏攞者
不能得此法云何知是蓮華印云何
知是持摩尼印云何知是一切王印
云何知是曼拏攞清淨軌令此曼拏
攞相周圍四方各五肘量中心曼
拏攞安立無量壽粉布應用因捺囉
(二合)祢攞寶粖鉢訥摩(二合)囉(引)誐寶
粖摩囉揭多寶粖玻胝迦寶粖蘇嚩
囉拏(二合)嚕(引)播寶粖於無量壽如來
右邊安持大摩尼寶菩薩於佛左邊
安六字大明四臂肉色白如月色種
種寶莊嚴左手持蓮華於蓮華上安
摩尼寶右手持數珠下二手結一切
王印於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種種
莊嚴右手執香爐左手掌鉢滿盛諸
寶於曼拏攞四角列四大天王執持
種種器仗於曼拏攞外四角安四賢

瓶滿盛種種摩尼之寶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欲入是曼拏攞者所有眷屬
不及入是曼拏攞中但書其名彼先
入者擲彼眷屬名字入於曼拏攞中
彼諸眷屬皆得菩薩之位於其人中
離諸苦惱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彼阿闍梨不得妄傳若有方
便善巧深信大乘加行志求解脫如
是之人應與不應與外道異見是時
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告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有如是五種
色寶粖當得建置是曼拏攞若善男
子善女人貧匱不能辦是寶粖者云
何觀自在白言世尊當以方便用種
種顏色而作以種種香花等供養若
善男子而亦不辦或寄旅停或在道
行時阿闍梨運意想成是曼拏攞結阿
闍梨印相是時蓮華上如來應正等
覺告觀自在菩薩言善男子與我說
是六字大明王陀羅尼我為無數百
千万俱胝那庾多有情令離輪迴苦
惱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蓮華

上如來應正等覺說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曰

唵引　麼　抳　鉢　訥　銘二合

吽引

當說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時此四大洲并諸天宮悉皆震搖如芭蕉葉四大海水波浪騰湧一切尾那野迦藥叉羅剎娑拱伴拏摩賀迦攞等并諸眷屬諸魔作障者悉皆怖散馳走

尒時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舒如象王鼻臂授與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價直百千真珠瓔珞以用供養觀自在菩薩既受得已持奉上彼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彼佛受已還持奉上蓮華上如來而於是時蓮華上佛既受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已而還復彼蓮華上世界中如是善男子我於往昔之時於彼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所得聞是陀羅尼

尒時除蓋障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令我云何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世尊如是相應甘露德味充滿世尊我若得聞是陀羅尼而無懈倦心念思惟

而能受持令諸有情而得聞是六字大明陀羅尼獲大功德願為宣說佛告善男子若有人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則同書寫八万四千法藏而無有異若有人以天金寶造作如微塵數如來應正等覺形像如是作已而於一日慶讃供養所獲果報不如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中一字所獲果報功德不可思議善住解脫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法念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是人當得三摩地所謂持摩尼寶三摩地廣博三摩地清淨地獄傍生三摩地金剛甲冑三摩地妙足平滿三摩地入諸方便三摩地入諸法三摩地觀莊嚴三摩地法車聲三摩地遠離貪瞋癡三摩地無邊際三摩地六波羅蜜多門三摩地持大妙高三摩地救諸怖畏三摩地現諸佛剎三摩地觀察諸佛三摩地得如是等一百八三摩地是時除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為於何處令我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願為宣示

佛告善男子於波羅奈大城有一法師而常作意受持課誦六字大明陀羅尼白世尊言我今欲往波羅奈大城見彼法師禮拜供養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彼法師者難得值遇能受持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見彼法師同見如來無異如見功德聖地又如見福德之聚如見珍寶之積如見施願如意摩尼珠如見法藏如見救世者善男子汝若見彼法師不得生其輕慢疑慮之心善男子恐退失汝菩薩之地反受沉淪彼之法師戒行缺犯而有妻子大小便利觸污袈裟無有威儀

尒時除蓋障白世尊言如佛教勑於是除蓋障菩薩與無數菩薩出家之衆長者童子童女擁從欲興供養持其天蓋及諸供具寶冠珥璫莊嚴瓔珞指鐶寶釧憍尸迦等衣服繒綵卧具復有種種妙華所謂優鉢羅華矩母那華奔拏哩(引)迦華曼那羅華摩訶曼那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優曇鉢羅華復有種種樹葉瞻波

迦華迦囉尾囉華波吒攞華阿底目
訖多二合迦華縛嚟史二合迦引設華君
去哆華蘇摩娜華麼理迦引華而有
鵞鶩鳥白鶴舍利飛騰而隨復有百種
葉青黃赤白紅玻胝迦等色復有種
種珍果持如是等供養之物往波羅
奈大城詣法師所到已頭面禮足雖
見彼法師戒行缺犯無有威儀以所
持繖蓋供具香華衣服莊嚴物等大
興供養畢已合掌往彼法師前言大
法藏是甘露味藏是甚深法海由如
虛空一切之人聽汝說法天龍藥叉
彥達縛阿蘇囉誐嚕拏摩護囉誐人
非人等於汝說法之時一切皆來聽
汝說法如大金剛令諸有情解脫纏
縛輪迴之報彼等有情獲斯福德此
波羅奈大城所往之人常見汝說諸
罪悉滅猶如於火焚燒林木如來應
正等覺了知於汝今有無數百千万
俱胝那庾多菩薩來詣於汝興供養
事大梵天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日
天月天風天水天火天閻魔法王并
四大天王皆來供養是時法師白言

善男子汝爲戲耶爲實有所求聖者
爲於世間斷除輪迴煩惱耶善男子
若有得此六字大明王陀羅尼者是
人貪瞋癡三毒不能染汚猶如紫磨
金寶塵垢不可染著如是善男子此
六字大明陀羅尼若有戴持在身中
者是人亦不染著貪瞋癡病亦時除
蓋障菩薩執於彼足白言未具明眼
迷失妙道誰爲引導我今渴法願濟
法味令我未得無上正等菩提令善
安住菩提法種色身清淨衆善不壞
令諸有情皆得是法衆人說言勿懷
悋惜唯願法師與我六字大明王法
令於我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當轉十二法輪救度一切有情輪
迴苦惱此大明王法昔所未聞今令
我得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無救無依
爲作恃怙闇夜之中爲然明炬時彼
法師告言此六字大明王陀羅尼難
得值遇如彼金剛不可破壞如見無
上智如無盡智如如來清淨智如入
無上解脫遠離貪瞋癡輪迴苦惱如
禪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如入一切

法而於恒時聖衆愛樂若有善男子於種種處爲求解脫遵奉種種外道法所謂敬事帝釋或事白衣或事青衣或事日天或事大自在天那羅延天蘖嚕拏中裸形外道中愛樂如是之處彼等不得解脫無明虛妄空得修行之名徒自疲勞一切天衆大梵天王帝釋天主那羅延天大自在天日天月天風天水天火天閻魔法王四大天王而於恒時云何求我六字大明王彼等得我六字大明王皆得解脫故除蓋障一切如來般若波羅蜜多尚宣說如是六字大明王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菩薩衆而皆恭敬合掌作禮善男子此法於大乘中最上精純微妙何以故於諸大乘契經應頌授記諷頌譬喻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中得善男子獲斯本母寂靜解脫何假多耶猶如收精稻穀於已舍宅器盛盈滿日曝令乾擣治扇颺弃彼糠皮何以故爲收精米如是餘異瑜伽如彼糠皮於一切瑜伽中此六字大明王如糠米見善男子菩薩爲

斷法故行施波羅蜜多及持戒忍辱
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善男子此
六字大明王難得值遇但念一遍是
人當得一切如來以衣服飲食湯藥
及坐臥等資具一切供養介時除蓋
障菩薩白法師言與我六字大明陀
羅尼時彼法師正念思惟而於虛空
忽有聲云聖者與是六字大明王時
彼法師思惟是聲從何而出於虛空
中復出聲云聖者今此菩薩加行志
求宜應與是六字大明王矣時彼法
師觀見虛空中蓮華手蓮華吉祥如
秋月色髮髻寶冠頂戴一切智殊妙
莊嚴見如是身相法師告除蓋障言
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可令與
汝六字大明王陀羅尼汝應諦聽時
彼合掌恭敬聽是六字大明王陀羅
尼曰

唵引 麼抳 鉢 訥銘二合 引 吽引

於是與彼陀羅尼時其地悉皆六種
震動除蓋障菩薩得此三摩地時復
得微妙慧三摩地發起慈悲三摩地
相應行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時除

蓋障菩薩摩訶薩以四大洲滿中七寶奉獻供養法師於是法師告言令所供養未直一字云何供養六字大明不受汝供善男子汝是菩薩聖者非非聖者彼除蓋障復以價直百千真珠瓔珞供養法師時彼法師言善男子當聽我言汝應持此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尒時除蓋障菩薩頭面禮法師足已既獲滿足其意辭彼而去而復往詣祇陁林園到已頂禮佛足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告言善男子知汝已有所得如是世尊而於是時有七十七俱胝如來應正等覺皆來集會彼諸如來同說陁羅尼曰

曩莫(入)颯鉢哆(二合引)南(引二)三藐訖(訖二合)三(二合)没馱(三)句(引)致南(引四)怛你也(二合反)他(去五)唵(引)左隸(引)祖隸(引)噂(上)祢(引六)娑嚩(二合引)賀(引十)

於是七十七俱胝如來應正等覺說此陁羅尼時彼觀自在菩薩身有一毛孔名日光明是中有無數百千万

俱胝那庾多菩薩於彼日光明毛孔
中復有一万二千金山其一一山各
千二百峯其山周匝蓮華色寶以為
莊嚴而於周匝有天摩尼寶適意園
林又有種種天池又有無數百千万
金寶莊嚴樓閣上懸百千衣服真珠
瓔珞彼樓閣中有微妙如意寶珠供
給彼諸菩薩摩訶薩一切所須資具
時諸菩薩入樓閣中而念六字大明
是時見涅槃地到彼涅槃之地見於
如來觀見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心生
歡喜於是菩薩出彼樓閣往經行處
而於其中有諸寶園而復往詣浴池
復往蓮華色寶山在於一面結跏趺
坐而入三昧如是善男子菩薩往彼
毛孔善男子復有毛孔名帝釋王其
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不退
轉菩薩於是帝釋王毛孔中復有八
万天金寶山於其山中有如意摩尼
寶名蓮華光隨彼菩薩心所思惟皆
得成就時彼菩薩於彼山中若念飲
食無不滿足而無輪迴煩惱之苦恒
時思惟其身無異思惟善男子復有

毛孔名曰大藥於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初發心菩薩善男子於彼毛孔有九万九千山於此山中有金剛寶窟金寶窟銀寶窟帝青寶窟蓮華色寶窟綠色寶窟玻胝迦色寶窟如是山王有八万峯種種適意摩尼及諸妙寶莊嚴其上於彼峯中有彥達嚩衆恒奏樂音彼初發心菩薩思惟空無相無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墮阿鼻地獄苦墮黑繩地獄諸有情苦墮餓鬼趣諸有情苦作是思惟時結跏趺坐而入三昧於彼山中而住善男子有一毛孔名績畫王是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緣覺衆現火焰光於彼毛孔有百千万山王彼諸山王七寶莊嚴復有種種劫樹金銀爲葉無數百寶種種莊嚴上懸寶冠珥璫衣服種種瓔珞懸諸寶鈴憍尸迦衣復有金銀寶鈴震響丁丁如是劫樹充滿山中無數緣覺於彼而住常說契經應頌授記諷頌譬喻本生方廣希法論議如是之法除蓋障時諸緣覺出

彼毛孔最後有一毛孔名曰幡王廣
八万踰繕那於中有八万山種種妙
寶及適意摩尼以爲嚴飾彼山王中
有無數劫樹無數百千万栴檀香樹
無數百千万大樹復有金剛寶地復
有九十九樓閣上懸百千万金寶真
珠瓔珞衣服於彼毛孔如是出現爲
除盖障說已
尒時佛告阿難陁若有不知業報於
精舍內洟唾及大小便利等令爲汝
說若於常住地洟唾者是人生於婆
羅樹中爲針口蟲經十二年若於常
住地大小便利者是人於波羅柰大
城大小便利中生爲穢汚蟲若私用
常住齒木者墮在龜魚及摩竭魚中
生若盜用常住油麻米豆等者墮在
餓鬼趣中頭髮蓬乱身毛皆豎腹大
如山其咽如針燒燃枯燋唯殘骸骨
是人受斯苦報若輕慢衆僧者是人
當墮貧賤家生隨所生處根缺不具
背傴矬陋捨是身已而復生處多病
痟瘦手足攣躄而有膿血盈流其身
零落身肉經百千万歲受斯苦報若

盜用常住地者墮大號叫地獄中口吞鐵丸脣齒斷咢及其咽喉悉燒爛壞心肝腸胃徧體燋然時有苾芻言業風吹彼死而復活於是閻魔獄卒驅領罪人彼自業感生於大舌有百千万鐵犁耕彼舌上受是苦報經多千万年於此地獄出已復入大火鑊地獄彼有閻魔獄卒驅領罪人以百千万針刺其舌上業力故活驅至火坑而擲入中又驅至奈河而擲入中而亦不死如是展轉入餘地獄經歷三劫是人復於南贍部洲貧賤家生其身盲瞑受斯苦報慎勿盜用常住財物若苾芻持戒應受持三衣若入王宮應當披持第一大衣若常衆中應當披持第二衣若作務時或入村落或入城隍或道行時應當披持第二衣若苾芻應如是受持三衣若得戒得功德得智慧我說苾芻應持是戒不得盜用常住財物猶如火坑常住如毒藥常住如重擔毒藥可能救療若盜用常住物者無能救濟尒時具壽阿難陀白世尊言如佛教勑當

具行學若苾蒭受持別解脫應善安住守護世尊學處時具壽阿難陁頂禮佛足遶已而退時諸大聲聞各各退還本處一切世間天龍藥叉彥達縛阿蘇羅蘖嚕拏緊那羅摩護羅誐人非人等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退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杜

[illegible]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illegible]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漏盡意解無復煩惱逮得已利心善解脫衆所知識大阿羅漢復有智慧廣大功德莊嚴威儀具足諸尊菩薩摩訶薩等爲聞法故皆悉來集於衆會中有大慧妙吉祥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尒時釋迦牟尼佛愍念未來世中一切短命衆生令增壽命得大利益爲說不可思議祕密甚深微妙勝法是時

世尊告大慧妙吉祥菩薩言汝等諦聽從是南閻浮提西方過無量佛土有世界名無量功德藏國土嚴麗衆寶間飾清淨殊勝安隱快樂超過十方微妙第一於彼無量功德藏世界之中有佛名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無上正等菩提今現住彼世界之中起大慈悲爲諸衆生演說妙法令獲殊勝利益安樂

佛復告妙吉祥菩薩言今此閻浮提

世界中人壽命百歲於中多有造諸惡業而復中夭妙吉祥菩薩若有衆生得見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功德殊勝及聞名号若自書寫若教他人書是經竟或於自舍宅或於高樓或安精舍殿堂之中受持讀誦遵奉礼拜種種妙華燒香抹香塗香華鬘等供養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如是短壽之人若能志心書寫受持讀誦供養礼拜如是之人復增壽命滿於百歲

復次妙吉祥菩薩若有衆生聞是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名号若能志心稱念一百八遍如此短命衆生復增壽命或但聞其名号志心信受遵崇之者是人亦得增益壽命

復次妙吉祥菩薩若有恒時心無暫捨志誠恳求妙法善男子善女人等汝應諦聽我今爲說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一百八名陁羅尼曰

曩謨(引)婆(去)誐嚩(無可反)帝阿播哩弭哆(引)愈(轉舌)霓野(二合)曩褁素(上)尾寧(寧吉反)室止(二合)怛帝咀(仁祖反)囉(引)惹(仁佐反)野怛他(引)誐哆(引)野(引)囉賀(二合)帝三(去)藐

藥(二合)訖三(二合)没馱(引)野怛佗也(二合)
他(去)唵(引)薩(轉舌呼)嚩(無可反)僧塞迦(二合)(引)
囉波哩舜馱達(他割反)嘌麼(二合)帝誐誐
曩三(去)毋努蘖(二合)帝娑嚩(二合短呼)婆(去引)
嚩尾舜弟麼賀(引)曩野波哩嚩(引)
梨娑嚩(二合)(引)賀(引)

妙吉祥菩薩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一百八名陀羅尼若有人躬自書寫或教他人書是陀羅尼安置高樓之上或殿堂內清淨之處如法嚴飾種種供養短命之人復得長壽滿足百歲如是之人於後此處命終便得往生於彼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佛剎無量功德藏世界之中當釋迦牟尼佛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時有九十九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八十四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七十七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六十六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

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是時復有
五十五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
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
經是時復有四十四俱胝佛一心異
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
如來陁羅尼經是時復有三十六俱
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
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是時復
有二十五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
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
尼經是時復有十殑伽河沙數俱胝
佛各各一心無差別異口同音亦皆說
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
經此陁羅尼經若復有人若自書若
教人書如是之人於後不墮地獄不
墮餓鬼不墮畜生不墮閻羅王界業
道冥官永不於是諸惡道中受其惡
報如是之人由是書寫此無量壽決定
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功德力故於
後一切生處生生世世得宿命智此
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
若自書若教人書如是之人則同書
寫八万四千法藏所獲功德而無有
異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

尼經若復有人若自書若教人書如
是之人便同修建八万四千寶塔所
獲功德而無有異此無量壽決定光
明王如來陁羅尼經若自書若教人
書如是之人若有五無間地獄之業
由是功德力故其業皆悉消除此無
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若
自書若教人書如是之人不墮魔王
及魔眷屬不墮藥叉羅剎道中不墮
非横死亡永不受是諸惡果報此無
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若
自書若教人書如是之人臨命終時
有九十九俱胝佛而現其前來迎是
人往生於彼佛國土中汝等勿生疑
惑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
尼經若自書若教人書如是之人當
來永不受其女人之身此無量壽決
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若自書若
教人書如是之人常得東方彥達嚩
主持國天王南方矩伴拏主增長天
王西方大龍主廣目天王北方大藥
叉主多聞天王密隱其身隨逐衛護
若復有人為於此經能以少分財寶

布施之者是人便同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如是七寶盡持布施若復有人供養此經典者便同供養一切真實法藏若復有人能持上妙七寶供養毗婆尸試棄毗舍浮俱留孫揭諾揭牟尼迦設波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所獲福德不能度量知其數量若復有人供養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所獲福德亦復不能度量知其限量又如四大海水充滿其中不能得知一一滴數若復有人書寫供養受持讀誦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所獲福德亦復不能度量知其限數若復有人書寫是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處所地位則是成就諸佛真身舍利寶塔應尊重礼拜若有衆生耳聞此陁羅尼者此之衆生永不受飛鳥四足多足異類之身當來速得成就不退轉無上正等菩提若復有人積聚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如是七寶如妙高山王盡能捨施所獲

福德不可度量知其數量若復有人爲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来陁羅尼經而能布施之者所得福德亦復不能度量知其限數若復有人書寫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来陁羅尼經礼拜供養者如是之人則爲礼拜供養十方諸佛剎土一切如来而無有異

尒時釋迦牟尼世尊說是伽他曰

修行布施力成就　布施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布施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持戒力成就　持戒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持戒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忍辱力成就　忍辱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忍辱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精進力成就　精進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精進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禪定力成就　禪定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禪定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智慧力成就　智慧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陁羅尼
設使智慧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佛說是經已諸大苾芻衆及諸菩薩一切世間天人阿素囉彦闥嚩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王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杜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諸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復有百千俱胝那庾多梵王帝釋護世諸天衆等恭敬圍遶

尒時世尊於吉祥寶藏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瞻仰尊頭目不暫捨合掌恭敬歡喜踊躍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為我說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令諸衆生得聞是法獲大福德一切業障决定消除當來速獲無上菩提若有衆生發至誠心受持讀誦此真言者隨所求願决定成就無諸魔難

尒時世尊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善哉善說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為諸衆生今得安樂長壽善男子汝應諦聽至心聽我說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若諸衆生聞

說是法獲大福德一切業障皆悉消除決定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衆生發心受持此真言者無諸魔事皆得成就

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善逝今說爲諸衆生令得安樂

尒時世尊而於一時入三摩地名解脫一切衆生從定起已眉間毫相放百千俱胝那庾多光明此大光明普照一切諸佛剎土所有無量衆生蒙光照曜皆得決定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地獄一切衆生皆獲安樂諸佛剎土六種震動於諸佛上又雨上妙栴檀沉水細抹之香以用供養

尒時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多經是時所有一切菩薩摩訶薩各各發起平等之心發起慈愍心發起憶念利他心發起遠離一切罪障心發起種種利益之心發起般若波羅蜜多心是時世尊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汝等諦聽我今爲汝說是聖佛母小

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曰

曩莫入一舍引吉也二合反二母曩曳引三怛他去引誐哆引野引四栗喝二合帝引五三藐二合反訖三二合没馱引野六怛你也二合反他引八母額引母額引九摩賀引母曩曳引十娑嚩引二合賀引十

佛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此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一切諸佛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由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往昔有佛亦名釋迦牟尼如來於彼佛所聞說是法彼佛說言如是三世一切諸佛由斯法故方得成佛

佛復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我今為汝授其記別汝於人間未來世中得成佛道號普放光明吉祥寶峯王如來應正等覺汝得聽聞如是妙法應當受持讀誦若自書寫若教人書思惟解了復能為他一切衆生廣說其義令彼書寫是經於己舍宅受持讀誦於未來世速成無上正等菩提是時一切如來同證汝等我今為

汝復說般若波羅蜜多陁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引一)唵(引二)惹(仁左反下同)野惹野(二)鉢訥麼(二合引)遜(引三)遏嚩(無可反)銘(引四)薩囉(來假反下同)薩哩抳(尼貞反下同五)尾哩尾哩(六)尾囉(引)尾哩(七)企哩企哩(八)你嚩哆(去)砮(奴古反九)播(引)攞鮎(寧吉反十)没度(引)哆(引)囉抳(十一)布囉抳(十二)布囉野(十三)婆(去)誐嚩(銀末反)帝(十四)薩嘌嚩(二合引)喃(引十五)麼麼(此麼稱名十六)布囉野(十七)薩嘌嚩(二合)薩怛嚩(二合引)難(上)左(十八)薩嘌嚩(二合)羯嘌麼(二合引十九)嚩囉拏(引)鮎(二十)尾戍(引)馱野(二十一)尾戍(引)馱野(二十二)没馱(引)地瑟姹(二合引)頓(引)曩(二十三)娑嚩(二合引)賀(二十四引)

佛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此勝妙法般若波羅蜜多陁羅尼是能出生一切諸佛菩薩之母若有衆生暫聞是法所作罪障悉皆消滅此法一切諸佛及衆菩薩經百俱胝劫說其功德不能得盡若能受持讀誦此陁羅尼者便同入一切曼拏攞中得受灌頂又如受持一切真言皆獲成就是時聖觀自在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何故復說此般若波羅蜜多陁羅尼世

尊告言我爲愍念一切少善方便懈怠衆生是故說此般若波羅蜜多陁羅尼令彼受持讀誦若自書寫若教他書此等一切衆生速疾證得無上菩提如是如是世尊善說是般若波羅蜜多陁羅尼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法寶未曾有世尊此法寶未曾有善逝世尊大慈爲欲救度一切少善方便懈怠衆生令得利益安樂說斯妙法是時世尊說此經已諸大聲聞并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蘇囉彦達縛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礼而退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賜紫 法天 譯

曩謨(去引)婆(去)誐嚩(無可反)帝(句)薩(轉舌呼)嚩(無可反)怛嚩(二合引)路(引)枳野(二合二句)鉢囉(二合)底(丁以反)尾始瑟吒(二合引)野(余何反下同二句)沒馱(引)野(四句)怛你野(二合反)他(去引五句)唵(引)沒嚨(二合引)沒嚨(二合引)沒嚨(二合六句)式(引)馱野式(引)馱野(七句)尾式(引)馱野尾式(引)馱野(八句)阿(去)娑(上)麼婆(上)麼(九句)三(去)滿哆(引)嚩(無博反)婆(去引)娑(十句)娑頗(二合)囉(來假反)拏(阜音)誐底(丁以反)誐誐曩(十一句)娑嚩(二合)婆(去引)嚩尾秫第(引十二句)阜詵(上謹反)左覩鈐(牟敢反引十三句)薩(轉舌)嚩(無可反)怛他(去引)誐哆(引十四句)蘇(上)誐哆(十五句)嚩囉嚩(引)左曩(引十六句)蜜嘌(二合)哆(引)阜曬(懸曳反)罽(居又反十七句)嘌摩(二合)賀(引)母捺囉(二合)滿(去)怛囉(二合)鉢乃(十八句)唵(引)阿(去引)賀囉阿(去引)賀囉(十九句)阿(去引)虞(手圭反)散(去)馱(引)囉捏(居熱反二十句)式(引)馱野式(引)馱野(廿一句)誐誐曩娑嚩(二合)娑(去引)嚩尾秫第(廿二句)塢瑟膩(二合)灑尾惹(仁攞反)野跛哩秫第(廿三句)娑賀娑囉(二合)囉(來假反)濕銘(二合)散(去)祖(去)你(呂以反)諦(二十四句)薩(轉舌)

嚩(同上)怛他(去引)誐哆(廿五句)嚩(無博反)路(引)計
鞊(寧吉反廿六句)薩(轉舌)嚩(同上)怛他(去引)誐哆沫
帝(廿七句)瑟吒播(二合引)囉弭哆(廿八句)跛哩布
(引)囉拰(左整反廿九句)娜舍部(引)弭鉢囉(二合)
底(丁以反)瑟恥(二合)帝(三十句)薩(轉舌)嚩(同上)
怛他(去引)誐哆紇哩(二合)乃野(引三十一句)地瑟
姹(二合)哆(引三十二句)地瑟恥(二合)帝(三十三句)唵(引)
母捺嚟(二合)母捺嚟(二合)母捺嚟(二合三十四句)摩賀(引)母
捺嚟(二合三十五句)嚩(武鉢反)日囉(二合)迦(去引)野(卅六句)
僧(去)賀怛弩跛哩秫弟(卅七句)薩(轉舌)嚩(同上)
羯(轉舌)麼(引)嚩囉拏尾秫弟(卅八句)鉢
囉(二合)底(丁以反)鞊嚩(武鉢反轉舌呼)哆夜(引)
欲尾秫弟(卅九句)唵(引)母鞊母鞊摩賀
(引)母鞊(四十句)阿(去)母鞊阿(去)母鞊(四十一句)
尾母鞊尾母鞊摩賀(引)尾母鞊(四十二句)
沫底(丁剎反)沫底(丁剎反)摩賀(引)沫底(丁以反四
十三句)怛他(去引)部(引)哆(四十四句)句(引)致跛哩秫
弟(四十五句)尾娑怖(二合)吒尾秫弟(四十六句)唵(引)
醯醯(四十七句)惹野惹野摩賀(引)惹野(四十八句)
娑麼(一合)囉娑麼(二合)囉(四十九句)娑頭(二合)
囉娑頭(二合)囉(五十)薩(轉舌)嚩(同上)沒馱(引五十一句)
地瑟姹(二合引)曩(引五十二句)地瑟恥(二合)帝(五十三句)
秫弟秫弟(五十四句)嚩(武鉢反)日嚟(二合)嚩(同上)日

𡁠二合摩賀引嚩日𡁠二合五十五句阿去嚩日
𡁠二合嚩日囉合蘖轉舌呼陛五十六句惹野
蘖轉舌陛五十七句尾惹野蘖轉舌陛五十八句
嚩日囉二合入嚩二合攞蘖轉舌呼陛五十九句
嚩日噜二合引那識二合帝六十句嚩日噜二合引
納婆二合吠六十一句嚩日囉二合三去婆去
吠六十二句嚩日噜二合引嚩日𡁠二合努入六十三句
嚩日覽二合婆去嚩無可反觀麼麼稱名述所
為亭六十四句薩哩嚩薩轉舌嚩同上薩怛嚩二合
引六十五句難上左迦去野跛哩秫弟室
者二合婆去嚩觀若去薩娜引六十六句
薩轉舌嚩識底丁以反跛哩秫弟室者
二合六十七句薩轉舌嚩怛他去引識哆六十八句
三去麼婆嚩婆六十九句地瑟恥二合帝七十句
薩轉舌嚩同上怛他去引識哆室者二合
給牟敢反引七十一句薩麼引婆嚩二合引薩瀆引
觀七十二句唵引迷迷地野二合迷迷地野二合七十三句
沒馱沒馱七十四句尾戍引馱野尾戍引
馱野七十五句尾冐重呼馱野尾冐重呼馱野
七十六句謨去引左謨去引左七十七句尾謨去引左野
尾謨去引左野七十八句式引馱野式引馱
野尾式引馱野七十九句三去滿哆引怛
半音呼跛哩謨引去左野八十句三去滿哆

囉濕茗(二合)跋哩秫弟(八十一句)薩(轉舌)嚩(同上)
怛他(去引)誐哆三麼野(引八十二句)地瑟姹(二合)
曩(引八十三)地瑟恥(二合)帝(八十四句)唵(引)母捺嚟(二合)
摩賀(引)母捺囉(二合八十五句)滿怛囉(二合)
鉢娜(引八十六句)地瑟恥(二合)帝(八十七句)娑嚩(二合引)
賀(引八十八句)

最勝佛頂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七佛讚唄伽他　梵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毘婆尸佛讚

惹(仁拶反)誐捺麌(二合)龍勇(二合反)林囉曩囉
路(引)迦布(引)吟鑁(一句)訖哩(二合)播(引)鉢吒
用(二合反)跛囉咽怛謨(引)乜(引)叉(二合)祢(泥曳反)
捨亘(二句)尾鉢始也(二合)能(上)底哩(二合)娑(去)
嚩(式鉢反)摩護伽播(引)囉囉(三句)曩麼(引)
弭鑁擭(上)誐哆(去)誐底孕(二合反)怛他(引去)
誐怛麼(二合反引四句)

式棄佛讚

阿(去)難(上)哆播(引)㘑娑(去)嚩(無可反)娑(引去)
誐㘑惹弭(二合二句)囍(重呼)麼惹拽(二合反)麼(引)
能(去)鉢囉(二合)捨銘(引)乜(引)史也(三合)路(引)亘(二合)
鉢囉(二合)迦(引去)始始(引)曳曩醯哆(去)野達
(轉舌呼)謨(去引三句)曩謨(引)寧增(二合)怛薩哧吞
式企(引)寧吟曩(引)野(四句)

毘舍浮佛讚

鑁(無滿反)尾濕嚩(二合)部吻(無肯反)沒鄧(一句)賛
捺囉(二合引)迦(去)地揭帝惹(仁左反)僧(去二句)娑
(引)誐嚧伽弭嚩(引)誐(引)鄧(三句)倪野(二合反)
祢(泥曳反)曩尾曩曵曩曩撥(四句)

俱留孫佛讚

野薩栰(二合反)砮(鼻音重呼)囉始鉛(二合短呼)鉢囉(二合)底(丁以反)琳哩野(二合)弌(引)阜(句)囉㘑(去引)訖哩(二合)吻(引)娑(去引)底(丁以反)嚩(武鉢反)遜馱哩琰(一句)嚫努沫嚩(三合)囕補濕播(二合)弭嚩(引)那部(二合)鐙(三句)鐙鑁(般滿反)祢(泥曳反)訖囉(二合)雉琮捺摩賀(引)毋頓(亭項反)(引)捺囕(二合引)(四句)

迦諾迦牟尼佛讚

尾娑(去)哩拏(引)尾誐怛沫嚩曩唧怛娑(去一句)尾囉(引)嶷(霓以反)拏(引)薩怛怛醯哆(去引)砮(鼻音)迦(去引)哩拏(重呼二句)喝怛怛謨(引)尾識多沫嚩曩曳曩鐙(三句)蘇(上)囉(引轉舌呼)唧鐙揭曩揭毋鞊曩麼(引)麼野(二合引)憾(四句)

迦葉波佛讚

鉢囉(二合)怛鐙怛(二合)左(引)弭迦囉囉濕銘(二合)偈(引)嚄(去一句)娑賀娑囉(二合)素哩野(二合引)地迦(去聲字)祢(注哉反引)鉢哆(二合)帝惹(仁左反)僧(去二句)路句(引)怛憎薩(轉舌)嚩(無可反)惹(仁左反)曩(引)鼻吻(無吋反)寧孕(二合三句)吻那(引)沫野(二合反)憾迦(引)捨鉢曩曩(引)麼地哆(四句)

釋迦牟尼佛讚 (此讚音无到中夏流行出 正經三藏新譯儀中收錄)

嚩(無个反)拭野(二合反)秫惹嚇鉢囉(二合)底(丁以反)冒(重平)韈路(引)亘(一句)素哩琰(二合引)秫惹嚇哩

嚩(武鉢反)鉢那麼(二合)訕(去)赧(二合二句)愈韜没哩(二合)哆(入)設枳也(二合反)毋鞊鉢囉(二合)祢(泥曳反)鉢(三句)薩怛(二合)薩昧(二合)曩莫播囉麼迦(引)嚕抳(尼整反)迦(引)野設(引)悉底哩(三合引四句)

當來化主慈氏菩薩讚

昧怛𠿒(二合)野曩(引)麼(引)覩史哆(引)攞野

薩𠴨(二合二句)野薩曳(二合反)迦(去)惹曩麼(二合引)

怛哩哆(引)醯冒(重呼)地(二句)嚕怛鉢(二合)飡(入)

帝囉蘇(上)誐哆(入)畢嘌(二合)體尾琰(二合三句)

薩(韓舌)嚩(无ず反引)怛麼(二合)曩(引)憾(胡敢反)鉢囉(二合)拏姤(引)濕銘(二合)怛薩昧(二合四句)

迴向結讚一首

窣堵(二合)怛嚩(二合引)麼野(引)颰鉢哆(二合)唅

曩(引)曩底(丁利反)哆曩曩(引)蘖鐙左(引)

瑟吒(二合)麼冒(重呼)地薩怛鑁(二合)野怛奔(去二合)捏野(二合反)鞜(牟敢反)娑(去)祢(泥以反)怛麼鉢囉(二合)弭琰,鞊囉(引)沫野(引)悉帝(二合)曩

娑(去)鑁(無滿反)覩薩怛縛(二合引)颯鉢多(二合)唅

曩薩怛(二合)嚩(無博反)三(去)麼(引)鉢哆(下字入聲呼二合)

過去七佛我讚竟　未來慈氏次稱揚

我所造福剎無邊　願諸衆生皆解脫

七佛梵讚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杜

西天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賜紫沙門臣 施護 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忉利天帝釋宮中善法堂會而於是時忽有阿素囉王與諸眷屬部領兵衆各各身被甲冑手執器仗前後圍遶來相戰鬪討伐忉利天宮尒時帝釋天主與諸天衆身嚴寶鎧執持器仗與之共戰時阿素囉王兵衆得勝忉利天衆退敗怖散馳走

是時帝釋天主隱天主容儀現常人相速疾奔馳往覲世尊到佛所已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爲阿素囉王將諸兵衆來相戰伐忉利天衆退敗怖散馳走以何方便救我此難

是時

佛告帝釋天主言汝當諦聽吾爲汝說有陀羅尼名無能勝幡莊嚴我於往昔爲菩薩時有佛号無能勝幡王如來於彼佛所得聞此陀羅尼從是巳來我亦爲他廣說是法得大徵祥而未曾有彈指之頃怖畏之事是時

佛復告帝釋天主言我今爲汝說是
無能勝幡莊嚴陁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一他去引惹仁左反下同野惹野二尾
惹野尾惹野三惹野縛醯鞊四僧去揭
哩五鉢囉二合𤚥上惹寗磬六二合薩嘌
縛二合設咄嚕二合赧引七仁昝二合婆去野柰
婆去野八薩檐二合婆去野薩檐二合婆
去野九謨去引賀野十謨去賀野十一婆
去蘖縛底十二惹野縛引醯鞊十三麼他去
麼他去十四鉢囉二合麼他去十五鉢囉二合麼他
去十六代囉二合薩十七代囉二合薩十八賀婆賀
娑十九吽吽二十覽冐那哩二十一怛哩二合𠺁
怛嚟二合二十二拶覩嘌縛二合訖怛黎二合二十三拶
覩嘌能二合去瑟致黎三合二十四拶覩嘌步二合
蘗二十五遇始母設攞二十六怛哩二合弍引攞
二十七縛武沫反日囉二合馱引囉抳二十八囉入
乞灑二合囉入乞灑二合鈐引牟敢反二十九婆去
蘖縛底三十賀曩賀曩三十一那賀那
賀三十二鉢左鉢左三十三麼他去麼他去三十四
鉢囉二合麼他去三十五鉢囉二合麼他去三十六
唵引二十七發普沫反吒半音呼發吒發吒三十八
畔灘敢反下同惹畔惹三十九薩嘌縛二合薩
怛囉二合務四十特縛二合惹代黎二合四十一

訖諭黎底(丁逸反下同)瑟姹(二合)底瑟姹(二合四十二)
怛哩(二合)吒(去)搗虜揭(二合四十三)馱(引)囉抳
(四十四)怛賴(二合)路(引)吉也(二合四十五)麼他(去)尾
特吻(二合)薩野(四十六)波囉賽(寧孕反四十七)左
攞左攞(四十八)唧理唧理(四十九)麁虜麁虜
(五十)揭攞揭攞(五十一)枳理枳理(五十二)矩
嚕矩嚕(五十三)母左(引)吒野賀娑(五十四)
尾特吻(二合)薩野(五十五)波囉薩怛囉(二合)
嚩(五十六)孛囉(二合引)麼野(五十七)沒馱薩底孛
(二合五十八)達𠹷麼(二合)薩底孛(二合五十九)僧伽薩
底孛(二合六十)洓底訖囉(二合)麼(一六十一)薩底
野(二合)嚩(引)你曩(引六十二)薩帝曳(二合)曩
(六十三)洓底訖囉(二合)莫(六十四)嚂務捺黎
(六十五)矩吒矩吒(六十六)矩知夜(二合)矩知夜(二合六十七)
嚕捺嚩(二合)麼(引)曩野(六十八)尾瑟曩(二合)
麼(引)曩野(六十九)贊捺嚩(二合)素嘌僉(二合)
麼(引)曩野(七十)怛賴(二合)路(引)吉野(二合引七十一)
地鉢底孛(二合)麼(引)曩野(七十二)薩嘌嚩
(二合)你吻(引)麼(引)曩野(七十三)薩嘌嚩(二合)藥
乞叉(二合七十四)囉(引)乞剎(二合)娑(七十五)薩嘌噌嚩
(七十六)緊曩囉(七十七)麼護囉薩麼(引)曩
野(七十八)尾特吻(二合)設藥(七十九)麼麼(八十)薩
嘌嚩(二合)設怛囉(二合)嚩(無博反八十一)嚂誐嚂

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第三張　於

誐八十二嚩誐引播野八十三嚩誐引播

野八十四惹嚩二合攞八十五惹嚩二合攞八十六

補濕波二合沫引哩鞊八十七哩胝哩胝八十八

怛哩二合吒怛哩二合吒八十九孛哩二合矩致

引穆佉九十波囉賽涅矩路襟引九十一捺

曩揭囉抳引九十二賀賀賀九十三醯醯九十四虎

虎九十五呬呬九十六哩抳足政反哩抳同上九十七

哩拏麼帝九十八仁曾二合度引特嚩

二合仁躋二合九十九沒馱引嚩路引抳帝

引一百囉乞灑二合囉乞灑二合一百一麼麼稱名一百二

婆去誐嚩多引一百三嚩路引抳帝一百四

娑嚩二合賀引一百五麼拏囉引惹一百六

缽囉二合娑引細一百七娑嚩二合賀引一百八

素嚟析二合引嚟揭二合一百九尾麼嚟一百十

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一十一薩嚟嚩二合乞囉二合

賀一百十二諾乞察二合怛囉二合一百十三馱引

弭去引揭囉拏一百十四娑嚩二合賀引一百十五

佛告帝釋天主言此無能勝幡莊嚴

陁羅尼常於內外加護於我汝應持

是陁羅尼以雜色綵作囊盛之繫於

旌旗之上令汝所往之處或與他敵

相闘相罵相殺或與他冤言詞相競

一切之處無不獲勝汝應書寫此陁

羅尼以囊盛之繫於項上護持於汝我亦爲未來之世世間仁王一切之處作其衛護彼無能勝幡王如來現天女相在於面前施與無畏護持獲勝令彼寃敵軍衆散敗若是仁王復能書寫流布受持讀誦此陁羅尼者常獲清淨吉祥之事諸外寃敵無能得勝

佛說是經已帝釋天主及諸天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礼而退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杜

西天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憍睒弥國大蒯林中與大比丘衆四百五十人俱皆是衆所知識大阿羅漢并諸菩薩摩訶薩諸佛法界悉來集會恭敬圍遶聽佛說法

是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妙月於憍睒弥大城中住如是長者有大智慧方便善巧男女衆多奴婢僕從眷屬圓滿皆具善根發大善心是時妙月長者往覲世尊到佛所已恭敬合掌頂礼佛足而復旋遶經百千匝退坐一面安詳坐已妙月長者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欲問如來應正等覺我今心中而有疑事唯願世尊大慈無量為我說法開我疑結

尒時釋迦牟尼世尊告妙月長者言我今恣汝所問心所疑事如汝所疑不應懷蘊於自心中妙月長者聞佛所說復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多受貧窮云何而得不受貧苦多疾病人云何而得不受病惱

尒時世尊具一切智者告妙月長者言汝今何故猶為貧窮心懷疑惑而作是問妙月長者白世尊言我今貧窮世尊我今貧窮善逝為多眷屬男女婢僕居家充滿今為我說世尊依我所問而為說法貧窮衆生以何方使令離貧苦多病衆生以何方便令無病惱貧生財寶粟麥等物云何而得倉庫充滿云何而得見所愛樂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琿琭金剛寶等庫藏盈溢令我施之無有窮盡云何而得居家眷屬男女大小尊貴自在妙月長者作如是言白世尊已是時

佛復告妙月長者言往昔過去無數劫中於彼世時有佛出世名持金剛海大音聲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當於彼世尊之處聞陀羅尼名吉祥持世聞是法已我常受持讀誦至誠供養而復為他廣說是陀羅尼善男子我今為汝說此陀羅尼擁護於汝人不能為害非人亦不能為害藥叉不能為害羅刹娑不能

爲害畢嚟合多不能爲害步多多不能爲害比舍遮不能爲害矩伴拏不能爲害鄔波多二合囉迦去不能爲害布單曩引不能爲害羯吒布單曩引不能爲害食大便者不能爲害食小便者不能爲害食種種淨不淨物者亦不能爲害妙月長者此吉祥持世陀羅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此陀羅尼經在於自己舍宅之中或在手中恭敬供養或心思惟是經法者或得聽聞是經法者便乃受持讀誦供養或廣爲他解說義趣此善男子善女人晝夜常得衛護安隱快樂飲食豐足獲大福德此吉祥持世陀羅尼經若能至心供養之者則是供養過去現在未來之世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若能依法常於中夜課念此陀羅尼四徧此人便得諸天而來衛護歡喜愛樂復爲此人親自來下降雨上妙甘美飲食諸天衆等於諸如來心懷歡喜於諸佛法心懷歡喜於佛無相智心懷歡喜於和合衆心懷歡喜於說法師心懷歡喜佛復告妙月長者言我今爲汝及未來世一切衆生

令得廣大利益安樂說是吉祥持世
陁羅尼曰
曩謨(一去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
野(二)曩謨(三去引)婆(去)誐嚩(無可反)帝(引四)
嚩(准上)日囉(二合)馱囉(引)娑(引)誐囉(六)
鞊(寧吉反下同)嘌𡁠(寧結反二合引)灑(引)野(七)怛他(去引)
誐跢(引)野(引)嘌賀(二合)帝(引九)三(去)藐訖三(
二合)沒馱(引)野(十)怛儞(二合引)他(去引十一)素嚕(引)
閉(引十二)素嚩(准上)娜穎(引十三)婆(去)捺嚟(去引十四)
素婆(去)捺嚟(二合引十五)婆(去)捺囉(二合)嚩(准上)
底(十六)讚捺囉(二合)嚩(准上)底(丁盡反下同十七)憎
誐嚩(引)憎誐嚩(引十八)素憎誐嚩(引十九)
憎誐攞嚩(無鉢反)底(上同二十)阿(上)嚩(引二十一)阿(上)
左嚩(引二十二)阿(上)左播嚩(二十三)嗢孺伽(二合引)
哆鞊(寧逸反二十四)嗢你底(二合)怛鞊(二十五)嗢孺避(上同)
(二合)娜鞊(同前二十六)鄔劫(引)那鞊(二十七)薩寫嚩(上同)
(引)底(二十八)馱曩嚩(同前)底(二十九)馱(引)寧也(二合)嚩
(准上)底(三十)室哩(二合引)沫底(三十一)鉢囉(二合)婆(去引)沫
底(三十二)阿(上)麼嚩(上引三十三)尾麼嚩(引三十四)鞊嘌麼
(二合)嚩(引三十五)嚕嚕(三十六)嚕嚕(三十七)嚕嚕嚩(同前)
底(三十八)素嚕(引)閉(引三十九)拶跛嚩(引四十)憎誐
嚩(引四十一)阿(去引)嘌半(二合)曩麼帝(二合引四十二)尾
怛曩麼帝(二合引四十三)遏尾曩麼帝(二合引四十四)
遏怛曩麼帝(二合引四十五)遏尾哆曩麼帝(二合)

(引四十六)遏馱曩悉帝(二合引四十七)唧怛囉(二合)曩
悉帝(二合引四十八)尾濕嚩(二合)計(引)始鞊(四十九)尾
濕嚩(二合)嚕(引)鑠(音甲五十)尾秣曩始(五十一)尾
舜馱施𡀔(引五十二)尾麼抳頞(引)㖃(引五十三)
阿(上)努(鼻音)哆(重呼)黎(引五十四)盎(烏亙反)矩嚟(五十五)
憎矩嚟(引五十六)鉢囉(二合)麗(去)矩嚟(引五十七)尾
囉銘(引五十八)尾馱銘(引五十九)度銘(引六十)度度
銘(引六十一)哩哩銘(引六十二)佉佉𡀔(引六十三)企企銘(引六
十四)呫呫銘(引六十五)怛怛黎(引六十六)多囉多囉
(六十七)怛怛囉怛怛囉(引六十八)哆(引)囉野哆(引)
囉野(六十九)嚩日黎(二合引)嚩日嚟(二合七十)嚩
日嚕(二合引)鉢銘(引七十一)吒計(引)吒計(引七十二)姹
計(引)姹囉計(引七十三)鄔計(七十四)㖃計(引七十五)
濘計(引七十六)捺計(引七十七)達計(引七十八)達囉
計(引七十九)阿(引)嚩(無發反)嚟路(二合)鞊(八十)鉢囉
(二合)嚩(無鉢反)嚟路(二合)鞊(八十一)嚩嚟灑(二合)抳嚩
(同上)嚟灑(二合)抳(八十二)鞊瑟播(二合引)捺鞊(八十三)
嚩日囉(二合)馱囉(八十四)娑(引)誐囉(八十五)鞊
嚟𪗐(二合)灑怛他(引)誐哆(八十六)捺努(鼻音)
娑麼(二合)囉(八十七)薩嚟嚩(二合)怛他(引)藥哆
(八十八)薩底也(二合反)麼努(鼻音)娑麼(二合)囉(八十九)
達嚟麼(二合)薩底也(三合反九十)麼努娑麼(二合)
囉(九十一)僧(去)伽薩底也(二合反九十二)麼努(鼻音)
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敬上張　杜

娑麼二合囉九十三怛屹怛屹九十四布囉野
布囉野九十五布囉抳布囉抳九十六
薩哩嚩二合引喃引九十七薩哩嚩二合薩怛
嚩二合引難上引左九十八娑去囉娑去囉九十九
嚕誐嚓引一百扇引哆洓底一百一秫娑洓
底一百二麼賀引麼底一百三懵誐攞麼
底一百四鉢囉二合娑引嚩底一百五娑去捺
囉二合嚩底一百六素讚捺囉二合麼
底一百七阿引誐蹉阿引誐蹉一百八三去麼
野麼努三麼二合囉一百九娑嚩二合賀引一百十
阿引嚩無可反囉拏引鼻音麼努鼻音娑麼二合
囉一百十一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十二阿引馱引囉麼
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十三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十四鉢
囉二合娑引去嚩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十五
娑嚩引二合賀引一百十六娑去引嚩上同
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十七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十八
地哩二合底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十九娑嚩
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諦引惹麼努娑麼二合囉
引一百二十一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二惹野麼努娑麼
二合囉一百二十三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四尾惹野麼
努娑麼二合囉一百二十五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六
紇哩二合娜野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二十七娑
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八薩哩嚩二合薩怛嚩二合

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二十九)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三十句)

復說吉祥持世根本明曰

曩謨(去引一)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二)唵(引三)嚩(同上)素馱(引)縶(引四)娑嚩(二合引)賀(引五)唵(引六)室哩(二合引)嚩(同上)素母鞊(七)娑嚩(二合引)賀(引八)

心明曰

曩謨(去引一)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二)唵(引三)嚩(上同)素室哩(二合)哦(引四)娑嚩(二合引)賀(引五)唵(引六)室哩(二合引七)嚩(准上)素麼底(八)室哩(二合引)哦(引九)娑嚩(二合引)賀(引十)唵(引十一)嚩(無鉢反)素(十二)娑嚩(二合引)賀(引十三)唵(引十四)路乞蓋弭(三合引)嘈(引)哆咯鞊(十五)嚩(引)悉宰(引)哦(引十六)娑嚩(二合引)賀(引十七)曩謨(去引)(十八)嚩日囉(二合)播(引)拏哦(引十九)室哩(二合引)哦(引)室哩(二合引)迦哩(二十)馱曩迦哩(二十一)馱(引)勉(二合反)迦哩(二十二)娑嚩(二合引)賀(引二十三)

佛復告妙月長者言此吉祥持世陀羅尼有大威德汝等若能隨時持誦所有一切疾病飢饉殀壽之難皆不能侵若復有人於自舍宅或他人舍隨所在處供養持金剛海大音聲如來應正等覺至心持念此吉祥持世

陁羅尼滿於六月種種供養如是隨其所願增益之事皆得成就若復有人依法揀擇清淨之處或倉庫中以白檀香建立四方曼拏攞畢請佛供養持金剛海大音聲如來及一切佛觀自在菩薩諸菩薩等聖衆常於夜分志心念是吉祥持世陁羅尼令無間斷乃至成就此善男子善女人即獲有大威德之人爲降福祐隨其所願令得滿足一切財物粟麥金銀珎寶一切恐怖嬈乱之事皆得消除妙月長者汝等若能精進受持念此吉祥持世陁羅尼而能廣爲他人解說能令汝得長夜人間天上利益安樂妙月長者讃言善哉世尊善說妙月長者於世尊所聽聞得是吉祥持世陁羅尼已心生愛樂歡喜踴躍面色怡然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此吉祥持世陁羅尼我從今後永無忘失憶念受持讀誦解說其義供養恭敬兼爲他人廣說是法妙月長者所居家中當於是時彈指之頃忽然而有種種金銀珎寶穀麥財物倉庫充滿

是時妙月長者瞻仰世尊目未曾捨
而復旋遶經百千匝頂礼佛足礼竟
而退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言汝於今日往
彼妙月長者所居家中看其所有一
切財物粟麦金銀珎寶種種廣大倉
廩庫藏充滿其中是時阿難陀聞佛
教巳速疾往詣憍睒弥大城妙月長
者所居家宅到巳入裏見其所有一
切財物粟麦斛碩金銀珎寶種種廣
大倉庫之中悉皆充滿時阿難陀忽
然見其如是之事內懷驚異面貟微
咲心生愛樂歡喜踴躍時阿難陀奉
佛教巳却往佛所到巳頭面礼世尊
足而白佛言妙月長者以何因緣而
得如是廣大福德廣大富貴廣大倉
庫種種財物粟麦金銀珎寶積集充
滿善哉世尊惟願為我宣說是事
佛告阿難陀言此妙月長者有大智
慧為能發心憶持永無忘失受持讀
誦供養恭敬思惟妙理發大慈悲為
他衆生解說是法能令汝得不可思
議殊勝功德於無量世常為諸天及

世間人演說是法阿難陀此陀羅尼實未曾有一切天魔大梵天王沙門婆羅門衆天人阿素囉等於此吉祥持世陀羅尼常應發心尊重恭敬不應起於輕慢破壞之心阿難陀此吉祥持世陀羅尼諸呪不能破滅若無善根衆生薄福衆生耳不能得暫時聽聞何況能知此陀羅尼於是經中豈能得在心所憶念口所宣說受持讀誦何故如是爲此吉祥持世陀羅尼一切如來共所宣說一切如來之所加持一切如來同所印可解釋供養尊重讚歎最勝微妙甚深難解之法一切如來各各心無有異以一音聲宣斯妙法令諸衆生皆得易解我令爲諸衆生多受貧匱疾病所苦諸惡恐怖一切妨惱非可愛事受是之人令得豈是安隱快樂是時阿難陀聞佛說此吉祥持世陀羅尼已發憶念心受持讀誦思惟解了尊重供養阿難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是時阿難陀敬礼佛已發至誠心說是讖他而讚歎曰

不可思議佛世尊　佛所說法不思議
不思議發歡喜心　順現受報不思議
天人師智一切智　到彼岸故離生死
證無上果成法王　我今稱讚佛無畏

是時阿難陁說是讚已歡喜踴躍而白佛言世尊經名云何令我云何受持世尊告阿難陁言如汝前問妙月長者所得一切財寶庫藏受持之法經名依一切如來所說名吉祥持世陁羅尼經汝等應當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阿難陁及諸比丘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素囉彥達縛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礼而退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根綜法
綱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眾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塾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決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懃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麋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大方廣揔持寶光明經卷第一

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國那爛陁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

山中與大比丘衆百千人俱圓滿一切白法大師子吼智慧無量得大善利并諸菩薩摩訶薩衆其名曰普賢菩薩摩訶薩寶印手菩薩摩訶薩常現菩薩摩訶薩功德莊嚴菩薩摩訶薩福德音菩薩摩訶薩大慧菩薩摩訶薩德嚴菩薩摩訶薩金剛慧菩薩摩訶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金剛光菩薩摩訶薩金剛器仗菩薩摩訶薩妙金剛菩薩摩訶薩持地菩薩摩訶薩現一切法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至菩薩摩訶薩堅牢慧菩薩摩訶薩金剛吉祥菩薩摩訶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滅惡趣菩薩摩訶薩除一切煩惱慧菩薩摩訶薩安詳步菩薩摩訶薩離取捨菩薩摩訶薩栴檀香菩薩摩訶薩海慧菩薩摩訶薩難勝菩薩摩訶薩寶勝菩薩摩訶薩慧行菩薩摩訶薩辯積菩薩摩訶薩妙香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無量菩薩摩訶薩皆住不可思議解脫勇猛三摩地門亦得不空

無量音聲故觀一切音聲諸佛剎土寂然憺怕壽命無量得大名稱三界無著亦無破壞一切智者而爲眷屬出生無量諸三摩地三摩鉢底能滿衆願皆悉到於般若波羅蜜多故獲得不空身語意業得住一切智智無量行願了達空無相無願解脫法門如是等諸大菩薩衆皆來會坐

尒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衆會中從座而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法界應去何知佛言善男子此法界無性無能知者何以故善男子由如虛空離諸戲論非離戲論非取非捨非性非無性亦無處所善男子是故法界應如是知

尒時普賢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法界應去何住佛言善男子處所尚無況復有住善男子此法界不可思不可議無自性無能了知善男子彼法界性不可知不可見普賢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提者爲有幾何佛言善男子菩提有無量相不可測量普賢菩薩言世尊法界復去何分別佛言善

男子法界本無分別普賢菩薩言世尊若法界不可分別者云何凡夫衆生而能解了佛言善男子有分別者即是一切愚迷衆生於無分別而生分別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菩提如是甚深微妙難解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復告言善男子菩提者即一切法也離諸戲論是故無有分別

時彼衆中妙吉祥童子亦在會坐從座而起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說此寶光明惣持法門佛言善男子汝令問彼一切法海辯才菩薩摩訶薩彼為汝說於是妙吉祥童子在如來前合十指爪掌白佛言世尊如來是一切智者一切見者云何不說佛言善男子為有如是大菩薩摩訶薩以是義故如來不說妙吉祥言唯然世尊如來何故不自說耶棄捨我等佛言善男子吾非棄捨有情界故善男子為欲顯示彼菩薩摩訶薩所說校量不可思議故

時妙吉祥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唯願

如來大慈無量爲我說是寶光明惣持法門佛言善男子汝今問此普賢菩薩摩訶薩必當爲汝說此法門善男子當知此菩薩摩訶薩智慧無量妙吉祥言如來若令我問彼普賢菩薩摩訶薩我今當問佛言妙吉祥汝自已得微塵等三摩地門何故問於如來妙吉祥言世尊我非但一佛所說之法乃至一切如來所說眞如實性我能憶持不忘由如今日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說佛言妙吉祥汝當問此普賢菩薩摩訶薩惣持法門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此普賢菩薩摩訶薩深達實相大乘法行佛言善男子汝等皆是自在法王之子豈得異乎善男子汝福德無量了達空法得不可思議解脫三摩地門于時妙吉祥童子承佛聖旨在普賢菩薩摩訶薩前合十指爪掌一心恭敬白普賢菩薩摩訶薩言佛子願爲我說二字法門

時普賢菩薩言善男子汝今所問二字者何是時妙吉祥童子白普賢菩

薩言佛子覺與覺者二字為何等相普賢菩薩言佛子覺本無相無性不可思議無有等等離諸戲論非離戲論非言議之所能及善男子是故諸佛覺性如是妙吉祥言佛子若佛法非戲論者云何佛法作如是說普賢菩薩告妙吉祥言佛子離言說故作如是說妙吉祥言佛子云何離言說普賢菩薩言妙吉祥智離言說妙吉祥言佛子智云何知普賢菩薩言妙吉祥謂智無性智非無性妙吉祥言佛子云何智無性智非無性應云何說三乘法普賢菩薩言妙吉祥法界離染云何有說妙吉祥言云何一切法此亦無性云何說如來性無漏五蘊性不可得故妙吉祥言云何菩提有戲論耶普賢菩薩言佛子菩提無有戲論非離戲論此菩提有戲論非戲論者非言非說也是時世尊讚普賢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是不可思議法門幽邃深遠是真實言天上人間無能解了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一切法不

可知不可見無法可說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今此清淨法門難解難知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

是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此普賢菩薩善說如是清淨法門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清淨若此霔大法雨

是時平等寂靜婆羅大婆羅子白佛言世尊此不可思議平等菩提離文字相不可見離諸色相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法界性離泯絕諸相是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空云何相爲聲爲色爲是相好佛言妙吉祥空離聲色離諸言說非離言說善男子法性如是空離文字故說空又離言故說空善男子空者一切法法之自性故是時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觀此得大變現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耶佛告長老舍利弗言此阿羅漢智慧與初發心菩薩智慧甚遠何況此菩薩故所以者何初發心菩薩當得成佛阿羅漢終不能得是時一

切法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悉了知此聲聞應不得聲聞法佛言善男子知此聲聞非不得聲聞法復次善男子若聲聞與菩薩對論智慧有殊是故所不能及是時妙吉祥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說此舍利弗得智慧第一佛告妙吉祥如我所說實無所得是時妙吉祥童子語長老舍利弗言長老汝云何得聲聞法舍利弗言我所不任妙吉祥言汝豈非凡夫不不也善男子妙吉祥言舍利弗汝應云何學舍利弗言我無所學妙吉祥言云何得智慧第一舍利弗言我亦不任妙吉祥復語長老舍利弗言汝既非凡夫又非智慧第一爲是何人舍利弗言善男子我亦不知汝智慧無量由如巨海是故我今非汝對論妙吉祥言長老舍利弗莫作是說汝自耆年宿德何故謙讓舍利弗言善男子我雖耆年無德無證復次善男子譬如一切差別萬法由如巨嶽金剛一擊殞碎如塵善男子汝亦如是於一毛孔所有智慧量等

微塵數一切衆生皆悉如我亦所不及善男子況我一人乎是故我今亦所不任善男子如大惡象其身偉大氣力便多人用其鉤而能制伏我亦如是善男子所以者何汝有大智力我力怯弱善男子汝等同於大龍云何我力與仁者敵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生盲人欲往他州在道路中決定不能見彼城邑云何而能周徧遊歷善男子此亦如是我對仁者如彼盲人我今亦尒佛道懸曠由來甚遠當云何知佛告舍利弗勿作是說如來威德能令一切衆生暫歷耳根尚得此法舍利弗況汝已得此不可思議三摩地故是時世尊說是法時天上人間有九萬二千衆生皆得是法

是時法慧菩薩承佛威神即入三昧名菩薩無邊相應寶光明三摩地于時法慧菩薩即便入於十方十千佛刹微塵等世界於一一方各各有十千佛刹微塵等諸佛世尊皆現在前時彼諸佛世尊語法慧菩薩言一方

如是十方亦然彼佛世尊讚言善哉
善哉法慧汝能入此菩薩無邊相應
三摩地故復次善男子是時於一一
方有此一切十方十千佛剎微塵等
如來位彼如如是等一切如來皆同一
号皆是世尊毗盧遮那如來最初威
德本願力故得大善利乃至轉大法
輪彼如如是等諸佛同說偈言

佛智本清淨　普周於法界　及觀衆生界
徧入無礙智　無等相應門　善一切言語
速得一切智　圓滿於諸法　三世智皆圓
善說如是法

善男子汝今以佛威神力故說此菩
薩十住法門是時彼佛世尊各以無
礙智往照法慧菩薩復得如是三摩
地門所謂無礙無斷不空法不空智
無漏無際無盡無來無去無邊本性
無著得如是等三摩地門是時彼佛
世尊各伸右手摩法慧菩薩頂彼佛
世尊摩菩薩頂已即時法慧菩薩從
三摩地起告諸菩薩言佛子菩薩族
類廣大無量周徧法界虛空界佛子
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如來族中已生

現在如來族中今生未來如來族中當生是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告法慧菩薩言佛子如汝所說彼菩薩摩訶薩云何得過去現在未來諸如來族中生復云何說彼菩薩得菩薩住故彼諸菩薩摩訶薩告法慧菩薩言佛子善哉願爲我等說此菩薩十住法門彼過去佛已說現在佛今說未來佛當說佛子云何說菩薩十住法行所謂一發心住二治地住三相應住四生貴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八童眞住九王子住十灌頂住佛子是爲菩薩十住法行此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世尊已說今說當說佛子云何彼菩薩發心住謂此菩薩得覩諸佛世尊色相巍巍殊特妙好廣大無比說法廣大化衆生廣大見如是等廣大變現又聞廣大法故得未曾有復見如是苦惱衆生心爲求如來一切智一切相智是故是故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爲初發心住又學如是十力何等爲十謂一處非處智力二過現未來

福業報智力三禪定解脫三昧智力四至一切處道智力五無數種種界智力六無數種種勝解智力七根勝劣智力八宿住憶念智力九天眼智力十無漏智力佛子此初發心菩薩應學此十住力故彼初發心菩薩於一切時恭敬供養諸如來故彼菩薩安住稱讚故爲世間最上第一世主故求佛無量最上智慧故爲求寂靜相應三摩地故遠離輪迴故轉正法輪故救度一切苦惱衆生故何以故爲眞實法發心故聽受親近離諸散乱相續不斷故佛子是故名爲菩薩初發心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治地住佛子此治地住菩薩爲諸衆生先發十種心何等爲十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願心戒心護法心捨心定心迴向心佛子此治地住菩薩復發如是十種心故佛子此治地住菩薩常念多聞相續不斷常樂奉事善知識故供承親近於一切時能覺察故發言謙敬故求堅固無畏智故發趣菩提智故志求寂靜勇猛智故志求

妙法離諸虛假故心不迷惑何以故謂發如是誠實心求一切佛法故乃至隨方有聖法處躬自往彼聽受親近離諸散亂相續不斷未曾暫捨佛子是故名菩薩治地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相應住佛子此相應住菩薩有十所觀求一切法何等爲十謂求一切無上法故遠離一切憂苦故觀法無自性故空無體相故一切法無有常故一切法不可度量故離諸疑惑故不可改變故非有非無故非取非捨故佛子相應住菩薩復觀一切衆生界平等法界平等世界平等地界平等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如是諸界悉皆平等何以故謂如是一切法自性平等故爲求勝法往詣十方於諸佛前親近聽受離諸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名菩薩相應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生貴住得生十種圓滿淨業解聖言說故何等爲十謂此菩薩有所說法衆必崇受漸漸增長堅固不退了達諸法觀諸世間無壞滅故觀

一切業性離妄想故觀諸果報無取捨故觀於輪迴無去來相故觀於涅槃湛然寂靜故佛子此生貴住菩薩得是十種圓滿淨業解聖言說故復言佛子生貴住菩薩觀過去佛法平等恒時憶念相續不斷故觀未來佛法平等願當學故觀現在佛法平等勤修習故觀諸佛法如是平等是故得過去際未來際現在際於此三際皆得值遇如是修習憶持不忘一切佛法懇懃恭敬復觀過去佛法學平等增長故未來佛法亦如是學平等增長故觀現佛法亦如是學平等增長故佛子此生貴住菩薩如是觀察趣向一切佛法普皆平等增長修習故何以故謂三世平等最勝眞實住無虛假故乃至聞彼他方有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精進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生貴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觀於無量無邊無數阿僧祇不可思議無等等衆生界由如虛空不生不滅自

性清淨同眞際等法性如是觀察一切衆生是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有十種事所脩善業皆爲方便利樂一切衆生故謂令一切衆生於無上道心不退轉故愛樂一切衆生不捨離故饒益安樂一切衆生故悲愍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皆得不可思議解脫道故洗滌一切衆生業垢故攝伏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歡喜無猒故以諸方便引導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究竟涅槃寂滅樂故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正心住佛子此正心住菩薩有十種法應當樂聞勤求志意於佛法中得正心住佛子何等爲十謂說佛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說法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說菩薩所行之行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如是乃至說此衆生界大生衆

生界有煩惱衆生界無煩惱衆生界易化衆生界難化衆生界乃至大法界出生法界有色世界無色世界有法世界無法世界佛子此正心住菩薩如是乃至於佛法中聞此法故是爲菩薩得正心住佛子此正心住菩薩復聞此十種法故入理勤求乃至聞於一切無上法亦皆修學何等爲十謂無相無性無實無染遠離無著無自性如幻如夢離諸疑惑聞如是一切法故應勤修習何以故爲此正心住菩薩入於眞實法門故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名菩薩正心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不退住佛子此不退住菩薩聞十無著法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何等爲十謂聞非有佛非無佛此菩薩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非有法非無法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非有菩薩非無菩薩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非取菩薩非不取菩薩非離菩薩行非不離菩薩行菩薩非出生非不

出生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過去諸佛非去非不去未來諸佛非來非不來現在諸佛非住非不住如是三世諸佛智慧平等一相無相非盡非不盡離諸罣礙此菩薩聞如是法故非佛法中心不退轉故佛子如是名菩薩不退住佛子此不退住菩薩復聞十種法而能修習何等為十謂聞一多眾生於一切法精勤修習故此勝義諦為一多緣起為勝義諦故即性即無性即相即無相即有色即無色離諸相好心得決定懇懃修習何以故謂聞如是一切諸法因果該徹通達無礙真實法故成熟解了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不退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童真住佛子此童真住菩薩得十種法何等為十謂得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得察一切眾生起心動念彼諸眾生凡所施為悉能了知能知眾生如是解脫能知種種眾生界種種法界種種世界

及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如是諸界悉能了知神通奮迅隨念而至佛子如是名菩薩童眞住佛子此童眞住菩薩復聞十種法而能修習何等爲十謂聞一佛刹智振動一切佛刹觀一切佛刹訪尋一切佛刹遊行一切佛刹往詣阿僧祇世界問阿僧祇義趣遠離種種自性差別發一念心而能周徧阿僧祇佛刹聽聞修習故何以故謂聞如是眞實法故成熟解了第一義故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童眞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此法王子住菩薩有十種法皆能了知何等爲十謂能知一切衆生所生之處能知一切衆生煩惱能知一切衆生戀著能知一切衆生方所能知諸佛深妙法故能知諸佛方便眞實性故能知世界種種差別法故能知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智慧故能知一切世間廣大不堅牢法故能知

眞性如如湛然寂靜故佛子是故此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此法王子住菩薩復有十種法應勤修習何等為十謂善學一切王城種種作用故善一切王城禮樂故善一切王城安住故善入一切王城故善能自在徧遊歷一切王城故住法王灌頂故住法王觀察故得法王自在力故繼紹法王位故得住法王辯說故何以故謂修習一切無礙眞實法故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灌頂住此菩薩得十種神通何等為十謂能令阿僧祇世界種種動搖故能照曜種種阿僧祇世界故能觀察種種阿僧祇世界故能於種種阿僧祇世界同時一心修習故能於阿僧祇世界成就種種善業故能於阿僧祇世界種種衆生差別心同時能知故能於阿僧祇世界一一衆生種種心行能一時行故能於阿僧祇世界一一衆生有種種根器同

時能解了故能教化阿僧祇世界種種衆生故能徧知阿僧祇一切衆生心所作用故復次善男子此灌頂住菩薩潛行密用施爲佛事無人能知所以者何謂身業不能知口業不能知意業不能知變現不能知觀察種種變化不能知觀過去所行之行不能知於刹那須所行之行皆不能知觀智慧不能知心意不能知一切智用不能知佛子此灌頂住地菩薩乃至法王子位菩薩終不能知故佛子灌頂位菩薩復聞佛世尊十住何等爲十謂聞三世智佛智法智法界分別智法界中邊智一切世界量等法界智照察一切世界智圓滿一切衆生智一切法智無邊佛智此菩薩住一切諸佛智故何以故謂聞 如是一切實際理智故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灌頂住

大方廣惣持寶光明經卷第一

歸依佛五字依梵文譯爲五頌

暴

不生亦不滅　無相復無爲
衆聖所歸依　是故名曩字

謨

大捴持應現　微妙最自在
弥滿於世間　是故名謨字

没

隨意之所欲　利他最第一
安樂諸衆生　是故名没字

馱

無上福田因　能淨諸業障
衆生實際地　是故名馱字

野

眞如智大智　字中無所依
諸聖究竟理　是故名野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二　稾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尒時法慧菩薩摩訶薩為諸菩薩說是菩薩十住法已于時十方以佛神力於一一方各有十千佛剎微塵等世界一一佛剎微塵等世界地皆六種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震徧震等徧震擊徧擊等徧擊涌徧涌等徧涌吼徧吼等徧吼起徧起等徧起是時以佛神力復雨種種天華雲種種天香雲種種天塗香雲種種天鬘雲種種天抹香雲種種天衣雲種種天傘蓋雲種種天寶雲種種天妙蓮華雲種種天諸瓔珞雲種種天莊嚴雲如是等種種供養雲周匝徧雨復有種種天妙音樂於虛空中不鼓自鳴出大音聲光明晃曜徧四大洲妙高鐵圍周徧十方普皆供養是時法慧菩薩說是法時一切十方世界同時亦說此十住法故乃至文字句義不增不減皆悉同等復以佛威神力故於一一十千佛剎微塵等世界各各

有十千佛刹微塵等菩薩從於十方雲集而來告法慧菩薩言佛子善哉善哉佛子如汝所說菩薩十住法佛子與我名同說法亦同如是等一切同名法慧菩薩從彼十方一切如來所而來至此彼法雲世界以佛威德於一切處同時轉此法輪如是種種性相文字句義不增不減佛子于時衆會以佛威德皆見彼衆而來詣此如我到此世界亦復如是於一切十方世界一切四大洲妙高山頂帝釋宮中十千佛刹微塵等菩薩亦同來集是時法慧菩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法界衆會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見諸如來清淨智　巍巍變化力如是
十力功德衆莊嚴　是故發此菩提心
見此種種神通力　說法利益諸群生
復見輪迴諸苦惱　是故發此菩提心
於此普賢如來前　得聞一切功德海
由如虛空無有相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住處及所生　一一性行皆明了
各各差別性智求　是故發此菩提心
是時過去及現在　乃至未來衆善惡

為求此智善修習　是故發此菩提心
禪定解脫及三昧　等持清淨悉皆然
為求此智恭敬彼　是故發此菩提心
能徧世間諸根力　如如湛淨皆同等
為求此智彼義學　是故發此菩提心
菩提解脫徧世間　其中各有種種意
為求此智無數論　是故發此菩提心
種種無數三界中　於中復有種種界
界之自性智應求　是故發此菩提心
徧詣一切求此法　如是依止得安樂
自性真實解了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剎中而出生　由如眾生依地有
無數智眼同此求　是故發此菩提心
過去現在及未來　若干眾生何性相
如是過去事皆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積聚眾生滿世間　乃至一一徧親近
如是煩惱盡能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三界智慧彼皆知　無盡法門能解了
為求如是真實智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諸法無依倚　本性如空亦無著
為求勝義真實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能動佛剎微塵數　亦令江海涌沸騰
為求如來如是智　是故發此菩提心

普放光明照十方　一一光明從口出
為求彼智一光明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不可思議種種剎　飲食供給珍玩具
我願亦具如彼智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衆生及佛剎　能令遠離傷殺生
為求此法壽延長　是故發此菩提心
假使大海所有水　一毛滴數盡能知
如是此智願當求　是故發此菩提心
十方所有一切剎　一一剎中微塵數
如是此智要盡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過去及與未來劫　現在一切諸世間
如是劫數要盡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三世一切諸如來　及以聲聞辟支佛
法之自性悉皆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無量無數諸世界　一毛端中盡稱量
性之自性悉能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不可思議輪圍界　一毛端量盡能稱
為此廣大微妙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無量無數諸世間　一剎那間聲周徧
為求此智清淨聲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世間諸語言　一字演說盡無餘
為此自性真實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無數化導三界中　一切衆生悉皆衛

爲求辯說廣大舌
如說一切諸佛剎
爲求說法無礙智
如來所有一切剎
如此佛法眞實知
無數微塵等世界
爲求如是種種智
過去及與未來佛
一剎那中心盡知
一句所說不思議
爲求如是語言知
八方一切諸世間
爲此自性心了知
所有身口意三業
因此能解三世空
菩提心發應如是
十方無數刧盡行
乃至世間一切尊
如是彼佛皆說法
若一菩薩獲安樂
能作世間圓滿相
最上妙法最殊特
彼諸菩薩妙敷揚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剎那中悉能見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剎那中皆周徧
是故發此菩提心
皆從自性而出生
是故發此菩提心
乃至現在諸世間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是刧盡彼無盡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是相續不斷絕
是故發此菩提心
作彼十方一切行
是故發此菩提心
慇懃最上奉諸佛
是故尊重心不退
八方各各皆周徧
一一尊重心不退
行彼行故免輪迴
是故此尊心不退
甚深難解離言說
爲敬彼尊心不退

世間不動及住處　如是難得甚希有
演說清淨妙法音　是故此尊心不退
得生一切如來中　無我無人離憍慢
爲求此法常在前　是故慇懃心不退
無數無等阿僧祇　得諸如來三摩地
行彼菩薩如是行　是故慇懃心不退
乃至究竟三摩地　超生彼岸解了知
如是說彼諸佛法　是故此尊心不退
遠離輪迴三界中　轉於如是妙法輪
於諸世間常無間　菩薩應當如是說
一切世間諸苦惱　如是濁惡災難中
憐愍一切諸有情　是故菩薩應當說
菩薩最初說此法　因茲發起菩提心
持戒說法無有時　是故名爲發心住
是時菩薩治地住　最初降伏如是心
安樂利益於世間　如佛遠離老病死
信心念心及精進　慧心願心并持戒
護法捨離無去來　決定迴向諸含識
若以住彼如是心　讀誦受持大乘典
遠離喧囂居閑靜　訪尋一切親善友
善言親近善知識　勤求如是具實智
了達一切諸語言　勝義諦理亦如是
曉了如來勝義曰　離諸顛倒無疑惑

如是平等淡然安　是名說法眞佛子
治地住中如是得　善能觀察諸菩薩
演說妙法奉諸佛　是故佛子應當學
復次菩薩第三住　法王教中求佛行
若空無常悉了知　一切自性無來去
諸法本寂離自性　明了通達決定心
住此一切無有惑　佛子應當如是說
爲知一切衆生界　及聞一切諸法界
如是世界悉盡知　是故名爲相應行
地界水界及火界　如是風界虛空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　是諸世界悉盡知
乃至差別諸世界　悉見法界自性體
如是廣大智慧尊　勇猛精進求佛智
是時菩薩生貴住　出家生諸如來中
有性無性心決定　所生之處常正見
此地菩薩無退轉　爲求佛道心無厭
於一切法恒修習　觀諸衆生如自性
世間衆罪如塵剎　遠離輪迴諸果報
佛又善能分別生　菩薩悉令離衰老
過去現在及未來　一切法智皆明了
宿殖善友悉同生　如佛出世亦復尒
一切如來殊妙好　入彼三世平等意
能作如是上妙生　超越三世種種行

此名第四菩薩住　彼能稱讚此妙色
是法悉能解了知　覺彼菩薩如是生
此後菩薩稱第五　說名方便具足住
種種方便化群生　樂求福業徧往詣
所作如是廣大福　令諸衆生皆解脫
盡心迴向悉獲安　憐愍有情令離繫
世間患難皆救濟　攝伏令彼生歡喜
各各引導諸衆生　得大涅槃心寂靜
無邊一切諸世間　如是無量無有數
過諸稱量無等倫　非性非相非究竟
此爲菩薩第五住　具足方便化群生
彼佛如是妙圓明　示現一切諸功德
無邊一切諸衆生　觀法自性無迷惑
疑網有無智了知　天上人間能堅固
於佛於法菩薩中　常行妙行離諸色
於是廣大諸衆生　聽聞演說方便法
煩惱衆生使清淨　易化難化悉調伏
法界或廣略敷揚　非來非去絕諸相
法界體性非有無　菩薩三世樂聽受
觀察一切心無動　如是專注於佛法
泯絕性相執有無　本性離染我亦尒
曉了劫性如幻夢　爲聞如是上妙法
不退菩薩應如是　於佛於法菩薩中

并觀行相為有無　不退非有亦非無
如來非去非有住　亦無來與非不來
生與不生盡不盡　有相無相非一異
種種衆多彼如一　勝義諦理離有無
各各差別衆寶嚴　菩薩於彼心不退
真如妙相非有無　以無相智能解了
如是差別往集會　一一天上悉聽聞
復次菩薩童真住　身口意業悉清淨
施作佛事無有著　是故隨意所生得
皆從衆生行法生　遊行見彼諸剎土
智慧速疾隨意得　十方懇懃供敬礼
菩薩於此無異心　聞佛演暢微妙法
能知剎土悉動搖　如是盡知無有餘
演說遊行於佛剎　剎那徧詣阿僧祇
隨問演說無數義　自性差別性亦然
方便音聲能照察　無數佛剎一念中
復說菩薩王子住　察行衆生非測量
煩惱障閡妄想除　事理相應方便說
種種妙行悉能行　分別世間過未來
真俗二諦能了知　諦求如是微妙法
善能方便入王城　如是徧遊悉周匝
於彼往還能自在　所有王城能照察
由如灌頂王妙法　如是威德力亦然

入彼王城善演說　是故此為王子住
此能隨順諸眾生　如佛所化亦如是
調御出興悉同然　得佛安隱住王子
佛子菩薩灌頂住　處長最上能利他
一毛滴水為校量　思惟校計莫能測
如是行於諸佛法　由若一切微塵剎
眾生莫測塵可知　是故無數應是說
一切如來及菩薩　并與過去未來佛
若以現在十方中　乃至聲聞辟支佛
從種發生菩提心　如是此數莫能測
功德數量莫能知　最初一念菩提心
如是世界化群生　無能超越過於彼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法慧菩薩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今善說此寶光總持法門復次善男子彼諸眾生當得愛樂不可思議諸佛功德一切智慧善男子若有眾生但聞此寶光總持正法名号不須受持讀誦一心恭敬究竟決定得證佛果時法慧菩薩言佛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普賢菩薩言佛子彼等已得如來灌頂甚深智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此會中得聞如是法者或有眾生手持是經

者是諸衆生於佛法中皆得授記
是時長老舍利弗從座而起頂礼佛
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如生盲
人從昔已來未曾見聞如是正法世
尊非但我故若諸衆生不聞此法彼
如是等一切衆生亦如生盲佛言長
老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弗即白
佛言唯願說此不可思議甚深法故
佛言舍利弗汝當往詣命彼梵王帝
釋護世諸天同來此會如來勑語舍
利弗此最勝法印寶光惣持之法於
彼道場衆會而說是時尊者舍利弗
受佛教勑爲問此寶光惣持法門承
佛聖旨往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到
已作如是言寶光道場佛待汝來同
時聽受此如是法令正是時如來將
說此寶光惣持不可思議法故汝等
速集勿過此時甚難得值後必追悔
如是最勝法寶世間難得甚爲希有
時彼諸天聞是說已即運神通於剎
那須梵王帝釋護世諸天皆來集會
到世尊所右遶三匝合掌供敬住立
佛前勸請世尊唯願如來哀愍我等

及末法衆生說此寶光揔持法門于
時世尊默然不荅時諸天衆梵王帝
釋護世諸天如是三白慇懃勸請世
尊默然是時尊者舍利弗白世尊言
唯願如來說此寶光明揔持法故復
言善逝唯願說之是時世尊即於舌
根從口而出種種音聲徧於三千大
千世界同時得聞若有善男子為此
寶光揔持法故請於如來是諸衆生
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是時世尊復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
舍利弗汝當往詣請妙吉祥童子說
如是法時妙吉祥童子在於異處鉢
攞二合叉娑羅樹下端身正念結跏
趺坐過於百千萬俱胝那庾多日月
光明往大寶莊嚴樓閣中梵王帝釋
護世諸天圍遶恭敬身皆金色吉祥
莊嚴光明照耀是時尊者舍利弗奉
佛教命往詣妙吉祥童子所到已即
白妙吉祥言善男子如來請汝為於
我等說此寶光揔持法故于時妙吉
祥童子語尊者舍利弗言此如來者

為何等義舍利弗言善男子汝智慧深遠我非汝曹是故不任與汝論議妙吉祥言止舍利弗汝甚愚癡汝若樂聞我當為說舍利弗言善男子我今樂聞惟願仁者廣為我說是時妙吉祥童子說是語時即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清淨天宮及諸天衆上至阿迦膩吒天衆下至四大天王并諸眷屬無數俱胝大藥叉將諸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諸天并諸天女各各樂聞如是大法皆來集會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餘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陁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大梵天王阿迦膩吒天如是諸天衆等皆來集會復有諸大聲聞衆其名曰尊者須菩提尊者摩訶迦葉尊者大目乾連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阿顐嚕馱尊者誐耶迦葉尊者摩賀俱絺羅尊者祖拏判踨迦尊者梨嚩多尊者曩祢迦葉尊者烏嚕尾螺迦葉尊者布囉拏梅怛囉二合尼子尊者羅護羅尊者鉢捺囉二合波羅尊者婆澁波二合尊者阿

難陁如是等諸大聲聞衆及耶輸陁羅五百比丘尼等皆悉來集復有轉輪王及諸小王刹帝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皆來集會

是時尊者舍利弗遶佛三匝而作是言世尊何因何縁即於今日如是大衆皆悉雲集云何當知佛言尊者舍利弗是寶光憩持法威德力故舍利弗言世尊此寶光憩持法門我今樂聞佛言尊者舍利弗汝當往詣請彼妙吉祥童子普賢菩薩此二大士必爲汝說是時尊者舍利弗白妙吉祥童子言善男子汝今當説此寶光三摩地微妙法寶妙吉祥言尊者舍利弗汝等今者爲欲聞此寶光憩持法故舍利弗言今此四衆梵王帝釋護世諸天爲聽是法故來至此于時妙吉祥即告長老舍利弗作如是言舍利弗此法秘要不可覩聽如幻如化云何當說說聽是誰舍利弗言善男子汝今當說我欲樂聞妙吉祥問尊者舍利弗此說當云何言荅言妙吉祥空作是說妙吉祥又問舍利弗空

云何說答言妙吉祥空離言說妙吉祥言尊者舍利弗此空者離言說我云何說尊者舍利弗既一切諸法皆離言說若作是說誰能聽受長老舍利弗言善男子彼一切法皆離文字語言故作如是說是故說空無相無願非取非捨非異非不異非離戲論非不離戲論是時妙吉祥童子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彼諸菩薩及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心大歡喜同聲讚言善哉善男子善說此寶光憗持法故

是時尊者須菩提白妙吉祥童子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云何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寶光憗持法故妙吉祥言須菩提此憗持法無生清淨如理受持離性離相非離言說非取非捨此法應如是受持爲他解說妙吉祥童子說是法時有九十二菩薩皆得勇猛三摩地復有人天六十二衆生得無生法忍

尒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云何

爲菩薩摩訶薩大悲佛言善男子此菩薩摩訶薩大悲者若菩薩摩訶薩不捨三界名爲大悲若令一切衆生得見諸佛淨妙刹土名爲大悲若諸破戒衆生悉能憐愍護持名爲大悲若能令一切衆生志求般若波羅蜜多親近修習名爲大悲若爲一切衆生不惜身命名爲大悲乃至頭目髓腦難捨能捨難行能行爲諸衆生名爲大悲復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諸衆生無有異心等以安樂離諸邪見悉令解脫善男子是爲菩薩摩訶薩大悲應如是解

尒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大慈無量爲諸衆生安樂世間說此寶光經持法故并此大會諸天及人皆得安樂利益即時世尊慇諸衆生以梵音聲普告諸菩薩摩訶薩言汝等今者於未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誰能受持廣宣流布此寶光經持法故是時普賢菩薩離一切憂暗菩薩藥王菩薩辯積菩薩出生一切法王菩薩無盡意菩薩海慧

菩薩寶師子菩薩寶賢菩薩寶光菩
薩寶髻菩薩觀自在菩薩等觀菩薩
常觀菩薩寶手菩薩寶積菩薩寶莊
嚴菩薩吉祥菩薩法吉祥菩薩財
吉祥菩薩福德吉祥菩薩栴檀吉祥
菩薩法慧菩薩甘露慧菩薩不思議
菩薩福德莊嚴菩薩功德莊嚴菩薩
相嚴菩薩常歡喜根菩薩衆智山峯
王菩薩辯說菩薩常舉手菩薩持地
菩薩辯意菩薩虛空藏菩薩月藏菩
薩清淨月藏菩薩日藏菩薩出生王
菩薩摩訶彌盧菩薩堅牢慧菩薩彌
勒菩薩摩訶薩如是等六十二百千
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
同時告言世尊我等今者能於未來
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常當受持廣
宣流布為諸衆生說此寶光惣持法
門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希有希有
善男子汝等為諸衆生能發如是清
淨大願尒時世尊告普賢菩薩摩訶
薩言諦聽諦聽善男子此寶光惣持
微妙正法為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
尒時世尊說是語已即昇大寶莊嚴

師子之座結跏趺坐即説寶光明摠持陁羅尼曰

曩莫入三满多跋捺囉引二合野冒引地薩怛嚩引二合野麼賀引薩怛嚩引二合野麼賀引迦引嚕抳迦引野怛儞也二合他引唵引娑囉胝引娑囉胝引娑囉娑冷帝薩嚩引二合賀引

是時世尊如是三説此寶光摠持秘密微妙最上甚深廣大法寶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法與法者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無法即法即一切義即無性義一切法義即等虚空義一切法即無數義無數義即一切義無數義即一切法義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説此一切法佛言善男子吾説此一切法者謂眼耳鼻舌身意如是此六識及十二緣行善男子是故我今作此説故一切諸

法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
本無生滅是時妙吉祥童子白普賢
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言佛子此寶光
揔持法門菩薩云何受持普賢菩薩
摩訶薩告妙吉祥如是說言善男子
此寶光揔持如法而說如理受持何
故本性不生不滅故非相非空故無
性即自性故自性即無性故善男子
此寶光揔持如是不應執著受持觀
察故智慧決了應如是住分別解說
善男子此寶光揔持觀法自性義故

大方廣揔持寶光明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三　棠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　法天奉　詔譯

是時尊者舍利弗白妙吉祥童子言善男子如此妙法住世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如此三毒貪瞋癡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貪瞋癡住當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此三毒住由如地界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地界復住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此三毒地界如無明界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無明三毒住當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如虛空界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三毒虛空界住當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如無性自性法故是時尊者舍利弗白妙吉祥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等智辯若此云何我有如是智力與汝訓對復次善男子譬如一切猫狸踐須弥山終不能盡如是如是善男子我等亦復如是如彼猫狸何以故如一切聲聞與一菩薩共同論議畢竟不能屈彼菩薩況復此妙吉祥童子故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妙吉祥童

子言善男子汝於今者請問如來白
言世尊於當來世後五百歲彼寶光
惣持法王云何護持持經法師云何
憐愍令得堅固于時妙吉祥童子從
自法座安詳而起即白佛言世尊若
有法師受持讀誦為他解說此正法
者得何功德佛言妙吉祥若有比丘
持此法王者當得生於清淨法身故
當得究竟佛菩提故如是中間常得
住於諸佛法中心不退轉一切天魔
及諸眷屬不能嬈惱若有善男子於
彼法師暫起慈心一彈指須是人即
得遠離輪迴究竟亦得佛菩提故復
次妙吉祥持此寶光法王者若起輕
慢誣謗之心是人世世得牙齒踈缺
平鼻無舌手脚攣躄身常重病癡騃
盲聾生於下賤懈怠懶惰佛告妙吉
祥如是愚迷眾生我今略說善男子
彼諸眾生命終之後受無數地獄如
一一孔毛種種苦惱從地獄出若生
人中常得生盲瘖瘂復次妙吉祥若
有見此正法眾經之王輕毀之者是
人當得身穿為竅醜脣褰縮身皆破

裂躶形黑瘦皮膚麁澁由如餓鬼妙吉祥重白佛言我知如來智慧無量不可思議世尊彼如是等愚迷衆生得生何處妙吉祥言唯願說之唯願說之佛言妙吉祥止汝不應問我若說彼愚迷衆生謗法之者所生之處天上人間若聞是說皆悉恐怖皆悉悶絶宛轉躃地妙吉祥言唯願世尊大慈大悲廣演分別彼諸衆生若聞是說於此不生不滅微妙正法不起慢心佛告妙吉祥於此地下有諸地獄名号不同所謂炎熱地獄極炎熱地獄黑繩地獄熾燃地獄極熾燃地獄極惡地獄鉗口地獄鐵丸地獄鐵棒地獄崩埋地獄懸頭地獄倒懸地獄猴面地獄焰恒熾地獄膿血地獄常梟地獄拖撲地獄常煞地獄生極大疼痛地獄佛告妙吉祥彼如是等地獄即彼謗法衆生所生之處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彼持經法師命終之後生何國土復次普賢菩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諸法師持此經者於此命終即得往

生寶莊嚴世界世尊彼世界中有佛刹不可思議樂大辯說如來復有無數諸菩薩衆身色巍巍殊特妙好善男子是諸衆生臨命終時彼世界中有六十二俱胝佛同時現前善男子我今略說若廣說者功德無量無數經百千劫不能窮盡普賢菩薩重白佛言世尊云何於未來世時若諸衆生聞此正法不生誹謗佛告普賢菩薩若四輩弟子得聞是經言非正法作如是說是邪說非如來說應自說故非真經典或言我先已聞此非正法作是輕慢誹謗之者永不聞法遠離三寶名字彼如是等愚癡衆生命終之後當墮黑暗地獄其獄之中有大鐵輪刃如鋒鋌常拂其頭拂已還生如是經無量百千劫從此獄出設得人身復經無量百千萬劫常無兩目是時復經過百千劫不復人身縱生人中於一切處亦復生盲又無舌根頭面顛倒膂脊傴僂脚瘸猶聲常困飢渴羸瘦顦顇面色乾枯口氣常臭人皆惡賤一切衆生見者生瞋人

皆棄捨是時彼一切衆會異口同音
作是唱言如來今者爲我等故已說
是法如是正法我等已聞快說世尊
快說善逝我等於未來世見有受持
是經典者不生誹謗輕慢之心我等
愚遂由如稚子不覺不知無有智慧
世尊佛說是時彼大聲聞及天帝釋
大梵天王護世諸天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各作是言世尊我等聞
說謗此法者有如是罪身皆悚慄恐
怖無量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非
但汝等吾今已得一切聖智上由恐
怖況復汝等我諸弟子時諸善男子
於彼法師深生敬仰不能自勝若諸
天龍藥叉乾達嚩等人及非人無能
破壞善男子若沙門婆羅門見此法
王如佛塔廟此經亦尒天上人間如
敬寶篋是時妙吉祥童子重白佛言
世尊若諸四輩弟子於此經王深信
受持者得幾所福佛告妙吉祥若人
於此妙法及彼法師受持之者乃至
名字或於一日一彈指須發起慈心
我悉知之或時發心飲食供給或施

園林淨地用作僧房種種供養是時尊者舍利弗白世尊言如是等人於五無間罪爲滅爲不滅佛告長老舍利弗止勿作是說所以者何若諸衆生受持正法者即得消除五無間業佛言舍利弗五無間者爲聞此經威德力故此五無間業速疾消除還復人身數數得生佛法之中永不復墮於三惡趣故是時尊者舍利弗悲泣兩淚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說謗此經者乃有如是廣大業報昔所未見如是罪報乃至夢中亦未曾見是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止舍利弗勿作是念復次舍利弗我說此無礙妙法數告汝等舍利弗彼諸衆生以自業力作種種罪自作自受非彼他人各各衆生自業力故受是痛苦非如來過舍利弗我常說言是諸衆生汝等訪諸善友樂求安樂離諸怖畏樂求涅槃樂甘露味我常開示菩提正路是時復說彼諸衆生恣縱貪瞋自作身業口業意業心生邪見不自正知造作衆罪各各邪視於身分別造衆

惡業因墮地獄受種種苦衆生自過非如來咎復次舍利弗我常如是興於大悲爲諸衆生乃至一一衆生盡於一劫我皆代受地獄之苦終不棄捨一衆生故舍利弗如來大悲恒常如是譬如天上人間父母唯生一子端嚴殊特色妙無比福相圓滿彼於一日忽然命終時彼父母爲此子故心生懊惱情地憧惶悲號痛切苦惱如是舍利弗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悲愍衆生如見一子如來煩惱終不能著悉已遠離何以故舍利弗譬如大海不宿死屍舍利弗如來亦尒煩惱不著又謂舍利弗身如幻夢亦如影響四大合成假名爲人中無有實見諸行相非行非住非處非無處無滯無礙自他不著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觀諸行相化導群生不貪說行雖作一切種種行相不可指不可示等虛空界離諸疑惑無有戲論如來亦尒無有疑惑離於戲論是時衆生一向迷惑無有迴轉如來大悲而能隨順如有衆生欲來佛亦隨來去亦

隨去何以故是諸如來本願力故復次舍利弗如來應正等覺無有錯謬如來無有無明如來智慧亦無迷惑舍利弗吾今於天上人間最尊最貴最上第一不可稱量無有等等舍利弗是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言若有衆生在家出家於此正法而生誹謗者如前所說一切惡相種種地獄衆苦所受是時尊者須菩提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此法微妙甚難得聞世尊彼諸衆生於此正法而生誹謗者當得何報佛告須菩提謗斯法者得生大舌縱廣百千由旬上有五百俱胝鐵犁長時耕舌復從口出極熱猛火聲焰上騰炎熾輝爀合成一聚經百千劫受大極苦云何而得須菩提如是業報彼愚癡衆生皆因口業所作須菩提彼愚癡衆生謗此法者受如是報是時一切衆會以佛威力同作是言如來說此極大惡報甚爲希有是時帝釋天主白佛言世尊我當於彼比丘持經法師於未來世常生尊重以諸花香飲食衣藥塗香末香

種種供養晝夜三時恭敬礼拜尊重
讚歎忠心護持世尊是善男子已生
如來法身中與諸如來同一名号何以
故如灌頂刹帝利王所生之子端嚴
巍巍具足王相見者歡喜彼諸人民
皆悉尊重拜跪問訊見彼法師亦應
如是礼拜尊重尒時世尊告普賢菩
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帝釋天主善
能說之爲彼比丘持經法師憐愍饒
益潛加護持普賢菩薩言世尊我亦
如是於未來世彼善男子善女人亦
復護持憐愍饒益息諸灾患令得安
樂周徧百由旬外不令嬈惱尒時世
尊讚普賢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今善說尒時世尊以梵音
聲重說偈言

令他安樂心悲愍　悉能隨順諸衆生
三業清淨善稱揚　無等功德具寶實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
菩薩摩訶薩云何當得此寶光揔持
法故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寶
光揔持當行一法云何爲一法謂於
一切衆生不起録意令得安樂普賢

菩薩復有二法云何爲二謂離於瞋恚善言誘喻普賢菩薩此爲二法若能如是即得寶光𢘻持法故復次普賢菩薩摩訶薩爲一切衆生意根不亂無時暫捨是時復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諸衆生皆離一切憎愛故是時菩薩說此寶光𢘻持功德時復以稱揚讚歎此最勝功德于時天上人間有無量無數衆生皆得此法復出寶光𢘻持最勝功德稱讚法師

介時尊者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住立佛前白佛言世尊此寶光𢘻持微妙正法如是深遠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此色相甚深受想行識甚深如空甚深如虛空甚深阿難白言我於如來前得聞八萬四千法藏未曾得聞如是妙法佛告阿難此寶光正法難遇難聞阿難言佛說如是微妙正法於未來世後五百歲中法欲滅時有諸衆生欲作佛事當依何法佛告阿難依我釋迦牟尼如來說此正法及彼法師若有書寫受持供養恭敬此正法者眼常

無病鼻亦無病舌亦無病齒亦無病手亦無病腳亦無病頭亦無病耳亦無病諸根具足身不見穢亦無中夭壽命延長彼一切諸天人及非人常時衛護時彼法師於此命終復得生於善逝世界天中而生離諸喧雜一切戲論阿難白言世尊是何因緣說此正法魔王毒害不能障蔽佛告阿難一切魔王於此正法終不能作障難之者尒時世尊作是語已時彼魔王生毒害心作是念言若有說此寶光懃持法時我當往彼作其障難是時魔王以自業力自見猛火來燒其身恐怖無量退散而走阿難此法如是深妙難測不可思議若此正法隨所住處如佛塔廟阿難白言若如來在彼正法住處我於是處得見如來往到佛所先礼如來後礼此法為有何過佛告阿難汝有過失何以故汝既如是輕慢正法云何我得天上人間最尊最貴最上第一復次阿難我於過去先聞此法後證菩提阿難白言世尊於何如來恭敬供養復於何

處聞彼如來說此寶光三摩地法佛告阿難我非於天上人間乾達嚩處恭敬供養求此法故我於往昔爲菩薩時有佛世尊号不空積聚開妙衆寶光明藏如來前得聞此法佛告阿難彼如來即不與我授記我從是來過百千俱胝那庾多劫難行苦行爲聞此法阿難是故汝應先礼此法後礼如來是時一切梵王帝釋護世諸天以一音聲同作是言歎此法故是無上法是最勝法是無等等法神變如是若有聞此微妙正法乃至名字應隨向礼何以故若有受持讀誦爲他解說者如見如來等無有異尒時世尊讚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言善哉善哉聖衆善說尒時世尊從口面出廣長舌相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已告普賢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諦聽我今請汝爲諸衆生說此法故云何衆生於此寶聚不自守護展轉息利如生盲人不見日光又如寶貫無有方便不自貿易亦如貧人不自精懃常奉他類見諸衆生不聞此法

亦復如是爲諸衆生譬喻言說於是
普賢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住立佛前即
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從自法座安詳
起已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諸天宮殿
六種震動所謂動偏動等偏動震偏
震等偏震擊偏擊等偏擊吼偏吼等
偏吼涌偏涌等偏涌起偏起等偏起
大光晃耀一切世間於是普賢菩薩
摩訶薩白言世尊云何問我世尊云
何問我善逝世尊是具足一切智者
何不爲諸衆生大悲憐愍我名如來
之子云何我有如來智云何我有如
來力我於是時常依佛言依如來言
我常依止由如甘露不敢違背恒時
隨順於時世尊讚普賢菩薩摩訶薩
言善哉善哉佛子汝即如來長子最
勝最上我爲衆生說此正法善男子
汝當依我如法護持恒常尊敬由如
寶篋藏以珎玩勿生捨離未來世時
有破戒比丘不生敬信善男子彼不
依此普賢菩薩言世尊於意云何彼
出家者有何行故佛言善男子止勿

應問此普賢菩薩言世尊唯願說之
唯願說之若不說者云何而能爲諸
衆生佛言普賢菩薩汝今諦聽我說
此法由如衆海文殊師利觀世音無
量無數無有邊際菩薩摩訶薩等一
心諦聽於未來世彼出家者修何行
業尒時世尊告普賢菩薩摩訶薩言
佛子彼出家者於此正法多生輕慢
樂求舍宅貪著利養畜積財寶精舍
房堂衣服卧具飲食醫藥造惡業因
自破自壞爲是愚迷衆生我說是經
廣令流布久住不滅度脫衆生是時
十方一切天龍藥叉乾達嚩等來白
佛言世尊我等天人八部并諸眷屬
盡生恒時守護是經并彼法師一切
比丘及諸法藏不令嬈惱我常隨侍
尊重恭敬香花衣服種種珎寶一切
所須我皆供給令法久住尒時世尊
爲普賢等九十二俱胝菩薩而說偈
言

諦聽一切妙語言　最聖功德超彼岸
欺誑凶險皆棄捨　一心專意樂諦聽
聞佛摩竭提國中　菩提大樹仁師子

任大解脫三摩地　當處如是大樹王
盡彼十方微塵剎　佛子周遊無所畏
此名如來三昧旋　是諸三昧彼當得
恒時知彼仁王行　得見文殊眞境界
盡彼十方微塵剎　汝觀如來眞色相
十方無數此佛剎　佛子悉皆名吉祥
一切十方微塵剎　佛子善能徧遊歷
爲彼世間得值遇　文殊師利無邊智
問大衆生賢吉祥　佛子功德云何得
是時實際廣功德　無邊衆生能解了
問大衆生賢吉祥　文殊功德妙菩提
佛子若說此法已　得解清淨佛功德
復次佛子應云何　當得如是功德行
佛子諦聽賢吉祥　無邊最勝彼功德
我今略說於少分　如添大海一滴水
乃至得證佛菩提　若有衆生初發心
無邊功德莫能測　一一功德盡讚揚
波羅蜜多功德地　如有經行於多劫
不能說盡彼功德　如是十方一切佛
彼於是時說少分　出生無邊勝功德
如鳥飛空不可量　大地一塵無能比
非無因故從何生　菩提功德隨心意
發信一念生佛法　如是和合生心已

彼非愛樂王福樂　非自求安非名利
除滅世間諸苦惱　爲衆心故生世間
彼意恒爲諸衆生　清淨佛刹興供養
修習此法證菩提　從心發生清淨智
彼常恭敬求解脫　尊重一切生佛想
一切諸法功德同　生心如是恒恭敬
發心歸向於佛法　佛子興心行此行
無邊菩提發是時　生大丈夫猛利意
發心力如人中王　廣興供養不思議
衆法無壞莫能量　生心供養應如是
發心能免胞胎苦　養育劬勞一切行
隨樂快樂悉從心　是故見於安樂處
發起無邊恭敬心　我人憍慢皆棄捨
發心即妙珎伏藏　如手攝持獲安樂
發心能爲歡喜捨　發心踴躍作佛事
發心求勝功德林　得佛所說皆往詣
勇猛利根光明照　發心堅固無能壞
種種煩惱損皆除　發心能說佛功德
發心和合不和合　一刹那中悉皆離
發心能越魔王界　見彼最勝妙解脫
功德種子不朽因　發心種大菩提樹
最上勝智皆增長　發心見諸一切佛
彼說過去行大行　解脫妙行發心求

此法世間甚難遇　由如大海衆寶王
若常發心恭敬佛　無戒無行彼皆離
離諸過患衆德尤　復能稱讚彼功德
持戒見獲菩提心　方便修學功德地
能依戒法善修習　彼常依佛所教勅
若常發心恭敬佛　彼佛廣大興供養
於佛廣大供養已　復能慇重不思議
若常發心供養法　聞彼佛法心無猒
若於佛法心無猒　不思議法妙解脫
若常發心恭敬僧　彼於僧中心不退
如是發心僧不退　當得發心不退力
若得發心不退力　彼以根利現光明
若得根利現光明　彼常遠離惡知識
若已遠離惡知識　應當求法訪善友
若法善友尋求已　彼獲廣大妙安樂
若獲廣大妙安樂　回力自大皆棄捨
若已棄捨我慢回　即得廣大勝解脫
如是廣大解脫已　即得諸佛常照察
若以諸佛常照察　彼即生大菩提心
若得生大菩提心　即獲解脫大功德
若得解脫大功德　即得生於如來家
既得生於如來家　即得解脫妙相應
若常解脫妙相應　彼發心意皆清淨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四　豈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若得發心淨覺意　彼說最上最殊勝
若得最上殊勝已　常行波羅蜜多行
若行波羅蜜多行　則能隨順此大乘
若能隨順此大乘　則能隨順供養佛
若得隨順供養佛　則得智慧志堅固
若能智慧志堅固　常見彼佛不思議
若常見佛不思議　見佛無去無有住
若得見佛無去住　此法住世恒不滅
若見此法恒不滅　遠離積集諸煩惱
若得遠離煩惱因　則能說法無邊際
若得說法無邊際　彼為興慈住世間
若為慈心住世間　則是大悲堅牢本
若得大悲堅牢本　即是為他法喜樂
若得喜樂法根本　彼捨造作種種罪
若捨造作衆罪已　無我無人離衆非
若得無我離衆非　彼常自利及利他
若常自利及利他　永免輪迴諸苦惱
若離輪迴諸苦惱　彼得大力最為勝
若得大力最殊勝　則得出生清淨智
若生清淨智慧已　彼入世間修行網

若能入此修行網
成熟世間甚希有

若得成熟於世間
積集世間妙智慧

若得世間妙智慧
則能隨順於四攝

若能隨順於四攝
則於世間廣施設

若於世間廣施設
則任方便智慧力

若得方便智慧力
則任勇猛無上道

若任勇猛無上道
永不見彼魔軍衆

若得不見魔軍衆
則能遠離四魔道

若得遠離四魔道
則能到於不退地

若得到於不退地
即得名爲無生忍

若得如是無生忍
得佛授記号世燈

若得授記号世燈
則任一切如來前

若得任於如來前
得佛秘密變化智

若得如來變化智
一切如來皆授記

若得諸佛授記已
一切功德衆莊嚴

若得功德衆莊嚴
得妙福德清淨身

若得如是清淨身
由若金山光照耀

若得如是金山光
即得具相三十二

若得具相三十二
即得相好莊嚴身

若得相好莊嚴已
身放光明普皆照

若得光明普照已
不思議光衆嚴飾

若得如是衆嚴飾
光明足步蓮花生

若得光明蓮花行
得佛境界蓮花座

若得如來花座已　則能照見十方界
若得照見十方界　教化衆生不空行
若得教化不空行　即得智辯無邊際
若得智辯無邊際　說此不可思議法
若得說法不思議　令彼無量衆忻慶
若得無量衆忻慶　積行不可思議剎
若得如是廣大行　各各智力盡能知
若得如是智慧力　世間隨類化群生
若得隨化群生已　宿命住智彼皆得
若得如是宿命智　三業清淨恒無間
若得三業恒無間　以自願力隨念至
若得願力隨念至　隨諸衆生現衆類
若得隨現衆生類　得不思議妙音聲
若得如是妙音聲　能出種種衆語言
所出如是妙言辭　則能周徧諸世界
如是周徧諸世界　一剎那中盡能知
若得如是了衆心　不生不滅無退轉
若離生滅無退轉　一切障惱不復生
若得障惱不復生　法身功德智慧圓
若得法身智慧圓　法行光明照世間
若得法光照世間　則得十地十種身
若得十地十種身　則得般若解脫道
若得般若解脫道　灌頂莊嚴爲最上

若得如是灌頂已　三摩地道悉皆成
如是三摩地得已　各見十方一切佛
若見如是諸佛已　如是諸佛念灌頂
作是思惟是事已　十方諸佛同灌頂
諸佛同時灌頂已　各伸右手摩其頂
既得諸佛摩頂已　則能變現等虛空
如是變現等虛空　隨所住處能堅固
若得隨所能堅固　天上人間莫能測
既以人天無能測　如是所作離稱量
過諸稱量離語言　是為一切不空力
以是一切不空力　聞名見身獲大辯
既以大辯力如是　能作世間大施主
復名不空大丈夫　以住本性丈夫故
不捨大慈演妙法　於諸惡道化群生
演說寶光最上乘　由如金剛寶雲聚
彼之自性如海寶　不增不減無有損
無邊功德亦復然　有剎無佛不聞法
於彼現作佛菩提　見彼由如大法藏
彼常說法離衆惑　十方世界無罣礙
亦如月光普照耀　教化衆生手方便
剎那剎那佛菩提　即見十方諸世界
常轉法輪安世間　勇猛徧轉十方界
彼諸聲聞辟支地　無邊變化佛莊嚴

復經不可思議劫　化諸衆生親往詣
若男若女童男女　天人脩羅龍王類
藥叉乃至摩護羅　以解脫智皆悉見
若諸世間衆形類　隨衆語言悉皆同
一切勇猛皆盡見　如是勇猛盡觀察
海印三昧從口生　得是海印衆三昧
能嚴不可思議刹　嚴飾不思議刹已
供養十方諸如來　如是種種供養已
復得光明衆嚴飾　若得光嚴不思議
則得無邊解脫智　若得無邊解脫智
得不思議身變化　若得如是身變化
口辯智辯亦如是　若得口智無礙辯
布施變化不思議　若得布施不思議
持戒忍進亦復然　若得持戒忍進通
禪定神變莫能測　若得禪定神通變
出生方便神變智　得是方便神變智
出生無邊諸功德　從佛口生三摩地
三摩地入一微塵　一切微塵皆盡入
一微塵中難思刹　一一微塵皆悉見
如是佛刹微塵數　其中佛刹盡皆覩
種種微細清淨衆　無上貴重微妙刹
如寶遠離出興世　其中秘密妙昇騰
有以除暗放光明　帝網重重復無盡

由如見一大光明
此大仙行三摩地
三摩地力供養佛
復於手中變千萬
乃至十方妙花鬘
一一手中親施與
價直千萬妙香衣
閻浮檀金莊嚴具
無邊一切所受用
手中奉上皆捨施
乃至一切衆妓樂
種種雅樂琴箜篌
種種讚唄妙伽陁
無邊一切十方界
或以光明興佛事
香水普灑諸佛刹
光明嚴麗適意香
蓮花妙色無央數
放大光明嚴飾花
如是妙花普周徧
放大光明嚴飾香
如是妙香普周徧
放大光明塗香獻

如是一切微塵盡
即是無邊勝解脫
一切如來供養已
作大丈夫興廣供
塗香發越珎奇寶
菩提大樹諸佛所
種種幢幡及傘蓋
彼自手中親施與
清淨供養於大仙
住佛菩提大樹王
擊鼓出衆妙音聲
一一手中親撫擊
種種稱讚真實德
一一皆自手中作
皆從右旋而動作
供養一切世間燈
蓮華瓔珞不思議
一一自作供諸佛
種種微妙花雲海
廣大供養作佛事
種種微妙香雲海
廣大供養作佛事
種種塗香妙雲海

如是塗香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鬘嚴飾　種種微妙鬘雲海
如是妙鬘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粖香嚴　種種粖香妙雲海
如是妙香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嚴飾衣　種種微妙衣雲海
如是妙衣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嚴飾蓋　種種微妙蓋雲海
如是妙蓋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寶嚴飾　種種微妙寶雲海
如是妙寶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蓮花嚴　種種蓮花妙雲海
如是妙花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瓔珞嚴　種種瓔珞妙雲海
如是瓔珞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幢莊嚴　彼幢青黃及赤白
無數妙寶衆莊嚴　衆幢嚴飾彼佛刹
種種嚴飾摩尼網　懸繒幡蓋妙花鬘
垂珠瓔珞演佛音　持蓋常在如來上
假使供養一如來　手自供給不可數
如是盡諸一切佛　此仙變化三摩地
攝諸世間神通智　是爲最上三摩地
善行一切衆方便　如是化導諸群生

或有供養諸如來　種種行施不思議
尸羅清淨頭陀行　無盡忍辱非動搖
或有勇猛勤精進　寂然禪定善修習
智慧了達諸義趣　能行一切善方便
或行慈悲喜捨願　同事愛語利他力
以智積集衆福業　解脫四諦十二緣
或有根力覺道行　聲聞乘中得解脫
觀緣清淨緣覺乘　神通變化最上乘
或見無常諸苦惱　非命非身卒暴衆
非横煩惱障所纒　三摩地力能蠲除
於諸世間行精進　演暢妙法化群生
普願一切皆解脫　誘諸衆生隨世間
彼諸形類莫能測　神通密演三摩地
嚴持欲樂妙變化　隨意引導諸世間
悉令歡喜獲安樂　思念衆生無暫捨
若逢飢饉衆難中　種種安樂世所有
一切愛樂悉從心　為諸世間廣施設
常以珍味之飲食　種種麗服及庫藏
王物我所愛樂捨　一切世間隨意施
殊特妙好相嚴身　巍巍上行無傾動
塗香花鬘悅衆心　現是色相化群有
見者愛樂生歡喜　上妙智慧種種色
見諸最上微妙色　隨意化導於世間

迦陵頻伽出妙音　白鵝計羅俱拏聲
緊那羅鼓出梵音　恒演如來解脫法
八萬四千如來藏　一切勝義盡能行
差別萬法妙能宣　隨意化導諸衆生
衆生苦惱悉同行　非惡非善亦復尒
造作一切諸行業　隨意化導諸衆生
若逢災難苦惱中　見彼如是難堪忍
代諸衆生受衆苦　安樂一切諸世間
若法或有或不至　無智無福無解脫
與王於彼同數暢　拔濟衆生超彼岸
能離貪愛衆結縛　名為世間解脫主
一切欲樂盡能超　出離解脫光明照
彼放光明十種行　能行調御衆方便
一切仙行悉了知　觀見世間隨所作
衆生等同無量壽　坦然安隱而快樂
生老病苦不能侵　決定自見無常趣
老病死苦恒熾然　世間癡暗燃大炬
如有衆生樂燈明　世間引導諸衆生
十力精進四無畏　如來十八不共法
我意思惟廣大功　於諸世間作佛事
譬如世間諸幻術　能現種種衆色相
見諸如來化亦然　如是神變導諸有
彼以種種方便行　善言誘喻諸衆生

譬如蓮花不著水　隨意造作差別行
華辭捷利衆語言　妓舞戲玩相扠撲
瓔珞莊嚴舞旋轉　如幻現相各不同
或作村營商主尊　長者賈客市中主
輔相大臣王給使　醫方大辯衆論師
或於曠野作大樹　珍寶妙藥無盡藏
如意摩尼給所須　失路迷人為導引
盡知未來生世間　衆生不知自作業
經營農務衆方便　世間工巧種種行
或現慾親無憎愛　安樂一切諸衆生
洞明方論種種法　彼仙開決光明道
若行最上大仙行　天上人間皆解脫
若諸出家若行輩　闡彼最上一切智
若諸外道出家衆　常持不語憍荅摩
裸形不動沙門相　亦自依禀本師教
或有常持持身法　或即執有執本無
長髮騙騎童子相　亦自依禀於本師
或有事日五炙身　猶戒牛戒鹿皮衣
迴訪三時行供養　亦自依禀於本師
或有常樂天中智　無善無惡撥無因
尋求根菓水為食　執為上味難思法
或有蹲坐紅色衣　或有塗灰或臥草
持捧題名搭肩行　亦自依禀於本師

乃至一一諸外道　皆悉令彼離結縛
彼行利智惡苦行　如是外道皆接引
世間同類皆教化　邪見攝託本靈跡
於彼方便演妙法　說此正法令他作
或演大乘真言行　正法秘要妙言辭
或於正直演實言　其中或演天妙句
或以文字得解脫　法集妙義金剛句
智慧破壞外論句　論說種種解脫言
或於人中演神呪　宣揚一切妙章句
其中或有天語言　龍王語言藥叉句
或於羅刹步多言　藥叉畢舍乾達嚩
緊那羅女誐嚕拏　演斯妙法解脫義
彼以智慧如法說　若佛若法如是盡
智道不可思議法　說此三摩地變化
解了世間三摩地　行於一切諸世間
或放光明難思議　光明引接諸眾生
或放光明名妙觀　乃至眾生曰光信
彼得不空妙觀察　無上智及無上国
得見諸佛并聞法　及見僧徒諸功德
見塔讚佛甚希有　及見清淨光明照
或放光明名普照　徧照一切諸世間
一一微塵彼盡知　為欲安樂世間說
彼光普照諸眾生　常持燈明供養佛

持燈供養諸佛已　世間所有衆燈明
或以酥燈及油燈　松脂草竹及葦燈
衆香美味珍寶燈　盡持光明施諸佛
又放光明名徧照　悉能觀察諸衆生
貪愛輪迴生死海　爲欲救濟諸群生
光照輪迴貪愛海　悉令利樂諸有情
皆得遠離於四魔　苦惱逼迫令安樂
作諸橋樑舞有數　或於河路作橋筏
叱呵假偽讚息灾　彼放光明皆盡照
光明警悟渴乏者　彼能覺悟諸衆生
遠離貪欲獲善利　得爲說法之導師
若離欲貪獲善利　說法化導亦復令
得佛降霔甘露水　濟拔世間飢渴者
或作池河及井潭　穿鑿造作爲菩提
呵毀愛欲稱讚定　呵責貪愛彼悉除
憐愍衆生放光明　彼光徧警諸群有
樂他變化住菩提　念念生心我當得
莊嚴相好蓮華座　大悲憐愍諸衆生
恒時演說佛功德　放光令彼生忻慶
又放光明名適意　是光能覺諸有情
於佛於法生愛敬　及樂恒時事衆僧
既得佛法生欣慶　及以給侍於衆僧
即禮如來聖功德　是故得佛無上行

遇諸如來并妙法　得最無上忍辱行
覺此眾多諸有情　念佛念法聖功德
一一功德心覺悟　彼放光明令趣求
又放光明集福德　此光能覺諸有情
捨施無數種種行　勸請無上大菩提
所求如意皆滿足　如是種種物能施
一切隨意施設已　積集福德放光明
如是智者放光明　彼光照察諸眾生
一法口宣無有盡　剎那宣暢能觀察
法慧攝諸眾生義　智智悉能盡了知
妙法勝義已宣揚　即智放彼大光明
若以智燈放光明　彼光照察諸眾生
眾生不空無生滅　諸法自性即無性
如幻如霧水月等　如夢亦如鏡中像
法無主宰依於空　善說出生智慧燈
法力變化放光明　彼光警悟諸眾生
無盡總持詮易得　持諸如來妙法藏
總持妙法修習已　大仙之法常護持
宣暢是法為世間　是為法化放光明
或以好捨放光明　彼光能覺諸眾生
無常不久知快樂　如是捨離彼皆得
若諸眾生我難伏　了知自性如浮雲
知已好慧善安和　是為好施放光明

又放光明名懺悔　照察毀禁諸衆生
戒法清淨懺悔已　心生遠望當得佛
若諸衆生因持戒　現業毀禁獲清淨
彼同發此菩提心　放此光明彼盡懺
忍辱放光衆嚴飾　彼光照察諸衆生
瞋心極惡意難調　先以忍辱彼即除
自業難行忍辱行　於心不動善提道
恒時稱讚忍辱行　是為忍辱衆嚴飾
又放光明光熠燿　照察懈怠諸衆生
三寶上妙諸方便　相續長時而供養
三寶種種諸方便　相續方便供養已
即能遠離於四魔　疾得無上大菩提
化諸衆生行精進　如是供養三寶已
恒持妙法無盡時　熠燿光明彼即得
又放光明作忍辱　普周覺察諸衆生
菩提遠離貪瞋癡　得心恒時無間斷
所有業行悉皆除　遠離一切諸不善
稱揚息灾讚禪定　忍辱清淨放光明
智慧嚴飾放光明　能覺癡暗諸衆生
若說正法得解脫　徧能證入諸智根
若聞正法得解脫　徧能往詣根源已
即得日燈三摩地　得佛智慧妙光明
王之所有我能施　為求妙法住菩提

即得常時演是法　智慧光明莊嚴得
若佛放此大光明　彼光照察諸衆生
無數難思千如來　現座妙好蓮花上
大覺如來解脫我　無邊變化演佛音
作諸如來照察力　即得放此佛光明
又放光明施無畏　部多恐怖諸衆生
救諸患難羈鏁縛　如是恐怖灾難者
令諸衆生得安隱　悉能遠離於殺生
救諸業道患難者　得大無畏放光明
又放光明名安樂　安諸得病纏綿者
一切疾疫盡療治　安樂禪定三摩地
種種醫藥花菓實　塗香末香珎寶味
香水乳蜜及酥油　飲食供養皆充足
見諸如來放光明　照察衆生命終時
教令念佛即見佛　命終決定生佛刹
臨命終時若念佛　見於佛像生愛敬
佛為往彼而救度　得見諸佛為說法
又放光明名法光　此光能覺諸衆生
聞法書寫讀誦持　常得愛樂於諸法
開敷妙法甚難值　勤求妙法圓滿意
以諸方便獲斯法　是故說法光明得
又放光明名語言　佛子覺悟彼衆生
本願聲振三千界　聞諸如來衆言音

高聲稱讚於大仙　大聲響亮鍾鈴施
為諸世間佛語言　是故得此語言光
又放光明施甘露　彼光能覺諸衆生
了知衆生起心時　一切功德相應行
無數苦惱灾難中　恒說虛假無安隱
若常止息灾難除　說施甘露悉皆得
又放光明名最勝　此光能覺諸衆生
勝戒三摩地亦然　聞佛最勝大智慧
無等淨戒三摩地　智慧第一大能仁
稱揚讚歎施菩提　彼當得此勝光明
為施無盡妙珎寶　此寶供養於大仙
施寶供佛及佛塔　衆生求寶而不獲
施諸珎寶得為佛　是故放光如寶嚴
又放光明往照耀　是光覺悟諸衆生
適意塗香人不齅　彼行如來功德行
天上人間所出香　用為供養諸如來
衆多佛塔我盡塗　是故放此塗香光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五 豪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又放光明種種嚴　種種幢幡及傘蓋
作諸鼓樂及衆香　嚴持上妙雜花香
如是種種供養佛　花香燒香及抹香
幢幡妙蓋垂寶帳　能出種種妙莊嚴
又放光明發淨心　手持衆寶而往立
清淨大仙佛塔處　得此清淨妙光明
又放廣大光明雲　復雨種種妙塗香
塗香水洒塔界地　是故得此光明雲
又放光明種種嚴　裸者得衣而莊飾
種種瓔珞種種衣　是故出生莊嚴施
又放光明名衆味　施諸上味飢渴者
種種上味之飲食　施已獲得大光明
又放光明名勝義　庫藏珎寶施貧窮
及施三寶無有盡　是故檀行勝義成
又放光明眼清淨　盲者得覩衆色相
以燈供佛及佛塔　獲得放光清淨眼
又放光明耳清淨　聾者各得聞衆聲
施佛音樂及佛塔　獲得清淨光明耳
又放光明清淨鼻　鼻根不具聞妙香
施妙塗香佛及塔　獲得清淨光明鼻

又放光明清淨舌　得佛柔軟慈意語
遠離麤獷雜穢言　獲得光明舌相好
又放光明身清淨　身根不具復圓滿
捨身量等佛及塔　是故得此清淨身
又放光明意清淨　一切妙意彼皆得
因心意作三摩地　得此清淨意光明
又放光明色清淨　思見仁王眾色相
種種妙色靡不周　得獲莊嚴光明塔
又放光明聲清淨　非聲空聲悉盡知
生信由如於谷響　放此清淨聲光明
又放清淨香光明　一切臭氣為妙香
妙香水灑佛塔廟　放光住此菩提樹
又放清淨味光明　有毒無毒變上味
供佛聲聞及父母　施諸上味得光明
又放光明觸清淨　澁滑軟觸悉安樂
劒戟箭槍如雲雨　變為柔軟妙花鬘
無數軟衣觸獲安　渡生往詣於佛所
妙花塗香清淨衣　得施鬘蓋放光明
又放清淨法光明　一切毛端難思法
為諸世間而出現　得佛演說一切法
信法自性本不生　法身報身亦復尒
法常寂住等虛空　是故得獲清淨法
光明現前應是作　於大仙面一毛端

出生殑伽沙等光
亦如現前一毛塵
如是一切毛皆盡
若放光明如本行
彼若不現此光明
彼得福德既同因
若有得見悉獲安
若作福業善安和
如來功德應忻求
由如盲人不覩日
云何眼等能了色
調御放光亦如是
未離顛倒妄想言
乘寶宮殿衆嚴持
大衆無有能知者
調御光明亦如是
虛誑妄語未能除
覩此光明能了別
彼身無疑妄想除
變化主伴而莊嚴
無邊一切諸十方
種種三千微塵剎
一切身同跏趺坐

一切各各隨業因
出現殑伽微塵等
此三摩地大仙現
是光所作過去同
云何神變等大仙
隨喜勸請亦如是
是光自他俱解了
相續不斷供養佛
覩此光明如是作
不分晝夜及世間
各各法義而得解
分明示彼不自見
畢竟不得廓徹意
種種資具妙香花
彼之疾病甚難祛
此光自障不能知
畢竟不能心廣大
常得樂說而安樂
離我即大功德幢
依此無上三摩地
顯示佛子并主伴
光明嚴飾蓮花座
變化示此三摩地

自他十刹微塵等　蓮花坐彼諸眷屬
各各佛子眾圍遶　安住徧入三摩地
彼以大仙化導力　眾生從佛功德出
手相圍遶大蓮花　同時合掌而恭敬
此法是大調御師　若入寂靜三摩地
得諸弟子眾圍遶　由如眾星中朗月
如彼入於一方中　顯示佛子并眷屬
一切方中此皆盡　變化示此三摩地
彼方覆開悉蠲除　最上三摩地行入
或有從於三昧起　自身顯示於十方
或有東方三昧中　西方不起能搖動
或有西方三昧中　東方現起大人相
悉能入此十方中　異方復現諸三昧
廣能現此功德智　大仙神變三摩地
若盡異方一切剎　無數如來皆往詣
一一足下而致敬　現住安樂三摩地
或以三昧視眾生　西方盡剎而湛然
一切如來悉現前　現作無數諸供養
如是西方盡見已　復往阿僧祇佛剎
於彼足下而致敬　得住安樂三摩地
彼以等持而正見　盡於東方諸剎土
一切如來悉現前　又覩無數諸供養
入此十方佛剎已　一一方盡無動搖

於中現起諸三昧　種種供養世間燈
彼於眼塵三昧中　能現大色諸境界
見此不可思議色　天上人間悉愕然
既觀色塵三昧已　作是思惟眼塵境
眼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或有耳塵三昧中　能現大聲諸境界
入於一切語言音　天上人間悉愕然
既觀聲塵三昧已　審諦思惟耳塵境
耳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或有鼻塵三昧中　能現大香諸境界
如是妙香悉徧入　天上人間悉愕然
既觀香塵三昧已　復諦思惟鼻塵境
鼻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或有舌塵三昧中　能現大舌塵境界
如是上味普周徧　天上人間悉愕然
既得上味三昧已　審諦思惟舌塵境
舌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或有身塵三昧中　能現大觸塵境界
世間觸塵普徧入　天上人間悉愕然
既觀觸塵三昧已　身塵徧起諦思惟
身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或有心塵三昧中　能現大法塵境界
既觀法塵三昧已　復諦思惟心塵境

心之自性非生滅　是故開闡無相空
彼以三昧嬰孩身　出現盛年壯色住
彼現盛年三昧已　復住衰老朽痼身
住此衰老身三昧　復發心作優婆塞
住此優婆塞三昧　改質現作比丘身
住此比丘身三昧　即得多聞比丘身
住此多聞身三昧　即得有學無學身
既住如是身三昧　即得住於如來身
住是如來身三昧　得佛最上妙色身
住此最上身三昧　化身現作天人形
從此天形身三昧　出生衆多大龍身
從此大龍身三昧　出生諸大藥叉身
從此藥叉身三昧　出生一切步多身
從此步多身三昧　現前出生一毛端
從此一毛端三昧　出生一切衆毛端
從此一切毛端中　出生一髮毛端塵
從此一髮塵三昧　出現一切髮塵境
一髮塵三昧中　復能出現微塵數
若見一塵三昧已　出生一切微塵盡
若見一一塵三昧　出生大海金剛際
從此金剛際三昧　出生摩尼樹花菓
從此摩尼樹三昧　出現如來大光明
從此如來光三昧　出現一切江海水

從此江海三昧中　復現大火塵境界
從此火塵三昧中　出生風塵之思念
從此風塵之三昧　出生大地塵境界
從此地塵三昧中　出生一切天宮殿
於此宮殿三昧中　思念等彼虛空界
三昧解脫不思議　悉得無邊諸功德
復能照耀無邊刧　一切如來盡難量
一切如來同說此　世間業果難思議
龍化雲水佛入定　定中變化不思議
見彼出生說少分　於中彼衆悉驚疑
法師方便智令知　所說敏速能解了
即得住於八解脫　聲聞得一即爲多
或是得多由如一　觀彼虛空光熾焰
炎赫熾威俱洞然　周匝俱爲熾火城
火城下徹於水輪　於輪坐卧而安住
剎那身變不思議　彼衆無有大悲心
菩提行遠棄世間　身雖變化不思議
不能利他爲世間　譬如日月遊虛空
悉能照見十方界　陂湖池沼及淵泉
方圓大小寶海河　悉現不思議色相
如日照見於十方　如智解脫諸三昧
若見如來佛亦然　澄湛池邊四兵衆
各各於中而現形　利劍弓刀箭甲冑

兜鍪鎧膊絛鐵札　亦如眾色而莊嚴
見彼如來光明網　不分憎愛離疑惑
解脫功德三摩地　天中海內說彼名
乃至眾生出生海　聞彼所說盡能知
自身語言皆歡喜　愛樂貪恚離語言
一切隨類能了知　得妙總持法之力
人間天上過有無　名為觀嚕婆慧娑
婆羅門女稱讚彼　志願無有愛恚心
為無嫉妒得超身　雖有辯才愛恚存
不能成就大檀行　名稱遠聞於世間
無人不喜智功德　譬如明智作幻術
能現種種無邊色　或於晝夜月一念
百年由如於風燭　云何幻化有愛恚
世間變化如幻夢　定知遠離於解脫
如智善修人皆喜　天與修羅共鬪戰
天得修羅自退散　以蓋覆上乘車轝
兵甲自退而散走　修羅於彼生愛恚
自說身變不思議　富貴勇猛無能敵
現身變化能如是　能持大龍及金剛
帝釋眷屬乘大象　此象頭現三十二
一一復現於六牙　一一牙上現七池
池中現水皆盈滿　一一池現七蓮花
蓮花種種而莊嚴　一一花中復現七

天女一切悉能知　能解歌舞衆妓樂
帝釋天衆同娛樂　知彼自身復能形
得同一切而變化　種種造作等莊嚴
或時現龍爲最上　彼現有愛有恚癡
隨自福業現神變　智力方便相應行
非三摩地不能作　由如羅睺身變現
變爲金剛縛足下　現身海中水至臍
頭與妙高而同等　彼有愛恚貪瞋癡
羅睺神變力如是　魔王破壞世間燈
若現神變無有邊　帝釋化現不思議
天與修羅共戰時　制伏修羅不能變
彼現自身於帝釋　能知修羅勇猛力
同時自往帝釋前　各各執持於金剛
修羅執持而戰慄　變現千眼能怖畏
光明熾盛執金剛　身披甲冑有大力
修羅既覩而退走　彼以薄福力不任
帝釋爲天現神變　一切世間盡能救
說此神變福無盡　空中天鼓勸諸天
說於彼衆業果報　知天躭著於慾樂
天鼓出聲而救度　觀身無常不久停
此等自性不能了　如幻如雲辟星月
萬物自性如夢覺　一切煩惱惡家因
除得甘露離無常　其中若有樂躭著

無常迅速如摩竭
聖者增長於一切
若有聞法免無常
及諸天衆說妙法
無邊煩惱能廣說
天鼓出於大音聲
廣為無作諸衆生
以天福力勝於彼
出衆音聲悉同彼
得生遠離兵怖畏
剎那恐懼盡消除
救度一切諸世間
不受煩惱說安樂
化身令他悉歡喜
一切天女各同示
若住自性妙法中
帝釋神變一剎那
唯自娛樂諸眷屬
世間變化離愛慾
攝伏一切衆生類
愚迷衆生不能脫
一切世間魔王攝
一切世間自破壞

一切眷屬悉遭苦
樂著慾樂如盲人
鼓為帝釋常誡勸
恒時演暢妙語言
彼能現此無色相
隨諸天意現衆色
天與修羅相持時
天鼓空中勸天人
天鼓勸令生忻喜
修羅王衆自退散
鼓施甘露經劫數
彼離煩惱魔王衆
帝釋天女九十二
一一幻身與彼同
諸女同時貪慾樂
而為開示演妙法
帝釋有愛有恚癡
無人於世恒方便
魔王鬬諍住世間
煩惱業力索普縛
彼等有愛有恚癡
住於十種業道中
梵王宮殿三千主

乃至梵王三千宮　普現其身於中住
梵天王出妙音聲　梵王於彼世間中
定知梵王能變化　彼經劫數如剎那
不能一念生悲智　過於三灾壞劫已
不思議心諸世間　衆生業報心生風
風能成就器世間　四海衆山天宮殿
廣大種子光明寶　風能生雲而降雨
雨止風卷雲自收　風能成熟世所有
安樂衆多諸世間　彼不學於波羅蜜
亦復不學佛功德　能現世間不思議
雖能如是人莫觀　乃至飛禽走獸聲
女聲童男童女聲　雲雷震吼海潮聲
衆生各各悉開知　各各聞於自性聲
以廣大辯無礙知　江河各出廣大聲
世間娛樂妙音聲　如来法海甚希有
能攝一切諸衆海　海得妙寶水無盡
江河覺樹復不增　由如一切世間海
定慧解脫福無盡　智智出生諸功德
得福功德亦不增　娑竭羅龍能自在
從下往詣化樂天　廣布慈雲四大洲
無數種種而莊嚴　化樂天中閻浮名
現雲普徧衆妙色　或變紅珠光晃耀
覩史多天金雪色　焰摩天中呋瑠璃

忉利天中瑠璃藏　四大王天水精色
金剛堅固海雲色　緊那羅宮香發越
龍王宮中蓮花色　堅守大力烏黑色
阿修羅宮山石色　上妙金光陽焰色
異域他州種種嚴　贍部州中青碧色
雲色各各隨洲變　化樂天中現金雲
由如閃電日光色　妙色等同清淨月
覩史多天紫金色　焰摩天中金雪同
忉利天中瑠璃色　四大王天水精色
金剛堅固海雲色　緊那羅宮香充滿
龍王宮中蓮花色　堅守大力烏黑色
阿修羅宮鐵山色　上妙清淨摩尼照
種種差別而莊嚴　贍部洲中月摩尼
電光所至亦如雲　化樂天與梵王天
同現鼓聲悉周徧　覩史多天雅樂聲
焰摩宮中天女聲　四大王天乾闥嚩
山相擊聲海潮聲　緊那羅笛俱拏聲
龍宮加陵頻伽聲　堅守宮中龍女聲
修羅宮中琴瑟聲　人聲海聲笙簧聲
化樂天中天妙香　雨花種種而莊嚴
妙摩尼月妙月中　曼陁花鬘及塗香
覩史多天摩尼色　種種妙寶衆嚴飾
如月光明摩尼髻　繽紛亂雨金色衣

種種幢幡及寶蓋　嚴持塗香妙花鬘
金色眞珠紅色衣　焰摩天中恒時雨
忉利天中如意珠　塗香栴檀及沉水
功姑摩藥天妙鬘　香水及雨衆妙花
珎異飲食增長力　得香美味皃熙怡
殊特妙寶不思議　雨四天王及龍宮
雨於大海能堅牢　如是無量無有盡
庫藏無盡甚廣大　恒雨無邊勝妙寶
妙衣莊嚴彼充滿　又雨粖香末利香
或作雅妙琴瑟聲　緊那羅女雨瓔珞
龍宮恒雨紅色珠　堅守光明摩尼寶
破壞寃家弓欲捷　修羅宮中雨鉀戟
無價瓔珞令彼安　雨鬘末利瞻波迦
雨於清淨俱蘭拏　更雨種種妙燈光
閻浮提人皆歡喜　復能忻樂妙法雨
花樹菓樹及香樹　天妙衆物安世間
如是難思雲莊嚴　霹靂雷聲雨莊嚴
如是龍變難思議　彼恒住於大海水
龍現變化上難思　若入法海功德中
無邊變化非測量　此義譬喻說少分
如是說彼調御師　此勇猛智離譬喻
若此現住解脫門　說此解脫爲最上
廣大微妙無上意　得未曾有眞實意

如是勝上甚深意　是法難行希有有
世間所有行行人　若聞最上解脫已
世間恭敬而稱讚　衆生身道難得聞
如是此法能尊重　若能作福獲安樂
自他因力而恭敬　彼於人間離疑惑
聲聞乘中不生疑　辟支佛乘亦復然
彼復不疑衆多乘　往彼大乘未爲難
恭敬此經甚難得　云何讀誦而受持
若住此法云何行　假使三千山及海
盡未來劫而頂戴　如是勤苦未爲難
恭敬此經甚爲難　三千微塵等衆生
一於前經劫住　如是勝福未爲難
信此經者甚爲難　假使十剎山及海
如此而能掌中持　如是勤苦未爲難
恭敬此經甚難得　十剎微塵等衆生
一一面前經劫住　最勝福報未爲難
信此經者甚難得　十剎微塵等如來
一一經劫面前住　若於此法讀誦持
勝前功德阿庾多　如來開此解脫門
若於十方一切剎　悉能降伏魔王宮
導引無罪悉安隱　若諸十方仁師子
彼從口中現一切　舒手安於頭頂上
無邊功德普吉祥　一切如來口中出

如来以手摩其頂　解脱法門應善説
汝等應當廣流布　勿令此法而斷絶
世尊佛説此伽他　説已默然而寂住
尒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天及諸人民海會聖衆同作是言此是如来第二會轉此法輪讃言善哉善説世尊希有希有我等過去未曾聞説如是正法若有衆生聞此正法甚爲希有即得不生貧窮下賤之家心得平等由如供養恭敬衆多如来是諸衆生展轉相教如佛塔廟彼諸衆生天上人間魔王眷屬彼不能害若諸人天在家出家是諸國王及諸大臣長者宰官亦不能害

是時尊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希有如来云何得此如是寶光明經正法行於世間此衆經中寶皆是如来威神力故出現世間復次是諸衆生得聞是法亦是如来威神力故

尒時世尊復開金口告尊者阿難言汝當受持阿難如是正法勤心精進受持讀誦是時尊者阿難遶佛三匝而作是言世尊我當受持如是正法

永不忘失佛說此經已一切聖衆菩
薩普賢菩薩妙吉祥童子尊者舍利
弗等諸大聲聞天人阿修羅乾達縛
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頂礼而去

大方廣揔持寶光明經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上　　　羣

西天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傳法大師三藏沙門賜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王舍城鷲峯山南面佛境界大樹林中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其名曰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乾連尊者摩訶迦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者摩訶那提迦葉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跋俱羅尊者婆藪槃豆尊者俱絺羅尊者嚩倪舍尊者阿濕嚩尒多尊者須菩提尊者蘇婆呼尊者阿寧嚕馱尊者難提枳曩尊者難跋多尊者准提曩如是等千二百五十大苾芻衆俱是時摩竭提國韋提希子阿闍世王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以衣服卧具飲食湯藥珍玩寶物而供養佛及比丘僧是時大地欻然震動大雲普覆起大惡風雷聲震吼掣電霹靂降大雨雹周徧而霔十方黑暗星宿隱蔽日月不現不能照曜日無暖氣亦無光明人民惶怖是時世尊以淨天眼見毗耶離大城王及臣民有

如是等災難竟起復次毗耶離別有離車子等或有內宮嬪妃婇女為彼鬼神之所惱害諸王王子及諸老幼奴婢僕從并諸眷屬皆為鬼神惱害惑亂彼毗耶離大城一切人民若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怕怖悶絶慞惶身毛皆豎仰面號哭而作是言

曩謨沒馱野曩謨達摩野曩謨僧伽野一心歸依乞求加護或有婆羅門及諸長者不信三寶歸向梵天王者或歸向大帝釋者歸向護世四王者歸向摩醯首羅者或寶賢藥叉大將滿賢藥叉大將訶利帝母日月星辰山林藥草江河陂池園苑塔廟隨所樂著悉皆歸敬作如是言我此災禍怖畏患難誰為救濟去何令我速得免離尒時世尊愍諸眾生別現瑞相起變化行以是行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天人阿修羅聞其音聲生恭敬心皆來集會是時索訶世界主梵天王與梵天天子眾俱天帝釋與忉利天眾俱四大天王與四天王天眾俱二十八大藥叉將與三十二大力

藥叉俱詞利帝毋并其子及眷屬俱於夜分時來詣佛所詞利帝毋以自威光輝赫晃耀照鷲峯山皆為一色到世尊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異口同音讚歎如來說伽他曰

端嚴金色相　由如淨滿月　富如毗沙門
吉祥之寶藏　遊行如師子　威德若大龍
巍巍眞金聚　閻浮檀之色　晴夜清淨月
安住衆星中　於諸聲聞衆　顯煥莊嚴相
歸命薄伽梵　諸天人中尊　利益於人天
住世無救護　守護大千經　過去佛已說
盡此輪圍山　而結金剛界　稽首人中尊
歸命無所畏　合掌恭敬礼　牟尼大法王

是時世尊於一念須默然而住告四天大王言大王汝等現是色相形類差別去何惱亂我諸弟子大王若復有人聞佛法僧出現於世心生歡喜如是人等於佛法中植菩提種生值佛世過辟支佛及阿羅漢諸聲聞衆於佛法中植衆德本十善具足命終之後當得往生三十二天一一天上為天王身受天快樂復生人中作轉輪王統領四兵王四天下乃至大海皆為一境得七寶具足得千子圍遶

其王千子智慧明達勇猛精進無諸怖畏妙色端正有大神力迅疾如風威德自在能伏怨敵以是因緣獲得如是福德果報貪著愛欲娛樂自恣汝等今者於如來前起憍慢心現如是相作如是事於我弟子心生輕毀恐怖惱害

是時北方藥叉主毗沙門天王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住處有一大城及以聚落園林花菓宮殿樓閣周匝安以表刹四面懸鈴妙真珠網羅覆欄楯金銀堦道種種寶物而嚴飾之其上燒衆名香晝夜氛氳散諸雜花徧布其地清淨皎潔甚可愛樂百千天女周匝圍遶我處於彼受五欲樂無有猒足如迷醉人不能惺悟犯所行行違本所願以是義故諸藥叉衆周徧世界十方馳走飲血噉肉若男若女童男童女於如是人作諸魅及諸惡食食血者食肉者食胎者食生者食命者或作畜生及諸異類或作師子常食有情彼恒殺生食噉其命大德世尊我今於佛及四衆前說

彼藥叉所現色相種種形皃一一不同此藥叉衆皆有執魅是故我常手持寶塔內安聖像彼執魅者藥叉衆中我名大王是諸藥叉燒種種香燃種種燈散諸雜花供養塔像及供養我世尊若藥叉衆作執魅者令其衆生現如是相若常笑喜若常驚怖若常啼泣若多語言無有其度若常狂亂若不睡眠若身常疼痛若仰視虛空若樂觀星宿若常馳走若晝即不樂夜即歡喜若常饑羨此諸藥叉有如是等執魅之事於諸世間無能制者我有神呪悉能調伏惟願世尊聽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阿哩引阿囉抳引昝仁敢切陛引惹朕嚓引阿佉顊引麼佉顊引佉佉顊引佉喇囉江切疑魏罰切賀引哩并尹孕切誐嚓引麼銘名平切擬攞你悉鈿覩滿怛囉二合跛那婆嚩二合賀引婆嚩二合薩底也二合薩覩二合吠無每切引室囉二合摩拏寫麼賀引囉惹寫曩麼引麼末音嚓引顊引濕嚩二合哩也引二合地跛底曳二合曩婆嚩引二合賀引

是時東方彥達嚩主持國天王從座
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
恭敬作礼而白佛言世尊我彥達嚩
衆執魅之者其人現如是等種種色
相若常歌舞若愛莊嚴若無貪愛若
語言誠信若乍瞋乍喜若復憔渇若
眼赤如來若復瘧病若如中毒若閉
目不開常在睡眠若常背覷面不向
人如是人等爲彥達嚩之所執魅於
諸世間無能制者我有神呪悉令調
伏惟願世尊聽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阿契引麼契引尾曩契引滿
弟引嚩囒引祢引左跛嚓引嚩契引
嚩佉伱引阿契上嚓引嚩賀嚓引
婆彥那黎嚩勢引嚩無餅切哩底二合
娑嚩二合引賀引母煎靚彥達哩嚩二合
仡囉呬引毗喩二合引地哩二合多囉引瑟
吒囉三合寫麼賀引囉引惹寫曩引
麼引嚩黎乃引濕嚩二合哩也二合引地跛
底曳二合引曩娑嚩二合引賀
是時南方矩畔拏主增長天王從座
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
恭敬作礼而白佛言世尊若我矩畔

拏衆執魅之者現如是等種種色相
若多語若燋渴若心迷亂目睛矒瞪
若面赤色若常卧於地若身常拘急
若容皃醜惡若身體羸瘦若長爪甲
若長頭髮若身體腥臭若身坌垢穢
若常妄語若語言狂亂如是人等為
矩畔拏之所執魅於諸世間無能制
者我有神呪悉令調伏惟願世尊聽
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佉佉佉銘引佉攞銘引佉攞
引銘佉囉棃佉囉契迦囉棃引迦
尸你引迦嚕銘引迦囉智引迦引棃
迦引弥你尾馱棃引閇上至引曳細引
野舍嚩底三毋引三弥你舍編覩
銘引滿怛囉二合跛那引婆嚩二合引
賀引薩嚩薩怛嚩二合引南引佗囉二合
虎婆喻引波捺囉二合嚩引尾嚕荼
迦寫麽賀引囉惹寫曩麽引嚩棃引
乃引濕嚩二合哩也二合引地鉢底曳二合引
婆嚩二合引賀引

是時西方龍王廣目天王從座而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恭敬
作禮而白佛言世尊我諸龍等執魅

之者現如是等種種色相若常餓噉若喘息長嘘若身常冰冷若口吐涎沫若多睡眠若身體如虵光滑堅硬若心勇猛不懼生死若能馳走無困之時若爪甲長利若手爬其地令如窟穴如是人等為諸龍等之所執魅於諸世間無能制者我有神呪悉令調伏唯願世尊聽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訖囉二合野細引訖囉二合迦曬引訖囉二合迦曬引加沙曳骨嚕二合計計骨嚕二合佉銘骨嚕二合嚕引阿佉黎引娑麼娑佉黎引迦護銘引阿魯計引迦魯計引伊哩引尸尾哩引伊哩弥哩引地引哩引虞嚕嚩底娑嚩二合悉底也三合宰覩二合尾嚕引膊引乞叉二合寫麼賀引囉惹寫曩引麼引嚩攞乃引濕嚩二合哩也二合引地鉢底曳二合引曩娑嚩二合引賀引

介時世尊於一切諸天龍神藥叉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我為一切世間調御丈夫天人師具足十力四無所畏難調伏者使令調順我今轉大法輪我獨一身降伏汝等大藥叉將

一切軍衆悉令降伏我今以大智力爲欲擁護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如來於一切悉地皆得成就我有神呪名一切明汝應聽受即說呪曰

唵(引)阿僧擬(引)康誐嚩帝(引)末攞你哩駝(二合引)曬(引)式(引)哩(引)式(引)囉嚩哩(引)嚩日囉(二合)三銘(引)嚩日囉(二合)馱哩(引)薩擔(二合)鼻捺哩(二合)姹娑哩(引)尾惹曳(引)尾伽細(引)嚩囉(引)仡囉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阿囉抳(引)達麼欲訖帝(二合引)祢尸尾駝瑟致(二合引)娑嚩(二合引)薩底也(三合)薩覩(二合)阿四半(引)薩嚩薩怛嚩(二合引)南(引)左怛他(引)誐多末黎(引)曩曩乃(引)濕嚩(二合)哩也(二合引)地鉢底曳(二合引)曩曩娑嚩(二合引)賀(引)

是時四方諸大藥叉矩畔拏等聞佛世尊說是神呪一時合掌恐懼失色怖畏戰慄身體四肢不能自勝出大怖聲其聲遠震十方聞知四大天王作是思惟如來三密守護大千大明王神呪威德之力廣大甚深不可思議彼諸藥叉矩畔拏衆諸鬼神等聞佛所說皆悉降伏猶如大風吹散火

焰無有遺餘佛所說法亦如利刀諸
毒害心悉令斷滅佛言如梵王呪破
彼俱尾囉長子令彼長子不起異心
若復有人為彼天龍及諸藥叉矩畔
拏衆諸鬼神等惱害惑亂執魅之者
當用醍醐及以芥子以是神呪而加
持之擲入火中令火出焰又擲四方
及以上下或擲入水是諸人等遠得
安樂若有不順此呪者以酥芥子相
和燒之皆令出焰亦得安樂彼等藥
叉爲棒所打身體生瘡及有棒痕彼
藥叉等疼痛苦惱往阿拏迦嚩底王
城到已其俱尾囉威德神力勅諸藥
叉或不令入不得飲食及其本坐種
種怖畏衆會一處出大音聲離藥叉
國此守護大千甚深經典若有藥叉
及矩畔拏諸鬼神等不隨順者彼諸
藥叉及鬼神等爲大忿怒金剛明王
手執金剛而破其頭復以利刀而截
其舌復以利刀劓其耳鼻或復斬截
令身粉碎或以刀輪而斷其首或以
鐵棒恒常鞭撻或以鐵橛而釘其心

或於口中常出膿血毀謗斯經獲如

是報常處輪迴出已復入無有休息諸有吉祥國土城邑不復共會時四方天王東方持國南方增長西方廣目北方毗沙門天王被忍辱鎧各坐賢座住於佛會大梵天王以神通力化作寶殿種種妙寶以為莊嚴其中復現金剛寶座佛坐其上彼大梵天王及諸梵王合掌作礼住立佛前讚歎世尊作如是言如真金幢金色晃耀目若蓮華清淨無垢如娑羅王樹花開敷如淨滿月衆星圍遶相好巍巍功德莊嚴牟尼法王為世間燈天人稱讚能令安樂一切衆生皆到究竟涅槃彼岸出生於佛及辟支佛諸聲聞衆天人神仙婆羅門等悉皆增長是時世尊告大梵天王及諸梵衆護世四王等而作是言如來為欲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故汝等聽受若復有人聞此經典輕毀之者譬如有人動須弥山及四大海乃至大地皆令翻覆其人又言日月星辰水火風等我能繫縛致於他方令彼處現如是人等為自欺誑無有是處乃至起於

種種異心輕毀之者如是人等皆為
疾始不為利益一切人天即為愛樂
增長步多鬼神等衆彼諸鬼神周徧
遊行伺求人便食噉其肉如是人等
即為一切魔王徒黨步多鬼神而為
眷屬如是人等於此神呪不生信敬
以是神呪威德力故令彼人等知其
過惡即於佛前志心受持此守護大
千陁羅尼經懺悔之者是諸人等即
得遠離種種種譴罰時會大衆頂礼佛
足各各瞻仰金色之身是時復有吠
首剡摩天子為四天王造四大寶車
一一皆以七寶所成謂金銀瑠璃眞
珠馬瑙及玻瓈迦珊瑚等寶種種間
錯而嚴飾之護世四王坐其寶車以
天威力忽變金色乘空而行至步多
國香花寶物徧覆其地而為供養
是時護世四天王勅六十大藥叉將
言汝等今者持是神呪以呪威力往
詣四方所有一切藥叉羅剎步多鬼
神汝以羂索當繫其頭將來至此乃
至十方一切國土有此最上甚深經
典所在之處悉當守護時梵天衆及

餘諸天皆悉以此甚深經典神呪威力降伏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而爲守護大千國土是時毗沙門天王大藥叉即往四方巡遊世界勑諸大藥叉將所有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或住十方國土城邑或居巖窟東方彦達嚩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南方矩畔拏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西方龍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北方藥叉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如是等種種執魅恒於世間惱害衆生作諸魅事汝等諸大藥叉將以此神呪威德力故而降伏之以[illegible]羂索繫縛其身牽來至此時矩尾囉說是語已復有矩尾囉長子名散惹野大藥叉常乘於人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二子名惹你迦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三子名曰大魅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四子名曰嚕腹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魔醯首羅其天四臂

具大威力亦復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眾俱如是矩尾囉長子散惹野大藥叉將等及魔醯首羅彥達嚩眾皆以此神呪悉令調伏十方所有藥叉羅剎步多鬼神亦令降伏以五羂索繫縛其身牽來至此我令破壞佛言若復有人於此神呪如法受持當想此大明王志心念誦如是神呪能攝一切諸大神呪等無有異作忿怒聲起勇猛意誦此神呪彼藥叉眾步多鬼神以是神呪威德力故皆為毗沙門天王鐵棒之所鞭撻自縛而來歸命懺悔若諸魔王及諸魔眾藥叉羅剎步多鬼神於佛法中常作魔事起諸障難以是神呪威德力故於一念頃皆悉自來歸命懺悔彼諸藥叉及羅剎娑步多鬼神或居大海或住諸河或居舍宅或依門戶或處空室湫濼江湖川澤陂池園苑林樹或居曠野或住村坊國邑聚落村巷四衢或居天祀或住王宮或依乾枯娑羅之樹或居道路或住城隍或居道界或處一方或住四隅或不依

方所有千萬億藥叉羅刹及諸步多鬼神等衆以是神呪威德力故皆悉調伏復有諸大彦達嚩衆或爲歌舞或作唱妓奏諸雅樂琴瑟鼓吹出妙音聲如是等大彦達嚩衆具大威德有大光明色相圓滿以是神呪威德力故皆悉調伏天帝釋日月天子地天水天火天風天頗羅墮里天子護世四天摩多里天子眼赤天子雪山天子旃檀天子商主天子麽把建姹天子世間敬天子麽怛鉢啝怛囉二合臬曩天子彦達嚩王吩曩哩沙二合天子五髻天子覩毋嚕天子山王天子麽臬天子尾濕嚩二合弥怛嚕二合天子耶殊陁羅天子針耳天子大口天子妙口天子如是等一切大威德天大力軍衆及天龍彦達嚩阿蘇囉藥叉羅刹娑或復瘧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若常熱病恒常惱害一切衆生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諸藥叉羅刹皆爲神呪羂索之所繫縛牽之而来一時合掌住立佛前讃歎世尊而作是言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豪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　詔譯

是時復有諸大藥叉步多鬼神皆具威德有大神力以是因緣奔来集會所謂四臂藥叉大毒害藥叉多足藥叉四足藥叉二足藥叉一足藥叉一頭多足藥叉仰足藥叉懸頭藥叉四頭多眼藥叉半身一目藥叉一十二腹藥叉驢脣藥叉象頭藥叉半手藥叉倒面藥叉鐵牙藥叉鐵臂藥叉鐵足藥叉復有諸羅剎娑衆所謂銅髮羅剎娑銅牙羅剎娑銅眼羅剎娑銅手羅剎娑身如銅棒羅剎娑銅鼻羅剎娑懸頭背面羅剎娑手足炎熾羅剎娑諸根不具羅剎娑傴僂羅剎娑金翅鳥形羅剎娑惡眼惡視羅剎娑惡面羅剎娑摩竭魚形羅剎娑獸形羅剎娑醜陋羅剎娑鏵觜羅剎娑長脣羅剎娑偏牙羅剎娑毒害羅剎娑常頻眉面羅剎娑大腹羅剎娑象耳羅剎娑耽耳羅剎娑無耳羅剎娑長臂羅剎娑長鼻羅剎娑長手羅剎娑體

乾枯羅剎娑身長羅剎娑髮長羅剎
娑長莊嚴羅剎娑大足羅剎娑細頸
羅剎娑臭氣羅剎娑瓮腹羅剎娑猴
形羅剎娑鵂形羅剎娑持杵羅剎娑
腹如棒羅剎娑竪眼羅剎娑大耳羅
剎娑髮竪羅剎娑赤色羅剎娑大頭
羅剎娑弓項羅剎娑腹由羅剎娑肌
瘦羅剎娑雨火羅剎娑須弥頂羅剎娑
如是等大羅剎娑皆具威德有大神
力以是因緣皆悉奔馳来集佛會復
有諸大矩畔拏衆所謂樹形矩畔拏
山石矩畔拏雲霧形矩畔拏枕螺聲
矩畔拏鼓音矩畔拏天音聲矩畔拏
惡聲震吼矩畔拏大項矩畔拏驢聲
矩畔拏黒色矩畔拏青色矩畔拏黄
色矩畔拏綠色矩畔拏碧色矩畔拏
針毛鍼髮矩畔拏血汚身矩畔拏如
是等諸矩畔拏以是因緣皆悉奔馳
来集佛會是諸藥叉羅剎及矩畔拏
等皆以血穢汚染其身齒如鋒芒手
執死屍走而食之血汚脣口身手俱
赤自擘其腹心腸皆出現是惡狀令
人恐怖或摘人足渾吞食之手足黒

色殺命無數有大筋力其身骨鏁猶
如鐵索毒害熾盛常懷惡心甚可怖
畏活剝人皮滿中盛血十方國土城
邑聚落處處門戶而弃擲之毒氣流
行作諸災禍種種疾疫傷害衆生毒
風寒熱一切災變處處流行周徧四
方是諸國土所有仁王見是災禍流
行世間心生怖畏以是神呪大隨羅
尼而加持之如是魔王及其眷屬藥
叉羅剎步多鬼神皆悉降伏自縛而
來即於佛前合掌讚嘆作如是言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禮

復有藥叉羅剎矩畔拏及彥達嚩步
多鬼神遊行世間國土城邑王宮聚
落村巷四衢飲啖血肉吸人精氣或
有大身具大威德富貴自在十頭千
眼四臂多臂猛惡毒害無能敵者甚
可怖畏百千眷屬而爲侍從執弛秉
炬或弓箭劒戟諸鬪戰具或執金剛
現如是形令他恐怖周遊十方一切
國土與諸藥叉及羅剎衆更相鬪戰
常隨衆生所在之處吞啖於人新熱

血肉以充其食亦以神通作諸變現
或作師子或現虎狼象馬駞驢牛羊
猪犬或爲野干熊羆獐鹿或作異獸
名囉駈迦閉或變其形名鉢囉(二合)契
佉陵誐(二合)或現水族黿鼉龜鼈鰕蜆
螺蚌龍魚之類復現孔雀鸚鵡白鶴
或復現爲俱枳羅鳥或復現爲靈鷲
鳥或爲鳩鴿鵝鴨鴛鴦或爲鷄鴈或
現飛鳥身如金色是諸藥叉現種種
形令人恐怖於其中間互相憎嫉互
相食噉如是等衆其心差別恒常裸
形羸瘦顦顇躭著欲樂殺諸衆生出
彼膓胃纏縛其身或以鐵叉撞刺令
彼苦惱出大惡聲以適其意隨諸衆
生現種種相或自執持刀輪劒戟或
有羅剎口牙鋒利或自出眼睛或無
耳鼻或無手足口如牛口知諸衆生
生處往處及所行處或變其身令極
微細於口鼻中及毛孔肢節一切身
分吸人精氣如是藥叉羅剎步多鬼
神百千萬衆於諸世間無能制者以
是神呪威德力故自縛而來即於佛
前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復有妙高山王輪圍山王鷲峯山王
伊沙馱囉山王雪山王香醉山王半
拏囉山王尾唧怛囉(二合)山王寶峯山
王曩囉那山王持雙山王吉祥山王
高頂山王如是等諸大山王皆悉来
集彼諸山處一切諸天而来遊戲五
通神仙之所依止修行苦行
復有百千萬億天子與百千萬億天
女眷屬俱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羅
睺阿修羅王鉢囉(二合)賀囉(二合)那阿修
羅王如是等百千萬億阿修羅王與
若千阿修羅女眷屬俱復有諸大龍
王摩那斯龍王無熱惱池龍王難陁
跋難陁龍王善眼龍王金剛慧龍王
殑伽龍王信度龍王娑竭羅龍王如
是等百千萬億諸大龍王與若干龍
女眷屬俱復有百千萬億迦樓羅王
亦與百千萬億迦樓羅女眷屬俱復
有諸藥叉將名字所謂
金花藥叉神住於孃馱國　鼻色迦藥叉
摩竭陁國住　迦畀梨藥叉娑嚕迦砌神

此二大藥叉　俱舍羅國住　鉢囉奔拏迦
娑醯城中住　針毛藥叉神　住於末利國
耶輸陁藥叉　及以鼻沙拏　此二大藥叉
鉢左利國住　眼赤大藥叉　阿濕縛介國
氷誐羅藥叉　住阿鉢底國　迦畀羅藥叉
呋祢勢國住　瓮腹藥叉神　住在末蹉國
清淨大藥叉　在於瑜羅國　能破他藥叉
彥馱羅國住　素哩瑱怛囉　住於劍毋國

復有一十六大藥叉將有大威德皆具光明所謂執金剛藥叉而為上首謂法護藥叉奔拏羅藥叉迦畀羅藥叉妙見藥叉尾琵(二合)吒女藥叉賓努藥叉迦羅輸那藥叉矩婆藥叉真實藥叉半支喻藥叉魔醯首羅藥叉能破壞藥叉輸囉娑努藥叉焰魔藥叉及焰魔使者大藥叉等大威德大力軍衆與俱胝大藥叉俱共圍遶復有諸藥叉女及大羅刹女訶利帝母而為上首彼訶利帝名稱遠聞具大威德現可畏形與五百子而自圍遶所謂阿俱吒羅刹女迦利迦囉羅刹女胝迦利羅刹女鉢捺麼(二合)羅刹女花主羅刹女花齒羅刹女廣目羅刹女驢

耳羅剎女賛耶　努羅剎女尾瑟吒(二合)
羅剎女訶利羅剎女迦閇羅羅羅剎女
冰議羅羅剎女象形色羅剎女龍齒
羅剎女峯牙羅剎女惡牙羅剎女賀
羅羅剎女阿賀羅羅羅剎女賢牙羅剎
女如是等諸羅剎女皆具威德有大
光明現可畏形各持戰具十方馳走
食噉於人及諸生命其所行處地皆
搖動園林枯死草木乾燋一切山岳
悉皆摧毀以是神呪威德力故自縛
而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是時毗沙門天王前白佛言世尊我
於北方建立一城名阿拏迦嚩底彼
阿拏迦嚩底城一切天衆於彼而住
其城高廣面百由旬衆寶間錯以爲
莊嚴有大藥叉手持金剛住於四方
而爲守護我彼大城如是建立其城
四門第一紇以黃金所成其第二門
衆寶合成其第三門紇頗胝迦其第
四門摩尼之寶復以衆寶而嚴飾之
於其城中處處皆有園林花果種種

宮殿種種妙寶以爲莊嚴復有種種寶樹行列亦有種種雜色之鳥飛翔其上或坐寶樹以爲莊嚴有種種香種種塗香諸藥叉女周匝圍遶作倡妓樂我彼國界莊嚴如是富貴自在彼步多衆受勝妙樂我及使者奉持正法信受愛樂不殺生命以不殺故藥叉羅刹諸步多衆不得飲食無飲食故心生熱惱以熱惱故捨離正法殺諸生命惱亂衆生以是因緣我於十方周徧巡行所到國城四方門戶觀彼住處或住園林或居道路一切住處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百千萬億悉以神呪威德力故令彼自縛皆来至此我於彼城有旃檀林及清涼池我及眷屬於彼遊戲我處其中名爲法王以法治世於其中間復有種種衆寶樓閣第一黃金第二白銀第三吠瑠璃第四頗胝迦第五妙眞珠寶第六白玉第七馬瑙第八七寶合成一一樓閣有百千萬寶女而住其中彼諸寶女妙色端正工巧技藝歌唱鼓吹無能及者有如是等種種功德

復以天諸妙寶及無價衣莊嚴其身
作衆妓樂是故我常躭著慾樂及以
飲食如彼醉人不能惺悟是故諸藥
叉及羅剎衆步多鬼神走趣十方作
諸怖畏若男若女在母胎中令胎傷
損并及畜生亦復如是爲求飲食殺
諸生命乃至苗稼及以花果一切種
子諸藥草木爲彼藥叉奪其滋味令
其減少復有執曜及諸星宿起毒害
心照臨一切使諸衆生不恒禍福爲
煩惱因更相鬪諍更相欺誑更相殺
害水火盜賊枷鏁繫閉作諸執魅惱
亂衆生如是種種諸惡不祥皆爲執
曜及諸星宿之所變怪或復令人多
諸疾病羸瘦纏痾呻吟終日身體乾
枯喘息微細或復令人受諸驚怖或
作惡夢夢中恐懼或於夢中造衆惡
業或在夢中受諸苦惱逼迫之事或
居門戶作彈指聲如是等比皆爲一
切步多鬼神所作之事爲欲吞噉諸
衆生故或爲朋友骨肉親戚或現居
家僕從士女工巧技藝端正殊妙欲
使其人心生愛樂或復現作彗孛妖

星或爲旋風夜變鬼火或作虎狼或爲豺狗常懷毒害恐怖於人或依樹林或居塔廟或在平地或處高原或爲天童以魅於人或於暑月化清涼車出種種聲或爲晝像或現舍宅或在道路現作城邑令人愛樂皆爲執曜藥叉羅剎步多鬼神作諸魅事執人身命常令驚怖種種色相種種音聲種種病苦種種痛惱乃至夢想種種顛倒如是等比隨意自在能變世間一切色相彼諸藥叉羅剎步多鬼神及諸執曜皆以神呪威德力故自縛而來是時毗沙門天王起立合掌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如來輪跏坐　猶如眞金柱　光明照世間
福智大牟尼

說是偈已北方有六萬四千藥叉衆皆爲毗沙門天王之所讁罰令於佛前受持神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南引唵引佉契引誐哩陛引尾作訖灑二合把引作訖囉二合囉引惹你引贊㮓哩二合引播引多引禮引鼻引麼跛哩嚩二合帝引佉囉

仡哩(二合引)俱胝迦囉(引)仡哩(二合引)𠷈迦(引)
乞叉(二合)末陵誐(二合)嚩底娑(引)𠰉(羅江切)
誐嚩帝(引)唧怛囉(二合)建底娑嚩(二合)
薩怛野(三合)窣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
薩彼哩嚩(引)覽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引)
左薩嚩婆喻(引)波捺囉(二合)吠(引)毗藥(二合)
娑嚩(二合)賀(引)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引)左(引)比
野(二合)他爍訖囉(二合)室左(二合)路(引)迦播(引)
攞(引)麼醯(引)囉(引)藥乞叉(二合)彙曩(引)
鉢多野薩嚩(二合)賀(引)利(引)帝(引)左娑
補怛哩(二合)迦(引)伊餡(引)補瑟謗(引二合)室
左(二合)獻鄰(引)鉢囉(二合)底仡哩(二合)根難(二合)
多麼麼(引)昝頂尾(引)哩曳(引二合)拏帝
(引)惹娑(引)帝(引)灑(引)毎(引)濕嚩(二合)
哩曳(二合)拏末禮(引)曩左你賀多(引)
薩嚩嚕(引)誐(引)室左(二合)娑嚩(二合)悉底
野(三合)窣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颰波
哩嚩(引)覽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引)左
薩嚩婆喻(引)跛捺囉(二合)吠(引)毗藥
(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持國天王起立合掌面皃熙怡如

花開敷恭敬尊重出妙音聲如孔雀音迦陵頻伽俱枳羅等妙雲天鼓微妙之聲白佛言世尊我於東方有六萬四千彥達嚩羅剎娑衆惱亂世間一切衆生我今謫罰令於佛前受持神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南(引)馱囉抳馱(引)囉抳尾特網(二合)蹉你畔惹你鉢囉(二合)畔惹你尾馱麼你經(經孕切)布嚕曬(引)爍迦禮舍(引)囉底弍攞馱哩(引)秫馱左囉抳(引)軀(引)沙嚩帝(引)娑(引)囉(引)佉哩(二合引)扇(引)底娑嚩(二合)悉底野(三合)宰覩(二合)布哩閉(二合引)祢尸娑嚩(二合引)賀(引)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引)左(引)比野(二合)他爍訖囉(二合)室左(二合)路(引)迦播(引)攞(引)麼醯濕嚩(二合)囉(引)藥(引)乞叉(二合)亰曩鉢多野薩吠(引)賀(引)哩(引)帝(引)左三補怛哩(二合)迦(引)伊舒(引)補瑟波(二合)室左(二合)孅鄧(引)室左(二合)鉢囉(二合)底佉哩(二合)恨拏(二合)底麼麼(引)昝帝尾(引)哩曳(二合)拏帝惹娑(引)帝(引)沙(引)每(引)濕嚩(二合引)哩曳(二合)拏末禮(引)曩左你賀多(引)僅嚩嚕(引)誐(引)室左(二合)娑嚩(二合)

悉底也三合寧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
颰跛哩嚩引囕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
左薩嚩婆喻引跛捺囉二合吠引毗藥
二合娑嚩引二合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增長天王即從坐起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我今為欲利益一切有情
故破一切見一切異論斷一切疑一
切世間作障難者尾那夜迦及我南
方六萬四千矩畔拏衆及鉢哩二合多
布單那等常於世間起毒害心惱亂
衆生我今謫罰令於佛前受持神呪
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没馱引南引唵引娑引
囉底劍引底迦引囉枳劍迦枲枳囉
抳末抳馱囉抳末哩馱二合你普引弥
馱羅你醯麼嚩底咀仁祖切引底左囉抳
誐攞引佗哩二合娑嚩二合悉底也三合寧
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颰跛哩嚩引囉
寫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引左諾乞史二合
赦引濵左娑嚩二合引賀引没羅二合憾
麼二合引左引比野二合陀爍訖囉二合室

左(二合)路(引)迦播攞麼醢濕嚩(二合)囉(引)
藥乞叉(二合引)地鉢多野薩吠(引)賀(引)
哩(引)帝左娑補怛哩(二合)迦(引)伊給(引)
補瑟謗(二合引)室左(二合)巘馱(引)室左(二合)鉢
囉(二合)底仡哩(二合)恨赦(二合)覩麼麼(引)昝
頂尾(引)哩曳(二合引)拏帝(引)惹娑(引)帝
(引)奭(引)毎(引)濕嚩(二合)哩曳(二合引)拏末禮
(引)曩左你賀多(引)薩嚩噜(引)誐宰
覩(二合)麼麼阿醢謗(引)颰跛哩嚩(引)羅
寫薩嚩薩怛嚩(二合)難(引)左薩嚩婆喻
(引)跛捺囉(二合)吠吡藥(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廣目天王從坐而起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我於西方有六萬四千大
龍王衆常起大雲與大海衆持於大
水現大勇猛作大鬪戰常於世間惱
亂衆生我今讁罰令於佛前受持神
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引)南(引)唵(引)達
哩鉛(二合)左囉(引)仡哩(二合引)末攞嚩底末
禮你祢商倪(引)尾嚩尸娑哩(引)佉
哩刧鬧禮(引)贙拏(引)粲底哩抳你

囉(引)惹你(引)尾馱囉抳嚩攞拏(二合)嚩底阿左梨娑嚩(二合)悉底野(三合)窣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颰波哩嚩(引)囉寫薩嚩薩怛嚩(引)(二合)難左鉢窒止(二合)麼(引)焰(引)袮尸娑嚩(引)(二合)賀(引)没馱(引)左(引)比也(二合)他爍訖囉(二合)室左(二合)路(引)迦播攞麼唧濕嚩(二合)囉藥乞叉(二合)地鉢多野薩嚩賀(引)哩(引)帝(引)左娑補怛哩(二合)迦(引)伊鈴(引)補瑟謗(引)(二合)窒左(二合)獻馱(引)濕嚩(二合)鉢囉(二合)恨赦(二合)覩麼麼(引)昝頂尾(引)哩曳(引)(二合)拏帝惹娑(引)帝(引)沙(引)毎(引)濕嚩(二合)哩曳(引)(二合)拏未禮(引)曩左你賀多(引)薩嚩嚕誐(引)窒左(二合)娑嚩(二合)悉底野(三合)窣覩麼麼阿醯謗(引)颰波哩嚩(引)囉寫薩嚩薩怛嚩(引)(二合)難左薩嚩婆喻(引)跛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娑嚩(引)(二合)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大梵天王諸梵天王等即從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諸梵種淨行婆羅門等能知清淨婆羅門種種法要工巧呪術醫方世論占相吉凶

善閑世間一切行法厭身寂嘿修諸苦行常於人世利益衆生爲諸藥叉及羅刹衆往於世間空行地居及往地下惱亂衆生作諸執魅我有神呪而誦罰之令於佛前受持神呪即說

呪曰

曩莫三滿路没馱(引)南(引)唵(引)没囉(二合)憾銘(二合引)没囉(二合)憾麼(二合)軀囇(引)没囉(二合)憾麼(二合)娑嚩(二合)哩(引)嚩日哩(二合引)嚩日囉(二合引)軀囇(引)嚩日囉(二合)馱哩(引)悉體(二合)哩(引)娑哩(引)阿左禮(引)阿囉捉(引)伊舍捉(引)囉拏祢(引)戍(引)哩(引)嚩囉(引)佗囉(二合)鉢囉(二合)鉢帝(二合引)娑(引)囉嚩帝娑嚩(二合)悉底野(三合)寧覩(二合)麼阿藍謗(引)颰波哩嚩(引)囉寫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左薩嚩娑喻(引)跛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嚩(引)多惹閉多惹嚕(引)誐(引)室禮(二合)瑟麼(二合)惹散你播多惹你賀多薩(引)嚩嚕(引)誐(引)室左(二合)娑嚩(二合)悉底野(三合)寧覩(二合)麼麼薩嚩薩怛嚩(二合引)難左薩嚩娑喻(引)跛捺囉(二合)吠(引)毗藥(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是時世尊告諸大衆而作是言如來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故出現於世及爲救護一切國土城邑聚落無量衆生故出現於世亦爲愍念一切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阿脩羅等是故如來出現於世譬如世間良醫善治衆生種種病惱亦如世間有阿闍梨智慧方便無不具足悉能化導利益安樂王及人民如來今者出現於世亦復如是我往世間云何爲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惱害惑亂一切衆生故我今往詣毗耶離大城爲欲利益救護此毗耶離大城一切衆生故而作佛事說是語已是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下鷲峯山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衆以五百寶蓋及以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行天帝釋衆亦以五百寶蓋及以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行護世四王衆各以五百寶蓋及以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行魔醯首羅天子與二十八大藥叉將

并三十二大力藥叉衆訶利帝母并
其子及眷屬如是等衆各各以百天
妙寶蓋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
行舍利弗等諸聲聞衆各各亦以天
妙寶蓋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
行于時世尊具足如是勝妙色相福
德之利與諸苾芻從鷲峯山詣離車
尾國吠耶離大城遥望彼城於其城
中王及人民同見世尊威德巍巍端
嚴殊特最勝平等具足根力調伏諸
根猶如大龍其心清淨湛然不動以
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好莊嚴其
身如娑羅王譬如杲日放光明網亦
如夜暗於大高峯現大明炬如大火
聚如鑄金像如來威德亦復如是彼
諸人等遥見世尊心皆歡喜憶念思
惟即共發心出吠耶離大城奉迎世
尊入彼城中時吠耶離大城道路平
正掃除清淨出種種花徧布其地建
立種種諸妙寶幢懸衆幡蓋塗香秣
香而為供養世尊到已王及人民頂
礼佛足世尊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故
即現足下勝妙柔軟千輻輪相及蓮

花文而復現於毗首羯摩藏文以如
是等過去積集無量無邊諸善功德
殊妙色相莊嚴其身放大光明其光
晃曜逾百千日周徧普照以清淨臂
與彼離車尾國毗耶離大城王而摩
其頂安慰其心是時世尊於毗耶離
大城之中如帝釋幢安詳而立觀察
四方徧袒右肩舒金色臂而作是言
未來世中若復有人供養如來分身
舍利如芥子許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不可窮盡未來世中若復
有人供養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
王甚深經典者即同供養一切如來
全身舍利等無有異是諸人等即能
遠離一切執魅此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神呪經典即是恒河沙等如來
應正等覺佛之密印若苾芻苾芻尼
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恭敬供養
爲人解說彼諸怖畏一切災難闘戰
諍訟更相誹謗杻械枷鏁種種惡法
不善之業諸惡不祥永不復受亦不
值遇是時世尊說是語已索訶世界
主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此守護大

千國土大明王神呪經典爲恒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能令解脫一切衆生諸惡不祥惟願世尊爲我說之是時世尊語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言梵王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即說大明王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引南引唵引阿左禮引麼左禮引娑引囉麼左禮引鉢囉二合訖哩二合底你哩軀二合引使三滿目契引悉弟二合哩引娑他二合引嚩哩引你軀瑟致二合引攞勿祢二合引鉢囉二合識攞你引播引嘲識弥娑嘲嚩提末禮引摩賀引末禮引摩賀引你哩娑二合引細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是時世尊即現其身作大明王說此大明王陁羅尼已而作是言大梵此大明王身者從如來方便功德智慧生從奢摩他微鉢舍那二二摩地四禪四聖諦及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及九次第定如來十力十一解脫處十二因緣十二行輪六念處十六念佛三昧觀行十八佛不共法四十二字門

生佛告大梵如是法門者皆爲如來功德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解脱法門也如是法門者即爲恒河沙等諸佛如来佛之密印能出生一切諸佛一切法藏出生真實道出生十二縁生出生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天王出生魔醯首羅出生日月天子九執十二宫辰一切星宿是時世尊復説大明王心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没馱(引)南(引)唵(引)娑(引)麗(引)迦京你尾嚩囉抳嚩囉(引)佗囉(二合)娑(引)哩(引)阿曰(引)乞叉(二合)抳(引)阿曰(引)洗嚩頸(引)迦(引)禮曩迦(引)麗(引)劍(引)尸嚩你(引)娑(引)囉抳(引)婆囉迦娑契(引)鉢囉(二合)散曩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娑(引)誐囉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娑擔(二合)婆你(引)婆多(二合)曩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嚩日囉(二合)馱哩(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是時世尊爲梵天王及諸大衆説此大明王心陁羅尼已于時復説此伽他曰

我今爲此天人衆　演説如是深妙法

猶如帝釋髻中寶　於一切處當得勝
十方如來悉證知　超過一切天中天
是故法寶無有上　斯眞實故得安樂
忍辱消除諸煩惱　如人飲服甘露味
能仁演斯微妙法　利益一切諸衆生
此法甚深無與等　行甘露行殄灾厄
如是法寶最殊勝　是眞實故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爲說種種甘露法
如彼三世薄伽梵　最勝平等三摩地
常行無上瑜伽行　現於金剛等二道
如是法寶最第一　斯眞實故得安樂
補特伽羅相應行　入大丈夫常修行
或時演說四意趣　及諸如來解脫門
我說法施大果報　如彼好地植種子
是故僧因最無上　斯眞實故得安樂
爲求無上菩提故　其心堅固不退轉
出家奉持沙門行　闡揚如來微妙法
令衆獲得甘露味　自他速登涅盤道
是故僧寶最第一　斯眞實故得安樂
貪瞋癡等皆已盡　猶如劫燒無有餘
身見邊見及邪見　見取戒取悉消亡
或以種種諸方便　彼同凡類化衆生
僧寶最上最第一　是眞實故得安樂

貪欲瞋恚不復生　乃至癡慢皆同等
身語意業悉清淨　能除群生諸有苦
了彼罪性如虛空　湛然清淨非取捨
是故僧寶最第一　斯眞實故得安樂
其心堅固無動轉　如彼因陀羅寶幢
四方種種大風吹　終不能令彼搖動
補特伽羅亦如是　現諸神通化群品
僧寶最上第一最　斯眞實故得安樂
或有能於四聖諦　觀察甚深微妙理
開諸衆生智慧門　及以檀戒利群品
堅持諸法無散亂　滅除衆生八難苦
僧寶最上最第一　斯眞實故得安樂
煩惱及漏皆已盡　如彼風燭無有異
滅已畢竟不復生　如是無生亦無滅
亦不可見及聞知　我今語汝諸佛子
僧寶最上第一最　斯眞實故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礼事諸佛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奉持法藏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恭敬僧伽得安樂
十方所有來集會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日夜奉持微妙法
如來實語度衆生　彼誠實言離怨結
能令衆生皆解脫　是故眞實得安樂
我等并眷屬及餘諸有情　遠離生死怖
速獲勝悉地
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引)南(引)唵(引)地(引)
哩(引)地哩(引)未禮(引)你哩驅(二合)使(引)未
攞娑(引)哩(引)娑(引)囉末(引)寧覩(二合)底
鉢囉(二合)步多鉢囉(二合)鉢帝(二合)阿(引)
囉末(引)阿囉驅(引)使(引)娑(引)囉嚩
抳(引)阿左俞(二合)帝(引)末攞嚩帝(引)式
囉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引)娑(引)囉識
銘(引)素哩也(二合)你哩驅(二合)使(史叟切)娑
縛(二合引)賀(引)
佛告大梵天王此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解脫法門者爲恒河沙等諸佛
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於其中間
出生無量差別句義所謂佛句法句
僧句大梵天王句天帝釋句護世四
天王句魔醯首羅句根本句意句悕
句因句住處句寂靜句一切如來觸
緣覺觀聲聞觀如是等種種法句常

為一切大梵天王并諸梵眾及天帝釋護世四天王恭敬供養尊重讚嘆魔臨首羅及餘諸天恭敬供養尊重讚嘆瑜伽阿闍梨及餘法師恒常稱讚由是密印即為增益梵天王等諸天諸仙神通變現種種智慧乃至一切世間外道梵志發歡喜心弃捨邪業此即諸佛智慧根本諸辟支佛涅盤之道一切聲聞相應之行為諸眾生示菩提相演一乘法指入聖路開解脫門斷諸見網摧我慢山清淨業道息輪迴苦竭愛欲海破壞眾生生死骨山斷截魔王魔羅羂索怖彼魔王及魔眷屬破壞魔王入魔境界破煩惱賊拔出眾生令歸聖道於諸惡道救度有情出煩惱室安住眾生至涅盤城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南引唵引康擬引康擬引齲數引奧數引馱額引引娑引囉地鉢囉合二鼻引尾布禪鉢囉合二鼻引祢引僧揭哩灑合二抳尾揭哩灑合二抳尾舍引伲囉合二嚩底弍馱娑引馱額引嚩嚕孥嚩帝引嚩引

娑你引尾步沙抳尾奕誐銘引尾弍麼底𧀼瑟波二合誐哩鼻引二合娑嚩二合悉底也三合野寧覩二合娑嚩二合賀引

佛告大梵天王此經名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解脫法門為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此印即之一切諸天人阿修羅所歸依處亦為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及辟支佛諸聲聞衆涅盤之城乃至過去諸佛及辟支佛諸聲聞衆以是經典而為父母旋遶礼拜恭敬供養大梵天王我於往昔以此大明王解脫法門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乃至圓滿諸波羅蜜令得菩提降伏魔軍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下　　豪

宋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傳法大師三藏沙門賜紫臣施護奉　詔譯

是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大天王即起礼佛同聲白言世尊惟願以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威神之力護持我等各并眷屬及餘一切諸衆生類令得安樂以是密印印於四方及以密印印彼一切藥叉羅刹歩多鬼神令彼調順其中若有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以是大明王陁羅尼而爲譴罰使令調順此大明王甚深經典佛之密印我今頂受不敢違越

是時世尊以是密印而印持之即說大明王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没馱(引)南(引)唵(引)迦陵擬(引)娑囉祢(引)惹那佉哩(二合)惹麼帝(引)星賀麼祢(引)娑議嚕(引)佉囉(二合)鉢囉(二合)鉢帝(引)(二合)單娑議(引)弥頞(引)麼梨頞虎嚕冰議梨銘賀恒賀恒賀恒賀恒賀恒素那頞嚩囉(引)佉囉(二合)嚩底賀賀悉底(二合)頞(引)嚩囉嚩底賛

拏引梨嚩囉顯引伱曳二合左左囉引

左哩引娑嚩引二合賀引

是時世尊復說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四方四隅所有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出大音聲其聲可怖而作是言苦哉苦哉去何今日有是災難如我等衆今見破壞皆悉殞滅作是語已心懷愁惱是時世尊變化大地爲金剛寶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即坐於彼金剛之地以佛神通威德力故皆悉倒地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恐怖轉增四散馳走時護世四大天王即變四方周匝火焰炎熱熾盛無有去路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見是事已展轉惶怖走向虛空是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承佛威神於虛空中現大鐵蓋高七多羅樹周徧普覆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徘徊空中終不能脫是時帝釋天主於虛空中即現山石劒戟弓箭搶矟及以樹木如雨而下即於是時此索訶世界中復有五千大藥叉以是大明王

陁羅尼威神之力自縛而来皆集佛會心懷恐怖身體戰慄猶如瘧病頂礼佛足在一面住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沙門憍荅摩常以大悲拯接群品利樂救護一切衆生大沙門憍荅摩我今怖懼無能救濟惟願大悲救護我等令免斯苦

尒時世尊語諸大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等言汝等當知從今已去奉持我法受持戒行不得違越汝等若有不順我語者如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亦復如是若諸藥叉等違我法印不順我呪者爲大明王斧擲於地頭破七分身體骨肉悉皆碎壞若復藥叉得種種病身生斑黑不能飛空常墮於地汝今當知若有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所在之處不得違越自恣其意當順佛語令汝安樂時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人及非人奉佛教勅各還本處毗耶離大城王及人民悉得免離一切災難彼毗耶離大城一切飛鳥鸚鵡舍利及俱枳羅鴛鴦孔雀有如是等衆

鳥和鳴出妙音聲皆作是言如來大悲濱斯妙法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我等今者不爲藥叉及羅剎娑步多鬼神之所殺害免是灾難我今自命無所怖懼于時復有無數諸天女諸緊那羅女各各執持自然珍寶衆妙樂器而供養佛於虛空中復有種種天諸樂器簫笛箜篌琴瑟鼓吹如是天樂不鼓自鳴而供養佛復有諸樹所謂吉祥果樹阿摩羅果樹尼俱律陁樹波羅剎樹如是等種種諸樹皆悉自然出衆妙香復有百千天衆於虛空中恭敬礼拜同聲讃言善哉善哉我等今者獲大勝利散種種花燒種種香而供養佛人及非人亦以花香而供養佛是時四大天王同時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云何以此大明王經與佛之密印守護一切國土城邑聚落令得遠離諸不吉祥執魅之事佛告四大天王若諸比丘清淨嚴潔依法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如是人等所有一切怖畏一切怨家一切鬪戰枷鏁禁繫更相殺害更相是非種種灾

難不善之業永不復受若國土城邑聚落爲彼藥叉羅剎步多鬼神所惱亂者或於王宮或僧伽藍或居聚落或居莊園建曼拏羅結其地界清淨嚴潔當淨沐浴身著白衣食三白食令諸人民不食五辛受持禁戒於諸衆生起平等心憐愍心燒種種香塗香粽香散諸雜花而爲供養令諸童女清淨沐浴著新潔衣種種嚴飾手執四鉢持四寶椀椀中滿盛供養飲食取平旦時誦此大明王陁羅尼加持白線滿六十兩即以神線掛在塔頂或安表剎或掛大樹從月一日至十五日讀誦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經種種花香而爲供養如是國土王王宮乃至娑羅林中青牛欄中及餘畜類所居之處掃除清淨嚴飾門戶周徧皆以香水散灑復以種種燒香薰之掘地作爐安佉祢囉木燒爲護摩散諸雜花一切種子及白芥子擲散四方及擲火中以種種色自染其線繫門戶上令線下垂出入往還悉令安樂乃至畜生亦復如是

又以此經書寫受持讀誦供養於高
顯處而安置之使其國土一切人民
皆獲安樂若有病者當以此經置其
人前種種供養皆得安樂佛告四大
天王若為國土建曼拏羅當安佛像
結跏趺坐以是密印安置其中及梵
天王天帝釋護世四王如是等像各
以密印安置其中及安魔醯首羅大
藥叉將訶利帝母香花飲食種種供
養即作是言我等今者敬奉三寶
惟願大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大天
王及魔醯首羅大力大藥叉將并一切
大威德藥叉等訶利帝母并其子及
眷屬以如是等大威德大力諸天大
誓願力故護持國界使我國土王及
人民各并眷屬皆得解脫一切災難
令得安樂一切病者諸病痛惱令其
飲食悉變妙藥彼若飡服病得除愈
發是願已即於佛像前梵王帝釋一
一像前以四淨器上妙飲食自手捧
持承事供養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
土大明王經及念此大明王陁羅尼
以是經典威神力故令其飲食悉如

妙藥令其諸藥以眞實故成甘露味即作是言訶利帝母大天身受我供養守護我等令得安樂如來大悲施我法藥甘露妙味令諸衆生病得除愈無飢渴想微鉢尸如來威神力除毒尸棄如來神通力除毒毗舍浮如來實語力除毒揭句村那如來禪定力除毒羯諾迦牟尼如來智慧力除毒迦葉波如來變化力除毒我釋迦牟尼如來精進力除毒如是等諸佛如來實語力能變一切諸毒令如甘露能除衆生種種疾病令諸衆生獲得上味永離飢渴即使病人面東而坐其持明者受與彼藥在於掌中念此陁羅尼而加持之是時世尊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没䭾引南引唵引佉吒尾佉吒佉胝尾左麗引尾覽銘引左麗引左羅嚩帝引賛捺哩引二合左囉捉引阿没哩二合多顊 哩鼲引二合曬 娑嚩二合引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以此陁羅 尼威神功德加持力故寒熱風等一切疾疫悉

皆除愈令我某甲并諸眷屬一切衆
生皆得安樂若復有人以惡業故爲
鬼所持作諸鬼病乃至一切惡瘡膿
血者當爲彼人建立道場置護摩爐
種種嚴飾燒衆名香散諸雜花令其
病人若男若女清淨沐浴著新潔衣
日夜不眠對持明者爐兩邊立以佉
祢木及以棗木以爲護摩及諸種子
散擲四方及擲火中復以種種雜色
神線繫於搶劍弓箭之上以此大明
王陀羅尼而加持之安於壇內亦以
種種苗稼花果之根擲彼火中亦以
香水散灑火中想彼惡鬼以神線縛
以劍截線想爲惡鬼令線極碎擲入
火中當欲擲時而作是言我今以此
讀誦受持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
經佛之密印威神之力諸佛威力菩
薩摩訶薩力辟支佛力阿羅漢力大
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大天王魔
醯首羅大力藥叉大將及餘一切大力
藥叉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如是
不可思議威神之力以我釋迦牟尼
無量精進大誓願力截斷於彼宿世

怨結鬼神之業令汝解脫得安隱樂作是語已即以利劍碎截其線擲於火中所有鬼病惡皆除愈譬如金剛寶破惡堅貞如火燒薪如日乾水如風吹雲如來實語能滅世間種種惡業使諸鬼病速得除滅即以種種塗香粖香種種幡蓋而為供養是時世尊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路沒䭾(引)南(引)唵(引)迦佉黎佉囉梨祖(仁祖切)賀尾(二合)額惹嚩麗(引)誐囉誐賀哩抳設(引)嚩哩扇(引)底鉢囉(二合)扇(引)底娑嚩(二合引)賀(引)馱(引)嚩底娑嚩(二合引)賀(引)那誐(引)左哩際(二合引)娑嚩(二合引)賀(引)頗椤誐帝(引)娑嚩(二合引)賀(引)薩嚩迦(引)齲(引)哩那(二合)妻(引)那額娑嚩(二合引)賀(引)薩嚩迦(引)齲(引)哩那(二合)地多(引)闍(引)沙地滿怛囉(二合)尾灑喻誐薩嚩祢(引)嚩帶砌(引)祢多(引)末哩祢(二合)多(引)吟(仁際切)多(引)阿波囉(引)吟多(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復次四大天王若復有人為毒所中及以一切瘡瘻癰疽諸惡重病我有

陁羅尼能令諸毒惡皆除滅種種惡瘡及諸重病皆得除愈令其病人清淨沐浴著新潔衣嚴飾其身令念誦者處於高座誦此陁羅尼而加持之令得安樂以諸如來無量無邊大慈大悲力除毒善薩摩訶薩威德力除毒辟支佛神通力除毒聲聞受持一切神呪精進力除毒舍利弗智慧力除毒目乾連神通力除毒阿那律天眼力除毒大迦葉頭陁行力除毒憍陳如最初得道力除毒阿難多聞總力除毒大梵天王及天帝釋富樂自在力除毒四大天王守護國界力除毒魔醯首羅大藥叉將威猛力除毒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精進威德力除毒以如是等諸佛如來及諸聖衆不可思議大威神力攝伏彼毒令如甘露諸毒害心行不饒益者不敢違越皆起慈心護持國界令得安樂是時世尊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引)没馱(引)南(引)唵(引)賀哩計(引)尸竊枳禮瞦醯哩(引)阿哩(引)半拏哩(引)揭吒計計(引)瑜哩(引)

賀細賀賀細賀細佉嚕細麼嚕誐賀
顐引娑嚩引二合賀引娑曰契引娑嚩引二合
賀引醯禮引娑嚩引二合賀引弭禮娑
嚩引二合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以是陁羅尼加持力故一切諸毒悉皆除滅及諸毒種丁瘡漏瘡水腫疥癩及有惡瘡硬如鐵石如是七種極毒惡瘡受持此呪亦得除愈

貪欲瞋恚癡　是世間三毒　諸佛皆遠離
實語毒消除　貪欲瞋恚癡　是世間三毒
達摩皆遠離　實語毒消除　貪欲瞋恚癡
是世間三毒　僧伽皆遠離　實語毒消除
地為諸毒父　地為諸毒母　是以誠實言
令毒悉消滅　所有種種毒　咸令却歸地
我等并眷屬　日夜常安樂

是時世尊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路没馱引南引唵引布攞拏二合播引怛哩引二合尾灑熖爍訖囉二合魔覩娑嚩引二合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有陁羅尼能伏一切怨敵若復有人於古塔像處聖人得道處諸天諸仙住處念此陁羅尼及

讀誦受持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
典則能遠離一切怨家諍訟更相殺
害能却他敵種種灾禍危難之事
諸佛威神力降伏諸魔怨 正法威神力
破滅於非法僧伽威神力降伏諸外道
亦如天帝釋破壞阿修羅如彼阿修羅
能障於滿月 亦如杲日輪 能竭於海水
如火燒衆木 如水滅諸火 如風除雲曀
譬如金剛寶 能破惡堅貞 諸天住誠實
地居亦如是 佛法并僧伽 皆是眞實住
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没馱(引)南(引)唵(引)阿
没哩(二合)帝(引)阿佐囉(二合)補瑟閉(二合)麼
虎頗禮(引)顊嚩(引)囉抳攞嚩囉他(二合)
娑(引)馱顊阿跛囉(引)尒帝(引)馱囉馱
囉抳玉呬也(二合)哩帝(二合)憍多銘虞虞
麼底谷婆顊娑嚩(二合引)賀(引)惹曳(引)
娑嚩(二合引)賀(引)惹曳尾惹曳 娑嚩(二合引)
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此陁羅尼能降伏一
切魔怨能除一切業障是時世尊說
伽他曰
毗盧遮那大日主 阿閦如來及寶生

無量壽佛勝成就　皆号金剛持明王
觀自在等八菩薩　恒為衆生作依護
彼恭敬者離執魅　解脫水火及刀杖
若有忽遭王難苦　是人臨欲損其形
憶念觀音自在名　彼刀杖尋段段壞
若逢怨賊執刀杖　刀杖段壞墮於地
是人究竟無所傷　一切宿業皆消滅

是時世尊說此伽他已諸天天衆即於佛前說伽他曰

我等一心歸命礼　三世一切諸如來
歸命牟尼真實言　歸命不退菩薩衆
恒以智慧方便力　安住衆生實際中
我等一切諸有情　所作事業悉成就

是時大梵天王及諸梵王起立合掌讚言世尊善說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甚深經典佛之密印佛為法王與諸衆生施無畏者為欲利益一切世間童男童女得安樂故令諸世間童男童女不為羅剎而損壞故使我世間人種不斷故此南閻浮提一切衆生最初聞佛說是法要最為殊勝此閻浮提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聲聞緣覺五通神仙護世四天

王一切諸天恒常集會世尊有諸羅刹常食人胎彼諸羅刹無人能知無能制伏一切衆生無有子息及不受胎此諸羅刹常求其便伺彼男女和合之時吸其精氣使不受胎斷滅人種及羯邏藍次第部談令彼女人其胎傷損我今說此諸羅刹衆各各名字惟願世尊聽我所說一名曼祖二名鹿王三名塞健(二合)那四名阿鉢娑麽(二合)囉五名毋瑟致(二合)迦六名麽怛哩(二合)迦七名惹弭迦八名迦弭顊九名黎嚩帝十名布單那十一名麽怛哩(二合)難那十二名爍俱顊十三名建姹播底顊十四名目佉滿抳十五名阿監麽如是等諸羅刹晝夜巡行於一切處現可畏形作諸執魅持彼童男童女種種疾病使其男女現種種相若曼祖計及鹿王魅者令惡吐逆塞健(二合)那魅者小兒搖頭阿鉢　娑麽(二合)囉魅者口吐涎沫毋瑟致(二合)迦魅者手指拳縮麽　底哩(二合)迦魅者長喘而哭惹弭迦魅者不飲其乳迦弭顊魅者瞻即驚怖悟即啼哭黎嚩底魅者

常交其舌布單那魅者噎氣咳嗽麼
底哩(二合)難那魅者作種種色爍俱顰
魅者艱諸晃穢建姹播捉魅者咽喉
閉塞目佉滿捉魅者口頻蹙縮阿藍
麼魅者小兒骸噦如是等諸大羅刹
復現種種可畏之狀令諸童男童女
恒常驚怖曳祖計現形如牛鹿王其
形如鹿塞健(二合)那狀如童子阿鉢娑
麼(二合)囉形如柴狗毋瑟致(二合)迦其形
如烏麼 底哩(二合)迦其形如羖羊惹
弭迦現形如馬迦弭顰者其狀如驢
黎嬭 底者現形如狗布單那者形如
鸚鵡麼底哩(二合)難那形如貓兒爍俱
顰者形如飛鳥建姹播捉其形如雞
目佉滿捉形如獯狐阿藍麼者其形
如雉如是等諸大羅刹起毒害心常
於人間現如是相驚怖小兒盜而食
之破壞其胎令胎傷損此羅刹衆若
有聞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佛
之密印而不隨順違越之者我有產
達縛大藥叉將名旃檀香彼旃檀香
即遣使者速疾往彼如彈指頃即以
羂索五處繫縛將來至此以是大明

王而謫罰之是時大梵天王合掌恭敬而作是言世尊彼等是步多眷屬常於世間破壞人種我今佛前設大誓願若有女人求於子息受持戒法歸依三寶清淨沐浴著新潔衣於月八日或十四日於塔像前以香塗地建曼拏羅於中夜分入於道場香花燈塗種種供養其所供養悉使充滿無令乏少呪五色線一呪一結如是加持滿一百結及白芥子令彼女人受持頂戴即得子息若有人能建此道場十二年中我自守護令諸世間童男童女離諸災難不祥之事若諸羅刹違越此經我自謫罰諸羅刹衆頭破七分其身碎壞猶如微塵即說

呪曰

曩謨引没馱野曩謨引達磨野曩謨引僧伽野怛你也二合他唵引阿擬引曩擬婆嚩顊引伊難祢尾難祢式攞顊擬哩誐嚩哩誐嚩哩誐嚕抳誐嚕抳誐哩引路引左顊引毋攞臨引阿虎哩引鉢囉二合揭哩沙二合抳娑嚩引二合賀引

是時大梵天王說是呪已作如是言
由此神力故令其胎藏速得
成就處胎安樂增長諸根悉令圓滿
産生安樂其子生已燒安悉香及白
芥子以此神呪呪雜色線繫兒身上
令彼男女壽命長遠是時世尊正徧
知者爲欲擁護一切世間童男童女
處胎安樂離諸患難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路沒馱南引唵引冒引
地冒引馱引努麼帝引頗攞禮嚩
虎頗賴引識乞叉二合引識乞叉二合婆
引囉嚩帝引婆引誐禮引努囉婆
祢引婆引囉鉢囉二合引鉢帝二合素
囉麼帝引婆擬婆誐引婆擬引
婆擬顰引顰嚩引囉抳引婆嚩香引
賀引
世尊說此陁羅尼已彼等諸魅一十
五種大羅剎衆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我等羅剎常啖血肉惱觸於人我今
聞佛說此陁羅尼若諸世間一切舍
宅及以村落有是經典所在之處我
當守護不敢違越若諸男女處胎安
樂使無灾難奉佛教勑如佛無異時

彼羅刹即說呪曰

曩謨引娑誐嚩帝没馱引野 曩謨引没囉合二憾麼合二抳引惡鈿覩滿怛囉合二野那引娑多引二合囉曳涑尾你演引二合鏺没囉合二憾麼引二合曩麼寫覩娑嚩引二合賀引

是時毗沙門天王即從坐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若有一切聲聞弟子能於此經典受持讀誦以諸多聞智慧方便為人解說亦以此經起塔供養而為利益一切衆生於月八日及十四日十五日應當依法建曼拏羅作大供養受持讀誦如是經典我等四王常於此日令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立於我前點其名字無令惱亂受持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者世尊彼諸聲聞若常受持如是經典乃至為人解說此聲聞衆我等兄弟四大天王現其人前常為給使衣服卧具飲食湯藥一切所須無令乏少如是人等為諸衆生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亦為一切國王王子沙門婆羅門

在家出家及諸外道恭敬供養尊重讃嘆諸善男子善女人及諸親友發歡喜心恭敬供養隨所樂欲衣服卧具種種勝妙莊嚴之具悉得充足彼諸聲聞常與一切善友同和不隨惡友不生邊地不住邊地不去邊地亦復不作邊地之業世尊若復有人為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所魅之者當於彼前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及為彼人分別解說我時四大天王廣大兄弟自隱其身守護彼人使得安樂悉令解脫一切執魅不吉祥事世尊若復有人於己舍宅一日一夜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是人舍宅一歲之中無諸衰患不吉祥事世尊若復有人常能受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者我等四王常現其前恭敬供養云何為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而得其便世尊如是真言句義甚深廣博無有窮盡亦難值遇於此大明王平等法印受持之者如是人等於諸世間甚為難得最上最勝最最為第一

是時千眼帝釋天主頂礼合掌白佛言世尊善説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甚深經典我爲安樂一切世間諸衆生故今於佛前説此眞言 明藥等分和合所謂

尸利沙花一 麼耶麼引哩誐二合二 怛誐嚩攞江切三 揭諾迦四 優曇鉢攞五 勢引隷野六 弭那鈴七 𡫸瑟姹二合 素迦利八 末哩迦二合蘇引九 惹野波哩闍攞網十 囉僧尾囉引十一 三麼哩迦二合多二十 誐囉瞻婆引十三 賛那曩十四 嚩哩多二合劍十五 倶瑟姹二合曩欠十六 跛怛嚩二合十七 揭鵶吒江切十八 婆囉引 鉢哩二合熖十九 虞嚕引左曩二十 颰鉢力三合迦引二十一 娑哩沙二合播引二十二 滿曩妻攞引二十三 怛嚩二合 沓嚩沓二十四 供倶荼二十五 醯四孕切 誐二十六

如是諸藥及其諸色調和一處念隨羅尼而加持之若以此藥著燈燭中燈所照處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皆悉遠離若以此藥點其眼中眼所見處諸步多衆皆悉馳走捨離其處若復有人爲彼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之所魅者亦以此藥塗彼身上

諸步多衆不敢違越彼彼精神即得
痊愈若以此藥塗於樹上及佛塔上
彼步多衆見虛空中雨大火焰猶如
金剛心生怕怖捨離本處或於樂器
簫笛箜篌及以角貝鈴鐸鐘鼓世間
所有出聲之物若以此藥塗之於上
聲所震處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皆悉
怕怖馳散而走若塗飛鳥羽翼之上
國土城邑所到之處藥叉羅刹步多
鬼神皆悉怕怖馳散而走乃至窮極
無有方所是諸飛鳥捨其身已更不
復受傍生之身若置山岳江河陂池
一切方所隨處置藥一切藥叉羅刹
步多鬼神皆悉遠離百由旬內無諸
災難人民安樂若復有人入於戰陣
塗於身上無所傷損常得其勝必獲
安樂若復有人蜘蛛蜇螫即令彼人
速疾服食其毒消散若復有人痔漏
癰疽種種惡瘡塗之得愈若復有人
常塗其身是人遠離一切災難增益
國界王及人民若見有人諍訟之處
以藥威力兩得和解非成就事亦得
成就令貧匱者悉得富饒無子息者

悉得如意無辯慧者亦得辯慧若復有人恒常誦持此陁羅尼見身成就飛仙之位此陁羅尼亦名果樹成就人天種種功德智慧之果能令衆生離諸災難得安隱樂吉祥之果此陁羅尼甚深句義於諸世間無與等者

千眼帝釋即於佛前說陁羅尼曰

曩謨引没馱引野曩謨引達麼野曩謨引僧伽野怛你也二合他唵引阿引骨嚕二合弥引毛骨嚕二合弥引步多齲引孋引步燈誐弭引祢引呬引你嚩馱哩馱哩那地你曩弭引驅佉佉娑引嚂誐弭賛捺哩二合引攞波麗引迦禮你迦禮賀引哩抳娑嚩二合引薩嚩播引閉引毗喻二合引麼麼阿鹽謗引颰波哩嚩引囉寫薩嚩薩怛嚩二合囉引左薩嚩祢擬毗藥三合娑嚩二合引賀引你賀多引你薩嚩播波你娑嚩二合引賀引

時千眼帝釋說此陁羅尼已彼大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王魔醯首羅大藥叉將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俱即於佛前起立合掌異口同音而說

偈言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諸天及人阿修羅　如是世間無與等
不可思議最勝智　藥叉羅刹悉調伏
名爲解脫持明王　守護大千諸國土
無量無邊功德海　流出清淨捴持門
利樂一切諸衆生　令得最上勝悉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是時世尊於正午時從彼而起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諦聽諦聽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若復有人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如是人等捨此身已得生諸天受勝妙樂若在人間長夜安隱所生之處爲諸衆生之所愛敬若有比丘以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加持枯樹以是經典威神力故彼諸枯樹火不能燒復得生長枝葉花果如是等比以是經典威神力故尚獲種種勝妙果報若諸衆生過去所作身語意等諸惡業因以是經典威神之力云何不滅佛告諸比丘我此經典捴有五種眷

屬部類如是次第所謂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尸多林經大隨求陁羅尼經大威德神呪經如是等皆爲一切如來降伏諸魔調難調者息諸衆生種種灾變護持佛法及諸國界速疾法門如來往昔以如是等諸陁羅尼門甚深經典恒常乞食遠離五辛修瑜伽行降伏魔軍成等正覺於是毗沙門天王作是言世尊未來世中諸比丘衆不食五辛恒常乞食於此經典有受持者不佛言云何毗沙門言如是之人甚爲難得佛言未來世中諸出家者不食五辛恒常乞食依法受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經者其數無量毗沙門天王言世尊若未來世有諸比丘不食五辛恒常乞食依法受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陁羅尼經者我等四王常當擁護承事供養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及未來世諸比丘衆不食五辛不貪美味恒常乞食於此經典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如是人等於一切

處常得其勝是人速疾得大惣持自
護其身及護他人若諸比丘不食五
辛恒常乞食應當一心如是觀察應
觀無常苦空無我以無常故云何五
辛以無我故誹爲受者若諸比丘爲
欲守護國土城邑及爲利益諸衆生
者於月八日或十四日或白月十五
日建曼拏羅於豪貴家取一童女其
心清淨信樂大乘人相具足智慧明
了者清淨沐浴著新潔衣種種嚴飾
受持五戒一日一夜清齋不食以七
色絲作四合線以此陁羅尼而加持
之即結其線成一百結復以利刀碎
截其線擲入寶椀椀中致水以花覆
之塗香燒香種種供養讀誦是經及
念此陁羅尼而加持之擲線椀中當
結線時以梵音聲作如是言我依釋
迦牟尼佛受持如是守護大千國土
大明王陁羅尼經令一切世間種種
諸毒入山石間微鉢尸佛尸棄佛毗
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
葉佛我釋迦牟尼以如是等諸佛如
來正徧知者威神力故能除毒令毒

入地令此國土王及人民離諸怖畏獲得安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摩挹跋捺囉二合大藥叉將魔醯首羅栗贊拏利大羅刹芬願以如是等大威德大力諸天受此香花飲食周徧供養使一切毒悉皆消滅令此國土王及人民離諸怖畏獲得安樂於時世尊即說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引南引唵引佉佉銘引尸銘引尸尾引尸虎引額引尸摩尸銘引娑嚩二合悉底二合娑嚩二合悉底二合扇引扇引底娑囉引仡哩二合半左引彌沙僧悉瑟吒二合野他引賀引嚂額囉引彌社曳曩那誐囡二合野他引素怛嚂二合薩底爍二合俱哩晚二合覩多引祢哩二合商怛你也二合他迦梨引迦攞梨引舍路銘引阿擬你二合僧訖囉二合引麼抳娑嚩二合引賀引

曩謨微鉢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我釋迦牟尼佛憍答摩七佛正徧知者我悉歸命彼諸如來香花飲食運心供

養以如是等諸佛如來廣大威德神通之力滿我所願令得安樂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衆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諸天人民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礼佛而退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上　豪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摩訶母質隣那山於大寶樓閣中爲衆說法是時一切諸佛稱揚讚歎金剛手菩薩摩訶薩於是彼衆俱來會坐彼於世尊普徧焰鬘蓮花座最初東邊而坐佛以右手安慰衆生次佛右邊四臂大力明王左手向佛頂礼右手執拂左上手執金剛索右上手持金剛棒彼眼如朱鬚如熾火如焰上聳次金剛手并諸眷屬次右邊降三世明王左邊甘露軍拏利形如半月奮迅威猛形容獰惡赤色如案此大恐怖金剛能破一切煩惱堅執本心次聖降三世明王聖摩麼計甘露軍拏利金剛鈎金剛索於其門裏復有二忿怒金剛左持金剛鍵右執金剛棒次佛左邊觀自在菩薩并諸眷屬次佛右邊聖白衣觀自在菩薩及多羅菩薩毗俱胝菩薩左邊馬頭明王次摩賀大白大吉祥菩薩如是等百千菩薩摩訶薩又復東方日月天等提頭賴吒

天王帝釋天主東南方焰摩及火天并諸大仙南方閻謨那羅延西南方羅乂主西方水天龍主西北方風天北方俱尾羅東北方伊捨曩帝釋天主那羅延天娑訶世主大梵天王魔醯首羅諸天子衆如是等無量無數清淨諸天及諸天人各各以自眷屬圍遶在如來前恭敬合掌瞻仰尊顏尒時世尊告金剛手秘密主言秘密主若有持此大教明王經為說呪曰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莫入室戰二合拏嚩囉二合播引拏伊摩賀引藥乂細曩引鉢多伊唵引枳離枳離嚩曩囉二合計離枳邏引野娑嚩二合賀引唵引耄嘌馱曩三合野娑嚩二合賀引羅羅去引吒野娑嚩二合賀引作引芻沙野娑嚩二合賀引烏誐囉二合引野娑嚩二合賀引邊底洛二合誐囉引二合野娑嚩二合賀引洛葛膽二合娑去野娑嚩二合賀引嚩曩囉二合喝塞多二合野娑嚩二合賀引播引設喝塞多二合野娑嚩二合賀引渴登誐二合喝塞多二合野娑嚩二合賀引波囉秫喝引塞多二合引野娑嚩二合賀引達穪嘌

馱(二合)囉(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母娑羅
喝塞多(二合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作
迦囉(二合)喝 塞多(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引)
底哩(二合)輸攞喝 塞多(二合引)野 娑嚩
(二合)賀(引)紇哩(二合)那夜(引)野 娑嚩(二合)
賀(引)嗚波紇哩(二合)那夜(引)野 娑嚩
(二合)賀(引)贊拏計離枳攞(引)野 娑嚩
(二合)賀(引)嚩(無可反引)攞計離枳攞野 娑嚩
(二合)賀(引)囉怛曩(二合)計離枳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麼蹬誐野 娑嚩(二合)賀
(引)麌嚩嘌馱(二合)曩野 娑嚩(二合)賀(引)
摩賀(引)嚩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
惹致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羅謨那
囉(去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嗚鹿濫麼(二合)
骨嚕(二合引)馱(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殑誐
野 娑嚩(二合)賀(引)燄母曩(引)野 娑嚩
(二合)賀(引)燄魔洛乞叉(二合)娑(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摩賀(引)贊拏(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惹攞馱囉(引)野 娑嚩
(二合)賀(引)波嘌嚩(二合)哆囉(引)惹(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波嘌嚩(二合)哆馱囉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曩囉(二合)難(去)拏(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摩賀(引)譬(引)囉嚩(引)
野 娑嚩(二合)割劉(中蓋反)割吒譬(引)囉

嚩(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旦惹曩(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曩(二合)餉割囉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曩(二合)訥婆(二合)攞(引)

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曰覽(二合)那誐(引二合)

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捺囉(二合)涅挐

野 娑嚩(二合)賀(引)阿蜜哩(二合)哆野

娑嚩(二合)賀(引)怛波馱囉(引)野 娑嚩(二合)

賀(引)怛補(引)馱囉(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

鴦(烏剛反)麌施野 娑嚩(二合)賀(引)阿目

佉(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嗚瑟膩(二合)沙

囉(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悉尾(二合)怛哆

嚩闍拏(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引)寫(引)娑

嚩闍拏(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引)攞摩(引)

曳(引)娑嚩(二合)賀(引)麼蹬(引)誐喝

塞哆(引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引)麌(引)嚩

嘌馱(二合)曩喝 塞哆(二合)野 娑嚩(二合)

賀(引)麼(引)囉尾迦囉拏野 娑嚩(二合)

賀(引)薩嘌波(二合)鉛(引)佉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曩(二合)枳攞(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阿婆野喝塞哆(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引)惡嚩曩(二合)喝塞哆(二合)

野 娑嚩(二合)賀(引)入嚩(二合)攞鉢囉(二合)

路迦囉(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末底

悉體(二合)囉嚩曩(引二合)野 娑嚩(二合)賀

引鶱烏蘭反矩囉引野娑嚩二合賀引
鉢囉二合降矩囉引野娑嚩二合賀引
嚩囉二合尾娜囉拏引野娑嚩二合
賀引嚩曩二合毋瑟吒二合戍引娑
嚩二合賀引鎔伽尾那引囉拏引野
娑嚩二合賀引嚩乞叉二合薩瞻二合娑
去曩引野娑嚩二合賀引鶱上[illegible]麌
瑟吒二合囉引惹野娑嚩二合賀引難
去拏囉引惹野娑嚩二合賀引渴
陵誐二合囉惹野娑嚩二合賀引歌嚩
左囉引惹野娑嚩二合賀引唵引地
入阿引去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
引野曩莫入室戰二合拏嚩囉二合播引
拏曳引摩賀引藥叉細曩引鉢哆
曳怛你也二合他引虎虜虎底瑟吒二合
底瑟吒二合滿馱滿馱賀曩賀曩
那賀那賀引鉢左鉢左阿蜜哩二合
帝吽引吺普來反下准吒音准娑嚩二合賀引
唵引阿蜜哩二合帝引吽引吺吒你哩
二合哆囉引瑟吒囉三合野娑嚩二合賀引
尾嚕引荼去迦野娑嚩二合賀引尾嚕
博叉引野娑嚩二合賀引矩味囉引
野娑嚩二合賀引印捺囉二合野娑嚩

合二賀引讃捺囉合二野娑嚩合二賀引
遏你底也二合引野娑嚩合二賀引阿
銀曩合二曳引娑嚩合二賀引薩嘌嚩
合二摩賀引嘌始合二毗野娑嚩合二賀
引焰麼引野娑嚩合二賀引無酡二合引
瑟弩鼻音二合味娑嚩合二賀引洛乞叉
合二娑引地鉢哆曳娑嚩合二賀引
曩引誐引地鉢哆曳引娑嚩二合
賀引嚩引野味引娑嚩合二賀引達
曩引地鉢哆曳引娑嚩合二賀引
伊灑曩引野娑嚩合二賀引魔醯
濕嚩合二囉引野娑嚩合二賀引設
訖囉合二野娑嚩合二賀引嚩引素
你引嚩引野娑嚩合二賀引摩賀引
沒囉合二摑麼合二妳引娑嚩合二賀引
苾哩合二體味引娑嚩合二賀引娑囉
娑嚩合二諦引娑嚩合二賀引塢麼引
你味引娑嚩合二賀引
如是此明呪應於曼拏羅中安置大
力明王然後作觀密作護持次當歸
命頂礼一切佛法僧獨覺長老舍利
弗聲聞衆等歸命大牟尼慈氏等一
切大菩薩衆頂礼正徧知覺者歸命

持金剛并諸眷屬復說眞言曰

怛你也合二他引唵引母寧摩賀引母寧摩賀引母寧枳離枳離枳攞引尾計迦吒迦吒三麼三麼扇哆扇哆難去哆難去哆地囉地囉摩賀引銘引伽耨嘌馱合二囉賀引哩賀哩矩胝矩胝親去那親去那頻去那頻那薩嘌嚩合二耨瑟吒二合引喃引蘘母蘘母賀囉榛囉合二獰戍計唧麼麼引稱己名奚帝始拏薩嘌嚩合二設羯囉合二獰引那末底那末底那摩抳那麼抳他他他他左左左左鉢左鉢左鉢左鉢左吽引吽引吽引吽引醯引醯引醯引醯引濕嚩合二哩摩賀引濕嚩合二哩摩蹬霓讚拏雞虎虎虎虎儞護儞護儞護喝短入鉢囉合二底野合二嘌體合二曩入麼麼薩嘌嚩合二薩怛嚩合二喃引洛乞叉合二洛乞叉合二唧離唧離唧離唧離底瑟吒合二他底瑟吒合二他底瑟吒合二他底瑟吒合二他麼引底羯闌二合末他吽引吽引吽引吽引醯引醯引醯引醯引發吒半音發吒發吒發吒

演伱曩底瑟吒合二他滿馱喝塞哆
合二播引那目佉仡哩合二嚩引作匆紇
哩合二那野嚩引佐引薩嚟嚩合二麼
麼賀囉賀囉惹攞惹攞惹攞惹
攞沒度沒度沒度沒度滿馱滿馱
滿馱滿馱寧引攞寧引攞寧引
攞寧引攞寧引撈引誐嚩日囉合二馱
囉三麼合二囉三麼合二囉紇哩合二那
闇麼賀引麼撈曩引莫俱胝俱胝
俱胝寧薩嚟嚩合二怖哆寧嚩日囉合二
麼引離寧嚩日囉合二馱囉嚩日囉二合
吒重呼賀寫左嚟左合二左嚟左合二難上
哆難上哆滿哆滿哆羯囉羯囉羯
囉枳哩枳哩枳哩枳哩矩嚕矩嚕矩
嚕矩嚕護囉護囉護囉護囉三
麼合二囉麼賀引薩怛嚩合二吽引吽
引吽引吽引醯引醯引醯引發吒發
吒發吒發吒賛拏賛拏賛拏賛
拏摩賀引賛拏虎嚕虎嚕虎嚕
虎嚕毋嚕毋嚕毋嚕毋嚕仡哩二合
佷拏合二仡哩合二佷拏合二仡哩合二佷拏
二合仡哩合二佷拏合二嚩日囉合二播引抳
賀曩賀曩賀曩賀曩麼麼薩

嘌嚩(二合)薩怛嚩(二合)喃(引)左洛乞叉(二合)
洛乞叉(二合)薩嘌嚩(二合)設咄嚕(二合)姹(引)
嘌馱曩(二合)怛砮野嗳吒矩嚕矩嚕
矩嚕矩嚕嚩囉(二合)播(引)捉羯嘌麼
(二合)麼(引)底羯闌(二合)麼他(三)(去)麼野
麼(引)帝(三)(去)麼曳嚩地扇底怛他
(引)誐覩嚩(引)尾你都婆尾扇底伊
誐(引)寧滿怛囉(二合)演娜寧穪迦
賀囉賀賀囉賀賀囉賀囉嗳吒嗳吒
嗳吒嗳吒怛波底怛波底怛波底怛
波底鉢左底鉢左底鉢左底鉢左
底播(引)左底(三)麼(二合)囉嚩囉(二合)
播(引)抳紇哩(二合)那盈怛他(引)誐哆(引)
地瑟吒(二合)曩(去)弥離弥離弥離弥
離護護護護野你左(引)恒婆誐嚩
(芦肯反)伊能(去)紇哩(二合)那野末底羯覽
(二合)謎(引)盈怛他(引)誐哆鉢嚕(二合引)割
帶(引)(二合)崩左頻囉(引)難(上)哆嘌野(二合)
三(去)鉢囉(二合)欲骨都(引)(二合)婆味(引)盈
捺哩補(二合)捺哩補(二合)捺哩補(二合)捺哩
補(二合)曩謨(引)嚩囉(二合)馱囉(引)野薩
波梨嚩囉(引)(去)野悉蔌(身切)都滿怛囉
(二合)播那(引)寧婆嚩(二合)賀(引)曩謨(引)

嚩囉(二合)陁囉(引)野摩賀(引)帝(引)惹野 娑嚩(二合)賀(引)唵(引)吽(引)登吒(引)娑嚩(二合)賀(引)

此明王常以威徳密爲護持一切所作悉皆成就尒時釋迦如来應正等覺即於是時普放焰鬘清淨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焼諸魔王一切宮殿熾焰周匝爲一火聚焼盪無餘是時魔王以自業力而不肯伏是諸魔王及諸魔衆轉生毒害各各忿怒手持刹劒弓箭刀輪種種器仗時金剛手秘密主如佛所現過於東方二十一恒河沙等世界一切魔王悉盡降伏身赤眼碧四牙外出顰眉努目髮竪如朱有大威徳右手持棒左手持金剛龍爲莊嚴虎皮爲衣如是南西北方亦復二十一恒河沙等世界皆悉現身而降伏之尒時無數俱胝那庾多百千萬毒害魔王爲烏麁瑟蔽(二合)大力明王攝伏恐怖戰慄心慌迷悶四肢無力無所覺知身命不顧魔王自業五種繋縛時金剛手秘密主作是事已即時夜魔天衆兠率天化

樂天他化自在天衆各持種種塗香燒香及衆妙花幢幡繒蓋往詣釋迦如來之所供養右遶佛已退坐一面是時金剛手菩薩爲諸如來稱揚讚歎巳如來大智於最勝大敎法中演出一切所求隨意自在無量威德勇猛大力眞言爲欲利益安樂天上人間一切衆生即說呪曰

唵(引)嚩日囉(二合)骨嚕(二合引)馱麽賀(引)末攞賀曩曩那賀鉢左末他尾迦囉尾馱鑁(二合下無肯反)娑野惹賑攞攞耄(引)那囉鴆麓瑟麽(二合)骨嚕(二合引)馱吽(引)嘙吒(半音)娑嚩(二合)賀(引)

是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正法受持讀誦廣爲他說慇懃精進尊重供養彼得一切曼拏攞中灌頂得此眞言即能攝伏破壞一切呪術尒時金剛手秘密主復白佛言世尊佛說此大力明王心陁羅尼若有人受持即得彼藥叉藥叉衆洛 乞叉(二合)蘇(引)洛乞叉(二合)蘇衆禁辦拏禁辦拏衆誐嚕拏誐嚕拏衆各發誓願而爲護持復

有龍王乳闥婆畢舍遮嫣納麼(二合)那拏枳寧薩馱(切身)薩奚攞俱波三麼(二合)囉羯吒布怛曩味怛拏如是等一切惡名恐怖之衆及諸眷屬不能爲害尒時世尊讚金剛手菩薩秘密主言善哉善哉汝以大悲爲諸衆生廣與佛事時金剛手秘密主白佛言世尊若有受持讀誦此經典者憶持不忘廣爲他說彼人即得遠離輪迴見者歡喜供養礼拜時金剛手復說無量勇猛力眞言即說呪曰

唵(引)吽(引)吽(引)吽(引)吽(引)發發發發屋說囉(二合)輸攞播(引)祀吽(引)吽(引)吽(引)吽(引)發發發發唵(引)蘇濟(二合引)底寧(寧嚩反)曩(引)那吽(引)吽(引)吽(引)吽(引)唵(引)唵(引)唵(引)唵(引)發發發發曩謨(引)麼賀(引)嚩攞(引)野娑嚩(合二)賀(引)唵(引)入嚩(合二)攞入嚩(合二)攞薩嘌嚩(合二)穆瑟吒(二合引上)薩瞻(合二)怕野薩瞻(合二)怕野努囉(引)佐(引)穆瑟吒(二合引)寧縛(引)囉野麼麼薩嘌嚩(合二)薩怛嚩(合二)喃(引)左洛乞叉(合二)洛乞叉(合二)娑嚩(合二)賀(引)唵(引)阿難(去)哆尾惹移(引)摩賀(引)讚拏吽(引)發吒

婆嚩(二合)賀(引)唵(引)嚩囉(二合)地哩(二合)迦(半音)
吽(引)發吒婆嚩(二合)賀唵(引)室哩室哩
室囉麼(引)離寧室哩室里室哩室
寧室哩室寧室哩室寧室哩室寧
吽(引)發吒婆嚩(二合)賀唵(引)薩嘌嚩(二合)
怛麼(引二合)惹嚩囉(二合)鉢(引)設曩莫(入)
鉢囉(二合)尾瑟吒(二合)薩嘌嚩(二合)穆瑟吒
(二合引)薩賸(二合)怕野吽(引)吽(引)吽(引)吽(引)
發吒發吒發吒發吒發吒唵(引)蘇嚕蘇嚕
鳺麁(𨁊)麼(二合)骨嚕(二合)馱適佉(引)賀囉
賀囉吽(引)發吒曩謨(引)囉怛曩(二合)
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莫室戰(二合)拏嚩
囉(二合)播(引)拏曳(引)摩賀(引)藥乂細
曩(引)鉢哆曳唵(引)嚩囉(二合)骨嚕(引二合)
馱摩賀(引)贊拏摩賀鉢左
末他尾特鑁(二合)婆野伊齸(引)奚婆
(去)誐鑁賀曩賀曩賀娑賀娑那賀
那(引)賀鉢左鉢左尾特鑁(二合)娑野尾
特嚩(二合上引)娑野你(引)嚩乃(引)𩔼(引)(寧一切)
捺囉(二合)補吶帝(引)薩嘌嚩(二合引)怛麼
(二合)吶哆薩嘌嚩(引)怛麼(二合)惹摩賀
(引)帝惹蘇嚕蘇嚕補嚕補嚕虎嚕
虎嚕枯嚕枯嚕骨嚕挽(二合)骨嚕挽(二合)

摩賀(引)骨嚕挩(二合)姑曩知姑曩知室
寧室寧枳寧契寧契寧珂珂
珂(引)嘌珂(引)奚若嚕若嚕蘇嚕蘇嚕拒
嚕拒嚕咄吒咄吒都吒都吒都囉都
囉賀曩賀曩布(引)哆(引)地鉢底阿素
囉補囉尾特嚩(二合)娑曩迦囉塢麼
遮麼(合)骨嚕(二合引)馱摩賀(引)嚩攞達麼
達麼迦囉迦囉枳哩枳哩拒嚕拒嚕
吽(引)嚩吒(准上)蘇嚕蘇嚕吽(引)嚩吒賀
曩賀曩吽(引)嚩吒那賀那賀吽(引)
嚩吒紇哩曳(二合引)吽(引)嚩嚩嚩娑嚩
(二合)賀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摩賀(引)
嚩攞陁囉陁囉陁(引)囉野陁囉野
吽(引)嚩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摩
賀(引)摩賀(引)嚩攞朵賀囉朵賀囉
滿馱滿馱吽(引)嚩吒唵(引)嚩囉(二合)骨
嚕(二合)馱摩賀(引)嚩攞迦囉迦囉親(去)
那親(去)那吽(引)嚩吒唵(引)嚩囉(二合)骨
嚕(二合)馱摩賀(引)嚩攞殑珂殑珂曩(引)
舍野曩(引)舍野薩嘌嚩(二合)枳誐尾
(二合)霜(引)吽(引)嚩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
(二合)馱摩賀(引)嚩攞馱迦馱迦惹攞惹
攞吽(引)嚩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

馱摩賀(引)嚩攞阿(引)迦(引)嘌灑(二合)野阿(引)迦嘌灑(二合)野吽(引)發吒(半音)唵(引)嚩囉(二合)骨嚕(引二合)馱薩膳(二合)怕野薩膳(二合)怕野謨(引)賀野謨(引)賀野吽發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摩賀(引)嚩攞入嚩(二合)攞入嚩(二合)攞鉢囉(二合)入嚩(二合)攞鉢囉(二合)入嚩(二合)攞你(亭迭反)畀夜(二合)你(上聲)畀夜(二合)你波野你波野吽(引)發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摩賀(引)麼攞怛吒怛吒怛(引)拏野怛(引)拏野吽(引)發吒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摩賀(引)嚩攞賀曩賀曩陁囉野陁囉野鉢吒鉢吒播(引)吒野播(引)吒野謨(引)賀野謨(引)賀野吽(引)發吒唵(引)孫怕寧孫怕寧吽(引)仡哩(二合)賀拏(二合)仡哩(二合)佷拏(二合)吽(引)仡哩(二合)佷拏(二合)播野斛入婆誐挽尾你也(二合)囉惹吽(引)發吒娑嚩(二合)賀(引)

是諸六十二持金剛者於一切時密爲護持若有受持讀誦此陁羅尼者乃至天火彼能制伏死者復穌能敵寃魔所求子息亦皆得之能列其地以一掬水用陁羅尼呪能解一切虵

竭等毒懷嫉者悉得安隱離諸苦惱一切所作皆得成就一切眞言亦得成就此經若能受持者得大安樂是時伊舍曩怖哆主無數俱胝天衆以自圍遶是諸衆等彼曼拏攞中起頂礼金剛手菩薩足白金剛手菩薩言聖者今爲我等說此大力不空成就無量勇猛力陁羅尼我等愛樂乃至梵王帝釋天阿修羅恭敬礼拜藥乂洛乞乂合二吠怛拏迦吒布怛曩塢曩麼合二悉令恐怖或打或殺調伏彼衆門闢鍵鑰(隳)壞無餘是曼拏攞主能辦一切種種事業是時彼諸衆等稱揚讚歎怖多主言善哉善哉怖多主汝能爲諸衆生問於如來持金剛者尒時世尊金剛手以金剛杵自在輪擲時彼金剛速疾降彼金剛蓮花中住即入瑜伽觀一切曼拏攞衆見大忿怒面色威恐毒虵徧身若欲攝伏破彼曼拏攞中一切魔衆當入此三摩地所謂入一切衆生大悲三摩地光焰普照三摩地見法愛樂三摩地現一切魔王國土三摩地印相三摩

地現一切衆生國土三摩地不動三摩地法愛三摩地一切法現前三摩地大力三摩地入如是等三摩地將欲入時有無數俱胝那庾多百千魔王自生恐怖自見大力明王繫縛其身彼即高聲大哭由如劫火来焼自身命不去遠彼即往詣金剛手菩薩所告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言聖者願見哀愍救護於我世尊我極大苦大力明王繫縛於我鞭笞楚切命在須臾願垂救護尒時金剛手菩薩從彼三摩地起告曼拏羅中一切四衆等作如是言此勝大福大威德大忿怒如是如是世尊此是大福是大威德是大忿怒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 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下 槀

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賜紫沙門臣法護奉 詔譯

尒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顧辨曼拏攞衆目如師子威德自在爲伊舍那天步多王說大力明王曼拏攞法告言聖者若有入此大忿怒曼拏攞中者即能成就一切事業無中夭逺離一切惡病纏身不生魔界一切衆生見者歡喜復能遠離一切寃家於後一切眞言教法悉得成就復能成就一切忿怒得一切灌頂中福故吉祥莊嚴是時先安布此大忿怒曼拏攞念此經一萬徧得善境界得覩此曼拏攞教主印可然後方學此眞言壇法先須八日不食歸命三寶發大慈悲菩提心設供晴作法成就事故關閉寃家死者還活此忿怒大威德能令大業魔王歸依三寶佛法僧衆況復一切惡魔鬼魅而不殄滅此大力明王若有受持之者即能降伏一切寃魔一切藥叉洛 乞叉二合畢哩二合哆羯吒布怛曩拏倪寧娑蘖 切身

薩嚩攞迦波三麼(二合)囉難如是等一切怕怖一切枷鏁一切中夭一切迷惑一切疫病禁繫貧窮此正法若有讀誦受持復得一切財寶無所乏少若天旱時於七晝夜中讀誦此大力明王即降大雨若不雨令彼天衆破壞殄滅羯哩(二合)瑟拏(二合)龍王設羯囉(二合)龍王阿難多龍王如是等龍王衆令降大雨若不降時亦令彼死又復此經如前依法於四方河岸海岸池潭四邊舍利塔前以金剛手大菩薩以赤栴檀迦囉尾囉花紅蓮花阿底目羯哆(二合)花繒綵幢幡皆以赤色香水滿餅如法依時精懃念誦得大福聚又復或以樺皮書此大力明王真言安於旛旗之上或以頂戴即得入陣無傷相敵得勝弓箭槍刀如花被體見者歡喜而生愛敬尒時魔王遶佛三匝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大力佛告魔王如來名大力法藏名大力法名大力法眼名大力大乘名大力金剛手名大力尒時魔王讚金剛手祕密主言善哉善哉祕密主我

從今向去不敢惱亂一切修行之者誓歸三寶佛法僧衆願爲優婆塞常持淨戒願天解脱爲我安樂我爲法衆擁護受持大力明王及諸衆生

尒時世尊告魔王言業種此經若有受持讀誦即得遠離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種種苦惱當得生天經二十千劫常爲天主下生閻浮後爲金輪王王四天下於未來世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大力明王乃至清淨不清淨食與不食淨戒不淨戒俱無障礙但持此眞言所求皆得何況依法淨戒無所不從尒時尊者須菩提與自衆俱來在會坐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云何受持此大力明王心陁羅尼而得解脱佛言須菩提汝問金剛手秘密主故時須菩提即白金剛手言秘密主云何受持此大力明王心所得何果金剛手言得倉庫盈滿名衣上服金銀珎寶象馬牛羊所求施與須菩提言有如是等廣大果報金剛手言須菩提如是如是乃至盡衆生煩惱果報故爲往功德果

故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功德道
故須菩提言善哉善哉金剛手以秘
密相種種莊嚴有大智力灌頂辯才
得無相施大戒大智慧大福大力大
威德大功德頂此大力明王經得十
方諸佛同來灌頂金剛手此經威德
爲諸如來摩頂授記得大安樂此陀
羅尼或於山間石壁曠野陂湖江河
池潭受持讀誦遠離一切怖畏尒時
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此經
若有持者復爲他說壽命百歲無諸
横苦金剛手復白世尊言此正法得
福如是當何名之復云何受持佛言
金剛手此經名出生一切如來故亦
名法徧照故亦名法眼故亦名一切
義成就故亦名一切如來法雲故亦
名盡一切業障摠持故亦名成就一
切明王也亦名般若波羅蜜多故亦
名一切如來最初法界故亦名大力
明王故金剛手若有聞此正法能受
持讀誦書寫供養如供養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世尊全身舍利塔故金剛
手言善哉善哉佛說如是甚深微妙

正法功德變化莊嚴我當受持佛言
金剛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
正法者彼諸業障如河岸樹速疾破
壞應以塗香燒香及衆妙花種種幢
幡等而作供養即獲廣大無量無邊
福德藏故離諸障難若受持讀誦解
說此經之地彼諸天龍阿修羅乾闥
婆等一切人天常以守護供養一切
魔王不敢違越此大力明王心若常
憶念即得八千菩薩及諸如來諸大
神仙天人龍王阿修羅乾闥婆等稱
揚讚歎于時釋迦牟尼如來復告金
剛手言若有輕慢生高舉心者當墮
八大地獄金剛手若有受持讀誦爲
他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即得無
量無邊伏藏故若聞一字一句即得
究竟不退菩薩道時金剛手言如來
之法極大甚深微妙難測不可量不
可思不可議時諸衆生心自迷惑而
不能了佛言金剛手此經爲一切衆
生說爲勸誘一切衆生故爲欲安樂
一切衆生故爲增益一切衆生故爲
令一切衆生得灌頂故爲一切衆生

離諸貧窮滅諸業障得大吉祥故為令一切衆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時八千菩薩聞是說已遶佛三匝合掌恭敬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如來善說此法彼諸菩薩為釋迦牟尼如來名故復作是言如是如是世尊此實善說

尒時世尊告金剛手言秘密主我說此大力威德法門攝諸魔王眷屬皆悉來集一切障難更不復作一切所求皆得圓滿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世尊復說此陁羅尼即說呪曰

曩謨(引)囉(引)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 曩莫(入)室戰(二合)拏嚩曰囉(二合引)播(引)拏曳魔賀(引)藥叉細(引)曩(引)跛跢曳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賀賀曩賀曩嚩曰囉(二合)那賀那賀嚩曰囉(二合)末他末他嚩曰囉(二合)入嚩(二合)攞入嚩(二合)攞嚩曰囉(二合)鉢囉(二合)入嚩(二合)攞鉢囉(二合)入嚩(二合)攞嚩曰囉(二合)蘇嚕蘇嚕母嚕母嚕劄劄劄[illegible]([illegible])惹曳(引)尾惹曳(引)阿吽帝(引)阿波囉(引)吽帝(引)摩(引)囉賽(引)頻野(二合)鉢囉

合摩嚟那合二寧引曳婆嚩合二賀引
婆誐嚩引可叉七曩引賀引嚩曩合二播
引抳入虞臨野合二割地鉢底撻
嚟嚩合二尾根曩二合上呰很反尾曩引野迦引
嚩引怛嚟惹合二怛嚟惹合二滿馱滿馱
尾特嚩合二婆曩迦囉阿悉馱引南
引悉弟迦囉迦囉悉馱引南引阿
尾曩引舍迦囉薩嚟嚩合二沒馱冒
地薩怛嚩引二合南引麼引尾舍迦囉
薩嚟味合二祢引嚩引曩引誐遏
誐蹉摩賀引麼攞嚩曩合二唧嚕
引二合馱囉引惹鉢囉合二怕引微引曩
麼麼名稱薩嚟嚩合二薩怛嚩引二合南引
佉洛乞叉合二洛乞叉合二婆嚩合二悉
鈢合二婆抛覩

佛告金剛手菩薩摩訶薩一切魔王
并諸眷屬聞此大力威德法時各各
心生恐怖悽慄憧惶如來以此大力
忿怒明王威德力故常用護持一切
衆生作大安樂息諸災難憐愍饒益
毀諸惡毒破壞蠱魅爲發大乘心者
演說妙法者於佛法僧令得久住介
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云何佛說一切緣行爲無常相佛告文殊師利汝今諦聽一切緣行如乾闥婆城無有實相如電光如浮雲如霧如舍宅風中燭水上泡芭蕉心如諸畫相如空中花如夢幻影響如苦樂輪迴如一切瀑河如一切海波如是如是此一切衆生從緣所生而不能知不能見不能思惟不能解了唯佛能知如如是見如是思惟如是解了何以故一切緣行即空相故即眞實空故畢竟空故即三空故空空應如是解何以故即大空故即如來空故如是如是知如是見如是思惟如是解了菩薩摩訶薩得如是相故佛復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多羼提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禪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亦應如是相而解了故

介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此經名出生如來相佛語觀自在此經若如來滅後廣作佛事是故此經名生如來相若此經滅後佛

法隨滅名生如来相此經若住佛法亦住是故名生如来相何以故此經一切菩薩恒時奉事礼敬故以是義故名生如来相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經若有受持讀誦為他解説我即為彼而来護持佛言此經威德能令一切菩薩摩訶薩及諸天人皆悉来集是諸菩薩同時讃言善哉善哉世尊我等樂聞當為説之佛言此金剛手大力秘密心能施一切衆生安樂故

介時金剛秘密主白佛言世尊此經云何名最初法界相佛言善男子諦聽此經一切如来出生已經三十二日坐大目眞隣陁山入大力三摩地説之故名最初法界相此經一切衆生初發心即住菩提道故名最初法界相此經威德能令無量無邊菩薩摩訶薩得一切現前三摩地名最初法界相又此經威德能令無量無邊衆生得聲聞道故名最初法界相金剛手若有受持讀誦為他解説一切如来皆如一子遠離輪迴命終之後

至涅槃道拔金剛手言諸佛大悲心
常救度一切衆生令離輪迴脫諸苦
難常說牟尼大智慧法滌盪衆生煩
惱穢種佛言善哉善哉秘密主若有
受持讀誦為他解說供養恭敬自書
若使人書諦觀思惟常時憶念是人
即得俱胝三摩地復見俱胝如來并
諸菩薩一切眷屬應以廣大供養尊
重恭敬衣服卧具飲食湯藥一切所
須皆悉奉施得大安樂是善男子所
種善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皆是得聞彼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說
妙法憶持不忘復得金剛手菩薩威
德力故此大力威德忿怒王常以護
持成就安樂一切衆生尒時世尊說
是經已十方來會金剛手菩薩觀自
在菩薩文殊師利金剛藏等一切悲
智菩薩摩訶薩尊者須菩提諸大聲
聞及諸衆生一切世間天人龍王阿
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而退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下

大力明王心眞言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嚩囉二合唱嚕二合
馱摩賀引麼攞賀曩那賀鉢左
末他尾枳囉尾特嚩二合娑野惹徵
攞耄引那羅鵝鹿嚧麼二合唱嚕二合
馱吽引發吒遏阿引去喬烏閇反惡入鉿
引醯引娑嚩二合賀引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鍾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彦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説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説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書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
来坦蕩於無邊達磨西来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窺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物繁形類竅鑿
昏明絶彼是非關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並其性合靈悟而蒙福藏教訣而重與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福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灑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關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露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尒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至兜你野子輸迦長者舍在門外立是時輸迦長者家有一犬名曰商佉常在門首於是長者常用銅器盛以美飯與商佉食犬見世尊瞋恚而吠尒時世尊謂商佉言汝由未悟見我乃吠作是語時商佉轉惡心生瞋恨即離本處往旃檀座下是時輸迦長者出舍門外見犬在於旃檀座下長者問言誰瞋於汝商佉默然是時輸迦長者又復問言賢子誰人瞋汝商佉對曰沙門瞿曇而來在此於門下立我見乃吠彼沙門瞿曇作如是言汝由未悟令乃更吠我聞此語心生瞋怒起離本處來旃檀座下是時輸迦聞是語巳發大瞋怒出舍衛城往彼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諸比丘衆前後圍遶在座說法於是世尊遥見輸迦長者遠路而來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輸迦長者遠來巳不諸比丘言唯然巳見世尊告言此長者子向於佛所而發瞋心命終之後如箭刹那

墮大地獄何以故虛妄計執分別彼
我起瞋煩惱毀謗於佛墮諸惡趣受
苦無量又復於我心生輕謗一切衆
生亦復如是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而說頌曰
於佛起惡心　毀謗生輕慢　入大地獄中
受苦無窮盡　有諸數取趣　於師及比丘
暫時起惡心　命終墮地獄　若於如來處
起大瞋恨心　皆墮惡道中　輪迴恒受苦
是時兜你野子來詣佛所頂禮佛足
於世尊前種種語言柔和善順稱歎
如來說是語已在一面立而白佛言
世尊以何因緣到於我舍佛告輸迦
長者言食時已至吾乃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次第乞食遂至汝舍在門下
立是時商佉處於門首銅器之內飲
食之次商佉見吾在門下立纔見乃
吠我言商佉汝由未悟何故見吠犬
聞是語遂生瞋怒往詣別處是時長
者白世尊言此犬商佉過去宿因不
知云何願佛演說佛言且止勿問斯
事汝若聞此倍生懊惱不可忍矣輸
迦長者如是三請白佛言世尊唯願為

我演說斯事我等樂聞尒時世尊告
長者言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為
汝分別演說此犬汝父兜你野身於
過去生妄計此身無我計我慳貪嫉
妬不行惠施貪惜財物不信三寶墮
畜生中今犬商佉是長者父輸迦長
者復白世尊我父兜你野在生之日
常行布施祭祀火天及諸鬼神彼身
決定得生梵天受大富樂何故復墮
畜類之中此事難信佛告長者言汝
父兜你野由是分別妄生計執不行
惠捨不信三寶以此因緣墮此類中
復告長者吾今所說恐汝難信當自
還家問於商佉是時長者辭佛歸家
到已告言商佉汝實我父是兜你野
此犬却坐栴檀之座長者復言商佉
實是我父兜你野不可就銅盤食此
肉餅商佉即食食已又復告言若實
我父是兜你野當何所表為顯奇異
於時商佉聞是語已從座而起詣本
住處於栴檀座下以鼻齅地以足攫
出四大鐵甕滿中咸金瓶盤雜器是
時輸迦長者見此希奇金銀珍寶踊

躍歡喜愛護覆藏於是長者出舍衛城往詣佛所一心歸依尒時世尊與無量百千比丘衆等在座說法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見兜你野子鸚鵡長者遠來已不諸比丘言唯然已見佛告比丘今此長者身謝命終如捨重擔往生天上因於我所歡喜踊躍發誠諦心獲報如是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而說頌曰

此一數取趣　發心見我喜　命終往生天
如捨於重擔　昔於說法師　如來及比丘
暫時心歡喜　獲果亦如是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於是輸迦長者往詣佛所頭面禮足歡喜無量種種稱讚歎未曾有說是語已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告輸迦言此商佉犬實是汝父長者白言唯然世尊如佛所說眞實不虛所有疑惑皆悉除斷尒時輸迦長者白世尊言一切有情夭壽長命有病無病端嚴醜陋貴賤種族聰明愚鈍柔和麤礦其事非一因果善惡報應云何佛告輸迦長者子言善哉善哉汝應諦聽善思念之今爲

汝說一切有情作業修因善惡不等
所獲報應貴賤上下種族高低差別
亦殊我今略說如斯之事若廣分別
其義甚深是時長者重白佛言願佛
演說尒時佛告長者言汝應善聽一
切有情造種種業起種種惑衆生業
有黑白果報乃分善惡黑業三塗受
報白業定感人天又業有分限命乃
短長復次補特伽羅有業多病少病
端嚴醜陋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富貴
貧窮聰明智慧根鈍愚闇或復有業
補特伽羅生三惡趣或復有業生欲
界人天乃至有頂或復有業補特伽
羅遠遊及近或復有業補特伽羅所
求不遂或復有業不求自至或復有
業補特伽羅成就難易有成不成或
復有業補特伽羅地獄壽命圓滿中
夭輕重不等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富
貴貧窮先後不定或復有業補特伽
羅富貴貧窮布施變樂慳悋不定或
復有業補特伽羅壽命長短於中不
定或復有業補特伽羅身心快樂苦
惱不定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形色端嚴

光潤愛樂或復醜陋麤澁嫌猒或復有業補特伽羅諸根具足不具足等

介時佛告長者子言有十善業應當修習若十惡業汝應除斷於是長者白佛言世尊有情短命何業所獲佛告長者子言煞生所獲復次煞業然有十種一自手煞二勸他煞三慶快煞四隨喜煞五懷胎煞六勸墮胎煞七酬寃煞八斷男根煞九方便煞十役他煞如是十種獲短命報復云何業獲報長命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離自手煞二離勸他煞三離慶快煞四離隨喜煞五救刑獄煞六放生命七施他無畏八慈恤病人九惠施飲食十幡燈供養如是十種獲長命報復云何業獲報多病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自壞有情二勸他令壞三隨喜壞四讚歎壞五不孝父母六多結寃七毒心行藥八慳悋飲食九輕慢聖賢十毀謗師法如是十種獲報多病復云何業獲報少病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不損有情二勸他不損三不隨喜損四不讚歎損五離慶快

損六孝養父母七尊重師長八不結
宿冤九施僧安樂十施羹飲食如是
十種獲少病報復云何業獲報醜陋
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恒起瞋恚二
恣縱慢心三不孝父母四恒恣貪癡
五毀謗聖賢六侵奪趁逼七盜佛光
明八戲弄他醜九壞佛光明十行非
梵行如是十種獲報醜陋復云何業
獲報端嚴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修
慈忍二惠施佛塔三塗掃塔寺四修
嚴精舍五莊嚴佛像六孝養父母七
信重聖賢八謙卑離慢九梵行無缺
十遠離損害如是十種獲報端嚴復
云何業獲種族卑賤有十種業云何
十種一貪愛名利不修施行二嫉妬
他榮三輕毀父母四不遵師法五譏
謗賢善六親近惡友七勸他作惡八
破壞他善九貿易經像十不信三寶
如是十種獲報卑賤復云何業得豪
族富貴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離嫉
妬　慶他名利　二尊重父母三信崇
師法四發菩提心五施佛傘蓋六修
嚴塔寺七懺悔惡業八廣修施行九

勸修十善十信崇三寶如是十種獲報豪貴復云何業獲人間惡報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恣縱我慢二輕慢父母三輕慢沙門四輕慢婆羅門五輕毀賢善六輕慢親族七不信因果八輕猒自身九憎嫌他人十不信三寶如是十種獲人間惡報復云何業獲人中勝報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謙卑離慢二尊重父母三尊重沙門四信崇婆羅門五愛護親族六尊重賢聖七修行十善八不輕慢補特伽羅九尊重師法十諦信三寶如是十種獲人中勝報復云何業獲報孤貧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恒行劫盜二勸他劫盜三讚歎劫盜四隨喜劫盜五毀謗父母六謗讟聖賢七障礙他施八嫉他名利九慳惜財物十輕毀三寶願常飢饉如是十種獲報孤貧復云何業獲大福德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離劫盜二離勸他非三離隨喜盜四孝養父母五信崇聖賢六慶他名利七廣行惠施八不嫉名利九不慳財寶愛恤孤貧十供養三寶如

是十種獲福廣大復云何業獲報愚鈍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謂此補特伽羅不信沙門亦不親近二不信婆羅門三不信師法亦非親近四隱法不傳五伺師法短六遠離正法七斷滅善法八謗毀賢智九習學非法十毀謗正見稱揚邪見如是十法獲報愚鈍復云何業獲大智慧有十種法云何十法一謂此補特伽羅親近沙門深信求法二信婆羅門三親近師法求解深義四尊重三寶五遠離愚癡六不謗師法七求於深智八傳法利生令不斷滅九遠離非法十稱揚正見離諸邪見如是十法獲大智慧復云何業獲地獄報有十種法云何十種一不善身業二不善口業三不善意業四恒起身見五恒起邊見六邪見不息七作惡不懺八婬欲邪行九毀謗聖賢十壞滅正法如是十業獲地獄報復云何業獲畜生報有十種業云何為十一中品惡身業二中品惡語業三中品惡意業四起種種貪五起種種瞋六起種種癡七希施

非法八禁呪厭術九毀善薩梵行十起常邊見人死爲人如是十業獲報畜生復云何業獲報餓鬼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耎惡身業二耎惡口業三耎惡意業四貪恡財物不行惠施五起大邪見謗佛因果六我慢自恃輕毀賢良七障礙他施八不恤飢渴九慳惜飲食不施佛僧十他獲名利方便離隔如是十業獲報餓鬼復云何業獲報人間有十種業何等十業一離殺生二離不與取三離非梵行四離虛誑語五離雜穢語六無離間語七離麤惡語八離飲酒食肉九離癡闇十離邪見諦信三寶修如是等十種耎業獲報人間復次修習何業得生欲天修十善業得生彼天復修何業得生色界修十定善得生彼天復修何業得生於彼四無色界修習三摩鉢底爲因得生彼天何等爲四遠離一切色作無邊空想復修彼定伏除彼障命終之後生彼空無邊處遠離麤識細識現前作無邊想伏除彼障復修彼定後生彼天遠離無所

有處障染復修修彼彼定後生彼天遠離
彼障復修彼定命終之後得生非非想
非非想處復次修習何業不生無間
修諸善業迴向所求決定得生諸善
趣中不入無間復次修習何業感得
何果若修善業感可愛果若造惡業
感非愛果若遠離此善不善業愛非
愛果終不可得譬如慈女商主遠行
久不歸家子無由得復去何業而不
得果所修惡業迴心發露省悟前非
思惟嫌猒心念口言作意專注重重
懺悔此業雖作而不受果善業亦然
復去何業得身心圓滿修習忍辱得
身相圓滿修習聞思得心圓滿此業
修習必定得果復去何業修作已後
而非散失若有善業已作不悔亦不
嫌猒而非擾惱又非撥無不說是非
而不遠離亦非躁撓作如是行此業
修習終非散失定受於果復去何業
而不得果修無記業不得其果復去
何業補特伽羅地獄壽命而無中夭
此一補特伽羅作彼業已而不悔恨
亦不嫌猒又不撥無心不擾惱不說

是非又不躁擾行如此行天受當知
作彼彼業補特伽羅處地獄生圓滿
壽命而非中天復去何業有補特伽
羅處地獄中壽量不滿此一補特伽
羅作彼業已而乃嫌悔煩惱自毀省
悟前非遠離彼業而不躁擾行如是
行此補特伽羅作彼業已地獄中生
不滿壽命復去何業有補特伽羅地
獄中生即便命終此一補特伽羅作
彼業已悔嫌躁擾說言撥無解除遠
離煩惱鋒利不可愛樂我更不作如
阿闍世王作殺父罪已悔過發露我
作惡業應當自受對佛懺悔解說前
非佛愍彼王令觀罪性從緣幻有了
不可得故此補特伽羅處地獄中即
便命終復去何業有補特伽羅先受
快樂後受苦惱此一補特伽羅初行
布施愛樂歡喜施已心悔故此補特
伽羅生在人中處上種族金銀珍寶
象馬車乘悉皆具足父母妻子吏民
知識圓滿無缺乃至庫藏亦復如是
故得果時先受快樂後乃苦惱復去
何業有補特伽羅先受貧苦後乃快

樂此一補特伽羅由昔因時用下品
心微分布施捨已不悔後乃歡喜故
此補特伽羅生在人中種族卑下飲
食珍寶悉皆乏少亦不自在後漸增
長財物廣大乃至種種資具無有乏
少故此補特伽羅後得果時先乃貧
苦後受快樂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
先受快樂後亦快樂此一補特伽羅
未施歡喜正施施已歡喜三時無悔
此一補特伽羅生在人中於富貴家
上種族中父母妻子吏民親友圓滿
具足庫藏珍寶象馬牛羊乃至園林
田宅無不具足自在受用故此補特
伽羅先受快樂後亦快樂復云何業
有補特伽羅先無快樂後無快樂常
受苦惱此一補特伽羅先無施心亦
無良友勸令布施又無信心貪惜珍
寶從始至終絕施纖毫故此補特伽
羅若生人中處下種族貧窮困苦財
寶飲食田宅資具乃至眷屬悉皆乏
少先無快樂後無快樂故此補特伽
羅先受苦惱後亦苦惱復云何業有
補特伽羅得大富貴貪惜財物無纖

毫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向三寶處曾行布施不曾發願於當來世更修施行故此補特伽羅命終已後若生人間得大富貴居上種族珍寶廣大象馬奴婢牛羊田宅亦皆廣大受用自在於其財物慳惜愛護不行惠施故此補特伽羅富貴多財愛護慳貪亦無信心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一生貧苦愛樂布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三寶勝處曾修布施又復發願而於未來施心不斷命終之後生在人天受福往來彼後福盡又生人間貧窮愛施故此補特伽羅貧窮愛施信心不斷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一生貧苦又復慳貪不行少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不遇善友又復愚闇不信因果於其施度微分不修故此補特伽羅命終之後生在人間種族貧窮財物飲食日葉資具一切之少故此補特伽羅貧窮困苦不樂布施復云何業得身心快樂譬如輪王又樂作福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修不殺戒施他無畏又復發

願施心不昧故此有情命終之後生在人間得身心快樂常愛惠施復去何業有補特伽羅身心快樂如極老人家務久棄不樂作福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施他無畏不損有情不發勝願故此補特伽羅命終已後生在人間而得身心悉皆快樂不愛修福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下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若身及心俱不快樂又不修福此一有情於過去世損惱眾生令他怖畏又無信心不發善願故此補特伽羅命終之後生在人中身心不安又多愚闇而不修施云何補特伽羅人間命短三塗命長此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善少順後惡多故此補特伽羅人中命從後生地獄鬼畜及阿素囉壽命乃長云何補特伽羅三塗命短人中命長此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惡少順後善多故此補特伽羅三塗壽短後生人中壽命乃長云何補特伽羅生在人中及三塗內壽命皆短此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順後善惡俱少故此補特伽羅人及三塗壽命皆短云何補特伽羅命盡煩惱盡云何補特伽羅煩惱乃盡壽命不盡謂預流一來不還決定性者及不決定阿羅漢人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惡

趣而生形色身量端嚴殊妙見者歡
喜人皆愛樂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
世修習忍行破佛淨戒墮在惡趣受
異類身形色端嚴柔潤具足見者歡
喜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生惡趣中
身體麤澁形色醜陋人見不悅謂此
補特伽羅於過去世性多瞋怒不修
忍辱破佛淨戒又不發露命終已後
處異類中形色醜陋身體麤澁諸根
缺減臭氣充滿癡增闇昧見者不喜
復次十不善業獲果云何殺命為因
壽量色力而非滿足偷盜所得霜雹
蟲蝗飢饉水旱邪欲所獲外多塵垢
妻不貞良虛妄所獲臭氣惡名人皆
嫌厭離間所獲眷屬不和疾病縈纏
麤惡所獲觸對硬澁果實非美雜穢
所獲林木叢刺園苑荒殘貪愛所獲
庫藏寡尠瞋恚所獲果味辛辣容貌
醜惡愚癡所獲外色不潔果實虛耗
十不善業因之所得
修十善業獲果云何遠離殺害壽量
所依皆悉滿足離於偷盜飢饉風雹
蟲蝗等災悉皆遠離因無邪欲美聲

流播遠離塵垢因無妄語口常香潔因無離間眷屬和順遠離高下霹靂霜雹因無麁惡果味甘美遠離硬澁因無雜穢林木園苑遠離叢刺皆悉滋潤因無貪愛倉庫果實充滿具足因無瞋恚身相圓滿諸根無缺因無邪見信心不斷最上果實香美具足修十善業感果如是

復次十惡獲果有十何等為十煞生十者一冤家轉多二見者不喜三有情驚怖四恒受苦惱五常思煞業六夢見憂苦七臨終悔恨八壽命短促九心識愚昧十死墮地獄復次偷盜報有十種何等為十一結宿冤二恒疑慮三惡友隨逐四善友遠離五破佛淨戒六王法謫罰七恣縱懈逸八恒時憂惱九不自在十死入地獄復次邪欲報有十種何等為十一欲心熾盛二妻不貞良三不善增長四善法消滅五男女縱逸六資財密散七心多疑慮八遠離善友九親族不信十命終三途復次妄語報有十種何等為十一口氣恒臭二正直遠離三

語曲日增四非人相近五忠言不信六智慧尠少七稱揚不實八誠語不發九愛論是非十身謝惡趣復次飲酒三十六過其過去何一資財散失二現多疾病三因興鬪諍四增長煞害五增長瞋恚六多不遂意七智慧漸寡八福德不增九福德轉減十顯露秘密十一事業不成十二多增憂苦十三諸根闇昧十四毀辱父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信婆羅門十七不尊敬佛十八不敬僧法十九親近惡友二十捨離善友二十一棄捨飲食二十二形不隱密二十三婬欲熾盛二十四眾人不悅二十五多增語笑二十六父母不喜二十七眷屬嫌棄二十八受持非法二十九遠離正法三十不敬賢善三十一違犯過非三十二遠離圓寂三十三顛狂轉增三十四身心散亂三十五作惡放逸三十六身謝命終墮大地獄受苦無窮

尒時佛告輸迦長者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合掌恭敬有十功德何等爲十

一貴族廣大二妙色廣大三形相廣大四四事廣大五珍財廣大六美名廣大七信根廣大八憶念廣大九智慧廣大十藝業廣大如是長者若復有人合掌恭敬如來之塔獲斯功德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合掌禮拜獲十功德何等爲十一言辭柔軟二智慧超群三人天歡喜四福德廣大五賢善同居六尊貴自在七恒値諸佛八親近菩薩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禮拜佛塔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拂拭佛塔獲十功德何等爲十一色相圓滿二身體傭直三音聲微妙四遠離三毒五路無蒺剌六種族最上七崇貴自在八命終生天九體離垢染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拂拭佛塔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布施傘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離熱惱二心不散亂三作世間主四藝業廣大五福德無量六得轉輪王七身相圓滿八遠離三塗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傘蓋施佛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以鍾

鈴布施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端嚴無比二妙音適悦三聲同迦陵四言辭柔軟五見皆歡喜六得阿難多聞七尊貴自在八美名流布九往來天宮十究竟圓寂如是功德布施鍾鈴所獲勝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布施幢幡有十功德何等爲十一形容臃直長壽圓滿二世間懇重三信根堅固四孝養父母五親友眷屬皆悉廣大六美名稱讚七色相端嚴八見者歡喜九富貴上族自在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幢幡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以衣布施獲十二種殊妙功德何等十二一身體臃直二見者歡喜三福相光潤四色相微妙五色形無比六身無塵垢七衣服鮮潔八臥具細軟九得大自在十命終生天十一見皆愛敬十二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衣服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施花供養功德有十何等爲十一色相如花二世間無比三鼻根不壞四身離臭穢五妙香清淨六往生十方淨土見佛七戒

香芬馥入世間熏重得大法樂九生天自在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以花供養佛舍利塔獲如斯果若復有人以鬘布施如來之塔獲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色妙如鬘二身離臭穢三形體清淨四生十方佛土五戒香芬馥六恒聞妙香七眷屬圓滿八諸根適悅九生天自在十速證涅盤如是功德於如來塔施鬘供養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施燈供養佛舍利塔獲十功德云何十種一肉眼清淨二獲淨天眼三離於三毒四得諸善法五聰明智慧六遠離愚癡七不墮黑闇三塗八尊貴自在九往生諸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燈供養佛舍利塔獲斯勝報若復有人施塗香供養如來之塔獲十功德云何十種一鼻根清淨二身離臭穢三身妙香潔四形相端嚴五世間恭敬六樂法多聞七尊貴自在八聲譽遐布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十種功德布施塗香供養如來舍利之塔獲斯勝報若復有人以妙音樂供養佛塔獲於十

種勝妙功德何等爲十一身相端嚴二見者歡喜三音聲微妙四言辭和順五肢體適悅六離瞋恚七慶喜多聞八崇貴自在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以妙音樂供養佛塔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歡喜讚歎獲十八種勝妙功德云何十八一種族尊高二形相端嚴三圓滿膚直四見聞歡喜五資財無量六眷屬廣大七遠離散壞八尊貴自在九恒生佛土十聲譽遐布十一羨德讚頌十二四事豐足十三天人供養十四得轉輪王十五壽命延長十六體堅金剛十七命終生天十八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歡喜讚歎佛舍利塔獲斯勝報若復有人施佛牀座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德業尊重二世間稱讚三肢節多力四名稱遠聞五德羨歌頌六安和適悅七獲轉輪王座褥從衆多八見者歡喜九生天自在福相具足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牀座獲斯勝報若復有人布施鞋履供養僧佛功德有十云何十種一威

儀師範二象馬無關三行道勇健四身無疲乏五足步無損六離荊棘沙礫七獲神足通八僕從衆多九生天自在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鞋履布施佛比丘等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以鉢器什物施佛及僧功德有十云何十種一形色光潤二器物具足隨意受用三離諸飢渴四珎寶豐足五遠離惡趣六人天歡喜七福相圓滿八尊貴自在九恒生諸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布施器物獲如斯報若復有人齋食供養佛及衆僧功德有十云何爲十一壽命延長二形色圓滿三肢節多力四記憶不忘五智慧辯才六衆覩歡喜七豐足珎寶八人天自在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十種勝妙功德施佛及僧齋食供養獲如斯果若復有人以象馬車乘施佛及僧功德有十云何爲十一足相柔軟二威儀無缺三身離疲乏四安樂無病五寃家遠離六神足自在七僕從衆多八人天福相見皆歡喜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以

車乘象馬施佛及僧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修嚴房室屋宇殿堂施佛及僧功德衆多行相云何恒離驚怖身心安樂所得卧具細軟最妙衣服嚴身香潔清淨人間天上五欲自在剎帝利婆羅門大姓種族及長者居士宰官商主聚落城邑國王大臣隨願滿足皆悉成就若於轉輪聖王隨其福力一洲二洲乃至四洲王化自在若於六欲諸天四王忉利乃至他化自在願皆成就隨意生彼若復有人由前福力於色界諸天梵衆梵輔乃至色究竟天皆悉成就隨願生彼若復有人於無色界空無邊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成就若於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緣覺乃至無上菩提隨其所應皆得成就如是功德差別無量因修房室殿堂樓閣施佛及僧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以美飲湯藥施佛及僧獲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諸根圓滿二清淨鮮潔三顏廣平正四容皃熙怡五形色光潤六福德圓滿七離飢渴八遠離三惡九生天自在

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及僧美飲湯藥獲如是報若復有人歸佛出家功德有十云何爲十一遠離妻室二除欲不貪三愛樂寂靜四諸佛歎喜五遠離邪魔六近佛聽法七遠離三惡八諸天愛敬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十種功德歸佛出家獲如斯報若有比丘在林野中寂靜而居有十種功德云何爲十一遠離閙閙二清淨香潔三禪定成就四諸佛愛念五離中夭六多聞總持七成就舍摩他尾鉢舍那八煩惱不起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林野中住比丘修行獲如斯報若有比丘持鉢乞食有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威儀無缺二成熟有情三遠離慢心四不貪名利五福田周普六諸佛歎悅七紹隆三寶八梵行圓滿捨下劣意九命終生天十究竟圓寂如是功德若常持鉢乞食所獲若有比丘持鉢乞食遠離十種黑闇始獲如是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了知出入聚落有益無益二了知族姓行時有益無

益三了知説法有益無益四了知親近阿闍梨和尚有益無益五了知慈心化利衆生有益無益六了知親近遠離有益無益七了知習學戒定慧三有益無益八了知檀信施衣有益無益九了知持鉢里巷之中有益無益十了知受用卧具湯藥乃至命終已來有益無益如此了知獲如是等十種勝報尒時佛告輸迦長者子言業因業生業因業滅業有前後引滿差別報乃高低愚智懸隔説此法時於是輸迦長者白佛言世尊此舍衛國鄔播塞迦族姓之中及餘一切剎帝利婆羅門等族姓之中聞皆歡喜憶念受持我等眷屬皆悉受樂長夜安樂利益自他無有窮盡佛言善哉善哉輸迦長者如汝所説

尒時世尊説是語已其你野子輸迦長者及諸苾蒭無量百千人非人等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下

乙巳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鍾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衆并大菩薩文殊師利等大衆圍遶尒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言佛子我今為諸衆生於四聖諦心生顚倒恒處輪迴不能免離說此眞實四聖諦法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云何因緣而諸衆生不能遠離如是虛妄輪迴之中不覺不知佛言文殊師利我見衆生受如是虛妄輪迴何以故善男子皆因無始已來妄生計執分別彼我文殊師利以是因緣受此愚癡業報虛妄輪迴何以故是諸愚癡衆生不聞不知最上一切寂靜法故不自思惟警悟三業恣身口意造衆煩惱我貪我瞋我癡等我令於彼如來法中得此出家受清淨戒修持淨行遠離輪迴得涅槃道解脫苦輪復自思惟此煩惱性即善法故即有漏法故即無漏法故即輪迴法故即世間即出世間即智即斷除法即決定法即觀法

圓滿智即觀苦集滅決定道乃至決定法界故又復思惟一切行虛假故一切行苦惱故一切行即無相故我若得此即能遠離一切虛假得隨意生若觀我見不離道諦即得彼法所作隨意復於彼法憶念無惑於一切法心無差別能如是知即得遠離不信疑惑毀謗讚歎得此解脫一切我若我於是時無有少分而難作者若阿羅漢能知此我彼臨命終時自見所生棄捨本心得佛菩提隨意所樂自在而往即得至於無為界故彼得此苦智法智若了知我集一切法生不信心疑惑誹謗種種怖畏若不信此法盡此集故彼作是思惟決定滅諦彼復思惟此法應如是作得滅諦故是法若作此決定滅作是決定彼意心生疑惑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中云何名如實思惟生一切法故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聖諦心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即不生故即見苦諦若見出生一切法消除故即是集諦若見最上涅盤一切寂靜法相即是滅諦若

見究竟一切法性即是道諦文殊師
利若彼見此四聖諦非實非虛是善
法是不善法是有漏是無漏是世間
是出世間是有為智是無為智是無
變異法是觀苦集了別智法即決定
滅諦乃至決定法界道諦不可改變
何故一切愚迷眾生耽著欲樂於此
實相法中而生迷惑彼諸眾生於寂
滅法不諦思惟乃至一切法寂靜自
性不得現前不知此法非取非捨非
離取捨在彼貪界顯現涅槃瞋界癡
界乃至輪迴界悉能現彼涅槃寂靜
界故若於一切法能現如是自性平
等當得一切法中自在無礙云何不
知彼真實法若於不生不滅法心同
虛空即佛平等不可得故法平等不
可得故僧平等不可得故乃至涅槃
寂靜平等亦不可得故如是於一切
未曾有法不生疑惑即得離疑不生
不出至一切最勝涅槃寂靜界故文
殊師利如是真諦一切法不可見是
故須菩提而不往詣禮如來足如須
菩提尚得無我況復如來云何而見
勿作是解文殊師利如是一切不生

法中有所見故即非見四聖諦
尒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
云何見四念處佛告文殊師利彼須
菩提當得觀身不淨見身念處觀受
是苦見受念處觀心無常見心念處
觀法無我見法念處文殊師利復白
佛言世尊如是實相云何而說復云
何見眞實四念處佛告文殊師利此
此眞實諦如來所說難解難知文殊
師利言唯願說之廣演分別彼眞實
四念處故佛言文殊師利汝若見等
虛空身即見此身中身念處又文殊
師利若於受中內外中間有所得故
即見受念處又文殊師利若見此心
智有方圓大小即見此心中心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善不善有漏無漏
乃至煩惱世出世間法中有所得故
即非見此法中法念處文殊師利此
眞實四念處應如是解文殊師利白
世尊言云何見四正勤佛告文殊師
利若觀十二緣生究竟空寂乃至無
性一切法彼不可得當起精進心稱
法滅除所生不善不善一切業故爲未生
不善法令不起故未生善法起精進

心令出生故所生善法令得久住不廢忘故當起圓滿精進心故如一切法離取離捨非離取捨若得如是正憶念故彼不復起心即得此三摩地行彼云何思惟得神足故云何住平等一切法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四正勤

文殊師利又復白言世尊云何見五根佛言文殊師利若見究竟一切法不生即解信根何以故文殊師利此究竟不生信根於一切法中心不可得故本離此名又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憶念故無有趣求不住方所是爲精進根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現前明了故遠離差別心不起故是爲念根又文殊師利若於諸法能離生滅能覺所覺性空性非空性故是爲定根文殊師利若性孰有孰無一切法中不可得故是爲慧根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根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五力佛言文殊師利若能見此離性離相一切廣大心法是爲信力文殊師利若於

菩提進求功德能離取捨非離取捨是爲進力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諸憶念無有計執是爲念力文殊師利若至一切法無相故是爲定力文殊師利若能遠離一切所見乃至涅盤是爲慧力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力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七覺分佛言文殊師利若見一切無自性法不憶念故是爲念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不可測度說善不善及得受記是爲擇法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能離取捨非離取捨又於諸法捨離思慮是爲精進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不生愛著解一切法即無生故是爲喜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生信樂解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爲輕安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無掉舉是爲定覺分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住無著不可覺知於一切法不生貪著若得此捨是爲捨覺分文殊師利七菩提分應如是解而能了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八正道佛告文殊師利若不見正乃至不見一切無性法無二相心無罣礙是為正見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離諸罣礙非離罣礙心無所著是為正思惟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邊際稱無邊際平等善說是為正語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動作離悲愍心本不生故是為正業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善無瞋諸法不生是為正命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有起滅無有力用是為正精進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念念不生無有知覺離諸思惟是為正念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自性非性而能遠離無有所著是為正定文殊師利此八正道應如是解即能了知

文殊師利若有見如是四聖諦心即得見於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真實心故是求彼岸至實際地得大安樂悉捨重擔遠塵離垢觀身無相至無生忍阿羅漢沙門婆羅門至淨彼岸名曰

多聞是眞佛子是能仁子能敵寃家棄擲煩惱得大堅固無老無怖無有疑惑亦無戲論無彼無此名此比丘爲聖法幢文殊師利若得如是法忍得大善利應得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而爲供養文殊師利是故得一切國土無空過者悉受清淨飲食供養爲離輪迴得涅盤岸脫諸苦輪乃至一切正徧知正等菩提起此心法所求皆得

尒時世尊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皆得此法彼諸天衆於如來世尊應正等覺并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散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而以供養作如是言彼等於如來佛法中當得出家受清淨戒若說此法一心聽受得菩提道復有八千一百比丘衆心得漏盡無生解脫復有四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于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宮殿山林曠野大地六種振動於虛空中雨衆天花讃言善哉善哉善說此法甚爲希有出是音聲十方普聞佛說此經已文殊師利法

佛說棄善見變殊師利問法經第一卷 鏸

王子及大菩薩諸比丘衆一切世間諸天人民阿修羅乾達婆等聞佛所說各各歡喜礼佛而退

佛說文殊師利問法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鍾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憍閃弥瞿尸羅林與大苾芻衆五百人俱及諸菩薩摩訶薩衆是時無比摩建你迦女而起瞋恚憎嫉舍摩嚩底妃后於日子王邊說言天子知耶舍摩嚩底妃后等五百女共其沙門而行婬欲我今告言要天子知實難容恕是時日子王聞無比摩建你迦女說已瞋怒至極意不可忍擬殺舍摩嚩底夫人遂以手執弓按箭便射是時舍摩嚩底夫人入慈心定王所放箭上虛空中發生火焰其焰熾盛其箭却迴奔日子王前於左邊而往佛爲密護箭不著身亦無損動是時日子王心生驚怖身毛皆竪而便倒地又復還起問舍摩嚩底夫人而說偈言

汝復爲天女　鬼女羅刹女　巘馱婆女等

我問如是說　汝持去何行　未見未曾聞

亦復不曾知　未曾有女人　器仗不能傷

我有精進力　善學於弓箭　我箭不空發

未曾虛放箭　如我所要射　猕猴及飛禽

人身兼射垛　而未無所中　如我今放箭
却迴面前住　不傷損我身　我今歸命汝
願救我苦惱　審聽誠實言　我欲故殺汝
捨過勿生瞋　汝念為好事　令我離苦惱
永不復如是
尒時舍摩嚩底夫人荅日子王即說
偈言
我非是天女　亦非健闥女　非鬼非羅刹
是舍摩嚩底　我作佛弟子　為彼大慈悲
故我心行善　發心世尊處　俱胝百千劫
觀彼善慈悲　故我行慈行　女色所縛人
見彼如實者　若苗稼成熟　而被雷電壞
若離女色染　我彼俱愛樂　一切諸世尊
遠離於婬欲　又聞世尊說　佛與菩薩衆
緣覺及聲聞　悉皆離女色　愚者不能知
普被魔羅降　離女色染污　能得身安樂
究竟得解脫　無智諸衆生　愛慾無遠離
作罪業無邊　墮落三惡道　無底慾火坑
猛熖熾不滅　有智樂解脫　不為女色染
見已便纏縛　詐言虛適悅　墜墮於衆生
死入險惡道　勿聽女人言　亦不忿怒我
意願生歡喜　發心世尊處　汝欲求見佛
我與大王去　到彼汝諦聽　必說微妙法
尒時日子王告舍摩嚩底夫人正當

是時汝意速疾詣世尊所王及臣民侍從圍繞見大牟尼巍巍堂堂如大金山光明焰赫吉祥莊嚴又見菩薩摩訶薩及諸苾芻苾芻尼塢波斯迦塢波索迦天龍藥叉揵闥婆阿素囉蘖嚕荼緊那囉摩護囉誐人非人等圍繞世尊

介時大王頭面作礼而白佛言世尊我有未曾有事先未聞見今詣佛所世尊慈悲與我解說世尊告言大王汝說未曾有事王復白言今日我宮有嫉妬因緣無比摩建你迦女生毀謗心言舍摩嚩底夫人與聲聞沙門而行婬事我聞此言瞋根至極殺舍摩嚩底夫人以箭便射於其箭上而出火焰赫奕熾盛却迴我身左邊而住亦不傷損我身舍摩嚩底夫人礼世尊足說如是言彼王聞我為復天女龍女揵闥婆女比舍際女鬼女羅刹女汝修持何行而乃如是而答王言我是大王夫人非是天女龍女健闥婆女比舍際女羅刹女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弟子心善純淨為如彼天是時舍摩嚩底夫人稱讚世尊

功德我佛如來有如是應正等覺有
如是大慈大悲具大福慧成大威德
得大自在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爲
天人師願鑒斯誠尒時日子王對佛
及苾芻衆前懺悔發露我等由如愚
童如心迷亂如在黑暗如無善根我
念如來聲聞而生毀謗善哉世尊願
解疑悔我等受持世尊說言汝發起
慈心受持戒行廣利有情日子王即
從坐起合掌恭敬佛言大王汝但安
坐于時日子王頭面作礼却坐一面
日子王白佛言世尊我心勇猛聽女
人言造罪業苦知自命終墮於地獄
善哉世尊女人之過唯願說之世尊
告言女人行業有其多種惑亂有情
詐現異相諂媚虛誑心不真實顛倒
思惟諂曲詐僞舉動施爲強求親近
牽繫有情恒行邪行汝須省覺王言
世尊願賜慈悲願聽所說如我此後
不近女人亦不由女人而造罪業既
不造罪不墮地獄世尊如我長夜利
益安樂一切衆生佛言如是如是
復次日子王白言世尊我於佛邊聞
斯慾義實由女人得其惡報佛言大

王女色深固生覔家之父母生㬥惡之父母若起愛樂墮於地獄是故女人有如是之過佛言大王若較量丈夫婬慾之過汝後世父母眷屬亦有其過日子王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丈夫之過與我解說云何丈夫之過父母眷屬亦有其過佛言大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為汝說世尊告言大王若丈夫之過有其四種大王問言四過云何世尊荅言大王若丈夫耽著婬慾被婬慾迷醉由迷醉故情意顛倒由顛倒故於其女人深生愛樂於苾芻衆中有持戒德行沙門婆羅門不欲見聞由不欲見聞持戒德行沙門婆羅門故亦不親近亦不歸依亦不供養於無戒無行沙門婆羅門亦復遠離又無信根不修德行不行布施全無智慧寡聞薄德我慢貢高行鬼神行又復親近無智貪著惡法樂著臭穢遠離善友縱生天上人間於自身命恒時呵毀於沙門婆羅門不作護摩於佛法僧而復遠離於涅盤果德而所弃背長時憶念女人

倡妓歌舞飲酒談笑如是纏縛而復命終墮在衆合黑繩等活號叫大號叫炎熱極炎熱阿鼻地獄受種種苦從地獄出生焔魔羅界畜趣中生為師子虎狼諸惡禽獸乃至揭路荼身止鐵叉樹大王若丈夫如是行愚法行獲斯惡報此是丈夫初過

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婬慾臭穢根不淨　過後常增業苦深
聰慧法師呵慾染　當生父母亦無益
譬如廣大不淨坑　滿盛糞壤多臭穢
亦似冢間膖脹屍　婬慾之人亦如是
復似蠅蟲咂瘡膿　驢馬奔眠糞穢中
猪狗食啖臭魚等　躭愛女人亦如是
破壞善名兼德行　恒行毀禁具無慚
不生天道墮阿鼻　是故法師呵愛慾
如人悞飲惡毒藥　迷亂猖狂徧體疼
不覺無常毒所中　躭慾之人亦如是
樂著美味便珍饌　愛聽歌音戀色聲
家事不思多忘失　唯作輪迴集苦因
貪著婬慾常稱讚　不了愚迷糞穢身
晝夜恒行下劣行　薄福沉輪於惡趣
讚美婬慾行非行　多饒瞋恚長愚癡

如履顛巍大嶮崖　不覺須臾致失命
既別人世閻浮界　死墮無邊業海中
五峯圍繞鐵山間　日月燈光全不見
如風狂亂無知解　往返縱橫失路岐
如是經生常住此　一切世間無所重
種種善業亦不生　設有女男無孝敬
弃背尊親行五逆　和合妻女倍慇懃
張羅罪網無思慮　墮落貪癡慾樂中
父母遠離無返復　罔思育養報艱辛
放逸耽婬着戲弄　互相煩惱倍增多
破壞修行疑種種　不逢賢聖作良因
樂行耶行受極苦　不顧刑罰耻辱侵
鬪諍欺抄致殺傷　貪張財賄離善友
不生天道兼人趣　死入阿鼻地獄中
鐵林青色攢鋒刃　猛焰熾熛烈火城
鋼樹刀山徧地中　洋銅熱鐵爲糇饌
如斯大苦因婬慾　隱沒菩提智慧根
汝向女人生恐怖　勿令親近起攀緣
人天善道若相應　不久菩提自獲得

復次大王若父母生產兒子其事甚難世所共知處胎之時懷擔十月苦惱疼痛種種多般起坐艱辛飲食節度縱獲生產如宰猪羊不顧自身唯

憂兒子乳哺養育豈離懷抱大小便
痢須自洗濯後漸長大而以誠實之
言種種誘訓令彼修學閻浮提內工
巧伎藝書疏筭計經商買賣種種事
業又復令彼身心安樂廣與財帛富
貴授用選揀親姻娉娶妻妾比望孝
順父母供敬侍養而復心意顛狂一
向迷亂深著色戀都不省悟又於別
族姓家私娶妻妾耳相貪愛於其父
母返成不孝亦不敬重其父後時耆
年老邁身體羸瘦眼耳聾瞎起坐艱
難要人扶持而却憎惡輕弃嫌猒種
種逼迫趂父出舍娶其外族妻子於
家聚會種種歡樂

佛告大王若是丈夫行此邪行弃背
父母決定命終入阿鼻地獄求出無
期為第二過若善男子弃背女色心
意清潔供養父母行孝敬行命終之
後不墮惡趣而生諸天受福快樂天
上福盡下生人間亦不受貧窮下賤
富貴吉祥

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離慾行慈孝　命終生天趣　梵王帝釋身

恒受於快樂　供養老父母　後生人世中
入海爲商賈　安樂獲珍寶　供養老父母
一切最上德　田種菓成熟　較量福不盡
供養老父母　永不擔重擔　常得驢馬負
刀刃不能害　供養老父母　不度鹹水河
猛火與刀兵　亦復不能近　供養老父母
常得善妻男　穀麥與資財　瑠璃及金寶
供養老父母　當得天宮住　無數歡喜園
四面恒圍繞　供養老父母　常聞佛法音
具相色端嚴　諸人不敬重
復次大王若彼丈夫行非法業心不
真實恒多邪見於善不知妄生顛倒
多得愚癡之人常所稱讚有智慧者
恒生忿怒罪業轉深永失大利於其
佛世永不值遇我慢貢高貧窮下賤
衆不愛樂此是丈夫第三過失
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行淫慾　顛倒分別我　愚迷罪業深
輪迴墮惡道　遠離佛功德　無智慧揀擇
虛妄求安樂　如河覓蘆迦　愚癡愛慾人
諂曲多虛誑　望求非法樂　返成地獄苦
著慾見顛倒　下劣自無知　如夜黑暗中
不分道非道　無慚愧信根　唯躭聲色味

菩薩與聲聞　未曾行供養　設遇正行者
廣演微妙音　輕法而不聽　況淪於地獄
永不復人身　斷除檀等行　迷沒不修行
菩提最上失

復次大王若諸男子自為活命及著婬慾癡愚障閉作諸工巧種種事業書疏筭計讚詠談論親近王臣行非法行謫罰有情種種虛誑廣求財利作諸惡業又復自為活命故行不律儀行貨易牛驢駝馬豬羊雞犬乃至呪龍罝兔魁膾等事或復經商不擇道路遊行險惡之道臭穢之道賊徒刀劍之道乃至泛大溟海寒熱飢渴種種苦惱而求財利又於沙門婆羅門慳貪不肯布施一向著慾又被女人降伏駈使猶如奴僕長時同處未曾捨離起坐談話手相攀顧深生愛著是故畜養女人命終之後同入地獄為第四過

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追求著慾人　迷醉何曾樂　下劣妄追尋
云何得安樂　非真丈夫業　自作不知非
無恥若驢騾　不堪極穢惡　斯人少智慧

不悟罪根深　奔競向女人　如狗便糞穢
臭穢不可樂　愚癡所愛重　不知婬欲過
如盲不見色　愚癡著婬欲　如犬奔糞穢
聲香味觸法　貪著亦如是　愚癡著欲人
輪迴於諸趣　如猴繫獮猴　永不出三界
愚迷著欲人　如烏戀臭肉　常被惡魔牽
墮在於惡趣　愚人貪愛味　於美起纏縛
何異廁中蟲　寧知是不淨　智者得解脫
女色不可染　見彼生驚怖　弃捨如壞屍
愚癡懷散亂　著欲而無捨　如熱路艱辛
困渴飲鹹水　如是見飲者　愚癡迷失命
堅牢著欲人　過患亦如是　實為此女人
如身患瘡癩　生蟲自噉食　貪婬亦如是
若莊飾女人　如畫瓶盛糞　但觀諸外相
誰知裹不淨　又如油洗衣　掛搭於身上
莊嚴於女人　染汙亦如是　如衣蓋刀劒
似火覆輕灰　嚴飾於女人　違損亦如是
又如劫火起　大地皆洞燃　草木不見生
河海乾枯盡　部多所住處　須彌及鐵圍
六欲與初禪　破壞誰能救　如是躭女色
婬火大熾燃　焚燒於有情　違損不可救
人身猶不淨　穢惡諸物成　指爪與鬚毛
涎唾并結聹　揩汗大小便　肪膏及腦膜

皮肉兼骨髓　膿血筋脈連　脾腎心共肺
腸胃膽與肝　生藏對熟藏　赤痰共白痰
又復八萬戶　微細蟲所食　常住於身中
愚人那知覺　於身起貪愛　如蠅慕膿血
臭氣爲馨香　苦中而爲樂　如是躭慾人
執杖相敺擊　慾火竟來燒　迷醉誰能悟
愚癡耆樂味　如狗在空房　亦似底羅聲
究竟成妄想　又如於獼猴　攀緣常在樹
乃至到無常　不離於樹上　如是貪慾人
追求於色境　墜墮惡趣中　不離生死苦
愚癡婬慾人　彼處命終後　擲在鐵鑊中
如是住一劫　浮沉如煮豆　其鑊大小量
六十四俱胝　衆生所依彼　一一墮落者
較量不能知　煎煑於鑊中　受苦滿百劫
或二三四劫　隨彼業輕重　皮肉俱爛壞
骨現似白螺　又隨自業力　手捉尖利鎗
擲在炎鐵槽　死已而還活　又被於獄卒
手執鐵杵擣　骨髓皆成粖　風吹而却活
或以鐵棒打　劈裂如斧斫　鐵獸三四五
隨後而咬嚙　又復爲鐵烏　鐵狗及豺狗
牙觜利如劍　食罪人腦髓　若人造罪業
墮落於糞河　或落刀劍上　一切皆臭穢
若人造罪業　墮在極炎熱　號叫大號叫

黑繩及燒燃　若人造罪業　墮在於灰河
重重入由增　痛苦不可忍　若人造罪業
死墮地獄中　飢吞熱鐵丸　渴復飲銅汁
若人造罪業　墮在鐵山間　衆山一時合
粉碎身如粉　若人造罪業　恒受於苦惱
獲得如是果　無有能救者　此處非安樂
先世業所招　父母與妻兒　何能相救濟
下劣婬慾行　直往於無間　受苦不可當
三世佛皆說　是故下劣人　與女人同處
如擔於糞袋　愚癡到處行　丈夫為女人
纏縛如枷鎖　地獄火燃身　無能得安樂
剎那智慧生　如是聞佛法　離一切婬慾
出家得解脫

佛告大王若丈夫行婬慾行當墮地獄受斯大苦是故大王恒常念佛念法觀察身心勿令起過日子王言如是世尊於如來處發深信心白言世尊甚為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說女人丈夫之過我當受持歸佛歸法歸苾芻衆令後棄捨婬慾刀杖等過愆念饒益一切衆生說此語時會中日子王及諸苾芻菩薩摩訶薩天龍藥叉阿素囉蘗嚕路荼健闥婆莫呼落迦

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礼而去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鍾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阿難陁發誠諦心詣世尊所到佛所已用彼頭頂禮世尊足修敬畢已住立一面尒時尊者阿難陁白世尊言云何種於清淨善根去何作曼拏羅去何歸依受持學處去何合十指掌恭敬如來成何善業世尊去何輪迴善根不滅去何業盡獲得涅盤作如來像去何功德世尊告言阿難陁當於五德而淨修持又說以何等語發於自心發於他心復令賢聖得心歡喜善業巍巍所求皆得身謝命終生善逝天阿難陁若有發心為於佛故伸乎供養作四方曼拏羅我說彼人當來之世於北俱盧洲為富貴主身殁之後生忉利天阿難陁若有發心為於佛故伸乎供養如半月形作曼拏羅我說彼人當來之世於東勝身洲為富貴主身殁之後生夜摩天阿難陁若有發心為於佛故伸乎供養作圓曼拏羅我

說彼人當來之世於西牛貨洲爲富貴主身歿之後生兜率天阿難陁若有發心爲於佛故伸乎供養如彼車形作曼拏羅我說彼人當來之世於南閻浮洲爲富貴主身歿之後生化樂天阿難陁若有歸依於佛及以法僧護持淨戒我說彼善根福無量無邊一切聲聞及與緣覺盡涅盤際無能較量

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陁隨汝意知彼紅蓮花柔軟無垢無憂樹葉銅色微妙我舌如彼舒覆面門乃至髮際如汝所見阿難陁誰以妄語綺語惡口兩舌而能有此如來應正等覺語唯真實舌乃如是阿難陁若有歸命合掌頂禮於彼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作此歸依者彼之有情爲我救度何以故阿難陁如來法界而決定故若有誠心決定合掌禮拜及以布施阿難陁又復有人如洗其手及滌諸器同此少時發剎生心願彼所有一切衆生悉得安樂阿難陁我說此人開於福門閉於惡趣得免三劫云何三劫謂刀兵劫疫病劫飢饉劫阿難陁

又若有人一日持此遠離殺生之戒彼人不生刀兵劫中若以一訶梨勒布施衆僧彼人不生疫病之劫若以一盂飲食施於衆僧彼人當得不生飢饉之劫阿難陁有三善根無盡無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當趣涅盤阿難陁何等爲三謂於如來而種善根無盡無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終趣涅盤於法於僧而種善根亦無盡無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當來必得趣於涅盤

尒時世尊以如來功德謂阿難陁言而汝見彼南閻浮洲阿難陁白世尊言唯然已見阿難陁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南閻浮洲如車相形縱廣正等七千由旬而用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等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盤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大如阿摩勒菓上安相輪大小如針覆以金蓋由如棗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陁南閻浮洲而汝且止阿難陁

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東勝身洲四面周帀如半月形縱廣正等八千由旬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如阿摩勒菓上安相輪大小如針覆以傘蓋由如棗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陁彼南閻浮洲東勝身洲而汝且止阿難陁若有信心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西牛貨洲如圓滿月縱廣正等九千由旬以此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如阿摩勒菓相輪如針傘蓋如棗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而勝於彼

阿難陁彼南閻浮洲東勝身洲西牛貨洲而汝且止阿難陁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北俱盧洲四面方等各千千由旬以此供養四方衆僧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

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如阿摩勒菓相輪如針傘蓋如棗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隨彼四大洲而汝且止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帝釋天主善法之堂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於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如阿摩勒菓種種莊嚴相輪傘蓋作佛形像及葬舍利同前無異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隨彼之四洲及善法堂而汝且止阿難隨若有信心族姓男族姓女乃至以彼七寶作三千大千世界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於四果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窣堵波如阿摩勒菓種種莊嚴相輪傘蓋安佛形像及葬舍利同前無異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何以故阿難隨如來施戒忍辱精進靜慮及一切智無量無邊乃至十力

四智三不共法及四念處乃至大悲
亦無量無邊蓋以如來有如是功德
故
阿難陁如來應正等覺說是法時三
千大千世界周徧振動尒時尊者阿
難陁白佛言世尊今此正法當云何
名云何受持佛告阿難陁此經名正
法甘露鼓亦名未曾有正法如是受
持尒時尊者阿難陁以希有心承佛
聖旨信受奉持頂礼而退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護明大陁羅尼經

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國那爛陁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尒時世尊住沒哩際跡聚落是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陁言阿難陁我今欲去往詣吠舍離城尊者阿難陁言如是世尊我今聽命於是世尊與阿難陁往吠舍離城到菴沒羅園已佛告阿難陁言阿難陁汝可入城擇吉祥地安因陁羅枳黎駐足正念說此大護明大陁羅尼及以伽陁曰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　正徧知者　巳彼同意
度於世間　一切諸佛　一切獨覺
諸阿羅漢　及以聲聞　一切戒威德
一切眞實言　乃至於大梵　迦頭自在者
帝釋及諸天　一切阿素囉　阿素囉使者
乃至部多等　一切皆同意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一切佛　爲度世間故應知

捫佐(上)哆(一)　捫佐(上)哆(二)　捫佐(上)哆(三)
捫佐(上)哆(四)　麼(引上)底瑟姹(合二)覩(五)伊

(上)底尾喻(二合)跛舍(引)弭也(二合)哆(六)涅
(泥逸切)蘖瑳哆(七)(上)涅(准上)蘖瑳哆(八)(上)
天中之天天所尊重入吠舍離世主
梵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亦復來入
無數千天衆無殃數阿素囉王及阿
素囉衆亦復來入乃至無量千部多
衆等亦復隨入歸命世尊觀一切衆
生諸灾難起疾疫流行作成就法速
令退散使得安樂眞言曰

你哩誐(二合)蹉哆你哩誐(二合)蹉哆你哩
誐(二合)蹉哆你哩誐(二合)蹉哆訖史(二合)鉢
覽(二合)波羅(引)野哆野你喻焰訥瑟
吒(二合)唧哆(引)曩設野(二合)哆曳(引)昧怛
囉(二合)唧哆(引)曩波覽(引)麼迦(引)麼(引)
囉訖產(引二合)左(引)努撓哩底(二合)迦(引)
麼(引)諦(引)悉底(二合)瑟姹(二合)(勑降反)哆麼
旦鉢囉(二合)没吐(引)路迦(引)努劍波句
(引)惹拏(二合)波野底蘖母蘖母蘇母
蘖母嚕蘖母嚕蘖母嚕蘖母蘖嚕
蘖嚕蘖嚕蘖嚕母母母母鉢
囉(二合)尾捨底嚕蘖母嚕母嚕母嚕
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護弥哩弥
哩弥哩弥哩弥哩弥哩母嚕弥哩母
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

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哩底母嚕哩底哩哩哩哩哩哩弥哩弥哩弥哩弥哩弥哩底賀悉弥弥哩底弥哩哩弥弥迦吒迦囉迦吒建迦囉迦囉迦佐引劍迦囉引劍迦囉引劍迦囉引劍迦囉引劍迦囉引劍迦囉引劍迦嚕引迦哩底俱哩勢引劍迦哩劍迦哩勢底哩底哩哩哩哩哩引頗娑引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囉曩引曩他引哩哩體普哩婆哩布撻哆合二阿曩引他引室左合二哩缽囉合二儞哩誐合二蹉他波羅引野哆哩缽覽合二波羅引野哆如來正徧知者為於世間一切衆生而來入此除灾難處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說是真言成就伽陁一切聖衆乃至部多等衆而知此法於諸世間為最為上若復不惜身命為於一切息除疾疫破壞灾難增彼善心令得安樂為彼世間說解脫道說尊重法為彼一切而作安樂為度世師為諸世間而起慈心安諸有情由如赤子恒常隨逐一切衆生由如燈明而

增照燭處輪迴者令得正道諸法之
智而不關之言辭清淨與一切樂彼
彼生時生富貴家得大無畏福業成
就彼所生地一切震動一切有情咸
皆歡喜彼菩提場六種震動魔及魔
民悉皆愁惱謂彼牟尼當轉法輪說
四聖諦以調伏法降彼外道一切衆
生必當作佛安樂人天及天帝釋乃
至安樂一切部多衆等於一切時使
得見佛得賢聖意獲福無量彼所求
事咸得成就得菩提故安樂四道復
令衆生晝夜日中及一切處悉皆安
樂乃至蠕動一切有情各令快樂復
令衆生不造惡業見諸賢聖部多衆
集所住之地及彼虛空於諸衆生常
加慈護於晝於夜於一切時依法而
住於是尊者阿難陁白世尊言如是
世尊我今聽命於是安因陁羅枳黎
巴爲諸衆生消除灾難駐足正念說
此大護明大陁羅尼成就伽陁曰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　一切諸佛　以正徧知

願垂加護　一切緣覺　威德加護

一切阿羅漢威德加護　一切聲聞威德加護
一切戒威德加護　一切真實語威德加護
獨住梵天威德加護　迦覩濕縛囉威德加護
憍釋迦威德加護　諸天衆威德加護
阿素囉王威德加護　一切阿素囉威力加護
阿素使者威力加護　一切部多威力加護
願佛及聖賢　爲一切衆生　咸垂威德力
使災難悉除
你哩誐二合蹉哆你哩誐二合蹉哆你哩誐二合蹉哆你哩誐二合蹉哆訖史二合鉢囉二合波羅引野哆野你喻焰訥瑟吒二合唧哆引曩設野二合哆曳引昧引怛囉二合唧哆引曩波覽引度迦引摩引囉訖產引二合左引努撓哩底二合覩迦引麼引悉諦二合底瑟姹二合勒降反覩摩呈左
正徧知者爲世間　除災難故而來入
素母素母素母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弥哩尾娑囉哆尾娑囉哆尾娑囉哆尾娑囉哆没吐路引遮引努鉤波訶引惹拏二合波野底

夢左哆夢左哆尾你野二合鉢囉二合
尾捨底伊底喻二合波舍引弭野引覩
你哩譏二合蹉哆你哩譏二合蹉哆
彼世界主大梵天王而於天中最尊
最上及天帝釋護世四王亦復來入
無數賢聖無數阿素囉王無數阿素
囉眾乃至無數部多之眾咸覩世尊
而陳歸命當為一切眾生消除災難
你哩譏二合蹉哆你哩譏二合蹉哆你哩
譏二合蹉哆你哩譏二合蹉哆
若人非人起於惡心行不饒益作諸
災難當速退散勿復興惡若不退者
當自毀滅恒起慈心願常守護如來
救世者應當如是知
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
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素嚕素
嚕素嚕素嚕素嚕素嚕素嚕素嚕
弥哩弥哩弥哩弥哩母嚕弥哩母嚕
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
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
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母嚕弥哩
母嚕弥哩嚕素弥弥哩底弥哩悉悉
弥劍迦囉引迦囉迦吒迦囉迦左引劍

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
劍迦囉 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嚕引迦
哩底俱哩勢引劍迦哩迦哩勢引底哩
哩哩哩哩底哩引頗婆引哩嚕哩
嚕哩嚕哩嚕哩嚕哩嚕哩野儞
喻焰阿曩引他引曩引他引儞體母
哩母哩儞哩誐二合蹉哆儞哩誐二合蹉
哆

一切冤家當速退散使一切衆生願
皆隨意如來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說是眞言成就伽陀爲一切天衆及
部多衆得最上智慧及法義理於諸
世間除諸災沴破滅自他貪毒之過
以彼善心說一切法令彼世間諸衆
生等見解脫道獲得安樂如來三界
之師慈護衆生同彼赤子復如燈燭
照明衆生住輪迴者得見正道善說
法要言詞清淨一切鬼神而爲證明
又彼彼生得大無畏處於富貴資財
廣多饒益一切得義成就得福成就
又彼生時一切震動衆生歡喜獲得
安樂彼菩提場六種震動魔及魔民
一切憂慼謂彼牟尼轉正法輪說四

聖諦以調伏法降彼外道一切衆生安樂諸天及天帝釋乃至一切部多之衆令諸有情於一切時方承佛福故得天意故若彼求事咸得成就得安樂故得菩提故願諸衆生皆悉賢善遠離衆罪無造罪者乃至蠕動一切有情災沴悉除無諸病惱所行之處所住之處於晝於夜及日中時一切安樂乃至部多來集住於地上及住虛空常發慈心依法而住此界他方一切諸佛乃至諸天常來衛護得大安樂說是陁羅尼已諸天衆等歡喜奉行

佛說大護明大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護明大陁羅尼經

佛說金耀童子經　　鍾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食時著衣與諸苾芻恭敬圍繞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有一婆羅門出於舍衛逢見世尊久視容儀乃發言詞而伸讃詠瞿曇汝面最上金色端嚴世尊即言如是如是我所作福乃獲斯報婆羅門言瞿曇我今現世亦有福德於其家中生一童子金色光輝容儀相好可似瞿曇得未曾有復次瞿曇尒時童子初生之時更有殊妙吉祥之事初生之時心意安泰諸識明利於其庭中忽生蓮華滿室天香恒時芬芳一切衆生普皆愛樂復次瞿曇此亦殊妙亦未希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瞻蔔花樹處處出生彼樹執持瞻蔔妙花天紫金色復次瞿曇如此殊祥猶未希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諸天金盤自然出現滿其盤中盛天飲食百千萬種假使食者無有窮盡復次瞿曇如斯感應猶未希奇尒時童子初生之

時口出音聲有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出現世間乃至行住常所思念婆羅門說此童子吉祥事已而告佛言往詣彼處爲見童子世尊默然詣彼舍宅欲入之時中間有優婆塞而白佛言勿入此舍彼婆羅門於佛法中不能信敬世尊答言此婆羅門亦具信根是時世尊答優婆塞已便入婆羅門舍見其童子是時童子纔見世尊便往歸依五體投地佛便呪願如是彼諸苾芻從佛往詣亦見童子佛呪願已與諸苾芻迴歸精舍尒時童子後漸長大舍衛國主波斯匿王聞彼婆羅門有如是德行生其男子遂遣使臣廣執花鬘栴檀寶香詣婆羅門家圍繞童子而伸宣請童子答言候我先到祇樹礼拜世尊而入舍衛見波斯匿王使臣迴已具奏前事波斯匿王聞其奏已我今亦往祇樹礼覲世尊見彼童子是時童子尋詣祇樹於其中路見一婆羅門而問童子汝今何往童子答言欲往祇樹礼覲世尊婆羅門呵責童子去何處名婆羅門族生已要去欲見沙門童子對言

汝得弥寶大藏不要持寶歸舍汝得
吉祥面前而來却乃執棒打退童子
對已便往祇樹到世尊所作礼佛足
於面前坐而為聽法本生適意天妙
蓮花生彼祇樹園中其香芬馥徧滿
一切智慧忽生我令持此蓮花供養
世尊而復思惟我先生時瞻蔔迦樹
世所希有於發心時瞻蔔迦樹而自
出生其樹執持瞻蔔迦花天紫金色
即時童子以手掬瞻蔔花散世尊上
所散之花住佛身上莊嚴佛身其中
或有往佛頂上住佛懷中住佛足下
其中或有成花纓衣如是種種供養
時王驚怪問童子言汝去何供養作
如是神力童子答言我於祇樹作如
是一切莊嚴彼時童子又生最上智
慧我瞻蔔迦樹隨我發心生瞻蔔花
其花或或生樹身或生菓上或生樹枝
或生葉上其瞻蔔花亦有出現住虛
空中又於祇園虛空之中出現一切
金寶鈴鐸彼時童子礼世尊足白言
世尊受我今日施世尊食及諸苾蒭
國王侍從普受我供世尊默然受請
待擊揵稚時到即時世尊安詳而坐

及諸苾蒭國王旨從次下而坐是時
坐最上微妙思慧思憶我昔生時有
金盤出現滿中天食願得現前持來
供佛作是念已夲生金盤隨心出現
諸天上味滿其盤中是時童子即持
金盤及以飲食親自供養是時世尊
與諸苾蒭國王侍從食已飽滿金耀
童子心大歡喜礼世尊足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後善根增長諦
發心願廣行法施救度有情我後方
取成佛未救度者與作救度未安樂
者施其安樂未寂靜者皆令寂靜尒
時世尊因為童子發心次第說地獄
相所謂阿毗地獄疱地獄疱裂地獄
阿吒鵠訶訶鑁護護鑁青蓮花紅蓮
花大紅蓮花從此出已而入八熱地
獄次第皆因感業所感若有智慧說
我救法彼得清涼
尒時世尊說此語時青黄赤白四色
光明從口而出其中光明有上去空
中有下入地獄照彼等活黒繩衆合
號叫大號叫炎熱極炎熱阿毗地獄
及疱地獄疱裂地獄阿吒鵠訶訶鑁
護護鑁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若

去炎熱地獄彼得清涼若入寒冰地獄彼得溫暖而彼衆生爲發勝心我等去何得此處命終轉生餘趣如是彼發心已世尊爲生變化光明違發變化令彼得見既得見已我等從此命終之後決定不生諸餘惡處令未曾見此處衆生得受無爲勝光爲發信心受地獄業盡各各得生人間天上真實得受若是光明照彼上方四大王天切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靜天少靜天無量靜天徧靜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光明到已出如是聲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說二伽陁曰

出光勸化汝　歸依佛法僧　枓擻死魔軍
如象離繫縛　若入此法中　志心行不退
所以斷輪迴　諸苦悉皆盡

尒時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救度有情如是光明却還佛身隨世尊後尒時世尊欲得受記過去業所放光

明於其佛身後入欲得受記未來業其光於佛面前而入欲得受記生地獄者其光從佛足下而入欲得受記生畜生者其光從佛足跟而入欲得受記生餓鬼者其光從佛脚足大母指而入欲得受記生人中者其光從佛膝下而入欲得受記力輪王者其光從佛左手掌而入欲得受記轉輪王者其光從佛右手掌而入欲得受記生天者其光從佛臍閒而入欲得受記聲聞菩提者其光從佛胷臆而入欲得受記緣覺者其光從佛眉閒而入欲得受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其光從佛頂門而入

尒時世尊所放光明繞身三帀入世尊頂

尒時尊者阿難合掌恭敬而白世尊種種顏色百千莊嚴從口而出周徧十方普皆照耀而說偈言

是非久遠離　煩惱皆遣除　世間佛最上
勝因報不虛　如螺蓮花白　降魔佛現光
當時魔自去　安定妙智慧　今聲聞求佛
牟尼安定聲　如牛王最上　除諸疑網淨

無有覺寐縛　如水壞於盆　正覺說現光
佛與誰受記　彼聞安定樂　此衆人歡喜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隨非無因果阿
難如來應供正徧知正覺正說阿難
隨見此童子作如是供養於我善根
深固發心施法經三大阿僧祇劫修
行菩提成就大悲六波羅蜜觀行圓
滿成等正覺名金曜如來十力具足
四智圓明三密不共念處大悲若我
等往昔發心亦爲行此法施尒時波
斯匿王問世尊此童子作何行業得
如是富貴世尊告言此童子於往昔
過去生中廣作福業之因於今世中
得獲斯報又此童子昔種業因之時
志心不退於今世中誰免斯報大王
所作之業得受報時如地界無盡水
界無盡火界無盡風界無盡如是等
蘊界六塵作業獲報無有窮盡童子
志心昔種福因今生得報無盡乃至
善惡二業業報無盡假使經於百劫
業至須受其報大王過去世時波羅
奈國有王名曰闍軍彼有太子名吉
祥密彼時父王廣作罪業太子見父

作罪心驚毛竪而告王曰我去修行王言只汝一子我今去何敎去修行吉祥密言我須離父必去修行童子言若金銀象馬宮人庫藏心無貪著亦無愛樂受用後便修行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得證緣覺菩提無數百千天人而來供養餘人見已具告王曰太子得如是功德時王聞已欲見其子出於宮闕四兵隨從有一貧人見王坐於最上象背上妙衣服而用嚴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彼生智慧此王手足腹肚頭面肩背與我無異因何乘坐最上大象妙衣嚴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復次我身累世慳貪未曾捨施令我今世受如是苦是事乏短不能捨施若何我得生彼人中又問王曰未知大王何處而去彼聞軍王言我有一子名吉祥密出外修行證得緣覺菩提若復有人少許供養後獲大果王菩問已而復前去其王子時忽見群鹿王愛彼鹿而趁逐之彼時貧人審諦思惟王貪趁鹿我今此時願見緣覺

是時貧人漸漸前行入山谷中見彼緣覺身量巍巍心意寂靜有無量百千賢聖周迴圍繞散曼陀羅花積至于膝是時貧人高聲啼哭甚大悲痛而復懊惱是時百千賢聖供養畢已而復還去貧人悟解我今將何供養緣覺去此不遠有菴沒羅樹是時貧人取最上菴沒羅菓以鉢滿盛供養緣覺尒時緣覺執彼鉢盂猶如鵝王騰空自在現種種神變從虛空下還復本座復次貧人礼緣覺足而復告言汝為我食我為受福於第二日供養緣覺此人心淨悟解拯救貧人便受供養即時貧人從山谷而出彼闍軍王還見緣覺住虛空中王生智慧而復思惟彼處應有大福德人天我今急速去見緣覺及彼人天王便入於山谷於其路中見彼貧人出於山谷時王問曰汝何處來貧人荅言我此處來王言貧人汝身麁醜頭髮蓬亂衣服垢穢而不去除汝令去何遠離貧窮似我富貴觀汝實不能遠離貧窮彼人別王而忽思惟去何得一

片殊妙田地又得多般美妙飲食百味具足思惟未已足蹈圓石忽然倒地於其彼處得一鐵瓮滿中金寶其王至山見彼緣覺面前而坐住後須臾而告子言我為祈福云何來日受我齋食緣覺荅言大王我先受請聞軍問言受何人請耶緣覺荅言有一貧人請我供養王遂發使告貧人言我請緣覺齋汝別日請齋使日到已具宣王旨貧人不肯王乃親自詣貧人所而復告言我與緣覺食汝別日設食彼言不得王言汝須移日貧人言曰云何令我移日況我自有金寶定伸供養王言汝本來貧窮我是剎帝利灌頂王種汝却云何對我有金貧人告言王若不信教王見金遂便同到出金之地有一鐵瓮傾出金寶積聚如山一邊人立兩邊不見王乃思惟此人有如此福德彼人言曰我齋時將至貧人於第二日淨除田地嚴飾殊妙散諸蓮花摘樹枝葉作妙傘蓋設食供養時彼緣覺復上虛空現種種神變

尒時彼人礼足發願如我此地散作蓮花願我世世生生得彼天妙蓮花如我所造樹枝傘蓋供養善願世世生生得瞻蔔迦樹出瞻蔔花天紫金色如我瓦器特食供養善根願世世生生常得金盤滿盛天食假使百千人食食之不盡而得值佛告波斯匿王汝須思惟當時貧人者今婆羅門子金耀童子是供養緣覺得彼善根快樂無邊一切願心皆得成就佛說此經巳彼諸苾蒭一心頂戴歡喜奉行

佛說金耀童子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鍾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中是時尊者羅睺羅遊於孕欺迦耶恒曩地寒林之中於大塚間彼時有諸天魅龍魅藥叉羅刹緊捺囉蘖嚕荼摩護囉識及餘一切人非人餓鬼部多比舍佐供畔拏等之所來魅亦有多種異類烏鵲獯狐犲狼蟲蟻等極多擾惱

于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到已頭面著地礼世尊足圍繞三匝涕淚悲泣立世尊前

尒時世尊告羅睺羅言汝今云何涕淚悲泣住立我前羅睺羅言如是世尊我先住於王舍城孕欺迦耶恒曩地寒林之中於大塚間彼時有諸天魅龍魅藥叉羅刹緊捺囉蘖嚕荼摩護囉識及餘一切人非人餓鬼部多比舍佐供畔拏等皆來魅我亦有多種異類烏鵲獯狐犲狼蟲蟻等極擾惱我

尒時世尊告尊者羅睺羅言羅睺羅

汝今諦聽此有大明秘密難拏陀羅尼爲擁護聽衆若苾芻苾芻尼鄔播索倶鄔播斯迦長夜利益得安樂故説此陀羅尼曰

怛(上)儞也(二合)他(去引一)阿(於肯反去)誐罔(武肯反)誐婆(諦肯反去)誐(二)嚩嘮(轉舌合)誐(三)僧(去)婆(引去)囉哆啷(轉舌合)誐(上四)婆(引去)麼嚩娜婆(去引五)婆(誠肯反去)誐嗪(仁祭反去)素囉(六)翳迦哆囉(上引)阿囉尾囉(七)哆囉尾囉(八引)哆囉哆囉尾囉(上引九)迦囉尾囉(引)迦囉迦囉尾囉(十引)卯娜卯娜羅(居翳反)婆(去引)囉(一引十)悍婆(去引)悍婆羅(上准切)婆(去引)囉(二引十)嗶唧麼擺(十二去引)麼賀(引)枳佐(去引)尾呬(去)恥迦(十四去引)迦(去引)擺枳迦(去引)阿(於肯反)虞(去引)娜囉(十五引)惹(引)野(引)惹(引)耶梨迦(十六去引)際擺(去引)翳擺(十七去引)尾跢(去引)梨唧唧醯梨醯梨(十八)三(去)麼底嚩素麼底(十九)祖魯曩恥(上)祖魯祖魯曩恥(十二上)祖擺曩(引)𡛼(上)矩曩(引)𡛼(二十一上)賀(引)粟吒枳(二十二)迦(去引)粟(去)吒枳迦(去引)粟吒枳(二十三)矯(奥大反)哩𡀔馱(去引)哩(二十四)贊擘(上)里麼(引)登(去)儗(二十五)達囉抳陀(去引)囉抳(二十六)鳩瑟怛囉(二合)播(上)栗計(二十七)迦左迦(引)哩計嚩羅曩(引)𡛼(二十八)迦(去引)羯栗計(二十九)擺擺麼

底三十囉乞叉二合麼底三十一嚩囉引矩
禮三十二麼你也二合帝三十三塢怛跛二合禮
迦囉尾𡂀三十四多囉尾𡂀三十五哆囉哆
囉尾𡂀矩嚕尾𡂀矩嚕矩嚕尾𡂀
三十六祖嚕祖嚕尾𡂀三十七麼賀引尾
𡂀誐囉麼底三十八摻囉麼底三十九囉
乞叉二合麼底四十薩轉舌嚩引囉他二合娑上
馱顊上四十一跛囉麼引轉舌呼囉他二合娑引去
馱顊上四十二阿鉢囉二合底賀帝四十三印捺
嚕二合囉引惹引四十四素引謨引去囉引惹引四
十五嚩嚕吠黎舉反囉引惹引四十六矩吠尼閇反嚕
引囉引惹引四十七麼曩引惡尾二合上囉引
惹引四十八嚩引去素甯囉引惹引四十九難去拏
上引仡顊二合囉引惹引五十沒度引去娑賀
娑囉二合引地跛底丁曳反囉引惹引五十一沒
度引去娑去誐挽無汎反達轉舌麼娑嚩二合引
弭囉引惹引五十二阿努上路上嚕引去路引去
迦引去努劍跛迦五十三囉乞叉二合囉乞叉
二合鉿引去阿呬崩去引五十四薩轉舌嚩薩怛嚩
二合難引去左五十五囉乞產二合迦嚕引去都
五十六跛哩怛囉二合南上五十七跛哩孽囉二合
㰤五十八跛哩播攞能去五十九扇引底孕二合
娑嚩二合悉底也二合三野能去六十難上拏跛
里賀引嚕覽一六十一設娑怛囉二合三跛哩賀引

嚂六十二尾灑努灑喃上六十三尾灑曩引舍
喃上六十四梟上麼引滿去呼鄧上陀去引囉抳
嚩上六十五滿鄧上左矩囉抳二合充漢反覩六十六介上聲
嚩都抳充鉢反哩灑二合舍蹬六十七跛舍野二合
都設囉那上引設蹬六十八怛你也二合他上引
六十九嚩攞嚩底七十拶囉麼底七十一多攞
麼底七十二洛乞叉二合麼底七十三囉乞叉
二合麼底七十四護嚕麼底七十五護上嚕護
上嚕七十六普嚕普嚕七十七拶囉拶囉七十八
設覩嚨二合詐其擬反嚕詐嚕七十九麼底麼
底八十普弭賛抳上八十一迦去引里計置八十二
阿枳娑攞引比上祢八十三娑引麼曩
帝八十四護上禮寧兎二合禮娑他二合攞始
伽嚇八十五惹引野寧兎二合引禮八十六惹攞
曩引祢上八十七祖魯曩引祢上八十八嚩引佉
抳二合充漢反馱你八十九尾嚕去引賀抳素引魯
呬上帝九十阿拏上嚇上半拏上嚇上九十一
迦囉引禮九十二緊曩嚇上九十三計庾嚇上九
十四計都麼底九十五普蹬識謎九十六普哆
麼底數你曳上二合普上識禮曳九十七二合麼
賀引嚩攞九十八魯引呬多母上禮九十九阿
拶魯抳上一百馱囉馱囉引一百一惹野引里
計一百二惹野矯魚矢反嚕去引賀抳一百三祖嚕
祖嚕一百四論盧恩反轉舌馱論準上馱一百五普嚕

普嚕一百六 麌嚕麌嚕一百七 詛前讀 嚕詛
嚕一百八 麼底麼底一百九 滿重平 兎麼底一百十
度上 論准上切 馱嚕馱喇一百十一 馱上 嚓上 馱
上 嚓上一百十二 尾達嚓尾麼底尾瑟刎二合
婆去 祢一百十三 曩引 舍祢尾曩引 舍祢
一百十四 滿去呼重 馱祢謨引去 乞乂二合 抳一百十五 尾謨
去 撥祢一百十六 謨去引 賀祢婆引去 嚩祢一百十七 戍
引 馱去 祢僧去 戍馱祢十八去一百 尾戍引 馱
去 祢一百十九 僧去 契上 囉抳一百二十 僧去 囍囉
祢士一百二十一 僧去 㻶引 娜祢一百二十二 僧砌上 那
祢一百二十三 娑引去 度跢上 嚕一百二十四 麼引 你上 上
麼引 你上 賀囉賀囉一百二十五 滿度麼底
一百二十六 呬哩呬哩一百二十七 企哩企哩伽囉禮
一百二十八 護嚕護嚕一百二十九 冰去 誐禮一百三十 曩
謨引 窣覩二合 没馱去引 喃去 婆誐嚩蹬引
娑嚩二合引 賀引一百三十一

復次羅睺羅此大明陀羅尼念誦之
人能以香花而作供養及結印契志
心念誦一百八遍結諸線索繫於手
上及安頭上即得周遍百踰繕那能
為擁護人非人等悉皆遠離亦不
被水火之所焚漂刀杖毒藥癰病添
疾不能侵害亦不中夭尾怛拏病及

明呪術誦此眞言皆得安樂若他繫縛即得解脫一切灾惱言誦鬪諍亦悉除滅

若有鬼魅来作嬈亂不退散者但專志心誦此眞言彼等鬼神見持誦人如執金剛大藥叉主紇一金剛威猛熾盛炎烈火焰四大天王各執鐵輪鋒利刀劍逐令馳散頭破七分身體劈裂

若彼鬼魅還本住處彼諸同類不容入衆亦不令住阿吒迦嚩底大王都城復次羅睺羅此難拏大明陁羅尼志心誦持即得遠離王賊水火毒氣刀杖曠野山林險難惡道往来之者一切无畏

復次羅睺羅此難拏大明陁羅尼九十一殑伽沙數諸佛已說今說當說具足神通大神通者諸天龍藥叉揵闥婆阿素洛蘖嚕荼摩護囉誐一切群生圍繞礼拜彼諸衆生離一切怖皆得安樂

時尊者羅睺羅及諸大衆聞世尊說一心信受礼佛而退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較量壽命經　　鏈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衆生壽命較量長短汝等諦聽諸苾芻言世尊我等樂聞

爾時善逝爲諸苾芻說衆生壽命較量等事諸苾芻衆聞此語已歡喜踊躍重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言善哉善哉汝應諦聽令爲汝說無間地獄壽命中劫餘上七種地獄壽命短長不等苾芻當知此最地獄壽命較量劫數受苦畢已然後命終苾芻應知人中三十晝夜餓鬼趣中爲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以彼長年算數五百彼餓鬼中方滿壽命若四大洲較量算數北洲千歲西東二洲如次減半南洲不定劫初無量未後十歲由間無定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衆合常苦惱　業報屠喉乾　身毛皆竪立
腹賁大如山　飢亂恒覆體　針口細如鋒

面目皆擘裂　飢瘦露形容　朱鬚覆自體
露現於骨節　飲惡頸髑髏　常啼哭奔走
彼受飢渴苦　因之恒逼惱　苦啼哭聲高
自作須自受　貪瞋違順生　惡業因自造
此罪業障熟　餓鬼趣中受　東勝身洲人
二百五十歲　西俱陀尼洲　壽命年五百
北俱盧洲生　壽命定千歲　南洲壽無定
後千初叵量

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云何北俱盧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當知北俱盧洲皆無我執無有分別因行十善定壽千歲從此命終往生天上如是北俱盧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貧窮皆有情　愛盜他財物　善事不曾修
卑賤他所使　富貴有大財　資生皆具足
金玉及僮僕　斯人作善事　修十善業因
得大富貴果　現受北俱盧　使樂生天上
北俱盧洲人　世間最快樂　過去修施因
劫樹妙衣果　彼無寒熱苦　亦無諸病惱
色相妙端嚴　過去因修施　福勝難破壞
粳米自然生　清淨色純白　過去因修施
北俱盧洲生　摩尼珠照曜　飲食思念成

過去因修施　彼洲最安樂　妙藥恒熾盛
色香味具足　過去因修施　彼洲無菜茹
恒食香稻米　一受食無盡　過去因修施
阿藍梅菓樹　從座食不起　枝落菓更生
過去因修施　彼水八功德　飲時無病惱
安樂腹無傷　過去因修施　園林受快樂
妙音恒聽聞　適悅常無盡　過去因修施
劫樹人皆愛　安樂雨塗香　風香無有盡
過去因修施　妓樂妙華香　衣服嚴身具
思念即隨心　過去因修施　香草及林欝
柔軟皆廣大　愛樂常遊戲　過去因修施
彼恒共歡娛　瞋忿常不起　無我復無貪
過去因修施　每夜至更初　微微降細雨
去塵地皆淨　過去因修施　子長母不識
命終時無憂　彼絕貪愛心　過去因修施
慈母產嬰兒　在道棄皆去　飲乳涌指流
過去因修施　命終時皆棄　悲慟無纖毫
飛禽遷淨地　過去因修施　莊嚴普覆徧
歌舞皆嬉戲　適意而快樂　過去因修施
彼洲人壽命　盡皆滿千歲　中夭彼全無
過去因修施　彼受福最勝　平等亦無異
命終從生天　過去因修施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此閻浮提壽命無定始從十歲乃至百千萬歲壽命

無量苾芻應知閻浮提人今壽百年中夭無定苾芻當知閻浮提人長壽百年苦多樂少復次苾芻此洲雖壽百年乃有十位一者縛曾眠卧無知二者俱摩嚕作戲解生三者與縛樂著欲境四末羅鉞勤修其業五者鉢羅枳穰智辯有殊六者悉臺栗帝曉了記憶七者悉體覩正安自行八者尾嚕國王慾恤九者沒嚩兔色朽力微十者薩嚩多俞數百歲命終復次苾芻未終百年時有三際所謂寒熱及雨亦名三時未終百年及十二月得三際名四月寒際四月熱際四月雨際復次百年未終十二月內有二十四半月百年未終內有八月寒際八月熱際八月雨際復次百年之中十二月內有三十六晝夜月內有十二寒際時十二熱際時十二雨際時復次千年之中十二月內有三十六晝夜月內有七十二千度食其中而有喫食及不喫食時所謂瞋怒時苦惱時路行時清齋時怱務時睡眠時醉悶時此皆不食復有得食不食亦有不得亦不食如是食及不食彼食之

內略說得食乃有七十二千徧食復次苾芻此閻浮提如上所說及從乳母食一月半月晝夜及年㬲食時及不食時約中間說尒時佛告諸苾芻言我說人中壽命五十歲四大王天成一晝夜以彼晝夜成彼一月十二月成年以彼長年壽命五百彼筭人閻晝夜壽命當九十洛叉然後命終以彼四大王天五百歲壽命成等活地獄為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以彼長年筭數五百為等活大地獄中有情壽命以彼五百年當四大王天五百四十洛叉即當人間比較筭數計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彼等活大地獄中壽命方盡尒時世尊即說伽陁曰

惡業身具三　口業惡有四　意三業亦然
罪果皆方出　等活地獄中　惡業同皆入
萬六千二百　俱胝恒受苦　生彼地獄中
究竟受相煞　死已復重穌　業盡苦方出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一百年彼忉利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忉利

天中壽命一千歲以彼天中一千年較量人間筭數當一十八俱胝年彼天此後命終尒時佛告諸苾芻言彼天壽命一千歲當彼黑繩大地獄中夜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大地獄中壽命一千歲以彼一千年較量筭數即當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彼黑繩大地獄中然後命終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憎嫌師父母　毀謗佛聲聞　破壞和合人
黑繩受大苦　惡業親自作　地獄苦須受
迴避免無由　業盡方始出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二百年彼夜摩天為一晝夜以彼晝夜三十日成月十二月成年彼夜摩天壽命二千歲彼當人間筭數計三十六俱胝年較量壽命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壽二千歲為衆合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彼衆合大地獄中壽命二千歲較量彼處筭數即當人間計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三種不善業　衆合地獄生　善三業不修
牛羊鹿殘害　猪狗及非人　衆合爭相殺
苦因苦趣生　業盡方始出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四百年為彼覩史多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及年彼覩史多天壽命四千歲當人間算數計七十二俱胝年彼天壽量然後命終以彼天中壽四千歲為叫喚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叫喚大地獄中壽四千歲當覩史多天四千三百二十俱胝年彼當人間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俱胝年彼叫喚大地獄中然後命終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煞生造極惡　叫喚恒受罪　作惡虛誑人
業盡苦方出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八百年為彼樂變化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日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數彼樂變化天壽命八千歲比較人間計一百四十四俱胝年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壽命八千歲比較大叫喚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

及年彼大叫喚大地獄中壽命八千歲比較算數即當人間二十五萬九千俱胝年較量彼壽然後命終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我見及貪欲　謗法罪最深　作惡并蓋纏
生大叫喚中　叫喚大地獄　身毛皆竪立
喫飲火焰燒　迴避禁難出　虛誑愛煞生
銅輪狗鷲鳥　食髓老鐵烏　殘害驟無免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若人間一千六百年爲他化自在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數彼他化自在天壽命一萬六千歲比較算數當人間二百八十八俱胝年彼天然後命終以彼天一萬六千歲比較炎熱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彼炎熱大地獄中壽命一萬六千歲較量算數當人間六千萬八千四百俱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惱亂於父母　沙門婆羅門　善業不修習
恒受炎熱苦　誑惑諸衆生　炎熱地獄受
所作惡不亡　業盡方此出

尒時世尊告苾芻言汝應諦聽較量
筭數疱地獄等衆生壽命時諸苾芻
白佛言善逝我等樂聞受持憶念唯
願演說此疱地獄有情壽命此較長
短尒時世尊告苾芻曰善哉善哉吾
今爲汝分別演說此疱地獄壽命之
事積聚胡麻滿一婆訶可容二十佉
梨彼有天人百年一粒二十佉梨一
一捻盡彼疱地獄壽命方滿復次苾
芻我說衆生壽命較量又如疱裂之
中壽命二十婆訶胡麻如是阿吒鵨
中壽命四十婆訶胡麻賀賀凡中壽命
六十婆訶胡麻護護凡中壽命八十婆
訶胡麻青蓮華中壽命一百婆訶胡麻紅
蓮華中壽命一百二十婆訶胡麻如是
於大紅蓮華中壽命一百四十婆訶
胡麻一一之中滿圓胡麻百年一粒除
去胡麻粒粒皆盡彼諸有情方滿壽
命如是苾芻舍利子大目犍連及天
壽等并諸眷屬皆復有人心行暴惡
自身當墮此大地獄是故苾芻應如
是知若復有人身患瘡瘦不生瞋恚
心不輕慢是故苾芻智者如是應當

修覺介時世尊即說頌曰

若人發惡言　毀他如刀斧　劍輪斬其身
皆從自口出　毀謗於賢善　稱讚復歡喜
鬪諍結宿冤　死入地獄疾　資財他所有
鬪諍生嫉妬　惱彼不安樂　當受疱裂苦
毀謗於善逝　意悅生歡喜　百千疱裂劫
恒受地獄苦　發惡身口意　毀謗諸賢聖
五百三十六　疱劫恒受苦　廣作業無邊
罪犯及虛誑　長劫地獄中　業盡後方出

復次佛告諸苾芻等此极炎熱大地獄中有情壽命壽半中劫較量等數然後命終介時世尊即說頌曰

恒作惡業因　受樂安樂果　遠離於人天
當生炎熱獄　打罵師父母　沙門婆羅門
邪見斷善根　极熱受大苦

復次佛告諸苾芻言彼之阿鼻大地獄中較量壽命此後命終若提婆達多及於一切愚迷之人於如來處而發惡心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出佛身血煞阿羅漢驅役苾芻苾芻尼等命終必墮阿鼻大地獄中受苦無窮介時世尊即說頌曰

毀謗三乘教　煞聖阿羅漢　愚癡毀求法

獲報無間罪　剌竹果自壞　惡業惡趣生
如是放逸罪　阿鼻地獄受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梵衆天中壽命半劫此後命終苾芻應知梵輔天中壽命一劫然後命終大梵天中壽命一劫半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光天中壽命二劫然後命終無量光天壽命四劫然後命終極光淨天壽命八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靜天中壽命十六劫然後命終若無量靜天壽命三十二劫然後命終若徧靜天壽命六十四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若無雲天壽命一百二十五劫此後命終若福生天壽命二百五十劫然後命終若廣果天壽命五百劫然後命終若無想天壽命亦然苾芻應知若無煩天壽命一千劫然後命終無熱天中壽命二千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善現天中壽命四千劫此後命終若善見天壽命八千劫此後命終若色究竟天壽命一萬六千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空無邊處有情壽命二萬大劫然後命終識無邊處壽命四

萬大刧此後命終無所有處壽命六萬大刧此後命終若非想非非想處有情壽命八萬大刧然後命終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如是乃至在阿鼻大地獄中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輪迴如此苾芻應知如是輪迴五趣有情往來不息現有生異滅三種之相苾芻當知如是三種迴輪之性少分之中不可愛樂亦不可羡於一刹那而非久住何以故苾芻當知所謂苦性故不可愛樂如是少穢何況多穢如是少穢不可愛樂亦不可羡彼一刹那而非究竟何以故苾芻應知輪迴之苦不可愛樂若有愚迷寡聞衆生輪迴五趣往來不息輪迴之行常不捨離不能出於地獄中苦亦不能出餓鬼中苦恒墮惡趣是故苾芻應如是學如是輪迴大苦不應愛樂苾芻當知策懃精進斷滅輪迴尒時世尊說此法已彼諸苾芻等一心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較量壽命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鐘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喜樂山頂天宮不遠仙人住處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復有菩薩摩訶薩衆此諸菩薩皆是一生得成無上正等菩提其名曰

慈氏菩薩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無邊花菩薩摩訶薩普遍花菩薩摩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五百人俱

尒時世尊及諸菩薩見彼山下河邊林中有二比丘裸形舒手叫喚啼泣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殑伽河邊彼二比丘何因何緣裸形舒手叫喚啼泣

尒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彼二比丘疾病所纏部多所執是故裸形叫喚啼泣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是疾病云何消除如是部多云何除遣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召集諸佛時虛空中現六如來爲欲證明第七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法故

尒時尾鉢尸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說陁羅尼曰

曩謨(引)没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引二合)野(二)曩謨僧伽(引)野(三)唵(四引)左羅左羅(五)呬隸呬隸(六)呬羅野(七)曩謨昝(仁敢反)謨(八)左曩(引)野(九)曩謨(引)曩莫(十)娑縛(引二合)賀(引)

是時尾鉢尸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持讀誦供養此陁羅尼者當知是人無疾病苦器杖不傷水不能漂毒不能害亦無中夭飲食無患獲得聞持壽命長遠一切時中諸佛護念若復耳聾咒油七徧滴油耳中自然消散

尒時尸企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說陁羅尼曰

曩謨(引)没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二合)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唵(引四)波左波左(五)波左波左(引)野(六)薩哩嚩(二合)

部多引南引七覩你枳嚕野入波羅尾
你野二合南引九娑嚩二合引賀引十
是時尸企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
菩薩摩訶薩言我此心印大陀羅尼
百千俱胝無數諸佛同共宣說若有
衆生晝夜六時憶持我此心陀羅尼
病疾消除鬼魅遠離惡夢除遣永離
中夭患難不侵毒不能害夢見如來
入佛境界
若復風癇童子鬼病結青線索呪穫
摩那身上常持耳邊誦呪一切時中
願皆除滅
尒時毗舍浮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
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說陀
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
引野二曩莫引僧伽引野三唵引迦羅
迦羅四迦羅迦羅五矩路引娑那曩
矩嚕六薩哩嚩二合誐囉二合賀引赦七
娑嚩二合引賀引八
是時毗舍浮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
藏菩薩摩訶薩言汝今諦聽此陀羅
尼賢劫如來三世諸佛同共宣說若
有受持讀誦供養此陀羅尼者當知

彼人器杖不傷毒不能害無諸疾病水不能漂亦無中夭宿業消除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先當洗浴往世尊前誦持此明滿八百遍一切疾病一切燒惱不能侵害獲得長命盡諸煩惱當得庫藏財穀甚多

若惡衆生一切怖畏思惟念誦此陀羅尼怖畏消除獲得愛樂

若有一切鬪諍論義白線作結誦陀羅尼一切和合

若患眼痛乳樹作線誦陀羅尼繫於頸上即得除愈

若復見有軍陣相向取蜜酪酥阿波摩誐一誦一擲火中護摩滿八千遍一切軍衆互相收陣壽命長遠

王及大臣爲求安隱酪蜜稻花火中護摩滿八千遍於一切處身心快樂

若爲自身及諸衆生消除蘊惡灾難罪障不吉祥相白乳樹柴呪胡麻子火中護摩滿八千遍一切灾難即得消除若復有人自爲成就一切明呪當取百花曩羅那必哩焰牛頭栴檀世禮多 枳恭句摩 毋婆怛迦印 捺囉

嚩嚕拏珊瑚惹底此藥一劇盛賢瓶中菩提樹枝蘋摩那葉插賢瓶口安世尊前白月十五日一日一夜於世尊前誦陁羅尼滿八百遍悉地成就

尒時羯矩村那如來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說陁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引)(二合)野(二)曩莫(引)僧伽(引)野(三)曩莫羯囉(二合)矩村那(引)野(四)怛他(引)誐哆(引)野(引)(五)囉賀(二合)諦(引)(六)三藐三沒馱(引)野(七)唵(引)(八)迦吒迦吒(九)迦吒迦吒(十)枳致枳致(十一)枳致枳致(十二)曩謨薩哩嚩(二合)(十三)怛他(引)誐諦(引)毗喻(二合引)(十四)囉賀(二合)帝毗藥(二合)(十五)三藐三沒地(引)毗喻(二合引)(十六)娑嚩(二合引)賀(引)(十七)

是時羯矩村那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汝今諦聽我此心印大陁羅尼殑伽沙等諸佛世尊同共宣說若有受持供養聽聞隨喜此陁羅尼者當知是人獲得聞持遠離疾病飲食無患繫縛解脫後時後分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香花塗香供養三寶沐浴世尊發心念誦此陁羅尼滿八百遍得宿命通七生天上作諸天子下生人間爲轉輪王若不依法隨緣念誦常生人中人中命終生安樂剎若得種種飲食加持七遍一切疾病悉皆遠離若爲息除一切鬼魅八千障難當先澡浴念誦此明滿一七遍若患惡瘡呪瘡七遍若患癰腫加持銅針念呪下針即得除愈一切鬪諍念誦此明滿一七遍即得除撥一切繫縛念誦此明滿一七遍便得解脫財寶增長念陁羅尼恒無間斷尾曩曩野迦一切障難誦陁羅尼滿一七遍即得遠離若人要知心之所求事於清淨處若佛塔前嚴結壇場燒沉水香誦念此明滿八千遍頭東款臥夢見如來壽命脩短好惡勝劣彼一切見

尒時羯曩曩迦牟尼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說陁羅尼曰

曩謨引没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麽舌引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曩莫迦曩迦

母曩曳(引四)怛他(引)誐哆野(引五)囉賀(二合)諦(引六)三彌野(二合)三沒馱(引)野(七)唵(引八)娑囉娑囉(九)娑囉娑囉(十)悉哩悉哩(十一)悉哩(十二)悉囉(引)野(十三)馱馱摩馱摩(十四)馱摩馱摩(十五)度母度母(十六)度母度母度摩(十七)度摩(引)野(十八)曩謨(引)曩莫(十九)迦曩迦母曩曳(引二十)怛他(引)誐哆(引)野(引)囉賀(二合)諦(引二十一)三彌野(二合)三沒馱(引)野(二十二)娑嚩(二合)賀(引二十三)

是時羯曩迦牟尼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持讀誦恒常供養此陁羅尼者當知是人一切刀杖水火怖畏邪法呪術諸毒不能侵害亦不中夭先世所造一切業障三時誦念皆得消除又復疥癩癜癬惡腫用菖蒲作末蜜和為丸久中護摩滿八千遍又復瘧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加持惹底穢摩那花身上帶持若復耳聾耳邊誦呪若復風癇羯吒鬼病加持佛花身上帶持如是諸病願皆消除富貴長壽恒見如來一切時中諸佛護念

尒時迦葉波如來為欲利益一切衆

生消除疾病袪遣部多隨喜宣説陀
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
引二合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唵引四賀囉
賀囉五賀囉賀囉六賀賀七曩莫
迦設野二合波野八怛他引誐哆引野九引
囉賀二合諦引卜三弭野二合三沒馱引野十一
悉殿覩十二滿怛囉二合波那十三娑嚩二合引
賀引十四
尒時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説是明
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
持讀誦供養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
一切業障悉皆消除一切時中諸佛
攝受遠離惡法安住善法
若復有人患白癩病加持佛花滿八
千遍若常熱病加持佛花滿八千遍
若病初得加持佛花滿八千遍身上
帶持一切時中額皆除滅
若復女人懷孕難生加持佛花油煎
塗用若皮風瘡加持佛花酥煎塗上
若復癰腫及諸痔瘻加持佛花好蜜
一處用塗瘡上
若復瘧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食香

食花一切鬼病或復癲癇加持佛花身上帶持如是等病明力加持一切時中願皆除滅

陀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怛你野二合他四唵引五具彌具彌六摩賀引具彌七底黎底嚟八摩賀引底嚟九左嚟左嚟十摩賀引左嚟十一馱囉馱囉十二摩賀引馱囉十三鼻哩鼻哩十四摩賀鼻哩十五枳嚟枳嚟十六摩賀引枳嚟十七唨嚕唨嚕十八摩賀引唨嚕十九彌嚟彌嚟二十摩賀引彌嚟二十一底嚟底嚟二十二摩賀引底嚟二十三度彌度彌二十四摩賀引度彌二十五左嚟左嚟二十六摩賀引左嚟二十七企哩企哩二十八摩賀引企哩二十九唧嚟唧嚟三十摩賀引唧嚟三十一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二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虛空藏若有受持讀誦供養陀羅尼者當知彼人身無疾病刀杖不傷水不漂溺不

受若惱亦不中夭虛空藏汝今當知此陀羅尼有大威力能除疾病能除諸毒能除不祥及諸怖畏若彼部多彼部多衆不能侵害若布怛曩布怛曩衆不能侵害如是等衆各起慈心一切時中令彼安隱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說利益衆生成就安隱大陀羅尼我今亦說利益衆生法界清淨成就安隱陀羅尼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左黎左黎摩賀(引)左黎覩嚕覩嚕摩賀(引)覩嚕入嚩(二合)黎入嚩(二合)黎摩賀(引)入嚩(二合)黎呬黎呬黎摩賀(引)呬黎娑嚩(二合引)賀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說是明已復作是言若欲成就出世間殊勝功德應當受持此陀羅尼世間所有刀杖繫縛疾病若患黑雲障礙尾囉蔓毒不能侵害若復迦驅那切那你阿底沒里瑟吒羅病明力護持願皆除滅

尒時世尊說是法已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一心受

持歡喜奉行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綠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兼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刧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超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竅鑿
昏明絶彼是非開玆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翶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偈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很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欽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論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謂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五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懃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麋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佛頂放垢光明如來心陀羅尼經卷上　苐二張　恭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卷上

西天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覩史天宮與大菩薩衆并諸眷屬及諸天衆梵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最先天子等大衆皆來集會

尒時世尊依六波羅蜜說法所謂檀波羅蜜布施果報得大福德聚得不退轉自在天雨七寶不求自得諸大伏藏自然出現說尸波羅蜜所謂淨戒果報獲得五通而生梵天說羼提波羅蜜所謂忍辱果報得天色相妙好莊嚴一切樂見說毗梨耶波羅蜜所謂欲修精進使彼魔王見者降伏所得果報超出生死忽然之間遊戲佛刹說禪波羅蜜所謂淨慮果報獲得首楞嚴三摩地復得無數百千俱胝那由多三摩地說般若波羅蜜所謂智慧果報得大福聚獲彼多聞廣大如海

尒時彼天衆等聞此六波羅蜜法已心大歡喜晝夜思惟修行觀察是時有忉利天子名摩尼藏無垢與百千俱胝天子眷屬萬八千天女眷屬并天宮殿神通變化七寶莊嚴高妙樓

閻種種宮殿種種園苑池沼花菓皆
悉嚴飾彼摩尼藏無垢天子與妙俱
蘇摩花天女極相愛樂行坐相隨受
天快樂而於七寶四門殿中受五欲
樂迷醉躭著示其我慢恣彼睡眠時
彼摩尼藏無垢天子乃至於中夜分
睡夢之間一切天女奏妙音樂時彼
宮殿有炬口天藥叉而乃發聲勸彼
摩尼藏無垢天子作如是言摩尼藏
無垢去何愛樂宮殿躭著睡眠都不
覺悟而復安住汝天當知快樂不久
要後七日命必無常雖天快樂七寶
宮殿殊妙無比而汝命盡須臾莫留
斯事真實當自思惟宜速方便時炬
口天藥叉說是語已忽然不現尒時
摩尼藏無垢天子聞此語已心極苦
惱由如迷醉悶絶而倒面目著地僵
仆而卧時天女眾見此事已悉皆愁
憂啼泣雨淚懷惶怕怖苦惱千種復
見彼天頭髮蓬亂衣服瓔珞諸嚴身
具悉棄一邊面目血染脣口乾燋倍
復愁惱而稱苦哉如火燒心悶絶倒
地亦有迷亂而失心者亦有如魚失
水死轉在地者種種愁歎號哭呼天

其中有茶失心者以天寶器盛新冷水及栴檀香散灑其身或復為理髮鬚或整其衣或捧其足時摩尼藏無垢天子漸還惺悟既惺悟已良久之間口稱大苦極甚憂惱嘆息長噓身體戰悚如風吹草傾側不定語聲微細乃發其心我今速疾往帝釋天所既到彼已禮帝釋足作如是言天主救我天主救我說如上事聞炸口天藥又言我後七日必當命終我思地獄衆苦逼惱以是急速來白天主作何方便而得解脫令我不死不墮惡道天主願作救護令離死苦如是告已

尒時帝釋天主聞此說已知心苦切告摩尼藏無垢天子言勿怖摩尼藏無垢彼有佛世尊天人之師無上之士出現於世而有法藥能救生老病死及以煩惱遠離地獄乃至一切惡趣而令破壞如彼父母能救濟汝我令告汝大覺世尊在覩史多宮汝可急去

尒時帝釋天主與摩尼藏無垢天子及無數千天女往覩史多宮詣世尊

所到彼所巳頭面著地礼世尊足旋遶三匝住世尊前尒時帝釋天主憂愁萎悴白世尊言彼炬口天藥叉告摩尼藏無垢天子言汝後七日必當命終世尊作何方便而令修行得免斯苦

尒時世尊聞帝釋天主言巳而作思惟見是事巳而於口中放種種色光其光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天人及龍揵闥婆阿素洛蘖嚕茶緊那囉摩護囉誐藥叉羅刹步多宫殿光照告巳其光還復到於佛所遶佛三匝還從口入是時世尊告帝釋天主言諦聽天主彼摩尼藏無垢天子七日之後決定命終當墮地獄受大苦惱痛楚無量甚大怖畏出地獄巳復生人間而於波羅奈城竹匠之家生圂厠中為猪面女鬼恒食糞尿彼圂厠中復有百千俱胝蛆蟲常以三時噉食女鬼身肉都盡唯存其骨以業力故而其身肉旋復平滿受如是身滿七年巳然後命終復生龜中住於曠野彼曠野中不聞水名況復其水又

無樹木亦無陰涼常處日中身體如
燒唯食熱土復被鳥啄其身片片墮
落以業力故身體隨生尋復破裂受
如是苦滿五年已然後命終復於彼
城生於臭中其身廣大以業力故墮
無水處而彼豺狼鼠猶及泥畀迦獸
咸取食之復有種種禽獸亦來食噉
以業力故而得其水尋復還活又生
身體受如是苦至滿三年然後命終
復於閻浮提內七族中生常多苦惱
所謂白癩種族補羯娑種族怛嚩囉
怛哩迦種族鞔(切身)嚩種族魁膾種族
生盲種族受斯惡報滿六十年然後
復生貧窮下賤之族身肢不具智慧
之少不從教誨遠佛法僧一切世人
見者憎惡恒常飢渴復多疾病
尒時帝釋天主聞佛世尊說此摩尼
藏無垢天子諸苦事已極大驚怖而
復迷悶作如是言無有救者世尊如
不攔救誰是救者世尊告言帝釋天
主乃有陁羅尼名佛頂放無垢光明
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斯乃救者
無常最大彼難求免求亦得免彼彼

有情後時後分命終之時獲得安樂若命終後墮落一切地獄傍生之者悉得解脫若常憶念一切障難獲得永離復得長壽善願圓滿又復獲見自性清淨

尒時帝釋天主四大天王梵王那羅延天及大自在等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世尊願為我等而作增益擁護諸天世尊又若法王以三昧力救濟世間一切人民乃至地獄惡趣悉皆解脫世尊如彼忉利天宮觀察四洲世界一切衆生世尊如來有大智慧願為世間周徧十方及與我等賜以法印作大擁護

尒時釋迦牟尼如來受彼諸天懇懃再請乃入三摩地名周徧相觀察入彼三摩地時於頂髻中放徧相光明周徧照曜十方世界還住虛空如寶傘蓋

尒時世尊熟視帝釋而告之言帝釋天主諦聽諦聽我有法印名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三摩耶陁羅尼是九十九百千俱胝

那由多殑伽沙如來同所宣說此陀羅尼若有衆生得見聞隨喜者所有三世一切罪業當墮地獄惡趣乃至傍生悉皆破滅怖畏解脫一切罪障悉得消除如彼大火焚燒乾草風吹灰燼須臾散滅又如天降大雨其水急流山河草木一切穢惡倏然清淨又如眞金從火烹鍊倍復柔軟方成諸器若有持誦此陀羅尼者無諸疑惑自見已身三業清淨猶如日出光明普照又如失水之魚還復得水依水而住復受快樂若復世間一切衆生常能誦念此陀羅尼者而於壽命倍得增益天主諦聽諦受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一薩哩嚩二合怛他引誐哆引喃三引摩賀引唧哆摩抳四入嚩二合羅曩五娑誐囉六儗鼻羅七引羯哩灑二合野八阿建姹野九阿建姹野十阿欲馱羅十一阿欲馱羅十二散馱囉十三散馱囉十四訖數二合拏十五訖數二合拏十六訖史二合抳十七訖史二合抳十八薩哩嚩二合十九怛他引誐哆二十三摩野二十一底瑟姹二合二十二底瑟姹二合二十三

努哩誐(二合)底(二十四)摩賀(引)部嚩曩(二十五)娑(上引)誐哩(引二十六)僧輸馱野鈐(引二十七)娑誐嚩諦(二十八)薩哩嚩(二合)播(引)波(二十九)尾摩嶮(引三十)惹野惹野(三十一)覽尾(引三十二)薩普(二合)吒(三十三)薩普(二合)吒(三十四)薩怖(二合)吒野(三十五)薩怖(二合)吒野(三十六)尾誐哆(引)嚩囉捉(引三十七)娑野賀哩(引三十八)賀囉賀囉(三十九)吽吽吽(四十)沒哩(二合)底諭(二合四十一)雞拏馱哩(引四十二)阿娑野鉢囉(二合)你(引四十三)揭瑟捉(二合)灑(四十四)尾路吉諦(引四十五)三滿哆謨契(引四十六)三滿哆尾野(二合)嚩路吉諦(引四十七)摩賀(引)麼(引)野(引)馱哩(引四十八)摩賀(引)播(引)捨馱哩(引四十九)阿目佉播勢(引五十)阿目佉尾摩嶮(引五十一)阿迦哩灑(二合)野(五十二)阿迦哩灑(二合)野(五十三)阿嚕供(二合)姹野(五十四)阿嚕供(二合)姹野(五十五)娑囉娑囉(五十六)三娑囉三娑囉(五十七)尾部史哆部嚩(引五十八)摩賀(引)毋捺囉(二合引五十九)尾路吉諦(引六十)惹野惹野(六十一)悉第(六十二)冒馱你冒馱你(六十三)三冒馱你(六十四)三冒馱你(六十五)輸馱你(六十六)輸馱你(六十七)僧輸馱你(六十八)僧輸馱你(六十九)薩哩嚩(二合七十)怛他(引)誐哆(七十一)倶

羅部唹(七十二)三摩野你瑟計(二合引七十三)鉢囉(二合引)拏捨野(二合七十四)播(引)崩(去七十五)翰灑野(二合)覩(七十六)播(引)崩(去聲呼七十七)鉢囉(二合)娑囉努(七十八)奔抳演(二合七十九)尾曩設演(二合)覩(八十)播(引)崩(去八十一)薩哩嚩(二合八十二)枳里尾(二合)尾灑賀蟒(引八十三)摩抳尾秣策(引八十四)輸(引)馱野(八十五)尾摩禮(引八十六)尾迦悉哆(八十七)鉢納弭(二合八十八)(引)迦嚩哩哆(八十九)部唹(引九十)穀吒跋(二合引)囉弭哆(引九十一)波哩布囉抳(引九十二)唵(引九十三)薩哩嚩(二合九十四)怛他(引)誐覩(引九十五)瑟抳(二合)灑(九十六)尾路吉諦(引九十七)娑嚩(二合)(引)賀(引九十八)唵(引九十九)薩哩嚩(二合一百)怛他(引)誐哆(引一百一)玉呬野(二合引一百二)地瑟姹(二合引)曩(引一百三)地瑟耻(二合)諦(引一百四)娑嚩(二合)賀(引一百五)唵(引一百六)阿(引)諭里那(二合)你(一百七)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八)唵(引一百九)奔抳野(二合)那你(一百一十)娑嚩(二合)賀(引一百一十一)唵(引一百一十二)阿諭瑟滿(二合)馱囉抳(一百一十三)娑嚩(二合)賀(引一百一十四)唵(引一百一十五)僧賀囉抳(一百一十六)娑嚩(二合)賀(引一百一十七)唵(引一百一十八)奔抳野(二合一百一十九)尾路吉諦(引一百二十)娑嚩(二合引一百二十一)賀(引一百二十二)唵(引一百二十三)澀哩(二合)底諭(二合)難抳(引一百二十四)娑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二十五)唵(引一百二十六)焰摩赦抳(引一百二十七)娑嚩

（七引）賀（引一百二十八）唵（引一百二十九）焰摩努諦（引一百三十）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三十一）唵（引一百三十二）焰摩囉（引）訖叉（二合）細曳（引一百三十三）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三十四）唵（引一百三十五）三婆囉抳（一百三十六）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三十七）唵（引一百三十八）苫婆囉抳（一百三十九）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四十）唵（引一百四十一）散馱（引）囉抳（一百四十二）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四十三）唵（引一百四十四）鉢囉（二合）底婆囉抳（一百四十五）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四十六）唵（引一百四十七）諦（引）吽（引）嚩底（一百四十八）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四十九）唵（引一百五十）惹野嚩底（一百五十一）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五十二）唵（引一百五十三）薩哩嚩（二合一百五十四）怛他（引）誐哆（一百五十五）毋捺囉（二合引一百五十六）地瑟姹（二合引）曩（引一百五十七）地瑟耻（二合）諦（引一百五十八）婆嚩（二合引）賀（引一百五十九）

天王我今宣說此陀羅尼而為救濟彼摩尼藏無垢天子而令長夜利益安樂故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卷下 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世尊告帝釋天主言若復有人能書寫此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造塔安置或修飾舊塔安置復以抹香塗香作衆妓樂而爲供養又復潔淨身心於一晝夜六時念誦此陀羅尼又復旋遶一百八徧能滅一切惡業能生一切善種天主若欲安置此心明者至日初出時面東而坐以諸香泥塗曼拏羅面向於日散種種花燒沉水香咄嚕瑟迦香等歸命頂禮一切如來一百八徧書此心明安於塔中由如以九十九百千俱胝那餘多殑伽沙等如來一一如來全身舍利置於塔中而無有異復更書此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安於塔中陀羅尼曰

唵(一引)怛賴(二合引)地吠(二合二)薩哩嚩(二合三)怛他(引)誐哆(四)紇哩(二合)那野(五)誐囉鼻(二合引)入嚩(二合)羅(六)達哩摩(二合)馱(引)覩(七)誐

囉鼻(二合引八)僧賀囉(九)阿(引)謕(十)僧輸(引)馱野(十一)播(引)波(十二)薩哩嚩(二合十三)怛他(引)誐多(十四)三滿覩(引十五)塢瑟抳(二合)灑(十六)尾摩羅(十七)尾秫第(引十八)娑嚩(二合)賀(引十九)

天主若有於此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塔而生恭敬所有過去短命之業而得消除復增壽命諸天護持此人命終捨此身時由如地蛻便得往生安樂世界不墮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乃至不墮一切惡趣亦復不聞地獄之名獲如是報得壽曾有

尒時帝釋天主於世尊處授此明已為摩尼藏無垢天子而於彼時往自宮中先依如來所說儀軌依法作塔如彼法相燒香禮拜一心念誦祈消業報當作之時彼摩尼藏無垢天子所有一切罪業苦惱之報皆悉消除又復獲得殊勝之身如彼真金目青瑩徹鬚鬟光潔又復獲得一切如來當於面前虛空中現彼諸如來口稱善哉時摩尼藏無垢天子得業清淨罪障消除復見自性生大忻慶即說

頌曰

如來不思議　明力亦難思　正法復亦然

獲得見果報

復說偈言

頂禮歸命眞實際　　釋迦牟尼大導師

本行悲愍濟衆生　　隨願等同如意寶

尒時摩尼藏無垢天子說此偈已歸自宮殿與諸眷屬天子天女之衆各各執持種種天花花鬘種種天香抹香塗香乃至天衣莊嚴殊妙幷天帝釋亦復嚴持天諸香花妙供養具復往覩史多宮詣世尊所到佛所已作大供養復以種種天諸事業而爲供養又復旋遶多百千匝伸供養已坐世尊前而欲聞法

尒時會中四大天王梵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金剛手大藥叉主等向世尊前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世尊此摩尼藏無垢天子宿造何業獲得如是極惡果報受大苦惱憂愁無量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問斯義汝當諦聽爲汝宣說金剛手過去之世彼南印度有城名廣圓滿有婆羅門名曰

無垢而住彼城爲說法師性識聰敏善能分別諸法之相色貌端嚴形儀威肅見者歡喜有善信者當爲說此心明而復廣爲利益一切衆生故於此明王陁羅尼恒常思惟審諦觀察是時復有長者名曰光明亦往彼城財富無量得大自在諸婆羅門咸所隨順復次無垢婆羅門一時爲人解說此心明王陁羅尼是時光明長者生不喜心作如是思惟此婆羅門我當如魚如龜片片割截復以糞穢著於口中時彼長者作是思惟興惡心已尋便獲得白癩病報受大疼痛極大苦惱直至命終旣命終已生於無間大地獄中住彼一劫受大苦惱出彼獄已生魚龜中亦經一劫而受苦報然後命終又復生大黑繩地獄受大苦惱亦復一劫後出彼獄却於本住之城生音種中生即無目以宿緣故得聞苾芻住彼彼寺心生信重親自尋覓而彼苾芻常行悲愍旣見來已慈心攝取更與美食然後復與解說此心明陁羅尼旣得聞已審諦思

惟乃於此生獲宿命通即能思惟本所從來又復思惟業力甚大悔恨無量作是念已即便命終承陀羅尼威德力故生忉利天處妙宮殿與諸天女眷屬受大快樂餘業熟故此苦現前

金剛手尒時彼長者生疑毀謗者即摩尼藏無垢天子是金剛手彼摩尼藏無垢當受如是諸苦報已後修善業歸命三寶漸證善果乃至當來獲得佛菩提故

金剛手尒時無垢婆羅門者後為苾芻復與彼生盲解說此陀羅尼者即文殊師利童子是

尒時諸天大眾等得聞說此過去事已歎言希有甚奇甚特歡喜無量乃發大聲即說頌曰

不可思議大明力　解脫三塗乃求得
同如意寶而平等　此寶如來真三昧

尒時彼衆會中九十二千天子得不退轉百千俱胝天女變女人相而成男子亦復獲得住不退轉尒時金剛手大藥叉主白佛言世尊大不思議

而能讚歎此大明王陀羅尼世尊願
更宣說成就儀軌當使衆生於後時
分獲得利益安樂不墮地獄傍生焰
魔羅界

尒時世尊愍彼請已告金剛手大藥
叉主言諦聽諦聽我今為汝宣說此
陀羅尼成就儀軌於後時後分若有
族姓男族姓女苾芻苾芻尼鄔播索
俱鄔播斯迦念誦此明王一徧由如
旋遶二十如來全身之塔又若念誦
此二如意寶一徧同彼十殑伽沙等
百千俱胝那餘多如來所而種善根
獲大福報五無間業悉皆滅盡乃至
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一切罪障皆得
解脫復得長壽此界命盡由如虵蛻
即便往生安樂世界不受胞胎於蓮
花中自然化生所生之處得宿命智
又復恒常親近供養一切如來一切
所求皆悉滿足若彼依法清淨澡浴
著鮮潔衣作四方曼拏羅用好樺皮
書此心明復作五塔安壇四角及彼
中心於五塔中安置心明又於中心
安置相輪於相輪樽上繫赤色繒以

爲標幟壇上安四賢瓶四香爐燒四種香所謂雀香沉香梅檀及安息等散諸名花粖香置閼伽器等旋遶曼拏羅念誦此二如意寶一百八徧若人爲地所螫或疾病纏染壽命將盡或中夭者至於兵戈怖畏乃至爲求子息當於曼拏羅前安五般林樹之葉以彼樹葉拂於身上於塔曼拏羅發諦善心作諸供養若能一一依此儀軌者於前百千刧所有積聚罪業障難獲得解脫一切煩惱一切疾病一切怖畏悉皆遠離至於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一切惡業亦得解脫乃至世間一切罪障毒害苦惱咸皆破滅若有專注念誦短壽之人獲得長壽若有久患瘡癀久久不瘥便得痊瘥身根圓滿清淨微妙意所求事皆悉獲得乃至命終面前不見一切苦惱命終之後由如蚰蜒往生安樂世界所生之處蓮花化生諸所受用悉皆殊妙得宿命通若依儀軌日日三時念誦二十一徧乃至誦滿一年獲得普門觀察究助三摩地得見十方一

切佛刹中一切如來又得無垢清淨
焰熾極清淨身得心清淨同於八千
二殑伽沙等百千俱胝那餘多佛所
而種善根輪迴往返常起清淨應有
佛刹求往皆至欲生安樂世界應念
即生死相苦惱皆不現前乃至夢中
亦復不見若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旋
遶如來全身之塔誦此二大如意寶
陁羅尼八百徧當誦之時塔中有聲
安慰行人而稱善哉彼人現世所有
一切罪障及諸煩惱乃至貪瞋癡無
明垢穢皆悉消除獲得無垢極清淨
身若復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聞念誦
聲所有罪障悉得解脫若念誦之聲
墮諸傍生及以飛禽四足二足多足
無足種種蟲蟻含識之類一切業道
悉皆解脫若於塚間爪取獸骨呪其
沙土二十一徧散於骨上彼之神識
隨其方處所墮地獄悉皆解脫生善
逝天彼彼天人身雨異花降於塚間
若復行人在於塚間山間念誦之時
所有飛禽走獸種種之類遊行至彼
悉得解脫業報之身生善逝天若念

誦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陁羅尼八千徧者火不能燒所作惡業乃至五無間業便得解脫若誦百千徧命終之時被焰魔使以索繫頸牽入焰魔羅界彼界之内一切地獄悉皆破壞返生怖畏尋令迴還而得解脫謂彼行人法王之使住靜處道無有疑惑欲生安樂世界隨願往生若誦百千徧得金色之身相貞圓滿三世如來視如一子若書寫百千本造其百千塔如法安置莊嚴幟威決定得不退轉安住十地由如於彼九十九百千俱胝那餘多殑伽沙等如來所而種善根獲得受記即說頌曰

彼一塔中安心明　竪立輪樽著幖幟
同三世佛金身藏　滿百千塔此應知

又若於彼一切故塔重加修飾獲不退轉當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利益人天迨及蠕動解脫惡趣得不退轉功德無量不能稱讚

尒時金剛手大藥叉主四大王天梵天那羅延天大自在天在覩史多宮所住天子乃至帝釋及忉利天子摩

尼藏無垢等咸皆一心遶佛三匝却
住佛前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此如
意寶陁羅尼大不思議甚奇希有難
見難聞世尊我等同心於後世時若
有衆生恒常受持此如意寶令久住
世爲諸衆生分別解說者我等恒常
以誠諦心潛密擁護由如赤子
佛言善哉善哉汝等如是我今以此
如意寶明王付囑汝等汝善護持佛
說是經已諸大菩薩及諸天衆咸皆
歡喜作禮而退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陁羅尼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餘

西天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及百千無央數人天菩薩之衆恭敬圍遶而爲說法尒時百千俱胝佛刹皆往詣彼無邊花世界最上燈明如來應正等覺現身住止經行說法彼有二菩薩一名大光明二名無量光尒時彼佛遣二菩薩往娑訶世界祇樹給孤獨園詣釋迦如來正徧知覺所到已頭面禮世尊足而坐一面彼二菩薩白世尊言去此佛土經行百千俱胝佛刹有世界名無邊花彼土有佛名最上燈明如來應供正徧知現住其中恒說妙法彼世尊最上燈明如來正徧知覺故遣我等詣娑訶世界問訊世尊少病少惱云何氣力輕利安住快樂彼如是說又此所有人非人部多毗舍佐藥叉羅刹供盤荼供盤荼軍主王法盜賊蝕蝎惡瘡蟲蟻蝎拏怖蹲蟲如是等類擾亂

煩惱故彼世尊最上燈明如來應供正偏知說此陀羅尼眞言章句名聞十方故遣來此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顏貌怡悅色相具足身意泰然以此秘密功德力故擁護有情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一)入嚩(引二合)禮(二)入嚩(引二合)攞薩帝(三)呼迦穰迦(四)三(去)麼帝麼賀(引五)三(去)麼帝(六)麼賀(引七)入嚩(引合)禮(七)入嚩(引二合)攞銘(八)薩呬薩禮(九)麼賀(引)入嚩(引二合)禮(十)塢計穰計(十一)多銘三麼帝(二十)麼賀(引)三麼帝(三十)麼賀(引)三銘(四十)娑嚩(引二合)賀(引十五)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言汝今諦聽此陀羅尼章句甚爲難得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阿仐尼陀羅尼佛出世時亦難得遇若有族姓男族姓女聽聞受持爲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七生之中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

復次阿難此陀羅尼眞言章句七十七俱胝佛同共宣說若一切有情聞此陀羅尼章句不信毀謗者即同毀謗七十七俱胝佛

尒時無能勝菩薩摩訶薩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亦宣說陀羅尼真言章句為利益安樂諸眾生故以此秘密擁護有情增長殊勝福力色相怡悅故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引) 阿跓(嫋固反) 嚩跓(准上切一) 曩跓(上亦准) 麼賀(引) 矩曩跓(上亦准二) 阿乞嚩(二合) 枲迦枲(二) 阿曩(引) 迦枲(四) 麼曩迦枲(五) 阿挐(拏固反) 哆(六) 佉祖(引) 麼賀(引) 佉祖(七) 薩嫩(奴買反) 契哆嫩(去准上) 契(八) 哆嚕銘(九) 呰嚕銘(十) 醯禮螫禮底禮(十一) 娑嚩(二合)賀(十二引)

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聽此摩尼陀羅尼章句甚為希有汝當受持讀誦為他解說佛出于世亦甚希有復次阿難陀若族姓男族姓女如是聞此陀羅尼章句若受持諷念讀誦解說得宿命通見彼十二生中宿命之事一切宿業而不復受

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十俱胝諸佛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尼者即為毀謗八十俱胝佛而無有異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亦說此陀羅尼章句為利益安樂一切眾生以此祕密殊勝大力擁護有情增長色相身心怡悅故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昝能(去)(一)阿羅麼羅(二)曩尒(仁際反)顆(三)曩(引)誐囉枲(四)曩醯(上)禮(五)曩醯(上)禮(六)惹醯(上)攞賛你(七)賛拏禮(八)賛拏(上)攞縛帝(九)娑縛(二合)(引)賀(引十)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聽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難得希有汝當受持讀誦為他解說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佛出世時亦復希有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若有族姓男族姓女聽聞受持讀誦諷念為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十三生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

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十二俱胝菩薩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尼者即為毀謗八十二俱胝菩薩而無有異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言我亦說此陀羅尼章句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令諸有情福德增長身心怡悅名稱普聞有大勢力顏貌端正以此秘密擁護故即說陀羅尼曰

恒你也二合曀能步一阿跓摘固反引蠮跓准上切二曩跓亦准上矩曩跓准上三姹計姹囉計四多嚕吠覩嚕吠五囉吒吠六嚕六引禮會禮七賀禮齎禮八底禮始禮九尸里上舍禮十阿普縛普十一曩普矩曩恥二十阿曩跛底丁以反十三縛曩跛底准上切計枲計枲計枲十四姹輕呼枲姹枲姹枲十五履賀引姹枲婆縛二合引賀引十六

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聽阿難受持此陀羅尼章句讀誦諷念爲他解說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甚爲希有阿難陀此阿牟尼陀羅尼章句佛出世時亦甚希有阿難陀若族姓男族姓女聽聞受持爲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十四生中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十四俱胝佛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尼者即爲毀謗八十四俱胝佛

而無有異阿難陁若有族姓男族姓女於枯朽樹下以此陁羅尼章句若讀若誦潛護救濟火不能燒令彼枯樹重生枝葉花菓敷榮何況受持之人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蒭言我今重說陁羅尼章句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頗負怡悅名稱普聞福德增長色相端嚴以此秘密擁護故即說陁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替能(一去)阿跬(擿因反)縛跬(上二亦准)姹計姹囉計(三)多嚕跛底(四)覩嚕跛底(五)覩嚕蜜底(六)覩嚕蜜蜜底(七)覩嚕覩穌(八)蘇穌醯禮(九)母禮底禮(十)娑嚩(二合引)賀(十一引)

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陁言汝今諦聽此陁羅尼章句甚爲希有汝等受持讀誦爲他解說阿難陁此阿牟尼陁羅尼佛出于世亦甚希有阿難陁若族姓男族姓女聞此陁羅尼章句受持讀誦爲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二十一生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又復擁護所有一切部多一切天龍藥叉揵闥

縛阿穫囉䕶嚕荼緊那羅摩護囉誐
人非人不能侵害乃至一切惡瘧虵
蝨羯拏婆蟲亦不能爲害又復無彼
一切瘡病風黃痰癊如是等病須臾
發動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
日半月一月一季長時不能侵害又
復無彼一切瘰腫癰疽疹綫疥癩瘡
癬一切病惱一切業障一切獸禱及
一切吠路荼皆不能侵害復次阿難
隨此陀羅尼章句九十九俱胝佛同
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尼者即爲
毀謗九十九俱胝佛而無有異復次
阿難隨此陀羅尼章句入王宮時憶
念入羅剎中時憶念入師子虎狼中
時憶念入曠野中時憶念入暴惡河
中時憶念爲水火難時憶念爲毒藥
所中時憶念一切怖畏時憶念皆不
能爲害復次阿難隨有受持此陀羅
尼者若遇惡人執持刀棒瞋怒逼趂
欲來傷害彼持刀棒自然碎折而得
解脫阿難隨我意觀見人間天上及
魔羅梵天沙門天人阿穫囉衆中若
以此陀羅尼眞言章句擁護救濟結

界守護息除災難無越此陀羅尼者何以故阿難陀此陀羅尼加持護念一切煩惱悉皆消除尒時四大天王白世尊言此正法滅時我等與彼正法助威神力廣宣流布令法久住彼受持法師我亦加護遣除一切魔羅世尊讚言善哉四大天王發勇猛慈爾護正法尒時四大天王知其佛意亦從坐起說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引一)吠難(去)臟吠難(去)臟(二)麼賀(引)難(去)臟(三)婆擔(二合)婆(去)顎(四)涤(引)婆(去)顎(五)吒吒顎吒吒顎(六)麼賀(引)吒吒顎(七)矩跓(蒱固反)矩跓(准上)顎(八)麼賀(引)矩吒(九)達(轉舌)麼禮瑳麼呬(上)婆嚩(二合引)賀(引十)

世尊言若有族姓男族姓女得聞此陀羅尼章句解說彼明句義受持讀誦一切煩惱悉皆消除一切世間得無障导如持一切妙法是時世尊告四天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令法久住復告阿難陀言汝今諦聽正法受持讀誦為他解說令彼有情得大福德名稱普聞阿難陀言唯然世尊

若有聽聞我尊記憶尒時世尊以眞
實之義方便開示而說偈言
此經陁羅尼　過去諸佛說　我今亦說此
眞言章句義　令彼聽受持　利益諸眾生
見二十一生　種種宿命事　無彼人非人
藥叉俱槃荼　囉剎布怛曩　而作諸障難
宣示陁羅尼　所欲皆自在　魔羅罪業等
障難自消除　說彼陁羅尼　父母與兄弟
知識及眷屬　惡事不能害　受持陁羅尼
曠野道路中　師子虎狼等　不能為怖畏
讀誦陁羅尼　百千俱胝劫　宿作諸罪業
七日盡消除　解說陁羅尼　七日得一切
菩薩之福德　俱胝劫不盡　令此陁羅尼
常有四天王　持國與多聞　增長及廣目
領自一切眾　色相具威神　擁護於四方
及持眞言者
尒時世尊說此陁羅尼章句已阿難
陁及大聲聞眾慈氏菩薩文殊師利
菩薩摩訶薩四大天王及天人阿蘇
囉乾闥婆等聞佛所說一心受持歡
喜踴躍作禮而退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西天中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隨言汝今諦聽有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過去如來無上正等正覺之所宣說如我今者恒常悲愍爲欲利益天上人間一切群生得安樂故亦復宣說

阿難隨言如是世尊願樂欲聞

世尊告言阿難隨東方有電名阿伽曩宋言死學南方有電名舍多嚕宋言嚩流西方有電名放光明北方有電名爍部麼尼宋言百生猶阿難隨若有族姓男族姓女知此明名号之者彼所住方無此一切雷電驚怖若所住處有如是閃電但書此真言安置彼處一切閃電而不能發

尒時世尊即說此捺囉二合弭拏真言章句曰

怛你也二合他一去引你弥你泯達㖨二怛哩二合路去引迦去引路去引枳你三戍上攞播上引

抳上你四囉乞叉二合囉乞叉二合鉿年含反播名五
薩嚩尾你庚二合那婆二合曳毗藥二合六
娑嚩二合引賀引七
尒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自衆
等皆來集會一面而坐時觀自在菩
薩即從坐起白言世尊我亦說此正
法
捺囉二合須拏真言章句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引一尾曩引舍鉢囉二合
底也二合哩瞀二合計二鉢囉二合底也二合弥
怛𠻺二合三林第穆訖諦四尾麼禮五
鉢囉二合娑去引娑迦二合𠻺六頗拏𠻺七
半拏𠻺八惡吠二合帝九半拏羅嚩去
枲你十麼引帝迦囉引攞一十劫畢攞
氷上誐攞二十乞史二合那地穆乞史二合十三
囉乞叉二合囉乞叉二合鉿十四薩轉舌嚩
引迦上引攞窒嘌二合底庾二合佩上曳毗藥
二合十五麼上引銘上引十六跛舍演二合覩十七薩轉舌嚩
引迦攞窒嘌二合底也二合嚩八十八阿上哩
野二合引嚩路上引枳諦濕嚩二合囉帝惹
引娑嚩二合引賀引十九
尒時金剛手祕密主向佛合掌恭敬
白世尊言我亦說此正法隨羅尼真
言章句曰

怛你也二合他一去引毋你毋你二毋你麽
底三麽底素麽底四麽賀引麽底五
賀引賀引賀引賀引賀六引麽引帶囉曩二合
引惡底二合播崩七去聲嚩曰囉二合播抳囉
舍上八你哩二合茶上娑嚩二合引賀九引
世尊我此章句名無能勝若有憶念
受持書寫供養者我常擁護一切佛
畏一切中夭即得解脫
尒時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白言世
尊我亦說此正法陁羅尼真言章句
為欲利益安樂諸有情故即說陁羅
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一去引醯里蜜里二只里娑
嚩二合引賀三没囉二合憾麽二合布嚩四麽賀
引没囉二合憾麽引二合抳五没囉二合憾麽二合
護轉舌陛六布瑟崩二合去僧去娑哆二合
嚩娑嚩二合引賀七引
世尊此名梵天難拏陁羅尼能救護
於一切中夭獲得長壽一切罪業皆
悉消滅
尒時帝釋天主向世尊所合掌恭敬
白世尊言我亦說此正法陁羅尼真
言章句曰
怛你也二合他一去引没馱麽蹬上膩二麽

你你三矯奥乂反哩㘁引馱哩四饋拏引上
里麽引蹬去儗五卜迦枲六娑引攞沒
囉二合帝七呬上㝡麽第八引跢引囉抳
九麽始引里你計十作訖囉二合嚩引
枳十一舍嚩哩捨上引嚩哩婆嚩引二合賀引十二
世尊我此明句名金剛坐所有一切
驚怖及諸中夭而無障礙悉得解脫
尒時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等
亦說此正法陁羅尼章句曰
怛你也二合他引去一補瑟閉二合藕補瑟
閉二二合度跛波哩賀引蹂三阿上哩野
二合鉢囉二合舍悉諦四扇引帝你泥逸反
穆訖帝五二合蜯去薩禮曳六二合醯嚩
抳也二合薩去轉陛七窣覩二合賦上婆多二合
尾賦上婆嚩引二合賀引八
世尊我等四王如上所說真言章句
名無怖畏於諸怖畏而作擁護一切
壽命令無中夭
尒時娑誐嚕龍王麽曩悉吠二合龍王
電光龍王無熱惱池龍王電舌龍王
百光龍王等亦向世尊前合掌恭敬
住立一面
世尊若言有此如意章句之擁護

一切閃電障難亦能救護一切中天
攝除諸毒一切羯祛那吠哆拏作不
吉祥事者亦悉破壞汝等諦聽當發
慈心汝等龍趣之中各生瞋恚我慢
貢高當應降伏諸龍白言去何降伏
世尊荅言我有陁羅尼令汝等龍我
慢貢高心便止息眞言曰
怛你也二合他一引去阿上惹嚟二麼麼嚟
三阿蜜㗚二合帝四阿乞叉二合曳五阿尾
也二合曳六奔捉也二合跛哩也二合曳七薩
嚩播跛八鉢囉二合舍麼你婆嚩引二合賀
九引阿上引哩野半引拏十燥播引枳上曳
娑嚩二合賀一引十印捺囉二合設寧上曳
娑嚩二合賀二引十鉻上伽上設寧上娑
嚩引一合賀三引十
世尊言若有男子女人於此眞言
章句受持讀誦書寫供養者彼諸龍
神閃電等怖不能爲害亦无根毒及
和合毒諸所作毒悉不能害我等及
一切衆生故
介時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
諸龍王等讚言善哉善哉賢者爲欲
利益安樂多數諸群生故善說此正
法捺囉二合弥拏等眞言章句我等一心

受持佛說此經時一切世間天人阿蘇囉揵闥婆等及諸大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消除一切閃電障求如意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經　紘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阿難陀等我今宣說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為彼人天作利樂故若有吠多拏及步多等於此大明王起根本業作諸障難乃至藥叉羅剎娑起暴惡業欲破此明王者無能破壞即說呪曰

怛儞野(二合)他(一引)賀娑儞(二引)尾賀娑儞(三引)護魯祖魯魯(四)娑嚩(二合)賀(五引)

若有聰慧之人於此明王心不疑慮尊重受持者彼人於囉惹門或在師子中在道路時或非道路心常憶念乃至魔王處及遇彼寃家以此明王常自擁護無諸恐怖即說呪曰

怛儞野(二合)他(一引)度彌(二引)度度彌(三引)度麼(引)嚩諦(四)娑嚩(二合引)賀(五引)

若有女人專注受持復能書寫戴於頂上者彼人所有財物恒常豐盈無有耗散一切眷屬皆得安樂即說呪曰

怛儞野(二合)他(一引)惹嚩惹嚩(二)惹嚩

你引三 娑嚩引二合 賀引四

若有女人身懷其孕久久不生受諸苦惱受持此明皆得易生即說呪曰

怛你野合二 他一引 迦捨迦捨二 尾迦捨三 摩賀引 迦捨四 娑嚩引二合 賀引五

若或有人於軍陣中手相殺時此無能勝而爲擁護咸得安住即說呪曰

怛你野合二 他一引 吒吒黠擿拔反二 致黠准上切三 娑嚩引二合 賀引四

若或有人於迷醉時或睡夢中乃至行住之時彼歩多衆無能嬈亂恒得安樂又復有人以慇重心恒常受持諷誦宣說此無能勝於晝夜中而爲擁護一心聽聞即說呪曰

怛你野合二 他一引 賀囉二 賀囉囉三 娑嚩引二合 賀引四

我今宣說彼惡魔羅恃其力勢現種種色相而來相持菩薩見已止住其軍同彼兄弟而說此言我千俱胝劫爲求菩提捨自身命及以男女乃至財寶而無悋惜發大誓願修此精進難行苦行爲有情故起利他行慈心悲愍覬得圓滿彼惡魔羅見此事已來爲我障菩薩是時憶念此無能勝

大明王陀羅尼以彼明力令彼魔羅
及大軍衆悉皆退散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伊底頻底(二)底羅
頻羅(三)頻底頻鉢(引)你(四)娑嚩(二合引)
賀(五引)
於是明王現女人相來菩薩前合掌
頂上而說頌曰
大智慧宣說　如大光普照　而我於今日
降伏魔羅軍　如汝過去來　無上正等覺
乃得大無畏　魔羅軍降伏
我今以彼明力破壞魔羅及大軍衆
并諸眷屬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迦嚩置(二引)迦嚩吒(三)
謨鉢(四引)曩俱羅(五)俱賀羅(六)麼(引)
鉢(引)你(七)娑嚩(二合引)賀(八引)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如來正等覺令一切世間　得無上果者
毒藥不能害　器杖不能傷　火亦不能燒
至於眠睡中　常不見惡夢　若為王繫縛
及在賊手中　或山崖巘嶮　乃至於江河
一切恐怖難　悉皆得解脫　衆罪及苦惱
解脫而安隱　明力及慧力　而有大威德
凡所作事業　能速得成就
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素嚕(二引)素素嚕(三引)嚩
囉(四)嚩嚩囉(五)摩曩婆嚩(六引)婆摩
囉(七引)護錄(八引)婆嚩(二合引)賀(九引)摩錄(十引)
婆嚩(二合引)賀(十一引)
佛言我先求菩提時作六牙白象時
為彼獵師而作遮護斯若真實願諸
有情一切苦惱皆得除盡我於過去
之世為海中龜時身備割截心無嗔
恨斯若真實願諸有情所有疾病皆
悉除滅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呬錄弭錄你(二)度嚕
(二合)鑁跛能(去四)娑嚩(二合引)賀(五引)
佛言我過去世求菩提時施於有情
種種安樂我昔為雉被獵師所獲所
要施與起慈心觀不生嗔恨即說呪
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鼻哩(二)度度度你(三)摩
賀(引)曩諦(四引)婆嚩(二合引)賀(五引)度度度
你(六引)呬致弭致(七)鼻致哩(八)婆嚩(二合引)
賀(九引)
佛言我為忍辱仙人時修忍辱波羅
蜜多觀心不煩惱觀察一切有情由
如赤子我身出血而變成乳我為求
菩提一切施時彼婆羅門來於我前

而乞其頭以頭施之乃以縣索繫縛於樹我於是時起慈悲心不生嗔恨觀婆羅門由如赤子乃至妻妾皆悉施與我不求五慾樂不求王自在不求天宮貴眞實爲彼降伏魔羅及以眷屬乃至調伏一切冤家得最上位爲破彼故說大明大力而能出生過去行菩提行爲降伏魔羅我今復說

即說呪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聲引一)企企頸(二)尾麼那頸(三)尾度度度寗(上四)麼賀(引)曩底(丁以反)囉拏(二合)嚩底(五)麼賀(引)嚩(引)囉他(二合)嚩底(六)醯醯醯(七)弭弭禮(八)始始抳(九)始抳始抳(十)惹哩抳(十一)弭哩抳(二十)麼賀(引)弭哩抳(三十)禮禮頸(四十)弭里抳(五十)抳婆嚩(二合)羅跛(合)嚩(引)你頸(六十)底底頸(十七)窒底哩抳(八十)薩(轉舌)嚩迦(引)麼(引)囉他(二合)娑(引上)達頸(九十)設吡嚕(二合)達哩灑(二合)抳(二十)設嚩達黎(一二十)麼賀(引)達黎(二二十)你(泥以反)跛多(二合)達黎(三二十)乞芻(二合)嚕(上引)跛誐(四二十)婆賀婆羅(二合)馱(引)嚟(五二十)尾麼禮(六二十)烏伲囉(二合)底(丁以反)乞瑟賦(三合十七)麼賀哆閉(八十二)設吡嚕(二合)皺(引)佩孕迦(引)哩(九十二)希伶(作際反)哆(上)底哩(二合)數路(去引)計數(三十)

你(泥逆反)底焰(二合)路(去引)計數尾戍嚕(二合)哆(上引三十一)悉馱(引)佐底哩(二合)數(三十三)路(去引)計瑟嚩(二合)顊(訖逆反)尒哆(上三十四)沒囉(二合)慽麼(二合)難拏數(二合)跛謎(三十五)悉弟說訖底(二合三十六)塞建(二合)馱寫也(二合)尾戍嚕(二合)帝(三十七)

我為汝說彼大明力威德精進天與阿蘇羅兩陣相持時天憶念此無能勝彼自降伏汝天精進與一切阿蘇羅相持汝天壽命千年伺其方便彼無能得若無能勝真實力成就往於梵天如是恒常作種種事業而無能勝彼梵天威德而供養故諸佛所說

即說呪曰

尾捨(引)禮(一)尾補禮(二)底(丁曳反)乞瑟膩(二合三)蘖底(作上切)乞瑟膩(二合三)阿佗顊(二合)婆(上引)你哩(二合)勢(四)阿謨(去引)契阿鉢囉(二合)底賀帝(引)謎佉嚩(引)喻婆麼(引)怛麼(二合)計(六)麼賀(引)鉢囉(二合)陛(七)尾你喻(二合)顊陛(八)尾你喻(二合)哆(上)囉(九)顊陛乞灑(二合)扼(十)阿佗顊(二合)鉢囉(二合)陛(十一)鉢囉(二合)入嚩(二合)栗帝(十二)嚩(引)嚩襪(無鉢反)怛麼(二合)鉢囉(二合)麼囉那(二合)寧(上十三)入嚩(二合)栗多(上十四)入嚩(二合)栗多嚩(引)喻襪(準上切)怛麼(二合十五去)鉢囉(二合)麼囉那(二合)

尊勝無能勝大寶王陀羅尼經 寄大藏 勝

寧上二十六入嚩二合栗哆引上仡頟二合十七尾瑟拏引去
二合十八尾嚩囉嚩嚓十九阿曩禮阿謨引去
契十二齲嚓娑訖怛二合哆哩乞始二合十二畢
佐蘖瑳麼引曩引野二十二吠半底部上
哆上嚕音挽无漢反底二十三祢嚩引素囉二十四
藥乞叉二合囉引乞叉二合二十五畢捨引
佐引麼賀引疙哩二十六娑引誐囉引
捉二十七鉢囉嚩二合哆上拶闌上底二十八劒
半底二十九乞匈二合盤上底三十秫嚕二合
怛嚩二合引頟那上能三十一麼賀引末𠰐
上三十二設訖帝二合三十二囉設訖帝二合囉
乞始二合捉三十四阿你也二合部上哆上喃
去引三十五麼那部上哆上喃去引三十六怛囉二合引
娑怛囉二合娑哆二合喃上引三十八設囉嗷祢
尾娑引攞佐引哩捉四十賀哩冰上誐
攞引乞始二合四十一囉訖哆二合乞始二合四十二
囉訖哆二合𥫗无鉢反娑怛囉二合四十三馱引去哩
捉四十四麼賀引蘖囉二合喋四十五嚩囉祢
涅腎反跛哆二合四十六帝穗設訖底二合塞建二合
馱四十七嚩路野謎四十八尾曩引尸迦引
謎四十九娑嚩設咄嚕二合嗷娑嚩二合引賀
引五十賀哩賀哩五十一冰誐攞引乞始二合五十二
野娑尾你喻引二合哆上野五十三鉢囉二合
尾你喻引二合娑叟五十四度麼麼引里盒上

曳(五十五) 吠濕嚩(引)(合) 曩囉達囉(引) 曳(五十六)
阿介(仁際反) 哆野布哩(五十七) 祢嚩那(引上)
曩嚩僧(去) 葽囉(二合) 賀嗽野(五十八) 唧
致唧致(五十九) 哩致額致(六十) 枳里底里
唧額(六十一) 醯醯醯醯醯醯醯(六十二) 度嚕
尾度嚕(六十三) 唧哩額致計(六十四) 娑囉
尾娑(上) 囉(六十五) 跛囉嚩攞(六十六) 惹惹
惹惹(六十七) 部涂(仁沓反) 鉢囉(二合) 娑(引) 哩野
(二合) 左(上) 娑嚩(引)(一合) 賀(引)(六十八)

佛言我於後夜時日初出時爲於世間作最上修行圓滿成佛事業獲得菩提降伏魔軍轉於法輪復有千俱胝淨居天衆來於我前發甚深意以柔軟音請轉法輪

佛告舍利子言諦聽舍利子此無能勝明王利益安樂一切有情舍利子昔過去之世天與阿蘇羅兩相鬪戰是時天衆退散阿蘇羅得勝尒時帝釋天主即以此無能勝陀羅尼書於金葉安旗幟頭復與相戰時天衆得勝阿蘇羅軍尋即退散即說呪曰

怛(上) 你也(二合) 他(一)(去引) 没素謎(二) 嚩素迦
囉帝(三) 曩(引) 虞(上) 那哩佐(四) 迦播
哩抳(五) 娑嚩(二合)(引) 賀(引)(六)

佛告舍利子我不見有諸天及魔羅
等乃至人間沙門婆羅門并阿蘇羅
一切鬼魅阿跛薩麼囉乾闥婆藥叉
囉乞叉蘖路茶緊那羅尾那夜迦布
旦曩供盤拏羯吒布多曩食主者等
於此無能勝大明王無敢違犯如是
大明王陁羅尼若不見不聞者乃是
過去見在業所障故
尒時世尊説是陁羅尼一切成就已
時阿難陁舍利子天人阿蘇羅等一
心受持歡喜奉行

佛説無能勝大明王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隸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俱是時有一天子名嗟韈曩法天報將盡唯餘七日而乃先現五衰之相身無威德垢穢旋生頭上花鬘咸悉萎瘁諸身分中臭氣而出兩腋之下悉皆汗流時嗟韈曩法由是之故不樂本座宛轉於地悲哀啼泣而作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你池苦哉苦哉洗浴之池苦哉苦哉寶車與麤惡歡喜雜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跛里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雜寶柔軟之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衆妓女端嚴殊妙常所侍衛今相捨離是時有餘天子見斯事已往帝釋所白言天主彼嗟韈曩法五衰現前命餘七日宛轉在地悲哀啼泣作如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你洗浴等池苦哉苦哉寶車及麤惡歡喜雜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跛里

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雜寶柔軟之
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衆妓女端
嚴殊妙常所侍衛今相捨離天主我
見是已心甚傷切故來告白
尒時帝釋天主心悲愍故往嗟韈曩法
所而告之言天子去何而汝賢者宛
轉於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見
者時嗟韈曩法忽聞是語從地而起
整服肅容合掌而立白帝釋言天主
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終之後墮閻
浮提王舍大城以宿業故而受猪身
天主既受彼身於多年中食啖糞穢
我觀此苦是故愁憂
尒時帝釋天主聞是語已心甚悲愍
告嗟韈曩法天子言賢者汝可誠心
歸命三寶應作是言歸依佛兩足尊
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彼
嗟韈曩法天子以死怖故畏傍生故
白帝釋言憍尸迦我今歸依佛兩足
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
彼天子受三歸已心不間斷以至命
終諸天之法下智有見不能觀上時
帝釋天主觀彼天子生於何處爲生

南閻浮提王舍大城受猪身耶為不
受猪身盡彼天眼觀之不見又觀傍
生鬼界亦復不見又觀娑訶世界人
間亦復不見乃至四大王衆天及忉
利天盡彼觀察都不能見
尒時帝釋天主旣不見已心生疑慮
於是帝釋往祇樹林詣世尊所頂禮
佛足還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嗟韈
曩法天子五衰現前命在七日死轉
在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見者
我時到彼見此事已而問之言云何
賢者悲啼懊惱憔悴若此時嗟韈曩
法而告我言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
終之後墮閻浮提王舍城而受猪
身於多年中以諸糞穢而為食噉我
聞此說心極悲愍乃告之言今汝賢
者欲脫斯苦當歸命三寶作如是言
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
僧衆中尊時嗟韈曩法以死怖故畏
傍生故而白我言我今歸依佛兩足
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
嗟韈曩法受三歸竟而後命終世尊
我今不知彼嗟韈曩法託生何處

尒時世尊以正徧知告帝釋言憍尸迦今嗟韈曩法天子已生覩史多天受五慾樂尒時帝釋天主聞佛語已歡喜踊躍心意快然諸根圓滿即於佛前說伽陁曰

若歸依於佛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法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僧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復說伽陁曰

誠心歸命佛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佛心常憶念
誠心歸命法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法力常加持
誠心歸命僧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僧威常覆護

尒時帝釋天主說伽陁已世尊印言
如是如是

歸命佛法僧　定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尒時世尊說伽陁曰

若佛陁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達磨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僧伽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又說偈言

佛法僧名若不知　彼人最下故不獲
輪迴宛轉而久處　如迦尸花住虛空

佛說是經已諸苾芻衆天帝釋等一
切大衆歡喜信受作禮而退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獲免惡道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諸行有為經　蒜

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國那爛陁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尒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苾芻一切行還流如幻不實不得久住無有定相是顛倒法苾芻乃至一切行垢盡無染離一切垢一切衆生乃至蠕動及部多等至壽命盡決定殯滅若彼無生即當無滅若彼長者婆羅門刹帝利種族殊勝豪貴自在財富無量金銀珍寶及諸受用無所乏少雖有父母眷屬親姻知識吏民僮僕皆悉具足至壽命盡亦無能免又復刹帝利授灌頂已為大國王得大自在有大力勢人民無量大地國土皆悉降伏至壽命盡亦復無免又彼仙人林中諸修行者不貪於味食諸菓實又復遠離菓實修諸苦行至壽命盡亦復無免又彼修諸十善得生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

他化自在天又復修行禪定得梵身天梵輔天大梵天得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得少淨天無量淨天及徧淨天得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又彼阿那含得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又彼猒身色身修無邊虛空三昧等得生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彼等諸天雖復殊勝非彼不生亦復須滅若彼三界漏盡已作所作遠離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得阿羅漢雖復此身亦當棄捨又彼刀兵劫自修一身處於寂靜悟諸因緣得中乘證號辟支佛雖復此身亦當棄捨乃至如來應正等覺十力廣大四智圓明說法無畏正師子吼歷無數劫勤勞得那羅延身亦復棄捨諸苾芻所謂如彼窯師造作坏器瓮甕之類雖復有成定從破壞又如菓熟自當墮落生滅之法亦復如是諸苾芻一切有情乃至部多一切含識至壽命盡無免斯者如無有生即當無滅復說偈言

如來天中天　說是無常法　如坯器不堅
終趣於破壞　同葉熟自落　有情命如是
苾芻今當知　生滅宜應怖
尒時世尊說是經已諸苾芻衆一心
信受歡喜奉行

佛說諸行有為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如來正法祕密篋印心陀羅尼經　齡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陀國無垢
園中寶光明池側與大菩薩及諸聲
聞天龍夜叉揵闥婆阿蘇囉蘗嚕荼
緊那羅摩護囉誐人非人等并諸王
衆長者居士百千圍遶恭敬聽法尒
時衆中有大婆羅門名無垢妙光
即於會中能解微妙曉達師法聰明
辯才愛樂多聞修崇十善信重三寶
歡喜踊躍而作是念一切有情修善
爲因財富無量資具衆多我當修習
尒時大婆羅門無垢妙光起立合掌
遶佛七匝以種種花塗香粖香等供
養世尊及諸衣服上具珠瓔珞價直百
千持以施佛頭面禮足而白佛言唯
尊願起大悲願受我食如是三請
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於是無垢妙光
大婆羅門見其世尊默然受請而速
歸還經於一宿備辦種種衆多美饍
六味具足飲食辦巳嚴飾舍宅樓閣
浴池繒綵甚衆花香粖香種種諸香

及塗身香等諸供養具無不周備即時婆羅門等執持花幡奏諸妓樂與其眷屬往詣無垢園中寶光明池側迎請世尊到已白佛言世尊食時已至飯食悉辦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往至我舍受我供養

尒時世尊觀察眾會安慰無垢妙光大婆羅門曰善哉善哉如汝所願又告諸眾并餘天等悉皆往彼放是世尊從座而起與諸大眾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諸王眾臣民眷屬無量百千恭敬圍遶皆來集會當行往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家尒時世尊身縱金色放種種光無量諸相變作種種光明之網徧照十方一切佛刹又復照曜彼佛刹中諸佛如來道場眾會變作種種供養之具照曜彼已還復來入釋迦牟尼身毛孔中即時無垢妙光大婆羅門與其眷屬一心恭敬欲供養佛掃除道路嚴飾清淨尒時世尊與諸大眾天龍夜叉揵闥婆阿蘓洛蘖嚕茶緊那羅摩護囉誐帝釋梵王護世四王摩醯首羅那羅延等百千之眾恭敬圍遶往詣

於彼尒時世尊當路而行於前中路
有一園苑名爲安樂彼園苑內有大
舊塔極甚損壞四邊荊棘草木藂林
堅硬閉塞猶如丘埠尒時世尊將近
彼塔丘埠四面周匝焔熾種種色相
光明照曜於彼破塔遠近皆覩又於
光中出妙音聲讃言善哉善哉釋迦
牟尼佛清淨微妙瑞相無量不可稱
量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請於如來
令現希奇難思大事尒時釋迦牟尼
如來旋遶破舊丘埠之塔欲伸供養
復解自身衣服嚴具覆蓋於彼舊塔
追埠蓋覆已畢悲泣雨淚又復思念
舍利出現及十方佛悉皆出現即時
舍利從塔湧出皆在十方諸佛如來
手掌中住尒時十方諸佛如來亦皆
雨淚而彼諸佛身放光明照曜故塔
作光明網內外瑩徹清淨無比然後
光明及佛舍利還入塔中彼時衆會
悉皆悲泣驚怪希奇歎未曾有尒時
會中有大藥叉主名金剛手身光焔
熾臂膊膞直柔軟光澤猶如象鼻輪
金剛杵速疾往詣世尊之前頭面禮
足而白佛言世尊云何現此希奇瑞

相及十方佛悉皆雨淚光明照曜唯願如來爲我演說決於衆疑尒時世尊告大藥叉主金剛手言此是一切如來全身舍利聚此塔中及一切如來百千俱胝胡麻形像正法心印陁羅尼亦在塔中應知金剛手此胡麻量諸佛形像正法心印陁羅尼止住塔中由此百千俱胝如來全身舍利亦住此中若此正法心印陁羅尼在此塔中彼八萬四千法門亦在此中及九十九百千俱胝如來頂髻受記亦在此中當知金剛手若一切如來舍利之塔及此正法心印陁羅尼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歎應知金剛手由此正法藏印心陁羅尼而能增長圓滿一切正法及諸功德尒時世尊說此法時彼諸大衆聞法歡喜滅除垢染得法眼淨其中有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及緣覺乘其中有證初地二地乃至十地或於其中有得六波羅蜜悉皆圓滿或有得受菩提之記或有獲得阿鞞跋致時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即於會中離諸煩惱滅除障染獲五神

通尒時金剛手大藥义主覩如是等
希奇變現自在神通踊躍歡喜歎未
曾有而白佛言世尊此正法印心陁
羅尼有如是等廣大利益若諸有情
書寫莊嚴受持讀誦尊重讃歎獲何
果報願佛演說尒時世尊告大藥义
金剛手言諦聽諦聽吾爲汝說若有
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受
持讀誦書寫尊重此正法印心陁羅
尼獲得九十九百千俱胝胡麻量等
形像如來福德之聚善根果報又得
逢事彼諸如來受菩提記所以者何
此正法印心陁羅尼是彼九十九百
千俱胝那瘐多胡麻量等形像如來
同共宣說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此正
法印心陁羅尼經即得值遇十方世
界九十九百千俱胝那瘐多胡麻量
等形像如來若有苾芻苾芻尼鄔波
索迦鄔波斯迦族姓男族姓女於此
正法印心陁羅尼經若能日日恭敬
供養花香抹香花鬘塗香細妙衣服
及莊嚴具等所獲功德如彼供養十
方世界九十九百千俱胝胡麻等形
像如來功德無異又得一一如來廣

大莊嚴具等及獲無量七寶之聚如蘇弥盧尒時衆會天龍藥叉揵闥婆阿素囉蘖嚕荼緊那羅摩護囉誐人非人等一切大衆悉皆驚疑歎未曾有如是朽爛破壞之塔常被荊棘閇塞草木叢林堅密充滿猶如丘埠令日如來起大慈悲自在神通現如是等希奇瑞相七寶妙塔不可思議時諸大衆稱歎無盡即時會中有金剛手大藥叉主而白佛言世尊云何破壞丘埠之塔變現如是衆妙莊嚴尒時佛告金剛手言離此破壞丘埠之塔無別七寶衆妙之塔所以者何隨識變現或見荊棘丘埠之塔或見七寶衆妙莊嚴又諸佛所現十方如來全身舍利所藏之塔百珍七寶衆妙莊嚴衆生惡業乃見荊棘破壞之塔當知金剛手大藥叉主若於末世最後分時謂諸有情罪業深重不植善根廣作不善三惡道業以此因緣生無佛世亦常不聞諸佛名字及恒遠離僧法之名如是之事眞實不虛所以諸佛及我雨淚悲歎復次金剛手

若正法將滅安住此塔一切如來全身舍利亦乃藏於此塔之中謂以一切如來所說之法而加護之即時金剛手大藥叉主而白佛言世尊一切有情云何植善云何正法安置此塔介時世尊告金剛手言若復有人信解受持讀誦書寫為人演說種種莊嚴安置塔中即是安置一切如來全身舍利藏此塔中復得一切如來捴持秘密而加護之復得十方世界九十九胡麻量等形像諸佛之塔而加護之復得一切如來頂髻眼塔而加護之若復有人用於七寶如法加持雕作諸佛及菩薩像種種莊嚴安置塔中復用繖蓋相輪寶網鈴鐸衆妙嚴飾鍾磬鐃鈸及諸器物花香瓔珞衣服飲食諸供具等又以一切如來正法加持真實護淨精進恒時離於懈怠又復此塔時遷變壞重修嚴飾種種供養精心信敬不生疑謗彼當獲得無上菩提若復有人旋遶此塔一二匝等或一禮拜即得解脫無間之罪必當證得阿毗跋致乃至究竟

佛果菩提若有此塔所住之處一切
十方諸佛形像亦在此中復次若有
此塔之處由彼一切如來加護力故
彼地四方而無毒龍雷雹風雨非時
損害及諸怖畏彼處復無諸毒蟲蟻
所謂毒蛇狼鼠蝗蟲蝮蝎黃蜂黑蜂
乃至蜈蚣百足悉皆遠離復次彼地
而無暴惡虎狼師子飛禽走獸不能
傷害又復彼地一切災難而無嬈亂
又無夜叉羅刹部多吠多拏又毗舍
遮顛狂鬼魅不能傷害又無癰病瘡
腫疹瘑痔瘻白癩疥癬一切疾病不
能侵害若復有人見此寶塔歡喜讚
禮諸損壞等不能侵害又復彼地牛
馬羊犬種種傍生及諸男女而無中
夭及無刀兵器杖水火焚漂怖畏等
事彼地亦無飢饉疾疫種種怖畏彼
處常得四大天王圍遶擁護及二十
八部大藥叉主密隱形儀恒來擁護
及三十三天二十八宿羅睺諸星乃
至日月晝夜順行若諸龍王恒常觀
察應時降雨或有欲色乃至無色一
切諸天於三際時來降此塔禮拜供

養一切如來恭敬尊重憶念思惟若復有人恒常修嚴佛塔形像或用木石泥土彩畫金銀鍮石等及此正法印心陁羅尼經書寫莊嚴又以一切如來如法護持然後安置寶塔之中又此寶塔四邊階道悉皆嚴飾相輪幢幡周匝懸鈴七寶羅網高廣大小隨意自在種種莊嚴又以十方如來正法而加持之復作一切聖賢擁護之法而加護持然後種種廣陳香花飲食乃至瓔珞精虔供養如是乃獲無量功德即時會中有金剛手大藥叉主復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此正法印心陁羅尼書寫受持供養恭敬獲如是等無量功德尒時世尊告金剛手言此是法界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秘密篋印心陁羅尼所以獲是無量功德時金剛手大藥叉主聞佛所說無量功德歡喜信受復白佛言世尊願佛慈悲演說此法我等樂聞尒時世尊告金剛手言汝等諦聽今為汝說此正法印心陁羅尼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同共宣說若有信受恭

敬供養乃至證入聲聞緣覺及於十
地法報化身所以名為全身正法祕
密搖印亦時世尊即說呪曰
曩莫悉底哩(三合)野(一)地尾(二合)迦(去)喃
(去引)(二)薩嚩怛他(去引)孽路(上)南(三)唵(四)部
悉底哩(三合)步(平)嚩曩嚩嚟(五)嚩嚩嚟(六)
祖魯祖魯(七)他囉他囉(八)薩嚩怛他
(去)(引去)孽路(上)馱(上引)覩他哩(九)鉢納麼(二合)三
(去)婆吠(十)惹野他哩捫(上)佐裔(十一)娑
麼(二合)囉達(特吉)麼作訖囉(二合)(十二)鉢囉(二合)
襪(尾鉢反)(轉舌)哆曩嚩日哩(二合)(十三)冐(去引)地旻(上)
監(上)迦囉(上)楞(上)訖哩(二合)帝(十四)薩嚩怛他
(去引)孽哆(上引)地瑟耻(二合)帝(十五)冐(去引)他野冐
(去引)他野(十六)冐(去引)地冐(上准)地(十七)没馱(切身)(十八)参
(去)冐(去)冐(去引)他野(十九)左攞
左攞左懶(去)覩(二十)薩嚩薩怛嚩(二合引)喃
(二十一)薩嚩(引)嚩囉拏你(二十二)薩嚩播跛
尾孽帝(二十三)護嚕護嚕(二十四)薩嚩式(引上)
迦尾孽帝(二十五)薩嚩怛他(去引)孽哆紇哩
(二合)那野嚩日哩(二合)把(二十六)参(去)婆(去)囉参
(去)婆(去)囉(二十七)薩嚩多塢瑟膩(二合)灑(二十八)
陁(去引)羅把母捺哩(二合)(二十九)没第蘇没第(三十)
薩(轉舌)嚩怛他(去引)孽哆(上引)地瑟耻(二合)哆

三十一馱(引上)覩蘗(轉舌)陛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二)叁
(去)麼野(引)地瑟耻(二合)帝娑嚩(二合引)賀
(引三十三)薩嚩怛他(去引)蘗多(上引三十四)紇哩(二合)那
馱(上引)覩母捺哩(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五)阿
鉢囉(二合)底瑟耻(二合)多寧覩(二合)閉(三十六)怛
他(去引)蘗多(上引)地瑟耻(二合)帝(三十七)虎嚕虎
嚕吽(引)吽(引)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八)唵(引三十九)薩
嚩怛他(去引)蘗多(四十)鄔瑟膩(二合)灑陀(去)
囉抳母捺哩(二合四十一)薩嚩怛他(去引)蘗多
(四十二)馱(上引)覩尾部(上)尸路(上引四十三)地瑟耻
(二合)帝吽吽吽娑嚩(二合引)賀(引四十四)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金剛手言今
此全身祕密篋印心陀羅尼是諸如
來普皆宣說徧十方界於一一方有
九十九胡麻量等形像如來百千俱
胝那庾多諸佛如來聞說此法皆來
至此同共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
善能演說正法篋印心陀羅尼廣令
流布行閻浮提復令一切諸有情等
以全身舍利安置此塔由此十方一
切如來以諸三昧而加護之若復有
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此全身舍
利秘密篋印心陀羅尼經及以金銀

栴檀雕彩莊嚴安置塔中彼十方世界一切如來恒來在此而加護之尒時世尊說此正法篋印心陀羅尼時此舊破壞丘埠之中出現七寶微妙之塔相輪幢幡種種莊嚴人天大衆無不皆見久現如故彼時衆會諸大菩薩及聲聞衆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覩此希奇皆悉歡喜尒時世尊說此法時諸大衆等金剛手大藥叉主無垢妙光大婆羅門并諸菩薩諸大聲聞天龍藥叉揵闥婆阿素囉蘗嚕荼緊那囉摩護囉誐人非人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一心信受歡喜而退

一切如來正法祕密篋印心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息除中夭陀羅尼經　紫

西天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殑伽河邊與大衆俱及於護世四大天王多聞天王最爲上首

尒時世尊告四王言有大怖畏深可厭患汝等應知若男若女童男童女若人若天我觀中夭生大怖畏恒時擾惱各不相救乃至老死甚大怖畏而無窮盡吾今爲汝說救護法即時會中四大天王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於世尊前聞此說已踴躍歡喜以身命財奉於如來願佛哀愍爲我演說

尒時世尊一彈指間面東而住說如是言南無十方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覺廣大慈悲憐愍有情彼皆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願慈悲同共觀察著我有情與力加護息除中夭數演解說如是東西南北乃至上下一切如來唱如是言南無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覺不捨慈悲而爲衆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願慈悲同共觀察著我有情數演解說

尒時諸佛同共證明我今宣說救護怖畏息除難法如是乃至第二法輪演說之時此會衆中皆獲壽命色相具足悉得離於生死怖畏而無中夭乃至老病亦復如是

尒時十方一切諸佛照見一一世界如來形像如胡麻量徧滿一切又彼十方一一如來同共發聲乃說呪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引一)左禮左攞(引)左禮(二)尾額跓(佛國反)娑嚩(二合)悉底(二合)計(三)作訖嚂(二合引)囉(引)尒曩(四)鉢囉(二合)捨滿覩(五)薩嚩梟識(引入六)阿曩矩曩注(準上切七)左嚟左嚟(八)計麼額設焰(二合九)你麼你設也(二合十)你咽麼詩悉(十一)嬌(居夭反引)囉尾曳(二合十二)咽矩囉嚟(十三)矩麼底(十四)尾灑麼(予)抳麼抳(十五)尸數醯嚩(十六)阿左禮尾左禮(十七)麼(引)尾覽嚩(十八)毋護毋(轉舌)護(十九)娑嚩(二合引)賀(二十)

尒時十方一切如來說此秘密神呪已作如是言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覺皆同此說

尒時北方多聞天王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聞彼十方如來威神之力加持擁護而無中夭息除怖畏面於佛前

而說呪曰

怛你也(二合)他(引去)濕吠(二合去)帝(二)濕吠(二合去)帝(三)里里里里(四)

尒時東方持國天王即於佛前乃說呪曰

攞哩攞哩 娑嚩(引二合)賀(引)

尒時南方增長天王在於佛前即說呪曰

嚩(引去)梨 嚩嚩嚩嚩

尒時西方廣目天王侍立佛前亦說呪曰

麼(引去)鄧擬你蘱麼(引) 蘱母蘱母

尒時世尊告四天王言今此神呪是一切佛證明觀察若有族姓男女等輩晝夜受持志誠憶念必獲長命而無中夭命終之後不墮惡趣若復有人利益有情發誠諦心受持讀誦臨命終時無諸怖畏亦無癡怪及諸惡相於現在世又無白癩顛狂諸病及離水火刀兵疾疫蟲藥等毒乃至雷雹一切諸難皆悉遠離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十方諸佛及衆菩薩悉皆來集擁護是經令無障難若復有人於此經典書寫莊嚴護淨轉讀如造佛

像種種嚴飾所獲功德而無有異若復有人供養諸佛精心離慢獲吉祥福息除灾難若有受持書寫此經恒離懈怠所獲功德亦復如是一切聖賢常恒擁護離諸灾患尒時世尊說是經已四大天王龍神八部阿蘇羅等及諸人天一切大衆聞法歡喜信受奉行

息除中天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讚法界頌　聖龍樹菩薩造　八十七頌　[illegible]

西天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　詔譯

歸命十方佛　法身及報化　願共諸衆生
速成法界性
輪迴三惡道　法界理凝然　本來常清淨
諸相不能遷
寂靜如虛空　處處悉周徧　體皆離彼此
非深復非淺
乳未轉變時　酥醍醐不見　煩惱未伏除
法界無由顯
如酥處乳中　酥本妙光瑩　法界煩惱覆
圓滿體清淨
如燈被障礙　非能照餘物　無明恒覆心
法界非明了
如燈離障礙　處處物能照　煩惱破壞時
真如恒顯現
初中及最後　二障不能擾　如淨瑠璃珠
恒時光照曜
光明物所障　被障明非見　法界煩惱覆
真如理難顯
圓寂體光潔　輪迴不能染　懃求趣法界
輪迴非能捨

如米穅纏裹　穀體米非無　煩惱覆真如
真如煩惱有
如穀去其糠　米體自然見　若離煩惱穅
法界理方顯
妄執有世間　色相終無實　法界非世間
亦非虛妄見
如人飲甘露　熱惱悉皆除　若證法界性
煩惱熱皆棄
滅除煩惱焰　法界甘露現　一切有情中
高下皆平等
體實果不生　數種果非有　智慧出生時
有為非法界
法界本無處　究竟方可證　清淨恆究潔
日月皆瑩淨
法界無垢染　如龍夜雨塵　況似羅睺面
究明恆爍然
譬如火浣布　煙火能離染　垢去布猶存
究明轉瑩淨
貪愛令心染　塵去有輪迴　亦如火浣布
真空亦非有
三毒生死本　智慧火能燒　法界體常有
朗然恆照耀
煩惱染穢垢　世尊恆所證　垢滅真如顯

如彼池中泉
法界體無垢 根隨能覆藏 若除煩惱盡
瑩淨豈難量
何處更思惟
法界本無我 二形及女男 體無虛妄執
法界離憎愛 根塵境本無 虛妄執爲因
差別從此生
真空非苦惱 貪愛苦惱因 執滯由妄想
三界乃輪迴
懷孕在於腹 嬰子未言見 二障覆真如
法界不能證
種種生疑慮 見慢及恚癡 妄計有真實
真實計非有
兎角體非有 妄執令真實 法界離妄執
妄執真非有
如色必破壞 微塵猶可知 法界非破壞
三時不能得
有生還有滅 榮靡亦皆隨 法界非生滅
云何言所知
兎角本非有 三世猶可思 真空非兎角
思慮不能知
真空稱言遊 色相悉皆亡 應化隨緣有
修因離執非

圓通如日月　水現影皆同　色聲雙泯絕
差別去何有

三世可尋思　生緣時決定　若悟己身法
已身去何有

如水居熱際　處熱覺悟非　寒際理亦然
圓通皆如是

心恒煩惱覆　迷惑不能了　若離煩惱纏
覺悟而非有

如眼觀諸色　離障能照曜　真空理亦然
照曜離生滅

耳識聞於聲　離妄及分別　法界性亦然
分別妄非有

鼻能齅諸香　妄動性非有　色相二俱亡
真空亦如是

香根自性空　味界恒遠離　識空體亦然
法界理如是

身根自性淨　冷煖觸非有　法界理亦然
觸處常遠離

意緣法稱寂　自性恒遠離　諸法性本空
圓通理如是

見聞及覺知　相應法亦空　了絕諸妄想
見聞理亦非

根塵起妄執　清淨體源無　迷執有根塵

[illegible]

根塵理非有
世間并出世　空性本無差　我法由迷起
徧計自輪迴
法界理清淨　貪瞋癡本無　迷悟從心起
三毒法假名
迷執自纏縛　了達假名智　菩提非近遠
三世理非有
煩惱籠迷執　世尊經所宣　智生惑滌滅
妄執勿相纏
去來執最勝　體空猶可思　菩提非妄執
正證亦知非
水乳同一處　鵝飲乳非雜　生空煩惱離
二障亦非雜
妄執我非無　了達本非有　涅槃清淨理
二我俱非立
三檀齊修施　尸羅離過非　忍因端正果
精進勇懃依
靜慮令心止　般若用無疑　願兼方便力
安住勝菩提
菩提離妄執　真空生滅無　了達空本性
二相亦非有
乳糖離甘蔗　離蔗糖非有　三乘趣菩提
離種體非有

守護稻穀種　芽莖必得生　守護菩提種
菩提從此起
譬如於黑月　光明未能見　有情煩惱纏
眞如未明顯
月初光雖有　漸漸而增長　初地證菩提
菩提未圓滿
十五月圓滿　處處光皎潔　解脫顯法身
法身理無缺
染汚意相應　纏縛俱生滅　解脫一切障
三世悟非有
初大僧祇滿　三檀普徧修　斷除分別障
歡喜智難儔
三業候兼犯　防非重及輕　尸羅圓滿戒
離垢獨標名
二障恒時染　俱空慧方除　發光能照曜
破滅漸無餘
遠離根隨染　漸增焰慧威　菩提稱最勝
燒照轉光輝
真俗稱二智　相應平起違　合令無所礙
難勝事恒時
十二緣生智　巡環理趣全　甚深稱最勝
般若現於前
世俗二乘行　久修道已明　相無功用滿

最後稱遠行
智用無分別　恒時任運成　衆魔降退散
不動獨彰名
善慧名無礙　十方演法希　身雲甘露雨
應物最堪依
衆德猶如水　虛空喻似身　重麁皆散塞
大法智稱雲
審諦輪迴事　孰能免業牽　要知無苦惱
淨土勿相纏
皈命佛真子　位登智慧雲　細微皆斷盡
超苦離諸塵
灌頂諸光照　根塵普徧身　金剛寂大定
衆苦勿相親
大寶花王座　俱胝衆妙成　莊嚴皆普徧
功德實難思
十力兼無畏　三身四智圓　六通恒自在
應物化機緣
照曜如圓月　恒時焰熾燃　十方無不徧
燦爛轉光鮮
永絕緣生染　恒時處涅槃　菩提稱最勝
化益物情歡
智用深如海　隨機現應身　水清來月影
處處度迷津

況欲頗胝寶　隨緣現影同　物情根有感
周普事無窮
餓鬼恒飢渴　不能見水泉　衆生無少信
宿業自縈纏
化現身諸相　光明皆燦然　佛雖恒在世
不覩宿無緣
曉了塵沙界　根隨染久無　二空殊勝智
妙用化童愚
清淨絕諸垢　自他受用身　恒居色究竟
利益五乘人
救護衆生苦　俱胝壽命長　二嚴無有盡
功德叵難量
佛演一乘法　隨機悟淺深　蓮花無垢染
玉本絕瑕侵
少分而稱讚　廣宣理趣玄　願將諸功德
普利施人天

讚法界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添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極溺於三業遠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惚繁形類竅繁昏暝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翹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咨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訣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諭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慭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一

大宋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大衆中天人

圍繞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時諸大衆
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歸命一切智　三界第一尊　敷演微妙音
廣利諸群生
尒時世尊告諸大衆即說頌曰
若有諸衆生　不殺施無畏　慈心能忍辱
端嚴壽無比
若於有情所　如同父母想　能離不與取
智慧福無量
若行善身業　離欲心堅固　不覩女妙色
解脫諸惡趣
世間應遠離　解脫忻可證　似金礦覆藏
體性本清淨
煩惱不能伏　上妙觸生愛　善惡事不分
浮生苦最大
苦樂猶心起　得失事亦然　善惡友離合
因果理無偏
降伏諸根亂　平等心要行　利益諸有情
是名苾芻行
沙門婆羅門　煩惱伏應斷　智慧修增長
令心不散亂
涅槃理須證　諸惡應遠離　勤發正見心
佛說此難比

解脫諸輪迴　須弥愛不動　等彼栴檀香
甘露味無比
雖獲上供養　嬌奢耶妙衣　貪愛不染著
知足心歡喜
如草被火焚　了知不究竟　供養與福慧
水火不能侵
白業真智果　河水終無盡　不貪諸境界
佛說苾蒭行
樂求種種智　相應恒現前　了達真實法
不墮諸輪迴
若人求白法　令心不散亂　惠施諸境界
劫火不能壞
無明諸有本　輪迴從此生　煩惱勤伏除
真正牟尼行
樂行於忍辱　端嚴離冤害　能仁妙相因
見者心歡喜
林野離憒亂　受樂心歡喜　持鉢恒一食
是名苾蒭行
解脫最安樂　三塗最爲苦　真如離彼此
思惟不可得
利他平等業　柔和常質直　正行恒相應
遠離諸邪執
意根樂執著　意根稱最勝、意根能速疾

意根能歡喜
伽陀演說此　能作亦能說　抖擻諸煩惱
業果善了知
了知得失事　能趣妙菩提　一切諸有情
六根中第一
林間樂止住　遠離諸冤賊　了知是六根
正行從此出
常處等引位　抖擻諸業障　譬如於虛空
風雲不能染
善護身口意　正見恒相應　智慧如燈明
魔衆不能壞
不害物名善　慈悲利益深　威儀無缺犯
方住苾芻心
眼被色境縛　癡之餘非轉　煩惱縛有情
三界不能出
眞俗智微妙　善巧事還希　諸佛同共讚
運用亘難思
多聞求解脫　貪恚不能違　善護身三業
伏除令不生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大衆若有衆生煩惱纏縛三界輪迴受諸苦惱若行十善感果人天愛樂歡喜譬如圓月離諸障礙清淨無比覩之歡喜

又如柴薪火能焚燒如是惡業應當伏除離於三界生死輪迴解脫諸苦又如飛禽得離繫縛自在無礙若諸有情不造諸業出離三界證二空理苦惱不侵貪恚非染了達輪迴譬如燈明照了物像正智相應恒無間斷離諸邪執愛樂寂靜塚間樹下捨離諸惡親近善友比丘如是修出家行一切可愛諸境界等不應貪著不樂芻舍離於貨易及虛妄語不樂歌舞捨離憎愛林中一食最上菩提常樂趣求離不與取持糞掃衣歡喜知足止住林野寂靜思惟離散亂想及貪恚等常行慈心利樂有情遠離愚闇修習智慧離煩惱業解脫生死修八聖道寂靜現前破壞一切諸煩惱苦苾芻如是應當修習堅固善根遠離染欲專心一境愛樂真如種種智慧增長圓滿無漏淨法了知有漏虛幻不實

爾時佛告諸苾芻言若有苾芻安住梵行清淨柔和善修止觀受樂靜慮林間遊戲遠離諸染了達迷妄亦如

飛鳥虛空影隨比丘亦尒尒三衣隨身
善修平等恒思正法伏滅煩惱智慧
相應趣求見道乃至彼岸究竟涅槃
比丘應知如是觀察安住歡喜而於
輪迴及老病死常乃怖畏如阿蘇囉
及餘天衆歡喜恭敬獲得上妙備伽
胝鉢不假餘器守護梵行不令毀犯
清淨無垢不着諸味及利養等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若諸有情捨離
悲心我慢放逸焚燒諸善難盡諸漏
尒時世尊乃說偈言
若捨悲精進　無明慢相應　寂靜不現前
無由漏除滅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於諸
臥具上妙細輭不應愛樂覺悟無明
迷闇根本諸惑隨生謂此無明徧諸
染心彼若無時應非迷闇了達諸法
等持靜慮應盡諸漏
於是佛告諸比丘言若欲經行在於
林中寂靜不亂於諸非法酒色等境
不應愛樂比丘如是若諸魔衆由業
繫縛惱亂修善如人飲毒自作自受
決令破戒行於邪命煩惱繫縛墮大

地獄受種種苦
比丘當知行乞食時若見女人如毒
蛇想專注一心思惟正法不求名利
及諸妙境離業繫縛令心平等不行
毀謗若入聚落如林野想乞飲食時
如療病想起煩惱時焚燒林想求妙
法時趣正路想處牀卧時鹿驚怖想
入諸禪定遊園觀想見阿羅漢作福
田想不樂境界語言戲論恒求解脫
國王大臣利益親近上妙飲食勿希
貪想施主名利恒非欺誑心行方便
不起瞋恚貪樂房舍親近眷族如魚
樂水安住不捨遠離知識迷背眞實
希求虛幻如燈夢電作解脫想尊重
邪道恒行恭敬最上眞實不能了悟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應知省覺愛樂
經行禪定智慧恒行慈心趣求最上
眞實解脫獲於正見了達諸法恒常
修習忍辱精進捨離貪恚及諸散亂
佛告比丘應當愛樂一切有情憶念
憐愍令離顛倒及諸纏縛解脫衆苦
慈愍應知於諸境界離染侵害譬如
金體性離塵垢

比丘當知若至親友及往非親應離
貪恚了知損益若罪非罪安隱艱辛
方便降伏爲說法要隨彼利鈍聰明
愚昧導以勝劣誠之正說
比丘應知林間經行寂處習定捨離
過非恒樂眞如了信因果勝劣差別
遠離諸毒降伏諸根不起過非智慧
相應令心歡喜止息毀謗如海甚深
相應無盡心意堅固不起疑慮不貪
妙色聰慜平等應時善說欲色無色
虛妄眞實不說世間是非語言遠離
過患諸境界等譬如諸毒及以淤泥
勿令侵害解脫輪迴無明遠離禪定
智慧辯才宣演法義最上離妄顛倒
一切塵垢不令染污一切所作皆爲
利益於衆僧處不起違背身語意業
離彼纏縛不求人天修諸善業不爲
名利趣向涅槃
苾芻應知恒離惡友不作諸非常以
慈心平等觀察心意調柔護戒清潔
隨順眞實離妄怖畏不迷輪迴及諸
靜慮了達無常空智自在梵衆諸天
安住靜慮趣向涅槃聽聞妙法了悟

誠實歡喜踊躍
尒時世尊說伽陁曰
業累善不善 所作受決定 自作自纏縛
如蠶等無異
苦澁及甘美 諸苦并煩惱 如影恒隨逐
飲毒自侵害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有
衆生善修智慧破煩惱大安住梵行
愛樂三寶見聞隨喜不起貪恚作解
脫想了達不動趣向眞實安住最上
離老病死及諸輪迴煩惱究竟相續
不斷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靜處修習
梵行趣自然智諸天梵衆恒來親近
承事供養所以者何愛樂梵行能壞
輪迴遠離煩惱令心調伏捨離黑暗
及諸冤家勿令侵害猶如乾草離大
焚燒捨離煩惱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迷諸境界恣縱
諸根違背涅槃心不平等恒行苦因
邪見纏縛一切諸惑不能伏除廣集
資具貪心熾然最上福田愚迷障蔽
曾無省悟若遇法師方便開化遠離

諸惑及貪等永息除猛焰及離諸觸趣向最上甘露妙法安住最上善友知識愛樂靜處修習智慧煩惱如山而能破壞安住淨慧捨諸愚闇及離輪迴獲妙果報聰慧最上修諸勝行心意相續少欲知足息除邪執繫縛攀緣悉皆遠離如魚吞鉤貪味自縛有情亦尒愛樂五欲恒時不捨廣興諸業輪轉生死無有止息迷昧永因諸趣差別無有窮盡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若人作惡業　輪迴地獄苦　餓鬼及傍生
淪沒無窮盡
等活與黑繩　衆合并號叫　燒燃極燒燃
阿毗大地獄
艱辛惡業苦　剌長十六指　四壁并四門
悉皆鐵所造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彼諸地獄焰火熾盛暴惡甚多相續無間百踰善那難可調伏形色毛竪甚大怖畏極惡之聲聞皆酸楚有情惡業墮此獄時頭下足上剎那生彼受種種苦展轉焚燒晝夜啼泣出大惡聲如魚穿炙

皮肉糜爛徧滿黑暗心意迷亂罪人見彼琰魔羅界大火焚燒迷亂悶絶造業同者處之一獄人人纏縛獄卒拿挽受苦難當而無間斷若人少智虛妄造罪由此輪轉冤家聚會受地獄苦

時諸比丘而白佛言此琰魔羅受罪之人云何纏縛受苦無量

尒時佛告諸苾芻言此人恒常毀謗正法不生信受因果不了迷諸地獄不生怖畏起煩惱火焚燒諸善以此業因墮琰魔界受如是苦最上大難而無間斷瞋恚冤家愚癡黑暗隨業而受業盡方出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欺罔虛詐於他妻女躭染不捨纏縛生盲恒覆光明不能了悟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處人卑賤愚昧無智復作何因感果如是

佛告比丘此於過去我慢心高輕毀賢善慳貪嫉妬故受斯報若復有人離間彼此及作惡業由此因緣墮諸地獄若生人中乏少男女財物散失

知識遠離命欲終時顛狂怕怖眷屬
守護迷諸境界不能了達
尒時世尊即說頌言
自作還自受　殘害罪有情　暴惡苦器多
業盡方能免
世間造諸業　善不善恒隨　譬如花有香
遠近皆相逐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飛禽棲止
林樹聚散非恒父母親族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寂靜處繫念
思惟修習善業捨離惡闇彈竿羅索
暴惡非法臨命終時身心無惱離諸
驚怖獲報天上飲食衣服隨心自在
眷屬宮殿悉皆圓滿聰明智慧資具
園林無所乏少壽命形色圓滿具足
若復有人自心欺詐誑惑世間男女
眷屬朋友知識訶罵毀辱廣造諸非
命終之後墮諸惡道受苦無量從彼
出已若生人中貧窮下賤衣食乏少
男女眷屬皆悉厭離虛妄愚迷不了
因果貪瞋等惑相應無間於諸善事
不曾修習惡友非法恒時親近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地獄受諸苦　焚燒從業生　人中因苦纏
皆隨自心造
輪迴三界內　往來如蟻環　業果互爲緣
相續無窮盡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苾芻若獲
聖果方免輪迴無所繫屬自在安樂
業及業果不能傾動若復有人起貪
瞋癡及造諸非墮於地獄猛焰焚燒
一切身體受種種苦發聲號哭愁惟
方便不能得脫如是苦逼不善之業
愚迷自造譬如猛火焚燒林野一切
草木無由得免惡業亦尒輪迴地獄
受諸苦惱不能遠離若復有人捨離
惡友不造諸非了悟因果離諸疑謗
修習正見信樂真如寂靜安樂遠離
輪迴及諸苦惱最上無比無相無爲
離妄顛倒常樂我淨自在無礙離
諸繫縛善不善業皆悉遠離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二　　漆

大宋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尒時會中諸苾芻等聞佛所說地獄焚燒受苦無量悲啼雨淚禮敬佛足而白佛言此諸地獄受罪有情修何因行免於未來諸苦痛惱不被纏縛速得解脫唯願慈悲利益未來敷演斯事

尒時世尊告苾芻言諦聽諦聽吾今為汝分別解說若復有人修諸淨戒離於邪執愚迷顛倒已所作罪懺令不增未作之罪防護不生修習聞思及諸善業捨離慳貪欺詐暴惡深信因果由此因緣不受焚燒地獄之苦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欲求遠離焚燒寃害不飲諸酒修施戒業苾芻應知酒失最上破壞善法酒失最上能壞聰慧酒失最上能壞安樂酒失最上遠離善友酒失最上能生諸病酒失最上破壞解脫酒失最上寃家得便酒失最上財物散壞酒失最上增長非法酒失最上遠離珍寶酒失最上

亂說是非酒失最上散亂轉增酒失
最上能生貪忿酒失最上無明增長
酒失最上忠實變詐酒失最上顯露
隱密酒失最上煩惱轉增酒失最上
成就地獄酒失最上焚燒善根酒失
最上毀壞三寶酒失最上惡名流布
酒失最上醉變膿血酒失最上香變
臭穢酒失最上增長三塗
比丘應知酒能毀壞色無色業酒能
焚燒四果聖業酒能增長暴惡之業
酒能不信正實因果酒能增長煩惱
諸苦酒能發起口四過非及怖畏事
酒能數起貢高欺詐酒能毀謗善友
知識酒能恒處衆苦憂惱酒能增長
一切諸非酒墮有情黑暗之處酒墮
有情餓鬼傍生酒能遠離聰明智慧
酒能遠離諸天神仙酒能毀壞轉佛
法輪酒能增長婬欲熾盛酒能破壞
清淨梵行酒能增長我慢放逸酒以
於風破壞世間酒能壞亂長者之行
酒能忘失忍辱之心酒能迷亂世間
聰慧酒能毀謗解脫之法酒能遠離
諸佛淨戒

尒時世尊告比丘言酒有如是種種過非應當遠離比丘應知飲酒之人恒貪美味不慮苦果由此為因墮於地獄受種種苦從地獄出若生人中愚昧貧乏不信因果毀謗正法輕慢賢善煩惱增多熞欲熾盛遠離解脫暴惡纏縛纖毫之善而非修習極惡之因恒時親近如是展轉輪迴諸趣無解脫時

比丘應知思惟離妄修習正行慎護三業彼苦澁罪獲報艱辛疼痛難任焚燒決定是故比丘應當遠離一切過非及諸怖畏

比丘應知自作自受他不能免彼殺生等十不善業果感不虛

尒時世尊說伽陁曰

身語業非虛　輪迴諸惡趣　自作自纏縛
善逝不能救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一切瞋恚及於妄語應當遠離由此為因墮諸惡趣受種種苦後生人中貧乏卑賤凡所發言多增穢惡傷犯於他猶如刀斧亦如餓鬼自業所招焚燒

飲食此業亦然焚燒衆善惡名流布
見聞不喜若有智者遠離妄語發言
誠諦人皆信受美名流布猶如香氣
聞皆歡喜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發於實語遠離
苦惱虛妄邪執猶如珍寶堪任受用
亦如燈明照了物像實語亦尒聞皆
信受由此因緣天上自在解脫諸苦
捨離穢惡虛妄之聲筭數藝能安任
最勝趣向解脫財富無量普濟貧之
智慧光明莊嚴第一庫藏豐盈遠離
煩惱若生人中尊豪最上種種莊嚴
自在具足利益有情孤獨貧乏乃至
知識悉皆利樂恒說眞實猶如火毒
燒照最上險惡途路如毒遠離是故
妄語一切時中應當捨離及諸纏縛
怖畏等罪
復次比丘有情妄語墮大地獄受諸
苦惱身分破裂如青蓮花焰魔獄卒
爲彼罪人而說偈言
虛妄地獄因　衆苦自心造　娑伽水有盡
此業報無窮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復有人捨離

妄語如捨苦澁獲味甘美比丘應知
修習智慧愛樂眞實莊嚴自身功德
最勝猶如甘露能離過患愚夫迷倒
不了苦因熾然造作暴惡之業損害
憎嫌一切過非恒時不息墮諸地獄
遠離安樂及以眞實若得人身見聞
不喜增多過患龍天嫌猒愚迷虛妄
善友如冤非曾親近恒習諸惡無時
暫捨輪迴受苦而無窮盡比丘應知
眞實最上智者修習猶如甘露遠離
過非恒時安樂亦如涅槃苦惱不侵
遠離無義及四相等又如聖境愛樂
最上眞實亦尒聞皆歡喜又如暗室
明燈最上能了物像眞實亦尒闇非
疑謗又如良藥能息苦惱乃至鬼魅
皆能遠離眞實亦尒解脫地獄及諸
苦惱愚迷輪迴諸惡趣中受苦展轉
業報無窮墮諸地獄不得解脫受種
種苦發聲號哭空中有聲告諸罪人
汝等勿哭自作自受怨於何人煩惱
迷覆自心虛妄不能遠離解脫衆苦
若復有人恒不妄語猶如甘露人皆
愛樂普益自他若行妄語猶如毒藥

損惱自他不得安隱虛妄亦尔墮於
嶮處受大苦惱如是虛妄生生之中
應當捨離修習淨行解脫諸苦眞實
莊嚴種種智慧慳貪諸惑及不善業
伏斷無餘

比丘應知有情虛妄煩惱纏縛猶如
器仗刀劍等物損害有情不得安隱
若復有人眞實離妄財法惠施饒益
有情最勝功德而無有盡乃至獲於
安樂自在

若復有人遠離眞實及諸智慧恒造
惡業輪迴諸趣受種種苦刀兵飢饉
風火疾疫飃溺焚燒冤家非一衆苦
聚會逼迫酸疼一切暴惡自作自受
業報非虛

比丘應知愚夫妄執此彼世間無因
無果及無作用散亂横計增長非法
遠離善法愚迷有情不了因果墮諸
黑暗輪轉不息苦惱無窮佛大慈悲
說希有法導彼愚迷令 心省悟捨離
衆魔及諸驚怖

佛告比丘地獄有情被業所牽處於
黑暗恒聞惡聲怖畏迷亂奔墮火坑

焚燒身體皮乾肉爛猶如枯木由業
力故涼風觸體還復如本依前焚燒
苦惱無量如是受苦業盡方免
比丘應知勤修善業遠離惡趣及諸
苦惱人天富樂自在可愛趣向涅槃
伏除貪瞋及餘諸惑勿令侵害捨離
散亂不造衆惡地獄酸楚恒時受苦
應生猒離解脫輪迴
若復有人殺害衆生及不與取毀謗
三寶不信因果起於虛誑離間彼此
發身等業慳貪嫉妒恒不捨離命終
之後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如是展轉
沉淪惡趣而不解脫
比丘應知由宿業力輪迴生死纏縛
諸有而無窮盡
佛告比丘身語意業不善為因墮於
地獄受苦三時而無暫息寧持利刃
斷於舌根不以此舌說染欲事所以
者何由此為因起貪瞋癡廣造惡業
輪轉諸趣不得解脫皆因虛妄橫執
染欲於苦計樂起業煩惱生死長時
不能遠離又如羂索纏縛有情染欲
亦尔繫縛有情墮於地獄獲苦滋果

愚迷有情不能遠離染欲因緣諂誑暴惡轉增熾盛焚燒衆善而無悲愍廣益有情

比丘應知我執如山惡業似海煩惱熾猛熾然相續纏繞不捨相貌醜惡驚怖憂惱恒非安隱又如虛空徧一切處惑業苦惱隨逐有情恒不捨離無處不有繫縛有情不令出離又如進闇邪見執我堅固難拔儜執繫縛恒無暫捨苦惱逼迫暴惡纏縛損害艱辛無怙無依輪轉生死周徧一切如火焚燒受種種苦而無窮盡

又此我執顛倒虛妄愚暗迷亂或執星辰或計五根或執意根妄爲究竟歸依奉事而求解脫由妄執著我能造因亦能受果由斯增長身心苦惱而非遠離地獄輪轉酸楚疼痛堅執勇猛纏繞相續愚迷造作諸不善業而非悔恨思惟方便了悟果因遠離過非趣求解脫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造諸惡業受報艱辛痛於地獄乃至刼壞而非解脫龍天八部不能守護所以者何此諸

有情業繩所牽受地獄苦此界壞已
惡業因緣往於他方餘處受苦不能
遠離
若復有人於父母處起殺害想而生
決定此罪至重譬如有人以利刀劍
破壞三界一切衆生比此猶輕所以
者何父母恩德反生冤害獲罪甚重
若復有人破僧和合殺阿羅漢出佛
身血此罪最重獲報無間受苦相續
殘害怖畏治罰恒時思惟方便無暫
止息鐵毒火炬苦致無窮非法纏縛
破壞恐怖恒常無斷顛倒愚迷不能
遠離苦蘊之果由此因緣煩惱業牽
輪迴生死不得解脫
比丘應知涤欲妄語應生厭離悔恨
思惟伏除棄捨止息貪愛勿作是想
何況執著造作彼業
是故比丘煩惱暴惡邪見顛倒汝應
破壞於諸惡趣捨離彼業及愚癡等
趣求無上最勝無邊二空智慧利益
有情不令墮落地獄鬼畜焚燒諸苦
受種種等非愛之果
若復有人尊重佛僧及諸經典恭敬

供養歌頌稱讚以此因緣遠離塵垢及諸繫縛業等諸障獲報安樂恒生善趣初中後善遠離苦惱安樂長時相續無間棄捨垢染及諸煩惱愚迷醉亂伏除不起止息輪迴解脫諸有乃至究竟而證轉依

於是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虛詐妄語誑惑世間希求財利養活身命及奴馬等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必墮地獄受焚燒苦猛焰熾然相續無間苦惱燒煑而無窮盡彼獲如是暴惡之苦皆由業牽不得遠離地獄諸苦譬如羂索繫縛有情令不自在此業亦尒能縛有情墮落猛火焚燒身體手足骨髓皆如火聚內外亦然苦惱無量彼大地獄周迊四門復有四角各各焚燒膿血糞穢種種治罰梟多苦具皆悉煙焰俱時火然相續無斷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愚迷諸有情　貪財行虛誑　地獄業所牽
焚燒受諸苦　亦如諸毒藥　自飲還自害
造業亦復然　似影恒隨逐　又如出火木
生火能自害　苦果隨惡因　自作應自受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境起貪應作觀想可以對治若於珍寶起於貪欲如火輪想及破壞想世間貪愛無量無邊由斯觀想皆悉遠離貪著世間如冤家想見於海水作漂淪想見於刀劍滅煩惱想降雲雨時作普益想見諸佛時作解脫想見國王時起尊重想見父母時起親愛想起慳貪時如毒藥想見眷屬時暫止息想趣圓寂時起平等想持淨戒時起光明想見金寶時起破壞想見破戒者起救護想財散失時非究竟想住三界時如牢獄想見日輪時起智慧想修靜慮時求功德想

比丘應知於他財物矯設諸行虛誑盜取以此為因墮於地獄種種苦惱焚燒其身支體破裂恒處黑暗無有光明愚迷覆心恒不捨離無少安樂遠離涅槃一報終盡復墮鬼畜常困飢渴勞役疲乏衆苦逼迫而無窮盡若生人中乏少資財欲心熾盛處人卑賤勞苦相續無暫息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虛誑盜他財　三塗苦自受　飢渴恒相續
衆苦無休息　愚迷覆智慧　光明恒遠離
輪迴惡趣中　業盡方能出

今時佛告諸比丘言　若復有人於諸順情妙觸之境而起深著恒非捨離應作堅硬苦澁等想無常敗壞體不究竟如電如夢自性非有於諸妙觸皆悉遠離比丘應知於諸欲境勿起愛著及諸世間過去未來所有可愛染欲塵境應當捨離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三　漆

大宋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於未來世未生人天獸離苦果應當遠離諸業煩惱暴惡淫逸及離妄語破壞損惱一切有情修諸善業漸令增長相續恒時獲報安樂捨離苦惱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暴惡能遠離　若滿果非有　輕毀妄語無
聞名皆歡喜
邪執宿冤賊　伏除令不起　覺悟煩惱染
恒修諸對治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值遇違緣於自及他應當覺悟破壞遠離虛妄計執想諸聖賢修於忍行又於時物離貪妄想人及非人世及出世正道非道若男若女善惡業果真實虛妄宮殿房室恭敬供養乃至一切諸染淨境勿起妄執亦非憎嫉真實離妄悲愍有情入聖階漸遠離地獄損壞跌魔除滅黑暗修習智慧貪恚染因猶如火毒悉應捨離業報艱辛

懺悔發露不應覆藏文字曉了宣說
告因感應遠離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諸惡友及他
眷屬勿生憎嫉應起是念我從無始
多劫已來輪轉諸趣父母親族善友
知識輪轉生死往來不定於諸有情
應當悲愍起親愛想貪瞋等感由此
遠離
時諸比丘白世尊言若復有人虛妄
兩舌離間彼此當感何果願佛演說
我等樂聞利益未來一切有情佛告
比丘應知兩舌獲報差別略有十種
何等為十一種族卑賤眷屬乖離二
遠離善友惡友增多三愚癡暗鈍增
長過非四毀謗聖賢不信因果五藏
護已失樂說他非六虛妄轉增忠實
行寡七死墮地獄受苦無窮八恣縱
貪瞋惡名流布九財貨散失恒時憂
苦十遠離正法恒生邊地比丘應知
兩舌之業獲報如是不應執著皆當
棄捨
於是比丘復白佛言若有眾生發麁
惡語感於何果佛告比丘應知語業

獲報有十何等爲十一者口出刃焰焚燒自身二者邪見熾盛無惡不作三者遠離聖賢日增惡友四者衆皆厭棄猶如諸毒五者外器險隘高下不等六者煩惱熾盛壞散財物七者焚燒衆善非法轉增八者身體臭穢聞皆嫌厭九者支節枯乾恒時病苦十者死墮險趣輪轉生死比丘應知麁惡語業招如斯報汝應遠離

尒時世尊乃說頌言

衆善應可愛　如父復如母　美善體安然
能離於喧諍
美善人天喜　美善增勤勇　美善眷屬多
美善三塗離
美善息諸惡　美善離煩惱　能棄語過非
應修諸衆善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如是所發麁惡之語悉應遠離伏除不起勿令增長墮於地獄受飢渴苦種種痛惱於彼惡趣恒時飢渴如火焚燒常思飲食量如芥子終不能得何況多食

比丘應知彼諸有情由此惡業極苦

纏縛飢渴焰火相續逼迫時無暫息如是苦果皆由虛妄麁惡語業之所招感比丘應知虛妄惡業及諸功德人天勝善皆由心造若癡增上輕毀賢善起惡意業遠離正等樂說彼此長短是非如油欲盡燈光漸瘖智慧損減過犯轉增是故比丘恒應遠離虛妄惡業勿令侵害於他名利若生嫉妒及諸忿等惱亂身心時無暫息比丘應知此等惡因焚燒自善於當來世必招苦果輪迴不息應當棄捨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若有衆生於情非情恒起嗔忿獲於何報

佛告比丘應知瞋忿於當來世得十種損何等爲十一者冤家增盛人皆嫌厭二者生於邊地遠離正法三者縈纏諸病貧乏困苦四者死墮豺狼巇險暴惡五者或處毒蛇恒時瞋恚六者諸根醜陋眷屬乖離七者死墮黑繩受苦相續八者肢體乾燋衆苦燒然九者增於邪執毀謗聖賢十者恒處三塗輪轉不息如是十種皆由瞋恚比丘當知悉應遠離

尒時比丘復白佛言若有衆生恒修
無瞋獲於何報佛告比丘得十勝利
何等爲十一者善美流布二者遠離
慢輕三者能伏瞋恚四者三塗捨離
五者寃敵不侵六者恒生人天七者
眷屬圓滿八者諸根無缺九者色相
具足十者成就解脫比丘應知如是
勝利汝當修習

尒時世尊乃說頌言

衰損由瞋業　沉淪苦海深　諸根多缺陋
逼迫事難任
善因生善道　非法入泥犁　傍生并鬼趣
善惡業恒隨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善惡
之業積畜不同互相增減隨業勢力
受報非虛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有情慳貪不行
惠施自無依託迷暗愚癡不信因果
毀謗聖賢獲報云何

佛告比丘若諸有情慳貪不信於諸
財物自不受用何況施他應知比丘
無智愚人遠離善友復造諸非由此
因緣墮諸地獄受苦無窮彼諸比丘

聞是語已憂愁悲惱哽咽號泣復白
佛言此諸有情復於何時當捨此苦
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乃說頌曰
入間六萬歲　阿部陁晝夜　積彼年及月
初三五萬六千
承斯餘壽命　後後二萬增　八寒大地獄
相續苦無盡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此大
地獄受苦有情由身語意輕慢賢善
毀謗正法造作非法破壞佛形焚燒
經典謗真實法言無義味由此業因
牽引有情墮險惡處種種治罰相續
受苦而無窮盡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若復有人於佛
正法甚深經典讀誦演說令他信受
發菩提心獲何勝利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功德無量微妙
最勝此諸有情受持讀誦如是深法
敷演解說依法修行起於正信伏除
障染遠離惡趣恒處人天安隱快樂
一切聖賢護助稱讚於當來世獲得
最上多聞總持福德智慧憶念不忘

宮殿珍寶悉皆具足乃至圓寂速得成就恒離老病慳貪嫉妬迷惑醉亂毀謗正法虛妄邪執八難艱險及諸非法悉能遠離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愚迷邪執於諸世間虛妄愛樂廣造諸非於其所作亦無悔恨其心增盛諸惡相續不怖險趣遠離善友由此業因輪轉地獄受苦猛果決定非虛

比丘應知諸有智者悉皆捨離諸不善業發起正信修習對治

比丘當知由心造罪獲果亦然解脫生死流轉諸趣亦由於心能行諂誑又能調伏亦能暴惡能趣三塗得大怖畏亦由於心又能捨離修諸善法而能棄背真實安樂及能遠離虛妄顛倒種種因緣果報差別若假若實獲報決定及不決定有益無益若善非善皆能遠離亦能顯於二空之理譬如明燈能破黑暗復能顯現諸物像等心亦如是又如善惡因果差別手相隨逐恒不捨離輪轉諸趣亦由於心又如染淨隱顯雖殊手相增減

假實理事亦非即離正見邪執愛非
愛業出離況論理非即離皆由心造
比丘應知諸業繫縛往來生死猶如
羂索繫縛有情恒不自在愚迷虛妄
煩惱纏縛障覆眞理令智不起於法
非法不能了達亦非修習趣證之行
二空眞理無由顯證
比丘當知此由無明迷於正理於佛
教法曾無所悟障礙留難自不依修
復障他學妄說過非深增厭離由此
業因毀謗正法謗佛寃賊世世愚昧
恒墮黑暗地獄之中備受衆苦而無
窮盡從彼出已復墮餓鬼愚迷暴惡
互相殘害恒時受苦飢渴逼迫而無
暫息受種種苦復從彼出墮畜生中
疲乏飢困衆苦纏縛恒無止息瞋心
增猛互相食噉極惡意樂相續不斷
亦如世火能燒林野此業亦尒能燒
衆善損害有情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迷惑諸有情　謗佛毀正法　墮落於三塗
窮劫不能出
恒處地獄苦　黑暗絶光明　餓鬼及傍生

飢虛無窮盡

有情由業縛　智慧煩惱覆　險惡海沉淪

刧壞不能免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由前謗法惡業之因輪轉三塗受苦無量從彼出已若生人中貧窮困苦諸根不具飢渴所逼煩惱增盛其性暴惡猶如象馬儱悷不調愚迷邪執恒時相應病苦纏縛而無閒斷其心放逸虛妄攀緣時無止息聾盲瘖瘂不值正法恒處邊地智慧乏少愚癡邪執受種種苦而無窮盡比丘應知謗法之罪獲報無量說不能盡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修諸靜慮趣求解脫於佛法僧不生毀謗恒時尊重稱讚信受猶如父母亦如善友恒時愛護尊敬信受不起邪謗令心歡喜時諸比丘復白佛言有情云何捨離過非修習勝行願佛演說利益未來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今為汝說若復有人捨離身語諸不善業恒修善業又於三世安住觀察伏諸邪慢尊重三寶策勤三業趣證菩提

復於三時遠離諸執及貪瞋等
復次比丘由於三業離諸過患安住
愛樂三聚淨戒趣三菩提及三眞如
遠離煩惱安住思惟令心平等觀察
最勝復離慢疑三業清淨伏除障染
於一切處能離繫縛修習正行憶念
苦空樂趣解脫微妙甚深遠離諸惡
發起方便破壞愚暗及諸貪欲是故
比丘應修善行棄捨諸非及能遠離
飢渴寒熱顏容憔悴愚暗破裂憂惱
悔恨種種諸苦皆悉捨離獲於人天
富饒安樂聰慧廣聞恒修捨行及諸
香燈花鬘瓔珞諸供養具
復次比丘若起邪執慳貪嫉妒虛妄
諂誑墮於餓鬼受諸苦惱逼迫殘害
相續無斷飢渴焚燒業因熟時纖毫
難免憂苦纏縛遠離解脫
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此諸有情云何
得脫如是衆苦復於何時而得解脫
獲於正信我今思惟不能了達又此
有情於鬼趣中日夜長時恒受飢渴
寒熱憂苦身首乾枯癡暗迷覆恒無
暫捨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佛告比丘此諸有情於過去世造諸惡業不修福慧慳嫉虛誑煩惱熾盛恣縱貪瞋不能伏除命終之後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從彼出已復墮餓鬼衆苦逼迫飢渴纏縛於一切處恒時受苦無救無依思念飲食終無所得悔恨號哭念我何時當捨此苦

比丘應知愚癡有情煩惱纏縛由惡三業輪轉三塗受如斯苦

比丘當知若復有人近事男女諸天魔梵破彼惡業修習善法愛樂眞諦審觀自身四大五蘊苦空無常亦如水泡芭蕉夢電皆悉虛幻是故比丘於諸善法修令增長於一切惡對治不起安住人天最勝可愛皆得自在身語意業遠離諸非虛妄欺詐及諸驚怖決定棄捨愛樂最勝寂靜思惟離諸散亂造作衆善初中及後令無間斷降伏諸根捨離繫縛及諸惡趣愚癡黑暗不了果因廣作不善輪迴三塗被受衆苦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樂於住處　應觀胎藏苦　遠離顛倒貪
破壞令不起
纏縛於業繩　三塗苦無盡　來往似蟻環
沉淪難出離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老病死苦纏繞有情恒不捨離譬如魚鹿網罥纏縛亦復如是
復次比丘貪愛如毒瞋忿似火虛妄諂誑迷覆淨心熾然煩惱恒相隨逐令不出離若復有人貪求財物廣行虛誑養活身命妄執纏縛輪轉諸有如魚吞鉤因貪所起如焰中求從愛心生
尒時世尊乃說頌言
迷執虛妄見　業緣有幻身　果因恒離倒
離因果非真
輪轉因煩惱　了達證真空　解脫煩惱離
真實理非無
最上妙覺位　二障悉皆亡　湛然恒不動
利樂諸有情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有人起謗不信損壞三寶花果實貨易活命以此因緣墮於惡趣彼有

獯狐及諸鷲鳥其觜鋒利猶如金剛形貌醜惡嬈亂驚怖來集食啗身肉手足眼目骨髓周徧無遺受苦無量業繩纏縛隨逐不捨而無依怙亦非救濟輪轉如是三惡往來恒不捨離從彼出已復墮餓鬼飢渴所逼增長衆苦口吐大焰如山相續而無間斷設降大雨徧一切處此惡業大終不能滅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修習施戒乃至智慧而能解脫種種衆苦

復次比丘惡業爲因招三塗果有情迷執不能伏除分別俱生煩惱一百二十八使於三界內欲四諦行乃有十二上二二合論二十四行約三界說

復次比丘四諦四智乃有十六及二見道修四念處八正道支五根五力解脫暴惡遠離焚燒

復次比丘最上二諦智應修習及三念住遠離衆魔及諸餓鬼飢渴困苦增長白法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十惡因心造　沉淪路嶮巇　執貪癡境縛

果感必相隨 極苦泥梨趣 堪嗟無所依
緣熟如影響 壞劫報難移 三業勤精進
多聞習總持 二嚴修六度 圓滿證菩提

尒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若復有人修三善業施戒多聞捨離暴惡愚迷貪愛解脫衆苦及離不善地獄餓鬼比丘應知諸餓鬼界受種種苦寒熱飢渴痛惱逼迫不能遠離由此惡業我慢虛詐墮落三塗於彼趣中手相殘害貪瞋纏縛恒時不捨由昔遠離布施持戒及於多聞造作諸非不能了知法非法等及於正信亦皆迷闇而非省悟由此障礙人天善趣不能修習亦非觀察得失等事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阿素囉趣何業所招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應當諦聽今為汝說彼阿素囉由昔虛詐恒時諂曲業及諸惑纏縛不捨墮於彼趣亦由不信謗毀賢善於正因果不能了悟墮於彼趣而無智慧愚迷妄執怖畏怯懼恒非安隱

尒時帝釋忉利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踴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平坦三乘路　牟尼親所宣　眞空無漏理
本體離諸纏
應物興慈廣　懷悲愍苦深　光明恒照耀
不捨利他心
尒時帝釋說此偈已合掌恭敬在一面立佛告天帝三乘淨法汝應修習離諸繫縛平等清白能離險隘絕諸黑暗光明無染猶如珍寶體性清淨諸天歡喜愛樂最勝寂靜修習奉持不捨又於戒施及三摩地觀察愛樂亦如諸天敬事天主遠離過非尊仰瞻奉及諸有情柔軟和美若生天上獲身淨妙遠離貪恚息除塵垢及諸境界貪忿因緣解脫沉溺破壞諸有親族朋寮手相憎嫉五欲淤泥悉皆遠離處諸有情謙敬和順安住恒時善離諸染威儀有軌抖擻煩惱降伏魔羅智慧安住最勝清淨善護三業恒習靜慮棄捨惡友及非梵行永離繫縛恒處諸天良友知識勸發大心速登彼岸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四

大宋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尒時世尊四衆圍繞樂聞深法瞻仰踊躍時諸苾芻白世尊言若復有人愛樂諸天受勝妙樂不墮三塗修何因行獲此勝報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若復有人恒修布施持戒靜慮作意堅固修習增長遠離繫縛深欲諸纏不起過非令智增明廣修衆善命終之後諸天化生自在無礙形相具足富樂無比多諸眷屬善友知識互相和順謙敬離慢愛樂深法恒值聖賢說法勸導遠離三毒諸不善業恒樂正法內心寂靜離於睡眠覺悟虛妄趣求勝法了達深信猶如衆星處於虛空種種光彩嚴麗殊妙若諸天身宮殿樓閣亦復如是衆妙珍寶種種莊嚴光明照耀圓滿色相具足無比言不能盡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世及出世間　一切由心造　猶如工畫師
巧善皆成就

沉溺於三有　出離亦由心　如蠶自纏縛
迷執諸境界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苾芻一切有情輪轉三有迷染境界散亂纏縛於諸正道而非覺悟法及非法眞實虛妄勝慧邪執亦皆不了於阿素囉眷屬妓樂眾多圍繞愛樂嬉戲迷亂躭染恣縱婬逸恒不棄捨

比丘應知觀察於彼勿生迷執應修施戒守護清淨能得諸天宮殿五欲父母親友珍寶財物皆悉具足及諸庫藏受用無盡眾所愛樂

比丘當知有智之人能護淨戒能趣善道及能稱讚最勝無比寂靜安樂能離沉溺所獲報形勝妙具足光明照耀稱歎無盡護戒最勝水火强賊不能侵毀護戒最勝能離卑賤趣向圓寂

護戒最勝福德增長恭敬尊重護戒最勝美名流布聞皆歡喜護戒最勝貪忿遠離煩惱輕微護戒最勝圓寂速證護戒最勝恒與人天護戒最勝成就三昧護戒最勝能息諸障護戒

最勝身心安樂護戒最勝堅固福德護戒最勝傍生遠離護戒最勝裸形棄捨護戒最勝園苑自在護戒最勝眷屬圓滿護戒最勝潔淨三業護戒最勝諸天適悅護戒最勝所願皆成護戒最勝恒值善友護戒最勝遠離飢饉及諸怖畏護戒最勝三災八難皆悉遠離護戒最勝譬如利器能斷不善護戒最勝寬廣自在離諸繫縛比丘應知護戒清淨獲如是等無量功德佛告比丘若復有人護戒清淨諸天化生恒覩摩尼宮殿樓閣園林浴池愛樂遊戲極妙境界觀察無窮自在無礙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六根緣諸境　惑業從此生　沉淪三惡道
相續無間斷
猶如於野火　能滅諸柴薪　根識緣於境
善滅亦如是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有人毀犯淨戒趣求人天安樂勝報終不能得所有宮殿珍寶眷屬亦皆離散

比丘應知若有智者護戒清淨捨離
三塗恒處諸天七寶階道遊戲往來
自在快樂珍寶無量見者歡喜最勝
園林懽娛自在身光照耀猶如燈燭
經行宮殿種種殊妙勝報難窮不可
稱歎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殷勤護戒潔淨
澡浴於一切處寬廣無礙天鬘瓔珞
恒自莊嚴天諸音樂相續不絕受諸
快樂於一切時上妙之境思念即至
園苑種種花果茂盛又於一切若人
若天恭敬供養清淨奉事
是故比丘守護淨戒悲愍三惡受苦
有情濟拔出離若復有人恒行惠施
於諸有情困苦飢貧復離殺生廣修
衆善獲報天上遠離邪欲恒起正信
愛樂圓寂不貪世間所有利名及諸
酒色虛幻不實皆悉遠離於諸有情
捨離毀犯及業煩惱
尒時世尊乃說頌曰
果從業或有　如樹依根生　或業手爲緣
相續無窮盡
善惡因心造　如影不離身　蜜毒手相和

衰損亦如是

介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有人諸天福盡衰相現前所有眷屬皆悉捨離如燈將滅光明必暗諸天亦尒當於此時福命欲盡衆苦所逼憂惱纏縛恐怖無量身心逼迫起諸煩惱由此非久必當命終隨於宿業墮於三塗或處人中輪轉不息猶如枷鏁繫縛有情沉溺諸有不得解脫迷惑正信遠離寂靜親近惡友及結宿冤

比丘應知如是三界輪轉諸趣皆由惑業不能伏除亦非省悟由此業惑隨逐有情焚燒不息猶如柴薪被火焚燒熖猛增盛此三毒火能燒衆善亦復如是

比丘應知此貪瞋癡猶如大河漂溺有情令不出離又此貪等猶如羂索繫縛衆生不得解脫又此貪等亦如塵垢染汚有情不得清淨是故智者應當除斷若復有人護佛淨戒及行惠施捨離諂誑伏除貪癡漸令輕微了達諸法不起執著

比丘當知若復有人貪等諸惑若種
若現不能伏除而不出離三有諸苦
譬如渴人飲於鹽水渴無由免
比丘應知觀察無上解脫快樂趣向
圓寂修習靜慮滅除諸染勿著繫縛
墮落泥犁恒受衆苦違背正道天阿
素囉悉皆捨離諸龍瞋恐非時風雨
四時不順穀米不熟人民飢饉所有
快樂皆悉遠離可愛宮殿及諸園林
極妙境界壞滅非有庫藏財物皆悉
隳散互相殘害迷妄顛倒而非省悟
最上利益曾無修習三乘正法毀謗
非有迷於三界妄執眞實以爲究竟
日月星辰亦皆妄計乃至一切有情
所有罪福妄撥非有甘露正法不能
了達恒生憎嫉猶如冤毒獸棄捨離
比丘應知愚迷有情於諸世間皆中
執樂不淨計淨歸依邪道妄執最上
極惡之處愛樂修習於無常等不能
了達妄計邪法以爲最上愛樂決定
精勤修習義利非有不免輪迴皆澁
恒時智者觀察不應迷執了達虛妄
顯現是非悟省醉迷令心不亂時諸

大衆圍遶世尊聞法歡喜娛樂慶快
繫縛捨離瞻仰如來目不暫捨
尒時比丘乃說頌曰
譬如蘇弥盧　莊嚴四寶成　七金周圍遶
八海湛然清
世尊相無比　理智離言詮　萬行因修滿
三身果德圓　人天瞻仰望　願說宿因緣
時諸比丘偈讚佛已白世尊言欲色
諸天形量福德差別有殊願佛演說
利益未來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應當
諦聽吾爲汝說若復有人奉持淨戒
善護諸根令無毀犯三業清淨於諸
有情悲愍饒益勤修方便捨離散亂
趣求靜慮於所修因勝劣不等有上
中下果感亦殊乃至外器宮殿莊嚴
高下狀貌隨宿因緣皆悉有異
佛告比丘由護淨戒及行惠施恒處
諸天捨離諸垢所有纏縛伏除不起
於彼諸天內身外器愛樂趣求不生
毀謗破壞猒離命終之後決定生彼
獲報勝劣隨因有異
比丘應知護佛淨戒諸天宮殿恒自

快樂護佛淨戒捨離諸苦解脫無染護佛淨戒天鬘瓔珞恒自莊嚴護佛淨戒爲鉢羅花妙香適意護佛淨戒極妙境界悅暢無盡護佛淨戒龍天八部恒時助祐護佛淨戒衆寶莊嚴離諸垢故護佛淨戒種種天花色妙開敷隨心自在護佛淨戒微妙香風悅意無盡護佛淨戒房室園林慶快隨意護佛淨戒獲於種種摩魯迦花瞻波迦花計多迦花出妙香氣最上無比恒現在前護佛淨戒遠離諸横護佛淨戒善種增長護佛淨戒犯戒之縁皆悉遠離護佛淨戒圓滿忍行護佛淨戒妙寶階道成就現前護佛淨戒工巧種種及可愛具悉得成就比丘應知護佛淨戒於當來世獲果如是猶如畫師世及出世種種形像皆能成就護戒亦尒於當來世所有一切隨意成就

若復有人毀犯淨戒於當來世沉淪惡道受種種苦捨離人天可愛之境亦如彩畫風雨煙塵而能破壞貪瞋等垢能壞淨戒亦能捨離世及出世

可愛之果
復次比丘貪等諸惑能壞有情所有
善業亦能增長諸不善業如世之大
猛焰增長能壞柴薪
比丘應知有情根識攀緣六塵迷惑
不了虛妄執著境界纏縛起於貪瞋
諸業隨生輪轉諸有受苦無量不能
遠離貪欲諸毒愚迷不了貪火熾猛
損壞衆善及諸可愛宮殿林池衆妙
果實悉皆散壞擇娑囉迦勝妙福報
珍寶無量庫藏盈滿娛樂自在父母
眷屬福德最上世所希有快樂無礙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修習檀度於當
來世財物具足離諸損壞檀度最勝
快樂自在檀行最勝福報隨形如影
不捨檀行最勝人天可愛莊嚴歡喜
檀行最勝能離貧乏檀行最勝慳悋
不起檀行最勝能伏愚癡出離三塗
檀行最勝見者歡喜檀行最勝諸根
無缺檀行最勝傍生樂見檀行最勝
遠離愛憎檀行最勝邊地不生檀行
最勝諸天快樂檀行最勝離苦纏縛
檀行最勝超越輪迴檀行最勝娛樂

自在檀行最勝能趣三乘究竟解脫
復次比丘應當觀察輪迴諸苦衆多
逼迫應當猒離審諦觀察彼非究竟
無常敗壞如夢如焰芭蕉非實乃至
色界及無色界所有境界虛幻不實
而非究竟應當猒離不應封著妄爲
最勝令心愛樂
佛告比丘圓寂安樂遠離諸相體非
一異亦非三世彼此俱非離諸繫縛
究竟圓滿汝當趣求勿應棄捨自在
無礙寂靜無染應當速證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五　法

大宋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爾時天主帝釋而白衆言汝所作善守護增長如意歡喜即說伽陀曰

三種善作已　三種三因緣　三位次三地
三德三大果　不殺施最上　此法汝愛樂
得眞實忍辱　獲生一切天　隨身有宮殿
快樂受無極　若人好不善　生處無安樂
邪法彼增纏　云何而出離　作此人天善
薰修本識中　彼業感果時　得生人天界
於彼生愛樂　心自性安樂

爾時天主帝釋而復白言汝等具大福德獲生天界受天快樂隨其福果勝劣各異若種種作福薰識身中後生天界得種種快樂如是一切林木花果稱適人意入彼林中彼天飛鳥演說言音令人樂聞爲彼天子即說伽陀曰

善業汝覺發　宿習於上善　堅持七律儀
成就最勝果　生彼天界中　受天快樂報
廣持於禁戒　得離沉淪苦　猶戒清淨故
藏天勝妙池　隨意而洗浴　復雨紫金花

散布於身上　及彼功德池　以彼戒種子
念念爲防非　天中上妙樂　隨意而受用
若人意決定　守護於禁戒　生彼天界時
快樂無邊際　以此戒莊嚴　得趣善逝果
而受解脫樂　破戒罪惡深　如刀及大毒
是故堅持戒　而修施法財　遠離於毀禁
業有上中下　感果亦復然　今成勝報身
常戴光明鬘　受天種種樂　皎潔身無垢
若人造惡業　苦果自纏身　展轉受沉淪
生死無窮盡　汝既來生此　受天衆娛樂
出遊諸園苑　勿著於放逸　遠蕩過失深
如來常說此　是故放逸者　三毒中最上
精進如甘露　心頂自清涼　永超生死輪
究竟菩提岸　彼時我如來　演說微妙言
離我速修行　莫著顛倒想　若有違背者
貪等諸惑生　斷彼解脫緣　漂沉諸苦海

尒時天主帝釋速疾往彼善法堂中諸天妓女及一切天衆皆來善法堂中到已娛樂種種遊戲于時天帝觀察娛樂而知天衆虛妄耽著增長煩惱即說伽他曰

虛妄境界中　貪愛而無足　有情迷執深
增長諸煩惱　被境縛根識　如毒藏在食

於後若消時　迷悶無安樂　無前後中間
非今世後世　因緣會遇時　業報誰能避
介時天主帝釋說此伽他已而復告
言假使少年强力未必長生四相推
遷速歸散滅顯現快樂無實自性樂
受盡時逼迫身心無暫安隱汝等勿
得信任癡迷惑諂誑若於一切境
界深著不足後致大患譬如熾火焚
燒草葉貪著境界增諸過失亦復如
是被煩惱火燒煮身心棄背正道異
相現時墮落天界是故我今教化汝
等割截煩惱去除迷惑一切天衆自
此恒作利益於最上行法志固修習
後得寂靜最上安樂汝今勿得慢易
速作良田於當當世而得最上報應
適意無盡若作惡業種種隨身墜墮
天宮沉淪惡趣　一切宮殿樓閣悉皆
隱沒介時天主帝釋見其天子須臾
命終墮於惡趣而說伽他曰
微妙香蓮華　種種生峯頂　最上適意香
處處作莊嚴　流泉與浴池　雜色花果樹
及紫金劫樹　靈鳥群集上　常出微妙音
悅樂諸天衆　無垢琉璃寶　間雜金色光

最上妙樓臺　莊嚴恒適意　群生不遠離
寧知是幻化　如泡如水沫　如電如浮雲
亦如尋香城　須臾即散滅　虛妄若生貪
墜墮輪迴路　癡愛毒如火　焚燒於善根
減損於天衆　去一切菩提
又復告言若天愚癡愛人誑惑爲天
阿素落羅剎等之所降伏後墮地獄
復爲龍虵遠離諸天長處三界如繩
繫縛而不自在若離癡愛明了通達
利益有情歸依佛道永出世間斷有
愛支得一切智平等無㝵得三解脫
證悟苦空到眞實際遠離輪迴不受
後有色香味觸而不染著時彼天帝
見多天衆念念無常增諸過失深生
悲愍發誠實言而說伽他曰
如是天道終　沉淪百千劫　猶如旋火輪
生死何窮盡　見他受無常　不觀於自己
後自命終時　違害亦如是　若捨垢穢心
不著於境界　生死莫能侵　常住眞寂樂
戒行若遠犯　如醉飲藥毒　非天魔死軍
纏縛誰救濟　微塵空面上　自心何知見
命謝卧林間　誰悟從貪愛　若生於貪愛
同住苦無常　永處於生死　現離於安樂

大惡不斷除　輪迴從此得　譬如暴惡風
能吹山頂葉　自業得生天　娛樂異自受
潔戒不愚迷　安樂自充足　貪愚招墜墮
如火而起煙　後自墮泥黎　業報亦如是
尒時有天名烏波攞踰宿善業力生
忉利天彼有苾芻爲其天王而說伽
他曰
若作種種業　處處走攀緣　以心迷惑力
一切業成就　前心最勝故　後心相續生
無間引生彼　三界因無盡　一切業報身
離心不可得　是故降伏心　當獲無盡果
汝速勤修進　調伏離執迷　滿善得隨心
究竟獲安樂　心若恒調伏　永不增諸過
智者善伏心　諸苦不能害　若心得彼苦
若苦發相續　一切境界中　而得輕心報
天人阿素落　龍鬼羅刹等　不離於一心
心爲三有主　三有自心生　地獄與人天
隨心生罪福　流浪任漂沉　壞善因迷境
愚癡貪愛生　任苦廣無邊　沉溺而難出
難調心力大　奔馳速若風　天眼勿緣形
識相皆如是　智者善調伏　遠離魔羅縛
超度生死河　速到於彼岸　疑惑不正直
無底惡難止　一多微細行　不住剎那中

行相寂難窮　無身一切處　世間誰牽引
往昔復是誰　藏伏甚法中　造作於身業
雖見行表差　莫覩相應法　云何調伏難
無色無形相　個惡損衆生　取境明如眼
善惡作雖見　譬如幻化士　本性狀難窮
往復誰能覩　牽引於群生　諸趣恒流轉
利劍不能截　猛火燒非斷　一切有情心
業力相如是　業繩而堅固　纏縛於群生
三性而不恒　須臾善非善　亦復捨受俱
攀附六根門　妄求於塵境　染著世間技
不悟生滅法　如鏡唯照前　而不鑒於後

尒時天子聞彼苾芻說如是事昔作純善令獲勝身而說伽他曰

昔修靜妙心　慎護於戒行　以此微妙因
得住安樂道　善護持戒者　防非發律儀
當得斷諸惑　證圓寂滅樂　戒有大威德
能超諸有苦　乃至命謝時　無彼惡道畏
惡道無能救　戒力救最上　若有持戒者
萬善皆依怙　後果得生天　永離諸嶮難
佛法聖衆師　三界咸尊重

尒時諸天子等五體投地歸命作禮生尊重心彼時天主帝釋倍生忻慶歎美至深而說伽他曰

解脫貪瞋毒　群生親道友　能到於彼岸
我今歸命禮　降伏愚癡失　無爲無比等
一切衆所尊　我今歸命禮
時彼天中有諸飛鳥或在空中翱翔
上下或集寶池嬉戲水內有諸天子
樂遊縱蕩與諸飛禽同共遊行耽樂
欲樂不怖惡道介時慈氏爲彼天子
宣說伽他曰
傍生耽欲樂　遊戲恣愚迷　天衆亦復然
等彼飛禽類　正教師宣說　汝等心顛倒
不怖於罪業　耽樂著世間　若天有罪業
墜墮於地獄　業力如是毒　智者常遠離
薄德少慧人　但觀前欲樂　不復返思惟
成就諸業果　若有智慧人　照觀一切惡
未斷諸惡業　剎益於群生　罪業生諸苦
勝因得離縛　善惡行不同　報相亦復介
速苦妄喬樂　求愛不可逢　具智勿爲非
不久至寂滅　善修諸業靜　巧便集善根
三昧自現前　速到無生位　勿復戀傍生
遊嬉於園苑　懈怠轉增多　後墮飛禽類
若復無少智　善惡業不分　餓鬼阿素囉
地獄亦如是　於業能分別　於報亦通達
彼於諸業中　深窮垢靜相　晝夜常精進

思惟三脫門　永不墮泥犂　究竟獲安樂
天子汝當知　自樂自善成　自惑生自苦
若樂不離心　於過應遠離　染著諸塵境
縱逸癡所盲　不覺死王催　沉淪於地獄
苦惱而無極

爾時彼天有百千天女色相端嚴隨意自在於彼林間歌唱遊戲彼有飛禽知天宿善而說伽他曰

勤修宿善業　今復得生天　若行非善因
而復沉惡趣　業報既決定　諸天皆平等
安樂非安樂　汝等今當知　愛染爲害本
業繩隨繫縛　輪轉而不窮　還因業繩力
上至非想處　下及於三塗　往返疾如風
生數復如雨　諸趣而循環　無始長如此
若人心寂靜　如水湛然清　離罣如虛空
而獲最上樂　五識緣塵境　三惡業相牽
一染諸蓋時　不得生天界　殺盜婬妄壽
常爲惡道友　燒煮如炎火　智者應觀察
眞實忍辱意　出世善良友　親近若修習
當得三天果　制伏邪亂意　愼護觸等貪
後有定生天　成就白業果　若於生死業
而不求解脫　焰魔殺鬼來　去何得遠離

爾時天主帝釋而復白言若有衆生

不怖諸惡於一切處心所染著以染著故隱沒智慧妄言綺語虛誑邪諂惱亂有情棄背正教親近邪師不孝父母乃至善根間斷業繩繫縛如箭速疾死入地獄種種治罰受諸極苦無有休息汝等從今於生死罪緣速須棄捨莫復貪著於自身命分限短長審諦觀察有爲諸行剎那生滅何得久住如水浮漚如鏡影像如電剎那如雲散滅若天福盡樂受捨位一切衰相不覺現前逼迫身心如何當忍是故我今宣示言尒汝今當須勤行精進忍辱柔和慈愍有情守護六根修行四諦不取惡親而修平等智慧增長深入義味皆妄照眞導引禪定業或盡時後有不生得俱解脫

尒時天主帝釋欲重宣此義復說伽他曰

如是十二處　六境及六根　識等生滅時
相應成妄想　智者善修心　不住色等法
而入寂靜門　湛然無一相　勤求寂靜故
不墮魔羅界　以此靜妙心　恒時而憶念
若行如是慧　或若去何生　於其三世中

自在無驚怖　煩惱縛自解　罪垢不可染
慧眼得圓明　常住眞寂行　天身大快樂
尚被罪垢擢　云何人愚迷　廣造十惡業
若人修智慧　了達罪福因　怖業若死侵
永出苦根本
尒時帝釋昔聞世尊所說惡趣之事
即爲天衆宣說佛言若人得脫生死
罪根常值善友植諸善本若生天界
受妙伎樂宮殿莊嚴報應無量若不
怖惡道貪著娛樂福善盡時必當墮
落譬如燈燭須假膏油膏油旣盡燈
焰即滅如是墮已而被業風急速吹
轉往返世間輪迴不止若諸智者正
定相應無明業繩不能牽動譬如藕
絲牽妙高山而不能動尒時彼天聞
於天帝說是法已即說伽他讚天帝
曰
汝今說此法　息除一切障　我依天帝語
安住無怖畏　與彼諸群生　而作慈悲父
宣示涅槃城　令彼得利樂　法本無分別
天帝善能宣　今遇正教師　得至無上道
尒時天帝又復白言世間財物勿生
貪著若人捨離智慧出生若復愛著

破壞善根七種聖財漸漸隱沒經百千生沉淪惡道又復世財而不堅久水火盜賊王等勢力皆可侵奪若彼法財水火等災終不能壞汝諸天衆雖有勢力諸根具足身帶光明衰相現時生其愁惱墮下虛空過百千踰繕那入其惡趣尒時帝釋即說伽他曰

如汝大快樂　富貴不可量　衰相若現前
決定沉惡趣　如現所作業　隨業果復生
業相善殊勝　異熟果亦然　業有上中下
善惡品類同　成彼有報時　勝劣亦如是
汝等審思惟　色力身最上　生滅未能逃
云何而不墮　譬如麥等種　而被大火燒
隨燒即破壞　云何芽得生　浮虛假僞身
四相遷流速　如燈而生焰　不住剎那中
心相亦復尒　虛幻無真實　恒被漏隨增
云何得安樂　棄捨於妄境　勿自愛其身
決定脫輪迴　速至於彼岸

尒時彼天有其飛鳥而復說言我等今者居烏鉢羅林於其林間有天浴池多生紅蓮長時芬馥鳥身翅翼諸色間雜狀如七寶眼有光明言音妙

好於彼林中長時戲樂觀察天子耽
著迷醉即說伽他曰

我恒耽憙樂　天人愛亦然　天雖與禽別
愛染而無二　不能守行法　去何得解脫
天等若如是　飛禽何所別　今復告汝等
勿著吾憙樂　而修勝法行　當得大解脫
生老病死苦　永不害其身　天與禽類身
平等獲善利

尒時天帝又復白言　若有智者離垢
清淨世間罪染普遍此天亦不能著
何以故爲彼智者於生苦因緣而能
解了又於彼天朋友知識恩愛眷屬
無所戀著汝等諸天癡愚貪染不離
輪迴與彼飛禽等無有異復有衆生
耽著飲酒得罪甚多所以者何爲彼
有情心識迷亂破犯恒多酒力雖消
業報不滅於五趣中輪迴不絕於一
切罪中最爲增上乃至於俱胝劫流
浪不絕沉淪惡趣煩惱纏縛帶所言
說

尒時彼天帝釋園中有妙法堂種種
珍寶殊妙莊嚴時諸天衆詣彼堂中
彼時帝釋觀察天衆而說伽他曰

汝等諸天衆　過去將微善　獲生天界中
若天報應盡　定墮於輪迴　業力難思議
牽引於衆生　三界五趣中　處處而出生
汝等勤精進　審諦細思惟　生滅須臾間
云何不省覺　怖畏邪嶮路　而依衆律儀
堅固七覺支　勤行八聖道　善住於五根
增長於五力　四念與正勤　及彼四神足
如是而不退　必至涅槃城　恒受寂滅樂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六　　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於罪不怖畏　彼人無智慧　後至命終時
苦惱恒燒燃　周徧天界中　墮落誰能見
彼恒貪婬樂　於此莫能知　婬慾生虛誑
迷惑於有情　牽引落三途　如繩而繫縛
生滅恒如是　有情須自利　調柔身口意
煩惱勿令生　法境等須息　一切著婬者
增癡墮無常　不覺欲火燒　遠離於親眷
朋友善知識　骨肉并眷屬　大苦死來時
彼吃何能說　初至無常位　如山忽倒摧
須臾不可停　剎那而滅謝　苦處一切智
無罪無輪迴　究竟出苦源　諸天恒愛樂
欲海深無底　何能有足期　增長愛貪心
如蘇油灌火　種種莊嚴具　破壞出世因
流轉四趣中　人傍地獄鬼　生死恒無間
往復如陶輪　群品大愚癡　不了煩惱性
若彼諸有情　永離於貪愛　當獲最上因
解脫無繫縛　智者除煩惱　諸苦滴不侵
降伏於貪瞋　長獲安樂道　生苦不能染
羂索不能縛　智慧漸圓明　照知一切事
若於圓寂理　而起無相心　離垢絕囂塵

究竟到彼岸　於彼苦樂境　洞然無所得
而入大解脫　常住空寂舍　復起慈悲心
愍念有情故　示苦智眞如　遠離於羂索
令意斷疑慮　永除於貪愛　解脫苦惱怖
獲得最上慧　悟彼集散空　設壽八萬劫
亦復墮無常　此可恒安住　天界永無失
見惡而生慢　於罪不思惟　愚迷無方便
恒求於快樂　猶如砂聚中　求油終不得
若作罪業行　恒常而逼迫　苦樹罪根深
一切惡生長　我說此眞如　定爲法非法
彼意恥作罪　後復無煩惱　利益廣無邊
獲至眞如際

若復愚迷於佛言教而不信受後至無常自得苦惱經無數百千俱胝那由他阿波那等破壞人天無常罪火决定焚燒此不盡劫瞿曇告言天復云何而得久住猶如水沫芭蕉無有纖毫眞實幻化非久若恒變此快樂無有是處

爾時彼佛問彼天衆知此義不天意歡喜如聞五樂多獲快樂得五功德而復說言彼有飛禽名曰嬉戲能善說法爲彼天衆即說伽他曰

有欲愛不足　無因人意足　發起不足心
如是無知死　一切衆生界　形類有多般
長遠時分中　不能修方便　永不受安樂
決定墮輪迴　恒處於地獄　生生亦如是
若實宣說帝釋境界富貴殊勝具於
諸天於此輪迴亦不能免決定無常
乃普徧天上未有微妙之處可避無
常而皆墮落
是時天帝善解法相名憍尸迦為彼
天父種種精進說多因行而諸天衆
猶不省悟誰能樂修靜行遠離罪垢
唯縱愚迷心著放逸於斯教誨而不
受持久遠無邊去何不覺彼諸愚人
樂作惡因於彼後身而被罪惡種種
破壞寧知惡業隨眠纏縛尒時苾芻
而說頌曰
若行善利　以其卧具　飲食衣等
供給供養　尊卑之衆　不為自身
而求福利　或觀自身　誰作主宰
乃遇惡境　作罪怨家　固來欺陵
而起真實　離相忍辱　智者審觀
都無病痛　苦惱之難　唯有現在
不靜之物　作如是身　而復此身

剎那不住　盛壯亦然　破壞何身
衆生迷醉　於自財物　不作利益
增長罪業　不受教命　亦不行施
於一切處　心不受用　賊等竊壞
云何護持　若心迴向　布施師等
彼財殊妙　而復棄捨　如棄草木
心不愛著　貧劣有情　恒行救度
離垢無著　今世後世　獲七衆戒
救度最上　戒護於人　當生天上
智慧廣大　彼能截斷　一切煩惱
病等枷鏁　過大嶮惡　輪迴之橋
到彼堅牢　涅槃彼岸　心淨離垢
得無生忍　喻如擔負　其物輕少
遠出長途　而不疲乏　若人擔負
惡業輕少　遐歷世間　而不沈沒
又如飛禽　兩翼壯健　高徃虛空
遠疾可到　若人持戒　守護堅牢
欲徃生天　亦復如是

復有飛禽名現眞如住彼白山而能觀察即說頌曰

喻我形色　不住剎那　快樂亦然
愚迷不覺　若一切類　善相多般
輪迴生時　定隨破壞　彼福破壞

一生亦然　死王得便　罪意何免
恒行快樂　無財黑繩　摧壞有情
無病強力　安樂遠離　死王近來
近則心迷　群生命壞　罪破長時
天人輪轉　不覺根迷　遠離安樂
墮閻羅界　方知業果　快樂剎那
而身衰朽　恍諸塵境　不覺貪著
決樂受盡　老死王侵　諸根對境
戀著不足　彼後無常　自生煩惱
若無慧燈　照見塵境　受行境界
執我分別　樂著虛妄　欲火恒生
境力如風　吹欲火盛　智覺真如
思惟成妄　一切昏迷　嬉戲不覺
恒行境界　吹於欲火　天人行欲
墮彼天界　彼具天德　實得天樂
衰相現前　不壞何往　剎那不住
念念生滅　暫住非久　彼命如是
此境屬他　一心不覺　五德天樂
壞若遠離　帝釋天王　抖擻煩惱
三障垢靜　歸依三寶　三業廓然
悟得最上　三佛菩提　雖生罪地
罪垢不染　留心作善

彼有焰魔獄卒為彼眾生而說頌曰

意懷貪欲　嫌棄善緣　不離輪迴
得此苦果　不依天行　而作罪因
彼後無常　反很作惡　利刀割體
猛火燒身　猶未爲傷　五根得罪
苦不可忍　眼觀美色　如實得樂
寧知恒苦　聞聲躭味　其過亦然
作罪究竟　是故捨離　彼三究竟
纏縛罪人　破人安樂　貪癡和合
遠離戒品　因墮地獄　若行戒律
後得福善　若違戒律　後得煩惱
飲酒殺命　離他婦女　邪見兩舌
不守威儀　縱情放逸　破壞有情
因沉惡道　貪著邪行　而復惡口
今世後世　無彼安樂　遠離惡人
親近善友　滅此罪根　不信此業
無得業果　無衆安樂　惡果根本
煩惱後燒　若作妄語　本非法師
我解深法　彼後無常　得魔業果
轉此人身　而生惡趣　是故如來
說此無明　一切貪欲　何得快樂
知足無貪　身離煩惱　欲生快樂
是名快樂　解脫相應　得最上樂
若貪快樂　如毒和水　解脫快樂

如乳知水　欲火燒害　愚盲不覺
又復貪愛　度量財利　酤賣酒肉
得財無數　心猶未足　無常殺鬼
遠來牽引　若耽欲樂　樂住境界
得不快樂　如來說此　夢覺法喻
如乾闥城　如空無實　如水上沫
如芭蕉堅　如彼火毒　欲境亦然
若味因果　知欲過罪　不遂真如
成就智慧　獲靜思惟　去其貪愛
苦惱不生　壞欲亦然　欲爲罪苦
如世毒藥　彼意不足　墮落天界
復墮地獄　欲贓愚迷　喻彼懸河
亦如電閃　世間毒力　莫勝女色
思想欲增　如火熾盛　是故智者
離欲寂靜　無前無後　亦無中間
如如而行　增長亦令　彼得欲苦
等觸大循　知如是過　智者遠離
遠離欲故　定得安樂　無數百千
那由他天　以欲行故　墮火毒獄
器杖治罰　其毒如火　遠離快樂
不行欲因　如上地獄　不見不聞
著貪欲人　斷其欲貪　亦無苦惱
是故無垢　得意清淨　於一切處

滅欲火焰　入彼種種　最上善業
彼行無染

尒時帝釋觀察飛禽住莊嚴樹色喻檀金彼法因果正見善業而說頌曰

正見善業　如彼大樹　鬱茂金色
種種莊嚴　智者所說　如善果報
處處出生　不善若善　得彼人身
復行善業　得生天上　不善亦然
下沉地獄　愚迷善意　而復不得
最上良藥　若知果報　意不愛欲
衆生境界　迷醉味著　若恒行貪
愚癡同生　女生煩惱　如世間火
若此火生　煩惱如是　女人煩惱
生衆生心　破壞世間　一切法滅
爲地獄因　大仙所說　女人姦媚
口甜心毒　情愛不恒　愛戀須臾
棄背亦尒　彼性浮囂　可喻掣電
誑詐有情　詐行恩愛　天人龍鬼
羅剎眷屬　境界亦尒　女人鄙惡
譬彼黑毒　種姓不擇　勢力不顧
愛恚不恒　性如風火　唯慕財物
殊無終始　如有嶮難　嫌棄遠離
如是爲人　彼即愛樂　若住貧賤

急急離別　譬如遊蜂　花卉芬芳
競來採食　若樹乾朽　一切遠離
無財亦然　女人遠離　女人黑暗
心縱顛狂　破壞勝因　罔知良善
如女人縛　天縛亦尒　若值女縛
定墮地獄　若貪女色　貪中第一
若有衆生　雖曉慾業　而猶躭著
是故無知　迷人不覺　又復女人
詐吐心誠　惑他信巳　身雖同處
心則差殊　損壞有情　毒如虵蝎
方便多求　一切養育　女人行德
而不能爲　如是自性　殊無測度
智者不著　心恒决定
忉利天宮有善法堂尒時諸天會善
法堂有如是擻亂者飛禽爲彼而說
頌曰
譬如飛禽　隨其自性　樂猒不同
而有二種　一見蓮華　而復樂著
若見林野　而自猒離　一見林野
意欲樂住　如見蓮華　却思遠離
衆生亦尒　林如靜善　華喻欲貪
智者樂林　而深適意　天人顛倒
反募蓮華　如出暖日　能去大寒

解脫之樂　亦復如是　貪中生苦
樂謝何安　智者不迷　而求解脫
於一切處　為最上樂　住牟尼林
能善觀察　任意無貪　天人最上
任此欲貪　而不久遠　若行無貪
樂中最上　居林寂靜　行中第一
一切苦斷　受甜惡行　誑賺有情
適意林藪　宜善觀察　心善觀察
恒處安樂　心行無貪　樂處林野
彼人樂林　心恒純善　離欲無貪
得寂靜樂　若人煩惱　怖見林間
貪愛倍增　而自燒煑　棄背貪愛
無垢清淨　心定生生　常獲安樂
如具富貴　福盡成空　感處少年
老侵頓易　一切恩愛　定有別離
一切有為　和合暫尒　此世間法
正覺正說　若覺恩迷　捨愛知足
入寂靜林　獲最上樂　銜已後利
恩愛多方　遠離善林　永失利樂
林間默觀　寂靜相應　適意無貪
善心成滿　是故聚落　散亂恒生
若處山林　離諸貪愛　汝意速疾
猒離恩迷　最上靜林　相應住處

心行若靜　永離煩惱　行若相應
善根增盛　假使有人　得千帝釋
報壽若終　亦歸生滅　恒行貪欲
一切不見　被欲降伏　而生衆苦
欲愛之樂　須臾暫住　不久即滅
心如怨家　能離彼樂　彼欲無得
煩惱苦果　皆從欲生　解脱生樂
彼樂眞實　於善逝行　縱任相應
離欲無貪　獲樂無盡　五欲之樂
先甜後苦　樂相壞時　而沉地獄
無貪之善　初後中間　離垢清淨
受樂無窮　是眞善母　愚迷欲樂
云何離彼　過失恒生　中後深苦
罪行云何　不見快樂　喻如世間
有其毒花　其色鮮豔　其體有毒
人若觸花　毒害於身　罪行欲樂
其毒亦然　又如當風　執彼火炬
亦如飛蛾　投其燈焰　欲樂之火
燒害亦然　是故欲毒　恒須遠離
天著欲故　積惡虛生　人募愛貪
愚盈罪行　是故欲火　焚燒善根
賺失天人　沉斯惡趣　若未命謝
遠迴心意　於一切善　修令增長

貪等惑亂　三過生塵　三毒作一
罪網猶大　若起三惑　相續不盡
歌舞唱妓　耳目順情　天意如石
而被牽動　一切欲境　蓋覆靜心
沉溺愛河　無時超度　天何愚迷
欲賺不覺　譬如毒樹　開其毒花
蜂蟻採食　毒殞其命　貪欲之毒
損害亦尒　而墮三途　如火燒木
天人不覺　生此罪地　受苦終盡
方離泥黎　天人愚迷　不思作善
罪惡境界　彼無一信　智者審觀
眞如幻夢　愚人非夢　爲地獄因
是故離欲　得解脫善　棄背惡行
剎益善因　彼剎若行　永離諸惡
天無黑行　彼有智者　正見決定
不樂散亂　獲種種福
尒時世尊發愛天子行不散亂行而
說頌曰
天人宮殿　散亂之根　迷醉樂著
而墮輪迴　若離散亂　輪迴亦脫
彼散亂根　即是無明　自性黑暗
如人無眼　我觀彼過　迷火不別
愚癡深賁　散亂亦然　衆生愚迷

積聚財寶　而自育養　復更散亂
墜墮惡趣　天亦愚癡　愛著女色
本望離苦　悅意快樂　寧知命殞
得大苦惱　集欲之樂　不久即散
一切眾生　業壽有限　少壯剎那
即當衰老　善惡業縛　誰得自在
譬如彝主　撚弄木人　須假線絲
方成作用　有情亦尒　須假惑業
方興輪迴　若離愛貪　則無作用
非大業行　智者不信　遠離一切
散亂方便　若離散亂　不生三界
譬如有人　墜墮深崖　其中猶有
不失命者　若人散亂　墮三界崖
其中未有　得出離者　一切惑業
散亂最上　於晝夜中　恒不安樂
若世間人　纖毫散亂　破壞有情
出世之意　是故遠離

彼世尊座如實說已天主帝釋發尊重心敬其座具頭面禮足起立合掌見伽他書心生怖畏頌曰

若不散亂　如彼甘露　若行散亂
而墮無常　不散亂人　天中最上
散亂之行　輪迴之根　清淨之行

安樂之本　是故正定　於一切處
獲最上樂　若於欲樂　如怖極苦
散亂大毒　同壞衆善　迷毒散亂
人行惡作　不從散亂　能得安樂
若彼智者　平等宣說　德與無德
一切執我　為苦樂根　如我世尊
伽他書與　離欲清淨　獲益安樂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七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法天 奉 詔譯

尒時有飛禽名未曾有見彼行不散亂而說頌曰

貪瞋癡意　恒爲罪友　爲地獄種
貪瞋癡心　恒行罪人　落三途崖
彼後方覺　貪瞋癡毒　無得不怖
智者制伏　不令散亂　若縱貪癡
飲酒妄語　殺生偷盜　無信因果
意瞋惡業　而不防護　天上不生
而況惡趣　恒行欲愛　愛具大力
役使有情　慵懶懈怠　恒無彼善
又如雲翳　障智慧眼　於其戒律
多諸缺犯　設得人身　而獲下劣
若意住罪　黑暗無邊　若意住覺
如晝大明　如是衆法　佛所宣說
天生散亂　如酒迷醉　彼散亂故
如行地獄　輪轉人間　皆得滅壞
如是決定　生實無常　散亂障重
墮境界海　成枷鏁因　天多嬉戲
彼生若盡　永絕快樂　天不思惟
心生散亂　改轉善根　深著樂境

心猶不足　天人不知　爲苦惱本
無莫護多　無須臾頃　無剎那間
不被愛降　欲境間斷　百般不悟
天恒受用　躭著放逸　被欲降伏
如地獄火　焚燒有情　而不揀擇
欲火亦然　焚燒天衆　亦不揀擇
又如餓鬼　口出火炬　燒彼飲食
傍生之類　飢火亦然　天人自作
如是欲火　普徧世間　焚燒一切
有情不覺

彼有飛禽名具足德覺彼散亂善不能行後墮彼天而說頌曰

善業斷盡　此壽剎那　衆生調伏
人得最上　一切少年　須臾命盡
一切富貴　須臾破壞　天人不恒
富貴不恒　剎那不住　勿作亂意
是故早行　勤修利益　護律儀法
寂靜理處　塵過不生　天何不見
意若散亂　行法不恒　此去不迴
快樂亦然　守護戒根　天人快樂
彼諸衆生　若無此戒　後必煩惱
是故戒行　如是恒行　樂中最上
彼戒清淨　而得大果　愚人無戒

不生天上　若天行欲　散亂迷妄
於五欲境　受其快樂　心不思惟
一切不久　彼命破壞　無數百千
那由他天　迷欲散亂　被五欲火
置害愛境　一切散亂　人所樂著
彼後無常　得果方覺　心馳境界
動極大苦　得苦見迷　心著愛境
苦惱不知　苦惱續生　於後悔恨
煩惱疑惑　從境界生　我心無知
行輪迴行　那覺輪迴　隨逐人心
手相愚迷　展轉三界　智者證眞
見輪迴住　無常苦空　彼苦非有
若執安色　恒行欲染　彼後不見
諸天境界　法非法行　惡中最上
一切世間　無別救者　唯如正法
是故依法　法苦遠離　人樂非法
非法既作　苦火熾然　永離天界
善業滅盡　不覺墜墮　思彼快樂
無常無有　業繩繫縛　誰有安樂
貪愛轉增　牽入惡趣　永離天上
尒時帝釋見諸天衆受百般福德而
大驚怖即說頌曰
作善快樂　天受善報　天人上因

彼作前善　如日行空　明照世間
無二重輪　其智慧光　明照邪暗
亦復如是　而無二種　欲往天宮
行悲慈行　悲與群生　為出生母
依憑斯善　人生天上　又復悲心
饒益利樂　一切有情　得天愛樂
悲者恒善　一切眾生　及諸賢聖
普皆歸命　又復行悲　如清涼月
去彼煩惱　炎苦之熱　是故悲心
為彼樂本　一切欲心　天人業主
於其色聲　香味觸法　攀緣不足
迷惑觀察　而說煩言
譬如劫壞　日火盛時　大海江河
普皆乾竭　眼識根等　觀攀色境
經彼俱胝　百千萬劫　貪癡欲海
而不能竭　人之貪心　勝龍不足
散亂之因　生一切惡　初行散亂
散亂過人　障真如理　若行散亂
彼恒無善　人若離善　牽墜三途
離一切樂　不生天界　命恒生滅
為煩亂根　意通知此　苦中最上
若前根境　不了輪迴　而執文定
如空中花　如乾闥城　如水上泡

如水聚沫　迷彼聚沫　為所具等
迷彼幻化　為自集勤　天龍藥叉
及阿修羅　迦嚕拏等　虛幻亦然
誰救無常　若但作業　而不早怖
極惡死王　遠來逼害　是故作善
後無煩惱　我覺汝等　初行放逸
彼復生愛　而彼境牽　境縛有情
如牢枷鎖　為地獄因　不離解脫
是故不實　汝須遠離　此眞實法
世尊所說　諦聽奉行　得益無盡

介時帝釋忽然之間觀佛影像與諸天衆發尊重心頭面作禮而說頌曰

彼佛世尊　正徧知者　現救度像
善開解脫　若人歸禮　解脫輪迴
心獲勝善　此善調適　無垢清淨
佛說此法　成涅槃道　言此行人
得無畏力　受寂滅樂　住眞空地
遏輪迴海　度三界難　開智慧眼
放最勝光　普見世間　非知土本
凡愚之類　無其光明　遊行妄境
若人貪垢　心不清淨　口過等妻
復以智水　洗蕩離染　一切外道
執我無知　於斯諦理　而不能見

彼無垢言　爲汝解說　佛在因地
不行散亂　救度汝等　今到彼岸
復度他人　利樂一切　於其世間
唯一佛住　無利爲利　利人最上
如是造惡　墮大地獄　如是修善
當生天上

彼時帝釋觀察天衆即說頌曰

譬如飛禽　順風吹急　輪轉人天
往復亦尒　皆因業感　如其苦樂
聚集散壞　隨業勝劣　其義亦然
是故造作　皆成因果　牟尼宣說
眞如無邊　平等所依　業習種子
一切心作　而難調伏　唯佛如來
而爲開覺　若業種種　從一至十
從十至百　從百至千　至那由他
無數有情　若干種類　墮大業網
莊嚴世間　譬如飛鳥　連繩繫縛
欲往虛空　終不能去　有情亦尒
但造諸業　被業繫縛　欲出輪迴
而不得去

彼時帝釋見天散亂乎相嬉戲樂著快樂觀彼天衆即說頌曰

五樂歌舞　普徧天中　若不思惟

決定墮落　汝貪女人　自性堅著
無暫捨離　他意不恒　隨情進退
富者戀愛　常獲財物　詐親適悅
如有困悴　輕棄遠離　貪癡之人
追逐欲樂　譬如渴鹿　競奔陽炎
而求於水　躭欲亦尒　虛妄不實
彼諸女人　無恩無義　無踈無親
尊卑不分　種姓不顧　譬如遊蜂
其花芳盛　而即採食　若見萎花
而即捨去　又復女人　矯誑惑亂
如彼蜜內　隱藏毒藥　違害亦尒
有智之人　心正決定　於斯欲妄
而皆不著　迷人見喜　深自樂著
如蟻聚羶　如蜂護蜜　天龍神鬼
諸惡夜叉　毗舍遮等　魔護囉誐
及羅刹娑　亦被迷惑　欲性不實
生妄境界　喻如幻法　誑賺有情
得無常時　衰壞不覺　彼天妙地
一切林木　花葉莊嚴　爲生死繩
牽繫潑等　如繩繫犢　而不自在
快樂境界　男女眷屬　於無常時
誰能救護　若人得住　多聞智慧
善業之舍　適心最上　我今當去

南閻浮提　泉流河海　園苑亭臺
悉皆具足　如是種種　有如法者
不如法者　論義慧學　法與非法
我今悉知　虛妄怨心　迷聽有情
彼有苾芻　復說頌曰
心怨下劣　生五根毒　蠚螫衆生
如五頭虵　虛懷悔恨　色等五境
爲大愛河　無到彼岸　彼岸寂靜
離諸邪妄　邪見無利　迷墮地獄
彼邪見人　無因計因　墮惡邪見
障覆靜心　謬解因果　行輪迴難
得苦惱身　業果生滅　善惡亦然
若見眞空　即到彼岸　永離生滅
汝等應知　愚癡迷欲　欲覆迷人
若住正見　微妙清淨　戒行律儀
出世及天　求不難得　若著邪見
修邪難業　我願長壽　非自愚迷
而復迷他　所行黑暗　墮大輪迴
成就苦因　逼迫自性　如佛所說
剎樂之要　反照正性　根塵境空
我山自摧　煩惱清淨　出生死難
住涅槃城　是眞解脫　汝等世間
一切有情　深著欲樂　邪毒入心

涅槃彼岸　終不能到　假使百刧
輪沒世間　如被枷鏁　不可得脫
智者所説　出世法財　微妙經典
信受奉行　快得善利　邪見無因
橫執下劣　虛妄典教　迷謬有情
普墮輪迴　衆生云何　虛誑眞法
無因妄見　不愍含生　自墮墮他
俱入惡趣

彼有飛禽名曰蜜行於其樹林食蜜嬉戲而説頌曰

衆生飲酒癡迷醉　愛味誰知癡索牽
墜墮無常惡趣中　是故勿飲無明酒
輪迴因觸生癡見　非法皆從貪愛生
一切塵勞業海深　是名如來大智説
汝知飲酒壞名色　善惡無分譬目盲
乃至身倒不覺知　可喻木石人恥笑
飲酒無恒多過失　三十六失作乖違
智者染著為大暗　是故遠離於飲酒
迦捨花輕等彼人　淨瞬不定無忠信
增長貪瞋生死續　要摧此力勤救護

尒時帝釋天主復説頌曰

無瞋破瞋　忍辱破怨　法破非法
光破黑暗　實破妄語　定破兩舌

善破惡口　親破非親　慈破殺生
施破慳悋　念破非念　明破無明
晝破於夜　白破黑月　邪欲思惟
真覺智破　惡趣難業　八聖道破
四無畏智　破諸諂誑　智破無智
安住寂靜　破彼攀緣　風破於山
大破一切　海吞江河　日破星宿
富破貧窮　火破於寒　水破於渴
食破於飢　足破不足　恒讚於悲
不讚無悲　妄語惡業　破墜有情
善說真如　破有爲慧　如佛世尊
能破外道　天諸勢力　破阿修羅
帝釋告言　我降汝等　一切天衆
所以者何　住正法者　威勢若斯
若復輪迴　奴僕之類　如處地眼
一切居下　若復一心　奉行正法
如登承歷　一切居上　行迷智慧
好行非法　天自業果　不墮何去
被業風吹　輪轉地獄　餓鬼傍生
誰同代受　如是一切　天男天女
及諸愚迷　一切衆生　自作惡業
受大破壞
尒時帝釋而說頌曰

譬如大風　吹空中水　聚散不恒
輪迴有情　隨業聚散　不定亦然
又如花敷　開結應時　茂盛凋殘
隨時不住　時亦如是　過去李來
亦復不住　人作福善　嬉戲得時
福樂若盡　往而不復　如樹生葉
繁茂甚多　若值霜雹　墮而不復
天人亦尒　受天快樂　若值輪迴
無復快樂　譬如天雨　不住虛空
快樂亦然　不住幻體　譬如大風
吹壞雲雷　快樂亦尒　吹壞生命
譬如有木　墮大焰中　永不復故
迷愛亦然　經百千生　墜墮泥黎
不復人天　塵妄迷愛　廣倫一切
魔滅善行　遠離人天　守護此戒
七佛所說　戒定第一　思念生生
得人業地　思念多劫　父母業地
得生天上

尒時帝釋復說偈言

若得人中生　由宿行多善　今奉諸律儀
而復生天上　人中難得生　得者針投芥
迷惑若散亂　復墮於地獄　善行三業已
寂靜審觀心　煩惱自消除　定得生天上

煩惱伏令盡　內生適悅心　清淨離貪瞋
而得生天上　斷除於憎愛　摩訶若不生
種種復行檀　而得生天上　恒運慈悲心
救護於含識　如護自身命　而得生天上
他行不善心　害物毒如火　所求皆施與
而得生天上　若觀他妻妾　不生邪染心
如母敬愛觀　而得生天上　若人觀妄語
如火生舌頭　禁戒若真實　而得生天上
兩舌而不作　親友使和合　愛語絕乖離
而得生天上　惡口言無度　傷人利若刀
善語離前非　而得生天上　綺語而增過
加言飾說多　如理稱實談　而得生天上
此戒宜持護　七佛同所宜　無畏戒法圓
而得生天上　一切諸眾生　若生增上慢
如被枷鎖縛　不得於解脫

爾時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此女人索　縛人最堅固　輪迴受報時
惡業居第一　若此女人索　非縛項頭索
纏縛有情心　生若為第一　女索縛人切
人間無有比　地獄鬼畜生　為彼女縛去
大色索縛身　可見索形量　女索心非色
縛人無形量　女索雖悅意　迷生不解脫
縛彼一切人　不出輪迴難　六塵俱縛人

女繫力最大　降伏於衆生　此縛居最上
若此女人縛　愚迷心愛戀　爲妻妾眷屬
堅牢不可解
彼帝釋天王如是一千天子一切皆
見心生歡喜歌舞作唱稱讚天王而
說頌曰
帝釋忉利王　婆娑世父母　行天梵善行
不著於欲樂　正法救世間　非法令除斷
以法適其心　此樂未曾有　最上最勝智
慈心離妄言　快樂法非常　清淨而無染
所有世間德　及彼出世德　天王自在行
一切見無異　救度恐怖者　離苦獲安樂
天人阿修羅　世間常持護
此處忉利天　彼諸林木樹　種種寶莊嚴
密覆如繒蓋　地布瑠璃寶　宮殿衆寶色
蓮華恒自敷　莊嚴適其意　天人業因盡
劫火破壞時　妙高一切無　未有不空者
何況諸天衆　如泡如水沫　纔生又復無
無明迷不覺　帝釋天中尊　彼恒放光明
照耀於我等　一切皆依住
尒時帝釋而說頌曰
妙高衆山王　光明眞金色　瑩淨體分明
喻彼水中月　若此金光明　喻彼持戒者

無垢戒光明　十六分虧一　自業得生天
莊嚴而具足　業有上中下　感果亦復然
隨自禁戒心　遠離於散亂　住此正法位
恒獲於快樂　若生無垢戒　身有大光明
如彼千日輪　共聚光無異　佛說七種戒
歡喜若受持　彼為最上人　當獲第一果
種種作善業　彼定有後身　無作無彼行
無業無破壞　愚迷不信因　無因亦無果
如覓水中酥　不受於安樂　迷罪心行暗
非善非安樂　煩惱互相增　見彼未曾有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八　漆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又復宣說輪迴頌曰

一切天人　有大散亂　初如親友
後作怨家　如火焚燒　如刀割切
人間天上　得失平等　心意狂迷
如同怨家　天人不知　智者遠離
散亂毒樹　說有三枝　為老病死
恒復相續　智者離妄　純善相應
老等三枝　而不為害　如過遠離
散亂不生　惡怖解脫　得最上樂
若散亂樂　不久有怖　若解脫樂
樂定無盡　百千萬億　般都摩人
樂住名利　妄亂所賺　妄亂之上
有四種過　若離妄亂　破世間怨
彼妄亂行　多疑多怖　多難多苦
展轉輪迴　無有窮盡　四過離一
獲樂無邊　汝等天人　一心散亂
障覆一切　無漏善法　云何而得
寂靜安樂　若樂自利　修善思惟
煩惱苦等　於後不生　若諸天衆
所著欲樂　虛妄不實　一切不久

從幻化生　彼不知見　幻化自性
而不決定　遠離安樂　恒生衆苦
實言告汝　若人恒善　世所敬愛
賢聖圍遶　後生天上　受天妙樂
若復行施　得一切人　心生敬喜
後得富貴　施果如是　若行忍辱
後生天上　無所怖畏　世人愛重
名稱遠聞　面皃端嚴　具足朋友
受天妙樂　彼等有情　由如一切
世間父母　能破罪暗　譬如日光
住意最上　爲慈悲寶　出生善根
通達諸法　雖復在家　若住正見
彼智解脫　輪迴枷鏁　罪友不生
人獲安樂　聞未聞法　聞之不退
超諸惡趣　得生天上　心善無垢
諸過不生　離染清淨　善知報應
解微妙義　絕諸過罪　譬如虛空
不住淤泥　得寂靜果　深信三寶
獲無所畏　與諸天衆　尊敬如來
信受佛教　蒙法救護　生我有果
生身有愛　淪溺無邊　此苦難窮
十六分苦　不及此一　少味多怖
恒聽有情　喻乾闥城　智者寧信

説殺衆生　至命終時　樂不隨行
都無所得　種種衆生　有種種心
種種業行　輪迴枷鎖　一步隨去
生復有死　愚癡迷惑　眞實自性
而不覺悟　無常大怖　隨彼衆生
來而復去　散亂不知　境界天迷
如逢虵螫　墜墮天人　此苦無等
父母妻子　男女眷屬　親友知識
不可代受　味著境界　樂欲迷深
不覺死王　大苦速至　去何方便
令離苦惱　若無愛欲　苦不能害
亦復不生　地獄餓鬼　傍生之類
爾時帝釋天主復說頌曰
人行邪道　欲見正眞　如手探水
而取其火　若復無因　何所有果
散亂無德　利益何生　破壞天人
此意若生　迷欲適悅　後得無常
心大熱惱　境界不迷　欲火不發
名稱不貪　安樂最上　若復一心
貪愛世緣　十六分罪　不及此一
若發大信　解脫輪迴　愛盡境亡
見無爲樂　禪樂相應　無瞋無喜
彼善若生　無復輪迴　究竟彼岸

若有欲心　而求快樂　彼業繩牽
墜墮地獄　得一切苦　誰人救解
往而復來　從業因生　無前中後
非今後世　作過無明　墮人惡趣
是知自愚　行散亂毒　浮生頂刻
迷愚不覺　後無常位　乃可知苦
若生有苦　怖彼無常　住意妙法
彼救為實　真成安樂　如斯言說
實為利益　令心行善　速得安樂
樂中最上　決定無失　天若迷惑
不依彼法　而作亂意　生墮地獄
無有出期

彼有飛禽名種種鸚覺悟彼天而說頌曰

種種業生　隨彼天人　知不依法
彼後熱惱　世間所有　種種善果
園林花鬘　階道樓閣　適悅身心
如作善業　得見彼果　天人業因
有上中下　天非住彼　無彼彼果
癡降天人　迷種種行　彼意若迷
不見大怖　失自利行　種種變樂
求種種果　迷心住業　天無戒行
如夜無燈　而覓光明　因與果等

眞實可修　眞如智果　得有樂分
離命無果　離燈無光　離戒無天
若離智慧　而無解脫　若離解脫
而無安樂　百般求救　方脫愛身
智者離我　無此業樂　一切有罪
而復不生　得彼利益　一切聖人
無垢所說　百千劫人　樂欲境界
躭著不足　一心不捨　漸漸增長
增長彼毒　須臾墜墮　智知德過
此法師相　德過無知　此迷行相
德處生德　過處亦然　知眞過德
恒獲安樂　德過難知　離彼智故
何智最上　天行境界　彼意無智
百願無能　得彼安樂　如作大業
最上戒果　得作人天　微妙適悅
最爲第一　根門顚倒　邪取境界
若降此心　得天快樂　福樂苦惱
自作自受　作罪決定　如住怨家
作善亦然　如親善友　若意遠辦
清淨福力　當得人天　如流赴海
恒行惡境　惡行相應　決定無益
彼岸智種　若意愛樂　得苦非法
非法快樂　即成魔苦　此苦樂相

二俱平等　苦人有智　厭苦忻安
滅忍妙法　而可奉行　苦之與樂
無因不見　種種苦樂　各別因生
衆生自行　多劫多生　一切業果
種種不失　若樂行法　守護正法
得生天上　受妙快樂　迷法之人
遠離正法　無得利益　墮輪迴獄
法眼若開　癡不降心　見此快樂
如雨下地　虛妄不實　作意佛剎
心植法種　癡盲戒法　樂行非法
行非法道　心賺輪迴　人得罪久
若此心行　自性輕浮　種種顛倒
剎那不住　幻化非實　如乾闥城
纏縛智識　違宜省悟　天人散亂
愛貪境界　被境誤賺　命墮不知
快樂虛妄　一切不定　諸天作樂
不久即滅　迷轉天衆　生生亦然
生法虛假　彼計眞實　生法不定
彼計決定　行彼怖法　纏縛壽命
墜墮天人　如唾落地　女心顛倒
虛妄誑賺　若復捨離　得第一樂
女人顛狂　嚴飾不恒　惑詐巧言
移性不定　譬如遊蜂　逢花即採

無花即捨　女人亦尒　有財即慕
無財即捨　女心妒惡　等彼黑毒
又復女人　難爲共住　如風大起
如火大熾　如空大徧　誰能收把
女人易性　機便百般　亦莫收把
若一女人　爲惡業因　破解脫行
成病死難　若多女人　生其煩惱
爲彼世間　種種留難　幻少女人
愚迷增長　自性顛狂　無明熾盛
如日放光　又復女人　無實愛戀
如彼燈焰　彼寶爲怨　如蠅唼瘡
愛彼有財　非愛無財　若有財物
女人樂住　若無財物　云何可住
無異財利　而不親近　性行差別
心能踰大　無降女者　如人隨順
承事如奴　亦復棄背　女多虛誑
如花蓋虵　女人內心　如灰覆火
色蓋亦尒　適悅不善　身如毒樹
坐彼毒花　勿須親近　一向欲境
愛著女人　令世後世　人無快樂
無明迷醉　顛狂懈怠　愛味行罪
不見人賢　智者知法　深信因果
發精進心　猛利修行　遠離女色

人獲勝善　人行女地　如履黑網
智者不著　得盡魔界　一切禁戒
女戒第一　何不離女　智者遠離
得寂靜樂　彼女人縛　猛火器仗
不能燒截　衆生强力　不可調伏
我離彼故　一心天上　捨彼快樂
生夜摩天　得無盡樂　快樂中大
此等眼耳　鼻舌身意　於彼色聲
香味觸法　六根不住　此諸天衆
恒行渴欲　而無有足　如火自性
能燒草木　何時有足　彼六根火
猶豫不決　燒此有情　都無知覺
此散亂地　不行道法　離彼散亂
所愛境界　人隨自業　得往眞實
女人生愛　其心難御　隨自業因
生有別離　如是觀察　女人顚倒
生離別處　若覺快樂　心住狂惑
行欲女人　如觀惡友　意在三非
身得四苦　是故恒離　欲毒之大
快樂苦惱　隨自業牽　若於天上
著五欲樂　天人宮色　不久隨墮
觀見眞空　得解脫道　說彼輪迴
一切由業　女人爲愛　得過最上

無決定心　如日無暗　如火無冷
女人薄信　無愛亦然　如地如風
動靜不等　女人惡害　不等亦然
人雖一心　多行惡戀　彼意非恒
時頻捷離　喻如鸚鵡　亘望空地
又如大山　未見能行　亦如大河
未見逆流　女人亦然　未見實愛
生為過網　障尋人法　譬如日光
不離日體　如彼諂愛　不離女人
雖復美言　給賜財物　而彼女心
難降如火　意悅平和　艱難捨離
一念生過　尋便忘恩　女人鄙惡
難降如火　宜遠捨離　適遠山林
求寂妙樂　天人發意　遂欲快樂
不悟惡怖　必損命壽　生在彼天
決定無常　如夜日沒　是故三界
大夜無常　可等日沒　若求出要
彼作利益　行三聚戒　彼業報應
得妙快樂　天復散亂　無一念心
別作善業　彼樂必盡　愛欲不善
當獲大苦　餘苦十六　不及一分
善哉善業　欲心無足　如探負人
會負亦尒　欲纏覆心　如眠長夜

迷愛相續　無常不覺　後見苦相
方知彼果　又此欲惡　先如賢友
後無剎行　若信彼欲　盲智慧眼
後墮地獄　如落山崖　不散亂行
最上善友　恒救護人　是求善友
散亂爲怨　此盡最惡　佛說散亂
入惡趣道　若迷散亂　愛樂境界
彼迷過人　恒得苦惱　若有苦怖
無智觀察　彼等傍生　不得天人
上妙快樂　若彼天人　愛樂飲食
及著婬欲　心行傍行　當處傍生
若無分別　非知德業　若知心法
知業亦然　於此嬉戲　住無常舍
得無常時　受苦難果　若怖無常
起大智慧　思惟正法　深樂經典
是眞智者　一切貪愛　無常怨家
快樂盡時　壞一切命　彼得無常
最大惡處　餘不可救　唯依正法
是眞歸依　深心諦觀　無常之根
散亂爲本　先治攀緣　後去無常
得法命樂　說此第一　此不散亂
可行天道　善知苦縛　解脫亦然
不離散亂　爲善快樂　已善非善

如雲散滅　若人精進　發勇猛力
拒捍魔軍　得彼寂靜　上妙安樂
若人邪亂　不行善行　宿善業盡
當墮地獄　若人一心　靜諸不善
離諸苦惱　當獲福樂　若降諸根
不染罪法　境界亦然　離諸纏縛
及輪迴道　等彼黃金　不住塵垢
出生死難　一切清淨　若散亂行
不過六根　塵事不生　一切利益
具大安樂　適悅充足　若彼天人
身心清淨　女色不著　如魚履水
塵埃永離　智慧亦然　是故天上
遠離女色　作意欲愛　定得纏縛
遣一切法　事與非事　斯人薄福
遠離涅槃　親近法師　得眞法智
行法求果　如是成就　心恒離妄
調伏諸根　得到彼岸　由彼智慧
意處不住　纏縛境界　智者能除
爲彼世間　解法之師　天上園林
自在遊戲　多獲快樂　適悅境界
若能棄捨　作彼善業　心靜安樂
是爲甚難　生夜摩界　若離散亂
虛妄攀緣　生彼天者　數及俱胝

及鋒都摩　得自業果　若心難調
作彼業果　因心輪轉　衆生迷此
十二緣起　展轉輪迴　過現未來
人間天上　一切有情　皆由心作
妙高山頂　瑠璃之地　帝釋聖賢
於此恒住　別有山峯　瑠璃所成
乾闥婆住　人不能到　一切地住
林樹園苑　散別各住　適悅其意
人不能到　最上金地　有蓮花池
瑠璃所成　人不能到　復有流泉
及諸池沼　衆鳥群集　往來遊戲
殊妙第一　人不能到　宮殿車乘
最上莊嚴　諸天住此　人復遠離
人遠離故　欲境所賺　如是世苦
心無怖畏　轉復愚癡　行彼輪迴
恒受衆苦　如繩纏縛　如籠覆鳥
彼上一一　勝妙天界　而不得生
世間女縛　毀壞善法　增長生死
若人貪著　被死魔軍　競來破壞
散亂之性　迷著女人　得無常時
自受業果　山林蓮花　流泉浴池
彼可嬉戲　何處女人　決定得彼
生死大患　恒貪名利　得患亦然

彼女人縛　多作貪愛　難可調伏
而爲大患　違損世間　一切有情
若此女縛　世間欲貪　爲過最大
一心思惟　知過實然　欲過旣深
不墮何去　彼一切人　降心離欲
遠離女人　生夜摩天　彼有光明
如日如星　隨身照耀　乘虛適悅
一切亦然　是彼光明　天人具足
一切如是

天主見彼之衆於其光明取相執著
而宣金字偈文如說頌曰

天身無垢穢　恒修清淨行　散亂不令生
長獲於快樂　非揀樂與苦　老少及中年
上族并下族　不免死王壞　有主無主者
力與非力輩　醜陋及端嚴　不免死王壞
王侯及旨從　在家與出家　或善或非善
不免死王壞　富貴與貧寒　有德及無德
若女若男身　不免死王壞　曠野及山川
水中與陸地　主客禽畜等　不免死王壞
睡與非睡者　喫食與不食　一切在世間
不免死王壞　地上與天上　此界及他方
輪轉亦復然　不免死王壞　厚福及薄福
剛强與柔和　患病及身安　不免死王壞

餓鬼與傍生　人與非人等　無力亦無能
豈免死王壞　欲界與色界　一切天人住
福壽消盡時　不免死王壞　上至無色界
一切諸天衆　住三摩鉢底　不免死王壞
三界情非情　一切如幻化　離繫出世者
非彼死王侵　知此無常力　一切欲愛生
墜墮愛輪迴　展轉無窮已　耽味世間境
因欲生煩惱　違損如毒虵　永沉於地獄
無常有情難　作善而無力　輪轉於世間
皆由心所造　迷欲行散亂　樂欲五塵境
愛索縛天人　墜墮於惡趣　天人行散亂
一切快樂貪　不住譬懸河　身墮都無覺
著彼使樂者　命嶮若臨崖　天衆不能覩
如盲履非道　迷欲著樂者　不如於盲人
迷欲墮三塗　盲人却非墮　是故依欲行
不如無目者　於欲而無猒　寧知心自迷
墜墮不離心　恒作無功利　苦行欲愛者
無智無知識　念念欲苦生　云何復行欲
此所招欲果　如得惡朋友　牽入無常宮
恒時住惡趣　人死不復活　如流去無反
欲樂亦復然　一切成虛幻　一切衆生命
生滅若浮漚　流年少不迴　急急如逝水
生老無常苦　一切皆盡有　天人不覺知

心恒而散亂　若起無垢慧　作意清淨行
易得世間身　永不入惡趣　未生善令生
已生令增長　所作善隨心　自身果亦尒
善心見欲境　如觀器杖毒　不善著欲境
迷心得適悅　諸根為善惡　皆由於自心
心起煩惱集　而得善惡果　智者正覺察
觀色平等空　斷除苦集緣　何各而有果
熾然諸境界　一切因自心　心善若調伏
如色空平等　如彼一稟稻　莖等色相別
心行亦復然　種種生煩惱　彼稻喻心王
心王作諸行　稻生莖等別　世心亦如是
散亂貪欲色　色境喻浮雲　不覺苦果生
而隨業相轉　彼既見此苦　天人何樂欲
若恒生欲愛　遠離一切善　是故智慧人
於欲而捨離　苦實恒苦空　是苦自行相
苦果既無常　智者非所樂　境界虛誑心
心迷無知業　天人墜墮時　業牽無所覺
設生夜摩天　自性成虛幻　愚盲無智眼
不見貪慢垢　墜墮得無常
是時妙德即說頌曰
無常覺眼視　衰相自焚燒　設住兜率天
報盡如燈滅　大力十二支　為輪布法界
業報流轉時　生滅各不定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八　集伽他頌訖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六道伽陀經　　漆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賢奉詔譯

歸命一切佛　及諸菩薩衆　願開正智慧
憶念佛功德
歸依三界尊　身口意三業　所作善不善
爲彼作分別　彼人受果報　無有主宰者
三界天中尊　願起於悲智　廣爲世間說
我今聞彼說　如依於輪迴　觀察業果報
佛說惡道因　貪瞋癡爲本　若人行殺害
彼業隨纏縛　決定墮等活　五百歲方出
彼彼等活者　重重受生死　是故說等活
父母及親姻　眷屬善知識　欺慢若憎嫌
墮落於黑繩　識焰麁澁繩　纏縛有情體
如鋸解樹木　是故名黑繩　若墮於炎熱
猛火競來燒　焰焰相接續　令彼罪業人
奔豪聚一處　燒然苦惱深　是故說炎熱
修習非法行　惱亂於大衆　說彼無有盡
墮彼極炎熱　入此惡道已　識極火燒煮
熱苦受長時　是名極炎熱　猪羊狼兎等
及餘諸物命　如是行殺害　而墮於衆合
墮彼惡趣已　衆山合身碎　痛苦不可當
故得名衆合　若起身口意　而發諸煩惱

歎謗於有情　墮落於號叫　入彼惡道已
暴惡大燒身　叫苦聲不絕　是故名號叫
聖賢淨行師　所有財寶等　若貪若偷盜
而墮大號叫　若諸偷盜業　感大火燒身
叫喚出大聲　是名大號叫　作大功德人
及與父母等　毀謗而返恩　決定墮無間
持罰骨肉碎　受苦純無間　身命報等今
是故名無間　互相愛憎嫉　并及相殺害
感彼惡趣身　手生鋒刃甲　如是鐵介甲
甲長十六指　暴惡威猛身　抓攫相損害
故名鋒刃甲　愚癡邪婬者　登彼鐵叉樹
大身鐵牙鬼　醜惡身炎熾　逼攝恒無盡
復有鐵爲鳥　種種諸惡獸　食啗彼有情
復生劍葉林　割截於罪人　叫喚出惡聲
痛苦不可忍　諂誑妄言者　吞食熱鐵丸
而復飲洋銅　重重鞭撻征　輕慢若欺他
鐵牙惡獸等　來食身上肉　受苦俱胝歲
愛行非法行　墮入洋銅河　大熾洋銅汁
燒煮或浮沉　又復自愚迷　勸作非法行
往彼鐵輪獄　而被鐵火輪　碾撥身無數
或以鐵磨磨　或上刀山等　若人說邪道
破正法爲非　滿道排鋒刃　令彼往來行
業力令身大　驅逐聚一處　四面山石合

如指甲抄虱　若壞修習行　遠離正等因
僻執心意邪　定入由增獄　暴惡蛆蟲類
恒居糞穢中　罪者遊履時　食啗於雙足
種植壓油等　蠕動多傷殺　重重卧鐵槽
熱鐵棒捶打　若起極瞋怒　造彼諸惡罪
死墮焰魔刹　具受一切苦　破結善種子
身口意俱罪　智者勿作罪　地獄相如是

地獄品頌竟

牛驢獼猴等　鵪鴿鵝鴨身　行恚與貪婬
獲報斯如是　豺狼猛虎豹　蝮蝎及毒蛇
瞋忿我慢深　獲報斯如是　烏鵲鵰鷲等
蜈蚣路多蟲　羆熊猫牛馬　龍臭蘖路荼
如是傍生等　增益惡三業　墜墮焰魔界
獲報斯如是　傍生品頌竟

障礙布施福　偷盜於飲食　墮在布怛那
飢虛為餓鬼　愚癡慳鄙人　我慢之禮樂
恭食又無慙　死為大瘦鬼　自不行檀度
勸他作慳貪　而墮餓鬼中　腹大咽如針
慳貪深厚者　護財如眼睛　貧病與佛僧
不能施少分　亦復不自用　父母莫能得
死墮餓鬼身　漿飲永不遇　若盜他財物
施已心生悔　亦墮餓鬼身　常食於膿唾
口出惡言語　謗毀於賢善　墮彼餓鬼中

口生於火炬　慳貪與諍訟　惡意窺他財
墮於餓鬼中　微獲祭祀食　或入聚落處
見彼遺棄食　嘔吐涎唾等　而恒為美饌
自行慳障礙　離間他行施　為鬼恭盤荼
惡形生膿血　傷殺群生類　自食與他食
墮鬼羅刹娑　愛食臭香粖　雖然施飲食
少分懷瞋恚　墮鬼健闥婆　作樂諸天愛
若愛於兩舌　鬪亂行瞋恚　墮鬼畢舍佐
頭面而醜惡　雖愛行檀施　而恒苦惱人
墮彼惡趣中　為彼毋馱鬼　自行猛利殺
教他猛刹殺　墮彼藥叉身　亦復惡猛利
父母師長等　所欲多違背　墮彼藥叉宮
勇健行暴惡　慳貪瞋果報　餓鬼藥叉等
若樂隨自因　諸惡不須作

餓鬼品頌竟

天及修羅人　福壽有差等　樂求生天者
堅持八齋戒　快樂壽命長　遠離疾病苦
於禁若破犯　少分樂生天　而墮於修羅
部多為眷屬　雖不盜他財　纖毫不行施
悋惜廣慳貪　而為守財鬼　不盜亦不施
不慳亦不貪　決定得人身　衣食多辛苦
不盜不貪瞋　守分而安住　美味施聖賢
彼得生人世　壽命具色力　吉祥而無病

恒時行施食　淨信具慙愧　得富貴端嚴
廣饒資畜等　若施田宅等　及造僧伽藍
令彼心歡喜　於自彼身中　一切隨所欲
若施於鞋履　供養佛僧等　遊行得安樂
常獲車騎乘　若於曠野中　施水作泉井
而復作陰涼　令彼無疲渴　當獲於妙花
吉祥廣嚴飾　柔軟身圓滿　若於傳法人
捨施童子等　後復得為人　聰明多智慧
若施於藥餌　當離一切病　若施於燈明
眼目長清淨　若施於音樂　口生美妙音
若施卧具等　當感身安樂　若施傍類食
長壽多色力　若放女出家　眷屬獲增長
若以田地施　得花菓流泉　若怖於輪迴
親覲於賢聖　所須隨供養　精進常恭敬
善破於煩惱　當得安樂果　悲愍不慳悋
輟已而施他　定感富饒果　衣食自豐足
如彼四時中　隨時行布施　崇重具儀式
當獲一切福　偷盜他財物　自已作所須
違背於真空　煩惱不捨離　不作有相心
依如行布施　如是布施果　無為大安樂
如人離婬慾　童男等不生　遠出至他方
無恩無罣㝵　若人著婬慾　心行無返復
狂亂自躭著　永墮於三塗　嫌棄於女人

修戒薄癡愛　復至命終時　猶如破毒氣
若行正等因　不捨於梵行　精進得吉祥
天人恒供養　堅固不迷亂　無飲酒妄言
出語常真實　獲名聞安樂　種種造飲食
供養和合眾　當感善眷屬　同生不動國
手相作承事　歡喜意無違　觀察諦理空
不欺不顛倒　苦惱永已盡　安樂而解脫
若好於戲論　歌舞著癡愚　我慢恃端嚴
欺凌於貧賤　當受背傴身　瘖瘂形瘦陋
疾病鎖纏縛　語言而不遜　罪苦轉弥深
無因得安樂　寂靜心恬澹　一切善出生
報應果不虛　速成離苦道
人趣品頌竟
諂誑行毀禁　毒害鬬諍深　廣縱於無明
必墮修羅趣
修羅品頌竟
棄名利歡樂　遠離於親眷　持禁中下品
生彼四王天　父母親族等　種種作供養
遠諍奉律儀　獲生忉利天　慈喜無傷殺
和顏離愛憎　純善守尸羅　得生夜摩界
多聞持法教　修慧求解脫　積德具威儀
獲生於覩史　若人自出家　布施堅持戒
令彼大安樂　得生變化天　上根有情類

持戒最上　功德超越前　生他化自在
持戒生天上　禪定亦如是　智慧若薰修
牽引復生慧　善惡業果報　我說無虛謬
由善得安樂　作惡獲苦惱　老病死輪轉
果報自如是　審觀此三種　勿愛須棄捨
求福遠離罪　了絶於色聲　通達真實義
必至大解脫

佛說六道伽陁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滌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天息災奉 詔譯

過去仙人鄔(身切)娑拏　典籍章句無不說
我今自誅悅愚懷　略誦伽他為百喻
行恩行義行賢德　無我無慢無怯弱
真實慈悲可重師　堪作上人出離行
雖然貧下存剛志　設身富貴亦柔和
若遇强敵而勇力　此即名為大人相
少年行善人希有　人來求者歡喜與
若人稱讚我善聞　彼等之人亦難得
欲求美稱先求法　法上精心德自生
一切戒行堅持密　彼人世間甚希有
天然性善言亦善　善人惡人各盡知
他或有過與藏蓋　此等智人世難得
火性勝亏本自熱　月性清涼亦復然
剎帝利族名稱上　彼等下族何得恠
親眷難危須救濟　他人有難亦復然
竭力為人情不二　此中活命名正命
布施忍辱及明力　調伏諸根語言善
此為聖者真莊嚴　金寶莊嚴如擔重
世間未曾有一物　不被無常破壞空
唯有無為寂靜德　經劫凝然得常住

善哉形色身端正　而具崇修德行光
譬如明月在當空　清淨光明照樓閣
富貴行檀一切人　識心成就無邊法
勇力救護劣弱者　善哉此德眞良善
德者重德愍無德　愚者輕德而捨去
智如紅日放突光　愚似星光而掩耀
賢人能護身諸過　一向修崇德行高
少若縱心犯一過　積修多德亦皆失
惡人遠離於戒德　常欲親近不善人
如捨清涼功德池　而入稠濁不淨水
塗油身上要除垢　除垢復須洗去油
譬如作事要成功　若得功成捨所作
惡人恒惡喻黑虵　惡人迷逸如醉象
善人怖畏心傷痛　惡人顛倒情忻悅
大火亘天難使滅　深崖無底莫能知
審慧善觀危惡事　深行信善無疑謗
落崖入大大危險　或有身存復趣行
若人墮入惡趣中　惡趣深泉不可出
大水洪波不可漂　大火熾焰不可燒
强惡群賊不可奪　是彼世間最上財
下劣之人恃有財　中品之人無所恃
中人見財略悅心　劣人恃財世最上
一切種族形色德　同行親眷與朋友

一一不知何所來　唯務貪愚好財利
富者妄言人為實　貧人實語却為非
諂誑順情無眞行　賢善之人聞愧恥
有財豪貴而無德　譬如有德人稱讚
無財貧下德行全　愚者無知却謗毀
勇猛德行有如無　是彼善人眞覺觀
離財守道處清貧　親眷輕貧實作妄
暑見富貴讚眞實　上人無財為下劣
親眷朋友順世情　祗奉屠酤無善惡
衆知惡趣沈淪險　受罪中間苦百般
乞者往來希濟給　全無輙惠固違情
乞人不遂逆其情　忿意含瞋嘆所恨
此人心硬語言慳　捨利不如而捨命
此人慳鄙癡迷重　拯救行檀揔不知
藏財財帛終散壞　若行惠施永堅牢
一人如是護多財　愚迷轉厚無思慮
受苦寧知虛妄慳　多人護物苦平等
不使不用不與人　殊無知此善好事
金銀積聚滿屋中　坑藏不淨有何別
貧窮行施眞檀度　說彼名為最上人
富貴微捨少財帛　如河滴滴誰不解
若人依法行不乏　好施如同好女色
若施餘財行間續　感果虧盈亦如是

清淨心田事法王　少年戒德喻花香
慈心柔軟如閨女　適悅莊嚴大行芳
禮叅聖境行檀施　精進多聞受苦辛
軌則若虧無戒行　前修多善並捐功
今時名稱人知重　來世生天衆所欽
福壽遠延恒快樂　皆從持戒得成功
常聞極苦三塗獄　恒守威儀戒德圓
壽盡浮生捨命時　焰魔惡趣我無怖
城隍聚落與林間　或有愚迷或智慧
假使知法不知法　若求善道須持戒
堅持禁戒令清淨　恒須親近善知識
如法熏修善業圓　一切功德皆集聚
持戒法利獲安樂　若意愚迷有毀傷
德命剎那即使滅　智者何緣而飲酒
彼或飲酒彰愚劣　究竟為非無善名
忽然倒地喻無常　涂污盈身成不淨
雖然親眷同歡飲　醉了相違便害命
如是過失剎那間　說此酒毒勝毒藥
得罪多因婬慾行　直如捨命尚牽心
一切欲情無善益　何用癡迷慕女人
若樂自妻求適悅　由常貪愛可合宜
於他妻妾妄追求　當感孫單心怖畏
血肉筋髓皮膚蓋　內外都來不淨身

自身妻子猶非分　他人婦女豈合貪
若人潔志無婬慾　知此和合如幻夢
是故遠離於女人　而得心安離迷妄
女人實可為道悅　富貴嬌奢亦復然
親眷共同生愛戀　命當不久即無常
愚人一向增貪愛　智者思惟總是虛
如向愛塵而樂住　何時出離得菩提
修行勿憚於勤苦　彼後還招安樂身
應是善言具利益　服行可喻妙良藥
一切事行多明了　過失危亡盡可知
若是合行彼可行　善事去何有蓋覆
若人修作前程事　先除邪亂正思惟
決定後時無過咎　自然安隱苦不生
若修善業令增長　一心寂靜離浮囂
如有寃家煩惱病　自然除捨絕愚癡
惡口兩舌心下劣　愚人縱意任情行
豈知孔雀色嚴德　可喻狼狗烏鵲噪
呵嘖愚癡無正解　讚揚精進戒施門
我說有人行此行　集福安身而最上
自在法音同歌樂　無心忻樂更何憑
汝等有情若棄背　為是傍生為是人
為利非利都不悟　是實無實俱不知
如是瞋然無了別　雖具人形同畜生

不分賢善與愚癡　豈辯野干異師子
並無勝劣一般看　智者暫時勿共住
不言自聖不愚癡　不作兩舌不我慢
難知理上有所知　說是婆羅門莊嚴
一心細意修直行　過失恒時不受行
我慢惡人與鬪諍　知是色德我非有
愚癡心內懷顛倒　慈忍全無凶猛多
以此豪强諸過失　執爲自德勝他人
出家勝道無心重　善友全然不敬親
師敎未曾守供養　唯親鬪諍大愚癡
天邊圓月終須缺　山下花芳不久凋
人世無常何異此　須諍人我擬何爲
女人本性終無實　障礙人修善業因
阿耆羅菓有其核　此是世間三種過
尊重法師參聖跡　心行知足懷悲智
如是五種世間事　若言難作亦易作
若人知法恒行善　復能尋訪善朋友
喩如砂內揀眞金　一切有情皆知重
愚劣同行不自由　自然無德無知重
設復出家必暴惡　縱然活命無善名
何以不信於朋友　何以不知於天人
何以不行於方便　何以自作於難學
慳人何處解布施　流砂何處而有水

不淨何處有馨香　惡人何處有恩義
憎愛之人何有德　寃家何處有善人
快樂何人解知足　壽命何人得久長
婬女買浮無厚信　癡人愚鈍無分別
富貴暫榮誰得久　業因決定難破壞
婆羅門得食歡喜　孔雀聞雷聲歡喜
善人救護他歡喜　愚迷破壞時歡喜
愚迷愛樂行鬪諍　如貧得寶心歡喜
賢人聞彼善言詞　如蜂聞彼花香氣
有德之人德是親　有過之人過是寃
賤使之人賤是苦　知足之人足是樂
何憚巡門持鉢化　豈辭力役在他方
終不於身著我見　恒調心行善柔和
彼心無愛無人我　似鹿無家住野林
住是富豪及尊貴　應無少事向他求
棄捨妄緣諸快樂　都無繫㝵自由閑
活命性同於鵝鶴　長於清淨水中行
王城聚落人居止　八德多無一二存
悲壽清淨機嫌恥　知法無我快樂力
連山谿澗巖巒窟　食菓皮衣伏五根
寂靜野林堪適悅　何須聚落要求人
居山不見他門戶　自在無拘快樂行
住彼心中所得利　降伏根識命長生
我今教化汝等已　合掌調柔心意聽

一切法藏具安樂　彼須忻樂一心求
汝知善審一人身　若要剎那不可得
得後愚癡不作福　依前自賺自沈淪
水滴地上非久住　可喻人生命不堅
三種無尋誰能作　若是智者方能行
如是彼若隨其力　作意三種少分知
喻如野鵠觀自身　孔雀莊嚴非勝我
無常生死誰人愛　智慧何曾觀五根
此身雖任終無久　說彼虛生在世間
如是煩魔人盡見　眾生受苦幾人逃
老死無侵安樂處　云何汝等不能行
無常情物應皆定　唯務貪生並不知
前路無憑光影速　緣何乞乞不思惟
父母妻子朋友等　和合虛幻暫時間
正法親眷此堪依　能去無常生死苦
多求生得煩惱實　護身生得怖畏實
破壞生得憂愁實　智者若求有何利
彼若不修真如行　輪迴生死幾時休
智者恒觀此世間　都成幻化愚癡力
戲言設唱皆無實　貪欲追求喻疥瘡
損命不堅如幻夢　何如佛法用身心
但是為非所作罪　並皆平等壞其身
世間何彼心愚暗　不解思惟罪惡生

所懷善惡心中事　護世天人並惣知
心若不能思惟此　何時意地消諸罪
隨緣坐住受用具　稍可身依得暫時
此假助緣行善利　其餘資具人煩惱
雖觀莊嚴宮殿等　唯使麤惡牀卧具
知足自然心喜樂　如觀醜女勝天女
須知世上有爲財　水火盜賊俱可奪
如是欲求他世福　莫求此等不堅財
論義工商農種士　不依法則勿須行
應知此事合如然　離福自然不成就
若能作善作不善　應知非是別餘人
並是自身業所造　由是衆生一切得
如是一切所作業　若能後有不復生
生老病苦及無常　續續未委從何來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彦莫能究其言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靡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慜繁形類竅鑿昏明絶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耆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蟄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教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很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欽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踰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遣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睽懿非博學釋典徹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纍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著哉

法集要頌經有爲品第一　　尊者法救集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能覺悟煩惱　宜發歡喜心　今聽我所集

佛所宣法頌　如是佛世尊　一切智中師
慈悲爲有情　廣說眞實語
一切行非常　皆是興衰法　夫生輙還終
寂滅最安樂　如燭熾焰時　擲物在暗處
不使智燈尋　恒爲煩惱覆　人身有形器
棄散在諸方　骸骨如鴿色　觀斯有何樂
譬如人初夜　識託住母胎　日涉多遷變
逝而定不還　晨朝覩好事　夜至則不現
昨所瞻視者　今夕則或無　榮富焰熾盛
無常無時節　不揀擇貴賤　常被死王降
或有在胎殞　或初誕亦亡　盛壯不免死
老耄皆必受　若老或少年　及與中年者
恒被死牽侵　云何不懷怖　命如葉自熟
常恐會零落　生已必有終　誰能免斯者
譬如陶家師　埏埴作坯器　諸有悉破壞
人命亦如是　如人彈琴瑟　具足衆妙音
絃斷無心聲　人命亦如是　如囚被繫縛
拘牽詣都市　動則向死路　壽命亦如是
如河急駛流　往而悉不還　人生亦如是
逝者皆不迴　諸患集成身　生多衆苦惱
人命亦如是　爲老死所伺　所造成功勞
永世獲安樂　如杖擊急水　暫開還却合
如人操杖行　牧牛飲飼者　人命亦如是

亦即養命去　夫人欲立德　晝夜勿空過
旣獲得人身　一心思命盡　不寤覺夜長
疲倦遺路長　愚迷生死長　希聞於妙法
有子兼有財　慳惜過散壞　愚夫不自觀
何恃有財子　百千非筭數　族姓富男女
積聚多財產　無不皆衰滅　富貴非聖財
恒爲無常伺　猶如盲眼人　不能自觀察
聚集還散壞　崇高必墜落　生者皆盡終
有情亦如是　行惡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能修善者　漏盡得涅槃
諸佛與菩薩　緣覺及聲聞　尚捨有爲身
何況諸有情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窟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若住現在世
過去及未來　一切有爲事　終歸於盡壞
智者能離繫　恒正念觀察　常思無漏道
是名眞智者　如因被繫縛　所欲無能益
亦如朽故車　不久見破壞　色變爲老耄
戀家如在獄　不覺死來侵　愚夫不能知
雖壽滿百歲　亦被死相隨　爲老病所逼
患終至後際　老至苦纏身　晝夜多痛惱
辛楚有千般　如臭入灰火　江河無停止
駛流去不迴　保惜膿漏軀　雖戀不能住
四大聚集身　無常詎久留　地種散壞時

法華寺經卷上　　余柏泉　書

神識空何用　此身多障惱　膿漏恒疾患
愚迷貪愛著　不厭求寂滅　今歲雖云在
冬夏不久停　凡夫貪世樂　中間不驚怖
父母與兄弟　妻子并眷屬　無常來牽引
無能救濟者　如是諸有情　舉動貪榮樂
无常老病侵　不覺生苦惱　剃髮為苾芻
宜應修止觀　魔羅不能伺　度生到彼岸

法集要頌經愛欲品第二

慾我知汝根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惟汝
則汝慾不有　因慾生煩惱　因慾生怖畏
離慾得解脫　無怖無煩惱　從愛生煩惱
從愛生怖畏　離愛得解脫　無怖無煩惱
菓先甜後苦　愛慾亦如斯　後受地獄苦
燒煑無數劫　愚迷貪愛慾　戀著於妻子
為愛深纏縛　堅固難出離　賢聖示愛慾
莊嚴諸眷屬　遠離於妻子　堅固能利益
貪欲難解脫　離欲真出家　不貪受快樂
智者無所欲　世間貪欲人　種種非思惟
若能調伏者　是名真離欲　若人恒貪欲
處縛難解脫　唯慧能分別　煩惱斷不生
正念常興起　寂靜欲易除　自制以法戒
不犯善增長　常行貪欲人　愚者共狎習
念定不放逸　次第獲無漏　剎那修止觀

能離諸罪垢　我慢自消除　解脫獲安樂
若人不斷欲　如皮入火燒　刹那見燋壞
受罪無央數　苾芻慎欲樂　放逸多憂愁
若離於愛欲　正念受快樂　無猒有何足
不足何有樂　無樂有何憂　有愛有何樂
寂靜智慧足　能長無漏道　貪愛若不足
非法受中夭　見色心迷惑　不自觀無常
愚以爲美善　不知其非眞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財爲愛欲　害人亦自縛
世容衆妙欲　此欲最味少　若比天上樂
迦哩灑跛拏　衆山盡爲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猒足　正覺盡能知　世間苦果報
皆因於貪欲　智者善調伏　應依此中學

法集要頌經貪品第三

極貪善顯現　有情懷疑慮　若復增貪意
自作堅固縛　離貪善觀察　疑慮得消除
棄捨彼貪愛　堅固縛自壞　以欲網自弊
以愛蓋自覆　愚情自恣縛　如魚入鈎手
死命恒來逼　如犢逐愛母　貪著放逸者
如猿逢菓樹　貪意甚堅牢　趣而還復趣
夫貪愛潤澤　思想爲滋蔓　貪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貪欲多虛誑　貪欲懷悋惜
若以慧分別　正觀獲安樂　由貪愛生死

奔波樂向前　群生無慧眼　不能自觀察
愚迷貪所執　沉淪豈覺知　若修瑜伽行
魔王不能伺　貪垢難消釋　如猿戀愛毋
離貪免沉淪　離貪得解脫　因貪增喧諍
因愛饒毀謗　苾芻修止觀　證得寂靜果
貪意如良田　遇風雨增長　若遠離貪愛
煩惱不能侵　貪欲若薄劣　如水滴蓮上
彼煩惱易除　可說爲智者　伐樹不伐根
雖伐猶增長　拔貪不盡根　雖伐還復生
貪欲如種田　耕之去雜穢　愛苗若不耘
善果不堅貞　貪心與愛心　分別本不二
造惡俱苦受　云何不生悔　貪性初爲種
愛性爱胞胎　有情戀不息　往來難出離
諸天及人民　依愛而止住　愛往衆結隨
刹那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方自覺
緣流愛不住　欲網覆瘡根　枝蔓增飢渴
數數增苦愛　譬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體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有情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苾芻真度世

法集要頌經放逸品第四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乃自喪　智者守道勝　終不爲迷醉
不貪致善樂　從是得聖道　恒思修善法

自守常堅固　智者求寂靜　吉祥無有上
迷醉如自禁　能去之為賢　已昇智慧堂
去危乃獲安　智者觀愚人　譬如山與地
當念捨憍慢　智者習明慧　發行不放逸
約已調伏心　能善作智燈　黑闇自破壞
正念常興起　意靜易滅除　自制以法命
不犯善名稱　專意莫放逸　習意牟尼戒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增惡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歷於百千生　終不墮地獄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比觀不散亂　如財主守藏
莫貪樂鬪諍　亦勿嗜欲樂　思念不放逸
可以獲大安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放逸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初獄二尠福　毀三睡眠四
無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加重罰
身死入地獄　本情不自造　情知不自為
不慮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智者踰明燈　闇者從得燭　示導世間人
如目將無目　若所作不善　如彼無目人
涉道甚艱難　路險懷恐怖　善法若增長
魔羅不得便　漏盡證寂滅　可獲真實業
惡法若增長　魔羅常伺便　失彼寂滅道

受苦無窮盡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　具足法身行　雖誦習多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難獲沙門果
若聞惡而忍　說行人讚嘆　消除貪瞋癡
彼獲沙門性　讚歎不放逸　毀彼放逸人
恒獲人天報　最上爲殊勝　若人不放逸
智者所讚歎　所作善增長　能生諸善法
若行放逸者　現法無能益　安情如不動
亦乃說爲智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如象救淤泥　難救深海苦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抖擻諸罪塵
如風飄落葉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結使深纏縛　如火焚枯薪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各各順次第　得盡諸結使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寂靜永安寧　苾芻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煩惱若消除　能得涅槃樂　放逸不發起
善法應須修　今世至後世　得行法快樂
放逸不發起　煩惱自然伏　善法堅習學
決定得涅槃　長行於放逸　剎那無暫息
命終入地獄　剎那亦無歇　放逸不憶念
亦不習威儀　躭睡不相應　此是戒障礙
常離不相應　使不壞其念　猶念恒調伏

塵垢得消除
苾芻懷護慎　持戒勿破壞　善守護自心
今世及後世　苾芻勿放逸　捨家順佛教
抖擻无常軍　如象出蓮池　依此毗尼法
不懷放逸行　消除生死輪　永得盡苦惱

法集要頌經安樂品第五

愛處生憂愁　愛處生怖畏　若無所愛樂
何愁何怖畏　由愛生憂愁　由愛生怖畏
若遠離念愛　遂捨狂亂終　夫人懷憂愁
世苦無數量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愁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
無念無不念　念為求方便　非義不設權
權慧致大義　自致第一尊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念愛不見苦　不愛念憂感
於中生愁感　消滅人善根
愛念就後世　朋友多親眷　長夜憂愁恨
念離為甚苦　念色金色容　天身而別住
樂極而害至　為死王所錄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源　不越死徑路
不善形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若謂樂著色
放逸之所使　夫自念欲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　樂為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
宜自善守護　如防護邊城　乃牢固墻塹

夫欲自念者　藏己仍堅密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當自善防護　後剎那虛悔
時過則生憂　須臾墮地獄　偏於諸方求
令心中間察　頗有斯等類　不愛乃愛彼
以己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刀杖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譬如欠行人　從遠吉却還
親厚亦安和　歸來懷慶悅　好福行善者
從此達於彼　自受多福祚　如親厚來喜
起從至聖教　禁制不善心　近者則見愛
離道莫親愛　近者與不近　所往皆有異
近道則生天　不近墮地獄
樂法戒成就　成信樂而習　能誡自身者
為人所愛敬　為人所敬故　皆由己所造
現世得名譽　後生於天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善者生天上
不善墮地獄

法集要頌經持戒品第六

智者能護戒　福致三種報　現名聞得利
終後生天上　當見持戒者　護之為明智
得成真正見　彼獲世安靜　持戒得快樂
令身無煩惱　夜臥眠恬淡　寤則長喜悅

戒終老死安　戒善止亦寧　慧為人之寶
福德賊難脫　何法終為善　何法善安止
何法為人寶　何盜不能取　戒法終為安
戒法善安止　慧為人之寶　唯福不能盜
修戒行布施　作福為良田　從是至彼岸
常到安樂處　苾芻立戒德　守護諸根門
飲食知節量　寤寐意相應　意常生覺悟
晝夜精勤學　漏盡心明解　可致圓寂道
智者立禁戒　專心習智慧　苾芻無熱惱
盡果諸苦除　以戒常伏心　守護正定意
內學修止觀　無忘為正智
竭除諸罪垢　盡慢勿生疑　終身求法戒
勿遠離聖念　戒定慧解脫　應當善觀察
彼已離塵垢　盡煩惱不生　集白淨解脫
无智皆以盡　超越魔羅界　如日光明照
我慢及迷醉　苾芻應外避　戒定慧三行
求滿勿遠離　既不放自恣　諸有勿想念
是故捨陰蓋　不生如是障　苾芻防禁戒
恒見學此者　直趣涅槃路　遠得淨如是
花香不逆風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風薰
德人徧聞香　烏鉢嚩哩史　多誐羅栴檀
如是等花香　勿比於戒香　若人能持戒
清淨不放逸　正智得解脫　是名安樂處

此道無有上　消除禪定魔　賢聖德難量
得達八正路

法集要頌經善行品第七

守護身惡行　自正護身行　守護身惡者
常修身善行　守護口惡行　自正護口行
守護口惡者　常修口善行　守護意惡行
自正護意行　守護意惡者　恒修意善行
身當棄惡行　及棄口惡行　意亦棄惡行
及諸穢惡法　身當修善行　修口善亦然
及修意善者　無欲盡諸漏　身當修善行
修口意亦尒　今世及後世　永得生善處
慈仁行不殺　常能善攝身　彼得無盡位
所適皆無患　不行殺為仁　常能慎過言
彼得無盡位　所適皆無患
過去身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身不放逸
智生罪除滅　過去口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若不妄語　智生罪除滅　過去意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意常清淨　智生罪除滅
慎身為勇捍　慎口捍亦然　慎意為勇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苾芻護一切　能盡諸苦除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二業

是道大仙說

法集要頌經語言品第八

妄語入地獄　作之言不作　二罪後俱受
是行自牽去　恒懷暴惡人　斧在口中出
所以自傷身　由其出惡言　說法自悅人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　不慙此儀式
譽惡惡還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快鬪
彼後皆無安
爭為微少利　如擲失財寶　從彼致鬪諍
合意向惡道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口意發惡願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愚修忍意　念諦則無犯
若倚內寶藏　依賢聖活命　愚者墮惡道
猶願邪見作　以失令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況欲見究竟　竹蘆生實乾
還害其自軀　若吐言當善　不演惡法教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趣　聖賢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苾芻挹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
所語言柔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是以言語者
必使心無患　亦不尅有情　是為能善言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眾悉可　至誠甘露說　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　是為立道本　如說佛言者
是吉得滅度　為能斷苦際　是謂言中上

法集要頌經業品第九

應遠離一法　所謂妄語人　無惡不經歷
不免後世苦　寧吞熱鐵丸　渴飲洋銅汁
不以無戒身　食人信施物　犯戒放逸人
國中如肉團　無慚不畏罪　後受地獄殃
若人畏苦報　亦不樂行苦　勿造諸惡行
念尋生變悔　至誠為諸惡　自作教他作
不免於苦報　欲避有何益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此處　避免宿惡殃
眾生有苦惱　不免於老死　唯有仁智者
能免纏縛罪
妄語求賄賂　自所行不正　欲譖良善人
以枉治善士　罪纏斯等人　沒溺深險坑
夫士為行者　好之與暴惡　各自為己身
終以不敗亡　動轉屈身形　唯影恒親附
或起或往來　不離其形影　不但影隨形
形亦自隨影　猶行善惡行　終不離自身
遂貪食毒味　不從吾往言　為毒之所害
後乃自覺悟　愚心不開悟　習惡不從吾
受地獄苦痛　後方悟其教　戲笑為其惡

已作身自受　號泣受罪報　隨行而罪至
惡不即時受　如搴牛湩清　罪在於陰伺
譬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受　如彼鋒利劍
不慮於後世　當受其苦報　惡爲惡所縛
爲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源
如鐵生醫垢　反食其自身　惡生於自心
還當壞其體

法集要頌經正信品第十

信慙戒布施　上士譽此法　斯道明智說
得生於天界　愚不修天行　亦不讚布施
正直隨喜施　彼得後世樂
信者眞人長　念法所安住　近者應得上
智壽中中賢　人業何者上　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信者眞人長
念法所安住　賓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慧得
得脫一切縛　信之與戒法　慧意則能行
建夫度恚怒　從是得脫淵　信使戒成就
亦獲壽及慧　在在則能行　處處見供養
施共與鬪諍　此業智不處　施時非鬪時
速施何疑慮　此方出世利　慧信爲智母
是財出世寶　家產則非常　欲見諸眞者
樂聽聞法教　能捨慳垢心　此乃爲上信

信能渡有河　其福難侵奪　能禁止竊盜
閑靜沙門樂　沙門恒來至　智者所見樂
及餘篤信者　聞則生歡喜　若人懷慎惱
貪他人衣食　彼人晝夜寐　不獲三摩地
若人能斷貪　如截多羅樹　彼人則晝夜
及獲三摩地　無信不修行　好剃正言說
如掘取清泉　掘泉揚其泥　智者習信行
樂仰清淨流　如善取泉水　思冷不擾濁
信智不染他　惟智與賢仁　非好則遠之
可好則近學　樂信與不樂　寂默自應思
遠離無信者　信仁應行之
無常及欲貪　放逸與愛樂　戒善行語言
業信為第十

法集要頌經沙門品第十一

斷漏降伏他　離欲名梵行　不犯辛尼戒
無一願不滿　行力若緩慢　作善與不善
梵行不清淨　不獲於大果　所有緩慢業
劣意盡除之　修習清淨行　獲果盡無餘
譬如執利劍　執緩則傷手　沙門不禁制
地獄縛牽引　又如執利劍　執緊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涅槃路　難曉則難了
沙門少智慧　諸想多擾亂　愚者致苦惱
沙門為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黏著

但隨思想走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是　袈裟在肩披
爲惡不捐棄　常念行惡者　斯則墮惡道
畏罪懷驚懼　假名爲沙門　身披僧伽胝
如剝娑羅皮　所謂長老者　不必以耆年
形熟鬚髮白　愚惷不知罪　能知罪福者
身淨修梵行　明遠純清潔　是名爲長老
所謂沙門者　不必剃鬚髮　妄語多貪愛
有欲如凡夫　世稱名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服似沙門　譬如鶴伺魚　如雜實不離
袈裟除不除　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
所言沙門者　消除寧兔羅　守護微細愆
是名眞梵行　所言沙門者　息心滅意想
穢垢盡消除　故說爲出家

法集要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法集要頌經卷第二　尊者法救集

宋西天中印度惠德大師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法集要頌經正道品第十二

正道四聖諦　智慧所觀察　破壞愛輪迴
如風吹塵散　能見聖諦者　寂靜諦觀察
滅除煩惱見　如雨灑微塵　八正最上道
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無為　智燈照愚暗
道為八真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善觀察　智為世間長　快樂證無為
知受正教者　永盡生老死　若能覺此苦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觀察　如慧之所見
行道淨其迹　一切諸行苦　一切諸行空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行道淨其迹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若能覺此苦
一切法無我　如慧之所見　愛箭而為射
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迹　吾已說道迹
宜以自勗勵　諦受如來言　諦受如來言
拔愛騎固刺　宜以自勗勵　趣向滅眾苦
此道無別法　見諦之所淨　見諦能證果
能壞魔羅軍　此道無有餘　是道更無過
趣向滅眾苦　能破魔羅軍　在衆須演道
一趣如潮流　如能仁入定

一入見生死　得道爲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究竟道清淨　已盡生死源
辯才無邊界　明見宣說道　可趣服甘露
前未聞法輪　轉爲哀衆生　禮拜奉事者
化之度三有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爲正斷　三觀爲轉念
遠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待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已定攝外亂　世間生滅法　一彼無邊
覺道獲解脫　快樂無窮盡　積善得善行
讚歎得名譽　遠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法集要頌經利養品第十三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人爲貪利喪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爲此害賢　首落分于地　貪利不善性
苾芻勿羨之　任癡多愛癡　希望他供養
在家及出家　族姓諸愚迷　貪利興嫉心
我爲降伏彼　愚爲愚計想　欲慢日夜增
異哉得利養　圓寂趣不同　能諦知足者
苾芻眞佛子　不貪著名譽　喜悅是智人
不受著一切　不諂於他人　不依他活命
當自守法行　自利尚無貪　豈貪他名譽
百味如膏車　支形得行道

苾芻貪利養　不得三摩地　知足常寂靜
止觀可成就　苾芻遠利譽　常足不貪求
但三衣飲食　眞活命快樂　苾芻不捨利
如毒虵同室　坐卧睡寐畏　皆由貪活命
苾芻不捨利　下劣中劣喜　一法應觀察
少智難得脫　謹慎常依戒　無貪智者讃
淨行正根力　應當自思惟　具足得三明
解脫獲無漏　寡智勘識人　無所憶念知
其於諸飲食　依於他人得　而有惡法生
由利養增嫉　自利多結怨　徒服三法衣
但望美飲食　不奉諸佛教　當知是過失
利養爲大怖　少智不審慮　苾芻應擇心
苾芻說諸家　三業應調伏　不邪命自活
心善常思惟　微細病難忍　利養最難離
供養心不動　天龍致礼拜

法集要頌經怨家品第十四

不然而興怨　不謗而造業　愚迷受輪迴
今世及後世　先自作禍業　然後害他人
彼此相興害　如鳥墮羅網
破他還自破　冤家遇冤家　毀他還自毀
嗔他還自嗔　斯何沙門行　不知正法本
壽既獲短促　捨冤復結冤　衆相共毀謗
各發恚怒讃　歡心平等忍　此忍最無比

斷骨而命終　牛馬死財失　國界則喪亂
聚集還復得　汝等不興惡　此法得離怨
他怨能忍受　說之名爲智　若知此說勝
愚迷求快樂　現在無怨意　未來亦無恨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快樂　行忍怨自息
此名如來法　若人致毀罵　彼勝我不勝
快樂從意者　怨終得休息　若人親善友
共遊於世間　不積有寬餘　專念同其意
設不得善友　獨遊無伴侶　應觀諸國土
獨善不造惡　學無同伴侶　又不得親友
寧獨守善行　不與愚人偕　樂戒學法行
奚用伴侶爲　如龍好深淵　如象樂曠野

法集要頌經憶念品第十五

入息出息念　具滿諦思惟　常依次第行
捿如佛所說　是則照世間　如雲開月現
起止覺思惟　坐臥不廢忘
苾芻立是念　現利未來勝　始得終最勝
逝不覩生死　若見身所住　六觸以爲最
苾芻常一心　便自知圓寂　以有是諸念
自身恆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一心定歡喜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法行　得度生死地　苾芻寤意念

當令念相應　生死煩惱斷　獲得圓寂果
常當聽妙法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無怖畏　以覺意得應　晝夜慕習學
解脫甘露要　決定得無漏
若人得善利　而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常念佛　若人得善利　而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常念法　若人得善利
而來自歸僧　是故當晝夜　一心常念僧
善知自覺者　是瞿曇聲聞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佛　善知自覺者　是瞿曇聲聞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法　善知自覺者
是瞿曇聲聞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僧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戒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施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天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恒念身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靜慮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不殺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不盜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常念空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無相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無願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出世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意樂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圓寂

法集要頌經清淨品第十六

當念自覺悟　作時勿虛妄　行要修亦安
所造時真實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亦然　意願即果之　坐臥求方便
發起於精進　如工鍊真金　除其塵垢冥
不爲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不善而反善　反善而不善　不畏而現畏
畏現而不畏　生爲人邪見　死定入地獄
人先爲放逸　後止而不犯　是光照世間
如月現雲消　人先爲放逸　後止而不犯
以善而滅之　是光照世間　若人爲罪惡
修善而能除　世間由樂著　而豈念其義
少年而出家　求佛深妙法　是光照世間
如月晃雲散　現世不施害　死而無憂慼
彼見道無畏　離苦獲安隱　現世不施害
死而無憂慼　彼見道無畏　眷屬中最勝

除斷濁黑業　惟修白淨行　度愛得清淨
棄捨穢惡行　持戒常清淨　清淨睹沙彵
三業恒清淨　清淨名出家　愛欲意爲田
婬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愚癡滋蔓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慳悋滋蔓生　是故當離慳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愛樂滋蔓生
是故當離愛　獲報無有量　六識王爲主
愛染爲眷屬　無染則離愛　染著是愚癡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飾　門根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有緣則增苦　觀彼二因緣
滅之由賢衆　不從外愚除

法集要頌經水喻品第十七

淨心常憶念　無所有貪愛　已度愚癡淵
如鵝守枯池　彼心既棄捨　翺翔昇虛空
修行出世間　能破魔羅衆　少不修梵行
至老不積財　愚癡樂睡眠　由已不修善
少不修梵行　至老不積財　鶖鷺守空池
守故有何益　莫輕小惡罪　以爲無殃報
水滴雖極微　漸盈於大器　惡業漸漸增

纖毫成廣大　莫輕小善業　以為無福報
水滴雖極微　漸盈於大器　善業漸漸增
纖毫成廣大　猶如人渡河　縛栰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　聰叡乃謂度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當度　苾芻入淵池
聲聞縛牢固　是泉而何用　水恒而停滿
拔愛根本除　復欲何所望
水工調舟船　弓師能調角　巧匠樂調木
智者能調身　猶如深淨泉　表裏甚清徹
聞法得清淨　智者生歡喜　猶如深淨泉
表裏甚清徹　智者聞妙法　歡喜無窮盡
忍心如大地　不動如虛空　聞法喻金剛
獲味免輪迴

法集要頌經華喻品第十八

何人能擇地　捨地獄取天　惟說善法句
如採善妙華　學人能擇地　捨地獄取天
善說妙法句　能採衆妙華
截林勿截樹　因林生怖畏　截林而滅已
苾芻得圓寂　截林不斷根　因林生怖畏
未斷分毫間　令意生纏縛
截林勿斷根　因林生怖畏　心纏最難離
如犢戀愛母　當自斷愛戀　猶如枯蓮池
息跡受正教　佛說圓寂樂

猶如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 巧言華如是
無果不獲報 猶如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巧言善如是 必獲其好報
猶如蜂採華 不壞色與香 但取味飛去
苾芻入聚然 不違他好惡 勿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如田糞穢溝
而近于大道 其中生蓮華 香潔甚可悅
有生必有終 凡夫樂癡邊 慧人愛出離
真是佛聲聞 多集衆妙華 結鬘為步搖
有情積善根 後世轉殊勝 如未哩妙華
未拘羅清淨 貪欲瞋若除 苾芻淨香潔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因眠遇水漂
餓被死王降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欲意無猒足 常為窮所困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未獲眞財寶 長為窮所困
若不見死王 慧照如淨華 苾芻到彼岸
如鮑脫故皮 貪瞋癡若斷 如異蓋華根
苾芻到彼岸 如鮑脫故皮 貪癡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鮑脫故皮
恚根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鮑脫故皮 癡根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鮑脫故皮 如人結花鬘
慧樂貪無足 不盡現世毒 三根常纏縛

觀身如坏器　幻法如野馬　斷魔華開敷
不覩死王路
是身如聚沫　如此幻化法　斷魔華開敷
不覩死王路　我慢根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慳悋根若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愛支根若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若無煩惱根　獲報善因果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法集要頌經馬喻品第十九

譬馬調能軟　隨意如所行　信戒及精進
定法要具足　獲法第一義　利用設無窮
一心行和忍　得免輪迴苦
忍和意得定　能斷諸苦惱　從是得住定
如馬善調御　斷恚獲無漏　如馬能自調
棄惡至平坦　後受生天樂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悟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若人有慚愧　智慧可成就
是故易誘進　如策於良馬
譬馬若調平　可遊王乘騎　能調為人賢
乃受誠信語　雖為常調伏　如彼新馳馬
亦如善龍象　不如自調者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乃到調方所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乃滅一切苦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得至圓寂路 應當自調伏
亦如止奔馬 能自防制者 念度苦原際
如馬可王乘 彼地希有生 苾芻善調伏
解脫一切苦 惟自調伏者 善意如良馬
亦如大象龍 自調最為上 如王乘智馬
國中所希有 苾芻善調伏 能斷於纏縛
惟自調伏者 此善最無比 亦如善象龍
意念到彼岸 自師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謹慎 如商賈智馬

法集要頌經瞋恚品第二十一

除瞋去我慢 遠離諸煩惱 不染彼名色
究寂無有伴 除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為毒根本 苾芻為甘甜 賢聖悉能除
斷彼善眠睡 人興恚怒心 作諸不善業
後恚若得除 智火漸熾盛
無慚復無愧 復好生瞋怒 為瞋所纏縛
如闇失明燈 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 不知善響應 有力近猛軍
無力過怯弱 能忍為上將 宜當忍羸弱
舉衆共輕之 有力名為忍 能忍最為上
宜當懷忍羸 自我與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　宜忍彼中瑕
俱行於二義　我忍彼亦然　愚謂我無力
觀法亦復介　若愚勝於智　麤言及惡語
欲常得勝者　於言宜寂默
常習智者教　不與愚人集　能忍穢陋言
故說忍中上　恚者不發言　處眾若屏處
人恚以識然　終已不自覺　諦說不瞋恚
少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若為惡意害　怒有怒果報
怨不報其怨　勝其彼鬪負　忍辱勝於怨
善勝不善者　勝者能施善　真誠勝欺善
無恚亦不害　恒念具實行　愚者自生恚
結冤常存在　恚能自制斷　如止奔走車
是為善調御　去冥入光明　沙門及正道
剝養怨憶念　清淨水兼華　馬恚為第十

法集要頌經如來品第二十一

自獲正覺最無等　一染世間一切法
具一切智力無畏　自然無師亦無證
自獲正覺最無等　不染一切世間法
具一切智力無畏　自然無師無保證
善逝獨證無等倫　應現世間成正道

如來諸天世中尊　一切神通智圓滿
我為佛世尊　斷漏無婬欲　諸天及世人
一切從吾心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諸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已勝不受惡
一切世間勝　叡智廓無邊　誘蒙吾為勝
今往波羅奈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智人不起愚　觀世而隨化
說於無垢迹　永息無有上
勇猛師子吼　正法名如來　法說及義說
覺者永安寧　勇健立靜處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衛護　為佛所稱記
於彼天人中　歎說正等覺　速修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說諸過去佛　及以當來者
現在正等覺　多除群生憂　盡皆尊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生恭敬　是謂佛法要
若欲自求要　正身最第一　信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戒　諸有不信佛　如此群盲類
當墮於惡道　如商遇羅剎　船師能度水
精進為橋梁　人以種姓繫　度者為勇健
如來無等倫　愛盡無所積　解脫心無漏
恩慧天世人　思惟二觀行　善觀二閑靜
除冥超神仙　善獲得自在
譬人立山頂　徧見村落人　審觀法如是

如登樓觀園　若人恒觀察　煩惱永不生
降甘露法雨　連注無窮盡

法集要頌經多聞品第二十二

多聞善能行　修善無煩惱　所行業鄣消
沙門獲妙果　愚迷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樹
猶如蓋屋密　闇冥無所見　雖有衆妙色
有目不見明　猶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　善法及惡法　譬如執明燭
悉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　善惡之所趣
雖稱為多聞　禁戒不具足　為法律所彈
所聞便有闕　行人雖少聞　禁戒悉具足
於法律所稱　於聞便有闕　雖少多有聞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呵責　所願而皆失
多聞能持固　奉法為垣墻　精進難毀譽
從是三學成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閻浮金　孰能說有瑕
智博為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
所聞而盡獲　多聞如寶鏡　照法盡無餘
自照兼照他　二俱生喜悅　多聞如瓔珞
自身先嚴飾　有情生喜悅　愛樂無窮盡
諸有稱已色　有歎說名德　斯皆諸貪欲
然自不覺知　闇為知法律　解疑亦見正

從聞捨非法　行到不死處
內無人自知　外無人所見　內不見其果
便隨聲而往　內既而知之　外無人所見
二果俱已成　便隨聲而往　內有而所知
外有而所見　彼有其明智　不隨聲而往
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
事由義析理　智牢善說快　聞知定意快
彼不用智定　速行放逸者　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空　聞意則牢固

法集要頌經己身品第二十三

常習善語言　沙門思坐起　一坐而所樂
欲求於息心　一坐而一臥　獨步而無伴
當自降伏心　自樂居山林　千千而為敵
一夫能勝之　莫若自伏心　便為戰中勝
自勝而為上　如彼衆生心　自降為大士
衆行則具足　非天彥達嚩　非魔及梵天
囊勝最為上　知智慧慈弱　先自而正已
然後正他人　若自而正者　乃謂之上士
先自而正已　然後正他人　若自而正者
不侵名真智　當自而修剋　隨其教訓之
已不被教訓　焉能教訓他
念自而修剋　使彼而信解　我已意尊心
智者所習學　為已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學此者　自正兼訓彼　身全得存道
尒時豈容彼　已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義
自已心爲師　不隨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獲眞智人法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得譽獲利樂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獲智爲天人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久受生天樂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親族中最勝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煩惱中無憂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斷除一切縛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能破諸惡趣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長作眞智師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解脫一切苦　自已心爲師　不依他爲師
自已爲師者　速證圓寂果

法集要頌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集要頌經卷第三　尊者法救集

書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詔譯

法集要頌經廣說品第二十四

雖誦百伽陀　句義不周正　不如解一句
聞乃得解脫　雖誦百伽陀　不明有何益
不如解一義　聞乃得止息　雖解多伽陀
不行無所益　不如行一句　習行可得道
若人壽百歲　毀戒意不息　不如一日中
供養持戒人　若人壽百歲　懈怠劣精進
不如一日中　勇猛行精進　若人壽百歲
不觀生滅法　不如一日中　而解生滅法
若人壽百歲　不觀成敗事　不如一日中
覩微知所忌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漏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漏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動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動道
若人壽百歲　不觀難見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微妙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垢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生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作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作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最上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最上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寂滅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寂滅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甘露句　不如一日中　得服甘露味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垢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清淨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離垢句
不如一日中　離垢得解脫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火神　不如須臾間　觀身而積行
雖復百歲中　山林祭火神　不如須臾間
正見得解脫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彼人不信佛　十六不獲一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不獲其一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不生慈愍心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彼不知法數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佛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法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僧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恒施於平等　彼無慈愍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恒施於平等
彼不恤孺動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恒施於平等　若無悲念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恒施於平等　彼懷怨恨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恒施於平等
不見擇滅法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干祀

終身而不輟　不如須臾間　一心念眞法
一念福無邊　勝彼終身祀　雖終百歲壽
奉事祀火神　不如須臾間　供養佛法僧
一念供養福　勝彼終身祀

法集要頌經善友品第二十五

無信懷憎嫉　鬪亂彼此人　智者所棄嫌
愚習以爲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侍　賢聖以爲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眞正　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爲最上　持戒永寂滅
如魚湊臭爛　人貪競取之　意者不覺臭
習惡亦如是　多識波羅㮈　衆生往採取
葉薰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親近惡知識　罪垢日夜增　如猪身不淨
自汚兼汚他　已自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爲人所輕笑　惡名日夜熾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汚
勇夫能除汚　去惡不爲伴　是故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

悲智修行道　忍苦盡諸漏
愚人盡形壽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眞法
如杓斟酌食　智者須臾間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眞法　如舌了衆味　智者尋一句
演出無量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眞佛之所說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愚者自稱愚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　毀訾智者身
毀智猶有勝　歎愚不爲上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是故事多聞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如月在衆星

法集要頌經圓寂品第二十六

如龜藏其六　苾芻攝意想　無倚無害彼
圓寂無言說　忍辱第一道　佛說圓寂最
不以懷煩熱　害彼爲沙門　言當莫麤獷
所說應辯才　少聞共論難　反受彼屈伏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
長沒無出期　若不自煩惱　猶器完牢具

如是至圓寂　永無諸塵翳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圓寂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　行為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圓寂第一樂

最妙聖言教　流布無窮際　世共傳習者
實無有猒時　如是無等倫　所說善言教
身苦所逼迫　何過飢患苦

趣善之徒少　趣惡之徒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圓寂　有緣生善趣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涅槃　如斯皆有緣

鹿歸於田野　鳥歸於虛空　義歸於分別
真人歸寂滅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於圓寂　焚燒諸縛著　慇懃速抒舩
以抒便當輕　求斷貪欲情　然後至圓寂

我有本以無　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
如今不可獲　難見諦不動　善觀而不動
當察愛盡源　是謂名業際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眾行永止息　識想不復興　如實知此者
是謂名苦際　住動虛則靜　非近非有樂
無動得輕安　靜乃獲圓寂
亦不由往來　往來絕生滅　老死煩惱除

斷老獲圓寂　吾已無往來　不去而不來
不沒不復生　此際名圓寂　智生之本末
有為知無為　生死所纏縛　縛者而難割
如是四大身　五蘊苦惱集　安住觀實者
盡苦獲圓寂　諸法無往來　往來恒生滅
老病死遷流　無漏獲圓寂
苾芻有世生　有造無作行　有無生無有
無作無所行　苾芻吾已知　無復諸趣入
無有虛空入　無諸入用入　無想非想入
無今世後世　亦無日月想　無往亦無來
從食因緣有　從食致憂樂　而此要滅者
諸苦法已盡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摶食
夫立食為先　然後乃至道　地種及水火
是時風無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見其實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照　審諦觀此者
乃應真圓寂　端正色纖容　得脫一切苦
非色非無色　得脫第一苦　究竟不恐懼
越縛無狐疑　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為患
所謂究竟者　圓寂為第一　盡斷諸想著
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
內自思惟行　如卵壞其膜　眾施法施勝
眾樂法樂上　眾力忍力最　愛盡圓寂樂

法集要頌經觀察品第三十七

善觀已瑕隙　使已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若已稱無瑕　罪福俱并至
但見他人隙　恒懷無明想　知慚壽中上
焉以貪縈縛　力士無畏忌　斯等命短促
知慚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缺漏
當觀真淨壽　世間普盲冥　智眼甚尠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觀世衰耗法
但見衆色變　愚者自繫縛　爲闇所纏繞
亦不見於行　觀而無所有
衆生皆有我　爲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
不觀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衆生多染著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衆生爲慢纏　染著於憍慢　爲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已得與當得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　及覺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侍病瘦者　是謂棄邊際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
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　衆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智者所厭患
彊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求勾度　爪髮為八分　雙部眼耳璫
愚者所染著　亦不求自度　著欲染於欲
不究結使緣　不以生結使　當度欲有流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今捨天王位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圓寂樂　青衣白蓋身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未離掘　求便斷縛著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祀　望免苦患難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及法苾芻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緣苦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觀已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晝以為夜　實身壞不久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
因何見不見　因爲出何見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　以解苦根原
是爲明妙觀　誰令凡夫人　不觀衆行本
因彼而觀察　去冥見大明

法集要頌經罪鄣品第二十八

諸惡業莫作　諸善業奉行　自淨其意行
是名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　不藏恚怒懷
以善滅其惡　欲怒癡無餘　獨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　如鶴擇乳飲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覩賢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飢想　當服於法味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
不憂隨惡道　人欲鍊其神　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　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無致畏彼人　謗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人之爲善惡　各各自知之
修善得善果　爲惡隨惡趣　達已淨不淨
何處他人淨　愚者不自鍊　如鐵鑽純鋼
若眼見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壽世

亦不為眾惡　商人在路懼　伴少而貨多
經過險難處　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疣　不為毒所害　毒無奈瘡何
無惡無所造　多有行眾惡　必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為難　善哉修善者
傷哉為甚惡　惡惡自為易　惡人為善難
愚者自謂正　猶惡不成熟　惡已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賢者見於惡　不為惡所熟
如惡以不熟　惡者觀其惡
賢者觀其惡　乃至賢不熟　設以賢熟者
賢賢自相觀　人雖為惡行　亦不數數行
於彼意不樂　知惡之為苦
人能作其福　亦當數數造　於彼意願樂
善憂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　攝持惡根本
由是與福業　心由樂於惡
為惡雖復少　後世受苦深　當獲無邊福
如毒在心腹　為福雖微少　後受大福德
當獲大果報　如種獲真實
無過而強輕　無恚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
便當遭於彼　痛癢語麤獷　此形必壞敗
眾病所逼切　心亂而不定　宗族別離散
財貨費耗盡　為賊所劫掠　所願不從意
或復無數變　為火所焚燒　身壞無智慧

亦趣於十品　作惡勿言無　人作言無罪
屏隈言無罪　斯皆有證驗
作惡言有憂　久作亦言憂　憂屏隈亦言
憂彼報亦憂　此憂彼亦憂　惡行二俱憂
彼憂彼受報　見行乃審知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行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者彼亦憙　罪行二俱憙
彼憂彼受報　見行自有驗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法集要頌經相應品第二十九

夜光照于冥　至因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使黯黮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無聲聞
不堅起堅想　堅起不堅想　後不至於堅
由起邪見故　堅而知堅者　不堅知不堅
彼人求於堅　正治以為本
愚者以為堅　反被此結縛　如鳥墮羅網
斯由愛深固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滅　無慢修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偽心

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　乃名爲善色　不以色縱容
暫觀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　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偽鍮　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畏忌　內穢外不淨　貪姿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豬　數數受胞胎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觀淨而自淨　諸根不具足
於食無厭足　斯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勤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盡闕甚可樂
然人不樂捨　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處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者有千數　智者在[illegible]叢
義理難深邃　智者所分別
多有眾生類　非射而不值　令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
是故不樂有　當念遠離有
無信無反復　穿牆而盜竊　斷彼希望思
是名爲勇士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徧滅其境界　無垢爲梵行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貪食　空及無相願

法集要頌經卷第三　第十[illegible]　書

思惟以為行　鳥飛於虛空　而無足跡現
如彼行行人　言說無所趣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為行　弗有諸衆生　多不順其性
有度不度者　為滅甚為難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衆惱
如鳥飛虛空　而無有所礙　彼人獲無漏
空無相願定　如鳥飛虛空　而無有所礙
行人到彼岸　空無相願定
無造無有造　造著愛煩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憂　造著為善妙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虛空無轍迹　沙門無外意　衆人盡樂惡
唯佛淨無穢　虛空無轍迹　沙門無外意
世間皆無常　佛無我所有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行相應　得脫一切苦
離愛免輪迴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行相應
能遠諸惡業　不墮於惡趣
亦復不知論　賢愚無差別　若復知論議
所說無跡迹　說應法議論　當豎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　仙人為法幢

或有寂然罵　或有在衆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不罵者　一毀及一譽　但利養其名
非有亦非有　則亦不可知
智人所稱譽　若好兼及醜　智人無缺漏
慧定得解脫　如紫磨眞金　內外徹清淨
猶如安明山　不爲風所動　智人亦如是
不爲毀譽動
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無始無有往　身塹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亦無還色想　四應不受生　捨前及捨後
捨間越於有　一切盡皆捨　不復受生老

法集要頌經卷第三　[illegible]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書

法集要頌經卷第四　尊者法救集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忍勝則怨賊　自負則自鄙　息意則快樂
無勝無負心　若人擾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得解脫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
後世不得樂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護法行法者　修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惡行入地獄　所生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蚖虵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　正法生於天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怨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為勝
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　有信慧施者
後身受善報　快樂施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為際　若彼求方便
賢聖智慧施　盡其苦原本　當知獲大報

愛法善安隱　心意潔清淨　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　若人心樂禪　亦復樂不起
亦樂四意止　并及七覺意　及彼四神足
賢聖八品道　善樂於摶食　善樂攝法服
善樂於經行　樂處於山藪
已逮安樂處　現法而無為　已越諸恐懼
超世諸深著　善樂於念持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養育眾生類　世無欲愛樂
越諸深著意　能滅已憍慢　此名第一樂
耆年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
不造衆惡業　世有父母樂　衆集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　靜志樂亦然
諸佛出興樂　說法甚受樂　衆僧和合樂
和則常有安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覩見眞人樂　解脫行跡樂
德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慢無邪快　得覩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畢固永已樂
不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
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人智甚難遇　終不虛託生　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一切得安隱　梵志取滅度
不爲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惱　永息得睡眠　心識得清徹
愼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如世欲歡樂　及彼天上樂
此名爲愛極　十六未獲一
欲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業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蘊本　更不受三有
義聚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以樂爲本　猶彼炎火爐
赫焰而熾然　漸漸而還滅　不知所湊處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處所
以獲無動樂　中間無有志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　大法知結源
人當明結環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厚苦　一切任己樂　勝負自然興
竟不有所獲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　不忍處諸有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
我斯無有惑　諸欲得樂壽　終已無結者
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爲食　意身無所燒　衆生見苦樂

聖法無損壞　雖值觸樂跡　無跡爲有觸
如弱在定　不著一切始　衆生遭苦樂
而不能覺知　如來與多聞　已身當善友
圓寂觀罪障　相應樂第十

法集要頌經護心品第三十一

心輕難調伏　爲欲所居懷　降心則爲善
以降便輕安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衆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象　令我論此心　無堅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以觀此屋舍　更不造諸舍　梁棧皆已壞
臺閣則摧折　心已離諸行　中間是已心
心多爲輕躁　難持難調護
智者能自正　如匠搦箭直　有慧則知惡
有慧知有惡　是意皆自造　非父母爲
除邪就正定　爲福勿迴復
蓋屋若不密　天雨則常漏　人不思惟行
恒爲婬怒癡　蓋屋若不密　天雨則常漏
人自思惟行　永無婬怒癡

心爲諸法本　心尊是心使　心若念惡行
即言即惡行　罪苦自追隨　車轢終于轍
心爲諸法本　心尊是心使　心若念善行
即言即善行　福慶自追隨　如影隨其形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正等覺所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心不住止息
亦不知善法　迷於出世事　無有正知見
三十六使流　并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爲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在靜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
嗥哭受其報　應修而不修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界　懈怠不解慧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
愚心數數亂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爲行
唯嘆意無著　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慧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聚沫　如陽焰野馬
以慧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漏　於世取滅度
當自護其意　若犛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一龍出衆龍　龍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不以能害心　盡爲一切人　慈心爲衆生
彼無有怨恨　慈心爲一人　便護諸善本
盡當爲一切　賢聖福稱上
普慈於一切　慈念衆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修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自則致歡喜　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
忿竭息意使　一切諸結盡　無復有塵勞
正使五音樂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最勝得善眼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諸結永已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恚不起恚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知止足　及諸牀臥具　修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譽己　遣憂不恚苦
智者審諦住　人不守護心　爲邪見所害
兼懷掉戲意　斯等就死徑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苾芻降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復於樂　護心勿復調
有情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護心勿復調　心為眾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圓寂道

法集要頌經苾芻品第三十二

苾芻若乞食　以得勿積聚　天人所歎譽
生淨無瑕穢　苾芻為慈愍　愛敬於佛教
深入妙止觀　滅穢行乃安
苾芻諸愛盡　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
此義孰不親　當知是法行　身之出要徑
如象御强敵　苾芻恒習行
人不壽却盡　內寂自心諍　護身命道諦
苾芻惟淨安　念親同明友　正命無雜糅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苾芻備眾行
乃能盡苦際　樂法意欲法　思惟安隱法
苾芻依法行　正而勿廢忘　當學入空定
苾芻常安靜　愛樂非人處　觀察平等法
當制於五蘊　服意如水流　清淨恒和悅
為飲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　不為風所動
苾芻盡愚癡　所在不傾動
一切諸名色　非有莫生惑　不近則不憂

乃名眞苾芻　苾芻非剃髮　慢誕無戒律
捨貪思惟道　乃應眞苾芻　息心非剃髮
放逸無志信　能滅衆苦惱　爲勝大沙門
苾芻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跡
無親愼莫覩　心喜極歡悅　加以受念者
苾芻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意　攝口亦乃善　捨世爲苾芻
度苦無有礙　無禪則無智　無智則無禪
道從禪智生　得近圓寂路
禪行無放逸　莫爲欲亂心　無呑洋銅汁
自惱燋形軀　能自護身口　護意無有惡
後獲禁戒法　故號爲苾芻
諸有修善法　七覺意爲本　此名爲妙法
故名定苾芻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爲善本　是無漏苾芻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
不著於文飾　苾芻有所倚　盡於無漏行
當觀正覺樂　勿近於凡夫　觀此現世事
分別於五蘊　修行勿作惡　必強自制心
捨家而得解　意猶復深著
習行懈緩者　勞意勿除之　非淨則梵行
焉致大財寶　心得永休息　苾芻棄意行
以盡老病死　便脫魔羅縛

心已得永寂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斷於愛相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無有結使心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不能斷有根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能斷三毒根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以勝叢林刺　及除罵詈者
猶憑嶮高山　苾芻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　觀世如幻夢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能斷愛根本　盡竭欲深泉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能斷於五欲　斷於欲根本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能斷於五結　拔於愛欲刺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諸有無家業　又斷不善根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諸有不熱惱　又斷不善根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斷欲無遺餘　如拔不牢固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愛生如流溢　猶蛻含毒藥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諸有斷相觀
內不造其心　苾芻勝彼此　如蛻脫故皮
貪根若斷盡　是名眞苾芻　降伏魔羅軍

得盡苦輪迴　瞋根若斷盡　是名真苾芻
解脫諸煩惱　得盡苦輪迴　癡根若斷盡
是名真苾芻　遠離於纏縛　得盡苦輪迴
慢根若斷盡　是名真苾芻　能離於愛染
得盡苦輪迴　慳悋若斷盡　是名真苾芻
信樂於正覺　得盡苦輪迴
貪心聚落刺　苾芻應思惟　若能遠離彼
佛說真苾芻　瞋心聚落刺　苾芻應思惟
能離於瞋恚　佛說真苾芻　癡心聚落刺
苾芻應思惟　若離於愚癡　佛說真苾芻
慢心聚落刺　苾芻應思惟　若能離憍慢
佛說真苾芻　慳悋聚落刺　苾芻應思惟
若能離慳悋　佛說真苾芻
調伏貪愛念　如藥解蛇毒　苾芻能破壞
如蛇脫故皮　調伏瞋恚念　如藥解蛇毒
苾芻能破壞　如蛇脫故皮　調伏愚癡念
如藥解蛇毒　苾芻能遠離　如蛇脫故皮
調伏憍慢念　如藥解蛇毒　苾芻能遠離
如蛇脫故皮　調伏慳悋念　如藥解蛇毒
苾芻能遠離　如蛇脫故皮
貪欲彼若發　斷截如蘆葦　煩惱如海深
苾芻應精進　瞋恚彼若發　斷截如蘆葦
煩惱深如海　苾芻應精進　愚癡彼若發

斷截如蘆葦 煩惱如海深 苾芻應精進
憍慢彼若發 斷截如蘆葦 煩惱深如海
苾芻應精進 慳悋彼若發 斷截如蘆葦
煩惱如海深 苾芻應精進 持戒諸惡滅
有空乃行禪 行空究其源 無為最為樂
苾芻忍斷愛 分別牀臥具 當習無放逸
斷有愛無餘

法集要頌經梵志品第三十三

所謂梵志者 不但在裸形 居巖臥荊棘
而名為梵志 棄身無依倚 不誦異法言
惡法而盡除 是名為梵志
今世行淨因 後世無穢果 不習諸惡法
是名為梵志 若倚於愛欲 心無所貪著
已捨已得正 是名滅終者
諸有無所倚 恒習於正見 常念盡有漏
是名為梵志 遠著受猥疑 并棄捨臥具
內懷貪著意 文飾外何為 被服弊惡衣
躬棄善法行 閑居自思惟 是名為梵志
見凡愚往來 隨衛受苦惱 欲獨度彼岸
不好他言說 惟滅惡不起 是名為梵志
截流而已渡 無欲如梵天 智行以盡漏
是名為梵志 不以水清淨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惡法 是名為梵志

非剃為沙門　稱吉為梵行　若能滅衆惡
是則為道人　彼以不二行　清淨無瑕穢
諸欲斷縛著　是名為梵志　出家為梵行
入正為沙門　棄捨衆穢行　是則名捨家
人無幻戲意　無慢無疑惑　無貪無我想
是名為梵志　我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
彼多衆瑕穢　滅則為梵志
身口及與意　清淨無過失　能攝三種行
是名為梵志　見罵見相擊　默受不生怒
有大忍辱力　是名為梵志
若見相侵欺　但念守戒行　端身自調伏
是名為梵志　世所稱善惡　脩短及巨細
無取若無與　是名為梵志
身為善行本　口意應無犯　能辦三妙處
是名為梵志　來不作歡悅　去亦無憂慼
於聚應遠聚　是名為梵志
以斷於恩愛　離家無愛欲　愛欲若已盡
是名為梵志　適彼則無彼　彼彼適亦無
捨離於貪欲　是名為梵志
適彼則無彼　彼彼適則虛　不染三惡處
是名為梵志　能捨於家業　拔於愛欲本
無貪能知足　是名為梵志
如今盡所知　究其苦源際　無復欲愛心

是名爲梵志　於罪并與福　兩行應永除
無憂無有塵　是名爲梵志　於罪并與福
兩行應永除　三處無染著　是名爲梵志
猶如衆華葉　以針貫芥子　不爲欲所染
是名爲梵志　心善無塵垢　如月盛圓滿
謗毀以盡除　是名爲梵志
如月清明朗　懸處於虛空　不染於愛欲
是名爲梵志　避諍而不諍　犯而不慍怒
惡來以善待　是名爲梵志
深解微妙慧　辯道不正道　體解無上義
是名爲梵志　諸在世間人　乞索而自濟
無我若無著　不失梵志行　說智無涯際
是名爲梵志　若能棄欲愛　去家捨諸愛
以斷於欲漏　是名爲梵志
慈愍於有情　使不生恐懼　不害有益善
是名爲梵志　避怨則無怨　無所於傷損
志其邪僻見　是名爲梵志
于前及于後　及中則無有　無操無捨行
是名爲梵志　去其婬怒癡　憍慢諸惡行
針貫於芥子　是名爲梵志　城以塹爲固
來往受其苦　欲適度彼岸　不宜受他語
惟能滅不起　是名爲梵志
人能斷愛欲　今世及後世　有愛應已盡

是名爲梵志　有情無希望　今世及後世
以無所希望　是名爲梵志
自己識不知　天人彦達嚩　能知無量觀
是名爲梵志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
不審今世尊　爲因何等禪　惟願天中天
敷演其教戒　自識於宿命　得見天人道
知生盡苦原　智心永寂滅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著　三明已成就
是名爲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有情因緣
如來覺無著　是名爲梵志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覺無著
是名爲梵志　仙人龍中上　大仙最爲尊
無數佛沐浴　是名爲梵志
所有煩惱盡　度流而無漏　從此越彼岸
是名爲梵志　苾芻塚間衣　觀於欲非眞
坐樹空閑處　是名爲梵志
人若無識知　無語無言說　體冷無溫暖
是名爲梵志　棄緣捨居家　出家無所畏
能服甘露味　是名爲梵志
斷絕於世事　口無麤獷言　八正道審諦
是名爲梵志　遠逝獨遊行　隱藏無形影
難降能自調　是名爲梵志
無形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

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使盡　是名爲梵志
能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世　自覺出苦塹
是名爲梵志　當求截流度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　是名爲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名爲梵志　學先去其母　率君及二臣
盡勝諸境界　是名爲梵志
諸有知深法　不問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於已法在外　梵志爲最上
一切諸有漏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法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合會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因緣　皆盡皆無餘　猶如內法本
梵志爲在表　若使其牀褥　如彼薄俱羅
猶如內法本　梵志爲在表　知生知老病
轉知於死徑　日照於晝　月照於夜
甲兵照於軍　禪照於道人
佛出照天下　能照一切冥　梵志無有是
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徧照一切世　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禦魔羅敵
如佛脫衆垢　護心及慈愍　梵志品在末
依次品而說　具足三十二

聖尊者法救集諸佛法頌偈竟

法集要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書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詔譯

一心歸命礼　適悅最吉祥　補多羅迦山
其界以種種　珍寶所嚴飾　種種寶林樹
枝蔓密垂布　有種種成就　俱蘇摩妙花
其花光普照　有種種池沼　泉流種種聲
亦有種種色　香象及鹿王　蜂王妙歌音
緊那女美曲　犍闥婆奏樂　聖天及人民
牟尼離欲衆　恒集於其中　并餘菩薩衆
及十地自在　聖多羅菩薩　與千明妃等
忿怒大明王　馬首等圍繞
于時聖具德　觀自在菩薩　為利諸有情
修大行已具　慈悲喜捨者　處彼胎藏生
吉祥蓮花座　安詳而端坐　與人天大衆
而為說妙法
尒時金剛手　大力忿怒王　為悲愍他故
而問觀自在　師子象虎虵　水火賊枷鏁
如是等八難　懈怠劣有情　云何得免離
長處輪迴海　貪欲嗔癡等　輪迴縛所纏
若令得解脫　我說彼能仁　為世所尊重
彼時觀自在　出美妙言音　警覺金剛手
秘密主諦聽　我從無量壽　誓願之所生

為諸世間母　手執優鉢花　放光照此界
人間及天上　驚動是世界　藥叉羅刹等
告言勿驚怖　我從佛變化　為護於世間
種種嶮難怖　刀兵及飢饉　輪迴種種怖
我救有情故　世稱為多囉　說為佛之子
善哉應尊敬　言已便合掌　即踊空中住
身光焰熾盛　乃宣此語言　此一百八名
是先佛所說　十地自在等　無量諸菩薩
聞之生歡喜　若有人受持　諸罪悉消除
福增名稱廣　資財多吉祥　諸病皆殄散
安祥住福田　長壽及安樂　興慈度有情
彼名大牟尼　具德如是說　觀自在微笑
乃觀於十方　變化運慈心　即申其右手
福相莊嚴臂　告彼大智言　善哉金剛手
令聽大福德　是妙寂靜名　正直為人說
若聞得安樂　豐財兼自在　諸病得解脫
具足諸功德　息除於中夭　後終生極樂
諸天等當知　諦聽我今說　汝等深隨喜

一百八名曰

唵引室哩二合上迦理也二合引捉上麼賀引
帝惹二路去引迦馱引上怛哩二合上摩
賀引上野捨引上一薩囉婆嚩二合底上三
尾娑引上洛乞史二合上口鉢囉二合枳孃二合五

室哩(二合上六)沒地(七)嚩(無鉢反轉舌)哩達(二合)寧
(上聲吽八)地哩(二合)底那(引上九)補瑟致(二合)那(引上十)
娑嚩(二合引)賀(引十一)唵(引上)迦(引上)囉(引上十二)迦(引上)
麼嚕弭(上)抳(上十三)薩(轉舌)嚩薩怛嚩(二合)
呬始(引上)你瑜(二合)訖哆(二合引十四)僧(去)蘖囉
(二合引)讃(引去)多(引)囉抳(十五)惹(引)野(引十六)
鉢囉(二合)枳穰(二合)播(引)囉蜜哆(引上)
祢尾曳(二合十七)阿(引上)哩野(二合)哆(引)囉(引十八)
麼努(引上)囉麼(引十九)嫩努鼻(上二十)商(去)
企你(二十一)布(轉舌上)囉拏(二合引二十二)尾你也(二合)
(引)囉儞以(二合二十三)跛哩(二合)瑛嚩(引)那(引二十四)
贊捺囉(二合引)曩曩曩(引上二十五)麼賀(引)犄
(魚夫反)哩(上二十六)阿尒(作際反)哆(上二十七)比(去)哆嚩
(引)薩娑(引二十八)麼賀(引)麼(引)野(引二十九)麼
賀(引)濕吠(二合引)哆(上引三十)麼賀(引)末
攞跛囉(引)訖囉(二合)麼(引三十一)麼賀(引)
嚕(引上)捺囉(二合三十二)麼賀(引)贊拏(上三十三)
訥瑟吒(二合)薩怛嚩(二合)你(泥逸反)素那
你(三十四)鉢囉(二合)散(引)哆(上引三十五)散(引)哆
嚕(引)播(引)左(三十六)尾惹(引)野(引三十七)
入嚩(二合引)攞曩鉢囉(二合)娑(引上三十八)尾
你瑜(二合)囉麼(二合引)理(三十九)特嚩(二合)[口*尔](上四十)
商(去)企(上四十一)伽匿藝(二合上四十二)作訖哩(二合四十三)達誓

囉達二合囉引四十四洓引婆你四十五薩櫓二合婆你四十六
迦引上理上四十七迦引攞囉引怛哩二合四十八你泥逸反捨
引拶哩四十九囉引乞灑二合彙上五十讀去引賀你
五十一散引底五十二建引哆引哩上五十三捺囉
二合尾贓五十四戍婆引五十五沒囉二合引憾麼二合
抳上五十六吠那麼引哆引左五十七嚷上呬
攞引五十八嚷上賀嚩引悉你上五十九蟒蘖
理也切身六十酉去迦哩上六十一爍引上弭也
二合六十二引惹引哆吠那引六十三麼誓引上惹引
嚩引六十四迦上引播上引理你六十五麼賀引
祢尾上六十六散地野二合引六十七薩怛野二合六十八
跛囉引吽哆引上六十九娑引上囉他二合嚩引
賀訖哩二合播上尾瑟吒二合七十引曩瑟
吒二合麼引囉誐二合鉢囉二合那哩捨二合你
上七十一嚩囉那引七十二捨引薩你七十三捨引
悉怛哩三合七十四上悉怛哩上三合嚕引播上七十五
蜜哩二合哆尾訖囉二合麼引七十六畚嚩
哩上七十七俞引上藝你七十八悉馱引七十九貲
拏上理上八十阿弭哆引上度嚕二合嚩引八十一
數抳也二合八十二奔上抳也二合八十三麼賀引
婆去引誐引八十四素婆誐引八十五畢哩二合野
捺哩捨二合曩引八十六訖哩二合怛上引哆
引八十七怛囉二合引薩你八十八擗上麼引八十九

搗蘖囉二合引搗蘖囉二合九十麼賀引哆

播上九十一惹引誐祢迦九十二呬始引祢引踰

二合訖哆二合九十三薩囉抳也二合引娑訖底二合

嚩怛娑二合攞引九十四嚩引藝濕嚩二合

哩上引九十五失嚩引九十六素上乞瑟麼三合九十七

你泥逸反底也二合薩準上轉舌嚩怛囉二合惹

努惹引九十八薩準上嚩引囉他二合娑引

達寧上九十九跋捺囉二合引一百嚢上悉怛哩

三合上一百一馱上引怛哩二合上一百二達難那娜上引一百三

阿娑野引一百四犄魚天反哆弭上一百五奔平

抳也二合引一百六室哩二合鉿去引一百七路去引計

濕嚩二合囉引麼祖去引底一百八

以說此百八　寂靜祕密名　能利諸有情

希有祕福田　天上及人間　亦甚難逢遇

令一切有情　聽覩得安樂　智者應一心

澡浴淨其身　三時專念誦　時彼人不久

得王所愛敬　離苦得安樂　貧者獲財寶

愚得大智慧　聰睿不復疑　枷鏁得解脫

不勝還得勝　究竟爲善友　鋒刃及利角

闘諍并嶮難　種種怖畏等　憶念此名者

能救是諸怖　止息中夭命　名稱得廣布

恒生善貴族　彼唯獨一身　或因行坐臥

當獲人稱譽　壽命得時長　人間受快樂

天龍及藥叉　羅刹揵闥嚩　臭神食穢神
惡心摩怛嚕　女鬼拏枳努　塢婆怛羅等
癲癇及脾行　吠怛拏大鬼　拏枳你等神
及餘惡心者　不敢越其影　何況鬪戰處
暴惡之有情　禁呪及幻術　悉不能侵害
自在有威德　子孫及財產　增長無有量
獲宿命智通　上族見皆喜　無礙大辯才
了達諸論義　得遇善知識　莊嚴菩提心
於生生世世　恒親近諸佛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菩提行經卷第一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天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讚菩提心品第一

如佛妙法體無邊　佛子正心歸命禮
佛甘露戒垂覆護　我今讚說悉依法
此說無有未曾有　亦非自我而獨專
我無自他如是時　乃自思惟觀察作
如是發心觀察時　能令我此善增長
時見如是娑婆界　此乃是彼佛世尊
此界剎那難得生　得生為人宜自慶
思惟若離菩提心　復次此來何以得
如雲覆蔽夜黑暗　閃電光明剎那現
佛威德剎亦復然　剎那發意人獲福
是故善少力雖劣　能破大惡之業力
如是若發菩提心　此善勇進能超彼
思惟無量無邊劫　見佛咸說此真實
若不快樂得快樂　增長救度無邊衆
為諸有情處衆苦　令離百千諸苦怖
受多快樂百千種　為恒不離菩提心
彼善逝子處纏蓋　行於輪迴無所愛
若剎那說菩提心　人天歡喜悉歸命

若有受持不淨像　喻佛寶像而無價
如藥變化徧堅牢　等修持妙菩提心
菩提心寶驗無邊　價直世間無可喻
調御行人伴侶等　悉使受持而堅牢
芭蕉不實而生實　生實芭蕉而身謝
菩提心樹而清淨　恒生勝果而不盡
已作暴惡衆罪業　依菩提心刹那脫
勇猛依託無大怖　彼癡有情何不依
譬如劫盡時大火　刹那焚燒罪業薪
若讚慈尊無量言　是曰善哉之智者
彼種種覺心　正智而平等　菩提誓願心
而行菩提行　喻去者欲行　彼之分別說
智分別說已　所行如智用　菩提之願心
大果如輪迴　福故不間斷　亦如彼行意
若彼等無邊　有情界解脫　與彼心平等
菩提願不退　彼等好睡眠　亦復多迷醉
間斷於福流　喻空無所有　妙臂而問此
劣意之有情　於解脫得生　爲自爲如來
乃思惟療除　苦惱之有情　使苦惱盡已
獲得無邊福　有情無邊苦　云何而療治
使一一安樂　獲無邊功德　何以利父母
如是及眷屬　得天及仙人　淨行婆羅門
如是彼有情　乃過去睡夢　不願於自利

唯願生利他　有情最勝寶　希有何得生
種種意利他　不獨於自利　歡喜世間種
精進世間藥　心寶與有福　而彼云何說
云何諸有情　得一切快樂　為發菩提心
供養於如來　迷愛樂快樂　乃背於冤嫌
遠離與隨行　愚從於自意　若彼求快樂
苦惱種無邊　積諸善快樂　諸苦惱消除
破壞迷惑因　善哉云何得　親彼善知識
彼福如是得　作利若迴向　彼必返讚歎
作善不求利　說彼是善權
若有希施於少食　修善供養於世間
所施大小如教勅　亦獲快樂得半日
云何獲得於能仁　要度無邊有情盡
有情無盡若虛空　一切智求自圓滿
佛子靜念而思惟　若煩惱生自心作
數生煩惱復生疑　佛說此人墮地獄
佛子若發菩提心　滅大罪力得勝果
我今歸命摩尼心　救度有情得快樂

菩提行經菩提心施供養品第二

歸彼摩尼恭敬心　用奉供養於如來
及彼清淨妙法寶　佛功德海量無邊
世間所有諸妙花　乃至妙菓及湯藥
所有珍寶澄清水　悉皆奉供而適意

山中之寶及衆寶　適悅樹林寂靜處
蔓花莊嚴樹光明　結菓低垂枝櫰櫰
人間天上香塗香　乃至劫樹及寶樹
池水清淨復莊嚴　鵝鴈好聲極適意
穀自然生非所種　别别莊嚴而供養
等虛空界量廣大　此一切有悉受用
我今所獻并子等　供養最上佛牟尼
為我不捨於大悲　受彼最上之供養
我以無福大貧窮　更無纖毫别供養
我今思惟為自他　願佛受斯隨力施
我自身施一切佛　以自身等徧一切
加被我作上有情　有情恒當佛教化
我得如來加被已　化利有情無怖畏
過去罪業悉遠離　未來衆罪不復作
寶光明熱甚適悅　天蓋莊嚴奉真如
水精清淨復光明　種種妙堂香浴作
大寶瓶滿盛香水　復著適意諸妙花
洗浴如來無垢身　我當讃詠獻歌樂
清淨香薰上妙衣　用蓋覆彼最上色
我今獻此上衣服　願佛慈悲哀納受
種種柔軟妙天衣　彼莊嚴中而最上
供養如來并普賢　及彼文殊觀自在

菩提行經護戒品第三

持戒爲護心　護之使堅牢　此心不能護
云何能護戒　喻醉象不降　不患於疼痛
放心如醉象　當招阿鼻等　念索常執持
繫縛於心象　得離放逸怖　獲一切安樂
若能繫一心　一切皆能繫　若自降一心
一切自降伏　師子能虎狼　夜叉羅刹等
一切地獄卒　皆悉是其冤　若怖一切冤
無邊苦惱集　皆因心所得　佛世尊正說
地獄衆苦器　及熱鐵丸等　誰作復何生
貪嗔癡所有　由彼諸罪心　佛生諸世間
三界心滅故　是故無怖畏　若昔行檀施
令世而不貧　令貧勿煩惱　過去云何悔
若人心少分　行檀波羅蜜　是故說果報
同一切布施　若人心持戒　嫌誰而牽殺
嗔心之究竟　殺盡等虛空　大地量無邊
何皮而能蓋　覆用皮少分　隨行處處覆
外我性亦然　所有誰能勸　但勸於自心
外我而自伏　身貧而無福　彼果同所行
若心施一衣　感果而增福　諸行若修持
心念恒不捨　一切無利心　虛假宜遠離
一切心法財　宜祕密觀察　離苦獲安樂
彼得超世間　我云何修行　修行唯護心
是故我觀心　恒時而作護　喻獼猴身瘡

一心而將護　人中惡如是　恒常而護心
怖苦惱之瘡　我一心常護　破壞於衆合
心瘡乃無怖　常作如是行　不行人中惡
人中罪不犯　自然而不怖　我欲盡身命
剎行而供養　別別身命盡　善心而不退
我欲守護心　合掌令專作　心念念之中
一切方便護　喻於重病人　諸事不寧忍
散亂心亦然　不堪諸事業　心散亂不定
聞思惟觀察　如器之滲漏　於水不能感
由多聞之人　於信方便等　過失心不定
獲不寂靜罪　心不決定故　遂惑賊所得
所有之福善　偷墮於惡處　煩惱衆盜賊
魔著故得便　由魔羅發起　破壞善生命
守彼意根門　惡不能牽去　念彼罪苦惱
終復獲安住　善哉隨師教　獲得善念生
奉於教誨師　當一心供給　於諸佛菩薩
剎那心決定　當常畏懷念　慈哀現面前
塵心而不定　去去不復還　若能守意門
護之住不散　我今護此心　恒常如是住
喻木之無根　不生惡枝葉　眼觀於色相
知虛假不實　物物恒諦觀　是故而不著
因見而觀察　觀之令不惑　所來觀見已
要畏以善來　欲行不知道。望四方生怖

決定知者已　觀心行亦然　智者之所行
思惟於前後　是善是惡等　如是事不失
不住於此身　離此復何作　云何住此身
當復觀中間　觀內心亦然　而用諸方便
以法為大柱　縛之令不脫　當以如是意
觀我之所在　諸識皆如是　攝令剎那住
若怖因業力　能趣求快樂　修彼檀戒度
乃至大捨等　若修菩提因　彼別不思惟
一向修自心　當起如是見　如是修諸善
不起於怖畏　而令諸煩惱　決定不增長
種種正言說　見在而甚多　觀覺悉決了
破疑網得果　如草被割截　念佛戒能忍
剎那行此行　獲得殊勝果　欲於諸正說
皆悉得通達　當觀照自心　常修於精進
喻木之無情　無言無所作　見自心亦然
決定令如是　心起於輕慢　如彼迷醉人
惟求自讚譽　非被修行者　若他人於我
而生於毀謗　謂是真癡等　任心恒如木
如木不分別　利養尊卑稱　亦不為眷屬
乃至承事等　剎他不自剎　但欲為一切
是故說我心　堅住恒如木　一心住如木
於尊親朋友　乃至於三業　不生憎愛怖
觀察於煩惱　如空而不著　當勇猛堅牢

受持爲恒常　無善難可怖　當一心求他
清淨住三昧　爲他所尊重　雖居童稚位
不使他瞋惱　自亦不瞋他　慈悲恒若此
我受持禁戒　使意恒寂靜　爲一切有情
恒居無罪處　念念須臾間　多時爲最勝
如是受持心　不動如須彌　護貪而不厭
人貪善亦然　身心不修行　云何能出離
云何護身意　一切時自勤　汝等何所行
各各尊一心　遂愚不自制　妄貪如木身
此身不淨作　云何返愛戀　骨鎖肉連持
外皮而莊飾　皆覺令不貪　解脫於慧刃
割截諸身分　令見中精髓　審觀察思惟
云何見有人　一心如是觀　審諦不見人
云何不淨身　貪愛而守護　處胎食不淨
出胎飲血乳　不如是食飲　云何作此身
持戒等貪食　不分善與惡　要同人愛身
受用成業累　但如是護身　至死無慈忍
與持戒無別　汝何恒故作　身死識不住
衣食寧可踰　身謝識必往　受用云何貪
是故令作意　不貪如是事　如是不遠離
得被諸不善　如似人生身　骸體求成就
受身智不增　輪還從自因　於世親非親
悅顏先慰諭　如是當自制　心念恒不捨

笑不得高聲 不戲擲坐具 輕手擊他門
諦信恒自執 如盜如猫鷺 求事行無聲
修心亦如此 當離於麤獷 他人之所嫌
無義利不說 恒得諸弟子 言上而尊愛
一切所言說 聞之使稱善 觀彼作福事
稱讚令歡喜 東私說彼德 彼聞心必喜
欲讚說彼時 先觀彼德行 修諸歡喜事
難得彼誠心 勤修利他德 當受快樂報
憎愛皆宜捨 眾生大苦故 此苦我不住
眾生大快樂 善言聲柔軟 悲根聞生喜
顯彼適意事 當信真實語 恒悲念有情
愛護如愛眼 為彼住真實 必當得成佛
彼真實得成 各此利朋友 剎那修功德
離苦大安樂 功德殷勤修 恒作而自得
不衒不覆藏 誰云諸事等 檀波羅蜜等
殊妙而最上 別行非最上 利下無遠離
佛如是利他 恒常之所切 如來之教中
見彼慈悲事 三界師入滅 分別出家人
食有可不可 不離三衣等 將求妙法身
不苦惱衆生 於衆生如是 隨意獲圓滿
捨非須盡命 彼語要平等 悲心當清淨
果報自圓滿 淨心而重法 不執器杖等
不持傘蓋頭 無諸輕慢事 為男子女人

說法深廣大　不分人勝劣　令彼重平等
法之不廣大　乃及非法行　遠離不敬禮
樂說於大乘　涕沫及洟唾　不棄於淨地
淨水及淨舍　勿得棄便痢　喫食勿滿口
食勿令有聲　食時不語言　亦勿大開口
坐不得垂足　行亦不挑臂　不與女同乘
亦不同坐臥　諸所不律事　人見心不喜
一切人既觀　遠離而不敬　人問於道路
不得一手指　雙手而指之　亦其道所至
凡所諸行步　不弄臂作聲　亦勿妄彈指
威儀如是守　師雖已化滅　四儀應當學
奉戒行不輕　決定獲聖果　菩薩行無量
所說無有邊　當以清淨心　決定而奉行
於一晝一夜　分之各三時　行道普懺悔
住佛菩提心　菩提心自住　亦令他獲得
佛子住學戒　一心如是持　佛戒體清淨
不見有纖毫　恒作如是行　獲福無有量
無始為有情　行行而不別　如是為有情
化令一切覺　當知善知識　如命不可捨
菩薩戒最上　大乘法亦尔　解脫依師學
而能生吉祥　佛佛說智經　讀之見戒法
若人心護戒　所行悉已見　若身若心住
當微細觀察　口誦身不行　當得何所喻

譬如童病人　空談於藥力　虛空藏經中
說讃羅波底　如見集戒定　廣如經所說
聖龍樹菩薩　一心之所集　隨所住之處
勸恒伸供養

菩提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菩提行經卷第二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菩提心忍辱波羅蜜多品第四

奉行諸善業　施戒而先導　供養於如來
百千劫無盡　修行於菩提　嗔罪而不立
觀種種體空　是故一心忍　不得貪快樂
守意令平等　心有嗔惱病　無睡恒不足
彼此有施主　供給於利養　隨彼愛重心
無得生嗔惱　凡諸親近事　不起於憎嫌
於彼無所嗔　乃得其安樂　忍如是等事
若對於冤家　於嗔若能除　世世獲安樂
冤若生於心　於愛亦無喜　若殖嗔惱食
無忍善不壞　彼食我大冤　於我無善利
知彼冤不食　是故忍堅牢　凡見冤來去
歡喜而不嗔　於冤若起嗔　善利終滅盡
忍心常若此　令嗔不得起　任忍無時節
嗔冤自不生　若人自保愛　不作惡口業
口業若不離　後感冤家苦　畏苦不出離
不行衆苦因　是故堅忍心　獲得諸快樂
彼訕陵譏子　邪見求解脫　刀割火燒身
無利由能忍　愚癡無正見　虛受大苦惱

我以菩提心　云何苦不忍　蚊蝱蝨虱等
常飢渴苦惱　大辱煩苦人　任忍而不見
寒熱并雨風　病枷鏁搥打　被諸苦惱事
忍不求快樂　殺他血流迸　堅牢心勇猛
割身自見血　怕怖而驚倒　智者心清淨
常懼瞋惱侵　與煩惱相持　忍心恒勇猛
虵腹行在地　脩瞋伏於心　殺之謂無勇
殺彼得最勝　如來大悲者　愍苦說輪迴
使識罪根本　任忍而不作　父母何計心
懼子遭淪溺　持心離瞋怒　自遠大苦報
譬如無智人　令罪而得生　從行而無智
瞋生亦復尒　欲住不思議　當須持自心
於此生愛重　令瞋不生起　若貪彼魔境
而生種種罪　因彼諸業力　而不得自由
於境若不貪　彼集無因立　和合心無故
是故無有生　不貪而不生　無得而自說
我得如是故　是生不思議　彼無生不生
是得云何有　瞻察於彼此　滅盡得無餘
此心恒清淨　喻隨色摩尼　所變悉從因
無因相何有　過去行行時　彼行何所作
隨彼所行因　等因而感果　一切雖由因
因善惡由心　說求性寂靜　如是有何過
若取和合因　是樂於苦惱　此心不可任

智人應自勸　是故見究竟　想作善知識
因行如是行　當獲得快樂　如是諸有情
由業不自在　自在若成就　誰肯趣於苦
散亂心緣塵　心被刺不覺　食斷食增瞋
於苦而返愛　自苦無福行　返愛纏縛業
如食毒藥食　墮於生死崖　自住是煩惱
識由不自護　欲解脫他人　此事何由得
煩惱迷昏濁　而致於自殺　毒盛無有悲
云何瞋不護　自性既愚迷　於他行嬈亂
生彼瞋無疑　如火而能燒　有情性愚時
所行諸過失　愚迷故若此　如煙熏虛空
若人瞋不護　愚迷無智故　喻持杖勸人
而增彼瞋惱　我於過去生　苦惱諸有情
是故於今身　被苦惱能忍　我身喻於鐵
受彼燒鎚鍛　如彼鐵持身　何得有其苦
我今看此身　如無情形像　雖被諸苦惱
而瞋無所起　愚迷起愛業　不知其苦本
得苦緣自過　云何生瞋惱　喻受地獄苦
飛禽鋼林等　知自業所生　何故有瞋惱
我得如是業　此過知所起　設令入地獄
不由他所作　欲盡我之業　無量無有邊
我業既如是　長時受地獄　我此過如是
被責我究竟　云何分別知　愚迷瞋造作

若人自護持　地獄云何入　不忍瞋不護　散亂即破壞
我於口惡業　云何心有瞋　於刹益旣無　要在於利他
不如令殞沒　死當墮苦趣　如眞實得樂　壽命之延促
久翫於歡娛　躶形復空手　福盡罪不生　一向作不善
無得讚於瞋　彼瞋無由生　見彼煩惱生　有謗及破壞
於師并眷屬　見之而自勉　見彼如是已

對究忍不恚　盡我之所行　破壞於修行　由身護持故
衆過而不作　我於今生中　何事於食飲　彼無利非愛
無貪邪壽命　譬如在夢中　覺已知暫非　覺此二事已
自謂得多益　福利隨過滅　爲獲不瞋利　如是不思惟
破壞有情故　爲彼修心人　是讚忍功德　佛等無苦惱
不作於愛業　覺心觀有情　於苦惱能忍

是心功德生　得因如彼時　意無相無形　身苦當忍受
身不被衆苦　淨心行刹行　凡所作爲事　定獲罪無疑
邪命住雖久　百年受快樂　喻彼時無常　彼何得快樂
如行人被劫　罪根還復生　彼何爲活命　無善不破壞
如是心刹他　於忍不住故　塔像妙法等　我於彼不瞋
令因過去生　恒在衆苦惱　瞋恚與愚癡

分別過一等　於此毒過咎　何得說無過
云何於過去　而作害他業　如是諸業因
間斷此何作　如佛福亦然　我今一心作
與一切有情　慈心乎相覩　喻火燒其舍
舍中而火入　舍中若有草　彼火自延蔓
如是還喻心　和合於瞋火　燒彼福功德
剎那無所有　若人殺在手　放之善可稱
地獄苦能免　此善誰不讚　若人在世間
少苦不能忍　地獄苦無量　瞋因何不斷
我以如是苦　歷百千地獄　一一為利他
所作不自為　我無如是等　諸大苦惱事
以離世間故　為利如是行　離苦獲快樂
彼皆讚功德　得彼如是讚　云何而不喜
彼既得如此　無等之快樂　利他行最上
智者何不勉　如是最上行　得快樂不修
此見若不捨　破壞於正見　若敬愛於他
以德而稱讚　他德既稱讚　乃是自敬愛
當發菩提心　為一切有情　令得諸快樂
云何瞋有情　佛為三界供　欲有情成佛
世利得不實　彼煩惱何作　若人之骨肉
乃及諸眷屬　眷屬與命等　不喜瞋何生
如彼求菩提　當用菩提心　而不愛有情
福自捨何瞋　若人有所求　出財大捨施

所求旣不獲　不如財在舍　清淨功德福
何障而不獲　得已自不受　如彼瞋修行
作罪與作福　不同不隨喜　亦復不依作
當自一無得　若愛於冤家　欲求其歡喜
復求諸讚說　此事無因得　雖欲利圓滿
返苦而無樂　菩提心不忍　於利不成就
煩惱之惡鉤　牽人不自在　由如地獄卒
擲人入湯火　我本求利他　何要虛稱讚
無福無壽命　無力無安樂　自利行不圓
智者應須覺　後後而自行　當愛樂圓滿
修行要稱讚　若持刃自殺　如世不實事
無益無利樂　譬如破壞舍　日照內外見
亦由稱讚非　須用心明了　沒思惟於聲
起滅而平等　心如此利他　當行如是行
於他何所受　而行於利益　彼旣獲快樂
我利益非虛　彼彼獲利樂　以一切讚我
云何而於我　無別威德樂　彼如是讚我
以愛彼自得　彼無緣若此　如愚如迷者
此讚我雖獲　速破而勿著　憎惡正德者
由此而瞋作　是讚成障礙　我令不發起
護不墮惡趣　爲彼行無我　若解諸有情
利養尊卑縛　令有情解脫　彼意云何瞋
若人欲捨苦　來入解脫門　此是佛威德

云何我瞋彼　此瞋我不作　於福障㝵故
修行平等慈　彼無不獲得　自身諸過失
忍辱故不作　過失不作故　彼福而獲得
若人福無有　安忍而自生　常令安住忍
云何說障礙　世求利益人　不於施作障
障㝵出家故　是不得出家　世間諸難得
求者而能與　我唯說善利　於過無所得
以彼菩提行　遠離於所冤　如出舍中藏
是故云不難　懺悔於業因　彼初為先導
是故於忍果　如是而得生　彼無我所心
此心乃住忍　成就不思議　供養於妙法
此心為利他　乃至以壽命　或以冤不供
云何別說忍　於彼彼惡心　各各與忍辱
於如是得忍　因供養妙法　佛土衆生土
大牟尼說此　於彼奉事多　能感於富貴
如來及於法　與有情平等　尊重於佛故
尊有情亦然　立意乃如是　於自無所作
以彼大平等　平等於有情　大意於有情
慈心而供養　發心如佛福　如佛福可得
是故佛法行　佛有情平等　佛無所平等
功德海無邊　佛功德精純　無功德能比
雖三界供養　見之而不能　佛法等之師
是最上有情　供養諸有情　當如此作意

於自之眷屬　不能起利行　於他之奉事
不作得何過
破壞身入無間獄　若彼作巳我復作
廣大心為彼一切　如是常行於善事
喻世人為自在主　由於巳事不稱情
云何而為彼作子　我作非彼奴僕性
喻佛入苦而無苦　如得快樂復歡喜
要歡喜彼一切佛　佛喜為彼能此作
如身煩惱而普有　欲一切之悉充足
於有情苦亦復然　我無方便空悲愍
是故此苦我遠離　殺一切苦與大悲
先嬈惱於忍辱人　彼罪我今而懺悔
我今奉事於如來　同於世間諸僕從
衆人足蹈我頂上　受之歡喜而同佛
世間一切賤能作　以悲愍故無有礙
見此一切無此色　彼如是尊誰不敬
如是為奉於如來　如是為自利成說
如是為除世苦惱　如是我今乃出家
譬如一王人　能調伏大衆　衆非一能調
以長親王故　彼一而非獨　蓋有王之力
制斷不怯劣　亦無有過失　悲愍心信忍
力若地獄卒　將護於有情　如事以惡王
瞋非王所令　如彼地獄苦　煩惱於有情

彼苦而自受　喜非王所與　如得於佛等
善心於有情　此心何不受　將護於有情
後當得成佛　見感尊重稱　此善何不見
無病復端嚴　使樂而長命　富貴作輪王
斯皆從忍得

菩提行經菩提心精進波羅蜜多品第五

智者行忍辱　菩提住精進　懈怠遠離福
如離於風行　精進力何解　彼要分別說
懈怠不精進　如毒宜自觀　貪味於睡眠
謂快樂無事　輪迴苦可嫌　而從懈怠生
煩惱之舍宅　懈怠力牽入　已到無常門
云何令不知　精進爲自能　此行汝不見
懈怠復睡眠　此如屠肆牛　若此而不見
一切道皆斷　彼既無所得　云何樂睡眠
若得於魔儀　無常而忽至　施者不可及
何以從懈怠　精進而不修　安禁若精進
忽然趣無常　思惟而苦苦　見彼焰魔門
苦惱復情急　剎那而淚下　眷屬不能救
聽聞地獄聲　自念業煩惱　身從不淨處
驚怖不能極　地獄苦極惡　惡業何復作
如魚鼎中活　彼得如是怖　地獄業作已
乃受湯火苦　身糜爛苦惱　如何得清淨
魔王多苦人　殺人送無常　無常苦可畏

此見懈怠果　愚迷著睡眠　此過而不劣
入於大苦河　復不得人身　除樂最上法
無邊樂種子　懈怠并戲笑　苦因汝何樂
見貪嗔方多　知彼自精進　自他各所行
如自他平等　我何得菩提　而無分別作
以如來真實　實言正解脫　彼蚊蚋蝱蠅
及蟲蝦蜆等　若獲精進力　亦當得菩提
彼我何生人　能知利不利　恒知諸精進
何不得菩提　或捨於手足　於此而生怖
愚迷違師教　此利彼不知　斷壞及燒煮
無邊皆拔出　無數俱胝劫　而未得菩提
歷此無數苦　久久證菩提　喻若毒苦傷
毒盡苦皆出　作一切醫人　救療諸病苦
是故苦消除　一切病皆少　是故說救療
甜藥不利病　上醫療大病　甜藥皆不與
前後皆如是　智者成所行　後後而進修
身肉而捨用　智者觀身肉　喻菜而生有
枯謝棄糞土　是捨不名難　若身所作苦
心謂其虛作　智者心非惡　彼無惡業苦
知法意快樂　具福身快樂　無此虛輪迴
得苦云何悲　求盡過去罪　深利他福海
此力菩提心　二乘等爭急　如是利不樂
行行何得苦　菩提心尊與　智者乘得樂

爲成就有情　樂施方便力　身力苦怖作
觀之唯稱讚　斷如是分別　增長於精進
我身而能捨　超過身方便　我消除自他
無數之過失　一一之過失　若劫盡無餘
彼過一一盡　我無有纖毫　無邊苦已脫
我心云何損　我求多功德　爲利於自他
學一一功德　劫盡學無盡　纖毫之功德
我生不曾作　或當得生處　虛度無所有
我樂與大供　供養佛世尊　爲貧不能作
而願不圓滿　不施怖者安　不修毋快樂
如入毋胎藏　毋唯病苦惱　過去爲離法
我今得果報　所生既如是　當行何法行
一切善心根　世間之夆居　彼根恒不退
常得好果報　煩惱苦纏綿　而得種種怖
於他愛障難　生罪而自感　若人於處處
能起於善願　而感彼彼福　獲得供養果
若人於處處　作罪取快樂　而感彼彼報
獲得苦器侵　月藏中清涼　廣博妙香潔
佛音味第一　非修而不得　而彼善逝子
得解善逝法　如蓮出最上　亦如仁覺月
焰魔之獄卒　牽引於罪魂　火坑及洋銅
燒煑悉皆入　焰熾殺器杖　斷肉百千斤
墮落熱鐵地　斯由多不善　是故心作善

極微細觀察　依彼金剛幡　修學而作觀
初學觀和合　不觀汝非學　而無最上名
汝要迴心作　生中之所作　增長於罪苦
上事業不修　彼下不求勝　三種事應知
由業煩惱力　將來之惡因　於此云何作
世間之煩惱　拘人不自由　我如人不能
是故我無作　下業之所修　云何令安住
當觀我無我　而此我所作　一滴之甘露
為貪變金翅　我意謂微劣　能脫少苦難
眞作無心難　以不善罪故　無心見發起
廣大勝難及　是故清淨心　須作此文句
使知彼三界　我遠離戲論　我得勝一切
無人能勝我　我今而自知　是佛師子子
有情雖我人　而彼得最上　不降懈怠冤
懈怠冤自降　以惡趣所牽　身善速破壞
由僕從愚惡　寄食而受瘦　彼受於一切
修行往我慢　而此得名聲　下劣云何說
如是若勇猛　自勝彼冤家　勇猛行此修
慢冤而不勝　彼慢心若起　此實我冤家
勝界雖欲生　是果悉皆捨　喻精進師子
煩惱獸中見　煩惱獸千萬　雖衆不能敵
世有大苦惱　人自悉具見　煩惱不降伏
乃得如是苦　我寧使頭落　及刳剔心腸

煩惱諸冤家　一切我不降　因修此精進
得彼慢業盡　獲得勝果報　自感嬉戲樂
爲快樂修因　彼却不獲得　所修不決定
亦得不殊勝　輪迴欲不足　喻貪刀刃蜜
福甘露若貪　貪之後轉美　是故業寂靜
感妙果隨行　如日溫月寒　晝夜而相逐
精進之有力　能破於懈怠　獲得遠離故
深心而愛樂　煩惱棒堅牢　鬪彼念慧劍
喻棒劍相持　同彼女人學　執劍手無力
失之而怖懅　念劍失亦然　地獄而在心
世間知善人　不肯飲毒血　心過亦復然
心過而不作　出家精進心　喻執持油鉢
鉢墜必當死　墜之故驚怖　著睡眠懈怠
喻毒虵在懐　不去當被傷　去之宜須急
一一之深過　要迴心思惟　此過不可守
云何我復作　和合之業因　斷以正念劍
云何名自位　此念而獲得　正念心不發
纖毫不能滅　來業如往行　一切報皆得
如彼覩羅綿　隨風而來往　精進人亦然
增上如是得

菩提行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菩提行經卷第三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菩提心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品第六

佛喜精進增　安住禪定意　愍彼散心人
煩惱牙間住　我今知身心　不生於散亂
是故遠世間　亦遠離疑惑　利益行可愛
愛不離世間　智者乃思惟　是故此皆捨
係於奢摩他　尾鉢奢曩等　如是而起行
破壞於煩惱　先求奢摩他　不離世間行
無常而恒有　於愛何得要　若見於千生
不復起愛著　不樂尾鉢捨　亦不住等持
見已不止足　是患過去渴　如實而不見
安得盡煩惱　意緣於愛縛　被煩惱燒然
思惟彼下墮　短命須臾住　善友不長久
堅固法不成　行與愚迷同　決定墮惡趣
何得同愚迷　以毒分辜故　而於自眷屬
剎那獲怨恨　凡夫性異生　善怒而無定
多瞋承事難　遠離於善利　下劣心自讚
縛著憎愛罪　彼不捨於瞋　當墮於惡趣
迷愚不攝心　為此無功德　自讚毀謗他
輪迴樂自得　愚迷之所持　住是等不善

不善不和合　彼事皆獲得　一身我所樂
而意無所貪　遠離於愚迷　當得愛承事
不爲於讚歎　住於何善事　略如蜂造蜜
寂靜得成就　我行一切處　如未曾有者
恒得於多人　讚歎而敬愛　若迷於處處
得意樂快樂　以此於世間　得生死怖畏
是故彼智者　怖畏於生死　知千種苦惱
住之決定受　若於剎那頃　自修於精進
獲得好名稱　亦復多利養　以彼同利人
毀我非功德　若此加毀謗　我謂讚歎喜
雖毀謗不瞋　稱讚亦不喜　謂佛及有情
種種皆如是　稱讚得功德　毀謗招苦報
世間不思惟　是謂愚癡說　自性苦同住
彼生何所樂　愚迷非朋友　此乃如來說
若在於愚迷　自利無不愛　若入剎他門
如是爲自愛　不毀於有情　不一心承奉
損於利物行　如煩惱壞善　如彼天宮殿
及於樹根合　隨彼愛樂心　從意得爲上
自性之廣大　斯爲無尋處　彼所未曾見
亦不能觀察　富貴輸珠器　雖成不堅牢
受用然自由　苦惱而速至　如盜他人衣
分之著身上　行住不自在　苦惱當求離
稱量於自身　彼實苦惱法　我此如是身

是身必當壞　觀察於此身　性與身相離
性然無所壞　身當爲狩食　一生定一死
有情界如是　彼復見何事　諸大各分去
如人遠路行　欲及於住舍　憂苦彼別離
唯求無障导　喻輪迴亦然　感受於生住
直至於四人　彼方獲遠離　如是之一身
究竟所不讃　直至如是成　不猒惡世間
過去世間時　生死無悔恨　所行行不近
能離世間苦　念佛心口同　無有人嫌毀
是故身意調　寂靜無煩擾　如是我恒行
滅盡諸煩惱　解脫於自心　復解脫一切
得此心平等　於今世後世　斷彼苦惱縛
乃至地獄等　若有男女等　合掌多恭敬
善利非筭數　無罪可稱說　有善用自金
遠離棄擲怖　此行若能行　得最上寂靜
彼人有此獲　我自得無異　明了如是行
何不趣寂靜　一心住貪愛　此爲下趣牽
業感焰魔獄　前見見可怖　彼門是汝究
煩惱令不同　分明住貪愛　令見何能脫
過咎自藏護　一一他眼見　彼令所食噉
妬忌何不護　飛鷲鳥所貪　唯愛此肥肉
復以血莊嚴　此食偏所重　喻見兒形容
枯瘦及行動　相貌既如是　覩之甚可怖

口吻及牙涎　皆從不淨生　不淨非所堪
食飲彼何愛　觀羅綿瓶觸　細滑樂嬉戲
臭穢豈不漏　慾著心自迷　此貪謂若蓋
迷著堅樂著　無著即無事　云何而不離
衰老相隨生　肉泥加飾潦　不識彼空幻
而復樂欬吻　如袋不淨滿　迷人不思惟
不淨如是多　彼汝何喜行　身肉非淨成
愚智而皆見　自性元無心　云何妄愛肉
若彼無愛心　是得分明見　若能無彼此
自不見欬吻　別有非不淨　而自不希有
如是不自淨　彼汝非希有　愚迷不淨心
體喻於蓮花　慧日照開敷　非淨身何愛
不淨令無常　潦愛令不正　欲出正淨身
云何由潦愛　云何欬吻他　由貪彼不淨
於彼不淨地　種子生增長　汝愛不淨身
此身唯蟲聚　是身既非淨　非淨不可愛
不淨而不一　而汝自不嫌　無別不淨器
此器孰多愛　龍腦香米等　食飲而適悅
入口味最上　是地合清淨　若此甚分明
彼不淨不離　穢惡棄尸林　是身同若此
皮剝肉潰爛　見之得大怖　既能知彼已
復何生愛樂　白檀香復潔　身無如是妙
云何殊勝香　用心而別愛　自性臭若貪

不樂於寂靜　亦於法諸香　一切皆染污
若復跋甲長　牙齒兼垢黑　垢膩之所持
惡性身躶露　狂亂自凝迷　欲用行大地
復持諸器仗　一心待自殺　寒林枯骨弃
見乃發惡聲　聚落枯骨動　迷人返愛樂
不淨乃如是　此苦爲彼愛　如彼那落中
無苦痛不受　少年貪愛樂　不求勝善力
少年如不求　老至欲何作　如彼日將落
爲作困不就　復如鹿獸群　至夜空還去
錫杖鉢隨行　在路而困苦　如犢隨母行
無所畏亦尒　若自爲欲迷　自賣爲僕從
彼不得自在　亦復隨業牽　如女產林野
如戰命難保　迷者爲欲誑　恃我感奴僕
斷欲者心淨　於苦能審察　見彼欲火燒
復若毒槍刺　迷人求欲境　喜獲妄守護
無利事無邊　清淨皆破壞　世間虛幻財
愚人忙忙貪　輪迴往來苦　解脫於何時
如是貪欲味　欲者受不少　喻牛牽重車
至彼口無草　欲味與無草　見者人難得
見已破知非　剎那覺希有　而身爲作此
一切時疲倦　勝定業不修　必當墮地獄
彼百俱胝刧　分受困不覺　彼行大苦苦
不爲求菩提　無器仗毒火　無山崖寃等

離欲者若此　說離地獄苦　遠離如是欲
生愛樂分別　愛樂非空處　而諍善林地
善財月光明　白檀涼香家　廣寶樓閣閒
行住甚適悅　善林聲不鬧　清淨風長扇
彼處而寂靜　思惟心爽利　若處何可親
空舍叢樹下　捨愛離煩惱　自在護根識
是處主宰無　自在隨行住　歡喜受快樂
何推帝釋天　觀功德智慧　如是等諸法
復正菩提心　消除於疑惑　先當如是觀
重自他不二　我自一切行　苦樂亦平等
手作多種事　守護如一身　世壞不壞法
苦樂等亦爾　如己之別苦　一一皆消盡
如是我受持　為於有情等　我若愛於他
令得平等樂　彼得快樂已　於自勝何奪
我若不愛他　彼得諸苦怖　彼苦怖不脫
於自當何勝　苦害令若得　而由不愛護
未來苦害身　云何而可護　我若住邪見
復起於我慢　如是別得生　如是別得死
作罪不作罪　如彼手與足　手足苦不同
云何同說護　以此知不合　心住於我慢
是合當盡斷　彼自宜隨力　種子集次第
排行若運伍　若此而無苦　彼不知何得
苦本非主宰　世一切不勝　若住於尸羅

是苦不能並　若任戒清淨　能障一切苦
一切苦無因　諸苦而無有　悲苦云何多
何力而能生　思惟於世間　是故悲苦多
一苦而非多　見有情獲得　悲苦如是生
於自他平等　自苦不消除　欲消除他苦
是故妙人月　說彼有情句　善者如是觀
他苦平等護　設在無間中　如鵝遊蓮池
爲解脫有情　彼若歡喜海　如是恒不足
如彼解脫味　作是利他已　無我無有疑
利他無所求　果報誰云愛　是故我如此
無德而自謂　悲心與護心　爲他如是起
智者細微知　輸鵝羅血等　智者得了此
觀察物不實　是身非別作　何以自不知
以自知他身　如是故不難　自知已有過
不知他功德　自性不樂捨　徒觀察他施
此身之和合　因緣如拍手　此是世間緣
有情何不知　云何學無望　如學而自知
自身而非身　以自如他身　如是而利他
作已不疑慮　果熟而自受　當獲彼無生
是故世間學　悲心與護心　此愛心自蔽
深重如煩惱　知有情怖畏　爲師而示學
若能如是學　雖難而不退　沙門見怖畏
彼無得護著　若自及與他　急速而當救

瞋如冤怖多　無愛怖獲少　以最上祕密
自他轉行利　水陸與飛空　互令人往殺
由若於今時　救度於飢渴　若人為財利
殺父母三寶　見世惡莊嚴　死得阿鼻時
何有於智者　見愛而供養　見寃不欲觀
供養云何說　斯鬼而自利　捨之而何受
利他而不生　云何捨受用　以自利害他
地獄而別生　自害而利他　諸功德具足
作意善逝見　如是行別處　下劣不自愛
愚癡殺惡趣　自利知微細　今當墮奴僕
利他微細知　當為自在主　世有諸苦者
昔自迷貪愛　世諸快樂者　於他苦利樂
何要多種說　此中聞已見　愚迷樂自為
牟尼利他作　不求佛菩提　輪迴何得樂
自苦欲與他　迴轉無由得　觀察於後世
善利不成就　於奴僕起業　主者而返受
互相之利樂　迷者見而離　而返互相苦
當受惡苦報　若得世間災　乃至驚怖苦
彼一切自作　云何而此作　不能捨自身
於苦不能離　如不離於火　不能遠燒害
自苦若能除　能消除他苦　以彼自他受
是故而取捨　汝今無別思　利益諸有情
汝決定作意　因業有分別　眼以見為能

所觀不為眼 手以執為用 所持寧為手
但為諸有情 亦不住身見 離見乃善逝
常行如是利 見彼下品人 而起自他見
雖觀彼憎愛 我心不疑惑 作此善無我
獲得無我我 大毀及讚歎 無苦亦無樂
我所作業因 獲彼善安住 謙下世最上
無德乃有德 以彼德不稱 一切德自有
謙下而若此 勝我由斯得 離戒見煩惱
由得無我力 如醫諸病人 隨藥力痊差
我如是救療 自見而云何 然自有功德
彼德我無住 地獄之惡門 於彼愁不生
以有功德故 斯乃為智者 若自平等觀
利益自增長 自利分尊卑 鬪諍而成就
此一切世間 誰得見功德 若此功德名
不聞此人得 罪蓋覆心實 是不自供養
於自利益分 而怨不獲得 有見而暫喜
久久必不喜 如是一切人 哂笑而毀呰
下劣心我慢 自勝嫌人同 誇譽慧顏容
種族財富等 以此為自德 常欲聞稱讚
聞讚生勝心 歡喜而得樂 以此為得利
自謂功德力 宿造纖毫因 得此不正業
盡此少報已 永在於輪迴 如是輪迴中
受彼百千苦 過於無邊劫 不知其出離

被苦常大困　罪心而不覺　如是不知覺
久久發善種　後見如來言　真實得功德
汝若見過去　不受彼惡業　菩提正快樂
此樂不得離　是故而取喻　彼輸揭羅等
汝云何更作　我慢及不善　諸行及已身
觀之而不見　獲得如是離　利他汝常行
自樂而苦他　此行乃下劣　汝自之一心
於他作憎愛　中間忽思惟　何時何此作
乃自捨快樂　他苦亦不行　寧自落其頭
更不造別過　乃至於小過　此大牟尼說
以別勝善等　於他暗稱讚　喻僕人事主
當事於有情　彼住於過失　無定無功德
自如不知人　作此功德意　汝若緊逆作
自爲及爲他　彼緊逆若此　必苦惱自還
此修乃第一　而來得其力　喻新住威儀
以財而驚怖　如此受持身　降心不散亂
汝當如是住　汝此何不作　以是常觀察
妄心令不起　如此調伏我　息一切過失
見我去何處　無明一切壞　同彼過去時
如汝之壞我　自利我今有　此遠離不遠
如人責於他　苦多不自在　汝有情不與
雖名不散亂　是故如以人　付獄卒不捺
獄中種種事　被害亦長久　此得爲自利

欲念彼不生　不作於自愛　而自愛得有
若見自護持　護持不實故　此身乃如如
而作於守護　得上品柔軟　到此亦復然
若此而得到　如地一切愛　若不能圓滿
何人求用意　愛心之煩惱　而不能破得
如彼久富貴　不能求一切　若貪於他物
不愛於賢名　是故求增勝　身心不放逸
彼愛終滅盡　此動此不覺　諸惡不淨身
此我云何執　我此身云何　雖活而必死
與土而無異　我見何不破　爲此不實身
虛受於苦惱　何更於無情　復起於瞋怒
我今徒育養　終爲豺鷲食　至此無愛瞋
彼愛何能立　若彼住瞋怒　當歡喜供養
彼如是不知　何爲作辛苦　我今愛此身
乃爲我所親　一切愛自身　云何我不愛
是故我捨身　爲捨於世間　觀此多過咎
喻如持業器　彼業世間行　我去而隨身
靜念不散亂　當斷於無明　是故破煩惱
我觀於禪定　邪道不牽心　自名最上住

菩提行經卷第三

己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菩提行經卷第四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菩提心般若波羅蜜多品第七

如來智慧仁　為一切世間　令求遠離苦
是故智慧生　眞如及世間　令說此二法
知佛眞如故　說法而智慧　彼世間凡夫
見二種相應　害及勝害等　乃世相應事
彼二事見已　見之乃為智　智見世間性
是喻於眞如　此說無去來　智者無不見
色等甚分明　乃世相應事　不淨而為淨
智者喻有利　為知世間故　是說世間性
為見於眞如　見以剎那住　世間行相應
此行無過失　知女人不淨　異世諸害事
謂佛福虛幻　使我云何信　有情若幻境
云何復生滅　彼因集和合　乃得於幻緣
有情種子生　云何有眞實　殺彼虛幻人
無心性等罪　平等心虛幻　罪福得生起
眞言力等持　幻境心無著　以彼種種幻
種種因業生　何有於一人　得於一切力
若任於眞如　或任於淨戒　如是即佛行
誰云菩提行　因緣當斷盡　幻化不可得

因緣若斷盡　無生而自得　若不住疑妄
幻境而不立　幻境若彼無　一切不可得
如是即真知　得現於心體　心如是若分
虛幻何由見　心不自見心　世尊之所說
如劍刃雖利　雖利不自斷　自性由若斯
復喻如燈光　破闇然得名　而不云自照
又若水精珠　體本唯清澈　因青而有青
影現隨衆色　非青而現青　如心而自作
又如彼燈光　智者知此說　智慧此開通
知者何所說　雖開而不開　如人無所觀
石女義不生　與此義不二　亦同無心識
緣念無所得　非念而別生　虛妄念如毒
謂若因若果　為法而自說　有談眼藥方
見殺而無藥　若見聞覺知　此有而非有
念斷於苦因　此實念當念　念念而無別
此心當平等　前塵常惑人　了之無所有
如幻而不實　妄心而自見　住塵處輪迴
喻空無所係　住塵性亦然　亦無有所得
若與不善俱　不善及所得　若心有取捨
施一切如來　如是開心意　而有何功德
幻境一切知　煩惱去何斷　於彼幻三毒
遠離而不作　知於煩惱心　彼作而未盡
於彼得見時　空有意無力　煩惱性非盡

與空而相雜　至彼無所學　彼後乃得盡
彼性而無得　亦復不能見　彼性若無住
云何住此身　若性而無有　身住於無性
是性如去來　隨現而無著　劫樹與摩尼
能如意圓滿　佛變化亦然　當爲斯行願
喻法呪林樹　呪成而枯壞　毒等雖久害
彼彼皆消除　菩薩之修行　所作諸事業
菩提行最勝　佛樹能成就　以彼平等行
而住於寂靜　及作不思議　供養得何果
隨彼所行因　而得於彼果　供養等眞實
得果而稱實　云何得法空　實得解脫法
不離牟尼道　當得於菩提　汝不求大乘
何法求圓滿　二乘得成就　成就非圓滿
若彼所作因　怖畏於大乘　別怖怖非實
此怖實名怖　此法要當知　大乘之所論
離此爲他法　知彼外道論　法乃僧根本
僧知法出離　心若有著處　涅槃不可得
解脫心無著　煩惱得消滅　煩惱業消除
斷由解脫力　愛取不相緣　以此無執持
愛業而羸劣　是無有疑愛　愛愛得相緣
此愛而有得　安住有著心　是得名處處
若心之不空　復得名爲著　心性若去空
如識而無得　如應正等覺　所說之妙法

是義乃大乘　大乘行平等　說法之一時
了一切過患　一味之平等　諸佛無不說
迦葉大尊者　如言之不知　彼法云不覺
不受當何作　解脫力若怖　輪迴得成就
迷彼苦空事　而得於此果　迷空彼苦此
不得誘於法　此空審觀察　是故得不疑
離闇知煩惱　因法知於空　欲速一切知
彼言審觀察　若物生於苦　是苦怖得生
彼苦因空作　彼何得生怖　若於彼物怖
斯即名我所　如是我無所　苦怖云何得
牙齒鬚爪甲　骨肉并血髓　鼻洟唾膿涎
脂肪及膸胃　便痢汗熱風　九漏并六識
如是諸法等　一切皆無我　說彼智與聲
聲恒受一切　若說聲智離　彼離云何知
若智之不知　彼智難知故　彼智既決定
乃近於智智　此智非聲受　彼聲何以聞
彼聲近於心　彼知色如是　若受於色聲
而色復何受　如彼一父子　思惟無真實
有情塵所翳　無父亦無子　知聲色如是
亦無於自性　彼色如是知　喻樂暫和合
彼自性如是　彼一而言有　餘色咸不實
此說色下品　彼一切智心　煩惱悉清淨
思惟一覺心　彼等彼若無　愛苦虛不實

云何住於見　無我而無心　此心喻畫像
是心智相應　清淨愚癡破　如是之自心
彼作云何作　彼愚癡無行　此我而虛作
有行自出離　而無惡業果　破壞業若為
善果云何得　此二之行果　互相破成就
彼說知不虛　彼自而無事　因果定相應
惡見要不生　此行而實住　作受今當說
過去未來心　彼我無有生　此心生我破
我無復生起　如芭蕉作柱　無所能勝任
我心生亦然　是得善觀察　有情若不有
此行云何為　彼行今若為　而為有癡事
有情何實無　癡前其愛事　若滅於苦惱
當斷於癡事　我慢為苦因　癡是得增長
彼事心不迴　觀空為最上　無足無脛膝
無臀復無腿　無臂亦無肩　無髆無脊背
無肋兼無脇　無手亦無鼻　無項復無頭
骨鏁等皆爾　觀此一切身　不行於一處
彼行於處處　何處自安住　以彼身手等
一切處皆住　彼一身如是　乃至於手等
無內無外身　何獨身手等　手等無分別
云何彼復有　彼既無癡身　寧云癡手等
住已道殊勝　觀者知人喻　若彼因和合
本人此可同　若了如是相　彼身同此見

如是捨足指　手指亦皆捨　彼初觀節合
後見節自離　此身破已竟　彼住分別見
分別見此身　得喻如虛空　如是之夢色
智者何所樂　設施若無身　何有男女等
若善真得苦　此者何不解　觀察此云何
愛樂深煩惱　樂者之不實　如彼無執受
汝若復云何　如彼自無得　彼有苦微細
既微而不說　以彼微細故　不說令他喜
因瞋而苦生　既生而有滅　若於定有見
於生自不受　如是而既知　如是觀因果
禪愛或相應　得生彼疑地　善根之所利
皆爲於何人　彼此何和合　和合而何得
人喻於虛空　雖合而無入　無入而非合
是無分別行　不求和合名　若見而無見
和合彼不求　云何名得生　有物非和合
如導而先知　而彼識無相　不住於和合
彼觸法如是　何受而得生　我今何所爲
而得於苦害　若不得所受　苦害而不覺
此住彼得見　何愛不遠離　今見此夢羅
自心之幻化　既見彼觸性　彼受汝亦得
先世與後世　念念而無受　若此觀自身
受亦無所得　所受既不實　彼即知無有
若此無自身　云何如是害　色性之自住

無根無中間　無內無外心　別處亦不得
身若無異處　無合無分別　有情之自性
寂靜彼無所　智者若先知　云何而有著
智者同智故　彼生何得著　是智是後得
是智云何得　如是一切法　雖生而無得
如是法若無　是法云何二　彼餘法若是
有情智寂靜　彼他心有疑　於自即無有
彼定彼後有　此法無彼此　思惟於自心
是二乎相住　如得於正住　一切智者說
若有諸智者　獲得於智智　智者得是智
彼即是無住　智者得是智　有得而無住
無住即無住　彼說於涅槃　若彼之二法
如是難難住　若法由於智　智者何因有
是智由於知　知者無所得　二法乎相由
是有情無住　無父定無子　欲子生何得
有父而有子　彼二法亦亦　芽從種子生
種子得何求　知從智所生　彼實何不行
芽從智種生　知從智芽有　若彼知不知
何得有智智　一切人因緣　彼前皆已說
因果所生起　等喻如蓮花　因果何由作
皆從於過去　此果云何得　由過去業力
造間因自在　自在彼何說　如是得後有
彼彼名何難　是事難不定　非心非賢聖

過惡無善報　彼何得自在　不見如虛空
不見自過去　自在不思議　此理不應說
彼主何最上　彼亦自無定　善惡各自性
智者知無邊　因業有苦樂　彼說何等作
若因若不有　果報誰云得　云何不作恒
彼無於別見　彼作既無別　何得見彼彼
若見和合因　無復云自在　此和合無主
彼法乃無主　彼愛不自愛　此愛而無作
所得而由他　何云自在作　彼不作過去
謂若恒不滅　愛此最上數　謂世間恒常
有情塵闇散　住此惡功德　謂此說最上
此說世間惡　一二之自性　不合而無有
是德無所有　彼各各三種　功德離無聲
此聲有還遠　如衣等無心　由此生快樂
色性之亦然　觀之性無有　彼等快樂因
有無若衣等　此衣等快樂　此乃性快樂
彼等之快樂　不能得久遠　彼得是微細
云何彼麤細　快樂如是實　思惟何不愛
離麤得微細　微細不久遠　一切物亦然
又遠何不得　快樂得不麤　快樂不常定
彼無有所生　此說不真實　彼真實德生
彼得無欲住　爲貪不淨欲　而有於因果
愛無價之衣　買覩羅種子　不愛世間癡

彼住真如智　彼智世間有　云何而不見
同彼世間量　若此分明見　世量而非量
彼無妄言說　是故觀真如　彼空而不生
知性之不觸　是性而無執　彼性實非實
是故非實性　是故彼夢覺　此疑彼無有
彼性若見有　乃不實生著　是故知彼性
無因即無所　一切皆無主　因緣中安住
由彼無別異　不住復不去　於實彼若遣
返為世間勝　為從因所生　為從幻化作
何來彼何去　了知而若此　若此而了知
乃見彼無性　云何知假實　同於影像等
性若去自有　是因何所立　彼若是不有
彼因故不用　有無之性相　因俱胝百千
彼位去何性　何得於別性　彼性無性時
是性何時得　無性即無生　當依彼性行
性無過去性　而由性不生　無有性無性
喻幻化知合　一切有無性　有如是不滅
此一切世間　是故不生滅　知行空不實
喻夢喻芭蕉　分別滅不滅　一切不可得
性空乃如是　何得而何受　不實恒若斯
彼彼云何得　何苦何快樂　何愛何不愛
彼愛何所發　要當知自性　世間亦可知
何者為無上　何人何所親　何生而何得

一切喻虛空　彼此受皆失　歡喜瞋相對
因喜或鬪諍　瞋惱諸邪行　一切令破壞
罪惡自愛樂　是得惡趣名　死即墮惡趣
得苦而無悔　或往來天中　生生而得樂
捨於多罪崖　謂眞實如是　如是眞無性
復手相憎愛　說彼將來惡　溺無邊苦海
色力并壽命　彼得而唯少　雖獲於快樂
而由飢困者　眠睡災昏迷　如虛幻和合
當盡彼虛幻　若此而難得　彼學何所作
何行何斷除　彼彼諸魔事　斯爲大罪崖
於彼多正道　難勝而不行　復於刹那中
難得生覺悟　過去未來苦　難竭煩惱海
而於此苦海　我恨苦求離　如是此安住
若自不樂住　如須臾須臾　入火而澡浴
見如是自利　而受於此苦　無老死自在
彼行因如是　從彼惡法來　感惡而前死
苦火熱如是　我何時得息　自作於快樂
福雲生繚繞　以我何見知　而說知慧空
稽首具足知　稽首福德重

菩提行經菩提心迴向品第八

菩提行若此　思惟於行福　菩提行莊嚴
一切人皆得　乃至一切處　身心苦惱者
彼得此妙福　歡喜快樂海　若有不自在

而處輪迴者　使得世間樂　及得菩提樂
若有世界中　乃至於地獄　而令彼等人
悉受極快樂　寒苦得溫暖　熱苦得清涼
菩薩大雲覆　復浴法水海　鐵樹鐵山峯
劍林光閃爍　一切成刼樹　罪人喜安樂
喻迦那摩迦囉拏　鴛鴦鵝鴈聲適悅
池沼清淨無濁穢　微妙諸香生喜樂
地獄爐炭聚　而得摩尼聚　熱地水精嚴
復寶山和合　以如是供養　善逝宮皆滿
炭火熱劍雨　今後灑花雨　彼劍手相殺
今後花手散　爛鵮諸身肉　喻君那花色
肉骨與火同　棄墮奈河水　以我善力故
令得天宮殿　彼光如千日　彼滿那枳你
焰魔之獄卒　見者不驚怖　烏鷲等飛類
悉離惡食苦　愛彼普快樂　此得何善生
福喻於虛空　觀此上下等　如見金剛手
速滅除災患　降彼花香雨　破滅地獄火
云何名快樂　云何名歡喜　處彼地獄者
得見觀自在　同一切威德　俱胝髻童子
大悲菩提心　救度於一切　以彼天供養
天冠及天花　乃至悲心花　適悅寶樓閣
天女之言說　百千種歌詠　讚大聖文殊
及普賢菩薩　以此善功德　同於地獄者

大聖觀自在 觀察地獄苦 無量苦可怖
手出甘露乳 濟彼諸餓鬼 與食與洗浴
令飽滿清涼 離苦得快樂 如彼北洲人
色力并壽命 聾者得聞聲 盲者得見色
妊娠及產生 喻摩耶無苦 雖衣雖飲食
莊嚴而清淨 一切隨求意 得利復得益
怖者不受怖 不樂而得樂 煩惱得無惱
見者皆歡喜 病者獲安樂 解脫一切縛
無力而得力 愛心互相施 安樂於十方
行道一切至 惡事皆滅盡 當成就好事
乘船商賈人 得滿所求意 安樂到彼岸
親等同嬉戲 飢饉時路行 得伴無所畏
不怖賊與虎 復不怖迷醉 曠野無病難
耄幼無主宰 賢聖悉加護 諸煩惱解脫
悲愍信智慧 具足相修行 恒得宿命通
而得無盡藏 乃至虛空藏 無緣無方便
無少互不喜 有情乏名聞 當得大名稱
出家若醜陋 當得具色相 若彼有三界
使彼得丈夫 亦離高下品 當破我慢意
令我一切福 利諸有情等 常離一切罪
恒作善利事 菩提心所行 菩提行不退
遠離我慢業 當得佛受記 一切有情等
得無量壽命 壽命得恒長 破壞無常聲

劫樹非適悅　一切方皆得　妙法而適意
同佛佛圓滿　彼諸高下石　如掌而平坦
柔軟瑠璃色　一切地皆得　諸大菩薩衆
普徧諸國土　以自任光明　莊嚴於大地
諸樹及飛禽　光明於虛空　說法聲不住
諸有情常聞　佛及佛子等　彼彼恒得見
無邊供養雲　供養於世尊　天雨依時節
穀麥咸豐實　世間得具足　王法得依行
藥力倍增盛　明力皆成就　羅剎拏吉你
斯等皆悲愍　無有苦有情　無罪復無病
不輕慢下劣　煩惱無所得　讀誦而自在
隨意而行住　衆集乃恒常　成就於僧事
苾芻住淨戒　復得一切解　觀察於心業
捨離諸煩惱　苾芻所得利　當遠離鬭諍
諸出家亦然　不得破禁戒　得戒而守護
恒樂盡諸罪　若彼不破戒　得益往天趣
若彼持鉢者　為得於善利　得清淨種子
名聞滿諸方　永不受罪苦　恒行無苦處
無邊諸有情　供養一切佛　當受一天身
彼成佛世間　不思議有情　樂佛而得樂
願為於世間　菩薩得成就　彼尊若思惟
彼有情令得　辟支佛安樂　及得聲聞樂
天人阿修羅　意重而恒護　若彼宿命通

出家此恒得　若彼歡喜地　文殊師利住
我若以彼位　隨力而能與　若知和合住
得生於一切　若有欲見者　及有欲聞者
如是彼得見　文殊師利尊　如日照十方
為一切有情　彼文殊修行　我得如是行
彼或住虛空　或住於世間　今我住亦然
得壞世間苦　世間若有苦　彼一切我得
世間一切善　菩薩之樂得　一藥救世間
一切皆富樂　一切同利養　佛教而久住
以善意清淨　歸命於文殊　我說善知識
清淨此增長

菩提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書

西天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補怛落迦山　聖觀自在菩薩宮其山峯峙衆寶所成無垢清淨閻浮檀金摩尼寶王種種珍寶妙色光明常普照曜復有如意天劫波樹恒時流出阿僧祇數蘇羅鼻香旃檀沈水俱蘇摩花柔軟適意妙色芬芳處處嚴飾

復有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往詣佛所頭面作礼供養恭敬尊重讃歎一心合掌寂然聽法

尒時世尊告梵王言如來說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圓滿清淨梵行之相隨宜說法利益衆生是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若有聞者百千萬億無數劫中不墮惡趣彼人若有五無間業盡得消除世世生生得宿命智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祕密明曰

舍二合曩没哩二合訖叉二合七十六薩哩嚩二合薩
怛嚩二合没哩二合諦迦囉七十七必哩二合諦迦
囉七十八薩哩嚩二合薩怛冒二合引波吩尾野
二合七十九没馱你哩摩二合引拏八十蘇誐哆尾
沙馱囉八十一伊羂迦嚕引摩俱波二八十薩
怛嚩二合娑引囉三八十訖哩二合哆奔拕野
八十四引二合訖哩二合哆俱舍羅八十五訖哩二合哆你
室左二合野八十六摀哆鉢哆二合尾哩野八十七
二合僧娑引囉引諦訖蘭二合哆八十八薩達哩
麼二合窈嚩囉引惹野二合鼻昇瑟訖哆
八十九二合哆引囉引努誐哆左囉拏九十部
哩二合俱致訖哩二合哆惹拏九十一二合惹野
挽覩引曩野滿哆九十二娑没哩三合
諦滿哆九十三摩賀引尾迦囉二合摩滿
哆九十四虞拏挽覩引昧怛哩二合滿哆
九十五扇引哆滿哆九十六尸羅滿哆九十七娑
誐野二合滿哆九十八阿哩他二合滿哆九十九
阿哩他二合引喃引尾孕二合哆引囉一百商
娑野引喃引覩去哆引囉一百一達哩
麼一合赦引鉢囉二合嚩訖哆引二合囉
一百二路引迦喃引設娑哆二合引囉一百三
波哩布囉拏二合曼拏羅目佉一百四薩
哩嚩二合囉怛曩二合佉啣哆一百五你檐摩

引鉢哆二合二十六你野二合虞嚕二合引馱波哩
曼拏羅二十七馱怛陵二合扇摩賀引布
嚕沙洛訖叉二合拏馱囉二十八阿世怛
野二合努尾焰二合惹曩引楞訖哩二合
哆誐引怛囉二合二十九蘇嚩囉拏二合蘇
訖叉摩三合蹉尾三十鉢蘭二合引輸囉嚩
那引怛沒哩諦二合三十一曩嚩曩引誐
計引娑囉引嚕拏惹吒馱囉三十二
惹吒迦囉引布引波虞嗏沒哩地
你三合阿弥哆引婆三十三惹敢二合毋曩
那引建引左曩嚩婆引娑三十四鉢囉
二合目訖哆二合囉濕弭二合三十五入嚩二合鞞哆
尾野二合引摩鉢囉二合婆三十六建左曩引
捺哩二合鉢囉二合體哆野舍娑三十七尾
布羅諦引惹三十八搗那喻引祢詣二合
囉拏二合祢曩迦嚕引瑟抳二合沙三十九
鉢囉二合入嚩二合引鞞哆摩抳四十野詣
引波尾哆引哩馱二合迦引野四十一部弭
鉢囉二合尾左野四十二捺舍波引囉弭
哆引左囉拏四十三阿欠抳哆尸羅四十四
阿砌捺囉三合尸羅四十五僧賀尾訖蘭
二合引覩引囉瑟迦二合四十六俱引摩羅羅
鞞哆誐引怛囉二合四十七沒哩二合鼻孕二合引

捺囉(二合)訖叉(二合)抳誐諦(四十八入)諾訖剎(二合)
拏(引)捥哩哆(二合)曩(引)鼻(四十九)阿哩馱(引)
賛捺囉(二合引)楞訖哩(二合)哆諦羅迦(五十)
尾悉諦(二合)囉拏(二合)羅羅(引)吒(五十一)鉢
囉(二合)楞嚩嚩護(五十二)你囉鹽(二合)哆囉
部嚕(二合)鳩覩誐曩(引)舍(五十三)迦羅娑
(引)訖哩(二合)諦誐哩(二合)嚩(五十四)祢哩伽(二合引)
虞祿波哩嚩(引)抳(五十五)麼哩(二合)努哆(引)
摩囉(二合)曩佉(五十六)惹羅(引)嚩曩馱賀娑
哆(二合)(五十七)作訖囉(二合)楞訖哩(二合)哆波(引)抳
(五十八入)哆羅娑囉怛迦(二合)摩羅你娑舍
羅(二合)訖叉吠(三合引)波唧哆誐(引)怛囉(五十九二合)
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儼鼻囉濕嚩(二合)囉賀
哩(二合)那焰誐摩(六十)必哩(二合)麼抳喻捺
哩舍(二合)你野(六十一)囉麼抳野(六十二)迦摩
羅(引)娑(六十三)迦摩路(引)訥娑(二合)嚩(六十四)迦
摩羅三娑嚩(六十五)迦摩羅薩曩(六十六)
迦摩羅賀娑哆(六十七)迦曼拏路尾野
(二合)誐囉(二合)賀娑哆(六十八)訖哩(二合)瑟拏(二合)
(引)吽曩馱囉(六十九)難拏馱囉(七十)阿訖叉
(二合)馱囉(七十一)布哆鉢尾怛囉(七十二二合)布哩嚩
(二合)鼻娑(引)史(七十三)阿蜜哩(二合)哆嚩哩沙
(二合)(七十四)唧哆(引)麼抳迦羅波(七十五二合)蘇涅哩

怛你野(二合)他(引)呬婆嚩曩(半音)訖哩(二合)哆訖哩(二合)怛野(二合一)訖哩(二合)哆迦囉抳野(二)賀哩(二合)哆婆(引)囉(三)阿努鉢囉(二合)鉢哆(二合)婆嚩(二合)迦(引)囉他(二合四)波哩訖叉(二合)拏娑嚩(二合)三喻惹曩(五)娑弭野(二合)誐(引)惹拏(二合)曩(六)蘇尾目訖哆(二合)唧哆(七)蘇尾目訖哆(二合)鉢囉(二合)惹拏(二合八)阿惹你(引)喻摩賀(引)曩(引)誐(九)薩哩嚩(二合)唧(引)覩(引)嚩勢波囉摩波(引)囉弭哆鉢囉(二合)鉢哆(二合十)波哩布囉拏(二合)惹拏(二合)曩三婆(引)囉(十一)塢諦囉拏(二合)娑嚩(二合)建(引)哆(引)囉(十二)波囉呬哆野怛曩(二合十三)迦嚕拏(引)滿馱賀哩(二合)那野(十四)鉢囉(二合)惹波囉摩嚩怛娑(二合)囉(十五)蘇佉鉢囉(二合)那(十六)娑你(二合引)賀鉢囉(二合)悉哩(二合)哆(十七)阿難哆薩怛夢(二合引)哆(引)囉拏怛俱(二合)舍羅(十八)蘇誐哆(引)惹敢(二合)摩(十九)怛哩(二合)部嚩乃迦滿(引)馱嚩(二十)尾誐哆囉(引)誐(二十一)尾誐哆你吠(二合引)灑(二十二)尾誐哆謨(引去)賀(二十三)怛哩(二合)摩羅鉢囉(二合)呬拏(二十四)怛嚩(二合引)尾你野(二合)波(引)囉誐(二十五)沙吒鼻惹拏(二合)鉢囉(二合)

鉢囉(二合)祢(引)舍(一百六)蘇嚩羅拏(二合)嚩囉喻波須嚩娑他(二合引)曳(一百七)蘇哩野(二合)娑賀娑娑囉(二合引)諦哩迦嚕唧囉舍哩囉(一百八)沒囉(二合)憾摩(二合)捺囉(二合引)祢曩麼娑訖哩(二合)哆入

尒時佛告梵王及帝釋言若有受持讀誦此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祕密明者當知是人世世生生恒得覩見聖觀自在若恒受持得大富貴獲得聰明獲得勇猛獲得端嚴獲得妙聲獲得辯才獲得恒知一切法義入曼拏羅凡有所祈一切真言悉地成就早晨課念永無病苦疥癩氣疾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尒時世尊告梵王言若人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數諸佛名号復能盡形四事供養是人所獲果報多不梵王白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若人受持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乃至須臾礼拜供養二人果報正等無異梵王當知受持讀誦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獲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報之利何況盡形受持讀誦

所獲功德世世生生不可窮盡

尒時世尊說是語已大梵天王及天帝釋天龍八部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璧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根綜法綱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刧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繫形類敦鑿昬明絶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刧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教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很啓滌昏愚滌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踰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發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懃非博學釋典徵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徽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峯山

中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菩薩一萬六千及一生獲得無上正等正覺種種佛刹皆来集會

尒時尊者大迦葉波在大衆中安詳而坐

尒時世尊告迦葉言有四種法破壊菩薩智慧迦葉白言四種法者其義云何四種法者一者於佛教法而生輕慢二者於法師處憎嫉法師三者隱蔵正法令不見聞四者他欲樂法數數障礙瞋恚斷善覆蓋不說誑賺他人唯自求利迦葉如是四種是名壊滅菩薩智慧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若人慢佛法　憎嫉法師處　樂法作隱蔵
求法而障礙　瞋怒斷善根　覆法不為說
愛樂誑賺他　恒行自求利　我說此四法
斷滅菩薩慧　四法如是故　汝等應當知

佛告迦葉波有四最上法觀增長菩薩大智迦葉白言是義云何此四法者一者於佛教法深生尊重二者於法師處勿生輕慢三者如聞得法為他解說起正直心不求一切利養四者稱讚多聞增長智慧一向正心如

聞受持行真實行而不妄語迦葉此四種法增長菩薩大智慧故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尊重於佛法　及彼法師處　如聞為他說
不求於利養　亦不要稱揚　一向而求聞
多聞生智慧　如聞受持法　持已依法行
稱法真實故　是彼法師行　口意無虛妄
四法可為師　得佛大智慧

佛告大迦葉有四法具足迷障菩薩菩提心迦葉白言云何四法迷障菩提心此四法者一者所有阿闍梨師及諸善友行德尊重反生毀謗二者他善增盛於彼破滅三者若諸衆生行大乘行而不稱讚妄言謗毀四者棄背正心邪妄分別如是迦葉此四種法迷障菩薩菩提心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闍梨師善友　行德俱尊重　不行恭敬心
反生於輕毀　他善增熾盛　破壞滅除他
菩提大行人　謗毀行輕慢　棄背正真心
邪妄而分別　如斯四惡行　迷障佛菩提
是故此四法　遠離無上覺　無此四過者
最上得菩提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一切生處出生菩提心直至菩提而坐道場而無障礙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不為身命而行邪見妄言綺語二者去除一切眾生虛妄分別三者為其佛使發起一切菩提種相如實名稱流徧四方四者所有一切眾生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各說令得迦葉如是四法具足菩薩一切生處出生菩提心中間無迷直至菩提坐道場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不為自身命　邪說及妄語　心恒慈眾生
除妄及懈怠　能作如來使　及為眾生師
願發行菩提　名聞徧四方　教化諸眾生
令成無上覺　安住此法中　菩提心不退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已生未生善法皆令滅盡永不增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世間所有深著我見二者觀察種族住著利養行呪力事三者瞋恨菩薩徧讚佛教不普稱讚四者未聞難見經法聞之疑謗如是迦葉具此四法令諸菩薩

已生未生善法皆悉滅盡永不增長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由此著我見　皆令善法盡　觀察於種族
呪術求利養　毀於菩薩教　而不普稱讚
未聞甚深經　聞之生疑謗　具行此四法
不久善法盡　是故諸菩薩　行此四法者
遠離佛菩提　譬如天與地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善法不滅得法增勝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願聞其善不願聞惡求行六波羅蜜及菩薩藏二者除去我見心行平等令一切衆生得法利歡喜三者遠離邪命得聖族歡喜不說他人實不實罪亦不見他過犯四者若此深法自智不見而不謗毀彼佛如來如是而見如是而知我不能知佛智無邊種種無礙如來為諸衆生演說此法如是迦葉具此四法令諸菩薩善法不盡得法增勝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常願聞其善　非願聞諸惡　恒行六波羅
而求菩薩藏　斷除於我見　而行平等心
普令諸衆生　得彼法利喜　活住清淨命

復値聖種族　他罪實不實　終不而言說
設覩諸過犯　如同不見聞　此法甚深奧
少智不能知　唯佛自明了　而不生疑謗
佛智廣無邊　如來為衆說　行此四法者
勝智法無盡　安住此法中　菩提不難得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不正心離菩薩行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疑惑佛法心不愛樂二者我見貢高瞋恚有情三者他得利養貪愛憎嫉四者於佛菩薩不生信敬亦不稱讚而復毀謗迦葉如是四法生不正心離菩薩行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疑惑諸佛法　作意不愛樂　貢高我見增
瞋恚衆生故　他所得利養　貪愛起憎嫉
於佛菩薩衆　心不生信受　此四不正心
遠離菩薩行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令諸菩薩得柔軟相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得阿鉢羅諦得已發露終不覆藏遠離過失二者彼須真實所言誠諦寧可盡於王位破壞富貴散滅財利捨於身命終不妄語所言真實亦不令他言說虛妄三者不發惡言毀謗嫌

無一切眾生乃至善與不善鬪諍相打禁繫枷鏁如是之過亦不言說恐自成罪得業果報四者依彼信行深信一切諸佛法教心意清淨迦葉如是四法令諸菩薩得柔軟相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所獲阿鉢羅　恐成於過罪　不敢自覆藏
洗心而發露　用意要真實　所言須誠諦
寧盡國王位　捨命破資財　不發妄語言
棄背真實行　亦不教他人　令作虛妄事
又不行毀謗　懷無一切眾　善與不善者
乃至鬪諍等　終不該視他　恐招自業果
心住清淨行　信樂佛菩提　此四佛宣揚
眾生宜親近

佛告迦葉彼有四種法令諸菩薩心意剛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聞最上勝法心不樂行二者於法非法雖知淨染淨法不行而行非法三者不親近阿闍梨及師法等信受妄語不知食數四者見諸菩薩具其勝德都無恭敬我見輕慢迦葉如是四法令諸菩薩心意剛強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聞彼最上法 心意不樂行 淨法而不修
非法生愛樂 棄背阿闍梨 不敬於師法
受食處不知 信行於妄語 菩薩有勝德
不生於尊重 下劣我見增 剛强心輕慢
此四佛自宣 我常亦遠離

佛告迦葉彼有四種法令於菩薩知見明了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聞善樂行聞惡樂止知法眞實棄背邪僞受行正道二者遠離毀謗絕善相應美言流布衆所愛敬三者親近師教知彼食處調伏諸根戒定不闕四者自得菩提不捨衆生行實慈愍令彼愛樂廣大眞德迦葉如是四法令於菩薩知見明了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聞善樂欲行 聞惡心欲止 棄背邪僞因
受行八正道 毀謗恒遠離 善業得相應
流布善言音 令衆生愛重 親近於師教
知彼食來處 制伏取境根 安住於戒定
雖得佛菩提 不捨有情界 行彼眞實慈
令求無上德 此四佛所宣 速得菩提果

佛告迦葉彼菩薩有四種違犯迦葉白言云何四種一者衆生信根未熟

而往化他菩薩違犯二者下劣邪見衆生廣說佛法菩薩違犯三者爲小乘衆生說大乘法菩薩違犯四者輕慢正行持戒衆生攝受犯戒邪行衆生迦葉如是四種菩薩違犯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衆生信未熟　而往化於彼　下劣邪有情
爲彼廣說法　於彼靜閑處　分別大乘法
輕慢正行人　攝受破戒者　知此四違犯
菩薩須遠離　依此四法行　菩提不成就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成菩薩道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於一切衆生心行平等二者於一切衆生用佛智教化三者於一切衆生演說妙法四者於一切衆生行正方便迦葉如是四法成菩薩道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於彼群生類　恒行平等心　教導諸有情
令入如來智　常演微妙法　救度一切人
安住眞實中　是名正方便　此四平等法
佛自恒宣說　依教彼恒行　成就菩薩道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爲菩薩怨而不可行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樂修小乘自利之行二者行辟支佛乘

淺近理法三者隨順世間呪術伎藝四者用世智聰辯集彼世間虛妄無利之法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寃不可同行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若行聲聞乘　出家自利行　及彼辟支迦
證悟淺理行　躭著世間藝　伎術禁呪等
復用世智辯　虛集無利法　誑賺於衆生
不到真實際　此四菩薩行　善根皆滅盡
寃家不同行　佛言宜遠離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善友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有求菩提道者為菩薩善友二者作大法師為菩薩善友三者以聞思修慧出生一切善根者為菩薩善友四者於佛世尊求一切佛法者為菩薩善友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善友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求成菩提者　佛子親善友　作大說法師
願發聞思慧　教化諸衆生　出生五善根
恒為善逝子　當獲正覺道　佛說此四法
不迷於正行　令得大菩提　是名真善友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影像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為利養不

為法二者為要稱讚不為戒德三者自利求安不利苦惱衆生四者於實德能不生分別樂欲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影像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廣求於利養　不為聽受法　愛樂人讚揚
棄捨於德業　一向求自安　不愍衆生苦
於彼實德能　無樂無分別　如是四種法
佛說為影像　汝諸菩薩衆　各各宜遠離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實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入空解脫門信業報無性二者入無我無願門雖得涅槃恒起大悲樂度衆生三者於大輪迴巧施方便四者於諸有情雖行給施不求果報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實德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入彼空解脫　信觀業無性　無我無願門
安住慈愍行　雖證涅槃空　樂度衆生故
於彼輪迴中　巧設諸方便　廣濟於群生
不希於福報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大藏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於諸佛所恭敬供養二者恒行六度大波羅蜜多三者尊重法師心不退動四者樂

居林野心無雜乱迦葉如是四法為
菩薩大藏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於彼諸佛所　供養一切佛　大乘六度中
所行波羅蜜　尊重說法師　承事心無退
常居林野中　清淨無雜乱　此四善逝說
佛子大法藏

佛告迦葉彼有四種法遠離菩薩魔
道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行諸
行不離菩提心二者於一切衆生心
無惱害三者於一切法明了通達四
者於一切衆生不生輕慢迦葉如是
四法遠離菩薩魔道我今於此重說
頌曰

所行衆善行　不離菩提心　於彼諸群生
恒時無惱害　諸法善通達　於生絕輕慢
此四善逝說　遠離諸魔道　是人依此行
得彼真空際

佛告迦葉彼有四種法集菩薩一切
善根迦葉白言四法云何一者樂住
林間寂靜宴默二者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攝諸衆生三者樂求妙法棄捨
身命四者聞義不足集諸善根勤行
精進迦葉如是四法能集菩薩一切

善根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樂住閑寂處　宴默離喧煩　四攝御衆生
令登於覺路　勤求於妙法　棄捨於身命
精進集善根　聞法心無足　佛說此四行
出生無邊善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菩薩無量福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恒行法施心無悋惜二者起大悲心救護破戒衆生三者化諸有情發菩提心四者於下劣惡人忍辱救護迦葉如是四法出生菩薩無量福德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廣說諸妙法　清淨心無悋　毀禁諸有情
救護垂慈愍　令彼衆生類　發於淨覺心
種種劣惡人　救護行忍辱　菩薩及諸佛
同行此四行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能破菩薩意地無明煩惱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行戒行具足無犯二者受持妙法身心無倦三者隨其意解傳施法燈四者禮敬投誠稱揚佛德迦葉如是四法能破菩薩意地無明煩惱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堅持具足戒　意地無缺犯　妙法恒受持
晝夜心無倦　所解諸佛教　隨意施法燈
稱讚一切佛　投誠恭敬禮　智者行此四
能斷無明地　一切諸佛子　依此得菩提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菩薩無导智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有法施二者受持妙法三者不害他人四者亦不輕慢迦葉如是四法生菩薩無礙智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所行妙法施　令彼得受持　不嫉衆生學
尊重於持戒　四法除宿罪　獲成最上覺
依此得菩提　出生無礙智
復別十二行　智者得菩提　成就甘露味
所有諸衆生　而具深法眼　解說讀誦持
佛說於彼人　獲福無有量　所有恒河沙
俱胝佛剎土　滿中盛七寶　供養一切佛
彼福亦無量　若人念此法　四句伽他經
福德勝於彼
復次迦葉波　若持此四句　未名菩薩者
得名為菩薩　說此四法中　具足十善行
依法平等心　是故名菩薩

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二　　璧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　施護　奉　詔譯

佛告迦葉波若諸菩薩具足三十二
法名為菩薩迦葉白言云何三十二
法所為利益一切衆生一切智智種
子不量貴賤令得智慧為一切衆生
低心離我真實愍念其意不退善友
惡友心行平等雖到涅槃思念愛語
先意問訊愍見重擔於諸衆生恒起
悲心常求妙法心無疲猒聞法無足
常省已過不說他犯具諸威儀恒發
大心修諸勝業不求果報所生戒德
藏諸輪迴令諸有情道心增進一切
善根皆悉集行雖行忍辱精進如入
無色禪定智慧方便善解總持恒以
四攝巧便受行持戒犯戒慈心不二
常處山林樂聞深法世間所有種種
猒離愛樂出世無為果德遠離小乘
正行大行棄捨惡友親近善友於四
無量及五神通皆悉通達已淨無知
不著邪正如實依師發菩提心純一
無雜迦葉如是具足三十二法是則

名為菩薩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利益諸衆生　欲行清淨行　令生一切智
不擇於貴賤　同入如來慧　真實愍衆生
心意不退轉　善友不惡友　平等觀於彼
雖到於涅槃　愛語先問訊　憂愍於重擔
及彼諸衆生　不斷於大悲　求法心無苦
聞義常不足　恒省自身非　不譏他人犯
具修衆威儀　而起大乘行　不求於果報
所持諸戒德　斷滅於輪迴　令彼諸有情
遠害增道意　忍辱集善根　精進修諸行
如入無色定　智慧諸方便　總持而善解
四攝恒受行　持犯二俱懸　常處於林間
恒樂聞深法　厭離於世間　愛敬無上果
遠離聲聞乘　而修大乘行　棄捨於惡朋
親近於善友　五通四無量　智慧悉通達
清淨絕無知　不著於邪正　依師究真實
純一無雜行　佛說觀行法　先發菩提心
若此三十二　善逝當演說　菩薩具足行
得佛甘露味

佛告迦葉波我為菩薩說譬喻法令彼知見為菩薩德迦葉白言其義云何迦葉譬如地大與一切衆生為其所依令彼長養而彼地大於其果生

無求無愛菩薩亦然從初發心直至道場坐得成菩提於其中間運度一切衆生無愛無求亦復如是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地大　與諸衆生　依止長養
於彼衆生　無求無愛　菩薩亦尒
從初發心　直至道場　成無上覺
運度有情　無求無愛　無冤無親
平等攝受　令得菩提

佛告迦葉彼譬如水界潤益一切藥草樹木而彼水界於其草木無愛無求迦葉菩薩亦然以清淨慈心徧行一切衆生潤益有情白法種子令得增長無愛無求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水界　潤益一切　藥草樹木
令得生長　無愛無求　菩薩亦尒
以淨慈心　徧及有情　次第普潤
淨種增長　破大力魔　得佛菩提

佛告迦葉譬如火界成熟一切穀麥苗稼火界於彼無愛無求迦葉菩薩亦尒以大智慧成熟一切衆生善芽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火界　成熟一切　五穀苗稼

而彼火界　於其苗稼　無求無愛
菩薩亦尒　以智慧火　成熟一切
衆生善芽　菩薩於彼　無求無愛

佛告迦葉譬如風界徧滿一切諸佛剎土迦葉菩薩亦尒以善方便徧衆生界令解佛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風界　隨自勢力　普徧佛剎
諸菩薩衆　亦復如是　以善方便
爲其佛子　說最上法

佛告迦葉譬如魔寃領四軍兵欲界諸天不能降彼迦葉菩薩亦尒得意清淨一切衆魔不能惑亂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魔寃　領四軍兵　欲界諸天
不能降彼　菩薩亦尒　得意清淨
一切衆魔　不可惑亂

佛告迦葉譬如白月漸漸增長乃至圓滿迦葉菩薩亦尒以無染心求一切法乃至圓滿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白月　漸漸增長　直至圓滿
菩薩亦尒　以無染心　求修諸善
漸漸增進　白法圓滿

佛告迦葉譬如日出放大光明照彼

世間無不朗然迦葉菩薩亦尒放智
慧光照諸衆生無不開悟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日出　照彼世間　一切物像
無不朗然　菩薩亦尒　放智慧光
照諸有情　無不開解

佛告迦葉譬如師子獸王有大威德
於彼一切所行之處不驚不怖迦葉
菩薩亦尒安住多聞戒德如是一切
所往之處不驚不怖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師子獸王　威德勇猛　所行之處
心無驚怖　菩薩亦尒　安住多聞
持戒智慧　於彼世間　所行之處
離諸怖畏

佛告迦葉譬如龍象有大勢力擔負
一切重物而無疲苦迦葉菩薩亦尒
擔負一切衆生五蘊諸苦不得其苦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龍象　有大勢力　身負重物
而不疲苦　菩薩亦尒　擔負衆生
五蘊諸苦　亦無疲苦

佛告迦葉譬如蓮華生長水中淤泥

濁水而不能染迦葉菩薩亦尒雖生世間世間雜染終不能著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蓮華　出生水中　濁水淤泥
而不可染　菩薩亦尒　雖生世間
種種雜染　而不能著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方便斷樹不斷樹根而於後時復生大地迦葉菩薩亦尒以方便力斷彼煩惱不斷彼種以大悲善根復生三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有人　以其方便　而斷樹身
不斷樹根　如是後時　復生大地
菩薩亦尒　以善方便　斷彼煩惱
不斷彼種　以大悲故　復生三界

佛告迦葉譬如諸方所流河水皆歸大海同一鹹味迦葉菩薩亦尒所有一切善根種種利益迴向菩提與彼涅槃同歸一味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一切　江河諸水　皆入大海
同一鹹味　菩薩亦尒　所有一切
善根利益　迴向菩提　及彼真際
同歸一味

佛告迦葉譬如四大天王及忉利天衆要彼安住妙高之山迦葉菩薩亦尒爲一切智所修善法要彼安住菩提大心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四王　及帝釋衆　要彼安住
妙高之山　菩薩亦尒　爲一切智
所修善法　安住菩提

佛告迦葉譬如國王欲行王事須假宰臣迦葉菩薩亦尒欲爲佛事須假智慧方便我今於彼而說頌曰

譬如國王　欲行王事　須仗宰臣
而得成就　菩薩亦尒　欲爲佛事
假方便慧　決定成就

佛告迦葉譬如晴天無其雲霧於彼世間終無降雨之相迦葉菩薩亦尒寡聞少智於諸有情終無說法之相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虛空　晴無雲霧　於彼世間
終不降雨　菩薩亦尒　寡聞少智
於其有情　無說法相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起大雲雷必降甘雨成熟苗稼迦葉菩薩亦尒於其世間起慈悲雲降妙法雨成熟衆生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虛空　雲雷忽起　必降甘澤
成熟苗稼　菩薩亦尒　普覆慈雲
降霔法雨　成熟有情

佛告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有其七寶恒隨王行迦葉菩薩亦尒有七覺支恒隨菩薩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　轉輪聖王　所有七寶
恒隨王行　菩薩亦尒　有七覺支
所到之處　隨逐菩薩

佛告迦葉譬如摩尼寶珠得多富貴價直迦哩沙波拏百千富貴迦葉菩薩亦尒得多富貴價直聲聞緣覺百千富貴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摩尼寶　富貴廣得多　迦哩沙波拏
百千不可比　菩薩亦如是　富貴倍過多
辟支及聲聞　百千亦難比

佛告迦葉譬如忉利天眾若住雜林者受用富貴平等無二迦葉菩薩亦尒若住清淨心者爲一切眾生正直方便平等無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忉利天　住彼雜林者　受用於富貴
平等無有二　菩薩亦如是　住心清淨者

正直爲群生　方便亦無二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妙解禁呪善知毒藥一切毒藥不能爲害迦葉菩薩亦尒具大智慧善行方便一切煩惱不能爲害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人　善知藥禁呪　一切毒藥等
不能爲損害　菩薩亦如是　若具方便慧
一切煩惱毒　不能爲損害

佛告迦葉譬如世間糞壤之地能生肥盛甘蔗迦葉菩薩亦尒若處煩惱糞地能生一切智種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糞壤地　出生於甘蔗　倍常而肥盛
菩薩處煩惱　出生一切智　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不學武藝若執器仗寧解施設迦葉菩薩亦尒先未聞法寡識機藥若執智見何辯邪正

佛告迦葉譬如窯師欲燒瓦器須用大火迦葉菩薩亦尒欲爲愚迷衆生開發智慧須用佛法智火迦葉是故此大寶積正法令菩薩修學受持得解法行

迦葉白言菩薩云何受持見正法行

迦葉如自觀身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名無相無觀行故迦葉如此說名正觀影像中法復次迦葉如實正觀影像中法迦葉云何影像中法如正觀色觀彼無常亦非無常如是受想行識常與無常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如實觀察影像中法

復次迦葉如實觀察影像中法所有地界常與無常無定無不定如是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復如是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如實觀察影像中法

復次迦葉所有眼處常無常性無定無不定如是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常無常性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此定一法此不定二法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 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我見一法無我二法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

觀察

復次迦葉此真實心一法此不實心二法迦葉二法所在無心無覺無意無識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善不善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有煩惱無煩惱如是一切法迦葉此生法一此滅法二若二法中無集無散不可求得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此有法一此無法二若此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此輪迴一法此涅槃二法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我說汝等無明緣生行行緣生識識緣生名色名色緣生六入六入緣生觸觸緣生受受緣生愛愛緣生取取緣生有有緣生老死老死緣生憂悲苦惱迦葉如是集得此一大苦蘊所有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

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憂悲苦惱得滅如是得此一大苦蘊滅迦葉若以智觀明無明等無此二相迦葉此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如是行行滅如是識識滅如是名色名色滅如是六入六入滅如是觸觸滅如是受受滅如是愛愛滅如是取取滅如是有有滅如是生生滅如是老死老死滅如是智觀生性滅性無二相故迦葉離此二相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應當正觀影像中法彼法非空亦非不空如是空法無法相非無法相法相即空相即無相無相即無願所以者何無所願作故無相即空相如是行者若法未生不生法未生故如彼法生彼亦不生生已謝故如是無生生離取故法無自性無性即空如是正觀此說影像中法

復次迦葉補特伽羅非破壞空即體是空本非有故非前際空非後際空

現在即空迦葉自言彼補特伽羅我今覺悟知彼是空破壞我故一切皆空此法如是佛言迦葉汝言非也迦葉寧可見彼補特伽羅如須弥山量勿得離我而見彼空何以故破我斷空執一切空我則說為大病而不可救

佛告迦葉譬如人病其病深重而下良藥令彼服行藥雖入腹病終不差迦葉此人得免疾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佛言於意云何世尊此人病重故不可療也佛言迦葉彼著空者亦復如是於一切處深著空見我即不醫我令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重病者　令彼服良藥　雖服病不退
彼人不可療　著空亦如是　於彼一切處
深著於空見　我說不可醫

佛告迦葉譬如愚人觀彼虛空而生怕怖搥胸悲哭所以者何恐虛空落地損害於身佛言迦葉彼虛空能落地不迦葉云不也佛言迦葉若彼愚迷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彼聞空法心生驚怖所以者何若空我大心依

何行用我今　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愚迷人　於空生怕怖　悲哭而遠行
恐虛空落地　虛空無所礙　不損於衆生
此人自愚迷　妄生於驚怖　沙門婆羅門
愚見亦如是　聞彼諸法空　心生於怖畏
若空破壞我　依何生受用

佛告迦葉譬如畫師自畫醜惡夜叉畫已驚怖迷悶仆倒迦葉彼凡夫衆生亦復如是自作色聲香味觸法作已迷彼墮落輪迴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工畫師　畫彼惡夜叉　於彼自驚怖
迷悶仆倒地　凡夫亦復然　自著於聲色
迷彼不覺知　墮落輪迴道

佛告迦葉譬如幻士變作幻化是彼幻化能變幻士迦葉相應行比丘亦復如是而自發意如是說一切皆空彼虛空無實亦能如是說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於幻士　能變於幻化　而彼幻化人
亦能變幻士　相應行比丘　發意亦如是
說彼一切空　無實空亦說

佛告迦葉譬如二木相鑽風吹出火

火既生已燒彼二木迦葉如實正觀亦復如是於正見道生彼慧根慧根既生燒彼正觀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鑽二木　風吹生彼火　火生剎那間
而復燒二木　正觀亦如是　能生於慧根
生彼一剎那　還復燒正觀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三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尒時世尊復以譬喻更明斯義

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黑暗從何而去非東方去非南方去非西方去非北方去去亦非去來亦非來

迦葉復次燈光亦非我能破得黑暗又若非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光黑暗本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迦葉如是智慧亦復如是有智若生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東方去非南方去非西方去非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

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我能破壞無智又若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於燈光　能破於黑暗　彼暗滅謝時
諸方無所去　若復此燈光　非暗不能顯
二俱無自性　無性二俱空　智慧亦如是

有智若生時　無智而自捨　此二若空花
俱無有自性　取捨不可得
佛告迦葉譬如空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其室寘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云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慧燈迦葉如是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如舍百千年　無人無戶牖　忽有天人
於彼燒燈火　如是久住暗　剎那而滅謝
是彼舍黑暗　不言我久住　於此而不去
業識煩惱集　其義亦如是　雖住百千劫
本性不真實　行人晝夜中　正入如實觀
慧燈晃耀生　彼等煩惱集　剎那不可住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不住種子迦葉如是若彼行者堅著斷見過去已滅未來非有何住佛法種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太虚空　無涯無有量　若人於空中
何處植種子　斷見亦如是　過去不可有
未來亦不生　現無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糞滿大地可種一切
種子迦葉如是業煩惱糞滿於世間
可種一切佛法種子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大地糞　隨處可種植　衆生煩惱糞
周徧於世間　佛子若親近　可下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鹹鹵陸地不可種於
蓮華迦葉如是無行性者本自非有
未來不生何得菩提之種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鹹陸地　不可出蓮華　於彼泥水中
出生甚氛馥　無性亦如是　過未本來無
終不生佛種
佛告迦葉譬如糞壤之地可生蓮華
迦葉如是煩惱邪行衆生亦可生其
佛法種智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泥糞地　而可生蓮華　邪行業衆生
亦生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四大海水瀰滿無邊
迦葉　如是見彼菩薩所作善根能徧

法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四大海　瀰滿廣無邊　菩薩亦如是
善根徧法界

佛告迦葉譬如天人以一毛端百分取一於彼毛頭滴微細水欲成俱胝四大海迦葉如是見彼聲聞所作微善而求無上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人毛端　百分而取一　於彼滴微水
欲成俱胝海　聲聞亦如是　以已微淺智
所作自善根　求成無上覺

佛告迦葉譬如芥子內蟲食彼芥子見芥子內謂若虛空迦葉如是聲聞所修小智見彼生空亦復如是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芥子內　而有食芥蟲　於裏無礙處
見彼謂虛空　聲聞所修智　證彼一分空
所見而不大　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見十方世界虛空無邊迦葉如是菩薩無礙大智所見法界亦無邊際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虛空界　十方無有涯　一切諸世間
依彼無障礙　菩薩亦如是　所起最上智

照見法界空　無邊無所得

佛告迦葉譬如剎帝利受灌頂王彼王皇后私於庶人後生其子迦葉於意云何彼所生之子得名灌頂王子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告言迦葉彼得無生法界聲聞我是如來灌頂之子如是亦然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剎帝王皇后　而私於庶人　彼後生其男
不名灌頂子　聲聞亦如是　離欲證無生
唯行於自利　非是於如來　灌頂法王子
佛子行二利

佛告迦葉譬如剎帝利受灌頂王有近侍婢王所愛幸彼後生子迦葉於意云何此婢生之子得名王子不迦葉荅云此是王子迦葉如是初發心菩薩雖道力微劣化彼衆生未免輪迴亦得名爲如來之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輪王婢　爲王之愛幸　而後生其男
亦是剎帝子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德行而羸劣　方便化衆生　雖未出三界
所作稱佛心　得名真佛子

佛告迦葉譬如輪王生其千子大力

勇猛辯才端正須得輪王相具足彼所童子内若無一子具有輪王相者彼轉輪王不作親子之想迦葉如是如來會下有百千俱胝聲聞圍遶若無一菩薩相者如來亦不作子想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　所生千太子　若無一童子
具彼輪王相　此乃無王分　王無自子想
佛子亦如是　雖有千俱胝　聲聞衆圍遶
無一菩薩相　善逝觀彼人　不爲佛子想

佛告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所有皇后懷娠七夜必生童子具輪王相彼在胎藏迦羅羅大未有根形雖未成形而有天人發心愛重非愛彼子勇猛大力於意云何重彼輪王王種不斷迦葉亦復如是初發心菩薩根雖未熟未免輪迴樂行佛法彼過去佛見生其愛重於彼正觀八解脫阿羅漢而不愛重何以故爲彼初心菩薩佛種不斷故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　皇后懷娠姙　七日未成形
天人生愛護　非重勇猛力　而重輪王種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欲度輪迴故

過去諸如來　於彼而恭敬　此人紹佛業
於諸聲聞衆　正觀八解者　不生於敬愛
無彼成佛分
佛告迦葉譬　如假摩尼瑠璃珠聚如
妙高山不及　一眞摩尼瑠璃寶迦葉
如是假使一　切聲聞辟支佛不能及
一初發菩提　心菩薩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假瑠璃　及彼摩尼珠　積聚如須彌
不及眞摩尼　瑠璃之一寶　菩薩亦如是
假使於聲聞　及彼緣覺衆　其數如微塵
不及初發心　求彼菩提者　菩薩之一人
佛告迦葉譬如迦陵頻伽鳥住彼卵
中之時畢能與彼一切飛禽而皆不
同迦葉於意云何當發一切美妙音
聲故迦葉如是彼初發心菩薩雖住
業煩惱無明藏中早與一切聲聞辟
支佛而不可同迦葉於意云何彼有
迴向善根說法方便故我今於此而
說頌曰
譬如頻伽鳥　住彼卵子中　雖未見身形
而與諸禽異　當發美妙音　令人常愛樂
佛子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未出煩惱藏

一切辟支佛　及彼聲聞衆　亦復不能比
迴向大安樂　方便利有情　無垢慈悲意
能宣微妙音

佛告迦葉譬如輪王皇后所生王子具足輪王福相一切國王及諸人民悉皆歸伏迦葉如是初發心菩薩天上人間一切有情悉皆歸伏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　皇后所生子　雖爲童子身
具足王福相　國王及臣民　一切皆歸向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佛子相具足
一切諸世間　天人衆生類　清淨心歸向

佛告迦葉譬如大雪山王出生上好藥草能治一切諸病修合服食無復心疑決定得差迦葉如是若彼菩薩所有智藥能療一切衆生煩惱諸病菩薩以平等心普施一切有情服者無復疑惑病即除愈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大雪山　出生上妙藥　療治一切病
若有服之者　獲差勿復疑　佛子亦如是
出生妙智藥　能療一切人　煩惱生老病
平等而賜之　所有服食者　無疑決定差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歸依初月如是圓月而不歸依迦葉如是我子有其信力歸命菩薩不歸命如來所以者何為彼如來從菩薩生若聲聞辟支佛從如來生非如菩薩故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此有情　歸命於初月　如是圓滿月
而彼不歸依　我子亦如是　歸依於菩薩
不歸向世尊　為具大智力　出生如來身
非彼聲聞類　智慧微劣故　依彼如來生

佛告迦葉譬如文字之母具能包含一切義論等事迦葉如是初發心菩薩具能總攝一切諸佛化行無上智因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文字母　人間與天上　義論及辯才
皆因此建立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具足佛地智　及諸方便行

佛告迦葉譬如世人未有捨離明月歸命星像迦葉如是無有受我戒者捨離菩薩歸命聲聞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人　於月而捨離　而欲歸依星
此事未曾有　如是我弟子　其義亦復然

若受我戒者　不歸於菩薩　而欲向聲聞
其事甚希有

佛告迦葉譬如假瑠璃珠於彼天人世間終無利用若眞瑠璃珠摩尼寶於其世間有大利用迦葉如是若彼聲聞具足戒學具一切頭陁行三摩地門終不能得坐菩提道場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假瑠璃　見彼體清淨　於天人世間
爲事無利用　若彼眞瑠璃　及彼摩尼寶
體性有其殊　爲事具大用　如是彼聲聞
雖具頭陁行　持戒及多聞　一切三摩地
不能降四魔　而坐菩提座　得成於善逝
非如菩薩故

佛告迦葉譬如眞瑠璃摩尼寶作事用時價直百千迦哩沙波拏迦葉如是若彼菩薩所植衆德作事用時多彼聲聞辟支佛百千迦哩沙波拏之數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眞瑠璃　及彼摩尼寶　作彼事用時
價直百千數　迦哩沙波拏　佛子亦如是
植衆德本行　事用利衆生　多彼聲聞人

及彼辟支佛　迦哩沙波拏　其數亦如是
尒時世尊復次說言尊者大迦葉所
有國土孛星現時頭黑偃寐令彼國
土災難競起得於苦惱迦葉若彼國
土如有菩薩是諸災難速得消除無
復苦惱是故迦葉菩薩之行廣集一
切善根為利衆生故又彼菩薩所有
智藥流通四方醫彼一切衆生煩惱
等病眞實不虛迦葉白言以何等藥
醫何等病迦葉衆生所有貪瞋癡病
皆自緣生以無緣慈觀彼一切惑業
相有理無本自無生今亦無相欲界
色界及無色界寂滅亦然又滅一切
顛倒何等顛倒即四顛倒一者為彼
有情於彼無常而計常故令想一切
皆是無常二者於其苦處而計為樂
令想一切皆是其苦三者無我計我
令想一切法皆無我故四者不淨計
淨令想一切皆非淨故唯此涅槃具
彼四德又復施設四念處令彼有情
觀身無其所有能破我見觀受無受
所得破彼我見觀心無心可得亦除
我見執故觀法無法可得破彼法我

執故以四正斷於修斷事修善勤修斷惡勤斷以四神足成就通力以五根五力治彼不信懈怠失念散亂癡等以七覺支治一切愚癡以八聖道治彼一切無知八邪等過迦葉此說名為真實醫法迦葉觀此菩薩於閻浮提內醫病人中最為第一迦葉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為護自命見彼菩薩如見醫王迦葉白言如是住邪見者以何藥療唯願解說令彼了知迦葉彼菩薩救療眾生非用世間之藥以出世間一切善根無漏智藥傳流四方醫彼一切眾生妄想之病真實不虛迦葉白言云何名為出世間智迦葉彼智從因緣種生離諸分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如是智法於空無著迦葉汝等正求心莫驚怖發精進心彼如是求如是住心去何住心云何不住心有過去未來現在於何而住迦葉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迦葉又此心法非在內非在外亦非中間迦葉又此心法離眾色相無住無著而不可見迦葉過

去一切佛不見未來一切佛不見現在一切佛不見迦葉白言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佛不見者云何彼心有種種行相迦葉彼心無實從妄想生譬如幻化種種得生爲虛妄見迦葉白言虛妄不實其喻云何佛言迦葉心如淨泡生滅不住心如風行而不可收心如燈光因緣和合心如虛空得虛妄煩惱心如掣電刹那不住心如獼猴攀緣境界心如畫師作種種像心念念不住生一切煩惱心行體一無二心用故心如其王自在緣一切法故心如惡友發生一切苦故心如大海漂溺一切善根故心如釣魚之人於苦生樂想故心如夢幻妄計我故心如青蠅於其不淨生淨想故心如鬼魅作種種不善事故心如藥叉貪著境界飲人精氣故心如寃家恒求過失故心不靜住或高或下進退不定故心如狂賊壞一切功德善財故心如蛾眼恒貪燈焰色故心著於聲如貪戰鼓聲故心如猪犬於其不淨貪香美故心如賊娉貪食殘味

故心能貪觸如蠅著羶器故迦葉心不可求求不能得過去非有未來亦無現在不得若過去未來現在不可得者三世斷故若三世斷故彼即無有若彼無有彼即不生若彼不生是即無性若彼無性無生無滅若無生滅亦無往來若無往來而無主宰若無主宰無假無實是即聖性迦葉若彼聖性無得戒非無戒無淨行無穢行無因行無果行亦無心意之法若無心意之法彼無業亦無業報若無業報亦無苦樂若無苦樂彼聖者性若彼聖性無其上下中間身口意等不可住著何以故性徧虛空平等無分別故

無分別故下北藏元少十葉梵文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四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善解習馬其馬性惡難以制伏此人調習自然良善迦葉如是相應比丘能守禁律心識囂馳難以制伏彼此比丘調伏制御離瞋恚等如如不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惡性馬　還彼調習人　種種被制伏
不久而調善　相應行比丘　善持於禁律
調伏於識心　令彼淨安住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於其喉咽而患癭病致壞命根得其苦惱迦葉如是若復有人深著我想於自身命後得大苦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癭病人　苦惱於身命　於其晝夜中
無暫得安樂　著我之衆生　其義亦如是
見倒壞其身　於後生諸苦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身被纏縛巧設方便而得解免迦葉如是若彼有情作善相應制止心猿令得離縛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纏縛人　能設巧方便　解彼身邊縛
令身得自在　相應善有情　禁止於心識
令彼離纏縛　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本自廓然彼有
二物可以蓋覆何等二物是彼雲霧
迦葉如是出家之人本自寂靜而求
世間呪術之法又於衣鉢財利畜積
受用此爲覆障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於雲霧　覆障於虛空　比丘亦復然
行彼世間法　習學於呪術　積聚於衣鉢
此二障行人　菩薩須遠離
佛告迦葉此出家人有二種纏縛云
何二種迦葉一爲利養纏縛二爲名
稱纏縛彼出家人宜各遠離我今於
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　貪著於利養　及愛好名聞
此二重纏縛　亦障聖解脫　出家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滅出家德云何
二法一親近在家二憎嫌聖者我今
於此而說頌曰
親近在家人　憎嫌於聖者　此二非道法
滅彼出家德　出家菩薩人　彼宜遠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垢染云

何二法一心多煩惱二棄捨善友攝受惡友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　心多於煩惱　棄背善良朋
親近於惡友　佛說於此人　爲彼出家垢
一切菩薩衆　各各宜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於出家人如臨崖嶮云何二種一輕慢妙法二信樂破戒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　輕慢於妙法　信重破戒者
如登於崖嶮　墜墮在須臾　此二非律儀
一切諸佛子　彼二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過惡云何二種一見他過失二蓋覆自過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有出家者　恒見他人過　覆藏於自罪
此二大過失　煩惱毒如火　智者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增出家熱惱云何二種一受持袈裟心懷不淨二恃已戒德呵責非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雖復披袈裟　心行不淨行　設身有戒德
而用於惡言　摧伏非行者　此二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醫出家人病云

何二法一行大乘若見心決定二爲諸衆生不斷佛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有出家者　行彼大乘行　見心恒決定
不斷於佛法　此二出家人　佛說名無病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人長病云何二種一得阿波諦重罪二不能發露懺悔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出家比丘衆　犯彼阿波諦　不能懺滅罪
愚迷不重戒　剎那剎那實　此惡長爲病

佛告迦葉此有沙門爲沙門名迦葉白言云何沙門爲沙門名迦葉此有四種沙門云何四種一行色相沙門二密行虛誑沙門三求名聞稱讚沙門四實行沙門迦葉此是四種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行色相沙門迦葉此一沙門雖復剃除鬚髮著佛袈裟受持鉢器色相具足而身不清淨口不清淨意不清淨不自調伏麁惡不善廣貪財利命不清淨得破戒罪法迦葉此名行色相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密行虛誑沙門迦葉此一沙門雖知行業亦具威儀喫

麁惡飲食詐歎詐喜於行住坐卧恒構虛誑又不親近在家出家四聖種族詐默無言誑賺有情心無清淨亦無調伏亦不息念虛妄推度住著我人之相若遇空法而生怖畏如登崖嶮若見比丘善談空者如遇冤家迦葉此說名爲畜行虛誑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爲求名聞稱讚沙門迦葉此一沙門爲求名聞稱讚詐行持戒惑亂他人恃衒多聞要他稱讚或居山野或處林間詐現少欲無貪假行清淨之行於其心內無其離欲無其寂靜無其息慮無證菩提亦不爲沙門亦不爲婆羅門亦不爲涅槃而求稱讚名聞迦葉此名求名聞稱讚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實行沙門迦葉此一沙門不爲身命而行外事亦不言論名聞利養唯行空無相無願若聞一切法已正意思惟涅槃實際恒修梵行不求世報亦不論量三界喜樂之事唯見性空不得事法亦不議論我人衆生壽者及補特伽羅見正法

位離諸虛妄於解脫道斷諸煩惱達
一切法自性清淨內外不著無棄無
撥於彼法身如來明了通達無其見
取亦不言論色身離欲亦不見色相
亦不見三業造作亦不執凡聖之衆
法無所有斷諸分別自性凝然不得
輪迴不得涅槃無縛無解無來無去
知一切法寂靜湛然迦葉此說名爲
實行沙門作相應行非求名聞故我
今於此而說頌曰

所有身口意　三業不清淨　貪愛不調伏
麁惡行不密　圓頂服三衣　執持於應器
佛說此沙門　恒行於色相　雖然依彼行
虛誑而不實　詐現四威儀　亦同於聖者
遠離和合處　恒飡麁惡食　無彼清淨行
密行於虛誑　或彼爲求名　要他行稱讚
詐修於戒定　亦衒行頭陁　內意不調伏
誑賺於信施　不行離欲善　亦不息攀緣
見說法相空　怖同登山嶮　或居山野閒
而無眞實意　佛說此沙門　爲求名聞故
若彼實行者　不爲於身命　妄求名利養
亦無求快樂　唯修正解脫　救拔諸惡趣
雖知深法空　不得於寂靜　亦無非寂靜

不住於涅槃　不得於生死　不著於聖人
不捨於凡夫　本自無所來　今亦無所去
一切法寂然　佛說於此人　是名實行者

佛告迦葉譬如貧人家無財利自發其言告衆人曰我家之內有大庫藏財物盈滿迦葉於意云何此貧人言是事實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佛言迦葉亦復如是彼沙門婆羅門自無戒德而復發言我身具大德業此言不實是事難信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貧窮人　言自有庫藏　盈滿七珍財
彼語不相應　沙門婆羅門　虛妄亦如是
三業無清淨　自言具戒德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入大水內而不尊心恣意戲水不覺溺死迦葉亦復如是此沙門婆羅門多知樂法入大法海不能制心好行貪瞋癡被煩惱貪引生惡趣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戲水人　入於大水內　不自用其心
被水溺其命　沙門婆羅門　貪入大法海
恣行貪瞋癡　沉墜於惡趣

佛告迦葉譬如醫人修合湯藥將往四方欲療衆病忽自得疾而不能救

迦葉如是若彼比丘修彼多聞欲化有情忽尒之間自起煩惱而不能伏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良醫人　修合諸湯藥　持往於四方
治彼衆生病　自忽有疾苦　不能自醫療
比丘亦如是　修學於多聞　欲行於化導
自忽煩惱生　不能善制止　虛施於辛苦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身有重病服彼上好名藥不免命終迦葉如是若彼有情具煩惱病而欲多聞修行亦不免墜墮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重病人　久患而不差　設服於良藥
終不免無常　衆生亦如是　恒染煩惱病
設樂修多聞　不免於墜墮

佛告迦葉譬如摩尼寶珠墮落不淨之中其珠體觸不堪使用迦葉如是若彼比丘雖具多聞墮落不淨利養之中諸天人民不生敬愛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摩尼寶　墮落不淨中　染污得其觸
使用而不堪　比丘亦如是　雖復具多聞
墜墮於不淨　名聞利養中　諸天及人民
而不生愛敬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忽尒命終以其金冠花鬘莊嚴頭面迦葉如是若彼比丘破盡戒律而以袈裟莊嚴其身有何所益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命終人　以其好花鬘　及用金寶冠
嚴飾屍首上　彼人無所用　比丘亦如是
而以破戒身　被挂於袈裟　嚴飾作威儀
終無於利益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洗浴清淨以其香油塗潤身上及頭髻指甲身著白衣戴瞻蔔花鬘為上族子迦葉如是若彼比丘多聞智慧身被法服儀相具足為佛弟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人　洗浴身清淨　塗潤好香油
頭以花鬘飾　身著於白衣　而稱上族子
比丘亦如是　多聞具總持　戒德恒清淨
被挂於法服　儀相而具足　此名真佛子

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喻持戒影像迦葉白言云何四種破戒迦葉有一比丘具足受持別解脫戒善知禁律於微細罪深生怕怖恒依學處說戒清淨身口意業具足無犯食離邪命此有其過所以者何執自功能

成戒取故迦葉此是第一破戒踰持
戒影像
復次迦葉有一比丘善知禁律常持
戒行客用三業彼有身見執情不捨
故迦葉此是第二破戒踰持戒影像
復次迦葉有一比丘恒行慈心悲愍
有情具足慈善聞一切法無生心生
驚怕迦葉此是第三破戒踰持戒影
像
復次迦葉有一比丘行彼十二頭陁
大行具足無缺而有我心住著我人
之相迦葉此是第四破戒踰持戒影
像迦葉此四種破戒踰持戒影像
復次迦葉若說此戒無人無我無衆
生無壽命無行亦無不行無作亦無
不作非犯非非犯無名無色非無名
色無相非無相無息念非無息念無
取無捨非無取捨非受非不受無識
無心非無識心無世間亦無出世間
無所住亦非無住無自持戒無他持
戒於此戒中離諸毀謗無迷無執迦
葉此說
聖者無漏正戒遠離三界一切住處

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所持離垢戒　非住我人相　無犯亦無持
無縛亦無解　微妙甚深善　遠離於疑惑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眞實說
所持無垢戒　而於彼世間　非為自身命
普濟諸群生　同入眞如際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眞實說
所持離垢戒　於彼我人中　無染亦無淨
無暗亦無明　無得亦無失　不住於此岸
不到於彼岸　亦非於中流　縛脫而平等
無住如虛空　非相非非相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眞實說
所持無垢戒　不著於名色　不住於等引
恒以淨妙心　離我有無相　於彼別解脫
遠離持犯等　無戒無不戒　無定亦無散
依此而行道　智觀無二取　此戒淨微妙
安住三摩地　三摩地生觀　智慧自清淨
是名具足戒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五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尒時世尊說此伽他法時八百苾芻漏盡意解心得解脫三十億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得三摩地聞此甚深微妙戒法難解難入不信不學從座而起遠離佛會是時尊者大迦葉白世尊言此五百苾芻雖得三摩地云何聞此甚深之法難解難入不信不學即從座起遠便而退佛言迦葉彼等五百苾芻我見未除於此無漏清淨戒法聞已難解難入心生驚怖所以不信不行迦葉此伽他戒法甚深微妙三佛菩提皆從此出彼等罪支於此解脫妙善而不能入復次告言迦葉彼五百苾芻於如來教中是外道聲聞如是迦葉彼於如來本意執求一事法故若聞一法決定信受依教修學如是伽他之法言教玄妙是故驚怖

又復告言迦葉彼比丘意於如來應供正徧知覺爲求一法發心修行於

命終後求生忉利天宮爲如是事於
佛教中而求出家迦葉此五百苾芻
身見未捨聞甚深法而生驚怖不信
不學此等命終必墮惡趣
是時世尊告尊者須菩提言汝往五
百苾芻所以善方便而爲教導須菩
提言世尊如是說法譬喻聞已不信
不行我自小智言論寡識云何化彼
是時五百苾芻已在中路
尒時世尊即以神力化二苾芻於中
路中逆往五百苾芻而即問言尊者
欲往何處苾芻答言我等今者欲詣
林間彼處寂靜自得定樂而當住處
化苾芻問言欲往林野於意云何彼
等苾芻而即答言世尊說法我昔未
聞今既聞已難解難入心生驚怖不
可信學是以樂歸林野安處禪定而
取安樂化苾芻言尊者世尊說法而
爲難解心生驚怖不信不學不行而
歸林野以定爲涅槃是彼所執汝等
不知尊者沙門之法非合論諍今問
尊者云何名涅槃法若於自身得涅
槃者則得補特伽羅我人衆生壽者

何得涅槃夫涅槃法非相非非相彼苾芻言涅槃既尒云何證得化苾芻言除斷貪瞋癡法彼苾芻言貪瞋癡法云何除斷化苾芻言貪瞋癡法非在内非在外非在中間本自無生今亦非滅化苾芻言尊者不得執亦不得疑若尊者不執不疑即非護非不護非樂非不樂彼說爲涅槃尊者此清淨戒相不生不滅從三摩地生從智慧生從解脫生從解脫知見生離有離無非相非無相尊者如是戒相即眞涅槃如是涅槃無解脫可得無煩惱可捨尊者汝以情想求圓寂者此得妄想非涅槃也若想中生想非是涅槃被想纏縛如是若滅受想得眞三摩鉢底尊者行者若行更無有上是時化者說此正法之時彼五百苾芻聞此法已漏盡意解心得解脫如是五百苾芻復詣佛所到已頭面禮足遶佛三匝於一面坐

尒時長老須菩提即從座起問彼苾芻尊者汝於何去今從何來彼言本非所去今亦不來長老須菩提即以

問佛世尊此所說法其義云何佛言無生無滅須菩提言汝等尊者云何聞法彼苾蒭言無縛無脫須菩提言誰化汝等彼苾蒭言無身無心須菩提言汝等云何修行彼苾蒭言無無明滅亦無無明生須菩提言云何汝爲聲聞彼苾蒭言不得聲聞亦不成佛須菩提言云何汝之梵行彼苾蒭言不住三界須菩提言汝於何時而入涅槃彼苾蒭言如來入涅槃時我即涅槃須菩提言汝等所作已辦彼苾蒭言了知我人須菩提言汝煩惱已盡彼苾蒭言一切法亦盡須菩提言汝等善破魔王彼苾蒭言蘊身尚不得何有魔王破須菩提言汝知師耶彼苾蒭言非身非口非心須菩提言汝得清淨勝地彼苾蒭言無取無捨須菩提言汝出輪迴令到彼岸彼苾蒭言不到彼岸亦不得輪迴須菩提言汝信勝地彼苾蒭言一切執解脫須菩提言汝何所去彼苾蒭言如來去處去化苾蒭言尊者須菩提汝令彼去說是法時衆中有八百苾蒭

發聲聞意心得解脱三十二億衆生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尒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普光
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
此大寶積正法令諸菩薩應云何學
應云何住佛告善男子所說正法眞
實戒行汝等受持應如是住於此正
法得大善利善男子譬如有人乘彼
土船欲過深廣大河善男子於意云
何彼人乘此土船作何方便速得到
於彼岸普光言世尊須是用大氣力
勇猛精進方達彼岸佛言普光有何
所以要施勤力世尊彼河中流深而
復廣令人憂怕若不勤力必見沉沒
佛告普光菩薩如是若諸菩薩修學
正法欲度生死四流大河須發勇猛
精進之力通達佛法若不精進修學
決定退墮又復思惟此身無强無常
速朽之法四流浩渺云何得度彼諸
衆生恒處此岸汝等今者受持妙法
大船運度一切衆生過輪迴河至菩
提岸普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
云何受持妙法大船善男子所有布

施持戒忍辱慈心所集無邊福德起平等心莊嚴一切衆生於七菩提分善而不忘失精進受持心生決定以巧方便深達實相以大悲心拔衆生苦以四攝法護諸有情以四無量饒益衆生以四念處恒自思惟以四正斷勤斷斷勤修以四神足奮迅神通以其五根令生衆善以其五力堅固不退以八聖道遠離魔怨不住邪道於奢摩他毗鉢舍那無相無著菩薩令此廣大法行名聞十方使諸衆生來入微妙正法大船過彼生死四流大河得至涅槃安樂彼岸得無所畏永離諸見善男子汝等當知如是菩薩以妙法大船經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劫運度一切衆生過彼四流大河不得疲苦汝如是受持應如是住

佛告普光菩薩汝今速運眞實方便起大悲心令一切衆生心意清淨勇猛精進種諸善根令生不退恒樂出家聞法無倦植衆德本求最上道圓滿智慧身心寂靜安處林野遠離惡友於第一義明了通達行正方便於

真俗諦理智無二平等一空息諸妄念善男子菩薩為諸有情應如是受持應如是住

尒時尊者大迦葉聞是法已而白佛言世尊如是大寶積正法為求大乘者說昔未曾有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大寶積正法受持解說一句一偈所得福德其義云何

佛告迦葉應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大寶積正法受持一句一偈所得福德善男子譬如有人以恒河沙數世界滿中七寶供養恒河沙等如來每一一如來而各以一恒河沙數世界七寶布施又每一一如來各造一恒河沙佛寺精舍又一一如來各有無量聲聞之眾以一切樂具經一恒河沙劫而以供養又彼諸如來及聲聞弟子入涅槃後復以七寶各起塔廟善男子如是福德無量無邊不如有人於此寶積正法受持解說一句一偈功德勝彼若復有人為其父母解說此經彼人命終不墮惡趣其母後身轉成男子

佛言所在之處若復有人於此大寶積經典書寫受持讀誦解說而於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恭敬供養如佛塔廟若有法師聞此寶積正法經典發尊重心受持讀誦書寫供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彼法師如佛供養尊重恭敬頂禮讚嘆彼人現世佛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臨命終時得見如來又彼法師復得十種身業清淨何等為十

一者臨命終時不受衆苦二者眼識明朗不覩惡相三者手臂安定不摸虛空四者脚足安隱而不蹵蹋五者大小便利而不漏失六者身體諸根而不臭穢七者腹腸宛然而不膖脹八者舌相舒展而不攣縮九者眼目儼然而不醜惡十者身雖入滅形色如生如是得此十種身業清淨復有十種口業清淨何等為十

一者言音美好二者所言慈善三者言說殊妙四者言發愛語五者其言柔軟六者所言誠諦七者先言問訊八者言堪聽受九者天人愛樂十者

如佛說言如是十種口業清淨
復有十種意業清淨何等為十
一者意無瞋恚二者不生嫉妬三者
不自恃怙四者無諸究惱五者離其
過失六者無顛倒想七者無下劣想
八者無犯戒想九者正意繫心思惟
佛土十者遠離我人得三摩地成就
諸佛教法如是得十種意業清淨我
今於此而說頌曰

臨終不受苦　非見諸惡相　手不摸虛空
脚足無蹙蹹　便利絕漏失　身根不臭穢
腹藏無膖脹　舌紅不彎縮　眼目相儼然
命終顏不改　如是身十種　福善清淨相
言音得美妙　出語而慈善　所說自殊常
發語人愛樂　復有柔軟聲　所言而誠諦
方便能問評　堪令人聽受　天龍衆亦欽
清響如佛語　如是口十種　口業得清淨
心意雖瞋恚　嫉妬而不生　於自無恃怙
究惱亦自除　得離衆過失　顛倒想不生
不作於下劣　禁戒勿令虧　正意而繫念
遠離於我人　復得三摩地　遠達諸佛法
如是意十種　心業清淨相

佛告大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汝等

應以香花伎樂繒蓋幢幡飲食衣服一切樂具供養此大寶積正法志心歸命受持讀誦所以者何迦葉如是一切諸佛如來應正等覺皆從此出應以最上供養而供養之

佛說此經已尊者大迦葉一心頂戴菩薩摩訶薩及諸比丘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等一切大衆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法集名數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

歸命頂禮一切佛一切智智天人師

無邊無數佛說法略集所說正法名

先歸命三寶所謂佛法僧

云何三乘所謂大乘緣覺聲聞

云何七種最上供養所謂禮拜供養

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

云何三根本所謂發菩提心清淨心

自性空斷我見

云何十波羅蜜所謂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方便願力智

云何十八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

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

竟空無際空散空一切法空本性空

自相空無相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

自性空

云何四無量所謂慈無量悲無量喜

無量捨無量

云何四攝法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云何五通所謂天眼天耳他心宿命

神境

云何四聖諦所謂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云何五蘊所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
識蘊

云何出世五蘊所謂戒蘊定蘊慧蘊
解脫蘊解脫知見蘊

云何十二緣生所謂無明行識 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云何三十七菩提分法所謂四念處
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云何四念處所謂觀身身念
處觀受受念處觀心心念處觀法法
念處云何四正斷所謂未生不善法
不令生已生不善法令正斷未生善
法令發生已生善法令增長真實不
妄發精進心令得圓滿

云何四神足所謂集定斷行具神足
心定斷行具神足精進定斷行具神
足我定斷行具神足

云何五根所謂信根進根念根定根
慧根

云何五力所謂信力進力念力定力
慧力

云何七菩提分所謂念菩提分擇法

菩提分精進菩提分喜菩提分輕安
菩提分定菩提分捨菩提分
云何八聖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三
十七菩提分法
云何四法種所謂正利正文正智正識
云何六念所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念施念天
云何四法印所謂一切行無常一切
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
云何十善所謂不殺生不偷盜不婬
欲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
貪不瞋不癡
云何四根本煩惱所謂貪瞋癡我慢
云何五見所謂身見邊見邪見見取
戒禁取
云何四漏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見漏
云何三解脫所謂空解脫無相解脫
無願解脫
云何八有色所謂地水火風香味觸
法
云何二無色所謂虛空識性
云何八定解脫所謂內有色觀外色

解脫內無色觀外色解脫觀淨解脫具足住觀空無邊處解脫觀識無邊處解脫觀無所有處解脫觀非想非非想處解脫觀想受滅解脫

云何九部法所謂契經祇夜受記伽他諷誦因緣本事本生方廣

云何十二頭陁行所謂常乞食次第乞食一座食先止後食持三衣毳衣糞掃衣於其草上長坐不卧顯路處居住樹下住塚間住空寂處住

云何十地所謂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云何菩薩十降伏所謂命降伏心降伏受用降伏法降伏生降伏神通降伏解脫降伏願降伏業降伏智降伏

云何菩薩十力所謂解脫力拔苦力觀力忍力智力斷力聞力願力圓滿力愛力

云何如來十力所謂處非處智力自業智力知衆生性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界智力種種勝解智力徧趣行智力淨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宿住

隨念智力漏盡智力

云何四知所謂知一切法種知一切說法知涅槃正道知漏盡智斷

云何五貪妬所謂法貪妬利養貪妬住貪妬爲善貪妬名聞貪妬

云何十八不共法所謂身無失口無失意無失無不定心無異想心無不知捨心欲無減念無減精進無減智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身業隨智慧行口業隨智慧行意業隨智慧行知過去無礙知未來無礙知現在無礙

云何三十二相所謂足下平滿相足下千輻輪文相手足柔軟相手足指間有金色網鞔相手足諸指纖長圓滿相足跟廣長與趺相稱相足趺脩廣柔軟充滿相雙腨纖圓如鹿王腨相兩臂牖圓平立過膝相陰相隱密如象王相身諸毛孔各生一毛右旋紺青相鬚毛上靡紺青柔軟相身皮薄潤塵水不住相身眞金色光潔莊嚴相手足掌中頸及兩肩七處充滿相雙肩頭項圓滿殊妙相兩膊腋下

皆悉充實相容儀端嚴相身相廣長相體相縱廣形量相稱相於身上半如師子王相常有身光面各一尋相齒白如雪四十齊密相四牙鋒利鮮淨皎潔相於諸味中常得上味相舌相廣薄可以覆面至髮際相梵音洪雅隨衆等聞相眼睫齊整如牛王眼睫相眼睛之上紅環間飾相面如滿月眉如初月相眉間白毫右旋柔軟相頂有烏瑟膩沙如天傘蓋相

云何八十種好所謂指爪狹長光潤薄淨好手指足指纖圓傭直骨節不現好手足各等指間充密好手足如意柔軟好筋脈堅固深隱不現好兩踝不現好行步直進如龍象王好行步齊肅如師子王好行步安平如牛王好進止儀雅如鵝王好凡所迴顧舉身隨轉好肢節傭圓妙善具足好骨節無隙如龍蟠好膝輪堅固妙好莊嚴好隱處文約圓滿清淨好身皮柔軟光淨離垢好身容敦肅無諸怖畏好肢節稠密安布妙善好身肢安定不掉動好身相光淨周匝端嚴好

周匝身光恒自照耀好腹形方正柔軟不現好臍深圓妙清淨殊異好臍厚妙好無窊凸好皮膚清淨無諸垢染好手足充滿好手文不斷好脣如頻婆菓好面門如量端嚴好舌相廣薄好梵音深遠好梵音羙妙具足好鼻高脩直好諸齒方整好諸牙圓白好眼睛青白分明好眼如青蓮華葉好眼睫稠密不白好雙眉長軟好雙眉紺瑠璃色好雙眉高顯光潤好耳厚相稱輪埵圓滿好兩耳齊平好容儀廣大皆生敬愛好額廣平正好身分上半無比對好首髮脩長稠密紺青好首髮香潔好首髮無交雜好首髮無虧落好首髮光滑塵垢不住好身分充實諭那羅延好身體廣大端直好諸竅清淨好身肢無等好衆觀無猒足好面如滿月好唯向不背好面貌熙怡好身肢無垢好面門常香好毛孔常香好首如末達那好身毛光淨如孔雀項毛好梵音稱量應理無差好頂骨無人得見好手足指約如赤銅好行時去地四指能現印文

好自侍不待他衛好惡心見喜恐怖
見安好音聲和悅隨衆生意好隨有
情類言音意樂好一音說法隨類各
悟好次第說法必有應緣好觀諸衆
生無憎愛好先觀後作軌範具足好
不可觀盡相好好頂骨堅實好容顏
不老好手足胷臆有喜旋德好

云何輪王七寶所謂金輪寶象寶馬
寶摩尼寶玉女寶主兵寶主藏寶

云何世間八法所謂利衰譏毀譽稱
苦樂

云何三世所謂過去未來現在

云何四劫數所謂大劫毋拏劫散地
劫賢劫

云何四世所謂聖世正世像世末世

云何二法所謂生法滅法

云何四生所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云何五濁所謂劫濁見濁煩惱濁衆
生濁命濁

云何四魔所謂煩惱魔天魔蘊魔死
魔

云何六趣所謂天趣人趣修羅趣畜
生趣餓鬼趣地獄趣

云何八寒地獄所謂皰地獄皰烈地獄虎虎凡地獄哧哧凡地獄阿吒吒地獄青蓮花地獄紅蓮花地獄大紅蓮花地獄

云何八熱地獄所謂等活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燒燃地獄極燒燃地獄阿鼻地獄

云何四大洲所謂南贍部洲西俱耶尼洲北俱盧洲東勝身洲各有五百小州以爲眷屬復有二鐵輪圍小鐵輪圍大鐵輪圍

云何七金山所謂持雙山持軸山擔木山善見山馬耳山象鼻山魚觜山

云何七海所謂鹽水海乳海酪海酥海蜜水海吉祥草海酒海

云何六欲天所謂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云何色界十七天所謂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少靜天徧靜天無量靜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

法集名數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持世陀羅尼經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梵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持世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云何受持願佛演說

爾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朔二月白月一日於彼獨往入海之河乃入水中水至乳已面東向日合掌而立始從日出限至日沒誦持此呪從水出已絕食七日日夜誦持勿共人語然後乃畫持世本形將欲塗彩用珍重心以白栴檀香水塗絹乃經一宿表心供養命畫匠師令受齋戒澡浴新衣起珍重心依法莊彩像高十肘橫廣三肘色彩深綠座於蓮華莊嚴無量色彩鮮潔光明如日右手執果左手安慰容貌熙怡座前龍王手捧寶匣真珠寶瓶珊瑚碼碯金銀琉璃種種眾寶淨心供養上安諸天寶雲雨網大吉祥天手捧蓮華右邊安慰吉祥寶掌左邊侍立形色圓滿瓔珞嚴身手捧蓮華作安慰相持世

之像舍利處安閼伽香水種種細食
花鬘酥油燃燈供養復用妙花酥油
香燈飲食種種供養頻那及於夜伽
希無魔事伸供養已復用栴檀沉水
及諸妙香酥香油燈無量供養面對
觀想菩薩像前志心尊注端坐持誦
始從寅時入於壇內或一七日或二
七日乃至一日至日日出時期願必應
悉皆成就

尒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復於
夜半入在水內誦持此呪滿八百徧
於當月內獲滿所願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復於夜半依法
誦持持世菩薩依法潔淨於六月內
必獲所願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藏於財物後時
廢忘依法誦持財物必得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欲求榮位晝入
水內誦持此呪至於夜半復用胡麻
而作護摩一粒一念一徧一燒至八
百徧必獲大喜富貴滿足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用白芥子與酥
相和一念一粒一徧一燒准前作法

亦作護摩王獲喜慶國土無災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用妙乳香與酥
相和而作護摩准前作法能息大臣
所有災難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於夜半內志心
誦持菩薩名号依法護淨一七日內
獲大財喜成就具足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白月一日起首
作法受持齋戒於舍利處安菩薩像
依法供養憶念誦持菩薩名号志心
期願必現化形於前慰安獲不退轉
起菩薩行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素食梵行斷食
酒肉日夜恒誦獲大富貴
尒時世尊說此儀軌名根本呪即於
衆會而說呪曰
曩謨引 囉引 怛曩二合 怛囉二合 夜野
唵一引 嚩蘇馱哩引 薩嚩二合引 賀二引 唵
引 洛乞叉弭三合引 步多攞三 你嚩引 悉
窣㦸 薩嚩二合 賀四引
尒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所有
印法以表心法亦名外表作此印時
用於兩手合掌虛中復用頭指拳在

中間無名指豎小指如針而手相交中指形狀直量如針此印形相住彼八方各各相離此持世軌儀之印依法結印誦持明呪一切所願皆得成就廣利有情

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 室哩二合 曳 室哩引二合 迦哩馱曩迦哩馱引 祢也二合 迦里 薩嚩引二合 賀引

尒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此三昧印應先合掌用大母指屈入掌內此名持世三昧之印

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 三麼曳 掃 弥曳二合 三麼野迦哩麼賀引 三麼曳 薩嚩引二合 賀引

尒時世尊告持世言此三昧印神呪如是

復次持世應用頭指及於中指第二節屈大母指豎此印名為持世菩薩根本之印召請聖賢及送聖賢皆作此印

佛告持世應用頭指向外攢舒此名花印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 嚩蘇地 薩嚩引二合 賀引

佛告持世此花印呪如是受持
尒時世尊復告持世若復有人應用
中指而各横舒此名香印
尒時世尊而説呪曰
唵引嚩蘇馱哩薩嚩一合引賀引
尒時世尊説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
有人用無名指向外而舒名塗香印
尒時世尊而説呪曰
唵引嚩蘇麼底室哩二合引曳薩嚩二合
引賀引
尒時世尊説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
有人應用小指與大母指相捻而作
餘三指舒如三股金剛此名燈印
尒時世尊而説呪曰
唵引嚩蘇馱引囉捉薩嚩二合引賀引
尒時世尊説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
有人應用二手如掬水勢用大母指
交結過在頭指已外此名食印
尒時世尊而説呪曰
唵引馱囉捉馱引囉捉薩嚩二合引賀引
尒時世尊説此呪已告持世言諸餘
供養同根本印呪加護之若常用法
以常呪印而加持之

若復有人彩畫持世菩薩之像應用新綃細妙無瑕依佛肘量長可二尺横一尺像上安佛右邊觀音聖自在像左邊建立金剛手像從佛中間安持世像像形金色菩薩右手作施願相莊嚴種種真珠琉璃乃至碼碯皆用嚴飾於下右邊安誦持人右手頂禮左手持冠於白月內圖畫菩薩於此誦持一十萬徧隨力供養

尒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將欲種田誦持之人澡浴新衣受持齋戒以菩薩像安在田中復用塗香花鬘瓔珞細妙飲食珍重供養念菩薩名至八百徧又於像前加持香水誦八百徧滿注賢瓶安在像前令種田人及牛來耜行列而立以賢瓶水乃用灑之并誦持人灑之亦尒令誦持人繞此田地及彼人牛行於七匝然可下子

尒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將欲收田於地四隅安僧令齋飲食如法此誦持人沐浴淨衣受持齋戒復用尊像安置田中復用花香燈燭飲食

種種供養誦呪加持滿八百徧
復於像前香水滿瓶誦八百徧復加
持之菩薩尊像面東安置塗香酥油
花鬘飲食淨心供養穀實倍增離諸
災難
爾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此
穀聚四隅之間安四童女著新淨衣
素食令齋誦持此呪而加持之穀亦
增多災難不侵
復次持世若量穀時彼人想念菩薩
尊號若誦持人不得出聲嘿念專志
量畢已來亦乃倍增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田物熟時應先
供養佛及聖衆增福無量不可稱讚
爾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收
藏時先於倉內畫二矮人裸形大肚
手執栲栳作瀉穀勢穀形金色於此
倉內陳設種種然後倉內燒衆妙香
及以衆花閼伽香水傘蓋幢幡并諸
供養復將菩薩安於倉內復用牛乳
灑在倉內誦持眞言除去諸物方入
財穀吉祥無患
復次持世於此庫藏陳設新食香花

供養受持讀誦此陁羅尼離諸災難

復次持世若復有人而用絲帛書寫持世陁羅尼經復用香薰讀誦頂戴增福無量息除災難

佛告持世若人誦持應先淨心誦八百徧此陁羅尼日三時誦所願必應菩薩加祐

復次持世若復有人求諸所願於自所止向東北隅起聖持世菩薩形像用妙絲帛依法圖寫乃至工畢潔淨安置志心供養閼伽香水塗香燒香栴檀沉水種種衆香復用五寶及用五藥乃至五穀閼伽之瓶以帛覆上勿開此瓶依法誦持此陁羅尼一切所願悉皆滿足財物增長獲福無量

尒時世尊復告持世若有衆生欲作倉庫隨量大小若欲取時應用酥食供養尊像依法誦持此陁羅尼百二十徧滿此數足然後方出息除衆難

尒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持財遠出骨肉憂惱用白淤草水濯取汁出 黄欝金龍腦檀麝和閼伽水畫於船舶淨心誦持此陁羅尼財物遠至

遠路平善增長滿足

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唧隷唧隷阿誐蹉阿誐蹉婆誐嚩諦

尒時世尊說此呪已復告持世此陀羅尼若有受持能滿一切有情所願譬如水大徧滿於地又如日光能破諸闇猶如月光與物清涼尒時世尊而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馱曩努一嚩嚕拏二室襧二合引嚩三印捺囉四二合室襧二合引嚩五蘇諦引惹婆六引摩努七引努誐諦八唧哆野覩九設哆擔十薩那引鉢囉二合野跺十一野他迦引椤十一悉殿覩十三滿怛囉二合䟦那十四引你賀引十五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佉吒佉吒二契致契致三具嘷具嘷四蘇嚕蘇嚕五母嚕母嚕六捫左捫左七曩摩哩八曩摩哩九泥去呬泥去呬十捺引波野十一捺引波野十二鉢怛囉二合十三底瑟姹二合諦十四呬囉抳野二合十五蘇嚩囉拏十六鉢囉二合捺引波野十七娑嚩引二合賀十八引嚩蘇地十九引娑嚩二合引賀引二十阿耨答半二合曩引野二十一娑嚩

(二合引)賀(引二十二)嚩護地(引二十三)娑嚩(二合引)賀(引二十四)
嚩蘇馱(引二十五)地波哆曳(引二十六)娑嚩(二合引)賀
(引二十七)愚矯(二合二十八)娑嚩(二合引)賀(引二十九)蘇羅鼻
(引三十)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一)印捺囉(二合引)野(三十二)
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三)嚩嚕拏(引)野(三十四)娑嚩
(二合引)賀(引三十五)大(無蓋反)室囉(二合)摩拏(引)野(三十六)
娑嚩(二合引)賀(引三十七)𩐋世眠喻(二合引三十八)尾
𩐋世眠藥(二合三十九)娑嚩(二合引)賀(引四十)
塢荅波(二合引)捺演覩頭劍(引)乞叉(二合)曩
訶阿尾囉訶曩拏讃捺演覩(引)唵(引)
怛蘇(二合)嚧迷(引)𩐋(引)嚧捺捺(引)波野(引)
娑嚩(二合引)賀(引)

尒時持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此呪名為持世菩薩心陁羅尼若復有人淨心受持此陁羅尼憶念不忘能滅重罪獲福無量捨離三惡圓滿富貴於諸所願無不具足乃至究竟成無上果

尒時持世菩薩及諸聖衆聞佛所說歡喜無量頭面禮足信受奉行

聖持世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沙弥十戒儀則經　計七十二頌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頂禮一切智　妙法及聖衆　略說沙弥行
令發出家心　於彼釋迦教　堅持於禁戒
持戒如護身　防守勿令犯　夜臥從早起
淨口及牙齒　念誦至天明　頂禮正等覺
參近於師房　以手輕擊門　入已問許師
身體安樂不　如是所作已　復作曼拏羅
供養而恭敬　早辰觀水內　中後時亦然
甕器盂鉢等　水蟲有大小　志心恒觀照
以羅淨濾水　審觀而可用　食飲樣蒸麨
勿令殺害蟲　乃至草木上　塗壇牛糞中
如是受用時　救護於含識　或彼牀座內
田地糞土中　一一子細觀　是名出家行
一切承事師　洗鉢令清淨　依時三作禮
合掌向師前　問師何所食　作食治飢病
如是若為食　用前清淨水　以水灌手淨
如法默然食　食已說二偈　迴向於信施
如說而依行　增長正念行　信解淨戒法
依法而修持　正觀自相應　出家心安樂
若人自犯戒　他見生輕毀　二人皆得罪
持者須一心　持戒或破戒　乃至病患人

說法不當機　他聞心不重　命終得大苦
若人行毒藥　及行呪法等　令他得命終
又復以種種　方便而行殺　如是破戒因
永沉三惡道　地獄鬼畜生　如次受罪報
及彼諸天輩　若或亦殺生　還墮惡趣中
受彼諸惡報　若有出家者　恣用身口意
悮殺螻蟻類　於其三業中　而得三種罪
若人以拳棒　土石及塼瓦　打擲於有情
驅騾畜獸等　亦得破戒罪　驅騾象馬類
而欲輒乘騎　往來逼迫他　亦得破戒罪
若有出家者　不得行偷盜　若自若教他
偷得於財物　迦哩沙波拏　四分中一分
如是破戒因　而成最重罪　飲食穀米等
花菓草木類　地生或水生　而行於偷竊
或偷官稅利　私過於關津　及盜於有情
二足與多足　或彼出家人　受用雖具足
貪心復盜戝　俱獲於重罪　若自衣鉢等
被賊所刼盜　刼得强取之　說法方便化
或復而迴買　不允隨他意　是名出家心
不動三業瘖　戒性自成就　若有出家者
不得行婬欲　女男及黃門　自來相慕欲
慰迷而愛著　得彼根本罪　若彼故行婬
如虵如毒藥　損壞於自身　得大地獄苦

障礙於涅槃　不出於生死　正覺非如是
未曾身犯戒　持戒獲大利　若有出家者
不得出妄語　若言見天人　與我同言語
大人所住處　我自亦曾到　乃至乾闥婆
恭伴龍夜叉　摩睺羅伽輩　毗舍緊那羅
鉢哩哆鬼等　與我恒言話　此皆爲妄語
或言得五通　正道及四果　曉了甚深法
未得言爲得　如斯之妄語　永沉於惡趣
不得起兩舌　離別他善友　及彼麤惡言
綺說非與是　設被他毀罵　勿得酬對他
種種鬪諍言　一一須忍受　若彼不依行
而得犯戒罪　智者一心持　獲離口業過
若以穀米等　爲酒醉於人　不得而故飲
或以甘蔗花　蒲萄菓實等　醞醖可醉人
不得而故飲　自飲教他飲　迷亂而失念
增長放逸心　飲者得重罪　是故諸尊言
若人以草葉　滴酒於口中　增長於過失
歌舞兼倡妓　故往而觀看　而得犯戒罪
香油塗飾身　旃檀鬱金等　及以好花鬘
金銀珠寶類　種種莊嚴身　而得犯戒罪
若於眼目上　點畫令端正　而得犯戒罪
座牀臥牀等　量高可一肘　亦不作莊嚴
復不令廣大　放逸不依行　而得犯戒罪

佛說出家人　過失宜遠離　若受齋食時
不得過中午　日出至午前　可許受齋飯
非時而喫食　佛說得重罪　如有比丘病
治病救於身　可許中後食　無病不依時
而得犯戒罪　金銀珍寶等　出家不得觸
受者生於貪　而得犯戒罪　若有檀信施
供養佛法僧　為彼興福利　可許而受用
一切快樂具　勿得生愛著　若有貪著者
彼人須擯出　所有戲笑等　沙彌不得作
作者得犯罪　若有呵欠時　以手遮蓋口
不依而得罪　上座作嚏噴　不審而頂禮
新戒等嚏噴　上座須呪願　長壽無其病
沙彌向師前　不得於涕唾　不得刷牙齒
不得向師前　經行及對座　耆年宿德者
如法而尊重　若入觸溷時　如有後來者
低聲而警覺　所濾無蟲水　用添於淨瓶
淨手安詳行　不失出家行　師自座卧褥
恒用淨襯褥　所有牀椅等　不得沙彌坐
師自若不在　依止清淨僧　明了律儀者
承事而侍奉　勿更依別僧　違者而得罪
比丘若出行　而為求緣事　五日內復歸
得利同行衆　衆得利亦然　復與外來者
如過五日後　二俱各無分　沙彌大小便

須問佛僧地　不得亂往來　行依自界分
一切凡所作　合掌先問師　如是所作爲
不失於正行　日沒禮佛塔　禮已復問師
與師濯雙足　事畢一心聽　顯望於所須
初夜及後夜　持誦勿須停　中夜睡眠時
如彼師子卧　所説一切法　志心而依行
薰識賢種子　煩惱自斷除　速成無上覺

佛説沙弥十戒儀則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上　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大衆中結跏趺坐時諸大衆恭敬圍繞瞻仰如來即於佛前而説頌曰

頂禮佛德海　真實正徧知　過去及未來
數演緣生法　世間虚妄見　顛倒苦沉淪
煩惱業無邊　願佛爲宣説

介時衆會無量百千若人若天而白佛言今此大衆及於未來樂聞深法唯願演説

介時世尊告諸大衆善哉善哉應當諦聽今爲汝説諸善男子若欲了達十二緣生吉祥瑞應謂從無明乃至老死輪轉次第於十二月各生祥瑞而乃有異始十月乃至九月又從一日乃至十五試於祥瑞快樂憂苦其事非一

諸善男子此十二支始從寶渉十摩洗月一日無明二日老死三日生支四日有支五日取支六日愛支七日受支八日觸支九日六入十日名色十一識支十二行支

又從麼佉十一麼洗月一日行支二日無明三日老死四日生支五日有支六日取支七日愛支八日受支九日觸支十日六入十一名色十二識支

又從亘囉虞二合那二十麼洗月一日識支二日行支三日無明四日老死五日生支六日有支七日取支八日愛支九日受支十日觸支十一六入十二名色

又從載怛囉二合正麼洗月一日名色二日識支三日行支四日無明五日老死六日生支七日有支八日取支九日愛支十日受支十一觸支十二六入

又從吠無毒反舍佉二麼洗月一日六入二日名色三日識支四日行支五日無明六日老死七日生支八日有支九日取支十日愛支十一受支十二觸支

又從吩仁祭反瑟吒二合三麼洗月一日觸支二日六入三日名色四日識支五日行支六日無明七日老死八日生支九日有支十日取支十一愛支十二受支

又從阿引沙引姹四麼洗月一日受

支二曰觸支三曰六入四曰名色五曰識支六曰行支七曰無明八曰老死九曰生支十曰有支十一取支十二愛支

又從室囉(引)(二合)嚩那(五)麽洗月一曰愛支二曰愛支三曰觸支四曰六入五曰名色六曰識支七曰行支八曰無明九曰老死十曰生支十一有支十二取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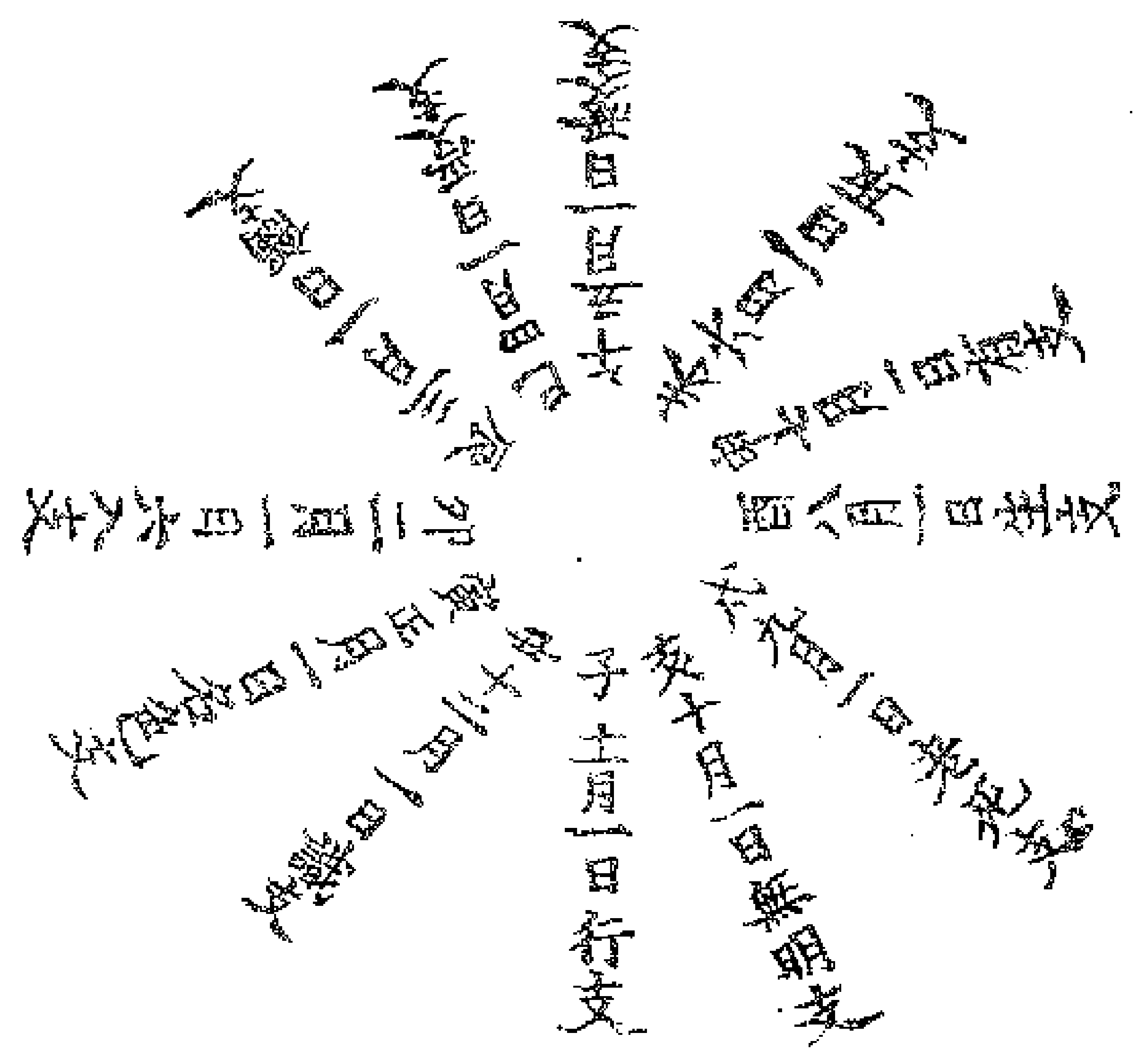
又從婆(引)捺囉(二合)(五)婆捺(六)麽洗月一曰取支二曰愛支三曰愛支四曰觸支五曰六入六曰名色七曰識支八曰行支九曰無明十曰老死十一生支十二有支

又從阿濕嚩(二合)諭若(七)麽洗月一曰有支二曰取支三曰愛支四曰愛支五曰觸支六曰六入七曰名色八曰識支九曰行支十曰無明十一老死十二生支

又從迦哩底(二合)迦(八)麽洗月一曰生支二曰有支三曰取支四曰愛支五曰愛支六曰觸支七曰六入八曰名色九曰識支十曰行支十一無明十二老死

又從麼(引)陵識(二合)尸哩沙(九二合)麼洗月一日老死支二日生支三日有支四日取支五日愛支六日受支七日觸支八日六入九日名色十日識支十一行支十二無明

每月十三亦如三日每月十四四日同之十五五日准理亦然



法去有支順轉積日逆流果自月餘如經廣說

余時世尊告諸大衆若復有人於十二支審諦觀察憶念不忘了知憂喜

若無明支此日生時於第九日及第
九月九年有難若非命盡快樂有財
眷屬不和無病多言壽八十一卒於
行日
行日生子第八日月八年有難若非
命終獲大富貴兄弟唯二命長少病
德行知法明友衆多工巧藝能壽八
十八卒於識日
識日生子第五日月五年有難若非
命終優羅勇猛恒之財寶見者歡喜
壽六十四卒於名色
名色日生第六日月九年十年逢於
難事若非命盡少病多寬有子短壽
貧之恐怖得後富貴愛樂恵施壽年
八十卒於六入
六入日生於第五日三四月內八年
十年逢於災難若非壽盡憎嫉多病
貪之勇鋭愛味慳貪壽六十四觸日
而卒
觸日生子第二五日三九月內九年
有難若非命終疾惡恒時巧言知法
賊殺我見有財妒色壽六十四卒於
受日

愛日生子二日十日於二八月八年
有難若非命終恒大居尊富貴勝善
二妻多財工巧藝能壽命六十卒於
愛日
愛日生子於第十日第三五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豪富第一子孫眾多
少病多寬壽六十四卒於取日
生於取日第九日內二八九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輕慢難降朋友暴惡
多積寬家為非犯戒壽六十四有日
乃卒
生於有日至第九日二月八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貪他妻女豪聽豪族
處長主軍壽命六十生支日卒
子育生支於第五日九月九年十年
有難若非命盡富貴多病護國崇德
壽年七十老死已卒
老死日生於第二日第九月內九年
有難若非壽盡愚癡迷亂貪瞋盜賊
聰慧性利眷屬和順寬家眾多壽六
十四無明支卒已上比試祥瑞事訖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若復有人無明
日病是夜又難應善護持第五夜差

行日得病於第三日七日有難第二
夜差識日得病第五日難第七夜差
名色日病於第三日五日有難即於
彼夜死活不定
六入日病於第三日四日有難第十
夜差觸日得病第三日難第八日起
恒患長命受日得病第五日難第九
日起十箇月患愛日得病於第八日
十日有難第十九日死活不定
取日得患當日有難第十日卒
有日得患至第三日九日有難恒患
不差生支日患五日有難第八日起
至十二日有難得老
老死支患至第三日七日有難彼起
得差
尒時世尊告大衆言若復有人於出
行時觀十二支應知善惡無明日行
東去安樂平善速迴南行諍訟所
求事西方行時鬧不可意北方得鬧
順美憂聲
行支日出東去平善得迴無滯南去
憂惱安樂得迴西去路獲豊足飲食
北去平善安樂得迴

識日東行途路苦辛南方行時得迴
本處西行諍訟所獲虛耗北行獲利
本處得迴
名色東行吉祥富貴南方行時百事
圓滿西方行時皆遂所求北方出行
途路苦辛
六入東行獲於財利南行吉祥遂意
得迴西方行時所願具足一切成就
北方行時所求皆得
觸日東行財物散失南行安樂西方
行時諍訟驚怖北方速迴增長財利
受日東行憂惱驚怖過去得免南方
行時驚怖諍訟西方行時人辛聞信
北方行時獲利遂意聞信不悅
愛支日行東方得財南行利寡本處
速迴西方行時人辛獲信北方遂意
自在快樂
取日行時東行驚怖途路苦辛南行
安樂西方行時微少怖畏北方行時
所求皆獲速迴本處
有支東行辛苦怖畏南方出行速達
本處獲利遂意西方出行諸事增長
本處速達北方得利本處速迴

主支東行得財破壞南行稱意西方行時得達本處北行獲財
老死東行速疾得迴南方行時得鬧憂言西行怕怖北方行時安樂本處平善得迴出行已訖

時諸大衆復白佛言世有盜賊云何了知尒時世尊告大衆言若欲了知劫盜等事應當審諦十二有支諸善男子若無明日賊來北方財物散失舍東來入賊心毒害彼賊疑少住處不遠至九日內決定得財

行支日盜相貌赤黃著衣故舊彼盜獲罪若來東方自雪其事

若識支盜人出自舍黃赤髮少外說人閙財物劫得

名色支日賊二兄弟面形髮黑內一人醜白頭工巧至二十一財寶劫得

六入日盜出於自舍形色黃赤妒惡大目近水路來藏之舍近往處眷屬至第二日得失疑惑財物不定

觸支日盜出於自舍形長疑黑數來歡喜癡常似哭若有諍競財物劫得

受支日盜聚落中來內有一人家大

色黑至二十日賊決定獲
愛支日盜彼人西來別聚落住形長
見喜家犬足黑同人諍競訟論彼人
決定非虛取支日獲
取支日盜從南方來內一人諍其事
訟說財決定得
有支日盜從東而來辭辯僂儸姦詐
多疑自眷屬說
生支日盜三人同行二人外來一人
自親速疾求之賊寶却得
老死支盜從北方來形首皆脩齒缺
首白至二十五日財物都獲說賊盜
竟爾時衆會俱白佛言支分瞤動其
事云何
佛告大衆若復有人欲知此事應當
審諦十二緣生了知未來所有憂喜
決定非虛
復有男女若無明支左目瞤將父母
驚怖
行支左瞤有喜遂心
識支左瞤於所求事和合稱意
若名色支左目瞤動獲於財物
六入支日左目瞤時父母不悅

觸支日瞤必有諍論
受支日瞤於所求事和合遂意
於愛支日左目瞬時有骨肉來
若取支日左目瞤時所求皆獲
有支日瞤諍論事起
若生支日左目瞤動得遠音信
於老死支左目瞤時一切所求和合
如意若復有人觀察十二皆悉了知
於無明支右目瞤動父母驚怖
於行支日右目瞤時於一切事皆獲
遂意於識支日右目瞤時有諍論事
於名色支右目瞤時而獲新衣
六入支日右目瞤時財物破散
於觸支日右目瞤時獲於財物
受支日瞤有悲泣事
愛支日瞤財物少散
於取支日右目瞤時多獲珍寶
若有支日右目瞤時諍論失財求之
却得
若生支日右目瞤時或望人來若求
財物希必來至
於老死支右目瞤時有喜慶事和合
成就目瞤已竟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下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

子十一月一日行支
亥十月一日無明支
戌九月一日老死支
酉八月一日生支
申七月一日有支
未六月一日取支
午五月一日愛支
巳四月一日受支
辰三月一日觸支
卯二月一日六入支
寅正月一日名色支
丑十二月一日識支

注云有支順轉積日逆流黑白月餘如經廣說

尒時衆會無量人天白世尊言烏鳥鳴吟時來不定如何了知願佛演說

尒時世尊告諸大衆若復有人於十二支審諦觀察了知憂喜若無明支日烏鳴於右妻女見喜烏鳴在左行人必來

於行支日右鳴安吉左鳴獲財

於識支日右鳴所望必得遂意左鳴

所望皆不成就
於名色支右鳴得財左鳴囹圄
於六入支右鳴驚怖左鳴諍訟
於觸支曰右鳴驚怖左鳴家人至
於受支曰右鳴稱意左鳴獲信散失
財物
於愛支曰右鳴安樂左獲善信
於取支曰右鳴苦辛左獲安吉
於有支曰右鳴人鬪左鳴安吉
於生支曰右鳴所求和合遂意左鳴
得信財物破散
於老死支右鳴無患左鳴破壞財物
少許令時世尊告衆會言若復有人
於無明支爲鳴北方必獲來信
於行支曰烏鳴北方有喜事獲
於識支曰鳴北安吉諧和遂意
於名色支北方鳴時鬪悦意事
於六入支烏鳴北方獲路遠事財寶
去遲必非和合
於觸支曰烏鳴北方有諍訟起
受支曰鳴北方安吉
愛支北鳴遠離繫縛
取支北鳴卒事獲信

有支比鳴衣物必獲
生支比鳴人來問事
老死比鳴一切安吉
時諸大衆白世尊言心額上眴云何
了知
尒時世尊告大衆曰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憶念不忘悉皆了達若無明支
額上眴動大聖者至
行支曰眴家長安和
識支額眴聖者必來
名色支眴多獲財物
六入支眴心起煩惱
觸支額眴適意慶快
受支曰眴有驚怖事
愛支曰眴增長家財
取支曰眴中一人夭
有支曰眴聖者來至
生支曰眴盜賊必至
老死支眴家內和合
若復有人觀十二支了知 愛喜於無
明支心上眴動諍訟煩惱
行支曰眴獲於財物
識支心眴有驚怖事

名色心胸父母歡喜
六入支胸於所求事和合現前
觸支心胸父母驚怖
受支心胸南行禳之乃可宜吉
愛支心胸獲大憂惱
取支心胸有惡人至
有支心胸有憂悲事
生支心胸必大怖畏
老死支日心上胸動老者必卒
介時大衆復白佛言此十二支有此
祥瑞於日用事未能了知復去何行
唯願宣說
介時世尊告大衆言若復有人於無
明支及行支日聚會造設修飾田宅
聞事見貴洗頭等吉澡浴作衣宜勿
用之
於行支日求妻聽法習學弧矢收伏
寃賊澡浴覩貴皆宜善用洗頭有患
作衣逞敗愼勿用之
於識支日王受灌頂伏寃收軍修營
聚落州府舍宅成就皆吉洗髮咽項
選衣宜用澡浴驚怖切宜愼之
若名色支諸所作事及常住事剃除

髮爪財物收藏皆善宜用洗頭色變
澡浴驚怖若作衣時獲喜速破
六入支日王受灌頂修治聚落圓滿
成就他人勿拜遷動新宅財物遠離
收護獲罪若澡浴時父母驚怖若洗
頭時名稱無怖
於觸支日作善不成惡事害人罪犯
速成於取支日一切所爲父母驚怖
澡浴作衣愛人非久必有血光作衣
未浴宜勿著之
於受支日所求事喜交易希施修治精
舍吉慶宜用洗頭驚怖獲不遂意若
作衣時所希非難宜對友人著之前吉
於愛支日貨具珍寶宜收護吉輕微
急速行用大憂洗頭髮敗作衣滿足
於取支日小兒剃髮所爲輕事皆宜
用之師度弟子剃除髮服藥和合
送客嫁娶吉慶富貴澡浴獲財作衣
逢喜
於有支日結識交友及一切事諍訟
遠離洗頭勿用作衣澡浴皆宜吉慶
於生支日修飾舍宅及鞍馬庫藏見
貴臣主皆吉宜用澡浴遠行亦宜用

之及洗頭喜作衣非久宜當日著
老死支曰所起惡事富者財散作於
利益及論義事遠離諸非洗頭速獲
飲食多美澡浴心惱作衣長久
於是衆會白世尊言足瞤地動鳥吟
犬吠油火鼠傷善惡未了願爲演說
尒時世尊告大衆言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憶念審察當知善惡所以者何
於無明支曰足瞤有喜
於行支曰足瞤主事不吉勿用
識支名色此日諍論
六入支曰足瞤人卒
觸受愛支此三足瞤諍論事起
於取支曰足瞤人卒
於有支曰足瞤獲衣
生支足瞤賊難病怖
老死支曰若足瞤時獲悲惱事
復次觀察十二有支於無明支曰足
瞤動時有劫盗至家犬吠時人來問
遠衣燒無事若鼠齧衣危難來至若
有烏鳴家人來問衣油汚時人卒獲
信若地動時王恩普降
於行支曰足瞤動時宜出行吉若犬

吠時有少王事若有烏鳴善信必至
及見血光衣燒獲喜鼠齧衣時獲大
富貴衣油汚時財物多獲若地動時
飢饉刼殺外國來侵於識支曰足胸
動時有非人至有犬吠時有賊盜至
及獲財物有烏鳴吟諍訟事起若衣
燒時而有所得若鼠咬衣財失却得
油汚衣時父母驚怖有地動時二王
吞併名色支曰足胸獲財不求自至
犬吠人卒若烏鳴吟有愛人至衣鼠
傷時財失却來衣燒有喜衣若油汚
大人思念有地動時有寃賊起除剪
國靜
六入支曰若足瞤時友人遠至家長
安吉犬吠諍訟烏鳴人來作和合事
鼠傷衣服有人水沒而卒若衣燒損
諍訟獲財衣若油汚有驚怖事有地
動時老者卒矣
於觸支曰若足胸時喜事得聞家犬
吠時盜賊來至烏鳴驚怖衣鼠損時
獲於財物衣火傷時表於人卒衣油
汚時獲眷屬喜地動諍論
於受支曰足胸動時出行宜吉家犬

吠時有聖者至衣鼠傷時必得見主衣火傷時有少事起油污衣時得不可意有地動時遠信必至

於愛支日足瞤獲財犬非時吠必有瞋訟若烏鳴吟聞於子信鼠傷衣時必有人卒火傷衣時得於財物衣油污時有吉慶事有地動時寃賊必起及有使命從東而來

於取支日足瞤獲罪人卒有信犬非時吠有諍訟事烏鳴吟時有眷屬卒衣鼠傷時有飢饉至衣火損時必有所獲衣油污時散失財物有地動時即外處來侵於有支日足瞤動時賊來聞信犬吠非時土地不寧若烏鳴吟必獲於財衣鼠傷時家賊必至衣火損時獲羨飲食衣油有喜地動豐熟於生支日足瞤動時遠乘遠至犬非時吠有喜悅事烏鳴吟時無事安和鼠傷衣服廣得財物火損衣時什物增長衣油污時有喜必來若地動時有軍兵至老死支日足瞤動時諍論事虛犬吠非時交人遠至烏鳴吟時有諍訟事衣鼠損時財物散失火傷

衣時有圖圖難衣油點染諍論事至

有地動時難處東方

尒時世尊復告大衆若復有人於此

緣生十二有支思念不忘必能了達

憂喜等事若無明支日宜護財物

於行支日收捨財物

於識支日宜學藝能

名色支日爲眷屬吉

六入支日結識事吉

若觸支日宜破冤事

於受支日宜嫁娶事

於愛支日奉王命事行禁非法

於取支日宜知上事

老死支日起非法業正行勿用

時諸大衆白世尊言此十二支於卜

問時云何行之

尒時世尊告衆會言若復有人於無

明支日欲求卜問獲於財物鞍馬皆

吉眷屬聚會不求勿用

於行支日宜卜問事出行食飲思子

念友說法皆吉

於識支日若卜問時事勿動喜結識

知友不起煩惱事說成就災難息除

名色支曰若卜問時有怖煩惱事散
徧普骨肉離別
六入支曰行卜問時獲財禮事及妻
室悅女男分貴
於觸支曰卜問有諍賊怖憂惱非理
患難眷屬不和
於受支曰求卜問事多獲財寶飲食
衣物妻室悅意莊嚴具足
於愛支曰求卜問事心思攝盡虛妄
所求皆非成就
於取支曰求卜問事見者歡喜稱讚
護持歷兼所乘財獲多喜
於有支曰求卜問事獲怖王法破壞
憂惱骨肉離散
於生支曰求卜問事獲大財物一切
諧和圓滿成就朋友歡喜珍重稱讚
於老死支求卜問事虛妄善惡破壞
是散無有精華事虛大憂貪瞋數起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告諸大衆若復
有人審諦觀察十二緣生了達善惡
憂喜得失應盡轉輪圓寫分明謂從
無明乃至老死月日分位次第羅列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十二

相狀本形輪轉次第爲人解説時諸
大衆聞佛所説踴躍歡喜信受奉行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下

甲辰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靡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極溺於三業遠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寰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大衆中尒時外

道有疑欲決迷大乘行來至佛所稽
首恭重合十指掌問無我義大丈夫
是一切智常說此身無我若身無我
本性亦無云何說有哀啼戲笑憎愛
兩舌等事當何所生是我所疑願賜
除斷
如來所言身與本性有無云何佛言
外道諦聽諦受當爲汝說
佛言身與本性體本空故說或有或
無斯成二法言是有者斯更虛妄佛
言當觀全身髮甲皮毛兩手雙足至於
脂筋脾腸骨髓等事周徧內外不見
本性外道言大丈夫若彼不見本性
以我肉眼云何能見或以天眼而能
見乎佛言天眼見彼無色無相無住
此見非見外道言若如是說大聖妄
語若彼非者云何現見有此啼笑嬉
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以如是故何
得說無又說或有或無斯成二義又
言大丈夫若彼有無不得說者云何
說言彼有所著彼無所著又言空者
當何所如佛言如是如是空非所如
體不可得故外道言若此者笑哭嬉

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當何所見佛言如夢如幻如化如影像相外道言云何夢相云何幻化相云何影像相佛言幻化非想空非執持夢本體空如陽焰故影像無色虛假不實如是所見乃至一切事皆 如幻如化 如夢如影當如是見

復次有二種見莊嚴眞如彼莊嚴者此即名我此即名他是名人補特伽羅名人世間思惟至於資財男女兄弟妻妾等名心所思惟莊嚴彼如是法無自無他無人無命無補特伽羅無有情無世間無見者無資財無男女無朋友無妻妾等彼一切事不見自性云何彼出世間莊嚴果報善惡生滅彼眞如莊嚴果報無善無惡不生不滅無煩惱無快樂而彼諸法各各如是又彼世間及出世間二種莊嚴令諸有情因莊嚴故而生煩惱處於輪迴久久展轉不知眞如彼知法者思惟莊嚴疑此苦受彼苦受惡遠離解脫而不見道愚癡有情以迷執故輪轉生死墮於惡趣行世間法不

見眞如盡彼輪迴由如織網用線展
轉復去復來又如日月二種行往晝
夜隱顯出沒世間諸行無常不久破
壞輪轉生死來往亦然而眞如體離
莊嚴句又彼天人乾闥婆等及彼女
等住於天上以彼莊嚴果報墮一切
有復有持明成就夜叉緊那羅摩睺
羅伽彼以一切莊嚴果報復墮地獄
惡精進天以彼神通而作功德以彼
一切莊嚴果報或墮彼天又若帝釋
及轉輪王具最上德及最上句以彼
一切莊嚴果報復生傍生智者於一
切時宜應遠離天上最上大樂恒觀
菩提之心靈明廓徹無自性無罣㝵
亦無所住一切皆空亦復遠離一切
戲論外道菩提心相不硬不軟不熱
不冷無觸無執又菩提心相非長非
短不圓不方不肥不瘦又菩提心相
不白不黑不赤不黃非色非相彼菩
提心不作相非顯耀無性無纏縛由
如虛空而無色故菩提心相而離觀
察外道而汝不知菩提心相與般若
波羅蜜多而相應故又菩提心相自

性清淨無物無喻不可覩覩是最上句又菩提心相非諸物像無相似者如水成漚雖覩非有如幻化如陽焰喻如泥團作諸坏器衆名雖具咸成戲論貪瞋癡等亦幻化有一味空故如電之住刹那不見觀彼般若波羅蜜多及作諸善亦復如是至於談笑嬉戲歌舞歡樂飲食愛欲一切如夢有情諸行畢竟體空心喻虛空疑當何立行般若行恒若此觀了一切性自然解脫得最上句諸佛所說無上菩提由斯生出當作是觀作此觀者得最上涅槃乃至往昔造作諸過咸悉除滅生無量德而於此生不染諸過專精觀行決定成就若與眞如不相應者應念非眞如呪及金剛鈴眞如無生印而起眞如相應之行決定圓滿如上功德

尒時外道聞是語已審諦觀察而彼疑網皆悉除斷作是觀已獲住大乘瞻奉歡喜作禮而退

外道問聖大乘無我義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與諸苾芻衆俱是時如來廣爲時會人天及彼未來而說師範

尒時如來告苾芻衆言苾芻當具足十種法得度人出家受戒爲苾芻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人爲依止何等爲十一者得慚愧樂戒二者得多聞法三者得毗奈耶多聞四者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奈耶正行五者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奈耶正行六者得力正行看病安住七者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奈耶法自說令他說八者得力正行說身行戒九者得力正行說出家梵行戒十者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餘苾芻此十種法當具足住

云何苾芻得慚愧樂戒謂此苾芻如是得云何我未得阿鉢底不速疾得阿鉢底如法如毗奈耶作爲苾芻是爲得慚愧樂戒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法謂此苾芻得

法藏所說得多聞說爲得知法力周
四聖諦廣略解說苾芻是爲得多聞
知法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毗奈耶此苾芻
所說二毗奈耶說者周二別解脫廣
念誦於行住坐臥口念心思微細觀
察苾芻是爲得多聞知毗奈耶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
毗奈耶正行謂苾芻知阿鉢底知非
阿鉢底知輕阿鉢底知重阿鉢底知
因業阿鉢底知非因業阿鉢底知中
阿鉢底知前阿鉢底知後阿鉢底知
已起阿鉢底知未起阿鉢底阿鉢底
起已一一能知苾芻是爲得力正行
依法依毗奈耶正行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
見依法依毗奈耶正行苾芻此得力
正行謂周緣生廣略解說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
是得此一大苦蘊集此無明滅則行
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

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此如是滅則得一大苦蘊滅苾芻是為得力正行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奈耶正行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苾芻此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謂隨其病疾而與湯藥滿自住房而不嫌猒苾芻是為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奈耶法自說令他說苾芻此得力正行謂愛樂相非相法自說令他說及滿樂欲說苾芻是為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奈耶法自說令他說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身行戒苾芻此得力正行謂觀犯過犯已觀察觀見謂見威儀開僧伽梨及受持鉢受飲食乃至語言愛等苾芻是為得力正行說身行戒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四念處四正滅四神足四無量五根五力七覺支

八正道舍摩他微鉢舍那念戒無煩
惱無我如是苾芻是為得力正行說
梵行戒阿鉢底
餘苾芻如是年滿是名具足
云何苾芻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
苾芻此十種法具足是苾芻得度人
出家受戒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
為依止若苾芻此十種法減度人出
家受戒不依止住復與他為依止彼
日日戒得訥瑟訖哩合二多彼所有法
彼一一減得阿鉢底彼所有法彼一
一減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合二多
苾芻此十年戒當信重持三法一心
行何等為三謂度人依止不依止如
是世尊應正等覺說此十種法戒過
犯報應已是會大衆苾芻等歡喜奉
持禮佛而退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詔譯

歸命無上覺　及法聖賢衆　大明心真言
無能勝自說

如來應正等覺亦說此明利益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吉祥事業消除重罪而無中夭壽命延長遠離衆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童男童女於此經中恭敬尊重所有人及非人懷惡心者羅刹娑烏娑多(二合)囉迦餓鬼塞建陀阿鉢娑麽(二合)◦囉王矢者(二合)迦麽怛◦囉(二合)部多鬼魅諸惡之衆所作邪法呪詛有情生種種罪受飢餓病及一切惡病瘡癬癰腫疥癩疾黄如是等苦而不能害若有宿殃罪業更相殺害鬪訟諠諍及王法禁繫水火賊難如是諸難逼惱之時憶念讀誦決定消散離其灾害吉祥安樂若復有人或以樺皮繒帛紙上書寫此明或於餘處書寫供養或戴頂上或戴項上或臂上手上或帶衣裏或結爲鬘戴頭髻中如是受持永無灾難恒得安樂若當清旦澡浴淨身心志誠讀誦若捨

命已於七生中得宿命智身相端嚴
恒得快樂戒行具足口中常出憂鉢
羅華香所言誠諦衆人愛重復得生
於三十三天於此真言依法想念必
得成就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唵婆你(引)婆檐(二合)婆
你(引)謨(引)賀賀你(引)馱(引)馱(引)馱(引)馱
細(引)野(引)野(引)野(引)野諦(引)賀(引)賀
(引)賀(引)賀諦(引)波囉迦囉捉(引)無蓋
(二合)哩曳(二合)尾哩野(二合)供婆濕嚩(二合)哩
(引)(引)虞拏諦(引)際(引)部哆迦哩㗼捺囉
(二合)迦哩供婆嚩諦(引)尾沙供婆嚩諦(引)
薩哩嚩(二合)末隷(引)部哆末隷(引)㗙訖叉
(二合)㗙訖叉(二合)鈐(切身)(引)室哩(二合)達哩麼(二合)
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嚩(引)囕薩哩
嚩(二合)尾史(引)毗藥(入)(二合)薩哩嚩(二合)尾野
(引)(二合)地毗藥(二合)薩哩冒(引)(二合)鉢捺囉(二合)尾
(引)毗藥(二合)怛你野(二合)他(引)悉馱迦哩悉
馱(引)哩體(二合)(引)悉馱摩努(引)囉體(引)悉
馱迦(引)哩曳(二合)護噜相噜弭娑嚩(二合)
悉諦(引)(二合)鉢囉(二合)娑嚩(二合)悉諦(二合)(引)悉
第(引)鉢囉(二合)悉第(引)悉馱(引)哩體(引)(二合)無
蓋(二合)哩野(二合)嚩諦誐蹉你(引)怛波你(引)

拾囉抳引娑捺哩二合娑捺囉引二合嚩諦
扇引諦引難引諦引尸尾引護嚕迦
摩哩波哩怛囉二合被俱嚕波哩誐囉
二合憾俱嚕波哩播引羅喃俱嚕扇引
諦孕二合俱嚕娑嚩二合悉諦野二合野
喃俱嚕摩摩達哩麼引二合迦囉細引曩
寫娑嚩二合賀引

無能勝大明心陁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歸命種種摩尼瓔珞殊妙莊嚴繒蓋
最勝大世界多羅大菩薩
尒時多羅大菩薩所有未曾見聞往
昔大陀羅尼法顒施宣說
唵(引一)怛賴(二合引二)路(引)吉野(二合二)尾惹野(三)
阿吩旦(四)惹野(五)阿你寅(二合)吩哆(六)
惹野(七)阿惹野(八)尾惹野(九)摩賀(引)
惹野(十)尾惹野(十一)惹野惹野(十二)唵(引)
唵(十三引)娑摩(二合)囉娑摩(二合)囉(十四)左囉左
囉(十五)嚩囉祢(引)嚩囉祢(十六引)摩賀(引)
迦嚕尼計(引)祢尾(十七)尾羅娑尾羅
娑(十八)尾羅(引)娑(十九)嚩曩囉(二十二合)謨(引)那
迦哩(二十一)尾惹野祢(引)尾(二十二)唵(引)唵(引二十三)
吉孕(二合)吉孕(二合二十四)尾覽麼細(引二十五)娑摩
(二合)囉娑摩(二合)囉(二十六)摩賀(引)鉢囉(二合)
諦詣(引二十七)阿你嚩(引)哩哆(二十八)鉢囉(二合)
娑哩(二十九引)摩賀(引)迦嚕尼計(三十引)哆覽
詣你(三十一)吽吽(三十二)薩頗(二合)吒薩頗(二合)吒
(三十三)阿尾(引)瑟吒(二合)野三尾瑟吒(二合)
野(三十四)度曩度曩(三十五)尾度曩尾度
曩(三十六)劍波劍波(三十七)劍波(引)波野(三十八)穆

囉鼻(三十九)嚩馱(引四十)地嚩(引)悉吻目契(引四十一)賀羅馱囉馱末羅(四十二)散誐哩惹(二合)曩鼻(四十三)摩尼(引)嚕(引四十四)尾捨那尾捨那(四十五)唧(引)唧(引四十六)婆誐嚩諦(四十七)散怛羅(二合)婆野(四十八)尾觀喃(二合引四十九)波哩波羅野(引五十)婆麼(引二合)劍(五十一)麼(引)你你麼(引)你你(五十二)那摩你那摩你(五十三)三冒(引)馱你(五十四)三冒馱野(五十五)三讜(引)賀野三讜(引)賀野(五十六)賀囉賀囉(五十七)唧哩唧哩(五十八)護嚕護嚕(五十九)尾吻囉際(六十引)尾囉惹憾(六十一)尾囉惹憾(六十二)怛嚕(二合引)吒野(六十三)怛嚕(二合引)吒野(六十四)散怛嚕(二合引)吒野(六十五)散怛嚕(二合引)吒野(六十六)滿哩那(二合)滿哩那(二合六十七)那摩那摩(六十八)三末囉三末囉(六十九)具(引)囉具(引)囉(七十)尾誐尾誐(七十一)尾誐嚩諦(七十二)曩讜(引七十三)曩摩(七十四)婆嚩(二合引)賀(引七十五)

說此呪已尒時天人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迦羅刹部多頻曩野迦等聞大呪句掩面怕怖振大神力求哀救護歸命讚嘆多羅菩薩目淨脩廣心行眞實瞻示三界一切平等目放慈光如觀自在利益衆生

如蓮華開
尒時自在天王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及一切天人阿修羅持明衆等集會
長跪亦皆如是自在天王即說
呪曰
曩謨引曩麽怛婆昧引二合哆引囉
引曳引祢鉢哆引吞撓哩左二合細引嚩訖
叉野引三合末野二合努波摩祢嚩焰二合
曩麽引麽引瑟吒二合設哆母孕二合哆鉿
切身婆嚩二合悉諦二合迦引尾惹野引蘇
室哩二合訖史二合鉢囉引二合鼻惹拏二合
鉢囉二合除引濕嚩二合哩伊濕嚩二合哩
室佐二合必哩二合野引鼻瑟摩引二合賛
拏引摩賀引左羅引嚩諦波納摩二合
祢引怛囉二合波納摩二合目契波納摩
二合曩引鼻蘇早引訖叉二合那引蘇路引
左曩引尾舍引落引訖史二合祢羅引
祢路引怛鉢二合羅鉢囉二合謨引怛囉二合
哆舍囉拏野引二合蘇佉那引末羅那
引嚕波那引怛他引曩引他引曩引他
迦哩撓引捺囉二合囉怛曩二合怛囉
二合野尾舍引隸祢怛引沒撓引二合瑟耻
二合哆引末囉二合曩契囉訖堵引二合怛鉢
二合羅路引左曩引難那難那末羅引

鉢納摩二合引鉢納摩二合引婆引鉢納摩

二合哆引囉迦引怛賴二合引路引枳野二合那

摩你扇引哆引鼻弃摩尾引誐引摩

賀引末羅引那摩你那引摩你弃嚩

舍引隷你你哩二合嚩囉引波囉引鉢囉

二合拏哆引嚩曰哩二合尾惹曳鉢囉二合婆

引濕嚩二合哩尾囉惹摩羅引弃引嚩冒

引地室贊引二合捺哩二合蘇囉嚩囉引哩卿

二合哆引阿護諦入鉢囉引二合護諦室弃

引二合嚩嚩引嚕尼左引嚕嚩哩左二合婆

引嚩引嚕尼喻地你隷拏補杲二合瑟

波引二合曩引摩摩努引賀哩怛哩二合尸

佉引怛哩二合末隷室弃引二合嚩怛哩二合

你引怛囉二合怛哩二合摩羅引波賀引

怛哩二合瑟拏引二合波曩野曩引婆引

地尾二合怛他引娑引囉濕嚩二合諦

摩哆引布瑟致二合那引奔尼野二合

那引弃引嚩播引波寧諦尾捺引囉

那馱曩那引建引諦那引爍引摩

野引二合蘇嚕播引蘇俱祖那哩麼引

野引麼引野引嚩諦難引哆引難引

哆嚕訖叉二合囉際引摩賀引麼引隷

你那摩你弃嚩那摩曩引那摩曩

引波賀引迦囉引隷建引諦摩怛鉢

囉三合惹拏二合䭾嚩路引麼引那捨摩你

怛他引蘇佉引鉢囉二合惹波諦諦哩

他引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嚩諦沒囉二合憾

摩二合那引波囉弭引舍嚩二合哩賛捺

囉二合鉢囉二合娑引賛捺囉二合目契賛

捺囉二合建引怛野二合波哩賀引尼蘇

哩野二合祢鉢諦二合賀囉引囉摩野

二合引囉摩尼蘇目契尸嚩引訖史引二合

摩引訖史二合摩嚩諦諦哩他野引三合

夢識羅野引二合尾近曩二合曩引舍你

䭾你野引二合奔尼野引二合尾𠌫引哆引

左哆鉢哆二合惹敢二合謨曩曩那鉢囉

二合娑引娑野窣尾阿娑野那引哆引

囉引哆引囉引地波曩曩引薩哩嚩

二合薩怛嚩引二合努波囉哆引布惹野

二合撓祢野引二合鉢囉二合娑引那你你羅

計舍引蘇尾引舍左囉怛曩引二合娑

囉拏部沙拏引閉旦引末囉䭾囉引

祢引尾啇引哩虞引二合捺娑引二合悉堵

引入嚩二合羅引尾嚕引左曩引嚕引左

曩引諦羅嬌孕二合諦迦引羅引閉嚩

日囉二合䭾引哩尼曼拏羅引識囉二合

䭾哩鼻摩引憾娑引憾娑戍啣悉弭

二合哆引計引俞囉軍拏䭾囉引賀引

囉入嚩二合羅引迦羅閉你蘇祢佉羅
引左引嚕目契你寅二合曩曩引鼻馱
囉引蘇契摩尼鉢囉二合娑引摩尼
馱囉引摩尼部沙拏部史哆引摩
尼鉢囉二合普祢喻引二合哆嚩諦摩呬
曼拏羅曼拏曩引祢鉢諦入二合建引
諦馱哩嚩曰哩二合曩囉曩引哩鉢囉
二合曰引馱你能瑟致哩三合難拏馱哩
蘇摩野引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尼引誐
引三摩引呬哆引誐誐曩三摩引誐誐
曩左引哩尼嚩囉引波娑二合囉賀囉
鉢囉二合娑引迦引弭你那摩你薩哩
嚩二合迦引摩俱嚕二合引馱鉢囉二合麼哩
嚩二合祖拏引馱哩惹引致撓引捺哩
二合沒囉二合憾弭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舍
嚩二合囉引野吠迦囉尾孕二合迦娑引
尼蘇部嚕二合惹路引計引舍嚩二合
囉俱羅引誐囉二合惹難尼難拏嚩
諦贊尼嚩曰哩二合囉怛曩二合鉢囉二合
娑尾部沙拏引軍拏羅引摩羅三
嚩引馱引野引哆引野引二合摩野引摩
努引努誐引尾你野二合馱哩嚕波馱
哩末羅迦哩末羅引末羅馱囉弭引

嚩鉢囉二合惹拏二合設𮘈怛囉二合鉢
囉二合賀引哩尼迦羅引迦羅引嚩諦
弭引嚩鉢囉二合惹波羅摩曩𮘈怛
二合他引賀哩祢二合賀哩摩野三合引蘇賀
哩摩野引三合左賛波供那引摩婆引
蘇囉引賓識羅引婆摩引舍哩二合
野引喻瑟奴二合迦羅引隷迦囉那引
波祢蘇婆識引鉢囉二合覽弭祢弭引
嚩怛他左賀哩數引二合怛迦二合吒引僕
羅引努噜波引諦素羅引嚩訖囉二合
俱噜引二合馱鉢囉二合婆引那祢尾孕
二合努嚩日囉二合目契地摩引地迦哩鉢
囉二合惹拏二合嚩哩馱二合祢牟引隷尾
噜引左祢祢引尾𮘈哩嚩二合祢引嚩地
迦引嚩囉引阿曩伽引曩引囉引野
尼波引波賀哩落訖史弭三合覽惹嚩
諦必哩二合野引蘇必哩二合野引必哩
二合野數嚩引娑引必哩二合野唧引瑟吒
引二合必哩二合野引嚩諦必哩二合野引必哩
二合諦迦哩弭嚩𮘈哩嚩達哩摩二合
三摩引室囉二合野引沒馱祢哩摩引二合
拏祢哩摩引二合拏引麼引曩引波曩
野喃迦哩揭哩摩二合訖隷二合舍鉢囉

(二合)末體你迦(引)摩賽(引)你野(二合)鉢囉(二合)
末體你那捨惹拏(二合)曩馱哩冒(引)馱
(引)那捨波(引)囉弭哆(引)室囉(二合)野(引)那
捨部弭嚩尸鉢囉(二合引)鉢哆(二合引)摩
賀(引)那捨末路(引)惹嚩(二合)羅(引)嚩日囉
(二合)嚕尼嚩日囉(二合)馱哩嚩日囉(二合)蘇努
摩(引)(二合)蘇囉(引)摩賀(引)迦(引)羅(引)嚩
日囉(二合)蘇摩曩那(引)嚩日嚂(二合)俱勢
蘇契婆致嚩日囉(二合)播(引)舍(引)蘇播
(引)舍(引)左嚩日囉(二合)賀婆哆(二合引)尾羅
(引)悉你摩努(引)惹拏(二合)摩喃散嚩
(引)馱(引)波羅尾近曩(二合)尾曩(引)捨你鉢
囉(二合)賀羅(引)(二合)那你諦沒囉(二合)目契
訖哩(二合)拏(引)曩(引)吒迦捺哩舍(二合)你
賀(引)羅(引)賀羅鉢囉(二合)婆(引)達(引)
哩弭(二合)達哩摩(二合)難哆(引)嚩路吉你曩
謨(引)婆賭(二合)諦(引)摩賀(引)祢(引)尾祢
鉢哆(二合)嚩日囉(引)(二合)摩賀(引)末羅(引)野
(引)怛鑁(二合)祢(引)嚩嚩日囉(引)(二合)婆(引)哩尼
婆(引)史哆(引)室哩(二合)哆嚩日哩(二合)尼
婆嚩(二合)賀(引)

是時自在天王讚說此一百八名已
而復告言汝多羅菩薩善能宣說

尒時多羅菩薩舒持光焰普照十方而自憶念過去佛言自在天王及諸天人志心諦聽一切如來具大十力恒作覆護有如是廣大威德菩提道行度脫汝等輪迴苦海生死大怖得到涅盤究竟彼岸令心發行信受明法

尒時有佛号曰光焰種種莊嚴如來而復說言此大明力於彼水陸一切衆生作大救護於彼黒暗作大光明於諸罪障出生善根此大金剛陁羅尼聞過去佛作相應行知者心得清淨變成最上吉祥三昧一切過惡而自消除一切罪業而自不生若復有人聽聞受持專心讀誦如佛說言一切事業皆得成就一切煩惱皆得解脫一切衆生所願成滿如來智法世間無等又復讀誦此一百八名多羅菩薩救護引導得面正覺所求成就若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於前衆生悉皆歸伏能破世間一切迷妄煩惱

尒時光焰佛言彼人入如來族是眞師子光明力等能覺天人具精進力

獲彼如來冣上端嚴名聞大士善解
法相利益冣勝
又彼佛言離欲心喜煩惱不生善住
適悅發廣大心長夜安隱多羅菩薩
愛樂守護復得一切天龍鬼神恠未
曾有歡喜愛樂頂禮合掌住立讚歎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金剛針論

法稱菩薩造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 法天奉 詔譯

如婆羅門言衆典之內四圍陁正又於此中念爲其正又此念中能所詮正又於此中能詮爲正唯此最上無法過此世若無此業去何作由此能詮若愛若恚從此而生如一切姓婆羅門上今此言詮亦復如是

此理不然所以者何彼婆羅門何姓何命復云何知行業云何如何得此婆羅門名又此圍陁云何稱正帝釋元因去何傍生傍生去何生於月天日天元因復生傍生風天火天水天元因展轉往來去何如是

又彼長執天中死已復生天中人中死巳復生人中傍生亦然四圍陁內作此說者皆非正理此命是何何因名命婆羅門等亦復如是

又汝外道婆羅門言正典所說婆囉帝山産七禽獸那婆羅陁及別鹿迦陵惹哩山彼山所有鸚鵡鷺鷥鵝鹿之類生在人中俱嚕乞曬(二合此云福地)從彼死

已生在婆羅門中解四圍論此等禽獸鹿鵝鴦鷲出生人中彼獸之命是婆羅門非婆羅門所以者何彼命若是而非禽獸彼命若非彼生婆羅此言非理

婆羅門執四圍陁論是萬法本亦号真如非於餘姓而許受食於首陁處數數受刹正違自宗何名淨行由此亦非真婆羅門

又四圍陁婆羅門法妄執正命及於正法婆羅門種亦復非理云何正法種姓間雜何名最上所以者何非最間雜其事云何

且如父名那洛乞义其子乃名矣誐羅仙又如父名阿誐悉帝其子亦名阿誐悉帝(二合)又如父名布沙野(二合)其子乃名嬌尸迦又如其父名俱舍子其子名爲僧薩多(二合)誐又如父名迦癡那其子亦名迦癡那又如父名婆左虞隰麼(二合)其子乃名嬌怛麼又如父名迦羅舍(引)其子乃名諭嚕(二合)拏左哩野(二合)又如父名底逸底哩其子乃名底帝哩吠(尼計切)迦又如父名捺羅(二合)鉿子名仙覺又如母名野鹿捺魚

人生其子乃名嚩野二合僧子覺乞曬
引二合父首陀姓其子乃名尾濕二合弥怛
覽二合母是種隨羅子名嚩瑟姹二合母
名烏哩嚩二合尸天所生女非婆羅門
如上所說何因固執言婆羅門人間
最上又如所執戌嚕二合底經正亦非
理是故所有婆羅門法道理亦非
又如所執婆羅門法新肉紫礦及鹽
等物戌陀應受汝婆羅門勿宜受之
今何不尒
又如彼計乳賣婆羅門行虛空墮落
非婆羅門食肉墮空非理亦尒是故
應知買賣乳肉婆羅門非戌陀之法
由此當知一切非食肉乳等人及非
買賣皆摠得名婆羅門都是故應知
乳肉計賣非婆羅門妄執非法
又世間姓妄執最上亦非正法如剎
帝利毗舍戌達各執最上應皆摠名
婆羅門姓
又執苦身名婆羅門諸有苦身一切
摠應名婆羅門
又彼妄執殺婆羅門而獲罪重害彼
眷屬獲罪亦尒復執彼從淨天口生
剎帝利姓彼天身上毗舍首陀身足

而生若殺於彼故獲重罪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應殺餘姓其罪
非有害餘眷屬非有亦然由是妄執
不契正理
又彼所執破壞彼行破壞檀行及彼
受施若智若身皆獲重罪
此不應然所以者何身智之中何者
得名号婆羅門應首陁等皆有身智
悉應得名婆羅門耶
又彼妄執解四圍陁及弥絡婆并僧
佉論毛世史迦乃至諸論皆悉了達
名婆羅門
此理亦非如首陁等亦解彼論曉了
彼義應皆得名婆羅門耶
若修苦行名婆羅門彼首陁等亦能
行之應亦得名婆羅門耶
解諸術數名婆羅門彼採魚人及諸
樂人了解術數種種差別亦可得名
婆羅門耶
檀行受者非婆羅門
是故應知行非婆羅門業非婆羅門
彼刹帝利毗舍首陁亦能行之應皆
得名婆羅門耶是故應知非族非業
非行非生乃至於德名婆羅門

彼因何立日如軍那花亦似白月離一切染善修勝行威儀無缺戒行具足善伏諸根除斷煩惱無我無人離諸執著及貪瞋癡悉皆遠離如是乃名眞婆羅門

又離愛染乃至畜生不生貪著修清淨行名婆羅門

是故得知此違骨嚕(二合)大仙所說此婆羅門非姓非業非德非行亦非工巧如旃陁羅善四圍陁工巧藝能德行具足應可得名婆羅門邪是故應知非命非姓非智非身亦非業行名婆羅門

又如首陁苦行修學解四圍陁獲五通仙汝婆羅門云何奉事此下種姓

又彼仙道四姓皆得云何餘姓名非最上

又如帝釋往修善業得生彼天本下種姓彼經正文作如是說此婆伽曉及於帝釋彼下種姓如是徵詰一准於前又彼所說大自在天及於天后口中生彼帝釋諸天及器世間非從世間生大自在及生天后本能生末非末生本是故此言違彼正說本下

種姓云何長執從彼而生故知非理

又如首陁命終生彼大自在天汝婆羅門云何奉事彼下種姓

又如汝說婆羅門法服氣餌藥苦行絶食名婆羅門

彼首陁等亦能行之此應得名婆羅門耶

又彼所執於首陁處手中受食經於一月現身變爲首陁之身後報生中決定作狗

又婆羅門娶首陁女以爲其妻父母家神皆悉遠離死入地獄

此執非理婆羅門姓與彼首陁有何差別

如迦癡那大仙從於鹿胎而生苦行修學乃證仙道此仙豈可從婆羅門而乃生耶

如嚩野（合二）娑大仙從掭魚女之所生故苦行修學而成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姓是故長執不契正理

又如嚩斯瑟吒（合二）大仙從於烏哩嚩（合二）尸天女所生苦行修學乃獲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生

又如鹿角大仙生於鹿胎修習苦行而成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邪

又如尾濕縛(二合)弥怛嚕(二合)大仙從於旃陁羅家女之所生此仙豈是婆羅門邪是故應知調伏諸根不執我人勤修梵行遠離染欲永息諸惑由此方名真婆羅門而非從彼族姓而生如何妄執婆羅門姓世間最上戒行清潔族姓無雜以此妄執非最爲最是故當知彼婆羅門非姓非命非族非行非業非生名婆羅門

又如多人本下種姓持戒修福而得生天何因族姓乃生天邪

又如汝宗迦擬曩大仙尾野(二合)娑大仙縛尸瑟吒(二合)大仙善覺大仙尾濕縛(二合)大仙弥怛囉(二合)大仙曩囉那大仙此等大仙皆從下姓種族而生苦行修因乃獲仙道何故妄執種姓非雜世間最上是故虛言應非信受

又如彼執婆羅門姓梵王口生剎帝利姓梵天臂生吠舍種姓梵天髀生從於梵足乃生首陁是故虛妄多作是執又執苦行堅守其志名婆羅門

應捕魚人涂師皮作及首陁等堅志若行應皆揔名婆羅門邪

又執彼形編其髻髮著帶索髮手執本杖衣素儉食名婆羅門餘戍陁等亦能行之應此揔名婆羅門邪又執四姓皆從梵生如何父一子姓乃別應可首陁乃至餘族一父所生子姓應殊此既不尒彼云何然

又婆羅門從一梵天口中而生姉妹兄弟自相交契世所呵猒汝能行之云何清淨是故妄執非淨稱淨如一父母而生四子非可別姓如何妄執此婆羅門此剎帝利此是毗舍此是首陁云何一父子姓各別是故四姓妄執差別

非如象馬牛羊驢鹿師子虎狼形足各異此是牛跡乃至象跡可分差別

又如一樹出生花果可無有異非餘花卉生處不同非可令同汝令四姓道理亦然若婆羅門若剎帝利乃至首陁皆從一父之所生故云何妄執四姓差別

復有天王名喻地瑟致合二羅皮恭

合掌來詣仙人吠娑波灑頭面礼足而白大仙云何得名婆羅門德復云何名婆羅門相差別之相復有幾種願今演說令我了解

時彼仙人吠娑波灑乃告王言忍辱精進靜慮般若此乃名為婆羅門德遠離貪瞋及諸殺害一切有情是名第一婆羅門相於他所有一切財物而非貪受是名第二婆羅門相遠離暴惡性行溫和不對我人捨離繫縛及諸欲染是名第三婆羅門相於人天女乃至傍生恒離染著是名第四婆羅門相又復成熟一切有情恒起悲愍調伏諸根清淨最勝是名第五婆羅門相如是五種悉皆具足名婆羅門若對彼我非具五相名首陁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合囉言非旃非姓及修苦行成婆羅門彼旃陁等具足五相亦得名為真婆羅門由如是理彼婆羅門亦名首陁首陁亦名真婆羅門

彼喻地瑟恥二合囉白仙人言彼婆羅門行不殺行獲果清淨此乃以分名

婆羅門

仙人復告喻地瑟耻(合二)囉言此四姓別皆由過去宿業因緣猶如世間胎生有情一切皆從識處根生有何差別是故戒行復修德業名婆羅門乃至首陀修於德行成婆羅門

若婆羅門不修德業此亦得名下劣首陀

又此五根能起惡業恒應調伏猶如大海沉溺有情應求濟度令超彼岸

介時喻地瑟耻(合二)囉王聞仙所說了解躑羅以此所聞迴施一切無邊有情悉令曉悟非為自身及貪己命我今日夜修習忍辱遠離眷屬及於嫉妒一切欲境更不耽著趣求解脫恒修淨行

仙人復告喻地瑟耻(二合)羅言不殺有情遠離貪瞋清淨無比如是名為婆羅門行調伏諸根布施忍辱真實梵行悲念慈護一切有情修習智慧如是名為婆羅門行離邪苦行應有情機所有衆苦如是名為婆羅門行

又婆羅門識野怛哩(二合)經呪中説若
行離執調伏諸根四時行施愛念有
情捨離睡眠恒修淨行經於千劫方
得名為眞婆羅門
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合)羅言若人解了
四圍陁論名婆羅門稱姓最上餘首
陁姓亦能了解何非最上
譬如四姓同遊聖境所有蹤跡不可
分別此人之蹤非彼人跡一姓四姓
亦復如是由假施設本無差別
又如世間牛馬等形相狀雖異男女
二根同類不殊彼婆羅門與剎帝利
毗舍首陁一姓四姓相望亦然
又如一人血肉屎尿手足諸根與衆
多人所有血肉同類亦然
又如蓮花剎怛哩花月螺光色可分
差別於餘四姓色相無異如何差別
又如牛馬乃至象鹿行於染欲而非
交契可分差別今婆羅門與剎帝利
毗舍首陁互相交契而行染欲皆同
胎生有何差別
又如婆羅門所生之女對餘婆羅門
同姓姊妹云何交契姊妹兄弟夫妻

乃令世間首陁非行此法

譬如世間憂曇鉢樹花果枝葉雖復衆多根身無異非能分別此彼之花

汝婆羅門亦復如是非可交會同姓姊妹世所呵厭非可行之

又如捨離身語不善恒修淨業名婆羅門破此舍等亦能行之得彼大仙名縛私瑟姹（合二）

又如世間之火能燒柴薪而無分別今婆羅門對餘諸姓無異亦然

又如彼宗弥野（合二）娑大仙本是採魚父之所生亦非是彼婆羅門生

又如半拏嚩王兄弟五人同一母生父乃各別此由宿業同母別父非由於姓而妄執別

又如世間鹽處於水形雖可隱鹽味非無宿業隨身隱顯亦然如是妄執諸有智人應當審悉非可依信

金剛針論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目連所問經　　經

宋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教大師臣[illegible]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尒時尊者大目揵連於夜後分從自住處往詣佛所到已投地頂禮佛足於一面坐

彼時尊者大目揵連即從坐起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逆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行非法行世尊彼等云何而得其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苾芻尼逆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行非法行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四大王天五百年計人間歲數九百萬歲尊者大目揵連復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逆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不依說法彼等云何而得其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苾芻尼逆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若不依說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忉利天一千歲計人間算數三俱胝六百萬歲

尊者大目揵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行波逸提法彼等云何而得其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行波逸提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夜摩天二千歲計人間算數一十四俱胝四百萬歲

尊者大目揵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吐羅鉢底法彼等云何得多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吐羅鉢底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命兜率陀天四千歲計人間算數五十七俱胝六萬歲

尊者大目揵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僧伽婆尸沙法彼等云何得多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

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僧伽婆尸沙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化樂天八千歲計人間筭數二百三十俱胝四百萬歲

尊者大目揵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波羅夷法彼等去何得多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揵連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波羅夷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他化自在天一萬六千歲計人間筭數九百一十五俱胝六百萬歲

尊者大目揵連聞佛說已心大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目連所問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教大師臣 [illegible] 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兜率陀天眾寶莊嚴菩薩宮殿曼拏羅中無數菩薩相好莊嚴知法真際諸如來子皆從種種佛剎土來各禮佛足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告大眾言諸善男子有陀羅尼名佛心印恒河沙等如來所說我今利益兜率天人為令獲得相應快樂若善男子受持讀誦解說聽聞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得宿命智重業消除恒受快樂不墮惡趣眾人愛樂眾人護持世出世財豐盈滿足人及非人不侵嬈害千劫輪迴不生魔界無上菩提速疾證得尒時世尊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 没弟(引) 没弟(二引) 没弟(引) 摩諦(三) 三滿多没馱(四引) 努誐野(二合) 諦(五) 没馱没馱(六) 没馱没馱(七) 没馱没馱(八) 没馱(九) 阿難覩(十引) 没馱尾沙野(十一) 阿難哆(十二引) 達哩摩(二合) 祢(引) 舍曩(十三引) 娑縛(二合引) 賀

佛言此佛心印大陁羅尼有大威力利益衆生我今復說一切諸佛心印陁羅尼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一賀囉賀囉二左羅左羅三散左羅四散左羅五多羅多羅六三多羅七三多羅八咽尼九引哩尼引十娑摩哩尼引十一囉拏鉢諦十二囉拏鉢諦十三路引迦馱引哩十四路引迦馱引哩十五路引迦馱引尼十六路引迦馱引哩尼十七嚩囉嚩囉十八普羅普羅十九嚩引羅嚩引囉二十摩賀引尾惹野引二十一嚩引咽諦引二十二賀曩賀曩二十三薩哩嚩二合没馱二十四必哩二合引史諦引二十五薩哩嚩二合鉢體引娑那引二十六阿波囉引吟御以切諦引二十七鉢囉二合諦娑引曩三半你引二十八薩怛嚩二合引嚩路引吉諦引二十九薩哩嚩二合没馱三十鉢囉二合諦曇尼諦引三十一娑誐嚩諦三十二娑囉娑囉三十三鉢囉二合娑囉三十四鉢囉二合娑囉三十五尾娑囉三十六尾娑囉三十七薩哩嚩二合努引沙引三十八波誐諦引三十九娑嚩二合賀引四十

介時世尊說此呪時諸天宮殿一切

大地山川林野須弥山等六種震動大海涌沸魔王愁怖合掌歸依三世諸佛一切菩薩施我無畏我及眷屬誓護佛法尒時世尊說是法已一切菩薩及諸天人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諸佛心印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苾芻五法經 K. no. 1135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 法賢奉 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衞國爲彼未來觀察而往是時無量諸天及人知佛世尊是人天師恭信供養尊重讚歎利樂名稱而得最上各各奉上名衣妙饌卧具湯藥尒時世尊以利樂故咸皆受用而無染著如蓮在水但令人天諸有情衆獲勝福果得妙莊嚴爲彼人天而降甘露使彼人天久久依住復令無量俱胝那由他百千有情獲得甘露乃至令度生老病死輪迴苦難乃至令脫地獄大嶮難故使得安樂寂靜平正無怖無畏獲得涅槃又復不離摩伽陁國嚩囉曼隸國迦尸國憍薩羅國俱嚕半左羅國等嚩蹉王麼蹉王戍囉細那王尸尾王那舍囉拏嚩王是諸王等見已以佛智力彼皆降伏又復能於天經行處行梵經行處行聖經行處行空經行處行寂靜經行處行佛佛經行處行師師經行處行能知者經行處行正徧知經行處行得心開解得最上波羅蜜多世尊復次一切所有經行處

彼所求經行悉能經行

尒時世尊告苾芻衆言有五種法當住具足當來苾芻常行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阿鉢帝不知非阿鉢帝不知輕阿鉢帝不知重阿鉢帝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此苾芻不合住勸事苾芻五種法具足知者是苾芻合住勸事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阿鉢帝知非阿鉢帝知輕阿鉢帝知重阿鉢帝得滿五年得餘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得住勸事苾芻復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波羅提木叉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是新戒是減五年此苾芻具此五種法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波羅提木叉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知結界事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苾芻此五法具足者得離依止住苾芻別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實沙他不知實沙他事業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

業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
具足者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
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
法此苾芻知苾芻寶沙他知寶沙他
事業知結界知結界事業是滿五年
是餘五年苾芻具足此五法者得離
依止住復次苾芻有五正念云何爲
五正念謂行報應命終不爲財利念
出世苾芻此爲五正念復次苾芻別
有五依止正念何等爲五謂飮食禮
事不過師界師同住五年分明此是
五依止正念苾芻此五依止正念報
應等當知阿鉢帝知何等阿鉢帝當
知五阿鉢帝何等爲五謂波羅夷僧
伽婆尸沙波逸提戒當知各四種說五
知阿鉢帝如是知阿鉢帝復次知非
阿鉢帝云何知非阿鉢帝相常行非
阿鉢帝如是知非阿鉢帝復次知輕
阿鉢帝云何知輕阿鉢帝謂行深怖
輕阿鉢帝云何行謂行四波羅夷法
輕阿鉢帝行十三僧伽婆尸沙法輕
阿鉢帝行三十捨墮波逸提法輕阿
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輕阿鉢帝
行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說輕

阿鉢帝其餘五十戒法輕阿鉢帝如是所行得輕阿鉢帝如是知輕阿鉢帝次知重阿鉢帝云何知重阿鉢帝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其餘行五十戒法重阿鉢帝各四說九十二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清淨四波羅夷法重阿鉢帝如是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如是知重阿鉢帝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得信依止復次知波羅提木叉云何知波羅提木叉此是波羅提木叉思惟見前行住坐臥過去見在身口意等觀察妙行如是知波羅提木叉次知說波羅提木叉云何知說波羅提木叉有七波羅提木叉何等爲七當云何說說四波羅夷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一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二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

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三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餘所聞當說此第四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法解說其餘所聞當說此第五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等清淨各四說五十戒法餘所聞當說此第六說波羅提木叉次一一廣說此是第七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說波羅提木叉如是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云何知結界謂今眾十四日十五日結界如是知結界次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眾結界如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知得念依止次知寶沙他云何知寶沙他今眾十四日十五日寶沙他如是知寶沙他次知寶沙他

事云何知寶沙他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衆寶沙他如是知寶沙他次知結界云何知結界謂五種五種集結界如是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捨墮不得結界當低小座飲食當辦食飲已所作應作如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餘五年如是得念依止又行道云何行道謂阿闍梨行道自行道如是念依止次分別行道云何分別知阿闍梨說戒知自說戒如是得念依止又分別過時云何過時謂阿闍梨過時自過時如是得念依止如是過時不爲財利云何不爲財利謂彼僧伽藍住阿闍梨不爲財利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爲利養半月行云何半月行謂阿闍梨半月半月同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半月行無阿鉢帝云何無阿鉢帝謂阿闍梨令去某甲處受依止如是得念依止又言行云何言行謂依阿闍梨言不用汝依止行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依行不犯師界云何不犯師界謂不犯師聚落界如是得念依止

如是不犯師聚落界同師懺悔云何同師懺悔謂半月半月同師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同師懺悔五年令明得念依止苾芻當具足此五種法此苾芻法當依行彼法無阿鉢帝彼所有戒法當日日得訥瑟訖哩二合多

佘時世尊說是五種法已諸苾芻衆及諸人天聽奉旋遶作禮而退

佛說苾芻五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歸命禮正覺　及法賢聖僧　菩薩說此明
所說破障礙
唵多拏羯吒布多曩曩一切根本呪法
藥叉及羅剎娑衆所作邪法此明能
破恒令正行若有情懇虔誠一心受
持此明呪者或以絹帛書寫或以樺
皮紙等書寫彼一切處諸惡鬼魅生
決定悉消除災障成最上事若戴項
上入於軍陣人手相殺彼能護持心
離迷怖不損一毛若戴手臂之上速
得勝利如佛說言若有男子女人受
持此明所欲之事一切成就若王法
禁繫若行曠野遇師子虎狼之難若
行路中遇賊盜相隨此大明力而能
救護令離諸怖獲得安樂若有女人
頂戴受持常得眷屬心生愛敬恒獲
財寶若復懷胎產難速得平安菩薩
所說大明之呪晝夜護持恒時亦然
若有智者一心受持若行若立若坐
若臥鬼魅諸難而不能害乃至酒醉
睡眠亦無惡夢彼無能勝明若執持

讀誦所有國王聚落衆人鬪諍一切障難悉皆消散

尒時無能勝菩薩告諸魔言我今說明汝部多衆聽吾所說菩薩見彼諸惡魔軍具種種形色住立於前爲彼魔軍說如是言我俱胝劫爲求菩提捨自身命妻子財寶難作能作行大精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行願圓滿住菩提樹證眞實法殷勤保重時有魔王領惡軍兵而來障礙以明呪力彼等降伏我所思惟往昔魔侶降彼隨喜過去究竟而自破壞我今說明破壞魔軍大明呪曰

怛𪘂他 引 護嚕護嚕賛拏 引 禮摩 引 鄧詣嬖嚩 引 二合 賀

無能勝菩薩說此明時變身爲天女像住立魔前生悲愍心合掌頂上說如是言

菩薩清淨心　如我說勝義　大智大光明
永斷愚癡暗　往昔求菩提　魔軍今已降
降彼魔衆已　而獲大無畏　永出於世間
決定成正覺　爲彼天人師　速疾度群品
汝等一切見　心生大歡喜　魔王諸眷屬
舞蹈尼連岸　令以明呪力　破彼煩惱蓋

是時無能勝菩薩以微妙梵音聲徧
十方即說明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阿吠旦惹曳(引)惹演
諦阿鉢囉(二合)諦賀諦(引)麽隷(引)麽
羅麽羅嚩諦麽賀(引)麽羅嚩諦尾
惹演諦尾惹曳(引)薩哩嚩(二合)悉馱
曩麽塞訖哩(二合)諦(引)你愈(二合)諦你尾
馱哩(引)尾囉娑捺哩(引二合)阿麽哩(引)尾
黠(身切)諦(引)哆尼諦(引)阿吠諦(引)阿曩
契(引)阿婆曳(引)嚩囉你摩(引)囉賽你
野(二合)鉢囉(二合)摩哩那(二合)你曳(引)娑嚩
(引二合)賀(引)摩(引)囉賽你野(二合)尾曩(引)娑
你曳(引)娑嚩(引二合)賀(引)尾你野(引二合)野娑
嚩(引一合)賀(引)室鍐迦哩曳(引)娑嚩(引二合)賀(引)
扇(引)諦迦哩曳(引)娑嚩(引二合)賀(引)室哩(二合)
夜(引)曳(引)娑嚩(引二合)賀(引)野式(引)摩諦室
哩(二合)摩諦薩哩嚩(二合)羯哩摩(二合)迦囉尼
薩哩嚩(引二合)囉他(二合)娑(引)達你薩哩嚩
(引二合)囉他(二合)鉢囉(二合)嚩(引)馱你薩哩嚩
(二合)夢誐羅娑(引)馱你摩努(引)囉晉(引)
摩賀(引)摩努(引)囉晉(引)薩哩嚩(二合)黠(切)
嚩曩摩娑訖哩(三合)諦(引)薩哩嚩(二合)薩
怛嚩(二合)呬哆迦囉抳薩哩嚩(引二合)呬哆你
撓哩哆(二合)你尾(引)倪尾(引)倪摩賀(引)尾
(引)倪佗哩(二合)那焰鉢囉(二合)尾舍(引)彌諦

引伊數迷致摩賀引詣隸麼迷引舒扇
覩薩哩嚩合二播引波迦娑嚩合二賀引
吒迦娑嚩合二賀引吒迦致引吒迦嚩
囉致引吒迦吒迦抳引誐拏嚩囉抳
引賀引哩諦室哩合二摩諦底瑟姹合二
底瑟姹合二句嚫惹哩引拏摩摩達哩
麼合二迦囉細引曩寫設波哩嚩引囉
寫薩哩嚩合二摩呬旦你嚩引囉野娑
嚩合三賀引阿詣曩詣引哆詣引哆囉
詣引哆致娑細引伊隸弭隸呬隸弭
隸尾隸引隸隸尾隸凄隸昇隸尾
隸引弭隸引隸隸引契隸啷隸引隸
隸引𪘨切身詣阿詣引曩詣引哆隸引
哆囉詣引哆致引娑細引嚩囉抳引
嚩諦引印捺嚕合二囉引惹夜讃引囉
引惹嚩嚕尼跙合二囉引惹蘇讃引囉
引惹尾惹野半左讃引囉引惹難拏
計囉引惹作羯囉合二尾惹曳囉引惹
尾惹演覩引囉引惹度哩合二哆囉引
惹尾囉合三囉引惹尾嚕嚓俱引囉引
惹尾嚕愽乞芻合二囉引惹倶尾嚕
引囉引惹摩曩歳囉引惹嚩蘇枳
囉引惹沒囉合二憾摩合二娑賀娑囉

(二合)(引)地鉢諦囉(引)惹沒度(引)娑誐鍐
(引)達哩摩(二合)娑嚩(二合)弭囉(引)惹曩摩
娑覲(二合)半左(引)覲迦(引)野隷隷娑嚩
(引)(二合)賀(引)設囉(二合)憾弭(引)(二合)沒囉(二合)憾
摩(二合)娑嚩(二合)哩(引)布攞挖(二合)布囉拏
(二合)摩褥(引)囉替(引)阿致(引)嚩致(引)跕計
(引)乇嚂計(引)迦囉迦喞(引)尾孕(二合)努
摩賀(引)尾孕(二合)努阿鼻娑(引)噜摩
賀(引)鼻娑(引)噜祖護沒護護護蘇
補瑟畀(二合)蘇嚩(引)悉悉哆(引)嚂挖(引)
曩(引)囉泥(引)你弭(引)你弭(引)祖囉拏
(二合)迦(引)隷摩賀(引)祖囉拏(二合)迦(引)隷祖
囉拏(二合)迦(引)隷閉哆難諦摩迦囉
難諦伊賀摩(引)曩細(引)尾賀摩(引)
曩細(引)伊賀賀努尾賀賀努嚩護
波哩嚩(引)哩倪哩波哩嚩(引)哩(引)阿難
哆波哩嚩(引)哩(引)怛賴(引)(二合)路枳野(二合)
波哩嚩(引)哩(引)覽弭(引)鉢囉(二合)覽弭
(引)迦覽弭(引)迦囉世(引)迦囉戍那哩
迦囉戍隷必諦(二合)弭隷(引)尾隷(引)唧
隷薩哩嚩(二合)路(引)迦(引)挽哩哆(二合)你曳
(引)娑嚩(二合)賀(引)薩哩嚩(二合)路(引)迦尾挽
馱你曳(引)娑嚩(二合)賀迦(引)羅作羯哩

(二合)作羯囉(二合)捥哩諦(二合)底瑟姹(二合)底
瑟姹(二合)句囕惹哩(引)拏摩摩達哩麼
(引二合)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嚩(引)囉
寫薩哩嚩(引二合)呬旦你嚩(引)囉野娑
嚩(引二合)賀(引)阿曩曳(引)阿曩野摩諦(引)
部諦(引)部旦(引)諦(引)計愈哩(引)三
滿哆婆捺哩(引二合)那弭(引)左囉尼呬隷
呬隷娑嚩(引二合)賀(引)摩賀(引)迦(引)嚕抳
迦(入)設娑哆(引二合)賀娑哆(引二合)倪哩(引二合)
拏馱囉抳演(二合)娑必哩(三合)世(引)哆必哩
(二合)體尾孊(引二合)左誐哆(入)攞那薩哩嚩(二合)
摩(引)囉波囉(引)惹藥吒建諦(引)吒迦
嚩囕諦(引)佐哩(二合)恨赦(二合)諦(引)佐哩(二合)
恨拏(二合)嚩囕諦(引)尸囕諦(引)尸囉嚩
囕諦(引)底瑟姹(二合)底瑟姹(二合)但囕惹
哩(引)拏摩摩達哩麼(二合)迦囉細(引)曩
寫薩波哩嚩(引)囉寫薩哩嚩(二合)呬旦你
嚩(引)囉野娑嚩(引二合)賀阿佐哩(引二合)阿佐
哩(引二合)薩怛曳(引二合)薩怛曳(引二合)呬隷呬隷
馱你(引)摩你(引)難勑罰(二合)那赦勑罰(引二合)
俱祖嚕母祖嚕娑嚩(引二合)賀(引)作蒭孕
(二合)普(入)摩賀(引)作蒭孕(二合)普(入)蘇嚕(二合)
怛囕(二合)普(入)摩賀(引)蘇嚕(二合)怛囕(二合)

普入伽囉引二合赧普入摩賀引伽囉引去
赧普入唅賀鍐引二合普入摩賀引唅賀
鍐二合普入迦引熘普入摩賀引迦熘普
入仡哩二合那熘普入摩賀引仡哩引二合那
熘普入印捺哩引二合囉引惹泥引嚩引
喃引普入蘇引謨引囉引惹曩乞叉二合
怛囉二合赧引普入嚩噜尼句二合囉引
惹曩引誐引喃引普入野謨引囉引惹
必哩二合哆俱瑟滿引二合拏迦引喃引
普入

尒時無能勝菩薩降伏魔王及魔眷
屬已理事究竟意願圓滿大悲師
尒時說此隨羅尼

怛你野二合他引度布度布度度噜
度母度母伊噜唧引伊噜唧引伊噜
唧引尾噜唧引尾噜唧引尾噜唧引
贉噜布噜說引迦引囉賓誐隸引曩
吒曩吒哩引覩噜覩哩引呬呬呬呬
泥引嚩嚩哩引泥引嚩嚩哩引虞虞
左哩虞虞左哩引怛尼你阿賀弭賀
弭引佉誐左哩引計哩計唧計哩計
唧部哆仡哩引二合摩摩末瑟婆引
弭達哩弭引二合達哩弭引二合達哩弭引二合

那細引那細引那細引那細引那細
引遠哩遠哩麼哩麼哩賀曩弭
賀弭引嚩嚂嚩哩引嚩囉野普左
囉普左哩引左囉普難那你曳引
俱嚕俱唧引迦抳引迦抳引誐曩
嚩囉抳引護護護護俱嚕君抳
俱嚕娑伴二合泥引乞史二合哩尼伽
囉細引摩囉細引虞引哩囐馱引
哩贊拏引隸摩鄧詣杳虞隸布
忙二合羯細沒囉二合撼摩引二合抳曩
吒你引怛哩二合拏設野尼引怛哩
二合布囉乞史二合哩尼娑嚩引二合賀
引怛哩二合拏尾那引囉尼悉馱引
曳引娑嚩引二合賀怛你野二合他引
呬隸引呬隸引曩致寫曩吒尾布
曩惹嚂二合鼻諦引印捺哩引二合野
弭引嚩嚕抳引蘇摩阿引泥諦引
娑嚩二合賀引野覩引毗愈二合訥誐二合
哆蘇哩野二合夜怛囉一合蘇哩喻引二合
毗愈二合訥誐二合哆入贊捺囉二合蘇
哩要引二合曩摩細引諦引怛致引普
杳二合囉怛曩二合波哩嚩二合覩入引沒
囉二合撼摩二合拏引謨呬旦作𠜎入

作絣嚩捺哩二合曳引拏謨引呬旦阿
蘇哩引謨引呬旦作絣入作絣部
帶引娑覩二合謨引呬旦囉引乞叉二合
賽引謨引呬旦作絣入作絣入悉泰
引室左二合謨引呬旦怛怛囉二合滿怛
囉二合播那引你悉馱引波囉摩那引
嚕拏入迦引具引哩那二合波那散喻
訖哆引二合具引囉末達野引二合怛娑
二合毋達哩二合哆引娑滿阿引呬娑滿
阿引呬娑滿阿引呬娑滿阿引呬尾
引諦覽阿引呬尾諦嚂阿引呬供俱
嚂散野地難挽唨隸引祖隸引旦
詣引旦詣引旦詣引哆弭引哆弭引
哆弭引昝娑你昝娑你謨引賀你
謨引賀你謨引賀夜引弭薩哩嚩二合
設怛嚕二合祓作絣娑嚩二合賀部囉
二合摩野引弭三部囉二合摩野引弭
薩哩嚩二合設怛嚕二合祓引作絣娑
嚩二合賀引泥引尾引哆囉誐覩引
嚩引悉體二合覩引嚩沒囉二合悉覩引
嚩捨野引努引嚩引悉佗囉二合覩引
嚩引蘇鉢覩二合嚩引滿覩引嚩引阿
鉢囉二合滿覩引嚩引薩哩嚩二合怛囉

二合悉體二合覩引曩引捨野引弭尾曩
引捨野引弭婆囉引二合摩野引弭三
婆囉引二合摩野引弭薩哩嚩二合設怛
嚕二合赧引作芻入娑嚩引二合賀引曳引
曩薩諦野引二合曩薩諦野引二合嚩左
儞引曩婆誐嚩哆引摩引囕摩引
囉本覽摩引囉波哩沙二合難左你
哩吤怛野二合阿耨哆囉三摩野二合
三冒引地囉諦誐哆引諦引曩
薩諦野二合曩薩怛野二合嚩左你
引曩悉殿覩弭滿怛囉二合播那
引摩摩達哩麼引二合迦囉細引你
野二合薩渡哩嚩引囉寫娑嚩二合
賀引阿濕尾引二合阿濕尾引二合諦引
嫩鼻引嫩鼻摩諦引計引喻哩
引三滿哆婆捺哩引二合那弭引那摩
計引普囉捉引二合布囉拏二合嚩諦
左哩引左囉尼羅隸隸四引娑嚩
二合賀引
以此大明神力令梵天之衆及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衆求
不見於諸魔境界又此真言能作救
護饒益有情息除灾患消衆毒藥令

得安樂若有人非人衆天子天衆及天女衆阿修羅阿修羅衆及阿修羅女衆乾闥婆乾闥婆衆及乾闥婆女衆龍及龍衆及龍女衆藥叉藥叉衆及藥叉女衆羅刹羅刹衆及羅刹女衆毗舍遮毗舍遮衆及毗舍遮女衆部多部多衆及部多女衆羯吒布單那羯吒布單曩衆及羯吒布單曩女衆車夜車夜衆及車夜女衆烏麼那烏麼那衆及烏麼那女衆阿鉢娑麼引二合囉阿鉢娑麼引二合囉衆及阿鉢娑麼引二合囉女衆烏娑多引二合囉烏娑多引二合囉衆及烏娑多引二合囉女衆仡囉二合賀仡囉二合賀衆及仡囉二合賀女衆迦軀哩那二合迦軀哩那二合衆及迦軀哩那二合女衆復有起屍鬼黑鬼袒囉拏二合瑜虞吠哆尼所二合嚩毒藥鬼丁瘡病鬼瘺瘡病鬼癩病鬼噎病鬼吐病鬼顛倒鬼迷癡鬼惡心者瞋心者彼等諸鬼所著所魅之時皆不能爲害終不得其便此大明力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毒不能害刀杖弓箭而不能傷凶惡賊盜不能

怖畏横病不侵命不中夭壽年永遠一切衆生見者和順一切有情見者愛樂名譽遠聞假使冤家亦如兄弟如前所說種種利益皆令獲得即說明曰

曩莫薩哩嚩(二合)沒馱達哩摩(二合)僧契(引)毗藥(二合)悉馱野(二合)哆(引)摩波囉(引)吤哆(引)尾你野(二合)摩摩達哩麽(引)(二合)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嚩(引)囉寫阿曩囉他(二合)(引)鉢囉(二合)底嚩(引)哩熇(二合)囇(引)阿哩體(二合)數左散捺哩(二合)設孕(二合)囇(引)娑嚩(二合)悉諦野(三合)娑覩(二合)摩摩達哩麽(引)(二合)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嚩(引)囉寫悉馱尾你野(二合)娑嚩(引)(二合)賀(引)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歸命一切如來應供徧知覺我令說
此一切如來心真言若有天人持明
仙衆歸命供養一切諸佛受持讀誦
及讚說真言通達法相若稱唵字是
圓滿義若稱曩謨字是離怖畏義亦名
破魔義若稱野字是破繫縛義若稱
娑字是降伏冤家障礙義若稱儞字
是破壞冤敵義若怖畏者以真言力
遠離怖畏即說陀羅尼曰

唵引 敎哩二合 俱胝怛胝吠無每切 怛胝吠
怛胝吠怛胝吠濕吠二合 多惹胝儞薩嚩
二合引 賀引 薩嚩二合引 賀引 迦引 囉引 莫
數引 倪也二合引 能鉢訥麼二合 羯薩覩
二合引 訥娑二合 嚩引 嚩囉引 麼囉怛囉
二合 野尾曩引 舍引 野尾娑引 嚩怛囉
二合 尾毋引 左儞引 吽引 迦引 哩引 惹怛哩
三合 娑嚩吟嚩二合 路麼迦引 嚕麼引
囉伽引 多儞引 薩嚩二合引 賀引 迦引 哩
引 拏補瑟致也三合 鍐惹迦引 哩引 昝
麼曩引 舍南曩引 麼引 佉也二合引 闇
多怛吠二合引 曩數哩二合 俱引 吒也二合引 蘖

吒二合設多你吹無每切尾你踰二合引多麼
引尾你也二合引馱哩引尾你焰二合引麼
囉你嚩引悉你引尾你也二合引倪
祢嚩也二合引嚕引閉室哩二合引尾你也
二合引囉引惹引波囉引哆和際切多引
阿哆多僧怛囉二合引娑引怛囉二合娑
你引尾覲曩二合伽引多你鉢訥莾
訥二合引擬引鉢訥麼二合經惹梨計二合引鉢
訥母二合引訥婆二合引嚩尾舍引梨你引
識上哩濕吠二合引多麼引邏并識嚕
閉左引并識計引舍引擬你二合捫左
惹引入嚩二合攞你引怛引波你嘮
引捺哩二合引俱麼引哩引尾濕嚩二合
嚕閉杷引識上麼引哩引蘇沒囉
二合多引設引多引索乞叉二合引多引捺
多引哆多麼蹉囉引地也二合引曩
式囉麼底鉢囉二合引倪也二合引麌拏
倪也二合引麌拏娑引識囉引多囉
杷引多引囉杷引怛怛嚩二合倪也二合
引怛怛嚩二合三婆嚩引鉢訥麼二合禰
薩覩二合引訥婆二合嚩引地囉引馱遮
尾引囉引嚩噌引多麼引嚩囉那
引嚩囉三布囉拏二合引那舍普引

弥鉢囉(二合)底瑟耻(二合)多誐哩唫(二合)
多(引)銘(引)伽僧迦(引)舍尾儞喻(二合)
帝(引)惹(引扗)(㦸切)迦三婆嚩(引)毛吟(引)惹
致(引)惹吒(引)馱哩(引)沒囉(二合)㘈麼(二合)
尾儞也(二合引)馱哩(引)嚩囉(引)馱囉(引)抳(引)
馱(引)囉(引)抳(引)馱帝(引)那(引)曩尾
儞也(二合)波囉(引)訖囉(二合)麼摻覩
哩普(二合)惹(引)摻覩哩能(二合)瑟吒囉(三合引)
普惹(引)娑賀薩囉(二合引)波囉(引)吟
多(引)摻覩哩嚩(二合)訖怛囉(三合引)你(引)
迦嚩訖怛囉(三合引)左嚩訖怛囉(三合)
洛乞叉(二合)波囉(引)吟多(引)怛哩(二合)
儞(引)怛囉(二合引)尾嚩也(二合)你(引)怛囉(二合引)
左颰鉢多(二合)洛乞叉(二合引)哩迦(二合)
路左曩(引)半左路(引)左曩三布
囉拏(二合引)沙吒鼻(二合)倪也(二合引)倪也(二合)
(引)曩路(引)左曩(引)阿鉢囉(二合)麼(引)
拏(引)鉢囉(二合)麼(引)拏(引)左濟
嚕(二合引)麼波(引)多(引)羅布(引)囉
抳(引)達乞叉麼(三合引)囉他(二合引)尾藥(二合)
訖多(二合引)儼鼻(引)囉(引)尾你也(二合引)那
(引)儞(引)濕嚩(二合)哩(引)波囉(引)阿擬
儞(二合)計(引)戶(引)祢舍吟嚩(二合)梨(引)娑

賀薩囉二合引哩唧二合哩吟嚩三合梨多
引曩底引嚩賀你二合入嚩二合引洛引迦
散多引閉吟嚩二合梨燈引擬引婆迦
曼拏路佉陵誐二合爍訖底二合馱囉引
播舍引訖哩二合瑟拏二合引吟曩你
嚩引枲你引惡乞叉二合素怛囉二合
馱囉引尾你也二合難拏鉢訥萘二合
引俱尸引婆囉薩頓二合囉佗哩二合
呬引多引婆怛囉三合瞎迦吟嚩二合
攞引鉢囉二合袮牽挖切引波你引那賀
曩引麼引囉尾覲曩二合引多引鉢
囉二合吟嚩二合羅帝引怛哩二合鞥梨
你引阿吟仁際切鐙惹野引惹野底
引嚩渴吠二合引多鉢訥萘二合引誐麼
引梨你引迦弥你引迦弥你引迦引
麼嚕引閉引左悉地悉地嚩囉
鉢囉二合那尾怖史多引楞訖哩
二合鐙引擬引左你哩普二合引灑拏蘇
普灑拏引部多麼引多引尾舍引
洛乞史二合引鉢訥麼二合計娑囉麼
引梨你引普弥你引嚩日囉二合三
鼻袮引作訖囉二合吟嚩二合引路洛迦
二合播引多你引薩達哩麼馱引囉
柅引每引怛囉二合婆引尾孕二合怛哩

二合引 没馱麼引多引左嚱引馱引哩引
捺囉引二合弥抳引賛抳舍引嚩哩引
舍引嚩哩引毋你引娑賀薩囉二合引
鶻哩麼引二合麼賀瑜藝鶻哩麼二合
悉馱引怛哩二合尾訖囉二合麼引鉢囉
二合珊曩引歟伽播引舍引左迦嚕引
拏引薩怛嚩二合嚩蹉攞悉誐底引
馱引怛哩二合三半曩引你哩嚩二合
抳引蘇鉢囉二合底丁逸切瑟耻二合多
引薩嚩引二合賀引

此一百八名秘密真言若有一心受持讀誦若自書寫若為人解說增壽吉祥端正福相衆人愛敬遠離魔境出生死難而彼天人阿修羅恭敬供養復得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誐嚕拏等持明仙衆尊重讃嘆所有枷鏁禁繫自然解脫飾子虎狼諸惡餓鬼冤家盜賊不能逼害暴風猛火雲雷雨雹河海波濤毒藥重病不能侵損若有念此毗俱胝名者菩薩恒時救護所有諸惡魔冤而來逼惱是時菩薩放身光徧照虛空如百千日其光熾盛爍然魔冤

乃至天地悉皆清淨復令彼人智慧增長於七生中得宿命通生刹帝利族受國王身從此命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根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靈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玆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刼而昏塾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很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勅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謂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開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麽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寧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淨光天上未曾有不思議清淨菩薩衆集會菩提道場是時世尊告淨光天子今此菩薩未曾有不思議行最上神通變化三摩地解脫道場菩薩以眞言句利益一切衆生無病壽命願一切衆生富貴圓滿

尒時彼淨光天子合掌恭敬發如是言世尊所說菩薩所行最上三摩地坐金剛座降伏魔寃轉妙法輪離一切世間貧病苦惱行世間眞言令使一切所願圓滿如來一切言教爲作利益一切衆生我今思惟是事如是是時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上入三摩地名清淨境界破暗光明入彼定時世尊眉間出大光明名開花照明遶佛三匝遶已往三千大千世界菩薩復出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復過東北方百千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世界名曰開花彼佛世尊名開花王如來彼有童子名妙吉祥過去行大願力與菩薩摩訶薩同住彼見光明已面戴微笑告彼菩薩衆言佛子

光照我等可共同去
尒時妙吉祥童子菩薩摩訶薩熙怡觀察所有光明面向而住尒時彼光復照彼開花世界及彼世尊開花王如來復遶三匝然後入妙吉祥童子頂上
尒時妙吉祥童子即從坐起遶彼世尊開花王如來三匝頭面作禮右膝著地白開花王如來言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放光召我我令欲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恭敬頂禮隨喜一切眞言行成就結壇祕密儀軌畫幢加持及一切如來灌頂祕密心印能令一切衆生所願圓滿如是說已
尒時開花王如來告妙吉祥童子言汝今所有願樂之事宜速往彼若見彼佛釋迦牟尼與我問訊起居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尒時世尊開花王如來復告妙吉祥童子言童子此百千恒河沙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眞言行結壇祕密儀軌灌頂心印畫像加持行護摩行一切

所願悉皆圓滿一切衆生愛敬明珠品儀過去未來現在智王自在受記眞言若有持誦國土安樂能伏他冤此儀軌法品一切世間出世間佛菩薩聲聞辟支佛菩薩地令得受行說已復說我亦如是願樂隨喜妙吉祥童子所有今事隨汝所去於釋迦佛前聞此正法及爲汝說此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怛野(二合)(引)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唵囉囉娑摩(二合)囉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俱摩囉嚕波馱(引)哩拏吽吽頗吒頗吒娑嚩(二合)賀

此是妙吉祥童子根本眞言一切如來心一切如來同所宣說我亦復說汝今當說汝到娑婆世界廣爲解說能作一切佛事復說釋迦如來所說内心眞言

唵(引)嚩(引)吉也(二合)那曩莫

復說外心眞言

嚩吉也(二合)吽

尒時開花王如來爲妙吉祥童子說

三摩地名莊嚴一切菩薩行令得菩提是時妙吉祥童子入此定時四方無邊上下廣博一切諸佛滿此世界而復讚言善哉善哉佛子汝能入此最上三摩地一切聲聞辟支佛而不能入乃至得入十地菩薩行者亦不能入此三摩地

尒時開花王如來彼佛世尊同說此妙吉祥童子內心祕密一切事成就眞言名一字內祕密令一切衆生作最上事於別眞言行亦得成就最上事

尒時世尊開花王如來須臾默然佛眼觀察一切世間一切諸佛彼諸世尊慈意名諸同說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鋡

此妙吉祥內心能作一切事尒時妙吉祥童子從彼三摩地起如壯士屈伸臂頃復得速疾智三摩地名最上變化以神通力於剎那間往娑婆世界於淨光天上虛空中坐大摩尼寶地放大光明照彼淨光一切諸天入三摩地名明珠莊嚴照妙吉祥童子

入此定時現無數寶莊嚴樓閣無數
寶蓋繖廣百千由旬天衣夫衣諸寶
瓔珞清淨莊嚴天花幢幡寶網鈴鐸
出微妙音復雨天香抹香及不退位
菩薩供養我世尊釋迦牟尼尒時彼
淨光天子見彼菩薩神通變化怪未
曾有身毛皆豎振動天宮迷悶驚怖
我今云何神通俱盡思惟此相高聲
唱言我佛釋迦牟尼願垂救護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告淨光諸天子
言勿生驚怖彼聖者是妙吉祥童子
菩薩摩訶薩從開花王如來佛刹來
於我處恭敬禮拜隨喜大事真言方
廣未曾有甚深法句
尒時妙吉祥童子逮世尊釋迦牟尼
三匝頭面禮足熙怡瞻仰以微妙音
而說讚言

歸命調御大丈夫　歸命無上大丈夫
歸命最上大丈夫　能作一切事成就
歸命師子大丈夫　能破一切諸惡事
歸命無畏大丈夫　能破一切諸惡趣
歸命白蓮大丈夫　福智馨香無邊際
歸命蓮花大丈夫　清淨超過三界泥

歸命解脫大丈夫　能離一切諸苦惱
歸命寂靜大丈夫　能善調伏一切惡
歸命成就大丈夫　善知一切眞言語
歸命吉祥大丈夫　一切不祥能吉祥
歸命佛陁大丈夫　善知一切諸法藏
歸命如來一切法　善入眞實無戲論
歸命如來一切智　一切智智離幻法
所有三乘無漏道　令入涅槃而安住

尒時妙吉祥童子讚嘆歸命已而復告言世尊我過東北方百千恒河沙世界彼有佛刹名日開花彼有世尊名開花王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之相彼如是安住說法之相乃至復說眞言行義修菩薩藏方便救度令行三乘之道獲得甚深安樂爲彼一切衆生如是宣說我此來時開花王如來令我致敬足下問訊起居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釋迦牟尼佛甚爲希有於末世時示生說法於三乘道利樂人天而皆平等行

大精進斷三界苦令彼有情於涅槃道得大安樂我佛世尊如是知此佛心童子復言不何能得不思議未曾有佛世尊自在變化心智意行深入法相百千那由他俱胝劫說彼一切無相如是行德世尊可知我不能知正法善破一切色相究竟眞實通達尒時妙吉祥童子以已神力化作大寶蓮花座瞻仰釋迦世尊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聞妙吉祥童子菩薩摩訶薩種種言說開花王如來過去之事所願演說菩薩行法深妙儀軌以迦陵頻伽梵音聲相巧應群機告妙吉祥童子言善來妙吉祥彼上人行法一切佛說為一切菩薩令得一切眞言句秘密灌頂印壇儀軌長命少病隨意自在一切圓滿皆得成就一切智智儀軌過去未來現在略說令一切衆生所願圓滿若具戒德傳眞言行令他愛敬若求智慧若欲隱身若行虛空足不履地或復入地或降伏一切所欲皆得若夜叉及夜叉女夜叉眷屬等毗舍尼毗舍支

一切部多惡皆降伏若少年盛年耆
年皆得長壽略說一切意願圓滿降
伏增益息災之事如有所作皆得成
就此菩薩藏大寶儀軌法品一切佛
說我今汝知此真言行儀軌法藏能
清淨人能利多人天上人間一切衆
生皆獲安樂

尒時妙吉祥童子入菩薩三摩地名
一切佛威德明珠莊嚴照入此定時
放大光明照恒河沙等世界佛刹及
無數清淨菩薩上至色究竟天下至
阿鼻地獄所有一切罪苦衆生悉除
災患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已
復入妙吉祥菩薩頂中又照東方世
界所有佛刹諸佛如來為法集會其
名曰

善亂闍婆耀吉祥如來藥師光王如
來善照吉祥如來寶生王如來娑羅
王如來仁王如來無量壽如來正等
智王如來無邊照下如來最上光明
王如來等如是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各有菩薩圍繞皆來集會淨光天上
尒時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欲爲妙吉祥童子說菩薩行眞言句義儀軌品時復有南方西方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佛剎一切諸佛其光普照亦來集會彼一一佛各有菩薩眷屬侍從圍繞各欲隨佛聽受如來無能勝教眞言儀軌最上三摩地所謂妙臂菩薩妙寶菩薩妙戒菩薩妙眼菩薩妙樂菩薩妙法菩薩一切義成就菩薩一切出生菩薩法出生菩薩寶生菩薩寶吉祥菩薩妙吉祥菩薩不思議吉祥菩薩光明吉祥菩薩光吉祥菩薩智吉祥菩薩一切義吉祥菩薩一切寶手菩薩寶髻菩薩寶手菩薩妙幢手菩薩徧照藏菩薩寶藏菩薩智藏菩薩妙思議藏菩薩斷法藏菩薩幢幡菩薩妙幢菩薩無邊幢菩薩光明幢菩薩無垢幢菩薩無餘幢菩薩虛空幢菩薩寶幢菩薩吼聲菩薩鼓音王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破一切黑暗王菩薩破一切光王菩薩一切行深智王菩薩仁王菩薩深意王菩薩消除王菩薩無髻王菩薩日王菩薩無性斷生王菩薩自性斷生

王菩薩無性自性出生王菩薩不退
地王菩薩自在光菩薩福德光菩薩
世間光菩薩甘露光菩薩無邊光菩
薩天王光菩薩自性光菩薩無性光
菩薩隱身菩薩無觸菩薩無作菩薩
不究竟菩薩無垢菩薩無火菩薩須
提菩薩求底菩薩識諦菩薩安樂菩
薩目佉菩薩哩弥你弥菩薩計都菩
薩歡喜菩薩因光菩薩徐嚩菩薩天
中天菩薩最勝菩薩大車菩薩世間
菩薩息災菩薩深喜菩薩鼓音菩薩
成就菩薩白光菩薩最上菩薩淨天
菩薩能忍菩薩能降菩薩難得菩薩
遠行菩薩遠離菩薩遠住菩薩高菩
薩極高菩薩虛空明菩薩照菩薩
自明菩薩仙人菩薩光淨菩薩不樂
菩薩妙意菩薩大天菩薩清淨菩薩
離垢菩薩調伏菩薩自息菩薩妙相
菩薩白幢菩薩伊弥菩薩計弥菩薩
童子菩薩無涼菩薩延壽菩薩妙生
菩薩暗幢菩薩幡幢菩薩白幢菩薩
妙幢天幢菩薩安住菩薩大祖菩薩父
師菩薩善了菩薩寶視菩薩世現菩

薩普現菩薩大現菩薩增益菩薩深光菩薩緊迦囉菩薩平等心菩薩世間利菩薩日光菩薩燃燈菩薩多聞菩薩一切義成菩薩得成就菩薩開光菩薩照耀菩薩鼓音聲菩薩妙音菩薩妙聲菩薩無邊音菩薩幢音菩薩寶仙人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來集會

復有七佛如來金仙人如來羯拘村如來飲光如來火頂如來作變化如來勝觀如來能仁如來如是諸佛蒙光普照來淨光天坐寶蓮花亦有薩薩摩訶薩具眞實色相俱來會坐所謂

寶手菩薩金剛手菩薩妙手菩薩虛空手菩薩無邊手菩薩地手菩薩世間手菩薩深清淨菩薩妙積菩薩多積菩薩摩尼寶積菩薩寶象菩薩普象菩薩香象菩薩妙行菩薩清淨行菩薩世間行菩薩速行菩薩無邊行菩薩無邊稱菩薩妙稱菩薩無垢稱菩薩行稱菩薩離垢稱菩薩稱菩薩稱尊菩薩無尊爲尊菩薩世尊菩薩

普尊菩薩慈愍菩薩無邊慈愍菩薩平等
慈菩薩慈氏菩薩妙眼慈菩薩無量
慈菩薩三世慈菩薩眞實菩薩三寶
慈菩薩三歸慈菩薩三乘慈菩薩變
化菩薩妙意殊菩薩妙法自在菩薩
無性自在菩薩普遍自在菩薩世間
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妙觀自在菩
薩勝觀自在菩薩世間菩薩尊妙尊
菩薩鼓音吼菩薩清淨自在菩薩心
自在菩薩聖衆菩薩妙相菩薩勝尊
菩薩名稱菩薩日光菩薩光天菩薩
善自在菩薩善菩薩深善菩薩無邊
吉祥菩薩普徧吉祥菩薩世吉祥菩
薩虛空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地
自在菩薩大自在菩薩大地菩薩
地藏菩薩除一切蓋障菩薩普調伏
普賢菩薩賢護菩薩妙財菩薩妙息
菩薩妙花菩薩妙虛空菩薩虛空藏
菩薩一切義藏菩薩一切出菩薩不
住菩薩不住地滅罪菩薩不退菩薩
不退轉菩薩一切法不繼菩薩如是
等菩薩摩訶薩同來淨光天上釋迦
牟尼佛所

復有菩薩摩訶薩行無量義變身為女人形以世間法引導一切衆生令心堅固不退道意得不思議明句陁羅尼或變種種飛禽形夜叉形羅刹形摩尼寶形人非人等形如是所作殊異色相隨意教化一切衆生令入菩薩行於明王法隨順解了若如來蓮華金剛法部得入三昧一切世間出世間不可違犯所言眞實安住三寶威德不斷有大明王恒時守護所謂佛頂明王出生明王極高明王白傘蓋明王無邊蓋明王普蓋明王最勝明王世間高明王尊勝明王蓮花光明明王金光明明王白光明明王莊嚴尊勝明王金積明王白積明王光積明王寶積明王普積明王稱稱明王寶積明王眞稱明王無性自性積明王不虛誑稱明王如是等尊勝明王乀無邊法界如我圓滿衆生之願令得具足一切佛心又此等尊勝明王具足廣大不可思議無等法力如虛空無涯經百千那庾多俱胝劫說不能盡今爲汝等略而說之又此復

有明王眉明王眼明王睫明王耳明王咽明王無畏明王悲明王慈明王愍明王智慧明王光明明王意明王光明王無垢明王衣明王如是等明王變化無量無邊如來色相所謂如來鉢如來法輪如來卧具如來乘如來照耀如來言如來脣如來腔如來垢如來幢如來幡如來幖幟如是等如來色相真言所說復有忿怒明王及諸緊迦囉緊迦哩唧吒唧致努多努底藥叉藥叉尼人非人等明王得入最上法雲莊嚴三摩地復有無量無邊百千俱胝眷屬圍繞供養恭敬一切明王如是等衆悉皆來會淨光天中

復有蓮華旋大明王衆所謂十二臂明王六臂明王四臂明王賀羅賀羅明王不空羂明王馬首明王無邊頭明王妙頭明王青頭明王妙項明王白項明王青項明王世項明王光明明王觀照明王觀自在明王千光明王意明王深意明王稱意明王蓮花手明王意願明王救度明王歡喜明

王妙髮明王赤髮明王星明王星王
明王深善明王善神調伏明王如是
等蓮華族尊勝大明王得無量無邊
法雲三摩地亦來在會
復有無數女身明王得三摩地色相
端嚴如觀自在所謂
多羅明王蘇多羅明王曩致明王部
里俱胝明王阿難哆致明王路迦致
明王部弥鉢囉播致明王尾左羅致
明王悉多濕嚩哆明王摩賀濕嚩哆
明王白衣明王世衣明王無垢衣明
王覺友衣明王蓮花衣明王十力衣
明王稱意明王福德明王大福德明
王摀路迦明王盡垢明王得清淨明
王普爲明王盡苦明王逼鬼明王吉
祥明王大吉祥明王搭吉祥明王無
邊吉祥明王世吉祥明王名稱吉祥
明王世母明王普母明王佛母明王
婆詣你明王婆詣囉體明王蘇囉體
明王囉他嚩諦明王曩誐難多明王
捺摩你明王部多嚩諦明王阿迦里
沙尼明王桉部多囉濕弥明王蘇囉
婆明王蘇囉嚩諦明王鉢囉母捺明

王阿里唧嚩諦明王怛致明王三滿
多怛致明王光明王深善明王大
善明王孔雀明明王大財明王施財
明王大天明王大世明王陽焰明明
王大火明王長壽明王高聲明王妙
吼明王大地明王除病明王離一切
病明王無我明王賢聖明王德稱明
王敬愛明王速作明王無畏吉祥明
王消除不吉明王月明王妙月明王
大月明王鉢囉拏設嚩里明王昝虞
隸明王末曩細明王努多明王努諦
明王唧吒明王唧致明王緊迦囉明
王緊迦里明王夜叉明王夜剎明王
羅叉娑明王羅叉細明王毗舍左明
王毗舍旨明王如是等女身明王入
蓮花族三昧妙觀無邊正法自性湛
然猶若虛空行菩薩行愛樂變化與
清淨菩薩往詣淨光天上釋迦牟尼
佛所住立佛前恭敬供養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序品第一之二

爾時金剛手菩薩告自明王眾言汝等今者集會於淨光天釋迦牟尼佛所今此明王具忿怒相與摩賀努底等奉其教勅各將眷屬一念之間皆來集會

所謂最上明王有明明王能成就明王妙臂明王勝軍明王離欲明王愛樂明王圓滿明王金剛軍明王能金剛明王金剛作明王金剛臂明王金剛手明王金剛幢明王金剛幡明王金剛峯頂明王金剛頂明王金剛牙明王金剛清淨明王金剛毛明王金剛集明王金剛面明王金剛衣甲明王金剛頸明王金剛臆明王金剛膝明王金剛能明王金剛墻明王金剛城明王金剛器仗明王金剛弓明王金剛箭明王金剛曩囉左明王金剛鉤明王金剛鏁明王金剛地明王金剛忿怒眼明王金剛忿怒明王惹難

多濕嚩囉明王部怛多濕嚩囉明王
滿馱難多濕嚩囉明王摩賀曾嚕怛
多濕嚩囉明王摩呬濕嚩囉怛濕嚩
囉明王難曩吠捺囉多濕嚩囉明王
薩哩嚩尾你野哆濕嚩囉明王具囉
明王蘇具囉明王刹波明王鳩刹波
刹波明王蘇尾怛野娑刹波明王鳩
明王播那你刹波明王尾那野建哆
芻瑟摩刹波明王末囉明王摩賀末
囉明王娑囉摩囉明王部陵誐哩致
明王骨嚕馱明王摩賀骨嚕馱明王
薩哩嚩骨嚕馱明王阿惹囉明王阿
惹誐囉明王入嚩囉式沙明王曩巘
哆明王難拏明王你囉難拏明王阿
誐那明王囉俱誐明王嚩曩難拏明
王弥伽明王摩賀弥伽明王迦羅明
王迦羅俱吒明王塞制怛囉明王嚕
誐明王薩哩嚩部多明王散刹鉢迦
明王式羅明王摩賀式羅明王阿哩
諦明王摩賀阿哩諦明王夜摩明王
吠嚩濕嚩哆明王喻巘哆迦囉明王
訖哩瑟拏波乂明王具囉明王具囉
嚕闍明王半致娑明王都摩囉明王

誐那明王鉢羅摩他曩明王誐囉娑曩明王儞賀囉明王阿哩迦明王喻嚩哆里迦明王鉢囉拏賀囉明王設怛嚕近曩明王祢吠沙明王阿摩哩沙明王淨瓶明王甘露瓶明王無邊瓶明王寶瓶明王臂明王大臂明王摩賀嚕誐明王努瑟吒明王攞哩波明王尾攞哩波明王俱瑟姹明王悲野捺囉他明王尾捺囉嚩迦明王娑叉迦明王阿怛哩鉢多明王摀芻摩明王等如是明王現大忿怒內含慈忍降伏有情令信佛法息除災害增益吉祥亦有百千那由他俱胝眷屬同詣佛所頂禮瞻仰釋迦牟尼及妙吉祥童子已復禮金剛手菩薩在大衆中安詳而坐

又此金剛手菩薩復有恒隨親近大甘露努怛也合二等大明王善能觀察法界自性如空無畢亦與百千那由他眷屬來詣佛所所謂

寶帶明王妙帶明王金剛鎖明王金剛毫明王金剛舌明王金剛眉明王金剛眼明王金剛身明王金剛嚬蹙

明王金剛耳明王金剛隷法明王金
剛針明王金剛拳明王金剛鈎明王
金剛衣明王金剛蜜明王金剛索明
王舍羅明王嚩諦舍羅明王尾囉致
明王嚩囉致明王迦弭你明三迦摩
嚩日哩(合二)尼明王鉢世迦明王鉢世
你明王摩賀鉢世你明王世佉囉嚩
悉你明王祕密明王密意明王密住
明王門住明王欲金剛明王意速明
王極速明王急速明王妙眼明王大
天明王婆摩你明王婆囉摩你明王
遠行明王成就明王無風明王長跋
明王畔拏你明王怛哩惹你明王努
帝明王嚩努帝明王麼摩計明王嚩
摩你明王嚕閉尼明王嚕波嚩帝明
王勝明王最勝明王無能勝明王增
益明王歡喜明王喜金剛明王大勢
明王稱意明王大金剛明王妙壽明
王三世明王敬愛明王杖明王大杖
明王善言明王大愛敬明王大財明
王大義明王的底哩明王財力的底
哩明王白明王能化明王妙清淨明
王鍾明王銅利明王能針明王得聲

明王妙衣明王柔軟明王深軟明王
祕密主明王障尋明王杵明王如是
降一切部多大勞怛也(合二)明王等與
無數勞虔衆眷屬俱來集會復有無
數陀羅尼正意妙觀三摩地相調伏
衆生斷除諸惡所謂
金剛火迷惑陀羅尼妙頂樓閣陀羅
尼大勇陀羅尼寶山樓閣陀羅尼妙
積陀羅尼多積陀羅尼花積陀羅尼
難拏陀羅尼係識囉賀陀羅尼阿逝
哩沙拏陀羅尼計瑜囉陀羅尼計瑜
囉嚩底陀羅尼特嚩惹識囉陀羅尼
囉怛曩識囉計瑜囉陀羅尼路迦識
囉計喻囉陀羅尼鉢多迦誐囉計瑜
囉陀羅尼怛哩鉢哩嚩哩哆陀羅尼
路迦嚩哩哆陀羅尼娑賀娑囉嚩哩
哆陀羅尼吠嚩濕嚩哆嚩哩哆陀羅
尼薩哩嚩部哆嚩哩哆陀羅尼計都
嚩帝陀羅尼囉怛曩嚩帝陀羅尼摩
尼囉怛曩祖拏陀羅尼覺支大力陀
羅尼無邊幢陀羅尼普幢陀羅尼寶
幢陀羅尼名稱幢陀羅尼一切部多
幢陀羅尼阿吟囉嚩底陀羅尼接摩

羅陁羅尼妙清淨陁羅尼六面陁羅尼無垢陁羅尼如是世稱陁羅尼等無數陁羅尼復有百千俱胝陁羅尼以為眷屬得無邊佛威德大菩薩三摩地俱來佛會

復有佛剎無諸大覺世尊唯有辟支聖衆口有鋼牙住世經劫為諸衆生輪迴生死而起大悲解說法眼令意黙然復後迴心觀察菩提復觀過去業苦蓋障得入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八地不退之位永斷輪迴不受衆苦與諸徒衆皆來佛所所謂香醉辟支佛普觀辟支佛普光辟支佛事辟支佛時辟支佛你弥辟支佛嚩底你須辟支佛歡喜辟支佛深喜辟支佛嚩波哩辟支佛薩播哩濕嚩辟支佛蘇播哩濕嚩辟支佛鼓辟支佛稱世辟支佛世光辟支佛得勝辟支佛隱塵辟支佛塵辟支佛微塵辟支佛分辟支佛極分辟支佛標幟辟支佛妙幟辟支佛日光辟支佛妙作光明辟支佛光照辟支佛明照辟支佛善聞辟支佛妙聞辟支佛愛樂辟支佛

善能調辟支佛無邊處辟支佛斷輪迴辟支佛白幢辟支佛標幟幢辟支佛妙幢辟支佛底沙辟支佛最上蓮華辟支佛蓮華生辟支佛未曾有辟支佛妙智辟支佛意辟支佛大王辟支佛大積辟支佛寶飛辟支佛全眼辟支佛善作辟支佛深善作辟支佛自息辟支佛善意辟支佛法辟支佛妙法辟支佛徧照辟支佛花辟支佛大青辟支佛增益辟支佛眷屬辟支佛遠離辟支佛難忍辟支佛金辟支佛無垢辟支佛幢辟支佛月辟支佛妙月辟支佛軍辟支佛勝軍辟支佛帝釋辟支佛天王辟支佛那羅延辟支佛如是等有百千那由他俱胝辟支佛住不可思議無等無願法界自性無礙猶若虛空入中乘寶行俱來釋迦佛所集會聽法

復有無數百千俱胝尊者大聲聞衆及其眷屬所謂

大迦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頗羅墮惹尊者賓頭盧尊者嚩羅捺嚩惹尊者目乾連尊者

大目乾連尊者舍利子尊者大舍利
子尊者須菩提尊者大須菩提尊者
嬌梵波提尊者迦多演曩尊者大迦
多演曩尊者優波難尊者波捺哩迦
尊者羯賓那尊者難陁尊者阿難陁
尊者孫陁羅難陁尊者塢波難陁尊
者路迦部多尊者麼哩虞迦尊者塢
波麼哩虞迦尊者難你迦尊者塢波
難你迦尊者阿㝵樓馱尊者布囉拏
尊者三布囉拏尊者塢波布囉拏尊
者提瀧尊者布曩哩嚩蘇尊者嚕嚕
尊者勞捺囉迦尊者勞囉嚩尊者俱
嚕半唧迦尊者塢波半唧迦尊者迦
羅尊者蘇迦羅尊者哩嚩那尊者羅
護羅尊者賀哩多尊者塢波賀哩多
尊者達野曩尊者你達野以迦尊者
塢波以迦尊者塢波捺以迦尊者室
哩野婆尊者迦捺囉尊者尾愈補怛
囉尊者深財尊者烏閉多尊者誐拏
尊者底沙尊者麼賀底沙尊者三滿
多底沙尊者阿他野曩尊者得稱尊
者名稱尊者有財尊者財海尊者多
財尊者畢耶嚩蹉尊者弃伽羅尊者

金頗羅尊者多果尊者無邊果尊者
正果尊者童子尊者童子迦葉尊者
麼護那尊者數拏舍縛陵儗迦尊者
難歡喜那曩尊者深喜尊者在麼際
曩尊者降魔尊者麼咽濕縛娑尊者
縛切迦尊者俱嚕俱羅尊者烏波俱
嚕俱羅尊者俱胝迦羅拏尊者室囉
嚩拏尊者素嚕波囉多迦尊者仰擬
野迦尊者擬哩迦哩尼尊者迦俱胝
迦哩尼迦尊者縛哩叉迦尊者儕多
尊者素吩多尊者吉祥密尊者世密
尊者師密尊者虔嚕迦尊者乳底囉
娑尊者誐麼迦尊者賀弥迦尊者都
沙賃弥迦尊者尾沙俱胝迦尊者阿
曩吠那尊者烏波縛哩多曩尊者尾
縛哩多曩尊者烏摩多迦尊者乳多
尊者三滿多尊者跋那羅尊者蘇娑
捺囉路尊者莎誐多尊者烏波誐多
尊者路伽誐多尊者苦盡尊者賢劫
尊者大賢尊者事行尊者父尊者
誐底迦尊者補瑟娑羅尊者補瑟波
迦尸迦尊者烏波迦尸迦尊者大藥
尊者大福德尊者麼護惹尊者阿努

囉䭾尊者囉吠迦尊者囉尸迦尊者
正梵尊者適悅尊者正世尊者遍曜
尊者正曜尊者等如是尊者於無邊
法界悟解脫味修三乘行獲小乘果
行四無量觀三解脫威儀具足永斷
輪迴清淨身心住涅槃界皆悉平等
一切無礙趣證淨光天大牟尼所集會
聽法

復有無數尊者大苾芻尼皆證涅槃
觀想正道放智慧光離欲清淨恒居
佛刹積德無窮人天供養爲大福田
於其世間殊勝第一所有二足四足
多足無足平等與慈俱獲利樂所謂
耶殊陁羅尊者耶殊尊者摩賀鉢囉
惹鉢囉尊者阿難多尊者蘇惹多尊
者難那尊者奔吐羅那尊者蘇難那
尊者地也以你尊者孫那哩尊者尾
舍佉尊者摩拏囉他尊者惹野嚩
底尊者尾囉尊者祢嚩多尊者蘇
祢嚩多尊者阿說羅迦尊者室哩
野尊者鉢囉嚩囉尊者鉢囉鉢哩
焰嚩那尊者嚕呬尼尊者護國尊
者護主尊者三摩那尊者嚩布沙

尊者室囉馱尊者鉢哩摩尊者頭髻尊
者妙髻尊者普髻尊者斷輪迴尊者
妙觀尊者意速尊者計舍嚩尊者尾
瑟女羅尊者尾瑟女末底尊者妙意
尊者多意尊者增益尊者離苦尊者
作業尊者業果尊者最勝尊者尊勝
尊者嚩婆嚩尊者天尊者法施尊者
法擔沒囉尊者莎擔沒囉尊者大稱
尊者大意尊者歡喜尊者超三界尊
者離三毒尊者除苦惱尊者你哩尾
拏尊者三色尊者蓮花色尊者大蓮
花尊者蓮花光尊者蓮花尊者鉢捺
麽嚩底尊者三相尊者七色尊者憂
鉢羅色尊者如是等大尊者聲聞苾
芻尼皆來佛所頭面禮足隨喜菩薩
神通願聽最上言法句在大衆中默語
而坐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觀彼一切大衆
心意清淨性離諸染猶若虛空出過
三界告妙吉祥童子言汝今諦聽妙
吉祥汝修菩薩行佛說業果最上言行
義隨意所樂皆令汝得法句業句息
災句解脫句但行平等勿生疑惑耶

得如來十力普力大力能降魔冤名菩薩三摩地如如觀察尒時妙吉祥童子入三摩地以巳神力振動百千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大光普照於是如來說眞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婆嚩婆嚩(二合)婆(引)嚩三滿識哆(引)喃(引)曩莫鉢囉(二合)怛野(二合)迦沒馱(引)野室囉(二合)嚩迦(引)赧曩謨(引)冒地薩怛嚩(二合)喃(引)捺舍部弭鉢囉(二合)底瑟恥(二合)諦(引)婆嚩(二合)囉拏(引)冒地薩怛嚩(二合引)喃(引)摩賀薩怛嚩(二合)喃(引)怛你野(二合)他(引)唵(引)佉佉(引)佉(引)呬佉(引)呬努瑟吒(二合)薩怛嚩(二合)捺摩迦阿悉牟婆羅波囉成波舍賀薩哆(二合)左覩哩部(二合)惹左覩哩目(二合)佉沙入縛(二合)囉拏識蹉識蹉摩賀(引)尾近曩曩(二合)伽哆迦尾訖哩(二合)哆(引)吒吒賀娑曩(引)祢祢(引)毛也(二合)伽羅曩曩曩薩哩嚩(二合)部哆娑焰迦囉阿(二合)左哩摩(二合)你嚩(引)薩曩俱嚕薩哩嚩(二合)迦哩鈴(二合)砌那砌那薩哩嚩(二合)滿怛囉(二合引)頻那頻那波囉毋捺囉

二合摩引迦哩沙二合薩哩嚩二合部旦引
你哩摩二合他你哩摩二合地薩哩嚩二合
勢瑟蘖引二合鉢囉二合吠舍野鉢囉二合
吠舍野曼拏羅末地也二合吠嚩濕嚩
二合吽吩尾怛哆囉俱嚕俱嚕摩麼引
迦哩焰二合那賀那賀鉢左鉢左摩
引尾攞嚩摩引尾攞嚩三摩野末
覩娑摩二合囉吽吽頗吒頗吒薩普
二合引吒野薩普二合引吒吒野薩普二合引吒
野薩哩嚩二合引舍引波哩布囉迦
呬引呬引娑誐鑁引緊唧囉引野
悉摩摩薩哩嚩二合引囉探二合娑
馱也娑嚩二合引賀

尒時世尊說此真言已妙吉祥童子化為大忿怒明王名焰曼德迦彼焰魔王等深懷驚怖何況餘人於世尊前而自住立是時大會衆生見此忿怒明王驚怖戰悚心生憂惱而作是念無別歸命無別哀愍無別主宰唯佛世尊願垂救護作是念已尒時所有毋護哩多無邊世界四維上下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空居水陸一切有緣於剎那間皆來集會是時大忿怒

明王而自告勑若此陁羅尼法句於
佛像前舍利塔廟中供養經法處及
離欲清淨人前可得讀誦若於躭欲
人前持此眞言彼人不久身體乾枯
而速命終若欲求事於閙亂雜處不
得持誦於意云何彼持法者心不清
淨後得怖畏大難必趣命終佛世尊
菩薩摩訶薩起最上悲愍一向行法
令諸衆生皆入一切智智安住法眼
到涅槃岸通達三乘三寶不斷復以
大悲力說眞言呪降伏魔王破壞障
导遠離惡事增益吉祥若復有人迷
悶顚踣尋得惺悟若身體羸病必得
調暢和悅長命無病富貴增勝所事
成就如來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威儀
具足說此眞言行爲一切勝因多得
疑惑

尒時復有龍大龍夜叉大夜叉羅剎
毗舍左大毗舍左布單那迦吒布單
那大迦吒布單曩摩多嚕大摩多囉
供畔拏大供畔拏尾也(二合)拏大尾也
(二合)拏吠多拏大吠多拏迦冒惹娑詣
都喻(二合)大娑詣都喻(二合)拏枳儞喻(二合)

大拏枳你踰二合祖史迦大祖史迦鳩
娑吆囉迦大鳩娑吆囉迦紉譬迦大
紉譬迦緊波迦嚕誐大緊波迦嚕誐
阿波娑摩囉大阿波娑摩囉誐囉賀
大誐囉賀阿迦舍摩吆嚕大阿迦舍
摩吆嚕嚕閉拏大嚕閉拏尾嚕閉拏
大尾嚕閉拏訖蘭那曩大訖蘭那曩
蹉野大蹉野必哩沙迦大必哩沙迦
緊迦囉大緊迦囉藥剎拏大藥剎拏
入嚩囉大入嚩囉左覲哩他迦大左
覲哩他迦你怛也二合入嚩囉尾沙
摩入嚩囉舍吆你迦謨怛哩底迦縛
底迦旆底迦室尼澁閉迦扇底波唧
左大唧左悉馱大悉馱喩詣曩大喩
詣曩仙仁大仙仁緊曩囉大緊那囉
摩護囉誐大摩護囉誐乾達婆大乾
達婆天大天人大人聚落大聚落海
大海河大河山大山庫藏大庫藏地
大地樹大樹龕大龕王大王帝釋大
天那羅延天及鬼主哩舍努惱魔梵
大梵吠嚩濕嚩吆財主持國廣目增
長滿賢珠賢般支迦金毗羅俱琵摩
羅賀哩多賀哩枳舍賀哩諦賓誐羅

必哩焰迦囉阿囉他迦囉惹褒捺囉
路計捺囉揭閉捺囉祕密左羅左波
羅惹羅左囉婆哆曩詣哩金山大山
積眼三頭等如是復有無數大夜叉
狩主與其百千那由他俱胝夜叉眷
屬以善薩神通威力皆來淨光天中
集會聽法
復有無數大羅剎王與其百千那由
他俱胝羅剎眷屬而來集會所謂十
頭羅剎金山羅剎能破羅剎螺耳羅
剎飛耳羅剎普耳羅剎焰魔羅剎惡
相羅剎醜惡羅剎大惡羅剎深惡羅
剎阿叉羅剎焰魔鍾羅剎印捺囉吠
羅剎路迦吠羅剎勇猛羅剎大勇猛
羅剎叉羅剎三叉羅剎三頭羅剎無邊
頭羅剎等來大眾中而爲聽法
復有無數大毗舍左亦與百千那由
他俱胝眷屬俱所謂閉努毗舍左塢
波閉努毗舍左蘇閉努毗舍左無邊
閉努毗舍左意願毗舍左無願毗舍
左極惱毗舍左執持毗舍左蘇默摩
毗舍左惡毗舍左惡形毗舍左皆來
集會而爲聽法

復有無數大龍王與百千那由他俱胝眷屬俱以忿怒明王威神之力亦來集會所謂

難陁龍王烏波難陁龍王劒末羅龍王鴆波迦來羅龍王嚩蘇枳龍王無邊龍王得叉迦龍王蓮花龍王大蓮花龍王傛伽波羅龍王商佉龍王商佉波羅龍王羯俱吒迦龍王俱隷迦龍王阿隷迦龍王摩尼龍王迦羅弋那囉龍王俱隷尸迦龍王賓閉野龍王摩尼曩哉龍王摩那婆悉龍王摩供囉龍王揭波婆供囉龍王洛俱吒龍王婆吠多龍王婆吠哆婆捺囉龍王你羅龍王你羅浸那龍王阿波羅羅龍王海龍王大海龍王等各坐一面而爲聽法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序品第一之三

復有無數大仙之衆俱來在會所謂阿怛哩野大仙嚩悉瑟吒大仙嬌怛摩大仙婆詣囉他大仙惹恨拏大仙暗詣娑大仙阿摩悉諦大仙謨羅悉諦大仙阿議悉諦大仙尾野娑大仙訖哩瑟拏大仙訖哩瑟拏嬌怛摩大仙暗鼻囉娑大仙夜摩捺詣曩大仙阿悉諦迦大仙牟尼大仙牟尼嚩囉大仙阿嚩囉大仙吠舍半夜曩大仙播囉舍囉大仙波囉戍大仙俞詣濕嚩囉大仙閉伽羅挪大仙嚩隸閉迦大仙摩囉建拏大仙如是等大仙各與百千仙衆眷屬俱來聽法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復有羅睺羅王衆所謂鼻嚕拏羅睺羅王娑嚕尼羅睺羅王摩嚕拏羅睺羅王摩哩左羅睺羅王摩哩唧羅睺羅王祢鉢哆羅睺羅王等各與眷屬俱來集會

復有無數迦樓羅之衆所謂蘇波囉拏迦樓羅濕嚩哆波囉拏大仙迦樓羅半曩誐大仙迦樓羅波囉拏誐迦樓羅蘇惹哆博叉迦樓羅阿惹哆夜叉迦樓羅摩努惹博迦樓羅半曩誐曩舍曩迦樓羅伊曩諦野迦樓羅哩曩諦野迦樓羅吠曩諦野迦樓羅娑囉馱惹迦樓羅舍俱曩迦樓羅摩賀舍俱曩禽王等各與百千眷屬皆來集會

復有大緊那羅王之衆所謂捺嚕摩緊那羅王嗚波捺嚕摩緊那羅王蘇捺嚕摩緊那羅王阿難陁捺嚕摩緊那羅王路迦捺嚕摩緊那羅王路捺嚕摩緊那羅王摩努囉薩迦緊那羅王摩護囉薩迦緊那羅王摩護惹薩迦緊那羅王摩護惹野緊那羅王賀尾賀緊那羅王尾嚕哆緊那羅王蘇濕嚩囉緊那羅王摩努誐也二合唧覩波捺迦囉緊那羅王嗚波捺緊那羅王嗚波那緊那羅王嗚波多緊那羅王嗚闍叉迦緊那羅王迦嚕拏緊那羅王阿嚕拏緊那羅王如是等與無

數百千眷屬俱來會坐而為聽法

復有娑婆世界欲色等諸天所謂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廣果天福生天無雲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下及欲界他化自在天化樂天兜率陁天夜摩天忉利天四大王天恒憍天持鬘天堅手天或有山上住者巖嶺住者峯頂住者曠野住者城隍住者虛空住者中間住者地上住者林間住者屋舍住者及阿修羅王鉢囉賀囉那阿修羅王尾摩唧怛囉阿修羅王素唧怛囉阿修羅王乞安(二合)麼唧阿修羅王袮嚩唧怛囉阿修羅王囉護阿修羅王天王共戰阿修羅王麼護等無數阿修羅王與其百千那庾多俱胝眷屬以佛菩薩神通威力俱來集會作禮恭敬亦坐一面

復有世間空居大曜所謂日月大曜金大曜木大曜水大曜火大曜土大

曜羅護大曜劒波大曜計都大曜阿
舍你大曜你哩具多大曜哆囉大曜
馱嚩惹大曜軀囉大曜度沒囉大曜
度摩大曜嚩曩乞里乞叉大曜勿哩
瑟吒大曜烏波勿哩瑟致大曜曩瑟
吒囉他大曜你哩曩瑟吒大曜賀娑
多大曜摩瑟致大曜乞里瑟致大曜
訥瑟大曜路建多大曜乞叉野大曜
尾你播多大曜阿播多大曜怛哩迦
大曜阿播多大曜怛哩迦大曜麼娑
多迦大曜俞嚩多大曜濕摩舍曩大
曜閉尸多大曜嘮捺囉大曜濕吠多
大曜阿鼻唦多大曜每怛囉大曜商
俱大曜路嚩大曜嘮捺囉迦大曜度
嚩曩舍大曜嚩羅嚩曩大曜軀囉大
曜阿嚕拏大曜尾賀悉多大曜麼你
薆吒大曜塞健那大曜娑曩大曜烏
波娑曩大曜俱摩囉大曜訖哩拏曩
大曜賀娑曩大曜鉢囉賀娑曩大曜
曩哩多波迦大曜曩哩多迦大曜佉
惹大曜尾嚕波大曜等如是無數大
曜與其百千眷屬承佛威德俱來會
坐

復有無數空居星宿所謂阿濕尾你
星婆羅尼星訖哩底迦星嚕醯抳星
沒哩誐尸羅星阿羅捺囉星布曩哩
嚩蘇星布沙也星阿失哩沙星麼伽
星烏鼻哩頗攞虞儞星賀娑多星唧
怛囉星薩嚩底星尾舍佉星阿努囉
駄星尒曳瑟吒星沒嚕羅星烏剖阿
星沙娆星吠囉嚩拏星駄你瑟吒星
設多鼻沙星烏剖鉢捺囉播努星哩
嚩帝星祢嚩帝星阿鼻惹星布曩哩
嚩星祖帝星鴦擬囉尸星曩乞叉怛
哩迦星烏波頗攞虞星頗攞虞帝星
路迦鉢囉嚩囉星鉢囉嚩囉尼迦星
失哩野尸星路迦麼多星伊囉星惹
野嚩賀星阿囉他嚩帝星蘇左阿囉
他星等與其百千眷屬承佛威神皆
來集會趺坐聽法
復有三十六宮所謂羊宮牛宮婬宮
蟹宮師子宮童女宮秤宮蝎宮弓馬
宮摩竭魚宮瓶宮魚宮猴宮大瓶宮
淨瓶宮螺宮象宮水牛宮天宮人宮
禽宮樂神宮世間宮衆生宮曜宮光
明宮月明宮搓吒宮廸宮暗宮塵宮

微塵宮普宮樂宮解脫宮菩提宮
復有辟支佛宮聲聞宮天人宮福德
宮大福德宮畜生宮餓鬼宮地獄宮
阿蘇囉宮神鬼宮藥叉宮囉叉娑宮
及一切部多宮等或有居上居中居
下或有定居相應或上等中等下等
如是大宮與其百千眷屬俱來術所
一心禮足趺坐聽法
復有無數大藥叉女所謂妙眼藥叉
女善眉藥叉女長髮藥叉女妙音藥
叉女妙意藥叉女天意藥叉女化眼
藥叉女圓滿藥叉女祕密藥叉女深
密藥叉女寶帶藥叉女如蓮花藥叉
女無畏藥叉女施無畏藥叉女得勝
藥叉女最勝藥叉女哩嚩底迦藥叉
女妙髮藥叉女訶扇觀藥叉女阿哩
囉藥叉女麼努賀囉藥叉女麼努嚩
帝藥叉女俱蘇摩嚩帝藥叉女俱蘇
摩布囉嚩彔你藥叉女冰識羅藥叉
女賀哩帝藥叉女尾囉摩帝藥叉女
尾囉藥叉女蘇尾囉藥叉女蘇具拏
藥叉女具拏嚩帝藥叉女蘇囉孫那
哩藥叉女囉娑藥叉女垂四喻多哩

藥叉女嚩吒嚩悉你藥叉女阿忒迦
藥叉女棄馱囉蘇那哩藥叉女阿路
迦藥叉女孫那哩藥叉女鉢囉娑嚩
帝藥叉女阿底舍野嚩帝藥叉女嚕
波嚩帝藥叉女嚕播藥叉女阿弥多
藥叉女掃弥也藥叉女迦拏藥叉女
弥曩藥叉女難袮袮藥叉女烏波難
袮袮藥叉女出世間藥叉女等如是
大藥叉女與其百千眷屬俱來詣佛
頂禮聽法

復有無數大毗舍支所謂曼拏哩迦
毗舍支謗素毗舍支毗舍支嘮
捺囉毗舍支烏羅迦毗舍支入嚩羅
毗舍支婆娑毋擬囉毗舍支閉尸多
舍你毗舍支努嚩囉毗舍支普嚕麽
你毗舍支毋賀你毗舍支誐哩惹你
毗舍支嚕賀尼迦毗舍支虞嚕賀尼
迦毗舍支路建你迦毗舍支哩娑扇
底迦毗舍支閉路嚩帝毗舍支摩護
囉毗舍支努哩難多毗舍支噎囉毗
舍支唧賀曩底迦毗舍支度麽毗舍
支底迦度摩毗舍支蘇度摩毗舍支
如是等大毗舍支與其百千眷屬俱

來集會
復有麼多嚕大麼多嚕遊行世間採
食花卉慧惑衆生所謂没囉撼麼抳
麼多嚕麼𠰷濕嚩嚕麼多嚕吠瑟尾
麼多嚕俱麼哩麼多嚕左謨拏麼多
嚕嚩囉𠰷麼多嚕印捺哩麼多嚕夜
摩野麼多嚕阿誐曩曳麼多嚕吠嚩
婆嚩帝麼多嚕路建哆迦哩麼多嚕
嚩嚕尼麼多嚕愛捨你麼多嚕縛野
尾野麼多嚕鉢囉播鉢囉拏賀囉麼
多嚕目佉曼尼你迦麼多嚕設俱你
麼多嚕大設俱你麼多嚕布哆曩麼
多嚕迦吒布哆曩麼多嚕塞建那麼
多嚕如是等無數大麼哆嚕與百千
眷屬皆來集會歸命世尊而作是言
曩謨沒馱野如是無數百千人及非
人衆生非衆生一切輪迴阿毗大地
獄等可虛空界悉皆清淨是諸衆生
無有憎愛佛威神力莊嚴菩薩如是
一切衆生頂上皆現化佛
尒時釋迦世尊觀彼一切世界嚴淨
若斯告妙吉祥童子汝宜略說眞實
菩薩藏眞言行義三摩地如所爲事

尒時妙吉祥童子於釋迦佛前欲說菩薩藏眞言行義入三摩地名喻虛空自性金剛堅固莊嚴妙吉祥童子入此定時淨光天上金剛寶地廣無數百千由旬尒時金剛手菩薩身如寶山具大威德安吉祥而坐觀彼一切衆生界內有無數夜叉羅刹乾闥婆摩嚕多毗舍左手相憎嫉

尒時妙吉祥童子知此無數夜叉之衆勇猛强力手有憎嫉告焰曼德迦忿怒明王言汝大忿怒相嗟佛菩薩可以化爲汝令擁護此大衆會一切衆生惡者調伏善者令悟不信令信乃至我今眞言義菩薩法藏方廣惣持曼拏羅儀則亦復如是宣專擁護大忿怒明王如是聞已依勅奉行於大衆前現大忿怒相降伏彼衆擁護一切衆生復與無數百千忿怒眷屬普使四方上下諸處大吼作聲彼諸衆生攝心修善歸依三寶不得違勅如是聞者若違聖勅頭破百分如阿梨樹枝

尒時妙吉祥童子承佛菩薩威力略

說眞言行義法句儀軌若菩薩摩訶薩具足一法得成就眞言行云何一法若能觀見一法法無㝵相而得眞言成就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二法復得成就眞言行云何二法不離菩提心於一切衆生其心平等如是二法成就眞言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三法於眞言本行而得成就云何三法於一切衆生心不捨離於菩薩戒行精進護持於眞言本行堅持不忘如是三法成就眞言

若菩薩摩訶薩令初發心菩薩安住四法於眞言行而得成就云何四法所謂不捨本眞言不斷他眞言於一切衆生慈心不斷於無量大悲廣行饒益如是四法令初心菩薩成就眞言

菩薩摩訶薩安住五法得菩薩藏眞言行圓滿云何五法所謂寂靜之處攝心居止山林曠野攝心居止觀察世間有爲之法敎化衆生持戒多聞恒住正行如是具行五法於眞言行

義成就圓滿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六法於眞言行義成就圓滿云何六法所謂於三寶福田淨信不斷菩提大行淨信不斷世間眞言不生謗毀所說無导法界大乘經典甚深之義無復疑惑於眞言行精進不退恭敬善法令不斷滅如是六法皆得眞言行義成就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七法所求眞言行皆得趣入云何七法所謂觀想般若波羅蜜多甚深之法書寫讀誦爲他解說依善薩行依時持誦默然護摩速修正行安住智慧清淨之意求大菩提趣入如來甚深之法於眞言本儀請召護持成就密行善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善觀衆生界法界實際皆無二相不捨一切不樂小乘之法上求一切智智如是七法皆得成就眞言行義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八法於眞言行義皆得成就云何八法所謂行人見未曾見微妙色界菩薩神通變化之事不生疑惑心不顚倒受持眞言崇

童本師又復受持佛菩薩本行儀法或有處非處勝田之地觀已財物如夢所見皆能給施永斷嫉妬煩惱之根常勤精進供養諸佛菩薩具足善根被大甲冑破諸魔軍令得大富菩提道場成就自身福德智慧親善知識

尒時妙吉祥童子略說八種行法於眞言本行皆得成就若有信敬三寶不捨菩提心設復犯戒誦持我眞言教品未曾有菩薩無邊行法發意皆得成就無復疑惑

尒時佛菩薩緣覺聲聞等一切大衆說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汝種種宣說眞言法教修行儀軌爲一切衆生安心趣入了悟最上祕密之門若有人受持讀誦憶念此品法句或種種花香而用供養彼人若在軍陣及諸險難我當尒時乘象馬等現彼人前而爲降伏寃陣不久自然退散若有比丘比丘尼近士男近士女於自舍宅書寫供養獲大福報長命無病增益吉祥一切大衆聞此法已默然意

解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四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二之一

尒時妙吉祥童子觀察會中一切大衆於是妙吉祥童子入觀照三摩地入此定已從其臍輪出大光明復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以爲眷屬普徧照耀一切衆生界及淨光天

尒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告妙吉祥童子言汝今宣說曼拏羅法品儀軌令諸菩薩及一切衆生得入三昧復令一切衆生平等悟解眞言句所有世間出世間一切眞言行皆得成就

金剛手祕密主如是說已。

尒時妙吉祥童子欲說最上祕密曼拏羅儀軌明照一切以神變力於其右手指端之上悉皆現起一切大衆復出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照彼淨光天上一切衆會

尒時妙吉祥童子略說焰曼德迦忿怒明王心眞言具大無畏一切所作請召發遣息除災害增長吉祥降伏

諸魔隱沒身形行坐虛空或行地上
足不履地令他愛敬等皆得成就破
一切暗如廣大明燈此大無畏三字
真言儀行法力最為第一所求所作
一切真言義悉得成就即說大忿怒
明王心真言
唵(引)惡吽(引)
此大忿怒明王心真言大菩薩妙吉
祥菩說曼拏羅真言行能作一切事
破一切障导
尒時妙吉祥童子舉其右手摩忿怒
明王頭稱如是言曩摩一切佛如是
說已所有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無量
菩薩具大福德三昧來往會中是時
忿怒明王復現大忿怒相即往一切
世界剎土之中所有惡心大力衆生
尋還來集淨光天上大衆之中依位
安住
又此衆生頂上各出熾盛光焰
尒時妙吉祥童子觀彼大衆心淨瞻
仰而復告言此諸大衆汝當諦聽我
此三昧若不依行如有違犯令此忿
怒明王現大威力而自調伏何為不

得違犯緣此祕密三昧眞言行義諸佛世尊菩薩大德平等法門次令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唵引囉囉三麼二合囉阿鉢囉二合底賀多引合婆曩俱摩囉嚕波馱哩抳吽發吒發吒薩嚩二合引賀

聖者此是我根本眞言聖妙吉祥印名爲五髻大印若用此印持誦根本眞言一切所求皆得成就

復說心眞言作一切善事令心寂靜

唵嚩枳也二合捺曩莫入

說此印法名爲三髻增長一切福德

復說外心眞言

嚩枳也二合吽

說此印法亦名三髻能降災一切衆生

復說內心微妙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喃曼

說此印法名孔雀座敬愛一切衆生

復有一切佛心大無畏八字眞言名最上增益大吉祥斷三界生死消除一切惡趣能滅一切災害作一切事

皆得安樂寂靜如現在見佛此妙吉祥菩薩宣布最上祕密眞言相爲一切衆生若有憶念一切所願皆得圓滿若有持誦之者所有五逆重罪皆得清淨即說眞言曰

唵阿尾囉吽佉左洛

聖者有此八字大無畏最上祕密心眞言與佛住世而無有異能作一切吉祥之事此大功德我今爲汝略而宣說若欲廣陳經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劫校量功德說不能盡若說此印法名爲大精進能圓滿一切願

復說名請衆聖眞言

唵(引)呬(引)呬(引)俱摩囉尾濕嚩(二合)嚕閉尼薩哩嚩(二合)嚩(引)羅娑史哆鉢囉(二合)冒駄你(引)阿野(引)呬娑誐挽曩(引)野呬俱摩囉吉里(二合)拏怛娑(二合)羅馱哩尼曼拏羅末地野(二合)底瑟姹(二合)底瑟姹(二合)三摩野摩拏娑摩(二合)囉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娑曩吽摩(引)尾羅嚩嚕嚕頗吒娑嚩(二合)賀

此眞言是妙吉祥菩薩名請一切諸佛一切菩薩一切辟支佛聲聞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誐嚕拏緊那羅
摩睺羅伽毗舍左羅刹娑一切部多
等夫欲召請先以香水加持七遍灑
淨一切廣闊四維上下一切諸佛菩
薩妙吉祥并及眷屬一切世間出世
間真言一切部多衆一切衆生皆赴
道場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喃(引)唵度度
囉度囉度波嚩(引)悉你度波(引)哩
唧(二合)史吽底瑟姹(二合)三摩野摩拏
娑摩(二合)囉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獻香真言若以白旃檀龍腦供
俱摩香和合等燒此香時誦此真言
一切如來及諸菩薩一切聖衆皆受
供養

前名請印名最上蓮華鬘能與一切
衆生作大吉祥之事

若於諸佛如來一切菩薩及聖衆等
獻閼伽水所用龍腦(白)檀供俱摩等
香復用惹帝花適意花摩梨迦花末
哩師迦花龍花末俱羅花寶尼哆誐
囉花如是等香花用淹水內此名獻

閼伽水獻水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䭾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唵引摩賀引迦引嚕尼迦尾濕嚩二合嚕波䭾哩尼引阿哩凝伽鉢囉二合底瑳鉢囉二合底瑳波野三摩野摩努娑摩二合囉底瑟姹二合底瑟姹二合曼紫羅末地也二合鉢囉二合吠舍野薩哩嚩二合部哆引努波迦伲哩二合根拏二合吽阿蘇囉尾左引哩尼娑嚩二合賀引

此印名圓滿印能為一切衆生作圓滿事

復說焚香眞言若彼獻香如前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䭾引喃引曩謨二滿哆獻䭾引嚩娑引娑室哩二合夜引野怛他引誐哆引野怛你也二合獻第獻第引獻第引獻䭾引獻䭾摩拏囉弭引鉢囉二合底瑳鉢囉二合底砌引難獻淡三滿哆引努左引哩尼引娑嚩二合賀引

此印名彼羅嚩圓滿一切願

復說獻花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引)曩謨三俱蘇頭哆囉(引)惹寫怛他(引)誐哆寫怛你也(二合)他(引)俱蘇頭(引)俱蘇摩(引)你戍(二合)俱蘇摩布囉嚩(引)惹你俱蘇摩(引)嚩底婆嚩(二合)賀(引)

夫欲獻食先頂禮一切諸佛賢聖生不思議未曾有想今此真言正覺正說前後所有供獻皆依此儀念此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婆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唵(引)婆誐嚩摩賀薩哩嚩(二合)沒馱(引)嚩路(引)吉哆摩(引)尾楞嚩伊難嚩隸誐哩(二合)恨拏(二合)(引)播野誐哩(二合)恨拏(二合)誐哩(二合)吽薩哩嚩(二合)尾濕嚩(二合)囉囉吒吒薩頗(二合)吒婆嚩(二合)(引)賀(引)

令此真言即名為大力消除一切諸惡

燃燈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引)薩哩嚩

合二怛夢引馱迦引囉尾特鑁合二悉喃
引曩謨二滿哆祖底孍馱引嚩婆引
婆室哩合二夜引野怛他引誐哆引野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唵引婆誐鑁祖底
囉舍珥合二設哆婆賀婆囉合二鉢囉合二
底曼乞哆舍哩囉尾俱哩嚩合二摩
賀引冒地薩怛嚩合二三滿哆入嚩二合
囉引你踰合二底哆沒哩底合二具哩那
合二具哩那合二阿嚩路引迦野阿嚩路迦
野曼拏羅薩哩嚩合二薩怛嚩合二難
左
此是燃燈真言印名曰廣開觀照一
切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引怛你也合二
他引入嚩合二入嚩合二羅入嚩合二
羅野入嚩合二羅野吽尾冒馱迦賀哩
訖哩合二瑟拏合二賓誐羅
此是燃火真言印名合掌光照一切
衆生過去諸佛菩薩所說
尒時妙吉祥童子告祕密主金剛手
菩薩言此微妙祕密真言汝等明王
族部外現忿怒內含慈忍所有智者

求一切眞言皆得成就若彼金剛蓮花族等障導之時即說此明令彼降伏

曩謨薩哩嚩(二合)沒馱(引)喃(引)摩鉢羅(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迦囉迦囉俱嚕俱嚕摩摩(引)迦(引)哩焰(二合)伴惹伴惹薩哩嚩(二合)尾近難(二合引)那賀那賀薩哩嚩(二合)嚩囉(二合)尾那野劒(引)布哩嚩(二合)吒迦祢尾旦哆迦囉摩賀(引)尾訖哩(二合)哆嚕波馱哩尼鉢左鉢左薩哩嚩(二合)努瑟吒(二合)摩賀(引)誐拏鉢底哈尾旦哆迦囉滿馱滿馱薩哩嚩(二合)誐囉(二合)賀沙目佉沙部惹沙左囉拏嚕捺囉(二合)摩(引)曩野尾瑟拏(二合)摩(引)曩野沒囉(二合)憾摩(二合)你也(二合)祢嚩(引)曩曩野摩(引)尾擺嚩尾擺嚩羅護羅護曼拏羅末他也(二合)鉢囉(二合)吠舍野三摩野摩努娑摩(二合)囉吽吽吽吽吽吽頗吒頗吒

說此眞言已告祕密主言此是大精進最上祕密名六面大忿怒明王能破障導若持誦此明得自在十地菩

薩猶可降伏何況諸惡障㝵若有持
誦供養大作擁護說此印法名為大
叉破滅一切障㝵

復說忿怒明王心真言

唵(引)仡哩(合二)瑟致哩(合二)哆(引)曩曩曩吽
薩哩嚩(合二)設怛嚕(合二)曩舍野薩旦(合二)
婆野頗吒頗吒

若有一切寃家逼害惱亂之時依法
念此真言令彼寃家受隣四日瘧病
得大苦惱若人恒常誦持無慈悲心
所求之事不得成就若人不信三寶
誦此呪法令彼生信定得成就印名
大叉與呪同用其驗剋成

復說外心真言

唵仡哩(合二)迦羅嚕波吽癹

印名大叉若此明同用能調伏一切
惡者

復說內心真言名為一字一切佛說
印名大叉與明同用能消除一切惡
事降伏一切部多於曼拏羅中呪注
成就之時定見忿怒明王靈驗

復說發遣賢聖等真言

曩謨薩哩嚩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二)

底賀埵舍婆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
他引惹焰惹野蘇惹野摩賀迦引
嚕佉迦尾室左合二嚌閉尼引誐蹉
誐蹉婆嚩合二婆嚩喃引薩哩嚩合二
沒淡引室左合二尾娑哩惹合二野薩波
哩嚩引囉引娑嚩合二婆嚩喃左怛囉
合二鉢囉合二吠引舍野滿怛囉合二娑摩
合二囉薩哩嚩合二室左合二弭悉殿覩滿
怛囉合二播那引摩努囉淡左弭波
哩布囉野

此發遣真言印名寶座亦名獻座若欲發遣賢聖等尊心志意念一七遍依法加持所有一切世間出世間曼拏羅真言行皆得三昧成就諸聖衆等歡喜而還

尒時妙吉祥童子復觀淨光天內一切大衆說自己明王真言

曩謨薩哩嚩合二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二底賀哆誐底喃引唵你哩致

妙吉祥說此真言已化為明王名积世你能作一切之事印名大五髻若用此印法一切難作之事皆得成就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

二合底賀哆舍娑曩引喃引唵引你致
此真言名萬波枳世你印名廣開一
切之事所求皆成若有一切凶惡宿
耀自然退散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
底賀哆議底喃引唵引你入
此真言名曩隸你印名寶座能成一
切之事所有夜叉之衆亦能遣來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部哆
嚕闍赦引唵引稍畢嚕二合
此真言名波隸你印名大力能調伏
一切拏枳儜鬼妙吉祥所說一切諸
佛同說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
底賀哆議底鉢囉二合左引哩赦引怛
你也二合他引唵引縛囉祢引
此明名增長化相印名三昧持誦同
用遠得富貴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部哆嚕闍拏引唵引部哩
印名又同用消除一切疰病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引部哆嚕闍赦引唵引怛囉二合引哩

此明名哆囉印名大刀能成一切事
復能滅除障㝵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引)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
尾路枳你
此明名大世印名嚩訖怛囉降伏一
切世間皆得快樂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尾
濕吠(引)(二合)尾濕嚩(二合)三婆吠(引)尾濕
嚩(二合)嚕閉尼迦賀迦賀阿尾舍(引)尾
舍三摩野摩努
此明名大精進印名能瑟吒囉亦名
變化能令一切衆生起大施願惠施
一切有情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引)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
(引)濕吠(二合)諦(引)室哩(二合)嚩布(入)
此明名爲大化印名孔雀座具不思
議未曾有相作一切所欲之事無不
成就能降伏世間童男童女生愛敬
心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引 部哆嚕閉赦引怛你也二合他唵引
契穀哩娑虞哩薩哩嚩二合設怛嚕
二合薩旦二合娑野昝娑野謨引賀野
嚩舍摩引曩蘗
此明名相應大明印名嚩說怛囉能
調伏造惡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底
二合賀哆誐底鉢囉二合左引嘌拏引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室哩入二合
此明名大福德印名合掌佛自宣說
能令有情得國王位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薩哩嚩二合
薩怛嚩二合娑野鉢囉二合一捺引曳喃
引怛你也二合他唵引阿儞諦俱摩引
哩嚕閉尼瞻呬阿引誐蹉摩摩迦
引哩焰二合俱嚕入
此名無能勝現畫女身說甘露句印
名合掌與此真言同用遠離一切冤
家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引 部哆嚕閉赦引怛你也二合他引
唵引惹曳引唵引尾惹曳引唵引
阿儞諦引唵引阿波囉引儞諦引

此真言內有四姉妹親近菩薩經行大地救度衆生令諸有情依行真言行如度得𦨕所作圓滿即名祕密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路迦(引)識囉(二合引)地鉢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唵(引)俱摩囉摩賀(引)俱摩(引)囉吉哩(二合)拏鉿摩佉冒地薩怛嚩(二合引)覩惹拏(二合)哆摩布囉(引)摩布囉(引)娑曩摩設吉曳(二合引)覩(引)你也(二合)哆波(引)尼囉訖豆(二合引)識囉訖哆(二合)嚩馱(引)覩隸(引)鉢曩必哩(二合)野佉佉佉呬佉呬吽吽涅哩(二合)怛也(二合)涅哩(二合)怛也(二合)囉訖哆(二合)補瑟波(二合引)唧哆沒哩底(二合)娑摩野摩拏娑摩(二合)囉部囉(二合)摩部囉(二合)摩部囉(二合)摩野部囉(二合引)摩野羅護羅護摩(引)尾覽摩薩哩嚩(二合)迦(引)哩野(二合引)尼弭俱嚕尾唧怛囉(二合)嚕波馱(引)哩尼底瑟吒(二合)底瑟吒(二合)吽吽薩哩嚩(二合引)沒馱(引)努惹拏(二合)諦(引)娑嚩(二合)賀(引)

佘時妙吉祥菩薩說此真言之時大地六種振動大自在天現極惡相童子天具火曜幖幟俱來教化調伏一

切惡業衆生妙吉祥所說大權菩薩
起慈愍心行菩薩行利樂一切愚癡
衆生印名大力與眞言同用令得梵
天等大福德果何況人身
尒時妙吉祥菩薩復說眞言名爲三
字爲悲愍衆生印名大力與眞言同
用令一切衆生得大福德
唵引吽[口弱]
此是三字眞言依法持誦所求皆成
復說外心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三滿覩引
你喻引二合底哆沒哩底喃引唵引尾
訖哩二合哆誐囉二合賀吽頗吒
妙吉祥菩薩爲親近者童子天說此
眞言能降伏一切部哆摩多羅等及
一切諸惡星曜如有部多等所著所
魅及惡曜照臨依法持誦彼等悉皆
恐怖而自退散即得解脫乃至求生
天界一切皆得印名大力與彼同用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
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
二合他引唵引沒囉二合憾摩二合蘇沒
囉二合憾摩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嚩哩左

二合細引扇引底俱嚕
此眞言大梵天菩薩所說令意歡喜
若部多惱亂之時誦此眞言剎那還
散速得安樂印名五髻若說大梵天
調伏儀軌如四圍陀論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
他唵引誐嚕拏嚩引賀曩作羯囉
二合波引尼左覩哩部二合惹吽吽三摩
努娑摩二合囉冒地薩怛嚩二合阿惹
拏二合波野底
妙吉祥說此眞言速能作於吉祥之
事印名三髻亦能破壞部多及那羅
延此則皆是方便攝化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
二合他唵引摩賀引摩咽引室左二合
囉部哆引地波底沒哩二合沙特嚩二合
惹鉢囉二合覽嚩惹吒摩俱吒馱引
哩尼悉哆婆娑摩二合度娑哩哆沒
哩底二合吽頗吒頗吒冒地薩怛冒二合引
惹拏二合波野底入
此眞言我自宣說爲慈愍衆生印名

大叉與明司用亦破部多之衆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二之二

所說真言儀軌為彼求陸有情及阿修羅等令具種種功德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舍俱曩摩賀引舍俱曩鉢納摩二合尾怛怛博訖叉合薩哩嚩二合半曩識曩引舍迦佉佉佉呬佉呬三摩野摩努娑摩二合囉吽底瑟吒二合冒地薩怛冒二合波野底入

此真言行復用大印具足精進難化者能化難調者能調病苦之者速得平安消衆毒藥破諸惡事不生疑惑

復次菩薩真言行力能隨衆生普偏教化如迦樓羅經說菩薩悲愍有情隨諸衆生或現爲迦樓羅鳥形容廇大降伏毒龍令彼生善此真言儀軌說如來真言族及蓮華族等多方變化利益有情而無究竟譬如慈母育養多子恩愛平等菩薩慈悲度諸衆

生亦復如是我行眞言行過去佛說
令我亦說妙吉祥復說
尒時妙吉祥童子觀察淨光天上一切大衆不思議未曾有事入三摩地名照見一切三昧安住菩薩所行法行令諸衆生悉得利樂入此三摩地已於淨光天化出不可思議未曾有摩尼寶藏種種莊嚴曼拏羅假使一切聲聞辟支佛乃至十地得自在菩薩而不能盡此曼拏羅何況凡夫之人此最上曼拏羅平等法行妙吉祥童子而能通達唯諸佛世尊一切菩薩聲聞辟支佛可能依法奉行得受灌頂妙吉祥童子不思議威德力行佛菩薩最上三摩地入曼拏羅心意現生之時唯自了知彼諸心智何可度量豈將有相工巧而圖畫耶
尒時妙吉祥童子告諸衆言聖者諸聽入大曼拏羅三昧如來菩薩不可違犯何況別餘衆生聖與非聖
尒時妙吉祥童子告金剛手祕密主言佛子三昧心法理出人情令為如來入滅方便說之令諸衆生得入世

間出世間一切眞言行皆得成就

爾時金剛手祕密主告妙吉祥童子言佛子世尊若涅槃之後爲諸衆生說曼拏羅眞言行令彼隨喜修學皆得成就無上佛道若有愚癡衆生不依法行違犯三昧眞言不成雖有大福梵行不依此儀不得三昧眞言不成若不依法假使帝釋巧設方便不得三昧眞言不成何況地居之人若善知教法依法行事念誦之時世間出世間眞言三昧決定成就入妙吉祥童子曼拏羅教法之者一切所求無不圓滿

爾時金剛手祕密主大菩薩請妙吉祥菩薩爲諸有情略說曼拏羅儀軌如是請已是時妙吉祥童子而爲宣說

夫建曼拏羅須在三長月於此月內須得白月勿使黑月於白月中或一日或十五日復須揀擇好日有吉祥星曜方得起壇若於三長月外欲建曼拏羅時得好吉祥之日早辰而可用之復須揀擇清淨之地或近城郭

或近入海河岸或向海中或阿闍梨
自住處皆可起壇若近城郭向東北
上不近不遠即可堪用所用之地無
沙石瓦礫灰炭糞土髑髏之類並須
去除令其清淨阿闍梨於此安住或
七日至半月依法嚴持壇地然用無
蟲五淨之水白檀香龍腦香供俱摩
香和合水內用五髮大印念焰曼德
迦大忿怒明王眞言八十徧加持淨
水灑淨十方四維上下俱令清淨所
居壇地四方各十六肘或十二肘或
八肘此分上中下三等一切智智說
此壇法若求國位安泰登其王位可
用上壇若求增益福壽可用中壇若
求一切吉祥之事可用下壇八肘者
復次若別為所求之事粉彼曼拏羅
於其壇地掘深二肘若有炭灰塼石
瓦礫骨髮蟲蟻之類不可起壇須別
覓好地而巧修擇不計山中曠野河
岸一無障导直須正意細心觀察無
蟲清淨之地所掘之地復須別取上
好淨土而用填之填已實築平滿所
填淨土仍須用前五淨之水同和填

之三等曼拏羅隨意可作又於壇四
方各釘一佉祢囉尒橛念忿怒明王
眞言七徧加持於橛復以五色線亦
誦忿怒明王眞言七徧以此五色線
於曼拏羅四方纏繞此壇相四方中
位名內院令阿闍梨居其中位念根
本眞言八千徧結五鈷大印同用誦
眞言足已彼阿闍梨却出壇外旋繞
曼拏羅一匝已面東踞草薦而坐志心
頂禮一切諸佛及諸菩薩以前五色
線繫四方橛上繞壇一匝用爲界繩
精熟法事持誦一夜彼曼拏羅阿闍
梨堅持清齋依根本儀軌擧動用心
令修大乘行者依法持戒一夜同行
法事復用五色粉念六字心眞言加
持彼粉且按置曼拏羅中復於壇外
四面莊嚴排置幢幡栽芭蕉樹及種
種菓樹以爲門道然令鼓樂螺鈸等
齊韻發聲此爲吉祥音樂等止已
復爲四衆略說法要復於曼拏羅四
方各讀大乘經典南方讀佛母般若
波羅蜜經西方讀聖月光三摩地經
北方讀聖華嚴經東方讀聖金光明

經如是法師讀此四本經法已阿闍梨從曼拏羅起用白檀龍腦供俱摩白色香用上好花同和一處念根本眞言加持以此香花撒在曼拏羅一切處阿闍梨出外七日食酥復用二人至三人具大福德發菩提心持戒者同入曼拏羅中念根本眞言自作擁護以五色粉粉此壇上所用粉粖使金銀等五色寶微細如塵或銅等五色亦得若是國王及大福德人建造此壇上求無上菩提決定得成若有隨喜之者亦得菩提何況別餘吉祥之事無不成就若釋迦如來滅度之後惡世薄福衆生何能見聞如是

大福德壇儀之法

介時大光妙吉祥童子爲諸貧苦衆生略說曼拏羅儀軌用粳米爲粖微細如麪染成五色青黃赤白黑曼拏羅阿闍梨自結五髻大印念根本眞言加持彼粉然後阿闍梨於曼拏羅東南方依法作一火壇其壇闊二肘深一肘周迴如蓮華葉相用波羅舍木及吉祥菓樹木爲濕柴可長一尺

俱得濕潤者可用復使酥酪蜜三種
搵濕柴兩頭結野𦶜致印念根本真
言請召火天復念一字心根本真言
八百徧即作護摩（印是施前家也）次與巧妙畫
人同行法事曼拏羅阿闍梨自戴頭
冠內心志意想像諸佛菩薩如對目
前復念獻香真言合掌恭敬頂禮諸
佛菩薩頂禮妙吉祥童子已將前五
色粉與彼畫人同共粉畫壇面先於
曼拏羅中間畫釋迦牟尼佛坐寶師
子座諸相具足如在淨光天上作說
法相曼拏羅阿闍梨及同事畫人復
念根本真言自作擁護次與一切鬼
神出其生食於此壇外四方上下散
施飲食令彼飽滿阿闍梨復須洗浴
身體著潔淨衣近於火壇作擁護法
復用酥供俱摩香和為團食作八千
箇阿闍梨坐吉祥淨草座上念根本
真言用前團食而作護摩又用白芥
子復誦焰曼德迦忿怒明王真言八
百徧加持芥子合在淨器中或有不
祥諸惡形相或有惡聲或暴惡風雨
或日有惡相及種種障難但用前白

芥子作護摩七徧諸惡自滅若有人為障難以芥子作護摩五徧彼人障難不成而自降伏經一剎那復得鬼魅所著假使天帝釋為其障難亦乃不久而得無常何況惡心者人及非人等作其障難此焰曼德迦忿怒明王破壞怖畏其事如是又彼持誦者坐吉祥草座誦焰曼德迦忿怒明王已於釋迦牟尼佛像右邊畫二辟支佛於蓮華座上結跏趺坐又於彼佛足前畫二大聲聞作聽法相彼聲聞右邊畫觀自在菩薩一切莊嚴如執滿月座蓮華座左手執蓮華右手作施願相彼觀自在右邊畫白衣尊勝左手執蓮華右手頂禮世尊釋迦牟尼亦坐蓮華首戴寶冠偏袒右肩如是復畫多羅菩薩部哩俱胝菩薩各各如法而坐於彼菩薩之上復畫佛毋般若波羅蜜多佛眼佛頂尊勝王及畫十六大菩薩所謂

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滅罪菩薩慈氏菩薩手執白拂瞻仰世尊清淨行菩薩無垢幢

菩薩妙財菩薩月光菩薩無垢稱菩
薩除一切病菩薩一切法自在王菩
薩世間行菩薩大慧菩薩持慧菩薩
如是十六大菩薩莊嚴色相普皆圓
滿又於向上復畫忿怒大明王及諸
明王蓮華部族依法結印隨處安住
於壇四面各空閑位唯畫蓮華請召
賢聖於此安排又於釋迦牟尼佛右
邊畫二辟支佛一名嚩馱摩捺曩二
名塢波哩瑟吒於佛左邊復畫二辟
支佛一名贊捺曩二名悉馱於佛足
下畫二大聲聞大迦葉波大迦多演
曩所有一切壇向東開門又於聲聞
左邊畫聖金剛手如優波羅色一切
莊嚴色相圓滿右手執拂左手摩忿
怒明王頂金剛拳明王金剛鉤明王
金剛鑠明王妙臂明王金剛軍明王
隨相標幟逐位而坐一切忿怒明王
及諸明王并其眷屬各各依法結印
於彼左邊復畫羯磨金剛杵印於壇
四面皆令阿闍梨請召明王眷屬於
此安居於彼壇上復畫八尊勝佛頂
體有金色徧身光明各結印法似大

輪明王相貌圓滿莊嚴瞻仰觀佛所
謂
大輪尊勝佛頂白傘蓋佛頂尊勝佛
頂最勝佛頂光聚佛頂高佛頂等於
前辟支佛左邊畫門於門外右邊畫
一大菩薩名出世間行作持髮髻頭
冠右手持數珠左手持淨瓶面向門
作喜怒嚬蹙色門左邊畫一大菩薩
名無能勝相儀清淨亦戴頭冠左手
持瓶杖右手持數珠作施願相面向
門亦作喜怒嚬蹙相又於寶殿內有
法輪法輪下有師子座彼有大菩薩
即妙吉祥現童子相身如供俱摩香
色相儀清淨面戴喜怒左手持優鉢
羅花右手作施願持吉祥菓頭有五
髻眞珠瓔珞著嬌尸迦天衣偏袒右
肩光明徧照一切莊嚴皆作童子之
相坐蓮華座面向曼拏羅門觀瞻焰
曼德迦忿怒明王彼菩薩右邊蓮華
座下復畫焰曼德迦忿怒明王作大
惡相徧身光明瞻仰菩薩如受勅相
於右邊蓮華下畫五大菩薩作淨光
天子相所謂

無垢菩薩深善菩薩清淨菩薩滅障菩薩普照菩薩一切如彼淨光天上普皆遍有無數珍寶光明散種種花殊勝莊嚴復以五色粉於曼拏羅四方盡四門樓於曼拏羅東北盡上界開花王如來宜小畫佛身坐蓮華座作觀瞻釋迦佛相普放光明結跏趺坐作施願手彼佛右邊畫大輪佛頂尊勝印左邊光明聚印佛眼印般若波羅蜜多印聖觀自在上般若波羅蜜多印世尊右邊畫無量壽觀瞻如來作施願手坐蓮華座普遍光明彼佛右邊安衣鉢印如是次第有開空之處復畫開華王如來及蓮華印右邊畫佛頂光明聚印普遍光明彼右邊安寶幢如來坐寶山上作說法相於彼佛身出種種光焰作青綠紅色普遍光明彼佛左邊粉畫尊勝佛頂印轉法輪印皆有光明照耀左邊復有錫杖淨瓶數珠及寶座印依次粉之復於門頰粉三股金剛杵普遍光明於妙吉祥足下安五髻大印優鉢羅花印皆具光明如是壇相並須具

足所有入曼拏羅門或東或西安置俱得於曼拏羅外用五色細粉粉彼四隅及四方門樓於內曼拏羅外四方各空二肘於此粉畫大梵天具四頭面著白天衣偏袒右肩以白線絡腋身貌金色髻戴金冠左右兩手俱持瓶杖復於右邊畫極光淨天子身有金色著嬌闍耶衣天仙衣作禪定相面含喜色髮髻戴冠白線絡腋結跏趺坐右手作施願相右邊色究竟天子著嬌闍耶衣天仙衣一切莊嚴面含喜相結跏趺坐如在禪定白線絡腋右手作施願相

依次復粉忉利天子夜摩天子覩史天子化樂天子他化自在天子所有儀相皆依次第一一周備又於帝釋足下畫四大王天子恒嬌天子持鬘天子堅手天子依其次第儀相具足南方畫少光天福生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等天子隨其相儀普令具足及西方界位俱畫如是諸天又於第二重曼拏羅外第三重曼拏羅四面依次畫四天王北方入曼拏羅門

右邊畫財主及諸寶藏一切莊嚴如夜叉相儀右邊依次復畫寶賢滿賢夜叉主及訶利帝母大夜叉女懷抱愛童子作瞻仰曼拏羅相復有半支迦賓誐羅鼻沙拏等夜叉各近夜叉印位次有水天手執羂索又於四方畫八大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德叉迦龍王嚩蘇枳龍王等如是依其次第排兩位畫之次畫夜叉羅叉乹達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仙人聖人餓鬼毗舍左迦擭羅人非人等復畫最上大藥最上摩尼寶最大高山最大江河最大州城並須最大第一南方畫七箇摩哆羅并諸眷屬東南方畫火天普徧光明手持瓶杖數珠髮髻戴冠著白衣天仙衣徧袒右肩白線絡腋身作金色種種莊嚴幖幟形相亦作兩位畫之此曼拏羅外大自在天乘牛手執三股叉及烏摩天女身有金色種種嚴飾次有童子天形如童子乘於孔雀手執槍六箇頭面面色紅著黃衣天仙衣左手執鈴紅幡次排部陵儗哩致大衆主作捉瘦

相難祢枳濕嚩囉大黑神七箇摩哆
羅隨其標幟相儀一一莊嚴復畫八
天七仙人那羅延天四臂執寶棒鏍
劒乘金翅鳥一切莊嚴復安八宿曜
二十七星宿臨行大地復有八小曜
依位粉畫復畫十五日黑白之相十
二宮分十二月年四妹乘船五兄弟
往其水中其餘部類等但畫其印所
有賢聖作兩位排列三重曼拏羅各
列賢聖之位三重曼拏羅俱作四方
相佛世尊衆聖中第一須畫右邊蓮
華旋聖觀自在左邊金剛旋金剛手
一一須畫普賢菩薩妙吉祥童子此
是菩薩中第一依次須畫其餘但畫
其印內曼拏羅外中曼拏羅處於東
位上畫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及極
光淨天南方畫色究竟天及無色界
四天畫無形色位北方帝釋天主夜
摩天主覩史天主樂變化天主他化
天主及少光天子一一須畫天主其
餘諸天但畫其印於第三重曼拏羅
北方畫伊沙曩部多主并護摩第二
重近門畫童子天及妙吉祥乘孔雀

手執槍身紅色著黃衣偏袒右肩右手執鈴紅幡作童子相儀瞻仰曼拏羅東方畫飛禽摩哩建拏仙人其餘畫印東南方畫四妹及五兄弟同乘舩在大海中行及火天如是南方畫尾身沙拏羅刹主住楞伽山中次畫金毗羅神如夜叉形在大樹下此是菩薩次畫餓鬼王及毗舍左王作醜惡相其餘但畫印次南方畫難陁烏波難陁龍王及日天子宿曜中第一西方畫迦毗羅牟尼仙人及尼乾子外道仙人皆作外道相依其次第復畫彼印西北方畫尉主夜叉王五髻乾達婆王大樹緊那羅王其餘畫印第四重曼拏羅外畫五色緣道及印相具足曼拏羅四方畫四門樓及四大天王如前所有印相具足入門右邊畫優鉢羅華左邊畫蓮華及金剛斧鉤槍三股叉寶棒寶輪娑嚩悉底迦寶瓶魚螺軍持淨瓶幢幡羂索鈴刀弓箭金鏈如是種種幖幟相狀印法四方俱畫於四方壇外復畫四大印又於曼拏羅北方復安五股金剛

杵普徧光明東方作小曼拏羅作三角相安蓮華普徧光明南方曼拏羅作半月相安鈴普徧光明西方曼拏羅圍圓相安青蓮華并莖葉普徧光明復於四隅有四印西北角曼拏羅作團圓相安羂索普徧光明西南角曼拏羅作半月相安杖普徧光明東南隅曼拏羅作三角相安鉞斧普徧光明東北方曼拏羅作四方相安劍普徧光明於曼拏羅門外用五色粉畫上中下三印所謂衣鈴革屣普徧光明為利益一切衆生依此曼拏羅儀軌教説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六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 天息災奉 詔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二之三

復次妙吉祥菩薩說言若曼拏羅阿闍梨攝受弟子須得六根圓滿人相具足若婆羅門刹帝利毗舍首陀發菩提心行大乘行不求小果持菩薩戒信善堅固樂求廣大國王福報等者而可度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受壇法棄捨上族清淨自性求大菩提讀誦經典欲入曼拏羅潔淨身心持戒一晝夜著淨衣服首鬘塗香一日三時洗浴洗已默然食龍腦香丁香恭俱摩等細妙之香於曼拏羅外不近不遠坐吉祥草座冥心持誦自作擁護若是先受灌頂刹帝利大國王子及有大勢力者一人至入人或童男或童女未知世法者妙吉祥菩薩自作童子形相與彼王童同為嬉樂因此誘引令入曼拏羅或所求王位長壽無病富貴自在增長最上之事以此曼拏羅具言之力

此等童子決定成就吉祥之事
如前求大乘行者既安置已曼拏羅
阿闍梨燒龍腦香依法出外以無蟲
淨水隨意多少結五髻大印念根本
眞言八百遍加持此水用此淨水以
自洗浴著清淨衣近於火壇面向東
北坐吉祥草座然用稻穀花龍腦香
恭俱摩香白檀香和作摶食七千箇
而作護摩依前儀則請召火天復用
發遣阿闍梨却入曼拏羅復用八賢
瓶並以繒綵莊嚴插花枝菓子五穀
更用金銀等五寶俱徧瓶上一一瓶獻
世尊釋迦牟尼第二瓶獻一切諸佛
第三瓶獻辟支佛聲聞之衆第四瓶
獻諸大菩薩第五瓶獻妙吉祥菩薩
第六瓶獻一切諸天於第二重曼拏
羅門內安置二瓶一瓶獻一切部多
之衆一瓶獻一切衆生運心平等普
施一切然後結五髻大印持誦眞言
召請一切諸佛諸大菩薩一切聲聞
辟支佛妙吉祥童子及一切部多召
請儀軌如前所說召請訖已復用花
菓粖香塗香燃燈獻食一切依前次

第所獻飲食用酥酪蜜等制造若是乳粥酥蜜糖等精妙之食甘味具足供獻一切如來及一切諸大菩薩聲聞緣覺天人之衆復用油甕食等作歡喜團誦根本眞言依法加持獻彼一切部多之衆復以殊妙香花惹底花多誐嚕花龍花奔曩誐花等先獻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聖非聖衆若惹底花獻如來族蓮華獻蓮華族摩俱羅花獻金剛手及諸凡聖之衆龍腦香於如來族前燒白檀香於蓮華族前燒安悉香於秘密主金剛手菩薩前燒復燃酥燈油燈等而用供養一切賢聖然須一一依法誦本部眞言具足儀軌密行方成如觀自在及金剛手所說眞言行法並在此經儀軌之內亘可依行

所有曼拏羅阿闍梨於此請召供養種種儀則須廣學深解即可爲師爲部多等速用潔淨素食列排彼位之前然以鼓樂螺鈸發吉祥音聲以香花燈鬘四維上下普申供養阿闍梨於曼拏羅外旋繞一匝用前飲食念

根本眞言縈披一切部多等阿闍梨
復自洗浴又以酪蜜酥粳米和爲團
食八千箇念六字根本眞言而作護
摩與先在曼拏羅弟子作擁護法
若曼拏羅阿闍梨所受弟子如前所
說發菩提心持大乘戒捨自上位承
事諸佛菩薩成就智慧爲諸衆生心
行平等於無上菩提道蕩一切智智
志求不退此等有情入曼拏羅隨喜
刹那之間斷諸煩惱即得解脫若先
有五逆重罪亦得解脫又曼拏羅阿
闍梨以無垢新淨衣念根本眞言七
徧加持已復用白檀香恭俱摩香和
合薫度衣上入曼拏羅者以此淨衣
覆其頭面若前所說受灌頂位刹帝
利王子或年三歲上至年十六歲者
頭結五髻須齊整端嚴或一髻裹頭
亦得乃至有大福力之人求最上位
或求長壽等事以前香沐淨衣蓋其
頭面引入第二曼拏羅中結優鉢羅
印誦妙吉祥童子根本眞言復以白
檀香恭俱摩香和合香水塗淨於手
合掌捧花向曼拏羅擲之花落之處

受彼本尊眞言至生持誦恒作菩提
善友彼彼人不久得大菩提圓滿一切
智智若人別求最上大富長壽之事
決定成就三昧滅罪之法亦得成就
受灌頂阿闍梨先於曼拏羅外不近
不遠面向東方觀想受法弟子眉間
復誦根本眞言受法者志心專注如
受國王灌頂位時深信佛法僧三寶
發菩提心行大乘行諸根清淨離妄
攀緣於眞言行恒生愛樂所求之事
速得圓滿若復有人心生疑惑試驗
儀軌不得攝受令行壇法如前深信
即得廣曉五種灌頂之法皆須具大
智慧心離邪妄行最上乘即與受法
若非此等不得與受阿闍梨傳教之
時發歡喜心依法志誠如與剎帝利
授灌頂之位然可執持幢幡傘蓋白
拂清淨供養之具螺鈸鼓樂妓舞讚
嘆出種種吉祥音聲令受法者旋繞
曼拏羅而申供養復須志心頂禮諸
佛菩薩禮阿闍梨足發如是言我發
勝心所有一切諸佛菩薩眞言法行
一切世間出世間祕密解脫令我得

入一切法王成佛曼拏羅願令得入令我成佛發此願已坐吉祥草座面向東瞻仰曼拏羅先與受本尊灌頂令彼手結五髻大印彼人隨意樂誦眞言法於樺皮上用牛黃水書之然用白檀恭俱摩香塗手及塗一椀器中用所寫樺皮眞言安此椀內將向妙吉祥童子足下安置誦彼坐上明王根本眞言八百徧令彼端坐吉祥草座與受五瓶灌頂先捻外曼拏羅近門安置者獻一切衆生平等賢瓶阿闍梨誦根本眞言依法灌頂灌頂水足已將前樺皮眞言授與令念如念得精熟眞言行法速便成就若別眞言祕密行法一念之間亦得成就或先有忘失文句法義速得現前明記不忘阿闍梨五種灌頂之法決定成就先授本尊灌頂其事如是

第二曼拏羅灌頂者用第二曼拏羅所獻一切諸天賢瓶如前依法與受灌頂儀則無異受灌頂已阿闍梨言汝得一切佛勅一切煩惱而得解脫一切世間出世間曼拏羅三昧一切

眞言印法皆得成就一切菩薩加持
護念其事如是
第三曼拏羅灌頂是阿闍梨自受灌
頂法用第三曼拏羅所獻一切聲聞
辟支佛賢瓶依前儀軌於頭上灌頂
灌頂訖已阿闍梨言汝得諸佛諸大
菩薩教勅所有一切世間出世間眞
言書寫念誦及祕密曼拏羅眞言儀
軌印法之行皆得成就令生自行隨
喜及過去所作乃至未來決定成佛
次最勝灌頂儀軌法事一切如前令
用獻佛者賢瓶及獻菩薩賢瓶與彼
灌頂灌水足已阿闍梨作如是言汝
得一切佛勅及一切諸大菩薩衆聖
之勅所有一切部多不見於汝不可
惱害於一切衆生得無能勝最上第
一於一切眞言行隨意所求皆得成
就時曼拏羅阿闍梨一一與受五種
灌頂若有隨喜衆者依其次第引入
曼拏羅令彼頂禮供養一切佛及諸
菩薩復令旋繞曼拏羅三匝然令却
退從此阿闍梨却教授前灌頂弟子
眞言行經暫時間復捨獻妙吉祥大

菩薩賢瓶令入曼拏羅者面向東飲水三掌阿闍梨復言此是大菩薩妙吉祥童子秘密三昧此得大福不得違犯一切眞言不得毀謗一切諸佛菩薩皆須尊重隨順修學若不順者得違犯失眞言不成而無福利是故汝等宜應信受復於曼拏羅以酪蜜酥粳米合和爲其團食誦念八字心眞言而爲護摩作護摩已阿闍梨復入曼拏羅依前儀軌志心思惟所作法事獻花獻閼伽水燒香然於一切佛菩薩辟支佛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羅刹毗舍左部多聖人仙人及一切衆生處撒花供養復用白檀恭俱摩香水一一灑淨仍須內心觀想一切賢聖如對目前後依前儀發遣賢聖然後曼拏羅阿闍梨以所獻賢聖飲食及鬼神生食兼塗壇五色粉並須去除送入河中或施貧者亦得所有壇地以淨沙填平淨土爲泥塗拭又用淨水掃灑清淨復用牛糞塗拭然使香水灑淨所有入曼拏羅受灌頂

者長以酥酪素食潔淨齋戒

曼拏羅儀則品第三

尒時妙吉祥童子觀彼淨光天上所集衆會已頂禮一切諸佛及大菩薩復說一字眞言最上祕密能消一切諸毒能作一切善事此明雖少能成就得一切曼拏羅法能成就一切降伏法眞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口弱入聲呼

妙吉祥童子說此眞言已白言一切聖衆及一切部多衆汝等諦聽此一字眞言爲第二種曼拏羅儀軌今且略說所建壇地或八肘或四肘先須潔淨地位四方平正隨處無妨用五色粉須阿闍梨自已粉畫不許別人粉畫其曼拏羅須三重具足先畫五髻大印妙吉祥印優鉢羅印牙印輪印杖印於內曼拏羅東方上畫前印相又於曼拏羅門外畫蓮華金剛杵優鉢羅花幢幡繒蓋門樓車象馬牛水牛娑嚩悉諦迦孔雀山羊白羊人物童子依位排畫安置三重曼拏羅

然用濕阿波摩哩識木為柴八百條
用酥酪蜜相和搵柴兩頭於曼拏羅
東南方念一字眞言加持彼柴每擲
一條誦一徧眞言而作護摩作護摩
已隨其緣力獻閼伽花賢聖前餘鬼
神前生食燃燈燒香皆念一字眞言
及請召發遣亦念此眞言行此法教
其曼拏羅若是求大福德於聚落中
建置若求富貴於尼俱陁樹下建置
若求子息及求妻妾於菩提樹下建
置若求象馬於象馬廐中建置若求
伏龍於大龍池邊建置若除一日及
四日瘧病於空舍或聚落南面寂靜
之處可建置若除羅剎執魅於尸陁
林中或空舍建置若除毗舍左執魅
於尾鼻多迦樹下建置或畀麻樹下
亦得若除摩多羅及一切宿曜執魅
於四衢道建置或近有死尸舍亦得
若除沒囉憾摩羅剎所魅於多羅樹
下建置若除諸毒所中於曼拏羅內
念一字眞言加持水七徧令彼飲之
毒自消散如是或男或女若別有所
求之事於四衢道或淨舍之內或巢

樹下或白乳樹下或稻田之中或林野樹下無妨身處皆可起壇粉畫或有種種病苦或女人所作之病或諸惡鬼神等所作大病皆作擁護或一切拏枳你所作一切病及沒囉憾摩迦波隸等所作病或空舍或無人住處或深隱處皆可起壇若欲建壇須得吉祥好日或於夜半或日中亦得餘時不可於其壇中獻閼伽花及發遣等事皆須念一字真言若前一切所求之事但歛曼拏羅賢瓶之水一切皆獲吉祥一切病苦皆得解脫若求最上位建得國位若無子息令得子息惡業清淨貧者得富或男或女乃至於曼拏羅隨喜之間所求種種之事無不成就

畫像儀則品第四之一

復次妙吉祥童子觀察淨光天上所集大衆已五體投地禮釋迦牟尼足(默惱)合掌白佛言善哉世尊廣爲利益(一切衆生成就真言儀則法行法雲降雨所求皆得所有畫像法則最上正等福田令得出生菩提種子一

切智智略爲解說一切所願皆使圓滿一切眞言正行皆令得果難成就者速得成就一切菩薩大行令得圓滿一切魔王令彼降伏唯願世尊悲愍有情普爲宣演願樂欲聞

介時世尊釋迦牟尼告妙吉祥童子言善哉善哉妙吉祥汝爲慈愍一切衆生樂問如來儀則之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爲汝說

若欲求成一切眞言行須依儀則具憶像功德所作所求皆得成就過去諸佛所說我今亦說先於無塵清淨之地用潔淨兜羅綿受與入三昧人於其清淨之地令曼拏羅阿闍梨念此眞言八百徧加持此綿眞言曰

曩莫薩哩嚩(二合)没馱冒地薩怛嚩(二合引)喃(引)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誐底摩底鉢囉(二合)左(引)哩撥曩曩莫僧式馱曩穆佉鉢囉(二合)舍摩你(引)捺囉(二合)囉惹野怛他(引)誐哆(引)野(引)囉賀(二合)帝(引)三摩野(二合)三没馱野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僧式馱野薩哩嚩(二合)尾近曩(二合)伽(引)哆迦摩賀(引)迦(引)嚕尼迦

俱摩(引)囉嚕波馱(引)哩尼(引)尾俱
哩嚩(合二)尾俱哩嚩(合二)三摩野摩努娑
摩(合一)囉底瑟姹(合二)底瑟姹(合二)吽吽
癈吒頗吒(入)
以此眞言加持已復令有未知世法
者童女婆羅門姓或刹帝利姓或毗
舍姓亦得餘下姓者不用又須諸根
具足身相端嚴容貌白色作餘色者
不用復得父母聽許不許者不用又
此童女須受十戒發菩提心慈愍衆
生方可依法復揀擇白月白星宿吉
祥之日又須天色晴朗無其陰暗風
雨方可作法令前童女洗浴淸淨著
新淨衣服阿闍梨結眞言大印作擁
護法用無蟲淨水入白檀香恭俱摩
香誦眞言加持灑淨童女身上及兜
羅綿及將此水於四維上下普皆灑
淨復以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焚燒
供養阿闍梨及同法事者依法獻香
華三迎請諸佛世尊住十地大自在
菩薩既迎請賢聖到阿闍梨志心供
養香花相次或有孔雀鸞鸑鸚鵡
爲如此吉祥之禽或從空來或水中

來或地行來出微妙音發和雅聲持誦者知是吉祥感應必得諸佛菩薩降臨加備我所求事決定成就道壇之線亦得成就又復聞其鼓聲螺鈸聲鈴聲磬聲琴瑟方響種種樂聲或向空中或在地上亦是吉祥之瑞又或有男子女人童男童女時時說言此是聖人所作此最殊勝大有增益堪受此法當獲勝果如是之言皆是吉祥之聲阿闍梨唯自了知必得諸佛菩薩威德加備此所求法無不成就或如有人言提挈不和合可破壞若事無有是處如是之言皆是不祥之聲又或見猿猴水牛狐狼驢畜猫兒等醜惡之獸二足四足等及聞彼作聲持誦者自然了知壇法不就求事不成持誦者阿闍梨須重結淨壇再作法如是直至七徧誦持人設有五逆罪至第七徧決定須得成就壇既成就令前童女面向東或向北坐吉祥草座阿闍梨持誦真言與作擁護令童女素食結齋將前兜羅綿教受童女令彼撚為綿線或一兩三兩

五兩八兩至十六兩須得最上勻好兩數決定若上等壇法十六兩中等八兩下等五兩至一兩若作降伏法隨其自力臨時不定此壇若成如有過去宿業經剎那間而自消除前童女所撚綿線安淨器中一心觀注更不異緣復用龍腦香白檀香恭俱摩香同入淨器之中和裛綿線以摩梨迦花瞻蔔迦花而用供養令作擁護若誦眞言及一切事不得散亂所用器物並須清淨無其蟲蟻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　賢奉　詔譯

上品幀像儀則品第四之二

復次線法既成而求造幀之者彼所作人須身貌端正不肥不瘦無病無苦不老不弱不惡不醜喘息不麤瘖瘂不患諸根具足形色端嚴復須心意柔和樂修善行智慧通達工巧最上可令作幀若得此人造其幀像利益第一又此幀像有三品別上品幀像有上品福利中品幀像中品福利下品幀像下品福利若得前造幀之人所要功價不計多少不得悕懼悋惜依價令作若自之財方便求告令彼作幀必得成就幀像功德如得成就而用最上殊勝香花及人天受樂珍玩寶器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一供養令一切有情獲大利益正覺正說又阿闍梨復先為彼作幀之人受其齋戒又須揀擇吉日須得三長善月白月白日吉星宿曜可令造幀如要別月須值二月或三月花卉開芳

春和之景日初出時即令制造所有造幢使用器物繩線等物並須用牛糞淨土和水同洗洗已復用五種無蟲淨水重洗於寂靜之地用白檀恭俱摩香水作法灑淨用前造幢器物於此安置復以香花志心供養阿闍梨洗浴清淨著新淨衣戴冠服食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離飢渴想心懷歡喜持白芥子誦眞言八百徧擲於芥子向四方四維上下復結五髻大印持其芥子於造幢人頂上加持得大擁護若上品幢闊四肘長八肘中品幢闊二肘長五肘下品幢闊佛尺一尺長三肘半佛尺者即身長八尺者一肘爲佛尺也此是三品幢之定量又上品幢能成就最上入聖之事等中品幢佛滅度後求最上位求最上福德俱獲成就下品幢求人天快樂財帛珍寶及降伏之事俱獲成就若依此法決定成就若不依此法直如天帝亦不成就依法奉行賤下之人亦得成就諸佛世尊宣布法教具言齊行利益一切衆生爲菩提因

若人於此真言法教志意受持所有
一切世間出世間曼拏羅無不成就
彼人不久得大菩提此法若不利益
菩提行者佛則不爲宣說又妙吉祥
童子所說㡧像法則此中亦有日限
次第若造其㡧志心剋造或五日成
八日成十六日成若人專意經一晝
夜成此名最上成就利益甚多若彼
作人大小便利離其㡧地百步之餘
其事訖已淨水洗浴別著淨衣復用
白檀塗其身體及於手足然須專心
志意細密堅牢如法爲㡧又須尺量
合宜不得剩少所剩線頭如法繫結
用好㡧等平正懸挂就於白月吉辰
令造了畢與彼價直勿使大少令彼
安心如法受用阿闍梨以此㡧身於
清淨處如法安置用上妙香花加持
供養擁護自身及於線㡧大力妙吉
祥真言所說過去諸佛亦說如是我
令亦爲宣說如是一切真言行真言
相具大精進有大勢力能作能成種
種佛事復能救度南閻浮提愚迷衆
生邪見顛倒棄背聖言輪迴黑暗令

得解脱若有信樂真言依法受持發
大勇猛行大精進上求菩提決定成
就如佛所說若有不信眾生不能種
彼菩提種子譬如鹹鹵之地不能生
於百穀之苗集其種子信為萬善之
根本而能出生一切智種於此真言
信解受持所求之事皆得成就若彼
阿闍梨求彼畫者盡於幀像亦須自
解裝畫所用畫人須最上巧妙諸相
具足柔和慈善形色端嚴離諸過失
還令受戒加持一如造幀之儀則所用
彩色並須上好光淨離其塵垢然用
龍腦白檀恭俱摩等香薰裛彩色誦
真言八百遍加持彼色復以龍花奔
曩誐花嚩俱羅花兩花馱覲娑迦哩
花摩隸迦花俱蘇摩花等用撒幀上
令彼畫人面向東坐吉祥草座一心
想念諸佛菩薩以求加被然可細意
精心描畫功德勿生疲倦先畫釋迦
牟尼佛一切諸相並須具足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坐寶蓮華圓光熾盛面
貌熙怡光明遍體作說法相所坐蓮
華琉璃為莖於蓮花下復有大池池

中有二龍王一名難陀二名跋難陀
左手執蓮花若右手頂禮瞻仰如來
半如人相半如虵形身白色具諸莊
嚴又彼蓮池多有蓮花荷葉水族飛
禽具相莊嚴殊妙端正又彼如來所
坐蓮莖上下周迴出無數蓮花次第
高低一一得所世尊左邊復有八大
菩薩各坐蓮華座

第一妙吉祥菩薩如白蓮色或恭俱
摩色或金色作童子相頭有五髻具
足莊嚴端正殊妙左手執優鉢羅花
右手頂禮如來面戴喜怒身具圓光
結跏趺坐第二蓮華聖月光菩薩亦
作童子相第三蓮華妙財菩薩第四
蓮華上菩薩能除一切蓋障第五虛
空藏菩薩第六地藏菩薩第七無價
菩薩第八妙眼意菩薩此諸菩薩皆
作童子之相一一圓滿莊嚴

彼佛右邊復有八大菩薩具種種莊
嚴

第一慈氏菩薩最近佛坐作梵行相
頭戴寶冠身具金色體著紅衣復挂
紅仙衣身相端嚴具三種標幟左手

持瓶杖於肩上挂黑鹿皮右手執數珠頂禮如來瞻仰世尊心如在定第二蓮華聖普賢菩薩身作紫綠色具一切莊嚴相左手執如意摩尼寶右手持吉祥菓作施願相第三聖觀自在菩薩身如中秋月色具一切莊嚴頂戴寶冠白衣絡腋頂中復戴化無量壽佛端嚴而坐左手執蓮華右手作施願相遍身光明如心作觀想第四聖金剛手菩薩身作金色一切莊嚴左手執金剛杵右手作施願相執菓身挂瓔珞頭戴寶冠冠有光明眞珠絡腋體著白衣復挂白仙衣偏袒右肩如觀自在第五蓮華大聖意菩薩第六善意菩薩第七遍照藏菩薩第八滅罪菩薩

如是彼諸菩薩各各手執經菓身挂仙衣諸相具足一切莊嚴彼菩薩上復畫八辟支佛作僧形相身著紅衣於寶蓮華上結跏趺坐如大丈夫面有善相遍身光明手作散花相擲摩隷花雨花馱覩瑟迦里花龍花奔拏迦花一一畫之普散藏上

復於釋迦牟尼佛左邊聖妙吉祥上畫妙高山宮殿樓閣以無數妙寶莊嚴優鉢羅花遍滿其上於彼山中復畫八佛世尊

第一寶頂如來頂有琉璃寶紅蓮華寶帝青寶大青寶石藏寶等如是大寶普放光明猶如日出彼佛身著黃衣偏袒右肩結跏趺坐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莊嚴作說法相第二開花王如來身真金色放大寶光散遍無憂花龍花花嚩俱羅等花結跏趺坐觀察聖妙吉祥菩薩第三娑陵捺囉王如來身如金蓮華色作說法相第四妙眼如來第五鄔鉢囉娑憾如來第六遍照如來第七藥師琉璃王如來第八斷一切苦王如來

如是八佛普皆金色目覩釋迦如來手作無畏之相又於如來上空中有雲雨諸香花於雲二角畫二淨光天子住虛空中頂禮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前說八辟支佛者所謂[illegible]獻辟支佛摩捺曩辟支佛[illegible]捺曩辟支佛烏鉢哩麼吒辟支佛濕吠多辟支佛惹

多計覩辟支佛你頭辟支佛蘇你頭
辟支佛於辟支佛後復畫八大聲聞
尊者所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乾
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須菩提尊者羅
睺羅尊者難陀尊者婆捺哩迦尊者
劫賓那如是等聲聞緣覺諸相具足
福德端嚴合掌虔恭瞻仰世尊
又於釋迦佛上面別畫二淨光天子
身著花鬘衣手執寶蓋用眞珠瓔珞
寶鬘蓮華大青寶等殊妙莊嚴覆釋
迦如來頭頂又於佛足下有蓮華池
與妙吉祥及烏跋難陀龍王相近畫
一寶山從蓮池出上有寶嚴周迴寶
樹挂珊瑚蔓草木花菓皆是珍寶莊
嚴有大仙人於山居止此山北邊畫
焰曼德迦忿怒明王作大惡相右手
執索左手執杖面戴顰眉顣形廣大
身如墨色可喻黑雲髮鬢俱長作黄
赤色兩眼俱紅十指甲長一切莊嚴
挂虎皮衣瞻仰妙吉祥如受勅相遍
體光焰能破壞一切障難於其山下
坐大石上又近難陀龍王畫持誦者
隨彼身貌衣服盡之右膝著地手執

香爐世尊釋迦牟尼足下右邊從蓮華池出大寶山莊嚴殊妙亦如前山之相於山北面亦畫忿怒明王

又於聖觀自在下復畫其山作紅蓮華色亦以珍寶莊嚴以琉璃寶作山峯頂聖觀自在菩薩化一聖多羅菩薩居此山峯身真金色不肥不瘦不老不少著種種衣最上著紅仙衣作女人相種種莊嚴左手執優鉢羅花右手作施願相面戴喜怒色結跏趺坐遍身光明瞻仰聖觀自在於前琉璃峯上復畫龍華樹其花殊妙滿樹開敷枝葉四垂在菩薩頂上如彼傘蓋於菩薩前種種珍寶光明嚴飾此菩薩能破一切障難斷諸怖畏若持誦之者與作擁護作天女像亦是佛所變化能施一切衆生所求之願皆得滿足復爲妙吉祥童子之母利益一切有情於此山中亦畫忿怒明王諸佛說言此大明王有大功能有大勢力具大暴惡作大忿怒能破一切障難若有毀謗聖教剛強衆生能善調伏令彼信受若有持誦之者而

作擁護復有毀謗眞言輕慢三寶及造一切罪業或在空居或住地上或居地下並令調伏隨順修學於此所畫幢像令四方四角上下周正於幢下面近緣畫大海龍王形如人相身體白色端嚴殊妙以摩尼珍寶莊飾於身遍身光明於其頂髻戴七龍頭是大福德行大精進名阿難多亦名大龍面北合掌瞻仰如來奉佛教勅利益世間一切衆生破諸障難此幢儀則最爲殊勝過去如來蹟機演說我今略說若有持誦之者彼人得無邊福復有俱胝劫所作重罪於一剎那中速得消散若有十惡五逆破戒造惡輪迴惡趣爲下賤類不曾於法受持隨喜若過此幢隨喜瞻仰於剎那間令罪速滅何況持誦之者於此眞言妙法常行成就若復有人經俱胝劫供養一切佛所得福德而無有如是福德無量若復有人以香花飲食供養恒河沙數无量諸佛及諸菩薩聲聞辟支迦彼獲福果不可稱量

若人於此眞言儀軌讀誦供養所獲
功德亦復如是不可稱量又復若有
受灌弟子於此幀前成就一切眞言
行求彼聲聞辟支佛及大菩薩彼人
決定速得成就

中品幀像儀則品第五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彼一切大
衆願樂欲聞告妙吉祥童子言我爲
汝等說彼中等幀像法則汝今諦聽
善思念之無復忘失妙吉祥若使工
巧之人令造綿緤及制畫幀像加持
軌範種種法則並如前說上等之事
今此中等所有幀像尺量停分及彼
佛菩薩聲聞等執持儀則少有不同
令於幀上先畫淨光天以頗胝迦寶
爲地白眞珠瓔珞普爲嚴飾寬廣平
正殊妙第一於此天中畫世尊釋迦
牟尼佛坐七寶師子之座一切諸相
具足莊嚴對彼人天作說法相於佛
右邊畫聖妙吉祥身如紅蓮花色或
恭俱摩色或如日色左肩連挂優鉢
羅花頭有五髻爲童子形面戴喜色
合掌恭敬坐立右膝瞻仰世尊復於

世尊左邊畫聖觀自在面如秋天滿月諸相莊嚴具如前說復加手執白拂拂世尊身相次畫慈氏菩薩普賢菩薩金剛手菩薩大意菩薩善意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皆如觀自在菩薩一一莊嚴又彼菩薩上畫八佛世尊所謂開花王如來寶頂如來毗舍浮如來羯俱忖曩如來金仙人如來迦葉如來妙眼如來俱那含牟尼如來彼等如來著淺紅衣右手作施願相左手執袈裟角偏袒右肩遍身光明諸相具足於世尊右邊近聖妙吉祥菩薩畫大會衆復畫八辟支佛八大聲聞名號如前其中大目乾連與舍利弗各執白拂侍立佛邊依次復畫欲界四天王帝釋天主夜摩天主覩史天主樂變化天主他化天主及色界大梵天王淨光天子乃至色究竟天次第畫之又世尊師子座下直至壇緣畫大海水出大寶山近壇一角畫持誦者依彼相儀右膝著地手執香爐志意低頭又寶山中畫焰曼德迦忿怒明王亦如前儀復

於世尊左邊師子座下聖觀自在足
下於寶山上畫多羅菩薩坐亦如前
儀於幢上二角相近畫二淨光天子
其身白色於上空中乘雲而作雨
花相雨下瞻蔔迦花優鉢羅花蓮花
摩梨迦花雨花馱覩迦里迦花龍花
奔曩誐花妙花如是種種香花具種
種色相佛說此中等幢像於其世間
成就中等增益利樂之事若有衆生
愚暗邪迷輪迴諸趣不能知彼妙吉
祥中等幢像但造五逆十惡一切重
罪若剎那中隨喜瞻禮是諸罪業速
得清淨復令病者得愈貧者得財無
子得子若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此
人得大功德於人天中受福快樂彼
人命終之後當得成於無上佛道若
有令他書寫隨喜受持供養彼人獲
福經俱胝劫說不能盡

下品幢像儀則品第六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告妙吉祥
童子言我今說彼第三下等幢像祕
密儀則若有一切衆生懶惰懈怠不
勤修習於此幢像隨喜瞻禮亦能成

就殊勝利益若造幢法則所有修線
造幢畫像加持大體儀軌亦如前說
令此幢內先畫妙吉祥於師子座上
結跏趺坐為童子形諸相端嚴光明
普照作說法相左邊畫聖普賢菩薩
坐優鉢羅花座右手執拂左手執如
意寶身作紫綠色右邊畫聖觀自在
菩薩右手執拂左手持蓮華徧身光
明於妙吉祥師子座下至幢緣畫金
山復於師子座右邊畫焰曼德迦忿
怒明王彼明王下畫持誦者手執香
爐亦如前說於妙吉祥上畫開花王
如來彼佛身長十六指坐寶山巖猶
如樓閣彼幢四面俱有寶山幢上面
山峯令高於上虛空畫二淨光天子
一名清淨二名妙淨降雨種種香花
亦如前說儀則無別令此第三下品
幢像有大增益若諸有情經百千俱
胝劫所作諸惡重罪若能志心隨喜
瞻禮一切業障皆得消散
若復有人供養諸佛經百千俱胝劫
所得功德不及依下品幢法持誦之
者十六分中一分功德所以者何此

幢像法勢力殊妙所作所求皆得成就復能降伏梵王仙人永天日天俱吠囉天羅刹財主阿修羅王摩睺羅伽月天風天熖魔天及那羅延等以此幢像真言皆來降伏若求息災增益吉祥無不成就若欲調伏破壞情物不得用之佛不許作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illegible]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第四㡧像儀則品第七

尒時妙吉祥童子即從坐起遶佛三匝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善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為利益世間一切衆生善能說此正法真言一切明義令諸有情依此道法方便修習成就一切菩薩真言行當得最上菩提涅槃令此真言甚深秘密拔濟世間利益廣大若佛滅後惡世之中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聖賢普皆隱沒是時衆生懈怠放逸不信經法親近惡友虛妄欺詐邪見顛倒若聞此法驚怖疑惑此人命終入阿鼻獄流浪生死求不解脫唯願世尊慈悲憐愍方便解說真言相應㡧像儀則令諸衆生降伏其心到無畏地

尒時釋迦如來告妙吉祥童子言善哉善哉妙吉祥汝能為於未來世衆生問於如來最上秘密真言行義成就㡧像要妙儀則汝等諦聽當為汝說

我有六字眞言名微妙心是一切眞言最上祕密大義藏汝等信受無復疑惑若彼衆生成就此法降伏其心決定成就佛果菩提過去七十六俱胝佛同所宣說我今為汝及末世衆生略而說之

唵引嚩引訥身切替引惹藥

唵引嚩引訥身切世引說引娑嚩二合入

唵引嚩引訥身切欠惹藥

唵引嚩引訥身切你瑟致二合引藥

唵引嚩引訥身切捺摩諾

唵引嚩引訥身切摩曩索

尒時世尊說此眞言已告妙吉祥言此六道六字微妙心眞言具足大力大精進最上無等一切諸佛同所宣說最勝殊妙若此眞言流布世間利樂衆生如佛住世而無有異又此法教有上中下令微妙心最上第一開菩提道入如來族成正覺乘得無上果若如來法教將欲滅時令此眞言能為擁護令得久住若復有人依此軌儀志心持誦求於世間最上福德無不成就設復有人心未諦信於此

壇儀試驗建置所求之事亦得成就
何況志誠依法持誦
尒時世尊說此𢡟像儀則眞言法教
爲未來世五濁衆生短命貧窮懈怠
癡愚不能精進修廣大行隨彼淺機
而略說之先令修合白線或一兩或
半兩以線織𢡟𢡟長一肘闊半肘下
留少許線脚或以絹帛爲𢡟亦得如
要𢡟大或長二肘四肘六肘八肘至
十肘亦得所有髮毛等並須去之潔
淨護持無令點汙用白檀龍腦恭俱
摩等香薰裛其𢡟然於淨潔之地安
置一清淨器物以𢡟盛彼器中然後
用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入無蟲淨
水之內相和灑裛線𢡟依法安置三
日作其擁護阿闍梨志心清淨於白
月十五日向𢡟前面東坐吉祥草座
誦此眞言八千徧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呬（引）呬（引）婆誐
鍐嚩護嚕鉢䭾囉尾你也（一合）一作儞
詵（引）阿嚩路（引）迦野阿嚩路（引）迦野
鉿（引）三摩野摩努娑摩（一合）俱摩（引）
羅嚕波䭾哩尼摩賀（引）冒地薩怛

嚕二合緊進囉引野細吽頗吒頗吒

阿闍梨持此真言足已只於幀邊眠睡如夢中見好祥瑞幀法必成堪令畫像如所夢不祥幀法未成復於器中取出幀身而令陰乾其幀乾已別用圓滿潔淨之器盛幀在中於清淨之地秘密之處依法安置令持誦者復念六字微妙心真言一洛叉作其擁護彼幀決定成就滿三日後取出幀身就三長月令畫此幀若欲別月修建之時須就白月吉日復得吉星曜直日仍至夜半子時令彼畫人持受戒品至於天明就清淨之地燒龍腦香然令畫幀先畫聖妙吉祥童子作小童子相頭有五髻金色嚴身體著青衣復以青仙衣披挂身上於師子座上半跏趺坐右足踏於寶座寶座之下復有白蓮華作說法相上下端嚴諸相圓滿面戴喜怒之相觀視持誦之者右邊聖普賢坐白蓮華諸相具足一切莊嚴身紫綠色著於青衣真珠瓔珞以為絡腋左手執如意寶珠右手執白拂妙吉祥左邊畫聖

觀自在亦坐白蓮身如中秋月色諸
相具足一切莊嚴亦著青衣還以眞
珠瓔珞以爲絡腋左手執白蓮華右
手執金柄拂面戴善相瞻仰於妙吉
祥又此所坐白蓮從池水生於一莖
幹有三枝蓮華中枝白蓮華坐妙吉
祥兩邊白蓮華右坐普賢左坐觀自
在其蓮華莖作大緑寶色於大無熱
惱池出二大龍王一名難陁二名跋
難陁身作白色一切莊嚴各於頭上
戴七龍頭上半如人相下半如虵形
於此池中捧白蓮華莖擧頭瞻覩妙
吉祥菩薩其池之內無數蓮華或開
未開而用莊嚴又於聖妙吉祥右邊
近幢角畫持誦者如彼相儀畫之右
膝著地手執香爐瞻仰道場會又於
聖妙吉祥上近幢二角畫二天子乘
雲空中往來飛行作雨花相雨下殊
妙之花徧於幢上種種開敷如前儀
則所有聖妙吉祥普賢觀自在及彼
執持之物兼持誦阿闍棃並須依法
周足畫之如不依法闕少一事壇法
不成所求無就若人無力或可隨緣

建置其法不定如所得造幢延帛或一尺或一肘或半肘亦得為幢盡人或信法或不信法或持或不持戒或淨或不淨亦可得盡若彼持誦者或自或他須信重佛法持戒清淨發菩提心如是彼人於已真言行必得成就若人於外道邪論及彼小乘而不樂著於此大乘信樂修習必得成於無上佛道若於白法而不信者於菩提種終無出生之用譬如焦穀求絕其芽若人信受依法持誦所有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及諸賢聖無不成就我今所說上中下品及彼小幢法則之事一切所求皆得成就

第一成就最上法品第八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妙吉祥童子言我為衆生說此廣大殊勝幢像法則能令少善衆生成就廣大功德今欲為汝分別較量福德業報汝今諦聽善思念之

尒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今為我等分別較量真言法行所得功德唯願世尊慈悲憐愍方便

解說

尒時釋迦如來於其面門放大光明其光四色青黃赤白普照大衆復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失大威力所有摩尼珠寶一切宿曜日月光明皆所映蔽而無照燭於是佛光却入面門

尒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在大衆中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放大光明普照三千一切世界必有因緣願佛爲說

世尊告言金剛手如是如是如來現瑞必有所因今爲汝等說此妙吉祥根本儀軌眞言經王令彼有情所作所求皆得成就一切平等令入法行若有信敬受持讀誦書寫禮拜以龍腦香塗香及燒香花鬘繖蓋幢幡伎樂螺鈸妙音如是隨緣供養發廻向心欲求大福或聞法教依法奉行或隨喜恭敬我與彼人皆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如是放光而宣此事若有光入三昧淨持戒品受灌頂者於此儀軌王根本心眞言外心眞言

或別眞言及一字眞言却曠野處以水菓子及藥等根菓用充齋食潔淨身心隨意誦前眞言三十洛叉復上山峯上面西安置前第四幢像阿闍梨面東坐吉祥草座用白檀恭俱摩香水浸白蓮華一洛叉向幢前獻釋迦牟尼佛及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賢聖又以龍腦香諸雜名花隨緣供獻天龍神等於幢前作護摩爐如蓮華相就三長月十五日夜半子時用白檀爲柴燒火復用恭俱摩龍腦和合作圓數可八千用作護摩而爲擁護時釋迦牟尼佛徧身出光猶如火聚即時阿闍梨以恭俱摩白檀水淹白蓮華獻閼伽水遶繞幢三匝即頂禮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旣頂禮已即收幢受持不久之間速得神通經一彈指須過梵天界到開花佛刹得見開花王如來及無數百千菩薩供養恭敬於妙吉祥前親得聽法住彼佛會壽命一劫所持幢像亦在彼處諸佛菩薩恒爲護念諸佛法藏皆悉通達復得無量神通大力入千

佛刹徧現千身與妙吉祥而爲善知識此人決定成無上覺

第二成就最上法品第九

尒時一切大衆安詳而坐世尊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告彼天衆言汝等諦聽聖妙吉祥童子所行結壇眞言成就法若有持誦之者能作擁護令最上祕密微妙心大明王眞言一切佛說若誦此明如誦一切眞言汝等天衆不得違犯此明王眞言若依法持誦請召降伏假使聖妙吉祥尚不敢違何況別諸菩薩能破一切障難亦能破一切世間出世間眞言令一字眞言具大精進有大勢力唯一字眞言於一切眞言中最上無畏而得第一天衆問言今此眞言云何名爲一字復有何力世尊說言今此一字能具一切義能作一切事能斷一切呪能破一切罪業亦能圓滿一切眞言於一切世間出世間眞言中而爲最上爲一切如來心圓滿一切願更無能勝此眞言者

唵(引)瑟致陵(三合)

此爲聖者最上秘密能作一切事名
爲一字明王不得違犯能藏護衆生
身令一切部多不能得見無能得便
爲一切佛之吉祥能成就一切眞言
能作一切世間師能作一切自在心
能悲愍一切有情能破壞一切障難
如意所作皆得成就一切眞言先所
未念亦得精熟而不忘失自著衣服
誦此眞言衣上加持見者愛敬加持
齒木刷牙無患白迦囉尾囉木加持
七徧若用刷齒所欲之者不求自得
如有眼病用其塩粖加持七徧然將
點眼速得除差

若患耳病用象糞内所生菌子及吉
沒迦樹葉用慢火燒燒已去皮令温
和更入塩粖都共合和一處加持七
徧以藥點耳剎那中即差

若女人難産生者而受痛苦用阿吒
嚕沙迦藥根以無蟲淨水磨藥塗於
臍上自然生下毋子俱安

若人傷刀箭惡瘡用陳酥加持八徧
喫此酥兼塗瘡上彼瘡立差

若患氣病及瀉痢青塩或紅塩或別

盐加持七徧然喫此盐彼病立差
若人患吐逆用麼觀龍識藥根以無
蟲淨水磨誦此眞言加持或加持一
徧二徧俱得除差
又女人難產用阿濕縛嚩馱藥根以
黃牛酥煎已復用黃牛乳同磨加持
二十五徧女人月水後三日喫不得
邪婬夫自亦然若行邪婬其藥無力
若所生子於母腹內或一年二年三
年五年或多年不生或被他人禁呪
不生或藥法制伏不生或自有病不
生或所患病進退不恒令不產生如
是種種障礙生產不得以加持力皆
得產生俱獲安樂若是冤家作法障
㝵難生用除酥孔雀尾加持二十七
徧合和同研細研已丸如訶子大復
用白乳糖酥加持二徧然後同喫服
食七日而得平善若患頭疼用烏翅
加持七徧以翅拂患人頭速得安樂
若男女孩子所患諸病用阿覽謨根
你梨迦根使乳汁同磨加持八百徧
然後服食即得安樂
若有患隔四日瘧病或三日二日恒

曰如是惡病用乳粥與酥同和加持八百遍與喫即得安樂若值拏吉你鬼執者自口念八百遍觀視病人即得安樂若一切人所值惡鬼執者所謂摩多囉布單曩吠多拏童子鬼等加持自手八百遍以自手摩患人頂即得安樂若誦一徧自身得擁護若誦兩徧同行者得擁護若誦三徧一家得擁護誦四徧聚落得擁護若誦五徧一州得擁護如是若誦千徧一國得擁護如是皆能擁護及彼調伏一切能作若有忘失文句還得明記令此真言雖具調伏退害之力佛不許作恐害情物

又復建壇之法於彼無人淨處或近河岸海岸或恒河岸或別餘江河之岸所有清淨之處持誦者一日三時洗浴換衣默然乞食以菜菓爲食食已志心念真言三十洛叉如有祥瑞時即所求成就便於加持之處安置第一幀像排列供養或用金器或銀器或銅器或瓦器或甆器等陳列香花而用供養復令一洛叉人然燈一

洛叉用都嚕瑟(合二)香油盞內滿盛以
白氎布等爲其燈心於彼像前普徧
燃之照曜一切相次之間燈出光焰
猶如火聚即時空中忽有鼓聲讚言
善哉持誦阿闍梨若聞此聲速向燈
前獻閼伽水旋繞三匝頂禮一切諸
佛賢聖即收捧燈像而作受持不久
之間及燃燈之人得大神通於虛空
中有一洛叉一天宮來迎此人復有
諸天伎樂歌舞作唱天女讚嘆復得
持明輪王與彼持誦之者受於灌頂
諸燃燈者種種天衣而得嚴身徧體
光明喩如日出住一大劫若阿闍梨
爲天輪王壽命延長得諸同行及諸
天人以爲侍者身體細妙下位難見
於一切賢聖之中最上最尊天人愛
敬於剎那中過於梵天持一切物供
養諸佛及衆菩薩天帝之德亦不可
及何況別諸天人與聖妙吉祥爲善
知識於未來世當得成佛

復有成就之法先須於大曠野寂靜
之地離諸喧鬧人物之類復有蓮華
池池畔須有山於此山上所有妙吉

祥儀軌經中一字眞言及諸佛菩薩所說眞言彼人隨意受持作法者食蓮華根爲齋志心誦持眞言三十六洛叉課誦畢已持執前儀軌所說第一幢安置山上用蓮華白檀荼俱摩香水浸佉祢囉木柴先安置蓮華三萬六千莖於爐內以所浸佉祢囉木同作護摩若護摩畢已世尊釋迦牟尼佛像於幢中放光照持誦者照已復入幢內令持誦者得五神通入菩薩地光淨如日隨意自在壽三十六劫復過三十六洛叉佛剎彼佛威力令得見三十六俱胝佛持彼教法於彼佛所而作供養與聖妙吉祥爲善知識於未來世得無上菩提究竟涅槃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九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第三成就最上法品第十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說此儀軌王最上成就法若彼誦者作法之時乘船入大恒河住河中間以乳為食誦眞言三十洛叉別諸眞言誦之皆得若誦數足見一切龍即作護摩爐如蓮華相用前第一憕面西安置獻大供養持誦者面東坐吉祥草座以白檀恭俱摩香薰裛龍花復用佉袮囉木為柴入在爐中每一龍花加持七徧而作護摩如是護摩數滿三萬作護摩時如有龍現或持香藥或持寶物而與持誦者不得受之若護摩畢已得持明輪王速具神通一切龍王皆悉降伏如同侍從隨意自在無有能勝之者壽命三十中劫親見聖妙吉祥尋以摩頂具五神通不久當來得成佛果復有成就最上法亦於大恒河中作法先用吉祥菓木一段為其舟船牢固造作復用吉祥菓木

爲於篙棹所用船工心須巧妙多有方便運彼舟船往來安穩恒在中流持誦者所有受持根本眞言或六字眞言三字眞言一字眞言及明王眷屬眞言爲成就法於船中面西安橙持誦者面東持於齋戒以乳菓子藥苗藥根等爲食一日三時洗浴三時換衣默然志心於彼橙前誦前眞言六十洛叉持誦畢已船自往於大海所用之物隨行受持入大海時不得怕怖唯持誦者一人可得迴船餘者皆否須臾之間可行百千由旬然就海中作成就法先作護摩爐如甕用佉祢囉木爲柴用白檀龍腦龍花合和爲團以瓦器內盛或大或小臨時俱得團數須滿六十洛叉加持作護摩亦然於護摩時有椤伽國住者羅叉變醜惡形復有龍宮名大富貴彼有大龍王從龍宮出變種種身現善惡相與彼羅剎發如是言汝起汝起爲我作主如是復有阿修羅夜叉天人摩護羅伽及一切聖者發善歎言勸請令起不得便起亦不得驚怖持

誦者即誦眞言左手結祈克印祈克彼等即生怕怖尋便退散護摩作畢龍鬼既無持誦者并所有船剎那中間往色究竟天及諸剎土往來自在發菩提心見聖妙吉祥獲得五通大力所有一切龍一切羅叉一切夜叉一切阿修羅一切天人一切衆生皆悉降伏受誦者勑復得一切諸佛菩薩聖賢慈心護念所有摩多鬼及一切鬼神不見其身何況能爲惱亂

復有成就最上法用吉祥菓木一段共恒河灘製作舟船復令一百二十人執燈身著白衣作於灘護然將第一燈如前儀則安置獻大供養復用龍花白檀荼俱摩龍腦合和爲圓數作三萬以佉祢囉木爲柴用作護摩作護摩畢已人及舟船剎那中間往彼梵世隨意自在復見聖妙吉祥得菩薩地具大五通住壽一劫作大持明輪王彼執燈者得持明天同爲侍從常供諸佛於未來世當成正覺

復有成就最上法或於河岸海岸及大海中離於喧鬧寂靜之處起壇持

誦求最上法皆得成就或雪山香山香醉山阿𣲖祢山三峯山及有花菓樹林之處如佛所說應是山川林野深淨之處離諸雜穢衆惡之類忻樂誦持眞言法行皆得成就若南印度或於吉祥山吉祥舍利塔等亦得成就法若北印度迦濕弥羅國你波羅國迦尾尸國以次小支那國大支那國所有山林河海清淨之處皆得成就眞言行法若於聚落城邑而作法者須是國王正直信敬佛法人民士庶孝養父母恭敬賢聖無諸外道邪見衆生如是國土於寂靜處或於舍下或於露地皆可起壇求成就法若於中天大印度內所有殑伽河岸焰母曩河岸信度河岸捺哩摩(二合)那河岸嚩諾史(二合)河岸嚩捺羅(二合)娑誐河岸淨岸迦嚩哩河岸娑囉𣲖底河岸泉多大河岸如是勝地可得成就最上法復有勝地金剛座大塔中轉法輪處安瑞像塔中及迦毗羅城摩耶夫人生太子處鷲峯山中花氏大城俱尸那城末度囉城曲女城烏濟你

城廣嚴城如是國土聚落皆是福德吉祥勝地所作所求皆得成就若有天人住處或屍陁林或有一堂一殿安尊像處或有花菓大樹下或山頂高顯處或優樓頻螺大池上或摩嚕波國滿城中及你奔拏河恒河入處海門邊鉢囉野誐大尸陁林及佛寺塔廟一切世間殊勝之地俱獲成就最上秘密法所有邊陲之地野外無諸花菓樹木之地不得作法所有惡人集聚不律儀處暫住即得久住持誦結壇作法終不成就若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聖賢經行之處最爲殊勝其阿闍梨先須於眞言儀軌法則道業並須精熟復須持戒清淨離諸貪欲智慧通達利益衆生然可依法持明結壇誦呪作於護摩所求滅罪其罪皆除所求吉祥一切成就如起首作法先面西安置幢像持誦者面東座用蟻子所運之土恒河岸上土復用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合和爲泥於彼幢前作一孔雀於淨地塗者長吉祥草於彼幢前作如車輪形令

持誦者右手執其輪左手執孔雀於白月十五日夜燈前作大供養燒龍腦香至天明日出時彼泥孔雀變成大孔雀王輪亦出光持誦者現作天身身有光明如日初出著最上衣莊嚴於身即時頂禮諸佛菩薩旋繞燈像已即自收燈經須臾之間乘彼孔雀過於梵天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天人為其眷屬自作天輪王壽命六十中劫隨意自在富貴具足無能勝者親見聖妙吉祥為善知識此人不久當得成佛

復有成就法如是所樂柱杖淨瓶齒刷絡腋雄黃眼藥刀劍弓箭鉞斧種種器仗等或二足四足駞騾象馬師子龍虎等或飛禽之類孔雀白鶴鸞鳳等禽用白蟻所運之土或河岸土隨意所樂以泥作之或坐具臥具傘蓋頭冠一切莊嚴之具亦隨意作之或是僧家所用之物數珠革屣衣鉢錫杖剪刀針匙等物若是錫杖刀斧等並用上好鑌鐵作之其餘之物用

前香泥修製修製既成復用五淨之水洗過然用閼伽水灑淨或一字真言或別真言誦八百徧以為結淨自作擁護以次如前所說於清淨祕密之處面西安置第一幢像持誦者面東坐於彼像前獻大供養燒龍腦香等於十五日夜執持所造物像志心誦前根本真言至於天明日出之時幢出大光所有前香泥象馬及彼鸞鳳乘之即可騰空自在若刀劍器仗乃至數珠革屣等執之亦然身如日出放大光明作天輪王為一切天主壽一大劫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天人為其眷屬居最上摩尼寶殿前所乘象馬等類恒自隨身具大勢力自己真言常得成就他所呪法亦能破之於自誦者作大擁護令彼阿闍梨有大勢力具大精進成廣大身得聖妙吉祥讚言善哉以手摩頂為善知識乃至當得坐菩提道場成就佛身得一切眾生尊重供養令諸有情到真實際獲不退位是故我今略說最上成就法行於最上寂靜之地建

置最上第一幢像作大最上殊勝供養行大最上眞言事業所以持誦者乘空自在得天輪王大菩薩位具五神通往千佛剎於聖妙吉祥前成就一切智智復能布大法雲降甘露法雨普潤世間利樂有情以最上成就法力而能現作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賢聖如是殊勝一切所欲吉祥之事皆得成就

第四淨行觀想護摩成就法品第十二之一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中大會之衆根機成熟純善相應告妙吉祥童子言我爲汝等欲說中品幢像儀則之事有中品事業中品成就法善哉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尒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來爲一切世間天人師利樂有情救拔群品唯願世尊悲愍我等及末世衆生令所有法略爲宣說

世尊告妙吉祥汝今諦聽若有持誦阿闍梨若能修諸梵行持戒清淨身心柔軟悲愍有情若安居處於此一切眞言成就法作其觀想持誦護摩

決定不虛皆得成就如儀軌王所說
若曼拏羅阿闍梨攝受弟子令入曼
拏羅與彼灌頂所受弟子依法進修
恒入三昧身心平等智慧明達所言
誠諦離諸妄念勇猛不退恭敬孝順
不老不少於諸利養而無愛著於自
戒行亦無缺犯悲愍有情一切平等
如是之者於此眞言密行先作精熟
而後求法又此阿闍梨於妙吉祥曼
拏羅眞言密行深入無礙得大總持
善能分別三密妙行於法界性無畏
無著人相具足生貴族家勇猛精進
善療衆病斷貪嗔癡有如是德是名
曼拏羅阿闍梨與彼爲師其行無等
若彼弟子夫欲求法於妙吉祥童子
儀軌三昧深懷愛樂發恭敬心五體
投地誠心告白我今願樂求受灌頂
唯願阿闍梨慈悲攝受阿闍梨觀彼弟
子威儀梵行戒品身心得如前說者
即時攝受依法軌儀試驗彼等與彼
灌頂教授眞言令入三昧學祕密印
如斯堅固信樂不退即爲解說一切
眞言成就儀軌若非此人於此儀軌

不得為說若彼弟子得阿闍梨歡喜
隨自力緣如法供養時阿闍梨教授
養育如同父子所業既就復令隨處
建置道場所有儀軌如前所說揀好
壇地無諸雜穢瓦礫骸骨清淨之處
安置檀像召請賢聖以香花燈燭種
種供養獻閼伽水獻座及發遣一日
三時洗浴著新淨衣持誦等日日如
是復次阿闍梨精進持戒審諦思惟
微妙法界深猒世間遠離幻法於諸
眞言通達無二成就甚深最上法行
自作擁護如佛所說此眞言王若人
依行必獲聖道又持誦者善能分別
三世業報於微細罪生廣大怖所有
世間呪法諸佛眞言金剛部族蓮華
部族如是法教不憚辛勤勇猛修習
學令成就如得成就於寂靜處如理
思惟志心持誦利益有情植衆德本
有如是行德而可為師若有學者書
寫受持眞言法行作曼拏羅求受灌
頂如得成就利益無盡復自隨其緣
力供養於師以飲食衣服卧具湯藥
香花燈菓恭敬供養如供諸佛而無

有異於四威儀無令缺犯保重於師如保己命所學成就長壽無病一切所願皆得滿足若彼弟子尊重事師得師歡喜所有過去現在諸佛世尊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一切天人皆生歡喜若師有德無德有梵行無梵行不得毀謗又師自道法如法解說無復悋惜令彼修學長養法眼使一切眾生歸依有處如是弟子依阿闍梨得入諸佛祕密法藏如是阿闍梨依彼弟子傳通聖法令下善種是故師資相應成就佛法不斷三寶相續若無弟子付受法教恒行慈愍當若眾生與彼宣說入聖法對大乘儀軌眞言法教上中下品修行要道最上希有難得之法漸次誘引令得修習薰生智種而得通達最上法行依教奉行隨處還修曼拏羅法如前儀說揀擇勝地於恒河岸信度河岸或大海或大野或高山或近山或深山或樹下或林中或中國聚落如是殊勝清淨之處志誠持誦心離散亂隨緣乞食食已默然冥心密誦降魔息災無

不成就若復爲人所爲之者亦須信重愛樂忍辱柔和諸根無缺人相具足一切法事次第教授令彼早起於大河中取彼河水濾過無蟲用自洗浴令身無垢復用粖香志意加持然用塗身即令入壇彼阿闍梨亦自洗浴於河岸坐復用淨土洗手二十一徧然後刷牙整頓衣服於其佛前頭面作禮以香花飲食種種供養種種讚嘆重用香花獻閼伽水獻已禮敬復自白言某甲弟子無始流浪罪業無邊身口七支其過不一今對佛前志誠發露願罪消滅如是懺悔復從坐起於彼懺前坐吉祥草座手執數珠一心持誦所誦眞言須是依師傳受文言決定即許持誦若非傳受若句義差錯及別眞言不得持誦恐不成就又此壇法有上中下今唯說中品法事誦課儀軌眞言梵韻皆作中品又所發音韻亦不得高亦不得低聲調和雅文句分明此爲中等懺像亦然過去諸佛同所宣說又每誦眞言勿令異人聽聞恐彼疑惑返成墮

墮須於寂靜之處結界安居志心持誦若持誦時於夜第四分或半夜時趺坐持誦至早辰日出以次中午獻閼伽水發遣賢聖其事訖已宣揚義理解說法句以次讀誦經典讀十地經般若波羅蜜經等如是讀誦恭敬供養投地作禮復誦根本眞言調伏諸根專心佛道即得成就最上之法復次阿闍梨若入聚落求化食時默然淨行密誦法句顧瞻道路無蟲之地而得行之所乞之舍人有道心正見重佛即得乞食若無道心邪見顛倒非因計因不得往彼恐生疑謗墮墮彼等又於聚落若見美妙色聲等境不得貪著妄生適悅如入軍陣勇猛無畏破彼强敵如遇冤家深懷嫌猒若見女人想觀不淨臭惡膿血蛆蟲爛壞如屍陁林種種枯骸深生猒離若彼愚盲生顛倒見苦處執樂非淨計淨於彼女色耽著不捨業繩纏縛墮六趣中輪迴往來無有窮盡生死相續苦惱不斷譬如有人執索鞦韆往復高低繩不離手業繩亦介六

趣昇沉業不離身如輪給水如蟻循環而無窮盡佛說女人爲苦根本由是諸苦相續而生是故行人宜心遠離若阿闍梨如爲女人喻若得病無其增益所求不成上品中品乃至下品成就之法皆不成就爲破戒罪諸佛菩薩而無護念一切眞言都無勝力人天福報少分快樂亦不可有何況眞言最上之法又若親近女人於未來世欲求菩提涅槃永不成就何以故女色壞人障聖道故譬如有人截多羅樹頭於其截處芽永不生智種亦然女刀截故善芽不發是故女人過失既深切要遠離若彼智者心不邪亂離妄清淨觀彼女色如空中花如水中月不貪不著無得無捨於曼拏羅成最上法是名曼拏羅阿闍梨清淨乞食之行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 府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第四淨行觀想護摩成就法品第十一之二

如是阿闍梨於彼王城聚落乞食歸已於清淨處安置其鉢即出房外用無蟲淨水舉其左手以洗雙足足既淨已復取淨土以洗於手持誦眞言七徧而爲加持然用清淨器物盛新退下黃牛糞以無蟲淨水相和調合於其佛前作七曼拏羅四方平正或一肘或半肘第一曼拏羅廣闊一肘獻釋迦牟尼佛第二曼拏羅獻菩薩第三曼拏羅獻本尊眞言第四曼拏羅獻辟支佛第五曼拏羅獻三寶第六曼拏羅獻一切賢聖第七曼拏羅獻一切衆生令獲利益如是儀法日日修作不得缺犯作曼拏羅已復於寂靜之處密誦眞言而重懺悔懺訖而起令彼淨人於河於泉等取無蟲淨水盛淨器內一心洗手復洗頭面耳鼻等皆令潔淨然漱口三二遍持誦五遍或七遍即捧空鉢往詣流泉

河澗等處如法洗鉢洗已歸院以鉢
感前所求之飯少許而供養佛及本
尊法教復誦眞言所受用鉢或金作
銀作銅作或瓦作或樹葉皆可爲其
應器所持鉢飯作供養已復分一分
與後來者或客人或貧苦者不得多
與量力施之恐自不足減於氣力有
妨持誦及焚修事若是獻佛之食自
不得喫轉施貧人或飛禽等若自喫
食不得傷飽持誦成就餘剩之食施
諸貧苦如是佛說一切衆生以食爲
命皆依食住假使天人阿修羅乾闥
婆龍夜叉緊那羅羅叉餓鬼毗舍左
部多烏婆吵囉迦及諸星曜等未有
不假食住而不食者或自然飮食或
造作段食若欲界人天唯是段食若
色界諸天飮食細妙以禪定爲食若
無色四空香爲食故是故佛說令諸
衆生依食資身進修道法持誦法教
修諸梵行恭敬聖賢孝養父母乃至
無上佛道成就不難譬如有人食所
資故勇猛強力堪荷重擔遠行前路
不以爲難行者亦然身力安健上求

菩提下度有情作大利樂亦不為難
是故於過去世有佛世尊名曰迦葉
如來應正等覺為彼一切貪苦衆生
於其飲食恒所乏少令心逼迫常受
飢苦利益彼等而為宣說最上真言
令得具足種種飲食消除飢病佛言
一切聲聞之輩有菩提行而欲進修
須假段食以支身命汝令諦聽當為
汝說是時會中聲聞之衆皆大歡喜
而白佛言世尊法王甚為希有慈愍
衆生三界第一唯願饒益我等說此
最上真言是時釋迦牟尼即受其請
發迦陵頻伽聲響如雷鼓告部多衆
言汝今諦聽所有十方世界現在會
者二足四足多足無足及過去來衆
一切衆生我今利樂於彼令得飲食
豐足即說往昔迦葉世尊所說真言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
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怛你也二合他
唵引誐誐你引誐誐曩曩嚩吽引阿引
曩野薩哩嚩二合護盧護盧三摩野
摩婆娑摩二合囉阿引迦里沙二合尼摩
引尾欏嚩摩引尾欏嚩野體引悉頡

二合旦彌引三波引捺野娑嚩二合賀引

尒時迦葉世尊正等正覺說此廣大眞言法時於虛空中起大飲食雲徧覆三千大千世界於其雲中降彼種種美食令彼衆生隨意取食皆獲飽滿離諸飢苦復有渴者於其雲中降八功德水於剎那間普皆充足時彼會中一切大衆歎未曾有何故雲中有斯美膳是佛世尊所說微妙祕密眞言威力所置我得隨喜頂戴奉行即從坐起五體投地禮足歡喜而退一面

我釋迦世尊亦爲饒益愍念衆生說此儀軌王最上眞言令彼一切飢渴衆生充足飲食若持誦者先須依法求成眞言勝妙之行於山頂上安置聖妙吉祥中品幢像以種種香花飲食獻大供養持誦者每日喫三白食或只乳食亦得即誦迦葉如來正等正覺所說眞言七洛叉然用佉祢囉澀木優曇鉢澀木吉祥菓澀木皆長一尺以酥酪蜜搵令滋潤誦前眞言作於護摩八千徧於夜半已來於其天

中起黑風雲彼持誦者不得怕怖亦不得起但誦聖妙吉祥八字心眞言與彼同伴法事之者作其擁護彼黑風雲即便自散又於空中現女人相一切莊嚴光明照耀向誦者言我得成就汝上人起誦者用惹帝花香獻閼伽水作此法時女人不現如是自身與其同伴二十五人所求飲食天自雨下及隨意受用之物皆得充足持誦者獻閼伽水發遣賢聖旋繞幢像三帀畢已作禮諸佛一切菩薩

復次作虛空行等成就法如先所說種種清淨之地或山或海等地持誦者及同伴人依前儀則持誦眞言作其擁護用中品幢面西安置持誦者面東坐吉祥草座用佉禰囉木爲柴以白蓮華酥酪蜜合和爲團作八千護摩每日三時而作護摩如是至二十一日到夜半時作護摩法畢持誦者即見聖妙吉祥所求皆得或虛空中行或隱沒身形或大福長壽或王所愛敬乃至成就聲聞辟支佛菩薩之地於五神通亦得成就令此壇法

有大勝力所欲皆得請召聖賢發遣
神鬼呪成仙藥及無智愚迷作種種
過失以眞言威力亦得解脫
復次釋迦牟尼說中品成就法如前
所說淸淨勝地面西安置幢像持誦
者面東坐吉祥草座以香花供養廣
作法事每日三時志念眞言如是數
滿六洛叉念誦畢已以迦尼迦羅花
白檀恭俱摩香合和爲團作百千護
摩其數足已幢自振動復出光明普
徧照曜不久之間得三十三天帝釋
之位若以此幢頂戴受持得入三地
具五神通爲生說法復至七地乃至
未來得成正覺若持誦者依前儀軌
作法持誦皆得成就如迦葉世尊所
說眞言依法持誦所求美食八功德
水決定成就隨意豐足若依妙吉祥
根本儀軌結界持誦所求金銀珍寶
摩尼珠寶上妙仙藥等無不成就如
上儀軌法行若彼阿闍梨勤誦修習
常得成就又持誦者若依法持誦所
乞得者種種飲食若欲食時先供聖
賢深生慚愧然可自食若有餘食送

在河中或無人淨處施諸畜類有情施已洗鉢一心專注若是瓦鉢洗已薰乾其餘木鉢金銀等鉢洗淨無垢即得受用若稍不淨不得使用如佛教勅若乞食之鉢不得雜用盛物亦不得喫食乃至香藥菓子等皆不得盛又諸比丘如無應器或用荷葉喫食或用蓮華葉優鉢羅葉妙香花葉最上花葉布羅乂葉優曇鉢葉若尼俱陀樹葉及根莖枝條俱不得用娑羅樹葉阿浸羅樹葉波吒羅樹葉室里沙樹葉菩提樹葉並不得於葉中盛食喫食復有釋迦如來行住坐臥之處所有花葉樹木並不得受用若有違犯破自三昧離前葉外其餘樹葉許用喫食若瓦器銅器銀器金器水精琉璃之器及鐵石等器皆得喫食又若蓮華若諸樹葉或以供養諸佛菩薩及聲聞緣覺者亦不得用若持誦者如前所說樹葉及供獻佛衆聖者花葉樹葉並不得受用喫食若有求法持誦者受用供佛之葉喫食之時下品成就之法決定不成何況

中品上品吉祥增益息災降伏一切所願之事定不成就若有樂修淨行精勤持戒得成就一切眞言者許共同食若非此輩不得同食亦不得手相招喚往來同食如所乞之食雖少須作豐足之想若諸持誦之者依此儀軌如是而行於一切眞言求成就法如觀掌中必得成就汝等諦聽我今復說潔淨眞言威力廣大若持誦者念此眞言七徧所有一切飲食以手按之成潔淨食可得自喫天人及部多衆於彼身上以手摩觸按之皆成潔淨眞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引怛你野二合他引唵引薩里嚩二合緊唧沙曩引舍你曩引舍野曩引舍野薩里嚩二合訥瑟吒二合鉢囉二合喻訖旦二合三摩野努婆摩二合囉吽弱婆嚩二合引賀

此眞言若喫食已復誦七徧以手摩觸自身及頭頂上然經須刻之間於彼檜前讀誦一切經典佛母般若經聖月燈經三摩地經十地經金光明

經孔雀王經寶幢陀羅尼經如是等經早晨讀誦至於午時隨讀多少即時迴向收經按上以淨衣蓋覆作禮經卷往於河岸手捻淨土誦此真言七徧然後洗浴復說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野(二合)他(引)唵(引)薩里嚩(二合)訥瑟詀(二合引)鉢囉(二合)訥瑟詀(二合)娑旦(二合)婆野吽印你達囉達里尼俱摩囉吉里(二合)拏嚕閉尼滿馱滿馱三摩野摩努娑摩(二合)囉頗吒娑嚩(二合引)賀

令此真言於曼拏羅能結界擁護降伏一切障難若以線上加持七徧繫在身上一切處行作一切事皆得擁護若結五髻大印誦一洛叉所求之事無不成就若以瞿摩夷淨土用無蟲水持誦若洗浴身上及塗壇地兼所用器物並成潔淨不得用不流死水惡水亦不得戲論衆生又須觀想自身爲苦爲空無常無我無主無宰無救無歸輪迴無巳深懷苦想如入深水一心專注若離此觀如鶩鳥去

伴恒增痛苦又彼誦者恒須觀想諸佛境界七寶蓮池青黃赤白蓮花荷葉滿池開敷於池四邊種種嚴飾世尊於彼坐師子座金色光明圓滿相好悉皆具足於佛右邊有聖妙吉祥諸相莊嚴坐蓮花座手執白拂或坐或立或紅或白或金色如是觀想彼佛左邊有聖觀自在如中秋月色手執白拂復有八菩薩慈氏普賢地藏虛空藏除蓋障滅罪金剛手妙財并前爲十菩薩右邊八辟支佛贊那囊辟支佛嚩摩那囊辟支佛計都辟支佛娑計都辟支佛白計都辟支佛哩瑟吒辟支佛烏波哩瑟吒辟支佛你弥辟支佛及八大聲聞大目乾連舍利弗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墮畢陵伽婆蹉羅睺羅大迦葉阿難陀如是觀想又彼大聲聞相近有無邊比丘衆於辟支佛相近有無邊辟支佛衆八大菩薩相近有無邊菩薩衆乃至大衆徧虛空界如是作其觀想又持誦者復觀自身在池水之中水至於臍以天上人間種種名花曼陁羅花

大曼陁羅花馱覩瑟迦里花雨花印你嚩囉花蓮花大蓮花如是之花積如妙高山及種種幢幡寶蓋天衣妙香燃百千那由他俱胝燈而用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聲聞緣覺兼與一切衆生施食供養復想世尊眉間放白毫光照一切有情若持誦者如是依法儀軌作此觀行不久成就菩提大果又佛說此觀行法則利益一切衆生於持誦者勝行第一又如佛說三種曼拏羅三品成就法三等燈像儀則彼持誦者依法次第審用淨心作其觀想能斷一切根隨煩惱然後獻閼伽水發遣賢聖復想自身却出水中方得觀行周圓汝誦眞言者恒令修習無復忘失若欲持誦如前儀軌還於淨處安排燈像結界請召供養加持作護摩求其擁護一如前說令此儀中更令讚嘆諸佛菩薩賢聖若欲大小便利遠離壇場無風窟處自日面東夜間面南亦不得思惟佛法等事非潔淨處如是事訖用淨土無蟲淨水洗手誦前眞言三十徧

小便誦七徧或觸鼻涕唾去壇不近
不遠亦須洗淨兩手然於每日洗足
先洗右足後洗左足不得兩足相觸
然以塗香結淨又持誦者復有五種
清淨第一身業清淨第二口業清淨
第三意業清淨第四行眞實清淨第
五說眞實清淨法復能通達微妙第
一甚深之法遠離殺生偷盜邪婬妄
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破戒非法若
行非法殺生偷盜愚癡邪見謗毀正
法是人永劫墮彼焰魔羅界爲傍生
餓鬼或入黑繩等活乃至阿鼻大地
獄中受種種大苦設得人身諸根不
具愚迷闇鈍何能成就最上之法是
故持誦之者遠離諸惡親近善友依
法勤修於諸眞言必得成就最上之
法

又此儀軌有上中下若持誦者一一
依其儀軌志心行法法事和合人法
具足所求之事一切成就又眞言之
行所成之果全在儀軌儀軌圓滿是
事相應即眞言有力功利殊常所欲
所求決定成就雖誦眞言若虧儀軌

行不相應即眞言法無其勝用若求
大果必不成就又此三品儀軌一一依
法不得雜用若上品中用中品儀若
中品內用上品法若下品中行中品
事若下品中行上品法如是手有雜
用三品所求皆不成就若彼行者起
首作法如法行儀如儀作法心無二
緣是行正法成就眞言復能利樂一
切衆生若異此儀而行於法法成非
法眞言不成行有唐捐福無所獲過
去諸佛說此三昧福利群生若彼佛
子於此儀軌王善能通達依法持誦
即眞言相爲菩提道此人不久而坐
道場圓成大覺復次誦法之者於眞
言法則深妙之事秘密之行雖得成
就亦須恒持戒品長作禪觀不斷持
誦如壇法未成闕少供物可得暫住
壇法周足勇猛精進課誦相續三昧
不間累劫之罪而得除滅一切衆生
皆獲功德譬如大轉輪王一切財寶
悉皆具足隨意受用而無有盡今此
眞言如來所說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隨諸有情利樂無盡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二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　天息災　奉　詔譯

數珠儀則品第十二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觀察諸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今諦聽明眞言行修行行人爲一切有情持誦眞言及諸經法平等成就法數珠儀則一切眞言汝當諦聽深心諦受

尒時妙吉祥童子聞是說已白世尊言善哉世尊願爲說彼一切眞言行當令諸修行人及一切有情聞如是已皆悉能令獲得三昧

尒時世尊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諦聽諦聽我今爲汝分別廣說所有一切樂眞言行諸有情等若能清淨受持一心專精於一切義皆得成就

我今說最初眞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進怛野(二合引)訥部(二合)哆嚕閉詖(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俱嚕俱嚕撻哩嚩(二合引)囉他(二合引)娑(引)馱野娑馱野撻哩嚩(二合)

努瑟吒二合尾謨引賀你誐誐曩引
末羅濕吠二合引尾戍引馱野娑嚩二合
引賀引
此眞言若有行人凡欲造作數珠一
切諸事所求清淨至於鑽磨貫穿種
種受持凡所作事皆悉成就初覓珠
樹將欲收取先當加持彼樹及擁護
自身須專注誠心念此眞言三十七
徧然於樹下眠宿一夜以求前相善
惡之應彼人若於夢中見彼非人現
醜惡相彼持課人如實知已復更日
日於晨朝時往彼樹下瞻觀或更不
見彼欲所採之珠此者乃是大不吉
相彼持課人速當遠離彼樹往詣別
處求吉祥樹珠樹數種第一金剛子
第二印捺囉子第三菩提子第四槵
子及別樹等子具足者若得此等諸
子樹已當先使同行人上樹若無同
行人當自上樹選最上枝有子具足
者念前眞言加持之彼上樹人齊上
樹時心不迷倒乃至身及杪枝直至
收得其子此爲最上珠我說此珠爲
最上用得最上法成就若至中枝穫

中等珠得中法成就若至下枝獲下珠者當成就衆下果報其子若是瘦脣及有蟲蝕皆不堪用若得西枝子爲珠者得法成就當獲財富若得北枝子爲珠者當得聖賢愛重夜叉及一切部多皆悉降伏至於天人乃至乾闥婆緊那羅羅剎等皆悉降伏若依儀軌作諸事業一切正事皆得增益復得一切成就所求皆得若得東枝復見彼枝有果見在若得彼子爲珠者凡所修行持課行人得持明成就作種種事皆得圓滿尊心受持亦獲長壽若得南枝長而無葉彼雖有子不可爲珠若爲珠者害衆生命故彼持課人當一心遠離彼南枝若不長及有葉彼或有子堪爲珠者彼持課人亦須捨離何以故猶能殺究家故若捨而不取乃獲福無量若得下枝長而下指乃至入地彼枝有子得爲珠者彼持課人當依儀軌專注受持念誦者凡是地中山間所有空處有修羅往處是持課人皆悉能入與修羅男女同住於修羅宮中經於一

切受最上快樂初於樹上得珠子已下樹之時彼持誦人誦前真言而作擁護當求清淨之處決第成作或自或他隨心所欲隨彼遠近樂住之處或恒住處持欲辦造宜先一一清潔身心專注然執取珠子鑽持磨瑩一一逐件各念真言或三徧或五徧或二十一徧誦真言已智者說言令為某事一一言述呪願畢已乃得珠體清淨復令童女合線而用五色線合色如花鬘或三合或五合隨珠所受當須緊合智者選子切須勻好不得朽損及與缺減並須圓滿仍細為上彼菩提子金剛子印捺羅子穗子等及用別子一一揀選殊妙上等彼持課人要當一心專注成辦此外或用金銀真珠水精硨磲瑪瑙及以珊瑚種種諸寶或用最上摩尼寶等必須圓滿肥潤勿令缺減凡貫穿時攝心尊注不得散亂珠成之後所有求願疾得靈應若無前來諸色樹子珍寶等物祇用吉祥草結作亦得珠數不定亦有三品上品一百八中品五十

四下品二十七別有最上品當用一千八十為數復有用金銀銅鐵鍮石鉛錫等鑄或一種二種三種鑄成唯求堅牢圓滿勿令缺減仍須光明瑩淨如寶瓔珞凡持課行人當須持戒清淨然更就長流河水及別淨水清淨澡浴竟然持數珠先以淨土揩摩後用水洗然後復用五香水洗復以上妙塗香及上色白栴檀香及恭俱摩等香水摩拭竟彼持課行人將此珠就諸佛像處其佛像或塑或畫當求最上嚴飾第一等像釋迦牟尼佛人天之師依於佛言結其地界安置佛像於彼佛前端身正坐一心專注誦真言一千八十徧或一百八徧以兩手捧奉上本師釋迦牟尼佛奉獻佛竟然於佛前安置此珠放此珠時如圓壇相或如蛇盤相纏相彼持課行人至夜然於佛前地上布草眠宿以求前相若於夢中得見佛及辟支佛聲聞等相彼人所求決定成就若見童子及見幼小童子種種相貌復得施獻數珠彼持課人於陁羅尼

得一切成就或別見善相而於所求一切易得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護摩品第十三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諸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今當廣說妙眞言句護摩等事最上儀則若有依行得持明成就所有安居火天微妙諸行最上儀則我今當說云何彼一切行人持明修行等事我今先說秘密火心眞言曰

唵烏底瑟姹二合賀哩冰誐羅路呬哆引乞叉二合祢呬捺那引波野吽發吒發吒薩哩嚩尾覲曩二合曩舍野薩嚩二合引賀引

妙吉祥此是火天最上心明若有所作欲得一切成就常當先須持念此大火天心明三加持酥作護摩事請於火天必能來降若有行人依法修行作三種事所謂息災增益降伏等事所使乾濕柴木長短厚薄用不用法凡息災法當用無憂樹柴其柴可長一尺二尺厚可三指仍須潤澤係

法使用必獲吉祥若是枯朽及与半燒兼或蟲蝕皆不堪用或使芸者須得緑色及白色者若是黒色及有半燒蟲竅等亦不可使用作護摩爐亦不得太高凡作爐處須選勝地清淨之處或就山間或河岸邊或安居地或寒林或空舍並可為作或是深山頂空伽藍大曠野處亦得此等處是諸佛如來所說最上修行之處選得處已其地先須掘深一肘或三四肘已來除去其中一切不祥之物若是一生清淨之地無諸雜穢秖掘一肘已來更求好土用填其內其爐秖闊二肘或圓或方或半月樣周迴泥飾作蓮華緣於中間安三股金剛杵安置杵已仍備一切護摩所用之物復作草座薦去壇一肘安置持課行人於薦上坐作護摩事彼人求最上事速成就者先須自心決定不生疑慮若作息災當面東坐作增益者當面北坐若作降伏當面南坐彼持課人若欲所作成就者常須持誦勿令間斷作護摩時使用尾羅樹柴阿哩迦

柴布羅义柴你乞嚕馱柴如上請木皆須潤濕爲息災增益等用若作降伏用乾枯者若阿摩樹柴及一頭尖者一切皆不得用若作增益息災等事無濕柴者即用乾者用時即使軟嫩青吉祥草周徧纏裹綠色柔潤如孔雀頭如是法則以爲恒式其草若赤及乾枯者亦不得用若使用者我說此人獲無量罪作護摩時求恒常清淨無蟲之水以爲灑淨當周徧灑三匝已著火天處復以草一握已來爲一束著近手處要點火其末著得口吹及用觸衣觸葉及用手等扇火須用扇子及清淨衣物扇火其火著已持課行人爲護摩等引三徧時得灑淨以右手作護摩取團食三擲并酥乳食等擲獻已誦根本眞言礼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一切佛隨意作礼次持誦火天心眞言一七徧請彼火天復以上妙香花獻請彼持誦人与智者坐位坐更不別用眞言先以稻穀花蜜酪等相和搵濕柴三片作護摩火天若爲增益事及眞言事當

搵兩頭將欲作法事誦眞言或一洛叉或一千八或一百八自初起首持誦一誦一擲柴物入火直至數滿不得間斷所使柴及酪乳蜜等須預備辦臨事不得闕用作護摩者先須知火煙焰色相吉祥成就不成就法若作息災護摩者火焰熾盛復一聚者兼得無煙者是吉祥相增益亦然有煙者降伏法非吉祥相佛所不護若是息災得火焰白色是最上吉祥之相所行成就得眞言成就若赤色者得增益成就若是煙作赤黑色者亦得三種成就若作雲色及種種相彼所作事及眞言皆不能成就其火焰熾盛時於中或見大地色及種種相復如初起首依法復作持誦及護摩等如吉相現當得眞言成就先所說曼拏羅儀則及作護摩請召發遣火天等事所有眞言皆是過去諸佛如來親所宣說若有行人能於彼佛像前以猛利心不生疑慮誦彼眞言如數滿足決定成就彼持誦行人若是身邊先有世間一切罪業不清淨事

佛未加護當須重重懺謝誠心持誦後必能成就若於像前心不間斷恒時持誦或作護摩一切前事皆悉能知當來獲得菩薩位及五通天轉輪聖王等亦得為地下主亦得為虛空長壽拕馱(切身)天及得夜叉夜叉女及阿修羅衆降伏及能調伏諸鬼神等及得諸大天乃至菩薩摩訶薩十地之位彼持課行人若恒持誦不間斷及作護摩者而於世間所作成就至於增益息災降伏三種之事決定獲得最上成就得見果報中下品事不為難也彼行人作護摩時當結五髻印誦枳世你真言作一切事擁護自身誦此真言七遍或八遍此為恒式真言曰

曩莫薩哩嚩(二合)沒馱冒地薩怛嚩(二合引)曩(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誐𩕳(切身)誐哆(引)喃(引)怛他(切身)他(引)誐(引)入嚩(二合)羅底瑟咤(二合)吽(半音)嚕嚕尾濕嚩(二合)三婆嚩(引)三婆吠(引)娑嚩(二合)賀(引)

此真言用加持粥及花香塗香一切

[illegible]譯

護摩物等二徧或七徧擲入火爐一
誦一擲乃至灑淨水亦須加持凡所
作念誦護摩一切諸事依起首次
第不失當求成就先結五髻大印及
誦积世依々真言而作擁護起首誦持
當獲一切成就智若或得見祥瑞及
妙善聲彼人得成就真言施願彼諸
行人先所求事作誦持々真言者彼人
當得一切成就若護摩中得鼓音殊
勝妙聲彼持誦人得說護摩事一切
處成就若復有祥瑞殊勝妙音飛禽
種種聲相我說此聲是善吉祥復聞
諸天適悅種種言音及現天蓋幢幡
天女莊嚴之相及得閼伽滿瓶之瑞
乃至復見世間最上無數色相此是
種種真言法成就之相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曼拏羅成就法大輪一字明王畫像儀
則品第十四

尒時世尊復觀察淨光天衆告妙吉
祥童子言汝妙吉祥有秘密明成就
法是一切々真言中大々真言智如來法
藏法雲入一切々真言自性虛空於世
間出世間爲最上師妙吉祥譬如如

來正等正覺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一切有情中爲最尊第一之師童子如是一切眞言中此明王爲第一乃是過去恒河沙等無數如來最上之說佛世尊寶幢如來內心最上秘密一切吉祥法諸佛讚歎能施一切衆生無畏滅一切罪令一切衆生所願圓滿云何世尊釋迦牟尼眉間毫相放大光明請召十方一切如來彼光所照十方上下一切佛刹彼中依住一切衆生蒙光所照皆受快樂其光復還入世尊釋迦牟尼佛頂世尊頂上大光焰相普徧照耀一切衆生出忿怒大力種種色相圓光莊嚴身大輪一字王明王出已光照一切虛空上下一切明王復有百千俱胝那由他眷屬圍繞以一切世間出世間供養奉獻讚歎大輪明王爲一切眞言力安住一切佛安住一切十地菩薩以最上寶滿一切虛空上下悉皆莊嚴復以大摩尼寶莊嚴身化百千俱胝那由他種種相光淨端嚴自稱說一字聲放大光明焰大光明於

世尊釋迦牟尼佛上面前虛空中瞻敬而住而彼光明照淨光天一切大衆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言我此大輪一字明是一切寶幢如來內心最上秘密能於彼佛像前以猛利心不生疑慮誦彼彼真言如數滿足決定成就彼持課行人若是身邊先有世間一切罪業不清淨事佛未加護當須重重懺謝誠心持誦後必能得成就若於像前心不間斷恒時持誦或作護摩一切前事皆悉能知當來獲得菩薩位及五通天轉輪聖王等亦得爲地下主亦得爲虛空長壽抱魔切身天及得夜叉夜叉女及阿修羅衆降伏及能調伏諸鬼神等及得諸大天乃至菩薩摩訶薩十地之位彼持課行人若恒持誦不間斷及作護摩者而於世間所作成就至於增益息災降伏三種之事決定獲得最上成就得見果報中下品事不爲難也彼行人作護摩時當結五髻印誦根本真言作一切事擁護自身誦此真言七

寶慶 大藏經函 十五張 羅

徧或八徧此爲恒式眞言曰

曩莫薩哩嚩 二合 没馱冒地薩怛嚩 二合 曩 引 摩鉢囉 二合 底賀哆誐薜 切身 引 誐哆 引 喃 引 怛(他) 切身 他 引 唵 引 入嚩 二合 囉底瑟咤 二合 吽 牛鳴音呼 嚕嚕尾濕嚩 二合 三婆嚩 三婆吠 引 娑嚩 引 二合 賀 引

此眞言用加持柴及花香塗香一切擁護我於一切寶幢如來處得彼婆陵捺囉王佛無量壽佛勞鉢囉婆賀佛妙眼佛妙幢佛花王佛蘇閉那多佛路迦牟尼佛金光佛等及一切過去應正等覺悉皆隨喜宣說彼一字大輪明彼明云何所謂 唵部林 二合

妙吉祥此是一切如來第一微妙內心名大吉祥大輪一字明若有求者得一切眞言成就汝妙吉祥此最上儀軌王是一切眞言最上秘密勅若持誦者所有一切業障皆得清淨誦者當先誦三洛叉徧數滿足時童子汝此儀軌王於一切世出世一切法一切眞言儀軌皆得成就若作擁護能隱身入一切部多中無所障礙於世間出世間不能爲害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說是大輪一字明王持誦儀軌時三千大千一切世界六種震動光照一切佛剎彼諸佛剎一切如來悉皆集會彼淨光天衆會而坐彼一切佛剎所有衆生之類光所照者得大福德及得聲聞辟支佛乃至乃至令得菩薩十地不退轉位乃至無上正等正覺復有無量無邊世界無數衆生在於地獄餓鬼傍生苦趣住者蒙彼大明王大光明所照觸者皆得苦惱解脫受大快樂歡喜無量當來決定獲得三乘之位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彼大衆告妙吉祥童子言童子諦聽此大輪明王有大力勢一切無畏凡持誦行人所願圓滿得入一切真言法廣大儀軌能得一切真言成就能令衆生具足平等有大精進解諸方便成冣上智趣於菩提坐於道場得大涅槃

復次說畫大畫像儀則曼拏羅成就法若有如前安住真言行人求成就大輪明王未曾有法於一切真言冣

上自在有大力勢能滿一切所願能
破壞世間一切災難如佛現世若求
中下品事一切成就得大安樂極善
寂靜破諸罪業靈字此大輪明王於
諸世間是天中天最上佛日名一切
法自性智真如際最上儀軌凡所行
人宜應諦受若欲畫者先當以正心
專注求最上白氎勻細新好鮮白無
垢凡縷綖所織皆不得用其氎闊一
肘長二肘若無當用樹皮無蟲蝕者
所求畫人必須長者清淨之士不得
酬價所索便與起首畫日須就三長
月吉祥之日畫人當先沐浴清淨著
鮮潔衣內外相應淳善尊法仍與受
三歸五戒然後起首先畫本尊佛相
身如金色圓光周徧坐於大寶山大
寶龕中廣博相稱而用真珠雜寶瓔
珞寶鬘莊嚴周徧內外衆寶嚴飾於
佛頂上獨畫織蓋以衆寶莊嚴蓋上
畫二飛仙持蓋於佛右邊畫於行人
其寶山根下周迴四面畫大海水山
從海出像前周徧畫異識枳婆羅花
奔異識花嚩俱羅花瑜體迦花摩羅

迦花俱蘇摩花必哩焰虞花俱嚕嚩花印捺嚩藍花爍識地花奔拏哩迦等種種花卉復以如是等花及衆妙香和合作閼伽奉獻供養所畫本尊當如迦尼迦花瞻蔔迦花色相具足或如金色殊妙無比或畫寶勝佛或畫大福最上寶幢牟尼佛得一切法寶自在佛於大寶山大寶龕中結跏趺坐用優鉢羅花莊嚴寶龕彼佛面相慈悲端嚴作說法印施無畏相於龕外畫持誦人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手執香鑪瞻仰供養山根四面畫大海水山從海出此畫像彼持誦人當依儀則如法念誦作彼增益所求皆得

我今說彼曼拏羅天彼持誦人若持誦時皆悉能解所持誦眞言恒須精熟及得灌頂眞言儀軌妙吉祥此所說曼拏羅具足受灌頂法此灌頂曼拏羅一切眞言皆能知解恒時持誦擁護自身及擁護同行之人灌頂大師阿闍梨必須戒行具足有大智慧具福德相身心柔軟悲愍含識恒為

一切有情說於大乘凡所攝受弟子不過八人多即遠離如前所說曼拏羅儀軌皆是一切如來之所宣說汝須敬重常所修行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二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　奉　詔譯

大輪明王畫像儀則曼拏羅成就法品第十四之餘

妙吉祥我今更說粉壇曼拏羅可二肘作或四肘或八肘不越此儀如前法度求河岸山頂及別最上清淨之處擇畫壇位作四方相開四門四隅四緣方停端正以五色粉作或間雜五色種種色相微妙莊嚴彼同事人當須懇懃專注心無煩惱無罪業行如法知事恒誦持者默然依法起首若作息災增益當於中心粉作大寶山大寶龕龕中作大寶光幢如來結跏趺坐轉法輪相於像前作三重供養及作光焰印如法莊嚴用彼光焰普遍蓋覆晃耀皆滿於中所粉本尊三界大師如日初出喻恭俱摩花色如輪王相頭戴寶冠身著天衣及種種殊妙花鬘莊嚴作大笑面如大精進大力那羅延天妙色端嚴非老非少右手作覩縛俱羅花左手持光焰熾盛輪坐大寶山座翹一足垂一足

有光周徧火焰如火熾盛復如風吹如是莊嚴已彼持誦人於此像前所有求願一切成就及得一切真言成就至於諸有情等若有煩惱及五逆罪犯諸禁戒諸無智人造一切罪若依法修行皆得解脫若得見曼拏羅及持輪天尊於一刹那閒虔心隨喜者一切重罪皆得消滅於曼拏羅東門作芭蕉等莊嚴及作門額於門外誦真言作灑淨及獻菓食香燈及五香花鬘等皆最上精潔虔心鄭重於天尊前安最上殊勝賢缾不得觸動復護摩爐如前儀則安置然作護摩事所用柴當用佉你囉木波羅舍木吉祥木優曇鉢羅木阿哩迦木阿波末哩誐木等為柴作八千片或一千八千復以胡麻及稻穀花為酪相和訖作護摩事彼行人就吉祥星日先當澡浴著新淨衣食三白食如是清淨已然作護摩誦大輪一字明及作法事依法滿足所求大願悉皆獲得大力具足一切無畏若末刼時持誦行人恒持誦者於世閒及出世閒一

切事皆得成就是大明力得大精進乃至十力者及梵天帝釋護世等那羅延天日月天等至於夜叉羅刹摩睺羅緊那羅誐嚕拏摩多囉人及仙人一切有情所說真言皆得成就彼如是等此中請召皆悉集會若誦此大輪一字明王能降伏一切部多能召一切賢聖能得一切菩師及得一切有情信樂若依法行如法畫像求河岸山頂最清淨處安置若欲作息災增益者凡是所用並先安置持誦者於此像前面東於尊座上坐專心持誦不得散亂持誦聲不得太高亦不得太低若降伏部多速得成就若慈心悲愍世間有情所有憂苦逼迫無主無依及在惡趣輪迴諸苦者爲作救護皆得成就但於像前一心思惟想作人間所有最上供養而奉獻之復於像前依法作護摩事以清淨團食與白檀龍腦蘇俱摩等香合和作一百八團以此食擲於火中而作供養每一團一擲一誦真言以供你囉本鉢洛叉本𠆙切身誐魯馱本波羅

舍木以此等木為柴若無此等木可用別木不見是蟲蝕及乾枯爛木皆不得用一切有刺木亦不得用若用者自獲重罪此廣說一字真言儀軌於一切真言中最上於一切事使用得成無疑至於請召此皆召得若護摩事當用不洛叉優曇鉢羅尼俱陀等柴酥蜜酪等揾柴兩頭專心作護摩當為王家作護國事若為求生天作護摩者當用茶俱摩及白檀等若求為持明天王作護摩者用蓮花三十六洛叉作護摩後復作閼伽獻佛若得彼佛像上遍有光焰者於彼必得為主乃至得生梵天及色究竟天乃至阿修羅中此後一切聖人中恒得為主能破壞一切部多等以精進力大堅固力得法成就於持明天中恒得為王壽命一劫命終之後決定趣於無上菩提

又復有法略說若用白蓮花白檀同作護摩一百洛叉數滿功成決定得見寶幢佛得見佛已得五神通獲得長壽住一大劫時得近佛復得見無

量世界諸佛於彼佛所恒作供養与佛同居復有大寶世界彼有世尊号最上牟尼最上第一寶幢如來於中而住彼持誦者得住彼中決定無疑又復有最上法是如來最上之說用曩誐枳娑羅花及龍腦白檀恭俱摩等和合持誦者作護摩七十八洛叉作護摩後所欲召請皆得來至得天歡喜所求皆得彼持誦人得佛摩頂於摩頂間證七地菩薩位名真佛子得授記已決證菩提彼有知見皆從佛智脩一切真言行作大供養得五神通於一念間作真言王具種種相亦令他人具一切相樂法供養於一剎那中發菩提心於諸佛剎百千世界皆能得到得見彼佛及諸菩薩親近供養得聞法要

又復有法若有行人以清淨心專注議諦以金銀器或銅瓦器盛酥然燈滿一洛叉數定百千不剩不少唯以男子為同執事不得使女人執事彼燈一一執持於佛大輪王前供養奉獻一一皆徧每一燈誦真言一徧不

得少剎如是供養覓於剎那間得所求成就聞鼓音普徧吼聲有無數天衆及佛菩薩住虛空中讚言善哉善哉汝誠智者善能修行汝定不復沉淪苦海獲大安樂寂靜無畏最上清淨八正之道善者所行汝已能行必趣涅槃成於佛道

復有法修真言行求大輪一字相正覺所說是最上行大智法用你摩樹木作三股金剛杵兩頭中間作其停分常時安置像前若持誦時執持一心專注滿十六洛叉或八洛叉誦數滿已得法成就若得彼奉獻供養及金剛杵上徧有光焰熾盛者彼持誦人能往梵世及別天界於一切聖人中得爲主宰得爲持明天及得天上轉輪王等得轉自身作種種相妙色端嚴得延壽命住十中劫受尊勝快樂又復以菩提心修平等行遠離苦趣一切罪業得爲聖天命終之後復來人間亦受大快樂若是依法修行精進不退決定當證菩提之果

復有種種法若爲人作持誦供養修

此大輪王廣大儀軌者或求帝釋轉輪聖王持明天等諸殊勝事當誠心專注一切成就若巳得先行法成就者於一夜中結跏趺坐持誦不斷直至早晨者彼人得五神通若於冤陁林中守不壞冤專心持誦一字明一夜不間斷若早晨得所作成就又復若於冤陁林中持誦忿怒大力一字明王六箇月得法成就者所求願滿又復欲成就一切莊嚴具者所謂白傘蓋革屣耳璫瓔珞腕釧乃至衣鹿皮衣天衣淨牙齒木及兜鍪鎧甲寶劒寶帶乃至數珠蓮花等世間一切莊嚴皆得成就但於像前安前祥種種物等乃至寶莊嚴諸器仗等當灑淨持誦八洛叉徧若得前祥種種之物皆有光焰出觸持誦人者是法得最上成就隨觸之頃持誦之人獲得神通又復持誦人或將泥土所造莊嚴所成器仗之類或有情衆禽之類乃至有想無想及種種界種種有命物類及一切部多等或自作或教他作但於像前如前儀法灑淨持誦滿

六洛叉乃至七洛叉徧誦數滿已若於彼種種物上有光焰現觸持誦人彼人於所觸之頃獲得神通亦得最上成就能遊四方得長壽快樂轉身復得生於天上如是所作所求之事皆得成就亦得大力明王無量歡喜又復持誦之人如是修行廣大儀軌求大明力速成就者凡所作事必求清淨當用淨人身心清淨遠離憒閙好樂淨處恒常安住當用此人助修法事得法成就者得上品之果若用中下品人助修法事復自無上品專精之心所獲果報秖成中下品事若不為大事不作護摩至於少時專心持誦者亦獲福德國王大人見者歡喜若恒持誦罪障消除此眞言王若恒持誦每日誦二徧或七八徧擁護自身於一切處常獲吉祥若所著衣經三加持者若有著者能除病苦若加持三衣有患鬼病者以衣觸之病自除差若有嗔怒之人想彼面目而加持之彼人若見嗔怒自息若是部多惡衆與人為害作惱亂者但想被

惱之人面目誦眞言王三十徧以自
手口加持之彼人自免無所傷害若
有人間一切嬰孩於睡眠食飲之間
或備摩多囉鬼等恒爲驚怖惱亂者
以眞言王加持六十徧鬼自遠離驚
怖悉除若或有人住江河邊恒持誦
眞言王者水中鬼神有毒無毒之類
一切不能爲害如是大地人間有種
種之事以大明加之無不獲驗
若復有人恒誦持此眞言王者或於
見受苦惱速得安樂至於有大災難
亦速獲消除若以青蓮花稻花及諸
妙香和蜜作護摩者誦大輪明六百
徧或一千八十徧者亦得退寃家之
難逼惱息除若以摩利迦花白檀龍
腦恭俱摩等作護摩者當得鬼神敬
愛若恒誦持恒作護摩者於一切事
無不獲得至於三品靈驗在持誦之
人心所尊法及不尊法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一
切法行義品第十五之一

尒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於大衆中
從坐而起繞佛三匝頂礼佛足白世

尊言善哉世尊善能演說一切明最上眞言相應大法雲一切如來心大輪明王大儀軌法令彼行人於一切義得圓滿果行無上道持誦護摩入於三昧得因果相現證大十力未曾有法決定得坐菩提道場善哉世尊惟願說彼修眞言行人求成就者於彼夢中見吉祥相於一切明而得成就又復爲彼行人与諸衆生作大饒益修諸法行而夢中見吉祥相知彼所作決定成就世尊云何成就吉祥之瑞願爲演說

介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金剛手菩薩言善哉善哉金剛手汝大悲愍作夜叉王爲於世間衆多有情利益安樂復爲諸修行人而問於我彼於夢中見何祥瑞乃爲吉祥於一切明定獲成就金剛手諦聽諦聽汝善憶念我今爲汝一一宣說金剛手我先說言欲作法者先求清淨無礙之處所謂山中山頂山巖之處或河岸處清淨無礙作安居已安置佛像獻大供養然後取三長月白月吉祥日於夜

初分用白檀龍腦恭俱摩等香合和
用佉你囉木柴著火於佛像前地上
離佛四肘坐以團食一千作護摩若
大火焰清淨無煙者復以蓮花八千
作護摩以白檀搵蓮花護摩後結寶
座印獻座作護摩時用火天根本眞
言或用此眞言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南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娑曩引喃引怛他引唵引俱摩引囉嚕閉尼引捺哩舍二合野捺哩舍二合野阿引怛摩二合努引訥部二合底讚婆引嚩野娑嚩二合半喃二合弭引你吠引捺野野他引部旦吽吽頗吒頗吒娑嚩引二合賀引

此眞言能爲擁護若作一切護摩事
竟求成就應吉祥前相者當於像前
不近不遠布吉祥草於夜初分不睡
作相應觀想一切佛及菩薩等分明
見已頂礼懺悔仍擒自身奉一切佛
然後以頭向東隨意而臥若於夜初
分時所得之夢當知是陰所得於第
二分時所得之夢此陽所得第三分
時所得之夢是風所得俱非吉祥若

是第四分時所得之夢此爲眞實從陰所得夢者如是見摩尼水精眞珠瓔珞之聚或見大海大河大地處處水滿仍復流泝浮於自身或見水難水無邊際乘屋而渡或見雪山玉山水精山及見大雨又復見白繖蓋泉白莊嚴及眞珠網眞珠蓋及白象白馬等此夢是從陰所現又復見白色人白衣白拂及覩羅綿綃布白銀及鹽等又復見粆糖荳豆油麻之類如上之物或觸或受又復或夢食餅食粥及酥乳油蜜種種所食之物如上之類或觸或食又復見鞍馬騎乘或坐或卧或觸或騎如上種種之夢相似之類皆是從陰所變非是眞實吉祥之應於夜第二分時若夢見火及大火焰熾照於四方及見閃電光照一切此是陽之所變又或見鉾納摩羅識寶及見種種寶皆如火色又夢近火及復身觸以致熱惱又夢赤黃色種種之食又見天色昏暗不見日光又見虛空兼及大地乃至山石皆悉黃色又見車馬騎乘兼及大象一

切莊嚴皆作金色或坐或卧及以手觸皆是從陽所得又復見花鬘衣服及彼絡腋乃至自身悉皆金色有光有香如是乃至夢見種種異相並皆黃色此者皆是從陽所得於夜第三分時夢見光明照於虛空徧於四方又夢大地廣闊恒徧行體又夢上樹及上有刺之樹亦是從風所得又夢喫苦物及一切辛辣之物或復喫食菓子或生或熟亦皆辛辣又復夢見一切部多作舞或見自身作舞至於急性之人与之言語互相忤觸或見見種種惡相種種亂言此者皆是從風所變

又復有三種法合陰陽風三種所謂貪嗔癡三種貪爲陰嗔爲陽癡爲風及雜亂擾雜亂相若樂於法丈人之相是陰所生樂於嗔恚多於鬪諍是陽所生癡者黒闇忘失樂多雜亂是風所生如是諸夢境三法所生凡求成就當隨夢境之相又隨順陰說衆生色相若人顔色鮮白端嚴光潤不愚不鈍有智有慧執志不迴復多

勇猛有道心恒愛語長壽命最得陰
人奉重生遇吉星生復生魚宮必主軍
兵爲護國重臣得大富貴所有求事
非離眞言非因眞言隨自業果當求
成就得成就已求大福德求第一品
事皆得成就凡飲食自陰所發一切
恒不得食又隨順陽說其行相恒嗔
之相色多黑瘦好作惡事多爲邪行
然有勇猛精進復有智力多好朋友
多學問巧言說有道心學業不退意
多怨念愛說瞋事多知世法有我見
於苦無畏修眞言行精進不退必得
成就所有求事隨業得成作降伏法
速得成就一切誦者皆恭奉重所有
於他衆生或殺或害或侵或奪或爲
已或爲他然於法得成佛所不許嗔
相之人顏色多黑或紫色或雜色或
艷色或黃赤色遠離最上眞金之色
此人若躑宮生是大曜阿室隷史星
或本星處生宜食素愛酸辛之味壽
命延長得宿命智又復隨順風說衆
生行相順風之人身肢澁惡不太肥
瘦性不聰明志不決定多有忘失住

不恒所多有災嶮便彌觸穢處所又
貪食多病心好嫉妬於諸有情多有
嫌怨或得爲王多損佛法生險星之
處難知真實此人若恒持誦作降伏
敬愛求法必成若有衆生心發風狂
迷倒之者此人持誦制之便退若作
別善事業難得成就前已說陰陽風
三種所得夢境又合貪嗔癡等三法
所受身色心性所好可修可作諸事
業等若復於夜第四分時得真實夢
境一切真實於諸事業咸得成就
又復有多種宮事所謂羊宮牛宮男
女宮蟹宮師子宮秤宮童女宮蠍宮
人馬宮摩竭魚宮寶瓶宮魚宮天人
宮阿修羅宮乾闥婆夜叉等宮乃至
聖人等宮種種宮處種種有情而應
受生真種種形相有種種義業如來
所說彼求一切業果修行得吉祥宮
吉祥星相應者當獲廣大果報若無
因業果報不成若法義具足得真言
成就彼持誦人須具功德知真如理
分別因果此有功德此無功德若具
足業行得法成就如前業行依法所

說乃是過去如來行業功德爲諸有情求種種夢境見種種形相獲得祥瑞適意愛見或復見彼障難形相大惡夢境彼持誦人必有上中下品三種修習應須以最上大精進力求彼成就於決定事業離成就不成就疑惑之見求離障難者當更依法作彼觀行想四字大明童子化作六面六臂大明王大忿怒之相此明王形色如大焰摩菩薩著豹皮衣虵作莊嚴手執利劒現大威力破諸障難如日出世黑暗消除所有一切作大障難諸惡部多見此明王悉皆恐怖不敢更作諸障難事持誦行人障難悉除得法成就六臂大明王說此除障大明大陁羅尼彼諸部多及諸天衆悉皆諦聽陁羅尼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婆曩(引)喃(引)怛他(切身)他(引)唧唧摩賀(引)骨嚕(二合引)馱(引)鉢(二合)目佉沙吒左(二合引)囉拏薩哩嚩(二合)尾覲曩伽(引)哆迦吽吽(牛鳴音呼)緊唧囉(引)野悉尾曩(引)夜迦吤尾多(引)迦囉耨婆嚩

一(合)半南(二合)弭(引)曩(引)舍野羅護羅護
三摩野摩努娑摩(二合)囉頻吒頻吒
娑嚩(二合)(引)賀
大忿怒明王說此陀羅尼已所有一
切作障難者驚懼怖畏身心戰動是
時妙吉祥童子頂礼世尊釋迦牟尼
佛足作礼敬已即入三昧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彼淨光
天一切大衆作如是言汝等天衆此
忿怒明王有大威力所有持誦行人
求一切世及出世間眞言成就者被
部多等及惡衆生作諸障難行不饒
益者彼忿怒王令其自族而調伏之
不斷其命當令疾病受於苦惱擁護
誦者令得安住兼獲福德增長彼障
難者若不順其命頭破七分如阿梨
樹枝
尒時世尊作是說時彼妙吉祥童子
即出三昧佛告童子汝所說眞言義
深廣大諸儀軌中最上尊勝此忿怒
王大陀羅尼於諸世間令持誦人心
常憶念於晝夜中息彼究心障難自
遐常自擁護所作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三　帝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　奉　詔譯

一切法行義品第十五之餘

我今復說善人相貌持誦修行於真言行得成就義上中下品法若復有人族望尊高種姓清淨身相殊異色如真金頭如傘蓋鬚色紺青面如滿月額相廣平眉不雜亂眼長而紅睫不交雜鼻如截筒脣色赤好舌如蓮葉牙齒齊白頷相青密頸圓齶深頂髮右旋耳相垂下有精神復勇猛愛語無嗔少貪離欲常好清淨樂著妙衣好食上味淨行自居所言誠諦歸重三寶供養賢聖孝順父母悲愍有情智慧高深復長壽命修行決志精進不退樂求菩薩摩訶薩位乃至無上正等覺位斯等之人決定成就上品之法必能了解一切儀軌甚深之義又復有人或剎帝利及婆羅門諸清淨種族人相具足身紫色或白色背臆圓滿乳相高起毛毫右旋大腹深臍其腰廣闊兩肩平滿兩脇兩肋

如師子王手臂臑長筋脉不現上下相稱不短不長具勇猛心好秘密行樂於持戒復好布施言行具寶悲愍一切學法無畏恒樂世間出世間智發菩提心常供養三寶亦具大福德勤行精進修持不退此之相人於中品法決定成就又復有人種姓清淨身肢具足無缺無減或紫色或白色光澤肥好不大肥瘦偏順下分而有殊特腰身廣闊腿相圓滿脛膝上下不曲不戾如鹿王踹二隱密相具足圓滿足掌之內紅色滋潤有吉祥輪相幢相門樓相魚相幡相優鉢羅花相如是諸相悉皆嚴好又復好樂清淨不雜惡人少貪嗔癡有大福德常行慈愍好行布施供養三寶亦復供養三十三天於世出世法精進修習斯等相人於第二品法決定成就又復有人發菩提心修菩提行捴具如上三品妙相又具種種功德慈悲喜捨勇猛精進修習大明大陁羅尼志行不退無怖無畏決定超越諸修行人獲得最上第一成就之法

我前已說持誦行人以宿福故具諸妙相而於修行決定成就又復有吉祥星宿吉祥時分於一剎那一瞬息間輪轉天際臨顧世間所有衆生於此時分生時遇者有大吉祥獲大福德修諸大法決定成就若有衆生無宿善根多惡業故即於生時遇惡星宿決定無福諸根缺減人相不具所修大法決定不能得成就故若復生時在於晨朝遇於鬼宿奎宿張宿星宿亢宿房宿角宿畢宿昴宿等及日初出同時臨顧此人所作所修皆得成就又於晨朝及日中時兼在白月遇金星木星水星此等宿曜有大力勢臨顧世間一切衆生於此之時人若生者所修善業及修行持誦大明大陁羅尼一切事業決定成就又復此金星木星水星隨有一星与日与月同居方所臨顧生者此人生後必大富貴壽命長遠得大自在一切見重又復有人於日中後日沒時生而彼生者於此時分多遇惡星臨顧方所惡星者所謂土星火星羅睺星計

都星多囉星及黑暗哩瑟乇等星如是等星亦非實惡若是上上品人宿善根力福慧具足生時遇者於大福德轉增威勢若是中品於善惡事各減其半若是下品善根微劣及有宿業如是之人生時遇者無有福德兼無智慧不修善業多貪嗔癡又於此時遇天晦暝風雨暴惡雹閃晃耀雷霆大震雨雹俱下於中雲色或變紅赤斯皆大惡若於生時遇著此者其人諸根缺減顏貌醜陋受身屈曲瘖瘂莊嚴無主無依貧窮微賤或受戒律違犯不守聖賢悲愍傷其墜墮如是之人於惡增上於善轉退一切吉祥全無少分於諸修習眞言行業如盲聾人不見不聞設遇聞見不能生信如是之事說不可盡又復如是衆生以少福故或被一切部多及摩多囉等諸惡鬼神住於身中而作惱亂復有衆生歸向三寶奉重賢聖乃至於佛十地菩薩辟支聲聞等處曾種善本以貪嗔重故不得解脫雖復有得生於天上乃至得生無色界天盡

三界際未免輪迴還復墮落閻浮生聚亦復受身或愚惑癡又被部多及摩多羅等諸惡鬼神住於身中而作惱亂諸有智者及彼聖人見此事已廣說行相令彼持誦行人一一解了彼持誦人以常誦大陀羅尼大明力故諸鬼神等不能障礙彼持誦人心不昏迷威德具足於陀羅尼得大自在於此大地所有部多及嚕囉等生人身中作惱亂者皆能呼召使來集現各各令其如實自說以陀羅尼力離彼人身又復與彼說深妙法令其調伏彼部多等去離人已恒病之人而得解脫以陀羅尼力調伏惡者增益善者於善於惡而得自在又前說陰陽風三種界合貪瞋癡三種法由貪瞋癡法不息滅故令陰陽風而有增盛又合地為四大地與水合火與風合又有虛空而為第五於上之數人所恒知彼醫病人於四大界心生疑惑身雖四大病從何生若不從生病自誰有於生不生起二種疑為四大外別有所作此人天人乃至非人

及諸有情所有增損唯除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正徧知覺皆同所說無二無別如是善惡隨因得果種種苦惱皆自業作此下品人無福無依諸非人類乃得其便若是上品之人善力殊勝呈合吉星唯有奇特祥瑞之應諸非人類及諸惡事悉皆遠離恒善寂靜得大安樂彼有所求大明大陀羅尼最上儀軌速得成就至於過去現在未來諸正徧知於經法中說於世間最上第一無我之法真如解脫最寂靜句無上句真言大陀羅尼一切儀軌成就之法使諸行人得一切智智我釋迦牟尼佛所說如是大儀軌法諸儀軌中至若有情等依法修行當得無病無盡句恒寂靜句無煩惱句菩提涅槃句乃至一切真言句義三種菩提一切智智所得因業諸儀軌中不能見聞乃是佛菩薩等為利益一切世間諸有情故所說所傳佛說如是廣大真言王儀軌時於三界中所有諸真言王無不降伏若復牟尼月沒世間空時佛教滅盡

此儀軌王乃往不行妙吉祥童子此大力眞言王儀軌佛所宣說若有衆生後時聞已度心信重志願求者於世間出世間諸所有法皆得成就諸佛所說無虛妄說若有行人於眞言王恒持誦者及樂護摩法者彼同三世一切智智之所傳授安住眞言王儀軌法中無疑所有世間一切衆生無有智慧於善惡事非善惡事業吉事於如是事生疑惑者當爲此等說於如來應正等覺世出世間最上一切解脫之法令作種種世間所重眞言王法爲於一切衆生之最妙吉祥童子汝所求我說彼世間善惡之事及諸法要但爲利益一切衆生過去諸佛亦同所說可使未來佛種不斷若持誦者於此所說一切智力深生信重精進無疑所行之行同一切智智若持誦人於過去世曾作諸惡業障未盡而於今生所作事業不成就者當依諸佛所說懺法志心懺悔必得業障除滅復更依法修行速得成就或是愚迷之人輪迴業重不能

依法懺悔修行所作所求不能成就於諸有情無由利樂又復諸持誦人須修定業若不修定不能趣入解脫之門若能修定与法為緣決定解脫速證菩提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法義品第十六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汝妙吉祥諦聽彼夜叉王金剛手菩薩於大衆中問我畫像法廣大事業我已先說又復問我一切真言行人所得之夢是善是惡我為持誦之者說此一切夢應之時彼夜叉王金剛手菩薩心喜合掌以彼頭頂禮我足已白言世尊佛令所說利益世間及為於我利益衆生使得快樂彼持誦者所得之夢善惡行相所得功德衆生求作若有恒行最上行業所得因果并過去未來無相無著無礙清淨最上真言相應現在一切善惡及一切智乃至所得善寂淨句及佛一切威力及說行人持真言法行真上品形相与夢符契種種之事彼夜叉王復言最上師子

釋迦牟尼於賢刧中第四成佛坐樹降魔現大威力具大精進顯大智慧示大福德為世所尊彼夜叉王金剛手菩薩以如是言伸讚歎已頂禮佛足還復本座默然而住

尒時大智妙吉祥童子而發問言釋迦牟尼佛及過去佛善哉世尊應正等覺彼廣大事智乃至衆多有情生處星宿善惡行相事智因果及修行所求增益事業彼持誦人心有所疑得成不成乃至求世間福最尊最高自在快樂求一切聖位乃至一切智智惟願世尊略而解說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聞此說已為彼佛子發清淨梵音大精進法鼓之音又如迦陵頻伽微妙之音告彼童子妙吉祥言童子若有行人為於世間利益一切求成就者當須誠諦專注慈心悲愍發大誓願清淨之心如是之人為利他故決定成就妙吉祥童子若彼行人於最上大明大陀羅尼恒樂受持彼人是轉法輪降伏魔羅得最上適悅若復衆生耳聞目覩

心生愛樂決定獲得殊勝快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如來威力及最上智無能知者而彼佛子亦復如是佛言妙吉祥彼佛子若行此行得相應成就至於一切世間最上之人不能知其威德智力乃至欲界天及色界無色界天及彼天主亦不能知其威德智力乃至初地至於十地亦皆不知妙吉祥唯佛如來能了知故汝妙吉祥最上儀軌過去未來及彼現在一切諸佛皆同名故若有聞者清淨修行無諸異緣攝心不亂彼之行人得寂靜住得最上善趣所作上法無諸障礙修眞言行速得成就求成佛道得大圓滿於菩提樹若行若坐爲諸衆生轉於法輪而此功德諸佛所說妙吉祥汝之名號若有念者佛說功德不可思議恒現威力所有過去一切佛無數眞言儀軌無能說者汝清淨妙吉祥童子能說一切諸佛眞言之行童子汝以佛智教於一切此淨光天一切大衆皆隨汝教無敢違者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

經隨業因果品第十七

尒時釋迦牟尼佛入一切如來神通變化三摩地而於眉間放大光明作青黃紅白頗璃色等照於十方諸佛剎土一切世界於諸世界光明普照於須臾間普召一切天諸宿曜彼諸宿曜隨召而至到衆會已禮敬而住佛之光明威蓋衆會普徧照已還從世尊眉間而入彼諸宿曜及其眷屬見佛世尊眉光入時各各合掌戰懼殞命須臾之間迷悶倒地承佛慈力還自蘇息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一切宿曜并諸眷屬言汝等勿怖誠心諦聽諸星宿天汝聖天衆我念衆生愚癡無智不識我意我欲如是諸衆生等於諸世間起種種心修種種行利益自他趣求如來第一金剛堅固之身以迷倒故樂求人天阿修羅等復入輪迴曠野種種諸趣隨彼所作善惡之業受於世間種種之身所受之身無有主宰若復所作最上為人天主除隨業緣餘無所有彼之業緣要假因

生彼因所生要從緣立如是因緣互
相和合是生四大四大生蘊趣無邊
行行趣他界是故分別無量出生後
復命終以無智火業風作故性皆燒
然蓋為不行平等三乘無礙之行大
乘長時作隨因緣中乘辟支佛行自
為智不利他故小乘聲聞樂住斷見
執心不迴無別求趣又復愚癡迷惑
之時作種種業住於世間求世間成
就若復於此寂靜無病句無煩惱句
八正清淨無礙之道於如是法當勤
修習離於不善諸惡之業彼自得住
無礙三乘之行又復告星宿天彼息
災者有三種法持誦行人修三種業
得三種果於此三種當須了知又彼
二種顛倒之業亦得見三種族彼復
得見八種族又復見一種族一切真
言信佛清淨心寂靜涅槃族如是所
說因業皆是真言之相彼陰陽亦然
說為世間成就彼如是所作之業所
得因果由如種穀見苗當知結實彼
成就法亦復如是若得祥瑞定知成
就譬如白色說為最上陰陽亦然若

吉祥合為諸具足一切諸法皆是芳
便唯以一葉而為最上彼若無葉身
無所住何得祥瑞若具如是祥瑞行
相及以生族方知彼得種種善葉若
於相於葉無所有者而於中間無能
知者又如病人氣力羸劣顏容瘦悴
方知是患又復見眾生葉得如是身
是善是惡果報祥瑞說為生相星宿
天我先已說一切眾生所生時節及
彼吉日隨葉所感合吉祥星又見飛
禽種種之相復聞語言微妙之聲及
於夢中得吉祥相如是祥瑞因緣行
相彼持誦人於諸真言法中求成就
者當須了知是成就相又須知一切
障難諸不吉相及惡夢察諸星宿天
往昔過去娑陵捺囉王佛正遍知者
於菩提道場說大真言王破一切障
難及諸惡夢不祥等事皆得消滅令
得菩提一切智智時彼魔王常興惡
心作諸障難現彼種種大惡之相令
彼見者生大怖畏於諸修行而令退
屈彼魔福力久時而住彼持誦者以
真言王具佛威德大進精力大神通

力於須臾間破諸障難消滅一切惡夢惡相及惡衆生種種之事星宿天汝當諦聽彼過去娑陵捺囉王如來爲調伏諸惡星宿及惡天魔一切部多等并諸眷屬乃至地居二足四足無足多足諸惡之類種種衆生以大眞言王調伏教化令生善心於他有情不生惱亂汝當聽說眞言王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他切身他唵引佉佉佉呬佉呬吽吽入嚩二合囉入嚩二合囉鉢囉二合入嚩二合囉鉢囉二合入嚩二合囉底瑟姹二合底瑟姹二合瑟致哩二合頗吒頗吒

佛言此眞言王名爲大佛頂熾盛光若有常持誦者能消滅一切諸惡不吉祥事能降伏一切部多能破一切障難能成就八十千種吉祥之事若誦持者於持誦時心不散亂虔誠專注我天中天正等正覺須臾之間到彼諸星宿天及一切部多作惡之者所住之處以大佛頂眞言王無等精進力大精進力而降伏之令彼作

惡之者見此無數大佛頂王怕怖無量与諸眷屬悉皆求入三摩地而為救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四　維

宋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　天息災奉　詔譯

陰陽善惡徵應品第十八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一切世界所有一切十方住者一切大力最上諸宿曜天言聖者汝當諦聽我今演說一切真言法義有諸求成就者兼承汝等宿曜之力當獲成就諸宿曜天今此妙吉祥大儀軌王教勑及諸儀軌汝等當住亦當依行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爲利益一切衆生說彼宿曜運行合於善惡彼持誦行人於真言義及一切智求成就者或得成就及不成就之事星宿天若彼羊宮奎宿婁宿胃宿此三宿直又合火星直日彼持誦人於上中下三品之事一切所求皆不成就何以故緣彼惡星所障礙故若復昴宿畢宿觜宿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張宿翼宿軫宿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女宿如上衆宿悉皆吉善於持誦人而有利益若

危宿室宿壁宿此三宿直日若為惡事當得成就又復奎宿直日人若生者具大福德有大勇猛及多所知又若虛宿直日福德正行皆得成就餘有最上星宿末法之時不為災福所謂帝灑野(二合)烏波波捺星迦你瑟吒(二合)星你瑟吒(二合)星阿路迦星部誐捺星輸婆捺星阿你嚕馱星夜輸星帝惹囉吒星囉惹星及路迦星如是衆多星等數有六萬四千此星等於末法時彼無有力我今所說大儀軌王當有大力利益衆生而彼世間劫初成時一切衆生於虛空中自在行住而於彼時無老無死又彼之時無宿曜無日月亦無時節亦無陰陽亦無天人阿修羅等又彼之時雖有衆生未有族姓人皆清淨無善無惡亦無所食亦無食者亦無持齋亦無呪法彼多衆生但有世間之想以過去業牽因墮於地不能飛空是時便有所食便有貪愛身既重濁大力乃失是時便有日月星宿遂分晝夜乃有時節及與陰陽乃說天上人間勝劣

有異故有天人阿修羅等我於尒時
身爲菩薩見彼衆生有如是已心悲
愍故而現異身所謂現作仙人之身
或現梵王之身大自在天身那羅延
身迦樓羅身乃至夜叉羅剎毗舍左
等種種之身於生生中爲一切衆生
恒常解說菩提行義又復我於過去
爲菩薩時世間一切衆生愚癡黑闇
無智無慧我爲此等說於世間一切
工巧技藝陰陽筭數圍陁典籍正法
邪法戒律本行乃至聲明論等我雖
如是過去之世爲於世間說如此事
我亦無有所得所知但爲菩提及解
脫等如是雖在輪迴中行而彼輪迴
不能繫縛於是久久之間樂求寂靜
涅槃無著無滅眞正之句常依於法
修其因行乃得自生之智成解脫業
得佛菩提又復過去爲於菩提由如
飢饉於外道處求脫輪迴而不能得
於菩提道倍復甚難我以樂行善業
得自生智復得涅槃依此修行而恒
說於諸論誘喻衆生得解脫成就彼
不知法人被此輪迴業緣長繩所縛

以此業力不能解脫善惡因果我故說此一法陰陽星宿分於善惡及說四護世等地水火風而此四大和合所作發生眾生種種集因而為彼時修眞言行令得成就彼持誦人專心護持修善破惡於諸世間最尊最上於末法時得眞言成就又令帝釋及自在天等之所出現於如是時佛亦現汝大智妙吉祥童子相行於世間悲愍一切眾生為令眾生於時時中得法成就妙吉祥有陰陽宿曜法二十八宿十二宮分各各分別彼宿曜等與宮相合隨諸有情各各生處宮分之位彼宿曜等或行或住或逆或順生善惡果若有眾生生於羊宮合於婁宿胃宿此等諸宿有力最宜貨易財寶豐盈若彼具足遇者得富貴自在若生時或值日沒彼人得惡事多歷險難受身瘦薄又好綺語若生時見日作紅色及大地紅色剎那瞬息之間彼有重德若復生背宿曜無所見者是彼種種眾生業雜生處雜行所生亦得叢雜快樂富盛又如是

時生處說三十種善惡果報若火星
直日是惡生處然彼人大腹姿容潤
澤長眼愛語又足心力若木星直日
卯時生者及得日月星宿於晝夜分
合其本位乃是賢聖生處若復生時
宿曜逆倒果感不實事多邪惡若復
生時得其正順必感善果於彼生地
而得安住若復身相白色是其上人
若有衆生生於牛宮合於昴宿畢宿
此爲上宮吉星所照須臾之間而彼
衆生生者得富貴吉祥忍辱具足長
壽多子豐饒財寶復得爲君主此之
生人作成就法於須臾間而知善惡
若遇參宿有法知解爲世間人之所
愛見若遇昴宿者於三海中爲主若
生時宿曜分明得爲一小國之主若
生時宿曜具足重重臨照得爲大地
主或五年或十年處彼大位
若於陰陽宮生合於婁里誐嚩星直
日又與觜宿參宿井宿合日生者此
人癡愚善惡不分好樂女人復多邪
染愛身黑色或復紫色然不慳悋好
大捨財若土星直日於此宮中生者

於彼日中或復夜中隨彼時分乃至須臾得值遇者大富自在有大心力其餘善惡稱量說之

若於蟹宮合鬼宿柳宿生者此所生人而有尊重是第一生處若得夜半時生是最上人此人受身金色或紫色清淨吉祥殊妙有異兼有大智若依法為因得一切義成就至於大財大位皆不難得

若於師子宮合於星宿張宿及得太陽直日生者此人有大勇猛復貪肉食亦復於深山險難之處得為其王亦獲自在若見如上之事及於彼處為王者此決定是日出時生

若於雙女宮生合於翼宿及軫宿者此人有勇猛好為盜心常散亂樂行邪染亦得為王或得為軍主若依此宮生者或得木星合者及得木為本命者此為最上常得護持遇惡皆吉

若於秤宮合於角宿亢宿氐宿生者此之生人壽短仁義此宮非善若得月照及得金土同此宿分生者又在夜初分生者或得為王或有富貴若

人生時不定或不貴者爲性貪愛亦
多瞋怒若於禁呪好於飲博亦得大
人愛樂見重
若人生於蝎宮合房宿心宿尾宿生
者又得火星爲本命此人主慈心學
業成就復多勇猛不怖危難能忍勞
苦若得於日中時生者或得爲王於
大戰陣決定得勝若彼火星如童子
形一剎那間臨照此宮彼地彼時所
有人主而誕異子宜應護持必具大
智聰明多記孝順有力復好朋友壽
命延長若火星逆倒事即差異
若人生於人馬宮合箕宿斗宿生者
及得木爲本命若人於午後及夜分
生者或求王位必破自族然後得成
當在中年而得富貴雖得富貴須在
小處譬如人過中年如日過午而於
大位大財稍更難得若是宿曜逆倒
而見生之人事宜種種差異
若生於摩竭宮合於牛宿女宿生者
及得土爲本命又或得在初夜及中
夜早晨生者又更別有大吉星曜同
照臨者當得王位又此人生處不擇

一切貴賤之族禀性柔和法主眼赤
受身紫色或黑色有勇猛不怖畏或
得王位合在多水之國而爲其主然
長壽能忍勞苦若或星曜逆倒所有
之事而必差忒
若人於寶嚴宮生合於虛宿危宿生
者又得土爲本命此人若得生於夜
分及早晨時又得月或金星臨照者
是人得惡業清淨有大智慧富貴自
在受用快樂如是星曜逆倒所臨照
人得貧病苦惱
若人生雙魚宮合於室宿畢宿奎宿
生者又得金爲本命又在夜半及日
中時或過中少分巳來生者及得金
星及別吉曜同照臨者法合梵行清
淨有大智慧具最上善知法吉祥此
之生人身黃白色顏貌殊妙禀性仁
孝眷屬和睦凡所爲事精進堅固長
壽大福一切稱意合於東小國爲主
彼地少寒及地多卑溼多居水中以
宮分所主之故若得土木臨照此爲
最上或得爲大國主若如是者此乃
決定知其生時宮中多有最上吉祥

種種之星

又復更說年月日時壽命之量初一日至十五日爲白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爲黑月二半月成一月十二月爲一年於此一年分六時或分三時末法之時人正壽命百歲於此壽量之數亦或短或長中夭不定又復人間多有非人侵害壽命行諸惡事而作驚怖又彼天人阿修羅等若行不善相鬪戰時此時人間現諸惡相所謂非時地動忽作風雹閃電異常天火黑煙處處皆起是彼計都星作日月蝕若有如是種種諸惡相現所現之國必定衆生感有重重疾病飢饉夭枉國王崩喪一切人民皆大憂惶諸出家人亦大怖畏

又復分別說諸地動若復婁宿井宿星宿此等宿日及宮分之地方所地動者彼之國內盜賊惡人處處皆起而爲侵害南方國王注有大災又復胃宿昴宿畢宿參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有地動者人民大怖及彼邊方一切惡人競爲賊盜國外四境諸小

王等手相侵害而為冤家病疾流行
死者非數又主西方國王崩喪又復
觜宿鬼宿柳宿張宿及彼翼宿此等
宿日及彼宮分若地動者國內大亂
人民不安因彼飢饉手相侵奪還被
繫縛受大苦惱又復軫宿角宿亢宿
氐宿房宿心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
有地動者雪山周迴徧有惡人及你
波羅國境內邊地一切小王決定手
相侵奪相殺又復尾宿箕宿此等宿
日及彼宮分有地動者於彼東方滿
城國烏吒國迦摩嚕國鍐誐羅國如
是諸國王等崩喪不疑又矯拏國主
侵犯他國自致其病或復崩喪又海
岸及恒河岸住者一切人民注有漂
汎及一切疾疫
若斗宿牛宿女宿危宿室宿壁宿奎
宿此等宿日及宮分之地若日中時
有地動者分野之地所有眾山一切
崩壞彼北印土西印土南印土周迴
四境住者手相侵奪有大災起處處
飢饉以至國破若早晨動者國內災
息人民安樂若上時有惡地動者彼

摩竭陁國中内外上人皆受苦惱國
王有難若過午後或晚際若有動者
國境之内一切出家之人有病疾起
或癕病或瘡癬等苦惱之事七晝夜
後災沴乃退若日過時地動者四姓
修行上人受苦惱事或王及重臣知
法者有災又或婆羅門刹帝利毗舍
首陁乃至最上工巧之人於第一義
善能分別了解及修行乃至多聞多
記之者皆得病苦若晚後日沒之時
地動者雜類畜生等疫死若初夜分
時地動者及彼初夜前後動者兼現
不祥有大風雨及降大雹者必有他
兵侵擾逼奪大位若初夜第二分時
地動者他兵入境自患腹病及陽毒
陰毒諸疾疫病乃至致死自境人民
逃亡異地若夜第二分中間時地動
及有大風者帝宮之内樓閣臺榭皆
悉傾壞及彼樹木亦皆摧折乃至城
壁及寺舍殿堂及以山間傍生住處
皆悉破壞若夜半時地動者東方國
主有子大災兼彼國内人民飢饉若
過半夜後地動者大地災息一切安

樂若半夜後分地動者中國王必病
至崩後有苦惱惡事手相侵害若夜
第三分時動者凡是微賤之人而得
快樂唯蚊蝱蛺蝶之類一切皆死唯
得時熟若早晨地動者國中有大火
災若一切州日出時地動者中國一
切處賊起手有侵奪乃至國中七日
後有王崩喪若是過七日不定若地
動時或兼霹靂電光白色者亦大
不祥若無地動恒常霹靂電光白者
吉善若地動時電光赤色有火及有
黑煙者王當崩喪若地動時霹靂電
光作黃色及黃赤雜闇色者有大災
難彼持誦人若於國中行時聞美妙
音有所魔難若聞鼓聲美善者即善
若聲惡者即惡而彼地處有極惡事
將來必定有穀貴飢饉之事若持誦
之人行於人間遇斯徵祥及宿曜之
者宜以成就之法而為利益若作法
者須求吉善宿曜直日方可作法吉
善星者婁宿胃宿鬼宿室宿壁宿奎
宿房宿如上宿曜直日為最上吉善
若得此日修成就法有成就義或結

壇亦得此宿曜中黃白色星直日最爲上吉若十五日及月盡日或出往他處所爲不成亦不得作一切眞言曼拏羅儀軌必不得成就此日於眞言必有魔難若月一日三日五日及十三日十七日結壇吉若作護摩求法成就者若得吉日吉星當獲成就若得木星金星月星水星者吉合此等吉星宜爲一切事常四日臨照世間所有大地作成就法處障難不成諸惡解脫翻惡爲善今說時分之量自一彈指至一百彈指爲一初分時四初分時爲一中分時四中分時爲一移分時四移分時爲一日倍此爲一晝夜分我今復說時分之量入滅眴息最爲疾速以十入息爲一滅分十滅爲一刹那分十刹那爲一須臾分一百須臾爲一晝夜分彼知法者當須了知此時分之量又復以一日分爲三時若作念誦護摩求成就者所有坐臥洗浴及彼食飲如是時分當須了知又一晝一夜名爲一日十五日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陰陽者

當了知如是六月爲羅睺障時十二月爲一年十二年爲大年如是一切星曜及阿修羅於此大年之中或順或逆作諸善惡又白月分十五日月滿之時羅睺阿修羅王現全蝕日月者大地中有大刀兵會當須了知如是之事若現如是大惡相時有無數障難至末法後世間之人不修福事是令日月全被障蝕若於尾宿之分或日沒之際或月沒之際或日月中時如是之時蝕者乃是羅睺阿修羅王影之所障東方之王決定崩喪必有東方邊地之主而來侵害若婁宿畢宿胃宿此等星宿之分日月蝕者彼烏姹國主及一切人生種種病所謂陰病陽病風病及發衆病若星宿張宿翼宿軫宿亢宿氐宿此等宿分若日月蝕者亦決定羅睺爲障此東方羅拏國主鍐誐吒國及摩竭陁國等王患眼病王子有大災仍有惡心怨家來集極甚怖畏若參宿觜宿井宿鬼宿柳宿如是星宿之分若見日月蝕者彼摩竭陁國王而被侵害及

忠臣乃至人民等合有病苦怖畏之事若房宿心宿之分若見蝕者一切人民合有佷病一切上人有種種苦惱及禁縛侵害之事若箕宿十宿女宿如是之分有日蝕者及月有赤暈者彼地分定有飢饉若斗宿牛宿室宿危宿如是之分若有蝕者是羅睺鄣蝕一切人民有王所逼迫及賊盜之怖及國界之內處處飢饉人民憂苦若奎宿壁宿之分若有蝕者若先月蝕後有日蝕者於半月中摩竭陁國王位損失今此所說大地動處兼羅睺所現禎祥星宿之分日月之蝕於彼彼處國界之內生起禎應作大災難顯其善惡若地動處有煙起及大陰雨若如是者五日中部縛國有大災難彼恒河北邊一切人民疫病亡沒乃至人王亦有崩喪乃至雪山四周深山之內彼有國土君主及大臣等有種種憂苦崩喪乃至王子妃后亦主亡沒若星宿之分有地動彼處有煙現無雨過五日不晴或多日人手不相見及不見人所住處彼人

乎相各大驚怖者彼國及王俱說崩
喪若地動時或有霹靂驚怖一切或
有所說二三大恐夜中或現白虹若
於白月時現白色烏或見怪異飛禽
及不吉時節現飛禽怪異彼之所在
有大怖畏復有二足四足無足多足
飛禽傍生之類而為怪者令人大怖
必有大禍如是衆多無數怪異所現
之時起諸災難所有如是善惡禎祥
感應之事無不皆因衆生過去之時
所作所修之業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五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天息災　奉　詔譯

略說大輪一字品第十九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告諸宿曜天并諸眷屬言汝等諦聽此妙吉祥童子眞言儀軌灌頂曼拏羅法護摩儀則汝等一切不得違犯彼持誦行人於最上儀軌求明成就者汝陰陽行步日辰星宿會遇之者汝等宿曜勿令無智諸惡等輩而為障礙當令佛法一切奉行汝諸天衆為作擁護所有一切諸惡等輩當須降伏發遣勿使得便令諸行人依法而住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入三摩地名為出生一切佛頂消除一切衆生諸惡障難是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入三摩地已乃有十方世界一切如來集詣淨光天上來集會已咸共觀見世尊釋迦牟尼佛在三摩地是時諸佛各各前詣世尊釋迦牟尼佛所同聲讚請世尊不可思議大威德者以大無畏剎益世間善說一切眞言儀軌

与諸如來所説無異世尊彼佛頂大
輪一字明王具大精進有大力勢最
尊最上於末法時能於世間作大利
益決定能破一切部多及惡星宿乃
至摩多囉等起於惡心作障難者當
宜宣説復爲悲愍一切衆生又復擁
護持誦行人令得如願彼佛頂大輪
一字明王具大精進一切自在唯願
如來爲利樂故説彼明王及与儀軌
彼諸如來作是請已默然而住
是時佛會及三千大千世界佛神力
故現大光明如大火聚於諸世間光
所照處無一有情不快樂者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周徧觀察告
淨光天所住一切天衆并一切聲聞
辟支佛等及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在
會諸如來言一切大衆善聽此佛頂
大輪一字明王儀軌乃是一切如來
無邊威力無能勝最上大輪大明王
我今當説
尒時佛言我三界大師於末法時能
調難調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緊曩羅摩睺羅伽等乃至種種異

類諸惡衆生所有供養及種種事能令行人一切皆得我說佛頂大輪一字明王於末法時法欲滅時爲法擁護若有於此大輪一字明王得成就者乃至於諸如來法欲滅時能爲佛事復能擁護諸佛如來一切法藏汝諸天衆及一切衆生當以深心諦聽諦受即說佛頂大輪一字明曰

部林 二合

天等此大輪一字明王乃是諸佛世尊一切智智眞言之相住大悲行一切衆生之師爲吉祥眞言之主此佛頂一字法界如摩尼珠隨色變異佛說二種界謂有漏無漏界如來之身具足相界生於世間爲有相尊說有漏色身分法界無相說爲最上是無相界爲住大悲行於世間而彼法界說爲無漏分諸天等此眞言之相摩尼無異一切智智亦復如是而與眞言諸佛皆說若爲大地一切之事皆能成就我今略說若能依法作一切事所求皆得

復次此大輪佛頂一字明王於佛滅

後末法之時行於世間為無能勝諸
真言主諸佛菩薩悉所受持乃是過
去佛菩薩等之所傳說此最上儀軌
我今略說若復所在有彼行人專心
持誦此大明者於彼所在五由旬內
地界之中所有一切諸惡宿曜不能
侵近乃至一切諸惡不能為害至於
天人聖人亦不敢近彼持誦者當自
隨意若復更有他人於世間出世間
求成就者彼人所有法則種種呪法
悉能解除或以吉祥草一把握已誦
真言八百徧得數滿已以刀截斷或
令自斷若為呪法彼皆得斷若以吉
祥草縛為人用紅線繫彼人必縛若
將瓦器呪八百徧瓦器破壞彼亦破
壞若將芥子以人血塗散於地上復
以迦尾囉木枝打彼人授打先所說
一切調伏法可依法作若為息災當
以乳汁作護摩用酥亦得或增益法
亦同此作若作拳可禁一切真言若
欲解者心念自解或欲求真言成就
者如彼禁成一切皆得成就或求別
儀軌成就者同此亦得若此真言成

就當用請召我用發遣乃至擁護悉皆可得至於隱身亦可能得若不依呪勅事不成者以酥蜜酪并脂麻合和作護摩八千徧一日三時至七日必得成就必依呪勅

若求成天人用濕粃木柴八百條護摩七夜得成若爲降龍用酥蜜酪作護摩來降若降夜叉用酪飯作護摩來降若降夜叉女所用亦然若降一切乾闥婆用無憂樹木柴及必哩演虞木柴兼花得降及降夜叉女龍女等法同若爲星曜用白芥子若爲王事亦同若爲婆羅門用花若爲吠舍用酥乳酪爲首陁用糠及麼盂爲女人用鹽作護摩若爲薑女用米綠豆同煑粥護摩若以稻穀花并脂麻和酥作護摩得一切降伏若一日三時作護摩滿七日七夜於一切事皆得如願如是作已如佛頂如來教彼天衆

余時釋迦牟尼佛爲於世間說清淨法告羅上第一佛子言妙吉祥大菩薩我此所說大輪一字明王三分儀

軌廣大尊勝如來天中天若經劫數說不能盡我今為利益諸衆生故略而宣說

尒時妙吉祥大菩薩及十方一切諸如來等等於彼淨光天上請大無畏正等正覺兩足之尊為利益未法一切衆生故請說如是廣大無畏大明王眞言所有儀則速得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略說一字大輪明王畫像成就品第二十之一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諦聽所有最上大輪一字明王儀軌先已廣說我今復為未法之時懈怠衆生鈍根無智不能修習廣大儀法而求成就今為悲愍諸衆生故再略宣說同最上法當得成就

妙吉祥童子若有持誦行人求最上成就者先求新帛不截黃綠者當去塵矣令絲清淨以上妙絲色畫一切世間主最上法王調御丈夫二足世尊寶幢如來轉法輪相圓光晃耀周徧莊嚴於佛前左右畫聖金剛手菩

薩次晝梵王右西晝持邊天人次晝持誦行人於此像前每日三時燒沉水香誦眞言十洛叉數圓滿巳然後成辦諸法若有行人求輪成就者先用鑌鐵作輪具十二輻就三長月吉日起首於像前一日三時燒沉水香誦眞言滿十洛叉數滿畢巳於十五日獻種種供養燒沉香以手按輪誦眞言直至輪上光出其功得成就彼持誦人執輪爲持明輪王若他人於光出時得見者彼人亦得神通若人求繖蓋成就者作清淨殊妙白繖蓋上安金輪如法作巳於像前繖蓋下坐誦眞言直至自起日日三時燒沉香誦眞言十洛叉數滿畢巳於十五日獻種種供養手擎繖蓋誦眞言直至光焰出手執得成持明大輪王但是三長月就五日或十五日皆得成就於此成就之間得了知一切法得一切神通得諸佛菩薩護念得一切衆生尊重於世間中得千輪王爲眷屬若有求佛頂成就者當作杖可長一肘用金銀或銅或摩尼等作巳亭

按誦眞言直至光出長受持得隨意爲一切衆生說法壽命一大劫或求寶瓶成就者用金作瓶滿盛五寶五穀五藥用白繒蓋口於三長月吉日起首作法於次月得成就於彼瓶中所求皆得無盡或求如意寶成就者當以金作珠或以玻胝迦珠以白繒蓋如儀誦持得成就於所思求皆得如願如是得住天人中若有持佛無能勝眞言滿一俱胝獲得神通身如淨光天人壽命一大劫世尊此佛頂王白傘蓋等若誦十洛叉凡所作事皆得成就如是無能勝佛頂像別經中儀軌所作所求皆亦得成就次以佛頂大輪誦十洛叉能成一切眞言明大輪王若有求金剛杵成就者當用赤檀作獨股金剛杵或作鑌鐵金剛杵作成已於三長月十五日先以五淨水自洗浴訖於像前獻種種供養燃酥燈一百盞然後復以香水浴金剛杵訖然以自身奉上諸佛菩薩及此佛頂王白繖蓋及光聚等眷屬然是結界自作擁護亦擁護同修行

人作擁護已右手執金剛杵於像前坐澄寂身心過夜初分於夜第二分時專注虔誠誦真言直至杵上光出彼一切持明天及龍藥叉乃至一切天人皆來集會讚嘆迎請歸於天上作天輪王得身如金剛手菩薩金剛力等於一剎那或須臾間直上色究竟天上住壽一大劫得見慈氏菩薩瞻禮聽法彼命終後隨願得生或有求劍成就者當求第一妙好之劍鋒利無缺者得已收掌先持戒然後就善月吉日於佛獻大供養手執如前誦法直至光出是得成就得成就已并及助伴皆得神通變自身如十五六歲得飛行自在住壽一劫或有求雄黃成就者以無畏心於鬼宿直日收買上好雄黃不得酬價隨索便与得已於三晝夜淨持戒行復設食齋借已求哀呪願如是作已更獻種種供養燃酥燈一千盞又三晝夜齋戒於一切有情發慈悲心以自身奉獻諸佛并大菩薩然誦真言加持雄黃直至三種相現是法成就所謂熱

相煙相光焰相思惟如前某事成就若熱相成就者以芥子大點於眉間得一切天龍藥叉部多畢舍遮等住南贍部洲者常來擁護由如侍從壽命千歲若煙出成就者以芥子子大點眉間得隱身成就若欲入天龍之中隱身即入得於一切隱身中為王壽命三千歲若光焰出用點眉間得成持明天王變身如天童子相端正第一超過一切天人并諸眷屬皆得神通住壽一劫命終之後生兜率天若求三戟又成就者當用鑌鐵作三戟又先誦真言受持一年後起一沙塔獻大供養別出衆生食施一切可受此食者然結跏趺坐右手執三戟又誦真言直至所座振動百千光明出現是法成就於須臾間轉身如第二大自在天為持明天王面有三目具大神通威德自在得大自在天及一切天人等來雨花供養又得一切持明天及一切天人悉來雨花供養彼天人等皆共圍遶住壽一大劫命終之後得生極樂世界若有人見此

成就之時能瞻禮者亦獲得神通或
是起惡心者彼瞻視之間即皆自退
或有求屍成就者於屍林中收一屍
未損壞者於徧身亦不得有瘢痕仍
須身肢具足者得已用佉祢囉木四
橛釘之彼持誦人於屍上坐用寶粖
作護摩擲粖入口中彼屍從舌出如
意寶見寶出已收之收得寶已成天
輪王或所欲諸般器仗心所思惟皆
悉能得寶光明出照百由旬皆悉見
耀得大隨意若壽命盡隨樂得生若
生人間得四輪王位命終之後復生
無垢世界復有屍成就法當求如前
不壞之屍用四棗木橛釘之擲粖入
口中作護摩得舌出已截取收得已
與一百眷屬同得神通住壽一中劫
居妙高山頂受大快樂命終之後復
生人間得大自在若有求鉤成就者
以吉祥草作鉤可長一肘作已取黑
月一日夜用五淨水洗一夜得潔淨
已於佛并金剛手菩薩獻大供養燃
酥燈一百盞或求金剛鉤亦然以光
聚白繖蓋先自作擁護依曼拏羅儀

則結界先加持橛誦七徧然取四方下位釘之結界訖於夜第二分時一心專注結跏趺坐以鉤及香花幷種種供養禮拜奉獻諸佛菩薩已右手執鉤誦眞言直至地獄一切有情罪苦消滅已自得神通再禮諸佛菩薩禮已手執聖鉤行如天人一切天龍藥叉等遥見作禮往壽一劫命終之後得見金剛手菩薩往金剛手宮若求憎成就若得光明出得天輪王若求眞言成就誦彼大輪一字明滿一洛叉畢已一夜清淨身心無諸雜亂獻大供養已用阿里迦木柴著火用脂麻及酥蜜酪等和作八千圓作護摩護摩畢眞言王自來常如侍從或有求大自在天成就者於大自在天獻大供養以阿里迦木柴八千片著火作護摩彼大自在天即來來時作大惡聲不得驚怖有言問行人何求誦者白言大自在天我求一切明成就天言如汝所求一切皆得言訖不現如是所求那羅延天及大梵天等皆得如願先所說彼天等成就儀則

若作時先深自擁護或有求降夜叉女念彼夜叉女名七晝夜用無憂樹花作護摩即來降伏作七晝夜竟決定須來來時或求作母或求作姊妹或求作妻或若不來得病頭裂或降龍女亦同夜叉女儀則若降夜叉當三月用酪飯作護摩畢已一夜身心清淨不得雜亂作大供養獻佛復出大衆生食奉夜叉但意中作念令彼夜叉降我若以酥蜜酪和合八千團遣尼俱陁樹作護摩彼毗沙門等夜叉來現當奉獻阿里迦花閼伽水等毗沙門問言欲何所求誦者言當日日遣一夜叉來當要役使我於百由旬內凡有所須當隨我願我所樂去處要當隨意及藥成就所要皆作彼報言一切皆得或育求見金剛手菩薩得願成就者當先持誦精熟已依法修行或三或七重重求法成就於三長月十五日作大供養奉獻如來及獻金剛手菩薩齋設衆僧如是作已過夜初分於夜第二分時澄心思惟觀想金剛手菩薩如在目前以安

息香丸如蓮子大作護摩成夜一分時若得菩薩衣動及地震動或聞雷聲是諸天人先來下降雨花大金剛手菩薩与一切明王及最上明王等眷屬乃至一切天龍藥叉彦達縛緊那羅等前後圍遶來至誦所菩薩來巳彼在地獄一切有情受大苦惱者於一剎那頃皆得解脫誦者得見菩薩祥瑞便禮拜獻閼伽水請菩薩住彼菩薩乃謂誦者言汝求何事誦者曰或求作天輪王或求入修羅窟或求一切天人中輪王乃至求金剛身及菩薩住處亦得至於求金剛手一切器仗思惟之間悉得生出住壽一大劫命終之後得生金剛世界乃至諸天悉得如願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六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略說一字大輪明王畫像成就品第二十之餘

如是略說儀則所有金剛手儀則及觀自在儀則乃至求梵天大自在天等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成就者若不得成就當以此真言同誦決定當得成就若更不成就當於如上大自在天等前持誦七晝夜內須現彼若不現頭破七分若求藥成就者或以酥及墨作點眼藥或求雄黃雌黃等成就先得彼藥已然求人乳同磨作五丸及与沉香白芥子等同丸於日月直日作大供養及出生供養彼日月天若得芥子作聲是最上第一成就當得世間一切衆生愛重及世間一切降伏所求皆得若得藥有煙出當於一切隱身中為王壽命一中劫若得光焰出得變身如十五六童子顏貌如日初出得為天中王壽命一大劫或求點眼藥用素嚕(二合)丹惹曩(二合)藥青蓮花木香白檀香等和合為藥

於一赤銅器中盛於太陰直日誦真言加持直至煙出彼藥點眼得神通及隱身轉身如欲色界天人之相於一切隱身中爲王或求金剛杵用鑌鐵作三股長十六指或求劍等乃至三叉輪箭一切器仗及衣鉢革屣絡腋等當於二月十三日或十九日於舍利塔所安像作大供養然酥燈百盞復出生食供養已於像前坐吉祥草然後手執器仗及諸物等誦眞言直至振動得一切天人中王若得光出得天輪王如金剛手等力壽命一大劫命終生金剛世界彼助伴等見者亦得神通若求息災作爐如蓮花相依法用濕柴著火作護摩以滿杓酥同著火爲上復以酥蜜酪食等作圓數滿八千作護摩若三晝夜者得身及助伴息災若七晝夜得一聚落息大災難若以舍你羅木八千或優曇木亦得以酥蜜酪和合作護摩息一切災及救天旱若乞食先誦三洛叉數就三長月十五日太陰直日起首三晝夜專注身心清淨無染以黑

牛乳汁作護摩誦一百遍已得安居若
以榛里蹲草和酥蜜酪作護摩八千
滿十晝夜得息中夭兼得延壽若加
持幢及螺等於軍陣前執持吹作聲
彼軍若見若聞當自退散若以五穀
及諸香作閼伽水滿瓶當加持八百
遍應有魔所執持作障難者以水洗
浴決定解脫當得吉祥若作曼拏羅
以此水作灌頂者滅一切罪若被星
曜執持者當加持孔雀尾拂身當得
除解若眼病用加持衣洗即差若瘧
病加持線繫即差若誦真言與印同
用當破壞阿脩羅禁鏁若以法你囉
木濕柴八千片兩頭搵酥蜜酪等作
護摩得大伏藏若入海及河以赤檀
香搵蓮花百千擲入海及河中得蓮
花為積聚得大珎寶庫藏使用無盡
若以吉祥菓搵酥蜜酪八千作護摩
得大富貴或求成天人當用濕沉香
木柴搵酥蜜酪八千作護摩日三時
滿二十一晝夜滿已獲得若以酥蜜
酪和合粇米作護摩得夜叉調伏又
降伏夜叉用安悉香作丸搵酥蜜酪

護摩得成就若降伏乾闥婆用乳香作護摩降餓鬼用吉祥香作護摩若緊曩羅用娑哩惹囉娑香作護摩若爲一切各各作障難各逐所用物八百作護摩滿七日當得除滅若求羅惹奉重以上好白芥子和油八百作護摩一日三時滿七晝夜成就若面向日誦一洛叉得滅一切罪若求一切明增益成就者當清齋以烏世囉草作形相已用白花作供養以乳汁八百徧作護摩亦以乳汁浣浴燒沉香誦眞言得增益若一作法得自擁護第二作法得擁護他人第三作法當擁護一聚落若有被他禁呪損壞者以烏世羅草作形相以白花作供養於佛頂王像前以白芥子酥蜜酪等和八千作護摩彼爲呪者解除若不解除必當自損若有持誦行人於所持誦微少及有忘失者取最上樺皮用牛黃書彼明誦八百徧於明王獻大供養以一字明同誦八千徧於像前布吉祥草臥於所求事夢中一一來說或有求蓮花成就以赤檀香

作蓮花於明王獻大供養於三晝夜清淨導注已右手執蓮花誦眞言直至光焰出得天輪王成無能勝行命終之後生極樂世界或求成金剛杵者用白鐵土或沙土作獨股金剛杵作已默然乞食心不疑慮執金剛杵誦眞言八十洛叉以杵安白芥子中取大陰直日誦眞言直至芥子作聲是得成就然誦者執此金剛杵已能作一切事無不隨意欲破大山頂者擬之即破若擬龍龍即心破可使河泉來潮一切龍毒損即消滅或有魑魅惱亂有情者心想即除所有世間一切禁縛悉能破壞此佛頂大輪成就獨股金剛杵凡有所作無有能障難者每持誦時以決定心依佛頂儀則持誦恒先誦佛眼明如是誦持皆得成就若於本尊獻蓮花誦一洛叉或入河海所要珎寶皆得或獻蓮花誦三洛叉得一切人尊重若獻蓮花誦五洛叉得南閻浮提人尊重或欲入山窟於窟前安像誦三洛叉一切不能障礙入中無疑於窟求聖藥得

已卻出或住其中一切不怖乃至那羅延天輪亦能破壞若於白月一日起首一日三時持誦以惹帝迦花著足大指下踏誦真言直至足指光出彼光迴旋卻入誦者身彼誦人於一剎那間轉身如童子為天中王并諸眷屬皆得神通住壽一大劫若於海岸邊安像面西以龍木柴燒火以龍光一洛叉作護摩海水來潮現諸祥瑞不得怖畏直至海中有一人出如婆羅門相來問言欲我何作誦者報言降我每來之時令作皆得遣盡地作千葉蓮花誦者於中坐誦大明一千遍地即破裂誦者得神通得一千眷屬住壽一大劫得天中為王身具光明照於他人可五十由旬慈皆晃耀或有於三長月白月一日起首以惹帝花獻佛頂誦一洛叉直至佛頂光出入持誦者身中於一剎那間得五神通若誦十洛叉求證如如皆得成就此佛頂若與彼明同誦若召彼明決定得來彼若不來當自破壞此佛頂大輪一字真言乃是如來真實

最上秘密天上人間一切眞言明王
亦是如來白傘蓋及光聚等眷屬一
切佛頂王成就儀軌諸佛頂王於一
切眞言得用當成就一切儀軌是最
上成就法若於非處不得用若用不
得成就或有欲開伏藏者到彼處已
用白色賢瓶用白檀作水滿盛復以
諸香作塗香塗瓶誦八千徧已於伏
藏處安置若有伏藏彼地自裂搖深
一肘已來可見彼物若有多人來者
皆各見水或有求師子成就者以白
蟻土揑作師子用牛黃塗師子身於
座上安置作大供養誦眞言直至振
動是得成就得成就已才乘師子得
轉身如童子与五春屬俱得神通得
為梵天壽命千歲能往一切天中若
求象馬牛等亦尒若師子乳者震動
一切天人之座若或於蓮花池側以
蓮花一洛叉作供養得最上尊貴一
切所求得最上成就此大輪佛頂王
若至帝釋天帝釋離座迎接一切天
人遠見驚怖於一由旬內一切天人
隱除光明此大輪佛頂王同於如來

天上人間一切儀軌王悉皆降伏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一字根本心眞言儀則品第二十一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一切天衆及菩薩辟支聲聞等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一切如來咸說此根本眞實法藏同如意寶爲滿世間一切願故而彼佛刹諸佛如來入涅槃時及末法時法欲滅時爲令擁護如來一切眞言之藏童子汝眞言儀軌王由如伏藏能令一切衆生各各平等意願圓滿童子汝儀軌王於諸如來儀軌王中得爲第一若有念此大輪一字明王由如誦彼一切如來大明王已童子汝一字儀軌王是第一句是最上句乃往過去六十二殑伽沙數劫彼時有佛号無量壽智決定光明王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若有衆生暫得聞此如來名者消除五逆之罪若有念此如來名者決定當得無上菩提何況更於眞言以決定心求成就者若有

一切持誦行人欲得眞言成就者先當於此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作如是念言歸依世尊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及無量光佛寶幢佛等一切如來而於諸佛各各作禮已隨意誦眞言所求皆得若爲增長福德當念三如來名号及禮一切如來決定獲得無量福德彼持誦行人若得眞言成就者於一切善法當得圓滿得菩薩位當求決定獲得無上菩提得見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此一字眞言是一切如來心於一切儀軌中最尊最上能成就一切事業妙吉祥汝儀軌王最尊最上秘密甚深爲於世間作大利益若是衆生非佛弟子及無正心不信如來所說之教又於佛法而加毀謗者此大乘儀軌不得傳授復有我慢惡人不信如來所說經教唯於聲聞辟支佛而興供養如此人輩亦不得傳授此人於眞言成就無有見分若復有人發最上善心信於大乘於佛菩薩心常供養如此人輩是眞行

人乃可傳授此如來所說妙吉祥大
輪一字王眞言儀軌而此眞言能与
快樂此眞言王是一切佛心一切眞
言此中生出復是過去六十七俱胝
佛之所宣說能爲衆生作大利益常
爲衆生滅諸罪業常与衆生斷諸違
倒當令安住眞言妙覺法界之相傳
此大力一字明王令久住世爲令法
眼常觀世間此一字王能成就一切
事能除滅一切惡若有依法作廣大
善事常持誦一千八徧決定獲得種
種吉祥彼昔無量壽智決定王佛說
妙吉祥心鉿字種子義兼烏字合爲
一号与爲種子流傳世間佛滅度後
末法之時依法念誦速得成就彼無
量壽智決定王如來住彼佛剎名無
量壽於彼剎中住無量劫轉妙法輪
而彼如來以此眞言付最上第一佛
子大力大精進大勤勇菩薩彼菩薩
復付普賢彼普賢付佛子妙吉祥令
我如來復爲汝說此眞言第一儀軌
王最上法王之所宣說我爲利益一
切有情復說佛名曩謨無量壽決定

智王如來應正等覺最勝讚娑羅花王如來應正等覺最勝讚無量壽無量光如來應正等覺乃至寶幢如來應正等覺如是歸命頂禮三徧然後持誦一字眞言云何彼聖衆彼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應正等覺說無量壽世界中爲利益一切衆生使得快樂復悲愍未來衆多衆生法末之後法欲滅時有諸惡人毀謗三寶爲欲調伏如是之人彼一切如來有第一佛子得大勤勇菩薩摩訶薩復傳普賢菩薩摩訶薩彼普賢菩薩摩訶薩傳付妙吉祥童子童子我今復爲一切衆生深生悲愍復想未來法末之時法欲滅時爲令擁護如來法藏令脩如是最上眞言儀軌童子諦聽我今復說汝眞言大力儀軌若欲成就諸事業者先於山上清淨之處誦眞言三十洛叉爲先行法爲令身心法行俱得純熟以乳爲食默然持誦不得於別眞言法而起思想當須發菩提心歸命三尊清淨持戒復更請受菩薩戒如是修清淨已方得作諸最上成

就之法欲作法者先求畫人心本清淨兼与受戒兼求上好第一彩色如是得已方可作㡧其㡧闊佛一肘量長四尺如是作已用檀香龍腦恭俱摩等香水灑淨訖其畫人令潔淨食三白食著新淨衣取白月吉星直日或十五日於日初出時起首畫至午時午後便住日日如是直至畢手其㡧上先畫無量壽世界其地徧畫諸寶蓮花或大青寶或頗胝迦寶大緑色寶以如是寶上下嚴飾中畫大寶宮殿幢幡繖蓋諸供養具皆悉姝妙復有光焰各各覆上嚴麗第一殿內中心畫師子座座上畫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作說法相佛身紅色光明四照左邊畫寶優鉢羅花座座上畫大勤勇菩薩摩訶薩作瞻仰如來相右手執白拂左手持天菓作淺緑色光明普徧以種種莊嚴而嚴飾之右邊畫普賢菩薩摩訶薩坐寶優鉢羅花座身淺緑色頂戴寶冠著上妙青衣真珠瓔珞寶鬘絡腋光焰普徧一切莊嚴右邊次畫聖妙吉祥菩薩坐

寶優鉢羅花座身黃金色如童子相首有五髻面目端嚴諸相具足著妙青衣以真珠寶而爲瓔珞及爲絡腋莊嚴身相歡喜合掌瞻仰如來次下畫持誦行人隨自儀容莊嚴鮮潔右膝著地手持蓮花鬘低頭作奉獻相次前於幢角上右邊畫二佛一名無量光二名福光左邊畫二佛一名娑羅花王二名寶幢此四如來身如金色光明晃耀坐白蓮花座衆花莊嚴種種嚴飾微妙第一結跏趺坐作說法相於諸佛上畫種種雲雲中畫一菩薩名爲妙眼身相具足光明普照右手作施願左手執袈裟角如彼行相而於雲中雨種種花供養如來之相此世尊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應正等覺畫幢儀則与彼一字眞言及最上佛頂王大輪佛頂王力等精進等不可思議廣大功德最上之力我已略說我先廣說一切佛頂王大輪一字所有儀軌一切所作皆能成就若有行人欲作成就之法至於不修先行所作念誦一切能成何況於先

行法而有功績凡有修持隨意得果或求富貴一切皆得若有於此世尊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成就像前虔心一隨喜者此人當來決定證得無上菩提以此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及一切如來心威德故此為一切佛頂大輪王此為妙吉祥童子心一字大輪王略說如來力不思議威德不思議神通變化不思議若有行人作調伏法或不修先行或不持戒乃至食酒肉等亦得法成就除不發菩提心及一不信重乃至毀謗三寶如是等人若作破壞并調伏法必不能成何況修中品上品之事凡持誦人一持念擁護自身二持念擁護他人三持念作大擁護已至於十地菩薩亦不能動何況餘力而能得動若四持念可救一切眾生諸苦惱事若五持念已觀想佛世尊所求皆得若於月星吉日依法於佛菩薩像前或經法及舍利塔前先沐浴著新淨衣預持戒一晝夜然後取無蟲清淨新水白香花等於作法處地位作灑淨燒白檀

香恭俱摩香龍腦香燒如是等香作
護摩法若爲刹帝利用阿濕嚩他濕
柴著火若爲婆羅門用鉢羅舍濕柴
著火若爲毗舍用佉你囉濕柴著火
若爲首陁用阿波摩里誐濕柴著火
如是等皆隨力兼用稻穀花同作護
摩作降伏法最爲第一於後作法准
此應知若爲降伏怨家各隨彼彼所
用濕柴八千片作護摩後用酥八千
作護摩後復捻灰擲彼惡心怨家安
居方所又擲灰時結佛頂大輪一字
王印更用優鉢羅印得怨家還壞或
別有大災難及有心苦惱事以此得
迴如是更有別事隨意作法如有病
人與加持衣令著得身安樂若加持
眼藥點眼得一切人愛重若面南加
持七遍一切怒面觀察皆悉善心愛
重或以花菓及彼妙香加持七遍奉
與他人彼人皺之心自降重或更有
他人見者亦皆降重一切病者及身
疼痛加持温水洗浴當得安樂此調
伏法於苦惱衆生皆不得作或無主
無依之人持誦者亦須悲愍於女

人愚人病人貧者苦惱者乃至賤人及二根人皆不得作若於上人有勇猛精進者大慳貪者大財大力者極我慢者如是人處可得爲作復有惡人毀謗賢善壞亂正法偷盜他財作諸惡事者亦可爲作復有不信一切眞言及相應法等惡心邪見如是等處當可爲作若有歸命三寶具正見有道心處不得用作復有法若有違離佛僧常作嗔怒當於彼處擲灰加持自然迴向若是大力怨家亦可破壞若有大災難不得作此法當作三七日內得成就法可破逆一切怨家初一七日彼得心煩二七日已彼自受病若至三七日彼自破壞遠離及去他處不相遇會若有能作此法如是一向爲化衆生不爲他故可得爲作若違佛意害於有情作一切事佛所不許諸佛所說種種大業黑白二果若作黑不善叢雜之業定得不善叢雜之報持誦之人宜應遠離叢雜黑業當修清淨善白之業得成善白清淨果報若害衆生當感地獄彼被持

誦人當勤憶念斷如是法持誦之人遠離殺生感最上報當生天上得解脫衆又持誦者若得眞言成就得天中天得一切智爲教化衆生起種種行修種種因作千事業隨意成就若作調伏法專心念誦依法護摩得下品成就於中品法少許成就但持誦法說上中下若持誦最上得最上報若持誦得中獲中品報若持誦下品得下品報於護摩法亦說三種無量時節凡持誦護摩當勤修習最上無等等事業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七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妙吉祥心麼字唵字成就法儀則品第二十二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別有畫像儀則成就法能成就一切事業妙吉祥汝一字心真言或汝六字根本麼字真言或六字心或唵字真言如是等真言儀軌王於佛滅後末法之時佛刹空虛世間無主無人救度此儀軌王為主救度令得安住妙吉祥我今宣說儀軌次第如前用不截背線新帛清淨無垢長七肘闊三肘以白檀龍腦水調綵色畫我世尊釋迦牟尼佛坐蓮花座作說法目觀妙吉祥童子相於右邊次第畫妙財菩薩真實菩薩聖無盡意菩薩妙吉祥童子頂禮世尊相左邊次第畫普賢菩薩聖觀自在菩薩賢護菩薩等所有如來相好一一具足諸菩薩相殊妙最上佛菩薩身量隨懽相稱其聖觀自在及妙財二菩薩手執白拂

諸餘菩薩各各執花瞻仰如來種種莊嚴微妙第一於前下面畫一地天手捧寶函從地涌出半身出地半身不現於上面空中畫二天人手持花鬘雨散天花如上佛菩薩等各有身光手相光耀內外輝映一一嚴潔彩畫畢已持此畫像就舍利塔所如法安置畫像訖彼持誦行人內外嚴潔心不散亂於此像前面西而坐誦妙吉祥心或根本等真言滿一洛叉自初起首直至成就一日三時洗浴三時換衣持戒清淨默然乞食或菜或菓無諸葷雜所乞得食分作四分一分奉獻三寶一分奉獻妙吉祥菩薩一分施一切有情一分充自食勿令身心有所苦惱發如來意爲諸衆生不起少心獨爲自已作是觀想求願圓滿念真言獻香花燈塗乃至食等及沐浴諸聖浴者以香水淨浴諸聖像影然後於佛像前以諸花香食等恒常供獻每獻食供養先普獻三寶後獻慈氏次觀自在次普賢乃至虛空藏無盡意月光童子除蓋障聖

金剛手聖多羅大孔雀明王聖無能勝佛母般若波羅蜜多香花塗香食等一切如是彼先獻已然後施從外一重地位一切驢騾象馬形作障礙者以白蠟封土作彼形像作形像已與種種飲食及菜菓等如是施已發遣遠離然後以吉祥草為座坐已發最上善心念一切佛名号然後只於側近清淨處布吉祥草於上卧及喫食來往經行等遠離尋常諸卧具等一日三時念佛名号及作觀想若是得見殊勝好夢不得去他人處説可於佛前言白如是依次第速疾誦眞言一洛叉餘時常讀誦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若念誦時瞻仰妙吉祥童子若作念誦莫令文句闕少若徧數滿足已然起作禮復以種種供養獻佛如是儀則先行精熟已持彼畫像隨於處所求諸成就

此先行成已復以白檀作妙吉祥菩薩坐蓮花座左手執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右手執菓如是作已於殊勝清淨之地面西安置於彼像前作護

摩爐為一切法作四方爐深二尺用五穀作泥飾護摩爐如是儀則用阿濕嚩他木濕柴或用無憂樹木濕柴以如是等柴著火復用秔米和酥乳酪蜜等都盛一銅器中然後誦真言八千徧滿杓作護摩如是作已然後爲所求事取月一日起首作法用尼俱陀樹濕柴著火得見無煙已用眞言請召火天眞言曰

阿誐跢賀賀里閉訥婆羅你鉢哆二合吠賀嚩二合路呬哆又祢呬捺捺引賀

誦此眞言三徧請召護摩已然後請召妙吉祥菩薩眞言曰

阿誐跢誐跢俱摩引囉部多薩里嚩二合薩怛嚩引二合囉他二合毋你野二合覩憾婆賀焰迦囉波二合野二合獻淡補瑟半度半左鉢囉二合底仡里二合恨拏二合婆嚩二合引賀

誦此眞言伸請召已獻諸供養香花閼伽水等然後作護摩七徧七擲團食如是滿七日復用秔米油麻及酥乳等作粥奉獻及常自食足此後決

定得見妙吉祥童子後用澀白檀長二指作柴八千片作護摩日日燒一百片至數滿足決定受人間最上施主供養或用惹帝花一洛叉作護摩決定得最上施主愛重或以蓮花一千搵酥蜜酪作護摩得大財寶若以三弭木澀柴著火油麻作護摩得大財主若早晨於河中以水作護摩得一切人愛重或以阿里迦木澀柴搵酥蜜酪一洛叉作護摩得千人受用豐足或用阿波末里誐木澀柴作護摩得一切病消除或用有乳木澀柴著火用油麻作團食一洛叉作護摩所求皆得若有國王求國土用蓮花一洛叉作護摩得願滿足或用大麥一洛叉作護摩得五穀受用無盡或用安息香必里始虞香和酥作護摩得子息若以惹帝花稔一一花水中作護摩以餘花與人彼人嗅之得愛重或以供俱摩花麝香丁香口含之念誦人所見皆愛重或以胡椒誦八千徧已口含作瞋怒言彼自愛重若以結界得成隱身若見怨家意念之

怨心自息若恒持誦得一切人愛重若於早晨以惹帝花幷淨水地上作護摩得眞言成就無敢違犯若有怖畏者意念即除若有怨怒者覩面自息若爲他人以一切香花作護摩彼獲愛重或以水誦七徧早晨飮惡業若摡決定除滅或將清水誦七徧洗面世間一切見者悉皆愛重若加持花與人得彼人愛重若以粇米作護摩一洛叉得人間第一尊貴以油麻及蓮花一千作護摩得錢一千若不酬價買安息香幷娑惹囉娑香及薯蕷香等與香水和合作護摩五日六箇月內得一千功德若一七日三時用曼陁羅花作護摩得牛用阿里迦花得穀用世巴沙花得馬用無憂花得金用尾部里多吉花得衣又復若以惹帝花護摩及諸上妙花於水中作護摩但心中所求一切上表皆得若加持眼藥七徧點眼貧者亦得大富若於夜分坐持誦於眠睡中得吉祥夢境若求擬貴人愛重者求足下土與白芥子油麻和合作護摩七日

每日三時作必得若求貴重之人愛重者用婆羅但迦和油麻作護摩七日七夜獲得或求婆羅門愛重者用乳粥并酥作護摩一切皆得若欲毗舍愛重者用大麥粆糖作護摩若欲首陁愛重者用團食作護摩即得若為救病誦八百徧摩病者頂一切得差一切病加持線繫身皆差若瘦病加持白蟻土塗之即差

復有七種儀則第一畫像儀則冣上法如先所說求新帛清淨無雜畫聖妙吉祥菩薩如童子相身肉紅色坐蓮花座種種莊嚴右邊畫聖觀自在菩薩左邊畫普賢菩薩身量小如妙吉祥菩薩畫像成已求清淨之地及佛舍利塔處如法念誦滿一俱胝已得囉惹之福若用澀白檀紫摑供俱摩香水護摩一洛叉同前若用澀沉香紫摑酥蜜酪護摩同前若以惹帝花和酥蜜酪作護摩同前若用蓮華聚作護摩得錢如花聚大小若用尾部里哆吉葉一洛叉作護摩得大財主若用澀紫安息香同護摩八千得

穀若恒以脂麻護摩得穀無盡若以
秔米一洛叉護摩得衣食應庶千人
若以多子者菓子及含弭菓子作護
摩得妙童女供事若以含弭樹葉作
護摩一切如意以阿誐悉帝花搵乳
作護摩得淨行者奉事若用白迦囉
尾囉花及迦尼迦囉花作護摩得最
上人愛重用曼陁羅花作護摩得最
上人愛重用曼陁羅花作護摩得一
切首陁愛重用阿里迦花搵酥蜜酪
作護摩救一切病若以如是儀則用
香花一洛叉獻佛足下常受快樂若
以菩提樹澀柴著火用含弭花一千
作護摩能除一切星曜所執若以牛
黃書真言頂戴入軍陣一切器仗不
傷若以真言成就妙吉祥菩薩無象
在軍陣前他軍見之自退若以童子
相菩薩坐金孔雀安幢上擎於陣前
他軍見之自退若以惹帝花一洛叉
獻佛足即於彼處布吉祥草臥於夢
中所求皆見若然燈一千盞其中一
盞用藕絲纏甘草為心然燈供養彼
人決定得見妙吉祥菩薩如一切讚

歎殊妙之相
又有求成第二儀則用一生金銀末曾別用者作妙吉祥童子右手作施願左手持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是作巳於舍利塔前安置對像誦眞言一洛乂滿巳於晨朝獻大供養以童男童女作諸歌舞自讀誦大乘經法供養畢獻三朶妙花及閼伽水獻巳發遣先所說儀法有請召發遣等印若念誦時結蓮花印若請召用幢印若獻座用吉祥印若獻閼伽用滿印若獻花用一尊印若獻燈用願印獻香用合掌印獻塗香用孔雀坐印獻食用杖印凡作念誦前諸儀軌皆用此諸印法自初起首至法成就應是請召及諸供養發遣皆用印法宜至畢日若以慈帝花獻佛及獻閼伽巳於佛前臥於夢中得見佛作說法相有菩薩圍遶若為作如是種種之事當須持戒不得散亂於白月一日起首以吉祥香和蜜作護摩得最上尊貴若誦一俱胝得親見妙吉祥如人語話若得說法及得光照得不退

菩薩位

復有第三儀則用赤檀作童子相一邊作愛子次摩那夫人手攀無憂樹一邊安置鹽及白黑芥子和合以赤檀作彼形相作已截斷作護摩彼自愛重或以尼俱律陁樹子作護摩若爲他作他得愛重或以憂鉢羅子若爲他作護摩他得愛重或用棗子爲人作護摩彼人得愛重若以烏曇鉢羅子爲彼人作護摩彼人得愛重若以悉哩嚩吒迦木作護摩得婆羅門愛重若以藕作護摩得刹帝利愛重若以龍花作護摩得毗舍愛重若以稻穀作護摩得首陁愛重若以鹽及乳糖和爲團八千作護摩一日三時七日滿畢若爲他作彼得愛重若以若棟葉芥子和油護摩一日三時七日爲滿得彼愛重若以蓮花一洛叉作護摩得金若以迦羅惹里迦花八千作護摩得大聚落若以波吒羅花作護摩得穀無盡若以吉祥花作護摩得金若以菖蒲根榲酥蜜酪作護摩與一切論者論議得勝或没囉憾

弭藥酥和盛銅器中誦眞言直至一
萬然後自喫得於一切論者中得勝
若有嗔怒者誦八千已觀彼自息
復有第四儀則如前以新帛清淨無
垢已令畫人持戒用最上彩色畫聖
妙吉祥菩薩坐蓮座作說法相右邊
畫聖大弥佉羅左邊畫聖佛母般若
波羅蜜多菩薩端嚴相身著白衣一
切嚴飾下面畫蓮花池池中蓮花種
種繁滿畫龍王出半身相手執蓮花
茎右邊畫消除障難聖無能勝大明
王相口出火焰作顰眉相左邊畫聖
鉢囉拏舍嚩里明王手執羂索鉞斧
眼紅黑色擁護持誦行人次畫持誦
人瞻自顏色形相手捧蓮花鬘作瞻
仰妙吉祥菩薩相於上面畫持花鬘
散花天人以此畫像於有佛舍利塔
處面西安置行人於此像前誦眞言
一俱胝滿已獻大燈供養獻已復誦
聖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滿一萬徧注
意瞻仰妙吉祥菩薩相若得此畫像
動者得人間第一尊貴若得眼動得
作天人若笑得輪囉惹若得言語證

得初地菩薩位入諸佛會聽法若於此像前犛有犢黃牛乳取酥得酥已盛於銅器中誦真言直至三種相現若得熱相誦者得大智慧大聞持等若得煙出證隱身自在若是焰出當獲神通復有以菖蒲根用悉帝花纏用坏器盛已誦真言直至苗出誦人取喫得聞持誦一俱胝得親見妙吉祥聽聞說法若以金作百葉蓮花已於像前右膝著地誦真言直至焰出手執得天輪王他人不能得見若以雄黃或雌黃合眼藥用吉祥菓盛誦真言直至作聲用少許點眼中所有地行一切夜叉羅剎及毗舍左等類中當得為主若以上等劍無損缺者於像前手按誦真言直至如燄起頭若執之得天輪王住壽一劫若復以雄黃用三種金裹雄黃丸子口中含誦真言直至振動誦人得隱身復得六天自在若作此儀者其持誦行人當須一切善法具足不得貪欲復有取舍羅樹子及菩提樹子二金裹已口中含誦真言直至振動得隱身復

得神通壽命千歲復以銀作輪持於
脩羅窟前誦直至輪擊脩羅窟門開
入中無障彼修羅女出迎誦者入中
壽命一劫復有用鐵作三戟又持誦
行人若持於阿修羅窟前作念誦一
切障難破壞彼自出迎若欲住彼得
壽一劫當得見於弥勒世尊
復有第五儀則若用白阿里迦木作
拇指大妙吉祥菩薩作巳獻阿里迦
花一洛叉得貴人之位若用白迦囉
尾囉根拇指許大作妙吉祥菩薩以
迦囉尾囉花獻一洛叉得眞言成就
若以迦囉賀吒木作妙吉祥菩薩一
尺許大以賀吒花獻一洛叉得多人
愛重得爲軍主若用白檀作五寸大
妙吉祥菩薩以慈帝花獻一洛叉得
貴人位若以菩提樹木作一指長像
獻淨水一菟得多人愛重若以一切
香作像獻一切香花所求皆得若恒
時以沉香木溼柴作護摩一切持誦
人中得尊重恒時持誦除大五逆罪
命終之後得親見妙吉祥聽法若急
誦八百於一切衆生中得隱身得爲

持念主一切瞻仰愛重若為他作一切皆得如是童子儀則種種之事皆悉得作唯除貪欲

復有第六調伏儀則如是所說於末法時當為利益衆生使得成就我更與說第七儀則當為濁惡之時利益薄福衆生與傳此法令得菩薩三乘之道令解方便上下品事復為末法時一切衆生貪愛迷惑及瞋濁重者及為所繫縛者當為解脫道勝善果報如來所說真言儀軌有大力勢具大精進當為廣大利益末法之時一切衆生使得不空成就我釋師子人中最上天中之天當於妙吉祥法中略說如是最上利益之法令得一切所作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八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詔譯

妙吉祥六字心眞言品第二十三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復有第七儀則不空成就法彼有得成得大果報利益安樂所有一切惡業惡趣苦惱皆得消除當來決定獲得無上菩提妙吉祥我今說汝六字心眞言此眞言微妙不可思議力無等等解脫六道一切輪迴及免三苦大海久久沉溺解脫一切纏縛不染世間一切有情一切部多無能得見於輪迴道而得清淨得佛法分諸佛隨喜於一切眞言最尊最上復於一切為大富貴即說六字心眞言曰

唵 縛(引)枳 曳(引)(二合)那 曩 摩

妙吉祥我今說此六字心成就法若有求成就者當以菜菓為食或乞食一日三時澡浴三時換衣身心清淨不得散亂誦眞言一洛叉為先行不得中闕一徧若是闕少法不成就須

是尊注心不異緣如是先行成已用
織成帛不截骨頭大小應量不剩不
少如是得已然覓畫人仍令清淨持
戒如是潔淨已用上好彩色畫此聖
像於㡧內先畫妙吉祥菩薩作童子
相坐蓮花座說法之相偏袒右肩以
種種纓妙而爲嚴飾左邊畫聖觀自
在菩薩左手持蓮花右手執白拂右
邊畫聖普賢菩薩上面畫雲雲中畫
天人持鬘雨花而作供養於前下面
畫持誦行人隨自相狀手執香鑪作
瞻仰妙吉祥菩薩相周帀畫山下面
畫蓮池於內隨意種種嚴飾畫像畢
已於舍利塔所面西安置就白月吉
日獻大供養以酥然燈復以惹帝花
八千一誦一擲散妙吉祥面直至散
盡若得成就或聞吽字聲或得像振
動若得聞吽字聲即得最上尊貴若
得像振動即於一切論者中得爲最
上又能了知世間一切議論若不得
如上成就者當於一切持誦法中得
力若以濕沉香木爲橛如中指長復
以佉陀羅木柴於黑月夜揾都嚕瑟

迦二合油作護摩直至日出必定當得見於聖妙吉祥菩薩若得見已持誦行人所有勝願求者必得唯於貪欲不得求乞或於黑月夜燒白檀不間斷直至日出得菩薩來說甚深法而令信解得信解已於一切病當得解脫決定獲得菩薩之地復有法用赤檀木刻作蓮花可六指量并莖皆赤檀作塗以千葉加持千徧已於月十五日就像前著荷葉上安置手按誦眞言至焰出執之須臾轉身如十五六男子色如眞金瑩淨光明過日天子得一切天人奉重供養住壽一大劫命終之後往生極樂世界復有法取太陰直日以白菖蒲根五淨水洗得清淨已於菩提葉上安置誦眞言直至三相現若得熱相得一切人愛重於一切論者中得勝若得煙相獲隱身成就住壽三萬歲若焰出得騰空行住壽一大劫復有法用有犢黃牛乳取酥以銅器盛於七菩提葉上安置誦眞言直至三相現若熱得聞持煙隱身焰虛空行如前無異復有

法以蓮子口含於大陰直日誦眞言
直至振動復以三金裹口中含如前
誦至振動得隱身若出口中蓮子一
切人得見若以丁香口含誦弍洛叉
已見与人言一切愛重若食酥誦十
二洛叉得爲天人若乞食默誦一洛
叉得隱身若誦百俱胝得説法如妙
吉祥菩薩復如十地菩薩若恒誦持
得一切義增長復有法以一切香藥
作人形像斷之作護摩七夜内得愛
重復有法以安息香作丸如小蓮子
大揾酥百千作護摩得錢一洛叉又
法持誦人或入河海以蓮花百千擲
水中作護摩得大伏藏不可窮盡若
以白芥子供俱摩香和合八千作護
摩得囉惹愛重若以麻油和酥蜜酪
作圓百千作護摩得大長者一切施
與復有法若以不墮地犢摩夷作曼
拏羅以阿提目訖多花獻大供養誦
八百徧然讀誦大乘經法一月之内
得大智慧復以牛黄誦八百已點於
眉間得一切人愛重若加持頭頂誦
七徧一切人不輕慢若用枳里花一

為作護摩得一切病除若日日誦七徧一切惡業決定滅盡若臨命終時誦八百徧得妙吉祥菩薩面前出現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修行地位時節即儀則品第二十四

介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有大輪明王等及諸佛頂等一切眞言儀則成就地位我今略說諸明王得成就處彼支那國及大支那國妙吉祥菩薩眞言而得成就彼龜茲國古烏尼也^(二合)^曩國中迦濕弥羅國中及西印度并雪山四面北方一境得佛頂王最上成就所有過去佛說今佛所傳當來佛亦說若爲息災前一切處得成就彼雪山及中國人間善心之地作息災者若蓮花族金剛族及寶族等眞言而得成就又半支迦藥叉及訶利帝藥叉女嚴達哩嚩等所有眞言亦得成就又迦微國及摩伽陁國周徧內外迦摩嚕播國周徧內外路呬係也^(二合引)^適悅河岸而彼諸處亦得成就東印度一切處金毗羅神及

寶賢大將得成就海岸洲一切多水
際處師子國適悅之地得一切眞言
成就彼賢聖多囉眦俱胝大吉祥白
傘蓋等一切眞言四童女大海岸得
成就又東印度周徧地位濕地也二合
大野山中及摩呬捺囉二合山周徧彼
童子天及姒吉祥得成就或有与持
誦人作諸障難者變形如象一牙夫
力或作馬等形狀及種種相貌或作
伊舍那天子最上種種相貌亦說眞
言法得成就地如上作鄔者於一切
深山大野中能為鄔難仍說種種魔
多羅極惡宿羅及餓鬼趣餓鬼王禁
人食者成就之地又復說一切部多
成就之地復有南方鬼王住處閻魔
眞言而得成就并諸外道求極惡法
之地彼金剛手亦說作惡法眞言於
南方求得成就當感罪業得不善果
又彼南方唯曰天所說眞言及伊舍
那天所說眞言乃可於彼而求成就
西方得最上成就大力藥叉王是一
切財主得一切部多愚癡迷惑者施
財若有行人依法修所求法得成當

爲尉主得大富貴又此大地中金剛手藥叉菩薩眞言得最上成就十地菩薩之位金剛手一切眞言得生蓮花族如是八族眞言八方得成就佛所說眞言北方得成就及東方亦得成就蓮花族所說眞言南方得成就金剛族西方得成就彼那吒不定方所彼寶賢族西北方得成就西南方一切藥叉族得成就東南方一切聲聞大德族得成就東北方辟支佛族得成就復有上方一切菩行得成就下方世間一切入地眞言得成就彼八族中彼佛頂及出世間一切眞言得成就又佛頂大輪等於上方一切處亦得成就又金剛手於一切處得成就如是別眞言王一切金剛族蓮花族生者於一切時中亦決定得成就我以說一切成就地位今復說得生時節若於一切佛眞言求成就者及欲生蓮花族金剛族者當須三生中專注誠諦持誦修行得最上成就乃得生彼又或一心愛樂歸信三寶發菩提心修行大智又於眞言儀軌

一一了知又復持菩薩戒行菩薩行專心無二稟信奉行於一生中亦能生彼而此眞言如佛所說一切愚癡衆生永不能見聞何況於法而得成就此眞言王廣大儀軌我最上佛月第七如來之所宣說妙吉祥汝當諦聽汝爲第一佛子是大菩薩有大威力汝之眞言大力行義同佛世尊恒在於世如佛所說大輪佛頂王光聚佛頂王最勝白傘蓋如是等佛頂王在於世間如轉輪王於南閻浮提出生之時復如法王正等正覺二足之尊在於世間所說眞言於一切事皆得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執魅者儀則品第二十五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諦聽童子我先所說衆生之句今復說彼所行之事善惡祥瑞是時童子即從坐起以彼頭頂禮世尊足合掌恭信白世尊言善哉世尊願爲說彼衆多衆生變於已身生於他身而作惱亂所謂聖人

天人乾闥婆夜叉羅剎畋舍左摩睺羅伽乃至部多等及諸人非人類種種乘法所作之身住種種心行三昧有無數慓憾種種之相世尊天中之天今正是時願爲說之彼妙吉祥童子如是請巳還復本座默然而住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說於衆生種種根本心行祥瑞慓憾時節及呼召徧入他身一切衆生具言之法斯有衆生以貪食故執魅於人者復有會遇過去怨家恨心瞋怒執魅人者乃至世間大地之中惱亂於人一切極惡之者彼有離欲冣上善人住悲愍心降臨世間而爲救度彼冣上善人法相具足有大力勢爲救世間行於教化臨照於世如彼曰天若復有人具冣上善業知其法要具足清淨精勤修習於白月時日沒之際或初夜分見彼降臨彼大力離欲上人或在世間清淨國土以白月或圓滿月十五日或白星宿時吉日吉辰來降世間而有慓憾若來之時形如多羅樹住虛空中不至於地結跏趺坐而乃

發聲由如梵音言說最上無等等法
而彼上人頂相具足住剎那間降於
大地彼持誦者如是見已用惹帝花
白檀供俱摩等和合作閼伽水禮拜
奉獻復以伎樂而為供養誦者發虔
志心唯為利益求其所願彼離欲上
人慈心清淨乃為言說無數最上所
樂正法得聞是已分明了知慈心悲
愍不得生怖但念妙吉祥菩薩及結
五髻印及別頂印而作結界亦結上
下界彼如是時所有一切言說初中
後善至於過去現在未來皆如實知
彼天上人目視不瞬觀照慈愍凡所
言說真實不虛所求真言成就藥物
成就及生善趣至於應供乃至決定
證大菩提所有求問如前祥瑞時節
等事彼大力上人一切皆說彼持誦
人如實知已於一剎那中作相應觀
於自所求一切皆得至於所求真言
速疾成就及一切富貴隨意皆得誦
者然後獻閼伽水禮拜發遣此後如
是作諸擁護依於儀則無不成就若
或有人忽然倒地不自蘇省者用佛

所説眞言及項印或五髻印而作擁護被執之人須臾即起而得安樂一切衆生無大力勢無福威德被此諸惡衆生而作執魅彼大力上人与作擁護又大力上人言彼色界究竟天乃至欲界自在天等有諸天人欲來下趣生人國中所有色相及与標識一一皆見生在彼地宮殿之處所有言語一一辯察可知眞實若彼迦尸國并摩迦陁國所有執魅乃至言語是夜叉執魅若摩睺羅伽若緊囊羅等者皆作東印度語彼大力迦樓羅生東印度亦作東印度語彼緊囊羅亦作東印度語若是聖人天人及辟支迦乃至諸五通仙等皆作滿城語所有舍里摩多河邊言語及賀里計羅城言語不分明及不正多以羅字爲言以㮈字爲語末此是默舍左語若有作曩尼計羅州縛嚕沙州㮈形外道及海中舍婆國及諸洲國住者衆生言語不正多以羅字爲言語謎及不分明此爲莫怒鬼語若有作南印度阿㮈囉國迦囉拏吒國㮈囉頻

拏國俱薩羅國等及師子國及別海洲所生衆生多以拏字爲言此爲羅刹語若有作西印度吠你世國及摩羅嚩國語言唯愛勇猛此是大力摩多囉語若有作榛舍羅嚩山吉祥山矯慧里山如是諸山言者此是日天及諸星曜語若有作西印度阿里部榛國及香醉山及邊地生者人言乃至作隨方之言彼是俱獸摩拏語若以設字爲語此是仙人語若以野囉羅嚩此四字爲語以伽字爲添句彼是阿修羅語若迦濕弥羅國及迦尾國是衆上眞言族及金剛手族生彼國中作彼中語若有作中印度族姓儀則言行儫幟者是蓮花族生彼國中作彼國語若欲驗知者當用佛部眞言而試驗之又恒河北岸一切雪地是夜叉及乾闥婆仙人等變彼人身作彼地語又恒河南岸大野之地及吉祥山中是羅刹烏多迦餓鬼及惡形作障難者摩多囉等乃至大惡星宿害人命者變彼人身作彼中語復次彼離欲上人於上所説一切皆

知一切惡同諸佛如來如先所說諸國土中所有衆多作惡惱亂人者諸惡之輩所有本形及彼言語善惡標幟及種種心行種種生地乃至時節我已具說若於衆生有如是惱亂之事者彼離欲大上人而來擁護与作安樂當以妙吉祥童子六字心眞言而作種種儀法復用五髻大印同作擁護使衆生等獲得無量最上快樂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九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來藏大法寶法界相無數功德祥瑞品第二十六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童子彼如來藏法界相大法寶最上秘密勅當令衆生一一依行所有求成智證祥瑞標幟稱量種種之事及成就受用之物識一切部多等語非想等衆生音聲及知見在不在一切眞言法則種種之事乃至佛一切法中用最上聲具眞實義用非常聲具無常義於如是義要離繁雜　又諸眞言所關重輕及中三種之事若音聲殊妙乃是持明天音得文句全足於　經典語及世俗語中揀別眞實義具眞言義及別法行離諸繁雜於諸世間所有眞言或以一字二字成於文句言音殊妙或以六七八字或九字十字乃至十重字得成眞言音義具足或二十字至於百字此眞言量隨彼文字多少結眞言句乃至了解一字之義即全

一切真言之義如來所說乃成上品
廣大真言若彼佛子所說是爲中品
若彼世間一切人天所說斯爲下品
或以佛之所說一字或二字斯有千
義此是佛菩薩等真言之量彼真言
法所用文字音聲皆具真實之義善
法嚴持彼真言行人或求成就用音
聲相作成就法依彼五音離諸訛略
不正言音若得言音具足方爲圓滿
乃得相應成就若不依法及聲義不
全於諸真言不得成就而彼行人長
時不間默然持誦久久之間必得不
空成就至於他世於法易得若持誦
行人於三品修行事業要當悉知乃
至下品一切世間所有人及非人一
切部多等嬈娛之者所說真言文字
一二三數或種種邊地之語及中國
語各如本行結自語聲各各所說有
百千種或一四句偈頌文義有定體
式及定伽陀句義亦然各隨本義乎
相依用而得爲上或缺少文字是爲
聲義闕或訛略不正是爲不分明闕
或文字不全是爲點畫闕彼諸智者

當須遠離如是諸國土中隨方言音於眞言中少有闕減於一切法不能成就今此復說有漏無漏一切眞言相若眞言多含字以唵字爲上義怛字爲其相此決定於中品得成就若眞言先用唵字後用摩字以含字爲添句此聲相具足決定於最上得成就左字具四方相別無添句字多字囉字二音具足彼二乘者多以多字等眞言爲成就法吽字爲德生左字四方義者蓋有能成就眞言之義若婆字囉字相合摩字爲後音合於摩字或合爰字等此眞言者亦說爲最上若一切眞言中有多字多者此眞言說爲最善若吽字是焰魔天若多字多眞言是帝釋天及風天若縛字是水天能利益世間而作增益若眞言𠾏字多者是摩呬捺囉天若眞言有先歸命三寶語此是息災作諸快樂若歸命別一切天各用彼天本師眞言作一切事若眞言多用捺字及頗吒字吽字等者此爲大忿怒有大力勢當於一切極惡衆生而爲使用

為能作破壞及斷命故彼諸持誦行人當一心遠離若輒有所作當感重罪作有二義若為息災及增益事可剎那之中為作彼持誦人於此眞言先須念誦有大功力若為一切息災增益可於俱迦河岸調伏一切罪業之處作不得於金剛族中作調伏法佛所不許若夜叉王所說眞言為調伏衆生而能變現大力為降伏相又一切法中所說有三種族復有八種族唯如來亦自成就三種而得配上中下品三種所謂息災法增益法調伏法此眞言儀軌所修行力唯說不得為調伏用蓋此下品事以斷衆生命故我一切智之所不許今此所說儀軌王中眞言體相大力功用甚深廣大若依作法無有闕事者得大聖力超越世間及出世間一切眞言等彼恒當得無數功德眞言成就

妙吉祥我今顯說無數之數乃至唯佛如來智所知量我今具說數始之一自一至十乃至二十三十次四十五十次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直至滿

百妙吉祥百數滿已十十說之十百為千千千為摩庾多十摩庾多為一洛叉十洛叉為大洛叉十大洛叉為俱胝十俱胝為大俱胝十大俱胝為阿里沒十阿里沒捺為大阿里沒捺十大阿里沒捺為渴識十渴識為大渴識十大渴識為渴里嚩十渴里嚩為大渴里嚩十大渴里嚩為鉢納摩十鉢納摩為大鉢納摩十大鉢納摩為尾嚩賀十尾嚩賀為大尾嚩賀十大尾嚩賀為摩野十摩野為大摩野十大摩野為三母捺囉如上為智等數十三母捺囉為大三母捺囉十大三母捺囉為婆誐囉十婆誐囉為大婆誐囉十大婆誐囉為鉢囉伽囉十鉢囉伽囉為大鉢囉伽囉十大鉢囉伽囉為阿世沙十阿世沙為大阿世沙十大阿世沙為僧鉇身切如上是量等數十僧鉇上同為大僧鉇十大僧鉇為阿彌旦十阿彌旦為大阿彌旦及千阿彌旦為路迦十路迦為大路迦十大路迦為婆摩婆十婆摩婆為大婆摩婆十大婆摩婆為祖底十祖

底爲大祖底十大祖底爲摩賀囉世
十摩賀囉世爲深十深爲體囉十體
囉爲大體囉十大體囉爲嚩護摩怛
十嚩護摩怛爲他曩十他曩爲大他
曩如上爲勇猛智筭數十大他曩爲
阿弭多乃至弭多爲摩賀囉貪摩賀
囉貪爲酥酥嚕多酥酥嚕多爲摩賀
囉拏嚩摩賀囉拏嚩爲鉢囉他摩鉢
囉他摩爲摩賀鉢囉他摩摩賀鉢囉
他摩爲悉里瑟姹悉里瑟姹爲濟瑟
姹濟瑟姹爲曼儞囉婆曼儞囉婆爲
阿進[口毗]（切身）阿進[口毗]（切身）爲大阿進[口毗]（同上）
大阿進[口毗]（同上）爲具囉具囉爲捺囉[走也]
（切身）捺囉[走也]爲儞[辶也]（切身）鉢多儞[辶也]鉢多
爲輸婆輸婆爲大地多大地多爲弭
多弭多爲唧多唧多爲尾剎波尾剎
波爲阿鼻路[氵也]（切身）阿鼻路[氵也]爲曩鼻
囉[氵也]曩鼻囉[氵也]爲（[尸孚]）（切身）摩[尸孚]摩爲大
[尸孚]摩大[尸孚]摩爲闍嚩囉闍嚩囉爲大
闍嚩囉大闍嚩囉爲佉里嚩佉里嚩
爲大佉里嚩如上是息災增益之處
功德筭數後大智者於沒里瑟姹及
烏捺迦心生迷處是爲最上極最上

乃至佛剎最上如是算數非世間人所能知故唯佛如來算知其數復以佛剎最上者以恒河沙等佛剎微塵之數為譬喻法而為算數此算數量是一切智智無礙之所知量妙吉祥我於如是數量過去諸正覺所已曾供養復於不思議劫而為菩薩為諸衆生令得成佛我今所說眞言最上第一儀軌較量功德乃至過去未來見在一切正覺亦同此說童子我於末法之時為於世間說此眞言廣大儀軌王若能依此修行所有一切天人阿修羅乃至大力那羅延天及世間出世間一切大力賢聖與此相應者皆得成就妙吉祥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工巧技能虛空界相種種算數內明法儀軌等陰陽法吉凶祥瑞一切部多言語善惡心行幖幟界處乃至一切衆生因果及圍陁典籍歌戲等事香藥方術種種之事我於過去為菩薩時為利益一切衆生常說如是之事而為敎導又為一切衆生處於輪迴及在飢饉久久住者隨

彼衆生之所好樂我皆爲作使得如心妙吉祥如我爲善住作利益法彼善住種種業成就受種種衆生身我爲彼說相應義法令得破壞種種衆生身業彼如法作獲得色相具足富貴壽命妙吉祥我所利益皆悉如是又復我於過去之時用大悲心大慈心大願心隨諸衆生持誦種種法以利益心轉諸色相或作梵王相或作帝釋相或作大自在天或若那羅延天及彼財主乃里多天又作星宿種種形相知衆生心隨所好樂一一次第令得安居寂靜快樂我於長時輪轉遊行觀察世間一切衆生而爲宣說了義祕密眞言之相復依儀軌次第修行觀智於久遠時轉生佛族又住無我決定之行如是依行成佛菩提得最上安樂無諸病惱無事無憂寂靜涅槃一切解脫我今爲諸衆生現生此界轉於法輪爲諸行人演說如是眞言之法廣大儀軌而彼誦者於此廣大儀軌不得虛妄傳授乃至世間眞言儀軌皆須信重供養遠離

一切輕慢毀謗又諸行人於此廣大儀軌陰陽祥瑞吉祥法義不得妄說當住正心譬如諸藥物等得其成就是得果報是故於佛最上伽陀說吉祥義微細了解白月吉日合白星宿起首持誦求眞言成就衆善法則當須遠離諸不善事是故我於過去爲持誦者乃至所有了解世間陰陽術法及解諸儀法因果正論調伏法等我說如是種種諸法當爲利益一切衆生令彼一切受持眞言行人因此成就之法得趣佛道於諸法中皆得解脫如是受持眞言行人所有成就之法不得妄作乃至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最上眞言明不得以不正心而加毀謗當以誠諦心恭信供養又此眞言三昧諸有教師行佛等引調諸佛子入佛曼拏羅及與三昧當使決定滅除過去見在未來三世諸不善業於他所得非聖眞言亦不得輕慢況於不空成就之者乃至世間大力眞言若有煩惱所生邪道色相彼不空成就者不得長與傳授至於

心常瞋怒多於言語亦不得傳於此法若或傳授及與爲作決定不得所求果報若或心住寂靜恒修等引依法念誦一真言者定獲果報若復一一如所儀則起決定最上殊勝之心持誦爲作之者於一切法無不成就又復有人久修善業心恒清淨於佛法中發殊勝心信重三寶者若求成就決定獲得最上成就功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十　羅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生無量功德果報品第二十七

尒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所有一切眞言廣大儀軌一切秘密明若有修行者生無量功德獲一切果報我今爲修行者稱量成就速疾之義若有多生於此儀軌曾修行者法易成就而此成就爲最爲上童子若有衆生能依次第修習秘密明法者是最上修行是大智者若不依法無以得成若依法修行相應和合得最上句若依法修行誦眞言者不得令口有聲若口有聲誦爲非誦須默然持誦當得成就彼持誦行人求法成就者當須食三白食及諸菓藥若如是食者決定得最上法成就又若一心觀想決定當得安靜無惱若食不依法及不專注所求眞言不得成就至於梵王及彼帝釋所有眞言不能成就何況諸佛菩薩所有眞言及彼慳貪

我慢及性懈怠恒樂世法不能離慾
如此之人無成就分至於天人阿修
羅等眞言之法若不依儀則及不專
注亦不得作降伏等法若作者返得
迷惑及与愚癡或作法人有如是相
者將來當感惡趣之果若或見有如
是等者當以佛部眞言作降伏法而
与救護得解脫已彼人復以專注次
第再持誦者亦得成就以彼眞言威
德力故及得大善寂靜復得不空成
就与作降伏救護者我說此人是衆
生善友速能成就三乘平等寂靜之
道又有專注身心依法念誦難成就
者是人宿有輪迴之業更須重重懺
悔求罪消滅必得解脫過是已後於
眞言中當得成就得見果報所作不
虛若有因即有果若無因者定是無
果因果和合有生有滅因儀則法生
寂靜界以彼專心親近善友行於佛
法作大佛事生大善性彼持誦行人
若於末法之世人心顛倒之時於此
法中得成就者於當來世亦得成就
乃至究竟大善寂靜為於世間宣說

無道無作寂靜之句諸佛如來清淨之義一切諸佛不可言說而於其中說於秘密成就之句彼秘密句是佛如來無性自性之所生出以大法力爲於世間當令衆生決定成就若復衆生於本法時修習真言行求佛菩提於真如空相不能成就者當宜疾速於時時中不得間斷依於儀則作法修行承真言功決定成就此教法中有諸行人於佛在時修習真言行速得最上成就於佛滅後像法之時修真言行得中品成就於末法時得下品成就於諸時中善能修習真言法行必定獲得三種大果若佛在時於如來族種得成就於佛滅後唯蓮花族而得成就於末法時唯金剛族最得成就彼觀自在菩薩吉祥菩薩多羅菩薩部星俱胝菩薩金剛手菩薩如是等菩薩以願力故令諸衆生於真言中得決定成就若一切時有諸行人於真言中深心愛樂決定修習若爲求諸聖賢及降伏一切夜叉羅剎閻上品心決定成就若有行人於

末法時作標幟說世間所有諸仙人阿修羅夜叉羅剎迦樓羅毗舍左乃至部多衆及彼宿曜人非人類往欲界者於人世間作不饒益者而作調伏決定成就所有大福德者梵王帝釋及贊捺囉乃至伊舍那天那羅延天如是大福大力天等於諸行人一切所作皆悉隨願至於一切極惡部多於諸人中作惱亂者以真言力而調伏之皆得隨願若於末法之時大怖之中於諸真言無上品心不能於法精勤修習不得果報者於此世中亦不成就妙吉祥我今與汝受記汝於未來大怖之世可於是時救度化導善根衆生於佛法僧歸信供養之者乃至於彼修真言行人而作擁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說印儀則品第二十八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諦聽汝最上秘密真言及彼印法不得為無信衆生及於佛教無信重者宣說乃至不入曼拏羅三昧者斷三寶族

者不親近善友者無福無德者親近惡人者親近惡友者遠離佛法者一切虛妄者於此儀軌不依阿闍梨教者不受灌頂者於汝童子最上秘密曼拏羅三昧不見者不依如來族者如是人等皆不得為說何以故如是之人所持真言一切部多而不信受及不依行故為以心不信佛法遠離菩提道故所有印法儀軌不得傳付如是等人復不得於是人等而顯現故或有大愚迷者深貪愛者亦不得傳付若妄傳付者彼人於法不得成就彼持誦人是心顛倒彼人若得或輒有為作乃於自身速得破壞若是心信善者於三昧真如而獲得者歸重三寶常供養者於佛法中行儀軌者或有發菩提心如莊嚴菩提心恒行菩提道如是人等可与宣說印法儀則又有行於真言儀軌法求三昧次第者為欲求成大菩提道又復發菩薩辟支佛聲聞等心求正法者得為宣說秘密印法若以信心離大慳妬條於佛法行無礙行者當与宣說

秘密印法妙吉祥我說眞言印法定量正滿八百不增不減乃至過去諸佛亦同此量法妙吉祥大儀軌法平等無別所有一切佛眞言藏所說亦尒妙吉祥凡有所作利益成就當須眞言及印二一和合如車二輪不得闕一若闕一者無能運轉一切眞言無印所作亦復如是若眞言及印相應和合事速成就轉彼三界一切天人阿修羅等不爲難事何況求作人間之事若依法修行決定得果印有眞言二種相應求清淨儀則制伏部多若依第一佛子眞言及印修行者於三種事如在掌中誦者得大地富貴一切隨意所有眞言定印及印定眞言眞言不得闕印印亦不得闕於眞言印及眞言須具和合凡所作事必獲果證彼眞言印手相依倚如因成果如果酬因持誦行人若依法用作無法不成若依儀則以一切定印所印眞言作請召事無有不成乃至最上世界及輪迴中所有衆生用請召者亦無不成若或於此請召之事

有不成者當依儀則請大力諸菩薩乃至十地菩薩爲作擁護使一切部多等作障難者不能得見不能得近當令行人得法成就若具此一切佛眞言法印於行住中得爲擁護又一切眞言中有印一切印中亦有眞言印与眞言要相生出若修行者依法念誦及作護摩一切聖道此中生出若彼行人精勤修習不懈不怠復不退屈得一切眞言不空成就佛之所言言不虛妄若依儀軌恒修行者有大利益妙吉祥童子此儀軌王眞言印法我皆重重宣說所有廣大利益果報亦重重宣說如是宣說此最上秘密廣大眞言印決定法時彼妙吉祥以童子相現熙怡顏問於世尊最上牟尼何因菩薩變化所生得大精進十地之位又此廣大眞言義法過去諸佛之所宣說今釋師子爲何亦說我今有疑唯願開示

尒時如來最上牟尼以迦陵頻伽微妙梵音說於菩薩得十地位又說眞言利益等事妙吉祥我於過去多劫

之前為菩薩時有佛號開花王如來我於彼佛得此秘密大儀軌王即為衆生作其利益以悲愍心發其大願願於最上如來佛法中生於末法時以此教法轉彼法輪我以如是經無量時為於衆生得十地位於次後時此儀軌王我傳於汝我入滅後世間空虛南閻浮提遠離如是佛法之藏汝於是時末法之中教彼衆生作此儀軌汝以此廣大儀軌王為於衆生發起大行若於末法大怖之時或有衆生無正道心及有人王不行正法恒以惡心惱害衆生又有一切惡人非人於此大教欲作破壞妄加毀謗當為此等不饒益者說此一切調伏法藏秘密真言童子汝此過去為利益故發菩薩行求於儀軌乃至於彼佛涅槃後以佛遺教而作佛事於世世中作童子形隨我行處以真言相教化衆生童子此是汝之過去所作願力汝令復為童子得我為說童子汝復又於別佛剎土無佛世時為於衆生以真言相為於一切愚癡之者

教導開化使知佛法求解脫道當復
施与一切富貴童子我滅度後末法
之時爲於世間一切衆生現汝最上
童子之形當於大野雪地及適悅地
乃至跋提河岸我涅槃處如是諸處
隨大願心而作佛事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數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塾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滲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矛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鉄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諭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謂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攘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摩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 天息災奉 詔譯

灌頂眞言

唵引曩莫舍吉野二合毋曩曳引怛他誐哆野引囉賀二合帝三藐三没馱野

誦此眞言七徧以手於頭上灌頂及摩觸徧身然後息念志心作佛毋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觀行想此菩薩三面三眼身眞金色坐吉祥藏師子座座有千葉金蓮身有六臂右邊三臂第一臂執數珠第二臂執箭第三臂作施願相左邊三臂第一臂執經篋二臂執弓第三臂執如意寶如是六臂種種莊嚴於其身上復放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徧滿一切世界復想一切如來及多羅菩薩等一切菩薩具足相好莊嚴其身以諸香花而親供養如是觀想已復念心眞言

唵引曩莫舍吉野二合毋曩曳怛他引誐哆野引囉賀二合諦引三藐三没馱引野怛你野二合他引唵引毋你引毋你摩賀引毋你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賀

次誦根本眞言

怛你野二合他引唵惹曳引惹曳引鉢納摩引二合鼻阿嚩弭引阿嚩弭引娑囉娑羅尼地里地里囉引地里地羅

引地里你嚩哆引努波引羅你没度引
哆引囉尼布囉野布囉野娑誐嚩
底薩里嚩引二合舍引摩摩波里布
囉野娑波里嚩囉寫薩里嚩引二合薩
怛鍐二合左薩里嚩二合迦里摩引二合嚩囉
拏你尾韈馱野尾韈馱野没馱引
地瑟姹引二合你曩娑嚩引二合賀引
誦此真言已復作觀行想彼佛母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右邊有釋迦世尊
燃燈世尊無量壽世尊智決定世尊
光明王世尊雷聲吼音世尊金花世
尊散花世尊於菩薩左邊毗婆尸世
尊羯俱村那世尊迦諾迦牟尼世尊
迦葉世尊寶手世尊於菩薩前面大
徧照世尊寶生世尊阿弥陀世尊不
空成就世尊阿閦世尊於菩薩後面
最上蓮華世尊最上寶世尊喜吉祥
世尊琉璃光世尊不思議吉祥世尊
於菩薩前復有聖觀自在菩薩慈氏
菩薩普賢菩薩妙吉祥菩薩歸命菩
薩不思議吉祥菩薩金剛手菩薩
無盡意菩薩辯積菩薩無邊辯菩薩
虛空藏菩薩無垢稱菩薩自在行菩

薩法生菩薩常帝菩薩月光菩薩法
雲菩薩地藏菩薩寶藏菩薩寶幢菩
薩尸棄菩薩香象菩薩金毗羅菩薩
如是等一切菩薩摩訶薩徧滿佛刹
復有顰眉明王等亦在菩薩前如是
聖衆一一觀想已復想人間天上殊
妙香花珍寶供具以用供養佛母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并諸眷屬一切菩
薩作此觀已是人不久當成正覺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大海中娑伽羅龍王宮莊嚴道場與大比丘衆七千五百人俱并諸得大智慧菩薩摩訶薩自十方世界皆來集會復有百千俱胝那由他梵王帝釋及護世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誐嚕拏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亦來集會

介時世尊見彼一切大衆來集會已告娑伽羅龍王言龍主觀此世間種種行業皆從妄起種種心法當感種種果報若彼不了當生種種之趣

龍主汝當觀此大海之衆見作種種士夫色相龍主而彼一切色相由於一切善惡身口意業各各之心種種變化然此心法雖去色相由如幻化無可取故

龍主此之色相一切諸法本無所生亦無主宰復無有我亦無無礙故如是種種所作之業諸法自性皆幻化相不可思議

龍主若有菩薩知一切法無生無滅無色無相如實知已所作所修一切善業而無修作所有色相及蘊處界一切生法悉無所見彼若如實得是見已當復觀察殊妙色相龍主殊妙色相云何觀察當觀如來身相如來身者皆從百千俱胝那由他福德之所生故又如是之相云何嚴持云何恭信當得如是之相復得人間天上無老無死復得十百千他化自在天身乃至大梵天身此由心不散亂專注觀想瞻仰如來最妙之身實知此身一切色相殊妙莊嚴皆從善業所集而得

龍主如汝住宮一切莊嚴亦福所生至於梵王帝釋及護世等乃至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曩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所有一切莊嚴皆福所生

龍主又此大海之中所有衆生種種或有廣大或復微細多住醜陋彼一切身皆由種種心之所化龍主是故說言隨身口意業之所得龍主如是之報以業為因業為主宰汝當令諸

衆生起智慧心所作所修隨學善業於諸邪見不作不住知彼邪見非爲究竟如是知已一切衆生當求爲師咸來供養并得天上人間歸信供養龍主而有一法能令衆生斷於一切惡趣之業云何一法所謂觀察善法而彼善法云何觀察當觀自身我於日夜行住坐卧所興心意無不是過如是覺察令四威儀中諸不善法不得發生如是斷盡諸不善法當令善法而得具足復使一切同善衆生悉皆當得聲聞辟支及菩薩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之位

龍主云何善法我今說之所謂十善之業是爲一切根本安住是生天上人間根本安住世間出世間殊勝善法根本安住聲聞辟支佛菩薩根本安住無上正等正覺根本安住云何爲彼根本安住所謂十善業道若能遠離殺生偷盜邪婬妄語綺語惡口兩舌乃至貪瞋邪見等若能如是遠離是爲十善業道乃是世間出世間根本安住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殺生獲得

十種善法云何十法所謂得無畏施
他一切眾生得住慈心得正行得不
起一切眾生過失之念得少病樂得
壽命長得種種非人而作擁護於眠
睡覺寤皆悉安隱又得賢聖守護心
不猒捨於睡寢中不見惡業苦惱之
事自得不怖一切惡趣命終之後得
生天上龍主士夫補特伽羅獲得如
是十種善法行菩薩道得善心住善
根成熟當得無上正等菩提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偷盜獲得
十依止法云何為十所謂得大富自
在得免王難得免水火賊盜冤家之
難得多眷屬善順和睦得多人愛樂
不相苦惱凡所言説一切諦信得無
量財寶皆悉集聚得此方他方一切
稱讚於一切行處無怖無畏得他稱
善名讚於智慧又得色力壽命辯
相應於親非親心無分別不生惱害
命終之後得生天界
如是十依止法以彼善根於諸佛法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偷盜獲得
自能證知當得無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婬獲得

四智善法云何為四所謂降伏諸根
離於散亂得世間一切稱讚復得無
量營從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雜獲得
如是四智善法以此善根當得無上正
等正覺復證大丈夫陰藏隱密之相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妄語獲得
天上人間八種善法云何為八所謂
得口氣清淨常如青蓮華香又得世
間一切正見得天上人間一切愛樂
得身口意清淨化彼一切有情令住
三業清淨之行得清淨已咸皆歡喜
得真實語言必誠信得過人辯所出
言辭咸有方便於天上人間離諸過
失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妄語獲
得如是天上人間八種善法而彼善
根獲得口業清淨誠實正行當得無
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綺語當得
三種一向之法云何三種所謂得知
法者一向愛樂得一向真實復生智
慧得一向為人天師天上人間一切
信樂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綺語
獲得如是三種一向之法以此善根

迴向菩提得一切如來授記當證無上正等正覺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惡口獲得八種口過清淨而得八種善法云何爲八所謂實語依義語軟語離取語多人愛樂語善語有義利語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惡口獲得如是八種清淨口業以此善根迴向菩提當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復得最上清淨梵音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兩舌當得五種堅固云何五種堅固所謂得身堅固當得遠離一切怖畏之難故得眷屬堅固不爲他人之所貪故得信堅固獲得信業果報故得法堅固獲得果證堅牢故得善友堅固當得愛語攝受故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兩舌獲得如是五種堅固以彼善根迴向菩提當證無上正等正覺使彼一切外道魔王等衆不能破壞故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貪生無獲得八種善法云何爲八所謂得貪心消除得殺心不生得嫉妬心不生得樂生聖族心爲聖人尊重得慈心以善

業利益一切衆生得身端正得多人尊重得生於梵世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貪毒獲得如是八種善法以此善法迴向善提心不退轉當證無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瞋毒當得五種勝願圓滿云何爲五所謂修身口意不退諸根不亂當得一切廣大富貴圓滿得寃家降伏得一切廣大福德圓滿得受人天最上供養得一切廣大功德圓滿於最上受用心所欲音皆得圓滿如爲富貴發百千最上勝願如願圓滿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瞋毒獲得如是五種圓滿以此善根迴向善提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爲三界之所尊故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見獲得十種功德之法云何爲十所謂得自心安善及同行善友深信因果得不爲身命作於罪業不久獲得賢聖之位得不迷善法修人天行不墮傍生及焰魔界行於聖道得最上福得離一切邪法得離身見得見一切罪性

皆空得天上人間正行不闕龍主士
夫補特伽羅遠離邪見獲得如是十
種功德以此善根迴向菩提速能證
了一切佛法當得無上正等正覺
龍主復次觀於十不善法微細之行
多墮地獄餓鬼畜生之趣龍主觀彼
衆生若復殺生當墮地獄畜生焰魔
等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
一者短命二者苦惱若復偷盜當墮
地獄畜生焰魔等界後生人間以餘
業故得二種報一者自居貧賤二者
不得他人財寶若復邪染當墮地獄
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
得二種報一者愚癡二者妻不貞正
若復妄語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言不誠實二者人不信奉若復綺語
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
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言不真正
二者所言無定若復惡口當墮地獄
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
得二種報一者言多鬬諍二者人間
不重若復兩舌當墮地獄畜生及焰

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
一者得下劣眷屬二者感親屬分離
若復多貪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不能利益他人二者常被他人侵害
若復多瞋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心常不喜二者多不稱意若復邪見
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
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邪見二者
懈怠龍主若有行於如是十不善法
決定獲得如是果報復更別得無邊
諸大苦蘊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殺生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長壽及無量福得
離一切他侵之怖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偷盜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及無量福而於
一切心無悋惜證得深智諸佛所說
無上法義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邪染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感善
眷屬父母妻男悉無惡見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妄語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當感所有語言一切善軟凡起誠願堅固不退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綺語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所言真實聞者信受凡有所說斷一切疑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惡口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所言可取聞無背捨於諸衆中無有其過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兩舌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於諸眷屬心住平等愛之如一無有離散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貪毒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得端正身諸根具足見者愛樂心無厭捨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瞋毒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得於仇讎心無所起聞佛法要能生深信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邪見修菩薩道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於三寶所而具正見常近於佛得聞妙法供養衆僧常無懈退教化衆生令發

菩提之心

龍王若能修此十善之業行菩薩道初以布施而為莊嚴果報圓滿得大富貴若以持戒而為莊嚴果報圓滿得一切佛法願滿具足若以忍辱而為莊嚴果報圓滿得佛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復得梵音具足若以精進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能降伏天魔外道以諸佛法而救護之若以禪定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正念清淨法行具足若以智慧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永斷一切邪見若以大慈而為莊嚴果報圓滿能令一切眾生降伏一切微細煩惱若以大悲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一切眾生心不厭捨若以大喜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一心而無散亂若以大捨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微細煩惱皆悉除滅

龍王乃至以四攝法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一切眾生隨順化導若以四念處而為莊嚴於身受心法悉能解了若以四正斷而為莊嚴能使一

切不善之法皆悉斷滅得一切善法圓滿若以四神足而爲莊嚴能得身心皆獲輕利若以五根而爲莊嚴當得信進不退心無迷惑了諸業因永滅煩惱若以五力而爲莊嚴當得不懸不凝及得永斷貪窮過失若以七覺支而爲莊嚴當得覺悟一切如實之法若以八正道而爲莊嚴當能證得正智若以奢摩他而爲莊嚴當得斷於一切煩惱若以尾鉢舍曩莊嚴當得了悟一切法之智慧若以正道而爲莊嚴當於有爲無爲一切方便悉能了知

龍主我今略說十善之法而有莊嚴至於十力四智及十八不共之法乃至如來一切法分皆得圓滿

龍主乃至廣大解說此十善業道莊嚴之事當令修學龍主譬如大地能與人界一切國城聚落乃至林樹及藥草等而爲安住又復諸業皆有種子種子既有四大而成由如種穀初生芽莖乃至成熟皆依於地龍主此十善業道能爲天上人間一切有情

勝妙安住能令一切有爲無爲得智
果報一切聲聞及辟支佛乃至菩薩
無上正等正覺而爲安住亦復爲一
切佛法根本安住龍主我此所說法
等一切當以正心而生信解
尒時娑伽羅龍王并在會諸菩薩摩
訶薩一切聲聞及天人阿修羅乾闥
婆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十號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阿難白言云何如來佛告苾芻我昔因地為菩薩時歷修眾行為求無上正等正覺令得菩提涅槃一切真實以八聖道正見所證名為如來如過去正等正覺調伏息心得至涅槃故名如來

云何應供佛言昔在因位所行善法威儀戒品十善根力修令增長如是修習圓滿至究竟位證涅槃時斷盡一切煩惱令身口意清淨無染永害煩惱如斷多羅樹頭永不生芽復次貪瞋癡等煩惱盡故一切諸趣永不結生超過四難生老病死苦果之法惑苦二種而永不生立應供號

復次令彼世間所有衣服卧具飲食湯藥幢幡寶蓋香花燈葉及天上人間最上之物供養於佛獲得最上富貴吉祥之福是名應供之號

云何正等覺佛言如來具一切智於一切處無不了知以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十二緣生四諦法等如是之法平等開覺一切衆生令起智斷惑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具三明六通復於大乘作意思求歷修諸地斷盡結習成無上覺此名正等正覺

云何明行足佛言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行足者爲如來身口意業善修滿足正眞清淨如有大衣鉢等自在觀照而無愛著於自願力一切之行修令滿足號明行足

云何善逝佛言即妙往之義如貪瞋癡等引諸有情往彼惡趣非名善逝如來正智能斷諸惑妙出世間能往佛果故名善逝

云何世間解無上士佛言世間者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地獄餓鬼傍生等類各具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及彼六識所緣境等一切諸法名曰世間正

覺正知名世間解又彼世間所有二足四足多足無足欲色諸天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若凡若聖一切有情之中唯佛第一最上無等名無上士

云何調御丈夫佛言佛是大丈夫而能調御善惡二類惡者起不善三業而作諸惡墮地獄餓鬼傍生而得惡報善者於身口意而修衆善得人天福果此之善惡皆由心作佛以第一義善涅槃之法顯示調御令離垢染獲得最上寂滅涅槃是故得名調御丈夫

云何天人師佛言非與阿難一苾芻爲師所有苾芻苾芻尼烏波塞烏波夷及天上人間沙門婆羅門魔王外道釋梵龍天悉皆歸命依教奉行俱作佛子故名天人師

云何名佛智慧具足三覺圓明是故名佛

佛告阿難我昔經行之次有婆羅門而來問我何故汝之父母爲汝立名呼爲佛耶佛即答言世所知者我能

了知世所觀者我亦能觀所得滅者我亦得滅我具一切智一切了知我從無數劫種種修行遠塵離垢今得無上菩提故立佛號

云何世尊佛言我於因地自審觀察所有善法戒法心法智慧法復觀貪等不善之法能招諸有生滅等苦以無漏智破彼煩惱得無上覺是故天人凡聖世出世間咸皆尊重故曰世尊

佛說十號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囉濕弥(二合)蹬捺囉(二合)鉢囉(二合)底曼尼哆尾你焰(二合)帝(引)惹具世濕嚩(二合)囉(引)羅(引)惹野怛他(引)誐哆(引)野(引)囉(引)賀(二合)帝(引)三藐三沒䭾(引)野怛你也(二合)他囉怛你(引二合)囉怛你(引二合)囉怛曩(二合)吉囉尼囉怛曩(二合)鉢囉(二合)底曼識帝囉怛曩(二合)三婆尼(引)囉怛曩(二合)鉢囉(二合)鼻(引)囉怛努(引二合)訥誐(二合)帝(引)娑嚩(引二合)賀(引)

若有衆生於此如來陀羅尼名號受持供養彼人生生得轉輪位成就梵行具大神通獲十種陀羅尼復值恒河沙等諸佛如來而無虛妄經俱胝劫不入輪迴路不斷菩提種不失菩提心永滅一切罪得報身如來若人持誦滿一七日是人當得天眼清淨若人耳聞恒復憶念是人決定當得菩提於過去世所作善根亦得現前若傳一人所有無間罪業悉得除滅永斷輪迴是人不被水火盜賊之所

侵害而復諸根不缺衆病不生鬼魅不著衆所愛敬於當來世受持如來微妙之法供養諸佛若人聞已心喜禮拜讃歎是人功德無量無邊於生生中口出妙香廣一由旬身毛孔中恒有光明常自照曜常作如來勝利之事如何難陀具如是不可思議功德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K. no. 1143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莫阿引哩也二合鉢納摩二合你引怛囉二合野怛他引誐哆引野曩謨薩哩嚩二合你嚩囉拏尾瑟迦二合鼻尼冒地薩怛嚩二合野摩賀引薩怛嚩二合野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吻囉吻囉底哩底哩覩嚕覩嚕迦羅迦羅吉隸吉隸俱嚕俱

嚕婆囉麼嚩囉鼻哩鼻哩部嚕部
嚕曩野曩野俱嚕俱嚕謨乞叉二合引
播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入嚩二合囉曩嚩
㗚你二合你鼻引婆嚩二合引賀引薩
哩嚩二合怛他引誐哆引底瑟耻二合
帝引婆嚩二合引賀麼麼薩哩嚩
二合薩怛嚩二合難左婆嚩二合賀引

此蓮華眼陁羅尼若復有人於其晨朝恭敬供養及念此陁羅尼一百八徧一日二日乃至三七日志心持誦一切罪障悉皆除滅亦不患其眼病耳病鼻舌身病心不邪亂復得五種眼清淨五種鼻清淨五種舌清淨五種意清淨身相端直心離垢染於一切生中恒發菩提心與諸聖衆常得見佛而聽妙法直至菩提道場圓滿正覺

佛說蓮華眼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世尊說此大明能降伏諸天宿曜此金剛香大力最勝如金剛寶有大利用能破諸山若有最上星曜而不降伏但念此金剛香[一]真言天等星曜驚怖戰悚而自降伏如風吹樹枝隨風低仆即說陀羅尼曰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莫室戰(二合)拏嚩日囉(二合)播(引)拏曳摩賀(引)藥乞叉(二合)細(引)曩(引)鉢多曳(引)唵(引)曩謨(引)婆誐嚩帝曳(二合)(引)阿哩也(一合)嚩日囉(二合)巘(引)馱(引)哩曳阿你(引)迦囉(引)濕弭(二合)設哆婆賀婆囉(二合)鉢囉(二合)入嚩(二合)隸哆帝(引)惹娑(引)曳(引)烏誐囉(一合)鼻摩婆夜(引)曩迦(引)曳(引)尾迦囉(引)羅(引)曳(引)贊拏曳(引)左波羅(引)曳(引)摩賀(引)喻(引)詣(引)濕嚩(二合)哩曳(引)鼻瑟摩(二合)婆夜(引)曩迦(引)曳(引)沙乇曰(一合)佉(引)曳(引)播嚩(二合)那舍部惹曳(引)捺嚩(二合)那舍你(引)怛囉(引)(二合)曳(引)尾枳囉拏(二合)計舍(引)曳(引)阿你迦嚕波尾尾馱尾

唧怛囉(二合)吠沙馱(引)囉尾曳(引)曀呬曳
(二合)呬娑誐嚩底摩賀(引)嚩日囉(二合)巘馱
(引)哩怛囉(二合)夜(引)赧(引)囉怛曩(引)(二合)薩
帝曳(二合)曩怛你也(二合)他唵(引)阿(引)迦荼
阿(引)迦荼末羅祢(引)嚩摩呬(引)瀣嚩(二合)
覽誐嚕瑟嚷(二合)俱摩(引)覽沒囉(二合)(引)
懴摩(二合)赧印捺覽(二合)贊捺覽(二合)阿祢
底焰(二合)藥羼囉(引)乂擻沒囉(二合)懴摩
(二合)囉乂擻阿儗你(二合)夜曼嚩嚕赧嚩庾
俱吠(引)覽馱曩難馱哩(二合)底囉(引)瑟
吒覽(二合)尾嚕荼劍尾嚕播(引)羼吠室
囉(二合)摩赧商俱迦囉赧虞(引)迦囉赧
尾迦囉赧沒哩(二合)賀迦囉赧健吒迦
囉赧訥嚕(二合)拏迦囉赧娑度(二合)囉迦
囉赧摩賀(引)迦(引)覽喃祢枳(引)瀣嚩(二合)
覽部凌(二合)儗哩致孕(二合)曩野劍尾曩
(引)野劍半(引)唧劍那(引)摩劍路(引)賀劍
謨(引)賀劍沙瑟致(二合)哩祢(二合)嚩俱(引)
致也(二合)儗哩劍(引)唵迦(引)哩努哩誐(二合)
迦(引)哩怛也(二合)曳你摩賀(引)迦(引)哩怛
也(二合)曳你贊拏迦(引)哩怛也(二合)曳你野舍
悉尾(二合)你迦(引)哩底焰(二合)伊舍(引)你也
(二合)迦(引)陵摩賀(引)迦(引)陵嚩日囉(二合)迦

引陵啇佉迦引陵阿迦引陵婆捺囉二合
迦引陵翎捺囉二合迦引陵祖羅迦引陵
阿引儗你引二合焰引夜引曼引嚩引野尾
焰二合設引隸迦嚩哩底焰二合囉引怛陵
二合扇引底孕二合設訖底孕二合設多引乂
孕二合摩賀引設哆引乂孕二合娑賀娑
囉二合乂孕二合印捺囉引二合尼孕二合沒囉
二合娍摩引二合尼孕二合憍引摩引哩孕二合摩
引呬澀嚩二合哩孕二合吠引瑟拏二合尾孕
二合倪里鍜引蘇婆巘引左羯拏引撓涅
陵二合嚩引囉引呬孕二合曳左引儜嚩二合
三摩曳曩底瑟詁二合底曰引薩哩嚩
引二合阿引嚩引賀曳瑟吒二合引弥始伽覽
二合識哩二合根拏二合識哩二合根拏二合識哩二合
根拏二合播野識哩二合根拏二合播野唵
引護嚕護嚕羅羅羅羅遏嚕遏嚕祖
嚕祖嚕母嚕杜母杜母馱摩馱
摩馱囉馱摩囉摩囉野囉野囉摩
囉摩囉覽誐覽誐覽誐波野覽誐
波野惹羅波二合惹羅波二合播引野惹
羅波引二合播野布囉野布囉野羅具羅
具阿引尾引舍野阿引尾引舍野唵引
曩謨引婆誐嚩底阿引哩也二合摩賀

引嚩曰囉二合𡀔引馱引哩悉馱室戰二合拏
嚩囉二合播引尼囉引惹拏二合波野底
唵呬曳二合引呬呬哩二合呬引賀引賀引賀
引賀引訶訶訶訶囉囉囉囉護引吽
吽發吒娑嚩二合賀引唵曩謨引娑誐
嚩底阿引哩也二合摩賀引嚩曰囉二合𡀔引
馱引哩阿你引迦囉涅弥二合設哆娑賀
娑囉二合鉢囉二合底滿尼哆舍室哩引悉
馱室戰二合拏二合嚩曰囉二合播尼囉惹拏二合
波野底唵呬呬哩二合呬引賀引賀引賀
引賀引護引護引護引護引𤙖賀吽吽
吽發吒發吒囉囉囉囉吽賀娑嚩二合引
賀唵惹敢二合娑你娑嚩二合娑你曳引
娑嚩二合引賀薩哩嚩二合嚕引沙鉢囉
二合舍摩你曳引娑嚩二合引賀引唵呬
哩二合賀引呬引護引吽發吒娑嚩二合
賀引唵呬哩二合阿聲去迦哩沙二合尼曳引
娑嚩二合賀引唵阿謨伽娑嚩二合賀引
唵蘗誐羅蘗誐羅呬哩二合娑嚩二合賀引唵
惹羅波二合惹羅波二合波野惹羅波二合
波野娑嚩二合賀引唵引璨璨迦哩拏
涅哩二合怛也二合波野娑嚩二合賀引唵引
惹敢二合惹敢二合惹敢二合娑你曳引娑

嚩(二合)賀(引)唵(引)娑櫓(二合)娑櫓(二合)作曳(引)娑嚩(二合)賀(引)唵(引)阿吒吒賀(引)細捫左摩賀(引)憾賀唵(引)度曩度曩部嚕唵(二合)菩敢(二合)惹野護僧僧僧賀囉護(引)摩哩那(二合)摩哩那(二合)部嚕唵(二合)部嚕唵(二合)部嚕唵(二合)呬哩(二合)部嚕唵(二合)鑁吽怛吒怛吒賀囉賀囉唵尾囉尾囉佉佉佉(引)呬佉(引)呬輸(引)沙野扇(引)底扇(引)底布瑟致(二合)布瑟致(二合)馱哩(二合)底馱哩(二合)底必哩(二合)拏野必哩(二合)拏野必哩(二合)底必哩(二合)底悉體(二合)囉悉體(二合)囉賀呬(引)護(引)吽祓娑嚩(二合)賀(引)

此陁羅尼令如來族降伏三界護持佛法作大吉祥

大金剛香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衆五萬五千俱胝一心行菩提行無能勝菩薩等八萬百千無數俱胝那庾多諸天人等百千那庾多

尒時世尊於其食時著衣持鉢與苾芻衆并諸菩薩天龍神等恭敬圍遶入王舍大城於彼乞食是時頻婆娑羅王子名寶月童子因爲事故乘大龍象出王舍大城遥見世尊即下龍象而詣佛所到已致敬頭面禮足住立一面寶月童子白佛言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唯願世尊說彼十方如來所有名號若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名已所有五逆等罪及一切業障恐皆消除於無上正等正覺速得不退

尒時世尊告寶月童子言善哉善哉汝能樂聞如來名號之義此意賢善一切罪業決定消除童子汝今諦聽

善思念之我爲汝說童子過於東方百千俱胝那臾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無憂彼有如來名賢吉祥應供等正覺少病少惱乃至爲諸衆生恒說妙法彼佛壽命六萬百千俱胝那臾多無數劫彼世界中無其日月晝夜唯有佛光普照一切及照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一切衆生令得解脫無量衆生得無生法忍

佛言童子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寂靜彼有如來名無邊光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歡喜彼有如來名喜吉祥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不動彼有如來名曰寶幢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東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正行彼有如來名曰無憂吉祥應供正

等正覺為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
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寶
幢吉祥彼有如來名曰寶幢應供正
等正覺為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
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妙
聲彼有如來名吉祥花應供正等正
覺為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東北方過百千俱胝那臾
多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安
樂彼有如來名蓮華光嬉戲智應供
正等正覺為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下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
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曰廣大
彼有如來名光明吉祥應供正等正
覺為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上方過百千俱胝那臾多
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世界名為月光
彼有如來名財吉祥應供正等正覺
為諸衆生恒說妙法童子如是一切
世界佛剎皆有清淨旃檀樓閣所有
如來名號若人聞已恭敬受持書寫
讀誦廣為人說所有五逆等一切罪

業悉皆消除亦不墮地獄傍生焰魔羅界於無上正等正覺速得不退於意云何童子於過去大無數及廣大無邊無數劫時有世界名曰寶生彼有如來名精進吉祥應供正等正覺彼十如來於精進吉祥佛所為菩薩位於其佛前供養發願我等各於佛剎成無上正等正覺之時若有衆生經剎那間至須臾之間聞我十佛名號聞已恭敬受持書寫讀誦廣為人說所有五逆等一切罪業悉皆消除亦不墮地獄傍生焰魔羅界於無上正等正覺速得不退

爾時寶月童子如是聞已而復白言世尊彼佛如來壽量云何世尊答言彼佛壽十阿僧祇百千俱胝那庾多世界微塵等劫童子聞已白佛言彼佛如來甚為希有如是悲心發願為諸衆生得此壽量佛言童子若有衆生聞此十佛名號恭敬受持書寫讀誦信樂修行所有無量無邊福德悉得具足三業之罪亦不能生童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恆河沙等佛剎滿中七寶供養如來經百千歲獲福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馮山雅 侍

無量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十佛名
號恭敬信受書寫讀誦爲他解說所
得福德勝前供養無量無邊
尒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帝釋天
子四天大王蘇夜摩天子大自在天
子以最上旃檀香粖散世尊前而爲
供養白世尊言若有衆生於此正法
書寫讀誦信解受持得一切天人阿
修羅尊重禮拜所有地獄畜生諂魔
羅界阿修羅身及餓鬼趣皆得解脫
佛言若此正法耳根得聞受持讀誦
罪惡魔覓不能侵害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速得不退尒時世尊而說
頌曰

持此世尊十名號　如是壽命俱胝劫
佛說功德不思議　未來成就二足尊

尒時頻婆娑羅王寶月童子白於世
尊而說伽他曰

大無畏善說　無邊無量佛　衆生最上師
我今歸命禮　如是今修學　一切佛知見
願斷於煩惱　速成於菩提

尒時童子說此頌已白世尊言我今
如是所有忍辱善護大智總持法門
方廣之教佛菩提行如是修學行菩

擬行

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若人受持佛名號　水火盜賊不能侵
毒藥刀杖王難等　一切諸苦自消除
如是速得於菩提　廣令流布佛名號

若此正法於末世時有人受持讀誦此人命終速成佛道若以香花供養一切諸佛經多劫時不如有人於此正法暫時書寫讀誦所得福德無量無邊若人以最上所愛七寶滿於一切刹土之中供養一切諸佛亦不如讀誦此經得福甚多佛說此經時無量百千俱胝那由多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無邊衆生得無生忍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說是語時寶月童子等皆大歡喜作禮而還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尒時世尊入三摩地名一切如來金剛安像三昧從三昧起說彼塑畫彫造莊嚴一切佛及諸賢聖之衆安像慶讚儀軌之法欲造佛像先得了知十種法則阿闍梨復須善知佛身一切圓滿之相及得分大小之量於息災增益等眞言印法儀軌之事皆悉明了然得於彼寺舍殿塔之內造諸尊像若所造佛像儀相闕少不得安像慶讚若儀相不圓令彼衆生現世未來得大苦佛是故一心求造圓滿若圓滿已令前知法阿闍梨依眞言儀軌請佛安像供養慶讚即得如來賢聖降臨隨喜成就功德若造像畢已經久時而不行安像慶讚於其後時反獲不吉設復有人供養禮拜終無福利如無智人人相不具令彼世間而生輕慢若阿闍梨請安佛像而不知法及闕少儀軌如酥入灰欲作護摩必無果報是故造像須具相圓

滿令安像慶讚儀軌具足令諸有情
得大福報
尒時有一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佛身
無相猶若虛空徧一切處云何令說
令安佛像佛言汝今諦聽我為久修
行者說彼法身無相無為徧一切處
猶在虛空本自寂然不生不滅云何
安像今為初發心衆生令彼得福作
如是說安像慶讚結淨之法欲建曼
拏羅先擇吉星吉日於結界勝地清
淨之處陳設傘蓋幢幡香花燈菓然
令阿闍梨依法儀軌一心召請先於
結界地上下五色粉綵線作曼拏羅
請五族如來及菩薩眷屬等須依此
根本儀軌不得依別儀請召又阿闍
梨入佛堂殿安像之時須手執及搖
帶劍鏁等莊嚴於身阿闍梨并弟子
一心觀想如來一切圓滿之相然後
合掌作禮瞻仰聖賢以清淨香花香
水燈菓依法儀軌獻閼伽香燈獻已
入定心離疑念誦此真言三徧
三摩野薩怛鍐　三摩野薩怛鍐
誦此真言已而啓請言如一切佛安

住覩史陁天亦如佛在摩耶夫人胎藏願佛慈悲住此亦然願佛恒住弟子某甲爲發菩提心受此香花供養請佛像巳復與施主弟子受戒所有供養儀則等一切須依阿闍梨言教不得怠慢令彼施主得大果報請召如來安住坐位以香花燈菓飲食誦眞言獻閼伽供養所有佛像面東安置用黃衣蓋覆阿闍梨作觀想想佛如一聚火誦此眞言七徧擲白芥子

唵薩哩嚩(二合)播(引)波娑普(二合)吒那賀曩嚩日囉(二合引)野薩嚩(二合)賀

誦此眞言巳復想如來如眞實身諸相圓滿然以唵阿吽三字安在像身三處用唵字安頂上用阿字安口上用吽字安心上若誦得本尊根本眞言但安心上若請召印或金剛印或鉤印依法而作若人無力隨力令作所用器物或金銀寶玉銅石瓦器木器螺盃及樹葉皆得爲閼伽供養若法中使銅器作閼伽最上如金石等佛像故暗塗香油在上用草刷子洗刷令淨然用歌讃妓樂令童女歌舞

等復誦香油眞言

唵薩哩嚩(合二)怛他誐哆迦野尾式馱你(引)娑嚩(合二)賀(引)

若賢瓶用五或八以白檀香塗之種種香水滿彼瓶中而即加持復令童女合線染成五色上好新鮮纏瓶周廻復用五寶五藥花菓等入於賢瓶誦最勝佛頂眞言或白傘蓋眞言擬白芥子以爲加持或念息災眞言亦得

若洗浴佛像先塗香油復用尼俱陁樹葉優曇樹葉爲秣五穀五種淨水以銅器盛之洗浴佛像然令弟子一切衆人誦於偈讃及諸歌樂以爲吉祥之音適悅尊像如灌頂儀則乃誦佛眼菩薩眞言能除一切垢

唵薩哩嚩(合二)囉祖(引)波賀囉拏娑嚩(合二)賀(引)

誦此眞言已阿闍梨言如佛降生之時沐浴佛身一切如來亦復如是我今以清淨最上之水洗浴佛像復誦灌頂眞言

唵薩哩嚩(合二)怛他(引)誐哆(引)鼻詵(引)迦三摩野室哩(合二)曳(引)吽

若是畫像功德以鏡照彼所畫功德

用前五種淨水寫於鏡上沐浴鏡中影像若前金銀等像及所畫幢像沐浴畢已即誦著衣眞言

唵嚩囉(二合)嚩(引)娑細(引)娑嚩(二合引)賀

次誦安耳眞言

唵迦囉拏(二合)摩路(引)馱囉拏吽

次誦安髮髻眞言

唵薩哩嚩(二合)枳(引)娑阿嚩哆(引)囉拏吽娑嚩(二合)賀(引)

次誦安指甲眞言

唵薩哩嚩(二合)輸曩佉砌那曩囉惹娑嚩(二合)賀

次誦安疑鬚眞言

唵薩哩嚩(二合)娑摩(二合)酥嚕(二合)馱囉拏吽吽呬凌(二合)

次誦獻塗香眞言

唵嚩囉(二合)巘弟(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次誦安莊嚴眞言

唵嚩囉(二合)婆囉拏尾部瑟尼娑嚩(二合)賀

誦此眞言已依灌頂儀入曼拏羅與佛像誦本尊三昧眞言

唵吽怛落仡哩惡

誦此眞言已如是戴冠面東安置佛

像令彼施主得大福利次用香花等供養先誦獻花真言

唵嚩日囉二合補瑟閉引二合吽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花最上或水中生或陸地生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受次誦獻香真言

唵嚩日囉二合度閉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香最上或自然香或和合香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受次誦塗香真言

唵嚩日囉二合巘弟引娑嚩二合賀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塗香最上殊勝願佛納受次誦燈真言

唵嚩日囉二合祢閉引娑嚩二合賀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燈供養或酥燈或油燈光明破暗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受消除一切愚暗次誦食真言

唵賓努波引旦鉢囉二合底佗哩二合恨曩曩娑嚩二合賀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食供養最上飲食色香美味一切具足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受如是供養儀則既已圓備復為佛像開眼之光明如點眼

相似即誦開眼光眞言二道

唵作㲋作㲋三滿哆作㲋尾戍馱你引娑嚩賀

唵你引怛囉二合波吒路引波賀引囉拏呬麥二合

次誦佛入定眞言

唵祢𩨗身切你引曩三摩引地𩨗身切曩必哩二合拏你娑嚩二合賀

誦此眞言已復令施主弟子入曼拏羅阿闍梨白言汝今請我安慶佛像我今爲汝所作儀軌悉皆圓畢宜應灑頂誦此眞言

三摩野薩怛鑁

次作護摩或一千或五百或二百五十徧若護摩爐宜四方作用有酪乳汁者淚柴入於爐內復用酥酪蜜及五穀合和用作護摩能與自身及一切弟子息災增益即誦作護摩眞言

唵嚩日囉二合喻世引娑嚩二合賀

此是作護摩眞言次誦增壽眞言

阿誐蹉賀哩賓誐羅祢鉢哆二合吽賀嚩二合路引四哆引文二合祢引四那那引波野伊難左弥引迦哩焰二合俱

噌婆嚩二合賀

此是增壽眞言次誦息災增益眞言

唵嚩日囉二合布瑟吒二合曳婆嚩二合賀

此是息災增益眞言次為火天於護摩爐安置座位作其觀想觀護摩爐三分之中畫其一分為火天座位

唵酥鉢囉二合底瑟姹二合哆嚩日囉二合婆嚩二合賀

此是安置火天眞言次以香花等獻護世及伊舍那天即誦護世眞言

阿捺囉二合野婆嚩二合賀

誦此眞言已作其妓樂歌舞等發遣自言上來廣作佛事供養多不如法所來梵天天子并諸天衆等為其施主依此儀軌於一切處作大息災增益往彼佛剎復有請召願賜降臨地水火風神等往來界中發善心愛敬所受佛像經百千劫護持施主及子孫眷屬并阿闍梨一切弟子普獲吉祥

若作壇法吉時者正月一月三月四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若所用日於白月二日三日七日十日十三日十

五日黒月亦得復須就吉星宿直日即可作法若翼星畢星斗星觜星尾星心星鬼星箕星室星此是最上吉星求一切事皆得成就若井星得作法成就所求必遂兼得外來眷屬若尾星斗星觜星得人敬愛及得財物若參星得息災若箕星得子孫長壽若室星恒得美事成就若鬼星得一切最勝若心星房星得快樂稱意若木星水星金星吉善第一若此三星和合直日作安像慶讚儀則得最上福若前第三第七第六第十及第十一星此五星若與月合同用大吉若第二第六第十及第十一星與水星合同用大吉若第二第七第九及第十一星與木星合同用作召請結淨最善大吉若第六第七第十星與金星合同用大吉若第一第三第五星能破財物阿闍梨應如是善知星辰之力如作法日若得星曜和順所作之事於剎那之頃必得成就若安像慶讚獲福最上當得轉輪王位大國王位無復疑惑又若星曜相順無一

切障難所安佛像塔廟世世生生俱得成就人獲福剎若造像工人及諸雜使之者俱與財帛善言慰安勿令失所方合儀法所有供養如來餘剩之食若人食者皆得滅罪阿闍梨即教化施主結緣增福施利所有金銀財帛象馬車乘隨力布施志心奉上令阿闍梨歡喜賢聖亦歡喜復於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以其財食隨力供養令福圓滿於初夜分作大妓樂歌舞幡花螺鈸及施主眷屬圍繞恭敬曼拏羅內所有供養物色並須捨與阿闍梨不得別處破用亦不得別比丘處施與不合儀法壇法既畢即收壇物若五色粉送入河中用彌摩邪淨水洗拭壇地如法結淨功德成就

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大目乾連於其食時著衣持鉢以精進力運大神通放無數光其光金色徧照虛空復以神力變化其身或大或小或一或多如火光焰往崑崙山山峯如雲其山頂內以金銀瑠璃眞珠碼碯珊瑚摩尼種種諸寶莊嚴其地有諸宮殿一切珍寶殊妙莊嚴於其中間有大自在宮廣二由旬高五由旬光明照耀有六十大神恒常守護百千天女圍繞四邊作七種妓樂於宮四方而有七殿廣一俱盧舍各各以七寶而用嚴飾復於四邊各有浴池甘露之水清淨彌滿於其池中生白蓮華俱母捺花如天白月金銀摩尼莊嚴其上彼大自在天子與烏摩天后於師子座上同座而坐彼諸天衆恒來圍繞恭敬供養其天忽聞琴樂之聲音韻微妙聞已愛著令心迷亂尒時尊者大目

乾連雖聞其樂以無異善根調伏其心無所愛著如妙高山出于大海安住不動行精進妙行受一切世間衆所供養身相端嚴威儀具足手持鉢器烏摩天后忽然見已心生疑惑告天子言此是何人身被法服端嚴寂靜調伏諸根威儀具足圓光照曜如日初出安然不動如妙高山天聞言已觀察尊者而復告言天后汝知識耶天后答言我昔未見今亦不知大自在天白言此是大福德離欲佛弟子能破諸過教化衆生與作安樂因為乞食而來至此烏摩天后聞是語已而白天曰彼師云何具何色相有何道德威力及未曾有法我願樂聞自在天曰彼人之師於三無數劫求大菩提廣修福力於其世間難作能作行檀波羅蜜施於飲食衣服卧具醫藥金銀珍寶奴婢車乘城邑聚落及大寶藏國王之位亦曾施諸婆羅門妻子男女於彼心中無其毫塵之許貪惜煩惱亦無貪愛之名又為悲愍衆生故捨頭目髓腦鼻舌身肉而無毫塵之許痛苦之想亦無虛假之名

行真實施為求菩提大威力果具足檀
波羅蜜又於三無數劫為對種種境
界相故行戒波羅蜜堅守禁戒以持
戒威德常得天人供養復為冤親不
等違順清差行忍辱波羅蜜以八正道
調伏其心歡喜忍辱令心平等復為
上中下三品眾生慇念饒益利樂彼故
行精進波羅蜜於晝夜中策勤修進復
恐心意散亂妄緣境故行禪波羅蜜令心
決定寂靜輕安復為出生智慧讀誦分
別微妙經典行般若波羅蜜如是三無
數劫行六波羅蜜求一切智智令得佛
位圓滿降伏一切魔王證寂滅理色心
微妙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色莊嚴圓
光如日三界無等出輪迴難安樂解脫
時大自在天說是語已烏摩天后聞
復歡喜布施等行所得天果令聞可
解復問於汝天自前因修何行業願
賜歡喜為我略說時大自在天而復
自言汝今諦聽而為汝說天后我於過
去無數俱胝劫於大牟尼佛所布施供
養修福持戒薰習智慧過是已來獲
自在報於八生身中得八種自在我曾
生生布施持戒苦行求主宰自在欲

樂解脫乃至究竟寂滅安樂亦然是故布施智慧觀察一心守護修行不斷說是語已大自在天於其宮內以其金鉢滿盛百味殊妙香飯詣目連前志心奉上目連尊者即受鉢飯騰空欲迴大自在天具宿命智告目連曰尊者大目乾連汝今暫住諦聽我言極久遠時佛乃方出我念過去生中於此大地為其主宰能生滅世間為三界師稱人等我汝聽此言一心往彼香醉山中時大目乾連運神通力騰空而往香醉山中彼山一面有聖跡池名曰天水於此池中即便洗浴既洗浴已坐香醉山上開其金鉢其飯殊妙色香具足變成天食目連食已忽有天女奉上淨水目連受已於身五分而皆結淨坐彼山上繫意專心入定作觀思惟自在天言極久遠時佛乃方出經於千生不能得知百千生中亦不能知經俱胝百千生中亦不能知從禪定起往摩咽印捺囉山入定思惟亦不能知復入摩咽印捺囉山王窟入定思惟亦不能知從此徧歷七十諸山禪觀思惟亦莫

能知又往三十二洲寂坐思惟亦不
能知目連日彼大自在天智慧所生
言意諸小聲聞辟支佛亦非能知而
乃一心告長老舍利弗尊者諦聽我
於崑崙山頂見大自在天而自我言
極久遠時佛乃出世我於此意終不
能知汝今尊者具大智慧深鑒精微
其天降雨經三年三月知其點數四
大海水知其滴數四大洲人知其心
行如是大智佛子於此言意應可了
知唯願慈悲略爲顯示時長老舍利
弗聞是語已即入禪定經百千俱胝
生思惟此事而不能知
尒時長老大迦葉白舍利弗曰大自
在天所言之法其意甚深微妙難測
若汝得其佛力方乃了知若以自力
思惟如持寸草量須彌山時大迦葉
而自思惟若電影之間剎那之頃觀
過去久遠之事如在掌中唯佛大智
乃能知之於是大迦葉發無垢清淨
之聲告大目連曰若大自在天自行
儀則人間天上無人了知唯三界無
等一切智智即可證知何以故謂佛
世尊於百千俱胝恒河沙數世界所

有過去現在一切衆生上中下品根宜心行皆悉了知如觀掌內如是名爲一切智智是時長老大目乾連舍利弗大迦葉同詣佛所旋繞世尊五體投地一心敬禮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知彼心念顧示微笑時大目乾連讚佛功德佛面端嚴如金蓮開慈顏適悅福相深厚牙齒齊密身體殊妙放大光明青黃赤白普照世間山川幽谷無不朗然設使百千俱胝日月圓聚光明亦不能及宣清涼法洗三界普霑一切衆生無不蒙益如是讚已恭敬作禮白言世尊我於一時持其鉢器往大自在宮於彼乞食時大自在天見我持鉢如法施食而告我言極久遠時佛乃方出我於此言終不通達佛具一切智世間所有那臾多俱胝恒河沙世界衆生心行差別皆悉了知如視掌內其舌廣長上覆面輪唯願牟尼爲決疑意

尒時世尊以微妙梵音告大目乾連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彼於過去八萬四千劫前彼時

有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名功德海
有一大城亦名功德海彼有婆羅門
名曰寂靜有其二子一名商迦二名
魯支漸次成長聰明多智俱默生死
作禮父母而白父言我欲入山於彼
修道父母不從汝不得去復白父言
須去修道如是三白即離父母入於
山谷於其山間草菴而住去菴十一
步外有老婆羅門修仙人之法復有
一人亦相隣近而自修行忽因節日
四人聚會而復相問各自愛樂所求
之事魯支問老婆羅門曰汝修何行
求何果報老婆羅門曰我所修者求
梵天身天上千歲問隣近修行者汝
修何行求何果報彼自荅云我求三
界之主天上千歲商迦大仙而自告
言我求天上千歲世間愛敬魯支仙
人具大智慧而白彼言汝等三人所
求成就得世間果報我今所求為彼
世間有色無色二足四足多足無足
上中下等輪迴衆生皆令解脫如是
後時佛從天上與無數百千俱胝那
臾多釋梵人天凡聖之衆隨從圍繞

其佛安處金蓮之座身著紅衣面如滿月放吉祥光青黃赤白降臨大地照諸有情令心清淨彼前四人修行之者來詣佛所時老婆羅門以白吉祥草花供養於佛作禮旋繞而發願言以我此善為梵世主五面端嚴與無數眾生施願圓滿次一仙人以一鐵片用供養佛復用香油塗佛足上而發願言以我此善得那羅延天身為三界主宰次商迦仙人燃燈三盞施三條針志心供養而發願言獻此三燈三針願具三眼得三股叉於生老中恒行施願為世間主宰得八自在成就欲樂心識聰利尒時魯支頭髮殊妙髮長赤色遂解頭髮布於道路告世尊言願佛慈悲踏我髮過佛之兩足於三界中得未曾有千輻網縵有幢印幡印金剛杵印如是印相紋同綺畫妙善莊嚴佛遂踏過而發願言以我此善當得成佛救諸輪迴一切眾生如是四人各發願後其老婆羅門所修眾善獲梵王身具五頭面為三界主用吉祥花布施感手持天

彿若次修行者所修善根得無邊福獲那羅延天身施鐵供養感手持輪寶名曰妙現能破一切修羅第三商迦仙人若施三燈感面生三目施於三針感得三股叉若旋繞世尊得世間愛敬八種自在爲其主宰能生滅世間第四魯支者布錢供養以願力故當得離欲出過三界成一切智智號天中天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最上吉祥花　施已復旋繞　當得梵王身
稱爲索訶主　五面相莊嚴　手持於天瓶
施鐵獲功德　得那羅延天　手持妙現輪
能破於修羅　然彼三盞燈　三針同供養
面感三目生　手執三股叉　魯支大仙人
布錢而供養　以此妙善因　當得成佛果
自在天憶念　過去無數劫　彼等修行因
其後當作佛　出現於世間　聲聞不能知
唯佛無上覺　曉了能分別

尒時世尊告目連曰彼大自在天所生此身甚爲希有彼從梵天下降人間時寒林中有餓女鬼名曰幻化彼與鬼交鬼即有娠彼即託生在鬼腹內

後乃生身面有三目身有光明其母見已怕怖而走以彼福故光照寒林一切鬼衆是時鬼衆見光如日心生疑懼而即問曰汝是何人彼即答云我是大自在天名曰自生鬼衆聞已恭敬禮拜而乃讚言勝力精進色相殊妙復有天人及彼梵天俱來瞻仰天人之衆見彼梵天具其五頭內一醜惡衆懷驚恐心生熱惱告大自在天可能為我截去彼頭大自在天告天衆曰若截彼頭令我獲得殺梵天罪天衆復言如有過罪我等分受時大自在天許之言得尋即自變為大鷹身以其手爪摘去一頭是故大自在天於其手中持梵天頭一切天人婆羅門衆普徧皆知佛說是語時長老大目乾連等一心聽受皆大歡喜

佛說大自在天因地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 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瞻波無憂樹下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五十人俱并慈氏菩薩等諸菩薩摩訶薩及天龍夜叉羅刹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而爲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梵行清淨一切圓滿

爾時波羅奈國有大國王名曰梵壽身心純善慈愍有情於彼大地一切衆生養育如子其王出城遊行佛寺至精舍門須臾顧視有守門者而白聖衆梵壽大王今在門外將欲入寺即時聖衆速令知事僧排列花鬘知事僧聞已開其殿門求覓花鬘而無所有於佛頂上見有花鬘即取持行與尚座等并諸聖衆迎接國王所持花鬘即以奉上王即受之而戴頭上經須臾間忽然頭痛王自思惟去何如是我今應是夏熱出行致斯患苦

王乃即時禮辭聖衆迴歸宮闈告近臣曰我患頭痛令擬沐浴汝宜遶疾供辦香水王即解其一切莊嚴衣服即便洗浴有一宮人善解供承洗王身體沐浴久時頭痛不愈王乃出勅宣詔醫人醫人即至王遂告言我因夏熱出城遊行於道路中而患頭痛即便沐浴其疾不愈爾意云何醫人對曰王之所患傷於內熱即用牛頭旃檀塗其身上王即依奏塗其旃檀亦不得差於日夜分得大苦惱應諸醫人俱至王所手相視之而發言曰此疾所因不可測度深懷憂惱王既如是我等作何方便得免王疾言論之次王有一妹名酥鉢哩（二合）野發菩提心信重悲愍見王患苦心生怖懼以手摩頂而白王曰云何怖懼如怯弱之人王即告言酥鉢哩野我今不知云何而得不苦不怖妹復白言王若如是請詣佛所佛具大悲必爲救濟王即告言汝所作意善哉善哉我爲忘失今即須往尋勅重臣令速排列車輦騎乘時御車者駕五百乘車王與眷屬并諸臣寮出於城外往詣波

無憂樹下而詣佛所於其中路有一
女人負薪爲活手把柴檐坐産路傍
王妹見已不忍覩之以手掩面迷悶
倒地王見如是即問其妹云何苦惱
汝爲我說其王皇后名酥囉遜捺吒
以意思惟而告王言彼酥鉢哩野迷
悶倒地爲見路傍檐柴女人坐産其
子苦惱甚深彼妹心慈不忍見之遂
乃如是王既聞已即告皇后羅葉宿
報不可逃免王令宮人給賜財物濟
彼貧乏速令歸家其妹迷悶以拂扇
涼還得穌惺而復發言南無没馱野
大王貧女大苦我不忍見之相次前
行遥見園林漸近精舍王乃下車執
酥鉢哩野手入於園林見佛世尊如
妙金山放大光明踰百千日其王見
已即放妹手偏袒右肩脫其頭冠往
詣佛前合掌恭敬旋繞世尊頂禮佛
足報地良久時彼世尊舒金色臂摩
於頭頂告彼王言汝起汝起王聞佛
勅應聲即起經剎那間頭痛即愈身
心適悅王甚歡喜時酥鉢哩野與諸
眷屬同坐一處王見於妹面色憂愁
而即問言云何愁惱令彼問佛妹既

聞已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瞻仰尊顏白佛言世尊大王昨夜甚患頭痛王諸眷屬及大臣等皆懷憂惱因是事已俱來佛所於中路傍見一擔柴女人身著故衣頭髮蓬亂聲嘆啼泣產生於子我為見此得大驚怖深厭女身世尊我等去何得免女身又此大王所患頭痛名醫救療而不能痊令蒙世尊手摩頭頂經剎那間即得安樂有何因緣願佛慈悲而為解說

尒時世尊聞是語已於其面門放大光明具種種色照於無邊無量世界而此光明復入於口尒時尊者阿難見佛光明普照世界以佛威德心腹懷疑即從坐起合掌恭敬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有何因緣放大光明普照佛剎唯願世尊略為宣說佛告阿難於過去世此城之中有大國王名曰持光彼王皇后名曰無憂王所愛重第二夫人名阿努播摩其國界畔有一小國統領兵衆來侵大國時持光王即統四兵象馬車乘并諸大臣作於伎樂隨從出城奔往討

伐王在中路軍兵暫止時后阿努播摩覺自懷妊將欲生産說與宮人令彼內官具以所事奏持光王時彼內官奏斯事已王即有勅令彼夫人却歸宮內夫人歸已難爲生産即遣大臣授哩迦具以斯事速奏王知王既聞已即乘車騎反歸宮闕至夫人處問訊安慰王見夫人生産苦惱對三寶前焚香灑水禱祝發願其灑餘之水賜夫人喫是時無憂皇后心懷嫉妬執於王手而告王曰阿努播摩夫人情性狂顛無其慚耻裸形垂髮神鬼無異王聞如是慚而不顧經須臾間阿努播摩生其太子身真金色相好端嚴福德圓備即以太子奉上大王王既見之心大歡喜復經少時宮人相聚有其一人說無憂皇后嫉妬之言時阿努播摩夫人忽聞其言驟問宮人速令具說時彼宮人不敢隱藏具述前事阿努播摩夫人聞是說已心如割切而發言曰我何顛狂我何無慚唱苦槌胷遂悶倒地時彼宮人以水灑面執拂扇涼久時不醒因此命謝時諸宮人高聲啼哭王忽聞聲

驚怪異常勅令內官往問所由內官奉命問守宮門者復問宮人緣何哭泣王速要知時彼宮人悲淚哽咽而即告言令爲阿努播摩夫人忽尒命終是以哭泣宜速奏王是時大臣聞是事已心懷憂惱面戴愁容奔往王前王遥見之知有災惱即問使曰莫是太子病耶夫人病耶使曰今爲阿努播摩夫人忽然命盡其王聞已深懷痛惱如樹斷根迷悶倒地時諸大臣等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群臣奏曰請王安心莫生憂惱宮嬪美女其數百千保益大王恒增歡樂王聞是安慰即得平復佛告阿難昔日無憂皇后生嫉妬心者今於路傍爲擔柴貧女生産者是昔日阿努播摩夫人性行慈愍今蘇鉢哩野是阿難於意云何若人多行貪心嫉妬而於後世得不可愛大惡果報

佛告阿難若梵壽王患於頭痛者爲王入於園林尚座令知事僧取其花邊迎接於王時知事僧名曰淨軍後生年少身心散亂性行麤猛入彼殿

中無別花鬘即於佛頂之上輒取花鬘用獻國王王既受已即戴頭上經剎那間而患頭痛致使群臣眷屬悉皆愁惱王聞佛言因果無謬而即印言如是如是

尒時有一菩薩名曰大意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於常住錢物將爲自用得何果報佛言此人命終墮阿毗地獄大意菩薩復白佛言此人去何救濟云何安慰以何爲主尒時世尊舒其右手告觀自在菩薩汝說汝說汝有大悲心真言儀軌能救度一切衆生若此衆生入阿毗地獄者令此真言善能救濟安慰及爲主宰觀自在菩薩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合掌白言世尊諦聽我有大悲心陀羅尼能與一切衆生作廣大利益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我今諦聽以大金剛之印而以印之

尒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世尊我此大明陀羅尼決定消除一切罪業一切惡趣一切苦惱復令衆生安

住菩提之道令此真言微妙最勝如
大寶樹能圓滿一切願世尊復言觀
自在菩薩汝但當說不思議廣大蓮
華莊嚴曼拏羅陁羅尼心令此無能
勝大力真言圓滿有情一切之願尒
時觀自在菩薩覩佛世尊第二第三
作如是請頭面禮足住立佛前說此
大悲心陁羅尼

曩謨(引)囉(引)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
曩麼阿哩也(二合)嚩路(引)吉帝(引)濕
嚩(二合)囉(引)野冒地薩怛嚩(二合引)野摩
賀(引)薩怛嚩(二合引)野摩賀(引)迦(引)嚕
尼迦(引)野怛你也(二合)他鉢納弥(二合引)鉢
納弥(二合引)鉢納摩(二合)鉢囉(二合)底瑟恥(二合)
帝鉢納謨(二合引)那囉摩賀(引)曼拏
囉弥喻(引)呬婆囉婆囉迦囉迦囉枳哩
枳哩俱嚕俱嚕摩賀(引)婆野三摩底
杜曩杜曩尾杜曩尾杜曩(四)哩孕(三合)
摩賀(引)尾你曳(二合)輸馱野輸馱野薩
哩嚩(二合)惹敢(二合)摩波覽波囉(引)尼弥
(引)没馱也(二合)没馱也(二合)摩賀(引)惹
拏(二合)曩鉢囉(二合)祢閉婆嚩(二合引)賀(引)
尒時觀自在菩薩說此大悲大明陁

羅尼已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切天宮龍宮及一切藥叉健達縛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所居宮殿皆大震動一切魔王得大驚怖心懷憂惱一切惡龍及諸鬼魅迷悶倒地隱沒不現一切地獄有情承眞言光破罪苦惱即得解脫往生天上以天憂鉢羅花俱勿那花白蓮華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於其佛前持用供養尒時世尊發廣大微妙梵音如迦陵頻伽聲讚觀自在菩薩所說陁羅尼甚深不可思議汝爲一切衆生復說畫像念誦廣大利益曼拏羅儀軌時觀自在菩薩即奉教勅而說儀軌須得淸淨童女合於其線復令持戒結淨之人織成疋帛長其四肘三肘二肘或至一肘用香水浸上軸令展令結淨持戒之人畫於幀像於幀中間先畫觀自在菩薩坐蓮花座天衣絡腋頭上戴冠冠上有無量光佛以諸莊嚴而嚴飾之左手持蓮華右手作施願印於觀自在左邊畫吉祥菩薩手執白拂右邊畫蓮華吉祥菩

薩手執蓮華此二菩薩各坐蓮華座於幢上面相對畫二天人手持花鬘於幢下面畫其地天手執蓮華蓋畫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手捧觀自在蓮華座於彼座下右邊畫持誦者右膝著地手持蓮花於幢四邊空處徧畫蓮華具種種顏色復於幢下面畫大海水及水族之類摩竭羅花俱勿那花白蓮華一一開敷復用四角畫百葉蓮華作於四色安置幢前於彼蓮華上獻五供養復用米粉或白麵或香泥亦得作一輪如大拇指量又逐日獻蓮華八百以白檀水搵過復用白檀水作曼拏羅用蓮華印誦前蓮華真言獻華至一洛叉時用白月八日或十五日結淨齋戒作金蓮華或銀蓮華八百作八種廣大莊嚴或為蓮華蓋蓮華旛等而為供養復於幢內小蓋聖衆用五種飲食作大供養以一合殊妙蓮華獻於聖衆然後作安像慶讚儀則所有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具信心者以齋食供養如是修崇所有自前破用他佛像

前塔廟內常住財物一切過罪悉皆除滅業障清淨亦不墮惡趣後生佛剎臨命終時坐見聖觀自在菩薩於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樓閣中作安慰之言勿怖勿怖當生勝處不受安身是時觀自在菩薩說是語已於大衆中有一菩薩名師子意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世尊言若梵壽王不知是佛頂上花鬘而忽戴之經剎那間尚感頭痛得大苦惱等若復有人知是佛像塔廟常住之物將自使用之時得何果報佛言師子意菩薩善哉善哉能問斯事若梵壽王心意清淨信重三寶悞戴花鬘而獲現報得其頭痛者譬如潔淨白衣下一墨點衆人見之其墨甚少若未來世衆生破用常住三寶之物譬如青衣擲於墨器之中所獲重罪於諸餘法無能救濟

復次師子意菩薩若有信心施主捨其財利造於寺舍塔廟或功德佛像或供養三寶若是國王大臣於彼僧處侵奪財物為已使用令彼苾芻受

其貪苦滅於威勢退精進力斷絕持誦有如是失彼諸王目得大罪若如前無異若有苾芻雖有信解辯才智慧而樂親近國王重臣廣求財利我慢貢高破犯戒律我今於此復以譬喻而明斯事師子意菩薩譬如有人飢御飲食食有毒藥其藥或一兩一分乃至如芥子許彼人食已決定命終出家之人亦復如是恃王威勢誑求財利所得供養非正命食此人決定當獲惡報尒時師子意菩薩白世尊言若有出家之人身披法衣妄求財利我慢貢高若王臣等敬重供養應無福利佛言師子意菩薩莫作是說譬如有人迷悶倒地依人扶策即得身起亦如大象陷彼泥中而人不能起彼象身須得別象扶翼而出又如有人受灌頂王或於後時失彼王位凡常之人無能護衛唯有力大臣威勢强勇能復王位師子意菩薩我欽法中亦復如是若有依法者不依法者俱是佛子皆成利益若生輕毀何處得福尒時一切大衆聞是語已異

口同音高聲唱言世尊我等今者蒙
佛度脫大得忻慶令一切衆生得意
願圓滿
佛言若有人於此陀羅尼正法若自
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恭敬供養所
獲福德殊勝最上若復有人如是見
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傳第二法
輪大力陀羅尼正法之名是人以爲
建法幢吹法螺深種善根尒時梵壽
王及一切大衆發淨信心即從座起
合掌向佛而發誓言願我等今後永
不侵受佛寺塔廟聖衆常住之物及
一花一葉復於四大城門造四大寺
皆以七寶莊嚴願佛證知佛言如是
如是宜作勝利遠離嫉妬得正寂滅
時梵壽王作是願已繞佛三帀與其
眷屬還歸本國復爲百千衆生說此
正法廣行布施作大佛寺時王妹酥
鉢哩野優婆夷於王後宮爲諸婇女
五十萬人廣說妙法發誠實願作是
願已是諸宮女皆轉女身而成男子
彼一切人見是事已皆大驚怪於陀
羅尼法信受依行高聲唱言唯佛唯

法唯僧最上福田是眞歸依若有供
養受持此陁羅尼者是人種佛善根
得福最上佛說此經已諸菩薩摩訶
薩及天人阿修羅乾闥婆人非人等
皆大歡喜信受而去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　法賢　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迦利嚟城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令有陀羅尼能除一切暴惡雷電汝當受持此隨求如意寶經過去如來應正等覺親所宣說我今亦說於其世間行大悲愍利益安樂天上人間一切有情阿難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我今受持佛告阿難汝等當知東方有雷電名曰阿伽南方有雷電名曰設帝嚕西方有雷電名曰哆鉢囉(二合)婆北方有雷電名曰掃那摩你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知此雷電名号及住處方位一切雷電不怖彼人若所在之處書寫此雷電名號受持供養一切雷電而不能傷尒時世尊說此擁護真言章句

怛你也(合一)他(引)你弥你弥你弥孕(二合)馱哩(引)怛哩(二合)路(引)迦(引)路吉你輸羅播(引)尼你囉乞叉(二合)鉿(身扣)薩哩嚩(二合)乞你用(二合)婆戍(引)毗藥(二合)娑嚩(二合)

賀(引)
尒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於此正法亦說擁護眞言章句
怛你也(二合)他(引)尾曩(引)舍鉢囉(二合)怛也(二合)體迦鉢囉(二合)怛也(二合)弥怛哩(二合)輸弟目說帝(二合)尾摩隷(引)鉢囉(二合)娑(引)娑迦(二合)哩(引)接拏哩(引)半拏哩(引)濕尾(引二合)帝(引)半拏囉嚩(引)悉你麼(引)帝(引)迦囉(引)羅迦閑羅賓誐羅(引)乞史(合一)那地目乞史(合二)囉乞史(合二)囉乞史(合二)捨(引切身)薩哩嚩(引二合)迦(引)羅沒哩(合二)底喻(合二)娑电(引)毗藥(合二)麼(引)弥(引)鉢舍滿(合二)覩薩哩嚩(引二合)迦(引)羅沒哩(合二)怛也(合二)嚩(入)阿哩也(引二合)嚩路(引)吉帝(引)濕嚩(合二)囉帝(引)悉婆(引)娑嚩(引二合)賀
尒時祕密主金剛手菩薩往詣佛前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此正法之中亦說陁羅尼眞言章句
怛你也(二合)他(引)母你母你母你摩帝母你摩帝蘇摩帝摩賀(引)摩帝賀(引)賀(引)賀(引)賀(引)摩帶(引)哩曩(引二合)惡

底(二合)帝(引)播(引)半嚩日囉(二合)播(引)尼囉
憾涅哩(二合)茶(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無能勝擁護有情若人書寫憶念所有一切恐怖及其中夭悉令解脫
尒時大梵天王索訶世界主白佛言世尊我為利益一切衆生於此正法亦說陀羅尼眞言章句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隸弥隸唧隸娑嚩(二合)(引)賀(引)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布哩(引)摩賀(引)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尼(引)沒囉(二合)憾摩(二合)誐哩(二合)鼻(引)補瑟波(二合)設娑哆(二合)哩娑嚩(二合)(引)賀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梵天杖擁護一切有情遠離中夭不生恐怖亦能除滅一切罪業尒時帝釋天主詣佛前立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此正法亦說陀羅尼眞言章句
怛你也(二合)他(引)沒馱(引)旦臧(引)麼(引)麼(引)你你憍(引)哩嚩(引)馱(引)哩贊拏隸摩(引)鄧諾奈詑嚩(二合)悉娑(引)羅沒囉(二合)帝(引)唵曩末馱用(二合)哆羅尼滿覩(引)隸你計(引)作迦囉(二合)嚩(引)枳舍嚩哩舍(引)

嚩哩娑嚩引二合賀引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金剛座解脫一切怖畏遠離一切中夭

尒時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俱詣佛前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正法亦說陀羅尼

眞言章句

怛儞也二合他補瑟閉引二合蘇補瑟閉引二合度波波哩賀引哩引阿引哩也二合鉢囉二合設悉帝引二合翳引帝引儞哩目二合訖帝引二合薎議隸曳二合四囉拏也二合議哩鼻引二合娑覩二合帝引娑嚩二合尾帝引娑嚩引二合賀

世尊我等四大天王所說陀羅尼名爲無怖於其恐怖能施無畏遠離中夭增延壽命

尒時復有大海龍王所謂大意龍王電光龍王無熱惱龍王電舌龍王百光龍王俱詣佛所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有陀羅尼名如意寶擁護有情若人書寫讀誦能除一切雷電怖畏一切中夭一切諸毒一切惡病及不吉祥鬼神亦不得便世尊若持此

眞言我等龍類悉皆悲愍不生嫉妬於意云何龍趣之類行嫉妬心若聞此法而無嫉妬陁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他(引)阿悉哩(引)摩摩哩(引)阿蜜哩(二合)帝(引)阿訖义(二合)曳(引)阿尼也(二合)曳(引)奔尼也(二合)鉢哩也(二合)曳(引)薩哩嚩(二合)播(引)波鉢囉(二合)舍摩你娑嚩(二合)賀(引)阿哩也(二合)奔拏燥(引)播(引)枳曳(引)娑嚩(二合引)賀印捺囉(二合引)舍你曳(引)娑嚩(二合引)賀(引)弥(引)伽(引)舍你曳(引)娑嚩(二合引)賀(引)

尒時世尊聞彼大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天王及大龍王等說此陁羅尼讃言善哉善哉能令多人得大安樂汝等護持流行正法佛說此經已一切大衆天龍阿修羅乾達婆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如意摩尼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相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綱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愍繁荒頹廢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正穆穆輝華曠刼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勲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摩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莫

薩哩嚩二合没馱冒地薩怛吠二合引毗藥二合
阿他引堵引嚩囉二合骨嚕二合馱尾也二合
契也二合寫弭曩謨引没馱引野曩謨
引達麼野曩麼僧伽引野曩麼薩鉢
哆二合毗藥二合三藐三没弟引毗藥一合婆室
囉二合引嚩迦冒引地薩怛嚩二合僧契引毗藥
二合曩麼室戰二合拏嚩囉二合播引拏曳
引摩賀引藥乞叉二合細引曩引地鉢哆曳
引曩謨引嚩日覽二合俱舍尾你也二合囉
引惹引野曩謨引嚩囉二合商迦羅引
野曩謨引嚩囉二合婆曩引野曩謨引
嚩囉二合吠引誐引野曩謨引嚩囉二合
難拏引野曩謨引嚩囉二合囉訖旦二合
誐野曩謨引摩賀引末羅野曩謨
引嚩囉二合尾捺囉二合引播拏引野曩
謨引捺囉二合尾拏野曩謨引嚩囉二合
枳隸枳羅引野曩謨引嚩囉二合麼羅
引野曩謨引嚩囉二合迦引羅引野曩
謨引嚩囉二合護吽引娑曩野曩謨
引嚩囉二合室凌二合佉羅野曩謨引酥
悉弟迦囉引野尾你也二合囉引惹引
野曩謨引阿波囉引尒哆野曩麼
室戰二合拏沙瑟致二合毗喻二合引嚩囉二合

捺囉合二底瞅藥合二曩謨引縛曩合二骨嚕
合二弟引瞅藥合一帝引衫引薩哩吠引二合衫
引曩麽引婆訖哩合三怛嚩二合引布曩布曩
骨嚕合二駄阿嚩引賀曳瑟也二合引弥薩
怛曳合二怛三摩曳引曩左怛你也合二他
引酥嚕酥嚕酥嚕酥嚕喻嚕喻嚕
鞥嚕賀曩賀曩賀曩賀那賀那賀那
賀鉢左鉢左鉢左䝉婆䝉婆䝉婆惹野
嚩底嚩曩合二播引尼摩賀引末羅度
左囉骨嚕引二合駄曩曩戰拏尾捺囉二合引
波迦怛囉引二合婆迦囉乞叉二合迦翁引底
迦傑瑟致合二迦䝉婆曩薩嚩合二婆曩
謨引賀曩索引沙拏佉引軀哩那二合
枳囉拏薩擔合二婆迦賀引賀引嚩誐
鍐引嚩曩合二播引尼度嚕度嚕祖嚕
祖嚕迦羅迦羅野他引迦朗婆誐鍐
嚩曩合二骨嚕合一駄摩賀引系羅吘引
吘引摩嚕摩賀引部引部引嚕嚕嚕
引捺囉合二嚕捺囉合二唧隸唧隸吽吽
發吒發吒喻嶽哆儗你合二惹誐怛鍐合二
引怛摩合二謨引賀曩迦囉引野吽吽發
吒尾你也合二囉引惹摩賀引吒吒賀
引婆引野吽吽發吒能瑟吒囉引三合迦

囉(引)拏野吽吽發吒摩賀(引)帝(引)惹
野吽吽發吒訖哩(二合)瑟拏(二合)唧怛囉(二合)
賓誐羅(引)野吽吽發吒入嚩(二合)隷哆
尾娑普(二合)凌誐摩羅(引)乇賀(引)娑(引)
野吽吽發吒摩賀(引)倍囉嚩捫左捫左
吒吒賀(引)娑(引)野吽吽發吒怛哩(二合)路
(引)枳也(二合)婆焰迦囉(引)野吽吽發吒薩
哩嚩(二合)部多尾馱摩曩迦囉(引)野吽
吽發吒咽(引)咽(引)度嚕度嚕尾(引)尾(引)
度度弭弭馱(引)嚩馱(引)嚩覩嚕覩嚕娑
摩娑摩鉤波鉤波枳隷枳隷吽吽發吒
薩普(二合)致哆迦摩羅沙吒怛凌(三合)設嚩
捺曩(引)野吽吽發吒摩賀(引)系賀嚩
(二合)哆努尾瑟嚩(二合)囉(引)野吽吽發吒頻
那頻那吽吽發吒滿馱滿馱吽吽發
吒嚩曩(二合)俱羅三摩野摩努娑摩
(二合)囉吽吽發吒訥哩難(二合)(引)哆喃(引)捺
摩迦(引)野吽吽發吒左羅左羅吽吽
發吒護嚕護嚕吽吽發吒薩哩嚩(二合)
尾近曩(二合)尾曩(引)野迦(引)喃(引)尾曩
(引)娑摩吽吽發吒佗哩(二合)恨拏(二合)佗哩(二合)
恨拏(二合)吽吽發吒吒吒吽吽發吒尾摩
那摩賀(引)薩怛嚩(二合)嚩曩(二合)播尾囉

槭涅哩(二合)荼野他(引)設訖堵(二合引)悉婆誐
鎫(引)怛他(引)怛鎫(二合)鉢囉(二合)底必哩(二合)搓
護(引)曳(引)摩摩播也(二合)呬哆迦(引)摩薩
哩嚩(二合)薩怛嚩(二合)怛體嚩左伊難嚩
曩囉(二合)酥嚩日哩(二合引)拏謨(引)左曩(二合)旦(引)
婆頗(二合引)羅曳瑟也(二合引)弭帝(引)曳(引)摩
摩薩哩嚩(二合)薩怛吠(二合引)毗藥(二合)阿呬哆
迦謨(引)怛寫帝(引)吽吽嗲吒伊難左嚩
日覽(二合)酥嚩日哩(二合)嚩曩羅(二合)野婆嚩(二合引)
賀(引)摩賀(引)嚩曩囉(二合)野婆嚩(二合引)賀(引)
嚩曩囉(二合)骨嚕(二合引)駄野婆嚩(二合引)賀(引)
嚩曩囉(二合)散駄(引)囉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嚩
曩囉(二合)弥佉羅(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嚩曩囉
(二合)商迦羅(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唧怛囉(二合)
賓誐羅(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訖哩(二合)瑟拏
(二合)儜拏(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唧怛囉(二合)
迦(引)羅(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呬呬婆嚩(二合引)
賀(引)嚕哆嚕哆婆嚩(二合引)賀(引)野他(引)
嚩(引)祢怛他(引)迦(引)哩婆嚩(二合引)賀(引)訖哩
(二合)瑟拏(二合)唧怛囉(二合)賓誐羅(引)野婆嚩
(二合引)賀(引)阿儗你(二合)入嚩(二合)羅(引)婆涅哩(二合)
舍祢鉢哆(二合)帝(引)惹(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引)
祢踰(二合)底摩賀(引)薩怛嚩(二合引)野婆嚩

二合引賀引鉢囉二合底伲哩一合恨拏二合三摩
野引野娑嚩二合引賀引布惹引嚩曩二合
俱羅引野娑嚩二合引賀引薩哩嚩二合哆踰
引鉢捺囉二合吠引毗藥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阿囉他二合迦引摩哆引薩哩吠二合引摩努
引囉他波哩布囉迦引娑嚩引呬唧
隸唧隸唧隸弥隸弥隸弥隸吽吽發
吒娑嚩二合引賀引阿謨迦娑引哆羅難
底你吽吽發吒左覩哩摩二合賀引囉引
惹引迦曳迦喃引娑補怛囉二合捺囉
迦引嚩輸滿引馱末南引祢引嚩引喃引
婆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尾捺囉
二合引波野吽吽發吒怛哩二合野悉怛凌三合
娑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發吒設骨嚕二合引祢引
嚩引喃引婆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
發吒弥孕二合捺囉二合三婆嚩喃婆補
怛囉二合捺引囉迦引嚩輸没哩二合馱
嚩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發吒没囉二合引憾摩
二合拏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
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夜引摩引喃
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劍波引波野

吽吽發吒覩史多引喃引祢引嚩引
喃引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
祢哩摩二合引拏囉底喃引祢引嚩引喃
引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波
哩你哩弥二合哆嚩娑挽底喃引祢引
嚩引喃引娑補怛囉二合捺引囉迦引
嚩輸滿馱嚩引喃引娑嚩喃劍波
引波野吽吽發吒没囉二合憾摩二合迦引
曳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波
引波野吽吽發吒没囉二合憾摩二合布
嚕引呬哆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
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鉢囉
二合摩引拏引娑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引
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娑引
室左二合囉引赦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
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鉢底多輸
娑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鉢囉二合摩引
拏酥娑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
南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輸娑訖哩
二合摧嚕二合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
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曩娑囉二合
迦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嘇吒奔尼也二合鉢囉
二合室囉二合嚩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婆
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嘇吒勿哩二合賀
頻囉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
劍波引波野吽吽嘇吒阿勿哩二合賀引
赧引祢引嚩引喃引婆嚩喃劍波引
波野吽吽嘇吒阿怛播引喃引祢引
嚩引喃引婆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
嘇吒酥涅哩舍二合曩引喃引祢引嚩引
喃引婆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嘇吒
娑引哆囉酥涅哩舍二合曩祢引嚩引
喃引婆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嘇吒
阿迦你瑟吒二合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
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嘇吒阿迦
引舍喃怛也二合野哆曩引喃引祢引嚩
引喃引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嘇
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波引
吒尾惹孥二合曩引曩怛也二合引野哆曩
波野吽吽嘇吒阿緊左怛也二合一野哆
曩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嘇吒乃引嚩僧惹孥
二合曩引僧惹孥二合野哆曩引喃引祢
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

吽發吒麼引囉寫播引閉喃引娑
補怛囉合二波哩嚩引哩引挐祢引嚩
引喃引娑嚩喃劒波引波野吽吽發
吒阿曩嚩怛鉢哆合二寫曩引誐囉引
惹引寫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劒波
引波野吽吽發吒摩賀引三母捺囉
合二你嚩引細你喃引左覩哩娑合二儗你
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劒波波
野吽吽發吒阿地目訖哆合二迦引舍摩
合二舍引曩嚩引細曩寫摩賀引迦引
羅寫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劒波引
波野吽吽發吒俱胝嚩哩沙合二你嚩引
細你喃引麼引怛哩合二誐拏寫祢引嚩
引喃引娑嚩喃劒波引波野吽吽發
吒娑引呬迦酥怛寫摩賀引賽你也合二
鉢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劒
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瑟吒合二尾孕合二
設底喃引摩賀引藥乞叉合二細引曩
引鉢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喃劒
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阿細底曩引喃引
誐娑賀娑囉合二赦引祢引嚩引喃引
娑嚩喃劒波引波野吽吽發吒尾
瑟尾所（切此切聲字與上三字二合用）摩呬引濕嚩合二囉寫

野補怛囉二合波哩嚀引囉寫祢引嚩引
喃引娑嚩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
王咽也二合迦引喃引祢引嚩引喃引娑嚩
喃劍波引波野吽吽發吒部引部引
王咽也二合迦緊底瑟吒二合細引播左引吒
賀引三尸伽嚂二合播左捺哩舍二合焰野
他引末夌吽吽發吒部引部引骨嚕二合引
馱薩哩嚩二合沒馱引努惹拏二合吻阿
進怛也二合末羅波囉引訖囉二合摩阿
迦哩沙二合野阿迦哩沙二合野尸伽嚂二合
尸伽嚂二合薩哩嚩二合祢引嚩曩引誐夜
乞叉二合囉引乞叉二合娑嚩馱哩嚩引二合酥
囉誐嚕拏緊曩囉摩護引囉誐
供畔引拏畝舍左阿波娑摩二合嚕引
怛摩二合引捺布怛曩羯吒布怛曩引
祢孕二合曩引設野曩引設野囉乞叉二合
囉乞叉二合摩摩吽吽發吒薩哩嚩二合
設覩嚕二合赦引訖囉二合摩尾訖囉二合
摩尾特鍐二合舍野吽吽發吒發吒阿謨
劍曩引舍野吽吽發吒吠尾旦曩引舍
野吽吽發吒阿謨劍尾捺囉引二合波野
吽吽發吒囉乞叉二合囉乞叉二合摩摩寫
薩哩吠二合毗覩二合引鉢捺囉二合冒引波娑

哩詣(二合)(引)毗藥(二合)吽吽發吒祢(引)嚩佗囉(二合)賀曩(引)誐佗囉(二合)賀藥乞叉(二合)佗囉(二合)賀囉(引)乞叉(二合)娑佗囉(二合)賀必哩(二合)(引)哆佗囉(二合)賀毗舍左佗囉(二合)賀薩哩嚩(二合)佗囉(二合)咽(引)毗藥(二合)吽吽發吒入嚩(二合)囉(引)瞎迦(引)咽迦(引)祢尾(二合)底野迦(引)怛哩(二合)(引)底野迦(引)左覩哩他(二合)迦薩哩嚩(二合)入嚩(二合)囉(引)尾沙摩入嚩(二合)囉(引)吽吽發吒末馱滿馱曩曩哆(引)拏曩曩哆哩惹(二合)曩鉢囉(二合)賀囉拏薩哩吠(二合)毗喻(引)(二合)鉢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薩哩嚩(二合)嚕(引)誐摩(引)囉努哩鼻(二合)乞叉(二合)建(引)哆(引)哩(引)毗藥(二合)吽吽發吒謨(引)賀野謨(引)賀野波囉作羯囉(二合)賽你焰(二合)吽吽發吒薩哩嚩(二合)迦隸迦羅賀畔拏曩尾佗囉(二合)賀尾嚩(引)祢(引)毗藥(二合)惹焰俱嚕俱嚕吽吽發吒薩哩嚩(二合)波(引)閉(引)毗喻(引)(二合)尾曩(引)舍野吽吽發吒扇(引)底澀嚩(二合)悉怛野(引)(三合)野你(引)剎(引)鉿(身切)俱嚕俱嚕娑(引)馱野娑(引)馱野嚩囉(二合)胃嚕(引)(二合)馱摩賀(引)末羅唧隸唧隸弥隸弥隸羅羅薩哩嚩(二合)惹(引)藍摩(引)嚕布嚕布隸(引)哆(引)嚕藍

摩引嚕藍佉僧租嚕租隸引憾引鉿
引烏哩閉二合布哩閉二合俱哩閉二合鉢囉二合
布囉尼二合尼伽囉二合羅尼喻二合酥嚕
酥嚕毋嚕毋嚕酥毋酥毋嚕地迦致迦
致迦致迦致迦致降二合迦致引惹曳引尾
惹曳引惹野帝引尾惹野帝引鼻引
細引摩賀引哩祁二合伽三部旦引誐弥
縛哆波羅引野尼努瑟吒引二合曩引努
娑引娑迦訥哩難二合哆引南引捺摩
迦梳捺囉引二合赦引尾捺囉引二合波迦尾
囉赦引尾囉酥摩也二合南引酥瞰藥二合
阿悉馱引隋引悉弟迦囉阿悉馱引喃
引左尾日曩引舍迦羅薩哩嚩二合怛他引
誐哆引三摩囉他二合麼引閉引哆薩
哩嚩二合沒馱引波哩喻二合波引悉哆薩
哩嚩二合嚩日囉二合俱羅引地瑟恥二合哆
噎呬曳引二合呬三摩野摩努波引羅野薩
哩嚩二合迦哩摩二合尼祢引娑引馱野曩
謨引倍囉嚩嚩日囉二合馱囉引野嚩日囉
二合播引拏曳引悉馱室戰二合拏嚩日囉
二合播引尼囉引惹拏二合波野底娑嚩二合
引賀引薩哩嚩二合沒馱引地瑟恥二合哆
引野娑嚩引二合賀引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陁羅尼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普賢菩薩陁羅尼經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歸依普徧虛空界　三世清淨平等因
性等法光正覺道　變化人天利樂身
示居十地自在位　行大施願度衆生
功德相嚴名普賢　今說真言祕密教

尒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現廣大變化而入三摩地名三界大自在入此三摩地已從清淨虛空界現无數身猶如塵沙普徧大千一切世界

尒時一切佛刹所有一切如來舒其右手摩普賢菩薩摩訶薩頂讚言善哉善哉佛子汝今當說一切佛母最上陁羅尼法尒時普賢菩薩身放千光普照十方一切佛刹悉皆震動即說陁羅尼

怛你也(二合)他(引)唵(引)曩謨(引)曩摩娑怛嚩(二合)部嚩你(引)涇嚩(二合)囉摩賀(引)部(引)誐(引)野阿三摩三摩阿弥哆娑摩阿難陁娑摩誐誐曩娑摩怛里(二合)婆嚩娑摩(引)尼(引)沙婆摩波囉摩(引)囉他(二合)婆摩娑嚩(二合)娑(引)嚩娑摩怛

他引誐哆娑摩阿囉惹娑摩輸弟娑摩没馱娑摩達里摩二合怛他引誐哆引娑摩僧賀尾沙摩娑摩矃迦曩野娑引誐囉尾輸馱引路引迦呬呬囉没馱二合囉没馱二合尾惹野尾惹野暗引鉢囉二合設訖哆一合曩野引曩野撼唧囉引地瑟吒二合曩三部引誐暗娑曩引囉野引囉野達里摩二合引誐囉二合馱囉馱囉惹野惹野吽吽馱摩馱摩娑縛二合引賀引

尒時普賢菩薩摩訶薩說此陀羅尼已佛即觀彼菩薩之身是過去先佛爲悲愍一切衆生現變化身滿於三界諸世間中尒時諸大菩薩及天人阿修羅等從一切金剛峯起離自金寶莊嚴大富貴座來菩薩前而自唱言南無大慈大悲無邊大功德海最上成佛大陀羅尼法善能饒益過去未來現在三界無數衆生令得安住大法之位佛言若人聞此大陀羅尼法經無邊劫所作之罪皆悉除滅亦能枯竭煩惱大海摧壞我見高山譬如有人見百千佛經無邊劫所作善

根亦不能及此真言功德此大陀羅尼是一切如來心圓滿大功德海而能出生菩提智種成就一切智地而諸佛法皆不能及此大陀羅尼名號假使百千那由他俱胝劫亦難得聞若有人於此經典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彼等衆生善解總持能活慧命住如來位成就一切功德若有人讀誦此經一徧二徧乃至三徧彼人得最上功德能滅一切罪能斷一切煩惱復得值遇諸佛如來不受一切憂愁苦惱若於寂靜之處獨樹之下一心持誦彼人獲得一切成就之法衆所愛敬若有人於大林野結跏趺坐誦此經典滿於七徧彼人不久得大禪定斷一切煩惱復得普賢菩薩結跏趺坐而現於前若人隨自力分以香花供養誦此陀羅尼乃至困卧睡眠於其夢中見普賢菩薩舒其右手放法光明灌照身心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如來大曼拏羅轉身而得大菩薩位身心安樂具大福德智慧常得見於普賢菩薩摩訶薩若人以慈悲

心為一切衆生讀誦此經彼人得十波羅蜜圓滿滅除一切煩惱罪垢復得天人衛護如來讚言佛子汝若依行不久當入普賢之地

佛說普賢菩薩陁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

得勝師助伴速獲悉地分第一

尒時藥叉主金剛手菩薩有大慈悲愍於後世救于光明端心而住於是妙臂菩薩以持誦者於一切真言明得成就義不成就義一心敬禮彼藥叉主金剛手菩薩而發問言菩薩我見世間有持誦人齋潔清淨精勤修行於真言明而不成就菩薩如日舒光無所不照唯願哀愍說彼因緣云何彼持誦人雖復精勤最上第一於諸真言上中下法由不能成云何修因而不得果莫是罪障而未滅除惟願菩薩說彼修持得成就義及不成就義諸障難事菩薩如佛所言智慧之明能滅癡暗癡暗不滅明慧可棄云何能使諸持誦人於諸修行而無疑惑菩薩云何誦持及護摩等所作事業諸真言王及諸賢聖不與成就惟願菩薩以大悲心一一顯說令無疑惑菩薩為是法力無能耶為所作

非時耶為種性非性耶為真言字句
闕剩耶為脩持輕慢耶為供養不具
耶惟願菩薩於種種事及彼障難一
一開說使諸行人皆得曉了
尒時金剛手菩薩聞妙臂菩薩發如
是正心利益言已乃須臾間瞑光明
焰蓮花眼思惟觀察已告妙臂菩薩
言妙臂汝大慈悲利益眾生此心清
淨如夜滿月光明皎潔復無雲翳使
諸行人不失正道入佛境界到於彼
岸菩薩所作非求已樂於他有情設
無嬈害見他苦惱如自苦惱見他快
樂自亦快樂妙臂我觀汝意為於有
情由若赤子問於此義汝可諦聽為
汝解說妙臂我今所說依於佛言若
有修行最上事業脩真言行求成就
者當須離諸煩惱起於深信發菩提
心重佛法眾信重於我及復歸命大
金剛族又復遠離十不善業於身口
意凡所興起常離愚迷邪見等行若
求果報須有智慧譬如農夫務其稼
穡於肥壤地而下燋種雖功夫以時
雨澤霑霈以種子燋故無由得生愚
癡耶見亦復如是凡諸行人所脩事

業先須自心離彼邪見愚癡等事不動不搖行十善法乃至恒行一切善法若有天魔阿修羅等乃至羅刹種種鬼神之類食血肉者以惡毒心行三界中惱害衆生於修行人使令散亂若有行人樂於我法修持誦習真言行者彼等若見自然恐怖不能侵惱若欲令彼種種大力天魔及諸宿曜乃至種種鬼神不能爲障而降伏者當須入彼三昧耶大曼拏羅以其入彼諸天大力聖衆所安住處是故名爲大曼拏羅亦復須入大明王大真言等最勝曼拏羅以其數入種種曼拏羅故是爲入彼諸佛菩薩大金剛族大明王等福聚之所是爲承事諸佛菩薩及明王等便得如是佛菩薩等影之覆護使彼作障天魔及阿修羅藥叉并諸龍鬼等無能侵惱望持誦人所居之地不敢侵近自然退散不爲障難所修上中下品成就之法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等而易成就蓋以數數入彼諸曼拏羅及三昧耶等承彼聖力而加護故一切惡心自然破壞既能入彼三昧耶大曼拏

羅仍須發勇猛心毅菩提心唯信於
佛不信外道天魔等若背此心持誦
我法者當得自壞又復持誦行人求
成就者先須求依阿闍梨戒德清淨
無諸缺犯福德最勝者若獲此等阿
闍梨稟受持誦復自決志勇猛精進
於所修持易得成就速獲靈驗譬如
種田須依好地地既肥壤子實易得
若得勝師亦復如是若或靈驗難得
是有宿業應須隨取勝地或印沙爲
塔或積土等爲塔於中安像及藏舍
利當以種種香花燈塗妙幢幡蓋及
以妓樂而爲供養復伸讚嘆專注虔
誠而作懺悔懺悔畢已依前持誦專
注不間定獲靈驗如是修行須具助
伴若無助伴修持是闕譬如車行須
全二輪若闕一者無由進趣修行助
伴亦復如是若求助伴者當求種族
尊勝形貌端嚴諸根不缺心性調柔
好修善法智慧明利精勤勇猛有大
悲心恒樂布施信重三寶承事供養
不歸信於諸餘外道及天魔等此爲
佳賢劫中具足功德修行助伴諸持
誦人於諸修行速獲成就如此應知

妙臂菩薩所問經選求勝處分第二

復次持誦行人若欲修真言行求成就者先求諸佛所說佛及菩薩辟支聲聞昔所住處是爲勝地如是等處常有天龍阿修羅等而爲守護供養恭敬何以故以有天上人間最聖丈夫曾所居止得此地已持誦行人亦要清淨身心律儀具足常此居止若無此稱地秖得大河岸邊或小河邊或泉池側乃至陂濼有清流淼滿無諸水族毒惡之類其側亦得其處但有蓮華烏鉢羅花及諸名花異果歎草徧布或是山中巖窟之所是處清淨無諸師子猛獸可畏之類得是處已仍須壍掘深一肘量除去荊棘瓦礫灰炭鹻鹵髏骨毛髮蟲窟之類乃至掘深不能盡者亦可棄之更求別處如前壍掘一肘之量別填淨土於上立舍用淨土作逕內外逕飾復以衢摩夷塗地於中坐卧常在地上不用牀榻之類其室開門唯得向東向西或向於北不得向南如是造立舍已隨彼相應所作事業於彼方所安置尊像安尊像處先用種種妙香而

塗飾之其所尊像或以彫刻或是鑄
成或是彩畫若是彩畫先求淨縷揀
去毛鬘織成其幅量其大小長短相
稱存兩頭縷不得截棄既織成已用
香水漬渡復展令端正然令畫人蔬
食澡浴復受八戒內外清淨運心起
手凡所用彩色須求最上第一好者
無用皮膠用諸香膠調和彩色畫像
成已隨應方面安置定已用種種飲
食香花燈塗作大供養如無力廣辦
隨有供養但要專注虔誠信重讚歎
禮拜供養如是作已於此像前所作
所求速得成就其持誦行人將欲起
首持誦必先剃頭澡浴著新淨衣其
衣非用蠶絲亦不得白色可用布及
樹皮草木之類仍用赤土染壞其色
亦須受持乞食應器其器可用婆羅
亦及於瓦器乃至銅鐵及匏瓠等事
持端正滑淨光潔不得踈漏及以缺
壞執此應器巡行乞食凡乞食所可
於聚落不近不遠多首隨處信重三
寶多有飲食之處兼無外道婆羅門
處緣彼婆羅門執性無慚我慢所覆

又復外道若見行人執持應器巡行乞食修於佛法誦念真言者便生瞋恚而欲障難謂行人言汝若本族婆羅門者可修婆羅門法奉行六法多聞淨行信重諸天爲臣事王亦須娶妻生男繼種若行此者是汝解脫云何誦持釋教真言信行佛法行人若是刹帝利種而作是言汝刹帝利種應可奉行王法紹繼王位云何誦持佛教真言皆自本宗而求解脫乃至毗舍首陀之類皆說本宗本事而得解脫不合持誦佛教真言以求解脫以瞋火燒心種種綺語多作方便而爲障難惱亂行人使令退心修正道者依時乞食不同外道過午而食凡乞食處勿往外道之家及多外道之處若論善惡因果之法能遣善法當證涅槃若作惡業終墮苦趣善惡之果非由種族但爲世間長分別故

復次衆生無始以來垢穢之身不由食淨得身心淨諸惡遠離常修善法以此方得身心清淨譬如有人身患瘡故求藥塗瘡唯望除差不望餘故

行人喫食但爲除飢不爲適悅又如有人陷於難處飢餓所逼殺子而食爲除飢苦非貪滋味行人喫食亦復如是喫食之法由如秤物物非輕重秤自平正行人喫食亦復如是不得過量亦勿減少但可支持勿傷飢飽又如朽舍換柱所免崩摧以油膏轄貴在前進行人喫食亦復如是但爲支持非爲滋味是故佛言欲界有情依食而住又復行人雖喫食飲支持於身恒觀此身由如芭蕉無有堅實常此制心不往貪愛凡乞食時持鉢巡行次第而乞常須思念世尊所說以智慧方便調伏六根勿令散亂所覩妙色及諸塵境是魔境界欲惑人心凡修行人而起方便寧以熱鐵燒剌兩目不以亂心貪視妙色乃至殊常種種塵境隨緣乞食而不住著常作此觀調伏其心默然乞食巡行他舍無上中下遠離取捨然不往新產之家及多人飲酒之處男女迷醉愛染之處衆多小兒戲樂之處諸男女衆聚會之處戲伎男女作音樂處乃

至有惡犬處如是等處皆不應往乞得食已持還本處洗足敷座然後可喫其食未喫先分三分一分奉於本尊而爲供養一施無礙一乃自食依時而食食畢與漱使令清淨又須日三澡浴先自清淨然以香花燈塗種種供養讃歎禮拜所獻尊像一切食飲切須潔淨離諸葷穢每持誦時坐吉祥草凡所供養如不辦廣大但隨力分奉於香花所謂零陵香閼哩迦(二合)吉祥果沒哩(二合)賀帝吉祥草仍及蓮花和合供養使得適意行人持誦或行或坐得通思念唯除臥時不許持念念誦訖已恒於六時思念功德心無間斷祈於圓滿

妙臂菩薩所問經分別數珠持心離障分第三

復次欲等煩惱與心合故說爲輪迴根本煩惱若除由如清淨玻胝迦寶若離輪迴乃名解脫又如水本清淨於一刹那間塵能渾濁亦如有情心源本淨於剎那頃被諸煩惱而爲染汚

復次說於數珠乃有多種所謂菩提

子金剛子蓮花子木槵子及與琫璖諸寶錫鑞銅等隨取一物爲珠數一百八如是得已持誦行人常保重之凡持誦時於本尊前依法安坐調伏諸根端身自在不得隈倚繫念本尊及眞言印契收攝其心勿令散亂然取數珠右手執持左手仰承每誦眞言一徧乃掐一珠所持徧數恒須尅定勿令少剩持念之法令脣微動勿使有聲亦不露齒一心專注勿令散動有情之界居凡夫位心如猿猴貪著諸境樂而不捨又如大海被風所激生起波濤不能自息凡夫覩境亦復如是常須收攝不令散動勿令心源而有波浪持誦行人若是疲倦將欲昏睡恐其失念即起經行或觀四方以適神思或用冷水洗其面目既得醒爽復座持誦行人若是怖於勞苦心有移動便作是念此身無主因業所受無依無定隨業流轉輪迴八苦何處得免至於寒暑飢渴蚤虱蚊虻如是苦惱處處皆有又復貪欲若盛作白骨及爛壞不淨之觀瞋恚若

盛作慈悲觀無明若盛作緣起觀又復若遇寃家觀如親友知識或復親友知識忽作寃家行者若是遇此寃親境時莫起分別憎愛之心當住平等無著正念又出道場時不得與婆羅門吠舍首陁等語又復不應與不男之人女人等語何以故蓋非樂法之侶可與助伴同事等語或是入觸便利等事便須入水澡浴使其潔淨或獻香花燈塗讚歎供養乃至持戒精進持誦脩行一切善法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譬如衆流皆歸於海既入海已咸成一味集諸善因揔趣佛果無量福聚自然相隨譬如有人耕田種穀唯望子實不爲藁幹既豐子實其於藁幹自然而有求趣佛果亦復如是一切福樂不求自至又持誦人不應爲小而妨於大或若有人來有來請使應答言待我自得長壽及其一切樂具此心滿足然後能滿一切有情之願

又復行人當要遠離世之八法所謂善稱惡稱得利失利讚歎毀謗苦樂

等事如是之法不得在心還如大海
不宿死屍乃至刹那亦不同處又如
室中然燈爲防風故飄鼓若完光明
即盛如持誦人持誦真言亦須勤勇
加行若立善法增長亦復如是又持
誦人要在攝心不得歌舞戲樂我人
憍慢邪見邪染嫉妬懈怠懶惰睡眠
及入喜會迷醉邪論及無義論以至
瞋怒惡口兩舌如是等事皆須遠離
又復不得喫供養殘食及鬼神殘食
行人唯得食三白及樹果菜根乳酪
漿等及大麥麵餅油麻滓及種種糜
粥等又持誦行人當須晝夜精勤如
法持誦常於諸佛法僧及遺身舍利
恭信禮重誠心懺悔願一切先罪悉
皆消滅每持誦時先依法請召持誦
了畢依法迴向發願訖然後發遣或
至夜分將欲眠睡於本尊側不近不
遠地上敷吉祥草於草上坐臥坐定
後然於一切有情起利樂心作慈悲
喜捨等觀然後眠睡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金剛杵頻那夜迦分第四

我令分別說諸跋折羅量其量或長

入指或長十指或十二指或十六指
或最長者不過二十指如是五類無
有過者造跋折羅物或金或木隨所
求事種種不同若欲求佛法真明成
就用菩提木作跋折羅若降伏地天
及持明天當用金作跋折羅若求大
富貴用鍮石作跋折羅若降龍用熟
銅作若降修羅入修羅窟用寶石作
若欲成就一切法者可用金銀銅相
和作若欲成就長命吉祥及無病多
財寶乃至降諸宿曜者可用佉祢囉
木作若欲降伏夜叉女者可用末度
木作若欲降伏冤家用剃木作若降
害極惡冤敵者可用人骨作若欲成
幻術者用玻璃寶作若欲令極相憎
嫌者用瞢棟木作若欲興兵鬪敵及
降鬼神用吠鼻多迦木作若欲成就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者可用枳木及
松木作若欲成就龍女愛重者當以
龍木作若欲成就變形者可用土及
銀作若欲求財用無憂木作若欲成
就對敵得勝者可用吉祥木及阿祖
曩木柳木等作若欲求成就意樂者

可用赤檀白檀作如上所說造跋折羅皆須五股不得缺減小有破損即法不成仍須事持光淨殊妙端嚴可愛若念誦時先獻塗香及妙香花而爲供養然後發廣大慈悲之心手執跋折羅依法專注持誦本部眞言如數滿畢不得少剩依時持誦滿畢數已然將彼跋折羅安本尊足下復以諸妙香花塗香等乃至作禮而供養之若持誦時手不執跋折羅者其法終不成就如再持誦依前次第而作不得虧闕又若於供養具諸事法等有所闕者當須一一作即以供養之然可念誦

凡成就法有多種物所謂雄黃雌黃牛黃黃丹及眼藥菖蒲等藥又有衣甲槍劒羂索三股又諸器仗等如是等諸成就法有三等驗所說本尊眞言及儀軌中乃至諸眞言中成就之法亦不越此復次世間有持明行人持誦眞言求成就處便有作障頻那夜迦隨持誦人伺求其便入其身中使持誦人心如迷醉及發諸病如是

種種而作障難彼作障者有其四部一日摧壞二日野干三日一牙四日龍象於此四部各有無量頻那夜迦而爲眷屬於大地中隨彼處處而作障難第一摧壞部主名曰無憂其部眷屬有七俱胝於其護世四王所說真言有持誦者彼作障難第二野干部主名曰象頭其部眷屬有十八俱胝於其大自在天所說真言而作障難第三一牙部主名曰垂髻其部眷屬有六十俱胝於其大梵天及帝釋天日天月天風天那羅延天如是天等所說真言有持誦者而作障難第四龍象部主名曰母哩達吒迦其部眷屬有俱胝那由他千波頭摩於其佛教所說真言有持誦者彼作障難又有可利帝兒名曰愛子於其般支迦所說真言而作障難又摩尼賢將子名曰滿賢於其自部所說真言有持誦者彼子滿賢而作障難如是等諸頻那夜迦各於本部而作障難不欲行人得其成就或時變化作本真言主來就行人之處而受供養而彼

本真言主來至道場見是事已却還自宮而作是念云何如來與彼所願不却此等令於行人正修行者而得惱亂使彼持誦功不成就正使梵王帝釋諸天及龍不能破彼頻那夜迦作障誓願唯除大明真言有大功力能退如是諸作障者頻那夜迦諸修行人當依法持誦得數滿已然更成就妙曼拏羅及以護摩使作障難頻那夜迦退散遠離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說金剛杵頻那夜迦分第四之餘

復次行人於持誦時及供養時乃至護摩時若不依法及闕儀則彼作障者而得其便又復行人心不決定而有疑惑謂此真言而可誦耶謂彼真言而可誦耶若作是念彼作障者即得其便又復行人談說世俗閑事至於農田貨易之類於自修行無有義利彼作障者而得其便彼頻那夜迦入行人身步步相隨伺求其短作諸障難令法不成譬如人行沿彼河岸身在岸上影落水中寸步相隨不相棄捨彼作障者入行人身不相棄捨亦復如是或有頻那夜迦於澡浴時得便入身或有頻那夜迦於念誦時得便入身或有於睡眠時得便入身或有於獻香花時得便入身或有於護摩時得便入身譬如日光照於火珠以因緣故而得火生彼頻那夜迦在行人身因得其短令行人心亂遂

起貪瞋無明之火若頻那夜迦於澡浴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種種過患忽覺飢渴思念飲食或起懈怠懶惰之念或躭眠睡或起瞋恚等事若頻那夜迦於獻塗香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患或思鄉國生緣之處或起懈怠之念或起欲想分別妙境若頻那夜迦於燒香時伺得其短破地而出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患或生嫉妬或發瞋恚或起邪見或思邪婬等事若頻那夜迦於獻燈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而發心病心悶痛苦以至損心若頻那夜迦於獻花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患或身壯熱或肢節疼痛或與助伴相諍以至離散若頻那夜迦於念誦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患或得病惱身體疼痛或患腹肚下痢無恒又復諸頻那夜迦悉入身中遂令行人起種種過患魔既熾盛心遂迷惑不辯東西見諸異相或似念誦語不分明或無事緣行往

不定或心不決便起邪見或說無有生天亦無得罪或言無有修行定無聖力虛念真言妄受辛苦無善無惡無因無果亂言綺語種種無恒或手折草木或弄土塊或睡時齘齒或妄起欲想於彼女人而生愛樂彼之女人不樂行人或復彼樂自心不憤竟其夜今不能睡眠或復睡著即得惡夢乃見舍哩努二合攞及師子猿狗所趂或見駝驢豬豕貓兒野干之類又見鵄鵂鵲鳥鷲鳥及鵰狐等飛騰之禽又復夢見裸形外道以乾溼骨而為莊嚴或夢短小惡相之人或夢身體白癩之人或夢赤鬚醜白之人或夢髑髏骨聚枯井枯池或夢破壞屋舍人所捨棄或夢惡人手持搶劍及諸器仗欲來侵害若於夢中見如是事即定知彼等諸頻那夜迦而作障難持誦行人即作甘露軍拏利忿怒明王法及念真言以為護身使如上頻那夜迦諸魔障等悉皆解脫不能侵惱若有常持此真言者一切魔障無由得便

復次持誦行人欲作法解除魔障求
解脫者先請清淨有威德阿闍梨可
就山中或是池側或林樹下或是聚
落空閑之舍或是清淨四衢之道得
是處已然用五色粉作曼拏羅五色
者即黃青赤白黑等其曼拏羅量方
四肘作四門中作坑方二肘於坑內
布吉祥草於坑外四面分布安置真
言主明王座位又於八方粉作本方
天神以四寶瓶或用四新瓦瓶代之
其瓦瓶不得用黑色及太燋太生者
瓶內盛五穀五寶及香水令滿兼以
赤蓮花及雜樹花枝等插於瓶內復
以五色線纏瓶項安於四方為灌頂
用安置已然可請召諸明王等以上
妙香花飲食及供具等而供養之復
以酒肉蘆蔔蔬果之類供養八方天
神及諸作障頻那夜迦等然後彼著
障人於壇中坑內面東而坐其阿闍
梨取四方瓶誦甘露軍拏利忿怒明
王真言百徧加持彼瓶誦數滿已及
依法作諸法事然後以此瓶水灌著
障人頂彼著障人即得解脫此曼拏

離非獨解脫魔障亦能滅一切罪增無量福若能依法修持無不獲得果驗者

妙臂菩薩所問經分別悉地相分第五

尒時彼持誦行人被諸魔障種種惱亂欲令退心者既知是魔即須作法而為除解得除解已身心安靜無惱無垢譬如明月得雲退散離於障閉朗然天際住於空中照耀無礙彼之行人持誦修行獲離魔障亦復如是又復持誦不獲成就者譬如種子因地因時風雨不愆溉潤無失乃可生芽以至成熟若或種子不以其時不植於地使彼芽莖無由得生何況枝葉及果實耶持誦行人若不依法又不清淨於諸供養曾無虔潔於其所誦真言文字或有闕剩至於呼吸訛略不正是以種種悉地而不現前不獲成就亦復如是又如興雲降其雨澤隨衆生福而有多少隨持誦人所施功勤獲得成就亦復如是若是行人獲其勝地兼依法則至於所制亦無悞犯黑業消滅白業漸增持誦所

求即趣成就若其如是一一無失於
諸成就得獲無疑
復次行人於持誦之中有所闕犯或
是間斷本誦別持真言或將所誦真
言授非同志致其所誦雖滿無成便
應復更度心倍前專注每日三時如
法供養潔淨內外不失儀則更誦一
洛叉倍得數滿已便可作護摩法而
爲供養當以大麥或用稻花或以脂
麻或白芥子或是蓮花隨用一物以
酥相和數足四千或七千或八千乃
至十千又以憂曇鉢羅木菩提樹木
白赤阿哩迦木龍樹木無憂樹木吉
祥木你虞嚕馱樓沒羅木佉你囉舍
弥木鉢羅 又木阿波末里誐末度木
閻浮木以如上木隨取一木爲柴當
使溼潤者若乾枯蟲竅或燒殘者並
不得用其柴麁細如指長十二指截
已以酥蜜酪搵兩頭與稻花或脂麻
芥子等隨取一物同燒作護摩滿上
數已前所闕犯還得清淨然後方可
更求真言悉地得無障難
復次行人所持真言明王或有餘部

而相禁縛或截斷或破壞使其所求不得成就即作本尊形像置本部尊足下面相對誦諸部忿怒大威真言復以酥蜜酪灌沐本尊日日三時如是十日彼諸禁縛自然解脫

復次行人於所持真言所修行法自審無闕所求悉地由不成者必於其法有所虧闕然非自知定得境界但加精進日夜不懈者本尊自然來於夢中說其障因感應可期如海潮限其實諸部真言明主定不相破必無禁縛譬如二人而作密友約其一言自今已去勿往某舍亦復與彼不交言話而彼友人以相重故終不往彼及與言話持誦之法亦復如是是故行人不得以真言明而相破壞亦復不應互相禁縛乃至護摩作非善業又復行人不應於真言曼拏羅加減傳授亦復不得以此法彼法而相迴換亦復不應無故打縛有情不應護摩損彼肢體乃至致死害於有情亦復不應摧滅鬼族及諸龍類亦復不應於一切鬼神星宿妄作禁縛等

事亦復不應呪法醫治嬰孩之病而
妨大事
復次持明天及持明諸宗所說得成
就義具法不同或說當具十法乃得
悉地所謂行人助伴所成就物精勤
處所勝地時節本尊真言財力具此
十法悉地乃成又餘宗說具三種法
悉地得成所謂真言行人助伴又一
宗說四法得成所謂精勤好日好時
并及處所又一宗說五法乃成所謂
本尊真言處所財力所成就物又一
宗說當具十法又一宗說當具八法
乃至或說五法四法三法二法各於
本宗而說定量唯佛教本宗我金剛
族當具二法悉地乃成一者行人二
者真言一行人者具足戒德正勤精
進不於他人所有名利而生貪嫉於
已財物乃至身命無所悋惜二真言
者以所持誦本部真言之時當令文
句滿足聲相分明所有欲求成就之
法皆悉具足不得闕少又須得諸佛
菩薩先所居處得是處已如法持誦
決定獲得意願滿足成是二法定得

悉地復次行人持誦之法喻若師子
爲飢所逼捉象而食必先奮迅全施
力勢或捉羊鹿小獸之類所展力勢
與象皆同行人持誦求彼成就上中
下事必須精勤勇猛如師子王無有
二相亦復如是
持誦行人於持誦時若往城隍閑閙
之處當有蚤虱蚊蝐咂螫身體又或
見聞女人莊嚴衣服環釧瓔珞種種
之聲若往深山大林即有寒熱無恒
或發病苦逼惱身心又復或有猛惡
之獸欲來害人使起驚怖若往海岸
即見風鼓海水作大波濤惡聲恐人
令生怕怖若往江河陂池之側即有
虵蠚毒蠚害人之類持誦行人若在
如是之處欲持誦者必先了知如是
之事皆爲魔難若遇是事當須可忍
勿使心緣而有散亂或可別求勝處
以進功行不得因逢此境而生退屈
便須更發堅固勇猛之意若或退心
恐起邪念邪念若起當被惡魔而得
其便智者方便與有情樂勿令一切
有情之類因斯獲罪當受苦果

復次持誦之者不得太急亦勿遲緩使聲和暢勿高勿嘿又不得心緣異境及與人雜語令誦間斷又於真言文句勿使闕失文句闕失義理乖違悉地難成因斯所致喻如路人背行求進離此過失速得靈驗又如川流晝夜不息持誦行人亦復如是日夜不間功德增長如彼江河流奔大海又復行人或是心觸染境便起著想遂成懈怠覺是魔事速須迴心當瞑兩目作於觀想或緣真言文句或觀本尊繫束其心令不散亂後逢此境心若不動此之行人得觀行成就

又持誦行人欲求悉地要在攝心定住一境心若調伏身自安住身既無撓心轉快樂身心一如名得三昧持誦行人得斯定念過現之罪悉皆消滅得罪滅已身心轉淨所作事業成就無疑佛佛所言一切諸法心為根本心不清淨當感貧窮醜陋之果或墮地獄畜生若心清淨當得生天及生人中受於快樂乃至遠離地水火風生老病死無常無我敗壞之樂後

得解脫寂滅涅盤之樂又復諸法從心所生非自然有亦非時節非自在天生非無因緣但緣無明輪迴生死四大和合假名為色色非有我我非有色色無我所我無色所如是四蘊畢竟皆空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及行識如焰幻等若能於法得如是見名為正見若起異見名為邪見

復次持誦行人所持真言若得數足爭知所修近於悉地若於睡時必得好夢若是夢見自身得幢幡寶蓋引入上妙宮殿或登樓閣或上高山或昇大樹又或夢騎師子白象白馬白牛或犀牛黃牛舍里努羅等又或夢聞空中作大雷聲又或夢中得人歡喜授與馨香花鬘鮮潔衣服或得水生果子或五色蓮花或得佛像或得佛設利羅或得大乘經典或見自身處大會中與佛菩薩同坐而食又或見自身入於塔寺或入僧房或見如來處於寶座為天龍八部說法自入會中亦坐聽法或見辟支佛說十二因緣法或見聲聞僧說四果證法或

說
見菩薩說六波羅蜜法或見諸天
天上快樂或見優婆塞說厭離家法
或見優婆夷說女人法或見國王
或見淨行婆羅門或見殊異丈夫或
見端嚴女人或見大富長者或見苦
行仙人或見持明諸仙或見妙持誦
人或見自身吞納日月或見身渡大
海及江河泉池或即飲如上水都盡
無餘或見頭上火出或見入大火聚
又復夢見大車滿中載物有牛及犢
而共牽駕或夢得白拂或得革屣或
得刀劒或得妙扇或得金寶硨磲真
珠瓔珞又復或見巳之父母或見端
正童女衆寶嚴身乃至或得上妙飲
食若或得此如上吉祥好夢應須策
勤精進歡喜勇猛何以故應知或於
一月半月或一日或一剎那間必定
獲得廣大悉地

妙臂菩薩所問經知近悉地分第六

復次行人自審持誦有力倍生愛樂
於其染境心不攀緣於諸違犯罪不
生起自無寒熱飢渴苦惱等事至於
蚊蝱飛蟲乃至毒虵血食之類皆不

能害又復餓鬼毗舍左鶏吒布單曩等皆亦不敢侵近行人之影行人所有言教一一信受又復倍覺聰明智慧善解文字書疏言義唯樂一切善法策勤精進又復得見地中寶藏如無障㝵身體無病塵垢不染身出香氣一切愛樂見者聞者悉皆歡喜又復無諸樂欲女人來相媚惑以其身心清淨得聞空中諸天言語或得見彼天身乃至得見阿修羅乾闥婆夜叉之類持誦行人若得如是吉祥相現便應喜慶自知已近真言悉地便須備辦成就法事

復次行人欲起首悉地先須具持八戒四日或三日或二晝夜仍須斷食方求悉地

尒時妙臂菩薩問金剛手菩薩如是言已須臾嘿然即白金剛手菩薩言菩薩先言不由斷食而得清淨云何今日言令斷食又如佛言人之喫食由如膏車或不膏難以前進其事云何時金剛手菩薩以如雷音作如是言我今不爲令心淨故而有是說

但爲有情身本非淨稟於精血爲骨爲髓爲肉爲皮頭髮身毛面目耳鼻脂肪髀胃涎沫唾洟乃至大小便利九漏交流如是身分種種垢穢皆依地水火風流轉變化若求悉地先當清淨不欲於成就時令彼大小便利而有流出故說斷食而求清淨非爲妨道說如是事如是清淨身得安樂於成就時免其薰汙

又復行人於此之時忽生煩惱而有貪欲便須以慧作其觀想乃謂此身不淨所成復假食味以爲資持若作如是想時前所起念當時消滅乃至於身命財全無恪惜譬如夜分無量黑暗日光出時一切都盡亦復如是行者若是修持到此應當自知悉地不遠復次如是知已於白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日取淨土及新淨衢摩夷相和塗地次用香塗地潔淨作賢聖位清淨訖以彼賢聖皆面東坐以香花燈塗飲食等次第奉獻先獻佛次獻大金剛族本部明主次獻所持真言主如是次第佛及菩薩乃至

明主一一供養讚歎已復更發起大菩提心大慈悲心爲度一切生老病死苦惱衆生作是念已復更轉讀摩賀三摩惹經及吉祥伽陁如來祕密大智燈經及轉最上法輪經如是經等或偏轉讀或隨讀一經然後結八方界地界及虛空界等彼界如世人住處外墻用遮其惡結界防魔亦復如是當令惡心作障天魔阿修羅乃至一切鬼神等皆不得近爲復念被甲真言用護自身我先已說種種曼拏羅法當以五色粉隨作一曼拏羅作已先隨意作一護八方神彼神能摧諸作障難者又於曼拏羅四維畫金剛杵三股叉等然後誦獻師子座明呪茅座安曼拏羅中心以所成就物先用三菩提葉後用四菩提葉覆蓋安於座上然用呪呪香水灑之以除魔障然自坐左邊誦相應真言須臾間復用香水灑淨然後復以相應法護摩一千徧專心誦持不得間斷直至三種相現是爲得法成就三種相者所謂熱相煙相焰相若得熱

相者當得世間一切愛重若得煙相者當得隱身若得焰相者當得變成微妙之身成持明仙飛行虛空壽命長遠得悉地相如人至死冷觸入身周徧其體又如中陰至於胎藏孕者自覺又如世間諸有香氣人忽聞者香雖可得無有形影又如火珠照以日光日光入故火遂流出諸有行人悉地入身亦復如是前所成就是外諸物像或是內心求成就者別有所表彼持誦行人專注不間必感靈驗得悉地者或見所供養像而得振動或得像面毫光照耀或得像身振動或得空中降花或時無雲降微細雨或降妙香或感地動或聞天鼓自然之音或見天人阿修羅等住虛空中或聞諸天人等言語之音或聞種種大莊嚴具瓔珞環釧之響或見燈焰增長明淨金色或其油盡燈焰轉熾或聞空中有聲令說所求之願或覺身毛一切皆豎或現如是相已定審所求悉地成就當以上妙淨器盛滿生花及磨諸香水并著五寶和合作

閼伽水跟跪奉獻本尊及誦真言乃至以妙伽陁而伸讚歎當發歡喜正信之心精進不懈禮拜供養如是作已將所求事一一言說聖心不間有求必應得如願已一心專注而於本尊信樂讚歎再以閼伽奉獻供養更念本尊真言又念諸部發遣真言當依儀軌誦真言已禮拜請諸賢聖各還本位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成就分第七

復次行人專注持誦精勤不懈雖得如願所作成就但一切時恒須用意何以故緣彼一切極惡鬼神以惡業故於諸行人不欲成就若其成就彼真言力威德及處或百由旬或千由旬諸魔鬼神不敢侵近彼作是念此之行人今世後世而於我所無饒益故由是行人常須在意譬如有人被甲乘象復持弓箭及諸器仗上大戰陣彼諸怨敵見此威猛退散遠避無敢當者持誦行人若常持誦於法無闕乃至戒律無少違犯戒喻於甲真言喻弓箭勇猛如乘象若具如是惡

魔鬼神不敢侵近亦復如是
復次行人求伏多拏成就者於屍陁林中求不壞者其屍仍須身分具足全丈夫相又不得用背傴攣躄瘂陋之者亦復不用極肥極瘦諸不圓滿乃至無上中品相人屍皆不堪用若是選得具上品相者最為第一又復不得用因患氣患癰及患痢病及患惡瘡乃至因被水中陸地虵蟲所螫行毒徧身吐沫死者如是之類皆不堪用若是選得屍已便須令助伴人執棒守護盡日直至夜分或只就屍林或別求空舍或獨樹下或四衢道或泉池側或寶山中若得如是上勝之地彼伏多拏必能速疾可得成就如上勝地隨求一處可愛樂地其地如儀得清淨已復以淨土及衢摩夷相和塗地地清淨已用青赤白黑及黃五色上妙之粉作三昧曼拏羅其曼拏羅種種名字我已先說於諸曼拏羅中隨作一種曼拏羅於曼拏羅中排四賢缾缾中添水各各令滿或用呰水然求隨時蔓花或種種異花

揷於餅內於曼拏羅如是作已令彼
助伴發勇猛心不得怖畏先與屍淨
髮復用賢餅水沐浴令淨然後用油
塗摩塗訖又用上好白衣裝裹如是
畢已然於所作曼拏羅中鋪吉祥草
散種種花令彼助伴同舁此屍安曼
拏羅中或頭東或頭北如法安置後
以塗香燒香名花花鬘乃至酒肉種
種之食而爲供養如不能廣辦但隨
力分亦得然取與此曼拏羅相應之
族本部眞言而爲呪誦又復於此本
族眞言明主當起信心精虔奉重依
於儀軌事法持誦以求成就復有一
切潛行作障部多及龍必里多等行
人復以供養物等先散四方四維乃
至上下施彼作障部多及龍必里多
等及先誦眞言而自擁護并護助伴
令彼障等不能侵近然後持誦以求
成就於持誦時若是屍立現諸惡相
即知是魔種種作障之類行人審知
是已取白芥子和灰誦佛頂王眞言
擲彼屍面以眞言大威力故諸作障
者馳散四方障魔去已屍臥如初若

是處立無諸惡相即知是真言功力所求成就決定無疑若得如是便須自心決定凡是行人先所求願而於此時一一皆說或求示於伏藏或求入修羅窟取聖藥或欲乘劒或求眼藥及降鬼神乃至求囉惹愛重如是諸事並可成就行人常時當須行最上行用大真言力爲自擁護方得成就吠多拏法何故如是譬如猛獸雖猛少智而被惡人之所傷害行人若是不起上行不自擁護當被諸惡魔障而得其便亦復如是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三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召請鉢天說事分第八

復次若欲召請鉢天來下說事者彼鉢天下處而有數種所謂手指銅鏡清水火聚平正地琉璃地燈焰童子虛空中及諸供養器等處皆是鉢天下處若有行人請得來已於前所說下處自說天上人間過去未來現在乃至具說超越三世善惡等事若是行人請召之時不依儀則於法有闕或所誦真言文字訛略或是闕剩又或不具正信不讀大乘經法或不陳供養設有供養隨於處所不求清淨之地或時童子頭面眼目或手或足及諸身分無端嚴相若如是者彼諸行人雖復勤勞而鉢天不下非唯召請不來而亦返得不吉祥事若持誦行人欲作請召鉢天者當須修先行法先行法者謂先持誦鉢天真言一洛叉遍或二洛叉遍然後取白月吉祥之日其日不食求淨土衢摩夷等

相和塗地作壇如牛皮量比是下鉢天處若欲於童子下者即將童子澡浴清淨著新白衣與授八戒內外清淨訖坐壇中心面西而坐以香花等而為供養行人自亦於壇內布吉祥草面東而坐誦本天真言一心祈請定獲成就若欲令於鏡中下者先取好鏡圓滿無損缺者用淨灰揩拭七徧或八徧或十徧令其瑩淨安壇中心鉢天若下即於鏡中現世出世之事若欲令於指上下者即先用紫礦水洗染大指後用香油塗摩彼鉢天乃下若欲令於水中下者即取新水仍須濾過添於瓶內鉢天乃下於中現事若欲令於空地及諸尊像前燈焰火聚處下者即先持誦真言加持淨水灑之鉢天即下若於如上之處請得下已即奉種種香花而為供養令鉢天歡喜天歡喜已乃於夢中說善惡等事若或具修諸法而天不下者當更發大慈大悲利樂之心一日不食復受八戒於殊妙尊像前或舍利塔前布吉祥草端身正坐一不動不

擩一心專注持誦本部母或本部主
眞言一洛叉徧或二洛叉徧得數滿
已再作此法當誦忿怒王眞言及呼
我唵字者至於枯木亦可令入何况
人處若欲令於童子處下者當先求
取童兒十人或童女十人如數不足
或八或六或四或二並通須年十歲
或十二歲又須是身相圓滿徧身血
脉及諸骨節悉皆不現膚色鮮白頭
頂端正髮黑光潤面如滿月眼目修
長牙齒齊密手臂纖長臁圓可愛兩
乳隆起身毛右旋心腹之間有三約
文臍深平正膂細端直乃至股肱膝
腨踝指及跟諸相端嚴悉皆具足人
所見者愛樂不捨若得如是童子或
童女即取白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
五日或別吉祥日即先令澡浴清淨
著新白衣或著眞珠之衣而爲莊嚴
嚴飾畢已仍與授八戒訖將於壇中
面東而坐行人其日亦不食澡浴
清淨著新白衣具種種香花花鬘塗
香燒香燃燈及上妙種種飲食供養
本尊及護八方天神又別置供養奉

獻天人阿修羅及㵐行鬼類如是作巳持誦行人復以妙花散彼童子然後手執香鑪念鉢天真言其真言曰當先呼吽字中間復加屹里(二合)訶拏(二合)之句至此以花投於童子又呼阿鼻舍字(三偏)又呼气澁(二合)鉢囉(二合)如是誦者彼鉢天須臾即來入童子身亦須審知其相若是來者其童子顏容熙怡目視不瞬無出入息即知是其鉢天來巳便可燒香及獻閼伽心中當須憶念最勝明王真言禮拜供養然可請問尊是何天勞屈至此我今於自於他有所疑事願為速說仍須速問不得遲疑而彼鉢天一一皆說多說三世善惡之事若苦若樂得利失利種種之事一一皆說如是說巳宜應信受勿生疑惑所問事畢速須依法供養勞謝發遣請還本位

復次鉢天自身來下當有證驗可知彼天作童子相兩目圓瑩於黑睛外微有赤色面首端正顏容熙怡視物不瞬無出入息有意氣大人之相若如是者是真鉢天來下若是障礙來

下者其狀亦如童子無出入息顏容醜惡眼圓多赤作瞋怒相張口怖畏若覩是相當知是魔羅剎及龍潛行鬼類既審知已速須作法除遣持誦行人即於壇所讀誦吉祥伽陁或大力明王經及三摩地經及穢跡忿怒明王真言乃至大乘諸陁羅尼而發遣之如是不去當誦師子座真言用阿里迦木及波羅舍木為柴搵酥蜜酪并稻穀花或胡麻等護摩百徧然後誦忿怒軍拏利真言護摩三徧或七徧彼障魔更不敢住自然退去諸有智者當須解了如是之法一一修行若為是事勿令辛勤無所靈應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諸遮難分第九

復次妙臂菩薩問金剛手言行人修行持誦有何罪障不獲悉地願為宣說當令未來諸修行人一一了知於諸修行而無疑惑

尒時金剛手菩薩告妙臂菩薩言妙臂若有行人於過去世乃至今生於身口意不能善護造諸重罪是故修行法難成就所謂殺阿羅漢及殺父

毋破和合僧以瞋怒心出佛身血及毀壞佛塔或殺菩薩或强以不淨行汙阿羅漢毋或使人或自作逼奪三寶財物如是之過佛說此爲五無間罪若有是過於法難成何以故以此重罪當墮地獄受苦一劫乃辛先罪方得出離故說此人雖復勤苦以業障故於諸眞言終不成就又復於諸如來所說經法以其瞋心或火燒或水溺或方便毀壞或謗法身或殺持戒僧尼或無故殺持戒男子女人或以瞋心縱火焚燒伽藍若有此罪雖復勤勞亦不成就若或於佛法僧所興損害心不限多少我今說彼受報少分如是之人當墮無間地獄畢是罪報復生人間以餘業故設得人身生貧賤種或遇善友勸發無上菩提之心後又不定返却歸依外道天等彼外道天雖見歸依亦復不喜返生瞋害若此之人持誦修行終不成就若復有人從初發起無上菩提之心從是之後諸天及人宜應供養何以故彼人即是荷擔一切有情能於有

情施無畏故乃至於三寶種能繼嗣故是以不應返禮諸天又復不得作猛害之過及殺仙人又復不應於真言明互相破壞又或以瞋心故不供養真言明主又或乃至以足踐蓮花及諸印契又或無故手折草木之類又復禮拜諸惡藥叉之類或喫供養殘食及供養鬼神殘食或喫棄地之食又或於畜生女行不淨事或與女人於伽藍清淨之處行不淨事或以禁呪或用藥力害諸虵蟲或乘象馬牛驢欲令急速强鞭攴之又於病患之人及苦難之人不發慈悲救濟之心如是等人於真言明終不成就

復次行人譬如虛空不可量度若復有人於三寶所而行損害後感其報不可度量亦復如是又復行人曾以羅網傷害有情畜養猫兒捉殺蟲鼠乃至籠禁鸚鵡飛禽之類如是之人不得成就又不得受用供養佛物又不得禮拜大自在天及日天月天火天那羅延天設使遭其苦難亦不應禮拜彼諸天等所有教法不應持誦

亦不應供養行彼法人於彼等法不瞋不喜亦不隨喜彼法儀則或有財實欲行惠施者即先發大慈悲心先當禮拜一切諸佛次禮菩薩緣覺聲聞之衆何以故彼菩薩等如月初生已超衆曜後漸圓滿明照世間彼菩薩等亦復如是雖在地位終當取證無上菩提是故應須禮拜如是之衆又菩薩等乃是荷負一切有情之者所有發大慈悲欲救濟者宜應先禮此菩薩等又復世間有可愍者愚癡下劣有情於菩薩等不肯禮拜彼菩薩等具大精進神通難測行人若不禮拜非只所持誦法不獲成就亦乃輕於諸佛何以故譬如世間一切果實從花而得花喻菩薩果喻菩提是故行人宜應信禮若有菩薩爲利益故於貪欲者示現行欲乃至於善人惡人實無愛憎之心以慈悲故方便讃毀云何行人於菩薩等不生信禮彼諸菩薩或復示以種種眞言明主之相爲欲隨願滿足有情之心是故應須信禮一切眞言明主之師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勝道分第十

復次持誦行人於所修行勿生疑念當以八正道常爲資持行此道者於真言行定獲悉地又復當來常生天上人間勝妙之處過去諸佛修行此道得成正覺現在未來諸佛世尊亦復如是以身口意所修功德常依佛言不生疲勞如是修行名爲正業以其飲食湯藥衣服卧具諸所受用不生愛著是名正命於自於他不讚不毀遠離瞋恚如避火聚又如猛虎見火驚怖懼諸過咎常令如此是名正行不學占相男女吉凶等事不學天文地理陰陽之法乃至降龍及調象馬書算弧矢之藝能遠斯過是名正命今別不應往觀鬬象馬牛羊雞鵪飛禽之類及諸男子相撲之戲能離斯過是名正念乃至不應言說王法國政及地方論兵戰相持之事婬坊婬女躭著之論亦不談說謎語亦不談說往昔所經之事乃至世間一切無益文字言論等事持誦行人當須遠離如是種種之過又若持誦求悉地

者至成就間不應時入城郭村落塔廟伽藍及外道所居神祠宮觀如是之處皆不應住若爲持誦事不獲免當於如上之處隨求一處清淨勝地或即別求山間或是池側或就空舍或故神祠或樹下或河岸乃至山泉之側離諸喧雜無人之處專心持誦又復一年之內唯除三月夏安居時不行餘外若春雨時并及餘時隨意遊處山林泉池乃至如上一切勝處專心持誦行人若是修先行法誦數雖滿夏安居時不得作成就之法譬如苾芻夏安居時一切不作安坐寂靜持誦行人亦復如是唯於持誦不得間斷夏滿之後如法護身方作成就

復次欲求悉地者持誦數滿須作護摩作護摩爐亦有數種所謂蓮花相團圓相三角相四方相如是四種所用不同並須虔心製造當令如法欲作爐者先求淨土及衢摩夷相和作泥泥爐爐須有脣極令牢固亦須四面作基陛（妙臂菩薩所問經 [illegible] 相）相爲供養聖賢之位若作

善事及求財寶乃至息災及愛重法
者須作圓爐若為求一切事至於童
女給侍之類須作蓮花爐若為調伏
諸龍及一切鬼類或令火燒或令苦
痛者須作四方爐若為作惡法欲令
究家心生怖畏馳走遠避不敢來近
者須作三角爐所造爐並須如法依
儀製作訖於爐四面徧敷吉祥草應
是護摩之物並須安置爐外基下
有衢摩夷塗地然後於彼爐邊散種
種花塗香燒香諸飲食等供養三寶
及本部大金剛族明主真言主等供
養訖然後於爐內生火其火不得口
吹用扇子扇火得火著已先用稻花
或用胡麻與酥相和誦本部明主真
言一誦一擲或七遍或八遍乃至或
二十遍擲於火中此名護摩供養明
主供養訖然後依法護摩以求悉地
行人先自擁護用忿怒軍拏利真言
呪吉祥草或七遍或八遍或二十遍
結作絡腋護身訖然後敷吉祥草面
東而坐將酥蜜酪和白芥子器內盛
之以所用柴搵兩頭誦本尊真言擲

於火中一誦一擲火初盛著先覩火焰知其吉祥及不吉祥之相其火若是不扇自然而著又得大熾無煙復無煙聲焰峯衆起一向右旋如日昭然無諸障蔽其色如金或如珊瑚或廣或長相狀多異或如虹霓或如電閃或如孔雀尾或如蓮花朶或如護摩杓或如金剛杵或如三叉或如橫刀或如幢幡或如瓶螺或如拂或如車又或如諸樂器鼓笛等聲至於香氣亦如燒酥若得如是種種吉祥之相當知速獲廣大悉地又復其火初盛漸却微劣以至燼滅設得不滅與便難著雖著多煙其焰不能廣大熾煙相兼無紅赤色又如日輪在於雲中不能明顯或得火焰上騰即作牛頭之狀或如驢馬之狀或即大炷迸燒行人或即火氣如燒死屍行人若是得此相狀了知不吉所求悉地定不成就行人便須再以稻花白芥子酥蜜相和即誦赤身大力明王真言及穢跡忿怒明王真言等作護摩前不吉祥相自然不現一切消滅又復

行人不應以刃剃三處毛亦不應用藥塗落亦不應以手拔棄譬如有人手持利刃若無智慧速當自損若人持誦不依儀法非唯法不成就亦當別招自損若是行人持誦修行不依儀則或不持戒或不清淨彼大明主終不瞋害所有明主侍從眷屬見其過故便即損害

復次持誦行人若欲持誦速悉地者所有儀法不得纖毫闕犯使諸魔障而得其便當須隨力辦種種飲食香花果子等當祭天阿修羅藥叉及龍揭路茶揭吒布單曩乾闥婆部多一切諸鬼魅等以祈擁護不為障難備祭食已即須虔心一一呼名啟請願各降臨受於供養助成悉地即誦此啟請真言真言曰

祢引 嚩引 阿酥囉引 夜叉部昝誐引 悉馱引 哆引 叉也合二 酥波囉拏二合引 羯吒布怛曩引 室左合二 [illegible]達里嚩合二 囉刹佉囉合二 賀惹多野 室左合二 曳引 計引 唧部冒引 鬼曩扇帝祢鬼也合二 你也合二 悉帶引二合 迦惹努必里合二 體

尾多隷引憾訖里二合怛嚩一合引拏隷
尾惹拏二合引波夜引弭旦引覩補怛
囉二合捺姊引娑賀部里二合怛也二合僧
契引酥嚕二合怛嚩二合引伊賀演引覩阿
努誐囉二合賀引囉探二合諭弭不里二合
瑟致二合引你挽帝部哆引曳引難那你引
曳引左酥囉引羅曳引數曳引冒引
那夜引悉帝二合引囉滿祢里引數曩
誐里引數薩里吠二合引數啷曳引嚩扇
帝娑里醋薩里嚩二合引酥左僧誐弥引
數囉怛曩二合引羅曳引左引閉訖里
二合多引地嚩引娑引嚩引閉多拏引
詣引數左波羅嚩二合隷引數俱吠數
濕嚩二合部里二合數左你里惹二合引里引
數曳引誐囉二合引摩具引世引布囉
迦引曩你引嚩引輸你也二合引羅閉引
祢引嚩誐里二合呬引數曳引左尾賀引
囉喞引怛也二合嚩娑他引室囉二合弥引
數摩滯引數舍引羅引左供惹囉引
赧引曳引部部里二合哆引喞多誐里二合
呬引數扇帝囉他也二合酥尾體數左左
怛嚩二合里數曳引弭迦没里二合剎引
數摩賀引鉢體引數摩賀引舍摩二合

舍(引)儞(引)數摩賀(引)縛儞(引)數僧呬(引)
怛里娑(二合)乞叉(引)(二合)尾喻(二合)史哆(引)酥
曳左縛扇帝具(引)囉酥摩賀(引)吒
尾酥祢尾(二合)閉(引)數祢尾曳(二合)(引)數訖
里(二合)哆(引)羅夜(引)室左(二合)祢(引)瞥(引)
舍摩(二合)舍(引)儞(引)儞縛扇帝曳(引)左
訶哩(二合)瑟吒(引)(二合)鉢囉(二合)娑怛曩(引)(二合)娑
囉(二合)惹巘馱摩(引)羅焰(二合)度波末隣
祢波努帝左娑訖怛也(引)(二合)誐里(二合)恨
赦(二合)凍部砮覩閉挽覩再鏺伊難左
迦里摩(二合)娑頗楞祖産覩瞦鏺覩訖
里(二合)怛縛(引)(二合)誐囉(二合)賀布惹南覩祢
誐里左(二合)曩怛吠(引)(二合)迦摩曩(引)覩俱
里也(二合)印捺囉(引)(二合)覩縛日哩(二合)娑賀
部多僧契(引)伊翖覩誐里(二合)恨赦(二合)
覩末隣儞悉里(二合)瑟吒(引)(二合)阿詣儞(二合)
里也(二合)冐(引)乃(引)里帝部鉢帝室左(二合)
阿鏺(引)波底里縛(引)(二合)喻縛曩(引)地
縛室左(二合)伊舍(引)曩部哆(引)地鉢帝
室左(二合)祢(引)冐(引)烏里嘆(二合)覩賛捺
囉(引)(二合)里迦(二合)閉哆(引)摩賀室左(二合)祢(引)
縛(引)三摩娑哆(引)(二合)部尾曳(引)左曩(引)
誐(引)馱囉(引)玉呬也(二合)誐妳(引)娑弥(引)

哆(引)鉢囉(二合)底鉢囉(二合)底怛吠(二合)曩
你吠(引)那難覩娑嚩(二合)迦娑嚩(二合)迦(引)
歳(引)嚩祢舍(引)酥部怛嚩(二合)誐里(二合)
恨赦(二合)覩覩瑟吒(二合)娑嚩羅(引)娑
賽(引)你也(二合)娑補怛囉(二合)那(引)里(引)
娑嚩(二合)惹乃(引)娑弥(引)哆(引)度波末
隣補瑟波(二合)尾隷(引)波難左部咎覩
惹也(二合)伽覽(二合)覩閉挽覩冊鍐昧(引)
怛囉焰(二合)(引)弥劍(引)悉弟弥鉿(引)祢
扇覩曀鍐覩樂薩里嚩(二合)你拏(引)左
囉(引)赦(引)迦嚕(引)怛也(二合)惹娑覽(二合)
末隣迦里摩(二合)迦(引)里焰(二合)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三

乙巳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四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天奉詔譯

分別諸部分第十一

復次我今於持明藏分別佛菩薩等乃至諸部所說真言印契等如來所說三俱胝五洛叉真言及說明主名字故名持明藏又觀自在菩薩亦說三俱胝五洛叉真言而此部中真言主名曰馬首亦說自部種種曼拏羅名字復有七真言主此一一真言主皆十二臂或六臂或四臂持不空羂索隨意變現或四面頭戴寶冠以如意寶而為莊嚴光明晃耀如日照世此等真言主並是馬首曼拏羅所管復有八明妃所謂目精妙白君白觀一髻金顏名稱苾芻俱胝此等皆是蓮花部明妃亦說七俱胝真言并種種曼拏羅及諸手印為利益一切貪窮眾生及摧伏一切作障潛行鬼類復有十七真言王六十四眷屬又有八大心明王又有諸大忿怒明王甘露軍拏利明王最勝明王大福德明

王等我此部名曰廣大金剛族說八洛叉真言復有大神名半支迦說二十千真言彼神有妃名弥伽羅說十千真言亦名半支迦部復有大神名摩尼跋陁羅說一洛叉真言又有財主說三洛叉真言名摩尼部復有一切天人阿修羅等信佛者即於佛前說無量真言此等散入諸部或有入我大金剛部者或有入大蓮花部者或有入阿閦毗也(二合)部者或入半支迦部者或入摩尼部者如是或入非部所攝如上所說種種真言之教於此五部之內諸有行人並可修行

復次世尊所說有內勝最上妙寶又復於此流出究竟法寶從此轉生八大丈夫不退衆寶如是三寶於三界中最尊最勝爲大福田是故行人欲得滅罪生福及本尊現前速成悉地者於念誦時先應歸命如是三寶若有持誦我金剛部中真言者初應歸命三寶次復先稱那謨室戰拏跋折囉皤拏曳摩訶藥叉細那鉢怛曳然後即誦真言其蓮花部亦然半支迦

部摩尼部亦尔
復次持誦行人於持誦時必先歸命
三寶次復歸命本部明主然可持誦
本修真言若是行人不歸信佛又復
唯信辟支聲聞等法信既不足及更
內心常懷慳悋嫉妬者不得執持我
教所説大跋折羅
復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
以邪見謗此大乘妙真言教言非正
説是魔所説我説此人是大愚癡復
謂我大金剛手是藥叉類非實本宗
不肯信禮乃至復不信禮諸大菩薩
若或持誦我妙真言者非久之間必
招自損何以故然佛菩薩等豈有惡
心損惱有情但緣部內一切眷屬諸
鬼神等見此癡人執我大金剛族大
跋折羅兼持誦我教妙真言者彼諸
眷屬即當瞋目視之乃至破壞身命
若有四衆修行行人常時讀誦方廣
大乘之教又能爲諸有情分別解説
具大精進轉不退輪一心趣向無上
菩提者當知是人持誦我教必定速
得意樂成就

復次我已前說佛菩薩等種種真言之教汝應專心信受勿生疑念我今復更爲汝說彼世間出世間外道及天人魔梵等真言之教汝當諦聽大自在天說十俱胝真言那羅延天說三十千真言大梵天說六十千真言日天說二洛叉真言帝釋天衆說一十八千真言賛尼迦說八千真言火天說三千七百真言俱尾羅說三千真言諸龍王說五千真言鬼主說十二千真言護世四大天王共說四洛叉真言阿修羅王說二洛叉真言怛利天主說二洛叉真言如是天等各各具說種種真言印契并曼拏羅儀軌等可依法受持若違本教不唯真言不得成就亦乃自招過咎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八法分第十二

復次成就之法摠有八種所謂成真言法成長年法藥成就法出伏蔵法入修羅宮法合成金法土成金法成無價寶法此之八法說爲三品成真言成長年入修羅宮此三爲上品成無價寶出伏蔵土成金此三爲中品

合成金藥成就此二為下品若復有
情智慧過人及有戒德亦復樂修大
乘之法如是之人可求上品若復有
情雖具修行未息貪欲可求中品若
復有情在愚癡者必求下品諸有行
人雖備受貧苦恒所不足者應求中
品不應求下品若欲獲得八法種種
成就者當須修福以為資持若有福
者求人天快樂及一切愛樂延長壽
命威力特尊端正聰明法皆成就若
有行人不戀世樂愛樂修行於三寶
尊常在心念真言法則恒具修持復
於念誦未嘗間斷如是之人必能成
就及滅罪障解脫諸苦又復能於現
在及彼未來成諸快樂唯佛所說真
言威力更無異法譬如天火下降及
降霜雹能傷草木無所免避真言威
力能摧苦惱及諸罪障亦復如是又
如劫樹能滿有情一切意願真言之
力能與有情一切悉地及以富貴色
力長壽亦復如是又復菩薩觀諸有
情或遭王難或水火難乃至賊盜劫
殺之難一切怖畏苦惱逼身菩薩於

是即自變身爲眞言王種種色相救濟有情令得解脫又復有情雖處居家愛著妙境於眞言法及彼儀軌雖則日有持誦且非猛利精進於久久時乃成先行之數先行滿已或驗現前乃於是時方離五欲具戒清淨入於靜室更誦眞言滿一洛叉然後不久即得所樂悉地

復次行人於持誦時或悉地時入曼拏羅近諸賢聖既修是法要須清淨澡浴之法先以淨水調和淨土偏塗其身然後入大水中隨意洗浴淨手足已或面東或面西蹲踞而坐作護身法即以右手取水偏灑其身不得令水有聲復以右手取水一掌掌中之水勿令有沫乃誦眞言呪掌中水三偏吸三吸亦勿令有聲然後用水以大指拭口兩偏及灑身上以爲護身如後忽覺齒中有其殘穢又以手觸或即欬嗽洟唾或即覺氣逆噦更須如前呪水吸水拭口漱口澡浴畢已即入靜室此後不得輒與人語除助伴外應是男女在家出家之者及

外道婆羅門淨行之者童子童女及
復耆年乃至諸不男等如是人等悉
不得共相言語及相觸著若相觸著
又須同前洗浴及拭口漱口若有行
人恒樂清淨澡浴其身及樂持誦又
於有情普皆憐愍亦不於他利養心
生貪愛乞食自居修真言行如是之
人妙陁羅尼自然獲得

復次行人若求悉地於念誦時或有
人來奉施上妙衣服金銀珍寶裝嚴
騎乘塗香燒香乃至飲食及一切樂
具或多或少悉不得受

復次行人求成就時凡是大小便利
畢已一一並須依法用其水土重重
揩洗以求清淨若其不食斯最為上
免使觸穢薰於賢聖

復次行人將求成就處其罪障不獲
現前即須預前重重念誦伸其懺悔
譬如夏熱之時風搖樹木相揩故
火遂生著功用不如自焚眾草如諸
行人以精進風搖淨戒樹生念誦火
焚燒罪草亦復如是又如冬時雪自
凝積日所照故雪自消散行人清淨

戒日舒光罪雪盡消亦復如是又如室中千年黑闇一燈倏照黑闇都盡亦如行人千生之中所積黑業忽從慧火然念誦燈明力威光爍黑闇業一切都盡

復次行人持誦修行乃至護摩由不獲悉地者當以香泥和於淨砂或江河邊或泉池側選其勝處印造成塔滿一洛叉想同如來舍利之塔以虔心故行人自無始已來所作罪障一切消滅所求真言悉地乃於今生定獲現前

復次持誦行人求悉地者以持戒為根本然後運菩提心發精進勇施正勤力持誦真言常不懈退於佛菩薩倍生恭信譬如輪王具足七寶方理國土而得安靜持誦行人奉戒清淨乃至於佛菩薩倍生恭信若具此者息滅罪障當獲悉地

復次行人修先行法以多為勝持誦數滿然作護摩以護摩故即得本尊歡喜是故行人於所求事即得意樂成就若復行人作攝喜人法者意有

所樂乃至極遠迨百由旬自彼來者皆是藥叉婦女若復有人欲成就藥叉女者設得悉地非是殊勝譬如世人衒賣女色與人爲欲本求財寶不求餘故彼藥叉女亦復如是變於身形求行人所承事供給一切不違本非情愛但以真言力之所攝故其藥叉女來事行人雖即共居事無違者然惡心恒在常伺其短倏得過失即便損害有愚癡者而爲欲故求此悉地不唯自犯邪行之過亦乃上違諸佛菩薩辟支聲聞一切聖賢四大願心孰有智人坦作斯過所有一切天人阿修羅夜叉及龍乾闥婆乃至部多并諸鬼類以信重佛故爲利益故於世尊前自說本明乞佛證許佛以悲願一切攝受又復世尊爲於未來一切有情無主無依今別解說修真言行使得上中及下三品之果上品果者得神通入修羅窟隱身自在及變身爲藥叉女夫主或成聖藥或即變身爲蜜跡等或作鬼國之主或現忿怒之相降諸鬼神及一切宿曜等

中品者爲求長年或求愛重或求貴位或求財富下品者以法威力及呪藥力治諸天龍夜叉一切部多潛行鬼類作執魅之病或以呪力治一切毒或禁或縛祛一切毒類或除一切藥毒之病

又復佛言於諸世間有毒無毒虵及衆蟲其類無量略而言之惣有四類所謂一牙二牙三牙四牙於此四類分八十種内二十種舉頭而行六種住即盤身十二種雖蟲無毒十三種爲虵之王餘外有半虵半蟲之類又復有毒蟲之類所謂蝦蟇蜘蛛及虞馱等如是之類其數尚多然此蟲等毒有六種一者糞毒糞著於人即便毒發二者尿毒尿著人身即便毒發三者觸毒隨觸人身即便毒發四者涎毒涎所沾人即便毒發五者眼毒眼視於人即便毒發六者牙毒隨咬之處即便毒發前所說言虵四類者毒有深淺一牙所咬者有一牙痕此徵有毒名之曰傷二牙所咬者有二牙痕有血流出名曰血汙三牙所咬

有三牙瘨將極所傷名之曰損此三類者雖毒可救四牙所咬者有四牙瘨毒疾徧身定趣於死名曰命終此第四類或承法力而有差者然諸毒所中若用藥救不及真言之力何以故譬如大火興盛若遇大雨其火便息大真言力攝其毒類亦復如是諸有智者善知如是種種諸毒常時持誦大威真言與毒共戲無所怖畏何以故譬如師子與牛共戲亦復如是復次有天魅阿修羅魅藥叉魅龍魅乾闥婆魅餓鬼魅乃至毗舍遮等種種之魅或求祭祀或復戲弄或欲殺害以如是故遊行世間常噉血肉伺求人過又復或因瞋故擊捉有情或因飢餓惱亂有情或令心亂或歌或舞或喜或悲或即愁惱或即亂語作如是等種種異相令人怪笑即以金剛鉤或甘露忿怒金剛等真言治之即得除差又有願知彼等諸魅之性及療治法然可無畏行摧伏事但以諸佛菩薩所說真言而加臨之何以故無有諸天真言之力能破佛菩薩

等真言之力

復次我今更說滅罪之法若有行人欲修此法者應就幽深清淨之處或近江河用香泥和砂造於制底中安法身妙偈彼梵天及一切天藥叉持明大仙乃至迦樓羅乾闥婆部多等類若有見者恭信禮拜一切合掌作如是言希有希有大慈悲者愍念一切諸有情等無依無住作如是事希有希有微妙行人愍念有情作如是事以法威力故彼諸天等或見行人手執光明熾盛大金剛杵或見手執堅固鐵杵或見手執猛利大輪或見手執不空羂索或見手執三鈷大叉或見手執鋒利之劒或見執棒或一鈷叉或見具執種種器仗殊特可畏或見面相端嚴殊特凡有見者歡喜愛樂彼諸天等乃至部多等而作是言我等歸命尊者不久必得持明大仙乃至下及富貴等事若有修行如是正法彼人速獲罪障消滅不受大苦威耀世間如日出現我等護持如是行人勿令心亂乃至當獲如意成

就諸梵天等作是語已皆大歡喜頭面禮足各乘本坐退散而去

尒時金剛手菩薩告妙臂菩薩言妙臂我今所說汝已聽聞可於世間流傳救度時妙臂菩薩禀受奉行頂禮而退即於世間廣為有情流傳宣說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上

宋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國於彼國中有尾鼻曩拏羅乂王月軍羅乂王等於佛法中皆得不退復有住大福德菩薩摩訶薩恭敬圍繞時彼世尊運神通力上往虛空至吠覽婆界從空而下於曩尼嚕閑祖摩里那樹下安詳而坐尒時寶藏神夜乂王阿修羅王毋唧隸那龍王五通仙五髻乾達婆王子吉隸枳羅羅乂王火頂緊曩羅王五髻緊曩羅王大樹緊曩羅王財主夜乂王復有住不退地菩薩摩訶薩心大歡喜異口同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所有過去如來大功德正法得未曾聞而諸衆生苦惱無量無主無宰無救無歸今此正法能爲主宰而能救拔唯願世尊利益安樂天上人間一切衆生說此祕密曼拏羅儀軌心真言衆生若聞行布施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安樂圓滿

尒時復有夜乂等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世尊言曼拏羅儀軌當爲宣説願樂欲聞

尒時世尊告彼夜叉王等大會之衆汝今諦聽善男子此正法是大夜叉王曼拏羅儀軌心真言真實祕密得未曾有一切如來同所宣説

復有半尼所(二合)天子末羅賀天子酥摩天子普酥摩天子惹野天子等於其晨朝倶來佛所頭面禮足遶佛三帀住立一面尒時彼菩薩摩訶薩以其神力令曩尼羅閉祖摩里那樹下起大光明普照一切

尒時世尊告彼菩薩摩訶薩言我今欲説大富貴未曾有圓滿大法海汝等當受持信順奉行

尒時寶藏神夜叉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惟願慈悲説此真實八大富貴未曾有圓滿大法海我等受持奉行

世尊告言如是大腹蓮華色一切莊嚴大夜叉王祕密法於寶藏神大夜叉王兩邊有夜叉一名吉隷二名摩隷恒傾寶藏北方名舍也(二合)摩夜叉妙滿夜叉滿賢夜叉東方獲財夜叉

大財夜叉亦領寶藏大腹一切莊嚴大夜叉王如童子相守賢聖堂門誦人應觀想此八大夜叉王即說八夜叉眷屬真言

唵引馱曩引那野娑嚩二合引賀引馱曩引那引野娑嚩二合引賀摩尼娑捺囉二合野娑嚩二合引賀布囉拏二合娑捺囉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賀惹敢二合娑羅母契孕合一捺囉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賀惹敢二合婆羅左隣捺囉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賀唵引唧尾軍拏隸你引娑嚩二合引賀唵引枳引隸摩引隸你引娑嚩二合引賀

此八眷屬夜叉王東方滿賢南方多聞西方獲財北方寶賢等真言王一切天人阿修羅皆生恭敬信受奉行此八大夜叉王居八地自在大菩薩位於其剎生善能取捨安住三界一切財寶於寶藏神右邊安置清淨寶瓶及吉隸夜叉摩隸夜叉此二是寶藏神兄弟亦居最上菩薩位一住西南角誓願度脫一切衆生一住東北方具大精進所見真實發歡喜誓願若念名者所求皆得佛言我於過去塵墨劫前深信佛法有大夜叉鬼王

於迦尸國請我受灌頂王位我於彼時得入曼拏羅修祕密行爲諸衆生說十善法令彼有情俱行十善各各能捨一切財物我行布施波羅蜜多清淨圓滿入歡喜地成菩薩位然後斷除一切衆生貪病苦惱求一切智願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得佛智慧過去諸佛亦復如是依真言教求成就法巳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寶藏神大夜叉王法爲一切如來父母一切如來涅槃相汝即如來能化夜叉形而爲利益一切衆生我今說彼大夜叉王真言義曼拏羅儀軌若彼誦人無財者令得財無吉祥者令得吉祥一切所欲之事令得成就我此曼拏羅法若見若聞所有過去多劫多生愚癡所作一切重罪皆悉消除

復能於寶藏神大明王菩薩同住親近不久遠得不退之地遠離一切貪窮下賤諸苦煩惱身心適悅所有一切空居宿曜及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摟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諸惡心者皆不能爲害而作擁

護此八種大富貴夜叉王大法海廣大圓滿若善男子等發深信心受持此未曾有法修行梵行所得功德如前無異

尒時寶藏神大夜叉王白佛言世尊此八種富貴未曾有法我今受持願作擁護息災吉祥我有心真言而能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於其世間悲愍饒益願佛納受世尊我今知此正法於過去世羯句忖那如來羯諾迦牟尼如來及迦葉佛等手相傳說此心真言我今欲說

尒時世尊告寶藏神大夜叉王汝宜速說今正是時寶藏神大夜叉王聞佛言已即說因緣此大夜叉王種種變化譬如大火能燒一切煩惱薪亦如人中王爲第一衆流之中海爲第一星宿之中月爲第一此心真言亦復如是所有四維上下世間出世間中修行求福功德富貴最爲第一及彼天上人間正等正覺二足世尊之中亦爲第一

尒時寶藏神大夜叉王說此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

謨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野摩賀引藥
乞叉二合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
冣二合婆羅惹隣引捺囉二合引野婆
縛二合賀

尒時寶藏神大夜叉王說此真言已
三千大千一切世界六種震動所有
一切夜叉大將以其二手結印此印
相以頭指與大指相捻如鐶餘指並
舒此名衣印用此真言

唵引地里地里摩賀引三母捺覽二合引
摩囉馱引囉迦引野婆縛二合引賀

次結莊嚴印以二手大指捻餘三指
甲兩頭各如環更相向上旋轉次復
相交此是莊嚴印用此真言

唵引弥引伽婆囉拏惹羅惹藍母伽
曩婆縛二合賀

次拂印右手作拳左手叉腰此是拂
印用此真言

唵引賀囉賀囉囉囉惹計二合誐囉二合賀
囉二合囉拏也二合引野婆縛二合賀

次結曼拏羅印以二手合掌開其指
頭勿令相著垂手指向下此是曼拏
羅印及塗壇同用誦此真言

唵引俱胝羅瑜誐引縛里哆二合必里二合

夜引娑縛二合賀

次結五色粉印將粉曼拏羅時以五

指平正下覆於地此是五色粉印用

此真言

㗚引㗚引嚕引曩末隸必里二合野輸引

娑引野娑縛二合賀

次結香印以二手作合掌令無名指

中指頭指入於掌內小指相合如針

此是香印用此真言

唵引羅羅迦引羅引酥歡馱歡馱引

野娑縛二合賀

次結花印以二手大指並竪此印香

花同用真言亦尒令此儀軌諸佛如

來亦乃略而說之若有供養此馱羅

尼者如供諸佛而無有異如來應供

正等正覺恒自攝受恒自長養若諸

衆生依法持誦速入十地修十波羅

蜜成就十力

尒時世尊於其座上觀察大衆告寶

藏神大夜叉王汝寶藏神曼拏羅儀

軌秘密真言及彼印法一切如來同

所宣說毗鉢尸如來尸棄如來毗舍

浮如來羯句村那如來羯諾迦牟尼
如來迦葉波如來今我釋迦如來亦
皆宣說善哉寶藏神汝今諦聽善思
念之我爲利益天上人間一切有情
增長善根說於往昔求法之事我於
過去無數劫中常往山中採崇爲活
忽於一日於其山野見一病比丘欲
採於紫無力可爲我自生悲愍心而
施彼紫燃火造食供養看承經一日
間而彼比丘身獲安樂心甚歡喜即
爲於我受三歸五戒令發菩提心然
後說此曼拏羅秘密三昧儀軌時我
得是真言王一心觀想依法受持而
能成就聖寶藏神一切勝利之事作
護摩三徧復作水護摩然後獻閼伽
一日三時專心讀誦楞伽經如前作
於觀想日日求法成就八種眷屬恒
自擁護復書真言戴於頭上得寶藏
神擁護若有人誦此真言一洛叉或
二洛叉或三洛叉於舍利塔前安置
幢幡受持齋戒爲諸夜叉三夜出生
供獻所求成就得最上神通具大神
力若水護摩儀則令衆生獲大財寶

於江河寂靜之處先結齋戒然次入水內令水至臍以手施水而作護摩復用塗香誦寶賢真言誦人觀想寶賢安頭指上滿賢安中指上獲財安無名指上毗沙門安手掌中計嚩麼尼曼弟目契捺囉二合室囉二合室左二合哩引捺囉二合安大指上如是賢聖牙相現見能為擁護佛說夜叉曼拏羅儀軌有如是功德何況智者誦人信佛重法持戒多聞一心清淨作最上曼拏羅福不可量

若欲作此曼拏羅須依清淨地宜有花果樹林處掘地至膝廣闊十二肘用五淨水灑結淨然後實築平正如手掌誦夜叉王真言加持以種種香花而為供養若作法時須於白月吉日阿闍梨志心清淨以五種淨水作自結淨一心誦真言王作於擁護次於上下十方結界誦寶藏神真言加持香水依次灑淨用五色線令童女合造然後以供俱摩香水裛過用憂曇鉢木為橛栟線作曼拏羅先於東方起手作四方四角開四門於中方

安如來一切智王諸相圓滿向下安
寶藏神色如青雲具足諸相以種種
寶莊嚴於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其師
子座以衆寶莊嚴放大光明如是殊
妙右手作施願相掌有菴摩勒果左
手持寶囊滿種種寶復於寶藏神兩
邊安置二金色夜叉王一名左隣捺
囉二名目契捺囉身相相等於寶藏
神下面安夜叉女七子母九子母於
壇東方安夜叉母東南角安摩尼曩
迦南方安曩識曩遮迦西方安暗婆
曩婆西南方安你羅曩婆北方安毗
沙門西北方安大力大富伊舍曩天
東北方安縛嚕拏大力天夜叉王次
有惹敢(二合)婆羅夜叉護嚕護羅夜叉
酥細拏夜叉娑野夜叉惹敢(二合)婆迦
夜叉目乞迦夜叉囉訖哆(二合)你縛夜
叉摩護那囉夜叉安曼拏羅外第三
重次安置夜叉女並須一一色相端
嚴尾布羅夜叉女尾舍羅夜叉女贊
捺囉輸末帝夜叉女誐縛夜叉女酥
路左曩夜叉女鉢納摩薩曩夜叉女
酥縛尾夜叉女摩賀摩野夜叉女酥

吉尸夜叉女馱曩麼羅夜叉女布室隸夜叉女拏嚕摩隸迦夜叉女手作施一切施願相及摩拏惹縛迦摩嚕閉酥嚕哆縛吉也二合酥捺里舍你摩護誐囉天帝釋等或二十或一百於曼拏羅外依其方位一一安置次金剛杵金剛劍金剛棒螺羂索幢輪三股叉外第一重安結界網第二重復安金剛杵第三重安金剛熾焰並令周帀次略明粉壇請召供養儀軌須用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粉先粉八方位地作八熾焰等如前所說次捻閼伽鉢滿盛香水及好花誦寶藏神心真言作於召請持誦者須自虔誠勿生疑惑若夜叉女等須各各念本真言召請令於有德智者請召天中天大明寶藏神旣請召巳然以摩羅帝花鬘色妙蓮華憂鉢羅花迦難摩花俱覽吒花緊輸迦花塗香燒香燃燈設食一切所須之物依次供獻次作護摩用紫礦安悉香龍腦香及白檀香於寶賢面前作護摩一千亭心供養於曼拏羅四角安閼伽瓶入五

穀五藥滿盛香水復於瓶口內插樹
枝誦此寶藏神本尊真言
惹敢(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引)野娑嚩
(二合引)賀
此真言能成一切事復次大夜叉王
大智寶賢說夜叉心真言
唵(引)夜乞叉(二合)娑嚩(二合引)賀
此真言亦能成就一切事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下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 吏 奉 詔譯

次下諸部眞言請召發遣供獻加持

並皆通用

阿難哆鉢納摩引二合 野娑嚩二合引 賀引

此是蓮花寶藏眞言

阿難哆商佉引 野娑嚩二合引 賀引

此是硨磲寶藏眞言

囉惹曩引 婆引 野馱曩引 地鉢哆曳

娑嚩二合引 賀引

此是囉惹哆曩婆夜叉王眞言

摩尼曩引 婆引 野引 馱曩引 地鉢哆

曳娑嚩二合 賀引

此是囉怛曩二合 曩引 婆夜叉王眞言

酥曩引 婆引 野馱曩引 地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引 賀

此是酥曩引 婆夜叉王眞言

瞻婆曩引 婆引 野馱曩引 地鉢哆曳引

此是瞻婆曩引 婆夜叉王眞言

娑嚩二合引 賀

你囉曩引 婆引 野馱曩引 地鉢哆曳

引 娑嚩二合 賀

此是羅曩(引)娑夜叉王真言

吠室囉(二合)摩拏也(二合)野馱曩(引)地鉢
哆曳(引)娑縛(二合引)賀

此是毗沙門夜叉王真言

摩賀(引)曩(引)娑(引)野馱曩(引)地鉢哆
曳(引)娑縛(二合)賀

此是摩賀(引)曩(引)娑夜叉王真言

賀囉惹敢(二合)娑迦哶頻吒娑縛(二合)賀

此是賀囉惹敢(二合)娑夜叉王真言

惹敢(二合)娑迦野犀𩊠捺囉(二合)野娑縛
(二合)賀

此是惹敢(二合)娑迦夜叉王真言

護努護努南曩(引)酥細拏也(二合)野
娑縛(二合)賀

此是酥細拏夜叉王真言

賀囉賀囉賛捺囉(二合)細(引)曩(引)野
娑縛(二合引)賀

此是賛捺囉(二合)細(引)曩夜叉王真言

惹婆曩(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護摩真言

若作護摩用阿波摩陵識運紫以酥
酪蜜搵此紫頭持戒一晝夜作護摩
八千得大聰明能令誦人日記一千

須永不忘失若以阿里迦木根作寶
藏神相可長六指已來頭戴天冠種
種莊嚴以香花供養然用阿波摩陵
誐涅柴於酥酪蜜中搵過作護摩一
洛叉日得銀錢一百復說寶藏神
心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
曩謨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引野摩
賀引藥乞叉二合細引曩引鉢哆曳引。
酥引嚩引酥引尼訖里二合引尼野弥
里致婆嚩二合引賀
此寶藏神心真言能得最上成就若
入水至膝作水護摩誦此真言能獲
財利又若以儞涅二合摩木可長四指
令平正用持戒畫人畫寶賢相莊嚴
具足以飲食等供獻已一日三時用
焰多煙少之火使紫礦作護摩八千
能降伏大財三
復說別夜叉王心真言文句用圓示
能令得最上成就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哆帝三摩野
摩努瑟摩二合囉摩尼婆捺囉二合野
婆誐嚩覩引夜引唧哆婆覩二合馱摩

馱摩摩引唧囉摩摩賀引藥乞叉二合細引曩引必隣二合哆覩嚕覩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覩嚕覩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俱致俱致摩引尼婆捺囉二合覩致覩致摩引尼婆捺囉二合帝致帝致摩尼婆捺囉二合婆嚩引二合賀

復有壇法不揀吉星曜日亦不假持戒之者但用阿里迦木或你逕二合摩木及別樹木作寶賢相以香花供養就日中用白芥子菜油塗在寶賢像身誦前真言百千徧日得八錢得已須令使盡不得留一錢日日如是

寶藏神復說真言儀軌令持誦者先自乞食持齋誦根本真言三洛叉然後於如來前設大供獻誦真言八千能得多財

次明水護摩每日以手掬水而抑傾下水中如是至百掬或千掬對賢聖前而伸供獻如是至六箇月能得大財

次說入大曼拏羅諸部灌頂真言

惹敢二合婆曩曩吒謨吒迦引野婆嚩引二合賀

此是謨吒迦夜叉女真言

囉訖哆(二合)即以(二合)賀嚩(二合)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囉訖哆狝嚩夜叉女真言

摩護(引)那囉(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摩護那羅夜叉女真言

尾摩羅尾摩羅捺里舍(二合)你阿(引)夜

(引)呬娑嚩(二合)賀尾摩羅(引)尾摩羅尾

舍(引)羅曩野你(引)冒馱(引)野娑嚩(二合引)

賀

此是尾摩羅尾舍羅夜叉女真言

賛捺囉(二合引)輸摩帝賛捺里(二合引)賛

捺囉(二合)摩帝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賛捺囉輸摩帝夜叉女真言

阿嚩賀你酥路左曩唵(引)賛捺囉(二合)

鉢納弥(二合引)娑嚩(二合引)賀鉢納摩(二合)娑

囉(引)酥訥嚕(二合)摩努(引)囉弥(引)娑

嚩(二合引)賀酥部嚕(二合)嚩(引)護鉢囉(二合)怛

也(二合引)野娑嚩(二合引)賀嚩護嚩呬你(二合)

末隷伽吒具(引)致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摩賀弥伽夜叉女等真言

酥枳(引)舍摩(引)隷枳(引)舍波呈尼娑

嚩(二合引)賀

此是酥枳舍夜叉女真言

嚩曩摩(引)隸摩(引)隸你娑嚩(引)(二合)賀
此是摩曩摩羅夜叉女真言
烏里底(二合)瑟吒(二合)布室左(二合)隸(引)娑
嚩(引)(二合)賀
此是布左隸夜叉女真言
訥嚕(二合)摩摩(引)隸迦(引)迦(引)隸賀隸
訥嚕(二合)弥(引)枳隸枳隸娑嚩(引)(二合)賀
迦摩摩(引)隸你尾羅(引)悉你娑嚩(引)(二合)
賀迦摩摩隸薩里嚩(引)(二合)祢(引)嚩薩
里嚩(二合)誐囉(二合)摩努(引)惹尾(引)娑
誐嚩帝娑嚩(二合)賀摩努(引)惹嚩(引)迦
(引)摩嚕閉(引)娑(引)尾你娑嚩(二合)賀
此是迦摩嚕閉等夜叉女真言
酥嚕(二合)哆嚩(引)吉也(二合)緊迦里娑嚩
(二合)賀
此是酥嚕哆嚩(引)吉也(二合)夜叉女真
言
酥捺里舍(二合)你(引)迦(引)弥你娑嚩(二合)賀
此是酥那里舍曩夜叉女真言
摩護(引)誐里(引)(二合)娑焰迦里娑嚩(二合)賀
此是摩護佗囉夜叉女真言
印捺囉(引)(二合)野祢(引)嚩(引)地鉢哆野
娑嚩(二合)賀

此是帝釋心真言

阿誐曩引二合 曳引 賀尼也二合 地鉢多曳引 娑嚩二合 賀

此是火天真言

夜摩引 野必里二合 引 哆引 地鉢哆曳引 娑嚩引二合 賀

此是夜摩天心真言

乃引 里怛也二合 曳引 洛乞叉二合 娑引 地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 賀

此是乃乞里帝心真言

嚩嚕拏也二合 野 惹羅引 地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 引 賀

此是水天心真言

嚩引 野尼引 捺哆里乞叉引二合 地鉢哆曳引 娑嚩引二合 賀

此是風天心真言

俱尾引 囉引 野馱曩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 引 賀

此是俱尾羅心真言

伊舍曩引 野馱曩引 地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 引 賀

此是伊舍曩天心真言

惹里馱二合 沒囉二合 憾摩二合 尼所二合 娑

嚩(二合)(引)賀

此是大梵天心真言

阿冒(引)尼瑟拏(二合)吠(引)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那羅延天心真言

阿儞嚩里哆(二合)曩(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金剛心真言

賀囉(二合)哆(引)娑曩(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槊心真言

摩賀(引)寫(引)摩(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杖心真言

佉陵誐(二合)尼摩羅馱(引)里尼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劍心真言

嚩曾拏嚩摩(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羂索心真言

鉢囉(二合)畨敢(二合)惹曩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幢心真言

摩賀(引)爍(引)摩也(二合)囉娑摩曳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輪心真言

左(引)隸(引)閉孕(二合)誐隸(引)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三股叉心真言并結界同用

娑囉捺(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此是弓箭真言

唵引 惹里馱二合 惹羅縛囉二合 半惹囉引 野娑縛二合 賀

此是金剛網真言如是各各本尊真言一一持誦加持賢瓶所有入曼拏羅弟子用此賢瓶而與灌頂令得富貴吉祥若入大曼拏羅志心依法虔誠灌頂復能得見寶藏神三時敬勅通達大印復作護摩以二十種物作廣大供獻讚聖天及大夜叉王本尊真言一日三時隨力供養得三昧真言最上成就為自擁護

佛言我今復說所作精熟最上印法及真言句尒時大夜叉王等心生渴仰請佛宣說

尒時世尊徧觀大會作師子吼告言汝等諦聽諦聽今此寶藏神真言印法具大慈悲難調伏者而能調伏與一切眾生成就一切勝利之事夜叉王等右膝著地合掌向佛默然而聽

尒時世尊如大師子自在無畏說真言印二手平掌相竝二中指相交二無名指如針竪第三節二頭指附無

名指大指順依頭指二小指如針此
是寶藏神根本印此印結中間得寶
藏神現身觀察誦人得施願成就誦
此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野引曩
謨摩引尼婆捺囉二合野摩賀引藥
乞叉二合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
取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引野娑縛二合
引賀

此真言及印於自身上五處用之作
此法時彼持誦人如自為寶藏神

次作左隣夜叉王印以二手合
拳小指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左隣引捺囉二合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真言印能令夜叉王而作擁護

次作目契夜叉王印以手合拳小指
入掌無名指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目契孕二合捺囉一合野娑縛二合引賀

此真言印亦能擁護誦人

次作一切夜叉女印以小指入掌無
名指屈第三節誦此真言

唵引惡你

此真言印亦能擁護召請亦得用

次作曼拏羅牆印以二手合拳頭指
各各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左隣捺囉二合滿馱祢吉㗚吒

次作曼拏羅上面網印前印相却令
頭指相合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目契孕二合捺囉二合引野㗚吒

次作曼拏羅橛印以二手作拳垂手
向地誦此真言

唵引賀里入二合

次召請七眷屬印如前根本印屈大
指誦此真言

嚧呬嚧呬祖嚕祖嚕惹羅娑野曩必
里二合夜引野娑縛引二合賀

如是儀則能令七眷屬皆來集會

次作獻閼伽水印以二手作掬大指
及頭指附著中指誦此真言

唵引藥乞灑曩那引叟捺囉二合馱曩必
里二合野鉢舍也二合鉢舍也引二合娑縛二合
賀引

次作獻座印合掌舉手三雙指屈第
三節中指磔開大指各各相離此是
寶藏神師子座印此印結中間夜叉
王并眷屬同坐師子座於一切願誦

此真言

唵(引)惹敢(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伊那摩(引)娑曩摩里伽(二合)娑嚩(二合)(引)賀

次結洗浴印請召寶藏神并眷屬洗浴以二手作捓小指相交二無名指安入掌中二中指如針頭指附中指第三節大指亦附頭指誦此真言

唵(引)娑曩(二合)(引)曩必里(二合)野伽吒伽吒供婆惹羅娑嚩(二合)(引)賀

次結獻衣印以二手相並如掌衣物誦此真言

乃(引)里哆(引)野囉(引)乂娑(引)地鉢哆曳(引)娑嚩(二合)(引)賀

次輪誦諸部真言發遣賢聖

嚩嚕拏(引)野俱嚩囉(引)地鉢哆曳(引)娑嚩(二合)(引)賀嚩(引)野尾孕(二合)(引)哆里乞叉(二合)(引)地鉢哆野娑嚩(二合)(引)賀俱尾(引)囉(引)野馱曩(引)地鉢哆曳娑嚩(二合)(引)賀伊舍(引)曩(引)野部哆(引)地鉢哆曳(引)娑嚩(二合)(引)賀烏里馱(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尼娑嚩(二合)(引)賀冒吠(引)瑟拏(二合)尼(引)娑嚩(二合)(引)賀阿尼擬帝迦(引)野娑嚩(二合)(引)賀嚩囉(二合)護哆(引)娑曩(引)野娑

嚩二合引賀設訖帝二合摩寫引摩引野娑
嚩二合引賀難拏引佉陵誐二合尼摩羅左
里尼娑嚩二合引賀嚩嚕拏多摩里嚩
二合賀引曳引娑嚩二合引賀播引世引
鉢囉二合普敢二合惹曩野娑嚩二合賀
特嚩二合惹摩賀引爍摩也二合囉娑
摩二合曳引娑嚩合賀作羯囉二合麼引
羅閉孕二合誐隸引娑嚩二合引賀怛里二合
輸羅摩引羅閉孕二合誐隸娑嚩二合引賀
祢舍滿馱娑囉那引野娑嚩二合引賀
烏里馱二合惹羅嚩囉二合半惹囉娑
嚩二合引賀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上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illegible]賢奉　詔譯

歸命一切佛菩薩　頂禮依法寶藏神
藏神歡喜令求者　成就牟尼一切事
今說寶藏神廣大儀軌護摩法則若
持誦之人須一向歸命三寶先受灌
頂爲一切衆生慈心忍辱如所說法
深信依行具此德者可行持誦儀軌
之法欲作此法先自安坐諦淨身心
思惟清淨之地可安賢聖堂殿之位
所有河岸邊園林中山澗內聖賢經
行處有聖跡處無盜賊處三惡不生
清淨處但得一處殊妙及無蚍蟲蚊
蝨潔淨地位去其瓦石取河岸上淨
土填令平正以五種淨水誦心真言
及外心真言八百徧加持於水灑彼
地上起首先誦真言如得好祥瑞之
時即於彼處或面東或面西或面北
作廣大殊勝賢聖堂殿復用五種淨
水結淨自身其水仍加持八千徧施
一切衆生及餓鬼等然自志誠齋戒
一日三時沐浴又於三時換著新淨

之衣意中思念三妙解脫如是而行於曉間入此道場持誦至求辰日半出時持誦終畢然後用淨水入淨土少許洗身上分即默然面東或面西或面北端坐洗身下分復別取淨土和水漱口三徧持聖無能勝真言以手摩頂徧加持亦三即得擁護自身復頂禮賢聖誦心真言或外心真言加持香水三徧以水灑賢聖堂即獻二十種供養結三昧印成金剛牆結金剛橛印成金剛網即以兩手平掌相對以二中指相並無名指屈第二節二頭指附彼無名指背二大指附二頭指邊二小指如金剛針作寶藏神根本印此印結中間當得寶藏神得現復誦根本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引野曩謨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引野摩賀引藥叉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惹歌反婆羅惹隷捺斯反野娑嚩二合引賀引

復誦心真言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惹惹設反羅惹隷引捺囉二合野娑嚩引二合賀

復誦外心真言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惹(慈敢反)婆
羅謨契(啓亞反)捺囉(二合引)野婆縛賀
誦此真言已即以二頭指豎如金剛
此成金剛牆印二頭指如環此成金
剛網印如是頭指相合此成金剛橛
印此三印與寶藏神真言同用得大
擁護
次請召賢聖於賢聖前作香臺以無
蟲牛頭栴香及沉香等作香燭如是
執彼香燭面向賢聖合掌恭敬安身
不動即誦此真言
噎呬曳(二合引)呬婆誐鑁
誦此真言已即以大指屈入頭指中
間作召請印復誦召請真言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噎呬曳(二合引)
呬祖嚕祖嚕馱囉馱囉惹羅曩舍野
曩必哩(二合)野囉野婆縛(二合引)賀
誦召請真言已得賢聖降臨即合掌
各令二隻指屈第二節以中指相拄
大指相離作寶藏神師子座印以獻
座此印結中間寶藏神并及眷屬皆
坐其中而作施願

次作結淨用烏尸囉木作拂晝本尊賢聖色相即以右手作拳左手按胥作用拂印而用拂拭誦結淨真言七徧獻於賢聖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娑捺囉(二合)曩諦賀囉賀囉囉祖識囉(二合)賀賀囉拏(引)野娑縛(二合)賀

復說曼拏羅結淨儀則以觱摩夷及香作泥塗曼拏羅地四方廣闊十二指若十二指巳上亦合儀則乃作結淨印即以兩手各舒五指指各相離而下按地作結淨印巳即誦曼拏羅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娑捺囉(二合)曩帝俱胝羅俱胝羅(引)襪哩哆(二合)必哩(二合)夜(引)野娑縛(二合引)賀

復說燃燈儀則於新器中盛黃牛酥用覩羅綿為燈炷即以兩手作拳相合展兩大指兩小指相合如針作寶藏神燈印復誦燈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娑捺囉(合)曩帝護嚕護嚕鉢囉(二合)迦(引)舍野娑縛(二合)賀

復說洗浴賢聖儀則若是金銀玉石

等像即可以水洗浴像身若是土㩙
綵畫𡎺像等以鏡照像浴其鏡像或
夜後對月浴於像影作如是言我今
獻浴即以兩手合掌令二小指相叉
過二無名指入於掌中二頭指頭相
拄屈如環二大指壓上節此是洗浴
印復誦洗浴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薩曩(二合引)
曩必哩(二合)夜(引)佉吒佉吒婆惹惹羅供婆
惹羅婆縛(二合引)賀
復說塗香儀則以無蟲白檀牛頭栴
檀等香為塗香結香印作如是言我
今獻香即以二手大指相向磔開二
頭指屈於中節作塗香印復誦塗香
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羅羅羅羅
迦(引)羅迦羅酥巘馱巘馱必哩(二合)夜(引)
野婆縛(二合)賀
復說燒香儀則以無蟲白檀牛頭栴
檀沉香乳香等於爐內裝燒之時作
如是言我今獻香以二手大指頭捻
中指等三指甲頭令二頭指屈第三
節作燒香印復誦燒香真言七遍真

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覩嚕覩嚕摩賀引度波必哩合二夜野婆嚩合二賀引

復說獻花儀則惹帝花摩隸迦花曼陁羅花蓮花優鉢羅花摩倶羅花等而供養時作如是言我今獻花即以兩拳相向竪展二大指作獻花印復誦獻花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補瑟波合二鉢囉二合嚕呬哩呬哩補瑟波合二袮引伽婆嚩合二賀引

復說五色粉壇獻食儀則用青黃赤白緑五色粉以惹帝花摩隸花等裛過專心粉曼拏羅及獻食時作如是言我今獻食即以兩手五指平正按地作五色粉壇獻食印復誦五色粉壇獻食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呬引呬引摩賀引譬引曩引麼隸必里合二野引輸引娑引野婆嚩合二賀

若所獻飲食用上好粆糖乳蜜造種種飲食及種種酥食其酥酪乳糖蜜

名三味甜食食中最上及用五穀食
乳汁蔬菜等諸味具足白日供獻夜
分即已又以薑鹽胡椒三種具足作
藥又食每日夜分出此供養白日即
已若持誦者先須乞食或乳汁蔬菜
果子等結齋食已淨洗浴身然可課
習所持之法令其精熟以前三白等
食於賢聖堂外大樹下而為供獻作
如是言我今獻食即以二手平舒十
指端直令二大指安掌中作獻食印
復誦獻食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舍迦舍迦
麼隷囉(引)惹惹努鋼波迦麼隷捺(引)
野迦袮(引)呬袮(引)呬婆縛(二合)賀
復說鈴儀則須用新鈴內有簧聲相
最妙者安挂曼拏羅門樓之上作如
是言我今獻鈴即以右手覆下作鈴
印復誦獻鈴真言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 枳尼枳
尼健吒迦囉拏具(引)鉢室里(二合)拏(尼所反)
娑縛(二合)賀
復說作蓋儀則以木作蓋身用新淨
白綾絹等為垂帶於帶上畫賢聖等

及於帶中間以珠寶莊嚴成其寶蓋
作如是言我今獻寶蓋即合掌頂禮
屈兩手中間如蓋相作寶蓋印復誦
獻寶蓋真言七遍真言曰
羅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佗里二合恨
拏二合佗里二合恨拏二合蹉怛囉二合必里二合
野蹉怛囉二合囉叉迦娑縛二合賀
復說幢幡儀則所造幢幡宜用新鮮
顏色即以左手大指捻中指無名指
小指頭指豎立少斜作幡印以右手
大指捻無名指及小指豎立中指及
頭指少斜振動作幢印復誦獻幢幡
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惹野惹
野覩嚕覩嚕吠引惹演帝必里二合夜引
野娑縛二合引賀
如是二十種供養其根本真言內心
印外心印加持供獻皆可同用復以
二手作拳小指如斜作寶藏神印此
印中間見寶藏神得歡喜我今說彼
聖寶藏神曼拏羅能令無財者得一
切財無善者獲一切善能成就一切
事滅一切罪能得夜叉富貴及得夜

又同住

復說曼拏羅名夜叉門於清淨無人陸地樹林中以衢摩夷塗地種種香花恒用供養誦夜叉真言作灌頂法誦夜叉心真言作請召法及依法粉壇其曼拏羅令作四方每方各開一門方位周正於曼拏羅中心安寶藏神於寶藏上坐依次第裝嚴身色作白黃赤復作螺藏蓮花藏左名寶藏無量光右名寶藏金光東方安置夜叉王東南隅名摩尼光南方名寶光西南隅名水光西方名你羅羯囉鈴西北隅名伊舍那天北方名寶賢此八為大寶藏神眷屬若於此根本真言中求成就者細意思惟如法依行若不依者如行大地虛施辛苦令彼求者反成魔事是故一心於曼拏羅八眷屬處依法思惟志求成就五逆重罪皆悉除滅又持誦者先須受持齋戒常行慈悲喜捨所作曼拏羅先劃一土臺四方平正以香水灑淨却移大力寶藏神安置東北方却於曼拏羅中方安本尊釋迦牟尼佛結跏

跌坐合眼如入定相為三界師身真
金色頂相圓滿一切莊嚴富貴第一
彼佛左邊安大明菩薩名恒沙無畏
觀自在身具四臂色如鵝如軍那花
如月如真珠如乳色坐蓮華座手持
蓮華頭作髮髻頂戴天冠上有無量
光佛作善相圓滿誦者作如是言我
今獻拂即以右手大指捻小指甲其
餘三指如金剛杵相向上而轉作獻
拂印復誦獻拂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左摩囉左
摩囉必里(二合)夜(引)野度吒度吒婆縛
(二合)賀(引)
復說佛身莊嚴儀則所戴頭冠寶帶
瓔珞等皆用金寶莊嚴如闕金寶而
以木作莊嚴之具及用雌黃等色莊
畫衣服作如是言我今獻此莊嚴即
以二手大指各捻中指下三指甲以
兩手頭指屈而相鉤向上轉作莊嚴
印復誦莊嚴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弥伽(引)婆
囉拏惹藍(引)目伽曩婆縛(引)(二合)賀
復說供養儀則以殊妙花鬘香花寶

物及閼伽香藥清淨衣服眼藥金筯
及五穀和合閼伽鉢供獻賢聖作如
是言我今獻閼伽供養於師子座前
即磔開大指作閼伽印復誦閼伽真
言七遍真言如前誦如是持誦者於
此閼伽真言法等先作精熟方可成
就閼伽供養以頗璃寶等作十團食
如闕緣以綠豆等五穀作十團食如
闕五穀即以淨土爲十團食而用供
養次用果子如尾惹布囉迦果等應
是吉祥甘美果子有殊妙香味自落
者及果葉而爲供養次用香如無妙
香但以有香氣樹皮及花爲粖作於
香燭而爲供養次用酥燈如無酥油
以尸哩沙木或松脂等皆可燃燈而
爲供養若粉壇用七寶粖如闕緣即
以五色米麨爲粉如無米麨以上色
白土或石粖淨沙染成五色可以粉
壇次爲賢聖出食如無飲食以果實
藥根等代用如是儀則誦人雖闕緣
須具二十種供獻若作曼拏羅須依
行十波羅蜜無其罪業者而得成就
不久速得法眼清淨證無爲果若前

十團食用五寶或五金或五穀等若用五穀爲團食須染成作五寶色如以菉豆爲食即染爲青色假作大青寶等而彼誦者作如是言我今獻閼伽等供養

次説發遣儀則用不蟲白檀及牛頭栴檀沉香龍花等即以中指無名指與大指相捻誦發遣真言加持七徧然後三説諸來賢聖隨自方位各歸本處以其香粖向空擲之用請召印磔開指頭亦成發遣印其發遣真言

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唧唧訖里(二合)哆(引)帝(引)左婆捺囉(二合)婆誐鑁捺(引)惹拏(二合)誐蹉誐蹉娑縛(二合引)賀

持誦者乃自啓言我以信心爲作利益唯願納受此閼伽香花等將自眷屬乘虛空道往本世界最上所居火天等天如楞嚴經天藏經等所説如是諸方各有賢聖東方過五十世界有世界名曰開花彼有世尊名開花王如來彼有菩薩名妙吉祥而住於彼西方有國名爲極樂彼有世尊名

無量光如來彼有菩薩名觀自在而住於彼北方有國名阿拏縛底彼有聖金剛手菩薩寶賢菩薩滿賢菩薩及寶藏神等大菩薩而住於彼如是等衆令還本位前曼拏內所有幢幡寶蓋香花燈燭杖拂飲食種種殊妙閼伽花等當欲供獻之時持誦者於賢聖右邊面前而住就左邊供獻持誦及同事者即須預洗浴結淨一依儀則召請賢聖供獻事畢然後發遣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下　　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復次曼拏羅內所用供獻之物須具二十件每日三時供獻辰時供物午時酉時不得再用須別換新者若誦者力所不及許納價直迴贖於第二時第三時再將供獻每日三時皆然直候得壇法所求成就日速納前件一切價直若供獻時即結幢印誦幢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覩瑟也(二合)迦羅娑特嚩(二合)惹必里(二合)焰特嚩(二合)惹布惹迦娑嚩(引二合)賀

復說衣物儀則以無蟲疋帛造白衣二對於衣上畫金彩莊嚴塔相作如是言我今獻衣物即以兩手大指各捻頭指屈如環兩環相鉤餘指磔開作衣物印復誦衣物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地里地里摩賀(引)三毋捺覽(二合)麼囉馱娑嚩(二合引)賀

復說扇儀則用無蟲疋帛作扇其扇
白色制度合儀扇柄端直以金寶莊
畫二柄作如是言我今獻扇即以左
手屈小指於掌內竪臂搖手作扇印
復誦扇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二合)婆捺囉(二合)曩帝吠(引)覽婆
嚩(引)諭馱(引)囉迦迦羅婆婆嚩(二合)賀
復說拂儀則作白拂如法莊畫拂柄
用拂真言加持七遍然後於東北方
安置曩謨夜叉王北方安毗沙門西
北方安摩賀曩婆次安阿嚕尼所(二合)
大力夜叉王次安鉢捺摩護努護努
迦及酥細拏贊捺囉昝婆句謨乇迦
囉訖哆唋麼摩護捺囉次安尾布羅
左夜叉女此夜叉女最上端嚴次安
尾布覽左贊捺隣(引)(二合)輸摩呬摩呬
誐挽(引)左鉢路(引)左曩(引)左鉢納摩
(二合)娑羅(引)酥部嚕(二合)嚩尾左夜叉尼
摩賀(引)麼曳酥枳細左嚩曩麼(引)羅
(引)左必里(引)(二合)溼嚩(二合)剎捺嚕(二合)摩麼
黎迦左捺里嚩(二合)迦(引)摩頗羅鉢羅
(二合)那(引)及摩努(引)惹嚩(引)迦摩嚕閉
酥嚕(二合)哆嚩(引)吉也(二合)酥捺里舍(二合)

你摩護(引)誐羅(二合引)唧(引)帝尾契也(二合)哆(引)等二十或一百依次第安置於外方位因陁羅等賢聖前作金剛網輪棒杖螺羂索幢三股叉及於東門安戟金剛焰等如是可及百種已上以摩羅帝花摩梨迦花意衷五色粉獻塗香燒沉香誦心真言請召寶藏神及諸賢聖誦本真言請召夜叉女次獻花騷摩羅帝花殊妙蓮花優鉢羅花迦難麼花俱魯嚩花及緊輸迦花一切賢聖依次第獻以紫礦安悉香龍腦香白檀香同作護摩於寶藏賢聖前置種種花種種供養之物或聞大惡聲如得破壞此是祥瑞不得恐怖所求之事決定成就當得寶藏神與大富貴此則是曼拏羅儀則及所誦真言

唵(引)惹敢(二合)婆羅惹隣(引)捺羅(二合引)野婆嚩(二合引)賀阿地鉢帝摩賀(引)夜叉囉(引)惹地摩呬(引)捨努(引)夜叉鉢羅(二合)冒(引)捺夜叉婆(引)尾怛里(二合引)唵(引)夜乞叉(二合)婆嚩(二合引)賀

次心真言

阿南哆鉢捺摩引二合野娑縛二合引賀夜

乞叉二合尾伱也引野娑縛二合引賀

次蓮華藏真言

阿南哆商佉引野娑縛二合賀

次螺藏真言

囉若惹哆曩曩引娑野馱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引賀酥曩曩引娑引野馱曩

引地鉢哆曳引娑縛二合引賀

摩尼曩曩引娑引野馱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引賀

囉怛曩曩二合曩引娑引野馱曩引地

鉢哆曳引娑縛二合引賀酥曩曩娑野馱

曩曩地鉢哆曳引娑縛二合引賀

瞻没曩曩引娑引野馱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引賀

伱羅曩曩引娑引野馱曩曩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引賀

吠引室囉二合摩拏野馱曩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引賀

摩賀引曩曩引娑引野馱曩曩引地鉢哆

曳引娑縛二合引賀賀賀囉賀囉惹敢二入

娑迦吽發吒娑縛二合引賀

悉敢二合娑迦野屋䖸捺囉二合引曳引娑

嚩引二合賀
護嚕護嚕喃引曩引酥史拏引野婆
嚩引二合賀
賀囉賀囉賛捺囉二合細引曩野婆
嚩引二合賀
惹敢二合婆曩引野婆嚩二合引賀摩訖護引
捺囉引野婆嚩二合引賀尾摩囉尾摩
囉捺曩舍二合你引婆嚩二合賀尾摩囉
尾摩隸引尾舍引囉曩野你引冒馱
野婆嚩引二合賀賛捺覽引二合輸摩你
數布即以二合帝數布即以二合帝引賛
捺里引二合賛捺囉二合摩帝婆嚩二合賀賛
捺覽二合引輸摩帝婆嚩二合引賀阿嚩引
賀你酥路引左你也鉢捺弥引二合婆嚩
二合賀鉢捺摩二合婆囉引酥部嚕二合
引摩努引囉弥引婆嚩二合引賀酥部嚕
二合酥部嚕二合嚩引護鉢囉二合怛也
二合曳引婆嚩二合賀嚩咽尾二合摩隸
波致讃引致婆嚩二合引賀賀摩賀引弥
引侯酥吉引舍摩引隸酥吉引舍摩
引隸吉引舍嚩囉尼婆嚩二合引賀曩
嚩摩引隸你婆嚩引二合賀引烏胥二合底
瑟姹二合布室左二合隸引婆嚩引二合賀引

捺嚕二合摩麼引隷迦引頻隷捺嚕二合
摩枳隷枳隷娑嚩引二合賀迦摩摩
隷尾羅細你娑嚩二合賀薩里嚩二合誐
囉二合賀引摩努引惹味引婆誐嚩帝
娑嚩二合引賀引迦引摩嚕閉婆引尾
你娑嚩二合引賀酥嚕二合哆嚩引吉也二合
緊迦哩娑嚩二合賀酥捺里舍二合你引
迦引弥你娑嚩二合引賀摩護引誐里二合引
娑野迦里娑嚩引二合賀印捺囉二合引野
祢引嚩引地鉢哆曳引娑嚩二合引賀阿
誐曩二合曳引賀尾也二合地鉢哆曳引
娑嚩二合引賀夜摩引野必里二合引哆地
鉢哆曳引娑嚩二合引賀
此等真言能令一切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必里哆毗舍左人非人等恭敬讚歎
皆大歡喜又此真言利益一切衆生
如如意寶如彼賢瓶如彼劫樹諸有
所求皆得成就我今說此真言之法
令彼持誦若彼不種善根衆生誓闍
此法彼人永不墮於惡趣之難若有
種善根者衆生之類樂聞書寫受持
讀誦所得功德如佛如來功德無異

若有人受持心真言者是人得入阿
毗跋致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永離惡道是人不貪不老無病
無苦種種之事俱得圓滿復得一切
有情愛樂尊重恭敬供養我今略說
持此真言所獲功德假使一切賢聖
及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
緊那羅等不能知此功德之量說不
能盡如是我等及彼諸佛如來應供
正等正覺說此真言功德亦不能盡
何況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及諸
天人知此功德之量而說盡耶如來
一切智智功德無邊此大力寶藏神
所有功德亦復如是此真言王一切
如來真實之心能為一切世間主宰
救諸衆生惡心者調伏衆生苦惱者
而能出生一切智慧若求寶藏神當
於如來右邊畫神像白色手執拂子
儀相圓滿神像右邊畫金剛手菩薩
如青優鉢羅花色以真珠莊嚴儀相
圓滿菩薩前畫夜叉大悲寶賢子如
清水色身相圓滿面帶善顏手執毗
惹布羅果葴著黃衣腹大頭冠破

横座垂左足如是誦人從頭至足一
一觀察儀軌具足如是正觀經一洛
又時起心別作供養觀行想於水中
所生諸花陸地諸花種種好香一切
珍寶殊妙衣服及飲食燈鬘等而用
供獻得一切願圓滿如是專心觀想
已誦人復自白言我依三寶儀則信
受奉行然後依天龍儀則作護摩法
觀想寶賢大將執持火來著護摩爐
內滿賢大將爐中燃火獲財大將作
清淨法多聞大將鏑吉祥尊座如來
儀則觀想成就次想頭頂真言燃火口
真言請召是真言作擁護求於成就
即作護摩滿手擲三度誦真言曰
阿誐曩(二合)曳(引)娑縛(二合引)賀
即結吉祥等印以二手作合掌中間
安置賢聖觀想誦真言經須臾之間
如風吹火觀想前所說乳汁作護摩
一洛又先獻八大明王作護摩一洛
又次獻寶賢大明王別作護摩一洛
又得大富貴二洛又得子孫興盛三
洛又有大罪之者亦得成就之法如
是儀則專心恒作次以水作護摩用

花裏水以香水一千合作護摩獻寶藏神恒令得財恒獲快樂復作一千護摩得增長法依如是儀則如前觀想作護摩滿獻三合水家得增長若作護摩五洛叉能令燈像隱身及令伏藏出現受用無盡獲最上快樂復得足真言口真真言等令一切所求之事成就能禁怨家得過魔界永離深苦行住坐卧所受福德與天帝釋等

其法如是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